中華大典

民俗典

口頭民俗分典

中華大典

民俗典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國家文化發展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

新聞出版總署列爲「十一五」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之首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主　任： 柳斌傑

金人慶

副主任： 李　彥　李東生　于永湛　鄔書林　張少春

李衛紅　周和平　陳金泉　李靜海

委　員： 張小影　伍　傑　朱新均　吳尚之　孫　明

王家新　徐維凡　劉小琴　毛群安　遲　計

曹清堯　彭常新　王志勇　潘教峰　姜文明

王　正　石立英　安平秋　陳祖武　詹福瑞

戴龍基　宋煥起　孫　顯　陳　昕　魏同賢

王建輝　朱建綱　高紀言　莫世行　段志洪

湯漢清　何學惠　甄樹聲　馮俊科　譚　躍

羅小衛　王兆成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總主編： 任繼愈

副主編： 席澤宗　程千帆　戴　逸　吳文俊　柯　俊
傅熹年

編　委：

卞孝萱　任繼愈　李明富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陳美東
黃永年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傅世垣　曾棗莊　龐　樸
趙振鐸　劉家和　潘吉星　錢伯城　戴　逸
張海鵬　李根蟠　吳文俊　金正耀　戴念祖
柯　俊　金維諾　白化文　汪子春　周少川
孫培青　朱祖延　傅熹年　李　申　郭書春
熊月之　柴劍虹　吳子勇　寧　可　江曉原
王渝生　吳征鎰　尹偉倫　魏明孔

《中華大典》 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四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並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别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零年五月，國務院批准《中華大典》

爲國家重點古籍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鉅，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彙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攷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七億多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録分類方法，並根據各類學科内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體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民俗典、數學典、物理化學典、天文典、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運輸典、文獻目録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① 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 論説：有關理論部分的資料。

③ 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著録：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韻文。

⑧雜録：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攷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録。

⑨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内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彙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内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並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祇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祇對缺筆字補足筆畫。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民俗典》編纂委員會

主　編：白化文

副主編：王　娟　史金波　吉發涵

《中華大典・民俗典》項目領導小組

組　　長：馮俊科

副 組 長：孫向東　龐　微

組　　員：張　蘇　韓方海　趙靖雲

初小玲　劉霆昭　解璽璋

劉連書　郭洪新*　郭　坦

項目負責人：郭　坦　齊　穎　王小雲

《中華大典・民俗典》序

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傳留的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超大型類書，分爲二十四個『典』，《民俗典》是其中之一。《民俗典》下轄四個『分典』：風俗民俗分典、物質民俗分典、口頭民俗分典、地域民俗分典。

各分典內涵，具見各該分典的說明與目錄中。不贅述。

各個分典，所收均以在一九一一年以前漢文載籍中已有漢文記錄者爲限。

二

『民俗』，我國載籍中又習稱『風俗』，見於漢文典籍中的具體記載汗牛充棟。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源遠流長，並且具有強烈的『線性思維』的特點。而且，特別是漢族，在歷史上養成了重視不間斷的各種各樣文字記錄的習慣。這一點，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歷史上的『四大文明』，祇有中華民族的文化延續下來，而且綻放出燦爛的新花，屹立於世界。這是我們的驕傲。

我國『民俗』的記錄，既有大量散見、附見於各種典籍中的，如各地區『地方誌』中必然有記載，粗看不免雷同，但『百里不同風』，也多少見出其差異之處。各種『風土專志』型載籍也代有專書。這是從地理角度看，多少有些微觀。從歷史的比較的宏觀角度看，則我們形成的十分獨特的民俗，與哪種文明都不一樣，一看便知。如，節日舞龍舞獅子，端午賽龍船包粽子紀念屈原，都具有極爲深邃的本民族文化意識。少數民族與漢族間的文化融合也强烈地反映在例如節日風俗之中。而且，總的說來，特別在中華民族內的各民族之間，和諧的氣氛是主要的。從歷史上看，特別是漢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長城與和親，被認爲是軟弱無能的表現，但從另一種角度看，足以證明漢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是期望與其他民族和平共處的。

漢族還有不斷地向其他外來思想與文化學習的良好傳統，並在學習中採納能容許的且改造之，以期爲我所用。例

如，佛教傳入後立即不斷漢化與改造。『臘八』喝『臘八粥』，將單純的佛教的節日『成道節』改造成幾乎是漢族全民的節日，即是明證。

三

對於中華民族長久歷史上形成的獨特的民俗，國際上的民俗學研究者莫不重視。例如，截止到二〇〇九年，我國已有二十九個項目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核准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和『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佔據榜首，並有隨時增加之可能。又如，我國的飲食文化，在世界上獨樹一幟，影響了許多國家與地區。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中華大典》中，包括《民俗典》在內的擬收入的一九一一年以前的現存漢文民俗文獻，論質論量，恐怕也屬世界第一。

西方『民俗學』在二十世紀初引入我國，經歷了解放前、解放初(學習『蘇聯』及其餘波時期)以及現當代走向世界時期。應該說明，與某些學術之在自己的範疇內建立起本身的一些規律性法則、定律不同，各時代、各地區的民俗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要想爲之總結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規律，衹能是空泛的。即以民俗學對所屬事項的分類而言，也衹能作到粗略地大項區劃爲止，如我們粗略區劃出的四個分典那樣，談到細緻地具體的對號入座，就不行了。因而，用西方化的理論和他們的區劃來削足適履，規範我們的民俗原始材料，終究是不可能的事。

《中華大典》有二十四個典，百餘分典。民俗又是貫串於各典之中的，可說無處不在。分給《民俗典》的字數衹有兩千萬字，四處撏扯，極感捉襟見肘。我們還承擔著『推陳出新』的任務，按我們現在的理解，則是，一方面，『三百年一修典』，要儘可能採納前人修典的成果。如《古今圖書集成》就是我們必須參照的重要資料，其中比較集中和散見的民俗材料，我們都儘量採用，並謹慎地勘校過。二是，儘可能補入一九一一年以前爲老類書忽略失收的，或新出土的材料。爲了不與其他各典過分重合，又爲了不漲出字數，衹可重點佈置，適可而止。

白化文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四日，初稿。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二稿。

《中華大典・民俗典》 凡例

一、《中華大典・民俗典》以《中華大典》的編纂宗旨爲依據，彙編上古直至一九一一年的有關中華民族民俗的文獻。限於預定的包括圖表在內的兩千萬字的篇幅，面對浩如煙海的漢文民俗資料，祇能選編。有的應列入的內容，如玩具類中的書面資料缺乏的品種，祇可暫付闕如。

二、《民俗典》分爲四個分典：風俗民俗分典、物質民俗分典、口頭民俗分典、地域民俗分典。各分典內涵，具見各該分典的說明與目錄中。

三、各分典之下，按《中華大典》各典通用的設部通行規劃，根據本身特點與要求，設部。部以下設分部。分部以下設經目。其設置見於各分典說明。

四、各分典之下，按《中華大典》的『編纂通則』，結合本典實際情況，設置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內涵。其設置見於各分典說明。有關條目中的緯目，視需要設定。

五、引據資料標明出處。由於各分典引據資料複雜，取捨根據不一，其標明方式由各分典在其分典說明以至有關條目前進一步加以明確。例如：

敦煌遺書，出土於一九〇〇年（一說爲一八九九年），在一九一一年以前，其中的相關資料理應收入。敦煌遺書中的絕大部分，近年均已在我國大陸影印出版。我們根據影印本錄文，參校相關的前人、今人錄文本，擇善而從。

寶卷這一體裁及其題材，大體上經過四個階段的變化：早期爲民間秘密宗教的宣傳品，有的文學氣息不濃。清代嘉慶、道光之際，用以作爲宣傳品的儒釋道三教各教派漸多，引起政府注意，逐漸大力禁絕。第三階段，各教派爲了擴大宣傳，大力加入文藝成分。第四階段自清季開始，民間藝人加入，說唱內容亦多有非宗教成分，已與一般的說唱文藝內容差別不大。我們收入本典的，主要爲史料、簡目。

六、校勘：因本典收入資料龐雜，允許各分典在某些情況下自定標準，並在本分典中加以說明。一般情況，則參稽《中華大典》通用的標準執行。

中華大典・民俗典

總目

口頭民俗分典（共三册）
地域民俗分典（共三册）
物質民俗分典（共三册）
風俗民俗分典（共三册）

中華大典・民俗典

口頭民俗分典

主編：王娟

《口頭民俗分典》編纂說明

民俗學作為一個學科，產生於十九世紀初期的西方，隨後迅速成為西方各國的主流學科之一，受到廣泛關注。中國的民俗學發端於二十世紀初期，體現了一個民族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民俗傳統的發現與尊重。民俗學的對象是民俗。所謂民俗，指的是以口頭、物質和風俗等非官方、非正式的方式創造和傳播的文化現象。雖說隨著人類文化的出現，民俗就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開始發現民俗的價值，並將民俗作為一種研究對象卻是近代的事情。中國古代典籍中保存了大量民俗資料，然而，民俗衹是被記錄的對象。除了少數民俗事項，如歌謠、笑話、謎語、民間戲曲、說唱等，古人雖然曾經進行過分類、功能、特徵等方面的評說，但是大部分民俗事項都衹是以資料的形式散見於典籍之中。古代類書也沒有對民俗資料進行過系統化的梳理。此次編修《民俗典》應該是一種全新意義上的民俗資料整理。《民俗典》的分典設置，經緯編排，體現的是現代科學理念和研究體系下的古籍民俗資料整理和編纂。

根據傳承方式和媒介的不同，民俗分為口頭民俗、風俗民俗和物質民俗。口頭民俗指的是以口頭的方式流傳、傳播和保存的文化傳統，主要包括神話、故事、傳說、歌謠、諺語、俗語、謎語、繞口令等。民間戲曲和說唱應該屬於風俗民俗的範疇。由於民間戲曲和說唱在中國一直屬於民間文學（口頭民俗）的研究範疇，因此，我們將民間戲曲和說唱納入了《口頭民俗分典》。

口頭民俗的特點，一是傳統性，即口頭民俗中的民俗事項與民間大衆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和宗教信仰密切相關，代表著普通民衆的思想和情感，而不是具體個人對事物的態度、理解和認識，也不是個人的文學創作。口頭民俗的第二個特點是有異文。由於民俗是以非官方、非正式，而且往往是非書面的方式流傳、記錄和保存的文化傳統，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口頭民俗事項是活生生的，流動的，一直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播著。所以，古籍中任何關於某種民俗事項的記錄都衹是這種民俗事項的一篇書面異文，而不能是該民俗事項的標準文本。這就是說，歷朝歷代都有可能有某種民俗事項的文本，如許多神話、故事、傳說、諺語、謎語等，都有可能一再出現在不同時代不同記錄人的書籍當中。因文本內容極其相似而容易讓人誤以為是傳抄的關係。異文是我們研究民俗事項傳播過程、變異和傳承方式的無可代替的重要資料。《口頭民俗分典》在編纂過程中希望能照顧到一些民俗事項在不同時代的異文情況，但限於篇幅，我們加以取捨，儘量收錄了故事情節比較完整的異文。口頭民俗的第三個特點是匿名性。口頭民俗的口傳特點決定了口頭民俗的資料一般都沒有具體作者，衹有記錄者。古籍中口頭民俗資料的記錄者一般會在正文前後提供記錄的時間、地點、場合或講述者情況等。口頭民俗的第四個特點是內容

的模式化、程式化傾向。神話、民間故事、傳說等民俗事項的文本具有高度的可識別性，主要表現在故事、傳說等總部中的文本，無論是在情節發展，還是在人物形象、人物性格特徵等方面都具有固定的套式。

《口頭民俗分典》根據《中華大典》的統一規定，每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引書按照朝代、作者、書名、卷次、篇名順序編排。所收資料一依底本，祇改正明顯的脫訛衍倒。本書採用新式標點，但不用專名號、破折號、省略號。所錄資料有省略處，用【略】標出。古籍中的自注、原注，用小號字。

本分典主編王娟。參與編纂人員主要有（按分工排序）：趙禕、李牧、任明遠、閻婕、林惠彬、傅聰聰、鍾健、張婷、張彥、尹翀、仲林、李天飛、廖中培、王芸、姚慧弈、唐璐璐、丁宇文、陳冠豪、張志娟、翟昊、尉程煒、陳莉家等。

口頭民俗分典目録

神話總部……一
綜　論……三
自然部……一三
日月星辰分部……一三
太古分部……一六
自然神分部……二六
綜　述……二六
鳥身龍首神……二六
龍身人面神……二六
羭山神……二七
人面馬身神……二七
人面牛身神……二七
鼓　神……二七
英招神……二八
陸吾神……二八
土螻……二八
鵸鵌……二九
長乘……二九
神魂氏……二九
江疑神……二九
耆童神……二九
帝　江……二九
羊身人面神……三〇
蓐　收……三〇
紅　光……三〇
神　魃……三〇
人面蛇身……三〇
十四神……三一
獸身人面……三一
人身羊角……三一
人面鳥身……三二
魑武羅……三二
泰逢神……三二
驕　蟲……三三
女　尸……三三
天愚神……三三
蠶叢神……三三
計蒙神……三三
帝二女……三四

熊山神……三四
馬身龍首……三四
堯身人首……三四
涉蠶神……三五
于兒神……三五
祝融……三五
刑天……三六
女戚……三六
女丑……三六
燭陰……三六
禺彊……三七
奢比耳……三七
天吳……三七
豎亥……三七
雨師妾……三八
句芒……三八
孟涂……三八
貳負臣危……三八
開明獸……三八
窫窳……三九
冰夷……三九
王子夜之尸……四〇
雷神……四〇
犁魏……四一
禺貌……四一
應龍……四一
因因乎……四二
不廷胡余……四二
太子長琴……四二
十巫……四二
夸茲……四二
噓……四二
噎……四二
夏耕尸……四三
彊良……四三
黃辛女魃……四三
戎宣王尸……四三
赤水女子獻……四三
燭龍……四四
黑人……四四
青女……四四
女夷……四四
神荼鬱壘……四四
鬼母……四五
河伯……四五
魚伯……四五
海神……四五
二郎神……四五
饕餮……四五
異人分部……四五
綜述……四五
結匈國……四八
羽民國……四八
神人……四八
讙頭國……四九
厭火國……四九

三苗國……四九
載國……四九
貫匈國……五〇
交脛國……五〇
不死國……五〇
岐舌國……五〇
鑿齒……五〇
三首國……五一
三面人……五一
焦僥國……五一
長臂國……五二
三身國……五二
一臂國……五三
奇肱國……五三
丈夫國……五三
巫咸國……五三
女子國……五四
軒轅國……五四
白民國……五四
白氏國……五四
長股國……五四
無脅國……五五
一目國……五五
柔利國……五五
深目國……五五
無腸國……五六
聶耳國……五六
夸父……五六
拘纓國……五七
跂踵國……五七
歐絲國……五七
中容國……五七
大人國……五七
君子國……五八
黑齒國……五八
玄股國……五八
毛民國……五八
勞民國……五九
梟陽國……五九
氐人國……五九
互人國……五九
犬戎國……六〇
鬼國……六〇
縱目國……六〇
折頸國……六〇
三角人……六一
司幽國……六一
柔僕國……六一
困民國……六一
女和月母國……六一
盈民國……六一
季釐國……六一
蜮民國……六一
鼬姓國……六二
張弘國……六二
北狄國……六二

石夷……六二
先民國……六二
天虞……六二
寒荒國……六二
壽麻國……六二
吳回……六三
蓋山國……六三
祖狀尸……六三
始州國……六三
繼無民……六三
中輪國……六三
牛黎國……六三
壑市國……六三
氾葉國……六四
司彘國……六四
柏高……六四
列襄國……六四
鹽長國……六四
巨人國……六四
大幽國　玄丘民　赤脛民……六四
相顧……六四
釘靈國……六四
繳濮國……六五
獏獏國……六五
長人……六五
鮫人……六六
落頭民……六六
羲和國……六六
勃鞮國……六六
丹丘國……六六
南潯國……六七
孝養國……六七
泥離國……六七
旃塗國……六七
因祇國……六八
燃丘國……六八
扶婁國……六八
浮提國……六八
沐胥國……六八
盧扶國……六九
宛渠國……六九
浮忻國……六九
祈淪國……六九
因霄國……六九
背明國……七〇
合塗國……七〇
胥徒國……七〇
昆明國……七〇
羽山國……七一
因墀國……七一
頻斯國……七一
祖梁國……七一
沃沮國……七二
鼠王國……七二
軫沐國　啖人國　義渠國　射姑國……七二
大食王國……七二

日林國……七二
火山國……七二
堅昆……七三
孝億國……七三
撥拔力國……七三
婆彌爛國……七三
仍建國……七三
拔汗那……七三
夜叉城……七四
裸人國……七四
吳明國……七四
鶴民國……七四
讙朱國……七四
赤泉……七四
化人……七五
人腊……七五
頓遜國……七五
後眼國……七五
狗國……七五
野叉國……七五
卵民國……七六
神獸分部……七六
綜述……七六
狌狌……八四
鹿蜀……八四
類……八五
猼訑……八五
九尾狐……八五
貍力……八六
猾裹……八六
長右……八七
㺄……八七
蠷雕……八七
瞿如……八八
虎蛟……八八
牸牛……八八
贓羊……八八
赤鷩……八八
肥䗸……八九
蔥聾……八九
黃蘿……八九
豪㺄……九〇
蹶……九〇
貜邊……九〇
獿如……九〇
犨……九〇
朱厭……九一
舉父……九一
天神……九一
狡……九二
天狗……九二
徼徊……九二
讙……九三
駮……九三
蠻蠻……九三
窮奇……九四

鳥鼠同穴……九四
孰湖……九四
水馬……九四
臞疏……九五
孟槐……九五
麤……九五
耳鼠……九五
幽鴳……九五
孟極……九六
諸犍……九六
足訾……九六
那父……九六
長蛇……九六
山渾……九六
諸懷……九七
狒馬……九七
狗鴞……九七
獨狢……九七
狍鴞……九七
騊馬……九七
居暨……九八
怪蛇……九八
驒……九八
天馬……九八
飛鼠……九八
領胡……九八
獫……九九
獫獫……九九
羆……九九
大蛇……九九
從從……九九
倏蟉……一〇〇
堪予……一〇〇
夸父獸……一〇〇
狪狪……一〇〇
軨軨……一〇〇
狖狖……一〇〇
婺胡……一〇一
嶩嶩……一〇一
獿獿……一〇一
朱儒……一〇〇
獿姪……一〇一
嶩嶩……一〇一
狖狖……一〇一
鮯鮯……一〇一
當康……一〇二
合竊……一〇二
蚩……一〇二
難……一〇二
胠胠……一〇二
化蛇……一〇二
鳴蛇……一〇三
馬腹……一〇三
蠪蚳……一〇三
夫諸……一〇三
麝……一〇三
犀渠……一〇三

獵……一〇四
山膏……一〇四
文文……一〇四
狌狼……一〇四
雍和……一〇四
獜……一〇四
狼……一〇四
狌即……一〇五
梁渠……一〇五
聞獜……一〇五
蛫……一〇五
飛蛇……一〇五
并封……一〇五
乘黃……一〇六
兕……一〇六
蜪犬……一〇六
闟非……一〇六
環狗……一〇六
騶吾……一〇六
夔……一〇六
秫踢……一〇七
雙雙……一〇七
育蛇……一〇七
不周山黃獸……一〇八
菟蟲……一〇八
屏蓬……一〇八
魚婦……一〇八
蜚蛭……一〇八
琴蟲……一〇八
猎猎……一〇八
猩猩……一〇八
延維……一〇九
封豕……一〇九
白猿……一〇九
齒狗……一〇九
巴蛇……一〇九
蹶……一〇九
嬰蜺……一〇九
無損……一一〇
倒壽……一一〇
火鼠……一一〇
訛獸……一一〇
窮其獸……一一〇
火中鼠……一一〇
磔鼠……一一〇
率然……一一〇
婁……一一一
岐……一一一
暉……一一一
獍……一一一
貍豹……一一一
獬豸……一一一
格……一一一
麒麟……一一一

龍馬……一一二
騰黃……一一二
澤馬……一一二
周印……一一二
黃龍……一一二
天鹿……一一二
角端……一一二
飛菟……一一二
澤獸……一一二
趹蹄……一一三
騶虞……一一三
木僕……一一三
冷山龍……一一三
熙州龍……一一三
饕餮……一一三
皷……一一三
猙……一一三
旋龜……一一四
鯪……一一四
赤鱬……一一五
紫魚……一一五
鱄魚……一一五
鮭魚……一一五
文鰩魚……一一五
冉遺……一一五
贏魚……一一六
鰧魚……一一六
鯛……一一六
滑魚……一一六
儵魚……一一七
何羅魚……一一七
鯥……一一七
鮛……一一七
鯖……一一八
人魚……一一八
紫魚……一一八
龍龜……一一八
鮨魚……一一八
鰈魚……一一八
鯛……一一九
師魚……一一九
鯖……一一九
箴魚……一一九
珠蟞魚……一一九
蠵龜……一一九
鱯魚……一一九
茈魚……一二〇
薄魚……一二〇
鯧魚……一二〇
豪魚……一二〇
飛魚……一二〇
脩辟魚……一二一
三足龜……一二一
鯩魚……一二一
鰿魚……一二一
鯖魚……一二一

文魚……一二一
龍魚……一二一
陵魚……一二一
横公魚……一二二
鰈……一二二
龍……一二二
靈龜……一二三
海大魚……一二三
大龜……一二三
蛟……一二三
神禽分部……一二三
綜述……一二三
鵂鶹……一二五
灌灌……一二五
鴽……一二六
瞿如……一二六
鳳凰……一二六
顓……一二七
鴝渠……一二七
赤鷺……一二七
鵌……一二七
肥遺……一二七
橐苞……一二七
白翰……一二八
櫟……一二八
數斯……一二八
鸜鵒……一二八
鸜……一二九

堯徯……一二九
欽原……一二九
勝遇……一二九
畢方……一二九
鴟……一三〇
鴝鴒……一三〇
當扈……一三〇
鴞……一三〇
寓……一三〇
鵁……一三一
白鵺……一三一
竦斯……一三一
蹯……一三一
鷺鵠……一三一
鸐鸐……一三二
象蛇……一三二
酸與……一三二
鴝鵒……一三二
黃鳥……一三二
精衛……一三二
蛩鼠……一三三
鵹鶹……一三三
鴟雀……一三三
絜鉤……一三三
鴢……一三三
鴅鳥……一三四
鴿鸐……一三四

竊脂……一三四
跂踵……一三四
鸜鵒……一三四
嬰勺……一三四
鴆……一三四
青耕……一三五
鴝鵒……一三五
比翼鳥……一三五
滅蒙鳥……一三五
鸞鳥……一三五
樹鳥……一三六
狂鳥……一三六
五采鳥……一三六
三青鳥……一三六
五色鳥……一三六
翠鳥　孔鳥……一三六
鷺鳥……一三六
鵬……一三六
大鳥……一三七
青鸞……一三七
傷魂鳥……一三七
崆峒鶴……一三七
奇鳥……一三七
同心鳥……一三八
細鳥……一三八
鶼……一三八
異境分部……一三八
綜述……一三八

論說……一四五
紀事……一五八
帝王部……一七三
綜述……一七三
盤古分部……二〇三
三皇分部……二〇四
燧人氏分部……二〇六
伏羲分部……二〇六
共工分部……二一一
女媧分部……二一二
神農分部……二一三
附：精衛……二一六
黃帝分部……二一六
黃帝……二一六
倉頡……二三九
蚩尤……二四一
少昊……二四二
顓頊……二四三
高辛氏……二四六
堯……二五〇
許由……二六〇
舜……二六一
夏分部……二七〇
鯀……二七〇
禹……二七二
啓……二八五
后羿……二八六
商分部……二八九

王　亥……二八九
契……二八九
湯……二八九
周分部……二九七
后　稷……二九七
其他分部……三〇〇
帝　俊……三〇〇
盤　瓠……三〇〇
蠶　馬……三〇二
西王母……三〇三
感　生……三〇六
故事傳說總部……三一一
人物部……三一三
綜　述……三一三
帝王分部……三一七
商紂王……三一七
周文王……三一七
周武王……三一七
周穆王……三一八
周厲王……三一八
齊桓公……三一九
秦穆公……三一九
晉文公……三一九
鄭繆公……三一九
楚莊王……三一九
楚昭王……三二〇
楚厲王……三二〇
宋景公……三二〇
宋昭王……三二〇
吳王夫差……三二〇
越王句踐……三二〇
古蜀王……三二一
燕太子丹……三二一
秦始皇……三二一
子　嬰……三二二
西楚霸王……三二二
漢太上皇……三二二
漢高祖……三二三
漢文帝……三二四
漢武帝……三二四
漢成帝……三二九
漢光武帝……三三〇
漢明帝……三三〇
漢安帝……三三一
漢靈帝……三三一
魏武帝……三三一
魏明帝……三三二
吳大帝……三三三
成都王李雄……三三三
晉明帝……三三三
晉元帝……三三三
晉孝武帝……三三三
拓跋氏……三三四
宋武帝……三三四
宋明帝……三三四
宋孝武帝……三三四

梁武帝……三四四
陳後主……三四五
北齊神武帝……三四六
北齊文宣帝……三四六
隋文帝……三四六
隋煬帝……三四六
唐高祖……三四六
唐太宗……三四六
唐高宗……三四七
唐相王……三四七
唐中宗……三四七
唐玄宗……三四八
唐肅宗……三五一
唐德宗……三五二
唐憲宗……三五二
唐武宗……三五三
唐宣宗……三五三
唐僖宗……三五三
武穆王……三五三
後唐明宗……三五三
後周太祖……三五四
南唐後主……三五四
宋太祖……三五四
宋眞宗……三五五
宋仁宗……三五五
宋高宗……三五五
宋恭孝儀王……三五六
元順帝……三五六
明太祖……三五六
建文帝……三五七
明仁宗……三五七
明思宗……三五八
賢臣分部……三五八
伊尹……三五八
巫咸……三五九
比干……三五九
呂尙……三六〇
周公……三六〇
鬬伯比……三六〇
管仲……三六〇
伍子胥……三六一
范蠡……三六一
晏子……三六一
公儀休……三六一
魏公子無忌……三六二
百里奚……三六二
李冰……三六二
張儀、蘇秦……三六二
范增……三六三
張良……三六三
陸賈……三六三
張騫……三六四
何比干……三六四
陸續……三六四
諸葛亮……三六四
魯肅……三六四

諸葛恪……三六四
羊祜……三六五
陶侃……三六五
狄仁傑……三六五
裴休……三六五
盧文紀……三六五
徐鉉……三六六
寇準……三六六
范仲淹……三六六
包拯……三六七
司馬光……三六七
王安石……三六八
文天祥……三六八
脫脫……三六九
宋濂……三六九
方孝孺……三六九
楊瑄……三六九
楊繼盛……三六九
武將分部……三七〇
吳起……三七〇
李悝……三七〇
趙簡子……三七〇
韓信……三七一
李廣……三七一
衛青……三七二
關羽……三七二
張飛……三七二
呂蒙……三七三
契苾何力……三七三
郭子儀……三七三
韓琦……三七三
岳飛……三七三
韓世忠……三七四
周通……三七四
奸臣分部……三七五
李林甫……三七五
李鈞……三七六
秦檜……三七六
韓侂胄……三七七
魏忠賢……三七八
馬士英……三七八
名儒文人分部……三七八
介子推……三七八
子產……三七九
老子……三八〇
尹喜……三八一
孔子……三八二
曾子……三八五
墨子……三八五
莊子……三八六
孟子……三八六
屈原……三八六
河上公……三八七
司馬相如……三八七
匡衡……三八七
馬融……三八七

張　衡……三八七
鄭　玄……三八八
蔡　邕……三八八
王　弼……三八八
嵇　康……三八八
阮　咸……三八九
劉　伶……三八九
陳　壽……三八九
謝靈運……三九〇
駱賓王……三九〇
賀知章……三九〇
王昌齡……三九〇
王　維……三九〇
李　白……三九一
杜　甫……三九一
張志和……三九一
韓　愈……三九二
柳宗元……三九二
劉禹錫……三九三
白居易……三九三
李　賀……三九三
杜　牧……三九三
和　凝……三九四
歐陽修……三九四
蘇　軾……三九五
米　芾……三九七
陸　游……三九七
唐伯虎……三九七
胡　寅……三九七
王陽明……三九八
謝肇淛……三九八
女子分部……三九八
末　喜……三九八
褒　姒……三九九
浣紗女……三九九
西　施……三九九
杞梁妻……三九九
鍾離春……四〇〇
媯　陵……四〇一
王昭君……四〇一
趙飛燕……四〇二
南陽公主……四〇二
班　昭……四〇二
樂羊子妻……四〇三
蔡文姬……四〇三
伏　后……四〇三
蜀主甘夫人……四〇三
吳主趙夫人……四〇三
吳主潘夫人……四〇四
謝道韞……四〇四
干寶母……四〇五
武則天……四〇五
上官昭容……四〇五
楊貴妃……四〇六
銀瓶小姐……四〇七
方士分部……四〇七

蕭　史……四〇七
王子喬……四〇七
鬼谷子……四〇八
徐　福……四〇八
劉　安……四〇八
東方朔……四一〇
費長房……四一二
王　喬……四一二
于　吉……四一三
管　輅……四一三
郭　璞……四一四
張　華……四一六
杜不愆……四一六
干　寶……四一六
李衛公……四一七
許旌陽……四一七
陳　摶……四一七
潘　景……四一七
林靈素……四一七
醫師分部……四一九
扁　鵲……四一九
張仲景……四一九
華　佗……四二〇
孫思邈……四二一
狄梁公……四二三
周　廣……四二三
樂工分部……四二四
李龜年……四二四
許雲封……四二四
畫工分部……四二五
毛延壽……四二五
張僧繇……四二五
吳道子……四二五
巧匠分部……四二六
魯　班……四二六
其他分部……四二六
梁　車……四二六
彭　權……四二六
苻　堅……四二六
寶建德……四二六
李　密……四二六
羅思遠……四二七
安祿山……四二七
軒轅集……四二七
王　軒……四二七
李侍讀……四二八
吳文肅……四二八
蘇軾先祖……四二八
蔡　準……四二八
沈萬山……四二八
沈百五……四二九
王永康……四二九
韓心康……四二九
佛神仙部……四三〇
佛分部……四三〇
神分部……四四九

綜述……四四九
彭祖……四九一
水神……四九三
井神……五〇〇
花木神……五〇〇
蟲獸神……五〇二
器物神……五〇三
山神……五〇四
土地神……五〇六
瘟神……五〇九
龍神……五一一
關公……五一四
城隍……五一六
五通神……五一八
雷雹神……五二一
家神……五二五
神迹……五二六
女神……五三九
織女……五五一
人神婚……五五一
降神……五六九
仙分部……五七三
綜述……五七三
八仙……六一九
女仙……六三〇
遇仙……六四六
仙境……六五六
鬼魅部……六七六
諸鬼分部……六七六
遇鬼分部……七〇四
冥界分部……七三九
冥吏分部……七七七
鬼託分部……七九一
離魂分部……八〇五

二

鬼附分部……八〇七
鬼崇分部……八一〇
鬼訟分部……八二九
俠鬼分部……八三七
鬼報分部……八三九
情鬼分部……八五四
鬼投生分部……八五八
還魂分部……八六六
鬼回家分部……八七七
輪迴分部……八七七
鬼緣分部……八七九
僵屍分部……八八八
鬼市分部……八九三
鬼畏分部……八九七
制鬼分部……九〇〇
精怪部……九〇八
人爲物精分部……九〇八
蛟龍分部……九〇八
蛇精分部……九一二

狐狸精分部……九一八
虎分部……九六八
豹分部……九七一
熊分部……九七一
狻分部……九七二
獐分部……九七二
鹿分部……九七二
牛分部……九七二
羊分部……九七三
馬分部……九七三
驢分部……九七三
騾分部……九七四
狼分部……九七四
犬分部……九七五
豬分部……九七七
貓分部……九八〇
鼠分部……九八二
猿猴分部……九八四
蟲分部……九九一
禽鳥分部……九九五
水怪分部……一〇〇〇
夜叉分部……一〇一〇
草木精分部……一〇一一
山精分部……一〇一三
偶人分部……一〇二三
石精分部……一〇二六
畫精分部……一〇二八
物精分部……一〇二九
精異分部……一〇三八
怪異部……一〇四九
綜　述……一〇四九
龍分部……一〇五〇
龜分部……一〇六七
蛇分部……一〇七〇
虎分部……一〇七五
猿猴分部……一〇七八
狐狸分部……一〇七九
鹿分部……一〇八〇
熊分部……一〇八一
馬分部……一〇八一
驢分部……一〇八三
牛分部……一〇八三
羊分部……一〇八四
犬分部……一〇八四
狼分部……一〇八七
獾分部……一〇八八
獾分部……一〇八八
豬分部……一〇八八
貓分部……一〇八九
兔分部……一〇九〇
鼠分部……一〇九〇
怪獸分部……一〇九一
禽分部……一〇九三
蟲分部……一〇九九
水獸分部……一一〇三
草木分部……一一〇九

異石分部……一一一三
珠分部……一一一六
鏡分部……一一一八
寶分部……一一一九
錢分部……一一二七
器物分部……一一二八
化形分部……一一三五
異人分部……一一四五
産怪分部……一一五一
怪疾分部……一一五四
屍怪分部……一一五五
巫蠱分部……一一五六
異象分部……一一五七
異境分部……一一六二
異事分部……一一七〇
僧道異人部……一一七六
僧分部……一一七六
道分部……一二〇五
異人分部……一二四四
術士分部……一二七五
巫祝分部……一二九三
異教分部……一二九八
胡人分部……一二九九
朕兆部……一三〇三
綜　述……一三〇三
物兆分部……一三〇七
夢兆分部……一三三四
人兆分部……一三七七
異象分部……一三八五
卜筮分部……一三九二
相術分部……一四〇九
識分部……一四一七
扶乩分部……一四二八
果報部……一四三七
善報分部……一四三七
惡報分部……一四八三
命定分部……一五八〇
輪迴分部……一五九二
寓言部……一六一四

三

公案部……一六五一
忠臣部……一六六七
孝子部……一六七二
孝女部……一六八三
烈女部……一六八八
義人部……一七〇二
俠客部……一七一二
附：俠義動物……一七二九
智勇部……一七三二
豪士部……一七三七
勇力部……一七三八
奇人奇事部……一七四二
笑話部……一七五七

譏諷分部……一七五七
書生分部……一八二七
巧言分部……一八五〇
迂愚分部……一八五八
機智分部……一八九二
夫妻分部……一九一三
歌謠俗語總部……一九一九
歌謠部……一九二一
綜　述……一九二一
哲理分部……一九四四
時政分部……一九五六
事件分部……一九六四
人物分部……一九七五
風物分部……一九九三
情趣分部……一九九七
情歌分部……一九九九
兒歌分部……二〇〇五
諺語部……二〇一三
綜　述……二〇一三
哲理分部……二〇一九
爲人處事分部……二〇四四
教子分部……二〇四八
人物分部……二〇四八
氣候農事分部……二〇六〇
風土分部……二〇七二
飲食醫療分部……二〇七五
謎語部……二〇七六
綜　述……二〇七六
紀　事……二〇八四
藝　文……二〇九四
雜　録……二〇九五
謎格分部……二〇九六
離合詩分部……二〇九八
字謎分部……二〇九八
詩書謎分部……二一〇一
曲牌謎分部……二一二九
韻目謎分部……二一三一
姓名謎分部……二一三一
俗諺謎分部……二一三五
地名謎分部……二一三六
物謎分部……二一三七
俗言部……二一四一
綜　述……二一四一
品行分部……二一四四
事件分部……二一四五
姓氏分部……二一四九
命名分部……二一五三
稱謂分部……二一五四
避諱分部……二一六九
綽號分部……二一七〇
名稱分部……二一七一
詈詞分部……二一七七
方言分部……二一七八
俗言詞分部……二一七九
歇後語分部……二一九九

戲曲說唱總部……二二〇三
綜　論……二二〇五
作場排場部……二二五五
角色分部……二二五五
場面分部……二二五八
樂　工……二二五八
樂　調……二二六一
樂　器……二二七一
砌末行頭……二二八一
場　所……二二八二
附：碑刻……二二八七
戲曲部……二二九一
劇作家分部……二二九一
伶人分部……二三〇六
南戲分部……二三二九
院本分部……二三三一
雜劇分部……二三三四
傳奇分部……二三四五
地方戲分部……二三八〇
儺戲分部……二三八四
說唱部……二三八五
說書人分部……二三八五
評話分部……二三九六
說唱分部……二三九八
俗講分部……二三九九
寶卷分部……二四〇二
其他分部……二四〇四
散曲部……二四〇八
樂曲部……二四三二
雜曲部……二四四二
百戲部……二四四九
傀儡部……二四六七
相聲部……二四六八
敦煌變文部……二四六八
引用書目……二四七一

神話總部

神話語彙

綜論

《周易・繫辭上》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略】 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管子》卷一三《心術》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趮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閒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閒，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脩之此，焉能知彼。

又卷一六《內業》 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論語・八佾第二》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又《公冶長第五》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又《雍也第六》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又《述而第七》 子不語怪、力、亂、神。**【略】**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又《陽貨》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墨子》卷一《法儀第四》 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

又卷八《明鬼下第三十一》 雖有深溪博林，幽澗無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

又卷一二《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

又《公孟第四十八》 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

又卷一三《魯問第四十九》 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

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國語》卷四《魯語上》　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略】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孟子・盡心下》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莊子》卷一〇《天下》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辨者，天下之辨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荀子》卷三《不苟》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愼其獨者也。

又卷四《儒效》　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又卷一一《天論》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略】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

《禮記・禮運》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又《郊特牲》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又《祭義》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呂氏春秋》卷一七《君守》　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

《淮南子》卷一三《氾論》　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爲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

又卷一九《修務》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又卷二〇《泰族》　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

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兌說也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又卷二五《律書》　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又卷一二三《大宛列傳》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戴禮記》卷一《哀公問五儀》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于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莫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

又卷七《勸學》　是故木從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已焉，故知明則行無過。《詩》云：『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于化道，福莫長于无咎。

漢・揚雄《法言》卷四　《問神》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也。龍蟠于泥，蚿其肆矣。蚿哉，蚿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

漢・王充《論衡》卷六《雷虛》　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

又卷一一《談天》　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

又卷一三《四諱》　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后世人信用畏避。

漢・許慎《說文解字》　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从示申聲。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从示氏聲。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九《怪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薦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弒；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罃不從桑林之崇，而晉

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嚮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怪神》也。

漢・鄭玄《駁五經異義》　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一作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則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狄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

《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傳》　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

晉・郭璞注《山海經》卷二　夫形無全者，則神自然靈照；精無見者，則闇與理會。其帝江之謂乎？莊生所云中央之帝混沌爲儵忽所鑿七竅而死者，蓋假此以寓言也。

唐・劉知幾《史通》卷一〇《雜述第三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推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最《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爲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牒》。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棨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搆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乃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羨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家室，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雖存。苟薪搆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

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繆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闚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能。遂使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爲觀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鄙，無足譏焉。又按子之將史，本爲二說。然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衆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唐・李石《方舟集》卷八《鬼神論》　舞者有之極，而《易》爲之端也。君子能探其端而致其知，以知無之所自。所謂極者，天地萬物亦各有極，會其極以歸於無，則鬼神之道可自無而有也。且易之肇端於無者，氣也，太始者氣之始，太素者氣之質，太極者氣之無，而天地萬物，因其氣而有始，因其始而有質，因其質而有極，極之於無則漠然曠然，卒歸於無形。而有氣者鬼神無遁形矣，能於鬼神致其知，則可以知人，人者，天地萬物之一，因氣而有形，有形而極於無形，是氣也。《繫詞》『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索之於冥漠無睽不可測識之中，則游魂之形，猶人之形也。由是知人之生死，司命於天，而統氣於易，自伏羲畫卦八而索之而有三墳，先儒謂：人之始生，騰光於天者爲連山之艮，艮爲小石，隕石則爲星氣，此則精氣爲物也。文王因八索而重之爲六爻，上下卦虧盈，猶月之有魄魂，即魄之化，化分上下弦，此則游魂爲變也。是二聖人者，皆知《易》變化，託鬼神以妙其道，以詔天下。後世不曰鬼神而曰卜筮者，寓其妙於蓍龜也。故孔子首於乾大人之釋曰：『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是以《易》之蓍龜，知人之爲鬼神也。請以卦爻象考之，曰上帝，曰神道設教，則神之槩也曰鬼方，曰載鬼，曰伐鬼，則鬼之槩也。曰先王，曰祖考，曰廟，曰社稷，此天人之鬼神也。曰牛，曰牲，曰禴祭，曰薦，曰享，曰祀，此鬼神之食也。曰史巫，曰祭主，曰二簋，曰匕鬯，曰用茅，曰用圭，此鬼神之器也。凡人之有求於卜筮者，則蓍龜告之，以其祥使民心惕惕知所敬畏。因蓍龜以信卜筮，因卜筮以信鬼神，因鬼神以信《易》，而《易》道無餘蘊矣。且《易》之肇端於鬼神，生則人之形，死則鬼之氣，廓廓然卦象所寓，皆聖人之教，《易》之探端也。若乃子路問事鬼神，而夫子答以『未能事人，安能事鬼。』諸子未能深窺聖意，乃曰不語『怪力亂神』者，不知夫子爲春秋諸侯祭非其鬼，逆祀郊禘非禮者設，非以是爲鬼神之教也因讀《易》，知五經所以言鬼神之端，皆原於此而有感焉，故備論之以破世之言鬼神者之惑。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四〇《禱仇王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未朔，十七日己亥，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謹遣朝議郎、行餘杭縣令常師儒，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仇王神。嘗聞神者，所以司土地，守山川，率禽獸，福生人也。餘杭縣自去年冬逮今秋，虎暴者非一，神其知之乎？人死者非一，神其念之乎？居易與師儒，猥居牧宰，慙無政化，不能使渡江出境，是用虔告于神。惟神，廟居血食，非人不立。則人，神之主也。獸，神之屬也。今縱其屬，殘其主，於神何利焉？於人何辜焉？若一告之後，神其有知，即能揮靈申威，服猛禁暴，是人之福幸，亦神之昭昭。若人告不聞，獸害不去，是無神也，人何望哉？嗚呼，正直聰明，盍鑒於此，尚饗。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三四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注》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寔不外乎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寓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

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

又《楚辭集注・楚辭辯證》卷上　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欺帝閽，歷訪神妃，與夫鸞鳳飛騰，鴆鳩爲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有謂。至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汎爲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二注類皆曲爲之說，反害文義。至於縣圃閬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實事，不足考信。今皆畧存梗槩，不復盡載而詳說也。

王逸以靈瑣爲楚王省閣非文義也。注以爲羲和爲日御，《補注》又引《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始生日月者也，堯因立羲和之官，以掌天地四時。』此等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出日納日』之文，口耳相傳，失其本指。而好怪之人，恥其謬誤，遂乃增飾傳會，必欲使之與經爲一而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爲此注者，乃不信經而引以爲說，蔽惑至此，甚可歎也。

宋・魏了翁《鶴山集》卷五〇　蓋世儒之說，謂帝王之生，皆出神明之裔。鄭氏至謂帝王之始，皆感天而生。語雖神怪，大抵推世德以崇帝胄，神天命以弭奸覦，此聖祖殿之所爲作也。

元・劉壎《隱居通議》卷三〇《神怪窈冥》　神怪窈冥之事，知道者不言且不信，謂其害道也。然亦有不可以理曉者，如洪都之鐵柱，上清之仙巖，軍峰之圓光，西湖之飛來峰，與夫廬阜天池，則見普賢天燈，西蜀峨嵋，則見文殊天燈，皆彰彰在人目，烏得以爲誣邪？豈古亦有之，特智者不言歟？怪力亂神，夫子不語耳，而不曰無也。然佛法自漢，方入中國，則廬山、峨嵋之天燈，其亦古有之歟，抑山嶽鍾靈，光景異常，而後之佞佛者，遷就以神其教歟。予又聞長老言，州西門石背有王姓，家建大醮，醮之夜，有神空中語云：『醮事甚虔，但作羊屎臭爾。』或以告之王，王甚不滿，窮詰其故，乃是日炊齋而薪不足，急毀羊圈木足之，王由是震懼，欲重建醮，累歲齋潔，疲精竭誠，雖麵麥亦別畦以種，不加糞穢。復建醮事，至中夜，忽見馬靈官自虛空降，入醮筵巡行一徧，謂玉曰：『上帝念汝至誠，遣吾一視。』俄去不見。又聞鄉里前街汪姓者因田地事建大醮，其館客譔青詞，有曰：『芒芒九土，盡入吾疆。』醮之夜，館客坐於門，仿佛見大街一將吏，乘馬自東來。至前曰：『芒芒九土是何等語。』手摑其面，俄不見。客自是頭不正。由是觀之，則此事眞不無邪？《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以鬼神對禮樂而言，其眞有邪。要之，識者不必語有無，唯當修身，謹行孝弟忠信，以無媿對越而已。象山先生陸文安公守荆門，日罷，設上元醮，有榜文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嗚呼，盡之矣。

元・蘇天爵《元文類・原序》　觀民風者，采詩謠以知俗，觀禮樂以知政。

明・張宇初《峴泉集》卷一《問神》　或問曰：『道家者流以鬼神爲務，是果有乎？』曰：『孰謂之無有也，特辨之不精而或疑焉。』夫天積氣也，地亦氣之厚者，形而上者是也，炁行形之內，即天命之流行也。以其流行不息，必有宰之者焉。程子曰：『主宰謂之帝，妙用謂之鬼神。』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跡。』二氣之良能，蓋陰陽之運，跡不可見而理可推焉。理之顯微，有不可窺測而神居焉，故雖聖人未始言其無也，特不專言之而已。若孔子之曰：『禱爾於上下神祇，』鬼神之道敬而遠之，鬼神之爲德，其至矣乎。非果無有也。特子不語怪力亂神，恐溺於誕焉耳。《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也。夫心存則道明而理著焉。其爲陰陽之機，出入往來非外乎吾心也。其吉凶故與鬼神同，鬼神非是則不能存，又何吉凶之云哉。惟顯道神德行者，有以合之以通神明之德，則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所謂妙萬物而爲神也。窮神知化之道於斯盡矣。此聖人體乎天地之妙用，合天人一致之極功，然後不知其神而所以神也。故曰：事天，明事，地察，惟誠其心以感天，天感則發乎其機也。以不可見，不可知者，則曰神存其間也。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感於此，應於彼，未嘗間也。是以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鬼神，享於克誠，惟知誠其心則足以事天矣。其祀之禮，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炁也。黍稷肝肺，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是皆氣感而至焉。若明之爲神也，鼓以雷霆，潤以風雨，滋以霜露，其晦明變化，倏忽萬狀，是非至神其孰能哉。幽之爲鬼也，不可得而跡求之然焄蒿悽愴之集，或聲、或狀、或炁感、或慮，至高而無形，卑而有物，其滯而不化，屈而不伸者是也。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乃囿於陰陽屈伸而然也。此陽精陰魄所以爲鬼神之情狀也。惟觀夫造化之跡，則見其有無之端矣。問者曰：『有之理信矣，或見世之疾患者輒曰某鬼神之害也，必血食禱之則

免，禱之應則爭相告曰：「神驗矣」。或不應，一旦有夭壽之變，則怨忿而謂曰：「某鬼之侵，神爲之助矣。」求其禱，則果非天地社稷所宜祀之神，而皆淫祀者。有焉，謂之神，且不足稱焉，又豈能助夫鬼以賊人之天命乎。是豈非至愚也哉。』曰：『是非一朝夕而然也，蓋井巷之習，庸夫愚婦惑於流俗之言，以驚世駭俗，因而成風矣。苟知乎生者氣之伸，死者氣之屈。伸者爲神，屈者爲鬼。魂氣本乎天，體魄本乎地，則豈淫僻之足惑哉？能存吾心，精誠靈粹與天地合其用者，若魯陽返戈止日，烈婦哭而降霜，韓子之開衡山之雲，驅鱷魚之暴，可見矣。先儒亦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神何存焉？」』道之曰：『役諸鬼神者，發吾之靈明精一之神，合天地變化之神而已。』董子之謂「縱諸陽，閉諸陰」者是也。侍宸不曰先天之氣，眞皇正法也。吾心之神，雷吏、岳伯也。殆是之謂歟，或未之詳而病其爲，方外之說，是豈果知神化之機，鬼神之變者哉。』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五《二酉綴遺》引　周穆王藏異書於大酉山、小酉山，此二酉之義所由昉也。儒家者流求其地而實之，故《荆州記》有小酉之穴焉，道家者流侈其地而名之，故《洞天志》有大酉之文焉，而總之皆亡當也。夫穆天子駕八駿、驂六龍，飄然霞舉，瘞靈檢乎大荒之外，二酉云者，蓋崑崙、閬風、縣圃屬耳，而區區武陵，辰沅耳目間哉？自梁湘東之聚書而二酉徵於賦，自段太常之著書而二酉冠於編，自余不佞之構山房而二酉顏於室。夫以方丈之室，數乘之書，而竊比乎崑崙、閬風、縣圃之藏，即余之亡當，弗尤甚哉。夫蛙之堛井也而海，蝨之褌也而九州，其海、九州則非，所以爲海、九州則是也，況宇宙之大，非海、九州已也，則余之以方丈之室而當乎崑崙、閬風、縣圃也，余之意尚猶有所未盡也。因以讀於其中而有得者係之，且並著其說焉。胡應麟識。

又《二酉綴遺》上　世率以二酉爲藏書之府而不詳所出。按，《洞天福地志》第二十六大酉山洞，周迴一百里，名大酉華妙之天，而不言藏書。盛弘之《荆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嘗於此學，因留之，湘東王賦「訪酉陽之逸典」是也。』據此，則大、小酉皆當在楚中，《一統志》楚辰州有大酉山、小酉山，其說正據二書。第《洞天福地志》既不言小酉，《荆州記》又無大酉之文，且秦方燒經籍、坑儒生，桃源避世至晉才通，安得藏書小酉之穴耶？蓋楚中或別有茲山，而好事者以藏書事傅之，且地與武陵接壤，故又傅之秦人，而大酉華妙之文則又道家者流創撰其名，而傅於小酉云爾。《太平御覽》止錄小酉而大酉不及，其僞瞭然矣。二酉語唐以前亦罕用，僅皮日休以『二酉』對『五丁』，郝天挺注引《圖經》云：『周穆王藏異書於小酉山、大酉山。』《圖經》宋初李昉等纂輯，其時古書多存，必別有據，然亦寄託之談，若閬風、玄圃之屬，豈荆楚耳目間哉？

段成式《酉陽雜俎》所列目，『天咫』、『玉格』、『壺史』、『貝編』等，宋人以下亡弗駭其異，而未有得其說者。蓋必以出處求之，而不知段氏本書謂之《酉陽雜俎》。夫諸目之義吾未能詳，至『雜俎』必係『酉陽』，則五車之中斷可自信矣。又如目中『忠志』、『禮異』等詞皆文人口語，曷嘗拘拘出處耶？今考《天咫》所談七曜事，則天闕之義也；《玉格》所談二典事，則玉檢之文也。《壺史》悉紀道術，非壺中之史耶？《貝編》咸錄釋門，非貝葉之編耶？即全語未見所出，意義咸自可尋，後人徒以虛名爲其愚弄，故拈及之。成式子安節著《樂府雜錄》，今傳。安節娶溫庭筠女，庭筠著《甘膰子》，序謂『語怪說賓，猶甘膰悅口』，與《雜俎》義正同，然前人無此說也，非庭筠自序至今不知何謂，亦以爲《天咫》、《貝編》矣。

《雜俎》編末《肉攫部》皆鳥獸事，本伊尹言『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居者膻』也，見《雜俎》第七卷。

『諾皐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皐事以駁晁氏，非也。《抱朴子》諾皐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詳見陶氏《說郛》。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皐記》，又有《支諾皐》，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戰，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皐。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道《談助》云：「《靈奇祕要》闢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寸，咒曰：諾皐，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急急如律令。仍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置髻中，可以隱形。」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皐而獻子諾之，亦自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

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天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皐，太陰將軍。」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持草自蔽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皐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說非無所本，合三書而觀之可也。

右具載《說郛》，字句多脱落者，因考姚氏《叢語》及他書節而錄之。三書惟《叢語》今有刻本，而不見端臨《通考》。《通考》有姚氏《殘語》六卷，然非此書也。今《殘語》不復傳，僅見類書所引一二云。

按前吳曾《漫錄》，解諾皐之義最爲明了，惟『支諾皐』不知何義。考《酉陽雜俎》諸目，止有《諾皐記》上下二卷，所載事極詭誕，殊無所謂『支諾皐』者。續考陶九成《說郛》所採《酉陽續俎》，乃有『支諾皐』之目，又有《支動》、《支植》二目，因悟『支』者干支之支。蓋《雜俎・諾皐記》之外更出此條，猶今類書者以甲乙丙丁、乾兌離巽等分配，此則借干支之支以別於前目之《諾皐》耳。支動、支植者，《雜俎》有《廣動植》四卷，此則爲支動及支植，觸類伸之，『支諾皐』之義益明矣。洪景盧《夷堅志》有甲之癸一百卷，又有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至四癸二十卷。所謂『支甲』、『支癸』者，即支諾皐之『支』，洪、段好奇相類，故門目亦倣之。近王長公作長短句，以舊無此調，因自謂『小諾皐』云。

洪景盧《容齋四筆》云：『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子由病卧績溪》云：「湔祓瘴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晳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韓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涘。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據洪說，似得天咫字面，段或本此未可知，因並錄之。又二筆十六卷云：『《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也。』按前二說，則景盧已確據爲《國語》所出，第終覺牽強，於他目不盡同云。

鄭漁仲《通志略》寶貨類有《玉格》一卷，似《錢譜》、《香譜》之屬，而下題段成式撰。遍考諸家書目，無所謂《玉格》者，意非出段氏而別有撰人，第注成式姓名甚確，則謂《雜俎》目中所列審矣。考《雜俎・玉格》一門皆談二藏事，絕非品玉之書，蓋亦因段氏門目而誤也。

《山海經》專以前人陳迹附會怪神，而讀者往往不能察，今略記數則以例其餘。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後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此本《離騷》、《天問》二章之說而譌者。《離騷》曰：『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九辯》、《九歌》皆禹樂也。《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注：『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古文相似而訛。』是也。據《天問》之意，但謂啓夢賓於天得二樂，而《山海經》乃以爲上三嬪於天，又以西南海之外有人曰夏后開，珥蛇、乘龍。詭誕如此，豈足辯哉。經雖怪誕，而足證商爲『天』字之誤，始讀《楚辭》，嘗疑紫陽不引及閱《後語》，乃知『夢天』二字正得之此也。

《大荒東經》：『困民國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於有易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按《竹書紀年》，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徵師於河伯，伐有易，遂殺其君綿臣。據此，蓋商上世之王子有賓於他國者，爲其君所殺，商侯因徵師河伯滅之，其文甚明。而《山海經》之言遽詭誕如此，可發一大噱也。凡《山海經》稱述古人事，第以二者律之，思過半矣。

《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按，二女之辯歷世紛紛，景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爲有見。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既爲舜妻，安得下降小水而爲夫人？此又首尾衡決之論。夫堯女舜妻不當下降小水，迺天帝之女不尤貴乎？余意《山海經》第因舜葬九疑，《離騷》、《九歌》有湘君夫人，遂曼衍爲說，而出入必以風雨，則後人因始皇事附益之。所言帝之二女實本堯女，而又不指堯女也。十二卷云『舜妻登比氏生霄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方百里』，則不惟舜妻曰二女，而舜女亦自有二女也。堯二女江神，舜二女爲河神，豈亦死於水耶？伏羲女爲洛神，何

帝王之女皆爲水神耶？

《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有國曰羲和，有女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妻，是生十日。』《大荒西經》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按此則羲和、常羲皆女子，又皆舜妻，一生日十、一生月十二，絕可爲捧腹之資，漫爾筆之。羲和者蓋因《堯典》命官之誤，而常羲則常羲占月之譌，後世嫦娥之說所由本也。

《山海經》顓頊、高辛之類皆絕域殊稱，與史傳全別，惟黃帝、堯、舜等稍無異詞，至稱葬於某山某地則什九詼妄也。他如舜生三身、顓頊生三面，近於戲矣。共工、驩兜、窮奇、饕餮，古之四凶，實人類也，經率以爲怪鳥異獸。按，三皇伏羲、神農、女媧，史傳類以獸面鳥身，四凶之象或有所傳，要以影響恍惚而已，非眞鳥獸也。且其人已誅，而以今在某國奄然一物當之，非景純所謂寄託之旨耶？餘外夷奇產，六合之大，詎曰盡誣？而浮誇泰甚，世並疑之，悲夫！

《海內西經》云：『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械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然《大荒北經》又云：『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據前貳負之臣本文但言『帝梏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室也，則子政之對當曰相顧之尸，不當曰貳負之臣也。然而上郡所得豈即斯人哉？姑識此與中壘、景純作小劇耳。

又卷三七《二酉綴遺下・華陽博議引》 古今稱博識者，公孫大夫、東方待詔、劉中壘、張司空之流尚矣，彼皆書窮八索，業擅三冬，而世率詫其異聞，標其僻事。夫異匪常經，僻非習見，俾實沈弗崇於周，畢方弗集於漢，貳負之形弗徵上郡，干將之氣弗燭斗牛，諸君子生平遂幾泯泯乎？亦有巘工小學，廣獵虞初，宇宙恣陳，蟲魚偶合，而流徽襲耀，步武昔人者，胡以稱也？仲尼，萬代博識之宗，乃怪、力、亂、神咸斥弗語，即井羊、庭隼間出緒餘，累世靡窮，當年莫究，惡乎在耶？以余所揆，古今大學術概有數端，命世通儒罕能備悉，輒略而言之，覈名實、剗浮夸，黜奇衺，獎閎鉅，掇遺逸，抉隱幽，權嚮方，樹懲勸。作博議其曰華陽，則取諸鄒氏談天之旨，且以明亡當之弗足貴云。己丑仲冬麟識。

清・王夫之《詩經稗疏》卷三 鄭康成曰：『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許愼曰：『以事類祭天神，天神者，統於天之神，即康成所謂日月星辰，非上帝也。周禮以次之『四望』之下，天神不宜後於地祇，則事兼人鬼，司農以爲先代有天下者之祭，亦通。蓋禮天神者，必配以人，鬼，以爲之依。則類祭日、月、星辰，而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配焉。禮之所宜，抑告興師之故，於前王或所伐之國，爲其苗裔庶妥之而俾無怨恫也。此之類祭，蓋謂此矣。上帝之祀與天神、先代帝王之祭，俱謂之『類』者，類祭之禮，無壇有兆。舜方攝政，不得郊而見帝于圜丘，故降殺而用類。禮兼上帝、天神而合祀之。後世因以爲王者師祭之禮。武周所謂底商之罪，告于皇天上帝，所過名山大川是也。類之爲言，聚也。以事類云者，所宜致告之神聚而合祀，不似凡祭之專有所事，而牲牷幣玉之文亦減焉。或兼上帝，或斷自天神以下，唯事之所宜，禮從簡而與事稱也。舜攝巡狩之典，《周禮・大祝》定於成王之後，故有類上帝之禮。文王終守侯服，則唯祭天神、人鬼，而不及上帝。要以事類底告，故均可名之曰『類』。然其隆殺之別，固不可引彼以證此也。再攷《周禮・小宗伯》，凡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爲位。是社稷宗廟亦有類名，亦但以事故合祭告之。有兆位，而不爲壇，斯可名曰『類』。益知『類』不必定祀上帝矣。若『禷』之異於『類』者，毛公以于內、于野爲分，《爾雅》《說文》俱統言師祭，則『禷』所祭告之神，即『類』之所祭告也。師未出而爲兆于國以祭，曰『類』。已出，次舍，爲表於所次以祭，曰『禷』。故鄭康成謂與田祭表貉音罵之『貉』同。郭璞亦曰：『禷』于所征之地。』蓋地異而祝號不殊也。《集傳》乃謂祭黃帝及蚩尤，不知何據。且祀主黃帝而並享蚩尤，亡論貞邪殊類，而生爲仇敵，死共兆位。亦何異拓拔氏之以爾朱榮侑其祖乎？漢儒之必不可毀者，此類是也。

靈臺，《毛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鄭箋》云：『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瞽氛氣之妖祥也。』胡氏《春秋傳》亦云：『天子有靈臺，以候天時。』蓋本諸此以觀氛祲，而謂之靈臺。復以何者而爲靈囿、靈沼乎？故《孟子》謂民謂之靈，爲贊美之辭。靈，善也。《書》曰：『弔由靈』。《鹽鐵論》引《修文》篇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仁積則物性盡，而清明四達。故曰『神之精明』者，言明德之通於神明也。

靈臺之稱，義取諸此。若朱子謂：若神靈爲之，則與漢武之以通天名觀，宋徽之以神運題石者，又何以異？□此靈臺定爲游觀之所，非爲觀象而設。漢人習專家之學，遂建靈臺令，爲天文官。殊爲附會失實。又以唯天子爲有靈臺，遂謂文王受命于豐，作靈臺用天子之制。不知文王滅崇，幅員漸廣，因水土之便而遷豐。亦猶齊遷臨淄，晉遷新田而已。何得誣爲受命，以資篡據者之口實。其曰：『王』者，蓋詩作於革商之後，以追王而王之也。其以文王受命作臺者，則唯惑於天子有靈臺以觀氛祲，而不知靈之訓『善』，而爲臣民歸美之詞也。靈臺遺址在今鄠縣。《三輔黃圖》謂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臺崇二丈，抵今尺一丈二尺，固不足以迥出岡阜而觀氛祲也。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〇九　戴仔曰：『觀《非國語》之書，而見宗元之寡識也。夫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語之則是矣，謂其盡無，固不可也。上古之世，風氣初開，天地尚闇，民神之道雜糅弗章。自顓帝分命重黎秩叙天地，然後幽明不相侵黷。《書》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不但古爲然也，今深山大藪之中，人跡鮮至之地，往往產異見怪。民人益繁，而後聽聞邈焉，故近古之書多言怪神，不足異也。不特《國語》言之也，《書》六十篇往往有是焉。《盤庚》告其羣臣，諄諄乎『乃祖乃父，告我高后』之說。周公說於三王《金縢》之冊至今存焉。故《記》曰：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後禮，彼誠去之未遠也。《周官・宗伯》有巫祝禱祠之人，掌詛盟禬禜之事，攻說及乎毒蠱，厭禳施於夭鳥，牡橜以殺淵神，枉矢以射怪物。世之讀者往往懷子厚之見，遂以爲非周公之書。夫《國語》之書，皆先王之遺訓。《周官》之書，乃先聖之典禮。其大經大法，章明較著者與日月俱懸。其小未能明者，存之以俟其通耳。故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觀子厚與吳武陵呂溫書，知不免乎後來之悔尤矣。夫古之爲享祀朝聘，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古之觀人也，受玉而惰，受脤而不敬。或視遠而步高，或視下而言徐，與夫言之偷惰，手之高下，容之俯仰，皆有以見其禍福，何者？其民氣素治，故其亂者可得而察也。子厚見夫今人之亟有是而未嘗死亡也，則以訾古，此朝菌蟪蛄之智也。夫知人而後可以知天，子厚不知民，則焉知天道？伯陽父、仲山甫、王子晉、單穆公、單襄公、伶州鳩、史伯、衛彪傒、觀射父，九人語言，皆不可訾訾之，其爲不知大矣。公孫僑如之貪邪，郤至之汰侈矜伐不可奬奬之，其爲同德明矣。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吾讀《國語》之書，蓋知此編之中，一話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辭閎深雅奥，讀之味尤雋永，然則不獨其書不可訾，其文辭亦未易貶也。故予爲之說曰：嗜古者好古書，便今者喜俗論。嗜古者多迂談，便俗者多疏快。予迂誕之徒也，亦因以自道云。

清・周召《雙橋隨筆》卷五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神鬼，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遠興近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水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洋洋盈耳，若將可遇，求之邈邈，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幷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祀事鬼神，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紊震海内。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奸紛紛更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惟陛下距絕其類，毋令奸人有以窺朝署。

清・李光地《榕村語録》卷二六　夫子不語怪神，不說有亦不說無。又說敬而遠之，不說正神亦不說邪神。到得敬而遠之，即鬼神亦都爲民用務民之義。至於天地位，萬物育，不特山川社稷，各效其職。即郵表畷貓虎之類，都有職事。年豐則祀之，否則八蜡不通以罰之。一不語，一敬而遠，竟是鍛鍊鬼神之法。聖門賢者信是留心。

自然部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二 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清則仁，火清則禮，金清則義，水清則智，土清則思，五氣盡純，聖德備也。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水濁則貪，土濁則頑，五氣盡濁，民之下也。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苟稟此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文，食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儉而悍，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大腰無雄，細腰無雌。無雄外接，無雌外育。三化之蟲，先孕後交；兼愛之獸，自爲牝牡。寄生因夫高木，女蘿托乎茯苓。木株于土，萍植于水。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蟲土閉而蟄，魚淵潛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各從其類也。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雀，入海爲蛤，千歲龜黿，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爲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數之至也。春分之日，鷹變爲鳩；秋分之日，鳩變爲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蚣也，稻之爲蝨也，麥之爲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雀之爲鼷也，蚣之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論。應變而動，是爲順常；苟錯其方，則爲妖眚。故下體生于上，上體生于下，氣之反者也；人生獸，獸生人，氣之亂者也；男化爲女，女化爲男，氣之貿者也。魯牛哀得疾，七日化而爲虎，形體變易，爪牙施張，其兄啓戶而入，搏而食之。方其爲人，不知其將爲虎也；方其爲虎，不知其常爲人也。故晉太康中，陳留阮士瑀傷于虺，不忍其痛，數嗅其瘡，已而雙虺成于鼻中。元康中，歷陽紀元載，客食道龜，已而成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大如小錢，頭足殼備，文甲皆具，惟中藥已死。夫妻非化育之氣，鼻非胎孕之所，享道非下物之具。從此觀之，萬物之生死也，與其變化也，非通神之思，雖求諸己，惡識所自來。然朽草之爲螢，由乎腐也；麥之爲蝴蝶，由乎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由也。農夫止麥之化者，漚之以灰；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其與，不然乎？

日月星辰分部

《山海經》卷九《海外東經》 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又卷一四《大荒東經》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又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

又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溫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

又 大荒之中，有山名猗天蘇門，日月所生。有壎民之國。【略】

東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

又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鵕，北方曰鵕，來之風曰狻，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閒出沒，司其短長。

又卷一五《大荒南經》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閒，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又卷一六《大荒西經》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略】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略】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略】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鬿鎏鉅，日月所入者。【略】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入。

《淮南子》卷三《天文》 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

漢・王充《論衡》卷一一《說日篇》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烏？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燋爛而死焉，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燋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膏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爲有烏？月中何爲有兔、蟾蜍？

又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並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天咫》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宋・洪邁《容齋續筆・月中桂兔》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公鑒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蟇，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爲《和黃秀才》。頃予游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閣枕江流，標爲鑒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當時臨賦處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一《天地類・經星牛女》　《容齋隨筆・辯鬼宿度河篇》曰『經星終古不動』，殊不思天是動物，經星即其體也。蔡傳曰：『繞地左旋，一日一週而過一度，夜視可知矣。但不似緯星週天，各有年數。』牽牛、織女七夕渡河之說，始於《淮南子》烏鵲填河而渡織女，《續齊諧誌》云『七月牽牛嫁織女』，詩人後遂累累致詞，殊不知《淮南》好奇，《齊諧》志怪，皆不足信，故杜老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可謂斷案矣。又《爾雅》幷《荊楚記》俱以河鼓爲牽牛，不知何據，《月令》明曰『季春旦牽牛中』、『仲秋昏牽牛中』，正指牛宿言也。

明・孫瑴《古微書》卷七《春秋元命包》　陽數起於一，成於二，故日中有三足烏。日有三足烏者，陽精其僕呼也。僕呼，濕潤生長之言。月之爲言闕也。兩設以蟾蜍、兔者，陰陽相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

又　織女之爲言神女也，成衣立紀。故齊能成文繡，應天道。女工之事齊能神天下故懸以衣人得此氣織女主瓜果。

按織女三星近牛宿。

又　蟾蜍陰精流星織女立地候。宋均注曰：地候，鎮星別名也。北方辰星水生物布其紀，故辰星理四時。宋均曰：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也。

古巫咸《甘石三家星經》所傳猶存，而緯候談星殊各異說。至如二十八宿，夷夏所同仰也，道釋二部則各載其姓字、衣佩、宮室。觀《雲笈七籤》所疏，織女能致神芝。傳舍星且爲馬，晝爲鹿，暮爲獐。天市星能致明月珠，且爲木，晝爲兔，暮爲狢。平門星能致神女倡樂，且爲生木，晝爲豕，暮爲蜮蠮。穀土星能致飛鳥，來朱雀，且爲雞，晝爲

烏，暮爲鳶。積水星能致四方萬物，恣其所欲，坐在立亡。狼星能致天帝君百二十神。文昌星能致山內菓實，旦爲猴，晝爲猴，暮爲死石。五車星能致甘露、麒麟。三台星旦爲龍，晝爲蛇，暮爲魚。軒轅星天之后妃，其神旦爲羊，晝爲蟹，暮爲鱉。殆又即二十八禽而衍其說者。精氣幻化倘有是乎？要不可執一而准。

又卷一二《春秋佐助期》 此主爲炎漢佐命豫讖其籙，故蕭何之狀現于圖文，當時必併及諸傑，後不傳耳。

天子法斗，諸侯應宿。

諸侯上象四七，三公寅亮參兩。四七，二十八宿也。參兩，天地也。

古語曰：『月麗于畢雨滂沱，月麗于箕風揚沙。』

武露布，文露沈。注云：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沈重者人尚文。

角爲天門，左角神名其名芳，右角神名其光率。

亢爲廟廷，房爲四表，布三公道。尾、箕爲后宮之長，奎主武庫，婁主苑牧，昴主獄事。天女主布帛。虛主禮堂。營室主軍糧。鬼主神明。柳主教令。咸池主五穀。昴畢爲天街。

織女神名收陰。廐星傳令，神名詩時。太尉主甲卒，神名辦會。天弓主司弓弩之張，神名推亡。粟神名許給，姓庸天。麥神名福習。黍神名俏俟蘭。郝荳神名靈殖，姓樂。

按星辰之位號已難諗矣，復從而注其姓字、其形狀、其衣服、其居處，靡密已甚。顧道釋二藏所稱引名狀各殊，則必皆襲自緯書，而後稍汎濫也。今據《雲笈七籤》有云：『角星神姓賓名遠生，衣綠玄單衣。亢星神姓扶名司馬，馬頭赤身，衣赤緹單衣，帶劍。氐星神姓王名師子，衣青紗單衣。房星神姓洪名寄生，衣絳緋單衣。心星神姓女名涂祖，牛頭人身，衣黃單衣，帶劍。尾星神姓涂名徐澤，兔頭人身，衣青單衣。箕星神桑木之精，姓元闕名仲，衣飄颻玉紗單衣。南斗星神姓陽名多，衣青單衣，持矛。牛星神姓柳名將生，衣絳玄單衣。女星神姓刁名徐，字鬱子，犬頭人身。虛星神槐之精也，姓木名徐他，鼠頭人身，衣艮黑單衣，帶劍。危星神姓劉名歸生，衣瓊紋單衣，帶劍。營室之內五色褋神。營室，天子受命之司，姓呂名昇，衣黃錦單衣。東壁星神姓石名蘇和，豕頭人身，衣黑單衣，帶劍。奎星神姓黑名石勝，衣丹紗單衣，帶劍。婁星神姓竺名遠來，衣流熒單衣。胃星神姓馮名謝君，衣流黃單衣，帶劍。昴星神姓張名弩小，衣綠青單衣。畢星神姓柔名公孫，帶劍，衣白毛單衣。觜星神姓王名平，衣龍青單衣。參星神姓銅名徐舒，衣黃緋單衣，帶劍。井星神名搏陽，衣黃水單衣，帶劍，能致鳳凰、玄武。鬼星神主震，姓作名涂于，蛇頭黑身，帶劍，衣赤野單衣。柳星神主坎，姓角名石襄，羊頭人身，衣黃韋單衣。七星神主艮，名勝子，衣飛霞單衣。張星神主巽，姓李名神子，衣赤血單衣。翼星神主離，姓張名奴子，衣赭黑單衣。軫星神主兌，姓闕名蘇子，衣流黃單衣。

又 《法苑珠林》初置星宿，昴爲先首，形似剃刀。次置畢，形如立乂。觜形如鹿頭，參性多嗔怒。一星如婦人鬬。井兩星形如腳跡。鬼歲星之子其性溫和，如佛胸滿相。柳亦如婦人鬬。復置南方，七星形如河岸，張形如人腳跡，翼亦如腳跡，軫形如人手，角屬喜樂天，亦如婦人鬬。亢形同氐屬於火天，形闕。復次西方，房宿形如瓔珞，心屬帝釋天，形如大麥。尾形如蠍尾，箕屬形如牛角，斗形如人拓地，牛形如牛頭，女如大麥粒。復置北方，虛形如鳥，危屬多羅睺天，室、壁皆如腳跡。奎如婦人鬬。婁形如鳥頭，胃形如鼎足。參此二藏於星宿名狀若有實諦。要之緯書所由來非一世也。其稱姓字，亦必上古十巫之家有爲此說者。

又卷二四《詩推度災》 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時萌。穴鼻一作缺鼻，時萌一作始明。宋注：穴，決也。兔決鼻也。

按《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於陽也。

又卷三二《河圖絳象》 邠之隘上爲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爲吳泉，月所登。

按《山海經》紀日月之出者七，日月所入五，日月所出入一。其紀日月之出也，曰大言山，曰合虛山，曰明星山，曰鞠陵山，曰湯谷扶水，曰猗天蘇門山，曰壑明俊疾山，皆在《大荒東經》。其紀日月之入，曰豐沮玉門山，曰日月山，天樞也，曰鏖鉅山，曰常陽山，

曰大荒山，皆在《大荒西經》。曰浴日一，在《大荒南經》之甘淵。曰浴月一，在《大荒西經》之玄丹山。其紀日月所出入一，在《大荒西經》之方山柜格之松焉。考之《淮南子》，日所出入又多不同，存而不論亦可也。

太古分部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禪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

又卷六《海外南經》　地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楚辭・天問》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實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河海應龍，何盡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橐，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枲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鬿堆焉處？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鼂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鞹，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浞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竝淫，危害厥

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衍，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受壽永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又《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

又《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煢煢而至曙。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

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尤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

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竄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沕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

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淩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擊彗星目爲旍兮，舉斗柄目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旨曖曖其曊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目担撟。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娭娛目自樂。涉青雲目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目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

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還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目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目俳佪。舒并節目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目邪徑兮，乘間維目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目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文子》卷一二　上古眞人，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黄帝，駁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眞。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脅衆，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遊心於虚；世俗之學，擢德攓性，内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譊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爲也。擢德自見也，攓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列子》卷五《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閒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仙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

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鱟僉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憒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莊子》卷三上《大宗師》 夫道，有情有信，无爲无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又卷九下《盜跖》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韓非子》卷一九《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

《呂氏春秋》卷五《適音》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

又 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漢・伏勝《尚書大傳》卷三 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也。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馨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

《淮南子》卷一《原道》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又卷四《地形》 窳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窳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鯨，鯤鯨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玄龜，玄龜生靈龜，靈龜生

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容，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燀介，燀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襍種興乎外，肖形而蕃。日馮生陽闕，陽闕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芟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蓂，蓂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芟者生於萍藻。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浰，黃浰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浰，青浰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青龍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浰，赤浰七百歲生赤金，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礬，白礬九百歲生白浰，白浰九百歲生白金，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六百歲生玄浰，玄浰六百歲生玄金，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

又卷五《時則》　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樽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兩恆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溥氾無私，正靜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脩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脩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

晉・阮咸注《三墳・山墳・太古河圖代姓紀》　清氣未升，濁氣未沉，遊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謂之混沌。混沌爲太始。太始者，元胎之萌也。太始之數一，一爲太極。太極者，天地之父母也。一極易，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者，天地之變也。太易之數二，二爲兩儀。兩儀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太初之數四，四盈易，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太素者，三才之始也。太素之數三，三盈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遊神動而靈，故飛走潛化動植蟲魚之類，必備於天地之間，謂之太古。太古者，生民之始也。太古之人，皆壽盈易，始三男三女，冬聚夏散，食鳥獸蟲魚草木之實，而男女搆精，以女生爲姓。始三頭，謂之合雄紀。生子三世。合雄氏沒，子孫相傳，記其壽命，謂之敍命紀。通紀四姓，生子二世。男女衆多，羣居連逋，從強而行，是謂連逋紀。生子一世，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羣居，以類相親，男女衆多，分爲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沒生子三十二世，強弱相迫，欲生吞害，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有巢氏生，太古之先覺，識於天地、草木、蟲魚、鳥獸，俾人居巢穴，積鳥獸之肉，聚草木之實，天下九頭咸歸。有巢始君也，動止，羣羣相聚而尊事之。壽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後也。燧人氏，有巢子也，生而神靈，教人炮食，鑽木取火，天下生靈尊事之。始有

日中之市，交易其物，有傳教之臺，有結繩之政，壽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後也。

伏犧氏，燧人子也，因風而生，故風姓。末甲八太七成，三十二易草木，草生月，雨降日，河汎時，龍馬負圖，蓋分五色，文開五易，甲象崇山。天皇始畫八卦，皆連山，名易。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始明於世。圖出後二成，二十二易草木，木枯月，命臣飛龍氏造六書。後草木一易，木王月，命臣潛龍氏作甲曆。伏制犧牛，冶金成器，教民炮食。易九頭爲九牧，因尊事爲禮儀，因龍出而紀官，因鳳來而作樂。命降龍氏何率萬民，命水龍氏平治水土，命火龍氏炮治器用，因居方而置城郭。天下之民號曰天皇、太昊、伏犧、有庖、升龍氏，本通姓氏之後也。

又《天皇伏犧氏皇策辭》 昔在天皇，居於君位，咨於將，咨於相，咨於民，垂皇策辭。皇曰：惟我生無道，承父居方，三十二易草木，上升君位。我父燧皇歸世，未降河圖，生民結繩，而無不信。於末甲八太七成，三十二易草木，惟我老極。時生人衆多，羣羣蟲聚，欲相吞害。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我心，子其未生，我畫八卦，自上而下，咸安其居。後二成，二十二易草木，皇曰：命子襄居我飛龍之位，主我圖文，代我咨於四方上下，無或私。襄曰：咸若咨衆之辭，君無念哉。後一易草木，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之位，主我陰陽甲曆，咨於四方上下，無或差。英曰：依其法亦順，君無念哉。皇曰：無爲。後二十二易草木，昊英氏進曆於君，曰：曆起甲寅。皇曰：甲日寅辰，乃鳩衆於傳教臺，告民示始甲寅易。二月，天皇升傳教臺，乃集生民，后女媧子，無分臣工大小列之。右上相共工，下相皇桓。飛龍朱襄氏，潛龍昊英氏，居君左右。栗陸氏居北，赫胥氏居南，昆連氏居西，葛天氏居東，陰康氏居下。九州之牧，各統其人，羣居於外。皇曰：咨予上相共工，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撫愛下民，同力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其勿怠。桓曰：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栗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道泉源，無或失時，子其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哉！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搆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漂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渾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曰：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犧虎之類傷殘生命，無俾同類大力之徒區逐微弱，子其伏之。連曰：專主兵事，君無念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位不危。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子其念哉。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天地未分謂之太易。

元氣始萌謂之太初。

氣形之初謂之太始。

形變有質謂之太素。太素之前，幽情寂寞，不可爲象，惟虛惟無，蓋道之根。道根既建，猶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謂之龐洪。蓋道之榦，道榦既育，萬物成體。於是剛柔始分，清濁始位，天成於外而體陽，故圓以動，蓋道之實。

質形已具謂之太極。

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爲天所子，故謂之天子。故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稱皇，德合地者稱帝，義合人者稱王。

天地開闢，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或冬穴夏巢，或食鳥獸之肉。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爲五帝。【略】

論曰：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以或結繩而治，或畫象而化，自庖犧至于堯舜，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誅賞，委羣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爲，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晉・葛洪《枕中書》 《眞書》曰：昔二儀未分，溟涬鴻濛，未有成形。天地日月未具，狀如雞子。混沌玄黃，已有盤古眞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溟涬經四劫。天形如巨蓋，上無所係，下無所依。天地之外，遼屬無端，玄玄太空，無響無聲，元氣浩浩，如水之形。

下無山嶽，上無列星。積氣堅剛，大柔服維。天地浮其中，展轉無方。若無此氣，天地不生。天者如龍旋迴雲中，復經四劫，二儀始分，相去三萬六千里。崖石出血成水，水生元蟲，元蟲生濱牽，濱牽生剛須，剛須生龍元。始天王在天中心之上，名曰玉京山。山中宮殿並金玉飾之。常仰吸天氣，俯飲地泉。復經二劫，忽生太元玉女在石澗積血之中。生而能言，人形具足，天姿絶妙，常遊厚地之間，仰吸天炁，號曰太元聖母。元始君下遊見之，乃與通氣結精，招還上宮。當此之時，二氣絪縕，覆載氣息，陰陽調和，无熱无寒。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並不復呼吸宣氣，合會相成，自然飽滿。大道之興，莫過於此。結積堅固，是以不朽。金玉珠者，天地之精也。服之服與天地相畢，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生天皇十三頭，治三萬六千歲，書爲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又生九光玄女，號曰太眞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天皇受號，十三頭。後生地皇，地皇十一頭。地皇生人皇九頭，各治三萬六千歲。聖眞出見受道，天氣爲建初混成。天任於令，所傳三皇天文，是此所宣，故能召請天上大聖及地下神靈，无所不制。故天眞皇人三天眞王駕九龍之輿是也。次得八帝，大庭氏、庖羲、神農、祝融、五龍氏等，是其苗胤也。今治五嶽。是故道隆上代，弊極三王。三王夏禹、殷湯、周武也。是以淳風既澆，易變而禮興，禮爲亂首也。周末陽弱而陰強，國多寡婦，西戎金兵起而異法興焉。既而九州湮沒，帝業荒蕪，此言驗也。後來方有此事。道隆之代，其人混沌，異法之盛，人民猶僞也。洪曰：此事玄遠，非凡學所知。吾以庸才，幸遭上聖眄目，論天地之奥藏，暢至妙之源本。輒條所誨，銘之於素，以爲絶思矣。夫無心分之人，愼勿以此元始告之也。故置遺跡，示乎世之賢耳。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二《玉格》　有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

又　洞天六宮，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是爲六天鬼神之宮。

又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爲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孛。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爲一度，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陽蝕。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

又　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崑崙爲天地之齊。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宮，言冥謫陰者之所。

又　六天：一曰紂絶陰天宮，二曰泰煞諒事宮，三曰明辰耐犯宮，四曰怙照罪氣宮，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敢司連苑一作宛宮。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宮名。空洞之小天，三陰所治也。又耐犯宮主生，紂絶天主死。禍福續命，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即七辰北斗之考官也。項梁城《酆都宮頌》曰：紂絶標帝晨，諒事構重阿。炎如霄漢烟，勃如景耀華。武陽帶神鋒，怙照吞淸河。開闔臨丹井，雲門鬱嵯峨。七非通奇靈，連苑亦敷魔。六天橫北道，此是鬼神家。凡有二萬言，此唯天宮名耳。夜中微讀之，辟鬼魅。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一上　天始惟一氣爾。莊子所謂溟涬是也。計其所先。莫先於水。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蕩。漸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浪之勢焉。於是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行既具。乃生萬物。萬物化生而變化無窮焉。

明・孫瑴《古微書》卷一三《春秋命曆序》　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每紀爲二十六萬七千季，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叙命紀，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

按《廣雅》：天地辟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註云：《帝王世記》：自人皇以來，迄魏咸熙二年，凡二百七十二代，積二百七十六萬七百四十五年，分爲十紀。

又卷二七《孝經援神契》　伏羲氏盡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

按《廣雅》：神農度四海內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一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又《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

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爲國用。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記之以四海，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天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又《呂覽》所說，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參於上，當樞之下，無晝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光響，蓋天地之中也。以此緯綜貫天地，故兼錄及之。

又卷三二《河圖括地象》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又曰元氣無形，洶洶蒙蒙。偃者爲地，伏者爲天。

天地精通，神明列序。

元氣闓陽爲天，積精爲日。

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足東南是地戶。

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

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

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八氣，地有八風。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四維，地有四瀆。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

按《淮南子》：東北爲報德之維也，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

又 天下九州內效中域以盡地化。地中央曰崑崙，崑崙東南，地方萬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之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崑崙之墟下通含右赤縣之州，是爲中則。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印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成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晨亦作農，深一作沃，白一作中，玄一作濟，信一作申。

按《淮南子》：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氷，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

賈居曰：昔聞神農之治地，過日月之表，此或神農之九州與。蓋其說祖于鄒衍。衍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外九州各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頗似佛說四天下，及須彌山王三千大千之說。而要其言以海爲環，則依然中夏之習見也。近世有利瑪竇自歐巴羅國越八萬里汎海而來，其言海外大國猥多，而西視神州目爲大明海，居地才百之一。則瀛海之外豈遂無方輿哉鄒子之言倘猶存乎蠻觸也。顧漢儒《括地志》全述其文，而隋代郊祀至以九土列祀位，亦可謂好大不經矣。

又 凡天下有九區，別有九州。中國九州名赤縣神州，即禹之九州也。上云九州八柱，即大九州也。非禹貢赤縣小九州也。

崑崙山爲柱氣上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按《關令內傳》：地厚萬里，其下得大空。大空四角下有自然金柱，輒方員五千里。

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從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中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奸城也。崑崙之山爲地首，上爲握契，滿爲四瀆，橫爲地軸，止爲天鎮立爲八柱。

崑崙之墟有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四維多玉。

崑崙山有水，水氣上蒸爲霞。

崑崙有柱焉，其高入天，即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與天地同休息。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

按《山海》、《淮南》怪談崑崙，無異佛氏之侈須彌山也。道家又以蓬萊爲崑崙，茲不具述。惟《赤霆》一經相傳爲張子房。要其說地脉山原殊爲奧窔。其文曰：『崑崙柱天，萬胍繇起。西北綿亘，幽寒莫詣。爲背爲項，爲脊爲毳。下爲鬱鬱，上爲髮際。面居泰雍，耳目口鼻。幽冀川蜀，分左右背。懸心關腦，腹垂洛沖。胃脘出納，爲汧爲渭。大河大江，經絡榮衛。大腸膀胱，震澤壑濟。青徐以降，是爲髖髀。泄爲尾閭，茫洋無際。海洲萬國，糞滓塵穢。』

幡冢山上爲狼星。武開山爲地門，上爲天高星，主囹圄。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大別爲地理，天以合，地以通。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上爲天苑星。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廩星。汶山之地爲井絡。一曰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星。桐柏山爲地穴，上爲維星。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熊耳山，地門也，精上爲畢附耳星。

太行山天下之脊。

三危山，黑水出其南。

岐山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時人亦謂岐山爲鳳凰堆。

流州多積石，其名曰昆吾，鍊之成鋌。以作劍，光明如水。晶石盖鋌卵也。

幡冢山上有異花草，名骨容，食之無子。

川德布精上爲星，河精上爲天漢。

井絡纚曜，江漢昞靈，泉流深遠，盛爲四瀆之首。

按張華《敘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周如削，下有廻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又《河圖始開圖》　黃帝問風后曰：『余欲知河之始開。』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乎崑崙之墟。』

黃河出崑崙東北角剛山東。自北行千里，折西行至蒲山。南流千里至文山。東流千里至秦澤，西流千里至潘澤陵門。東北流千里至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於植雍。南流千里至於下津。然河水九曲，其長九千里，入於渤海。《水經注》：黃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崑崙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入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舉。

按《十三洲説》：崑崙山正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迴繞匝。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去咸陽三十六萬里。山高平，去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形如偃盖。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合，天帝君所治處也。閱此説則《穆天子傳》之崑崙即《水經》所謂高萬一千里者，而《山海》之崑崙止云廣八百里，當別一小崑崙矣。

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青泉之埃上爲青雲。赤泉之埃上爲赤雲。白泉之埃上爲白雲。玄泉之埃上爲玄雲。

此即《淮南子》正土御埃天之説。

九州殊題，水泉剛柔各異，青徐角羽，集寬舒遲，人聲緩，其泉鹹以酸。荆揚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

人聲騫，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含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合商，明端駃烈，人聲捷，其泉辛以鹹。

按《管子》：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精，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沍最而稽，埳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運，埳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壅，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

《淮南子》：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夫水味之別則然矣，論其極，則庭州瀦水金鉄皆漏，鄜延之川白脂日流，弱水溺毛，黑溪玄髓，悉唐制角，畔怯腐手，水性不同有如此者。其說曰：庭州瀦水在大荒之外，金鉄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拘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鄜延即延安石油也，以爲烟墨，松脂不及。詳注石燭。黑溪在南荒，以其水塗石，象至輒不去。昆侖以此塗身，即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悉唐、畔怯，見佛書中。

賁居曰：水一耳，泉何以品乎？聲何以析乎？則本草之辨水其濫爾乎？蒲元之諗涪水，雜以二斗，亦知其非蜀江。張茂先之察江心，問洛中，簀師一皆首服，但不識桑苧翁從此會否。張又新品水，抑又亞之。

又卷三四《河圖秘徵》 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鉄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中有太平之都，有都中食鬼鉄面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崑崙山，天中柱也。

按依《順正理論》云：三十三天迷盧山頂，其頂四面，各二十千，若據周迴數成八萬有餘。師說面各八十千，與下際四邊其量無別。山頂四角各有一峯，其高廣量各有五百。有藥叉神名金剛手，於中止住，守護諸天。於山頂中有宮名善見，面二千半，周萬踰繕那。金城量高一踰繕那半。其地平坦，亦眞金所成，俱用百億雜寶嚴飾。地觸柔輭如妬羅錦，於踐躡時隨足高下，是天帝釋所都大城，城有千門，嚴飾壯麗，門有五百青衣藥叉，勇健端嚴，長一踰繕那量，各嚴鎧杖，防守城門。於其城中有殊勝殿，種種妙寶具足莊嚴，映蔽天宮，故名殊勝。面二百五十踰繕那，周千踰繕那，是謂城中諸可愛事。城外四面四苑莊嚴，是彼諸天共遊戲處。一衆車苑，謂此苑中隨天福力種種車現。三麤惡苑，天欲戰時，隨其所須甲仗等現。三雜林苑，諸天入中所玩皆同俱生勝喜。四喜林院，極妙欲塵雜類俱臻歷觀無厭。如是四苑形皆異方，方周千踰繕那量，居各有一如意池，池面各五十踰繕那量，各功德水彌滿其中。隨欲四苑花鳥香林莊飾業果差別難可思議。天福城外西南角有大善法堂，三十三天時集辯論，制伏阿素洛等如法事。

賁居曰：諸天之淨也，玄也，而四隅八極猶各有咸神以護其居。陽之防陰，如是其亟也。有天下者，守在四夷，奈何其不豫。

清・馬驌《繹史》卷一引《丹壺書》 皇次四世，蜀山傒傀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凡渠一世，狶韋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八世，是爲因提之紀。丹壺書倉頡一世，柏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三世，無懷六世，凡八十八世，是爲禪通之紀又伏羲、神農共爲十八氏。

又 《博雅》天地辟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曰九頭、五龍、掞提、合雄、建通、序命、修輩、因提、禪通、流記。

又引《子思子》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飢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

又引《亢倉子》 凡蘧氏之御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天下之人惟知母，不知父，鶉居轂飲，而不求名譽，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稟昇風化而已，命之曰知生之民。○《莊子》稱冉相氏、渾沌氏、狶韋氏。《鶡冠子》稱成鳩氏。《命曆序》稱黃神氏、狙神氏、辰放氏、離光氏。《洛書》稱次民氏，及諸雜書，所稱諸氏多矣。

自然神分部

綜述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

《列子》卷二《黄帝篇》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偶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

漢・王符《潛夫論》卷二五 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鉤陳、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況神致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

晉・干寶《搜神記》卷四 風伯、雨師，星也。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鄭玄謂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一曰玄冥。

鳥身龍首神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凡誰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瘞，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爲席。

又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用稌。

又卷五《中山經》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刉，糈用稌。凡夫夫之山、卽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龍身人面神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稌。

又卷四《東山經》 凡《東山經》之首，自樕螽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眡用魚。

又卷五《中山經》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



清・汪紱《山海經存》

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糈用五種之糈。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儛，嬰一璧。

鯈山神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華山冢也，其祠之禮太牢。鯈山神也，祠之用燭，齋百日以百犧，瘞用百瑜，湯其酒百樽，嬰以百珪百璧。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燭者百草之未灰，白菅采等純之。



清・汪紱《山海經存》

人面馬身神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

又卷三《北山經》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瘞之。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人面牛身神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凡西次經之首【略】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爲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白菅爲席。



清・汪紱《山海經存》

鼓神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䲹殺葆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嶓崖。欽䲹化爲大鶚，其狀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爲鵕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則其邑大旱。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西山經・鍾山之子鼓》 欽䲹及鼓，是殺祖江。帝乃戮之，昆侖之東。二子皆化，矯翼亦同。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鍾山神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耳，是與欽䲹殺葆江於崑崙之陽。葆江，卽祖江也。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嶓崖。䲹，音下邳之邳。嶓，音遙。曰『巨猾肆威暴』者，謂欽䲹殺祖江，貳負臣殺窫窳也。『猾』作『危』字，非是。欽䲹化爲大鶚，鼓亦化爲鵕鳥。鶚，音諤。鵕，音俊。或云『鵕鸃』字，非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吳任臣《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



清・汪紱《山海經存》



清・汪紱《山海經存》

英招神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嬴母，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侖，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其中多玉，其陰多棪木之有若。北望諸毗，槐鬼離侖居之，鷹鸇之所宅也。東望恆山四成，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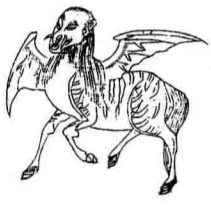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西山經・神英招》 槐江之山，英招是主。巡遊四海，撫翼雲儛。實惟帝囿，有謂懸圃。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清・畢沅繪《山海經》

陸吾神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西山經・神陸吾》 堅吾得一，以處昆侖。門明是對，司帝之門。吐納靈氣，□熊魂魂。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土螻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略】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西山經・土螻獸》 土螻食人，四角似羊。欽原類蜂，大如鴛鴦。觸物則斃，其銳難當。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鶡鳥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略】有鳥焉，其狀如鵕，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蠹鳥獸則死，蠹木則枯。有鳥焉，其名曰鶡鳥，是司帝之百服。

長乘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于贏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狀如人而豹尾。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無水。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西山經・神長乘》 九德之氣，是生長乘。人狀豹尾，其神則凝。妙物自潛，世無得稱。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神磈氏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獸皆文尾，其鳥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



清・汪紱《山海經存》

江疑神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其上多椶枏，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神江疑 獙狽 鵸鳥》 江疑所居，風雲是潛。獸有獙狽，毛如被苫。鵸鳥一頭，厥身則兼。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耆童神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鍾磬。其下多積蛇。



清・汪紱《山海經存》

帝江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湯谷。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爲帝江也。

《左傳・文公十八年》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帝江》 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照，聽不以聰。強爲之名，號曰帝江。



清・汪紱《山海經存》

羊身人面神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糈用稷米。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蓐收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嬰短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

又卷七《海外西經》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

《國語・晉語》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紅光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泑山〕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神槐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百二十里，曰剛山，多柒木，多瑾玗之玉。剛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是多神槐，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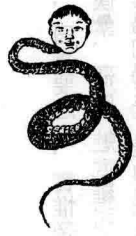
人面蛇身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糈。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

又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其祠：毛用一雄雞彘瘞；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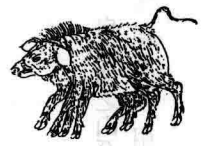
十四神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太行之山〕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

又卷五《中山經》 凡苦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騩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嬰用一藻玉瘞。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獸身人面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碮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其祠：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又卷五《中山經》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玄扈之山，凡九山，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糈，以采衣之。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人身羊角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皋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爲敗。



清・汪紱《山海經存》

人面鳥身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凡濟山之首，自煇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祠用毛，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又 凡荊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雞祈瘞，用一藻圭，糈用稌。驕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瘞，嬰毛一璧。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魋武羅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是多駕鳥。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纍、蒲盧。魋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齒，而穿耳以鐻，其鳴如鳴玉。是山也，宜女子。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中山經・神武羅》 有神武羅，細腰白齒。聲如鳴佩，以鍰貫耳。司帝密都，是宜女子。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泰逢神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二十里，曰和山，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而虎尾，是好居于葴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神動天地氣也。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驕蟲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中次六經緡之山，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東望穀城之山，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爲螫蟲，實惟蜂蜜之廬。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女尸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蓇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丘，服之媚于人。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天愚神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二十七里，曰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



清・汪紱《山海經存》

蠪圍神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驕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松柏，多桃枝鉤端。神蠪圍處之，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于睢漳之淵，出入有光。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清・畢沅繪《山海經》

計蒙神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百三十里，曰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木。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恆遊于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清・畢沅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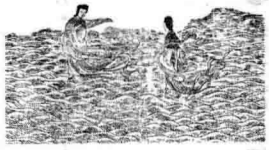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帝二女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葱蘘薇芍藥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閒，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熊山神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恆出神人。夏啓而冬閉；是穴也，冬啓乃必有兵。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其木多樗柳，其草多寇脫。



清・汪紱《山海經存》



清・汪紱《山海經存》

馬身龍首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糈用稌。文山、勾檷、風雨、騩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席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干儺，用兵以禳；祈，璆冕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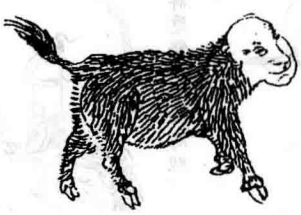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彘身人首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凡荊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糈用五種之精。



清・汪紱《山海經存》

涉䢵神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百五十里，曰岐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珉，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樗。神涉䢵處之，其狀人身而方面三足。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于兒神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雞鼓。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常遊于江淵，出入有光。

《管子》卷一六《小問》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闇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衽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衽衣，示前有水也。右衽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五《志怪》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見人長一尺，形具焉，案管子作人物具焉。右衽衣而走馬前，左右皆不見。桓公曰：『吾事之不濟也，豈有人若此乎？』管仲曰：『臣聞山神有兪兒，案管子作登山之神有兪兒者。狀長一尺而人形，見此霸王之君興，則山神見也。走馬，前導之也。衽衣，前有水也。右衽衣，從右方可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公乃從右方而涉。既濟水，公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聖人也。』管仲曰：『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臣非聖人也，善承教爾。』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齊桓公北征孤竹，見人長尺，具衣冠，左衽而走於馬前。管仲曰：『此山之神也，名曰兪兒。霸王去聲。之君興則見也。』



清・汪紱《山海經存》

祝融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

《管子》卷一四《五行》　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

《國語・鄭語》　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五　祝融之孫，分爲八姓：己、禿、彭、姜、妘、曹、斯、芈。己姓之嗣騶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彭姓豕韋，皆能馴龍者也。豢龍逢以忠諫，桀殺之。凡因祝融之子孫，己姓之班，昆吾、籍、扈、溫、董。

又　少皞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夫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爲高辛氏火正，淳耀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

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後失守，適晉爲司馬，遷自謂其後。

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孟夏》『其神祝融』 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爲高辛氏火正，死後爲火神之官。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南經・南方祝融》 祝融火神，雲駕龍驂。氣御朱明，正陽是含。作配炎帝，列位於南。

又《大荒西經・太子長琴》 祝融光照，子號長琴。搖山是處，創樂理音。羣巫爰集，採藥靈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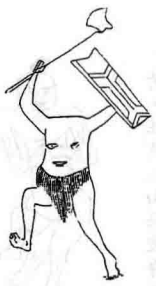
刑天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刑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西經・刑天》 爭神不勝，爲帝所戮。遂成厥形，口齊乳目。仍揮干戚，雖化不伏。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畢沅繪《山海經》

女戚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女祭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操魚鮆，祭操俎。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西經・女祭女戚》 彼姝者子，誰氏二女。曷爲水間，操魚持俎。厥儷安在，離羣逸處。

女丑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

又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西經・女丑尸》 十日並爍，女丑以斃。暴於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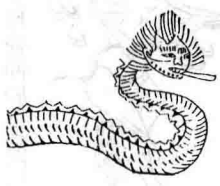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燭陰

《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身長千里。在無啓之東。其爲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



清・吳任臣《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

禺彊

《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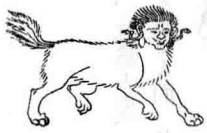
奢比耳

《山海經》卷九《海外東經》 奢比之尸在其北，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

又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神，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天吳

《山海經》卷九《海外東經》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在虧虧北兩水間。其爲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

又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



清・汪紱《山海經存》



清・吳任臣《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豎亥

《山海經》卷九《海外東經》 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淮南子・地形》 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

雨師妾

《山海經》卷九《海外東經》　雨師妾在其北，其爲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爲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句芒

《山海經》卷一三《海外東經》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墨子》卷八《明鬼》　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辟，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曰：『予爲句芒。』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東經・東方句芒》　有神人面，身鳥素服。銜帝之命，錫齡秦穆。皇天無親，行善有福。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孟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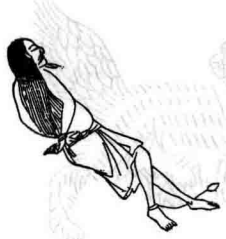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一〇《海内南經》　夏后啓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請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

貳負臣危

《山海經》卷一一《海内西經》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清・畢沅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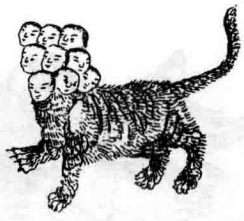
開明獸

《山海經》卷一一《海内西經》　海内昆侖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虚，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又　昆侖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昆侖上。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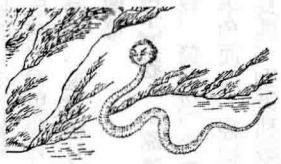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窫窳

《山海經》卷一一《海内西經》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

宋・姚寬《西溪叢話》卷下　窫窳者，蛇身人面，爲貳負臣所殺。開明東有巫，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變爲龍首，居弱水中食人。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清・汪紱《山海經存》

冰夷

《山海經》卷一二《海内北經》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一曰忠極之淵。

《穆天子傳》卷一　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鄗人。河宗之子孫鄗栢絜，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乃西釣于河，以觀□智之□。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玄狢焉，以祭於河宗。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鄗邦之南，滲澤之上。戊寅，天子西征，騶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勞用束帛加璧，先白□，天子使郪父受之。癸丑，天子大朝于燕□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禕、帗帶、搢笏、夾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魯祝佐之，官人陳牲全五□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蒲，女當永致用時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蒲，示女春山之寶，詔女昆侖□舍四，平泉七十，乃至於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寶。賜語。』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己未，天子大朝于黄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寶器，曰：『天子之寶，玉果、璿珠、燭銀、黄金之膏。』天子之寶萬金，□寶百金，士之寶五十金，鹿人之寶十金。天子之弓射人，步劒牛馬，犀□器千金。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伯夭曰：『征鳥使翼，曰□烏鳶，鸛雞飛八百里，名獸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馬走五百里，邛邛距虚走百里，橐□二十里。』曰：『伯夭皆致河典。』乃乘渠黄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

《楚辭・九歌・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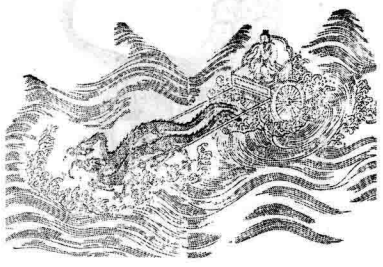
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靁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淮南子》卷一《原道》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捎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昆侖，排閶闔，淪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一《河水》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恆乘雲車駕二龍。河水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而注于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璇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羲，受《龍馬圖》于河，八卦是也。

明・胡侍《真珠船》卷四《馮夷》　張衡《思玄賦》，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李善注引《清冷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謂爲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許叔重云，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右洪容齋之說，如此考索，可謂極博。余按《山海經》云，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騖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右二說皆出屈原前。蓋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又《淮南子》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司馬相如《大人賦》云，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楊雄《太玄賦》，舞馮夷以作樂章。樵註，馮夷河伯之子。張衡《西京賦》，感河馮。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博物志》云，夏桀時，費昌之河上，見一日，問於馮夷。《抱朴子・釋思篇》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陶弘景《水仙賦》云，琴馮是焉去來。蓋謂琴高馮夷也。郭璞《馮夷贊》云，稟華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客，若是水仙，號曰河伯。又《江賦》云，冰夷引浪以傲睨。注即馮夷，馮音凭。謝惠連《雪賦》云，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水經注》括地圖曰，馮夷乘雲車，容齋都不引及，何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王子夜之尸

《山海經》卷一二《海内北經》　陽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王子夜之尸，兩手、兩股、胷、首、齒，皆斷異處。【略】一名登北氏。

雷神

《山海經》卷一三《海内東經》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

漢・王充《論衡》卷六《雷虛篇》　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敝

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並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二　晉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雨，至桑樹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寸餘，狀似六畜，頭似獼猴。

唐・李泰《括地志》卷三《濮州・雷澤縣》　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北〕郭外西北。《山海經》云雷澤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則雷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清・畢沅繪《山海經》

犂　魏

《山海經》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犂魏之尸。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清・汪紱《山海經存》

禺　貜

《山海經》卷一四《大荒東經》　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貜。黃帝生禺貜，禺貜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貜處東海，是爲海神。



清・汪紱《山海經存》

應　龍

《山海經》卷一四《大荒東經》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犂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因因乎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南海渚中有神。【略】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處南極以出入風。



清・汪紱《山海經存》

不廷胡余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胡余。



清・汪紱《山海經存》

太子長琴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樂風。



清・汪紱《山海經存》

十巫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清・汪紱《山海經存》

弇茲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弇茲。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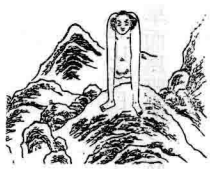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嘘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月山，天樞也。吳姖天門，日月所入。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山，名曰嘘。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噎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清・汪紱《山海經存》

夏耕尸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清・汪紱《山海經存》

彊良

《山海經》卷一七《大荒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海水北注焉。【略】又有神銜蛇操蛇，其狀虎首人身，四蹏長肘，名曰彊良。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黃辛女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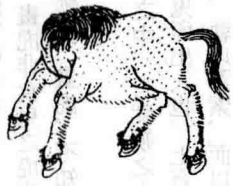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一七《大荒北經》　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爲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



清・汪紱《山海經存》

戎宣王尸

《山海經》卷一七《大荒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肉食。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



清・汪紱《山海經存》

赤水女子獻

《山海經》卷一七《大荒北經》　有鍾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清・汪紱《山海經存》

燭龍

《山海經》卷一七《大荒北經》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北經・燭龍》 天缺西北，龍銜火精。氣爲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靈。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黑人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咯之。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青女

《淮南子》卷三《天文》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至秋三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

女夷

《淮南子》卷三《天文》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

神荼鬱壘

漢・王充《論衡》卷一六《亂龍篇》 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荼與鬱壘縛以蘆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冀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

又卷二二《訂鬼篇》 《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

明・孫瑴《古微書》卷三〇《孝經威嬉拒》 欲去惡鬼，須具五刑。令五人皆持大斧，著鋘兜鍪。駈之常使去四千步，不可令近人也。

按《風俗通》引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放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

鬼母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蟒虵目圓，蛟眉連生。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明・陳繼儒《珍珠船》卷四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河伯

《韓非子・內儲說上》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魚伯

晉・崔豹《古今註》卷中《鳥獸》　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大水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視人良久，乃入水。

明・陳繼儒《珍珠船》卷一　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有人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視人良久乃入水。

海神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海神擊日》　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嘗提兵船往援李璮於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於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

明・黃衷《海語》卷下《海神》　風柔浪恬，島嶼晴娟，倏然紅旗整整，擁浪而馳，迅若激電火長。即焚香長跪，率衆而拜，曰：『此海神遊也，整整紅旗者，夜叉隊也，遇者吉矣。』

二郎神

明・談遷《棗林雜俎》義集　遼東綿州城北三十里二郎山，破石多如彈丸，可入砲而輕。督師孫承宗戲曰：『二郎神好用彈，想其餘物。』二郎神爲清源妙道眞君，即嘉州守趙煜斬蛟者也。未詳何代何封稱爲『二郎』。

饕餮

《左傳・文公十八年》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放四凶：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異人分部

綜述

《尸子》卷下　四夸之民，有貫匈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

德嘗致之。《山海經》六注、《路史・後紀》五注：肱作股，嘗作皆。案肱當作股。《竹書紀年》云：黃帝五十九年，貫匈氏來賓，長股氏來賓。《山海經・海外西經》：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一曰長腳貫匈國，見《海外南經》。深目國，見《海外北經》。

《列子》卷五《湯問》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甑甌。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飢倦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憮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鞟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歿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淮南子》卷四《地形》　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愼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胷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五《志怪》　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能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郭。穆王爲起中天之臺，鄭衛奏承雲之樂，月月獻玉衣，日日薦玉食，幻人猶不肯舍。乃攜王至幻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鼻口所納，皆非人間物也。由是王心厭宮室，幻人易之耳。王大悅，肆志遠遊。

短人在康居國北，男女皆長三尺。

夫餘國有美珠，大如酸棗。

海中得一布，褐長三丈。

天下之大物，有北月之蟹，舉其螯，能加山焉。有東海之魚焉，有海燕焉。一日逢魚頭，七日遇魚尾。魚產，三百里海水如血。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日及。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瘡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而吐絲。』外國人復不信有蠶。

大秦國人長十丈，小秦國人長八尺，一足國人長九寸。

女國有橫池水，婦人入浴，出則孕。若生男子，三年即死。

神洲之上有不死草，似蒜苗。人已死，此草覆之即活。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枉死者。有鳥如烏狀，銜此草墜地以之覆死人，即起坐。始皇遣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東海亶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

明・孫瑴《古微書》卷二三《詩含神霧》　按《淮南子》：東方之極，自碣石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扶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南方之極，自北戶烏孫之界，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恆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人民之野，五穀之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鴻水之洲，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辱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北方之極，

自九極窮夏海之所極，北至令止之俗，有凍寒積雪，雹霰凜潤，羣氷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燭以往照天南中。

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尺五寸也。東北極有人名曰竫人，長九寸。

按《說苑》：齊桓公獵得一鳴鵠，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持刀，罵詈瞑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折傷版齒。昔李子敖於鳴鵠嗉中游，長三寸三分。』

又《述異記》：西海外有鵠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百獸不犯。惟畏海鵠，鵠見必吞之。在鵠腹中不死。鵠一舉亦千里。

《神異經》：有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所吞，居鵠腹中，三年不死。又西北荒中有人甚小，長一寸，其君朱衣玄冠，乘輅車馬，引爲威儀。居人遇其乘車，舐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爲人所咋，并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蟲，三蟲死，便可食仙樂也。又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俱日飲天酒五斗。

《抱朴子》曰：夫乘雲龍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間狗蹄，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胸勞口廩居起石而況土船，沙丘觸木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穿天墮，蠙飛大言，蠙一作璧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宦，小人成沙。女祉一作丑倚枯，貳負抱柱，寄居之蟲，委甲步內，二首之蛇，弦之爲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塡海，玄讓遞生，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修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劾伯率，聖鄉之役肅霜，西羌以唐景興，鮮卑以乘鱉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尺帝，鹽神娶米而蟲飛，縱目世變於荊岫，五丁引蛇以傾峻，內其振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

又四方蠻貊制作器物，多與中國反。書則橫行，食則合和，伏則交腳，鼓則細腰，如此類甚衆。中國之所効者，貂蟬、胡床、胡飯。

按《列子》越之東有輒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殆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異也。梁四公記杰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方夷之國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男爲妾媵。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爲夫。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西海西北有女國，以虵爲夫，男則爲虵，不噬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

又卷三〇《孝經鉤命訣》 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侏離。北夷之樂曰禁。

按《禮記》疏：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蒲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室，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跋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叔嫂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賁居子曰：凡夷狄而世雄長者類皆繫於神明之祚。如槃弧之爲黃帝女也，鬼方之爲陸終娶也，勾吳祖周，於越祖夏，儻亦祖夏禹。而後世匈奴劉姓者皆祖漢室，李姓者皆祖李陵，夫皆有其自焉。五季以下，公主降夷，夷女適中國，變夷而雜夏者殆益不可問矣。崔盧李鄭乎？劉李張王乎？此古人致謹于男女之防云。其樂則難以悉考。

又卷三四《河圖玉板》　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南，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西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大秦人民亦壽萬八千歲，不知田作，但食沙石子。

按《山海經》：大人國在蹉丘北，爲人大，坐而削船。又東海之外有波谷山，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跂其土，張其兩耳。郭璞注：秦時，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腳跡六尺。《埤雅》：東南有人長七丈，名曰尺郭，一曰黃父。西地有人長二千里，名無路。西南荒有人長尺，名先通。東南荒有人長千里，名朴父。天竺車隣之國，男女皆丈八尺。大秦國人丈五尺。

賁居曰：列子所稱龍伯巨人，七萬里不盈數步，蓋亦有之。而防風之身橫九畝，眉見于軾。驚陂之木矢鉄鏃長六尺有半，又特其眇小者爾。又王莽時奇士巨母霸長一丈，大十圍，本出于蓬萊。魏咸熙大人見襄武，長二丈，腳跡三尺二寸，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身長五丈。是月霖雨，河渭汎溢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屐指長尺餘。而《神異經》則云：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俱日飲天酒五斗。張華注曰：『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唯飲酒，好游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蓋天地之大，故應無所不有耳。

結匈國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結匈國在其西南，其爲人結匈。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南經・結胷國》　貫匈交脛支舌　鑠金洪鑪，灑成萬品。造物無私，各任所稟。歸于曲成，是見兆朕。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羽民國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爲人長頭，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爲人長頰。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南經・羽民國》　鳥喙被羽，厥生別卵。矯翼而翔，能飛不遠。人維倮屬，何狀之反。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羽民國》　在海東南岸嶼間，有人長頰鳥喙，赤目白首，身生毛羽，能飛不能遠，似人而卵生穴處，卽獸蝙蝠之類也。

明・陳繼儒《珍珠船》卷一　羽氏國人有翼，飛不遠。有獸綠毛似豹，毛可作筆，名虎僕毛。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神人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有神人二八，連臂，爲帝司夜于此野。在羽民東。其爲人小頰赤肩。盡十六人。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南經・神人》　羽民之東，有神伺夜。二八連臂，自相羈駕。晝隱宵出，詭時淪化。



清・吳任臣《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

讙頭國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讙頭國在其南，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讙朱國。

又卷一五《大荒南經》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維宜芑苣，穋楊是食。有驩頭之國。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南經・讙頭國》 讙國鳥喙，行則杖羽。潛于海濱，維食祀秬。實維嘉穀，所謂瑞黍。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吳任臣《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

厭火國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厭火國在其國南，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一曰在讙朱東。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南經・厭火國》 有人獸體，厥狀怪譎。吐納元精，火隨氣烈。推之無奇，理有不熱。

三苗國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爲人相隨。一曰三毛國。

漢・東方朔《神異經》 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脇下有翼不能飛，名曰苗民。《書》曰：竄三苗于三危西裔，爲人饕餮，淫泆無禮，故竄於此。

晉・郭璞《山海經注》卷六 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

戴國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戴國在其東，其爲人黃，能操弓射蛇。一曰戴國在三毛東。

又卷一五《大荒南經》 有戴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戴處，是謂巫戴民。巫戴民盼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南經・載國》　不績不經，不稼不穡。百獸率舞，羣鳥拊翼。是號載民，自然衣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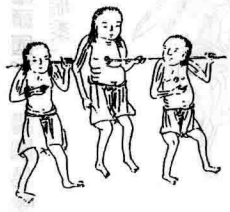
貫匈國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貫匈國在其東，其爲人匈有竅。一曰在載國東。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穿胸國》　在盛海東。胸有竅，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貫胸擡之。俗謂防風氏之民，因禹殺其君，乃刺其心，故有是類。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交脛國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交脛國在其東，其爲人交脛。一曰在穿匈東。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交頸國》　人腳脛曲而相交，與鬼相類，不正之氣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不死國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不死民在其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一曰在穿匈國東。

又卷一五《大荒南經》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南經・不死國》　有人爰處，員丘之上。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岐舌國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岐舌國在其東。一曰在不死民東。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鑿齒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昆侖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戈。

又卷一五《大荒南經》　有人曰鑿齒，羿殺之。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南經・鑿齒》　鑿齒人類，實有傑牙。猛越九嬰，害過長蛇。堯乃命羿，斃之壽華。

三首國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三首國在其東，其爲人一身三首。

又卷一一《海内西經》 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南經・三首國》 雖云一氣，呼吸異道。觀則俱見，食則皆飽。物形自周，造化非巧。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三首國》 在夏后啓北。其人一身三首，無衣，天地間之異氣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三面人

又卷一六《大荒西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謂大荒之野。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大荒西經・三面人》 稟形一軀，氣有存變。長體有益，無若三面。不勞傾睇，可以並見。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焦僥國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周饒國在其東，其爲人短小，冠帶。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

又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小人國，名靖人。

又卷一五《大荒南經》 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

又 有小人名曰菌人。

漢・東方朔《神異經》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編跪拜。其人皆壽三百歲，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

又 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分，其君朱衣玄冠，乘輅車馬，引爲威儀。居人遇其乘車，抓而食之，其味辛。終年不爲闕所咋，幷識萬物名字。又殺腹中三蟲，三蟲死，便可食仙藥也。一分，字恐有誤。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衣縞帶，以赤蛇繞其項。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爲飯，以露爲漿，名曰尺郭，一名黃父。

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二 勒畢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羣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南經・焦僥國》 羣賴舛吹，氣有萬殊。大人三丈，焦僥尺餘。混之一歸，此亦僑如。

又《大荒東經・竫人》 焦嶢極麼，竫人又小。四體取具，眉目財了。大人長臂，與之共狡。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五《志怪》 短人在康居國北，男女皆長三尺。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西海外有鵠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百獸不犯。惟畏海鵠，鵠見必吞之，在鵠腹中不死，鵠一舉亦千里。

唐・李泰《括地志》卷四《西域》 焦僥在大秦國南。【略】

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

《太平廣記》卷四八六引《嶺南録異》 既而又行，經小人國，其人裸形，小如五六歲兒。船人食盡，遂相率尋其巢穴。俄頃，果見捕得三四

十枚以歸，烹而充食。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小人國》　《山海經》曰，東方有小人國，名曰竫，長九寸，海鶴遇而吞之。昔商人曾至海中見之，乃在海尾閭穴所也。

明・劉基《郁離子》卷下《汪罔僥僥》　汪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爲食，獸伏則不能俯而取，恆饑焉。僥僥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蜩以爲食，蜩飛則不能仰而取，亦恆饑焉。皆訴于帝媧，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腑、腸、毛孔、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榦、枝、葉莫不具矣。若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觜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爲核之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五　『僥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然防風之骨專車，長狄身橫九畝，似已逾三十尺矣。近代之所睹記，若翁仲、巨毋霸、苻秦乞活夏默等，長不能過二丈。至於今日，有逾一丈者，共駭以爲异矣。短至三尺，時時有之，即衣冠中間或一遇。余在閩中，見一人年三十餘，首如常人，自項以下纔如數月嬰兒，弱不能行立，髡首作僧，坐竹籠中舁之，能敲木魚誦經，然此乃奇疾，不可謂之成人也。萬曆甲戌，甘肅掘地得小棺千餘，皆長尺許，其中人顏色如生，不知何種人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長臂國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一曰在焦僥東，捕魚海中。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南經・長臂國》　雙肱三尺，體如中人。彼曷爲者，長臂之民。脩腳自負，捕魚海濱。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長臂人》　即水中獸類同，在海之東，人垂手至地，專食魚蝦。昔有人在海中得一布衣，袖各長丈餘。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三身國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三身國在夏后啓北，一首而三身。

又卷一五《大荒南經》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使四鳥。有淵四方，四隅皆達，北屬黑水，南屬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舜之所浴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郝懿行《山海經疏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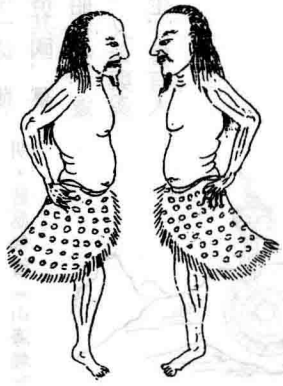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西經・三身國一臂國》 品物流形，以散混沌。增不爲多，減不爲損。厥變難原，請尋其本。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三身國》 在鑿齒國東。其人一首三身，非妖而何，人罕見也，俗傳有之。

一臂國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一臂國》 在西海之北。其人一目，一孔，一手，一足，半體比肩，猶魚鳥相合。



清・汪紱《山海經存》

奇肱國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有鳥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奇肱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東風至，湯復作車遣賜之，去玉門四萬里。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西經・奇肱國》 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風構思，制爲飛輪。淩頹隧軌，帝湯是賓。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五《志怪》 奇肱國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至於亶州。傷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西風至，復使給車遣歸。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下 奇肱國，其國人機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人乘車東至豫州界。後十年而風復至，使遣歸國，去玉門四萬里。

元・汪大淵《島夷誌略・異聞類聚》 古有奇肱國之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畢沅繪《山海經》

丈夫國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爲人衣冠帶劍。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西經・丈夫國》 陰有偏化，陽無產理。丈夫之國，王孟是始。感靈所通，桑石無子。

巫咸國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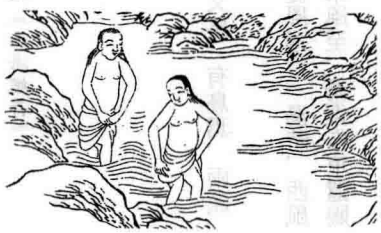
女子國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門中。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西經・女子國》 簡狄有吞，姜嫄有履。女子之國，浴于黃水。乃娠乃字，生長則死。

唐・李泰《括地志》卷四《西域》 弱水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于〔女〕國（北又南歷國北）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女人國》 其國乃純陰之地，在東南海上，水流數年一泛，蓮開長尺許，桃核長二尺。昔有船舟飄落其國，羣女攜以歸，無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盜船得去，遂傳其事。女人遇南風，裸形感風而生。又云與奚部小如者部抵界，其國無男，照井而生，曾有人獲至中國。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軒轅國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又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棲爲吉。不壽者乃八百歲。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西經・軒轅國》 軒轅之人，承天之祜。冬不襲衣，夏不扇暑。猶氣之和，家爲彭祖。

白民國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

又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

白氏國

又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氏之國。

長股國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長股之國在雄常北，被髮。一曰長腳。

又卷一六《大荒西經》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長脚國》　與長臂人類本同，常負長臂人入海捕魚，非水族之類而何。

無脅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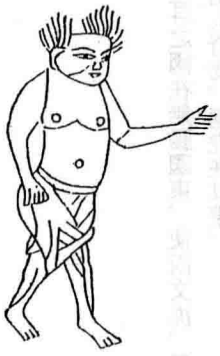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　無脅之國在長股東，爲人無脅。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北經・無脅國》　萬物相傳，非子則根。無脅因心，構肉生魂。所以能然，尊形者存。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之四《境異》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爲人。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

《無脅國》　在東海中。人無肚腸，食土穴居，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爲人。



清・吳任臣《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

一目國

《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　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北經・一目國》　蒼四不多，此一不少。子野名瞽，洞見無表。形猶逆旅，所貴維道。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一目國》　在北海外。其人一目當其面，而手足皆具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清・汪紱《山海經存》

柔利國

《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　柔利國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上。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北經・柔利國》　柔利之人，曲腳反肘。子永之容，方此無醜。所貴者神，形於何有。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

《柔利國》　國人類妖，非人比也。曲膝向前，一手一足。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深目國

《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　深目國在其東，爲人舉一手一目，在共工臺東。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盼姓，食魚。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北經・深目國》　深目類胡，但服絕

縮。軒轅道隆，款塞歸服。穿胸長服，同會異域。

無腸國

《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　無腸之國在深目東，其爲人長而無腸。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又有無腸之國，是任姓，無繼子，食魚。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北經》　無腸之人，厥體維洞。心實靈府，餘則外用。得一自全，理無不共。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無腹國》　在海東南。男女皆無腹肚，其說恐謬，無腹安能生育。

聶耳國

《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　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爲人兩手聶其耳。縣居海水中，及水所出入奇物。兩虎在其東。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有儋耳之國，任姓，禺號子，食穀。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北經・聶耳國》　聶耳之國，海渚是縣。雕虎斯使，奇物畢見。形有相須，手不離面。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聶耳國》　其人與獸相類，在無腹國東。其人虎文，耳長過腰，手捧耳而行。

夸父

《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爲鄧林。

又　博父國在聶耳東，其爲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鄧林在其東，二樹木。一曰博父。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有人珥兩黄蛇，把兩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

《列子》卷五《湯問》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北經・夸父》　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河逐日，遯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

唐・李泰《括地志》卷三《陝州・桃林縣》　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爲桃林塞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濶三百里，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驊騮、騄耳之乘，以獻周穆王也。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走，渴，欲飲於河、渭，不足，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鄧林。』又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遂之禺谷。』郭璞云：『禺淵也。』今作虞淵。

拘纓國

《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 拘纓之國在其東，一手把纓。一曰利纓之國。

《淮南子・地形》 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讀爲九嬰，北方之國也。

跂踵國

《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 跂踵國在拘纓東，其爲人大，兩足亦大。一曰大踵。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北經・跂踵國》 厥形惟大，斯腳則跂。跳步雀躍，踵不閡地。應德而臻，款塞歸義。



清・汪紱《山海經存》

歐絲國

《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 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北經・歐絲國》 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非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

中容國

《山海經》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獸、木實，使四鳥：豹、虎、熊、羆。

大人國

《山海經》卷九《海外東經》 大人國在其北，爲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跋丘北。

又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跨其上，張其兩耳。

又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釐姓，黍食。有大青蛇，黃頭，食麈。

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二 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澗泉，飲能盡。結海苔爲衣，其戲笑取犀象相投擲爲樂。

《太平廣記》卷四八三引《嶺南録異》 又經大人國，其人悉長大而野，見船上鼓噪，卽驚走不出。又經流虬國，其國人么麼，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食物，求易釘鐵。新羅客亦半譯其語，遣客速過，言此國遇華人飄泛至者，慮有災禍。

宋・洪邁《夷堅志》乙志卷八《長人國》 明州人泛海，值昏霧四塞，風大起，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一島下。兩人持刀登岸，欲伐薪，望百步外有篠籬，入其中，見蔬茹成畦，意人居不遠。方躑躅摘菜，忽聞拊掌聲，視之，乃一長人，高出三四丈，其行如飛。兩人急走歸，其一差緩，爲所執，引指穴其肩成竅，穿以巨藤，縛諸高樹而去。俄頃間，首戴一籧篨復來。此人從樹杪望見之，知其且烹己，大恐，始憶

腰間有刀，取以斫藤，忍痛極力，僅得斷，遽登舟斫纜，離岸已遠。長人入海追之，如履平地，水財及腹，遂至前執船。發勁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船中，乃舍去。指粗如椽，徐兢明叔云嘗見之。何德獻說。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長人國》　其人長三四丈。昔明州二人泛海，值霧昏風大，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島下。登岸伐薪，忽見一長人，其行如飛，二人急走至船上。其長人入海追之，遂前執船，舟人用弩射而退，方得脫。國朝有使往遼陽，因風其舟至其國，其人拏其舟，斬其一指，大若人臂，即此國也。

君子國

《山海經》卷九《海外東經》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又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

《淮南子》卷四《地形》　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東經・君子國》　東方氣仁，國有君子。薰華是食，雕虎是使。雅好禮讓，端委論理。

黑齒國

《山海經》卷九《海外東經》　黑齒國在其北，爲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豎亥北，爲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

又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使四鳥。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東經・黑齒國兩師妾玄股國勞民》　陽谷之山，國號黑齒。兩師之妾，以蛇挂耳。玄股食鷗，勞民黑體。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黑齒國人，黑手，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湯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玄股國

《山海經》卷九《海外東經》　玄股之國在其北，其爲人衣魚食鼈，使兩鳥夾之。一曰在雨師妾北。

又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國曰玄股，黍食，使四鳥。



清・汪紱《山海經存》

毛民國

《山海經》卷九《海外東經》　毛民之國在其北，爲人身生毛。一曰在玄股北。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有毛民之國，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修鞘，修鞘殺綽人。帝念之，潛爲之國，是此毛民。

漢・東方朔《神異經》　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長七八尺，皆如人形。身及頭上皆有毛如獼猴，毛長尺餘。蚩鼈見人則瞑目，開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胸，喜食人。舌鼻牽引共戲，不與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麗，一名髯狎小兒，髯狎可畏也。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東經・毛人國》　牢悲海鳥，西子駭麋。或貴穴傈，或尊裳衣。物我相傾，孰辨是非。

《太平廣記》卷四八〇引《毛人》　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長七八尺，

皆如人形。身及頭上皆有毛，如獼猴，毛長尺餘。短牝牸。見人則瞑目，開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胸。喜食人。舌鼻牽引共戲，不與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麗，一名髯狨。小兒髯可畏也。

又卷四八三引《嶺南録異》 又經毛毛原作七。據許本改。人國，形小，皆被髮蔽蔽字原在毛字下。據明鈔本移上。面，身有毛如狖。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長毛國》 國在玄股之北，居大海中。人短小，面體皆有長毛，被髮，無衣，與猩猩之屬同。婦人做王，有城池，種田，居穴中。晉永嘉四年曾獲得之，莫曉其語。

長毛國，婦人做王子，身有長毛，有城池，種田。至應天府行二年十箇月。晉永嘉四年曾獲此人。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物》

勞民國

《山海經》卷九《海外東經》 勞民國在其北，其爲人黑。或曰教民。一曰在毛民北，爲人面目手足盡黑。

梟陽國

《山海經》卷一〇《海内南經》 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爲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氐人國

《山海經》卷一〇《海内南經》 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爲人人面而魚身，無足。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内南經・氐人》 炎帝之苗，實生氐人。死則復蘇，厥半爲鱗。雲雨是託，浮遊天津。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氐人國》 在建木西。其狀人面魚身，有手無足，胸以上似人，以下似魚，能人言，有羣類，巢居穴處爲生，有酋長。



清・汪紱《山海經存》



清・汪紱《山海經存》

互人國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互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清・汪紱《山海經存》

犬戎國

《山海經》卷一二《海内北經》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柸食。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肉食。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

又 有國名曰賴丘。有犬戎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犬戎。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鬼國

《山海經》卷一二《海内北經》 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爲物人面蛇身。

縱目國

《山海經》卷一二《海内北經》 袜，其爲物人身黑首從目。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折頸國

《山海經》卷一二《海内北經》 據比之尸，其爲人折頸被髮，無一手。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三角人

《山海經》卷一二《海内北經》 戎，其爲人人首三角。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司幽國

《山海經》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獸，是使四鳥。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大荒東經・司幽國》 魷以鳴風，白鶴瞪眸。感而遂通，亦有司幽。可以數盡，難以言求。

柔僕國

《山海經》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柔僕民，是維嬴土之國。

困民國

《山海經》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帝舜生戲，戲生搖民。

女和月母國

《山海經》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鬿，北方曰鬿，來之風曰狹，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閒出沒，司其短長。

盈民國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有盈民之國，於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葉。

季釐國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有襄山。又有重陰之山。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國。有緡淵。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



清・汪紱《山海經存》

蜮民國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扜弓射黃蛇，名曰蜮人。

氣。南越是珍，蜮人斯貴。惟性所安，孰知正味。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大荒南經・蜮民國》　蜩惟怪□，短狐災

黹姓國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有黹姓之國。有苕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陳州山。又有東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也。

張弘國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有人曰張弘，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弘之國，食魚，使四鳥。

北狄國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石夷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



清・汪紱《山海經存》

先民國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食穀，使四鳥。

天虞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



清・汪紱《山海經存》

寒荒國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寒荒之國。有二人女祭、女薎。

壽麻國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壽麻之國。南嶽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大荒西經・壽麻國》　壽靡之人，靡景靡響，受氣自然。稟之無象，玄俗是微，驗之於往。

吳回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

蓋山國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支幹，青葉，名曰朱木。

祖狀尸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有人方齒虎尾，名曰祖狀之尸。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始州國

《山海經》卷一七《大荒北經》　有陽山者。有順山者，順水出焉。有始州之國，有丹山。

繼無民

《山海經》卷一七《大荒北經》　有繼無民，繼無民任姓，無骨子，食氣、魚。

中輻國

《山海經》卷一七《大荒北經》　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國曰中輻，顓頊之子，食黍。

牛黎國

《山海經》卷一七《大荒北經》　有牛黎之國。有人無骨，儋耳之子。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大荒北經・無骨子》　無骨之人，以肉搆體。吸氣如鮮，民食不粒。偃王是裔，仁而有禮。

壑市國

《山海經》卷一八《海內經》　西海之內，流沙之中，有國名曰壑市。

氾葉國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西海之内，流沙之西，有國名曰氾葉。

司彘國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擢首、謹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

柏高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華山青水之東，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

列襄國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有禺中之國。有列襄之國。有靈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蜮蛇，木食。

鹽長國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有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巨人國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南方有贛巨人，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脣蔽其面，因卽逃也。

大幽國　玄丘民　赤脛民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鳥、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有大幽之國，有赤脛之民。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内經・幽都玄丘》　幽都玄丘，其上有國。儵虎蓬狐，羣物盡黑。是讚委羽，窮海之北。

又《赤脛民》　或黑其股，或赤其脛，形不虚授，皆循厥性。智周万類，通之惟聖。

相顧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北海之内，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



清・汪紱《山海經存》

釘靈國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有釘靈之國，其民從膝已下有毛，馬蹏善走。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內經・釘靈民》　馬蹄之羌，揮鞭自策。厥步如馳，難與等跡。體無常形，惟理所適。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丁靈國》　其國在海內。人從膝下生毛，馬蹄善走，自鞭其腳，一日可行三百里。



清・畢沅繪《山海經》

繳濮國

《太平廣記》卷四八二引《廣州記》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繳濮國，其人有尾。欲坐，輒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誤折其尾，卽死也。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繳濮國》　國人有尾，欲坐則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如或誤折其尾，卒然而死。在永昌郡南二千里。

元・汪大淵《島夷誌略・異聞類聚》　次曰繳濮國。人有尾，欲坐，則先穴地以安之。誤折其尾則死。見於《廣州之記》。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物》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三《赤蝦子三都》　《雙槐歲鈔》云：東粵順德縣，有地曰壽星塘，山水幽勝，有物名赤蝦子，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掛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俗謂蓬萊仙女遺類也。《諾皐記》載：昔有姚、汪、王三姓，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都，皮骨爲猪都，婦女爲人都，皆棲大樹，卽如人形而絕小，男女自相配偶。在樹根者名猪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在樹尾可攀及者名人都。左腋下有鏡印，闊二分。其禁有山鵲法、打土壟法，食其巢，味如木芝。有術者周元大，能禹步爲厲術，以左合赤索圍木斫之，樹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乃執而烹之。周侍郎櫟園詩：『人都擁樹形同鳥』是也。又《月山叢談》載：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白竹纏，芒屩，其行如飛。此當卽赤蝦子之類，蓋閩粵皆有之。

獏玃國

漢・東方朔《神異經》　西荒之中有人焉，長短如人，著敗衣，手虎爪，名獏玃。伺人獨行，輒食人腦。或舌出盤地丈餘。人先聞聲，燒大石以投其舌，乃氣絕而死，不然食人腦矣。

長人

漢・東方朔《神異經》　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右手憑青龍，左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賢，一名無不達。凡人見而拜者，令人神智。又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腳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不食五穀魚肉，惟飲天酒，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二　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

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爲簟，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在日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之車，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鮫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甜水，去虞淵八十里有甜溪，水味如蜜，東方朔遊此水，得數斛以獻帝，投水於井，井水常甜而寒，洗沐則肌理柔滑。

鮫人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二　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

落頭民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二　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窗中出入，以耳爲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氣息裁屬。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凝被，不得安，兩三度墮地，噫咤甚愁，體氣甚急，狀若將死。乃去被，頭復起，傅頸。有頃和平。桓以爲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詳之，乃知天性也。時南征大將，亦往往得之。又嘗有覆以銅盤者，頭不得進，遂死。

羲和國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東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大荒南經・羲和國》　渾沌始制，羲和御日。消息晦明，察其出入。世異厥象，不替先術。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五《志怪》　甘水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方浴於甘淵。

勃鞮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　溟海之北，有勃鞮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以文豹爲飾。獻黑玉之環，色如淳漆。貢玄駒千匹。帝以駕鐵輪，騁勞殊鄉絕域。其人依風泛黑河以旋其國也。

丹丘國

《楚辭・遠遊》　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丹丘晝夜長明也。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　有丹丘之國，獻碼磁璽，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充於厨也。碼磁，石類也，南方者爲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空飛；腦色黃者，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怒。今爲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爲瓶、盂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一說云，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黃帝除蚩尤及四方羣凶，幷諸妖魅，塡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岳。數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堊之山，望之峩峩，如霜雪矣。又有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爲大瑞。丹丘之野多鬼血，化爲丹石，則碼磁也。不可斫削彫琢，乃可鑄以爲器

也。當黃帝時，碼磁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至舜時，露已漸減。隨帝世之汙隆，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三代，減於陶唐之庭。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岳有寶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舜南巡至衡山，百辟羣后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於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於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爲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之堂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至後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猶華山之似削成。八鴻者，八方之名；鴻，大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皆如聚米縈帶者矣。

南潯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　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中有毛龍、毛魚，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故置豢龍之官；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乃放河汭。

孝養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茅爲衣，即《尚書》『島夷卉服』之類也。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掘穴，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剋木爲影，事之如生。其俗驍勇，能嚙金石，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千鈞，以爪畫地，則洪泉湧流。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於園室，以充祭祀。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爲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故舜封爲孝讓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異於餘戎狄也。

泥離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二　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常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濤之聲在上。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國之正朔，則序曆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禮也。

又　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稱車書同文軌，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胤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聞聖德洽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亦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兩角如蟹，牙出於唇，自乳以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曰：『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論算。』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攬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答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自軒皇以來，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囂動，淫於禮，亂於樂，世德澆訛，淳風墜矣。』稚以答聞於帝。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道矣。』稚於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俗云：『司寒之神，祀於城陰。』按《春秋傳》曰：『以享司寒。』其音相亂也，定是『祠韓館』。至二年，詔宮女百人，文錦萬疋，樓船十艘，以送泥離之使，大赦天下。

旃塗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二　（周成王）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於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

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未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沖飛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爲悲矣！

因祇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二　〔周成王〕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織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颻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也；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也；有雜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丈夫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穎。』

燃丘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二　〔周成王〕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爲樊。其國使者皆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鐵峴，泛沸海，蛇洲、蜂岑。鐵峴峭礪，車輪剛金爲轄，比至京師，輪皆銷銳幾盡。又沸海汹湧如煎，魚鼈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爲鎧。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又經蛇洲，則以豹皮爲屋，於屋內推車。又經蜂岑，燃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蟲。經途五十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並童稚，至京師鬚皆白。及還至燃丘，容貌還復少壯。比翼鳥多力，狀如鵲，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岑之玄木，遇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扶婁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二　〔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中。綴金玉毛羽爲衣裳。能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爲犀、象、師子、龍、蛇、犬、馬之狀。或變爲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欻忽，銜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粗亡精，代代不絕，故俗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浮提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三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爲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沐胥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四　〔周成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荷錫持鉢，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銜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

尺，及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眞人矣。尸羅噴水爲雰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雰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卽以一手揮之，卽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胸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向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爲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衒惑，神怪無窮。

盧扶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四　（燕昭王）八年，盧扶國來朝，渡河萬里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謂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死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草瘞掩其屍。閭里助送，號泣之音，動於林谷，溪源爲之止流，春木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爲塵埃，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宛渠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四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覩。曰：『臣少時躡虛卻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爲一日。俗多陰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沸沫流於數十里，名其水爲焦淵。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爲大鼎。臣先望其國有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又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於酆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術焉。

浮忻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五　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冶此金爲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卽『銀燭』是也。常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此泥爲璽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武帝崩後，此泥乃絕焉。

祈淪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五　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壽木之林，一樹千尋，日月爲之隱蔽。若經慤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會其國，歸懷其葉者，則終身不老。其國人綴草毛爲繩，結網爲衣，似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渠搜國獻網衣一襲。帝焚於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以物奢費。燒之，烟如金石之氣。

因霄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五　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沉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沓，以爪徐刮之，則嘯聲逾遠。故

《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國』，即此謂也。有至聖之君，則來服其化。

背明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六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暗，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而死。有浹日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夭而有壽；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飢。有搖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有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粟，葉屈曲似遊龍也；有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有繞明豆，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豆，其莢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有傾離豆，言其豆見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府；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含露麥，穗中有露，味甘如飴。有紫沉麻，其實不浮；有雲冰麻，實冷而有光，宜爲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苣勝也，食之延壽，後天而老。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如轂，花似朝虹之色。昔齊桓公伐山戎，國人獻其種，乃植於庭，云霸者之瑞也。有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紫菊，謂之日精，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飢渴。有焦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黃渠草，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夢草，葉如蒲，莖如蓍，採之以占吉凶，萬不遺一；又有聞遐草，服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蘭。其國獻之，多不生實，葉多萎黃，詔並除焉。

合塗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六　〔地節〕二年，合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下　合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胥徒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七　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以爲嘉瑞，亦謂『寶雞』。其國無雞，聽地中候晷刻。道家云：『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爲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虎魄燕，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翔，蓋此類也。《洛書》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之嘉瑞。』

昆明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七　〔魏〕明帝即位二年，起靈禽之園，遠方國所獻異鳥殊獸，皆畜此園也。昆明國貢嗽金鳥。國人云：『其地去燃洲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爲至祥。聞大魏之德，被於荒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畜於靈禽之園，飴以眞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爲器。昔漢武帝時，有人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牖，使內外通光。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金爲身飾，及行卧皆懷挾以要寵幸也。魏氏喪滅，池臺鞠爲煨燼，嗽金之鳥，亦自翱翔矣。

羽山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九　大康元年，白雲起於灞水，三日而滅。有司奏云：『天下應大平。』帝問其故，曰：『昔舜時黃雲興於郊野，夏代白雲蔽於都邑，殷代玄雲覆於林藪，斯皆應世之休徵，殊鄉絕域應有貢其方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萬疋。其國人稱：『羽山之上，有文石，生火，煙色以隨四時而見，名爲「淨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火石之上，雖滯汙瀆涅，皆如新浣。』當虞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謂之『丹衣』。史家云：『單衣，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

錄曰：【略】《山海經》及《異物志》云：燃洲之獸，生於火中，以毛織爲布，雖有垢膩，投火則潔淨也。兩說不同，故偕錄焉。

因墀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九　因墀國獻五足獸，狀如師子；玉錢千緡，其形如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問其使者五足獸是何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以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落玄洲之上，化爲五足獸，則一指爲一足也。其人既失兩手，使傍人割裹肉以爲兩臂，宛然如舊也。』因墀國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鐵爲車輪，十年方至晉。及還，輪皆絕銳，莫知其遠近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之四《境異》　王子年《拾遺記》言，漢武時，因墀國使言，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頻斯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九　太始元年，魏帝爲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鎧。其使不食中國滋味，自齎金壺，壺中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算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蔭於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霧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爲三皇之像：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床，床上有膝痕深三寸。床前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是倉頡造書之處。傍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爲衣，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蠶。續人髮以爲繩，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雲，則雲雪自止。白蛙代爲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皆頻斯國之所記，蓋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關。

祖梁國

晉・王嘉《拾遺記》卷九　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黃金，若螢火之聚，大如雞卵，投於水中，蔓延於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於宮中穿池，廣百步，時觀此苔，以樂宮人。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則如火光。帝慮外人得之，有惑百姓，詔使除苔塞池。及皇家喪亂，猶有此物，皆入胡中。

沃沮國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一　河東毋丘儉，字仲恭。嘗征沃沮，使王頎窮其東界。耆老云：曾有一破船，隨波流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又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但兩袖頓長三丈。

鼠王國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三　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枷。商估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囓人衣裳也。得沙門呪願，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爲王。』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西域有鼠國，大者如豬，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商賈有經過其國者，若不祈祀，則嚙人衣裳。

軨沐國　啖人國　義渠國　射姑國

北齊・劉晝《劉子》卷九　越之東有軨沐之國，其人父死，卽負其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之，謂之宜弟。楚之南有啖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後埋其骨，謂之爲孝子。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則聚柴薪而焚之，煙上燻天，謂之昇霞。胡之北有射姑之國，其親戚死，則棄屍於江中，謂之水仙。斯皆四夷之異俗也。

大食王國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大食王國在西海中，有一方石，石上多樹，榦赤葉青。枝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使摘一枝，小兒便死。

日林國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下　日林國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瑩徹，可鑒五臟六腑，亦名仙人鏡。國中人若有疾，輒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臟腑，卽採神藥餌之，無不愈。其國人壽三千歲，亦有長生者。

火山國

唐・李泰《括地志》卷四《西域》　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國〕。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爲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朱應〕《異物志》云〔大〕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植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眞金也。

又　火林山生不燼之木。其山晝夜大火常然，猛風不盛，暴雨不滅。其木皮花皆堪績布，而皮布粗，花布細。又有火浣獸，其形似鼠，

可重百斤，毛長三四寸，色白，細如絲，常居火中，烱赤如火。時時出外，人以水逐而沃之，得水卽死。取其毛績以爲布，經有垢汙，若以灰水洗終日仍舊；若置於火中燒之，與火同赤，出而振之，塵去潔白如新，因名火浣。

堅昆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　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牸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胤也。

孝億國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　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爲柵，周十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常煖，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駝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褰鼻黃髮，綠眼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矟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蔴布，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百一作千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尚商販，自稱孝億人。丈夫、婦人俱佩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喫宿食。

又　婆羅遮，並服狗頭猴面，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爲戲。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婆羅遮國》　其人猴面人身，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爲戲，猴屬也。其種類皆以狗頭皮爲帽。

撥拔力國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脉，取血和乳生食。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齎綵一作綵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爲矟，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

婆彌爛國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險，上多猿，猿形絕長大，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屯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

仍建國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　仍建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卽若海水，又鹹，土俗俟海潮落之後，平地爲池，取魚以作食。

拔汗那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酋

領分爲兩朋，各出一人着甲，衆人執瓦石棒杖，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

夜叉城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　蘇都識匿國有夜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中，其窟不知深淺。

裸人國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八　《天寶實錄》云：日南厱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爲美飾。成式以君子恥一物而不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爲深恥。況相定黥布當王，淫著紅花欲落，刑之墨屬，布在典冊乎！偶錄所記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

吳明國

《太平廣記》卷四八〇引《杜陽雜編》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揖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一歲之内，乘雲駕鶴者往往有之。常望黄氣如車蓋，知中國土德王，遂願貢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似玉其色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而食之，令人返老爲少，百疾不生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逾三二合。如過度，即有風雷之異，若螫人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色碧，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令人長壽，顔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逮及沉疴眇跛，無不療焉。

鶴民國

《太平廣記》卷四八〇引《窮神秘苑》　西北海戌亥之地，有鶴民國。人長三寸，日行千里，而步疾如飛。每爲海鶴所吞。其人亦有君子小人。如君子，性能機巧，每爲鶴患，常刻木爲己狀，或數百，聚於荒野水際。以爲小人，吞之而有患，凡百千度。後見眞者過去，亦不能食。人多在山澗溪岸之旁，穿穴爲國，或三十步五十步爲一國。如此不啻千萬。春夏則食路草實，秋冬食草根，值暑則裸形，遇寒則編細草爲衣，亦解服氣。

讙朱國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讙朱國，在赤水之陰，有三珠樹，如柏，葉皆爲珠，其樹若彗。《海内南經》：『桂林八樹，在番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自歌。見則天下康寧。

赤泉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列子》云：『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名曰壺領，狀若甑甀，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漿，臭過椒蘭，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扎厲，不夭不病，人倦則飲神漿。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今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文缺失也。

化人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五《志怪》 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能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郭。穆王爲起中天之臺，鄭衛奏承雲之樂，月月獻玉衣，日日薦玉食，幻人猶不肯舍。乃攜王至幻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鼻口所納，皆非人間物也。由是王心厭宮室，幻人易之耳。王大悅，肆志遠遊。

人腊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一四《人腊》 至正乙巳春，平江金國寶，袖人腊出售，余獲一觀。其形，長六寸許，口目耳鼻，與人無異，亦有髭髯，頭髮披至臀下，鬚髮皆黄色，間有白髮一根，偏身黄毛長二分許，臍下陰物，乃男子也。相傳云，至元間，世皇受外國貢獻，以賜國公阿你哥者，無幾何時卽死。因剖開背後，剜去腸臟，實以它物，仍縫合烘乾，故至今無恙。按《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神異經》，西海有一鶴國，人長七寸。《山海經》有小人國，名靖人，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靖或作竫，音同。然古尺短，今六寸，比之周尺，將九寸矣，則所腊者，豈其人與。

頓遜國

元・汪大淵《島夷誌略・異聞類聚》 次曰頓遜國。其人死，送於郭外，鳥食肉盡乃去，以火燒其骨，即沉於海中，謂之鳥葬。見於《窮神祕苑》矣。

後眼國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後眼國》 兀良河韃靼曾見，不知國在何處，其衣帽與胡人同，項後有一目，其性狠戾，韃靼多畏之。

狗國

《太平廣記》卷四八三引《嶺表録異》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葷血，嘗語劉恂云：頃年自青杜之海，歸閩，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凡歷六國。第一狗國。同船有新羅，云是狗國。逡巡，果見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見船驚走。

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若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衣貂鼠皮，穴居，食生妻。女食熟，自相嫁娶。昔有中國人至其國，妻使逃歸，與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見其家物必銜歸。其人乃脱，則追不及矣。至應天府，行二年二箇月。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物》

野叉國

《太平廣記》卷四八三引《嶺表録異》 又到野叉國，船抵暗石而損，遂般人物上岸。伺潮落，閣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國。有數人同入深林採

野蔬，忽爲野叉所逐，一人被擒，餘人驚走。回顧，見數輩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驚怖無計。頃刻，有百餘野叉，皆赤髮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執木鎗者，有雌而挾子者。篙工賈客五十餘人，遂齊將弓弩鎗劒以敵之，果射倒二野叉。卽舁拽明嘯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來。野叉畏弩，亦不復至。駐兩日，修船方畢，隨風而逝。

卵民國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又有成山，甘水窮焉。【略】有卵民之國，其民皆生卵。

神獸分部

綜　述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呂氏春秋》卷一三《諭大》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蟜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

又卷二〇《恃君》　非濱之東，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僥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

《淮南子》卷四《地形》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脩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脩頸卬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冰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憃愚，禽獸而壽；其地宜菽，多犬馬。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須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漢・王充《論衡》卷一七《是應篇》　儒者說云：觟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皐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

奇瑞應之類也。曰：夫觟鴺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觟鴺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以爲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觟鴺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皐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觟鴺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知，如以觟鴺能觸謂之爲神，則狌狌之徒皆爲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觟鴺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觟鴺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觟鴺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 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見其吻如鴟鳶，遂呼之爲鴟吻。顏之推亦作此鴟。劉孝孫事如作此。蛩尾既是水獸，作蛩尤之蛩是也。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鴟鳶字，即少意義。按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虬星，宜爲其像，冠於屋以禳之。唐以來寺觀殿宇尚有爲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鴟吻，狀亦不類魚尾，見張師政《倦遊雜錄》。

又 古之神人有獬豸獻聖帝，帝問何食？曰：薦草。薦字從豸，蓋因豸所食爾。今又以薦字爲鷹字，未知自何始也。篆文象獸，有角尾四足之形，若爲薦進之字，則無意義。豸爲鷹乃謂同用，古文灋字從豸從水，非從薦也，謂法律之正，遂從於豸，法律之平，遂從於水，即鷹豸明矣。臭者，氣之總名，從自從犬。篆文音自。字，象口鼻之形。從犬者，謂犬能尋臭而知其路。後人依違撰造，遂從自下作死，實非稽古之制也。只如田夫民爲農，百念爲憂，更生爲甦，兩隻爲雙，神蟲爲蠶，明王爲聖，不見爲覓，美色爲艷，口王爲國，文字爲學，如此之字，皆後魏流俗所撰，學者之所不用。按顏之推云：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去之類，是也。至爲一字惟見數點，或妄斟酌，逐更轉移。北朝喪亂之餘，書跡猥陋，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又爲老，如此非一，偏滿經傳。

又 《易》曰：龜爲卜，策爲筮。《周禮》云：玉瓦原三兆皆灼龜之文，如玉瓦原坼裂之文也。古文卜字象龜支兆之文。《卜法》云：大曰兆，旁出文曰支。支者，如草木有枝葉。俗云，十字不全爲卜，大謬爾。梁川子曰：卜者，鑽龜之聲，卜者攴。普木反。許慎云：攴者，小擊之音，從卜，下從。篆文攴字作，象右手之形，即是以手擊物成聲也。凡子日不卜者，謂龜爲元武之精，元武水神，子爲本王之日，蓋不敢鑽灼之。或爲不筮者，非也。古文，篆文，二皆龜，俱象龜之形。《大戴禮》云：甲蟲三百六十，神龜爲之長。《說苑》云：靈龜五色，似金似玉，背陰向陽，上高象天，下平法地。柳氏《龜經》云：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天子之龜，一尺二寸；諸侯之龜八寸；大夫之龜六寸；士之龜四寸。其龜有紫靈者、黃靈者。《公羊》云：有青純者、碧靈者。又千歲青髯者，出於蔡地。有金線者，甲間皆如金線縈絡。有千里路端直者，光明通瑩如金玉者。已上皆神龜，卜必有靈。所以《龜經》云：欲得知龜聖，但看千里徑；欲得知龜神，視骨如白銀；欲得龜語質，其色黃如日；欲得龜有靈，其色乃帶青。又龜中有王，其形尤小於常龜。巢蓮者、遊於葉之上者，得非王乎？其千里路取端直，千里路前上又文下徹第一橫文不偏曲者，是爲王也，雖千百無一二矣。或爲人得之，而衆龜悉從焉，得者寶藏之，不可施於鑽灼。每卜則置於諸龜間以祝之，而諸龜皆有靈。其腹下豎文，謂之千里路，五行支兆之文，悉以千里路爲準也。凡文頭上向千里路，下向外者，爲金兆也。文頭上向外，下向千里路者，爲火兆也。堅爲木兆。平爲土兆。下垂而細者爲水兆。夫金兆之長者，爲良金堅剛，短者，爲鉛錫柔鈍。火之兆長者，爲光明炳煥，短者，爲煨燼炲煤。木兆之長者，爲舟檝林木，短者，爲槎枿枯朽。土兆之長者，爲山陵墟阜，短者，爲泥滓塵垢。水兆之長者，爲江海河淮，短者，爲洼洿陰淺。昔楚元君夢人披髮而告曰：予爲清江使河伯，漁者豫且得予。元君乃訪豫且，且以白龜五尺獻於元君。元君得之，將捨之。衛平請刳之以卜，七十鑽無遺策。仲尼曰：龜能夢於元君，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策，不能

免剖腸之患。如是者，智有所不知，神有所不及也。《史記》曰：神龜出江水中，廬江郡歲將生龜尺二寸者二十枚，輸之大官，以吉日剖取其甲，千歲乃尺二寸也。筮者，蓍蒿之屬，生千歲而生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之蓍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生滿百莖者，其上有雲覆之，其下龜守之。將筮於易者，必操其易蓍五十。《易》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衍者，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其一不用者，以不用爲用，蓋天地之心也。天地之本者，天地以大靜無爲爲本，其一不用者，乃大靜之義。故復卦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輔嗣注云：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爲本矣。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才，揲之以象四時，四揲之以成其文。《繫詞》云：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於蓍龜。古文蠲字從竹從巫，竹者，筮之數，巫者，舞也，舞以降神謂之巫，巫字象舉兩袂而舞者也。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程雅問龜》 問曰：靈龜五色知吉凶，何也？答曰：靈龜五色似玉，背陰向陽，知存亡吉凶。千歲遊於蓮之上，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骨起似角，解人言，浮於藜蓍下。南方人以龜支床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不死，能行氣導引至神若此。

又《玄晏先生問鳳》 問曰：鳳爲羣鳥之王，有之乎？答曰：非也。鳳、瑞應之鳥也，此雌曰凰，雞頭蛇頸鸞頷龜背魚尾，五色具采，其高六尺，與鳥之異也，出則爲祥。非常見之鳥也，人自敬之，與鳥別也。

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一三《物之小大》 列禦寇、莊周大言小言，皆出於物理之外。《列子》所載：『夏革曰：渤海之東，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无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而五山之根，无所連著。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千而曁山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沈於大海。』張湛注云：『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戴，而六鼇復爲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幷而負之，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莊子・逍遙遊》首著鯤鵬事，云：『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徙於南冥，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二子之語大若此。至於小言，則《莊子》謂：『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黃帝與容成子同齋三月，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電霆之聲。』二子之語小如此。釋氏維摩詰長者居文室而容九百萬菩薩幷師子座，一芥子之細而能納須彌，皆一理也。張湛不悟其寓言，而竊竊然以太虛無所不容爲說，亦陰矣。若吾儒《中庸》之書，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則明白洞達，歸於至當，非二氏之學一偏所及也。

宋・戴埴《鼠璞・獬豸》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倮體，可謂蟲豸。五代盧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尒反。十二獬韻豸字下亦云蟲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廌字合丈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玄通，若有獬字，下雖丈尒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丈蟹反，亦蟲也。今人見御史舊有獬豸冠，單呼爲豸，可笑。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五《角端》 金華黃先生溍嘗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題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觭』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璞曰，角觭，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志》、《名臣事略》、《癸辛雜識》等書，乃始得其詳。蓋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駐。載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飛菟，日行三萬里，而未嘗善言也。又后土趺蹄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角，漢武獲獸並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宇之一。而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無遠弗屆。此又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

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鬨，因出角端爲賦題。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一九《龍》 易乾卦六爻皆取龍爲象，蓋陽物也。《埤雅》云：『龍卵生，陽物也，具九九之數。』《戴禮》、《說文》皆以龍爲鱗蟲之長，古今所言不過如此。昨見伊川語錄謂：『龍爲陰物，出則濕氣蒸然成雲。』又曰：『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常有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囓人，五臺山者則傷人矣。嘗有人穿地得卵，寄於金山寺中，龍能湧水入寺取卵。』又曰：『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愚意龍爲神物，變化不測，如《筆談》所紀彭蠡一事甚明，恐茅山所有即古人之豢龍，非眞龍也，乃其形相似者。若以爲陰物，恐必不然，不知何據也。曰獸類，曰胎生，證之諸書不同，予意傳云龍生九子爲某爲某，此亦獸之類歟？故《本草》收入獸部。至於胎生，則《本草》有龍胞、龍胎之物，陶隱居自以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生者也。不然，大儒誤之耶，抑傳寫者誤之耶？錄俟博物君子。

又《七修續稿》卷六《舞馬》 世惟知唐玄宗有舞馬，而不知前已有之，非常馬也。《山海經》述海外大欒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馬。宋大明五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唐中宗景龍間，《文館記》有舞馬。又《異物志》云大宛有解人語、知音律者。觀此，自有一種，其來久矣。《廣川畫跋》以馬異於今也，或角或距，朱尾白鬣，親見其圖矣，胡未能述其眞？予讀唐史，明皇教舞馬百駟，爲左右部，因謂之某家驕，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雜以珠玉，舞曲謂之《傾杯樂》、《昇平樂》凡十數曲，用樂工姿秀者數十人，衣淡黃衫，文玉帶，立於馬之前後左右，施板牀三層，或令壯士舉一榻，樂作而馬舞，牀榻如飛，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故張說詩曰：『試聽紫騮歌樂府，何如騏驥舞華陽。』杜詩云：『鬥雞初賜錦，舞馬更登牀。』徐積詩曰：『繡榻盡容騏驥足，錦衣渾蓋渥洼泥。』皆其證也。《樂天雜錄》謂，舞馬者，乃人舞於牀上，非也。

又《燕》 燕，水鳥也，故名玄鳥，簡狄於水次吞其卵而生契。《淮南子》曰燕入水爲蛤，《爾雅翼》曰求雨者投之竭泉即漲，人食燕肉不可渡河，明其水也。其來去皆避社日，不以戊己日，取土爲巢，書戊己於巢則去，皆因其土克水故也。《埤雅》載其事而不能明其義，顧況詩云『燕燕于巢，綴緝維戊』，抑錯矣。樂天爲之序，又云『不以甲乙啣泥』，此可謂既失之駕，又失之蟆矣。

明・胡侍《真珠船》卷四《龍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好音樂，今胡琴頭上所刻，是其遺像。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好坐，今佛坐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好負重，今碑座獸，是其遺像。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獸吞口，是其遺像。贔屭好文，今碑兩傍龍，是其遺像。蚩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弘治間，泰陵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於李少師東陽，李不能悉。詢於吏部劉員外績，乃得其說於故冊面上所錄，然亦不知所從出，因據以復。余憶十二時，曾見其說於《對類總龜》中，近因歷考傳記，乃知其說爲不經。睚眦，《戰國策》聶政曰，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注：睚舉眼也，眦目匡也。《史記・范雎傳》：睚眦之怨必報。《漢書・杜欽傳》：睚眦必報。張衡《西京賦》：睚眦蠆介。蒲牢，班固《東都賦》注：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魚狀。狻猊，《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爾雅》：狻麑如虢貓，食虎豹。郭璞注：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及師子。《漢書・西域傳》：烏弋國出師子。孟康曰：似虎正黃，有頰耏，尾端毛大如斗。讀《漢書》，條支國出師子。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北接崑崙，有師子。《博物志》：魏武經白狼山，逢師子，見一物如狸，跳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韻會》：犬生二子，曰獅。狴犴，《字林》云：豺，胡地野狗，似狐黑喙。《周官》：士射犴侯。犴，胡犬，其守在夷，士以能勝四夷之守曰善。《詩》：宜犴宜獄。今文作岸。《楊子》：狴犴使人多禮。《上林賦》：蜒蜿貙豻。《埤雅》：豻善守。《韻會》：獄曰豻，或作犴。犬所以守，故謂獄爲犴。贔屭，贔一作嬰，一作贔，贔一作屓。《韻會》：贔屭，一曰雌螭爲贔。《廣韻》：壯士作力貌。《西京賦》：巨靈贔屭。《吳都賦》：巨鼇贔屭。蚩吻，當作鴟尾，言蚩尾蚩吻，並誤。王子年《拾遺》：鯀沈羽淵，化爲玄魚，後人修玄魚祠以祀之，嘗見其浮躍出水，長百尺，噴水激浪，必降大雨。漢世越巫，請以鴟魚尾厭火災，今之鴟尾是也。《唐會

要》：漢武柏梁殿災，越巫獻術，言海中有魚名虬，其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形，置于殿脊，以厭火災。《南史》：蕭摩訶詔其廳事寢堂，並置鴟尾，已上都不見有龍子之說，因牛嘲風霸下俟考。

明・孫瑴《古微書》卷一九《禮斗威儀》　《宋志》曰：天鹿者，純靈之獸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周印者，神獸之名也，星宿之變也，王者德盛則至。鯈者，幽隱之獸也，有明王在位則來，爲時辟除災害。岐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國則來，禹治水而至。河精者，人頭魚身，師曠時所受讖也。同心鳥，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則至。又《瑞應圖》：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則見，文王時東夷歸之。凡皆動物諸瑞者故列之。

又卷二三《詩含神霧》　按《廣雅》：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鳥尾，其名曰鮯。南方有鳥焉，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鷺鴒。西方有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玃如。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名曰相繇。中央有蛇焉，人面豺身，鳥翼蛇行，其名曰化蛇。此五方異物也。

又卷二六《論語摘衰聖》　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尚武力。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麝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爲來哉。』玆日闕出而死，夫子曰：『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

賁居子曰：『麟何物也？足以當至聖之感哉。昔者白虎踞吳王之冢，大鳥集楊震之庭，虎象其威，鳥象其文，物類相徵，固有然矣。至如賈傅之遷而鵩來其舍，竇武之沒而蛇叩其棺。夫鵩與蛇不祥物也，尙以爲賢人之讖，然則般般之獸，母乃爲不祥之尤，而取以徵大聖，不亦舛哉。或者曰：上古天子嘗駕六蜚鏖而出乎日月之外，即謂夫子者長于上古，而斯鏖常從之遊，其亦可也。軒皇治世，而始見鳳皇，則鳳之德，猶不及麟與？

又卷二八《孝經援神契》　德至八方則祥風至，德至山陵則景雲見，澤出神馬，山出木根車，泉出墨丹。

按《宋志》：飛菟者，神馬之名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腰裏與飛菟同騰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民之國乘之，壽三千歲，黃帝乘之。《瑞應圖》曰：乘黃，王者輿服有度則出。龍馬者，神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頭骼，上有翅，旁垂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墨丹，石墨也。丹者別是彩名，亦猶青、黃、白皆曰丹也。《宋志》：王者修至孝則出。

又　木根車應載萬物。金車，王者志行德則出。虞舜德盛於山陵，故山車出。山者自然之物也，山藏之精與象車相似。舜時德盛，山車有虽緩。

按《宋志》：象車者，山之精也。王者德澤流洽四境，則出。山車者，山藏之精也。不藏金玉，山澤以時通，山海之饒，以給天下，則山成其車。金車，王者至孝則出。

又　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澤，阜出蓂莆，江生大貝，黃龍見者，君之象也。德至淵，則海出明珠。

按《瑞應圖》：黃龍者神之精，四靈之長也。王者不漉池捕漁，德達深淵，則應氣而遊池沼。蓂莆者樹名也，其葉大如門扇，不搖自動，一名倚扇，狀如蓬枝，多葉少根，如絲轉而風生，主於飲食清涼，驅殺蟲蠅。堯時冬死夏生，舜時生於厨右階左。大貝，王者不貪財寶則出。

又卷二九《孝經援神契》　象鼻必卷，鳥喙必鉤。堯水伏故去脈，蝟多刺故不起。超踰楊柳蟬無力故不食，蝙蝠伏匿故夜食。蟓無食故不勞，無蟄故無心。蟹二螯，兩端傍行。猶螯共也。小蟲而欲兩端自衛，使傍行也。蜂蠆蟲芒。凡蠆毒在後，故言稱芒。

戴紘下，蠶始生。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終也。

按：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若趯爲鶉，得水爲鼃，得水土之際，則爲趯蠙之衣。生于陵屯，則爲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蚿掇，蚿掇千日化而爲鳥，

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爲食醢頤輅。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軦，食醢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蜚芮，蜚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鵁，純鵁其名。大賈，純雄其名稚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醢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出於機，皆入於機。

又卷三四《河圖玉板》 芝草樹生，或如車馬，或如龍蛇之狀。

按《抱朴子》：五芝有石芝、本芝、草芝、肉芝、菌芝，各有名品。而肉芝則萬歲，蟾蜍千歲，蝙蝠、靈龜、風生獸千歲。鷰菌芝狀如宮室，或車馬，或龍虎，或飛鳥，或人形，五色無常。已上服之皆長生。

又卷三五《雜書靈准聽》 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員法天，下方法地，能見存亡，明於吉凶。王者不偏黨，尊耆老則出。

按《爾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周禮》鄭玄注：六龜之屬，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靈，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郤，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

比讀《褚先生傳》，龜名又異。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宋元王之得龜也，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又卜禁曰：『子亥成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爲祖。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土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燒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寸。』

賁居曰：自夫子贊易，耆重而龜不傳矣。祿生補此，猶上古墨灼之遺法歟。即以爲卜經亦可。

又 鰼鰼魚，狀如鵲，食之不癉，出涿光之山。

按《山海經》：諸鳥食之有益人者，黃鳥不妬，鳺宜子，盤鵲已渴，鵂鶹無卧，肥遺已癘，雷櫟已痔，數斯已癭，鬻已腹痛，又已痾。鶺鴒不饑，馱已墊，橐蜚不畏，鵸鵌不魘，當扈不眴。目眩也。白鵺已噬痛，又已痢。鳺渠已朦。皮皺起也。鴟鸚、鴝餘俱辟火，寓辟兵，青耕辟疫。諸獸食之有益者，狌狌善走，類不妬，九尾狐不蠱，天狗已癉，耳鼠不睬，腹脹也。蠪蛭不眯，獜不風，猼訑不畏。讙，天狗俱禦凶，臛疏辟火，羬羊脂傳之已腊。體皺。諸魚食之有益者，鮭無腫鯑、無蠱，又不癡。赤鱬已疥，文鰩已狂，冉遺不眯，鰬、滑鱳俱已疣，何羅已癰，修辟已白癬，儵已憂，鮨已狂，紫不驕，鮒已嘔，箴不疫，螫不癘，茈不糈，鰼鰼禦火。

明・談遷《棗林雜俎》中集《獸異名》 獸之異名者：曰舍利，能吐金。曰貙氓，能化虎。曰虓，白虎也，一名素威。曰黱，黑虎也。曰蟃蜒，似貍，長百尋。曰象輿，其背可坐。曰獑胡，似獼猴。曰飛遽，天上神獸也。曰虪虪，能知生死，飲其血則見血。曰猾褢，音如斲木。曰山獾，其行如風，見則大風。曰辣辣，狀如羊，一角一目。曰吉量文馬，乘之壽千歲。曰跐踢、曰屏逢，皆左右有首。曰鵠蒼，異犬也。曰驚帆者，快馬名。曰飛燕，馬也；張平狗亦名飛燕。曰鮭觾者，一角羊也，能觸罪人。曰倉光，水獸也，一身九頭，善覆舟。曰破鏡，惡逆獸。曰不

來，貍也。曰邛邛距虛，比肩獸也。曰花鵲、王鐸，卑腳犬也。曰天鹿，即天祿，純靈之獸。曰角端，日行萬八千里，曉四夷語。曰鯀，幽隱獸也，能避災害。曰雞斯，散宜生賂紂馬也。曰茶首，兩頭鹿也。曰瞿摩，帝牛也。曰騽騄，距虛類。曰蒙貴，狀如猱而小，善捕鼠。曰贊者，出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曰虬蝘，水獸也。曰白澡、踰輸，山子，皆駿馬名；山子又名五明，又名叱撥。曰野子，即騰豻也。

又《龍》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螭吻好吞，嘲風好險，睚眦好殺，屭贔好文，狴犴好訟，狻猊好坐，霸下好負。又《博物志》：『憲章好囚，饕餮好水，晰蜴好腥，蠑蛭好風雨，螭虎好文彩，金猊好煙，椒圖好閉口，蚣蝮好立陰，鰲魚好火，金吾不睡，皆龍種也。』

嘉靖初，海門縣牛渚潭產龍無數，傍崖近水處皆龍窟，舟過其下亦不傷人。偶黃龍起，楊氏射之，中一目，黃龍遂以楊氏舟挾置山巔，迄無害，餘數十舟覆沒。

嘉靖七年，寶應知縣聞人詮，以射陽湖水患奏開月河。試築，紀功方類地祇舉事。二龍戲水上，鱗角畢露，衆懼而寢。時大雨繞四野，獨不及工所，咸稱其異。以上《揚州府志》。

南昌熊太僕□□，以比部郎讞獄永平。大雨三日，雨中若列千萬炬，自西北至海。及霽，有大木三十，長十丈，遺永平城下。土人曰：『聖王採木，數十年一見。』

諸城縣海邊人家有室女及笄者，夏雨以手掬簷溜。後右手拇甲內若有紅線寸許作盤屈之狀，年餘不滅，亦無所苦。女伴戲而恐之曰：『得非龍乎？』明年夏雷雨，女出其手於窗外，忽震雷碎劄從窗間起，有龍出拇甲中，騰空而去。但甲分裂，餘亡恙。

沁水張忠烈銓，以御史巡視隴右茶馬。某地巨魚半露，人爭食之。明日又半露，仍爭之。日露日爭，旬餘大雷雨，龍上昇，而爭食之家俱漂沒。忠烈子道濬說。

陽城縣劉村劉氏，夏雨跣坐，拇指掣動。頃之破膚而出，長三四寸，騰雲頓長數十丈，指微痛不覺。張巍山先生說。

峨眉山前爲龍穴，遊人至，僧鉢盛之如晰蜴。尹伸曰：『此下方蛇醫，何龍也？』僧指示首爪特異。僧舍有碣：昔有誤汲入釜中，頃刻雷電大作，晝晦，諸僧不知所爲。老僧曰：『得毋煮龍子乎？』亟發釜出之，立霽。

伏牛山泉，遊人祈龍現形，可三四寸，鱗角蜿蜒，盛鉢中，云佛受記。以上臨海王恆叔《遊記》。

曹縣苗家寺佛像，指出龍才三寸，倏數尺，首向佛。欻忽透空數十百丈，赤光閃指。今佛指痕存。曹縣郗開宗記。

平湖徐在中，以工部郎中分司張秋。張眞人舟過，侍兒清麗，徐時謔之。眞人曰：『先生可自重，此某地龍也。』不信。命進盤水，侍兒忽入之，即雷雨。

萬曆己卯，行人謝杰使琉球。航海颶風作，大雷雨，有龍三掛於舟上，見其頭角。一長年曰：『此來朝璽書。』急挾杰起，書『免朝』示之，即退。

崇禎丙子，沁水曲底村山崩，露龍骨，首如五斗盎，角長三四尺，齒廣寸許，爪甚長。人多拾之，藏於家。

龍三停九似。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三停。角似鹿，首似駝，眼似甲，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又　水族之異名者：曰鰻鮹，狀如蝌蚪。曰鱯鰿，有橫骨如鼻前，所擊無不中斷。曰鱖魚，如便面，雌常負雄行。曰蝞，似蝦，益人顏色。曰鱨魚，如圓盤，口在腹下。曰三蛾，似蛙蛤。曰蚾江，似蟹而小。曰螺蝸，小螺也。曰蠔蛄，腹中有蟹。曰水母，有智識，無耳目。曰龍鯉，一角陸君。曰文魵，狀如覆銚。曰蠵螔，大龜也。曰吉弔，龍卵也，龍生二卵，一爲吉弔，其脂治聾。曰地甲，龜也，一曰神屋。曰芘羸，紫色螺也。曰活師，即蝌蚪也。曰仲明，鮪魚也。曰鱴刀，鯊魚也。曰魁陸，蚶也。曰人魚，鯢魚也，其膏可爲燭。曰水唐，如小兒，鱗甲如鯪鯉，好在磧上自曝。曰元緒，神龜名。曰彭越，海中小蟹也。曰鰌鉢者，浮陽魚也。曰鰈，比目魚也。曰鰬鰦，即烏鰂魚腸也。曰鮹魚，魚之生母也。凡諸魚欲產輒以頭衝其腹。曰印頰魚，即東坡詩『通印子魚』也。曰禺禺，揚州魚也，又名解喻。曰沈虎，虎頭魚也。曰潛鹿，鹿頭魚也。曰奔鯇，一名瀨，嬾婦所化。曰白髮魚，出滇池。曰妾，怪魚也，出博白。曰鰣，如鵲而十翼，捕之可以禦火。曰燕，魟魚也，出福州。曰蠘，蟹

也。曰百足，亦蟹也，長九尺，四螯，煎爲膠，謂之螯膠，出善苑國。曰黃臘，即橫魚，夜有光如燭，雖爲炙不滅。曰骨雷，鰐魚也，一名忽雷，能化爲虎。曰螃蟾，傍海大魚，其溺甚毒。曰係臂，如龜，入海捕者，祭之則出。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九 孝皇嘗遣中官至內閣，問龍生九子名目，皆莫能對。李西涯出，詢羅編修玘、劉稽勳績，乃得其詳，因據以聞。一曰囚牛，好音樂，今笛首龍頭是其遺像。一曰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一曰嘲風，好險，今殿閣上走獸是。一曰蒲牢，好鳴，今鐘紐是。一曰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一曰狴犴，好訟，今獄門上虎頭是。一曰贔屭，好文，今石碑兩旁龍是。一曰蚩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世廟時，亦嘗以問閣臣，而楊升菴愼所對與此微異。一曰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碑趺是。二曰螭吻，似獸，好望，今獸頭是。三曰蒲牢，似龍而小，好吼，今鐘紐是。四曰狴犴，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獄門，亦曰憲章。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六曰虮蝨，好水，故立于橋柱。七曰睚眦，好殺，故立于刀頭。八曰金猊，似獅，好烟火，故立于爐上。九曰椒圖，似螺蚌，好閉，故立于宮門。又有蚣蝮，好守，立于護朽上。嘲風，好險，立于殿角。囚牛，好音，今遂管上龍頭。方密之曰：『升菴所紀，亦多參差。按虮蝨即霸下之轉，並轉贔屭。狴，犬類，或作豺狐，善守，非善訟也。虮螭即蜥蜴，蚣蝮即虮螭，蚣則虮字之訛，而蝮有移音，與螭近耳。嘲風即鴟吻，或以蚩尾水物，可厭火也。狻猊則獅子，非龍也，以爲好坐，更非。以贔屭爲好文，蚩吻爲好吞，更非。然則當以贔屭、鴟吻、蒲牢、狴犴、饕餮、睚眦、椒圖、囚牛、虮螭訂爲九子。未知是否。』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一《每牛雖馬菌人竫人》 予在禮部，見荷蘭所進西洋小牛，異之。考《王會圖》所載，有數楚之每牛。注：每牛，牛之小者。《王會圖》又有俞人之雖馬。注：雖馬一角，大者曰麟。按《爾雅》：騾，如馬，一角，不角者騏。《大荒南經》曰：『蓋猶之山，有小人，名曰菌人。』《東經》有小人國，名竫人，或曰竫人。

又《神女廟神鴉》 巫峽神女廟有神鴉迎送客舟，陸放翁入蜀，恨不及見。予壬子冬下三峽，至十二峯，果有鴉十餘，往來旋繞，以肉食投之，即攫去，十不失一。其鴉比常鴉差小，栖絕壁石洞中，得食即入洞去。《天祿閣外史》曰：嘉陵之墟，其鳥曰鳶，臨溪啄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方密之以智《通雅》云：嘉陵漾江之口，下至巴東，皆有神鳥。所謂嘉陵之鳶指此。或謂山烏穴乳，即《爾雅》之鶵。

又《墨魚》 蜀嘉州凌雲烏尤山下有魚曰墨魚，行則噀墨，云郭璞注《爾雅》於此，魚食硯墨所化。立春後泛子，漁人以燈火照之，輒止不去。《南越志》謂烏鰂懷墨而知禮。《蜀本草圖經》云，烏鰂名海鰾鮹，九月烏鶵入水所化。不知即此一種否？予在蜀見之。

又卷二三《羊馬》 西域種羊，或云以皮肉埋地，或云以脛骨，率用初冬季春末日，其詳見於《異物志》、《剡溪漫筆》諸書。吳立夫《淵穎集》有《波斯國種羊皮書褥歌》。又元僧楚石詩：『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予嘗考之，不自立夫、楚石始也。北齊高昂詩：『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形諸歌詠，其來久矣。《雙槐歲鈔》以骨羊草馬作對云：雲南越賧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縻，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賧駿』。見《唐書》。周嬰《卮林》云：《太平廣記》引《談藪》作壠種（于）〔千〕口羊。《詩紀》、《詩所》乃云千口牛，誤也。

清・杭世駿《訂訛類編》卷六《鯤》 鯤本魚子，見《爾雅》。其細如蠶。《莊子》係寓言，往往反物理而言之，故曰：『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猶偈所謂『龜毛兔角，石女懷胎，一口吸盡西江水，新羅日午打三更。』皆反言以喻之也。如魚之大者莫如鰌。舟行七日逢頭，九日逢尾，已屬妄言不可信，況有幾千里之大乎？即有之，亦孰行幾千里而窮其首尾乎？後人不知以小爲大，取爲名號，其細已甚矣。宋玉對楚王問曰：『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似亦言其至大。然此比士位雖小而氣量之大有如是耳，非眞謂鯤大也。』案：『此升菴之說也。然鯤有二：一爲鯨鯤之鯤。《左傳・宣十二年》：「取其鯨鯤而封之。」注：鯨，大魚名。疏：雄曰鯨，雌曰鯤。一爲小魚。《莊子》：「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鯤鮞爲之制。」注：制，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又《外物篇》：『趣灌瀆，守鯢鮒。』注：鯢鮒，皆小魚也，鯤則魚

子。《玉篇》又訓大魚，非，《莊子》，陸德明音義：崔譔云：鯤當爲鯨。

又《麒麟是兩獸》　《鈍翁類稿》云：『按郭注，麒似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有肉。」《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然則麟有角，麒無角，麟之與麒，非一獸也昭昭矣。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〇《虎負于渡水》　《癸辛雜識》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獷惡，能食虎子。聞之獵人云：『虎將三子渡水，必先負彪，以往彼岸，既而挈一子至，復挈彪以還。又挈一子往，最後始挈彪以去。』蓋惟恐食其子故也。按此語余童稚時即聞之，以爲戲語耳，不謂眞有此事。

狌狌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南山經》之首曰誰山。【略】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麗麂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狌狌》　狌狌似猴，走立行伏。櫰木挺力，少辛明目。飛廉迅足，豈食斯肉。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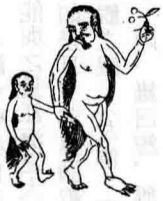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鹿蜀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柢陽之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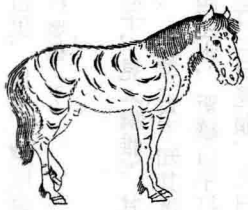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鹿蜀》　鹿蜀之獸，馬質虎文。驤首吟鳴，矯足騰羣。佩其皮毛，子孫如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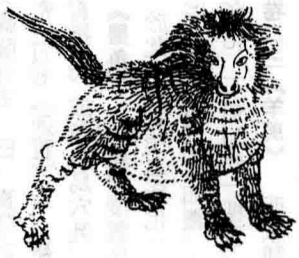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清・吴任臣《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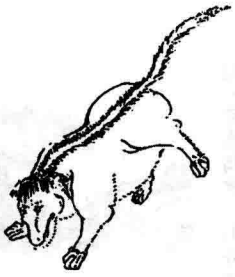
類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食者不妒。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類》 類之爲獸，一體兼二。近取諸身，田不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妬忌。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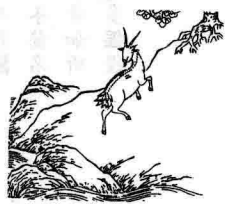


清・吳任臣《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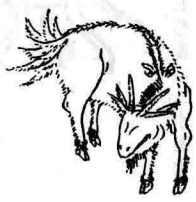
猼訑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其陽多玉，其陰多怪木。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佩之不畏。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猼訑》 猼訑似羊，眼反在背。視之則奇，推之無怪。若欲不恐，厥皮是佩。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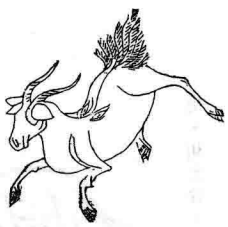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猼訑狀如羊九尾四耳
其目在背出基山
猼訑似羊眼反
在背視之則
奇推之無
怪若欲不恐
厥皮可佩

九尾狐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雘。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



清・畢沅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食人；食者不蠱。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貍力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赤水，其中多白玉，多丹粟。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貍力，見則其縣多土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猾褢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猾褢，其音如斲木，見則縣有大繇。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猾褢》 猾褢之獸，見則興役。應政而出，匪亂不適。天下有道，幽形匿跡。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堯光山有獸狀如獼猴人面鬣鬣穴居冬蟄名曰猾褢音如斫水聲見多徭役



清・吳任臣《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鳥獸》



清・汪紱《山海經存》

長右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右之山，無草木，多水。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其音如吟，見則郡縣大水。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長右　𤜵》 長右四耳，厥狀如猴。實爲水祥，見則橫流。𤜵虎其身，厥尾如牛。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畢沅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𤜵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𤜵，是食人。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蠱雕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五百里，曰鹿吳之山，上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獸焉，名曰蠱雕，其狀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瞿如



清・汪紱《山海經存》



清・吳任臣《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多象。有鳥焉，其狀如鴟，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鳴自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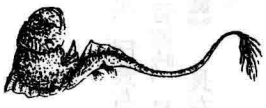
虎蛟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獾如》　獾如之獸，鹿狀四觡。馬足人手，其尾則白。貌兼三形，攀木緣石。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牸牛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其木多荊杞，其獸多牸牛。

赤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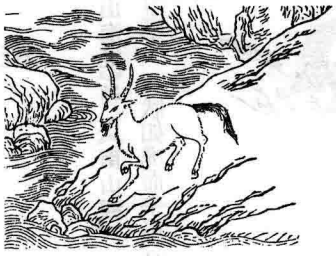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二　其陰多磬石，其陽多璿玭之玉，鳥多赤鷩，可以禦火，其草有蓂荚，狀如烏韭，而生于石上，亦緣木而生，食之已心痛。



清・汪紱《山海經存》

臧羊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臧羊，其脂可以已腊。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肥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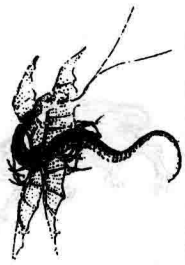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䗸，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又 卷三《北山經》 又北百八十里，曰渾夕之山，無草木，多銅玉。䴕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則其國大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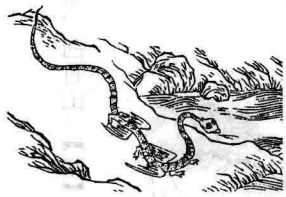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北山經・肥遺》 肥遺爲物，與災合契。鼓翼陽山，以表亢厲。桑林既禱，倏忽潛逝。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郝懿行《山海經疏箋》

蔥聾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草多條，其狀如葵，而赤華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符禺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渭。其獸多蔥聾，其狀如羊而赤鬣。其鳥多鴟，其狀如翠而赤喙，可以禦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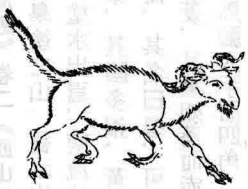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黃雚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喬木，其陰多鐵。有草焉，其名曰黃雚，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西山經・黃雚草》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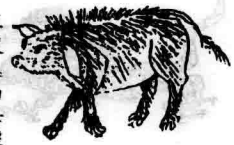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浴疾之草，厥子者赤。肥遺似豚，其肉已疫。鬻獸長臂，爲物如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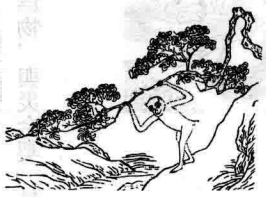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豪彘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略】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名曰豪彘。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蹏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七十里，曰羬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上多棫橿，其下多竹箭，其陰多赤銅，其陽多嬰垣之玉。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其名曰蹏。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谿邊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上多椶枏，下多菅蕙。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邊，席其皮者不蠱。



清・汪紱《山海經存》

獿如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皐塗之山，薔水出焉，西流注于諸資之水；塗水出焉，南流注于集獲之水。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銀、黃金，其上多桂木。有白石焉，其名曰礬，可以毒鼠。有草焉，其狀如棗芠，其葉如葵而赤背，名曰無條，可以毒鼠。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尾，馬腳人手而四角，名曰獿如。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犛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無草木，多竹

箭。盼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玉。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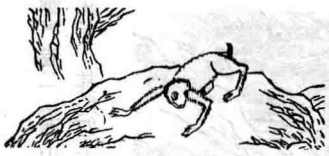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朱厭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大兵。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舉父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略】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畢沅繪《山海經》

天神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略】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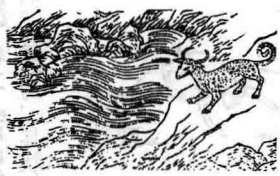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清・汪紱《山海經存》

狡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略】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天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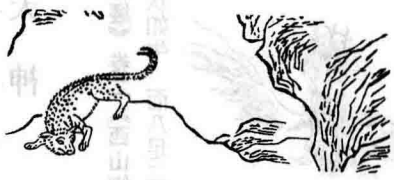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三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其中多文貝。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禦凶。

又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巫山者。有壑山者。有金門之山。【略】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西山經・天狗》 乾麻不長，天狗不大。厥質雖小，攘災除害。氣之相生，在乎食帶。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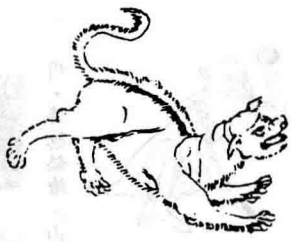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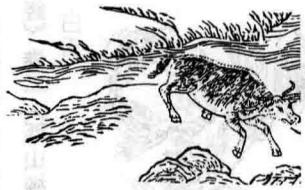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徼徊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豪如披

蓑，其名曰徵卽，是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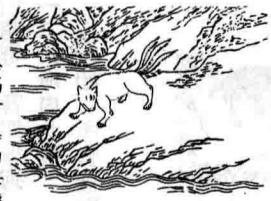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讙



清・汪紱《山海經存》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貍，一目而三尾，名曰讙，其音如叱呶聲，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癉。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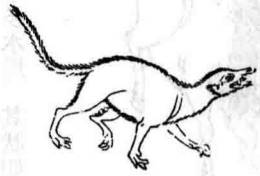
清・畢沅繪《山海經》

蠻蠻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二百里，至剛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蠻蠻，其狀鼠身而鼈首，其音如吠犬。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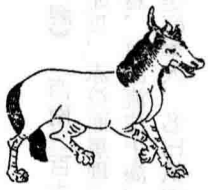
駮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三百里，曰中曲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雄黃、白玉及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

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二　元封四年，脩彌國獻駮騾，高十尺，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象。帝以金斑爲鏁絆，以寶器盛蓾以飼之。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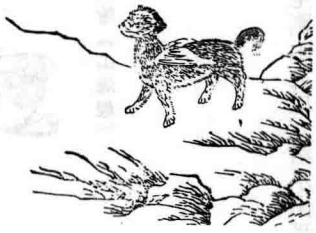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窮奇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獟狗，是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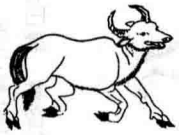
又卷一二《海内北經》 窮奇狀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在蜪犬北。一曰從足。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鳥鼠同穴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玉。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孰湖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癉，可以禦火。其陽多龜，其陰多玉。苕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砥礪。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名曰孰湖。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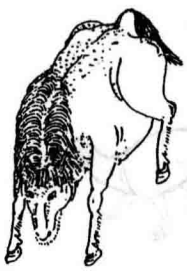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水馬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滑水，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其音如呼。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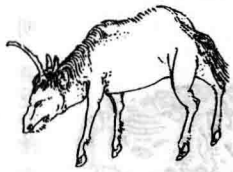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臞疏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三百里，曰帶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其名曰臞疏，可以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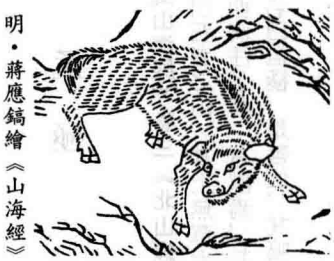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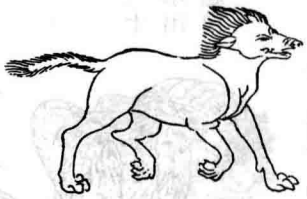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孟槐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有獸焉，其狀如貆而赤豪，其音如榴榴，名曰孟槐，可以禦凶。是山也，無草木，多青雄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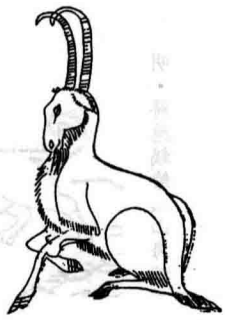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麋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椐橿，其獸多麋羊，其鳥多蕃。



清・畢沅繪《山海經》

耳鼠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其上多樗柏，其草多韭韮，多丹雘。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鼈身，其音如狼犬，以其尾飛，名曰耳鼠，食之不睬，又可以禦百毒。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幽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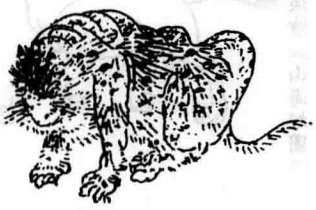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百一十里，曰邊春之山，多蔥、葵、韭、桃、李。杠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洳澤。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身，善笑，見人則卧，名曰幽鴳，其鳴自呼。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孟極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其上無草木，多瑤碧。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



清・汪紱《山海經存》

足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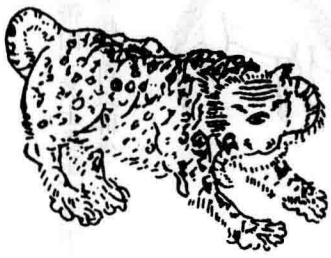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蹏，見人則呼，名曰足訾，其鳴自呼。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諸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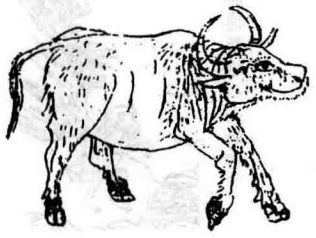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百八十里，曰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諸犍，善吒，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



清・汪紱《山海經存》

那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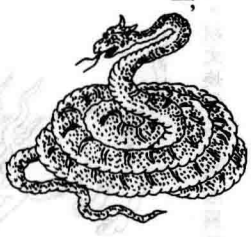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上多樗柘，其下多流沙，多砥。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訓，名曰那父。



清・汪紱《山海經存》

長蛇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無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柝。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山渾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山渾，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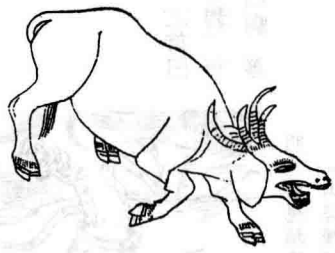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諸懷

《山海經》卷三　又北二百里，曰北嶽之山，多枳棘剛木。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諸懷，其音如鳴鴈，是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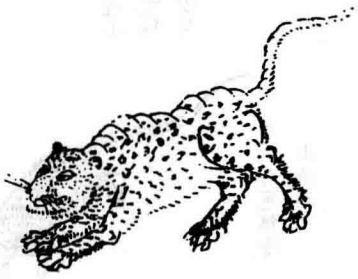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清・畢沅繪《山海經》

狕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多馬。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首，名曰狕。



清・汪紱《山海經存》

駃馬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頭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印澤，其中多駃馬，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



清・汪紱《山海經存》

狍鴞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鉤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



清・汪紱《山海經存》

獨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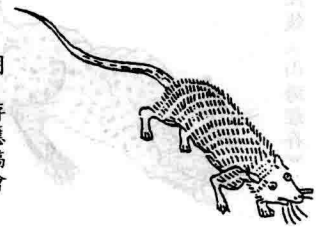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三百里，曰北鞮之山，無石，其陽多碧，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彘鬣，名曰獨狵。



清・汪紱《山海經存》

居暨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鴈門，其獸多居暨，其狀如彙而赤毛，其音如豚。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怪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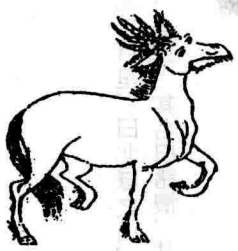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百果樹生之。其下多怪蛇。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驒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廳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善還，其名自訓。



清・郝懿行《山海經疏箋》

天馬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訓。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飛鼠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其上無草木，多文石。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其名曰飛鼠。澠水出焉，潛于其下，其中多黃堊。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領胡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腎，其狀如句瞿，其名曰領胡，其鳴自詨，食之已狂。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辣辣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辣辣，其鳴自訓。虖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濩水。液女之水出于其陽，南流注于沁水。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狼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草木，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而無水。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狼，其鳴自詨。



清・汪紱《山海經存》

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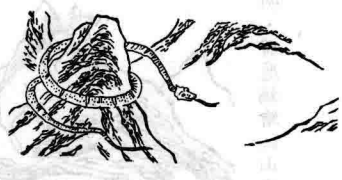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



清・汪紱《山海經存》

大蛇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五百里，曰錞于毋逢之山，北望雞號之山，其風如颱。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從從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三百里，曰枸狀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碧石。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其鳴自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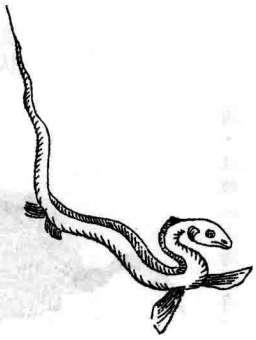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畢沅繪《山海經》

倏蠩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三百里，曰獨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美石。末塗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其中多倏蠩，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旱。



清・畢沅繪《山海經》

堪孑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三百里，曰豺山，其上無草木，其下多水，其中多堪孑之魚。

夸父獸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豺山〕有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清・汪紱《山海經存》

狪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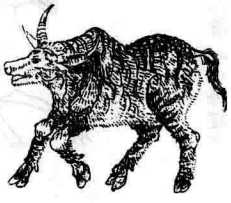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其鳴自訓。環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水玉。



清・汪紱《山海經存》

軨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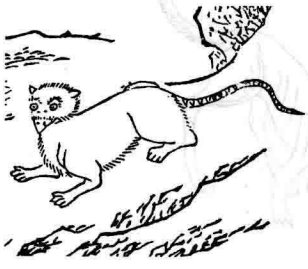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潛澤。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其名曰軨軨，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清・汪紱《山海經存》

狍徐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餘峨之山，其上多梓枏，其下多荊芑。雜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黃水。有獸焉，其狀如菟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名曰狍徐，其鳴自訓，見則蠡螅爲敗。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朱獳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無草木，多水碧，多大蛇。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獳，其鳴自訓，見則其國有恐。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獙獙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獙獙，見則天下大旱。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蠪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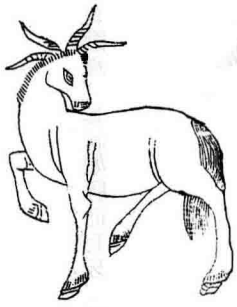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五百里，曰堯麗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姪，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峳峳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五百里，曰碮山，南臨碮水，東望湖澤。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獋狗，其名曰峳峳，見則其國多狡客。



清・畢沅繪《山海經》

嬰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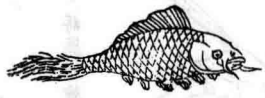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東次三經》之首，曰尸胡之山，北望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棘。有獸焉，其狀如夔而魚目，名曰嬰胡，其鳴自訓。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鮯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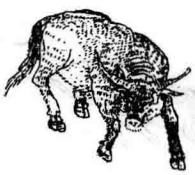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跂踵之山〕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鮯鮯之魚，其名自叫。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精精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水行九百里，曰踇隅之山，其上多草木，多金玉，多赭。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叫。



清・汪紱《山海經存》

猲狙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臨于北海。有木焉，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癘。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有獸焉，其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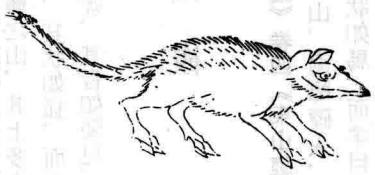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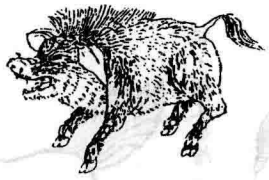
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猲狙，是食人。

當康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欽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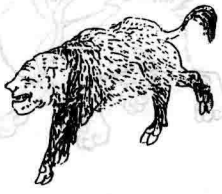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合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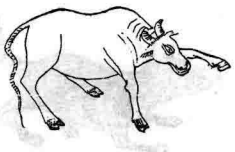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又東北二百里，曰�necessary山，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蝯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清・汪紱《山海經存》

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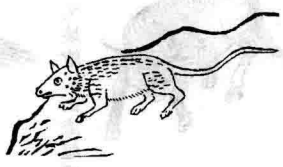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又東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楨木。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鉤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勞水，其中多鰼魚。



清・畢沅繪《山海經》

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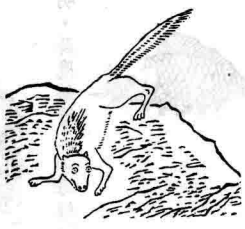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中山經》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上多柤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葉，黃華而莢實，名曰籆，可以已瞢。有獸焉，其狀如鼬鼠而文題，其名曰鶡，食之已癭。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朏朏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又北四十里，曰霍山，其木多穀。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養之可以已憂。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化蛇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又西三百里，曰陽山，多石，無草木。

陽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

鳴蛇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西三百里，曰鮮山，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又 又東南二百里，曰帝囷之山，其陽多璆琈之玉，其陰多鐵。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多鳴蛇。



清・畢沅繪《山海經》



清・郝懿行《山海經疏箋》

蠪蚳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兔而有角，其音如號，名曰蠪蚳，食之不眯。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馬腹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又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玄扈之水，其中多馬腸之物。此二山者，洛閒也。

夫諸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中次三經》薄山之首，曰敖岸之山，其陽多璆琈之玉，其陰多赭、黃金。神熏池居之。是常出美玉。北望河林，其狀如蒲如舉。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則其邑大水。



清・汪紱《山海經存》

麈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西五十里，曰扶豬之山，其上多礝石。有獸焉，其狀如貉而人目，其名曰麈。號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璵石。

犀渠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釐山，其陽多玉，其陰多蒐。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滭滭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



清・汪紱《山海經存》

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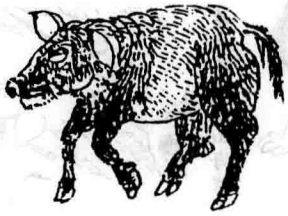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釐山〕有獸焉，名曰獵，其狀如獳犬而有鱗，其毛如彘鬣。



清・畢沅繪《山海經》

山膏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又東二十里，曰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赤若丹火，善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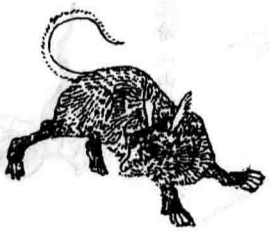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文文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又東五十二里，曰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蒼玉。有木焉，其葉如槐，黃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文文。

狍狼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又東四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堊，其木多枸，多橡草，其草多嘉榮、少辛。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狍狼，見則國內有兵。



清・汪紱《山海經存》

雍和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又東南三百里，曰豐山。有獸焉，其狀如蝯，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爲敗。



清・汪紱《山海經存》

獜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又東南三十里，曰依軹之山，其上多杻橿，多苴。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善駃犖，食者不風。



清・汪紱《山海經存》

狨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又東南二十里，曰樂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赤如丹火，其名曰狨，見則其國大疫。

獩鼠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又東三十里，曰倚帝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狀如獩鼠，白耳白喙，名曰狙如，見則其國有大兵。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狍鴞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三十里，曰鮮山，其木多楢杻苴，其草多薑冬，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貆大，赤喙、赤目、白尾，見則其邑有火，名曰狍鴞。



清・汪紱《山海經存》

梁渠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北七十里，曰歷石之山，其木多荆芑，其陽多黃金，其陰多砥石。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聞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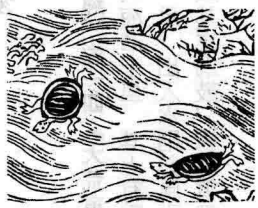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几山，其木多楢檀杻，其草多香。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豻，見則天下大風。



清・汪紱《山海經存》

蛫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南二百里，曰卽公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璵玞之玉，其木多柳杻檀桑。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蛫，是可以禦火。



清・汪紱《山海經存》

飛蛇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其上多銀，其下多碧，多泠石赭，其木多柳芑楮桑，其獸多麋鹿，多白蛇飛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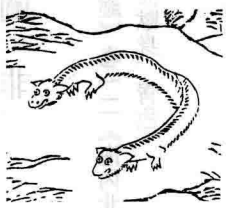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并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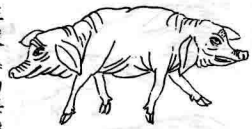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



清・汪紱《山海經存》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清・汪紱《山海經存》

乘黄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有乘黄，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



明・胡文焕繪《山海經圖》

兕

《山海經》卷一〇《海内南經》　兕在舜葬東，湘水南，其狀如牛，蒼黑，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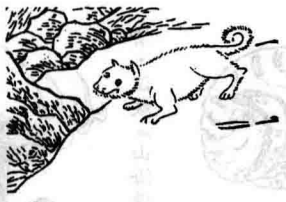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兕》　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明・胡文焕繪《山海經圖》

蜪犬

《山海經》卷一二《海内北經》　蜪犬如犬，青，食人從首始。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闟非

《山海經》卷一二《海内北經》　闟非，人面而獸身，青色。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環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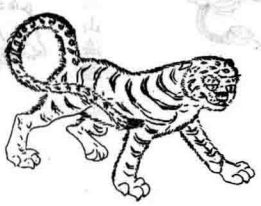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一二《海内北經》　環狗，其爲人獸首人身。一曰蜪狀如狗，黄色。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騶吾

《山海經》卷一二《海内北經》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



明・胡文焕《山海經圖》

夔

《山海經》卷一四《大荒東經》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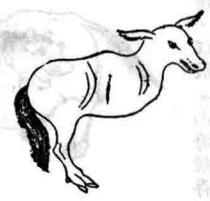
《韓非子》卷一二《外儲説左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説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二《樂正后夔一足》 俗説：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黄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中，則風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黄帝殺之，以其皮爲鼓，聲聞五百里。


明・胡文焕《山海經圖》

秋踢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秋踢。


清・汪紱《山海經存》

雙雙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清・畢沅繪《山海經》

育蛇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


清・汪紱《山海經存》

不周山黃獸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濕山，水東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國山。

菟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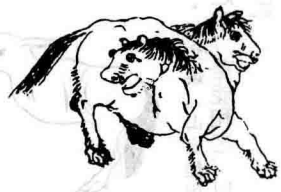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蟲狀如菟，胥以後者裸不見，青如猴狀。



清・汪紱《山海經存》

屏蓬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



清・汪紱《山海經存》

魚婦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爲魚，是爲魚婦。顓頊死即復蘇。



清・汪紱《山海經存》

蜚蛭

《山海經》卷一七《大荒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愼氏之國。有蜚蛭，四翼。

琴蟲

《山海經》卷一七《大荒北經》　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



清・汪紱《山海經存》

猎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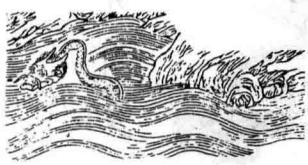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一七《大荒北經》　有叔歜國。顓頊之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猎猎。



清・汪紱《山海經存》

猩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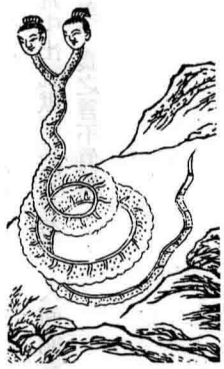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一八《海內經》　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延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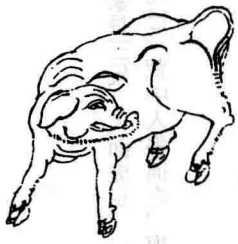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封豕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有嬴民，鳥足。有封豕。



清・汪紱《山海經存》

嵩狗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又有青獸如菟，名曰嵩狗。



清・汪紱《山海經存》

白猿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黃金。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白猿》　白猿肆巧，由基撫弓。應吁而號，神有光中。數如循環，其妙無窮。

又《山海經圖贊・海内南經・巴蛇》　象實巨獸，有蛇吞之。

巴蛇

《山海經》卷一〇《海内南經》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爲蛇，青黃赤黑。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内南經・巴蛇》　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爲期。厥大何如，屈生所疑。

蹶

《呂氏春秋》卷一五《不廣》　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爲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

《韓詩外傳》卷五　西方有獸名曰蹙，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

嬰蜎

漢・東方朔《神異經》　南方蚊翼下有蜚蟲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復未常有瞰，復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獸食者。知言蟲小，食人不去也。此蟲既細且小，因曰細蟻。陳章對齊桓公『小蟲』是也。此蟲常春生，以季夏藏于鹿耳中，名嬰蜎。亦細小也。

無損

漢・東方朔《神異經》 南方之獸，如鹿豕頭，善依人求五穀，名無損獸。人割取肉不病，肉自復。其肉惟可作鮓，使糟肥美。而咋肉不壞，吞之不入，糟盡更澡肉，復作鮓如初，愈美。名『不盡鮓』是也。

火鼠

漢・東方朔《神異經》 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恆居火中，時時出外而白，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其毛，緝織以爲布。

倒壽

漢・東方朔《神異經》 西荒中獸如虎，豪長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獸鬬終不退卻，唯死而已。荒中人張捕之，復黠逆知，一名倒壽焉。

訛獸

漢・東方朔《神異經》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眞矣。

窮其獸

漢・東方朔《神異經》 窮其獸，似牛而色狸，尾長曳地，其聲似狗，狗頭、人形、鉤爪、鋸牙。逢忠信之人嚙而食之，逢姦邪者則擒禽獸而飼之。迅疾，亦食諸禽獸也。

火中鼠

漢・東方朔《神異經》 不晝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但居火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取其毛績，紡織以爲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燒之則淨也。

磎鼠

漢・東方朔《神異經》 北方層氷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氷下土中焉。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八尺。可以爲褥。卧之卻寒。其皮可以蒙皷。聞千里。其毛可以來鼠。此尾所在。鼠聚。今江南鼠食草木爲災。此類也。

率然

漢・東方朔《神異經》 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

婁

《韓詩外傳》卷五 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

蛟

晉・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一七《登涉》 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卽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内，亦可兼呼之。』

暉

晉・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一七《登涉》 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卽不敢爲害也。

獍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獍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

貍豹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網取之，積薪數車燒之，不燃。鐵錘鍛頭數十下，乃死。以口向風，須臾便活。以石上菖蒲塞鼻卽眞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可壽五百歲。

獬豸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

貘貙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貘貙，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百尺，善走。以人爲食，遇有道君卽隱藏，無道君卽出食人。

格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下 南康郡有君山，高秀重疊，有類臺榭，名曰女媧宮。有獸名格，似猩猩之形，自知吉凶。人無機愛之，則可馴狎，欲執害之，則去不來。

麒麟

《宋書》卷二八《符瑞志中》 麒麟者，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則至。麏身而牛尾，狼項而一角，黃色而馬足。含仁而戴義，音中鍾呂，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洿池，不入坑穽，不行羅網。明王動靜有儀則見。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幼，夏鳴曰養綏。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三《麒麟》 永樂十二年榜葛剌國獻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國又獻。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麟，形略如鹿，蹄及尾皆牛，身有鱗而額有角，人以爲怪，擊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庫，今惟空皮，鱗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產一麒麟，口吐火而聲如雷，惜野人不知，亦擊之死，但雙角馬蹄後擡於省城，人人知也。是知麟亦常有，但人不識，多致死耳。聞皆牛生也。

龍馬

《宋書》卷二八《符瑞志中》 龍馬者，仁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頸有翼，傍有垂毛，鳴聲九哀。

騰黃

《宋書》卷二八《符瑞志中》 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出。白馬朱鬣，王者任賢良則見。

澤馬

《宋書》卷二八《符瑞志中》 澤馬者，王者勞來百姓則至。夏馬驪，黑身白鬣尾，殷馬駱，白身黑鬣尾，周馬騂，赤身黑鬣尾。

周印

《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 周印者，神獸之名也，星宿之變化。王者德盛則至。

黃龍

《宋書》卷二八《符瑞志中》 黃龍者，四龍之長也。不漉池而漁，德至淵泉，則黃龍游於池。能高能下，能細能大，能幽能冥，能短能長，乍存乍亡。

天鹿

《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 天鹿者，純靈之獸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

角端

《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 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

飛菟

《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 飛菟者，神馬之名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

澤獸

《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 澤獸，黃帝時巡狩至於東濱，澤獸出，能言，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爲時除害。賢君明德幽遠則來。

鯈

《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 鯈者，幽隱之獸也，有明王在位則來，爲時辟除災害。

趹蹄

《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 趹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國則來。禹治水而至。

騶虞

《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 騶虞者，神馬也，與飛菟同，亦各隨其方而至，以明君德也。

木僕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境異》 木僕，尾若龜，長數寸，居木上，食人。

冷山龍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冷山龍》 冷山去燕山幾三千里，去金國所都五百里，皆不毛之地。紹興乙卯歲，有二龍，不辨名色，身高丈餘，相去數步而死。冷氣腥、焰襲人，不可近。一已無角，如被截去；一額有竅，大如當三錢，類斧鑿痕。陳王悟室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先君所居，亦曰冷山，又去此四百里。

熙州龍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熙州龍》 戊午夏，熙州野外澮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齊，劉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饕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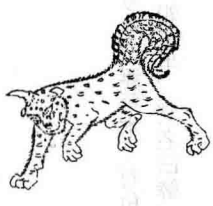
漢・東方朔《神異經・西南荒經》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貪食狼惡，好自積財，而不食人穀。強者奪老弱者，畏群而擊單，名曰饕餮。

皺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物》 鍾山之中有神名曰皺，其狀龍身而人面。

狰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無草木，多瑤碧，所爲甚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怪。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其名如狰。

旋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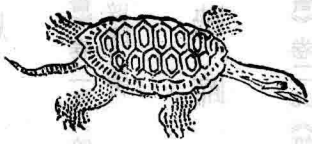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怪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可以爲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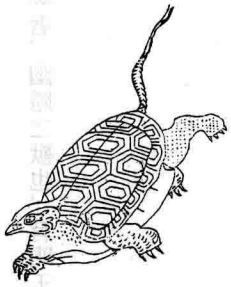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焕繪《山海經圖》



清・畢沅繪《山海經》

鮭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三百里柢山，多水，無草木。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鮭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鮭，冬死而夏生，食之無腫疾。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鮭》　魚號曰鮭，處不在水。厥狀如牛，鳥翼虵尾。隨時隱倚，見于生死。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焕繪《山海經圖》



清・畢沅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赤鱬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鱬，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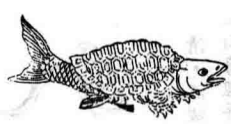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郝懿行《山海經疏箋》

鮭魚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其上多杻橿，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其中多鮭魚，其狀如鼈，其音如羊。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鯥魚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荗水【略】北流，注于具區。其中多鯥魚。

文鰩魚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鰩魚，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于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西山經・鰩魚》 見則邑穰，厥名曰鰩。經營二海，矯翼閑霄。唯味之奇，見歎伊庖。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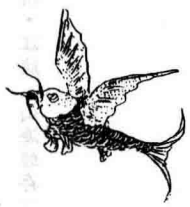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鯥魚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五百里，曰雞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鯥魚，其狀如鮒而彘毛，其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冉遺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上多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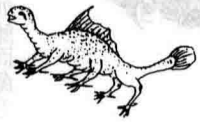
木，下多金玉，鳥獸盡白。涴水出焉，而北流注于陵羊之澤。是多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禦凶。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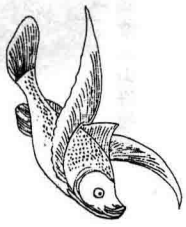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贏魚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其中多黃貝，贏魚，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



清・畢沅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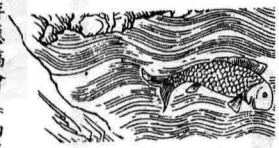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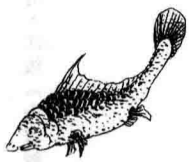
鰼魚

《山海經》卷二 渭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鰼魚，其狀如鱣魚，動則其邑有大兵。

鴸鮥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濫水出于其西，西流注于漢水。多鴸鮥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

滑魚

形如覆銚包
玉含珠有而
不積泄以尾
間閘與道自
可謂奇魚

清・畢沅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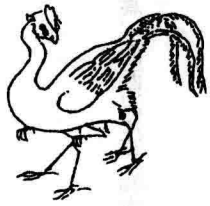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玉，無草木。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諸毗之水。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鱓，赤背，其音如梧，食之已疣。

鯈魚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其中多鯈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可以已憂。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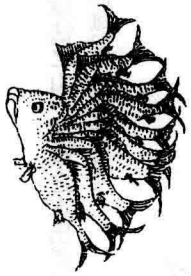
清・郝懿行《山海經疏箋》

何羅魚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四百里，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癰。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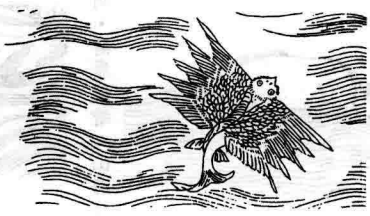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鯥鰩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瞗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鰩鰩之魚，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禦火，食之不癉。



清・汪紱《山海經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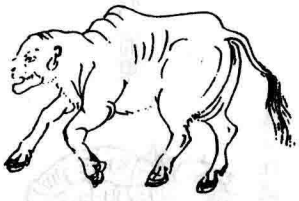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鮭鮪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略】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其中多鮭鮪之魚，食之殺人。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鰼魚

《山海經》卷三 又北二百里，曰獄法之山。濛澤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鰼魚，其狀如鯉而雞足，食之已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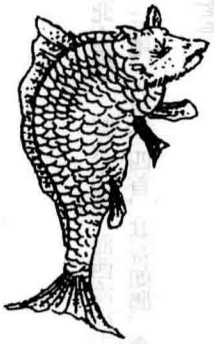
清・吴任臣《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



清・汪紱《山海經存》

鮨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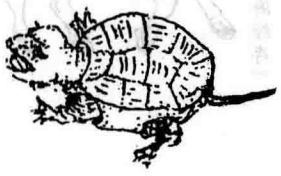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諸懷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鵲水，其中多鮨魚，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食之已狂。



清・汪紱《山海經存》

龍龜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龍龜。



清・汪紱《山海經存》

鱄魚

《山海經》卷三 又北五十里，曰縣雍之山。【略】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鱄魚，其狀如鯈而赤鱗，其音如叱，食之不驕。

人魚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泱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癡疾。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鮯魚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有鮯父之魚，其狀如鮒魚，魚首而彘身，食之已嘔。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師魚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是無草木，多瑤碧，其獸多橐駝，其鳥多鶡。歷虢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師魚，食之殺人。

鯩鯩魚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東山經》之首，曰樕蠚之山，北臨乾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鯩鯩之魚，其狀如犁牛，其音如彘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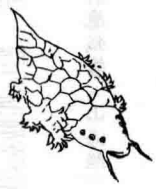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箴魚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湖水。其中多箴魚，其狀如鯈，其喙如箴，食之無疫疾。

珠蟞魚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東流注于余澤，其中多珠蟞魚，其狀如胏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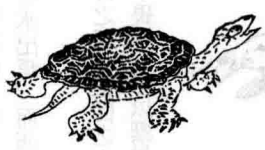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蠵龜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跂踵之山，廣員二百里，無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玉。有水焉，廣員四十里皆涌，其名曰深澤，其中多蠵龜。



清・汪紱《山海經存》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鰬魚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三百里，曰旄山，無草木。蒼體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展水。其中多鰬魚，其狀如鯉而大首，食者不疣。



清・汪紱《山海經存》

茈魚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三百二十里，曰東始之山，上多蒼玉。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芑，可以服馬。泚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美貝，多茈魚，其狀如鮒，一首而十身，其臭如蘼蕪，食之不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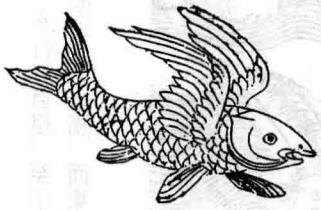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薄魚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東南三百里，曰女烝之山，其上無草木。石膏水出焉，而西注于鬲水，其中多薄魚，其狀如鱣魚而一目，其音如歐，見則天下大旱。



清・汪紱《山海經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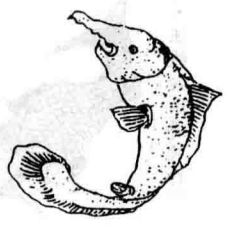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鯩魚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東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餘如之澤。其中多鯩魚，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

豪魚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十五里，曰渠豬之山，其上多竹。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是多豪魚，狀如鮪，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白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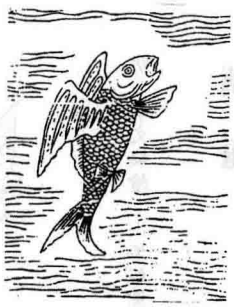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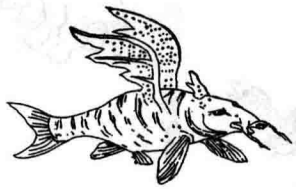
飛魚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有草焉，名曰鬼草，其葉如葵而赤莖，其秀如禾，服之不憂。勞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滀水。是多飛魚，其狀如鮒魚，食之已痔衕。

又　又東十里曰騩山，其上有美棗，其陰有璿玹之玉。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脩辟魚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西五十里，曰櫜山，其木多樗，多楮木，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鐵，多蕭。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脩辟之魚，狀如鼠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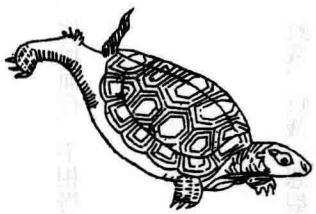


清・汪紱《山海經存》

三足龜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五十七里，曰大騩之山，多璿玭之玉，多麋玉。【略】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又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竹。從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鼈，枝尾，食之無蠱疫。



清・畢沅繪《山海經》

鯩魚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七十里，曰半石之山。【略】來需之水出于其陽，而西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鯩魚，黑文，其狀如鮒，食者不睡。

朦魚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合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洛，多朦魚，狀如鱖，居逵，蒼文赤尾，食者不癰，可以爲瘿。

鯥魚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西五十里，曰少室之山，百草木成囷。【略】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鯥魚，狀如蟄蜼而長距，足白而對，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

文魚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中次八經》荊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多文魚。

龍魚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貍。一曰鰕。卽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鼈魚在天野北，其爲魚也如鯉。

陵魚

《山海經》卷一二《海內北經》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橫公魚

漢・東方朔《神異經》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恆氷，惟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橫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煮之則熟。食之可止邪病。其湖無凸凹，平滿無高下。

鰈

漢・韓嬰《韓詩外傳》卷五 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

龍

漢・揚雄《法言》卷七 龍蟠于泥，蚿其肆矣。蚿哉，蚿哉，惡覩龍之志也與！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

漢・王充《論衡・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眞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牆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眞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眞龍在地，猶無雲雨，況僞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眞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眞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龍畏神火》 乙未歲五月，宜興近湖之地，忽有二龍交斗，俱墜於湖，其長無際，頃刻大風駕水，高丈餘而至。即有火塊大如十間屋者十餘，自天而墜，二龍隨即而升。蓋天恐其爲禍，驅神火逐之，使少緩。須臾，則百里之內皆爲巨壑矣。余嚮者舟經德清之桃園，其稻田皆焦黑，凡數十畝。遂艤舟問其里人，云：『昨午有大龍自天而墜下，隨即爲地火所燒而飛去。』蓋龍之所畏者火耳。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四《誤墮龍窟》 徐彥璋云，商人某，海船失風，飄至山島，匍匐登岸，深夜昏黑，偶墜入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攀緣。比明，穴中微有光，見大蛇無數，蟠結在內。始甚懼，久，稍與之狎，蛇亦無吞噬意。所苦飢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舐石壁間小石，絕不飲啗，於是商人亦漫爾取小石噙之，頓忘飢渴。一日，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纔知其爲神龍，遂挽蛇尾得出，附舟還家。携所噙小石數十至京城，示識者，皆鴉鶻等寶石也，乃信神龍之窟多異珍焉。自此貨之致富。彥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如此。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四《見龍》 世人見龍，或掛或鬥，或經過或取水，則必風雨交至，雷電晦暝，甚之敗屋拔木，不過閃閃於雲煙中，見其盤旋之勢耳，欲覩全體不得也。嘗聞都指揮李一之云：正德間，桃渚所海口淤泥中見一物如鰍鱔，然盤曲跳躍，奮震莫定，大不可計也，人皆視之。頃刻雲氣相接，風雨騰空而去，然後知其爲龍，然於耳目角爪亦未明白耳。吾友金茂之之父，成化末客遊廣東新會縣，一日早潮方平，一龍自空墜於沙場，漁人各以所擔之木篦之至死，官民羣往觀之。其高可人，其長數十丈，頭足鱗角宛然如畫，但腹惟多紅色，此可謂見之明也。

靈龜

《宋書》卷二八《符瑞志中》 靈龜者，神龜也。王者德澤湛清，漁獵山川從時則出。五色鮮明，三百歲游於蕖葉之上，三千歲常游於卷耳之上。知存亡，明於吉凶。禹卑宮室，靈龜見。

玄龜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淵泉，則雒出龜書。

海大魚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二《海大魚》 海濱故無山。一日，忽見峻嶺重疊，綿亘數里，衆悉駭怪。又一日，山忽他徙，化而烏有。相傳海中大魚，值清明節，則攜眷口往拜其墓，故寒食時多見之。

大龜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四《大龜》 乾隆甲寅六月，太倉瀏河口有沈姓者，以鬻貨爲業。于海中網一大龜，長一丈二尺。載至梁姓行，數十人曳之上岸。沈臆念此龜必有明珠，索價二千兩，久之無有售者。越二十三日，不飲不食，觀者塡門。梁厭其喧擾，詭言：『有司查訊，幸即持去，無累我也！』沈懼，仍曳上船，放入于海。始舍之，圉圉焉不動，船乃還。約離三里許，見龜頭一伸，放白光三丈餘，悠然而去。觸浪排空，左旋右轉，海水爲之沸騰。乃知前此之任人捕之曳之視之載之放之而巍然不動者，恐傷人耳。眞靈物也。

蛟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 『昔北極之外，有潼海之水，渤潏高隱於日中。有巨魚大蛟，莫測其形也，吐氣則八極皆闇，振鬣則五岳波盪。當堯時，懷山爲害，大蛟縈天，縈天則三河俱溢，海瀆同流。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是也。此三水有時通壅，至聖之治，水色俱澄，無有流沫。及帝之商均，暴亂天下，則巨魚吸日，蛟繞於天，爰及鳥獸昆蟲，以應陰陽。至億萬之年，山一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烏如鵬，以翼覆蛟魚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魚吸日之光，冥然則暗如薄蝕矣，衆星與雨偕墜。』

神禽分部

綜述

明・孫瑴《古微書》卷三《尚書帝命驗》 按《鄒衍記》：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諦，總名曰長離言常相離著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於長桐之上，人以爲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興之瑞也。』賁居子曰：河不圖，鳳不至，孔子以爲悲，信帝王運數之不偶也。顧河洛雖著，有圖無文，今周室丹書，則灼灼七十八字。夫倉頡初作書，鬼且夜哭，是天帝惡人之作書也。天既惡人之書，此七十八字必將如雲龍之篆，幻不可識。又誰爲束晳而識奇字耶？使在後世，則以爲魚腹書、狐鳴書，甚則爲天書之誚而已矣。古之世，帝何其神，而民何其愚易惑也。然以雁帛書、燕足書推之，則此丹書毋亦當時有幻術畸人繫書赤雀偶炫其奇，而此雀偶集于昌之戶，遂以爲神聖之符，未可知也。又不然，便佞臣皆能爲之爾。

又卷一八《禮稽命徵》 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也。』

按《左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叶牡。鸜鵒跦跦，叶周，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

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跦跦，跳貌。褰，袴也。襦，短衣。

又卷二〇《樂葉圖徵》　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其四皆似鳳，並爲妖。一曰鸛鸛，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役之感也。二曰發明，鳥喙大頸，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兌目小頭，大身細足，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

按《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鸛鸛，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禽經》：青鳳謂之鶣，赤鳳謂之鶣，黃鳳謂之鸞，白鳳謂之鸛，紫鳳謂之鷟。

《抱朴子》曰：夫木行爲仁，爲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爲義，爲白鳳，纓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爲禮，爲赤鳳，背赤，故曰負禮也。水行爲智，爲黑鳳，胸黑，故曰向智也。土行爲信，爲黃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古者太平之世，鳳皇常居其國而乳子焉。夏后始食鳳卵，而鳳去之。

又按《太平御覽》所引《韓詩外傳》天老對黃帝者，其文與《韓傳》今本小異。謹採其異者曰：『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採禮，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來則善，游必擇所，饑不妄下。其鳴也，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道天地，象百靈，達五音，成九德，覽九州，觀八極，見則有福，德備文武，人聖皆服。』其前後文與韓同，故不必錄。

又卷二六《論語摘衰聖》　鳳有六象。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有九苞，一曰口苞命，二曰眼含度，三曰耳總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矩周，七曰距稅鈞，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嘻，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者惟黃扶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按《莊子》老子見孔子。徒弟子五人問曰：『爲誰？』對曰：『子路爲勇，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式。』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其鳴爲鳳皇。鳳凰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樹，殆謂此耶。

按《孔叢子》：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鬷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鄹，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崇崩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嘆，涕霣滂沲。』

又卷三五《雒書靈准聽》　有鳳凰銜書游文王之都。書文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

按《國語》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黝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若繇是觀之，其丹朱乎。』

賁居曰：明神之降若此其赫也，而又有匿形聞聲盡日交人者。如吳太主時，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吳主遣李崇齎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噫！史冊所記之神恆莫著於是矣。丹朱之爲穆王，遂增出後世輪迴功案，其說紛多。

明・談遷《棗林雜俎》中集《禽魚異名》 鳥之異名者：曰畢方，能銜火作災。曰鵔鸃，鷩雉也。曰屬玉，似鴨而大。曰鵁鶄，似鳧而腳高，皆辟火災。曰庸渠，鳧也。曰焦明，似鳳。曰帝江，天山神鳥也，能歌舞。曰鉤星，衣毛爲鳧，脫毛爲衣，能收小兒魂魄。曰鵂鶹者，出墓山，如雞，三首六目六足三翼，食之無臥。曰瞿如，白首三足人面。曰橐鶉者，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曰鴆鸆者，出小侯之山，食之不瞧目。曰鴆者，出女几山，雄名運日，雌名陰諧。曰鳩鴳，雛也。曰鶻觚，班鳩也。曰鶡周，子規也。曰須贏，鷓也，膏中瑩刀。曰舂鉏，鷺也。曰鸛鶇，如鵲，一名鵲鵝，一名墮羿，人射之則銜矢射人。曰希有，崑崙大鳥也。曰冠鳧，石首魚所化。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三《青鸞》 《雙槐歲鈔》有《貞鴛》、《烈鴛》二詩，因憶昔在揚州署中，有青鸞二，飲啄必俱。一日其雄爲鹿觸死，雌日夜哀鳴，不忍聽聞，數日亦死。予感其義，作《青鸞操》。

又《念佛鳥》 唐韋蟾岳麓道林詩：『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按王得臣《麈史》：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鸚鴿，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日，爲作古詩一篇。

鵂鶹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鵂鶹，食之無臥。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灌灌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鱬，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灌灌鳥》 厥聲如訶，厥形如鳩。佩之辨惑，出自青丘。赤鱬之物，魚身人頭。

鴸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赤水，其中多白玉，多丹粟。【略】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名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鴸鳥》 慧星橫大，鯨魚死浪。鴸鳴于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瞿如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鴞，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鳴自號也。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鳳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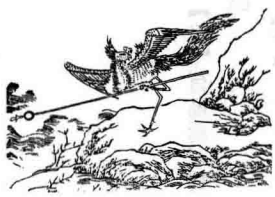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鳳》 鳳皇靈鳥，實冠羽羣。八象其體，五德其文。掀翼來儀，應我聖君。

《宋書》卷二八《符瑞志中》 鳳凰者，仁鳥也。不刳胎剖卵則至。或翔或集。雄曰鳳，雌曰凰。蛇頭燕頷，龜背鼈腹，鶴頸鷄喙，鴻前魚尾，青首駢翼，鷺立而鴛鴦思。首戴德而背負仁，項荷義而膺抱信，足履正而尾繫武。小音中鍾，大音中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興八風，降時雨，食有節，飲有儀，往有文，來有嘉，遊必擇地，飲不妄下。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上朔，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其樂也，徘徘徊徊，雍雍喈喈。唯鳳皇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備文武，正下國。故得鳳之象，一則過之，二則翔之，三則集之，四則春秋居之，五則終身居之。

又 神鳥者，赤神之精也，知音聲清濁和調者也。雖赤色而備五采，雞身，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樂處幽隱。風俗從則至。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下《鳳凰見》 金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縣南鼓山北石聖臺鳳凰見。鳳從東南來，衆鳥周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地在屯區村，村民懼爲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從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鷙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骨，水牯卽死。於是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鳳爲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廕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尙有數頭。臺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者不可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罅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煅欲分之，劍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顒

《山海經》卷一《南山經》 又東四百里，曰令丘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顒》

顒鳥棲林，鱄魚處淵。俱爲旱徵，災近普天。測之無象，厥數爲玄。

明・胡文焕繪《山海經圖》



鴢渠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略】有鳥焉，其名曰鴢渠，其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朦。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西山經・鴢渠》

鴢渠已殃，赤鵺辟火。莁□愈聾，□是嘉果。鶡亦衛災，厥形惟麼。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赤鷩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略】鳥多赤鷩，可以禦火，其草有萆荔，狀如烏韭，而生于石上，亦緣木而生，食之已心痛。

清・汪紱《山海經存》



鴟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七十里，曰符禺之山。【略】其獸多蔥聾，其狀如羊而赤鬣。其鳥多鴟，其狀如翠而赤喙，可以禦火。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肥遺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七十里，曰英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可以殺蟲。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橐𦈡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七十里，曰羬次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𦈡，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西山經・橐𩲰》 有鳥人面，一脚孤立。性與時反，冬出夏蟄。帶其羽毛，迅雷不入。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白翰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略】鳥多白翰赤鷩。有草焉，其葉如蕙，其本如桔梗，黑華而不實，名曰荓蒲，食之使人無子。



清・汪紱《山海經存》

櫟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略】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邊，席其皮者不蠱。有鳥焉，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名曰櫟，食之已痔。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之已癭。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數斯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南三百八十里，曰皋塗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癭。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西山經・數斯》 數斯人脚，厥狀如鴟。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鸚鵡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

又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數歷只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其木多扭僵，其鳥多鸚鵡。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鸚鵡》 鸚鵡慧鳥，青羽赤喙。四指中分，行則以觜。自貽伊籠，見幽坐趾。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鶡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二百里，曰翠山。【略】其鳥多鶡，其狀如鵲，赤黑而兩首四足，可以禦火。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 有鳥名鶡，四頭四翼，翔若合飛。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鴞傒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二百里，曰鹿臺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鴞傒，其鳴自叫也，見則有兵。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西山經・鴞傒鳥》 鴞傒朱厭，見則有兵。類異感同，理不虛行。推之自然，厥數難明。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欽原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蠭，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蠭鳥獸則死，蠭木則枯。



清・汪紱《山海經存》

勝遇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玉山【略】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勝遇，是食魚，其音如錄，見則其國大水。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畢方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謼火。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西山經・畢方》 畢方赤文，離精是炳。旱則高翔，鼓翼陽景。集乃流災，火不炎正。

又卷六《海外南經》 畢方鳥在其東，青水西，其爲鳥人面一腳。一曰在二八神東。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鴟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略】有鳥焉，一首而三身，其狀如鸮，其名曰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郝懿行《山海經疏箋》

鵸鵌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當扈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北二百里，曰鳥山。【略】其鳥多當扈，其狀如雉，以其髯飛，食之不眴目。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明・胡文煥《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鴞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人面，蜼身犬尾，其名自號也，見則其邑大旱。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寓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號山。【略】其鳥多寓，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鴸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略】有鳥焉，羣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鴸，其鳴自呼，食之已風。



清・畢沅繪《山海經》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白鵺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百八十里，曰單張之山。【略】有鳥，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鵺，食之已噎痛，可以已痸。櫟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杠水。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竦斯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竦斯，其鳴自呼也。匠韓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汃澤，其中多磁石。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清・汪紱《山海經存》

蹏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蹏，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衝。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鷩鶹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三百里，曰北鞮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烏，人面，名曰鷩鶹，宵飛而晝伏，食之已喝。涔水出焉，而東流注于邛澤。

鵸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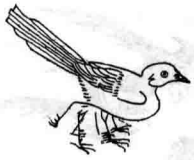
清・畢沅繪《山海經》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鵸，是善驚，其鳴自詨。

鶡鶡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畢沅繪《山海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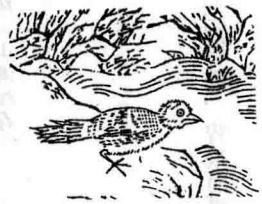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鶡鶡，其鳴自詨，食之不飢，可以已寓。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象蛇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又東三百里，曰陽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采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其鳴自詨。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酸與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又南三百里，曰景山。【略】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詨，見則其邑有恐。



清・畢沅繪《山海經》

鴸鵌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黃澤。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鴸鵌，食之不癘。

黃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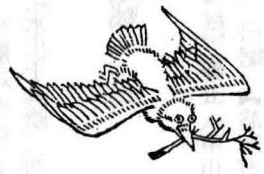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竹。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詨，食之不妒。



清・汪紱《山海經存》

精衛

《山海經》卷三《北山經》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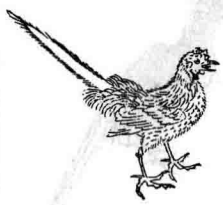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胡文焕繪《山海經圖》

蛩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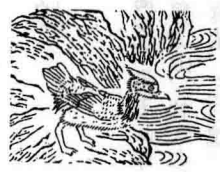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三百里，曰枸狀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雞而鼠毛，其名曰蛩鼠，見則其邑大旱。



明・胡文焕繪《山海經圖》

鴟鵂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三百里，曰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涔水，其中多鴟鵂，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訓，見則其國多土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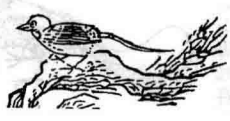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絜鉤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南五百里，曰碮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鉤，見則其國多疫。



清・汪紱《山海經存》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鵸鵌

《山海經》卷四《東山經》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鵸鵌，亦食人。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鴝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略】其中有鳥焉，名曰鴝，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



明・胡文焕繪《山海經圖》

鴞鳥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東三百里，曰首山。【略】多鴞鳥，其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食之已墊。



清・吴任臣《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

鴟鵂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西十里，曰鹿山，多璵玶之玉。其陰有谷焉，名曰藿谷，其木多柳楮。其中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鴟鵂，其鳴自呼，服之不眯。交觴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兪隨之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穀水。



清・汪紱《山海經存》

竊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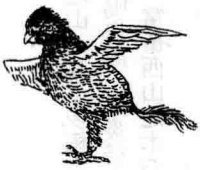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崌崖。【略】有鳥焉，狀如鴞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可以禦火。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跂踵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見則其國大疫。



清・汪紱《山海經存》

鸚鴞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其陽多青艬，其陰多鐵，其鳥多鸚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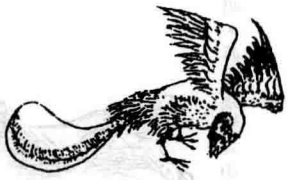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嬰勺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四十里，曰支離之山。濟水出焉，南流注于漢。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狀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其鳴自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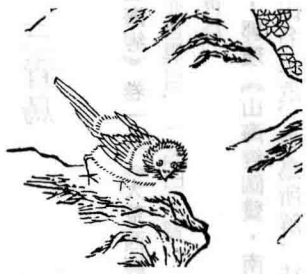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清・汪紱《山海經存》

鴆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六十里，曰瑤碧之山，其木多梓桐，其陰多青艬，其陽多白金。有鳥焉，其狀如雉，恆食蜚，名曰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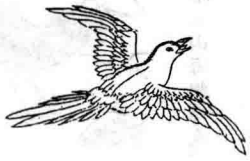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青耕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略】有鳥焉，其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其鳴自叫。



清・汪紱《山海經存》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鴸鵌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二百里，曰丑陽之山，其上多桐梾。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鴸鵌，可以禦火。



明・胡文煥繪《山海經圖》

比翼鳥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結胸國在其西南。【略】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一曰在南山東。



清・郝懿行《山海經疏箋》

滅蒙鳥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滅蒙鳥在結匈國北，爲鳥青，赤尾。



清・汪紱《山海經存》

鸞鳥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此諸夭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百獸相與羣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西經・鸞鳥》　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清・汪紱《山海經存》



清・汪紱《山海經存》

樹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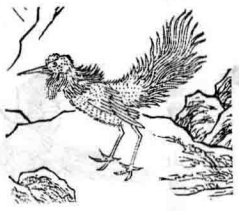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一一《海内西經》 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蝮、蛇、蜼、豹、鳥秩樹，于表池樹木，誦鳥、鵹、視肉。

狂鳥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略】有五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

五采鳥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五采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三青鳥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鶩，一名少鶩，一名曰青鳥。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青鳥》 山名三危，青鳥所解。往來崑崙，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



清・汪紱《山海經存》

五色鳥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玄丹之山。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爰有青鳥、黃鶩，青鳥、黃鳥，其所集者其國亡。



清・汪紱《山海經存》

翠鳥　孔鳥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有青獸如菟，名曰出狗。有翠鳥。有孔鳥。



清・汪紱《山海經存》

鷺鳥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北海之内，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于海。有五采之鳥，飛蔽一鄉，名曰鷺鳥。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鵬

《莊子》卷一《逍遥游》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

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漢・東方朔《神異經》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尺。頭文曰天宫。文曰侯。左翼文曰鷺。右翼文曰勒。頭向東。正海中央捕魚。或時舉翼而飛。其羽相切如風雷也。

大鳥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黄帝服齋于宫中，坐于元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鵝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

青鸛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鸛，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鸛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藪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上古鑄諸鼎器，皆圖像其形，銘讚至今不絕。

傷魂鳥

晉・王嘉《拾遺記》卷九 惠帝元熙二年，改爲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鷄，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云：『黄帝殺蚩尤，有貙、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黄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其聲自呼爲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後人不得其令終者，此鳥來集其國園林之中。至漢哀、平之末，王莽多殺伐賢良，其鳥亟來哀鳴。時人疾此鳥名，使常山郡國彈射驅之。至晉初，干戈始戢，四海攸歸，山野間時見此鳥。憎其名，改『傷魂』爲『相弘』。及封孫晧爲歸命侯，相弘之義，叶於此矣。永平之末，死傷多故，門嗟巷哭，常山有獻，遂放逐之。

崆峒鶴

清・鈕琇《觚賸》卷六《崆峒鶴》 天下崆峒山五，其在秦地者，慶陽平涼之間，相傳爲黄帝問道處。山之絕頂有洞，每天日晴霽，則玄鶴一雙，從洞中盤旋而下，翅大如車輪。石壁古文刻云：『此鶴爲堯時甲申載始見。』順治四年，復見二雛。今是山遂有四鶴。

奇鳥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柜山西臨流黄，北望諸毗，東望長右，

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鳴自號，見則其國多放士。放，逐也。懷王之世，謂屈原也。青丘國有奇鳥，不詳其狀。鴟鴸或爲鵂鶹，或爲鳴鵲，皆非也。

同心鳥

《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　同心鳥，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則至。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纂雕》瞿女鳥虎鮫　纂雕有角，聲若兒號。瞿如三手，厥狀似鵁。魚身虵尾，是謂虎鮫。

細鳥

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二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內，旬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

鶼

《韓詩外傳》卷五　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

異境分部

綜述

《淮南子》卷四《地形》　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

又　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碧魚在其南。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株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昆侖華邱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櫨、甘華百果所生。和邱在其東北陬，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昆吾丘在南方。軒轅邱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山。暘谷搏桑在東方。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樂民、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昆侖。玄燿不周。申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冀州。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后稷壠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

《史記》卷二八《封禪書》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

漢・東方朔《十洲記》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

烏狀，噉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又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

又 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眞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官，仙官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又是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肅也。

又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燋。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晦夜即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緝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擺，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仙家。

又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十五萬里。上饒山川又多大樹，樹乃有二千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一名青丘。又有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又有風山，山恆震聲。有紫府宮，天眞仙女，遊於此地。

又 元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漿，飲之長生，與天地相畢。服此五芝，亦得長生不死，亦多仙家。

又 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去東岸十九萬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冶，其石作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物如割泥，亦多仙家。

又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接蓬萊十七萬里，地方二千五百里，去西岸二十三萬里。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芝草常生。地無寒暑，安養萬物。亦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之水，味如飴酪。至良洲者也。

又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煑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劒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恆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燋，帝於是乃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牡桂乾薑等諸物。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盃。刀長一尺，盃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盃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盃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劒之所出，必從流洲來，普是西海中所有也。

又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眞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爲人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群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煑，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餳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震靈丸，或名之爲返生香，或名之爲震檀香，或名之爲人鳥精，或名之爲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

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貍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悴。尤怪其貢之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於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爲巨象之王，鸞鳳必爲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螣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遙，辛苦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夭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兒。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眞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愧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食噉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慧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綪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噉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驚。處于太上之廄，役御獅子，名曰猛獸。蓋神化無常，能爲大禽之宗主，乃玃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即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歇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咆脣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巑礹之交光，光朗衝天，良久乃上。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杖伏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繫，驚駭放蕩，久許咸定。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太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慙衛叔卿於堦庭矣。明年，帝崩于五祚宮，月支國香必人鳥山震檀却死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命殞矣。

又　滄海島，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島上俱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八石，石腦石桂，英流丹黃子石膽之輩百餘種，皆生於島。石服之神仙長生。島中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所治，仙官數萬人居焉。

又　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群龍所聚，有金玉瑠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群仙不欲昇天者，皆往此洲，受太玄生籙。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又　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太帝宮，太眞東王父所治處。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空玄。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耳，味絕甘香美。地生紫金丸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眞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爲百身十丈者也。

又　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廻五千里。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上有九老丈人，九天眞王宮，蓋太上眞人所居。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又　崑崙虛曰崑陵，在西海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廻繞帀。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寔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是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去此四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輝，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角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所。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鮮如流。精之闕光，碧之

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眞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群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此乃天地之根紐，萬度之綱柄矣。是以太上名山，鼎於五方，鎭地理也。號天柱於珉城，象綱輔也。諸百川極深，水靈居之。其陰難到，故治無常處，非如丘陵而可得論爾。乃天地設位，物象之宜，上聖觀方，緣形而著爾。乃處玄風於西極，坐王母於坤鄉。昆吾鎭於流澤，扶桑植於碧津。離合火精，而光獸生於炎野。坎總衆陰，是以仙都宅于海島。艮位名山，蓬山鎭於寅丑。巽體元女，養巨木於長洲。高風鼓於群龍之位，暢靈符於瑕丘。至妙玄深，幽神難盡。眞人隱宅，靈陵所在。六合之內，豈唯數處而已哉。此蓋舉其摽末爾。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是眞仙隩墟，神官所治。其餘山川萬端，並無覩者矣。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高一萬三千里，上方七千里，周旋三萬里。自生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君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東木山。四山，並鍾山之枝榦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官城五所，如一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鍾山爾。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眞之人出入道經，自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穴中，乃到鍾山北阿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廻，具有四城之高，但當心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蹻車，度弱水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諸五嶽，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書。今丈尺里數，皆禹時書也。不但刻剫五嶽，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其王母所道諸靈藪，禹所不履，唯書中夏之名山爾。臣先師谷希子者，太上眞官也。昔授臣崑崙、鍾山、蓬萊山及神洲眞形圖。昔來入漢，留以寄知故人。此書又尤重於嶽形圖矣。昔也傳授年限正同爾。陛下好道思微，甄心內向，天尊下降，並傳授寶祕。臣朔區區，亦何嫌惜而不上所有哉。然術家幽其事，道法祕其師。術泄則事多疑，師顯則妙理散。願且勿宣臣之意也。武帝欣聞至說，明年遂復從受諸眞形圖，常帶之肘後。八節常朝拜靈書，以書求度脫焉。朔謂滑稽逆知，預觀帝心，故弄萬乘，傲公侯，不可得而師友，不可得而喜怒，故武帝不能盡至理於此人矣。

漢・東方朔《神異經》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玉籩，取一尊，一尊復生焉。與天同休，無乾時。石邊有脯焉，味如獐鹿脯。飲此酒，人不生死。此闕間人與天生同，雖男不闕婦，故言不生死。

又 西方日宮之外，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黃之金。其色殊美，不雜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有銀，又入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也。

又 大荒之東極，至鬼府山，臂沃椒山，腳巨洋海中，昇載海日。蓋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鷄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鳴悉鳴，則潮水應之矣。

又 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測，蓋稟至陽之爲質也。海水激浪投其上，嗡然而盡。計其晝夜，嗡攝無極，若熬鼎受其洒汗耳。

又 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宮焉，左右有闕而立，其高百尺，畫以五色。青石爲墻，高三仞，門有銀榜，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

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二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水，隨飲而醒。塗山之背，梨大如升，或云斗。紫色，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崑崙丘》 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之宇。嶷然中峙，號曰天柱。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 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曜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爲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澈。游海者銘曰『沉燃』，以應火德之運也。

又卷三 扶桑東五萬里，有磅礴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鬱水在磅礴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沉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爲常也。條陽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爲宮柱所謂『蒿宮』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實

白，大如瓜，香聞數里。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有岑華鏤管，皛澤雕鍾，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出《穆天子傳》。岑華，山名也，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爲管吹之，爲羣鳳之鳴。皛澤出精銅，可爲鍾鐸。員山，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爲瑟，故曰『靜瑟』。浮瀛，卽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爲磬，磬者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西王母與穆王歡歌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

又　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爲桁棟，小枝爲栭桷。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飾水精以爲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謠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轡，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卽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掬。又設狐腋素裘、紫罷文褥，罷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卽席爲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疏萇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戾自能轉動。萇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萇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

又卷一〇　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南西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汙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粉。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穗，一株滿車。有瓜如桂，有奈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闕，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闕。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有琅玕璆琳之玉，煎可以爲脂。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陂紅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

又　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戶牖，及霧滅歇，戶皆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國，綴鳥毛以爲衣，承露而飲，終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銀、倉環、水精、火藻爲階。有冰水、沸水，飲者千歲。有大螺名騏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着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出世，則浮於海際焉。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罽毳焉。有鳥名鴻鵝，色似鴻，形如禿鶖，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皮肉也。雄雌相眄則生產。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雁，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雛，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爲羣，推其毛長者高翥萬里。聖君之世，來入國郊。有浮筠之幹，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沙礫，細如粉，柔風至，葉條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風吹竹葉，聲如鐘磬之音。

又　方丈之山，一名巒雉。東有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爲林，雲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鬥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光，著地凝堅，可爲寶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火浣布爲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春此石爲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常有衆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恆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恆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恆春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有

草名濡奸，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縈，海人織以爲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賓。莎蘿爲經。莎蘿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柔軟香滑，羣仙以爲龍、鵠之轡。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爲器，可作舟矣。百煉可爲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魑魅不能藏形矣。

又 瀛洲一名鼇洲，亦曰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爲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實如瓜，青皮黑瓤，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巒之觀，飾以衆環，直上千雲。中有青瑤几，覆以雲紈之素，刻碧玉爲倒龍之狀，懸火精爲日，刻黑玉爲烏，以水精爲月，青瑤爲蟾兔。於地下爲機棨，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時有香風泠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歷年不歇。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燿於日月也。

又 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迴千里。多大鵲，高一丈，銜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鵲銜粟飛於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飢。故《呂氏春秋》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粟焉』。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駮駱如錦，扣之片片，則翛然雲出。有木名猗桑，煎椹以爲蜜。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夜視有白光，可以爲杖。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瞳，脩眉長耳，飡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其國人常行於水上，逍遙於絕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爲一息，經四軸而暫寢，拾塵吐霧，以算歷劫之數，而成阜丘，亦不盡也。

又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勁利，土亦剛而精。

又 岱輿山，一名浮析，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入地數尺，得燋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燋，刈之爲席，方冬彌溫，以枝相摩，則火出矣。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曰金塵。沙著樹粲然，如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仙宮，則晃昱明粲也。西有舄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似履舄之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爲勝，衆仙所用焉。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飢。玉梁之側，有斑斕自然雲霞龍鳳之狀。梁去玄流千餘丈，雲氣生其下。傍有丹桂、紫桂、白桂，皆直上千尋，可爲舟航，謂之『文桂之舟』。亦有沙棠、豫章之木，長千尋，細枝爲舟，猶長十丈。有七色芝生梁下，其色青，光輝燿，謂之『蒼芝』。熒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掛；黑者如烏，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視日出入恆在其上。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世獲焉。有遙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葉細長而白，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馥數里，故名遙香草。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飢渴，體如草之香，久食延齡萬歲。仙人常採食之。

晉・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一七《登涉》 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爲害。山水之閒見吏人者，名曰四徼，呼之名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爲矛以刺之即吉。山中見

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既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神君者，豬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

唐・李泰《括地志》卷一《岐州・陳倉縣》　寶雞祠在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媚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者上陳倉北阪，爲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于南陽，皆如其言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四《境異》　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爲用。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九　崑崙，一作崐崘。《禹本紀》：「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爲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折，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曰：「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十洲記》云：「崑陵即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十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居。」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爲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張騫度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烏遲國、烏遲國之西復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援神契》曰：「河水上應天河。」《山海經》：「崑崙山有青河、白河、黃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東北陬，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爾雅》曰：「河出崑崙虛，色白；渠凡千七百所，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淮南子》：「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也。」《水經》云：「崑崙三伋，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淮南》又云：「玄圃、閬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東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燉煌崑崙塞，擊破白水羌於蒲類海上。唐章懷太子注謂：「崑崙，山名，因以爲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於此，山有石室、王母臺。則又知周穆王西遊，初不出中國云。」凡諸書云崑崙，悉注於此。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一《管窺篇》　崑崙。天下山之頂也。乃天下山之至高處。山之起勢處。其東面。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濟。水皆東流也。其西面。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南視陰山之地。反爲極南之境矣。以此觀之。地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方下。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簷。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必皆會同於四海。

明・孫瑴《古微書》卷二三《詩含神霧》　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險僻不通。得少室之山巔，亦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得上也。

按《博物志》：名山大川，孔穴相內，和氣所出，則生石脂玉膏，食之不死。神龍靈龜行於穴中矣。

《續博物志》云：中國有洞天三十六所，皆謂之天。第一王屋山洞天，周迴萬里，名小有清虛天。其次委羽山洞天，周迴萬里，名大高空天。其次太玄總眞天，其次三玄極眞天，其次寶仙九室天，其次上玉清平天，其次珠明耀眞天，其次金壇華陽天，其次左神幽虛天，其次成德隱玄天，皆仙人所居也。

論說

《管子》卷二三《揆度》 管子對曰：『【略】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幦。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武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文子》卷八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強陵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彼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神農形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

又卷一一 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爲民除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傅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蝘蠂，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

《孟子・滕文公》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又《萬章》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又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又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荀子》卷三《非相篇》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寬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士不揣長，不揣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爾。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

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皐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也！

又卷一五《解蔽篇》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麤理矣！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

《韓非子》卷三《十過》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又卷八《安危》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又卷八《守道》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

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

又卷八《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又卷一四《外儲説右下》 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又卷一九《五蠹》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説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又卷二〇《忠孝》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

《呂氏春秋》卷一《孟春》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雁北。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又卷二《仲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蒼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又卷三《季春》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又卷四《孟夏》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騵，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牳。

又卷五《仲夏》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輅，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牳。養壯狡。

又卷六《季夏》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丁。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蚓。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雉。其器高以惕。

又卷六《制樂》 欲觀至樂，必於至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窒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

又卷七《孟秋》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刑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又卷八《仲秋》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候鳥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又卷九《季秋》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又卷一〇《安死》 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甑者而逐之，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

又卷一一《仲冬》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鴠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又卷一一《當務》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穀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

又卷一二《季冬》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

又卷二四《贊能》 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

漢・伏勝《尚書大傳》卷二 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大皞，神勾芒司之。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旐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無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禱用牡，索祀

於艮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待優游，其禁毋伐林木。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於戶，索祀於震正。朔，令曰，棄怒惡，解役罪。免優患，休罰刑，閉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於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於郊，以禳春氣。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旐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鼙，此迎夏之樂也。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羖，索祀於巽隅。視必明，厥休時燠。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隳防。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於竈，索祀於離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慮休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乃令民霄。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於中霤，索祀於坤隅，思必睿。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疾。中央之極，自昆侖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迎中氣於中室。樂用黃鍾之宮，爲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虐。其禁，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旌旐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犬，索祀於坤隅，言必從。厥休時暘，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戎備。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於門，索祀於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遏溝瀆。修困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乃令民畋醵庶虻，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菑。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薦用田禽，索祀於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幹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旐尚黑。田車載甲鐵，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孟冬之月，御幹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於乾隅。聽必聰，厥休時寒。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仲冬之月，御幹堂正室。牲先腎，設主於井，索祀於坎正。朔，令曰，挍外徒，止夜樂。誅詐僞，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幹堂右个。薦用魚，索祀於艮隅。朔，令曰，省牲牷，修農器。收秸薪，築囹圄。謹蓋藏，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又卷三　遂火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淮南子》卷三《天文》　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又卷四《地形》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皐稽，閶闔風之所生也。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　四法修于所故，祖于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始，窮則反本。四法之施，天符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君王。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性長于天文，純

乎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爲姒氏，至禹生發于背，形體長，長足胠，疾行先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于行，習地明水。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玄鳥卵生契，契生發于胸，性長于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于天文，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大人跡而生后稷。后稷長于邰土，播田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于地之勢。故帝使禹、皋論姓，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故殷王改文，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事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他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猶子安敢擅以所重受于天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斬奪之，故明爲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是。

又《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　儒者以湯、武爲至賢大聖也，以爲全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舜，謂之聖王，如法則之。今足下以湯、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無義者耶？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耶？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之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泰山之上，禪梁甫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爲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爲皆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耶？

又《暖燠常多》　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三年陽氣壓于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正道益明。

《韓詩外傳》卷二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

漢・揚雄《法言》卷一三　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讎僞者必假眞。禹乎？盧乎？終始乎？』

漢・班固《白虎通》卷九《姓名》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曰：『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

又　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荊、公孫朝，魯有仲孫、叔孫、

季孫，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以知其爲子孫也。王者之後，亦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者之孫，亦稱王孫也。《刑德放》曰：『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皐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氏，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

又　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眴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于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于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也。質略，故于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于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嫡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于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于祖禰。』《內則》記曰：『以名告于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何？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綏，之郊見于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太甲、帝乙、武丁也。于民臣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名亶甫，王季名歷，此殷之諸侯也。湯生於夏時，何以用甲乙爲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耳。本名履，故《論語》曰『予小子履』。履，湯名也。不以子丑爲名何？曰：甲乙者，榦也。子丑者，枝也。榦者本，本質，故以甲乙爲名也。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其事，旁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若后稷是也。棄之，因名爲棄也。旁其形者，孔子首類丘山，故名爲丘。或旁其名爲之字者，聞其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言武庚。不以日月山川爲名者，少賤卑己之稱也。臣子當諱，爲物示通，故避之也。《禮》曰：『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君前不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郊廟中不諱。』又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謂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諱于尊者之前也。太古之世所不諱者何？尚質也。故臣子不言其君父之名。故《禮記》曰：『朝日上質不諱正天名也。』人所以十月而生者何？人，天子之也。任天地之數五，故十月而備，乃成人也。人生所以泣何？本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尚書》曰『啓呱呱而泣』也。人拜所以自名何？所以立號自紀。禮，拜自後，不自名何？備陰陽也。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人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

又　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也。』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紝紡績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婦人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質家所以積于仲何？質者親親，故積于仲。文家尊尊，故積于叔。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不積于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于伯、季，明其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所以或上其叔、季何也？管、蔡、曹、霍、成、康、南皆采也，故置叔、季上。伯邑考何以獨無乎？蓋以爲大夫者不是采地也。

又卷四《五行》　少陽見於寅，寅者，演也。律中太蔟。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盛於卯。卯者，茂也。律中夾鐘。衰於辰。辰者，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甲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爲春。春之爲言偆，偆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者，氣動躍也。其帝太皞。太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句芒。句芒者，物之始生，芒之爲言萌也。其精青龍，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中呂。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鐘。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爲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屬續也。其精朱鳥，離爲鸞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也。物收斂。律中南呂。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庚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言愁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討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侅也。律中應鐘。壯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黃鐘。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使壬。癸者，揆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爲中宮。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己者，抑屈起。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又卷七《聖人》　何以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伏羲氏歿，神農氏作』，『神農氏歿，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由病諸。』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與舜比方巍巍，知禹湯聖人。《春秋傳》曰：『湯以盛德故放桀。』何以言文、武、周公皆聖人也？《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皐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

又　又聖人皆有異表。《傳》曰：『伏羲日祿衡連珠，大目山准龍狀，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龍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滋涼，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禮說》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皐陶馬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于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咸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于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德澤所興，藏元通流。』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漢・王充《論衡》卷五《感虛篇》　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橈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興字。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豢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

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脈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

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術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踴，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恆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

漢・王符《潛夫論》卷二五　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卽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卽呼鳥爲魚，可內之水乎？呼魚爲鳥，可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必爲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王也。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雖號百變，音行不易。

又卷三四　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爲伏羲、神農爲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爲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眞。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一《皇霸》　《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文，易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譽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譽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

又　《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如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晉書》卷九六《列女・苻堅妾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廄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　堯禪位於舜，舜復禪位於禹，經史稱其聖德。《汲冢竹書》乃云堯禪位後爲舜囚之，而相州湯陰縣遂有堯城，舜禪位後爲禹囚之。任昉云：朝歌有獄基，爲禹置虞舜之宮。劉子玄引《竹書》以爲摭實，非也。夫堯、舜、夏禹，聖人也，位以禪代爲盛德，後聖仰而傚之。凡善惡必書，謂之良史。湯、武王，聖人也。湯放桀於南巢，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經史不爲之諱，則豈獨諱舜、禹之事而反褒之乎？知小說者之爲濫矣。蓋堯之耄，舜功之高；舜之耄，禹功之高。耄者必怠於政事，功高者人心之所歸，聖人知進退存亡之道，將以副天下之人心，不得不禪其位也。後儒意以爲簒奪而取禪代之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之流，則不然也。既退之後，無視事，無聽政，必處數十畝之宮，數雉之城，以兵衛護之，將奉其舊君也。而後人覩其餘址，不以爲聖人避燥濕、居退休之所，遂謂之堯城舜宮。若舜爲禹囚，又安得南巡乎？《述異記》云：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於九疑山，民思之立祠。又云：湘水去岸三十里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狩而沒，葬於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悉成斑文。又禹遷舜於蒼梧，皆非稽古之談。若有遷徙之事，必有鴆毒之患，則安得終於壽考？

又　《春秋左傳》載豢龍氏事，至今曹州定陶城東北三十里尚有豢龍氏池，其村亦有土基。古老傳云，豢龍池者，飲馬池也，櫪者，槽櫪也。即今以內廐爲飛龍，乃豢龍之義也。

歷山有六：一河州，二齊州，三冀州，四濮州雷澤，又其二不聞。又云：畊之與漁，宜皆在雷澤。《史記注》云：歷山在河東雷澤，今屬濟陰，然則舜之耕不在此明矣。《演義》云：歷山其二不聞，豈此山乃其一耶？梁江文通題《歷山詩》云：愁生白露日，思豈秋風年，落葉下楚水，別鶴嘯吳田。嶂氣陰不極，日色虧半天。酒至情蕭瑟，憑尊還惘然。文通、會稽永興人，所題乃此山也。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爲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論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爲商，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爲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蓋與湯爲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過百歲乃可。其爲漫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又卷九　《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爲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於它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爲據矣。莊子以爲『禹攻有扈，國爲虛厲』，非也。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竹書紀年》：『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即位，殛《鯀》於羽山，流共工於幽州。』《海內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人面朱髮，蛇身人手，四足，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志加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名曰鯀。』下云：『仲文、姜公，未詳。』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一〇　《書序》云：『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今觀《史記》載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帝，曰：『欽哉！』即接『愼徽五典』，此乃伏生本文。蓋二《典》堯舜事相連，虞朝方成書，故曰《虞書》；則知今《舜典》，孔安國所分無疑。《舜典》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皆依倣《堯典》文爲之。詳味其文，與《堯典》不類，安國雖分爲二《典》，卒不行於世。隋始得於航頭，遂與《堯典》并行。《史記》多載《尚書》語，不爲無補也。經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古文簡奧，學者當於聖人分上體貼，方見得舜。蓋舜有頑嚚之父母，傲慢之弟，而能盡孝，曲意承順，內則得其歡心，外則使無犯於鄉曲，盛德日著；堯聞之，妻以二女，即後世尚主之意。堯非不能召舜而留於帝室，以舜有父母，故又以二女嬪之，家齊身正，舉而加之上位。《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此語得之。豈復有浚井捐廩，就時受杖等事？此皆是將小夫賤隸事體貼聖人，《孟子》又復書之，何耶？使其嫂果治棲，所謂百官，牛羊倉廩以隨主者，主爲強暴攘略，百官烏得不以上聞？而堯亦豈能但已也？可發一笑。《史記》多改《尚書》本文，人疑之，蓋時未有訓詁，曉者少，故易從漢言耳。自安國變隸古，後人不復見古文，時於《史記》見之。

元・李治《敬斎古今黈》卷八　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

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典當五帝也。然攷之司馬遷《史記》，則云：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也。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嚳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至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高辛于顓頊爲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可疑也。按《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注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卽位，爲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爲三皇之末，以少昊爲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嚳崩，帝摯立。帝摯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蓋玄囂卽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既不以玄囂爲少昊，謬謂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鑑舉要曆》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曆》云：顓頊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明・胡侍《眞珠船》卷七《堯舜禹湯非諡》 諡法翼善傳聖曰堯，又善行德義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又淵源流通曰禹，雪行雨施曰湯，又除虐去殘曰湯，余謂諡始於周，古所無之，茲蓋出於好事者，附會追撰之耳。尙書馬注蔡傳：皆直以堯舜爲名。顏師古謂禹湯皆字，其說幷是。按虞書：帝曰：『格汝舜，帝曰余咨禹。』若謂之諡，豈得生而稱之。

明・孫瑴《古微書》卷九《春秋運斗樞》 伏羲、女媧、神農是謂三皇。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布綱，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

按鄭玄《六藝論》，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引《運斗樞》之說也。宋均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禮含文嘉》《尙書大傳》譙周《古史考》幷同。惟《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而孔安國則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皆與鄭異。

又卷一七《禮含文嘉》 慮戲、燧人、神農謂之三皇。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敎民耕種，美其食衣，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

禮有三起：禮理起于太一，禮事起于遂皇，禮名起于黃帝。

按鄭玄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宋均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其說云：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尙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幷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

賈居曰：《三墳》以伏羲爲燧人之子矣。鄭玄《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世紀》云：『女媧氏亦風姓，伏羲之妹也。』譙周《古史考》則云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伏羲次有三姓始至女媧。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而譙周以神農、炎帝非一人。自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羅泌《路史》至以爲軒轅之前別有軒轅，而有巢之上更一有巢，何上古之多茫冥也。夫帝皇至貴，而隱泯湮汨猶若此，況于後世一介里巷修名者，其孰爲表而傳之，使聲施不朽哉。噫！難矣，難矣。

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

神農修德作耒耜，地應之以醴泉。神農就田作耨，天應以嘉禾。

作易植穀，乃制作之大者，因思及于一器一象，皆古人心力矣，考之《世本》曰：『庖羲作瑟。勾芒作網羅，庖羲臣也，女媧作笙簧。隨作竽，

女媧臣也。神農作琴，炎帝、伯陵作鐘，無勾作磬，黃帝作旃，作冕，揮於作弓，夷牟作矢，雍父作舂，倉頡作字，俱黃帝臣也。堯作圍棋，絲服牛，相土乘馬，臘作駕，俱堯臣也。禹作宮室，倕作銚。

《古史考》曰：伏羲作網，神農作市，作耒耜，黃帝作弩，作釜甑，舜作瓦棺、土堅，夏少康作箕帚，昆吾作瓦。

《山海經》曰：少昊生般，是始爲弓矢。帝俊八子作歌舞，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鑿齒作楯。

《呂覽》曰：陰康氏作舞，帝嚳令抃卜作鼗鞞，倕作鼓及鞞，伶倫作權度量，胡曹作衣裳，蚩尤作戈戟。

《中華古今注》曰：軒轅臣胡曹作衣，伯余作裳，荀始爲冠，于則作扉履，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車區占星氣，伶倫作律呂，隸首作算，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杵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玉氷作服牛，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物原》曰：有巢始衣皮，軒轅妃嫘祖始育蠶，伏羲作裘，燧人始束髮爲髻，伏羲始作皮冠，軒轅加以冕，周公作縰，軒轅始作帶，顓頊制絛，堯爲玉佩，殷湯作笏及韠囊。此可以得正名百物之大概矣。

禹卑宮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服，玉女敬養天賜。一作神農女降。

按《宋書祥瑞志》玉女者，天賜妾也，禹時有之。

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疎江。皐陶烏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掲楊，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王。孔子反宇，是謂甫邱，德澤所興，藏元通流。

清・馬驌《繹史》卷二《皇王異説》　三皇、五帝，人之恆言也。《尚書序》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故黃帝以上爲三皇，少昊以下爲五帝。五帝既沒，三王繼統。三王世衰，五霸遞興。是以論世者必稱三五，其來久矣。太史公作《五帝本紀》，首黃帝而無少昊氏。説者曰少昊不居帝位，率鳥師以理西方。信然，則《月令》何以列少昊爲金行之帝？郯子自述其祖，何得言繼黃帝而立也？自遷之書出，遂令言三皇者，欲備其數而不得，則紛然聚訟，或曰燧人，或曰女媧，或曰祝融矣。夫遷之所本者，《帝繫》與《世本》也。然而《帝繫》、《世本》，或出於周末，采錄固有不可依據者。舜祖虞幕，見於《左氏》、《國語》者明甚，而脫漏失紀，是豈可盡信乎？且遷之所記，往往乖剌疑誤，合重、黎而爲一，是楚有二祖也。齊爲四岳之裔，又爲伯翳之後，是齊亦有二祖也。以伯翳爲皐陶之子，秦、趙方興，何臧孫有不祀之歎？伯翳佐禹治水，以馴服鳥獸，即《書》所謂益作朕虞，《孟子》所謂使益掌火者矣。《史》於《本紀》既兩歧其名，於《世家》又分爲二人，何其謬邪！故『益』之爲『翳』，亦猶『昊』之爲『皞』，『伏羲』之爲『宓戲』，『嚳』之爲『俈』，『紂』之爲『受』，與夫『契』之爲『卨』，『垂』之爲『倕』，『皐陶』之爲『咎繇』，『仲虺』之爲『傿』，或爲『鼬』，或爲『薛』，『伯冏』之爲『弼』，『君牙』之爲『雅』。古文之通用類然，皆謂之二人可乎？《周官》：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書。今三皇之書泯闕，五帝僅存《二典》。《易》叙庖羲氏以來略舉之而不悉，俾後世無所折衷，無怪乎人人異端牴牾，更僕未可問也。伯夷之作秩宗，《虞書》載之，而以爲四岳姜姓之祖；庭堅，高陽氏之才子也，而以爲咎繇之字；放勳、重華、文命，各言其德業也，而以爲堯、舜、禹之名；堯、舜，名也，而《謚法》載之。若此者，其皆信乎？共工氏與女媧爭，任知刑以霸九域；而《列子》云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是已有兩共工矣。其作亂於帝嚳之世，重黎誅之而不盡，與振滔洪水，舜流幽州者，又有兩共工也。燧人之前有有巢氏，昊英之後又有有巢氏，而皆教民居。禪通之帝爲倉頡，黃帝之史爲倉頡，而皆造書契。帝堯之時有羿，夏后太康之時有羿，而皆以善射名。若此者，其盡然乎？信如《世紀》所稱，女媧、祝融皆襲庖羲氏之號，而竝稱二皇，是一姓而再皇也。據《鄒子》五德之運，五行相生以承其位也。燧人、祝融皆以火德王，而與炎帝竝稱皇，是以火濟火也。皇者美大難名，帝者克配上帝，王者貫通三才，其名不同，其實一也。皇神化而莫違，帝高居而不冒，王天下所歸往，天祐之，民戴之，其德同也。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成，其時不同也而功同。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曰作曰述，或革或因，

其政不同也而道同。天覆地載，四時運行，寒暑代謝，以成歲功，其爲成物均也。日月照臨，金水內景，火外景，聖德光照，旁及四海，其爲明一也。饑者思食，渴者思飲，寒者就暄，暍者趨蔭，其欲不同，而皆得所欲也。故皇、帝、王，皆有天下者之通號也。是以三皇以來，皆曰王天下，而夏、殷之主，猶然以帝稱。《傳》曰：今之王，古之帝也。是豈有高下隆汙之殊哉？故諸侯不得稱王。稱王者，僭也。自徐偃、吳、楚始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國無二主，尊無二上，故諸侯不得相推爲王。相推者亂也，自徐州之役始也。既列國皆稱王矣，復以王爲不足而相尊以帝，若此者悖也，自秦昭、齊閔始也。王者天子之稱，霸者彊侯之號，未有兼稱霸王者，而兼稱之陋也，自項籍爲之也。《書》曰：皇帝清問下民。古之稱帝以皇者，皇帝猶皇王也，言大君也。而云古有泰皇，因去泰著皇，采帝號而合稱之以爲有天下者之尊名，自秦政始也。古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未有以王命其臣者，而功臣子弟皆得以封王，自漢高始也。

清・王弘《山志》初集卷六　《淮南子鴻烈解》博辯宏深，不可不讀。楊用修曾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五語，『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三語，皆出其書。諸葛孔明與孫思邈擇而述之耳。朱子采入小學，亦祇以述者爲據。然『能欲多而事欲鮮』，義更精也。

清・杭世駿《訂訛續補》卷二《五帝非官天下》　宋吳枋《宜齋野乘》云：『《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于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顓帝紀》并《通曆》，皆云顓帝爲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于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玄囂，父蟜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于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律曆志》載顓帝五世生鯀，則舜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遡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己。顓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于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于子，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啟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朱于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繼緒，舜因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猶避商均于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小甲傳弟雍己，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沖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屬，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清・趙紹祖《讀書偶記》卷四《重黎羲和》　《堯典》：『乃命羲、和。』孔傳曰：『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孔疏引『《楚語》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民世敍天地。」揚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

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各出一帝。而《史記》幷以重黎爲楚國之祖，故束晳譏其幷兩人以爲一』。孔疏又謂：『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通掌之。故《嗣征》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余案重、黎固出二帝，而羲和祇是一官，未必羲爲重之後，和爲黎之後，《法言》不足據也。上古天事恆詳，故《堯典》總命羲、和之後，又重之以分命、申命。然觀『欽若昊天』數語，非專命重。而分命、申命中，各有天地之事，如『寅賓出日』，天也；『平秩東作，地也，亦何嘗言羲掌天、和掌地哉？及至夏、商以後，人事詳而天事畧，周則馮相、保章屬於太史，其職愈微。觀《嗣征》之羲和，已是一人，不然，則不應共在一邑，而同湎淫，而廢時亂日也。史遷以重黎爲楚國之祖，《索隱》引劉氏云：『對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顧亭林以爲順非而曲爲之說。然史遷自本《鄭語》、《楚語》言之。《鄭語》上言楚爲重黎之後，下言黎爲高辛氏火正。《楚語》言重黎氏世敍天地，即言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蓋重黎自是天地分司，羲和則實天地共掌。後世因羲、和承重、黎之後，其官同，羲和可以幷言之，因幷重黎而連言之，此在周時已然。楚之先吳回，爲高辛氏火正，而楚自是吳回之後，司馬氏爲程伯休父之後，程伯休父自是火正黎之後，而《國語》乃連言重黎。而史遷因之者，祇是因羲和而幷重黎爲一官，非幷重、黎二族爲一人也。亭林於《國語》不甚究心，故亦從束晳而議史遷之失耳。『朕夢協朕卜』，亭林謂豈有如此大事而託之夢卜。不知此語自出《左傳》、《國語》，非《古文泰誓》憑空撰出。故謂《泰誓》爲僞則可，謂『朕夢協朕卜』爲僞則不可也。余是以云亭林於《國語》不甚究心也。

東坡《嗣征傳》云：『羲、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故羿假仲康之命征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以爲其言甚當。陳經《尚書詳解》亦以爲其論甚高。仁傑遂因此謂《嗣征》之羲、和，即斟灌、斟尋，而以爲《汲冢書》有之。不知《竹書》明言仲康五年命嗣侯帥師征羲、和，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尋，且《左傳》言澆是浞因羿室而生，何可幷此兩事爲一事也。東坡本以意言之，想當然耳。乃仁傑既謂《汲冢書》有之，而其誤如此，不可解矣。

清・江藩《隸經文》卷二《雅頌各得其所解》　《魯論》：『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晏《集解》用鄭注，而不言『所』字之義。予謂『所』，三所也。《國語》：『周景王曰：「七律者何？」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魯論》『各得其所』之『所』，即《周語》之『三所』也。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謂之『三所』，因三所而合之五位。歲、日、月、星、辰，謂之五位。因五位而合之七列。張、翼、軫、角、亢、氐、房，謂之七列。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律。七律，即七列也。此韋昭說，與杜預《左傳注》不同，杜《注》非，今從韋說。

考伏羲作紀，陽氣之初以爲曆法，建冬日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殷以前但有五音，無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也。至周加此二聲，謂之七音。蓋武王有天下，以三所乃國家受命之符，因七列制七律，變殷之質，從周之文焉。如析木之次，則用應鍾之均，一所也；鶉火之次，則用林鍾之均，二所也；大辰之次，則用夷則之均，三所也。魯備四代之樂，虞、夏、商三代之樂用五音，周樂用七律。至定公時，伶官失職，《雅頌》之升歌金奏，用六律而不用七律之均，故夫子正《樂》之音，使七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五音之制，此之謂『各得其所』也。後人以《詩》篇之次第，用《詩》之地釋之，是正《詩》非正《樂》矣。

紀事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狄山，帝堯葬于陽，帝嚳葬于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視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湯

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鴟久、視肉、虖交。其范林方三百里。

又卷一二《海内北經》 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

又卷一五《大荒南經》 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山。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枝，青華，玄實。

《國語》卷四《魯語》 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

又卷一六《鄭語》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姓蔓越不足命也。蠻羋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羋，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

《墨子》卷二《尚賢》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尸子》卷下 堯瘦舜墨，禹脛不生毛，文王至日昃不暇飲食，故富有天下，貴爲天子矣。

又 造曆者，羲和之子也。

造冶者，蚩尤也。

造車者，奚仲也。

昆吾作陶。

《孟子・滕文公》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莊子》卷四《在宥》 昔者黄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荀子》卷四《儒效篇》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弧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強暴，則非大儒也。

又卷一八《成相篇》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

堯讓賢，以爲民，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

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

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

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

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畎畝，任之天下身休息。

得后稷，五穀殖，夔爲樂正鳥獸服。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

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

禹溥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

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

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基必張。

又卷一九《大略篇》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韓非子》卷五《飾邪》　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

又卷一九《五蠹》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

《呂氏春秋》卷四《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

又卷六《音初》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又卷一三《應同》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天爲者時，而不助農於下。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角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所。

又　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事在大。

又卷一四《慎人》　功名大立，天也；爲是故，因不愼其人不可。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爲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爲義，以憂苦於民，人也。

又卷一五《慎小》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

又卷一七《君守》　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

又　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厤，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

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爲不成。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

又卷一九《舉難》　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弒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

又卷二〇　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卻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

又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耨，遂不顧。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

又卷二四《自知》　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愼之鞀。

漢・賈誼《新書》卷四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

又卷五　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引而爲惡則誅。

漢・伏勝《尚書大傳》卷三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扁，文王四乳。八眉者，如八字者也。其跳者，踦也。〔注〕其發聲也踦步足不能相過也。扁者，枯也。〔注〕言湯體半小。象扁枯。言皆不善也。

《淮南子》卷一《原道》　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

又卷一九《修務》　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

又　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是謂至信，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

又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爲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爲車。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　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

又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

又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

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弃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漢・揚雄《法言》卷六　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

又卷一二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

又卷一四　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祚？』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

漢・班固《白虎通》卷二　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詰詰，行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于是伏羲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堯、帝舜。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僎僎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禮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也。帝嚳有天下，號曰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熊者，獨宏大道德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

漢・袁康、吳平《越絶書》卷八《越絶外傳記地》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嚌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塡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

漢・王充《論衡》卷二《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于

地。見于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姓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蛇龍爲害，堯使禹治水，驅蛇龍，水治東流，蛇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一有故字。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

又卷一六《亂龍篇》 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

漢・王符《潛夫論》卷一 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

又卷一〇 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堯爲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

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一 元鼎五年，鄧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召今之馬肝，舂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半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帝寢靈莊殿，召東方朔於青綺窻，不隔綈紈重幕，問朔曰：『漢承庚運火德，以何精瑞爲祥應？』朔跪而對曰：『臣常至吳明之墟，是長安東過扶桑七萬里，有及雲山，山頂有井，雲起井中，若土德王，黃雲出；火德王，赤雲出；水德王，黑雲出；金德王，白雲出；木德王，青雲出；此皆應瑞德也。』帝曰善。

漢・蔡邕《獨斷》卷上 皇、王、后、帝，皆君也。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夏、殷、周稱王。

晉・葛洪《枕中書》 許由巢父，今爲九天侍中箕山公。夏啓、周發，受書爲田極明公，或住羅酆，或在洞天。三周大者爲降陵眞人，二人並在金華山。漢高祖、光武，並爲四明賓友，周靈王令爲太虛侍郎，治波龍山。樂子長闔家得仙，未昇天任，並住方丈之室。神洲受太玄生籙，五芝爲糧也。郭景純爲都錄司命，治虛臺也。左元放今爲天桂眞人監仙侯，葛玄受金闕君命爲太極左仙公，治蓋竹山，又在女几山，常駕乘虎騎也。許映始爲霍林仙人，許穆在華陽洞天立宅爲眞人。許玉斧在童初之北位爲眞人，未有掌領。鮑靚爲地下主者，帶潛山眞人，復五百年當爲崑兵侍郎。鄭思遠住南霍，常乘虎豹、白鹿，未有職事。蔡鬱壘爲東方鬼帝，治桃丘山。張衡、楊雲爲北方鬼帝，治羅酆山。杜子仁爲南方鬼帝，治羅浮山，領羌蠻鬼。周乞、嵇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趙文和王眞人爲西方鬼帝，治嶓冢山。

又 太吳氏爲青帝，治岱宗山。顓頊氏爲黑帝，治太恒山。祝融氏爲赤帝，治衡霍山。軒轅氏爲黃帝，治嵩高山。

金天氏爲白帝，治華陰山。

又 堯治熊耳山，舜治積石山，禹治蓋竹山，湯治玄極山，青烏治長山，及馮修山長。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二 西域荀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取，卽便對過。唯瓠蘆盛之者，則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昇仙。其國神秘，不可數過。

北齊・劉晝《劉子》卷二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此八代之樂所以異名也。

又卷五 伏犧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頊駢骭，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文王四乳，武王斵齒，孔子反宇，顏回

重瞳，皐陶鳥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鳥喙，非善終之象，而夏禹亦長頸鳥喙。王莽之重瞳，譬駑馬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勾踐長頸鳥喙，猶蛇有龍之一鱗，而不可謂之龍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

又卷八　太古淳樸，民心無欲。世薄時澆，則爭起而戰萌生焉。神農氏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後蚩尤強暴，好習攻戰，銷金爲刃，割革爲鉀，而兵遂興矣。黃帝戰于涿鹿，顓頊爭於不周，堯戰丹水，舜征有苗，夏討有扈，殷攻葛伯，周伐崇侯。

又　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戾獸，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鷙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

唐・李泰《括地志》卷一《岐州・雍縣》　漢有五時，在岐州雍縣南，則鄜畤、吳陽上畤、下畤、密畤、北畤。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作畤，郊祭白帝，曰鄜畤。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祠炎帝。漢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畤是也。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爲石，後剖腹而生啓。老君耳長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脇而生，及生，鬢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邕好食人瘡痂。文王四乳。皐陶鳥喙。堯眉八彩。湯臂四肘。禹耳三漏。離婁察見秋毫於十里之外。衛臣弘演開己腹納懿公之肝。周穆貴爲天子，車轍馬迹遍於天下，凡遊行一億一萬里。

又卷下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叟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旦，而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理國，賢可恃乎？』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上《大駕指南車》　起於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皆迷四方，於是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卽位。故後漢恆建。舊說云，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常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常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至其國。使大夫賓將送至國而還至，始制車，轄轊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車法在《尚方故事》。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生鈞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也。

又卷下《問女媧笙簧》　問曰：上古音樂未和，而獨制笙簧，其義云何？答曰：女媧伏羲妹，蛇身人首，斷鼇足而立四極，欲人之生而制其樂，以爲發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

又《問大琴大瑟》　答曰：古者伏羲氏造二十五絃瑟，不聞二十絃之瑟。《廣雅》云：瑟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舜之所造，有琴卽有瑟云。

明・孫瑴《古微書》卷四《尚書中候》　堯率羣臣東沉璧於洛，退候至於下。稷赤光起，玄龜負書出，赤文成字。稷讀曰側。堯卽政七十載，稷爲大司馬，舜爲大尉，德政清平，比隆伏羲，鳳凰巢於阿閣、驩林。下文同月。

堯卽政七十載，鳳凰止於庭。伯禹拜曰：『黃帝軒提象，鳳凰巢阿閣。』

堯祗德匪懈，醴泉出；文命盛德，俊乂在官，醴泉出山。醴，甘也，取名醴酒。

文命咸得，俊乂在官，則朱草在郊。

堯沉璧於河洛，赤色起，有玄龜負書出，於背甲赤文朱字，止壇。堯沉璧於河，黑龜出赤文題。

按《述異記》：堯爲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凰止於庭，神龍見於宮沼，歷草生堦，宮禽五色烏化白，神木生蓮，蓂莆生厨，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爲十瑞。《兔園策》註：堯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年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

舜沈璧於河，榮光休至，黃龍負圖舒卷，出入壇畔。

按《淮南子》：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

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瀍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

賁居曰：堯之業多不傳者，而羿之有功至等於大禹，亦所未聞。且云洪水爲共工所播，上古何多怪也。不有絕怪之孽，亦不足以徵絕聖之功。

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禪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嶽，明明揚側陋，得諸服澤之陽。堯之長子監明蚤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

按此堯之後所謂劉累者也，夏后世之豢龍，而漢世之所祖也。《呂覽》曰：『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

伯禹撫庶，伯官既號曰禹，因爲德謚。庶，庶人也。四嶽師舉薦之帝堯。四嶽，摠四方諸侯。師，衆也。薦，進也。握括命，不試爵，授司空。禹握括地象，天已命之，故不復試以衆官。司空於周爲冬卿，掌制國之田溝、行道水之事。伯禹稽首，讓於益、歸。稽首，拜頭至手。益、歸，二人。堯臣歸，讀曰夔。帝曰：『何斯若眞？何，不聽讓之辭。斯，此也。若，汝也。此汝眞其人。出爾命圖示乃天。』爾，女也。禹方讓隱之，故曰出汝所天命也。圖括地象。示讀曰祇。祇，是也。乃天使汝治水，非我也。伯禹曰：『臣觀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也。」觀，河觀於河水也。授臣河圖，帶定入淵。河圖謂括地象，帶定，安也，音帝。伯禹拜辭。』

禹理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

按《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中經》，歷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其巖之顚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彝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

《玄女占法》：禹問于風后曰：『吾聞黃帝有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道，今安在乎？』風后曰：『黃帝藏會稽之山下，其坎深十丈，廣十丈，鎮以盤石，致難得也。』禹北見六子，問海口所出。禹乃決江口鳴角，會稽龍神爲見匱玉浮出。禹乃開而視之，中有《太一經》十二卷。禹未及持之，其四卷飛上天，禹不能得也。其四卷復下陂池，禹不能及也。禹得中四卷，開而視之。自古之功莫奇于禹矣。則呼召神鬼，鞭撻風霆，理應有之，不得爲誤。

夏桀無道，枉矢射，山亡土崩。

桀爲無道，地吐黃霧。

按《世紀》：湯禽桀於焦門，放之歷山，乃與妹嬉及斟妾同舟浮海，奔南巢之山。

《述異記》曰：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又曰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山石遠望之若人泣，蓋是也。

玄鳥翔水遺卵，娥簡易拾吞，生契封商，後崩水易。注云：易，疑浴。娥簡在水中浴，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爲湯。又曰：玄鳥翔水，遺卵下流，娥簡拾吞，生契封商。

契後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

按《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賁居曰：昔者桀名履癸，而湯之稱亦云予小子履，足以知古人之質矣。

湯牽白狼，握禹籙。

天乙在亳，諸鄰國稱負歸德。東觀於洛，習禮堯壇，降三分沈璧。降，下也。以厚三分之璧玉沈雒水。退立，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於壇。魚者無足翼，言桀孤，特無黨可代也。黃者土色，土所以遏水。今土歸湯，雖祭猶爲位。告神，故有壇。黑烏以雄，黑烏，叶光紀之使以用也。隨魚亦止，化爲黑赤玉。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代桀，克三年，天下悉合。』

按《呂覽》曰：桀爲無道，天下顫恐，无辜任威，國人大崩。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乃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於妹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民心積怨。皆曰「上天不恤，夏命其卒。」』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往視曠夏，聽於妹嬉之言以告湯。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郊，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民大悅，親御如夏。

按《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賁居曰：信斯言，則伊尹與妹嬉比而亡夏，固不謬矣。陰謀之端乃開于聖人乎？雖然，非聖人亦不可以用陰謀。

殷紂時，十日雨土於亳，紂卒國滅。

紂末年雨石，皆大如甕。

按劉向《別錄》：辛甲事紂，七十五諫不聽而去。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於長子。

《淮南子》曰：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太公釣于磻溪，夜夢北斗神，告以伐紂之意。

文王遊磻溪之水，呂望釣其涯。王下拜曰：『乃今見光景于斯。』尚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

按《竹書》紀言：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太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爲禹卜畋，得皐陶，其兆類此。』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鈐報在齊。」尚出游，見赤人自洛出，授尚書，命曰：「召佐昌者子。」』

又《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其異。

周文王爲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鄴鄗，止於昌戶。乃拜稽首受，最最，要言也。曰：『姬昌蒼帝子。』

按《竹書》：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驚鸞鳴于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游文王之都。書文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星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

又卷六《春秋元命包》　王者不空作樂。內鄉人，外邦國，咸歌之。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己爲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樂名韶。韶者紹也。舜報繼堯之業。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駢讀曰頻，頻猶幷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各樂其君所爲，故不可合四家以爲一也。

又卷八《春秋演孔圖》　倉頡四目，是謂並明。顓帝戴干，是謂崇仁。帝告戴干，是謂清明。堯眉八采，是謂通明。舜目重童，是謂無景。禹耳三漏，是謂大通。湯臂二肘，是謂柳翌。文王四乳，是謂含良。武王齟齒，是謂剛強。

按《荀子》：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又仲尼面如蒙倛，周公身如斷菑，皐陶色如削瓜，閎天面無見膚，傅說

身如植鰭，伊尹面無鬚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然桀紂長巨姣美，而爲天下大僇，是非容貌之患也。

《莊子》亦云：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甕瓷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後人慕古而過神其說，則以爲聖人之有奇表耳。其實形貌安足異于人，烏知千歲之下而有傳楊虎其狀者，不以爲眞夫子也。

又《春秋合誠圖》 赤帝之爲人，視之豐，長八尺七寸，豐下兌上，龍顏日角，八采三眸，鳥庭荷勝，琦表射出，握嘉履翌，竅息洞通。

蒼帝之爲人，望之廣，視之專，而長九尺一寸。

黃帝冠黃文，白帝冠白文，黑帝冠黑文。

據宋均《感精符》注，則赤帝爲堯，黃帝爲舜，白帝爲禹，黑帝爲湯，蒼帝爲文王。此下備錄者鬳圖之失傳也。所云冠黃文等皆圖所預載，故諗其奇。昔漢祖斬蛇，時有嫗旁哭曰：『吾兒白帝子，爲赤帝所殺。』

此五帝感生之所起乎？譔此圖者附而益熾。

黃帝德冠帝位。赤帝之精生於翼。

黃帝坐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皇啣圖置前，帝再拜而受。一作黃帝遊玄扈上洛，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之，有鳳啣圖以置帝前。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爲匣，長三尺廣，八寸，黃金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又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臣集。發藏之大麓。

上古之圖籙亦何數數也，不直有畫，且有字，有語。如《述異志》所載，陶唐之世越常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此科斗書跡皆從何來？倘亦理之不可詰也。

大帝之精，起三河之州，中土之腴。

又卷九《春秋文耀鉤》 女媧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

按譙周《古史》，以爲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當身相接。譙周以神農、炎帝爲別人，非古義也。鄭玄《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未知孰是。

又 伏羲氏作易名官，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文。帝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蓋名渾耳。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官。

又卷一二《春秋內事》 神農地過日月之表。

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室，高棟深宇，以避風雨。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使推衍陰陽之事，當天天官也。陰宅以日奇，陽宅以月耦。陰宅先內男子當令奇，陽宅先內女子當令耦，乃吉。陰宅內男子三人，陽宅內女子二人。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茨，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愼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今人元日以葦插戶，螺則今之門鎖也，桃梗今之桃符也。太黃負山能動天地氣者，孔甲遇之，是爲天稚。日者，陽德之母。

又卷二三《詩含神霧》 聖人受命，必順斗張，握命圖，授漢寶。宋均曰：聖人謂高祖也，受天命而王，必順旋衡法，故張良受兵鈐之圖命，以授漢爲珍寶也。

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附寶而生黃帝。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慶都以赤龍合昏，生赤帝伊祁堯。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大禹之興，黑風會紀。注：黑力、黑風、風后，皆黃帝臣。禹、伯禹當其至也。玄鳥翔水，遺卵流，娥簡狄吞之生契封。一作《詩昌握契》文。

又卷二八《孝經援神契》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少昊樂曰九淵。又伏羲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

按《辨樂論》云：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畋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罔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按《扶來歌》即鳳來之頌，乃神農之扶犁也。扶、鳳、來、犁，音相同。爾是知神農因大昊之樂。又《呂覽》：祝融氏聽舜州之鳥鳴，以爲樂歌，作樂屬俗以通倫類，諧神明而和人聲。則知效鳳音者不始于黃帝。

又 社，土地之主。稷，五穀之王。俱土神，而所主之功異。所主既異，故其所配亦異。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以報功也。

五穀衆多不可偏祭，稷乃原隰之中能長，五穀之祇，故立稷而祭之。報社祭稷，以三牲重功故也。

按《通典》：顓頊祀共工氏，子勾龍爲社，列山氏子柱爲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爲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無可繼者，故止。周制天子立三社。《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於庫門內之西立之。王自爲立社，曰王社，于籍田立之。亡國之社曰亳社，廟門之外立之。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勾龍配之。稷，周棄配之。

又卷三〇《孝經鉤命訣》　華胥履跡，怪生皇犧。跡，《靈威仰》之跡也。履跡而生，以爲奇怪也。任巳感龍，生帝鬼魁。任巳，帝魁之母也。魁，神農名。巳或作似也。附寶出降大電，生帝軒。注：軒，黃帝名。電，黃精，軒轅氣也。命星貫昴，修紀夢接生禹。注：命使之星。

又　堯夢乘青龍上泰山。舜夢擊鼓。桀夢黑風破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

按東漢《周宣夢書》曰：昔聖帝明王之時，神氣炤然先見。故堯夢乘龍上泰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布令天下，後皆有天下。桀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齊桓夢爲大禽所中，秦二世夢虎齧其馬。王者夢之，皆失天下。

《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占夢掌以歲時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又《靈樞經》：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炳。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與。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烟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丘陵、大澤、坵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游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鬬訟、自刳。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窮范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脘則夢溼。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及讀《列子》又有云：凡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爲疾者則夢溺。籍帶而寢則夢虵。飛鳥啣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與此稍別。

又卷三三《河圖挺佐輔》　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余於河之都。覺昧。素善不知其理，敢問於子。』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興謀治太平，然後鳳凰處之。今鳳凰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古之圖紀，天其授帝圖乎。試齋以往視之。』黃帝乃祓齋七日，衣黃衣，冠黃冕，駕黃龍之乘，戴蛟龍之旗，天老五聖皆從，以遊河洛之間。求所夢見之者弗得。至於翠嬀之淵，大鱸魚泝流而至，乃問天老曰：『子見夫中河流者乎？』曰：『見之。』顧問五聖，皆曰莫見。乃辭左右，獨與天老跪而迎之。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五色畢具。天老以授黃帝，舒視之，名曰錄圖。

錄圖曰：潭潭嘒嘒，棼棼雉雉，萬物盡化。

天授元始建帝號，黃龍負圖，鱗甲成字，從河中出，付黃帝，令侍臣目寫以示天下。

黃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

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嬀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堯勑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歸還水中。

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爲柙，白玉爲檢，黃金爲繩，黃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符璽。』又曰黃龍從雒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舜令寫之，寫竟去。舜以土德，故一曰黃帝。一作文竟，龍去。

禹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渡北海，免弱水之難。

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洶洶莫知始終。

按《正法經》：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闕三百六十輪爲一周，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輪爲一度。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勃，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陰餁。天氣極於太陰，地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勃，陰否則

蝕，陰陽勃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劫。天運九千九百周爲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爲陰勃。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勃。陰陽蝕勃則天地政易，天地政易謂之大劫。

《運度經》云：靈寶自然運度，有大陽九，大百六也；小陽九，小百六也。三千三百年爲小陽九，小百六也。九千九百年爲大陽九，大百六也。夫天戾謂之陽九也，地虧謂之百六也。至金天氏之後，甲申之歲，是其天地運度否泰所終，陽九百六會至時，道德方明，究醜頓肆，聖君受任於壬辰之年也。

《皇民譜錄》曰：自三象明曜已來，至以累億劫會，天地成敗非可勝載。數極唐堯，是爲小劫，丁亥之後，甲申之年，陽九百六，二氣離合，壬辰之始，數有九周。至庚子之年，赤星見於東方，白搏見于月窟。唐堯之後四十六丁亥，是三劫之周，又五十五丁亥，至壬辰癸巳，是大劫之周也。六合冥一，二道盈虧，時運周劫，始轉一仙階。

賁居曰：陽九百六之說，僅見於道藏，故備志之。康節先生妄以十二時分元會運世，而以堯舜世爲巳中。至宋受命，遂當申初，恐天地之大終難以年代限也。

又《河圖握矩記》 燧人之世，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一云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黃帝名軒，北斗黃神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寶，之郊野，大電繞樞斗星，耀感附寶，生軒。胸文曰『黃帝子』。又附寶之郊，見電繞斗軒，星照郊野，感而生軒。又黃帝母曰地祇之子，名附寶，之郊野，大霓繞北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轅。

令訾野中有玉虎，晨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又黃帝以雷精起，玉虎晨鳴雷聲也。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朱宣，少昊氏。瑤光之星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又曰帝乾荒擢首而謹耳，豭喙而渠股，是襲若水，取蜀山氏，曰樞，是爲河女，所謂淖子也。淖子感搖光於幽防而生顓頊。

扶都見白氣貫星，感生黑帝湯。

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大姒夢大人死而生文王。

賁居曰：天之生奇杰瑰偉，如其生怪石，生妖禽，偶感異氣而出。或於中夏，或於蠻荒，或爲尤物，或爲英人，亦不計其爲帝爲王也。如哀牢之觸沈木，夜郎之流竹孔，廩君之涌土穴，徐偃之生暇孚，或不緜血氣，不經人道，咸自卓然。何必爲天下主而後有奇徵哉？且如桓靈寶之么麼，而當其母誕時，亦感星墜銅盆，吞之有娠。使其後竟受僞命，豈不與瑤光薏、苡同一瑞也？然亦有漠然無瑞而爲世雄霸者矣。意者天之間氣，其亦偶然而集，而不可以概世類乎。若曰天知有帝王而福之，則佛說萬八千天子恐不勝其休祥之煩。

少昊秀外龍庭，曰月縣通顧。顓頊渠頭併幹，通眉帶午。帝嚳駢齒方頤，龐覩珠庭，仳齒戴干。一本帝告駢齒，上法日參，秉度成紀，以理陰陽。

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黑帝深面，黃帝廣頭龍額。黃帝兌頤，黑帝修頸，蒼帝並乳。

蒼帝望之大，視之博。白帝望之明，視之義。

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旗。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蛇，曰旂。中央法黃龍，曰常。』

帝命伯禹曰：『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之。汝能從之，汝師徒將興。』

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筭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孝順二親得筭二千，天司錄所表事，賜筭中功。

按《太上感應篇》：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筭。筭減則貧耗，筭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筭。大則奪紀，小則奪筭。人生而不自愛者，其亦負上帝之賜多矣。

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玄金千歲生玄龍。

此即《淮南子》五龍五頒之說，已錄前《運斗樞》篇。黃帝生，先致白狐。

秦距之帝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長八尺六寸，身大七圍，手握兵執矢。

怪目勇敢兩瞳，天雨刀於楚之邦，謂項羽。

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胸龜背龍眼，長七尺八寸，明聖而寬仁，好生主軫。劉受紀，昌光出軫，五星聚井。

又卷三三《河圖著命》　瑤光之星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於姚墟。修已見流星，意感生帝戎文禹，一名文命。扶都見白氣貫日，意感生黑帝子湯。太姒夢長人感已，生文王。

又卷三四《河圖秘徵》　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北方恆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軍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

東方太山將軍姓唐名臣，南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嶽華陰將軍姓鄒名尚，北嶽恆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嶽嵩高山將軍姓石名玄。恆存之郤百邪。

東海君姓馮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君姓視名口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白，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禹名帳里，夫人姓結名連翹。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河神名幷可。請之呼之却鬼氣。

按《雲笈七籤》：東嶽姓玄丘名目陸，南嶽姓爛名洋無，西嶽姓浩嶽名元倉，北嶽姓伏名通萌，中嶽姓角名普生。句芒號曰文始洪崖先生，東方蒼帝，東海君也。祝融號曰赤精成子，南方赤帝，南海君也。蓐收號曰夏里黃公，西方白帝，西海君也。禺彊號曰冥玄子昌，北方黑帝，北海君也。風伯神名吒，號曰長育。雨師神名馮修，號曰樹德。馮夷號曰元梁使者。

《養生雜書》曰：東海姓何名歸君，南海姓劉名漱君，北海姓吳名禽強君。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臣乘，北海禺強。

《廣雅》：山神謂之離，河伯謂之馮夷，江神謂之奇相，物神謂之鬼，土神謂之羵羊，水神謂之四象，木神謂之畢方，火神謂之游光，金神謂之清明。

賁居曰：神豈有姓若字哉。借有之，孰相呼之？且如天劉翁下降，而張翁竄竊騎其龍以上，則今之天翁已非昔天翁矣。千億萬年仙神亦應乘除，即欲執書策之名而呼之，恐不應也。好異者鉤探亦苦，聊以博聞，其實名類猥多，不勝舉耳。

又　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女，目神名珠映，鼻神名勇盧，齒神名丹朱，夜卧呼之有患亦便呼之九過，惡鬼自却。

按《黃庭經》曰：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九，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壟字靈堅，耳神空閒字幽田，舌神通金字正倫，齒神鬥鋒字羅千，一面之神宗泥九。又心神丹元字寸靈，牙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烟字含明，腎神玄冥字育嬰，脾神嘗在字魂停，膽神龍曜字威明，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西陽雜俎》：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虛監，鼻神曰冲龍，玉舌神曰始梁。

讀百骸神名，可以思養生主矣。

劒神名飛揚，矛神名天矢陰，弓之神名曰曲張，斧神名狂章，盾神名自障。

按《埤雅》：粟曰許給，豆曰靈殖，黍曰伾俟。曲張，弓也。推亡遠望，弩也。續長，箭也。脫光，刀也。飛揚，劒也。狂章，斧也。馮耳孟公，船神也。黃父漸耳，食鬼之神也。其貴神之異名，又曰五岳神。泰曰圓常龍，衡曰丹靈峙，華曰浩鬱狩，恆曰登僧，嵩曰軍壽逸羣。四海神東曰馮修青，南曰視赤，西曰勾火丘百，北曰禹帳里。江神曰奇相，河伯曰氷夷，淮神曰巫支祁，波神曰陽侯游光。畢方，火神也。清明，金神也。沐腫，水神也。彭侯雲陽，木精也。羵羊賈訕，土精也。

又卷三五《雒書靈准聽》　有人方面，日衡重華。衡有骨表如日也。眉上曰衡。重華，重童子。握石椎，懷神珠。椎讀錘。錘，平輕重也。握謂知玉衡之道，懷神珠，喻有聖性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歷象日月星辰。正月上日，舜受終，鳳皇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孳，西王母授益地圖。西王母得益地之圖來獻。

有人謂禹也。大口，兩耳參扇，足文履已。漏，空也。戊己土之日，故當

年水土故以爲名也。首戴鉤鈴，有骨表如鉤鈴。胸懷玉斗。懷旋璣玉衡之道，或以爲有黑子如玉斗也。

又　赤帝之爲人，視之豐，長八尺七寸，豐下兌上，龍顏日角，八采三眸，鳥庭荷勝，琦表射出。握嘉履翌，竅息洞通。

舜長九尺，太上員首，龍顏日衡，方庭甚口，面顓亡髦，懷珠握褒，形卷婁，色黳露，目童重曜。故曰舜，而原曰重華。禹身長九尺有六，虎鼻河目，齞齒鳥喙，耳三漏，戴成鈐，襄玉斗，玉骭履已。

又　蒼帝姬昌日角烏鼻，身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以成草木之長，而順天時。水澤不內舟，以成魚鱉之長。不覺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獵唯時，不殺童羊，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馬不馳不驁。澤不行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

文王獨坐，屏去左右，深念遠慮，召太公望曰：『帝王猛暴無文，強梁好武，侵凌諸侯，苦勞天下，百姓之怨心生矣。其灾予奚行而得免於無道乎？』太公曰：『因其所爲，但興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國焉。』武王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也。遂東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

按《仁王經》，世間帝王有其五種：一粟散王，威德最劣。二鐵輪王，治閻浮提。三銅輪王，兼二天下。四銀輪王，化三天下。五金輪王，統四天下。

《廣弘明集》云：此之五王，論其位上下不同，語其德勝劣有異。推秦皇漢武，閻浮提內唯王震旦，五種王中粟散王也。

蒼帝起，天雨粟。

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

有氣象人，青衣無手，在日西，天子之氣象也。

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

按《晉志》：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主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恆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盖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氣。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四《羅刹海市》　馬驌，字龍媒，賈人子。美豐姿。少倜儻，喜歌舞。輒從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美如好女，因復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都庠，即知名。父衰老，罷賈而居。謂生曰：「數卷書，饑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繼父賈。」馬由是稍稍權子母。從人浮海，爲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至，以爲妖，羣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懼；迨知國人之駭己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遁，則啜其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鬣縷如丐。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望之。久之，覺馬非噬人者，始稍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陳所自。村人喜，偏告鄰里，客非能搏噬者。然奇醜者望望即去，終不敢前。其來者，口鼻位置，尚皆與中國同。共羅漿酒奉馬。馬問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詭異。但耳食之，今始信。』問其何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爲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貴人寵，故得鼎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爲不祥，往往置棄之；其不忍遽棄者，皆爲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刹國。都城在北去三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鷄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都以黑石爲牆，色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石；拾其殘塊磨甲上，無異丹砂。時值朝退，朝中有冠盖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雙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如簾。又數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拳鬣怪異；然位漸卑，醜亦漸殺。無何，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譁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遙立。既歸，國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搢紳大夫，爭欲一廣見聞，遂令村人要馬。然每至一家，閽人輒闔戶，丈夫女子竊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延見者。村人曰：『此間一執戟郎，曾爲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爲懼。』造郎門。郎果喜，揖爲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蝟。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多；獨未嘗至中華。今一

百二十餘歲，又得睹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然臣臥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早旦，爲君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夜叉，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扮唱不知何詞，腔拍恢詭。主人顧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桌爲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翼日，趨朝，薦諸國王。王忻然下詔。有二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卽出告馬，深爲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爲美，曰『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游戲猶可，何能易面目圖榮顯？』主人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當路者飲，令馬繪面以待。未幾，客至，呼馬出見客。客訝曰：『異哉！何前媸而今妍也！』遂與共飲，其懽。馬婆娑歌『弋陽曲』，一座無不傾倒。明日，交章薦馬。王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歎，賜宴離宮。酒酣，王曰：『聞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卽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靡之音。王大悅，卽日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而官僚百執事，頗覺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立，憫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於是乘傳載金寶，復歸山村。村人膝行以迎。馬以金貲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懽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鮫人，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游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問所自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卽市。』馬問行期，欲同游矚。村人勸使自貴。馬曰：『我顧滄海客，何畏風濤？』未幾，果有踵門寄貲者，遂與裝貲入船。船容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箭。凡三日，遙見水雲幌漾之中。樓閣層疊；貿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上磚，皆長與人等。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眼，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洋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卽有前馬者來詰鄉籍。生揖道左，具展邦族。世子喜曰：『既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與連轡。乃出西城。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爲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見龍君在上，世子啓奏：『臣游市廛，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拜舞。龍君乃言：『先生文學士，必能衙官屈、宋。欲煩椽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水精之硯，龍鬚之毫，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擊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讌集採霞宮。酒炙數行，龍君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離席愧荷，唯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郎出。珮環聲動，鼓吹暴作，拜竟睨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鬟挑畫燈，導生入副宮。女濃妝坐侷。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綴明珠如斗大；衾褥皆香奩。天方曙，則雛女妖鬟，奔入滿側。生起，趨出朝謝。拜爲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海龍君，皆專員來賀；爭折簡招駙馬飲。生衣繡裳，賀青虬，呵殿而出。武士數十騎，皆雕弧，荷白棓，晃耀填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間，徧歷諸海。由是『龍媒』之名，譟於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本瑩澈，如白琉璃；中有心，淡黃色；稍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濃陰。常與女嘯咏其下。花開滿樹，狀類蒼蔔。每一瓣落，鏘然作響。拾視之，如赤瑙雕鏤，光明可愛。時有異鳥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每聞輒念鄉土。因謂女曰：『亡出三年，恩慈間阻，每一念及，涕膺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泣不自禁。女亦歎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君曰：『聞都尉有故土之思，詰旦趣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啣報之誠，結於肺肝。容暫歸省，當圖復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大悲。女曰：『歸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爲君貞，君爲妾義，兩地同心，卽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偕老乎？若渝此盟，婚姻不吉。倘慮中饋乏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囑：自奉裳衣，似有佳朕，煩君命名。』生曰：『其女耶，可名龍宮；男耶，可名福海。』女乞一物爲信。生在羅剎

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對，出以授女。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島，還君體胤。』女以魚革爲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數世喫著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餽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涘。生上岸下馬，女致聲珍重，回車便去，少頃便遠。海水復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咸謂其已死；及至家，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媼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爲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兒坐浮水面，拍流嬉笑，不動亦不沉。近引之。兒啞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大啼，似嗔生之不援己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玉，則赤蓮在焉。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計各無恙。忽忽三年，紅塵永隔；盈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爲夢，引領成勞，茫茫藍尉，有恨如何也！顧念奔月姮娥，且虛桂府；投梭織女，猶恨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興思及此，輒復破涕爲笑。別後兩月，竟得孿生。今已啁啾懷抱，頗解笑言；覓棗抓梨，不母可活。敬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信。膝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君克踐舊盟，意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匳中珍物，不蓄蘭膏；鏡裏新妝，久辭粉黛。君似征人，妾作蕩婦，卽置而不御，亦何得謂非琴瑟哉？獨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覩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歲後阿姑窀穸，當往臨穴，一盡婦職。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復省書攬涕。兩兒抱頸曰：『歸休乎！』生益慟，撫之曰：『兒知家在何許？』兒亟啼，嘔啞言歸。生望海水茫茫，極天無際，霧鬟人渺，煙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遂歸。生知母壽不永，周身物悉爲預具，墓中植松檟百餘。逾歲，媼果亡。靈轜至殯宮，有女子縗絰臨穴。衆方驚顧，忽而風激雷轟，繼以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晝暝，龍女忽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何爲？』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腦香一帖、明珠百顆、八寶嵌金合一雙，爲作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矣。

帝王部

綜述

《大戴禮記》卷七《帝繫》　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

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敖。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

黃帝居軒轅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顓頊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于謁水氏，謁水氏之子，謂之高緺氏，產重黎及吳回。

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羋姓。季連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熊，九世至于渠婁鯀出。

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

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陬訾氏，產帝摯。

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

氏。緜娶于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禹娶于塗山氏之子，謂之女憍氏，產啟。

《國語・晉語》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

漢・伏勝《尚書大傳》卷三　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天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皡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粵若稽古，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分有十紀：一曰九頭，二曰五龍，三曰括提，案春秋元命包作攝提摶雅，又作挺提。四曰合雒，案博雅作雄。五曰連通，六曰序命，七曰脩飛，案春秋元命包作循蜚。八曰因穆，案春秋元命包作提。九曰禪通，十曰疏訖。案春秋元命包作仡。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蘇氏，宗盧氏，祝和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

宋・羅泌《路史》卷一《初三皇紀》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所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盪者，遂有天地、權輿之說。夫太極者，太一也，是爲太易。列禦寇曰：『有形生於無形，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九變復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而薾者爲天，濁重而墜者爲地，冲粹而生者爲人。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會精，萬物化生，而庶彙繁矣。雖然，治故荒忽，井魚聽近，非所詳言。而往昔載諜，又類不融正閏五德終始之傳，乃謂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爲之治。繼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在《洞神部》又有所謂初三皇君，而以此爲中三皇。蓋難得而稽據，然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摭，紀三靈而復著夫三皇也。渾敦氏之世，但聞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緜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知也；不可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

又卷二《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粵有天皇，是曰天靈。望獲強尊，頎贏三舌。驤首鱗身，碧盧禿楬。首出庶物，君有五期。寔司元化，歲紀攝提。斟元陣樞，以立易威。秉籙司契，無文不懷。乾曜迨元，像符合氣。亭毒萬有，風行焱逝。靈書八會，自然洞神。玉券十華，人風眞淳。體眞得極，提名旋復。無門無旁，神運四奧。被迹無外無熱之陵，三輔九翌爲世億齡。

又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鏗名岳姓，馬踶妝首。十一龍君，迭辟繼道。主治荒極，雲章載持。逮天協德，與地侔貲。太始之元，上成正一。不生不化，覆却萬物。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唯庸有光。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爰定三辰，是分宵晝。魄死魂生，式殷月候。諸治徑易，火紀周正。草榮木替，亦號萬齡。

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增，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然不曰三皇者，豈非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乎十紀，而不遂與二靈參邪？予故從之，別紀二靈，而返泰皇氏於『九頭紀』。

又　泰皇氏

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胡洮龍軀，驤首達腋。出刑馬山、提地之國。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爲九州，謂之九囿。別居一方，因是區理。是以後世謂居方氏。太平元正，肇出中區。駕六提羽，乘雲祇車。制其八土，爲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氣自正。爰役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際無臬。挺桐萬物，無門無毒。以叶言教，爲天下谷。迪出谷口，還乘清冥。覆露六幕，罔不承命。道襲高

厚，何德之僭。其所付畀，與人天參。離艮是仇，有佐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當是之時，天下思服。日出而作，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頹然汔終。爲世之日，兩皇並隆。

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極泮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靈氏之前，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姓，而疏仡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遠近，置而勿論可也。略條刺于右端。其一曰九頭，是爲一姓紀，則泰皇氏紀也。五龍二，是爲五姓紀。治在五方，司五類，布山岳。方是時也，世亟巢穴，日月貞明。蓋龍德而正中者也，漢世祠之膚施。攝提三，是謂五十九姓紀。太史公言：『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言。而所謂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在漢皆餼。合雒四，是謂三姓紀。教人穴居，乘蜚鹿以理。連通五，是謂六姓紀。乘蜚麟以理。敍命六，是謂四姓紀。駕六龍而治。

又　循蜚七，是謂二十一姓紀。自鉅靈氏而下紀也。因提八，如辰放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葦、遂人氏之出穴，皆因其變而舉之也。禪通九，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有八姓也。疏仡十，自黃帝氏而紀。自秦氏沒，而嘗無君矣。其弓民也，聚生羣處，無君親之，異仁義禮智之所不用也，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其有君者五紀，予不知幾氏矣。司馬貞曰：九紀之間，豈惟數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整堮者，千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崩握符登紀爲萬物之主者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地之有初嘗于僻邑荒村，悅見大古之俗，顧豈俟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眇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眇然，又且爲不神者求也。祗禍新襲，虮蝨生之；州沼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而況於人乎！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窮，豈以不接而遽蔑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

又卷三《循蜚紀》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衆，持化權，乘太極，而蹠灝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丸變化，而與物相弊。鑠出於汾睢，揮五丁之士，驅陰易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凝。惟無恆處，或云治蜀，蓋以其迹躔焉。

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又得《呂梁碑》獲逆帝王之世，乃知天未喪斯文也。《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傞傀六世、渾敦七世、秉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九渠一世、徧韋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爲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限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爲禪通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句彊氏。自句彊而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敍，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盤古氏，基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爲說甚繁，非足貽訓，故紕焉。自無懷降，所敍與《名山記》大同，此予之史篇所取灋者也。鉅靈之號，此世所聞焉者也。《遁甲開山圖》云：鉅靈與元氣齊生，惟『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鶡冠子》之所謂』尸氣皇者邪？予得是書，乃更爲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紀，卒寂寥而無詔系，不得而綴矣。茲亦可謂富也，謹闕之以俟。

又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於北經。譙明、涿光，信其爲繼治者，乃知邃故之事，非必無傳，特恨幽介弗之究爾。予觀於經而信二書之足丁也。

又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袜。黃頭大腹，出天參政。無易天生，無散大璞。按圖正端，是致天極。三百四十歲，狪神次之，號曰黃神。

又　狪神氏　人皇氏沒，狪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又　犂靈氏　《東荒經》有犂靈之戶，犂靈氏之戶也，以不壞。

於予之《路史》亦異矣。凡孔聖之未嘗言者，予皆極言之矣。予非好爲異也，非過於聖人也。夫以周秦而下汔于今，耳之所納，目之所接，其駭於聽熒者夥矣。況神聖之事，凡之莫既者邪。是堯舜崇仁義，六經、《論語》，其理備矣。顧且言之。吾見焦脣乾呃而聽之者，愈悠悠也。是故莊周之徒，罵以作之，意以起之，而後先王之道以益。嚴然則予之所摭正，亦不得而不異爾。予悲夫習常翫正，與夫氛氛日趨於奇者，之不可以虛言格也。於是引其暱而景者著之。此亦韓將軍學兵法之義，而蕭相國作未央宮之意也。雖然，訞詭亂惑猶弗薦焉，覽者知夫讓王胠篋，漁父說劍之惜，則吾知免矣。

又　大騩氏　大騩氏見於南密，或曰泰塊。昔者黃帝訪泰塊於具茨，一曰大騩，蓋設於無垓坫之宇，而臺簡以游泰清者。後有隗氏、大隗氏。

又　鬼騩氏　鬼騩氏後有鬼氏、饒氏、攘氏、剎氏、鬼騩氏。

弇茲氏

又　泰逢氏　和山者，寔爲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於萇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氏之神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柰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往往以生死、鬼神爲性命、道德外事，有不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奚爲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爾，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爲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竇，而不閉天之竇。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爲徒，歸于鬼者與物爲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歸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是故正直爲神，而儉險則爲鬼。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陽而釋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羽，君子於此，其可不慥又慥，而自墮於鬼物之區哉。

又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眞人。

中之爲道帝王之心，卽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以示，入德之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是以爲政，而能馴致於太治者。蓋中也者，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也。衆見之所宗，萬手之所會，理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復進。是故道得之而爲太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得之而爲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而茫兮，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之傳炎，炎帝氏以之傳黃，無異付也。堯帝氏以之傳舜，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尹、周公，而中之所以爲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皇不極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上慢下，暴王室如燬，數百千年而不之復，則極之不建其禍，正如此也。嗟乎！《皋謨》、箕《範》中極之說備矣。此家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雖然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伋之書，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統矣。夫君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孰得而過邪？冉相之道，茲其所以寂寥，希闊而不繼之，豈不慙歟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盡倫盡制豈過不及之云乎？而彼僪者，附誠明假權變，繳繞咕嘛，以綢其姻，而濟其姦，豈惟無忌憚哉！其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已矣。此予之所以贊冉相氏，而爲中庸泚也。

又　蓋盈氏　若水之間，禺中之地，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虛也。

又　雲陽氏　雲陽氏，是爲陽帝。蓋處于沙，亦著甘泉。以故黃帝以來，大祀于甘泉。云丹徒、絳北者，非也。

《遁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虐也。可以長往，可以隱處。雲陽之山在衡山之陽，只今茶陵之雲陽山也。予游衡湘，道其麓，見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沉，徬徨不忍去。亦意嘗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麗倚皆西面，而北上朝衡領矣。然攷之皇甫《紀》，實爲少昊之封。雲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雲陽。以故黃帝以來，每大祀于甘泉，則長沙之地其亦爲始封乎。雖然丹陽、曲阿亦秦世之雲陽領也。《吳地》記錄曲阿正秦代之雲陽領，太史時言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閒。秦人於是發赭徒三千，鑿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而陳勳屯田，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破岡瀆也。故杜佑以丹陽爲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茅山、若絳北之陽石者，非其止矣。載言之流以爲僊者，蓋知其異也。

又　巫常氏　泰壹氏　泰壹氏，是爲皇人。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之解，與天地之所始。昔者神農嘗受事于泰壹小子，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泰壹元君，蓋范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有兵法、雜子、陰陽、雲氣、黃冶及泰壹之書。兵法、雲氣、書傳間出，而黃冶、雜子漢後不復見。其書言黃帝謁娥眉，見天眞皇人，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古之聖人，盍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衡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顓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葵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敍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爾治萬物，自爾得神志不勞，而眞一定矣。予以蕞爾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其爲教也至矣。水火大淵之事，其所言哉。

予所敍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年皆不乏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眞人，壽蔽天地，蓋天眞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于眞人，而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衡，陵罔閬而隘八落者也。又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蔽，精神不越，亦可以齡逾數百，雖有脩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爾，然未有不死者。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言雖陋，以台觀之，物莫不有數，有類故雖天地莫能逃，山亡川邕，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險著蜂蠆之甲，晉殿破楹昆明劫灰，則所謂地屢敗矣。土石自天，星磌如雨，或夜明逾晝，或越裂崩地，則天有時而毀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宛首亦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況於人乎。柰何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於方士之言，以求不死，邈然而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數矣。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崩葬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苶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面，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陞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綵鳳空騫之語，皆方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傴佺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豈不悖哉！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令冠謙盡去三張僞法，盍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顓以禮度爲首，豈有玆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詡翕，而尤以信行爲輗軏。初無不死之言，子貢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衆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斯言爲不可信。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聾瞽而不悟也，故博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尙其曉然知之，而不蹈於悔也。

又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兗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小顥之居，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則陳留矣。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

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家之陂，夢黑帝謂己，汝產必於空桑。』而干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槩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伊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林。』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雕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顥。』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顥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宮，卽武帝之太時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穎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爾。蓋以定四年《傳》，封伯禽於少昊之虛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拾遺》、《遠游》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又　神民氏　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都於神民之丘，一曰神皇氏。駕六蜚鹿，政三百歲。

又　次民氏　次民氏，是爲次是民。次是民沒，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穴處之世終矣。

《丹壺》之書其不繆歟。今旣闕着，而或者有不厭《命歷》之敍，其亦有所來乎。胡爲而多盍也，貴人云何子之好言，古曰有是哉，今古一也。若以古爲見邪，荀況有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亂異道，而衆人惑焉。彼衆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千世之傳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也，況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今古一也。類不孛雖義同理，故往緣曲而不迷也。五帝之時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況次民倚帝之時乎。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也；以後而觀，則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固亦謂之今也。古豈必古，今豈必今，犆自我而觀之。千世之前，萬世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爾。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惑，威節族久而絕，曷古今之異哉。

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

又卷四《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爲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蜚麐，出地郭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古初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摶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閷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治二百有五十載。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服食器用，王道之也，自生民以來，至黃帝而大備，刱脩增革，更幾聖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因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成。時之所未厭，雖聖人不能以強去。時之所未安，雖聖人不能以強行。若興若廢，特顧其時而已矣。始古之時，虵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掘沈鴻而致之海，毆蛇龍而放之菹，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間滄熱，而蕭賴之下足它恙，於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所與也，猶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爲之羽皮以禦之。多傷也，爲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爲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爲泉幣以行之。不疏也，爲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爲之舟楫以郵之。相傾也，爲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爲之權衡以平之。無爪牙以自衛也，然後爲之城郭。羽皮之不給也，然後爲之布帛。木處而顚，土處而病，然後爲之棟宇。爲之祭祀以致其報，爲之刑政以率其壞，爲之車輿以佚其體，爲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爲網罟，爲耒耜，爲杵臼，爲弧矢，爲鯤鮞，爲茵幄，爲醴酪。范金合土，瑾瑜泄井，黼坐鼎食，鞴牛乘馬，兜矛劍戟，重門擊柝，各以智巧，變而通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生必具，然後夫人知有生之爲貴，養生送死無憾，然後人得安其生而樂其化，此教治之大基也。是其有不善邪？降及它時，不原其故，乃至窮耳目之好以

徇人。剗生民之脂自奉，傾宮璇臺不足處，則更爲之萬戶千門。合宮龍鷁不足乘，則復侈以錦帆珠雨。南河西苑，獵車千乘，織金鋪翠，費動萬計。撞萬石之鐘，伐雷霆之鼓，窮日夜有不足以既其懽，弗聞天下之歎嗟，而施施自以爲樂。天道惡盈，蜉蝣闕閱，而何能以久生乎？桀、紂、幽、厲，秦政、石虎、高緯、叔寶、齊昏、隋煬之流，亦可以鑒矣。喈哉，夔龍稷卨伊周孔孟，分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顯名。夏癸商受魯桓齊穆，人君也，而清虛者猶商其有禽獸之心，惟其見善不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人化物爾。物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受用無盡，君以爲足，今固不啻足，若猶未也。雖萬此其足邪顧是數主之所盡力又奚足爲美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則如之何？曰：『吾不爲奢，亦不爲儉，使爲儉則齊鬻永泰之間，分裹蒸餘阜莢濼，梁衍大同之際，豆鬻布帳，雖唐堯何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又　蜀山氏　蜀之爲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柏濩、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蓋作于蜀。蠶叢縱目，王瞿上魚鳧治，導江逮蒲澤，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言，不知文字。上至蠶叢，年祚深眇。最後乃得望帝杜宇，寔爲滿捍，蓋蜀之先也。自叢以來，帝號其妻曰妃，俱墜之。昔黃帝爲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荒，亦取于蜀山氏，惟其後葉及高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年，伐滅之。始降侯云：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雖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今古同也。奈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後百罅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揚雄《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爲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爲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爲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憐，求欲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饒之予，劖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後褒余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貲，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爲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固不可謂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它國而綴靈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爲國，固鬼神之所作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既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番也。夫吐番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拏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屑十方之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爲虛，可謂彊矣。然其垂羨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爲議者欲以梁鳳巴蜓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生羌而襲吐番。夫羌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萬一生羌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瑰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而得吐番，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穡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或得之而得以穡，亦何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況己之田舍矣，而它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嗾兵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憂國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棄上谷造陽之熟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得大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臣擊怨而交訟，所爭亦不啻是一何默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出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關右蕭然，始恃盛疆，卒歸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嘗言之，溟渤漲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激障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泄流沙於西陲，決弱水於北溟，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昇明之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者幾什百君。其盡制歟，支顯西游，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旬以

西國也，支顯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智猛法盛之錄，曇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而不已邪。慮亂者穿其頤，志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於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亦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氓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爲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戎狄。彼以遠略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爲國，而以貪求速敗，豈不甚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爲之寒心哉。

又　氂俛氏　氂俛氏後有氂氏、俛氏、氂俛氏之迹，學者必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爲氂俛氏失之。

又　渾沌氏　渾沌氏，是爲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若至於所謂盤古氏，異矣。

予嘗議《三墳》之僞，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六韜》之書，渾沌氏在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羲之下。應劭作書，遂以爲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一皆因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治，若予與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此班生之失也。雖然，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邪？老儋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人害，是故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後世因時而有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何久近之殊哉？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況見聞聞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憂，而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觀古之人被畫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況三代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況出於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獨於渾沌氏疑之哉？彼將憮告賜之言者，吾不憮也。

又　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饁，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

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述此書，自遂人而下益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而不詳也。遂人而上，雖復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禪之文，於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濛澒其說，如《風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繆無鞅者也。又有得以僅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稀韋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潛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几蘧氏，《風俗通》之帝嚳氏，和菟史之太鬼氏、鬼鬼氏，《命曆敘》之黃神氏、狙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攷其上下。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自，多有諧其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邪？以此諦其不誣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又　皇覃氏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牺六鳳皇，出地衡。春秋命曆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陵。治二百五十載。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僅，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爲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爲極治，無生而爲無殺，至殘而爲至安，豈一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王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

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熯，人知爲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冰霰，人知爲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阽危之患。居今之世，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呼，自有君氾於堯，如辰放、皇覃、遂人、有巢、爲世之期，皆逾二百。正所不論，而羲、炎、若黃帝、青頊、唐、虞、且不下於百年。天下大治，繇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矣。紀載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唱或隨，或強或羸，一二世而其風已替，固未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名世，繼世而興，猶必化之一洽，教之一浹，而後民之情始可以一變。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期矣。觀時會通，豈欲速之功哉，奈何國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賢不肖，奚啻相灑？茲文王所以望而未見，時之難，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世所以常多。先王之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教。誠以天下之治，難乎其變復也。

又　教誠以天下之治難乎？其變復也。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斯先王之政也，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則少者有不帛而不肉矣。班白者不負戴，則少者不免於負戴矣。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也，而所養有不贍，此病施之不博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江漢之民無鰥寡矣。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則江漢之民無孤獨矣。數罟不入污池，則魚鱉不可勝食矣；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矣。斯先王之政也。然江漢之域鰥寡孤獨，無失養，則遠人有失養者矣。九州之內魚鱉草木無不若，則遠物有不若者矣。聖人之心，非不欲九州之外鰥寡孤獨皆得養，魚鱉草木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博施濟衆，此堯舜之所以猶病之也。惟《易》有言『既濟亨小』，無欲濟世，而不至於大，則吾之仁有不盡矣。仁有不盡，則吾之施有不可得而必矣。施不可必，則天下之寒饑、屈枉、厄窮而無憀者，何時已邪？見其生則不見有弗及矣，聞其聲則不聞有弗及矣，況其遠邪？是以先王不務廣地而於吾之所制每致其詳，於吾所制苟致其詳，則四海之內將有聞風興起，視則而視效矣。然則修己以安百姓，是必勝殘去殺而後可也，而□者曰竢河之清，夸者又曰日月冀爾，是故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不至於大敗極亂喪亡相仍不止，則其視羲、炎、黃帝、辰放皇覃也，何啻朝菌與螟□哉！今而匹之不亦悲乎？此予所以贊古人之久治而每爲之三太息也。

又　啟統氏　啟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章衡運紹記，若通載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人圖錄，其亦有所取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聞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庶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爲稱邪？草木以土爲生而不知土，魚鱉以水爲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迹，自翳其身，而人不知其啟統氏之謂乎！

又卷五《因提紀》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氏見姓譜

几蘧氏

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狗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鴮居穀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橐舁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

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爲，然爲治者，多幸有爲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爲貴。夫以一體諏之，藥石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天下，雖有聖智，無所作之謂平。及夫貪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亦已幾矣。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效。彼几蘧氏之治，蓋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儷焉。

又　俙韋氏　昔莊周訏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而首言俙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提挈兩儀者也。仲尼曰：俙韋氏之囿，黃帝氏之囿，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曰囿、曰圃、曰宮、曰室、謫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而或者疑即商之豕

韋。夫所謂契天地者，豈區區伯据之雄所能克哉？且昔夫子嘗問於太史大弢柏常騫若徠韋矣豈亦商之豕韋哉？今《丹壺》書繼諸几蘧氏之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而廢一哉？

又　啓統氏　啓統氏，別無考見，獨起居舍人章衡運紹記若通載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人圖籙，其亦有所取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聞專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庶涵泳春風之中而不知所以爲稱邪。草木以土爲生而不知土，魚鼈以水爲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若不足，韜光晦迹，自醫其身而人不知，其啓統氏之謂乎？

又　有巢氏　大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反，人無妒物之心，而物亦無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恆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棲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其爲民也，登巢椓蠡，惰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餽者，飲其血，嚥其懦，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橡栗以爲食，草棲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民。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勝者以長，長猶不足涖之，則就其無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結繩以爲政，木皮未委于復塞其羽革，紩衣攀領着兜冒以賁體，民之葬者，猶未詳焉。過者頹泚，於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故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治三百餘載，栖於石樓之顏，天寶七載，詔有司於肇迹之地置廟，春秋二享，與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復。輕清之必上，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世之日僞俗之日澆，此勢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者必有爭，爭則鬥，鬥而不勝，必至於剝林木，林木未利，必至於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有甚而已。自剝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旱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驂。延于春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是欲禍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爲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爲不可，曰：『爲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爲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祀於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於曼登，晉諱戰而國棄於劉聰。梁諱戰而簒亡於侯景，一夫作難，萬衆潰弊，天下無兵，沍未見無禍者，是可去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微之權，死生之地，而聖人之所謹專者。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爲矣。何事魚麗夫如是則消鋒鏑鑄金人足以爲治，而司馬炎不生事於晉，蕭俛段文昌之儔不生事於唐矣。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岐雷兪扁不惟葺芩之養性也。而刼痼攻積，巴赦殂葛，猶不得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素著於躬，禮樂教化，日漸於民，其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業者，固自有定。然一罅之或闕，則固將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蒐閱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脩明於閑暇之日，謂之有政。俎豆之中，有軍之容，固非徒俎豆也。干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刼。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以勢抗。今顧曰：『舜孔未學，豈書生所知哉？』

又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昏晝之辨。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爇然火出。聖人感之，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上古之人，茹毛而啗血，食果蓏蛤鱓膸腐餕漫，內傷榮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炕，以熟腥胜，以燔黍捭豚，然後人無腥膻之疾，人民益夥。羽皮之茹，有不給於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號遂人氏。或曰燧人順而不一，於是窮火之用而爲之政，春季以出，樵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爲之紀，謂木器液，於是范金合土爲斧，重作烜高甌瓿，成物化物，而火之功用洽矣。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尸雒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命。明繇改乎陞級，畢旒辨乎方色。成博受乎古。諸隕薑錄乎延嬉，四后職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逞瑞，龜字効靈。於是占建而正方握幾，短表計，寘指天，以布躔而齊七政。始注物蟲鳥獸之名，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

貨。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以息其民。爲之進退，以恥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治律高之石室以著記二百有三十載。

贊曰有大聖，游于南垂，別火滲代，違其羽皮，以炮以燔。與人遂性，占建握幾，方廛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恥，父老子壽，禮繇顯矣。

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昔者管子有言，丘其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級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遂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己而不得，則惑矣。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今者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詳。紾觀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道生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之始，而巳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然之數妃也。自巳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爲三陰，寅爲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於甲，月生於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於申，是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爾。嗟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用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壽命長。及下之世，不知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每至於夭折。韓稚有言，鑽火變胜之下。父老而慈，子壽而孝，羲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滅，淫於禮，亂於樂，囂薄澆爲，淳風礙矣。而或者謂，南地薄殘，婚宦及早，而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二十。孔子以爲禮之極，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爲而不足語邪？彼受弒兄者之立也。而遂相之，愛荼之世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一乎此，其所以發爲政之問，而夫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誠以景公於此，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王湯武，且也，而公孫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邪？抑不知孝公之不足以帝道說邪，亦鞅之所售之帝道贋邪，握鉅而兼金售，皆穿窬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足以知顏子，亦不足以知孟子。

又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羣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冊府所在，庸成是立，故號曰庸成氏云。容成者，非也，方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其民僮蒙，莫知西東，摩蜃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可尾，虺虵可暱，而人無有相媚之心。寔有季子，其性喜淫，書淫于市，帝怒放之于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虢馬，是爲三身之國。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則有堂祥岐母羣怪大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蝮蛆而況又有大者乎？無物不有而後爲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是以大公有云，天之爲遠矣，地之爲屋矣，人生其間各自利也。何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有，是乃溟涬鴻濛，世以爲主，莫之有七十六聖矣。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爲常？奚物而爲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末常識，遇之皆可爲駭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昔叔山無止，且以孔丘爲梏於淑詭眩怪者，而況於凡乎？凡人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言之爾。申生之託祇突，彭生之蠱齊侯，與夫秦諜七日而蘇，荀偃視不受含，晉柩牛吼，伯有介馳，先民紀載，良不少矣。四海之下，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踶、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身、玄髕、貫匈、離耳、無腸、蚩頭、羽民、尾濮、豕啄狗頭，厭火流鬼，野叉落剎，充虮其問。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戶。寢居直夢，人死爲鬼，豈得謂之無邪？聖人慮天下之狃於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順事物之變，推至道開逕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蚩雉，有蜮載鬼之類，尚筆於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賾，知鬼神之情狀者也。而世之人以其憒憒，乃復邈邈務怪，不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常固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固不可保。極大下之異而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

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之所識，予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於覩流屨而太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也。』聖人以爲常，而衆人以爲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而諫則人不與，兹故因之以怪焉。

又卷六《禪通紀》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上天作令，爲百王憲，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拟文字。形位成文，聲貝以相生爲字，以正君臣之分，以嚴父子之儀，以肅尊卑之序。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罰以著，爲政立教，領事辨官，一成不外，于是而天地之蘊盡矣。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文字備于以存乎記注，乃著績別生，正名孚號，而升封于介丘。紀文字以昭異世，而文亂日昌矣，亂百有一十載，都于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南，書人禋之。後有倉氏、史氏、侯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畀聖人也，而其未流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所用，墳典鼎彝之外亡施焉。三代而下，有說命，有政典，然後文字亡所不用。既著文字，而六經託。六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運苦窳，牢茹苦畢，而後淫辭詖說，始蔓羨霄塊間矣。奇它之目如秋荼，而民亡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凝脂，而士不知所稅駕。文者侮俗，而姦者舞文，至於讀易卜姦，誦詩拍家，亡所不至。人皆郵之，而不知所郵者，彼市祆夜哭，謂鬼亡知，吾得信諸。

又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是爲皇栢。出搏日之陽，駕六龍，以木紀德，命曆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立乎正陽之南，是爲皇人山。其後爲栢，有栢氏栢常，爲黃帝地官。栢亮乂爲顓畜師，栢昭爲帝嚳師。堯治天下，有栢成子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栢成子皐，辭爲諸侯而耕。逮周之世，有栢冏爲太僕正，又有栢侯氏，栢常氏，白侯氏。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爲之攸同。符合證各象其類，興亡之籙，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眷命，必先幾見于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以爲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螾。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雨金棫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刃先生於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相召，箕麋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炎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亘跡。神農唐堯，俱感赤龍。黃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繇流星。與夫搖光貫月而胆顓湯，若有同於券鑰者，殆叵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蛇而還感赤龍，叔達繼水而復驚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之來，固可得而知也。蒼姬祖棄，既本跡瑞，偰先湯脩嗣嬴，俱膺玄鳥之祥，孰難見哉。要要草蟲，趯趯負螽，黿鳴泮隰，龜應淵中，馬氂截玉，梧桐斷角，承石取鐵，壽冒嗡褚娠臨門彩味蔑媓在軍皐鼓噎嬰婗號母乳泏匏血動痼矣發蠶餌絲而商絃絕，緣類而升，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狼狐齒崔誰矢中彙彙使虎伸蛇令豹止搏勞施蛇守宮弭蠆唐郎捕蟬，卽且甘帶，故曰道之制在人，物之制在氣，其生以是，乃或闇乎其數矣。若夫距王而興，不能復禹之迹者，非道殘百年之命，則五神之餘氣也。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反初。以文命者，十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而正統之論煩結，至於相承夫次，共工嬴秦，俱不得簒。而魏隨五代，仍去仍留，遂使應運之王。當南反北，人符天瑞，不得其時，稽之作者之猷，不如太上之無也。

又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居皇人山之西，是爲崈鄗山。一曰中央氏，後有中央氏、中黃氏。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單之饋鞠，人之養也，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況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緣岱，而對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

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它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國度？戒誣瀆哉，繼世成守，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岠齊君，諸儒爲必俟泰平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稱葆萁，隳肅然除蒿里以誣瀆乎？清寧者，武接于中馗矣，孽臣豔后，穢挺嵩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業之辟，苟當平世，講禮找費，行其所謂代一之舉，則嗣君無事於襲爲矣。君欲行之，則盍反其本乎？惟毋致羊皮雜貂裘之譏可也。不然，無重發陳莊伯之歎。

又　大庭氏　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禪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治九十載，以火爲紀，號曰炎帝。後有大氏，大庭氏。大愼爲黃帝師，大山稽爲黃帝司徒，唐代勃海尚其世也。

量莫大於齊人，而彼蒼爲窄，聖人在上，情款通乎人，德惠加乎物，則欣欣焉爲之不可致之祥。下甘露，出醴泉，三辰曾輝，五星循軌，歙歙然爲聖人延禧，而永卜及有夫道，則先出災患以憲示之。不知自省，又出變異以恐懼之。尙不知變，乃弗復告，而譴極以隨之，是何數數然邪？昔者泰皇倉帝大庭無懷之時，清明之感，上行而際浮，下行而極幽，故天不愛道，地莊發泄，而人化神。伏戲神農之世，其民侗儻，瞑瞑蹟蹟，不知所以然，是以永年。黃帝唐虞之代，其民璞，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智譎相誕，而情不應，一慴于上，而羣有忮心者，旋攻之于外，是以父哭其子，兄服其弟，長短頡訐，百疾俱起，肯禿狂傴，萬怪偕來。變不虛生，緣應而起，而中材好大之君，樂休祥而昧致戒，己未有善，而詹詹惟瑞之言，又不思所以應之，而因以自怠，是以稱善未幾，而昭士已怦于域門之外，故儒老先溥言其事，乃至詆符瑞爲無有者，皆過激之論也。夫天人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明晦之變，卽吾心之妙用，而飢食渴飲，利用出入，卽天地之機踵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雊鼎之雉，退風之鷁，果何興於丘哉？而孛食星隕，霖震木冰，山崩地震，蜚蠊麋蜮，春秋悉與人事雜而識之，是誠何意邪？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煇，靡不萌於念慮之初。人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類見之，有不可而遮乎？君高其臺，天火爲災，多其下陣，淫水殺人。賤人貴物，豺虎橫出，孽嬖專政，穀果不實。膻致蟦，臭引蝶，亘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不至於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至於災。雷電以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電，川瀆冢崩，而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祆祥，不勝善政，是故諱變異而怵者，未有不興。稔休祥而怠者，未有不亡。漢之武帝，放意殺伐，天下愁苦，其治效苟不至於大亂則已矣。然在當時，旱暵彌年，孛彗數見，顧乃以爲偶然。而景光嘉祥，芝雁金馬，史不曠紀，則歷代之事可知矣。今歲旱矣，而曰天以乾封，星孛矣，而曰天報德星，是則果自欺也。何惑乎速化希旨者之爲欺邪？惡戲，孰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從之乎？若昔楚莊之泣域也，見天之不見祆，地之不出孽，則禱於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乎？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焉。行之非難，人何傷而自絕哉。

又　栗陸氏　栗陸氏是爲栗陸。敖昏勤民，愎諫自用，於是平民始攜。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醉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後有栗氏，睦氏。

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予以爲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以爲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予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稱國爲口爲累上，此二傳之獨見，非經意也。諸侯之臣書之策者，無非大夫也。《書》曰：『殺某，則是殺大夫矣。』是故會聘涖事若盜殺，俱不書大夫，書殺大夫某者，明大夫之不當殺也。葵丘之會，齊小白爲載書而盟諸侯，其四命曰：毋專殺大夫，

於春秋豈復有是者哉？古者諸侯之大夫，一偕命于天子，及其有罪，則請之天子，命之殺則殺，諸侯不得而專之。周衰，諸侯專恣，大夫之罪，未登於殺而輒殺，故未有不書大夫者。惟欒盈良宵，不書大夫，以其絕於國也。雖然，書殺大夫，亦固非一律矣。有盜有人，有名有國，書名者二，書人者七，書國者三十有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稱人者，衆殺之，而其名賊，則大逆者也，苟非弒君，則不名賊。三大夫者，偕繇君弒見及故及其賊之名。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固未有書某君殺一大夫者，則稱國殺爲君殺明矣。亦未有衆殺之而書國，君殺之而書人者。洩冶之死，孔寧儀行父實殺之，而書國殺，曰：『君實殺之也。』《書》曰：『大夫，是不當殺也。』夫冶致諫其君，而二子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于以是知聖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之尤也，而辨者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子懷寵，不去亂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于君，謀一己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聖人豈有異於人乎哉？昔者夫子之言，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固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紂之不道，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而夫子俱許之仁。丁衰委之代，垂老作書，以示勸沮，若冶之忠君死誼，方褒嘉之不暇，而且罪之，惡在其爲孔子也。且冶在陳，何寵之足懷哉？至于後世，有曰良史。左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則以爲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義討賊，則又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伏節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無口匏、立仗馬、不鳴雁，然後爲明哲歟。王鳳以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死，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夫爲大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故非聖人而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曄謂固下死節，否正直，不敍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爲良史。

又卷七《禪通紀》　昆連氏　昆連氏，一曰釐連氏，一曰釐蓄氏。昆連者，昏晦之謂也。後有釐氏、厘氏、驪氏。

自生民以來，君有宇宙者多矣，十紀之辟不勝計。予繹路史，僅得其五，其五紀則遂亡之矣。有或雜出傳記，如焱氏、泰氏，著於莊子。成烯氏、素皇氏、內崙氏之著於鶡冠子。雖間存一二，而政迹無滅。洞穆難稽，然又懼沒厥號，因復著之，庶來者得以觀焉。《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子休曰：『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信矣。

又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相輪璞。較橫木爲軒，直木爲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權畸羨，審通塞，於是擅四方，伐山取銅，以爲刀貨，以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

贊：禪通著紀，伊予握旋。秉數稽功，一德乘乾。地不愛珍，乃權畸羨。制彼貨刀，與民通變。稱物平施，有無以遷。皇上繇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士，乃皆以爲即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焉。昔蒙莊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訊諸幣款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封禪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則軒轅自爲古帝，信矣。後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又　赫蘇氏　赫蘇氏是爲赫胥。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脯而嬉，晝而動，夕而息，渴則求飲，飢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慝也。出三入一，惝恍如遺，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卽以胥而自況，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潛山，葬朝陽。後有赫氏，赫胥氏。

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是故求爲樂者失其樂，求爲富者喪其富，求存者先得其亡，求榮者必至於辱，求以爲大，未有不先獲其小者也。昔者，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秦皇繼之，秦皇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邪？夸與幾而已矣。幾生於所無，而夸出於不足，皆欲也。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僊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方士，將求僊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所爲也。而其所謂僊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

彼以爲致人之所能致，未足爲至。必於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夸也。是以中材之主，好名之心常卑於欲壽。而求僊之志，尤重於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蜚昇法也，羲以是傳之炎，炎以是傳之黃，堯傳舜，舜傳禹，小顓頊，高宗文王，夔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得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是之煎而南轅，兩騑愈疾，自謂即至，而不知其日遠也。善乎，周隱遙之告隨文曰：『帝王修道，迷於人臣。』二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修，而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僊自致矣。若爲庶人之事，臣所未悉，夫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能固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敝精神，苦筋骨，而與死禍鄰哉？雖然，黃帝之所爲不在是，赫胥氏之所爲亦固不在是也。且以秦皇惛惑不悟，卒至陵遲沙丘，身首不斂，爲天下笑。鄉使穆王遺祭公之諫，則不獲沒於祇宮。明皇稽至德之壇，則不得崩於神龍。武帝苟非狼狽自悔，易危爲安，則龍淵之廟不立矣。方東方生之薦藥石於帝也，固以謂僊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僊人，猶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言，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羣臣，自歎曩之愚惑，爲方士之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尹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爲也，必先知道，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灑曜迹不爲難也。赫胥氏之果僊乎？予不得而知也。予怨夫求僊者之喪其欲也，故侑紳之，學者毋謂太謾，將有嘿而識之者。

又　葛天氏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儗旋窮作權象，故以葛天爲號。其爲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及其樂也，八士捉忻投足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塊柎瓦缶，武梟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滯通而天下泰矣。後有葛氏、權氏。

贊：旋穹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軌則。無言而信，不化而行。垂法葛天，蕩蕩難名。載民玄鳥，臨物之極。八闋興謠，莫知帝力。

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夢有占，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爲之節文爾已。古者夫嘗無樂也，洪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一代之樂也。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隳形體，洿蠖以爲行，疃怨以爲賢，託音乎聚僂之傍，而羅嗔乎父師之側，曰：吾爲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予嘗學《論語》矣，及微子之篇，見其著周公謂魯公之語，而遂知孔子與三仁八士之心。然後三歎孔門弟子，善述聖人之志，而揚雄、王通皆不足以知之也。夫《微子》一篇，論出處之大致，而特雜是章於間，何哉？彼周公之言，上以爲君人者，而下以爲事君者發也。爲君難，爲臣固不易。君臣之間微矣哉。於其所厚者薄，則無不薄矣。親而可施，則何有於賢士大夫哉？二世之殘骨肉，六朝之賤宗室，此可仕其朝邪？大臣不以，則必愎狠信任小人矣。剝喪元良而信崇虎，賊虐諫輔而任尹諧，與夫信石顯而疑蕭傅，任裴齡而絀陸贄，此可仕其朝邪？非是二者，聖人不去也。是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猶且傍徨於其域，知此，則三仁之或去或死。柳惠之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八士之著於是列，皆可知矣。故舊無大故，猶不可棄，則君非有大故而可去乎？朋友且不可求備也，一人或過，其可求備而去乎？知是則接輿沮溺，晨門荷蓧，有可得而議矣。於戲山林之士，豈止於不知反哉？而世又有無故宅嶺，稱慕巢許以蘄達者，終南少室，皆爲捷徑，大有佳趣，豈持岑岑之中南邪？巢許之事，予無信焉，且不仕無義可也。長幼之節，如之何其廢之？夷俟之態，固嘗見於沐槨矣，然則數之賊而叩之杖，是乃聖人之隱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毋輔之之徒，復何爲邪。譏山甫姍文王，諼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況無懷之與葛天氏乎？晉室之爲夷，南北之紛更，皆繇此徒出矣，而何任達之足云？是故先王之治，先其禮而後其樂。樂者，溷溷之竟，而禮者，人之城也。禮勝則愚，故樂以生之。樂勝則流，故禮以守之。禮也者，所以嚴分而防佚者也。苟嚴矣，何幔之足憂？苟防矣，何亂之足病？彼箕踞裸裎，託音爲達，其禍已不可勝言矣，非直聖人病之。俾門倮

役，莫不以爲病也。《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夫麕既已死矣，在所可棄矣？而猶苞以白茅，何邪？死，惡其涔於地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厝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其禮所以不可以已，而流遁者之所以獲罪於聖人也。

又卷八《禪通紀》　尊盧氏　尊盧氏，是爲宗盧。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惟以幣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餘載，位強臺之陽，塹浮肺山之陰。後有尊氏、尊盧氏、鱒氏。

自余季甫志學，遍通三經，且侍且業，未嘗終食三商，不屬意於是史也。訪博氏，适異書，訊旅人，求金石之遺，豫是有益。雖奴客必師，不知祈寒溽暑之爲毒，於衡湘得雲陽之從，於廣都得盤古之祀，於馮翊得史皇之墓，於藍田得尊盧之採，於衡山得祝融之窀，於長安得陰康之冢，於肺山得華胥之封，於黃龍得女媧之碣，於茶水得炎帝之陵，於蛾眉得黃帝之款，於雝得帝鴻之坎，於雲陽得少昊之墝，於成陽得慶都之刪，於天山得有虞之文，於陳倉得娥育之隸，於商於得女英之壟，於杼山得夏后之銘，一何多邪？獨怪劉子政、說湯無葬處，而崔駰薛瓚俱云濟陰亳縣。今有湯冢，《皇覽》云：『在亳城北郭東三里，高七赤，韓嬰所謂帝乙墓者。』何謂無邪？按伏韜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伊尹及箕子冢。』今悉成丘。而杜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城，宜其爲是而記。乃稱王子喬墓，亳之湯冢已氏之伊尹冢，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別有湯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錄水災。行湯冢者，於漢隸扶風地，有湯池徵陌，何謂無邪？然湯之都亳與葛比，似亦不在茲土，及攷秦寧公本紀，二年伐陽，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穆桓之時，別自有湯，亦號亳王，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君，塹於徵者，而非成湯之墓。繼觀聖賢成冢記，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圮矣。銘言二千年困於恩，其明器悉爲河東張恩熹之于河，是知成湯之窆久已無沒，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爲不苟矣。於戲，太古尊盧祝融陰康華胥之陵，尚猶歷歷可知如此，而成湯之臧不壽獨何與？良可嘆也。

又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隤不疏，江不行其原，陰凝而易閟，人既鬱於內，腠理滯著而多重腿，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制爲之舞，教人引舞以利道之，是謂大舞。治于華原，塹浮肺山之陰，後於陰氏、霧氏、陰氏。

又　祝誦氏　祝誦氏，一曰祝穌，是爲祝融氏。未有耆谷，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洽穌萬物咸若，施是聽弇州之鳴鳥，以爲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而穌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穌平，而壽命長。移風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爲之節文也。以火施化，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爲謂。都于會，故鄭爲祝融之虛。其治百年，塹衡山之陽，是以謂祝融峯也。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穌氏。

贊　伊古祝融，人萌揄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弇州之聲，庸致樂歌。樂希蜀續，是爲祝穌。以諧人神，以通倫類。順火開祥，肇禮炎帝。承師毓德，三綱以平。萬物自若，天衢總清。

爲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爲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一莫於物，則浸淫畔肆，滑喪其天，不能反其性命之朔，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五綦六鑿，壞之於外，無以爲之節也。是以先王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爲之節，以樂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自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臧之於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噎氣歎，此天籟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幾之自動者也。具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是故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於民。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德矣。隨之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兄，凡所以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穌日以積，而乖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拂戾之氣泯，五官七體，畢順其王，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相穌而不相信。故中聲發越，而塞于天地之間，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凡以出乎素有之穌，中聲自至而然也。中聲者，一性之穌，而與天地八方之氣，相爲

流通者也。人爲之主，而情爲之本，律爲之用，而器爲之居，六間六始，所以爲之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則所以爲之居也。陞歌下管，貴人聲也。歌鐘在左，歌磬在右，人聲之佾也。而五聲以爲之侑，宮肩信而侔意，徵肩禮而侔神，緎肩仁而侔魂，商肩義而侔魄，羽肩智而侔志，宮弘以舒，徵貶以疾，穌防而約，商散而明，羽展而虛，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緎，變緎生宮，而五音之氣協矣。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鐘者，律之本，而中正者，曆之原也。在律爲聲，在曆爲氣，以故律曆同起冬至。聲生於三始，而曆原於三統，以故黃鐘之律，本於三寸三。呂之爲三十有六三，律之爲四十有二，而黃鐘之本立矣。六始爲律，六間爲呂，律準乾，呂準坤，是故六陽乘位而始於後，六陰乘位而始於姤。陰成於坤，陽成於乾，乾卦巳而位亥，坤位申而卦亥。亥者，乾坤之交，陰之極而陽之所繇始也。引於申，該於亥，是故亥爲陽月，水之位也。人之孩，草之荄，皆自始矣。乾爲大赤，坤爲大黑，赤入黑以成玄，玄中生白，造化出焉。核於亥，根於艮，而三白之化寓矣。赤黑配於乾，而三白生。乾坤媲千亥，而三統出。是故樂繇陽來，而水化。律有五聲十二律之變，既而六十卦之合得。六十卦之合得，而十日十二辰之數制矣，因而六之，當期之日致矣。氣不頓進，律無獨成，故奏黃鐘，歌太呂，奏太簇，歌應鍾，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炭度晷景，候鍾律，以諧氣也。聲合而後神示之降出可期，氣諧而後陰陽之進退可效，相生相化，輕者鼓之，重者濂之，畸者裁之，譌者削之，而五運六氣九宮四治之難去矣。體用相權，彌綸布搤，于以退乎不正之氣，而召乎不及之氣，是故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緎而寒谷春生，徵動羽而霜雹夏零，猶寓之造化而取之也。祝誦氏屬續，朱襄氏之來陰，陰康氏之來穌，伏羲氏之立基，神農氏之扶犁，黃帝氏之雲門，少昊氏之九淵，高陽氏之承雲，高辛氏之六屬，堯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地之中，以發人之抑，道人之伏，達人之慧，而爲政之平，則凡以得乎人聲之緎而已。故清緎一奏，而鳳凰翳日，簫韶九成，而百獸率舞，其事然也。三五以降，醇澆而僞，璞散而器，而人始徂詐，與物敵矣。天地之元，時至之氣，始離次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謂樂，不過留意鐘鼓巢產之聲，綴兆疾徐之文。紀鏗鏘，著節奏，俶詭殊瑰，爲彌文煩飾而已。簨虡鏗鎝，進俯退俯，欲其召穌氣而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壽命，是爲齊謳而希楚和，吳歈而幾代應，不已難矣。下迨列國，曹奢魏褊陳汰唐憂，無足言者。桑間濮上，留連荒亡之音作，而君驕，而政散，民流官壞，而不可繫。上煩等淫聲，慆心闐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際，干戈日尋，魂爲燕氛，魄化魏土，而凄怨之聲入於匏管。輕生敗倫，賊君棄父，而變逆之音出於金石。三綱淪，六紀墜，遯情傷化，惟不能當於天心，是以祆沴災眚，百疾俱起，而鼓師三飯，寄遯河海，至不可以爲國。千鍾作，大呂鑄，而內益亂。新聲興，巫音起，而君愈卑。志微焦殺，求所謂一倡而三歎，何可得邪。漢魏而來，情文俱泯。人殉辭狎，而聲匪純懿。匏不成列，舞不像成，陳鄭聲于楓庭，陞胡部於堂上，迎神帶邊曲，宮案次熊羆，而房中之樂，則惟恐淫哇之不聞，變態之不新也。不中其聲，名器隨變，既聲有餘於數，則更從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則益之以二變。合十二律而不協，則載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留尺，倚歌梵唄，婁羅悅般，而風雅進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一不之減，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卦，未嘗增也。二變不得而應聲增，四清不合而子聲起，七五音而八律呂，豈本爾邪。是則雖有黃鐘大呂之聲，商緎徵羽之器，以旋宮則不得其變，以迎氣則不得其平，中聲何自而得哉。故樂也者，天地之合也。其形變者心亦隨，其志變者聲亦絕。發於薰芬，應於遐逖，雖聖人不能抑也。亡國戮民，非無樂也，而不樂其樂，蓋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趨數傲僻，煩戾濫溺，此亂國之所好，而衰姓之所樂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乎心，暴戾之動，不存乎體，此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象殺伐之氣，中穌之感，不載於心，溫柔之動，不存乎體，此亂世之風也。治世之君，以道勝欲，故其音安以樂。雅頌之作，政其有不穌乎。亂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鄭衛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異異音，音異異政，然則亡國之君，眩惑轉易，刑政紛糾，豈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故君子之聽聲，不徒鏗鏘節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已之志也。何後之世不明乎此，乃復膠意於區區之累黍，以祈中乎穌氣，不已勤乎。夫

絲間不足以制聲，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蕤賓下生大呂，八八左旋終於中呂，此班固之所本也。應鍾聲下大呂，十律而反高一均此失，不紀清濁之變也。其曰黃鍾，未必果非大呂也。其曰應鍾，未必果非無射也。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繩準無所施，而平直之運無所逃，此不共之術也。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以聲應，此不傳之道也。游心乎衆虛之間，而與物爲際者，又不能以詔其子。放乎事物形氣之表，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其第。三如干之銅，三如干之炭，同時鼓之。鑄三黃鍾聲不同也，而況尖圓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嘿理，而恃器數以爲正，秖以惑也。崇寧之物，魏漢律制指尺，於是上悼忝之非度，謀以聲而定律。而典樂之臣，莫能以也。夫以神瞽定律，必攷中聲，亦不過因其自然而道之，豈河內無眞葭，而上黨無眞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絃爾。

又卷九《禪通紀》 昊英氏　昊氏，或曰子英。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人帝之世，不麛不卵。官無共備之勞，而死不得用。享事不同而階王，以時異也。伐木者，衣薪之世也。後有昊氏。

太上無名，其次有爲，而無名從之。其次名先而實後，名先實後，而名實離矣。是故爲善無近名，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也。有爲皆善，而孰爲善邪？溫良恭儉，明允篤誠，人與我以是名也，何竭竭然擊鼓而求亡子乎？故善不可以有心爲也，有心則僞，而一失之矣。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它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蛄蠓之，心與目會，而泚達于顙，於是反累裡而掩之。掩之誠也，非爲儉，非爲奢也，掩之矣。而土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而棺槨興焉。蓋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也。喪三日而殕，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爲觀美也。彼藏于金之壁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以未滿也，況于親伏羲黃帝之時，非無供備之勞者，死偕用槨，豈固是彌文哉。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衾三領，斂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喪，桐棺三寸，蓬蔭以斂，餘壤爲坋土，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是也，下錮三泉，上湮南山，金玉城闕，水銀河海，固非君子之志，而孝子之心，不如是之貧也。雖然，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動一國，屬脩士。脩士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古之數也。惟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以總，不以晝行，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已事而踆，若無喪者，此之謂至辱。是則舜禹若啓，以刑餘罪人，喪其君也。是墨子者，以至辱事其親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治喪也，以泊爲其道也，惡足以爲儉。中都之制，聖人固不欲速朽也，以璠璵斂而孔子麗，級豈慮其墓之抽哉。而王充猶欲明死者無知，以降泊葬。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嗟夫，儉者一善之名，聖人御世之寶也，在乎內而不在乎外。何說者之譚堯舜，舉徇外而反卑之也。且忱戒塗髹者，尉李野人之璞俗，土階三尺者，繇余窮邦之陋風。蓽戶不扉，蓋茨不翦，此楚之交子魯之周子之鄙習也。而堯居衢室之宮，垂衣黼幅，邃如神明，集五瑞而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若衆星之拱極。舜游嚴廊之上，被袗衣，鼓五絃，繪日月於裳，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聞鑾和，動有環佩，步趨中於莖招之節。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欲塗髹而忱戒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污俗之所以相欺也。人之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玉，坐設章容黼扆，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路，越席以養安，載鼻亡以養鼻，錯衡以養目，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軛，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彼桀紂之奢而亡也，則戒奢者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茅茨土階，欲以塗髹而不敢，信不然矣。且先王之制，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而污世之人，不通於禮，處尊而偪賤，居大而侵小，以天子之尊，窮天之產，磬地之毛，而爲圉隸監門之奉，亦難乎爲下矣，不惟以陋于厥躬也。而又房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鄙野夷貊之人已乎？故曰中失而事過當，名尊而實可泊，君子不爲，而況唐虞與有夏氏乎。

又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營

爲，夏則居曾巢，未有火化，搏獸而食，鑿井而飲，檜菘秸以爲尊，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木處顚風生燥顚傷燥天，於是有聖人焉。教之編槿而廬，緝薍而扉，塡塗茨翳，以違其高卑之患。而違風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龜龍効，圖書畀，於是文成而天下治。其爲政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禮臣而貴，任之專而不享，欲任之權，懼而生變，有巢氏遂亡。居於壑及盤領，後有巢氏，巢父，友許繇、樊竪。繇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道之，父適聞之，洗耳於頻，竪方飲其牛，乃毆而還。

利器，人之所大欲，而予奪者，天下之怨府也。百金之家，不滿於千金，一命之士，不登於三命，繇庶而止有不足者，是故聖人乘理而制天下，必有以壓服之，然後小大罔敢不壹於正。在易之觀，神道設教。禮者，聖人之神道也。五之履，顯以中正而觀天下。以中正觀天下，故下觀而化之，然而上且觀其可樂之生，而有軷軻之志，是以觀盥而不觀薦。孔子曰，聖人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使下觀而化也。觀化之道，莫尙於祭，祭祀之禮，爵先盥灌而後薦。盥者，敬之使也。薦者，禮之末也。然薦備物而盥無有焉，觀盥而不觀薦，取虛誠以著信也，是以有孚顒若，無哉而人自趨，不言而信自諭。爵賞刑政，有設而不用矣，豈復侵陽之事乎哉？吾嘗原易之所以消長者矣，一陽上長復，二陽上長坤，三陽上長泰，四陽上長壯，五陽上長夬，君子道長之時也。一陰上長姤，二陰上長遁，三陰上長否，四陰上長觀，五陰上長剝，小人勢長之時也。五陽之卦，皆述君子，姤遁否剝，各戒小人，而觀之彖有不言焉觀、八月之卦也，而臨卦其前，方臨之時，剛浸而長，而先戒之曰，八月有凶，是戒福於微，而防患於未然也。瓜瓞、弱物也，非藉物引蔓，則不能上者也。杞包於瓜，漸引上也，乾中姤長，而五乃包瓜，戒其進也。進之不戒，得亡喪乎？自九二喪而遁始無臣，九五喪而剝始無君，初繫金柅，則何進之足憂。金、堅物也，柅、制動者也，故曰利用於堅。制之防，戒之至計也。方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復也，以一而有餘，此盛衰之勢也。故善用物者，不使極盛，不極則衰不生，衰不極則盛不成，自陽之不繼而後復生之，陰之不繼而後姤生之。姤之卦也，一陰遇妃，故初六曰，龍化于虵，或潛于窞，茲孽之牙，象不可與長也。所謂一人如女尙可以去者，故明之以女焉。復之卦也，一陽反始，故初七日，龍潛于神，復以存神，淵兮無畛，操兮無垠，象可與致用也。連山復初爻。反始際變，靜以待定，是以明王至日閉關，不可以有爲也。君子之道，始於復而成於泰，泰而臨，臨而復，則能見天地之心矣。泰而不復，則薦之大壯，乃決之以五陽之夬，以反接乎六陽之乾，又不能決，則極而無繼繼極而無繼則小人出焉，故受之以姤。小人之勢，始於姤而成於否，自是而退，則反乎姤而入乎坤之順自是而進，則至于觀而利賓于王。此觀之六三，所以未失道者，以觀我生而進退也，且姤與遁否，小人道長，而莫之止者也。非不之止也，有其利而無其利，勢不能反也。至觀之時，小人盛矣，而其位足以制之，中正足以臨之，不能觀我生以神教，是以下自觀而化之，苟觀又莫之能止，則進而至于剝矣。剝極而無繼，則君子生焉，故受之以復。戲禮農炎禮黃，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故上七曰數窮致剝，而終象曰致剝，而終亦不知變也。夫小人之爲剝，豈惟易之憂哉？始乎下而卒乎上，始乎外而卒乎內，未有不然也。《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頻。』上失其道，此剝之所以起也。《詩》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亂之生也無窮，而剝之進也不已，則上未有能安其宅者也。《詩》云：『溥斯害矣，職況斯弘，不災我躬，其斯之謂歟。』惡戲，明王先戒於姤初，庸主猶忘於剝廬方萌於用而致戒焉，或者謂早計也。一日切近災矣，泰早乎，聖人之於易，胡爲而小人之詳邪、小人無樽者也，其所以加乎爾者。物沿隙無已矣，苟動而中正不顯其符，俾而隙之可沿，則天下之吝其庶矣。非觀之神道設教，以中正觀天下曠克爾。夫有觀之位，而不知變，又不能順巽中正以觀焉，以至于剝者，其惟有巢氏乎？豈惟有巢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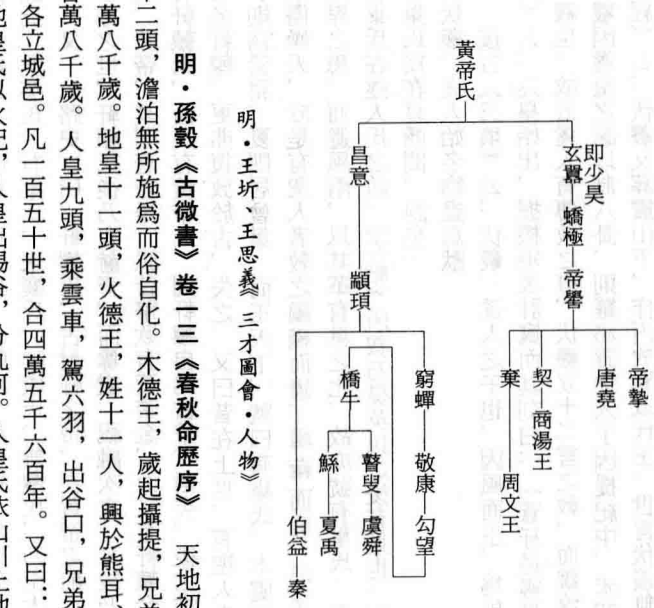
又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羣陰閟曷，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痁疹，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令曰來陰，都于朱，故號曰朱襄氏。後有朱襄氏。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宣其和而已。琴瑟者，樂之本和者也。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楊泉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數不踰琴，以佐陽也。陽主生，故其情喜。陰主殺，故其情悲。陰陽幷毗，則寒暑不成，而四時忒矣。此帝女之鼓瑟，所以動陰聲而然，不能克也，故樂惟不可苟作也。先王以術調鼎，以鼎調樂，樂和而玉燭調矣。《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古之君子，無政之所以不徹歟。

又　無懷氏　無懷氏，帝太昊之先。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過而不悔，當而不榆。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於色，堅白不刑於心，而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鷄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本平，鳳凰降，龜龍閹，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墜仂石昭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後有懷氏，無懷氏。

贊：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甘其食，而重其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堯犬相聞，龜龍以格。登代降云，勒堅昭示。孰曰無懷？聿臻文辭。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略言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矣。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故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于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禋柴之禮，存于大宗伯，告祭柴望，播于時邁之詩。于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王褒神之對見矣，惡得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哉。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圻，此封禪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此封禪之事也，謂之無經見邪。昔舜類于上帝，而又初載之狩，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爲盛矣。謂始皇孝武之侈邪，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刑用之久矣。咎陶用之而仁，鞅湯用之而慘，豈刑罪邪？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是泰山，不如林放乎。猶曰，泰山必不歆於季氏也，旅封禪之細也，三家之僭乎公室也，仲尼非少乎泰山也。齊小白既伯，會諸侯于葵丘，因謀封禪。管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亭亭，高陽氏封泰山禪云云，高辛氏封泰山禪云云，唐堯氏封泰山禪云云，虞舜氏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公曰，寡人東救徐，存魯蔡陵，南伐楚，逾方城，一戰率服者三十有一國。北伐山戎，過孤竹，刜冷支，破屠何。西拘秦夏，涉鳴沙，收西虞，舟投柎，而浮于沸，束馬句車，越太行，逾辟耳之溪，南伐牴柯，倪不庾至邵陵，陞熊山而望江漢，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仲乃設以辭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今鳳凰不來而鳴梟比至，嘉穀不生而藜莠茂，庶神不格，守龜不兆，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公乃止。夫桓公以敬仲之言而遂安，冉有不能救，而季氏卒，僭曰救云者，爲其有顛溺也。司馬相如非惟不能救，而又以將死之言道之，故曰敬仲加於人一等矣。惡戲，無諸侯不得行巡狩，有天下可以爲封禪，巡狩之事，豈不可行邪？秦漢而下，勢不可行也。古禮之名存者，惟封禪矣，忍去之乎？方漢家之爲封禪，太史公自以不得從事其間，發憤而卒。子遷迂，使適遭河洛，把腕啜清，直以不得從行爲命，誠以希闊之不可幸也。鄉使始皇能下車請罪，而不至下刑棄灰，卑宮室而不至上象天極，孝武能茅茨不剪，而不至木不呈材，舞干羽而不至於瀆武窮邊，立謗不而不至誹者捕死。躬堯舜之行，蹈顓嚞之爲，使天下之人引手加額忻忻然願世以爲君，然後備葅楷，飭蒲車。躡凌兢而封禪乎天地，不亦美哉。世無管敬仲，弗能救其用之以侈心，非封禪之非也。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物》

明・孫瑴《古微書》卷一三《春秋命歷序》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又曰：天皇氏以木王，地皇氏以火紀，人皇出暘谷，分九河。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囿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

按《路史》：考之正閏五德終始之傳，乃謂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之爲治，即代所謂盤古氏也。繼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在洞神部又有所謂初三皇君，而以此爲中皇，蓋難得而稽矣。

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闕

又 大腹出天齊，號曰皇次屈。駕六飛麋，上下天地，與神合謀。神皇氏駕六蜚鹿，政三百歲。

按《路史・循蜚紀》：鉅靈氏之後爲句強氏、譙明氏、涿光氏、鉤陣氏，乃至黃神，在狙神氏之前。

次民氏是爲次是氏。次是氏沒，元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穴處之世終矣。

按《循蜚紀》：狙神氏之後有犂靈氏、大騩氏、鬼騩氏、弇茲氏、泰逢氏、冉相氏、蓋盈氏、大敦氏、雲陽氏、巫常氏、泰壹氏、空桑氏、神民氏、倚帝氏，乃至次民，而穴處之世終矣。

辰放氏是爲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蜚麏，出地郭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古初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撟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闊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

此因提紀之首也。

賁居子曰：大古之事有不可以理詰者，有不可以跡拘者，較於目今其怪奇更什伯矣。

又 路史氏曰：無物不有而後爲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是以太公有云：『天之爲遠矣，地之爲廣矣，人生其間，各自利也，何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有，是乃溟涬鴻濛，世以爲主，莫之有七十六聖矣。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爲常，奚物而爲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末常識，遇之皆可爲駭惑。怪固在我，不在物也。四海之下，四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交脛、反踵、馬首、狗踦、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岐踵、半體、聶耳、毛身、玄髕、貫匈、離耳、無腸、蜚頭、羽民、尾濮、豕啄、狗頭、厭火、流鬼、野父、落剎、充虹其間。北方有不釋之氷，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豈得謂之無邪？

又 帝辰放在位二百五十年，離光次之，號曰皇談。銳頭日角，駕六鳳凰，出地衡，治二百五十歲。

按《因提紀》：辰放氏之後爲蜀山氏。蜀之爲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拍濩、魚鳧，各數百歲，最後乃得望帝杜宇，寔爲滿桿，蓋蜀之先也。次有酋傀氏、渾沌氏、東戶氏，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顛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飴，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其次乃至皇覃氏，即離光氏也。栢皇氏是爲皇伯登，出搏桑日之陽，駕六龍而上下，以木紀德。

又　按《因提紀》：皇覃氏之後爲啓統氏、吉夷氏、几蘧氏，天下之人惟知其母，不知其父，鶉居殼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橐舁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有聖者作樓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爇然火出。聖人感之，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燖，以熟臊膟，以燔黍捭豚，然後人無腥膚之疾，號遂人氏。後有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羣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其民僮蒙莫知西東，摩蜃蓐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樓糧隴首，寔有季子，其性喜淫，晝淫於市。帝怒，放之於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踶馬，是爲三身之國。因提訖矣。禪通紀起於史皇氏，乃至栢皇。栢皇以後，命歷叙缺焉。今按栢皇氏後有中央氏、大庭氏、栗陸氏、昆連氏、軒轅氏、赫胥氏、葛天氏、尊盧氏、祝誦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陰康氏、無懷氏，乃至大昊氏云。

又　《路史》曰：軒轅氏，古封禪之帝，在黃帝之前。昔蒙莊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訊昔幣欵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封禪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則軒轅自爲古帝，信矣。後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又曰昔在上世，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爲營窟，夏則居曾巢，而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天，於是有聖人者教之編槿而廬，緝蘿而扉，塓塗茨翳以違其高卑之患，而避風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禮運》所言有巢氏在遂人氏之前，《六韜》所叙乃昊英氏之後有巢也。而汲書所說，有巢氏爲在夏商間，誤矣。

伏羲、遂人始名物蟲鳥獸。

按古《三墳》云：伏羲，遂人之子也，因風而生，爲風姓。《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而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謂伏羲也。故云遂人有傳教之臺，伏羲立十二言之教，而魏淳于俊亦以爲伏羲因遂皇之圖以制八卦，則羅泌置遂人于因提紀中，未知何據。《黃囊經》云：伏羲父葬震山下，作丙放巽或代王。世言伏羲無父，其母感迹而生者，妄也。則《三墳》以爲遂人之子亦誣。依《命曆序》反在伏羲後矣。古學之難稽如是。

有神人名石年，蒼色大眉，戴玉理。注：玉理，猶玉英也。

按《禪通紀》：母安登感神於常羊，生神農于列山之石室，生而九井出焉。《荆州記》云：井在山北，重塹周之，廣一頃二十畝，內有地云神農宅，神農生處。神農既育，九井育穿。舊言汲一井則八井震動。又《荆州圖》言：永陽縣西北二百三十里厲鄉山東有石穴，高三十丈，長二百尺，謂之神農穴，神農生此，老子亦生于此。

又云：有神人駕六龍，出地輔，號皇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山川林藪。所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

按《因提紀》：命白阜度地紀脈水道豫木方竹杭潢洋而有亡達，遂甄四海，紀地形遠近山川林藪所至而正其制。近國地廣，而遠國彌小。負海之邦率三在地。《呂氏春秋》云：神農分國，近國地廣，遠國地愈小，海上有十里之國與二十里也。諸子言神農王天下，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所謂地過日月之表也。

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

按《因提紀》：古之有天下最長世者，無神農若也。故《尸子》曰：『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呂覽》亦以神農七十世有天下，而書傳止存八葉，何哉？

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

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反初。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天人相應，若合符節。

按《禪通紀》：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間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五際者也。

《博物志》曰：昔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唐伐之，西夏以亡。昔玄都賢鬼神道，廢人事，闕謀臣不用，龜筴是從。忠臣無祿，神巫用國。楹炯氏之君孤而無使，曲沃進伐以亡。昔有巢氏有臣而

貴，任之專國主斷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昔者清陽強力貴美女，不治國，商伐之，有洛以亡。此蓋史記解之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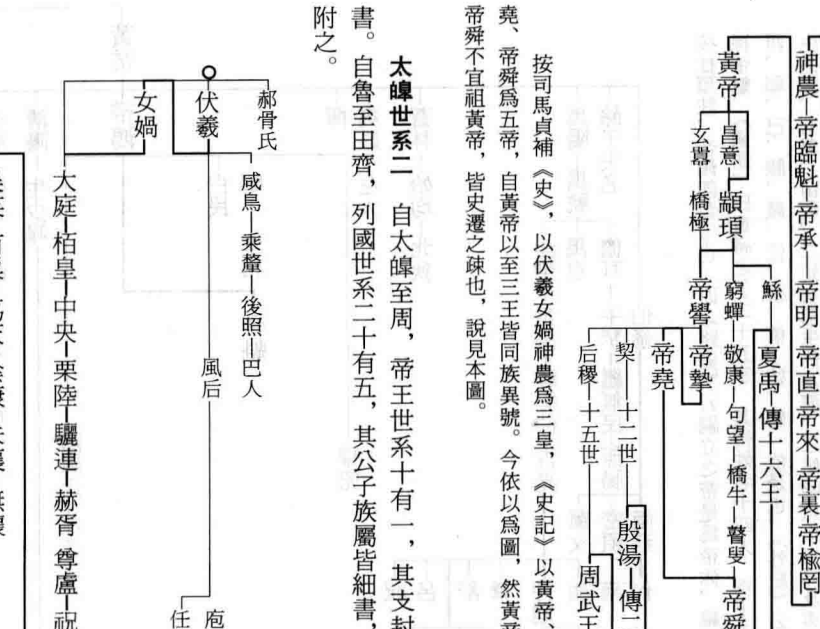
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于河，作《握河紀》。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

五德之運同徵，合符膺籙，次相代。

賁居曰：上世之寶河圖，猶三代之重神鼎，漢以下之爭傳國璽也。璽能存而不能亡，有道者得之，無道者亦可以力挾而奪之。神鼎則不然，能存亦能亡，有道之主得之，無道之國則不入矣。若夫河圖或世見，或世不見，雖有興王，非絕盛之德，猶夫不見耳。雖然，謂龜與馬果上帝之傳命耶。上帝有命而傳之，則何不生一窮靈亶慧四目兩口之人，下敎于羲軒，而語其詳乎？夫天所生窮靈亶慧，則孰有逾于羲軒者。羲軒未嘗不傳天之言，然而愚俗未必信，固不若託諸不世見之神物以爲天也。然則當其世有仙矣，有神矣羲軒者何不召其仙若神而倩之言曰，仙與神固非羲軒所能檄也。寢降于世，其言有聞，有不聞，而愚俗猶將訝之曰『人耳人耳』，惟龜惟馬欻忽出河，赩然圖見，里巷老稚爭趨謁之曰：『此烏乎來哉？是復何書？惟聖人能通其解耳。』安得不畏之寶之。其實於天無與也，在聖人者，亦猶夫師蠆師蛛之故智而已矣。

清・馬驌《繹史》世系圖　司馬子長作《史記》，有表無圖。夫圖誠不可闕也。古者左圖右史，蓋史須繁文而後備，著之爲圖，則較若列眉矣。後之人不善爲圖，幷古人圖籍湮沒不傳，惜哉！驌纂《繹史》，述太古以迄亡秦，爲譜世系於簡端，俾觀者考究焉。若夫經制之詳，疆理之瀠，天官地輿之形，名物器數之式，今昔異宜，因革殊規，非圖莫顯，則各附諸篇之中，敢曰得古人之精微，庶幾里鼓南車之一助云爾。帝王傳授總圖一　太皞世系二　炎帝世系三　黃帝世系四　少皞世系五　高陽世系六　高辛世系七　陶唐世系八　有虞世系九　夏世系十　殷世系十一　周世系十二　魯世系十三　齊世系十四　晉世系十五　宋世系十六　衛世系十七　鄭世系十八　秦世系十九　楚世系二十　陳世系二十一　蔡世系二十二　曹世系二十三　杞世系二十四　吳世系二十五　越世系二十六　莒世系二十七　邾世系二十八　滕世系二十九　薛世系三十　許世系三十一　諸小國世系三十二　燕世系三十三　趙世系三十四　魏世系三十五　韓世系三十六　田齊世系三十七

帝王傳授總圖　凡傳位例用大系，傳世例用小系，已下諸圖放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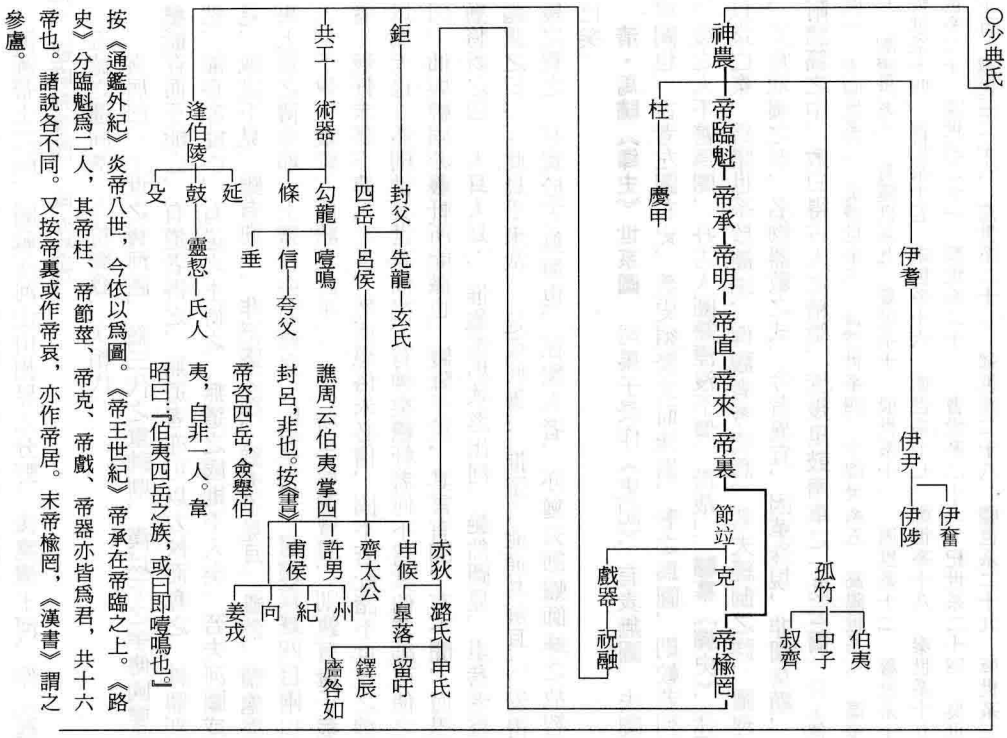


按司馬貞補《史》，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自黃帝以至三王皆同族異號。今依以爲圖，然黃帝下當有少皞，而帝舜不宜祖黃帝，皆史遷之疎也，說見本圖。

太皞世系二　自太皞至周，帝王世系十有一，其支封後裔之國皆細書。自魯至田齊，列國世系二十有五，其公子族屬皆細書，各以其卿大夫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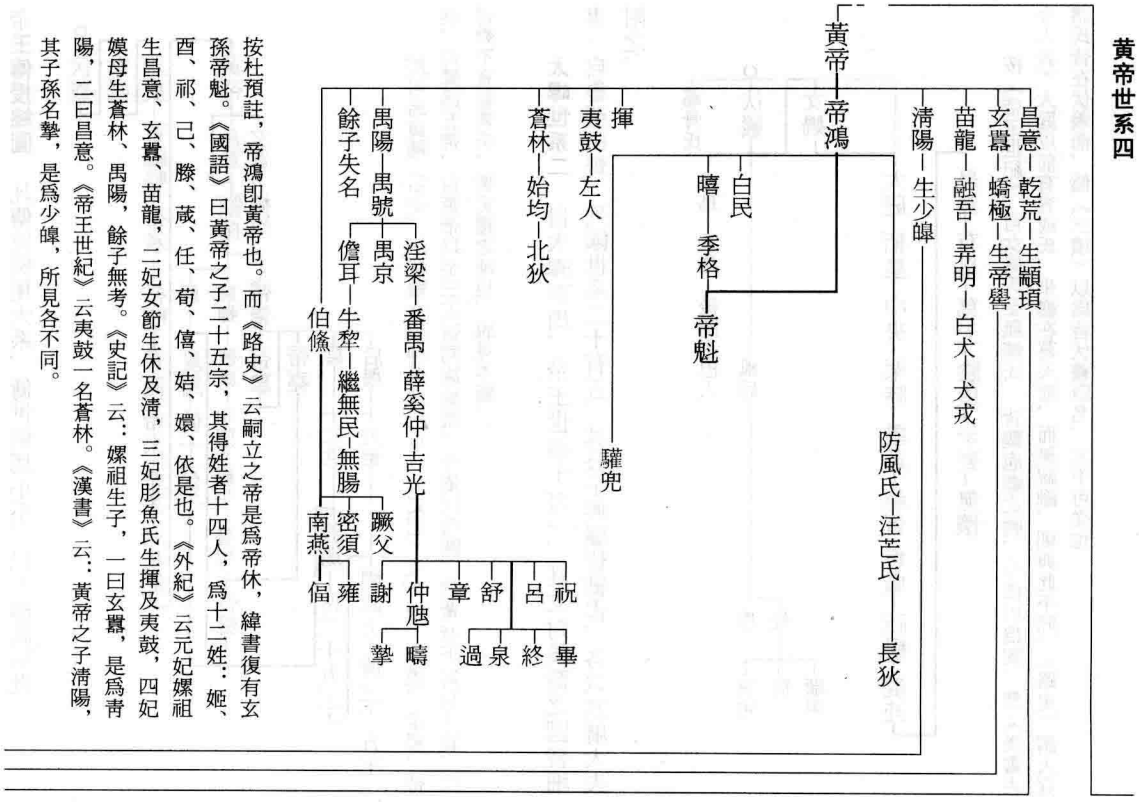
按《帝王世紀》，自女媧氏至無懷氏，皆襲庖羲之號，今依以爲圖。然《漢書古今人表》大庭以前有容成氏，朱襄在葛天前，而無祝融，則與此不同。《路史》謂大庭諸氏皆在伏羲前，僞《三墳》以爲皆伏羲臣名，尤不可從也。

炎帝世系三　炎、黃二帝，皆少典氏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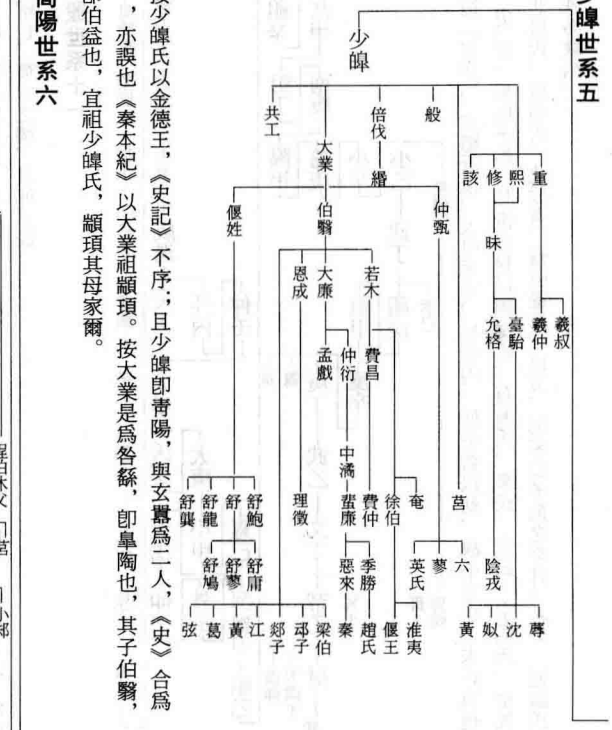
按《通鑑外紀》炎帝八世，今依以爲圖。《帝王世紀》帝承在帝臨之上。《路史》分臨魁爲二人，其帝柱、帝節莖、帝克、帝戲、帝器亦皆爲君，共十六帝也。諸說各不同。又按帝襄或作帝哀，亦作帝居。末帝榆罔，《漢書》謂之參盧。

黃帝世系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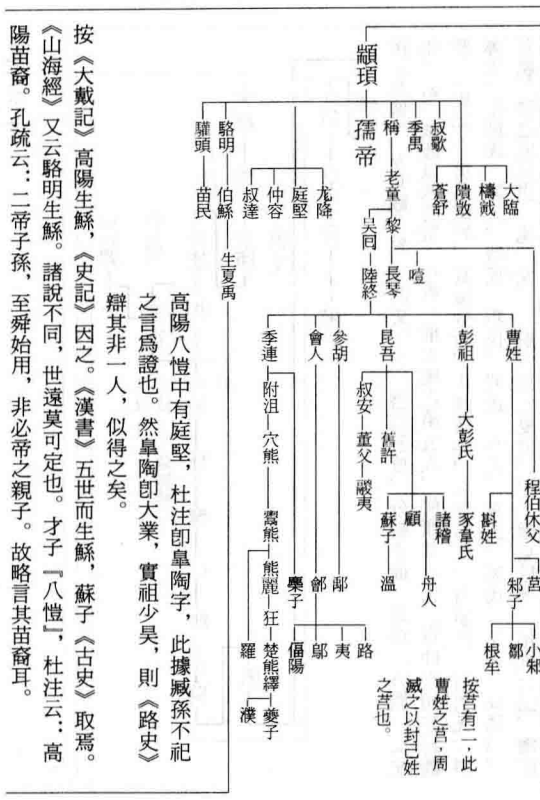
按杜預註，帝鴻即黃帝也。而《路史》云嗣立之帝是爲帝休，緯書復有玄孫帝魁。《國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嬛、依是也。《外紀》云元妃嫘祖生昌意、玄囂、苗龍，二妃女節生休及清，三妃彤魚氏生揮及夷鼓，四妃嫫母生蒼林、禺陽，餘子無考。《史記》云：嫘祖生子，一曰玄囂，是爲青陽，二曰昌意。《帝王世紀》云夷鼓一名蒼林。《漢書》云：黃帝之子清陽，其子孫名摯，是爲少皞，所見各不同。

少皞世系五



按少皞氏以金德王，《史記》不序；且少皞卽青陽，與玄囂爲二人，《史》合爲一，亦誤也。《秦本紀》以大業祖顓頊。按大業是爲咎繇，卽皐陶也，其子伯翳，卽伯益也，宜祖少皞氏，顓頊其母家爾。

高陽世系六



高陽八愷中有庭堅，杜注卽皐陶字，此據臧孫不祀之言爲證也。然皐陶卽大業，實祖少昊，則《路史》辯其非一人，似得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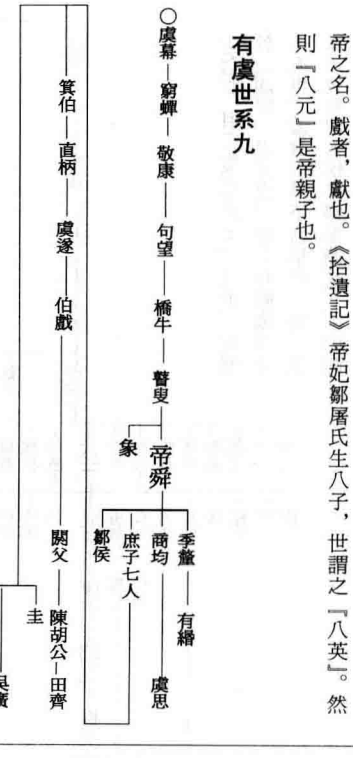
按《大戴記》高陽生鯀，《史記》因之。《漢書》五世而生鯀，蘇子《古史》取焉。《山海經》又云駱明生鯀。諸說不同，世遠莫可定也。才子『八愷』，杜注云：高陽苗裔。孔疏云：二帝子孫，至舜始用，非必帝之親子。故略言其苗裔耳。

高辛世系七　陶唐世系八　嚳、堯父子繼立，故同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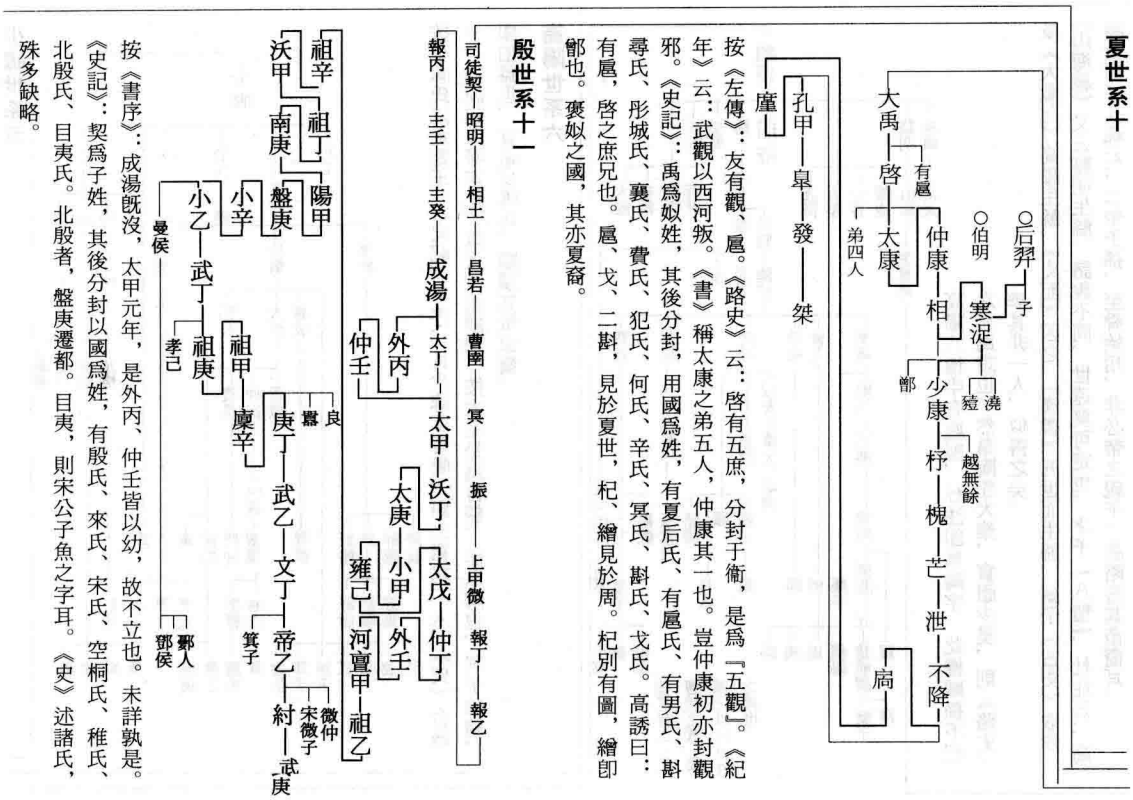
按高辛氏才子『八元』，杜注云：亦其苗裔。言亦不必爲帝之親子也。今考舜舉八子，去高辛之世未遠。《山海經》云：帝俊生戲，戲生搖民。俊者，帝之名。戲者，獻也。《拾遺記》帝妃鄒屠氏生八子，世謂之『八英』。然則『八元』是帝親子也。

有虞世系九



按《史記》：舜亦黃帝苗裔，爲高陽六世孫，則於堯爲玄孫之屬。《路史》辯其非，以爲系出虞幕，五帝之中獨不祖黃帝。《國語》云：虞幕能聽協風，與夏、商、周之祖竝稱。韋昭注：幕卽虞思，非也。若舜爲宗親，乃降在匹庶，必待四岳之舉也。亂姓嫥倫，妻以二女，先儒皆以爲疑，今從《路史》。

夏世系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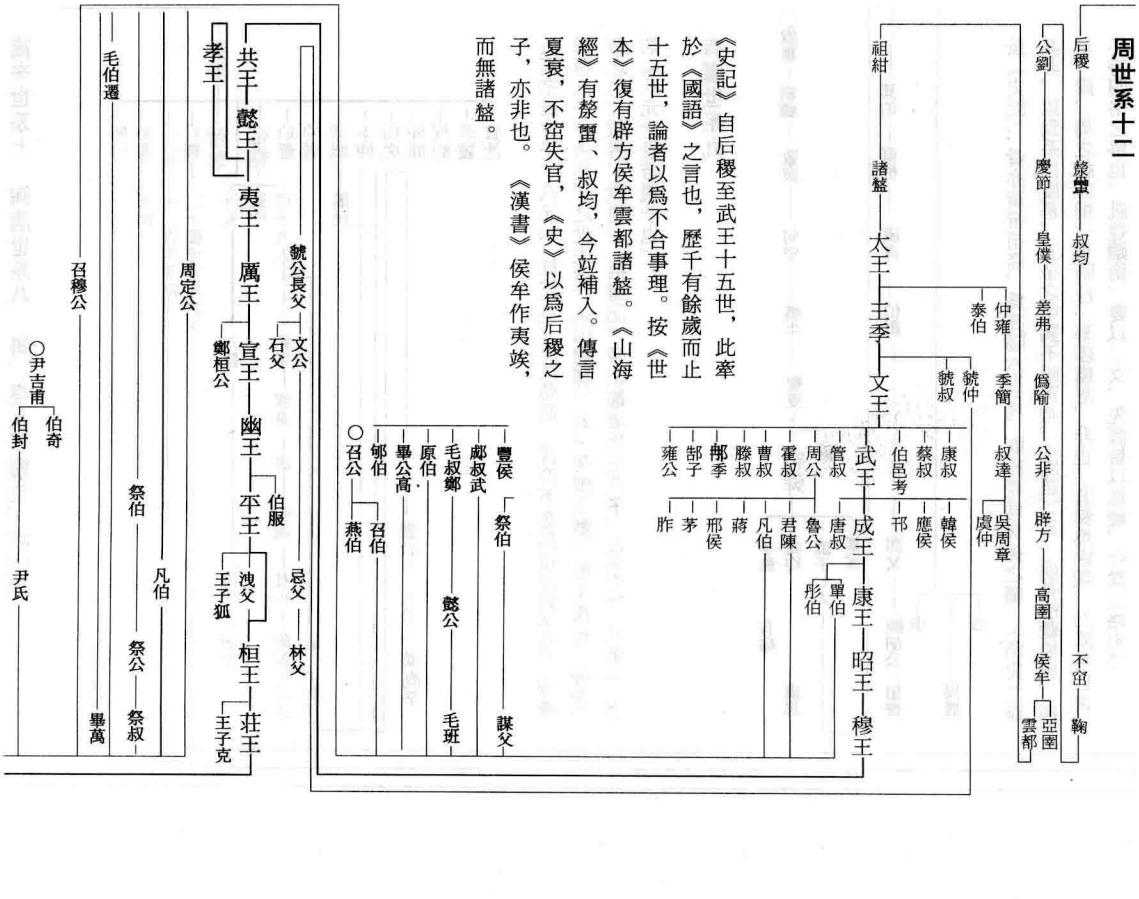


按《左傳》：友有觀、扈。《路史》云：啓有五庶，分封于衛，是爲『五觀』。《紀年》云：武觀以西河叛。《書》稱太康之弟五人，仲康其一也。豈仲康初亦封觀邪。《史記》：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犯氏、何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高誘曰：有扈，啓之庶兄也。扈、戈、二斟，見於夏世，杞、繒見於周。杞別有圖，繒即鄫也。褒姒之國，其亦夏裔。

殷世系十一

按《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是外丙、仲壬皆以幼，故不立也。未詳孰是。《史記》：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北殷者，盤庚遷都。目夷，則宋公子魚之字耳。《史》述諸氏，殊多缺略。

周世系十二



《史記》自后稷至武王十五世，此率於《國語》之言也，歷千有餘歲而止十五世，論者以爲不合事理。按《世本》復有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山海經》有蔡蟨、叔均，今竝補入。傳言夏衰，不窋失官，《史》以爲后稷之子，亦非也。《漢書》侯牟作夷竢，而無諸盩。

又繹史年表

邃古二皇，其文邈矣。緯書所稱，起自九皇，下逮獲麟之年，分爲十紀。曰九頭，曰五龍，曰攝提，曰合雒，曰連逋，曰敍命，曰循蜚，曰因提，曰禪通，曰疏仡。有宋羅長源氏，號稱博雅，謂得丹壺之書，敍命已上，姓數可知，循蜚已下，氏號可稽，其廣搜旁采，用意良勤矣。顧參諸皇甫謐譙周諸家所論，尤多牴牾，尠得而詳究也。驌驦《繹史》，唯據《周官》外史之所掌，本尼父繫《易》之所述，斷自庖犧氏始，三皇以來紀世，共和以後紀年。

帝王名號	古侯國
太皞庖羲氏 風姓，繼燧人氏有天下，都陳，在位一百十年。或云一百十五年。或云一百六十四年。	
女媧氏 庖羲女弟，在位一百三十年，或云自女媧至無懷，合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年。	共工氏 霸有九州而不王，女媧氏戰滅之。
大庭氏 《帝王世紀》云：以下十五世，皆襲庖羲氏之號。	
栢皇氏	

（續表）

帝王名號	古侯國
中央氏 或云中央氏之後有卷須氏。	
栗陸氏	
驪連氏	
赫胥氏	
尊盧氏	
祝融氏	

（續表）

帝王名號	古侯國
混沌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按燧人氏以前，已有有巢氏。	
葛天氏 或云在朱襄氏後。	
陰康氏	
朱襄氏	

（續表）

帝王名號	古侯國
無懷氏 一說大庭氏至無懷氏，皆在庖羲氏以前。	少典氏古諸侯國，炎黃二帝皆其子。
炎帝神農氏 姜姓，都陳，在位一百二十年，或云一百四十五年。	夙沙氏其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
帝承 一說在帝臨後，在位六年，或云六十年。	
帝臨 一作帝臨魁，在位六十年，或云八十年。	
帝明 在位四十九年。	
帝直 在位四十五年。	

（續表）

帝王名號								古侯國
帝顓頊高陽氏 黃帝孫，都帝丘，在位七十六年，或云九十八年。	蟜極生 帝嚳。							九黎
	帝嚳生 帝摯及帝堯。	窮蟬生 敬康，敬康生句望。	顓頊生 窮蟬，或云系出虞幕。					
帝嚳高辛氏 黃帝曾孫，都亳，在位七十五年，或云六十三年。		或云顓頊生駱明，駱明生鯀。	顓頊生 伯鯀。					
		句望生 橋牛，橋牛生瞽叟。	瞽叟生 帝舜。	帝嚳生 契。				
帝摯 帝嚳子，既立不明，在位九年廢。				帝嚳生 棄。				
帝堯陶唐氏 帝嚳子，諸侯共立之，都平陽，在位九十八年，或云一百年。			契爲堯司徒，始封商。	棄爲堯后稷，始封邰。	呂　申，炎帝之後，爲堯四岳，封呂或封申。			
帝堯有虞氏 黃帝裔孫，姚姓，或云出虞幕。五帝之中，獨不祖黃帝，都蒲坂，在位四十八年，或云五十年。	伯鯀生 帝禹。					有苗氏 負固不服，命禹徂征。		
						丹　封堯子朱。		
						有　庫 封象。		
						季前　國 于齊者。		

（續表）

帝王名號								古侯國
黃帝有熊氏 公孫姓，或姬姓，都彭城，在位一百年。《史記・三代世表》自此始。	黃帝生 昌意。昌意生顓頊。	黃帝生 玄囂，或云卽少昊氏，非。						蚩尤氏 黃帝戰于涿鹿，禽之。
帝嚳冏 一作帝參盧，在位八年，黃帝滅之。								
帝哀 一作帝克，又作帝裹，在位四十三年。								
帝來 一作帝釐，在位四十八年。								
少皞金天氏 黃帝子，都曲阜，在位一百年，或云八十四年。《史記》云不居帝位。	或云昌意生乾荒，乾荒生顓頊。	玄囂生 蟜極。						爽鳩氏 少昊氏官，始國于齊者。

（續表）

帝王名號				古侯國
夏后帝禹 黃帝玄孫，姒姓，都安邑，在位八年。	契生昭明。			有虞　封舜子均。 英　六，皋陶之後所封。 防風氏會稽之會，後至，誅之。
帝啓 在位九年，或云十六年。				有扈氏，啓伐之。 五觀　傳曰，夏有觀扈。
帝太康 畋于洛表，后羿距之，在位二十九年，《紀年》云四年。	昭明生　棄生不窋	相土。		
帝仲康 太康弟，在位十三年，《紀年》云四年。			或云棄　羲和，日生台黿，食廢職，台黿生胤侯，掌叔均，世六師，征爲農官。 羲和。	
帝相 在位二十八年，后羿逐之，而代其位，後爲寒浞所弒。	相土生　昌若。			昆吾氏，爲侯伯。 有仍，少康生處。 有鬲氏，靡奔之。

（續表）

帝王名號				古侯國
有窮后羿逐帝相，僭位八年，寒浞殺之。 寒浞弒羿自立，又弒帝相，夏統中絕四十三年，帝少康滅。	昌若生　曹圉			斟灌氏，斟鄩氏，二國夏之同姓，爲寒浞子澆所滅。 過、戈，浞之二子處之。
帝少康 中興在位二十二年。	曹圉生　冥。			有虞氏，以二姚妻少康。 越，少康封其少子無餘。
帝杼 《史記》作予，在位十七年。	冥生振。			
帝槐 《世本》作芬，在位二十六年，或云四十四年。				九夷，九種，帝槐時來御。
帝芒 一作荒，在位十八年，或云五十八年。	振生上甲微。			
帝泄 在位十六年，或云二十五年。	微生報丁。			

（續表）

帝王名號	古侯國				
帝不降 在位五十九年。		報丁生 報乙。			
帝扃 不降弟，在位二十一年，或云十八年。					
帝厪 在位二十年，或云八年。			報乙生 報丙。	一說自后稷歷數世至不窋。	
帝孔甲 不降子在位二十一年，或云九年。				不窋生鞠。	
帝皐 在位十一年，或云三年。			報丙生 圭壬。		
帝發 在位十九年，或云七年。《世本》曰：帝皐生發及履癸。			圭壬生 圭癸。		
帝履癸 是爲桀，無道，成湯伐之，放南巢。在位五十二年，或云三十一年。《史記》曰：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圭癸生天乙，是爲成湯。			
殷王成湯 契十三世孫，子姓，伐夏，都亳，在位十三年。				鞠生公劉。	氐、羌，成湯時來享來王。 逢伯陵，成湯時國于齊。
	葛伯，昆吾，溫，韋，顧，三嬰，皆成湯所伐國。				

盤古分部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先儒說：盤古氏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古說：盤古氏喜爲晴，怒爲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

又 南海中盤古國，今人皆以盤古爲姓。昉按：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

《太平御覽》卷二引三國吳・徐整《三五歷記》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長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厚，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

《太平廣記》卷三一三引《録異記》盤古祠 廣都縣有盤古三郎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稍不致敬，多爲毆擊，或道途顛蹶。縣民楊知遇者，嘗受正一明威籙。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一炬火，自廟門出，前引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橋編路，無蹉跌，火炬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

清・馬驌《繹史》卷一引《五運歷年記》 元氣濛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脈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述異記》：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閒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先儒說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

目瞳爲電。古說喜爲晴，怒爲陰。吳、楚閒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三五曆記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

清・袁枚《子不語》卷九《盤古以前天》　相傳陰沉木爲開闢以前之樹，沉沙浪中，過天地翻覆劫數，重出世上，以故再入土中，萬年不壞。其色深綠，紋如織錦，置一片于地，百步以外蠅蚋不飛。康熙三十年，天台山崩，沙中涌出一棺，形製詭異，頭尖而尾闊，高六尺餘。識者曰：『此陰沉木棺也，必有異。』啓其前和，中有人，眉目口鼻與木同色，臂腿與木同紋理，恰不腐壞。忽開眼仰視空中，問曰：『此青青者何物耶？』衆曰：『天也。』驚曰：『我當初在世時，天不若是高也。』語畢，目仍瞑。人爭扶起之。合邑男女，群來看盤古以前人。忽然風起，變爲石人。棺爲邑宰某所得，轉獻制府。予疑此人是前古天地將混沌時人也。緯書云：『萬年之後，天可倚杵。』此人言天不若今之高，信矣。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二《盤古卽元始天尊》　晉葛洪《枕中書》云：『昔二儀未分，已有盤古眞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按任昉《述異記》：『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而道家又有元始天尊。《隋書經籍志》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是也。今據《枕中書》，則盤古與元始天尊，二而一矣。

《枕中書》言元始天王與太元聖母通氣結精，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其所生。是卽《述異記》所述『吳楚間說，盤古夫妻，陰陽之始』者也。荒誕之說，聊博異聞耳。胡五峯《皇王大紀》以盤古爲始，是直以元始天尊爲萬代帝王之鼻祖矣。可笑孰甚也。

又《盤古生日》　國朝孫星衍《京畿金石考》：保定府完縣有盤古邨石刻，云邑人劉紹掘得斷碣，有『盤古氏十月十六日生』九字，餘書剝蝕。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盤古》　盤古氏龍首人身，神靈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鎔造化之主也，生天生地生人皆由於此。首出御世，故曰盤古，又曰渾沌氏。生於十月十六日，以候月之陰陽。右手爲東嶽，左手爲西嶽，腹爲中嶽，首爲南嶽，足爲北嶽。造人之始，以水土合和成男，復取男一肋成女，男曰亞當，婦曰阨襪。生二子，一名迦音，一名亞伯，種類蕃息，穢染天地。自亞當生後，□千六百五十六年，洪水滔天，僅留一善者名諾阨，夫婦及三子夫婦，共八人而已。三子一名生，一名剛，一名雅弗云。

三皇分部

《尸子》卷下　天神曰靈，地神曰祇，人神曰鬼。鬼者歸也，故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列子・天瑞篇》云：『鬼歸也，歸其眞宅。』又云：古者謂死人爲歸人。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閒，寄也。寄者，固歸也。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

唐・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按伏犧風姓，出《國語》。其華胥以下，出《帝王世紀》。然雷澤，澤名，卽舜所漁之地，在濟陰。成紀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紀縣。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按譙周《古史考》，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也。結網罟以敎佃漁，故曰宓犧氏。按事出《漢書・曆志》。宓，音伏。養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大皞是也。按位在東方，象日之明，故稱太皞。皞，明也。都於陳。東封太山，立百一十一年崩。按皇甫謐，伏犧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胄也。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無革造，惟作笙簧。按《禮・明堂位》及《世本》，皆云女媧作簧。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女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

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頻木王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按其事出《淮南子》也。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按三皇記者不同。譙周以燧人爲皇，宋均以祝融爲皇，而鄭玄依《春秋緯》以女媧爲皇，承伏犧。皇甫謐亦同，今依之爲說也。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娟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按《國語》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娟氏之女。據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後凡八代，五百餘年，軒轅氏代之，豈炎帝、黃帝是昆弟而同母氏乎？皇甫謐以爲，少典有娟氏，諸侯國號，然則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黃帝之母，又是神農母氏之後代女，所以同是有娟氏之女也。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絃之瑟，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爲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按今淮陽有神農井。又《左傳》，魯有大庭氏之庫，是也。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神農卒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按鄭玄云：厲山，神農所起，亦曰有烈山。皇甫謐曰：厲山，今隨之厲鄉也。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訞爲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按神農之後凡八代，事見《帝王世紀》及《古史考》。然古典亡矣，況譙皇二氏，皆前聞君子，考按古書而爲此說，豈至今鑿空乎？此紀亦據以爲說。其《易》稱神農氏沒，即榆罔，榆罔猶襲神農之號也。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胄繁昌久長云。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弃，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蓋天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長久也。然言十二頭者，非謂一人之身有十二頭，蓋古質，比之鳥獸頭數故也。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天皇已下，皆出《河圖》及《三五曆》也。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五龍氏兄弟五人，並乘龍上下，故曰五龍氏也。燧人氏，按其君鑽木出火，教人熟食，在伏犧氏前。譙周以爲三皇之首也。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按皇甫謐以爲，大庭已下一十五君，皆襲庖犧之號。事不經見，難可依從。然按古封太山者，首有無懷氏，乃在太昊之前。豈得如譙所說？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而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亡矣，不可備論，豈得謂無帝王耶？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

明・孫瑴《古微書》卷三五《雒書靈准聽》 天皇頎羸三舌，驤首鱗身，碧盧禿揭。地皇十一君，皆女面龍頸，馬踑虵身。人皇龍身九頭，驤首達腋。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爲九州，謂之九囿。人皇出於地提之國，兄弟相似，別長九州，已居中州，以制八輔。

人皇氏駕六提羽，乘雲祇車。人皇別長九州，離艮地精，生女爲后，夫婦之道始此。

厲山氏產山谷，分布元氣，蓋即烈山氏。

按《洞神經》：天皇氏以獲爲名，以望爲姓，字子潤。地皇姓鑑名嶽，字子元。人皇姓愷名胡洮，字文生。項竣《始學篇》：天地立，有天皇十三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以木德王。地皇十二頭，治萬八千歲。人皇九頭，兄弟各三千三百歲，依山川土地之勢裁度爲九州，各居一方，因是而區別。

清・馬驌《繹史》卷一引《始學篇》 天地立，有天皇，十三頭，號

曰天靈，治萬八千歲。三五曆記　歲起攝提元氣肇，有神靈一人，有十三頭，號天皇。

地皇十一頭，治八千歲。

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依山川上地之勢，裁度爲九州，各居其一方，因是而區別。

又引《真源賦》　盤古氏後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時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萬八千餘年，乃有人皇君兄弟九人，結繩刻木，四萬五千六百年。

燧人氏分部

《尸子》卷下　燧人上觀辰星，下察五木，以爲火。《路史・前紀》五注引云：遂人察辰心而出火。又發揮一論遂人改火云：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則五木以改火。《風俗通・皇霸篇》引《含文嘉》云：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燧人也。《論語・陽貨篇》：鑽燧改火。馬融注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郡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

漢・王充《論衡》卷一六《亂龍篇》　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爲比。

清・馬驌《繹史》卷一引《論語摘輔象》　燧人四佐：明由曉升級，必育受稅俗，成博受古諸，隕丘受延嬉。燧人出天，四佐出世。《易通卦驗》：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實圖，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慮羲作易，仲命德，維紀衡，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以繫王命之瑞。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又引《古史考》　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居則食鳥獸，衣其羽皮，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鼈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於是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民人大說，號曰燧人。《拾遺記》：遂明國有大樹名遂，屈盤萬頃。後世有聖人遊日月之外，至於其國，有鳥啄樹，粲然火出，聖人感焉，因用小枝鑽火，號燧人氏。《三墳》：燧人氏，有巢子也，生而神靈，教人炮食，鑽木取火，天下生靈尊事之，始有日中之市，交易其物，有傳教之臺，有結繩之政，壽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後也。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四《燧人鑽火樹》　四川苗洞中人迹不到處，古木萬株，有首尾闊數十圍，高千丈者。邛州楊某爲采貢木故，親詣其地，相度群樹。有極大楠木一株，枝葉結成龍鳳之形，將施斧鋸，忽風雷大作，冰雹齊下，匠人懼而停工。其夜，刺史夢一古衣冠人來，拱手語曰：『我燧人皇帝鑽火樹也。當天地開闢後，三皇遞興，一萬餘年，天下只有水，并無火，五行不全。我憐君民生食，故捨身度世，教燧人皇帝鑽木出火，以作大烹，先從我根上起鑽，至今灼痕猶可驗也。有此大功，君其忍鋸我乎？』刺史曰：『神言甚是。但神有功，亦有過。』神問：『何也？』曰：『凡食生物者，腸胃無烟火氣，故疾病不生，且有長年之壽。自水火既濟之後，小則瘡痔，大則痰壅，皆火氣烝熏而成。然後神農皇帝嘗百草，施醫藥以相救。可見燧人皇帝以前民皆無病可治，自火食後，從此生民年壽短矣。且下官奉文采辦，不得大木不能消差，奈何？』神曰：『君言亦有理。我與天地同生，讓我與天地同盡。我有曾孫樹三株，大蔽十牛，儘可合用消差。但兩株性恭順，祭之便可運斤；其一株性崛強，須我諭之，才肯受伐。』次日如其言，設祭施鋸，果都平順；及運至川河，忽風浪大作，一木沉水中，萬夫曳之，卒不起。

伏羲分部

《尸子》卷下　虙犧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漢書・律曆志》下云：帝太昊作網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尚書序》孔穎達疏云：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漢書・古今人表》作宓羲。

伏羲始畫八卦，列八節而化天下。《易・繫辭下》傳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

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御覽》七十八引《春秋內事》云：伏羲氏始畫八卦，定天地之位，分陰陽之數，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文應端，凡二十四。消息禍福，以制吉凶。

漢・伏勝《尚書大傳》 伏羲氏作八卦。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四 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號太曎。都於陳。其德木，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

又卷三五 伏羲姓風，其後封任、宿、須朐、顓臾四國，實司大曎與有濟之祀，且爲東蒙主。魯僖公母成風，蓋須朐之女也。季氏欲伐顓臾，而孔子譏之。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一《皇霸》 《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敍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長于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德于木，爲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都陳，作瑟三十六弦，長八尺一寸，制嫁娶之禮，未有文章，取犧牲以充庖廚，以食天下，故號曰庖犧氏，是爲犧皇，後世音謬，故謂之伏犧，或謂之虙犧。一號雄皇氏。在位一百二十年，崩，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

太昊庖犧氏，風姓。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

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六氣、六府、五藏、五行、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乃嘗味百藥，而制九針，以拯夭枉焉。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春皇庖犧》 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或人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時。且聞聖人生皆有祥瑞。昔者人皇蛇身九首，肇自開闢。于時日月重輪，山明海靜。自爾以來，爲陵成谷，世歷推移，難可計算。比于聖德，有踰前皇。禮義文物，於茲始作。去巢穴之居，變茹腥之食，立禮教以導文，造干戈以飾武，絲桑爲瑟，均土爲塤，禮樂於是興矣。調和八風，以畫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時未有書契，規天爲圖，矩地取法，視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羣祠，審地勢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于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謂伏羲。變混沌之質，文宓其教，故曰宓犧。布至德于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叡照于八區，是謂太昊。昊者明也。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號曰『木皇』。

《宋書》卷二七《符瑞上》 太昊帝宓犧氏，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氏沒，宓犧代之，受《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有景龍之瑞。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德於木，爲百王之先，都陳。至于共工，霸而不王。

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女登，爲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感女登，生炎帝，人身牛首，有聖德，以火承木，都陳，遷魯。嘉禾生，醴泉出，在位百二十年。

明・孫瑴《古微書》卷八《春秋合誠圖》 伏羲龍身牛首，渠肩達掖，山準日角，龍目珠衡，駿毫翁鼠，龍唇龜齒，長九尺有一寸，望之廣，視之專。

又卷一二《春秋內事》 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人未有宅室，未有水火之和。於是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畫八卦，定天地之位，分陰陽

之數，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文應瑞，凡二十四消息禍福以制吉凶。

又卷一五《易坤靈圖》　伏羲方牙精作易，無書，以畫事，此畫之始。

伏羲立九部而民易理，蓋九州之始也。

又卷二八《孝經援神契》　伏羲大目，山準日角而連珠衡。宋均云：木精之人，日角頗有骨表，取象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珠衡，衡中有骨表如連珠，象玉衡星。

清・馬驌《繹史》卷三《太皞紀》　渾淪未判，曚昧未分，天地混其體，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立而陰陽交，六合拓而萬彙萌，舉萬物之紛賾變動，已併包於太極之中，非遞相生而轉相有也。蓋自開闢以來，易在天地之間，顧義蘊未宣，以待聖人之興起焉。唯伏羲氏爲能德洽上下，故天地垂文，河、洛獻象。於是仰觀俯察，因自然之象數，法自然之變化，則象作易，以通神明，類萬物，而參贊位育之能事畢矣。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參伍以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錯綜以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雖其時有畫無文，文卽在畫之中也。逮其後文王、周公繫之，孔子贊之，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易之道大矣。今世之稱伏羲者，著在史策，不過作甲歷、制嫁娶、造琴瑟、教佃漁，數事而已。蓋天地民物之理，已備於六十四卦之中，聖人猶畱不盡之藏，以俟後聖之制作，不然爻象具陳，何以衣裳棟宇、舟楫弧矢諸事，猶須炎、黃以下之取象也哉？嗚呼，至矣！

又引《古史考》　庖犧氏作卦，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清・孫星衍《岱南閣集》卷一《咨覆河南布政司伏羲陵稿》　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移咨河南等處承宣布政司吳：爲咨覆事，前本道訪得魚臺縣堯山有伏羲陵，在臬司任移咨貴司，查陳州太昊陵是否有古書傳碑碣可據，去後，茲據署山東按察司荆將貴司咨覆移送前來，原咨開，據陳州府淮寧縣等稱《路史》所載伏羲陵有云山陽，云南郡襄陽，云都於宛丘，陳爲太皞之墟等語。本道考山陽卽指今魚臺之陵，南郡襄陽因竟陵縣有古風城而誤，事具《元和志》及《寰宇記》。至都於宛丘之說，都陳不必葬陳，既稱爲墟，墟者故國空城之謂，與『墓』字之義各別，是《路史》所說伏羲陵仍在魚臺，而以襄陽、陳州爲異說，不可以《路史》所言爲陳州之據。該府等又引府縣志書云隋以前未知崇奉，唐貞觀四年始禁民芻牧，因歷引周顯德、宋建隆、乾德、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時守陵葺廟之詔，不察此數代詔書僅有崇奉先代陵寢之文，並未言各陵所在。且魚臺之陵出晉皇甫謐《世紀》及唐李吉甫《十道圖》，比之隋已前未經崇奉之陵較有古據。至太昊陵謁在陳州，自宋政和始，及南渡以後，魚臺地入於金，爲劉豫所據，諸儒耳目漸陋，不能遠考，又諱國蹙之恥，遂移伏羲之祀於陳。洪武時，祀典多不足信，今國家更正東平州堯陵於濮州，東平之陵亦係洪武以來祭告之處，祝文碑刻具存，與陳州同屬相沿之誤，二事可併案矣。

咨內又引宋太祖詔有太昊葬宛丘，在陳州之言，此爲馬端臨注語，方志誤入本文，史載詔書無此詞也。咨內又稱八卦壇距伏羲陵二里，亦非，後世謁壇爲陵。查宛丘、八卦壇，皆陳州古迹，未必後人卽以壇阯爲陵，但有伏羲之迹，卽妄移陵寢於此，亦如竟陵有古風城，遂謁爲南郡陵之比。貴司止據該府縣徵引方志相習之本，不加深究，恐非實據。

本道竊意訪求古迹當以書傳爲證，同在書傳則以最古之文爲證，既已生於後世，豈知上古封樹之處？然《春秋傳》言任、宿、須句、顓臾，風姓，實司太皞之祀；《詩緯》言伏羲生於雷澤；唐、宋地理書稱承匡山，女媧生處。考任國卽是濟寧，雷澤卽在魯北，承匡卽西堯山，推此諸文，是知伏羲風姓葬處應在濟上，不得遠至陳州明甚。陳州之陵，又無隋、唐書傳，宋、元碑碣，足奪魚臺之迹。本道無通章之責，但歷考書傳，姑存此說，以待後人釐正祀典。先飭有司，申禁樵牧，修葺祠廟。因貴司咨詢，特再移覆，並將《伏羲陵考》黏卷存案，希爲指正核覆。飭知陳州守施行，須至咨者。

又《伏羲陵考》　魚臺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史記正義》。

按：山陽郡高平侯國，漢、晉治昌邑，卽今金鄉縣地，與魚臺接境，此晉時郡縣，故知爲謐言，非張守節語也。

又按：《晉書地理志》，高平國，晉初分山陽置，縣有方與、湖陸、高平。《元和郡縣志》，魚臺縣，本漢方與縣。《太平寰宇記》，魚臺縣屬

山陽郡，縣理城卽漢方與城也。湖陵故城，秦、漢爲縣，今廢，城在今縣南一里。據此則方與、湖陵卽今魚臺縣境。高平國治在金鄉，《元和郡縣志》金鄉縣昌邑故城在縣西北四十二里，《寰宇記》作『縣北』是也。今伏羲陵在魚臺縣東北十里覺山，則當是古山陽郡高平國之東，誤作『西』字。羅苹云『帝冢在山陽高平西北』，蓋用謐語，增多『北』字，或當作『北』耳。南郡辨見後文。又按魚臺伏羲陵出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必有所本，是其迹在晉時已甚顯也。

李吉甫《十道圖》云：兗州之境伏羲陵。《金田肇覺山人祖廟碑》。

按：魚臺縣屬兗州。《元和郡縣志》，方與縣，貞觀十七年廢戴州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爲魚臺縣是也。李吉甫作《元和郡縣圖志》於魚臺不載伏羲陵者，志本有圖，今亡，因其陵別見《十道圖》歟？《金田肇碑》今在鄒縣覺山爺孃廟殿東壁。

《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興村，其閒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宋熙寧十年《陳翕碑》。

按：《隋經籍志》有《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則此碑稱《圖經》卽《隋圖經》也，其書在五代時矣。《重建伏羲皇帝廟三門記》：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三月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莆陽貢吏陳翕撰幷書。蓋聞聖人不世出，出必有功於時也。鴻荒之世，樸略尤甚，雖人倫之化旣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道之爲功，未有以仁義之爲用。大道判則爲仁義，仁義用則爲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興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迹，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爲用於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可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尋，近之不可以形詔，非探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絕於形器，楛於無爲，造之非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無體，其可見也。經爲陰陽，合爲至精，鬱爲元氣，發爲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爲於六子，收無爲於功成，此至虛而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旣得至寂之本以誠己，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之，發越揮散，興至利於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考之於伏羲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用之邃焉。恭以伏羲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興文籍而書百世之名。以結繩爲弊政而代之以書契，以神化爲宜民而爲之以善法，首正人倫，復爲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爲網罟以畋以漁，爲棟宇以寧其居，爲耒耜以濟其飢，爲舟楫以便其涉，爲弧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揉木陶火，鑠金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沿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哨哨。旣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羲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之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禱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羲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爲郡縣，今伏羲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縣之東北七十里曰辛興村，其間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銘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概，依稀存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罄丹衷，自備己緡，兼化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間，玉皇堂幷神像，炳靈公堂幷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學家之慶。旣畢功名，翕爲之記。翕謏聞之學，不能盡萬一，聊書歲月而已。魯橋鎭郭下嚴溫、妻王氏、男老兒彭壽、女二娘子、外甥李中舍、孫天保、天錫、天壽、女三娘子、外甥黃國博、孫小三娘子壽奴。

按：碑今存覺山。

羅泌《路史・太昊紀》：『葬山陽。』羅苹注：『按帝冢今在山陽高平西北，高平、襄陽之境』。然《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

羅苹又注：『太昊之國，有庖國，姒姓。今庖水在山陽平樂，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無疑也。』

按：羅泌云伏羲葬山陽，用皇甫謐說，而不用南郡，亦知南郡之不可信也。泌則云『高平、襄陽之境』，或以襄州有平皋關而誤。其關見《太平寰宇記》。然泌下又引《九域志》『兗、單皆有伏羲陵』，按之《寰宇記》，稱魚臺縣隸兗州，今隸單州，是兗、單皆指魚臺之陵矣。所引《九域志》非今《元豐九域志》。

又按：庖水即泡水，在今沛縣西，平樂城在今單縣東四十里。《漢地理志》山陽郡平樂有泡水，東北至泲入泗，亦在豐、單之間，故羅苹附會『庖』字言之。

元中統二年，孟祺撰碑。魚臺縣東北七十里而近曰鳧山，山南麓曰辛興里，周匝伏羲遺跡甚衆。土人云死葬於山麓之半，其東一峯鬱然者，今以畫卦山目之。質之地圖，北直古任，東接顓臾，皆諸風故封之地，所以奉太皞之世祀者也。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元至治二年，呂惟恕撰碑。魚臺治東北七十里有鳧山，山南麓曰新興里，有伏羲廟在焉。其遺跡於里之周匝甚多，其東峯巒嶕峍，目之曰畫卦山，其西水聲潺湲，目之曰聖水河，故以是爲伏羲葬瘞之地。宋熙寧十年石刻有云『按《圖經》魚臺新興里有伏羲陵，陵上有廟』，以是考之，其土人所傳亦有自來矣。

按：碑今存鳧山，文多不具載。

又按：《宋、元史地理志》不載伏羲陵，而見於碑碣可據者如此。南宋地入金，遂不知其迹矣。故于欽《齊乘》亦云有墓，非也。

明嘉靖四十一年，竺該撰碑。魚邑東境鳳凰山舊有太皞氏伏羲廟，離縣治七十里，廟制極其雄偉。又云河南陳州有羲皇墓，傍生靈蓍，而此地亦建廟祀，何也？先王封羲皇於顓臾，以主祭，故建廟於魚之東者，就其後裔追祀地也。

按：宋碑明言陵上有廟，而明人不信之，止言有廟，又不察皇甫謐『山陽高平』之言，徒以其時傳譌太皞陵在陳州，遂爲調停之說。明人之無識，大都類此。若云生蓍即以爲聖陵，蓍者，封殖之處即生，非因地靈，今咸陽秦文王、武王陵亦復生蓍，是其證也。

康熙五十二年，修《兗州府志》，魚臺縣伏羲陵在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其前有廟。

按：志爲張鵬翮所修，是時魚臺屬兗，今屬濟寧州矣。至乾隆元年修《山東通志》，魚臺縣陵墓無伏羲陵，蓋後人因有陳州廟祀而妄刪其迹也。

南郡陵

皇甫謐：『伏羲葬南郡。』

羅苹注《路史世紀》云：『葬南郡，在襄陽。』

按：襄陽並無伏羲陵，而皇甫謐云然者，考《元和郡縣志》竟陵縣，秦屬南郡，五華山在縣東北七十里，縣城本古風城也。古之風國即伏羲風姓也。南臨汊水。謐之致誤，蓋因其地有古風城歟？然古今書傳無以伏羲陵爲在是者。

陳州府陵

《路史》：『乾德四年，詔置守陵五戶，春秋少牢。』羅苹注：『上歷太皞。宛丘在陳。』

《文獻通考》：『乾德四年，詔曰：歷代帝王或廟貌攸設，牲牷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靡禁，茲用惕然。其太皞、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後漢世祖、唐高祖、太宗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廟祀者亦如祭享。』馬端臨注：『葬宛丘，在陳州。』

又徽宗政和三年，禮儀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帝太皞氏於陳州，以金提句芒配。

按：乾德詔爲歷代帝王置守陵戶，其時並未言明陵廟所在，其在宛丘、陳州之注，蓋羅苹、馬端臨之言也。據宋熙寧陳翕鳧山廟碑文云『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於伏羲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則北宋祀典及守陵戶安知不即在魚臺之鳧山耶？

又按：今陳州傳有伏羲陵，其誤始自政和定禮，蓋因國蹙而後僅守偏隅，不能遠祀魚臺之陵，遂移其祠於宛丘之八卦壇。其初必以地入於金爲恥而諱言之，羅苹、馬端臨不能遠考。俗傳朱文公題石壇前，竟至傳譌數代。觀羅苹之注乾德詔則云，女媧在華州界；馬端臨之注乾德詔

云，女媧葬趙城縣東南在晉州。卽女媧一陵，二說參差，知兩君以意附會詔書，本無定見，亦可見乾德時詔無各陵處所也。

又按：《元和郡縣志》：『陳州本太皞之墟，周武王封嬀滿於陳。宛丘縣八卦臺及壇，縣北一里，古伏羲氏始畫八卦於此。』《太平寰宇記》：『陳州，庖犧氏所都，曰太皞之墟。宛丘縣八卦壇在縣北一里，卽伏羲於蔡水得龜，因畫八卦之壇。舊有長史張齊賢舊文，後刺史李邕撰新文刊之。』據此則唐人、北宋人說陳州有伏羲八卦壇，不云有陵也。既有張齊賢、李邕新舊文，樂史時尚見之，所紀卽蔡水得龜之事，必不言陵。故李吉甫諸人作地志不言伏羲陵在此也。且禮言『墟墓』，墟則國基，墓則葬地，何可合爲一義？陳州卽太皞之墟，亦爲故國空城，安得指爲葬處？又考《水經注》云陳倉縣有陳倉山，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羲生成紀，徒治陳倉，非陳國所建也。則古時並無都陳之說，況伏羲生於成紀，見《路史》、《開山圖》，而《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並以爲生於曹濮之閒，更於葬在魚臺之說近矣。

共工分部

《管子・揆度》 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

《竹書紀年》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國語・周語》 昔共工棄是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

《淮南子》卷一《原道》 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

又卷三《天文》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北經・共工臣相柳》 共工之臣，號曰相柳。稟此奇表，蛇身九首。恃力桀暴，見禽夏后。

又《大荒西經・不周共工》 共工赫怒，不周是觸。地虧巽維，天缺乾角。理外之言，難以語俗。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一《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無錄而王，故謂之霸。《曆志》則云：『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周人譬其行序，故《易》不載。』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爲水行也。』然《左傳》郯子所叙黃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黃諸帝均受五行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爲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爲社。前所紀謂『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於怒觸不周之山，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說尤爲誕罔。洪氏出於此，本曰『共』，《左傳》所書晉左行共華、魯共劉，皆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而爲洪云。《堯典》所稱『共工方鳩僝功』，卽舜所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舜命垂爲之。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八《共工考》 嘗讀董子禱雨文中『其神共工』，意共工惡臣，舜所流也，何以主水？後見《淮南子・原道》篇曰『共工與高辛爭帝，不勝，遂潛於淵』，註謂：『共工以霸力行水於羲、農之間者也。』杜預曰：『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而《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兵家有共工水害顓頊擒之之說，又史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戮之。』據此，則因其受水之瑞能振滔之，死卽以之爲水神也，故後世言之者以爲名在羲、農之間是矣，非《堯典》『方鳩僝功』者，乃舜所流耳。其戮之者曰女媧，曰高辛，曰顓頊不同，世遠事微，紀之錯也。其曰爲神者，豈有天人弗祐以害天下者可祀之耶？此董子所以不純也。

女媧分部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爲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

《淮南子》卷六《覽冥》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顓民生。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務劇力不暇供，乃引絙於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貧賤者絙人也。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庖犧氏沒，女媧氏代立，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始作笙簧，無所革造，故易不載，不序於行。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爲女皇。其末有諸侯共工氏，任智刑以強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載。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大荒西經・有神人十》　女媧靈洞，變化無主。腸爲十神，中道橫處。尋之靡狀，誰者能覩。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婦，又自羞恥。兄卽與其妹上崑崙山，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煙散。』於是煙卽合。其妹卽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五　程伊川說：『黃裳元吉，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之戒。如武氏之變，固也。女媧不見於書，果有鍊石補天之事，亦非變也。不言漢呂氏，獨非變耶！』蘇仲虎則曰：『伊川在元祐時以罪逐，故爲此說，以詆垂箔之政。』予不敢以爲然。

明・孫瑴《古微書》卷一二《春秋保乾圖》　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梁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又令隨作笙簧。按《續博物志》　女媧之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輝垂萬物。乘雷車，服應龍，驂青虬，席蘿圖，震黃璐，援絕瑞，前白螭，後奔虵，而後世不知其有娥陵三臣，亦未讀緯書耳。

清・王弘《山志》二集卷三《女媧》　陸賈《世本》云：天皇封弟媧於汝水之陽，後爲天子，因稱汝皇。汝與女通用。其後爲女氏，夏有女父，商有女鳩、女方，晉有女寬，皆其後也。蕭何媚呂后，使審食其、叔孫通妄謂：『古有女媧，爲天子者。』唐武后篡位，新女媧廟。楊炯撰碑，稱述蕭何之語，故至今以女媧爲女主也。此亦周宗伯之說。

清・褚人穫《堅瓠四集》卷二《結草障面》　《獨異志》：『宇宙初開之時，止女媧兄妹二人在昆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婦，又自羞恥，兄與其妹上崑崙，咒曰：「天若遣我二人爲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於是烟頭悉合，其妹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人娶婦，用內外方巾花髻如扇，象其事也。

又《堅瓠補集》卷三《煉石補天》　《碣石剩談》：『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漏，人多置疑。予見道家祈雨有斬虹之事，念咒作法，麾劍於下，而虹卽斷於天，卽此則知女媧非親升天隙以石補之也。觀煉字之義，想以火煉石於下，而天遂合隙於上。卽如斬虹，又或如救護日食、月食之說歟？卽此而觀，則古之奇跡，亦皆常理，又何異焉？』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女媧》　金檜門宗伯奉命祭古帝陵，歸奏：『女媧聖皇，乃陵殿塑女像，村婦咸往祈祀，殊駭見聞，請有司更正。』奉旨照所請行。後數年，中州人至京，好事者問之，曰：『像雖議改，尚未舉行，緣彼處香火之盛，皆由女像，故可聳動婦女，廟祝以爲奇貨，卽地方官吏亦有裨焉。若更易男像，恐香火頓衰。』于冰璜云：『何不另立男像，而以原像爲帝后，其香稅不更盛耶？』事見阮吾山《茶餘客話》。調停之論，實足解頤。然考女媧氏，《三墳》以爲伏羲后。盧仝與馬異結交詩，以爲伏羲婦。《風俗通》以爲伏羲妹。而《路史》稱爲皇母。《易繫》疏引《世紀》稱曰女皇。《外紀》稱曰女帝。《淮南・覽冥》注稱曰陰帝。《須彌四域經》稱爲寶吉祥菩薩。《列子》注云：『女媧，古天子。』《山海經》注云：『女媧，古神女而帝者。』而唐人貢媚武氏，遂有吉祥御宇之語。又《論衡・順鼓》云：『董仲舒言久雨不霽，則

攻社祭女媧，俗圖女媧之像作婦人形。』審是則以女媧爲女，自漢已然，不自近世始也，積重難返，更之匪易矣。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女媧補天》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雜錄》云：陸儼山深云，平度州東浮山卽女媧補天處，其煉石竈尙存，所產五色石可燒。每歲上元夜，家置一鑪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以石灰，煉之達旦，火燄燭天，天爲之赤，至於今不廢。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云：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日爲天穿節，相傳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以煎餅置屋上，名曰補天。葛魯卿有《驀山溪》一闋，詠天穿節郊射也，有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按此則補天不以上元夜，而以正月二十三，葛詞云云，則又有穿地之說，豈二十四日爲地穿邪？

神農分部

《山海經》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互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又卷一八《海內經》 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爲侯，鼓、延是始爲鍾，爲樂風。

又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顚，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

《管子・輕重戊》 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

《左傳・哀公九年》 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

《尸子》卷下 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且與昏也。

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

《淮南子》卷一九《修務》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敎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四 有神龍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是始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又卷三五 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生尙，爲文王師，克殷而封之齊，或封許，向，或封於紀，或封於申。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宛西三十里有呂城。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姜戎居伊、洛之閒，晉惠公徙置陸渾。州、薄、甘、戲、露、怡，及齊之國氏、高氏、襄氏、隰氏、士強氏、東郭氏、雍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淵氏、子乾氏、公旗氏、翰公氏、賀氏、盧氏，皆姜姓也。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易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是爲炎帝。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女登，爲少典正妃，遊於華山之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氏焉。有聖德，繼無懷氏後，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都於陳，作五絃之琴。始敎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氏。又曰本起烈山，或稱烈山氏。一號魁隗氏，是爲農皇，或曰炎帝。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炎帝自陳營都于魯曲阜。重八卦之數，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卦。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長沙。納奔水氏女，曰聽訞。生帝臨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釐，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

炎帝神農氏，長於江水，始敎天下耕種五穀而食之，以省殺生。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

晉・阮咸注《三墳・人皇神農氏政典》 政典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敎化，一歸於政。皇曰：我惟生無德，咸若古政。嗟爾四方之君，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無亂於政。昔二君始王，未有書契，結繩而治，交易而生，亦惟歸政。昔在天皇，肇脩文敎，始畫八卦，明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以代結繩之政，出言惟辭，制

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天皇氏歸氣，我惟代政，惟若古道以立政。皇曰：正天時，因地利，惟厚於民。民惟邦本，食惟民天。農不正，食不豐。民不正，業不專。惟民有數，惟食有節，惟農有教。林林生人，無亂政典。政典曰：君正一道，二、三凶。臣正一德，有常吉。時正惟四，亂時不植。氣正惟和，氣亂作癘。官正惟百，民正惟四，色正惟五，惟質惟良。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六十五。過數乃亂，而昏而毒。道正常，過政反僻。刑正平，過政反私。祿正滿，過政反侈。禮正度，過政反僭。樂正和，過政反流。治正簡，過政反亂。喪正哀，過政反遊。干戈正亂，過政反危。市肆正貨，過政反邪。譏禁正非，過政失用。皇曰：嗟爾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咸若我辭，一歸於正。皇曰：君相信任惟正，相君俌位惟忠，相官統治惟公，官相代位惟勤，民官撫愛惟仁，官民事上惟業。父無不義，厥子惟孝。兄無不友，厥弟惟恭。夫不遊，妻不淫，師不怠，教不失。刑者，形也，形爾身。道者，導也，導爾志。禮者，制也，制爾情。樂者，和也，和爾聲。政者，正也，正其事。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炎帝神農》　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地丹蕖，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豢龍之圃。朱草蔓衍於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築圓丘以祀朝日，飾瑤階以揖夜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率舞，八音克諧，木石潤澤，時有流雲灑液，是謂『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有石璘之玉，號曰『夜明』，以闇投水，浮而不滅。當斯之時，漸革庖犧之朴，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採峻鍰之銅以爲器。峻鍰，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縢也。

錄曰：謹按《周易》云：伏羲爲上古，觀文於天，察理於地，俯仰二儀，經綸萬象，至德備於冥昧，神化通於精粹。是以圖書著其迹，河洛表其文。變太素之質，改淳遠之化，三才之位既立，四維之義乃張，禮樂文物，自茲而始。降於下代，漸相移襲。《八索》載其遐軌，《九丘》紀其淳化，備昭籍籙，編列柱史。考驗先經，刊詳往誥，事列方典，取徵羣籍，博採百家，求詳可證。按《山海經》云：『棠帝之山，出浮水玉。巫閭之地，其木多文。』自非道眞俗朴，理會冥旨，與四時齊其契，精靈協其德，禎祥之異，胡可致哉！故使迹感誠著，幽祇不藏其寶，祇心剪害，殊性之類必馴也。以降露成池，蓄龍爲圃。及乎夏代，世載綿絕，時有豢龍之官。考諸遐籍，由斯立矣。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　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

《宋書》卷二七《符瑞上》　炎帝神農氏，母曰女登，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山，生炎帝。人身牛首，有聖德，致大火之瑞。嘉禾生，醴泉出。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二　隋縣永陽有山，壁立千仞。岩上有石室，古名爲神農窟。窟前有百藥叢茂，莫不畢備。又別有異物，籐花形似菱菜，朝紫、中綠、晡黃、暮青、夜赤，五色迭耀。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下　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咸陽山中有神農辨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二《漯水》　漯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水源東出大紫山，分爲二水，一水西逕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卽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處也，故《禮》謂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旣誕，九井自穿，謂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則衆水動。井今堙塞，遺跡髣髴存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有神農社。

唐・李泰《括地志》卷四《隨州・隨縣》　厲山在隨州隨縣北百里。山東有石穴，〔或〕曰神農生於〔此〕，〔厲鄉〕所謂〔列〕〔厲〕山氏也。春秋時爲厲國。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二《玉格》　炎帝甲爲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眞科、九幽章，皆律也。連苑、曲泉、泰煞、九幽、雲夜、九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赤等號溟濛獄，北岳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爲五獄鬼，六千惡爲二十八獄獄囚，萬惡乃墮薛荔也。

元・陶宗儀《說郛・芸窗私志》　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如白民所傳，不知何語。語已，獸輒如野外啣一草

歸，搗汁服之，卽愈。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驗。古傳黃帝嘗百草，非也。故虞卿曰：黃帝師藥獸而知醫。

明・孫瑴《古微書》卷六《春秋元命包》 少典妃安登游於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好耕，是爲神農。又女登生神農，人面龍顏，始爲天子。

又 神農世怪義生白皐，圖地形脉道。怪義，帝妃名，生子白皐，爲神農圖畫地形，通水之脉。

按神農有子曰柱，七歲而佐神農以名百藥，種百穀，豈卽白皐耶。

又 神農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般戲之事。

又卷二八《孝經援神契》 神農長八尺有七寸，弘身而牛頭，龍顏而大脣，懷成鈐，戴玉理。

清・馬驌《繹史》卷三引《周書》 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

又卷四《炎帝紀》引《本草經》 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太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邪？』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衆耀同光。』神農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

又 稽古農皇，生而神異，少知稼穡，起自少典，乃登帝位。當其爲帝也，禪與代興所不可知，至其功被生民，澤及萬世，迄于今，載在祀典，誠沒世而不可泯也。民食肉衣毛，則有毒傷難給之害，爲之粒食以養之，揉鑿耒耜，利教農桑，夫耕婦織，則免於饑寒，而享豐年樂利之休矣。民有疾病夭札，而無以療之，則其生不遂，爲之鞭草嘗藥，察其平毒溫寒之性，以爲醫方，則民無沴戾災疢，而登於仁壽之域矣。衣食備，而不通工易事，則未免於匱乏積滯之患，爲日中之市，聚其商賈，平其物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財貨通流，厚生利用，無不得其欲矣。當其時，補遂伐而武功昭，夙沙歸而文德著，法不煩而民服，形不勞而功成，風雨時節，五穀蕃登，政醇民樸，天地和同，化被四極，遐邇承風，一百四十年閒，雖其政治不少概見，意必有所以不疾而速、無爲而成者；不然，三皇皆至德，而帝獨以神稱，何謂也哉！傳十有六帝，或曰八帝，或曰七十世，黃帝始起而代之，其後世則在顓頊時爲土正，堯時爲四岳，商爲阿衡，周爲太師。其分封則齊、呂、申、許、州、紀、路、洛，血食數千載不絕，猗與盛哉！神農之明德遠矣。

又引《神農求雨書》 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如此不雨，神仙積薪擊鼓而焚之。

清・孫星衍《問字堂集》卷三《校定神農本草經序》 《神農本草經》三卷，所傳白字書見《大觀本草》。按嘉祐《補注序》云：『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閒於朱字』。開寶重定序云：『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爲編纂。至梁貞白先生陶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據此，則宋所傳黑白字書實陶弘景手書之本。自梁以前，神農、黃帝、岐伯、雷公、扁鵲各有成書，魏吳普見之，故其說藥性，所主或異，後人纂爲一書。然猶有旁注或朱墨字之別，本經之文以是不亂。

舊說《本草》之名，僅見《漢書・平帝紀》及《樓護傳》。予按《藝文志》有《神農黃帝食藥》七卷，今本譌爲『食禁』，賈公彥《周禮・醫師》疏引其文正作『食藥』，宋人不考，遂疑《本草》非《七略》中書也。《太平御覽》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炎帝神農氏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又云：『岐伯，黃帝臣也。帝使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則《食藥》所以兼稱神農、黃帝者以此。賈公彥引《中經簿》又有子儀《本草經》一卷，疑亦此也。梁《七錄》有《神農本草》三卷，其卷數不同者，古今分合之異。

神農之世，書契未作，說者以此疑經。如皇甫所云，則知四卷成於黃帝。陶弘景云：『軒轅已前，文字未傳，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至於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當與《素問》同類。』其言良是。且《藝文志》農、兵、五行、雜占、經方、神僊諸家俱有神農書，大抵述作有本，其傳

非妄。是以《博物志》云：『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春秋傳》注賈逵以《三墳》爲三皇之書，神農預其一。《史記》言秦始皇不去醫藥卜筮之書，則此經幸與《周易》並存。顏之推《家訓》乃云：『《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陶弘景亦云：『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按薛綜注張衡賦引《本草經》『太一禹餘糧，一名石腦，生山谷』，是古本無郡縣名。《太平御覽》引經，上云生山谷或川澤，下云生某山某郡，明『生山谷』本經文也，其下郡縣，名醫所益。今大觀本俱作黑字，或合其文云某山川谷，某郡川澤，恐傳寫之誤，古本不若此。仲景、元化後，有吳普、李當之皆修此經，當之書世少行用。《魏志・華佗傳》言『普從佗學』，《隋經籍志》稱《吳普本草》，梁有六卷。嘉祐《本草》云：『普修《神農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種，《唐經籍志》尚存六卷，今廣內不復存，惟諸書多見引據，其說藥性寒溫五味，最爲詳悉。』是普書宋時已佚。今其文惟見掌禹錫所引《藝文類聚》、《初學記》、《事類賦》諸書。《太平御覽》引據尤多，足補大觀所缺。重是別錄前書，因採其文，附於本經，亦略備矣。其普所稱有神農說者即是本經，大觀或誤作黑字，亦據增其藥物，或數浮於三百六十五種，由後人以意分合，難以定之。其藥名有禹餘糧、王不留行、徐長卿、鬼督郵之屬，不類太古時文。按字書以『禹』爲蟲，不必夏禹，其餘名號或係後人所增，或聲音傳述，改古舊稱之致。又經有云『宜酒漬』者，或以酒非神農時物。然《本草衍義》已據《素問》首言以妄爲常，以酒爲醫，謂酒自黃帝始，又按《文選》注引《博物志》亦云『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人，則俱不得疑經矣。

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儒家拘泥耳目，未能及遠，不覩醫經《本草》之書，方家循守俗書，不察古本藥性異同之說。又見明李時珍作《本草綱目》，其名已愚，僅取大觀本，割裂舊文，妄加增駁，迷誤後學。是書集成，庶以輔翼完經，啓蒙方伎，鈔胥之任，匪有發明，略以所知，加之考證。本經云『上藥本上經，中藥本中經，下藥本下經』，是古以玉石草木等上、中、下品分卷，而《序錄》別爲一卷。陶序朱書云『《本草經》卷上注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卷中云，玉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獸果菜米合三品。此名醫所改，今依古爲次』。又《帝王世紀》及陶序稱四卷者，掌禹錫云『按舊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云『《神農本草》上、中、下幷《序錄》，合四卷』，若此則三、四之異，以有《序錄》。則《抱朴子》、《養生要略》、《太平御覽》所引《神農經》，或云問於太乙子，或引太乙子云云，皆經所無，或亦在《序錄》中，後人節去之耳。至其經文，或以『痒』爲『癢』、『創』爲『瘡』、『淡』爲『痰』、『注』爲『蛀』、『沙』爲『砂』、『兔』爲『菟』之類，皆由傳寫之誤。據古訂正，勿嫌驚俗也。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七日撰於都門官菜園上街寓舍。

附：精衛

《山海經・北山經》　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北山經・精衛》　炎帝之女，化爲精衛。沈形東海，靈爽西邁。乃銜木石，以填彼害。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塡東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狀如精衛，生雄如海燕。今東海精衛誓水處，曾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鳥誓，一名冤禽，又名志鳥，俗呼帝女雀。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文首白喙，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

黃帝分部

黃帝

《山海經》卷一四《大荒東經》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

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爲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

又卷一八《海内經》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擢首、謹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

又 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

《管子·五行》 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辯於東方，得祝融而辯於南方，得大封而辯於西方，得后土而辯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

又《揆度》 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

又《輕重戊》 黃帝作，鑽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腊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

《國語·晉語》 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

《尸子》卷下 黃帝斬蚩尤於中冀。

又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莊子》卷八《徐无鬼》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

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列子》卷二《黃帝篇》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

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文子》卷二　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虙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秋殺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擁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遊泛然，不知其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卽？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大戴禮記》卷七《五帝德》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也。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

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昏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

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慧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于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虫，厤離日月星辰，極畝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呂氏春秋》卷五《古樂》　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又卷二六《行論・審時》　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殆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

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呂氏春秋》佚文　黃帝建五官以人立。

漢・賈誼《新書》卷九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譖者，其惟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爲虛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居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淮南子》卷六《覽冥》　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孰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

《韓詩外傳》卷八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明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社，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三代改制質文》　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代，黃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帝尊號也，錄以小國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紲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紲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于虛，極壽無疆。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以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略】

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筴。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略】

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

又卷二八《封禪書》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漢・劉向《列仙傳》卷上《黃帝》 黃帝者，號曰軒轅。能劾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聖而預知，知物之紀，自以爲雲師。有龍形，自擇亡日，與羣臣辭，至於卒，還葬橋山。山崩，柩空無尸，唯劒舄在焉。仙書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乃昇天。羣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升。攀帝弓及龍髯，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望帝而悲號。故後世以其處爲鼎湖。名其弓爲烏號焉。

神聖淵玄，邈哉帝皇。蠢蒞萬物，冠名百王。化周六合，數通無方。假葬橋山，超升昊蒼。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四 大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黃帝軒轅。代炎帝氏。其相龍顏，其德土行。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作樂《咸池》。是始制衣裳。

又卷三五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爲十二：姬、酉、祁、己、滕、葴、任、荀、釐、姞、嬛、衣氏也。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讎，以忠直著。莒子姓己氏。夏之興，有任奚爲夏車正，以封於薛，後遷於邳，其嗣仲虺居薛，爲湯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謝、章、昌、采、祝、結、泉、卑、遇、狂大氏，皆任姓也。姞氏女爲后稷元妃，繁育周先。姞氏封於燕，有賤妾燕姞，夢神與之蘭曰：『余爲伯儵，余爾祖也。是以有國香，人服媚。』及文公見姞，賜蘭而御之。姞言其夢，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姞氏之別，有闕、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姓音與古姞同，而書其字異，二人皆著名當世。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因作華蓋。

《皇覽》 黃帝冢，在上郡橋山。

又 黃帝葬橋山。

晉・阮咸注《三墳・地皇軒轅氏政典》 皇曰：嗟爾天師、俌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若我言。政典曰：國無邪教，市無淫貨，地無荒土，官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其正道至矣。正道至，則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夫婦不背情，兄弟不去義，鳥獸不失長，草木不失生。政典曰：方圓、角直、曲斜、凹凸，必有形。遠近、高下、長短、疾緩，必有制，寒暑、燥濕、風雨、逆順，必有時。金木、水火、土石、羽毛必有濟，布帛、桑麻、筋角、齒革，必有用，百工器用必有制。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儲賢，賢以輔道，道以統下，下以事上，上以施仁，仁以保位，位以制義，義以俌禮，禮以制情，情以敦信，信以一德，德以明行，行以崇教，教以歸政，政以崇化，化以順性，性以存命，命以保生，生以終壽。

皇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惟戒哉。

皇曰：后土中正，爾識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爾掌爾察，無亂田制，以作田訟。爾惟念哉。

皇曰：龍東正，爾分爵祿賢智，爾咨爾行，無掩大賢以恤財，無疵惡德以私賞。

皇曰：融南正，爾平禮服祭祀，爾正惟無亂國制以僭上，無廢祀事以簡恭。爾惟念哉。

皇曰：太封西正，爾分干戈刑法，爾掌爾平。

皇曰：太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工惟良，山川爾圖。爾惟勤恭哉。

皇曰：天師、俌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順我言，終身於休。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大荒北經・黃帝女妖》 蚩尤作乒，從御風雨。帝命應龍，爰下天女。厥謀無方，所謂神武。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

寶。其先卽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世與少典氏婚，故《國語》兼稱焉。及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於壽邱。長於姬水，因以爲姓，日角龍顏，有聖德，受國于有熊，居軒轅之邱，故因以爲名，又以爲號。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修德撫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用，以利萬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邱。或曰，黃帝斬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諸侯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衆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神皇直，封鉅、大鎭、大山稽、鬼臾區、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分掌四方，各如己視，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又取象鳥跡，始作文字。史官之作，蓋自此始。記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書契。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爲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於是人事畢具，得寶鼎，興封禪，有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爲雲師。以土德王。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黃帝亦號帝鴻氏，或曰歸藏氏，或曰帝軒，次律、定姓、紀鍾、甄聲，有四妃，生二十五子。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黃帝時，嬪大如虹。

黃帝伐九黎。

又　黃帝損庖羲之瑟，爲二十五弦，長七尺二寸。

又　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霧三日三夜。霧除，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負圖書。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始得圖書。今河圖帝視萌之篇是也。世傳大霧三日，必有甚雨，自此始也。凡重霧三日，必大雨。雨未降，其霧不可冒行也。

又　黃帝使伶倫於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解谷，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鐘之管，以象鳳鳴，雌雄各六，以定律呂，以分星次。

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脈傍通，問難八十一，爲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荆山下有龍垂胡髯而下，迎黃帝。羣臣欲從，持龍髯，髯拔。遂墮。

又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

又　黃帝臣容成造曆。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軒轅黃帝》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己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黃星之祥。考定曆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袞龍之頌。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爲之祥踴，滄海爲之恬波。泛河沉璧，有澤馬羣鳴，山車滿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爲九德之臣。薰風至，眞人集，乃厭世於昆臺之上，留其冠、劍、佩、舄焉。昆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立館於其下。帝乘雲龍而遊，殊鄉絕域，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及昇遐後，羣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落。凡所造建，咸刊記其年時，辭跡皆質。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燃沉榆之香，春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也。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且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鼈，皆能飛翔。有石藥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

花。其地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波瀾也。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蕖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

晉・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一三《極言》　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祕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闕如也。昔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祕要，窮道盡眞，遂昇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黄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聞也。』【略】

或曰：『黄帝審仙者，橋山之塚，又何爲乎？』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黄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黄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於橋山，山陵忽崩，墓空無尸，但劒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爲仙也。言黄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奇怪，開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

又卷一八《地眞》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黄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靈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黄子，受《九加之方》，過崆峒，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黄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眞皇人於玉堂，請問眞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惡，則獨有眞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内，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黄；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眞，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眞一之大署也。』

晉・崔豹《古今註》卷上《輿服》　大駕指南車，起於黄帝。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士皆迷四方。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故後常建焉。

又　大駕指南車，舊說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一、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製。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婁將將送至國而旋，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期年而還至。始制車轄轙皆以鐵，及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車法具在《尚方故事》。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生紹而作也，今指南車，是其遺法也。馬鈞、曹魏時人。）『使大夫』下原缺兩字，今據《北堂書鈔》卷一四〇註引《崔豹古今輿服註》補。

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尚方故事》有作車法。

辟惡車，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祓除不祥。

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得建之。

又卷下《問答釋義》 孫興公問曰：世稱黃帝鍊丹於鑿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爲之妄傳。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以爲席，號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也？

《宋書》卷二七《符瑞上》 黃帝軒轅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弱而能言，龍顏，有聖德，劾百神朝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有景雲之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黃帝黃服齋于中宮，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鳳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于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螻如羊，大螾如虹。黃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黃帝以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皇去之。今鳳皇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乃召史卜之，龜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燋。』霧除，遊于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軒轅接萬神於明庭，今寒門谷口是也。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六《若水》 《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陽，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于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寶厤矣。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黃帝有熊氏，號軒轅，亦曰帝鴻，少典之子，姬姓也。又姓公孫。少典娶有蟜女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生黃帝。龍顏有聖德。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循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迺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屈軼草生庭，佞人入則指之。又有景星麟鳳之瑞，乃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置左右大監以治人。得寶鼎，興封禪，帝坐於元扈之上，太一來下有大螻如羊。帝曰：土氣勝，故以土德王。在位一百年，有四妃，生二十五子。

又卷二《后妃篇》 少昊金天氏，一號窮桑，一曰白帝朱宣帝，黃帝之子，姬姓。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意感生少昊於窮桑，是爲元囂，姓姬氏，或云己氏。降居江水，以登帝位。以金承土，都曲阜，有鳳鳥之瑞。以鳥紀官。鳳鳥氏以爲司歷正，元鳥氏爲司分，伯趙氏爲司至，青鳥氏爲司開，丹鳥氏爲司閉，祝鳩氏爲司徒，睢鳩氏爲司空，爽鳩氏爲司寇，鶻鳩氏爲司事，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天下大治焉。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南海中有軒轅丘，鸞自歌，鳳自舞，古云天帝樂也。

又 饒州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今有軒轅磨鏡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

唐・李泰《括地志》卷一《雍州・雲陽縣》 雲陽，雍州縣。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里。

雲陽故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

甘泉山一名石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久遠，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

漢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有通天臺，即黃帝以來祭天圜丘之處。武帝以五月避暑，八月乃還也。

又卷二《嫣州・懷戎縣》 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嫣州懷戎縣東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

涿鹿故城在嫣州東南五十里，本黃帝所都也。《晉太康地理志》云：『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上有黃帝祠。』

涿鹿山在嫣州東南五十里，山側有涿鹿城，即黃帝、堯、舜之都也。

又卷三《滑州・白馬縣》 滑州故城古南燕國。應劭云南燕，姞姓之國，黃帝之後。

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帝王世紀》云白馬縣南有韋城，故豕韋國也。《續漢書郡國志》云白馬縣有韋城。

又《許州・陽翟縣》 故雍城在〔洛〕〔許〕州陽翟縣東北二十五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杵臼所封也。

〔洛〕〔許〕州陽翟縣，古櫟邑也。

陽翟，〔洛〕〔許〕州縣也。《左傳》云鄭伯突入于櫟。杜預云櫟，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是也。《地理志》云陽翟縣是屬潁川郡，夏禹之國。陽翟縣又是禹所封，爲夏伯。

唐・王瓘《廣黃帝本行記》 黃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尋眞訪隱，問道求仙，冀獲長生久視，所謂先理代而登仙者也。時有甯封子爲陶正，有神人過，爲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烟。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隨烟氣上下。一旦飛去，往流沙食飛魚，暫死二百年，更生。黃帝師其道，從封子遊於蘭沙，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且往洹流，夕歸蒲晉，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霧中多龍神魚鼈，皆能飛翔。有石藍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於流沙之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故甯封遊海詩曰：『青藍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食飛魚。』有務光子，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務光自黃帝至夏時，常遊民閒，餌藥養性，好鼓琴自娛。有赤將子輿者，不食五穀，啗百草花而長年。至堯時爲木正，能隨風雨上下，已二千歲矣。有容成公，善補導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能使白髮復黑，齒落復生，帝慕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即訪道遊華山首山，東之泰山，時致怪物而與神會通。接神人於蓬萊，迴乃接萬靈於明庭京兆仲山寒門甘泉谷口。在長安北甘泉雲陽。黃帝於是祭天圓丘，將求至道，即師事九元子，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齋于首山。在河東蒲坂。復周遊以訪其道，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導。謵音習。朋，舒氏切，或作朋。昆閽滑稽後從，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莊子以大隗喻大道。具茨喻人身，言道在人身，不在遠求也。具茨山在滎陽密縣。『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獨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乎？牧馬童子喻體道之人。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是而已矣，又奚事焉？牧馬者，恣其水草，量力乘之。治天下者，耕而食，織而衣，處以無爲，亦何事耳？余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余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余曰：『爾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余病少痊。余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又奚事焉？』六合外者，異於世也。六合內者，同於世也。瞽病，風疾也。長者，體道之人也。日車者，日新也。童子言未悟道之時，與物不羣，潔身明汙以遭風疾，心緒荒狂。及遇體道之人，聞乎至理，乘日新之道，與時推移，和光同塵，波流頹靡，外無物累，內盡虛忘。如此冥心，瞽病尋愈。帝王理天下，何異於斯？我無爲而人自化。帝曰：『夫爲天下，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而已。』牧馬者，不傷其性也。理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帝曾省天皇眞一之經而不解三一眞氣之要，是以周流四方，求其釋解，乃至圓丘之上。其國有不死之樹，食其實與葉，人皆不死。丹巒之泉，飲之長生。有巨蛇害人，帝以雄黃逐之，留一時而返。外國記云留九年。帝令三子習服之，皆壽三百歲。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登於風山，受三皇內文天文大字，以劾召萬神，役使羣靈。南到五芝玄澗，登玄隴蔭建木，觀百靈所登降，採若乾之芝，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茄之方。北到鴻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仙芝圖》十二卷。登稽山，陟王屋，開石函，發玉笈，得金鼎九丹之經。復受九轉之訣於玄女。南至江，登熊、湘，往天台，受金液神丹之方。聞廣成子有道，在空同山，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見之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汝欲

問者，物之質也。汝欲官者，物之殘也。自汝理天下，雲氣不待簇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汝佞人之心，翦翦者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閑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乃可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我爲汝入于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又曰：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故將與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黃帝得道之要，復周遊四海，車轍馬跡，丹井遺墟，往往而有。越玄闕見中黃丈人，登雲臺，入青城天國之都見寗先生，受龍蹻之經，築壇于山上。封寗先生爲五嶽丈人，使嶽神一月再朝。嶽神灑六時之泉，以代晷漏。帝問先生眞一之道，先生曰：吾得道始仙耳。非是三皇天眞之官，實不解此眞一之文。近皇人爲扶桑君所使，領峨嵋山仙官，今猶未去，可往問之。帝乃到峨嵋之山，清齋三月，得與皇人相見。皇人者，不知何世人也，身長九尺，玄毛被體，皆長尺餘，髮纔長數寸。其居乃在山北絕巖之下，中以蒼玉爲屋，黃金爲牀，然千和之香。侍者皆衆仙玉女，座賓三人，皆稱太清仙王。方見皇人飲以丹華之英，漱以玉井之漿。黃帝匍匐既至，再拜稽首而立，請問長生之道。皇人曰：子既官四海，復欲不死，不亦貪乎？帝曰：萬兆無主，則相凌暴。今爲制法，足以傳後。私心好道，遠涉四海，幸遇道君，願垂哀告。竊見眞人食精之經，徒省其文而弗綜其意，看其辭而不釋其事，乞得敎誨。皇人大驚，良久，乃答曰：汝安得聞見？此乃金籙之首篇，上天之靈符，太上之寶文矣。白日昇天，飛步虛空，身生水火，變化無常。此天仙之眞，唯有龍胎金液九轉之丹，守形絕粒，辟除萬邪，役使鬼神，長生久視，乃血脈流宣，腸化爲筋，百災不能傷，延期至億千，則唯有眞一食五牙之文。此二事但使南斗君領錄，參於太帝梗籥，自非仙人四千年一出之約，皆不得背科而往泄也。又西王母祕此書於五城之內，其外衛備，有仙樓十二，藏以紫玉之匱，刻以黃金之札，封以丹芝光華，印以太上中章。其無仙籍者，不得聞知也。子未可聽天音於地耳矣，便可去也。帝答曰：昔已受神丹於玄女，唯未受五牙食眞之經。幸今運會，得見道君，既不以授生道，是臣相命不得度世耳。因叩頭流血，唯乞愍濟。太清三仙王復愍助之曰：此子先世有功，德及鳥獸，故芳氣之流，光于帝位，何爲隱其眞牙之經乎？可敎而成之也。皇人命帝坐而告之曰：汝向所道之經，蓋上天之氣，歸于一身。一身分明，了可長存耳。夫人，有生之最靈也，不能自守其神，而却衆惡，若知之者，不求祐於天，止於其身，則足矣。且一身猶一國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理身則知理國，愛其民所以安其國，吝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氣者不可生，所以至人消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堅守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散，氣難保而易失。審威德所以固其理，割嗜慾所以成其眞，然後眞一存焉，三一守焉。泥丸絳宮丹田，三一之宅也，子勤守之。萬毒不傷，漱華池，食五牙，便爲眞仙矣。吾受此經於九天眞王，今以相付，存之於口，名曰朱鳥之丹。取之於身，名曰眞一，勤乎祕哉。大有旨曰：五穀爲刍命之繫，五牙爲長生之根也。帝受道畢，東過廬山，署九天使者，秩次青城丈人，比御史主總仙官之籍，爲五嶽之監司也。帝又封灊山君爲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錄，復以四嶽皆有佐命之山，而南嶽孤峙無輔，乃章祠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爲南嶽儲君，灊山爲南嶽之副，以貳其政，以輔佐之。乃寫九州山川百物之形，又作五嶽之圖，用傳於世。帝鍊石于縉雲之山，有縉雲之瑞，立縉雲之堂，丹丘存焉。帝藏兵法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帝又合符瑞於釜山，奉事太一元君，受易形變化，藏于空同之巖。帝考推步之術於太山稽力牧，著體診之訣於岐伯雷公，講氣候於風后，窮律度於容成，救殘傷綴金冶之事。畢該祕要，窮究道眞，傳陰符則內合天機，外合人事。理天下南洎交趾，北至幽陵，西極流沙，東界蟠桃。帝曰：吾聞在宥天下，不聞理於天下，我勞天

下久矣。息駕玄圃，以反余眞也。脩封禪禮畢，乃採首山之銅，鑄鼎象物。鼎成，以象太一於雍州。其鼎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而盈，自生五味，眞神鼎也。遂鍊九鼎之丹服之，以丹法傳於玄子重盟而付之。丹經藏于九疑之東委羽之山，承以文玉，覆以盤石，金簡玉字刻其文。帝又以靈寶五符眞文金簡書之，一通藏於鍾山，一通藏宛委之山。帝所鑄劍鏡鼎器，皆以天文古字題銘其上，或有祕讖之詞焉。時薰風至，神人集成厭代之志，留冠珮劍舄於鼎湖極峻處昆臺之上，立館於其下。有馬師皇者，善醫馬，通神明，忽有龍下於庭，張口閉目。師皇視之，此龍有病，乃引鍼以鍼龍，口中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病即愈。師皇乘龍而去。黃帝聞之，自擇以戊午日昇天，果有黃龍下，垂髯迎帝。帝乘龍登天，與無爲子及臣僚昇天者七十二人。其小臣不得去者，攀斷龍髯，及墮帝弓，小臣抱弓而號，因曰烏號弓。萬姓仰天而呼，因名其地爲皇天原，亦名鼎湖。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黃帝像，率諸侯而朝奉之。臣僚追慕，取几杖立廟而祭之，取衣冠置墓而守之，於是有喬山之冢。黃帝曾遊處，皆有祠焉。五百年後，喬山墓崩，空室，唯劍與赤舄在。一旦亦失去。黃帝居代總一百一十年，在位一百年，昇天爲太一君，又爲軒轅之星，備黃龍之體，在南宮之中。後代享之，列爲五帝，居中配天。蓋黃帝土德，中央之位，兼總四方也。以鎮星爲子，上配五老，下配五帝。黃帝之子昌意居弱水。昌意之弟少昊，帝妃女節所生也。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爲鳥，名曰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焉。少昊名摯，字青陽，即帝位，號金天氏，黃帝之子也。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也，有聖德，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母蜀山氏，都商丘濮陽。禺強，黃帝之胤，顓頊之子，與顓頊俱得道。顓頊爲玄冥，禺強爲北方水神。帝嚳高辛氏，黃帝之孫。帝生而神靈，自言其名。都偃師，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陶唐氏，黃帝玄孫，姓伊祁，名放勳。興於定陶，以唐侯爲帝，都於平陽，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有虞氏，姓姚，名重華，黃帝八代孫。都蒲坂，年百歲，得道登遐於九疑之山。夏禹號夏后氏，黃帝玄孫，姓姒，名文命。殷湯，黃帝十七代孫。黃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吹律定姓者十二。少昊有子姓曼，顓頊姓姬，堯姓伊祁，舜姓姚，禹姓姒，湯姓子。又張、鄧、軒、路、黃、寇、宋、鄸、白、薛、虔、資、伊祁、申屠、黃公、托跋。黃帝有子，各封一國，總三十三氏，出黃帝之後。子孫相承，凡一千二百五十年。自黃帝己酉歲，至今大唐廣明二年辛丑歲，計三千四百七十二年矣。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上《華蓋》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蔭之象，故因而作華蓋焉。

又《刀劍》　《河圖》云：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遂不敵。黃帝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授黃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

宋・許洞《虎鈐經》卷二〇《祭黃帝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于黃帝之神，惟神天資懿睿，首弄兵戎，敷演三才，披攘九極，陶精頤粹，嶷立夐古，雖蹈迅之不腆，寔伊聖之有作，方今天人合發，夷夏稱忠，隱幽於黃屋之尊，告廟起白旄之命，惟神素章元聖，開闢往世，驅逐凶慝，揄揚天功，綿歷千載，光靈不泯，陰垂嘉祐，以贊我師旅，收闢土地，誅鋤黥鯨，幽明合誠，幸享多福，尚饗。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一〇〇《軒轅本紀》　軒轅黃帝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也。其母西喬氏女，名附寶，瞑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于郊野，附寶感之而有娠，以樞星降，又名曰天樞，懷之二十四月，生軒轅於壽丘。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弱而能言，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龍顏日角，河目隆顙，蒼色大肩，始學於大項，長於姬水。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通，乃受國於有熊，襲封君之地。以制作軒冕，乃號軒轅，以土德王曰黃帝。得奢龍辨乎東方，得祝融辨乎南方，得火封辨乎西方，酉之半也，得后土辨乎北方。帝娶西陵氏於大梁，曰嫘祖，爲元妃。生二子玄囂、昌意。初喜天下之戴己也，養正娛命，自取安而順之，爲鴻黃之代，以一民也。時人未使而自化，未賞而民勸，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謂之太清之始也。耕者不侵畔，漁者不爭岸，抵市不預價，市不閉鄙，商旅之人相讓以財，外戶不閉，是謂大同。

帝理天下十五年之後，憂念黎庶之不理，竭聰明，進智力，以營百姓，具修德也，考其功德而務其法教。時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乃有天

老五聖以佐理化。帝取伏犧氏之卦象法而用之，據神農所重六十四卦之義，帝乃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重卦之義也。時有臣曹胡造衣，臣伯余造裳，臣於則造履，帝因之作冠冕，始代毛革之弊，所謂黃帝垂衣裳而天下理也。帝因以別尊卑，令男女異處而居，取法乾坤天尊地卑之義。帝見浮葉方爲舟，即有共鼓化狄三臣助作舟楫，所謂『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也。以取諸《渙》，渙，散也，物大通也，所以濟不通也。帝又觀轉蓬之象以作車。時有神馬出生澤中，因名澤馬。一曰吉光，又曰吉良，出大封國，文馬縞身朱鬣，乘之壽千歲，以聖人爲政應而出。又有騰黃神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出日本國，壽二千歲。黃帝得而乘之，遂周遊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故遷徙往來無常。帝始教人乘馬，有臣胲作服牛以用之。《世本》云，所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取諸隨，得隨所宜也。有臣黃雍父始作舂，所謂斷木爲杵，掘地爲臼，以濟萬人，取諸《小過》也。小過者，過而通也。帝作竈以著經，始令鑄釜造甑，乃蒸飯而烹粥，以易茹毛飲血之弊。有臣揮始作弓，臣夷牟作矢，所謂『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取諸《睽》。睽，乖也，制不順也。帝始作屋築宮室，以避寒暑燥濕，謂之宮室，言處於中也。所謂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大者，壯也。帝又令築城邑以居之，始改巢居穴處之弊。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以取諸《豫》，備不虞也。又易古之衣薪，葬以棺槨，以取諸《大過》也。帝服齋於中宮，於洛水上坐玄扈石室，與容光等觀。忽有大鳥銜圖置於帝前，帝再拜受之。是鳥狀如鶴，而雞頭鸛喙，龜頸龍形，駢翼魚尾，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愼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天老曰：『是鳥麟前鹿後蛇頸，背有龍文，足履正，尾繫武。有九苞：一曰口包命，二心合度，三耳聰達，四舌屈伸，五采色備，六冠鉅銳鉤，七金目鮮明，八音激揚，九腹大。一名鸑，其雄曰鳳，其雌曰凰，高五六尺，朝鳴曰登晨，晝鳴曰上祥，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皆應律呂，見則天下安寧。』黃帝曰：『是鳥遇亂則去居九夷矣！出於東方君子之國，又出丹穴之山。』有臣沮頌蒼頡觀鳥跡以作文字，此文字之始也。

黃帝修德義，天下大理。乃召天老謂之曰：『吾夢兩龍挺白圖出於河，以授予，敢問於子。』天老對曰：『此《河圖》、《洛書》將出之狀，天其授帝乎！試齋戒觀之。』黃帝乃齋于中宮，衣黃服，戴黃冕，駕黃龍之乘，載交龍之旂，與天老五聖遊于河洛之間，求夢未得。帝遂沉璧於河，乃大霧三日，又至翠嬀之泉，有大鱸魚於河中泝流而至。殺三牲以醮之，即甚雨七日七夜，有黃龍負圖而出於河。黃帝謂天老五聖曰：『子見河中者乎？』天老五聖乃前跪受之，其圖五色畢具，白圖蘭葉而朱文，以授黃帝，乃舒視之，名曰《綠錯圖》，令侍臣寫之，以示天下。黃帝曰：『此謂《河圖書》。』是歲之秋也，帝既得龍鳳之圖書，蒼頡之文，即制文章，始代結繩之政，以作書契，蓋取諸《夬》。夬，決也，決斷萬事。於是黃帝定百物之名，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一號帝鴻氏，一號歸藏氏，乃名所制曰《歸藏書》，此易之始也。

黃帝垂衣裳之後，作龍衮之服，畫日月星辰於衣上以象天，故有《龍衮之頌》。帝納女節爲妃，其後女節見大星如虹，下臨華渚，女節感而接之，生少皞。帝又納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又納費修氏爲夫人。是時庶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無羨欲之心，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至老而不相往來，無求故也。所謂黃帝理天下，便民心，謂之至理之代。是時風不鳴條，謂之天下之喜風也。雨不破塊，謂十日一小雨，應天下文，十五日一大雨，以叶運也。以嘉禾爲糧，謂大禾也，其穗異常。以醴泉爲漿，謂泉水味美如酒，可以養老也。以五芝爲芳，謂有異草生於圃，則芝英紫芝金芝黑芝五芝草生，皆神仙上藥。時有水物洋湧，山車滿野，於是德感上天，故有黃星之祥，謂之異星，形狀似月，助月爲光，名曰景星。又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又有異草生於庭，月一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至十六日一葉落，至三十日落盡。若小月，即一莢厭而不落，謂之蓂莢，以明於月也，亦曰曆莢。帝因鑄鏡以象之，爲十五面神鏡，寶鏡也。于時大撓能探五行之情，占北斗衡所指，乃作甲乙十干以名日，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以鳥獸配爲十二辰屬之，以成六旬，謂造甲子也。黃帝觀伏犧之三畫成卦，八卦合成二十四氣，即作紀曆，以定年也。帝敬大撓以爲師，因每方配三辰，立孟仲季，自是有陰陽之法焉。黃帝聞之，乃服黃衣，帶黃紳，首黃冠，齋于中宮，即有鳳凰蔽日而至。帝乃降階，東面再拜稽首曰：『天降丕祐，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于梧

桐，又巢于阿閣，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其飲也則自鳴舞，音如笙簫。帝卽使伶倫往大夏之西，阮檒之谿，崑崙之陰嶰谷，采鍾龍之竹，取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三寸七分，吹之爲黃鍾之宮。以本至理之代天地之風氣。所謂黃帝能理日月之行，調陰陽之氣，爲十二律呂，雄雌各六也。時有女媧之後容成氏，善知音律，始造律曆，元起辛卯。又推冬至日在之星。又問天老，得天元日月星辰之書、天文刻漏之書以紀時。有臣隸首善筭法，始作數著筭術焉。臣伶倫作權量，黃帝得蚩尤，始明乎天文。帝又獲寶鼎，乃迎日推策。於是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作蓋天儀，測玄象，推分星度，以二十八宿爲十二次。角亢爲壽星之次，房心爲大火之次，箕斗爲析木之次，牛女爲星紀之次，虛危爲玄枵之次，室壁爲諏訾之次，奎婁爲降婁之次，昴畢爲大梁之次，觜參爲實沉之次，井鬼爲鶉首之次，星張爲鶉火之次，翼軫爲鶉尾之次。立中外之星，作占日月之書，此始爲觀象之法也，皆自《河圖》而演之。又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臾區占星，帝作占候之法，占日之書，以明休咎焉。

黃帝有茂德，感眞人來遊玉池，至德所致也。有瑞獸在囿，玄枵之獸也。《尚書中候》云：麋身牛尾，狼蹄一角，角端有肉，示不傷物也。音中黃鍾，文章彬彬然。牝曰麒，牡曰麟。生於火，遊於土。春鳴曰歸禾，夏鳴曰扶幼，秋冬鳴曰養信。帝又得微蟲蛄螻，有大如羊者，大如牛者，蟲名蟆，大如虹者，應土德之王也。有獸名獌，如師子，食虎而循常近人，或來入室，人畏而患之，帝乃上奏於天，徙之北荒。帝以景雲之瑞，慶雲之祥，卽以雲紀官，官以雲爲名，故有縉雲之官。於是設官分職，以雲命官，春爲青雲官，夏爲縉雲官，秋爲白雲官，冬爲黑雲官，帝以雲爲師也。是時炎帝之裔姜姓者也，縉雲者帝之祥雲，其雲非雲非煙，非紅非紫。又以帝鍊丹於婺州縉雲之堂，有此祥雲也。帝置四史官，令沮誦、蒼頡、隸首、孔甲居其職，主圖籍也。又令蒼頡主人儀，孔甲始作盤盂，以代凹尊坯飲之朴，著《盤盂篇》，盤盂之誡也。帝作巾几之法以著經，黃帝書中通理，黃帝史謂之墳，墳、大也。有臣史王始造畫，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有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也。帝依圖制之，曰合宮，可以觀其行也。乃立明堂之議，以觀於賢也。時有仙伯出於岐山下，號岐伯，善說草木之藥性味，爲大醫，帝請主方藥。帝乃修神農所嘗百草性味，以理疾者，作內外經。又有雷公述炮炙方，定藥性之善惡。扁鵲俞附二臣定《脈經》，療萬姓所疾。帝與扁鵲論脈法，撰《脈書上下經》。帝問岐伯脈法，又制《素問》等書及《內經》。帝問少俞鍼注，乃制《鍼經・明堂圖灸之法》，此鍼藥之始也。

黃帝理天下，始以中方之色稱號。初居有熊之國，曰有熊帝，不好戰爭。當神農之八代榆罔始衰，諸侯相侵。以黃帝稱中方，故四方僭號亦各以方色稱。僉共謀之，邊城日駭。黃帝乃罷臺榭之役，省靡麗之財，周戎士，築營壘。帝問於首陽山，令采首山之金，始鑄刀造弩。有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能出入水，吐水則生風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牛。帝令殺之，以其皮冒之以爲鼓，擊之聲聞五百里。帝令軍人吹角爲龍鳴，此鼓角之始也。於是又令作蹴踘之戲，以練武士。黃帝云：『日中必熯，操刀必割。』狂屈豎聞之曰：『黃帝知言也。』

帝有天下之二十有二年，忽有蚩尤氏不恭帝命，諸侯中彊暴者也。兄弟八十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啗沙吞石。不用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於葛盧山發金作冶，制爲鎧甲及劍，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不順帝命。帝欲伐之，徵諸侯，一十五旬未剋敵，思念賢哲以輔佐，將征不義。乃夢見大風吹天下塵垢，又夢一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覺而思曰：『風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解化清者也，天下當有姓風名后者。夫千鈞之弩，冀力能遠者也；驅羊萬羣，是牧人爲善者也，豈有姓力名牧者乎？』帝作此二夢及前數夢龍神之驗，卽作夢之書。令依二夢求其人，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卽舉風后以理民，初爲侍中，後登爲相，力牧以爲將，此將相之始也。以大鴻爲佐理。於是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數，生死之說，是謂帝之謀臣也。帝問張若謀敵之事，張若曰：『不如力牧，能於推步之術，著《兵法》十三卷，可用之。』乃習其干戈，以征弗享。始制三公之職，以象三台。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黃帝於是取合己者四人，謂之四面而理時。獲寶鼎，迎日推策。又得風胡爲將，作五牙旗及烽火戰攻之具，著兵法五篇。又以神皇爲將，帝之夫人費修之子爲太子，好張羅及弓矢，付以大將，謂之撫軍大元帥，爲王前敵，張若、力牧爲行軍左右別乘，以容光爲大司馬，統六師兼掌邦國之九法。又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臣龍紆者，有勇有義，

亦爲將。帝之行也，以師兵爲營衛，乃與楡罔合謀，共擊蚩尤。帝以玉爲兵，帝服黃冕，駕象車，交六龍，大丙、太一爲御，載交龍之旂，張五牙綵旗引之，以定方位。東方青牙旗，餘各依方色。帝之行也，常有五色雲氣，狀如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如葩華之象，帝因令作華蓋。黃帝卽與蚩尤大戰于涿鹿之野。帝未克敵，蚩尤作百里大霧彌三日，帝之軍人皆迷惑。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帝乃戰，未勝，歸太山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衣，以符受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剋矣。』帝覺而思之，未悉其意，卽召風后告之。后曰：『此天應也，戰必剋矣！置壇祈之。』帝依以設壇，稽首再拜，果得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血爲文，卽佩之。仰天歎所未捷，以精思之，感天大霧冥冥三日三夜。天降一婦人，人首鳥身，帝見稽首，再拜而伏。婦人曰：『吾玄女也，有疑問之。』帝曰：『蚩尤暴人殘物，小子欲萬戰萬勝也。』玄女教帝三宮祕略五音權謀陰陽之術。玄女傳《陰符經》三百言，帝觀之十旬，討伏蚩尤。授帝《靈寶五符眞文》及《兵信符》，帝服佩之，滅蚩尤。又令風后演《河圖》法而爲式用之，創十八局，名曰《遁甲》。以推主客勝負之術。黃帝又著《十六神曆》，推《太一六壬》等法。又述《六甲陰陽之道》，作《勝負握機之圖》及《法要訣》、《黃帝兵法》三卷，《河圖出軍訣》稱黃帝得《王母兵符》，又有《出軍大帥年命立成》各一卷，《太一兵曆》一卷，《黃帝出軍新用訣》一十二卷，《黃帝夏氏占兵氣》六卷，《黃帝十八陣圖》二卷，《黃帝問玄女之法》三卷，《風后孤虛訣》二十卷，《務成子玄兵災異占》十四卷，《鬼臾區兵法》三卷，圖一卷。

黃帝於是納五音之策，以審攻戰之事。復率諸侯再伐蚩尤于冀州。蚩尤率魑魅魍魎，請風伯雨師，從天大風而來。命應龍蓄水以攻黃帝。黃帝請風伯、雨師及天下女祑以止雨。於東荒之地北隅諸山，黎土羌兵，驅應龍以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其下旱，所居皆不雨。蚩尤乃敗於顧泉，遂殺之於中冀，其地因名絕轡之野。既擒殺蚩尤，乃遷其庶類善者於鄗屠之鄉，其惡者以木械之。帝令畫蚩尤之形於旗上，以厭邪魅，名蚩尤旗。殺蚩尤於黎山之丘，擲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其械後化爲楓木之林。所殺蚩尤，身首異處，帝閔之，令葬其首冢於壽張，其肩膂冢在山陽，其髀冢在鉅鹿。收得蚩尤兵書《行軍祕術》一卷，《蚩尤兵法》二卷。黃帝都於涿鹿城。黃帝又與楡罔爭天下，楡罔恃神農帝之後，故爭之。黃帝始以鵰鶡鷹鸇，一云隼，之羽，爲旗幟，以熊羆貙虎爲前驅，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剋之。帝又北逐獯鬻之戎，諸侯有不從者，帝皆率而征之。凡五十二戰，天下大定。

帝以伐叛之功，始令岐伯作軍樂鼓吹，謂之《簫鐃歌》，以爲軍之警衛。《楗鼓曲》、《靈夔吼》、《鵰鶡爭》、《石墜崖》、《壯士怒》、《玄雲》、《朱鷺》等曲，所以揚武德也，謂之凱歌。於是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帝以己酉歲立，承神農之後，火生土，帝以土德稱王天下，號黃帝，位居中央，臨制四方。帝破山通道，未嘗寧居。令風后負籌書，伯常荷劍，且出流沙，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反涿鹿之阿。帝又試百神而朝之。帝問風后：『予欲知河所泄。』對曰：『河凡有五，皆始於崑崙之墟。黃河出於崑崙山東南腳下，卽其一也。』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得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豎亥左手把筭，右手指青丘北，東盡泰遠，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北得二萬六千里。黃帝始畫野分州，令百郡大臣授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使舂雜寶爲屑，以沉楡之膠和之爲泥，以分土別尊卑之位與華戎之異。文出《封禪記》。帝旁行天下，得百里之國者萬區。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有青烏子能相地理，帝問之以制經。帝又問地老，說五方之利害。時有瑞草生帝庭，名屈軼，佞人入則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時外國有以神獸來進，名獬豸，如鹿一角，置於朝，不直之臣，獸卽觸之。帝問食何物？對曰：『春夏處水澤，秋冬處松竹。』此獸兩目似熊。

容成子，有道知律者，女媧之後，初爲黃帝造律曆，元起辛卯，至此時造笙以象鳳鳴。素女於廣都來，教帝以鼓五十絃瑟，黃帝損之爲二十五絃，其瑟長七尺二寸。伏羲置琴，女媧和之。黃帝之琴名號鍾，作清角之弄。帝始制七情，行十義之教。七情者，喜、怒、哀、樂、懼、惡、欲七情也。十義者，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十義也。帝制禮作樂之始也。黃帝書說東海有度索山，或曰度朔山，謁呼也。山有神荼、鬱壘神，能禦凶鬼，爲百姓除患，制驅儺之禮以象之。帝以容成子爲樂師，帝作《雲門》、《大卷》、《咸池》之樂。乃張樂於

洞庭之野，北門成曰：其奏也，陰陽以之和，日月以之明，和風俗也。黃帝將會神靈於西山之上，乃駕象車六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鳳凰覆上，乃到山大合鬼神，帝以號鍾之琴，奏清角之音，謂崑崙山之靈封，致豐大之祭，以詔後代，斯封禪之禮也。于時崑崙山北玉山之神人也西王母，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豹尾，蓬頭戴勝，顥然白首善嘯，石城金臺而穴居，坐于少廣之山，有三青鳥常取食此神人西王母也。慕黃帝之德，乘白鹿來獻白玉環。又有神人自南來，乘白鹿獻麐，帝德至地，秬麐乃出。黃帝習樂以舞衆神，又感玄鶴二八翔舞左右。帝於西山嘗木果，味如李，狀如棠華，赤無核，因名沙棠，食之禦水不溺。帝立臺於沃人國西王母之山，名軒轅臺，帝乃休于冥伯之丘崑崙之墟。帝遊華胥國，此國神仙國也。帝往天毒國居之，因名軒轅國。

帝又西至窮山女子國北，又復遊逸於崑崙宮赤水北，及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使明目人離婁求之不得，使罔象求而得之，後爲蒙氏之女奇相氏竊其玄珠，沉海去爲神。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帝周遊行時，元妃嫘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爲祖神。令次妃嫫母監護於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黃帝以天下大定，符瑞並臻，乃登封太山，禪于亭亭山又禪於几几山，勒功於喬嶽，作下畤以祭炎帝。以觀天文，察地理，架宮室，制衣服，侯氣律，造百工之德，故天授輿服，斧鉞，華蓋，羽儀，天神之兵，黃帝著《軒輿之銘》。帝以事周畢，即推律定姓，紀鍾甄聲。帝之四妃，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姞，儇，依。黃帝九子，各封一國。元妃嫘祖生二子玄囂，昌意，並不居帝位。玄囂得道，爲北方水神。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顓頊，居帝位，即黃帝嫡孫也，號高陽氏。摯字青陽即帝位，號金天氏，黃帝之小子也。少昊後有子七人，顓頊時，以其一子有德業，高陽帝賜姓曼氏，餘不聞。

黃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尋眞訪隱，問道求仙，冀獲長生久視，所謂先理代而後登仙者也。時有甯子爲陶正，有神人過，教火法，出五色煙，能隨之上下，道成仙去，往流沙之所，食飛魚暫死，二百歲更生，作《沙頭頌》曰：『青藁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有務光子者，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有赤將子輿不食五穀，啗百花而長年。有容成公善補導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能使白髮復黑，齒落復生。黃帝慕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即訪道遊華山首山，東之太山，時致怪物，而與神仙通。接神人於蓬萊回，乃接萬靈於明庭、京兆、仲山、甘泉、寒門、谷口。黃帝於是祭天圓丘，將求至道，即師事九元子，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齋於首山，復周遊以訪眞道。令方明爲御，昌宇驂乘，張若謬屨道焉，昆閽、滑稽從車，而至襄城之野，七聖俱迷。見牧馬童子，黃帝問曰：『爲天下若何？』小童曰：『理天下何異牧馬？去其害馬而已。』黃帝稱天師而退。至于圓丘，其國有不死樹，食其子與葉，人皆不死。有丹巒之泉，飲之而壽。有巨蛇害人，黃帝以雄黃卻逐之，其蛇留一時而反。帝令三子習服之，皆壽三百歲。北到洪隄，上具茨山，見大隗君。又見黃蓋童子受《神芝圖》七十二卷。適中岱見中黃子，受《九茄之方》。登崆峒山見廣成子問至道，廣成子不答。帝退，捐天下，築特室，藉白茅，閒居三月，方往再問修身之道，乃授以《自然經》一卷。黃帝捨帝王之尊，託猳豚之文，登雞山，陟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注訣》。南至江，登熊、湘山。往天台山，受《金液神丹》。東到青丘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大字》，以劾召萬神。南至五芝玄澗，登圜壠，蔭建木，觀百靈所登降，采若乾之芝，飲丹巒之水。南至青城山，禮謁中黃丈人，乃問登雲臺山，見甯先生，受《龍蹻經》。問眞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居海內，復欲求長生不死，不亦貪乎！』頻相反覆，而復受道即中黃眞人。黃帝拜謝訖，東過廬山祠使者，以次青城丈人也。廬山使者秩比御史，主總仙官之道，是五嶽監司也。又封潛山君爲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錄。黃帝以四嶽皆有佐命之山，而南嶽孤特無輔，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爲儲君，命潛山爲衡嶽之副以成之，時參政事，以輔佐之。帝乃造山躬寫形象，以爲五嶽眞形之圖。

黃帝往練石於縉雲堂，於地練丹時，有非紅非紫之雲見，是曰縉雲，因名縉雲山。帝藏兵法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黃帝合符瑞於釜山，得不死之道。奉事太一元君，受要記修道養生之法。於玄女素女受房中之術，能御三百女。玄女授帝《如意神方》，即藏之崆峒山。帝精推步

之術于山稽力牧，著體診之訣於岐伯雷公，講占候於風后，窮律度於容成，救傷殘綴金冶之事，故能祕要，窮盡道眞也。黃帝得玄女授《陰符經義》，能內合天機，外合人事。帝所理天下，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至流沙，東及蟠木。帝欲棄天下，曰：『吾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我勞天下久矣，將息駕於玄圃，以返吾眞矣。』黃帝修興封禪禮畢，采首山之銅，將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以象太一於雍州。是鼎神質文精也，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滿，中生五味，眞神物也。黃帝鍊九鼎丹服之。逮至鍊丹成後，以法傳於玄子，此道至重，盟以誠之。帝以中經所紀，藏於九嶷山東號委羽，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字，黃帝之遺讖也。帝又以所佩《靈寶五符眞文》書金簡一通封於鍾山，一通藏於宛委之山。帝嘗以金鑄器，皆有銘題上古之字也，以記年月，或有祠也。時有薰風至，神人集，成猷代之志，卽留冠劒珮舄於鼎湖極峻處崑臺之上，立館其下，崑崙山之軒轅臺也。

時有馬師皇善醫馬，有通神之妙思。有龍下于庭，伏地張口閉目，師皇視之曰：『此龍病求我醫也。』師皇乃引鍼於龍口上下，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病愈，師皇乘此龍仙去。黃帝聞之，自擇日卜云，還宅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龍來垂胡髯下迎，黃帝乃乘龍與友人無爲子及臣僚等從上，七十二人同去。小臣不得上者，將龍髯拔墮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泣，弓因曰烏號，鑄鼎之地後曰鼎湖。其後有臣左徹創木爲黃帝象，率諸侯朝奉之。臣僚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冠置墓而守，是以有喬山之冢。黃帝曾遊處皆有祠，五百年後喬山墓崩，惟劒與赤舄在焉，一旦亦失。黃帝居代總百一十一年，在位一百年。自上仙後，昇天爲太一君，其神爲軒轅之宿，在南宮，黃龍之體象。後來享之，列爲五帝之中方君也，以配天，黃帝土德，居中央之位，以主四方。以鎮星配爲子，名樞紐之神爲佐，配享於黃帝。

帝之子昌意居弱水，昌意弟少昊，帝妃女節所生也。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爲鳥名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少昊名摯字青陽，卽帝位號金天氏，黃帝之子也。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也，有聖德，在位七十八年終，母蜀山氏所生，都商丘濮陽。禺強，黃帝之胤，不居帝位，與顓頊俱得道，居北方爲水神。帝嚳高辛氏，黃帝之孫，帝嚳高辛神靈，自言其名，都偃師。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五歲。帝堯陶唐氏，黃帝之玄孫也。姓伊祁，名放勛，興於定陶，以唐侯爲帝，都於平陽。在位九十八年，一百一十八歲。

舜有虞氏，黃帝八代孫。禹爲玄孫也。按《遁甲開山圖》曰：『禹，得道仙人也。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大禹壽三百六十歲，入九嶷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鯀理洪水，三年功成。堯帝知其功，如古大禹知水源，乃賜號禹。』推之，是黃帝玄孫無疑也。殷湯，黃帝十七代孫。黃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推律定姓者十二。少昊有子姓曼，顓頊姬姓，堯姓伊祁，舜姓姚，禹姓姒，湯姓子，又張、鄧、軒、路、黃、寇、宋、鄫、白、薛、虞、資、伊祁、申屠、黃公、託拔。黃帝有九子，各封一國。總三十三氏，出黃帝之後。黃帝相承凡一千二百五十年，自黃帝己酉歲至今。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西山經》云：『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崙山，其上多丹木，圓葉而赤莖，黃花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五色乃清。』

宋・佚名《軒轅黃帝傳》　軒轅黃帝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也。

其母西陵氏女，名附寶，暝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于郊野，附寶感之而有娠。以樞星降，又名天樞，懷二十四月，生軒轅於壽丘。

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弱而能言，長而敦敏，成而聰明。龍顏日角，河目隆顙，蒼色大肩，始學於項，長於姬水。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通，乃受國於有熊，襲封君之地，以制作軒冕，乃號軒轅，以土德王，曰黃帝。

得蒼龍辨乎東方。
得祝融辨乎南方。
得大封辨乎西方。
得后土辨乎北方。

帝娶西陵氏於大梁，曰嫘祖，爲元妃。生二子，玄嚣、昌意。初喜天下之戴己也，養正娛命自取，安而順之，爲鴻黃之代以一民也。時人未使而自化，未賞而自勸，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謂太清之始也。耕者不侵畔，漁者不爭岸，抵市不預價，市不閉鄙，商旅之人相讓以財，外戶不閉，是謂大同。帝理天下十五年，憂念黎庶之不理，竭聰明，進智力，以營百姓，具脩德也。考其功德而務其法教，時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

乃有天老五聖，以佐理化。帝取伏羲氏之卦象法而用之。據神農所重六十四卦之義，帝乃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重卦之義也。時有臣曹胡造衣，臣伯余造裳，臣於則造履，帝因之作冠冕，始代毛革之弊。所謂黃帝垂衣裳而天下理，帝因以別尊卑，令男女異處而居，取法乾坤天尊地卑之義。

帝見浮葉方爲舟，即有共鼓化狄二臣助作舟楫，所謂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也。蓋取諸渙，渙，散也。物大通也，所以濟不通也。帝又觀轉蓬之象以作車，時有神馬出生澤中，因名澤馬。一曰吉光，一曰吉良，出大封國。

文馬縞身朱鬣，乘之壽千歲，以聖人爲政應而出。

又有騰黃之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出日本國，壽二千歲。

黃帝得而乘之，遂周遊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故遷徙往來無常。帝始教人乘馬，有臣胲作服牛以用之。《世本》云：『所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取諸隨，得隨所宜也。』有臣黃雍父始作舂，所謂斷木爲杵，掘地爲臼，以濟萬人。取諸小過者，過而通也。帝作竈以著經，始令鑄釜造甑，乃蒸飯而烹粥，以易茹毛飲血之弊。有臣揮始作弓，臣夷牟作矢。所謂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以取諸睽，乖也，制不順也。帝始作屋，築宮室，以避寒暑燥濕，謂之宮。宮言處於中也，所謂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大者壯也。帝又令築城邑以居之，始改巢居穴處之弊。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以取諸豫，備不虞也。又易古之衣薪，葬以棺槨，以取諸大過。有服齋於中宮於洛水上，坐玄扈石室，與容光等內觀，忽有大鳥銜圖置於帝前，帝再拜受之。是鳥狀如鶴，而鷄頭、燕喙、龜頸、龍形、駢翼、魚尾。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愼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天老曰：『是鳥麟前鹿後蛇頸，背有龍文，足履正，尾繫武，九苞：一口包命，二心合度，三耳聰達，四舌屈伸，五采色備，六冠短丹，七距銳鉤，八音激揚，九腹戶行。一名鸑，其雄曰鳳，其雌曰皇。高五六尺，朝鳴曰登晨，晝鳴曰上祥，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皆應律呂。見則天下安寧。黃帝曰：『是鳥遇亂，則去居九夷矣，出於東方君子之國，又出丹穴之山。有臣沮誦蒼頡觀鳥獸以作文字，此文字之始也。』

帝脩德義，大理天下，乃召天老謂之曰：『吾夢兩龍挺白圖，出於河以授予，敢問於子？』天老對曰：『此河圖洛書將出之狀，天其授帝乎？試齋戒觀之。』黃帝乃齋于中宮，衣黃服，戴黃冕，駕黃龍之乘，載交龍之旂，與天老五聖遊於河洛之閒。求夢未得，帝遂沈璧于河，及大霧三日，又至翠嬀之泉，有大鱸魚於河中泝流而至，殺三牲以醮之，即甚雨，七日七夜。有黃龍負圖而出於河，黃帝謂天老五聖曰：『子見河中者乎？』天老五聖乃前跪受之。其圖五色畢具，白圖蘭葉而朱文，以授黃帝。乃舒視之，名曰錄錯圖，令侍臣寫之以示天下。黃帝曰：『此謂之河圖書，是歲之秋也。帝既得龍鳳之圖，書蒼頡之文，即制文字，始代結繩之政，以作書契，蓋取諸夬。夬，決也，決斷爲事。

於是黃帝定百物之名，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一號帝鴻氏，一號歸藏氏，乃名所制曰《歸藏》書，此易之始也。黃帝垂衣裳之後，作龍袞之服，畫日月星辰於衣上以象天，有龍袞之頌。帝納女節爲妃，其後女節見大星如虹，下臨華渚，女節感而接之，生少皞。

帝又納醜女，號嫫母，使訓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又納賁脩氏爲夫人。是時庶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無羨欲之心。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至老而不相往來，無求故也。所謂黃帝理天下，使民謂之至理之代。是時風不鳴條，謂之天下之喜風也；雨不破塊，謂十日小雨應天下文，十五日一大雨以協運也；以嘉禾爲糧，謂木禾也，其穗異常；以醴泉爲漿，謂泉水味美如酒，可以養老也；以五芝爲芳，謂有異草生於圃，則芝英、紫芝、黑芝、五芝草生，皆神仙上藥。時有水物洋湧，山車滿野，於是德感上天，故有皇星之祥，謂之異星，形狀似月，助月爲

光，名曰景星。又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又有異草生於庭，月一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至十六日一葉落，至三十日落盡。若月小，即一葉厭而不落，謂之蓂莢，以明于月也，亦曰歷莢。帝因鑄鏡以像之，爲十五面神鏡，寶鏡也。于時大撓能探五行之情，占北斗衡所指，乃作甲乙十干以名日，立子丑十二辰以明月，以鳥獸配爲十二辰屬之，以成六旬，謂造甲子也。黃帝觀伏羲之三畫成卦，八卦合成二十四氣，即作紀歷以定年也。帝敬大撓以爲師，因每方配三辰，立孟、仲、季，自是有陰陽之法焉。黃帝聞之，乃服黃衣，帶黃紳，首黃冠，齋于中宮，即有鳳皇蔽日而至。帝乃降堦，東面，再拜稽首曰：『天降丕祜，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于梧桐，又巢于阿閣。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其飲也，則自鳴舞，音如笙簫。帝即使伶倫往大夏之西、阮榆之谿、崑崙之陰嶰谷，采鍾龍之竹，取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七寸七分吹之，爲黃鍾之音。以本至理之代天地之風氣，所謂黃帝能理日月之行，調陰陽之氣，爲十二律呂，雄雌各六也。

時有女媧之後容成氏，善知音律，始造律歷，元起丁亥。

又推冬至日至之星，又問天老，得天元日月星辰之書以紀時。有臣隸首，善算法，始作數，著算術焉。臣伶倫作權量，黃帝得蚩尤，始明乎天文。

帝又獲寶鼎，乃迎日推策，於是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作蓋天儀，測玄象，推分星度，以二十八宿爲十二次，角亢爲壽星之次，房心爲大火之次，尾箕爲析木之次，斗牛爲星紀之次，虛危爲玄枵之次，室壁爲諏訾之次，奎婁爲降婁之次，昴畢爲大梁之次，觜參爲實沈之次，井鬼爲鶉首之次，星張爲鶉火之次，翼軫爲鶉尾之次，立中外之星，作占日月之書。此始爲觀象之法也，皆自河圖而演之。

又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臾區占星，帝作占候之法、占日之書，以明休咎焉。黃帝有茂德，感眞人來遊玉池，至德所致也。有瑞獸在囿，玄枵之獸也。《尚書中候》云：『嬰身、牛尾、狼蹄、一角，角端有肉，示不傷物也。音中黃鍾，文章彬彬然，牝曰麒，牡曰麟，生於火，遊於土，春鳴曰歸禾，夏鳴曰扶幼，秋冬鳴曰養信。』帝又得微蟲螻蛄，有大如羊者，大如牛者，蟲名螾，大如虹者，應土德之王也。有獸名蟋，如獅子，食虎而循。常近人，或來入室，人畏而患之，帝迺上奏於天，徙之北荒。帝以景雲之慶，瑞雲之祥，即以雲紀官，官以雲爲名，故有縉雲之官。

於是設官分職，以雲命官，春爲青雲官，夏爲縉雲官，秋爲白雲官，冬爲黑雲官。帝以雲爲師也。帝置四史官，令沮誦、蒼頡、隸首、孔甲居其職，主圖籍也。

又令蒼頡主人儀，孔甲始作盤盂，以代凹尊抔飲之樸，著《盤盂篇》，盤盂之誡也。帝作巾几之法以著經，黃帝書中通理，黃帝史謂之墳，墳，大也。

有臣史玉始造畫，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有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也。帝依圖制之，曰合宮，可以觀其行也。乃立明堂之議，以觀於賢也。時有仙伯出於岐山下，號岐伯，善說草木之藥性味，爲大醫，帝請主方藥，帝乃脩神農所嘗百草味性，以理疾者，作內外經。又有雷公述炮炙方，定藥性之善惡；扁鵲俞附二臣定脈經，療萬姓所疾；帝與扁鵲論脈法，撰脈書上下經。帝問岐伯脈法，又制素問等書，及內經；帝問少俞鍼法，乃制鍼經，明堂圖鍼灸之法，此藥之治也。

黃帝理天下，始以中央之色稱號，初居有熊之國，曰有熊帝。不好戰爭，當神農氏之八代榆罔始衰，諸侯相侵，以黃帝稱中央，故四方僭號，亦各以方色稱。

僇共謀之邊城曰駭，黃帝乃罷臺榭之役，省靡麗之財，周戎士築營壘，帝問於首陽山，令采首山之金，始鑄刀造弩。

又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能出入水，吐水則生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牛。帝令殺之，以其皮冒之而爲鼓，擊之聲聞五百里。帝令軍士吹角爲龍鳴，此鼓角之始也。

於是又令作蹴踘之戲，以練武士。

今擊毬也。西京記曰：『踘場，即毬場也。』

黃帝云：『日中必熯，操刀必割。』狂屈豎聞之曰：『黃帝知言也。』帝有天下之二十有二年，忽有蚩尤氏不恭帝命，諸侯中強暴者也，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啗沙吞石。

不用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於葛盧山發金作冶，制爲鎧甲及

劍，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不順帝命，帝欲伐也。徵諸侯一十五旬未克敵，思念賢哲以輔佐，將征不義。乃夢見大風吹天下塵垢，又夢一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覺而思曰：『風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解化清者也。天下當有姓風名后者。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牧人爲善者也。豈非有姓力名牧者乎？』帝作此二夢，及前數夢，龍神之驗，帝作釋夢之書，令依二夢求其人，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于大澤。即舉風后以理民，初爲侍中，後登爲相。舉力牧以爲將，此將相之始也。以大鴻爲佐理，於是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數，生死之說，是謂帝之謀臣也。帝問張若謀敵之事，張若曰：『不如力牧，能于推步之術，著兵法十三卷，可用之。』乃習其干戈以征弗享，始制三公之職，以象三台，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

黃帝於是取合己者四人，謂之四面而理。時獲寶鼎，迎日推策，又得風胡爲將。起五牙旗，及烽火戰攻之具。著兵法五篇，又以神皇爲將，帝之夫人費脩之子爲太子，好張羅及弓矢，付以大將，謂之撫軍大元帥，爲王前敵。張若、力牧爲行軍左右別乘，以容光爲大司馬，統六師，兼掌邦國之九法。

又眞左右太監，監于萬國。臣龍紆者，有缺一字有義，亦爲將帝之行也。以師兵爲營衛，乃與楡罔合謀，共擊蚩尤，帝以玉爲兵。

帝服黃冕，駕象車，交六龍，太丙太一爲御，載交龍之旂，張五牙旗引之，以定方位。帝之行也，常有五色雲，狀如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如葩華以象，帝因作華蓋。

帝與蚩尤大戰于涿鹿之野。

帝未克敵，蚩尤作百里大霧彌三日，帝之軍人皆迷惑。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

帝戰未勝，歸太山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依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帝覺而思之，未悉其意，即召風后告之。風后曰：『此天應也，戰必克矣。』眞壇祈之，帝依之以設壇，稽首再拜，果得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血爲文，即佩之，仰天嘆所未捷，以精思之感天，大霧冥冥，三日三夜，天降一婦人，人首鳥身。帝見，稽首再拜而伏。婦人曰：『吾玄女也，有疑問之。』帝曰：『蚩尤暴人殘物，小子欲萬戰則萬勝也。』玄女教帝三宮祕略、五音權謀、陰陽之術。

玄女傳陰符經三百言，帝觀之十旬，討伏蚩尤。又授帝靈寶五符眞文，及兵信行，帝服佩之，滅蚩尤。又令風后演河圖法而爲式，用之創百八局，名曰遁甲，以推主客勝負之術。

黃帝又著十六神歷，推太一六壬等法，又述六甲陰陽之道，作勝負握機之圖，及兵法要訣。黃帝兵法三卷。

《河圖出軍訣》稱黃帝得王母兵符，又有出軍大帥年立成各一卷。《太一兵歷》一卷，黃帝出軍新用訣一十二卷；黃帝夏氏占兵氣六卷，黃帝十八陣圖二卷，黃帝問玄女之訣三卷，風后孤虛訣二十卷，務成子玄兵災異占十四卷，鬼臾區兵法三卷，圖一卷。

黃帝於是納五音之策，以審攻戰之事，復率諸侯，再伐蚩尤于冀州。蚩尤率魑魅魍魎，請風伯、雨師，從天大風而來，命應龍蓄水以攻。黃帝請風伯、雨師及下天女。祓以止雨於東荒之地北隅諸山黎土，差兵驅應龍以處南極，殺蚩尤于凶黎谷，不得復上。故其下旱，所居皆不雨。蚩尤乃敗於顧泉，遂殺之於中冀，其地因名絕轡之野。

既擒殺蚩尤，乃遷其庶類善者於鄗屠之鄉，其惡者以木械之。帝令畫蚩尤之形於旗上，以厭邪魅，名蚩尤旗。殺蚩尤于黎山之丘。

擲械於大荒中宋山之上，其械後化爲楓木之林。

所殺蚩尤，身首異處，帝憫之，令葬，其首冢於壽張，其肩脅冢在山陽。

收得蚩尤兵書《行軍祕術》一卷，《蚩尤兵法》二卷。黃帝都於涿鹿城。

黃帝又與楡罔爭天下，楡罔恃神農氏之後，故爭之。黃帝始以鵰鶚鷹鸇爲旗幟，以熊羆貔虎爲前驅，戰于阪泉之野。

三戰而後克之。帝又北逐獯鬻之戎。

諸侯有不從者，帝皆率而征之。凡五十二戰，天下大定。帝以伐叛之功，始令岐伯作軍樂鼓吹，謂之簫鐃歌，以爲軍之警衛。棡鼓曲、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玄雲、朱鷺等曲，所以揚武德也，謂之凱歌。

於是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帝以己酉立，承神農之後，火生土，帝以土德稱王天下，號黃帝，位居中央，臨制四方。帝破山通道，未嘗寧居。令風后負籌書，伯常荷劍，且出流沙，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反涿鹿之阿。帝又試百神而朝之，帝問風后：『予欲知河所泄。』對曰：『河凡有五，皆始於崑崙之墟。黃河出於崑崙山東南脚下，卽其一也。』黃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得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南北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步。東盡泰遠，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北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云：『北極至于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也。』

黃帝始畫野分州，令百郡大臣授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使春雜寶爲屑，以沈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分土，別尊卑之位，與華戎之異。帝旁行天下，得百里之國者萬區。

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有青烏子能相地理，帝問之以制經。帝又問地老說五方之利害。時有瑞草生於帝庭，名屈軼，佞人入則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時外國有人以神獸來進，名獬豸，如鹿，一角，眞於朝，不直之臣，獸卽觸之。容成子者，得道知聲律，女媧之後，初爲黃帝造律歷，元起丁亥至此。時造笙以象鳳鳴。素女於廣都來，教帝以鼓五十絃瑟，黃帝捐之爲二十五絃，瑟長七尺二寸。伏羲眞琴，女媧和之。黃帝之琴名號鍾，作清角之弄。帝始制七情，行十義。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十義也。帝制作樂之始也。

東海有度索山，山有神荼、鬱壘神，能禦凶鬼。帝制驅儺之禮以象之。帝以容成子爲樂師，帝作《雲門》、《大卷》、《咸池》之樂，乃張樂于洞庭之野，北門曰：『其奏也，陰陽以之和，日月以之明，和風俗也。』

黃帝將會神靈於西山之上，乃駕象車，六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鳳皇覆上，乃到山，大合鬼神。帝以號鍾之琴，奏清角之音，登崑崙之靈峰，致豐大之祭，以詔後代，斯封禪之始也。

時有神人西王母者，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人身、虎首、豹尾、蓬頭戴勝、顯然白首，善嘯，石城金臺而穴居，坐于少廣山。有三青鳥常取食此神人。西王母慕黃帝之德，乘白鹿來獻白玉環。又有神人自南來，乘白鹿獻麐。帝德至地，秬麐乃出。黃帝習樂以舞衆神，又感玄鶴二八翔舞左右。帝於西山嘗水菓，味如李，狀如棠，花赤無核，因名沙棠，食之禦水不溺。立臺於沃人國，西王母之山，名軒轅臺。帝乃休于冥伯之丘，崑崙之墟。帝遊華胥國，復往天毒國居之，因名軒轅國。

又西至窮山女子國，北又復遊逸於崑崙宮赤水北。及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使明目人離婁求之不得，使象罔求而得之。後爲蒙氏女奇相氏竊其玄珠，沈海，去爲神。

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于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迺作辟邪之文以祝之。帝周遊行時，元妃嫘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爲祖神，令次妃嫫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

黃帝以天下大定，符瑞並臻，乃登封泰山，禪于亭亭山，又禪于丸山。勒功於脩嶽。作下時以祭炎帝，以觀天文、察地理、架宮室、制衣服、候氣律，造百工之藝，累功積德。故天授輿、服、斧、鉞、華蓋、羽儀、天神之兵。黃帝著軒輿之銘。帝以事周畢，卽推律以定姓。紀、鍾、甄、聲，帝之四妃。

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

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旋、依。

黃帝九子，各封一國。

元妃嫘祖生二子：玄囂、昌意，並不居帝位。玄囂得道，爲北方水神。昌意居弱水，弟少昊，黃帝之小子也，帝妃女節所生，號金天氏，後卽帝位。黃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爲鳥，名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顓頊，居帝位，號高陽氏，黃帝之嫡孫也。黃公拓跋，昌意之少子也，封北土。

禺強，黃帝之胤，不居帝位，亦得道，居北方爲水神。少昊有子七人，顓頊時以其一子有德業，賜姓曼氏。餘不聞。黃帝以天下旣理，物用具備，乃尋眞訪隱，問道求仙，冀獲長生久視，所謂先理代而後登仙者也。時有甯子爲陶正，有神人至，教火法，出五色烟，能隨之上下。道成仙去，往流沙之所，食飛魚，暫死二百歲更生。作《沙頭頌》曰：『青蕖

灼爍千載舒，萬齡暫死餌飛魚。』有務光子者，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有赤將子輿，不食五穀，啗百草而長年。

有容成公，善補導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能使白髮復黑，齒落復生。黃帝慕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卽訪道遊華山、首山，東之泰山。時致怪物，而與神仙通。接訪神人，於蓬萊回，乃接萬靈於明庭、京兆、仲山、甘泉、寒門、谷口。

黃帝於是祭天圓丘，將求至道。卽師事九元子，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齋于首山。

後周遊以訪眞道，令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導馬、昆閽、滑稽從車而至襄城之野。七聖俱迷，見牧馬童子，黃帝問曰：『爲天下若何？』童子曰：『理天下何異牧馬，去其害馬而已。』黃帝稱天師而退。至於圓丘，其國有不死樹，食其子與葉，人皆不死。有丹巒之泉，飲之而壽。有巨虵害人，黃帝以雄黃却逐其虵，留一時而返。

帝令三子習服之，皆壽三百歲。北到洪隄上具茨山，見大隗君。又見黃蓋童子，受《神芝圖》七十二卷。適中岱，見中黃子，受九茄之方。

登崆峒山，見廣成子。問至道。廣成子不荅。帝退，捐天下，築特室，藉白茅，閒居三月，方往。再問脩身之道，廣成子乃授以《自然經》一卷。黃帝捨帝王之尊，託猳豚之文，登鷄山，陟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注訣》。南至江，登熊、湘山。往天台山，受金液神丹。

東到青丘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大字以劾，召萬神。

南窮五芝玄澗，登圜墟，蔭建木，觀百靈所登降，采若乾之芝，飲丹巒之水。

南至青城山，禮謁中黃丈人。乃閒登雲臺山，見甯先生，受《龍蹻經》。問眞一之道於中黃丈人，丈人曰：『子旣君海內，復欲求長生不死，不亦貪乎？』頻相反復授道。帝拜謝訖，東過廬山，祠使者以次。青城丈人、廬山使者，秩比御史，主總仙官之道，是五嶽監司也。又封潛山君爲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錄。黃帝以四岳皆有佐命之山，而南岳孤特無輔，乃章祠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爲儲君，命潛山爲衡岳之副以成之，時參政事以輔佐之。帝乃造山，躬寫形象，以爲五嶽眞形圖。黃帝往煉石于緱雲堂。於地煉丹，時有非紅非紫之雲見，是曰緱雲，因名緱雲山。帝藏兵法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黃帝合符瑞于釜山，得不死之道。奉事太乙元君，受要記脩道養生之法。於玄女、素女，受還精補腦之術。玄女授帝如意神方，卽藏之崆峒山。帝精推步之術于山稽、力牧，著體診之訣於岐伯、雷公，講占候於風后先生。黃帝得玄女授《陰符經》義，能內合天機，外合人事。帝所理天下，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至流沙，東及蟠木。帝欲棄天下，曰：『吾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我勞天下久矣，將息駕于玄圃，以返吾眞矣。』黃帝脩舉封禪禮畢，采首山之銅，將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以象太一於九州。是鼎，神質之精也，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滿，中生五味，眞神物也。黃帝煉九鼎丹服之，逮至煉丹成後，以法傳於玄子，此道至重，盟以誠之。帝以中經所紀藏於九疑山東，號委羽，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字，黃帝之遺讖也。帝又以所佩靈寶五符，眞文書金簡一通，藏於宛委之山。帝嘗以金鑄器，皆有銘題，上古之字以記年月，或有詞也。時有薰風至，神人集，成厭代之志，卽留冠劍佩舄於鼎湖極峻處，崑臺之上，立館其下，崑崙山之軒轅臺也。時馬師皇善醫馬，有通神之妙。忽有龍下於庭，伏地張口，師皇視之曰：『此龍病，求我醫也。』師皇乃引鍼於龍口上下，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愈，師皇乘此龍仙去。黃帝聞之，自擇日之還宅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龍來，垂胡髯下迎。黃帝乃乘龍，與友人無爲子、及臣僚等從上者七十二人。小臣不得上者，將龍髯拔墮、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泣，弓因曰烏號。鑄鼎之地，後曰鼎湖。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黃帝像，率諸侯朝奉之。臣僚追慕罔極，或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冠眞墓而守，是以有喬山之塚。黃帝曾遊處皆有祠。五百年後，喬山墓崩，唯劍與赤舄在焉，一旦亦失。黃帝居代，總一百二十年，在位一百五年。自上仙後，昇天爲太一君，其神爲軒轅之宿，在南宮黃龍之體像。後來享之，列爲五帝之中方君以配天。黃帝土德，中央之位，以主四方。以鎮星配爲子，含樞紐之神爲位，配享於黃帝。帝之子少昊，名摯，字青陽，號金天氏，居位八十一年，都曲阜，子孫相承共四百年。

黃帝之孫顓頊，號高陽氏，母蜀山氏所生，有聖德，居帝位七十八年，都商丘。

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居帝位七十年，壽一百五歲。都偃師。

帝堯陶唐氏，黃帝之玄孫，帝嚳之子也。姓伊祁，字放勛，興於定陶，以唐侯爲帝，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一十八歲，都平陽。

舜有虞氏，黃帝九代孫，姓申屠，攝帝位三十年，正居位五十年，壽一百一十二歲，都蒲坂。

夏禹，亦黃帝之玄孫也，姓姒，居帝位，都安邑，在位九年，子孫相承，共四百三十二年。

按《遁甲開山圖》曰：『禹，得道仙人也。古有禹女媧十九代孫，壽三百六十歲，入九嶷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而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乃賜號禹。後人稱曰神禹是也。』

殷湯，黃帝十七代孫，姓子，都亳，在位一十三年，子孫相承，共六百二十三年。

周發，黃帝一十九代孫，姓姬，居帝位六年，都鎬京。後平王遷洛邑，子孫相承，共八百七十三年。

黃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推律定姓者十二，九子各封一國，總三十三氏，出黃帝後。《先天紀》云：『子孫相承凡一千五百二十年。』

明・張文介《廣列仙傳》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乃往見之曰：『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汝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生？』廣成子蹷然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帝後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乃乘之。後宮及群臣從之者七十餘人。小臣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因墮黃帝弓，百姓仰空，望帝既上，乃抱其弓與髯而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弓曰鳥號。

明・孫瑴《古微書》卷六《春秋元命包》 黃帝時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生白帝朱宣。朱宣，少昊氏。

又卷二八《孝經援神契》 黃帝身逾九尺，附函挺朵，修髯花瘤，河目隆顙，日角龍顏。

又卷三四《河圖秘徵》 黃帝攝政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敵。黃帝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後，天下復擾亂不寧。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弭伏。

賁居曰：昔漢祖持項王頭以下魯城，亦師此意。然則軒轅得蚩尤而立其威，彼蚩尤者亦得軒轅而顧成其神耳。

又卷三六《雒書録運法》 黃帝坐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將周昌二十二人臨觀鳳圖。一作臨觀鳳凰之至。

舜以太尉受號爲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中州，與三公諸侯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也。

孔子曰：『昔逢氏抱小女嬉觀帝，爲履癸妃。一本逢氏抱小女妹喜，帝孔甲悦之，以爲太子履癸妃。』

有人夘金握天鏡。

按《竹書紀年》癸命篇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述異志》：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惟楚莊王時，宮人一旦而化爲野蛾飛去，此爲最奇。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卷八《延祥觀柏》 平谷縣城東，延祥觀柏，古質而葉幽光，再生柏也。柏初生何代何年，其再生也，異代矣，幾四百年矣。元至元中，丘眞人住燕京長春宮，弟子徧京東西。歲丁亥，迎往盤山，作醮事。過觀中，見枯柏，扶而摩之，曰：『憐惜！憐惜！』去，柏乃葉生，茂至今焉。觀東北十五里，岡窿然，如大塚，漁子山也。

世傳是軒轅陵，或呼之軒轅臺也。舊有軒轅廟焉，今圮也。夫軒轅，鼎成乘龍上昇矣，其小臣扳龍髯拔，抱弓以號，今陵所寢，鼎歟？龍之髯歟？弓韣冠劍佩烏歟？鼎湖，荆山；陵，橋山也，而漁陽又陵歟？

明・談遷《棗林雜俎》中集《軒轅陵》　平陽太平縣東三十里上魯村東，汾河内有石棺，以鐵束之，隱現不同。世傳以爲軒轅棺云。

清・王弘《山志》二集卷三《軒轅》　《禪通紀》：有軒轅氏，作於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蓬而制乘車，横木爲軒，直木爲轅，故號軒轅氏。此在黄帝之前。《疏仡紀》：黄帝有熊氏生軒轅之丘，因名軒轅。是古有二軒轅也。羅泌云：『黄帝名軒，非軒轅也。司馬遷，班固誤作軒轅黄帝，故承譌至今耳。』蚩尤作亂，帝楡罔不能制，黄帝殺蚩尤是誅叛也，諸侯推戴，遂尊爲天子。時蚩尤已僭號，《史記》認爲楡罔，謂黄帝與楡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誤矣！然降封帝楡罔於雒，則廢立之事實始於此。

清・馬驌《繹史》卷五　炎帝之末世，參盧是謂楡罔，政務束急，諸侯攜貳；蚩尤氏是始作亂，爲甲兵以暴虐天下，延及平民。寇賊姦宄，楡罔弗能正也，而益侵陵諸侯，諸侯皆畔，爰歸黄帝。黄帝，少典國君之子也，生而神靈，修德改政，習用干戈，戰炎帝于阪泉，禽蚩尤于涿鹿，四征弗庭，罔不率服，諸侯尊之，遂王天下。蓋自太古以來，以武功定天下，黄帝其首稱也。世之言黄帝，多怪誕不經，謂馴擾猛獸以戰炎帝。夫猛獸惡可馴邪？《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意或軍帥武勇之號，如後世之虎牙驍騎者，而《列子》以爲猛獸有人心，是妄也。言蚩尤者則曰銅頭鐵額，八肱八趾，興雲吐霧以迷軍士，天遣玄女與魃，始克制伏之。彼蚩尤，姜姓之諸侯，非異類也。亦惟恃其彊暴，乘炎帝之衰，阻兵稱亂，如後世之竊據僭號者，抑或詭異其名，以愚百姓，如後世之黄巾、赤眉，執左道以惑衆者。黄帝修德撫民，以仁易暴，湯武之事，足以徵矣，奚必徵召鬼神而後克濟哉？黄帝既有天下，設三公六相以爲輔，乃造律吕，正歷數，作舟車，通貨幣，制書契，奏《咸池》，文明大備，端冕垂裳，而天下治矣。享國百年而崩，百姓謳思，歷世猶不輟焉。逮秦、漢之際，方士者流，始託爲神仙之説，以蠱惑當世之人主，謂帝得祕文内訣，召致天神，偏歷名山，訪眞證道，長生度世，騎龍上升，舉一切迂怪之談，悉附會之黄帝，故備論其事，俾讀史者知所去取焉。

又引《黄帝内傳》　黄帝伐蚩尤，玄女爲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千八百里。玄女爲帝制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車居其右。

又　玄女請帝製角二十四以警衆，請帝鑄鉦鐃以提雹之聲。

又引《萬機論》　黄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警，介胄不釋。黄帝歎曰：『君危於上，民不安於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厥疾之由，非養寇邪？今取民萌之上，而四道亢衡，遞震予師。』於是遂師營壘，以滅四帝。向令黄帝若不龍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嫁於四帝矣。

又引劉向《别録》　蹴踘，黄帝所造，本兵勢也。

又引《古史考》　黄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畧加牛，禹時奚仲加馬。

又引《歸藏》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殺之於青丘。作《棡鼓》之曲十章：一曰《雷震驚》，二曰《猛虎駭》，三曰《鸛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鷸鶉爭》，七曰《壯士奪志》，八曰《熊羆哮呴》，九曰《石邊崖》，十曰《波盪壑》。

又引《泰壹雜子》　黄帝謁峨眉見天眞皇人，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古之聖人。盍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衛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蓑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由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敘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爾治，萬物自爾得，神志不勞而眞一定矣。子以蕞爾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黄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

又引《莊子》逸篇　游鳧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窮，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蔥以通五藏，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崇耳。』

又引《玄女兵法》　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黃帝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九天玄女授帝以三宮五音陰陽之畧，太乙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得術士伍胥問之。胥曰：『是城中之將，白色商音，帝之始攻，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帝爲蒼色角音，此雄軍也，請以戰爲。』帝曰：『爲之若何？』曰：『請攻，三日城必下。』乃設五旗五軍，已具，四面攻之。三日，城果下。

又引《龍魚河圖》　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黃帝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弭服。

又卷六　《史記》本紀曰：黃帝之子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不得在位。是不然，青陽與玄囂，皆黃帝之子，非一人也。青陽卽少昊氏也。少昊之居西方，蓋在蚩尤旣滅之時，其登帝位也，乃在黃帝升遐之後。何以明之？《周書》曰：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乃命少昊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質卽少昊之名摯是也。摯有盛德，嗣位爲帝，都于曲阜。曲阜非西方也，明矣。《紀年》曰：少昊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是又不然，命官，天子之事也。方少昊之宅西，所任者侯伯之職，所司者一方之治，及其立爲帝也，鳳鳥適至，始因之以紀官。使少昊而終於西方，將已亦在雲師雲名之列，又何由鳩雉扈農，設官備物哉？《周書》所稱，亦未可盡據矣。《古史考》曰：宗師太昊之道，故曰少昊。是又不然，少昊，其初立國之名也，猶堯之爲唐，舜之爲虞，三代之爲夏、商、周，皆先有其號，及有天下，因而不改。豈其黃帝之子作述一堂，乃近舍軒后之法，遠修戲皇之道哉？問者曰：少昊之爲帝信矣。然則《五帝德》何以不載？曰：《帝德》因宰我之問而及之也。少昊纘緒承家，德協黃帝，是以宰我未問，孔子亦不言，非謂其不帝也。然則《繫辭》何以不序？曰《易》序伏羲氏以來制作之君，少昊、顓頊、帝嚳皆無所制作，故統言黃帝、堯、舜，略不備舉，非謂其皆不帝也。史見玄囂之降處江水也，則以爲青陽不帝。《紀年》見少昊之以鳥名官也，則以爲帥鳥師居西方。《世紀》見少昊爲金行之帝也，則以爲玄囂自江水登帝位。是皆怳忽不得其實，故備論焉，以爲五帝之首。

倉頡

漢・王充《論衡》卷五《感虛篇》　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爲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

也。而世以爲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

《皇覽》　有蒼頡冢，在利陽亭南，墳高六丈。學書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蒼頡墓在北海，呼爲藏書臺。周末發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叔孫通，識十二字。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上　古文篆者，黄帝史衙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衙音語。

元・陶宗儀《書史會要・三皇》　倉頡，黄帝史也，亦曰皇頡，姓侯剛氏，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廣伏羲之文，造六書，是爲古文。其塚在馮翊彭衙利陽亭南道旁，北海乙有倉頡藏書台。人得其書，莫之能識，秦李斯識其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其十二字。今《法帖》中有二十八字。《淮南子》云：『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倉頡即古文之祖也。』

明・胡侍《真珠船》卷七《倉頡》　春秋元命包禪通紀云：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顔侈哆，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剏文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于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納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受之。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王，書契是爲，是皆謂倉頡爲帝也。帝王世紀云：黄帝史官倉頡，取象鳥迹，始作文字。又黄帝四史：沮誦蒼頡隸首孔甲，呂氏春秋：二十官，史皇作圖。說文：黄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吟之迹，初造書契，通志略，黄帝命蒼頡爲史官，制文字，是皆謂倉頡爲史官也。述異記：蒼頡墓在北海，俗呼爲藏書臺，有碑文，周時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叔孫通識十二字。一統志：倉頡墓在陝西白水縣。又大名府南樂縣，河南祥符縣，山東壽光縣，並有倉頡墓。白水即古之衙，壽光即北海地。然未詳孰是也。

明・孫瑴《古微書》卷二八《孝經援神契》　倉頡文字者，總而爲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爲意，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爲之文，因而滋蔓，子母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爲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紀也。

按：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又《三墳》：伏羲氏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則不始于倉頡矣。《淮南子》乃云：倉頡作字，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何說之誕乎。《皇覽》曰：『史皇歿，葬利鄉亭。學書者皆往投刺，祀之不絕。』若是乎明德之遠也。

又按許愼《說文》：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通志》畧云：『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子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間。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六書也者，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假借窮而後轉注附焉。』

及閱《法苑珠林》：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又陶隱居《眞誥》曰：今請陳爲書之本始也。造文之既肇矣，乃是五色初萌。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交別陰陽之分則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也，其後逮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迹，以爲順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眞從易，配別本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也，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

貴居曰：此各爭一蒼頡之名耳，然後知文字一道，古今爲忌。非獨人忌之，鬼亦忌之，仙子亦忌之。其究也，天帝亦忌之無已，掃空文字，歸於面壁。

又卷三四《河圖玉板》　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帝，文椓二十八字，景刻于陽虛之

石室。李斯止識八字，曰：『上天垂命，皇辟迭王。』今已不可尋矣。

按《金陵新志》注云：昔周初有於蒼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一字而不傳，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也。』詳考二句，乃寇謙所纂黑帝安和國王禁文也。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二《倉頡》 倉頡祠墓，在壽光縣城西門瀕河。劉文和公翊，縣人也，幼時讀書外塾，每往返涉水，輒有白鬚老人負之。久之，問何人？答曰：『我倉頡所遣送迎公者，他日富貴毋相忘。』公既貴，後謁倉頡祠，有侍者形容宛如所見，遂新其祠墓云。

蚩尤



清・汪紱《山海經存》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是爲楓木。

《管子・地數》 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

《逸周書》卷六《嘗麥解》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司□□上天莫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懼，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用名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

《皇覽》 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蚩尤氏強，與楡罔爭王於涿鹿之阿。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鬬，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製也。

又 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蛇首，首疫，其俗遂爲立祠。

唐・李冗《獨異志》卷中 蚩尤是古之帝者，兄弟八十一人，皆銅頭鐵額，食沙啖食。然卒爲黃帝所滅也。

又 黃帝斬蚩尤，冢在高平壽長縣，高七丈。時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如匹絳，時人謂之『蚩尤旗』。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下 黃帝之初，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啗砂石，制五兵之器，而變化雲霧。《世本》及《呂氏春秋》皆云蚩尤作五兵，謂戈殳戟酋矛夷矛也。黃帝誅之於涿鹿之野，涿鹿屬冀州。任昉《述異記》曰：冀州有蚩尤神，謂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涿鹿間往往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骨也。齊梁尚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牛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鬬，以角抵人，人不能向。冀州舊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帶角而相觝，即角觝之戲，蓋其遺制也。其後人通以角勝之戲爲角觝焉。或獨以兩人競力爲角觝，非也。齊魏之間，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向不用牛頭。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蛇首，疫其里人，遂立祠。《漢紀》云：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以享外國朝獻者，而三百里內皆觀之。此角觝乃角勝也，蓋始於戴角，遂有是名耳。抵與觝同用，此抵字非正文。

宋・許洞《虎鈐經》卷二〇《祭蚩尤文》第二百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于蚩尤之神，惟神雄材自任，命世特立，卓絕萬古，鬱爲人豪，在昔炎靈不御，土德丕熾，公鄙自天之職，篡即戎之緒，足躡九土，手掉五兵，而奮臂一呼，四溟飛水，瞑目再顧，兩曜暗色，吁氣而煙霧蒸，吹蠱而風雨作，金虎亦病，神龍亦屠，然公之丙靈，實萬萬世不泯，冀垂嘉

祐，贊衛我師，獲虜樹勳，戴答神貺，尚饗。

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下《蚩尤畏黃帝鼓角》 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書所不載，或曰本出羌，欲以驚中國之馬也。

《隋書・樂志》云：鼓角橫吹笛鼓。

按《周禮》：以卉鼓，鼓軍事。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亦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

魏武征烏丸，越流沙漠，軍士思歸，於是咸爲角，鳴甚悲。

《隋書・樂志》云：匏之屬有二，一曰笙，二曰竽，並女媧之所作也。笙列管十九，於匏內施簧而吹之。竽大三十六管。

少昊

《山海經》卷一四《大荒東經》 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

又卷一八《海內經》 少皞生般，般是始爲弓矢。

《左傳・文公十八年》 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又《昭公元年》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守其祀。

又《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又《昭公二十九年》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四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暉。代皇帝氏，都於曲阜。其德金行。其立也，鳳皇適至，故紀於鳥。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尸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夷民者也。是始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有才子四人，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故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恪恭厥業，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葬于上郡陽周之橋山。子青陽代立，是爲少皞。

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感而生少昊，是爲元囂。降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以金承土，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故稱少昊，號曰金天氏。在位百年而崩。

少昊時有鳳鳥之瑞，以鳥紀官。於是修其方利器，用政度量戶，無淫民，天下大治，作樂曰九淵也。

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謔戲，奏娭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滄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詩》中《衛

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卽其餘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湧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有水屈曲亦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山、鳳水之目也。亦因以爲姓，末代爲龍丘氏，出班固《藝文志》；蛇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白帝少昊》 少昊之帝，號曰金天。魂氏之官，亦在此山。是司日入，其景惟圓。

《宋書》卷二七《符瑞上》 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鳳皇之瑞。

清・馬驌《繹史》卷六引《田俅子》 少昊都于曲阜，鞬鞮毛人獻其羽裘。赤燕一羽，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

顓頊

《山海經》卷八《海外北經》 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一曰爰有熊、羆、文虎、離朱、鴟久、視肉。

又《大荒西經》卷一六 有芒山。有桂山。有楬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楬山，始作樂風。

又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月山，天樞也。吳姬天門，日月所入。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山，名曰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又 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卽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爲魚，是爲魚婦。顓頊死卽復蘇。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爰有鴟久、文貝、離俞、鸞鳥、皇鳥、大物、小物。有青鳥、琅鳥、玄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璿瑰、瑤、碧，皆出衛于山。丘方圓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爲舟。竹南有赤澤水，名曰封淵。有三桑無枝。丘西有沈淵，顓頊所浴。

《左傳・文公十八年》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又《昭公二十九年》 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

《國語》卷三《周語》 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

又卷一八《楚語》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大戴禮記》卷七《五帝德》 宰我請問帝顓頊。

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

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

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絜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

《鶡冠子・數始五帝治天下》 昔者，帝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

《呂氏春秋》卷五《古樂》 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鱓先爲樂倡，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

漢・賈誼《新書》卷九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弗加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

而已矣，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愼一日，其此已也。』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又　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高辛於顓頊爲族子。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漢・王充《論衡》卷二五《解除篇》　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脩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嫗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四　摇光如月正白，感女樞幽防之宮，生黑帝顓頊。其相駢幹。身號高陽，世號共工。代少曎氏。其德水行，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承少曎衰，九黎亂德，乃命重黎討訓服。歷象日月，東西南北。作樂《五英》。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擣演、大臨、龙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爲社，天下祀之。

又卷三五　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擣戴、大臨、龙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人謂之八凱。

又　後嗣有皋陶，事舜。舜曰：『皋陶！蠻夷滑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

《皇覽》　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門外廣陽里中。頓邱者，城門名，頓邱道。王莽時，使使者祠顓頊冢。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僕，蜀山氏之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父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劣降居若水爲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亂，以水承金，位在北方主冬，以水事紀官，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始都窮桑，後徙商邱，命飛龍効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納勝墳氏女娵生老童，世有才子八，人號八凱，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據左氏，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頓邱廣陽里。少皞之孫，蟜極之子代立，是爲帝嚳。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爲老叟。及顓頊居位，奇祥衆祉，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靈，羣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爲磬，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英之樂，其音清密，落雲間之羽，鯨鯢游湧，海水恬波。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剋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神耆童》　顓頊之子，嗣作火正。鏗鎗其鳴，聲如鍾磬。處於騩山，唯靈之盛。

《搜神記》卷一六 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爲小鬼。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宋書》卷二七《符瑞上》 帝顓頊高陽氏，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己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

《水經注》卷一五《洛水》 緱氏令王與、主簿傅演，奉宣詔命，興立廟殿焉。又有《百蟲將軍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隕斁，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晉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順人吳義等建立堂廟，永平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立頌，贊示後賢矣。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一》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女樞，金天氏之末，瑤光之星貫日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右脅有九色毛，生顓頊，以水承金，始都窮桑，徙商丘。

唐・李泰《括地志》卷三 徐州彭城縣，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虞翻云名鏗。《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

明・孫瑴《古微書》卷一九《禮斗威儀》 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瘧鬼。一居若水，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爲小鬼。于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掌熊皮，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食而駈疫鬼。以桃弧葦矢工鼓且射之，以赤九五谷洒掃以除疾殃。

按《漢志》：將儺，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勝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后者爲粮。』

明・談遷《棗林雜俎》中集《顓頊塚》 晉初，烏程得顓頊塚。又衡山崩，見顓頊塚，中有營丘圖，九首鳩杖。見顏眞卿《石柱記》。濮州東北相傳顓頊建都，因有帝塚，故名。

清・顧炎武《日知録》卷二五《重黎》 《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犁即『黎』字異文，是重、黎爲二人，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而《史記・楚世家》則曰：『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太史公自序》則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宋書》載晉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乃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於夏、商，世序天地，其在於周，不失其緒。』似以『重黎』爲一人，不容一代乃有兩祖，亦昔人相沿之謬。

清・馬驌《繹史》卷七 顓頊，黃帝之孫，而少昊氏兄弟之子也。據史則嗣黃帝而立，據《世紀》則繼少昊而立。少昊一代，既不可泯，則《世紀》爲可信乎？然史之失，在於輕信而多疎。《世紀》之失，在於牽合而附會。顓頊之佐黃帝，與黃帝之誨顓頊，見於《鬻子》、《呂覽》，皆近古之書也。《世紀》牽於二十登位之說，則謂其生於金天末年，十年而佐少昊。如以《鬻子》未可信，將二十治天下之言，亦並可廢。胡爲兩歧其說，吾不能爲之解也。最難知者，帝王之諸系；最無徵者，上世之年紀。史敘昌意於玄圃之下，何由知其爲黃帝之嫡？昌意降處若水，亦猶帝摯嗣位，堯受唐封。封建之來久矣，何由知其德之劣？史自三代以上，止表其世，共和以下，始紀其年，年固有不可強知也。必以顓頊爲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則不得不就二十而曲爲之說，此皇甫氏之蔽也。然則顓頊之年果若何？曰：是固不可知也。抑嘗考之，黃帝在位已百年矣，少昊嗣之，未必復有八十四年之久。或者顓頊及見黃帝，由此登庸任治。其治天下，惡知不在軒、昊之時？舜、禹之功，成於唐世，奚必二十而登帝位哉？帝之有天下也，其道則緣乎黃帝，其功則在乎爲善而去惡，其德靜淵疏通，其治象天任地，其法男女有別，命官以民事，而五正咸得其職，平九黎之亂，命重、黎絕地天，通神人，無復雜糅。民用安生，休祥滋至，化被四海，莫不砥屬。以斗杓建寅，爲歷元四時，以正五星聚室，萬物應和，後世法而行之，久無差違也。作《承雲》之樂，陰陽以調，用享上帝，夐乎承五運之終，立帝德之極，載在傳記者，歷歷可考如

此。至其登位之蚤晚，享年之多寡，姑闕疑焉。

又引《古史考》　顓帝以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朔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爲歷宗也。

又引《真誥》　顓頊父君弱水之鄉，頊身陶七河之津，是爲玄黄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輦，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鎮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峯，不獨句曲一山而已。

高辛氏

《左傳・文公十八年》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又《昭公元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鬻子・數始五帝治天下》　昔者，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黄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大戴禮記》卷七《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嚳。』

孔子曰：『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厤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黄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

《吕氏春秋》卷五《古樂》　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鞉椎鍾。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

漢・賈誼《新書》卷九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故上緣黄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愼此而已矣。』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　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

又卷三《殷本紀》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又卷四《周本紀》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四　後嗣帝嚳，代顓頊氏。其相戴干，其號高辛。厥質神靈，德行祇肅，迎送日月，順天之則，能敘三辰以周民。作樂《六英》。世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

《皇覽》　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臺陰野中。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爲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爲『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翌成萬象，億兆流其神睿焉。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帝嚳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見，生而神

異，自言其名曰夋，駢齒有聖德，能順三辰。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而登帝位，都亳，以木承水，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爲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世有才子八人，號曰八元。亦納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卨，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帝嚳在位七十五年年一百五歲而崩，葬東郡頓邱城南廣陽里。子帝摯立，在位九年，摯立不肖而崩。弟放勳代立，是爲帝堯。

帝嚳擊磬，鳳皇舒翼而舞。

又　殷出自帝嚳，子姓也。圭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一名帝乙。豐下銳上，晳而有髯，倨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悅。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爲而後我，故仲虺誥曰：『傒我后，后來其蘇者也。』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焉。出，見羅者方祝，湯問之曰：『爾之祝何也？』羅者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聞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下車，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罔，今人學結。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湯者三十六國。及夏桀無道，皋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于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貢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悉服。將伐桀，先滅韋顧、昆吾，遂戰于鳴條之野。桀奔于南巢之山，湯乃卽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亳，遂遷九鼎於亳，至大坰而有慚德。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于山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行耶，何不雨之極耶？』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爲牲，禱于桑林之社，曰：『唯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土，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數千里。湯卽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湯娶有莘氏女爲正妃，生太子丁，外丙，仲壬。太子早卒，外丙代立。

又　帝嚳妃姜嫄，履神人之迹而孕，以爲不祥，棄之陋巷，牛羊不踐，置之寒冰，鳥覆翼之，嫄以爲神，收而養之。童齔好於稽稼，及長，仰伺房星，以爲農候。舜進之于堯，以掌農正，而爲稷官，故謂之后稷，賜姓姬氏。

棄恤民勤稼，蓋封地方百里，巡教天下，死於黑水之間，潢渚之野，冢去中國三萬里。

《宋書》卷二七《符瑞上》　帝嚳高辛氏，生而駢齒，有聖德，代高陽氏王天下。使鼓人拊鞞鼓，擊鍾磬，鳳皇鼓翼而舞。【略】

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與其妹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玉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長爲堯司徒，成功於民，受封于商。後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豐下銳上，晳而有髯，句身而揚聲，身長九尺，臂有四肘，是曰殷湯。湯在亳，能修其德。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湯乃東至于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踴，黑鳥隨魚止于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檮杌之神，見于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舄之，遂有天下。商人後改天下之號曰殷。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帝嚳高辛氏，少昊之孫，蟜極之子。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曰夋，駢齒。以木承火，都亳。在位十年。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翟，生契。次陳鄄氏女曰慶都，生堯。次陬訾氏女曰常儀，生子摯。摯立不善，乃立堯。

唐・李泰《括地志》卷三《鄭州・新鄭縣》　鄭州新鄭縣，本有熊氏之墟也。

故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三〕十二里。《毛詩譜》云：『昔高辛之土，祝融之墟，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爲鄶國，爲鄭武公所滅也。』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鞞鼓》　高辛氏娶于陳豐氏女，制鞞鼓鐘磬塤篪。

又《洛州・偃師縣》　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湯即位居南亳，後徙西亳，在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

又卷四《商州・商洛縣》　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卨所封也。

清・馬驌《繹史》卷八　帝嚳高辛氏，黄帝之曾孫，顓頊之族子也。生而神靈，嗣高陽氏爲天子。其嗣天子者，以賢立也。五帝之世，以公天下爲心，非至德不足以治天下，非得至德之人，不敢授以天下。是以高辛高陽，咸起支封，又必試以官職，故高陽十五而佐黄帝，高辛亦十五而佐。高陽詢事考言，乃登大位，故曰五帝官天下。官天下者，以天下爲公器，惟賢是擇，近不嫌於傳子，黄帝、少昊是已；外不妨於異姓，堯、舜是已。少昊之後，無足嗣帝位者，而顓頊有至德。顓頊之後，無足嗣帝位者，而嚳有至德。有至德者登大位，皆以其賢也，非以其親也。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聰明祗肅，普施利物，順天取地，節用愛民，德化四訖，享國七十年，帝摯嗣立，未久而崩，而陶唐氏作矣。然竊有疑焉，記稱帝嚳四妃之子以嫡也，則莫如立后稷，以賢則堯、稷、契皆其人也，不立嫡與賢，而立摯，豈嚳無知子之明，有愛憎之私乎？非所以論嚳也。或稱摯荒淫，諸侯廢之。或稱唐侯盛德，摯微弱而禪焉。若是則堯有利天下之心，諸侯擅廢立之權，尤非所以論堯也。《史記》本紀但曰摯立不善崩而已。所謂不善者，德不類邪？政不理邪？民不從邪？抑如《書》所謂有疾弗豫、《傳》所謂弱足不良者邪？荒淫微弱，皆後世揣摩之言。摯之賢不肖，未可以臆度也。意者帝嚳之子，摯最居長，當如《世紀》所說，既而享年不永，兄終弟及。《外紀》曰帝堯年十六，即天子位。然則帝嚳之崩，堯方七歲，故不立堯而立摯，殆以此與！

清・江藩《隸經文》卷二《姜嫄帝嚳妃辨》　《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隆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與《史記》同。《生民》詩毛公本此作《傳》，其後劉歆、班固、賈逵、服虔、馬融、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惟鄭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鄭志》趙商問：『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跡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鄭以姜嫄爲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也。馬融說《詩》從毛義，王肅申馬說以難鄭，王基、馬昭、張融辨之詳矣，其文見《生民詩疏》，不具錄。惟是孔疏節錄諸子之說，未盡鄭君之義，而鄭君之箋，亦有意旨未暢者，今詮毛、鄭之說，以己意論斷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謹案：毛傳『高辛氏帝焉』，帝者，帝嚳也。鄭易傳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據《命曆序》云帝嚳傳十世，堯在帝嚳之後，去嚳世甚遠，堯與稷、契皆非帝嚳之子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堯以前世次莫考，不知姜嫄爲高辛氏何人之妃，故但云世妃也。是以張融曰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跡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爲元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嘆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孔穎達謂融之此言，深得鄭旨是也。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箋：『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謹案：郊乃天子之祭，惟天子得行，諸侯不敢僭也。傳謂帝嚳天子，故得行郊禖之禮。《箋》謂稷與堯皆非嚳子，若爲嚳子，堯自唐侯升爲天子，父死子繼，不得易有天下之號曰陶唐，則堯非嚳子明矣。蓋堯即位後，封帝嚳之子孫於高

辛。高辛，地名也，因以爲國名。堯以悤禮待之，故得用天子之禮也。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跡；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齊敏也。』箋：『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則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謹案：傳謂姜嫄隨帝嚳之後，踐履嚳跡，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所歆饗，即得懷任。鄭不從者，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帝乃上帝也，若如傳言，姜嫄隨夫祀天，豈有不接武於其夫之後乎？又以敏爲疾，豈祭祀之禮以疾爲敬乎？於義難通。『歆』、『忻』，古今字也。《史記》云：『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歆歆然』者，即『忻然悅』之意也。以『歆』爲『饗』，則履帝武爲一事，齊敏爲一事，天神歆饗爲一事，詞氣不屬，頗嫌蕪累矣。鄭所謂帝者，即感生帝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鴞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也。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蘆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鄭《駁異義》，引蒲蘆爲證，可謂善於譬矣。竊謂上古之世，人與天近，多神靈之事；下古以後，在所罕聞。然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萬物皆天地所資生，而況於人乎！鄭君引《商頌》之文以爲證，推而廣之，《閟宮》曰『上帝是依』，本《詩》云『上帝不寧』，《詩》辭明言上帝，豈非感生帝之確據乎？許君云：『無父而生，則無九族，不當立五廟，如堯以慶都爲母，是不得不以慶都之夫爲父矣。感生者，感天之精氣而生，非實有人道交接之事也。即堯自知無父而生，然受其長養之恩，可等之路人乎？』叔重之說，拘墟之見耳。王肅以後諸人，謂事出於讖，不可信。然則齊、魯、韓三家《詩》說，《史記》、劉向《列女傳》皆載此事，豈盡出於讖乎？是不然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箋：『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謹案：時人不信，後人尤不信矣。作《詩》者恐後人有污辱之毀，故極言其生之易，皆上帝所佑以祛惑傳信也。『居默然生子』者，在胎而母不病，生子而不加病，如無其事者然，故曰『默然』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箋：『天異之，故姜嫄寘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謹案：鄭箋順毛傳以爲說，謂姜嫄無人道生子，恐人之議己，以爲上帝所生，棄之以顯其神異，然後收養以解衆惑。如鄭君之言，則姜嫄收養后稷，仍居高辛，何以下章『即有邰家室』。箋云『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若姜嫄收養之後，后稷爲高辛氏之子，當居其國而家室焉，何以不居本國，反之有邰而立家室邪？與後說不合。箋文必有脫誤，不然則義爲二創矣。愚謂姜嫄之夫，因無人道而生后稷，疑非己子，乃棄之隘巷、平林，而后稷不死，高辛氏必欲其死，又寘之寒冰，姜嫄不忍其子之死，收而養之，遂攜其子之有邰也。若謂姜嫄棄之，姜嫄因無子而祓高禖，其急欲生子明矣，豈有期而生子，反忍心棄之乎？至於天之所異，姜嫄承天異而異之，則棄之隘巷、平林，亦可以顯其異矣，何必寘於寒冰必死之地邪？設無大鳥覆翼，則后稷殪矣。即使姜嫄承天意而顯之於天下，焉能必其有大鳥來邪？豈上帝諄諄然命之曰『有大鳥覆翼之』乎？斯言不可信也。至於王肅寡居棄子之說，則王基辨之詳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謹案：此言后稷生而神聖，於就口食之時，即知稼穡之事。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箋：『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謹案：此章言棄爲后稷，堯嘉其播奏庶艱食之功，封之於邰即就

也。故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蓋高辛氏終疑后稷非己子，姜嫄不安其室，攜子大歸於邰，後邰國絕，稷遂繼位爲君，所以云『成國之家室』也。若寄寓於邰，何謂『成國』乎？舜知其賢，薦之於堯，命爲稷官，嘉其教民稼穡之功，就其已成之國而封之。時高辛氏之國，亦絕於是，命稷奉高辛氏之祀，爲二王之後，改有邰之國曰周，故曰改封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傳：『恆，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孰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謹案：此章傳與箋皆言郊祀。惟傳訓『肇』爲『始』，箋讀『肇』爲『兆五帝於四郊』之『兆』。謂后稷以四種嘉穀歸而祭天，后稷爲二王後，故得郊天也。愚謂傳云『郊祀』，兼郊天及宗廟之祀，以后稷就封之國，始舉郊天之典及宗廟羣祀，言郊則二王之後，得行郊天之祭，在其中矣。箋讀『肇』爲『兆』，但言郊天，似不若傳之隱括毛義爲長。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謹案：此章言后稷行上辛祈穀之禮。

卬盛於豆，於豆於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謹案：此章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又《姜嫄廟論》　考之禮，婦人無廟，何以周、魯皆有姜嫄廟邪？此周之變禮也。姜嫄爲出妻，后稷爲棄子，在有邰之時，姜嫄薨，無廟可祔，不得不立姜嫄廟以奉烝嘗。及武王有天下，承西岐舊制，立先妣廟，不在宗廟之中，《周禮・大司樂》『舞大濩以祀先妣』是也。蓋稷處人倫之變，禮文亦不得不變矣。堯命稷奉帝嚳之祀，周立五廟，稷父在五廟之內，以次迭毀，惟姜嫄廟則世世不毀也。然不毀之典，與太祖世室又有差別焉。因姜嫄祈於郊禖而生子，遂以人鬼配天神，祭郊禖之日以姜嫄配焉，故孟仲子謂之謀宮。姜嫄，人鬼也。而周人以神道祀之，故又謂之『神宮』。成王賜魯重祭，魯得祀郊禖，故魯謂之『閟宮』。閟，神也。以姜嫄配祀禖，所以不毀。然姜嫄實生后稷，當寘之寒冰之時，收而養之，得以不死，奏千萬世粒食之功，肇七百年周家之業，姜嫄之功德茂矣，豈特劬勞撫育之恩哉！若不別立廟以祀之，非仁人孝子之用心矣。高辛以棄子而不得爲不毀之祖，姜嫄以婦人而不能正東向之位，既不得祔於班，又不能祭於寢，時祭月享，皆不及焉，失報本追遠之誠矣。聖人緣情制禮，名之『神宮』，別於祖廟，配以郊禖，同於郊禘，雖曰變禮，洵天之經、地之義也。

堯

《山海經》卷五《中山經》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葱蘠蕪芍藥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閒，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

《尚書・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國語・楚語》『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敍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墨子》卷六《節用中》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飯於土塯，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爲。

又《節葬下》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泯而後哭，滿堲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

《列子》卷四《仲尼篇》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大戴禮記》卷七《五帝德》宰我曰：『請問帝堯。』

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行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

《尸子》卷下堯有建善之旌。

堯立誹謗之木。

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

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玄駒。

《文子》卷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悲也，安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無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沈鳥於淵。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奚仲爲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采，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皋澤織網，陵坂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韓非子》卷一三《外儲說右下》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呂氏春秋》卷二《貴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

又卷五《古樂》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

又《適音》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閉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

又卷一五《下賢》　堯不以帝見善綌，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綌，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綌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

《呂氏春秋》佚文　堯使棄爲田。

漢・賈誼《新書》卷九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彊於行而菑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漢・伏勝《尚書大傳》卷一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號。

又　堯南撫交阯。

堯時麒麟在郊藪。

堯使契爲田。

又　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注〕左右，助也。若周之冢宰，典國事。堯知丹朱之不肖，〔注〕肖，似也。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注〕堯受運衡，知天命之所在而授，又深知朱之不似，不欲命於天誅

《淮南子》卷一九《修務》　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阯。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　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

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爲，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

又　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閒，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又卷二《夏本紀》　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

漢・劉向《説苑》卷一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又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畝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

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漢・王充《論衡》卷五《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燋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流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四 有神龍首出常，感姚姒，生赤辛魁隗。【略】後嗣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號唐。作樂《大章》。始禪位。武王克殷，而封其胄於鑄。

又卷三五 帝堯之後爲陶唐氏。後有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爲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至周爲唐杜氏。周衰，有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李，以正於朝，朝無閒官，故氏爲士氏；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氏。士蒍之孫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爲成率，居傅，端刑法，集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奔於秦。於是晉侯爲請冕服於王，王命隨會爲卿，是以受范，卒諡武子。武子文，成晉、荊之盟，降兄弟之國，使無閒隙，是以受郇、櫟。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司空氏、隨氏、范氏、郇氏、櫟氏、堯氏、冀氏、穀氏、蕃氏、擾氏、狸氏、傅氏。楚令尹建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文子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股肱五君，以爲諸侯主也。』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修己以安人之功矣。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鑄也。

漢・袁康、吳平《越絶書》卷三 堯有不慈之名。堯太子丹朱倨驕，懷禽獸之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謂堯有不慈之名。

《皇覽》 堯冢在濟陰城陽。

又 堯封唐，堯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山，卽堯母慶都所居，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豆山。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帝摯之母，於四人之中班最在下，而摯年於兄弟最長，故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勳爲唐侯。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其羣臣造唐而致禪，因委至心願爲臣，唐侯於是知有天命，乃受帝禪，而封摯於高辛氏。事不經見。漢故議郎東海衛宏所傳云爾。

又 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曰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黃雲覆其上，爲帝嚳妃，出以觀河，遇赤龍晻然，陰風而感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鳥庭荷勝，眉有八采，豐下銳上，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爲姓也。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于唐爲諸侯。身長十尺，常夢攀天而上之，故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陽。置敢諫之鼓，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乃以尹壽、許由爲師，命伯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八十老人，擊壤于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於是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凰止於庭，嘉禾孳於畝，醴泉湧於山。有僬僥氏來貢，沒羽厨中，自生肉脯，其薄如翼形，搖鼓則自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翼脯。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若月小則餘一莢，厭而不落。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數。唯盛德之君，應和氣而生以爲瑞，故堯有之，名曰蓂莢，一名歷莢，一名瑞草。堯率諸侯羣臣沈璧於河，受圖、書，今《尚書中候握河紀》之篇是也。始封稷、契、咎繇、褒進伯禹，納舜於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刻璧爲書，東沈于洛，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之篇是也。始堯在位五十年，登舜二十年而老，使舜攝政。攝政二十八年，堯與方回遊陽城而崩。《尚書》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是也。凡堯卽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

年也，凡年百一十八歲乃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葬于濟陰之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堯取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踐天子位。

堯時日月如合璧。

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卽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

又　堯流共工於幽洲，以竄北狄，遷三苗於三危，以竄西戎。放驩兜於崇山，以竄南蠻。殛鯀於羽山，以竄東夷。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旣除，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敍。乃命大禹，疏川瀹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沉翔之類，自相馴擾。

又　堯登位三十年，有旦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亦謂挂星查。羽人棲息其上。羣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復記其出沒。遊海之人，猶傳其神偉也。

又　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遊於藪澤，梟鴟逃於絕漠。有秖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能爲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爲雞於牖上，此之遺像也。

晉・崔豹《古今註》卷下《問答釋義》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槎牙，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木。

《宋書》卷二七《符瑞上》　帝堯之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護其上。及長，觀于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鬢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旣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在帝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皇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箔，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箄脯』。又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曆莢』。歸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修壇場於河、雒，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於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爲檢，赤玉爲字，泥以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闓色授帝舜。』言虞、夏、殷、周、秦、漢當授天命。帝乃寫其言，藏于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羣臣沈璧于洛。禮畢，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玄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壇。其書言當禪舜。遂讓舜。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帝堯，字放勛，一名同成育，陶唐氏帝嚳之子。伊祁姓也。母曰慶都，爲嚳妃，出觀河渚，遇赤龍而孕。寄伊長孺家產，甲申歲而生堯丹陵也。堯眉八采，日角方目，足有元武之字，手有三河之文。豐下銳上，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黃收純衣，彤車白馬。冬則鹿裘，夏則絺葛，采椽不斲，土階三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焦僥氏來獻沒羽，常年之人，得神獸若羊，名曰獬豸，堯乃緝其皮以爲帳，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定仲夏。宵中星虛，以正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時許耳之子名曰由，字道開，一字武仲。仲武黃白色，長八尺九寸，兄弟七人，十九而隱。堯欲禪之，由乃洗耳。

是後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囿，鳳凰止於庭。有翟莆莢莢之瑞，都於平陽，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掌四方，在位四十一年。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四岳舉鯀治水，九年績庸不成。五十年乃更咨四岳，得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辨升羣瑞，堯崩，乃葬濟陰城陽，廟居齊郡。有柏樹死而更生焉。舜攝政二十八年，堯乃殂。三年，禮畢，舜避丹朱於南河，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舜曰：『乃天命也。』初堯教丹朱棊，以文桑爲局，犀象爲子。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

又　堯爲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凰止於庭，神龍見於宮沼，曆草生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蓬蒲生廚，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爲十瑞。

北齊・劉晝《劉子》卷四　堯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民昏墊。禹爲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斬荊山，導熊耳，通鳥鼠，櫛奔風，沐驟雨，面目黧黔，手足胼胝。冠掛不暇取，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東註於海，生民免爲魚鱉之患。於是衆人咸歌詠，始知其賢。

唐・李泰《括地志》卷一《雍州・三原縣》　堯門山，俗名石門，在雍州三原縣西北三十〔二〕里。上有路，其狀若門，故老云堯鑿山爲門，因名之。武德年中於此山南置石門縣，貞觀年中改爲雲陽縣。

雍州三原縣有湯陵。

又卷二《絳州・翼城縣》　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傳〕》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于〔大〕夏之墟，爲唐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即范匄所云『在周爲唐杜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即是後子孫徙於唐。

又　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春秋〔傳〕》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胄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曰御龍氏，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後于〔大〕夏之墟，爲唐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范〔氏〕〔匄〕所云『在周爲唐杜氏』也。《地記》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屬河東安〔邑〕縣。今在絳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爲唐舊國。』

又《并州・晉陽縣》　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徐才宗《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州〕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爲坊，城牆北半見在。』《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虛南有晉水，故曰晉侯。』

又卷三《陝州・河北縣》　傅險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注水經》云沙澗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酈元《注水經》云〔幹〕〔軨〕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

又《濮州・鄄城縣》　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陶丘在濮州鄄城縣西南二十四里。又云在曹州城中，徐才宗《國都城記》云此城中高丘，即古之陶丘。

又《濮州・雷澤縣》　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緣生《述征記》云：『城陽縣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

宋・范成大《攬轡録》　丙子，過沙河。六十里至柏鄉縣。縣人云：沙河直東有堯山縣，古堯山也，堯葬焉，東有放勳廟。

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　郭景純謂巴陵是湘君所遊處，故曰君山。《湘州記》言秦皇欲入湘觀衡山，遇風濤漂溺，到此山而免，因號君山。或言秦皇遭風於此，問博士曰：『湘君何神？』曰：『堯女舜妃也。』神遊洞庭之湖，出入多風雨。』秦皇大怒，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發卒以射蛟。《郡國志》：洞庭山院，堯女居之，內有君山。然則君山洞庭之分耳。《博物志》云：君山即洞庭之山，堯之二女居之，長曰湘君，次曰湘夫人。

今黃陵廟、二妃廟也。

庾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之，即不死爲神仙。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欒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求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四《堯廟》　桂林有堯舜廟。堯廟在堯山下、灕江中分。舜廟在西岸相望，而有碑刻高崖，韓雲卿文。韓擇木八分書，李陽冰篆額。蓋舜葬蒼梧，故於此立祠，無可疑者。堯廟則謂因山而立。郡每歲於水際望祀。南軒先生亦有《祠唐帝詞》云：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栻，既新陶唐帝祠。二月甲子，率官屬祇謁祠下，再拜稽首。退而歌曰：『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曾丘。皇胡爲乎於此留？蠝冠佩兮充庭，潔芳馨兮載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爲春。皇之仁兮其天，日時序兮何言。出門兮四顧，渺宇宙兮茫然。』南軒是時毀諸淫祀，而獨留此二廟，且修之。抑不知嘗攷證其所始乎？蓋堯未嘗至南方，若因山而祀，則予曩游桂林，大抵回環之山皆積石，惟堯山則累土，故此山因土而名垚，恐非陶唐氏之堯。若廟而祀之，特此山之神可矣。若曰唐帝，恐成附會，故願與博古者評之。

明・孫瑴《古微書》卷六《春秋元命包》　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有鳳銜書遊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

又　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遣吾烏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睹白帝，上有雲虎。感己生皋陶。堯聘索扶始問之，如堯言，徵與語，明於刑法罪次終始，故立皋陶爲大理。

又卷八《春秋合誠圖》　堯母慶都有名於世，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之南。天偶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形像大帝，常有黃雲覆蓋之，夢食不饑。及年二十，寄跡伊長孺家，無夫出。觀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隨之者，有赤龍負圖出。慶都督讀之云：『赤受天運。』下有圖人，衣赤光，面八彩，鬚髮長七尺二寸，銳上豐下，足履翌宿，署曰：『赤帝起成天下寶。』奄然陰風四合，赤龍與慶都婚有娠。龍消不見。既乳，視堯如圖表。及堯有知，慶都以圖予堯。

賁居子曰：履帝武敏歆，如有人道說已，怪矣。至謂赤龍與慶都婚而有娠，又徵在夢黑帝，請與己交，不太誕乎。然小說家有云，唐肅宗爲太子時，吳皇后之初侍寢，厭久不寤，呻吟氣不屬，手掩其左脇曰：『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甲操劍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脇劍決而入，痛不可忍。』肅宗撿之于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果生代宗。據是則赤龍來婚之說亦或不悞也。又釋家說中有投胎，若男子於母起愛想，當亦如是。但其說圖人衣冠鬚眉皆見，則似屬玄裔，難以臆占。

又卷一五《易坤靈圖》　堯母崩去，玄雲入戶，蛟龍守門。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堯之精陽，萬物莫不從者。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使救之，故言乃統天也。掩天之業，使之理也。至德之萌，日月若連璧，五星若編珠。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術，甲子爲鄰首，起十月之朔。

又卷二五《論語比考讖》　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咸曰：『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之終。』乃以禮舜。

又堯在位七十年，將以天下禪舜。乃潔齊修壇場于河雒，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相謂曰：『河圖將浮于是。』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盛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聖人御世，河龍負圖書出。

按《錄異記》：帝堯時有五星自天而霣。一是土之精，墜於穀城山下，其精化爲圯橋老人。歲星之精墜於荊山，化而爲玉，側而視之色碧，正而視之色白。卞和得之，獻楚王，後入趙，獻秦。始皇，一統天下，琢爲受命璽，李斯小篆其文，歷世傳之。火星之精墜於南海中，爲大珠，徑尺餘，時出海上，光照數百里，紅氣直天，今名其地爲珠池，亦名珠崖，有時出焉。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峰之西，因號爲太白山。其精化爲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水星之精墜於張掖郡柳谷中，化爲黑石，廣一丈

餘，高三尺。唐堯之際當天氣窮於太陽，地氣極於太陰陽，九百六交周之運，甲申之年，洪災之會，故五星實精，日月濁景，有此異焉。

又卷二八《孝經援神契》 堯火精鳥庭，荷勝八眉。

又卷三四《河圖玉板》 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

按《禮記》：舜南巡狩，蓋三妃未之從也。郭璞注《山海經》云：『明妃后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列女傳》：二女死于江湘之間。又《楚辭》有《湘君》、《湘夫人》。遂比之虙妃、洛神，名實相亂矣。及閱《禮記》所注三妃者，謂宵明、燭光、癸比，不謂娥英也。《山海北經》又云舜妻癸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則《曲禮》之三妃抑何其誣。總之好古尊聖者務侈其說，而遂以聖人之眷屬皆系神靈，其實皆無可指耳。

明・鄺露《赤雅》卷中《堯山》 堯山積土襲石，高數百里，爲桂之冠。天將雨，白雲先兆。昔舜南巡，祀堯於此，土人因而立祠。極其昭格，爰有天田，以供祀典，爰有靈鳥，以應樂鳴。其上曰：白鹿洞，漢書始安侯國，其下東有駮樂山、遼山。遼即堯，駮樂即白鹿。

明・談遷《棗林雜俎》中集《唐堯土階》 唐堯土階故里在臨汾縣城南十里。帝姓伊祁氏，故里名伊村。村築土堡，宛然茅茨土階之蹟。唐堯氏陵，在臨汾縣城東七十里部行里，俗謂之『神林』，又謂之『神陵』。高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旁皆山石，惟此地爲平，土深丈餘。山後有河一道，俗呼『陶唐飲馬泉』，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相傳唐太宗征遼，曾駐蹕此山，因謁堯陵，遂塑己像。明嘉靖間，知縣趙統重修。陵東原祀丹朱，西祀唐太宗。統撤太宗像。每歲祭，丹朱祔享，陞堯諸臣之上。竊嘗考舜巡狩于湘，其陵在九嶷。禹會諸侯于塗山，其陵在會稽。惟堯之巡狩不見經傳，此陵爲堯陵，相傳自古無疑也。然明初詔下訪歷代帝王陵墓，山東東平州以有堯陵聞者，至今載之祀典。而在臨汾反遺，何也？豈昔之搜訪未至耶？抑詔下之日而臨汾尚屬無耶？邢雲驌《臨汾志》。

堯年十五封唐侯，二十登帝位，壽百十有八歲。《帝王世紀》云：『堯葬濟陽城陽西北，是爲穀林。』《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于《詩》爲唐國。由此觀之，城陽即今之平陽也。濟水出王屋山，在平陽東南。今之城陽，晉尚屬平陽郡。雖去平陽郡百餘里，而臨汾東亢村所出有澮泉，至今相傳通濟源。茲言夫豈無據？況濟多穴地伏流，千載而上，陵谷代遷焉。知堯之時臨汾非源耶？今堯陵在臨汾東南，視王屋山實合古之城陽西北古曰穀林。而今堯陵俗名爲『神林』，尤一驗也。後人乃謂山東東平州濟水在焉，而遂以堯陵名，何耶？

清・馬驌《繹史》卷九引《帝堯碑》 赤龍負圖出，慶都讀之云：赤受天運。其下圖人衣赤衣，鬢髮尺餘，長七尺二寸，兌下豐上，足履翼星，題曰：赤帝起成天下寶。其先出自塊隴，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於常羊，慶都交之，生伊堯，不與凡等，龍顏日角，眉八彩，謚自侯伯，游於玄河，龍龜負銜，投鈐授與，然後受命。

又引《古今樂錄》 《神人暢》，帝堯所作。堯郊天地，祭神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爲害，命子救之。』堯乃作歌曰：『清廣穆兮承予宗，百寮肅兮子寢堂，酸禱進福求年豐，有顓在坐敕予爲害在玄中，欽哉昊天德不隆，承命任禹寫中宮。』

又引《田俅子》 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曆。堯時有獬豸，緝其毛，爲帝帳。

又 《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堯之初政也。歷數之起尚矣，庖犧氏畫八卦以應氣候，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黃帝迎日推策，造律呂，作甲子，定閏餘，少昊命鳥師以司分至啓閉，顓頊建孟春以爲歷元。及堯卽位，懼前法之未備，歲久之差移也，始爲曆象之法，察日星，均四時，順民情，驗物理，而疇人分職之事，必諄切告誡之，可謂至愼至詳矣。且帝之所以首重其事者，何也？人君代天理民，非敬天無以圖治，非憲天無以出治，非奉天無以成治，帝惟以兢業欽若之心，憑乎居兆民之上，以天道爲君道。是以百工允釐，庶績咸熙，行之五十餘年，休祥竝臻，童叟歌謠，治之極也。極治之後，會有一亂。顧帝以欽明之德，致時雍之化，亂胡由生？天降洪水，下民昏墊，胤子不肖，鯀績無成，凡此者，皆天也。而在朝舊臣不過共、驩之等夷，帝是以憂惶

咨詢，務得可以異位之聖人，然後明揚師錫，舉舜而薦之天焉。凡此者，亦皆天也。而說者曰，四凶在朝，堯不能去。元、愷在野，堯不能用。此非堯之不能也，當舜未登庸之時，共、驩諸臣，類有鳩功任事之才，凶蹟未著，聖人何爲無罪而行誅？抑帝所汲汲咨求者，得舜而授之以政。既得舜矣，考績黜陟之典，悉以委之，所去所舉，猶是以帝堯之心爲心，而堯何庸有事哉？惟時禹、皋、稷、契、咸奏碩功，元、愷之流，因才授職，罪人斯得，野無遺賢，於是舜之德莫非堯之德，羣下之功莫非堯之功矣。今之言至治者，必推唐、虞之際，而不知堯、舜之時，乃能轉亂以爲治，又能因亂以成治也。二十八載之後，堯之與天下，宜若相忘矣。一旦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則堯之於百姓，與舜之所以事堯者，不概見哉！是以吾夫子上下千載，刪《書》斷自帝堯，始而贊之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言則天也。合和萬國，命官分職，地平天成，烝民乃粒，言成功也。制作明備，禮樂且舉，聲教四達，萬世作則，言文章也。用以德越前聖，道開百王，其稱大也宜哉！或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使堯無憂天下之心，以徒讓爲事，而後可善乎？太史公之言曰：『堯之於舜，岳牧咸薦，乃試之以位，典職數十年，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讓由云乎哉？

又卷一一　帝堯在位，萬邦時雍，越六十載而有洪水之患。此天行之運，抑聖人不能違乎？帝用憂之，命鯀俾乂，九載無成，於是舉舜輔治。舜乃殛鯀於羽山，是始命禹治水，纘成厥功，爰暨益、稷，焚山澤，導河、濟，決江、淮，濬畎澮，治溝洫，定田賦，八年而奏績，地平天成，四海艾安，功施於三代。世稱堯有九年之水，其當湯湯方割，鯀績弗成之日乎？夫洪水之害急矣，鯀至九載無功，然後廢之，何也？《傳》曰：『禹能修鯀之功。』蓋九年之閒，鯀之所經營捍禦者，非盡無功，但不能成功耳。方僉之舉鯀也，方命圮族，帝固明知之，但是時舜、禹未升，諸臣之才，未有如鯀者，故命之以欽而遣之。鯀若能用帝之欽，而濟之以才，水患之平，何必九載？夫惟自恃其才，違棄帝命，功既有緒，自任益專，咈戾衆議，訖潰於成，此其所以敗也。故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障之則墮高堙庳，不知幾費民力，非不暫愈，及有潰決，爲患滋深。禹則順而導之，因水之性，相地之宜，濬之以利其流，分之以殺其勢，注海注江，行所無事而功成矣。是鯀之敗，專與水爭地；禹之成，能以地讓水。其事正相反也，然則何以謂之修鯀之功？方當泛濫之時，鯀務多爲隄防以堙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鯀所爲隄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爲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寧獨治水哉！禹不惟克勤于邦，功濟天下，且以蓋前人之愆，其大孝尤不可及也已。其始也，乘四載，隨山刊木，焚敺鳥獸，且以相度大勢，知水患所由起，則與益共其事，然後酌其緩急，因其高下，首自冀都，次及兗、青，而終於梁、雍，決川以距海，濬畎澮以距川；播奏艱食，則與稷共其事，禹惟以不矜不伐之德，孜孜勤勞，三聖協心，用襄厥成。八年之內，不但疏瀹決排而已也，畫疆制井，任土作貢，分封胙土，弼五服以至五千，聲教訖於四海，八年而垂萬世之功。故曰禹之明德遠矣，功成於唐、虞之際，而《禹貢》一篇，則夏史之所追書也。叙爲《夏書》之首，所以昭王業所由起，於斯義有竊取焉。至如《山海》志怪，太史公所不敢言，然諸子類多稱述，後世所有奇詭靈異，往往指爲禹蹟，號曰神禹，豈有由乎？

清・王弘《山志・堯二女》　史以堯爲黃帝之玄孫，以舜爲黃帝之八代孫，則堯之女乃舜之從祖姑也，堯不應以女妻舜。金仁山謂：『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植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竝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是堯、舜實不同出，而史之譌也明矣！予又謂堯以二女配舜，或聘之別族，未必即堯之女。史臣記之不詳，孟子因有館甥之說。《書》曰：『降二女於潙汭，嬪於虞。』此不過言堯欲歷試舜，以觀其德耳，實亦未明言其即堯之女也。必以爲即堯之女，則九男豈果丹朱兄弟耶？丹朱兄弟九人，豈皆不肖耶？且丹朱既不肖，不應以丹朱試舜矣。

清・杭世駿《訂訛類編》卷五《湘靈是水神》　朱桐川云：『《楚詞・遠遊篇》云：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王

逸注云：『美堯二女助成化，百川之神皆謠歌也。』按此則湘靈指水神，不得以堯二女當之。湘靈爲二女，與上文二女御句重複未合。然當時試詩皆曰：『帝女曰二妃。』蓋因湘夫人之稱致誤也。《日知錄》：『湘君、湘夫人並非舜妃，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湘妃是舜妃，猶禹之聖姑也。』愚案：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注謂堯次女女英，舜次妃也。韓子以爲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考《史記》『舜崩于蒼梧之野』注引《禮記》曰：『二妃不從。』禮蓋言三妃也。三妃：一娥皇，一女英，一癸比。疏云：『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曰宵明、燭光。三妃後皆不從舜之葬。』

又《訂訛續補》卷下《湘君湘夫人是江神非堯女》　《賓退錄》『《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爲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謂靈與天地並矣，安得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于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元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而古今傳楚詞者未嘗及之，書於此以祛千古之惑。

清·孫星衍《問字堂集》卷三《帝堯皋陶稽古論》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三國志》引鄭康成注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鄭意蓋以堯稱帝爲同天，故司馬貞、鄭注《中候敕省圖》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稱帝。』《白虎通》引《禮記讖法》云：『德象天地稱帝。』《初學記》引《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曰帝。』《尚書緯》曰：『帝者，天號，天有五帝以立名。』是鄭云同天，因帝而生義。《書正義》誤引其文云『稽，同也。古，天也』。天爲古之說，雖見於《周書》，未必唐時即有此義。許叔重《說文》，必徵文義，惟云：『古，故也。從十口。識前言者也。』且因堯則天爲大，始解稽古爲同天，何以處皋陶稽古之說。《周書·寤儆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武〕穆解》云『粵若稽古，昭天之道，熙帝之載』。若古即訓天，則下文不必稱天道帝載。《鬼谷子·捭闔篇》云：『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閒也。』亦不可稱爲同天。王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張載注：『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此張載用《禮記讖法》『德象天地』之義，天統地，故鄭可言同天也。然則《魏志》引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者，但不兼帝字生義，究與鄭說不異也。

政莫大乎稽古，稽古即法天也。古之聖人制作，無所本則求之於仰觀俯察。傳言：『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故《月令》俱稱爲帝。孔子答季康子及淮南之言五帝，亦幷太昊、少昊言之。於《易·說卦》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堯、舜稽五帝以制作，故亦名爲帝。孔子答宰予五帝德，則以代太昊、少昊，實則太昊以來，五帝法天，堯、舜稽五帝以同天，故名帝也。《堯典》之『欽若曆象』，即黃帝旁離日月星辰，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閏月正四時，亦黃帝建立五行，起消息之政也。命羲、和以殷中春敬致正中夏，殷中秋正中冬，即少皞氏之鳥官，司分至啟閉者也。舜承堯，則以假文祖，察璣、衡，闢四門，法黃帝之坐明堂，臨觀天罡。文祖四門爲明堂，璣、衡、天罡，皆北斗也。以輯瑞巡守，法合符釜山。其制五刑，亦本黃帝李法。以十有二牧二十有二人，法左右大監及六相之命。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故曰無爲而治。其稽古即法天，故曰熙帝載，曰諒天功也。皋陶輔舜制作，故亦有稽古之稱。《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咎繇聖人？以目篇曰『若稽古咎繇』是也。《皋陶謨》稱天工、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天聰明、天明威，是堯、舜之同天稱帝，皆皋陶輔翼成

之，故與堯同蒙稽古之號。而先儒不以同天解之者，皋陶非帝，鄭注以『皋陶』下屬爲句，古不訓天。聖人立政，莫大於稽古。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至商鞅變法，乃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曰『反古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禮記・中庸篇》言：『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正言變古之道，解者誤以反古爲復古，則孔子祖述憲章，皆非耶？觀《商君書》所云『反古者未可必非』，益可證反古之道之卽謂變古矣。災及其身，非商君而何？

吾見友人江叔澐注《尚書》，以堯稽古爲同天，以皋陶稽古爲順考古道，不必泥於同天之誼，前後岐說，故作此文以寄之。江君著《尚書》五十餘年，體大思精，他無可議。至蔡沈之解稽古，直曰在昔，既與馬、鄭殊，如其言，則夏之史臣不宜稱皋陶爲古。其書雖行，似此臆說甚多，更不足辨。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四《中山夫人》　《水經・河篇注》云：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二里有堯母慶都陵。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按《帝王世紀》，堯取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中山夫人豈卽女皇邪？

《帝王世紀》云：帝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中山夫人之名起於此，殆後世之俗稱矣。

許由

《韓非子》卷八《說林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呂氏春秋》卷二二《慎行》　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爲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戚愛習故，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此五常之本事也。

漢・揚雄《法言》卷七《問明》　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喆堯僊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靈場之威，宜夜矣乎！』

晉・皇甫謐《高士傳》卷上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饍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嚙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輕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清・馬驌《繹史》卷九引《古史考》　許由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

又引《符子》　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坐於華殿之上，面兩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檐扉之內，霏然而雲生於牖。雖面兩闕，無異乎崔巍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巒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又引《古今樂録》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以清節約聞於堯，堯乃遣使禪爲天子，由喟然歎曰：『匹夫結志，固如磐石。採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貪天下也。』堯既殂落，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還普。日月運照，靡不記睹。游放其閒，何所却慮？歎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祖。我樂何如，蓋不盼顧。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葉綿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

舜

《尚書・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山海經》卷一〇《海内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

又卷一二《海内北經》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又卷一五《大荒南經》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窮焉。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賈、委維、熊、羆、象、虎、豹、狼、視肉。

《左傳・文公十八年》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墨子》卷二《尚賢中》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又卷六《節葬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

《尸子》卷下　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儉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舜事親養老，爲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其致四方之士，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舜受天下，顏色不變。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知天下無能損益於己也。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

舜舉三后，而四死除。何爲四死？飢渴、寒暍、勤勞、鬬爭。

又　昔者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

《孟子・離婁》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又《萬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又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韓非子》卷一五《難一》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又卷二〇《忠孝》　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爲臣主，退不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弒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偏死而願夭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

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

《呂氏春秋》卷五《古樂》 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又卷一四《慎人》 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

又卷一九《離俗》 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棬棬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

又卷一九《上德》 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舜其猶此乎？其臧武通於周矣。

《呂氏春秋》佚文 舜登爲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

漢・賈誼《新書》卷九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人，而歸樂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惟以敬者爲忠必服之。

漢・伏勝《尚書大傳》卷一 舜生姚墟。

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注〕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

販于頓丘，就時負夏。

舜漁于雷澤之中。〔注〕雷夏沇州澤，今屬濟陰。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齊，中也。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受，謂舜也。上日，元日。

又 舜修五禮，五玉，三帛。

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愼德興功，輕利而興義。

三年一使三公紲陟。

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狩，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

又 《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

舜耕于歷山，堯妻之以二女，屬其九子也，贈以昭華之玉。

又 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

又 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

又 舜好生惡殺，鳳皇巢其樹。

又 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於天下，而天下稱仁。

《韓詩外傳》卷三 昔者舜甑盆無膿，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衣而盭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

又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

又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又卷四　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

《淮南子》卷一《原道》　昔舜耕於歷山，耕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暮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限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生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

又卷一九《修務》　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

又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

又　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辯于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

又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

又　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弃，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維敬，直哉維靜絜。』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稚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衆功咸興。分北三苗。

漢・劉向《古列女傳》卷一《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

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二猶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重華。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舜於下。以尊事卑，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祐。

漢・袁康、吳平《越絕書》卷三 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假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舜求爲變心易志。舜爲瞽瞍子也，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此舜有不孝之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父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爲失孝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爲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

又卷一三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爲用，而外□諸侯，聖主不爲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

漢・王符《潛夫論》卷一九 舜勑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愼己喉舌，以元示民。

又卷三四 黃帝軒轅，代炎帝氏。【略】後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虞舜。其目重瞳。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受終於文祖。世號有虞。作樂《九韶》。禪位於禹。武王克殷，而封胡公嬀滿於陳，庸以元女大姬。

又卷三五 帝舜姓虞，又爲姚，居嬀。武王克殷，而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陳袁氏、咸氏、舀氏、慶氏、夏氏、宗氏、來氏、儀氏、司徒氏、司城氏，皆嬀姓也。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六《聲音》 《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皇覽》 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帝舜即有虞氏，姚姓也，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有子曰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妻曰握登。陶唐之世，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目重瞳子，故名重華，字都君，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有聖德。始遷於負夏，販於頓邱，責於傅虛。家本冀州，每徙則百姓歸之。其母早死，瞽瞍更娶，生象。象傲，而父頑，母嚚，咸欲殺舜，舜能和諧，大杖則避，小杖則受。年二十，始以孝聞。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

乃命于順澤之陽，以二女娥皇女英妻之。耕于歷山之陽，耕者讓畔，漁于雷澤，漁者讓淵，陶于河濱，陶者器不窳。堯於是見舜于貳宮，設饗禮，迭爲賓主，南面而問政，然後賜以絺衣琴瑟，爲築宮室，封之於虞。故尚書云：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即此也。堯乃命舜爲司徒太尉，試以五典，遂舉八凱，使佐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四惡除，而天下咸服。舜於是有大功二十，故夢眉長與髮等，遂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乃賜舜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己攝政。明年正月上日，舜始受終于文祖，以太尉行事，受攝政二十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舜年八十一。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即眞，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以正月元日格于文祖。乃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東巡狩，登泰山，觀河渚，受圖書，褒賜羣臣，尊任伯禹、稷、契、皐繇、伯益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文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及殳戟朱虎熊羆等二十五人，三載一考績，三載。黜陟幽明，禹爲司空，功被天下，棄爲后稷，播時百穀，契爲司徒，敬敷五教，皐繇爲士，典刑惟明，倕爲共工，莫不致力，益爲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爲秩宗，三禮不闕，夔爲樂正，神人以和，龍爲納言，出內惟允。於是俊乂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色爲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庶績咸熙。乃作大韶之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景星曜於房，羣瑞畢臻。崑崙之北，玉山之神，人身虎首，豹尾蓬頭，戴勝拂機杖，皓然白石，城金室而居。南有青鳥，常爲取食，名曰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及玦，幷貢益地圖，地出乘黃。舜於是德被天下。初舜既踐帝位，而父瞽瞍尚存，舜常戴天子車服而朝焉。天下大之，故曰大舜。都乎咸陽，或營蒲坂嬀汭嬪于虞，故因號有虞氏。有三妃，元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登北氏，生二女霄明燭光。有庶子八人，皆不肖，故以天下禪禹。舜年八十一即眞，八十三而薦禹于天，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政五年，有苗氏叛，舜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在今營道縣，下有羣象，常爲之耕。或曰二妃葬衡山。舜弟象封于有鼻。

舜恭已無爲，彈五弦琴，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眞，百歲，癸卯崩。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於峻林之上，在木則爲禽，行地則爲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故仙人方迴《遊南岳七言讚》曰：『珠塵圓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

晉・崔豹《古今註》卷上《輿服》　五明扇，舜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也。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晉非乘輿不得用也。

《宋書》卷二七《符瑞上》　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傍而出。耕於歷山，夢眉長與髮等。及即帝位，莫莢生於階，鳳皇巢於庭，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景星出房，地出乘黃之馬，西王母獻白環、玉玦。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鍾石笙筦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鍾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璿持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于鍾石笙筦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于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修通，慶雲叢聚，蟠龍奮迅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其穴，遷虞而事夏。舜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于下昃，榮光休氣至，黃龍負圖，長三

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帝舜有虞氏，龍顏大口，圓天日角，出額重鼻，足履龜文，目重瞳子，身長九尺一寸，常夢擊天鼓。母曰握登，早終。瞽叟更娶，生象。象傲，瞽叟頑，後母嚚。咸欲殺舜，使舜入井，舜鑿井傍行二十里，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舉舜。堯於是降以女娥皇、女瑩配之，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耕地得金枝銀節。漁於靈澤，靈澤上人皆讓居。陶於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布五教於四方。堯乃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得舉用事，卿雲出，景星見。西王母使使乘白鹿，駕羽車，建紫旗，來獻白環之玦，益地之圖，乘黃之駟。綏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既陟帝位，以土承火，都平陽，命禹爲司空，棄爲后稷，契爲司徒，咎繇爲士，垂爲共工，益爲朕虞，伯夷爲秩宗，夔爲典樂，龍爲納言。庶績咸熙，羣瑞畢集，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生子商均，不肖。舜復禪禹，入九疑山，置銅劍一枚，化爲礫。今濟南歷城有祠，太陽山有虞氏三石闕也。禹即位後十五年，舜乃殂。禹讓商均，避之陽城。天下不歸商均而之禹。初，商均一名章鴟。

又卷二《后妃篇》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四岳薦舜于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事舜于畎畝之中。事瞽叟，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猶謙讓恭儉思盡婦道。瞽叟使塗廩，舜歸告二女，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衣鳥工往。舜既治廩，瞽叟焚廩，舜飛去。舜入朝，瞽叟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衣龍工往。舜往浚井，石殞于上。舜潛出其旁。迨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林木，入于大麓。每事常謀于二女。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封象于有庫。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于蒼梧，號曰重華。二女死于江湘之間也。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於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帝舜都郭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銘記古文，莫有識者。

湘水去岸三十里許，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而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竹文上爲之斑斑然。

又卷下　衡州九疑山有舜廟，郡守至官，常致敬修祀，則空中如有弦歌之聲。一說九疑山隔湘江，跨蒼梧野，連營道縣界，九山相似，行者望之有疑，因名曰九疑山。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八《湘水》　會大對水口，西接三津涇。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右合黃陵水口，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撝箭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故民爲立祠于水側焉，荊州牧劉表刊石立碑，樹之于廟，以旌不朽之傳矣。

北齊・劉晝《劉子》卷三　舜執干戚而服有苗，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娥皇、女英從舜巡狩，行及湘川，聞舜崩於蒼梧，泣下，淚洒湘川之竹，皆成斑文。

又卷中　舜父瞽瞍納後妻讒言，嘗笞舜。舜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能保身於孝道。

唐・李泰《括地志》卷二《嶓州・懷戎縣》　釜山在嶓州懷戎縣北三里，山上有舜廟。

羹頡山在嶓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

嶓州有嶓水，源出城中，耆舊傳云即舜釐二女于嶓汭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山上有舜廟。

舜井在嶓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帝王世紀》云河東有舜井，未詳也。

又《檀州・燕樂縣》　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

又《蒲州・河東縣》　蒲坂故城在蒲州河東縣南二里，即堯舜所都也。

河東縣南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井及二

妃壇。

又　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棗山，亦名猪山，亦名獨頭山，亦名薄山，亦名吳山。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

又卷三《濮州・雷澤縣》　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在州東〔南〕九十一里。《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郝伯（國），姬姓之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載於郝，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

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舜生於姚墟。

又　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又有姚墟，云舜生處也。

又卷四《岳州・湘陰縣》　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

二妃冢在湘陰〔縣〕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宏之《荆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名焉。《列女傳》云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因葬焉。

又《道州・營道縣》　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嶷，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輿地志》云零陵郡應陽縣東有山，山有象廟。王隱《晉書》云本泉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

又《唐興縣》　九嶷山在（永）〔道〕州唐興縣東南一百里。《皇覽・冢墓記》云舜冢在零陵郡營浦縣九嶷山。

又《越州・餘姚縣》　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嬀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

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姚。縣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　今濮州有偃朱城，一云丹朱城。學者又云舜偃塞丹朱之所，遂謂之偃朱城，誤也。蓋舜禪位之後，築城以爲丹朱偃息湯沐之地，實非偃塞之義。劉子玄又引《竹書》云，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皆非也。丹朱之有城，如周封祿父、微子之義，蓋爲二王之後也。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上《五明扇》　舜所作也。舜授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之也。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象祠》　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迹可歷。其下乃瀟水，無湍險，俗謂之麻灘，去兩州各二百餘里，岸有廟，即象祠也。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所以富貴之也。』噫！既遠不可考知，其以今揆之，此地非遷，孰有肯居也？

宋・洪邁《容齋三筆》卷五《舜事瞽叟》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問以爲然也。孟子既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堯爲天子，象一民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妻，是爲公朝無復有紀綱法制矣。六藝折中於夫子，四岳之薦舜，固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然則堯試舜之時，頑傲者既已格乂矣。舜履位之後，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既言允若，豈得復有殺之之意乎？司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語，烝烝之對，而不及益贊禹之辭，故詳叙之以示子姪輩。若司馬遷《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蓋相承而不察耳。至於桃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爲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惑。

明・陳繼儒《珍珠船》卷一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到祠傍，以千百數，跳浪奮擲，狂奔疾走，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狨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狨朝廟。

又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無歸』四字於其上，或曰：『非令德語。』鑿去之。

明・孫瑴《古微書》卷二八《孝經援神契》　舜龍顏，重瞳大口。手握褒。

明・鄺露《赤雅》卷下　舜至蒼梧儒者多疑南巡之事，辨如聚訟。虞典南巡至於南岳，陟方以死，儒者遂謂漢武祭南岳於灊霍。周官王制、不盡於衡山古之南岳，非今之南岳也。《孟子》載卒於鳴條，《呂覽》載葬於紀

蒼。今平邱之鳴條，東海之蒼梧，莒之紀城，皆陳留接境。古之蒼梧，非今之蒼梧也。且二子去聖未遠，孰如伯益。伯益云：『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屈子同時，亦曰：『帝子降兮北渚，九疑紛其並迎。』史遷載舜崩蒼梧之埜，歸葬零陵之九疑予游九疑，見叔均墓，與山海同。游南岳，讀《岣嶁》碑，與《虞典》同。然後知今之南岳，即古之南岳也。今之蒼梧，即古之蒼梧也。若漢祭灊霍，承軒轅之副義也。復安得執漢武而疑禹，執孟子而疑伯益，執呂子而疑《離騷》哉？惟帝不自有其黃屋之尊，而躬巡於鳥言卉服之域，舞干戚而遠夷賓，棄金璧而幽靈應，駕飛龍於鼎湖，遺弓裘於清廟，有天下而不與，斯舜之所以爲舜也，孰謂其不至哉？

清・馬驌《繹史》卷一〇 匹夫而有天下，自舜始也。堯知其子之不肖，以爲授賢則天下利，授子則丹朱利而天下病，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故授舜而不疑，至公也。舜在側陋，以純孝格親，玄德升聞，岳牧咸薦，使之主事而事治，使之主祭而鬼神享，謳歌訟獄，雖欲避之而不能也，至德也。當是時，俊乂登朝，化洽四海，賡歌喜起，揖讓廟堂之上，有更姓之名，而無改物之實，故唐、虞猶一家也，非甚盛德而能若此乎！據《史記》所敘黃帝以至三王，皆同族異號，舜亦黃帝苗裔，蓋堯之羣從玄孫屬也。先儒非之曰：『以堯、舜爲同族，則二女之妻，幾於嬪姓亂序。舜爲父母所惡，屢瀕於死，耕稼陶漁，必待四岳之薦而後用，則不得謂之九族既睦。』故《路史》考據《國語》，以爲舜之系出於虞幕，五帝之中，獨不祖黃帝，其說甚備，可謂信而有徵矣。余因是而反覆詳究，不獨舜不祖黃帝，即顓頊亦不當祖黃帝。既顓頊不祖黃帝，則夏后氏亦不當祖黃帝矣。曷言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天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夏禹能平水土，商契能和合五教，周棄能播殖穀疏，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左傳》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是舜之祖幕審矣。《國語》又曰：『幕能帥顓頊者也。』《左氏傳》又曰：『陳，顓頊之族也。』是幕之祖顓頊，亦審矣。《史記》之誤，由於輕信《世本》。果如《世本》所言，黃帝至堯五世，至舜則九世。顓頊至禹三世，至舜則七世，何舜獨年代之數，而堯、禹年代之曠邪？蓋《世本》一書，出於周末，采記前代之世次，必多遺脫，《史記》用之而不知察也。周歷千餘年而十五世，論者皆知其疎矣。堯、禹之祖能必其不疎乎？少昊之爲帝，史且遺之矣。諸世代之微者，能必其不遺乎？雖然世代之疎漏，則有之矣。至如窮蟬以下諸名，必非鑿空增設，再加以虞幕，而幕又未必即顓頊之子，窮蟬之父也。若是則舜之世代，與堯、禹益相懸絕矣，何能同時授受？余故知前代之世次必有遺脫也。抑嘗考之，《漢書》曰：『黃帝之子清陽，其子孫名摯，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是少昊氏乃黃帝之後裔而非其子也。《國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蓋少昊氏一代之通稱，非當其世而遽衰也。然則顓頊之去黃帝，中閒曠隔，何得爲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山海經》言『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韓流，韓流生顓頊。』韓流或作乾荒。按《山海經》所載古帝子孫，率多簡略，安知乾荒之外不更有所遺乎？且顓頊與帝嚳，亦未必親相接承也。不知傳歷幾世而後高辛氏興，將帝嚳上至黃帝，又不止三世而已矣。古者，帝王一代之興，必建立名號，至如世及相承，則因之而不改。故太皞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神農八世皆以炎帝稱，何獨黃帝之後，伯仲子孫遞相授受，必世世殊稱，易運而列爲五帝也哉？《春秋命曆序》曰：『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嚳傳十世。』此雖緯讖雜說，不足深信，然而足以補遷《史》之疎，濟諸說之窮，似未可盡棄也。又《漢書》帝系曰：『顓頊五世而主鯀。』則鯀非顓頊之子，是夏之上世，史有遺脫矣。《左傳》稱『高陽氏之才子八愷，高辛氏之才子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若即爲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高辛八子豈其堯之諸弟邪？蓋二氏之族黨，猶言顏氏有八賢也。故杜氏注云：『皆其苗裔。』夫高辛之苗裔，堯未能舉，是嚳，堯亦非父子相承，或高辛氏歷世既久，及摯而衰，堯始起而代之，是堯之上世，《史》亦有遺脫矣。若此則唐、虞、夏后之世代可以相值，即曰堯、舜同出於黃帝，固已曠代疏絕，猶魯之與宋，秦之與趙也。傳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同姓者二人而已。異姓則異德，男女相及以生民也。』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若如魯、宋、秦、趙久爲異姓別宗，則堯亦何嫌於二女之嬪虞，而又何必疑於舜之降在匹庶堯不能親睦也哉？至於禘郊祖宗之制，則禮有明文矣。《大傳》曰：『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況神不歆非類，禮不祭非鬼。有虞氏之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也，其

於報親紹堯之義，兩不相違，不必攻《戴記》之失，而曲折言之，固已暢然矣。不然，疑舜之祖，將竝疑高陽、夏后氏之祖，夫豈史遷同族異號之說，茫然無所原本，而肆爲妄謬以待後人之摘發哉？惜乎諸儒疑統系之舛，而未及察世代之踈，仁山金氏發其端，而未究其所以然也。

又引《琴清英》　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又引劉向《孝子傳》　舜父夜卧，夢見一鳳凰，自名爲雞，口銜米以食己，言雞爲子孫。視之，乃鳳凰。以《黄帝夢書》占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舜過前舐之，目霍然開。

又引《真源賦》　舜耀於平陽中，父認之，乃舐其目，目以光明。

又引《通史》　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

又卷一二引《符子》　舜禪夏禹於洞庭之野。

又引《宋符瑞志》　夏道將興，草木暢茂，青龍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禪，即天子之位。

清・褚人穫《堅瓠九集》卷四《朝廟享祭》　《稗史志異》：『道州有舜祠，凡遇歲首，山狙群聚祠旁。跳踉奮擲，狂奔疾走者五日，而後去。次猿亦如之，三日乃去，上神謂之狙猿朝廟。』又《夷堅雜錄》：『梁山有漢武帝廟，祭時有蝴蝶一二百，飛集享祭，近之不驚，徹饌然後去。云是武帝侍從，捉之者病。』○

又《堅瓠廣集》卷四《舜井》　《楮記室》、《史記・舜紀》：『瞽叟使舜浚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論史者多譏其鄙誕。按《澠水燕談》：『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眞宗祀汾陰，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之。是穿空事有跡可憑，豈眞舜世之遺耶？抑好事者緣遷語而贋爲之耶？』

又《舜妃兄妹》　舜娶堯二女，娥皇、女英，世所習聞也。《禮記》云：『舜崩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大戴禮・帝繫篇》云：『舜娶帝堯之子，謂之女匽。』註者以娥皇、女英、女匽爲三妃。漢《地理志》云：『陳倉有上公明星，黄帝孫，舜妻盲冢祠。』則舜有四妻矣。《山海經》云：『舜娶癸一作登比氏，生宵明燭光。』則舜又有一妻矣。《列子》云：『舜弟妹之所不親也，父母之所不安也。』《綱目》註：『舜妹名「黟手」。』《列女傳》云：『瞽叟欲殺舜，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則是舜有二妹矣。《越絕書》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是舜又有兄，惜其名不傳。《路史載》：『湘神爲舜二女，宵明燭光非堯二女也。』

清・王有光《吴下諺聯》卷一《天下有空青》　空青，本乾坤之靈氣，聚日月之精華，結成石膽，中涵天一之水，一塵不染。用以療目，能使瘂疾頓開。非特治目之藥，乃治心之藥也，心清則目自明耳。當初瞽瞍雙目不明，舜使工垂鑿石取之，遍掘冀州不得。舜曰：『冀州雖無，天下自有。』乃使禹隨山開取。涉歷九州，得一空青，進之。舜乃獻於父前，親爲蘸點，目翳盡脱，睛珠生光，清氣直注靈台，光明發越，父乃大悦。底豫而天下化，空青之力也。不然，頑父一瞽到底，即夔夔齋栗，亦無從而見之，其又焉能允若乎？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先聖先師》　國朝喬松年《蘿藦亭札記》云：凡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謂周公若孔子，然計此禮尚在孔子之前。劉氏彝曰：虞庠以舜爲先聖，夏學以禹爲先聖，殷學以湯爲先聖，東膠以文王爲先聖。

按此雖臆説而似有理，惟先聖既代有其人，則先師似亦宜然。《荀子・大略篇》曰：『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呂氏春秋・尊師篇》曰：『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吕望、周公旦。』

夏分部

鯀

《山海經》卷一八《海内經》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竹書紀年》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左傳・昭公十年》　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國語・周語》　「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

又《晉語》　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

《墨子》卷二《尚賢中》　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熱照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

《呂氏春秋》卷二〇《行論》　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

漢・袁康、吳平《越絶書》卷四　舜之時，鯀不從令。堯遭帝譽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鯀，帝顓頊之子，字熙。

晉・王嘉《拾遺記》卷二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爲玄魚，時揚鬚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黿鼉而爲梁，踰翠岑則神龍而爲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皆聖德之感也。鯀之靈化，其事互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能，四音相亂，傳寫流文，『鯀』字或『魚』邊『玄』也。羣疑衆說，並畧記焉。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内經・鯀竊帝息壤》　鯀切息土，以湮洪水。傲佷違命，卒以殛死。化爲黃熊，作晉厲鬼。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　藝者、埶也。《毛詩》云，蓺之言種蒔也。今以人蘊蓄其能謂之藝者，如百穀之有種也，從草從埶，謂執持苗稼之實以散種也。今之藝字又從云，云者、詞語之氣而有所云也。能者，獸也。許慎云：熊之類，字亦象獸之形，其足似鹿，能走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者爲能傑也。今人以多藝者謂之藝能，蓋慕此名耳。任昉云：堯使鯀治洪水，不能其任，遂誅鯀於崟山，化黃熊入於羽泉。鯀、禹之父，而後會稽人祭禹廟不用熊，曰遊羽泉之化也。《爾雅》又云：三足鼈謂之熊。蓋出水爲熊，入水爲能，冬化爲雉，春化爲蛤，謂無不能也。

宋・張世南《遊宦紀聞》卷六　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東北隅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墉壁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

江陵城内有法濟院，今俗稱爲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溟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死。』

唐元和中，裴宙牧荆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徙於牆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偏禱無應，即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霧霓之雨，遂爲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郡大率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明・謝肇淛《五雜組》卷四　《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今江陵南門有息壤祠云。息壤，石也，而狀若城郭。唐元和中，裴宇牧荆州，陰雨彌旬不止，有道士歐陽獻謂宇曰：『公曾得一石室乎？瘞之則雨止矣。』宇驚曰：『有之，但已棄竹籬外矣。』覓而瘞之，雨即止。後人有發之者，輒致淋雨。蘇軾序云：『今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宅，陷地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以致雷雨」，後失其處。』萬曆壬午，新築南門城，乃復得而瘞之，置祠其上。

明・談遷《棗林雜俎》中集《鯀墓》　郯城縣東北七十里羽山，即殛鯀處，有墓。

清・鈕琇《觚賸》卷四五《息壤》　《淮南子》：『鯀堙洪水，盜帝

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羽淵。』據《續博物志》：『息壤在荆州南門外，狀若屋宇，陷土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犯之頗致雷雨。有妄意掘發，水坌上不可制。』考東坡詩序亦然。康熙乙丑春，余晤太康王司訓鈿於汝上，言壬寅歲從其先大人官荆南，時值大旱，土人請掘息壤。初不之信，閱三月不雨，不得已從其請。出荆州南門外隄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復下尺許，啓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迫視非木非土非石非金，其紋如篆。土人云：『此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暴雨不止。歷四十餘日，大江泛溢，遂決萬城隄，幾陷荆州。可爲前誌之證。石記今亦不存。

禹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歿塗之山，青水窮焉。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有赤石焉生欒，黄本，赤枝，青葉，羣帝焉取藥。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爲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爲池，羣帝因是以爲臺。在昆侖之北。

《詩・小雅・信南山》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詩・大雅・文王有聲》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又《韓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

《尚書・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摠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帝曰：『皐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

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又《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又《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又《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

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黄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别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又《洪範》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

《左傳・宣公三年》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又《襄公四年》　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

《國語》卷三《周語》　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又卷五《魯語》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

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墨子》卷二《尚賢》 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

又卷四《兼愛》 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泜、注后之邸、嘑池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

又 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

又卷五《非攻》 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又卷六《節葬下》 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

《尸子》卷下 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木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山行乘樏，泥行乘蔃。

禹治水，爲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

禹興利除害，爲萬民種也。禹長頸烏喙，面貌亦惡矣。天下從而賢之者，好學也。

《孟子・滕文公》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鬻子・禹政》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鞉，以待四海之士，爲銘於簨虡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鞉。』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閒也，可以羅爵。又禹之治天下也，得皐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甯，得然子湛，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大戴禮記》卷七《五帝德第六二》 宰我曰：『請問帝舜。』

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工；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厤，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鍾鼓；皐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敎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阯、大敎、鮮支、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嚚勞苦，二十以孝聞

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

又　宰我曰：『請問禹。』

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亹亹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

《呂氏春秋》卷五《古樂》　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又卷六《音初》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又卷一三《謹聽》　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諍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

又卷一六《先識》　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

又卷二〇《知分》　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畜息；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愈然而以待耳。

又卷二二《慎行》　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廚之臣也；傅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樽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搖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構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

《呂氏春秋》佚文　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

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制，乃娶塗山女。

漢・賈誼《新書》卷九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國，其士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侯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鑿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諒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漢・伏勝《尚書大傳》卷一　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文皮千合。白羽之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江、河、淮、濟爲四瀆。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注〕四指爲扶。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百川趨於東海。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注〕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禹奠南方霍山。〔注〕謂奠祭

也。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溼也。

又卷二 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

《淮南子》卷一《原道》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故機械之心藏于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略】

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

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

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又卷四《地形》 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塡洪水以爲名山，掘昆侖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閶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

又 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

又《修務》 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略】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又《要略》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臿，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

《史記》卷二《夏本紀》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

又 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樏。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又 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樏，行山栞木。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

又 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

又 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

又《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瀦，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又卷八七《李斯列傳》 『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塯，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

漢・劉向《古列女傳》卷一《啓母塗山》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爲天子而啓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頌曰：啓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啓呱呱泣，母獨論序。教訓以善，卒繼其父。



又《説苑》卷一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又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漢書》卷二九《溝洫志》 《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釐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迎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

又 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

又 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四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萬接。【略】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我禹。其耳參漏。爲堯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玄珪，以告勳於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即位。作樂《大夏》。世號夏后。

又 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泊汭、辛、褒、費、戈、冥、繒，皆禹後也。

漢・袁康、吳平《越絶書》卷一〇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故禹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南里。

《皇覽》 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伯禹夏后氏，姒姓也。其先出顓頊，顓頊生鯀，堯封爲崇伯，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己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慄然，又吞神珠薏苡，胸拆而生禹於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漏，首戴鉤鈐，胷有玉斗，右足文履巳字，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長於西羌，西夷人也。初禹未登用之時，其父既放，降在匹庶，有聖德。夢自洗于河，觀於河，始受圖，括地象也。圖言治水之意，四嶽師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爲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勤苦，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又納禮賢士，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餐，十三年而洪水平。堯美其績，乃賜姓姒氏，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天下宗之，謂之大禹。及堯崩，舜復命居故官，禹年二十始用，三十二而洪水平，年七十四，舜始薦之於天，薦後十二年，舜老，始使禹代攝，行天子事五年。舜崩，禹除舜喪，明年始即眞，以金承土，都平陽，或都安邑，年百歲，崩于會稽。因葬會稽山陰縣之南，今山上有禹冢井祠，下有羣鳥耘田。始納塗山氏之女，生子啓即位。禹治水畢，天錫元圭，西戎渠搜國服禹之德，獻其珍裘。禹見罪人，下車泣之。

又 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綳之。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餘壤爲壟，若參耕之畝。禹葬會稽，有羣鳥應民，春耕則銜去草根，啄除其蕪穢，故謂之鳥社。

又 禹始納塗山氏女，曰女嬉，合婚於台桑，有白狐九尾之瑞，至是爲攸女。故連山易曰：『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啓是也。』

誨啓有力。

夏啓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

啓伐有扈。

啓升后十年，舞九韶，三十五年征河西。

帝啓，一名建，一名余德。敎施於四海，貴爵而尚齒，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在位九年，年八十餘而崩。

晉・王嘉《拾遺記》卷二 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爲界，此之遺象也。

又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會稽山》 禹徂會稽，爰朝羣神。不虔是討，乃戮長人。玉牘表夏，玄石勒秦。

《宋書》卷二七《符瑞上》 帝禹有夏氏，母曰脩己，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脩己背剖，而生禹於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鏤，首戴鉤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長有聖德。長九尺九寸，夢自洗於河，以手取水飲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當堯之世，舜舉之。禹觀於河，有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淫。』言訖，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淵。禹治水既畢，天錫玄珪，以告成功。夏道將興，草木暢茂，青龍止於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禪，即天子之位。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爲《洪範》，此謂『洛出書』者也。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吾受命於天，屈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哉！』龍於是曳尾而逝。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帝禹夏后氏，名曰文名，字高密。母脩己，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於石紐。夜有神光，長於隴西大夏縣。龍角、珠庭、虎鼻、大口、兩耳參鏤，首戴鉤鈐，身長九尺九寸。胸有黑子，如玉斗焉。手長至膝，脛無毛，左手中十七黑子。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乃遂與益、后稷奉帝令諸侯百姓。傷先人父鯀之功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洪水平。既陟元后，以金承土，都平陽，或營安邑，薄衣食而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而致美於黻冕。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樺。神鹿出於河水，天錫元圭。乾吾國獻裘，毛有五采，復薦咎繇於天，將以致禪。會咎繇終，復薦益。禹殂，葬會稽。廟中有鐵屨鐵蔑石船，廟裏有塗山神姑之像。珠璣爲帳，寶玉琱華，諸廟莫及。當中山水之盛，良辰吉日，羅綺絃服。滿橋梁之上，皆金翠爲飾，神又甚靈，彼人所敬。初，禹娶塗山氏之女，生啓。三年喪畢，益避啓，人不歸益而歸啓。一名建，一名余，母化而爲石。啓即位，伐有扈氏，啓庶兄也。夏禹氏絕，少康出於竇之中，復禹跡也。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長三丈，其骨頭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氏，即其後也，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髮而舞。

又 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於羽山，化爲黃能，入於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昉按：今江淮中有魷名熊，熊、虺之精，至冬化爲雉，至夏復爲虺。今吳中不食雉，毒故也。

又 越俗說，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枝葉。

又卷下 今藥中有禹餘糧者，世傳昔禹治水，棄其所餘糧於江中，生爲藥也。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河水》 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于斯水上。洮水又東北

流，屈而逕索西城西。

又卷四《河水》　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竝有廟祠，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紊滅，不可復識，一碑是太和中立。

又卷一五《伊水》　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

又卷三六《沫水》　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爲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禹治水，渡浙江，風濤甚，有二花蛇龍負舟而過。左右恐懼，惟禹安然無畏。

又　禹傷其父功不成，乃南逃衡山，斬馬以祭之，仰天而哭。忽夢神人，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書者，齋焉。』禹遂齋三日。乃降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

唐・李泰《括地志》卷三《淄州・淄川縣》　淄州淄川縣東（北）〔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流）〔流〕若漆，故謂之淄水也。

又《洛州・陽城縣》　陽城，洛州縣也。

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則居陽城爲禹避商均時，非都之也。

又卷四《越州・會稽縣》　㭎山在越州會稽縣西北三里，一名稷山。會稽山一名衡山，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一十二里。

石簣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墳，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卧，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倉水使者，卻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岩嶽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脈。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

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廟在縣東南十一里。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　《史記》云：禹娶于塗山氏，今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即巴南舊江州是也，亦置禹廟於其間。三者濠州，亦置禹廟。酈道元《水經》云：周穆古廟，誤爲塗山禹廟。《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即此是也，其山有緜、禹、啓三廟，又有五諸侯城。四者《文字音義》云：㠀山、古之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也。此㠀山既爲古侯國，禹娶之則宜矣。據禹之蹤跡所在，會稽最多。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身長三丈，其後得骨節而專車，言滿一車也。《述異記》云：至今南中有防風氏，人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音如狗嗥，三人被髮於庭。

五代・馮贄《雲仙散録・秘景符》　《禹功記》曰：禹導河之際，沈秘景符以鎮五千之水患，後人賴焉。

又《禹令魚鱉》　《禹功記》曰：禹水功既成，令江淮河海神曰：『魚鱉衰盛，隨世安危。』自此之後，年必少減，使其價遞增，以食晚末之民，應天意也。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上《伺風烏》　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爲恆式。

又《軍容袜額》　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及九十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絹袜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袜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爲衛從，乃是海神來朝也。一云：風伯雨師，自此爲用。後至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海神來朝，皆戴襪額緋衫大口袴，以爲軍容禮，至今不易其制。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　《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爲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緜

之汩陳五行，相去遠矣。

宋・范成大《吳船録》卷下　八十里，至黃牛峽。上有洛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疏川者。廟背大峰，峻壁之上，有黃迹如牛，一黑迹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廟門兩石馬，一馬缺一耳，東坡所書歐陽公夢記及詩甚詳。至今人以此馬爲有靈，甚嚴憚之。古語云：『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其山岩嶢，終日猶望見之。歐陽公詩中亦引用此語。然余順流而下，回首即望斷，『如故』之語，亦好事者之言耳。自此以往，峽山尤奇，江道轉至黃牛山背，謂之假十二峰。過假十二峰之下，兩岸悉是奇峰，不可數計，不可以圖畫摹寫，亦不可以言語形容，超妙勝絶，殆有過巫陽處。歐陽公所以泝峽來遊，正不爲黃牛廟也。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七《啓母石》　漢武帝元封元年詔云：『見夏后啓母石。』師古曰：『啓，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將生啓。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予觀《漫錄》載廣德軍祠山張王事正相類。王本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迹，役陰兵導流，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先時與夫人李氏期，每餉，必鳴鼓三聲而王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後遺飧於鼓，乃爲烏啄。王以爲鼓鳴而餉至，詣鼓壇，知烏所誤。逡巡，夫人至，鳴鼓。王以爲誤而不至。夫人遂詣興工之所，見王爲大豬，驅役陰兵，開鑿河瀆。王變形未及，恥之，遂遯於廣德縣橫山之頂。居民思而立廟於山西南隅。夫人至縣東二里而化，人亦立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二《禹碑》釋文　承帝曰：嗟，翊輔佐卿，水楊曰州降沈曰處，楊曰渚輿沈，楊俱曰與發沈，楊俱曰登。鳥獸交沈，楊俱曰之行沈，楊俱曰門，參身若沈曰魚，楊曰洪流沈曰池。祈沈，楊俱曰而明癸沈，楊俱曰發酉沈，楊俱曰爾，興以楊曰久此楊曰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楊曰長，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褒。勞錫沈，楊俱曰餘伸禋，贏塞昏徙。南瀆沈曰暴衍沈曰昌亨沈曰言，衣制食備。萬國道沈，楊俱曰其寧，竄沈曰鼠舞永沈曰燕奔。

又卷四八《動石銀錨》　大禹之塚在紹興，去城十餘里，塚上直豎一石，名曰砭石，如人家擂槌，可以動搖，聞下可以線過，然數十人稱之又不能起。蘇州有磚砌之堵名曰宮巷塔，雖高不過三丈，大不過數圍，人撼之即動，頂之風鈴每爲人搖下，因此塔亦每損每修，今官府以攔木障之，好事者拄木以搖。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鐵錨數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年之物，相傳永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造，雨淋日炙，無點髮之銹，視之眞如銀鑄光澤，猶日用於世者。

明・陳繼儒《珍珠船》卷一　廬山有上霄峯，可千仞。上有石迹，云：『夏禹治水時泊舟之所，鑿石爲竅，繫纜其上。』有磨崖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

明・孫瑴《古微書》卷五《尚書璇璣鈐》　或亦載歷象之奥秘，而術已亡傳矣。

禹導江水，決岷山，流九貢。注曰：九州之貢。

禹開龍門，導積石，出玄珪，刻曰：『延喜玉，王受德，天錫佩。』

又卷三二《河圖絳象》　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即禹藏眞文之所，一名包山。吳王闔閭登包山之上，命龍威丈人入包山，得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而還。吳王不識，使問仲尼，詭云赤烏銜書以授王。仲尼曰：『昔吾遊西海之上，聞童謡曰：「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造洞庭窺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六百初。今強取出喪國廬。」丘按謡言乃龍威丈人洞中得之。赤烏所銜，非丘所知也。』吳王懼，乃復歸其書。

按《靈寶要畧》：昔太上以靈寶五篇眞文以授帝嚳。帝嚳將仙，封之於鍾山。至夏禹巡狩，度弱水，登鍾山，遂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之童謡云：「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窺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闔閭乃尊事之。

《越絶書》：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其神人，再拜請誨。神

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子能得之，不日而就。』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秘之於靈山。』禹成功後，乃藏之於洞庭包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羣臣，皆莫能識，乃令賫符以問孔子。孔子曰：『昔禹治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於洞庭之包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某所未詳。』使者反白闔閭，乃尊事之。先是，江左童謡云：『禹治洪水得五符，藏之洞庭之包山湖。龍威丈人竊禹書，得吾者喪國廬。』尋而吳果滅。

孔子入吳，信有之。包山之謡，亦必有自。而第云靈寶五符，則或出附會者之口也。

又卷三四《河圖玉板》　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雷風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刀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胸民。古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嘑，三人披髮而舞。

《左傳・文公十一年》：鄋瞞侵齊，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注云：鄋瞞，漆姓，北方長狄也。在夏爲防風氏，殷爲汪芒氏。

賁居曰：秦漢之世幸而無是種也。神哉大禹，逆知千年，蓋亦慮後世當必有兵禍，而震赫其武，以爲之防與。

又卷三五《雒書靈准聽》　有人出石夷掘地代，戴成鈐，懷玉斗。按《拾遺記》：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巇，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持執此簡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賁居曰：自混沌盤古氏爲一開闢，伏羲氏爲再開闢，至大禹爲開闢之三矣。故《雒書》汲汲推大禹云。又按《乾坤鑿度》，孔子曰：『復表日角，表者人形體之章表也，名復者，初震爻也。震之體在卯，日始出焉。又初應在六四，於辰在丑爲牛。牛有角，復人表象。臨表龍顏，名臨者，二爻而互體震。震爲龍，應在六五。六五離爻也，體南方爲上，故臨人表在顏也。泰表載干，干，楯也，名泰者，二爻也而體艮。艮爲山，山爲石體，有以行懼難之器云。應在上六，于人體俱須泰人表載於干上也。大壯表握訴，龍角大辰。艮卦至大壯而立體，此爲乾，其四則艮爻耳。艮爲手，握訴者艮也。並二則坎爲水，有唇。詩云：『賓之河之唇。』四名卦而震爲龍，故大壯人之表其象也。夬表斗骨履文，名夬者，五立於辰，在斗魁所指，又五於人體當艮卦，於文亦手體成，其四則震爻也，爲足。其三猶艮爻，於十干，次值木於蠶，七曜之行起焉。七者屬爻，北斗在骨，足履文，夬人之表象明也。姤表耳參漏，足履王，知多權。姤初爻在巽，巽風，風爲聲而無形也。九竅之分，目視形，耳聽聲，人聲屬坎，坎爲水，水爲孔穴象，消卦其道五事曰聽，耳而三漏，聽之至。巽爲服，初爻最在下，足象消卦，其姤離爲明，人君南面而治焉。足行于其上姤人表覆王是緜然主人君最尊者離又爲大，大者土寄位焉，土數五，當如姤氣于其上，故八兼更得性耳。巽爲進退，又爲近利有知，即以進退求利，此謂之姤焉者，陰氣之始，故因其表見其情。遯表日角連理，名遯者，以離爻也，離爲日，消卦遯主六月，於辰未，未爲遂，有角。離，南方之卦也。五均南方爲衡，人之眉上曰衡。衡者平地。連理或謂連珠者，其骨起衡之遯。人表亦少少然。《詩含神霧》云：『四角主張，熒惑司過也。』否表二好文，細或爲之時名否卦者，三也。三在五體艮之中。艮爲木，多節。否，人之表。二時象之，與三艮卦，體五坤。坤爲文，故性亦好文也。觀表出準虎，名觀者，亦在五艮之中，而位上辰爲山澤。山通氣，其于人體則鼻也。艮又門闕。觀謂之闕，準在鼻上而高顯。觀人表出之象，艮爲禽喙之屬，而當充之上。充爲口，虎唇又象焉。剝表重瞳明歷元。名剝者，五色也。五離爻離爲目，瞳目子六五于辰，又在卯。卯，酉屬也。剝離人表，重焉。五月卦體在艮，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曆數以有終始，剝人兼之性，自然表象參差，神實爲之，難得縷耳，所閱差。此皆律曆運期栢一匡之神也，欲所按合誠。』主正月不三者，此人心之合，誠春秋讖卷名也。

賁居曰：自古論形相未有參以卦象者，此道精矣故述其大端若斯。

明・談遷《棗林雜俎》中集《大禹廟》　龍門大禹廟，俗傳食豕肉詣廟必風。壁畫精工，與岐山周公廟壁畫並稱。

又《禹陵》　會稽城南數里禹陵，窆石高可六尺，形如權，堅栗青色

而澤，有白脈隱起，甚細如絲絡。偶撼之則動，而不可拔也。今戊子夏毀於盜，三千年神蹟頓失其重，聞者惋惜。

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五　禹崩會稽，故山有禹廟，而《水經注》言：『廟有聖姑。《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夫舜之湘妃，猶禹之聖姑也。

甚矣，人之好言色也。太白，星也，而有妻。《甘氏星經》曰：『太白上公，妻曰女媧。女媧居南斗，食厲，天下祭之，曰明星。』河伯，水神也，而有妻。《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常儀，古占月之官也，而《淮南子》以爲羿妻竊藥而奔月，名曰常娥。霜露之所爲，雪水之所凝也，而《淮南子》云：『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巫山神女，宋玉之寓言也，而《水經注》以爲『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洛水宓妃，陳思王之寄興也，而如淳以爲伏羲氏之女。翕山啓母，《天問》之雜說也，後人附以少姨，以爲啓母之妹，而武后至封之爲玉京太后、金闕夫人。青溪小姑爲蔣子文之第三妹，則見於楊炯之碑。幷州妒女爲介子推之妹，則見於李譚之詩。小孤山之訛爲小姑也，杜拾遺之訛爲十姨也，是皆湘君夫人之類。而《九歌》之篇，《遠遊》之賦，且爲後世迷惑男女、瀆亂神人之祖也。或曰：《易》以《坤》爲婦道，而《漢書》有『媼神』之文，於是山川之主必爲婦人以象之，非所以隆國典而昭民敬也已。

清・馬驌《繹史》卷一　昔者，堯老舜攝，自文祖受終以後，堯無事焉。及舜即位三十三載，命禹總師，總師亦攝位也。既而有苗弗率，帝命徂征，干羽敷德，是舜猶行天子事也。若此者，與堯異，其故何邪？曰：堯、舜之禪讓，其心則同，其時勢則異也，何也？堯之禪舜，創舉也，前此未有也。舜在畎畝之中，登試任職三年，即欲遜以帝位，舜不受然後命之攝方。是時也，堯唯恐天下之戴舜不專而欲天下之忘己也，唯恐其不速，故巡守賞罰諸大政悉委之舜而己不與焉。逮後施澤既久，堯乃殂落。若其受攝之時，則猶未久耳。舜之與禹，則同事帝堯者也。禹平水土，其施功於民最切，天下之戴禹，猶之乎戴舜，以之禪授，則帝堯之前事可循矣，舜何必遽忘百姓哉？今有人於此，爲其子得一慈母，而慮其子之不相依也，則己從而避之。今有人於此，其子於慈母，既相依矣，猶之依己也，則己又從而顧之，是故或避或顧，兩父之心一也。堯、舜之子民，亦一也，詎有異哉？商均之不肖，未必如朱之傲虐闇訟，然舜以其德不若禹，終不以天下私其子，猶復躬勤民事，南崩蒼梧，舜之不能恝然於百姓有如此者。若夫禹、益之事，則與此異矣。有夏之受命方新，嗣子之敬承又賢，天眷正殷，不可移也，而況益德未洽，禹遂以崩，天下之人，舍啓其曷歸哉？而或者曰：帝堯禪舜，共、鯀不服。夏禹傳子，有扈以叛，豈當時人情狃於習見，或借以稱亂乎？然考《甘誓》之辭，不過數其威侮怠棄之罪。用是恭奉天討，明正賞罰，而鈞臺大饗，復有塗山之餘烈焉！恢業承家，綿祚四百，三代守成之主，斷以夏啓爲首稱矣。

又卷二《峱嶅碑文》



釋文　承帝曰：嗟翳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宏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析，心罔弗辰，往來平定，華嶽大衡，宗疏事衰，勞餘仲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附：清・王弘《山志・禹碑》釋文　《禹碑》釋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州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忌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衰，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永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計七十七字。而楊時喬釋云：『承帝令襲翼爲援弼欽塗陸登鳥潟端鄉邑仔麤流紅暗歇遲眠即夙迄冬次岳麓展陌裂砧析骴罔墮纏崖求出竅華恆泰衡嵩陲事衰獻挬挺禋鬱潛墊徙南暴輻員節別界聯魑魅夔魈竄舞蒸彝。』其相同者僅二十二字耳。

按《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巔。湘中記：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治水，遙望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迺不復見。荆州記：禹登南嶽而祭之，獲金簡玉字之書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古今樂錄：《襄陵操》，禹治洪水，上會稽山，顧而作此歌曰：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咨，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煩下民。

又卷一一引《古岳瀆經》　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冢氏、商章氏、兜氏、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巫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獼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間視不可久。禹乃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水魅、山靈、木妖、石怪奔號藂繞以幾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之淮陽之龜山足下，淮永安流。

又卷一二引《符子》　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之勞矣。』

又引《隨巢子》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四方歸之，闢地以王。

又　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三《祭禹陵》　康熙己巳二月，上巡幸武林，因渡錢塘，親謁大禹陵，諭總督侍郎臣王騭曰：『朕巡行江表，緬懷禹德，躬率羣臣，展祭陵廟。顧瞻殿宇圮傾，禮器缺略，人役寥寥，荒涼增歎。愚民風俗，崇祀淫祠，俎豆馨香，奔走恐後，宜祀之神，反多輕忽，朕甚慨焉。自昔帝王陵寢，理應隆重培護，況大禹道冠百王，身勞疏鑿，奠寧率土，至今攸賴，豈可因循？特書「地平天成」四字，懸之宇下。着地方官即加修理，畢備儀物，守祀人役，亦宜增添，俾規模弘整，歲時嚴肅。兼賜銀二百兩，給與守祀之人，此後益令敬慎。地方官亦須時爲留心，以副朕尊崇遐慕之懷。其即遵諭行。』蓋是行原因視河，故於禹陵特加崇重如此。

清・杭世駿《訂訛續補》卷二《禹鑿龍門》　《尚書・禹貢》蔡傳云：『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于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于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謂李復之說。則謂受降城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何所考也。〇宋司馬光《迂書》曰：『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諸？」迂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爲也，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闢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〇《禹王碑吞蛇》　屠赤文任陝西兩當縣尉，有廚人張某者，善啖多力，身體修偉，面無左耳。詢其故，自言四川人，三世業獵，家傳異書，能抓風嗅鼻，即知所來者爲何獸，某幼亦業此。曾獵於邛徠山，其地號陰陽界，陽界尚平敞，陰界尤險峻，人迹罕至。一日，往獵陽界，無所得，遂裹糧入陰界。行五十里許，天已暮，遠望十里外高山上有火光燒來，燭林谷如赤日，怪風狂吹而至。某不知何物，抓風再嗅，書所未載，心大惶恐，急登高樹頂上覘之。俄而火光漸

近，乃一大石碑，碑首鑿猛虎形，光如萬炬，燃照數里。碑能躑躅自行，至樹下見有人，忽躍起三四丈，似欲吞嚙者，幾及我身。我屏息不敢動，碑亦緩緩向西南去。某方幸脫險。俟其去遠，將下樹矣，忽望見巨蛇千萬條，大者身如車輪，小者亦粗如斗，蔽空而來。某自念此身必死於蛇腹，驚惶更甚。不料諸蛇皆騰空衝雲而行，離樹甚遠，我蹲樹上，竟無所損；惟一小蛇行少低，向我耳傍擦過，覺痛不可忍。摸之，耳已去矣，血涔涔流下。但見碑尚在前，蹲立火光中不動，凡蛇從碑旁過者，空中輒有脫殼墮下，亂落如萬條白練，但聞呿吸喰然有聲。少頃蛇盡不見，碑亦行遠。某待至次日，方敢下樹，急覓歸路，迷不可得。途遇一老人，自稱：『此山民也。子所見者，爲禹王碑。當年禹王治水至邛徠山，毒蛇阻道，禹王大怒，命庚辰殺蛇，立二碑鎮壓，誓曰：「汝他日成神，世世殺蛇，爲民除害。」今四千年矣，碑果成神。碑有一大一小，君幸遇其小者，得不死；其大者出，則火燃五里，林木皆灰。二碑俱以蛇爲糧，所到處挈以隨行。故蛇俯首待食，不暇傷人。子耳際已中蛇毒，出陽界見日則死。』因於衣襟下出藥治之，示以歸路而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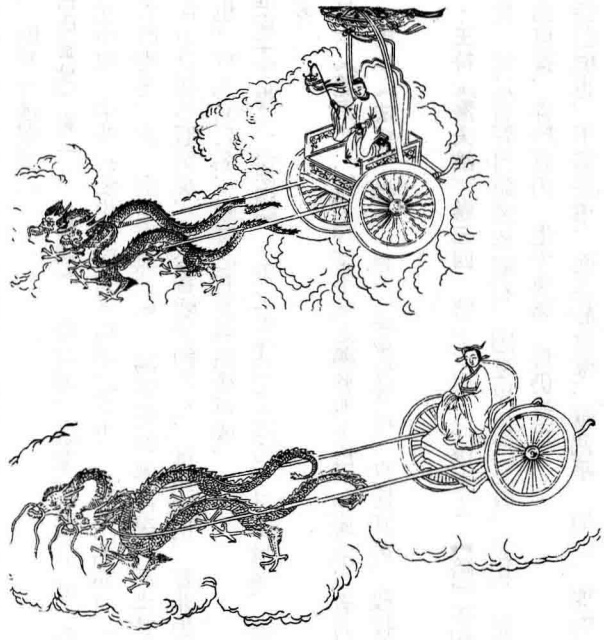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一《雲雨》　大禹治水，至瞿塘，帝女瑤姬助之，以告成功。瑤姬即雲華夫人，封於巫山。其神或爲輕雲，或爲霏雨，或爲游龍，或爲翔鶴，既爲石，復爲人。是雲雨者，變化無方之謂。宋玉作賦，『朝爲行雲，暮爲行雨』。後人襲謬，竟作男女交媾解，譌入淫詞穢史，眞百劫不超昇者也。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禹王》　禹王治水，功在民生，所謂『微禹，吾其魚乎』。謹按：禹生於廣柔縣石紐村。鳳陽府有禹廟，在塗山絕頂，昔禹會諸侯於此。禹陵則在浙江。姒恆甸，大禹之後也，乾隆十六年三月有旨，世襲八品官奉祀。

啓

《山海經》卷七《海外西經》　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儛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

又卷一六《大荒西經》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穆天子傳》卷五　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室之丘，以觀夏后啓之所居，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啓母在此山化爲石而夫啓亦登仙故其上有啓室也皆見歸藏及淮南子乃□于啓室。似謂入啓室中天子筮獵苹澤，音餅其卦遇訟䷅，坎下乾上逢公占之，曰：訟之繇，繇文辭音胄藪澤蒼蒼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則從，水性平而天無私兵不曲撓則戎事藥也祭祀則憙，畋獵則獲。□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絺紵三十篋。絺葛精者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有陰雨夢神有事，有事祭也是謂重陰。因以紀也天子乃休。

漢・袁康、吳平《越絕書》卷四　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

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南經・夏后啓》　筮御飛龍，果舞九代。雲翮是揮，玉璜是佩。對揚帝德，稟天靈誨。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二・玉格》　夏啓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邵公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敎，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淸，爲九宮之中仙。又有爲善爽鬼者，三官淸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易世練化，改氏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命終當道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左女右，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處地仙之道矣。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物》

后羿

《山海經》卷六《海外南經》　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昆侖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戈。

又卷一八《海內經》　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

《竹書紀年》　胤甲在位四十歲，後居西河，天有祆孽，十日並照於東陽，其年胤甲陟。注：以上《紀年》。

《管子・形勢》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

《孟子・離婁》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列子》卷四《仲尼篇》　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韓非子》卷八《說林下》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呂氏春秋》卷一八《具備》　今有羿、蠭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鄚薄矣，武王嘗窮於畢裎矣，伊尹嘗居於庖廚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

《淮南子》卷一《原道》　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

又卷六《覽冥》　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漢・揚雄《法言》卷一　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四　啓子太康、仲康更立。【略】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

羿恃己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浞，柏明氏讒子弟也。柏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於民，虞羿於田，樹之詐匿，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來，夏政凌遲。帝相爲羿所逐，乃徙都商邱，依同姓諸侯斟灌氏、斟尋氏。羿遂襲帝號，是爲羿帝。

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其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爲帝司射，歷唐及虞夏，至羿學射於吉甫。其臂左長，故亦以善射聞。興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及有夏之衰，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之不附，以代夏政，逼篡帝位，故號有窮氏。帝相徙于商邱，依同姓諸侯斟尋，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於田獸，棄其良臣。武羅伯姻、熊髡、龍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而羿以爲己相。寒浞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浞遂代夏，立爲帝。

寒浞有窮氏既篡帝位，復襲有窮之號。浞因羿之室，生澆及豷。澆多力，能陸地行舟，浞使澆率師滅斟灌、斟、尋氏，殺夏帝相，封澆於過，封豷於戈，恃其詐力，不恤民事。初澆之殺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奔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餘燼，殺寒浞而立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亡。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海外東經・十日》 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落羽陽烏。可爲感動，天人懸符。

又《海内經・帝舜賜羿彤弓素矰》 羿受弓矢，仰憐九日。馮夷殞明，風伯摧膝。豈伊控弦，其中有術。

唐・李泰《括地志》卷三《宋州・宋城縣》 宋州，本秦碭郡。宋州（宋）城（縣），古閼伯之墟，即商丘也。又云羿所封之地。

宋州城，羿所封之地。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還欲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爲山間所養。年二十，習於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即射矢靡地截草徑至羿之門，乃隨矢去。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羿燒仙藥，藥成。其妻姮娥竊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七 《史記・龜筴傳》：『孔子曰：「日爲德而君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佑，見食於蝦蟇。」』盧仝《月蝕詩》，蓋用此事。《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又《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暘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春秋元命苞》云：『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

又卷九 《說文》：『羿，帝嚳時射官。』《山海經》云：『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射其九。』《商書》曰：『有窮后羿。』則羿是射官，世有其人，非一人也。

元・陶宗儀《説郛》第三一輯《芸窗私志》 后羿獵于巴山，獲一兔，大如驢，異之，置柙中。中塗失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羿曰：『我彙扶君，爲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于逢蒙。』是日，逢蒙弒羿而奪之位。兔曰彙扶自此始也，至今土人不敢獵取。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六《月中女子》 德州趙進士仲啓其星，嘗月夜露坐，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逡巡入月而沒。此與予前所記二事相類。羿妻之事，信有之矣。

清・馬驌《繹史》卷一二引『古琴疏』 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命武羅伯植芍藥於後苑。武羅伯諫曰：『帝方崇厥德，怪草奇木，懼遷厥嗜，宜食駕車之善馬。』帝不從，於是作誼諫。羿乃伐桐爲琴以進帝，帝善之，名曰『條谷』。帝稍移於音樂，不聽政事，爲羿所逐，居於商丘，援琴作《源水之歌》，歌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庸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

又卷一三引張衡《靈憲》 嫦娥，羿妻也。竊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又引《隨巢子》　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殘其身，以此爲禍而至於禍。

又　羿、浞之亂，史不具載，故少康之中興，《夏紀》泯闕，猶幸傳記所稱可得而述焉。太康之失國，或曰元年，或曰十有九年，五子作歌，唯哀宗社之不保，痛故府之淪亡，歸責於君而無忿羿之辭者，以爲棄國違民，亂由上作，於羿何尤？是可謂忠厚和平、怨而不怒者哉！舊都雖失，天命未改，自河以南，猶夏之天下也。故太康越在南服，尚能立國斟尋以傳仲康。仲康即五子之一也，向者追述祖訓，引君罪己，是宜爲君哉！《書》稱肇位四海，則自冀方一區外，靡不來享來王矣。胤侯命掌六師，則八柄九伐，鮮不操自一人矣。羲、和顚覆沈湎，放羿之德以爲德，棄司脅從，乘羿之亂以爲亂。且國遷以來，王命所壅止有羿耳。羲、和守天官而廢時棄職，將令正朔不頒於天子，諸侯不稟於王朝，失統亂紀，端自此始。故出師致討，必明正其罪，而保邑拒命，猶其細焉者矣。羿未可驟圖，先圖其類羿者，自此威克允濟，元老壯猶，功業未可量也。享年不永，志弗克終。帝相嗣之，亦能討伐畎夷，七年致其來賓。然有窮內亂，未聞過而問焉。豈其師老，外攘東略，則西否而治，羿反疎乎？寒浞奮其詐力，二子濟惡，於是滅二斟，弒帝相，夏后之統至是遂中絕焉。少康以先君遺腹之子，在襁保之中。有夏孤臣靡託身於鬲，蓋未嘗一日忘夏也，經營謀慮以至四十年之久，終能滅賊立君，復禹之績，歷艱厄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悔，誠有夏之貞臣矣。而少康實當元凶竊國、澆、豷彊梁之日，乃能戒備奔逃，保身除害，依帝舜之哲胤，一成一旅，卒用以興，豈非閒出之英辟哉！後世若安、史之繼亂，唐帝猶存；新莽之移祚，漢宗尚盛。未有年歷四紀，社稷爲墟，一君一臣。崎嶇險阻之閒，以開創爲中興，如是其光顯也。《離騷》曰：『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此羿之所以亡也。《離騷》又曰：『澆身被於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顚隕。』此浞之所以敗也。彼二凶以淫欲絕世，少康以困窮復國，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有伯靡以爲臣，有季杼以爲子，有仍、鬲、斟、虞先後以爲輔佐，撫黎賢於播越，收餘燼之既亡，禹之明德遠矣。夏后之澤未宜殄滅，然岌岌乎絕而後續，顚而後起，少康之功業所由不可及哉。

清・王弘《山志》二集卷四《羿羿》　『羿善射，羿盪舟，俱不得其死』爲句，金文安曰：『連然字讀者非，然字起下句，正見尚德之意。』王文憲，何文定俱如此讀。蓋此章述二人于既死之後，故止曰『不得其死』，是斷詞也，與『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又『羿盪舟』者，《竹書》所謂：『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也。』漢儒以爲陸地行舟，似強爲之解，而朱子仍之。

清・褚人穫《堅瓠續集》卷一《羿射九烏》　《異識資諧》：『烏最難射，羿一日射落九烏，言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乃言羿射日落九烏，遂以爲十日幷出，羿射落其九。流俗好奇而傳怪，文士循名而襲謬，自昔已然。』

清・杭世駿《訂訛類編》卷五《月爲常儀》　《夢蕉詩話》云：『李義山詩云：「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誠爲絕唱。楊道孚極愛賞之。然窮理君子於所謂嫦娥者不得不辨。按《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區車占星。故世之人因以羲和稱日，常儀稱月。儀字音娥也。」《周官》注云：「儀，俄二字古皆音娥。」《毛詩・菁莪》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句。《柏舟》：以「實惟我儀」，叶「在彼中河」句。若《太玄》，又以「各尊其儀」與「不偏不頗」句叶。漢碑，凡「蓼莪」皆作「蓼俄」字。反覆參論，則知常儀之「儀」字本旨作「俄」。後世因音之同，又以月爲太陰，女象也，沿此于二字各加以女旁，遂呼爲嫦娥。其說始於劉安怪誕之書，成於許慎附會之注，至張衡作《靈憲論》，轉相引證。隋唐以後，騷人墨客類多借事托意，而羿妻奔月之惑竟莫解矣，於乎謬哉。』愚案：說本學齋占畢，明顧起元說略中載此。又云：考《通鑑前編》，常儀乃帝嚳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故也。

又《訂訛續補》卷二《羿落九烏》　《異識資諧》云：『烏最難射，羿一日射落九烏，言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乃言羿射日落九烏，遂以爲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流俗好奇而傳怪，文士循名而襲謬，自昔已然。

商分部

王亥

《山海經》卷一二《海内北經》 王子夜之尸，兩手、兩股、胷、首、齒，皆斷異處。

又卷一四《大荒東經》 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帝舜生戲，戲生搖民。



清・汪紱《山海經存》

契

《吕氏春秋》卷六《音初》 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

漢・劉向《古列女傳》卷一《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



爲。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勑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爲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勵翼。吞卵產子，遂自修飾。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爲帝輔，蓋母有力。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四 娀簡吞燕卵生子契，爲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有鸇飛而遺卵，簡翟與妹競取，覆以玉筐。

簡翟浴元邱之水，燕遺卵，吞之，剖背生契。

晉・王嘉《拾遺記》卷二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

清・馬驌《繹史》卷一四引《左史考》 契生堯世，舜始舉之，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也。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物》 契，虞舜時司徒之官。迹其司徒之職於周禮，稱地官，掌建邦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要，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契之職蓋其稱焉。

湯

《詩・商頌・玄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

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又《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墨子》卷五《非攻》　遝至乎夏王桀，天有皓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鸛鳴十夕餘。天乃命湯於鑊宮，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

《呂氏春秋》卷九《順民》　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麾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

又卷一〇《異用》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淮南子》卷一九《脩務》　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因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

漢・劉向《古列女傳》卷一《湯妃有娀》　湯妃有娀者，有娀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爲妃，生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娀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娟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娀之謂也。

頌曰：湯妃有娀，質行聰明。媵從伊尹，自夏適殷。勤慤治中，九嬪有行。化訓內外，亦無愆殃。



《論衡》卷五《感虛篇》　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爲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叙，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

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癉一作癘。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四 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其相二肘。身號湯，世號殷。致太平。

又 子姓分氏，殷、時、來、宋、扐、蕭、空同、北段，皆湯後也。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成湯，姓子名履，字天乙。狼星之精感黑龍而生。高天廣角隆準，手有縱理如印綬之文。豐下兌上，晳而有鬚，長九尺四寸八肘。凡有七號：一名姓生，二云履長，三云脅肘，四云天成，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七云成湯。成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商誥》。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伐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伊尹號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湯謂之曰：『自進非道也。』乃令還其本居，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從之，任以國政。白狼銜劍，有神人身虎首，獻玉鏡、白狐九尾。諸國貢玉盤，入自北門，遇女房，作《女房之歌》。案書序，作遇女鳩女房。林樹久不花，一旦生如鳳翼。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於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伐桀，敗於有娀氏之墟，犇於鳴條之野，乃改正朔服色，朝諸侯。崩，葬於濟陰亳縣東北郭，去縣三里，冢高七尺。漢哀帝時，遣大司空行湯冢，又說曰：殷湯無葬處，此言非焉。武丁大戊，並賢君也。

明・孫瑴《古微書》卷三五《雒書靈準聽》 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或曰七尺，連咮庭，臂二肘。湯背有四肘。在亳能修其德，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沉壁，退立，黃魚雙踴，黑烏隨魚止于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檮杌之神見于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鋸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舄之，遂有天下。

按《周書・殷祝解》：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携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明之。』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耶，我將爲之。』湯曰：『此君王之土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

湯之事罕有聞者，以其匿。汲冢書中輒爲標出。

清・王弘《山志》二集卷三《湯武》 商時大旱，湯身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謂親禱耳。《史記》云：『翦髮斷爪，身嬰白茅，爲犧牲。』恐無此理也。紂二十祀西伯薨，年九十三，葬於畢。三十三祀武王

伐紂，文王薨已十三年，豈有不葬之事？《史記》謂伯夷、叔齊叩馬諫云：『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何也？賈子云：『紂死，棄王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猶不止也。』《史記》謂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此後世篡賊之所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誣尤甚矣！

清・孫星衍《岱南閣集》卷一《咨覆山西布政司議湯陵稿》　署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咨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十一月，准貴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咨稱榮河縣殷湯陵列於祀典最爲久遠等因，本司詳核傳記，不盡如貴司之言。

惟貴司所稱酈道元誤以《皇覽》湯陵爲亳王湯及崔駰當作裴駰爲當耳。漢之馮翊徵縣，是今同州府澄城縣，地屬秦；汾陰縣是今榮河縣，地屬晉，中隔一河。貴司以榮河爲漢屬馮翊，又以徵之湯城徵陌爲正指榮河，其誤一也。

《皇覽》明有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之言，見於《水經注》，即謂《史記集解》在濟陰薄縣之文爲裴駰語，但《皇覽》既以爲薄城，即是濟陰之縣矣。且《史記集解》引《皇覽》稱『伊尹冢在濟陰己氏』，臣瓚稱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可知《皇覽》亦必以湯陵爲在濟陰。貴司不察《皇覽》薄城之言即是濟陰，反誣《皇覽》以在汾陰之說，其誤二也。

《皇覽》既稱薄有湯冢，又引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又引劉向曰『殷湯無葬處』，意謂湯冢至建平時始顯。劉向先尚未知之，正以漢時所見湯冢證薄縣之冢。其下皇甫謐語，則裴駰所引。《水經注》乃云在漢屬右扶風，今徵之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又按《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於《韓詩內傳》『湯百歲而崩』下有『葬於徵，今扶風徵陌』之言，蓋酈道元引皇甫謐語。貴司以爲《皇覽》之文，其誤三也。

漢建平元年按行水災，因行湯冢，考之《哀帝紀》，是年詔稱『河南、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按行水災當在河南一路，適值濟陰薄縣之冢，故《皇覽》引其事於薄城湯冢之下，裴駰又引其文於『湯崩』之下。建平水災，不及三輔，此所行湯冢，必非亳王號湯之陵，特酈道元引其文而加以臆斷，且據《太平御覽》『扶風徵陌』爲皇甫謐之言。貴司知酈道元以《皇覽》所述湯陵爲非亳王，而不知漢時所行湯冢即是濟陰之陵，其誤四也。

隋之祀典，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湯於汾陰，皆非陵寢所在。宋乾德初置守陵戶，又未指實何地。貴司據正史以定榮河湯陵，卒無正史所言其陵地可據，其誤五也。

後魏太和六年詔祀堯、舜、禹、周文公，尚未祀湯，自其時寶鼎縣破陵得銘，乃謁湯陵於此，故湯陵之在寶鼎縣僅見於《元和志》及《寰宇記》，所謂單文孤證，不合於古書，不著於正史。貴司以寶鼎之銘爲傅會汾陰湯陵，偏檢書傳，後魏以前，實無汾陰湯陵之說，其誤六也。

杜預作《春秋釋例》皆本古書，《史記》有葬伊尹於亳之文，《皇覽》及臣瓚有成湯、伊尹冢在濟陰之說。若以爲湯葬汾陰，諸書又無湯巡狩至汾陰之證，邦畿千里，三亳已足當之，安得遠至於晉？杜預、伏滔所稱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本之《皇覽》，臣瓚，皆非臆說。而以爲相承之誤，又謂其從征操筆，非確有考據，豈有身至亳蒙目擊丘墟之地，反不足據，其誤七也。

貴司若以官於晉，爲晉人留故事以衒耀於時則可耳，以之考古則甚疏。古帝王陵寢，是非必當核實，而徒據歆享已久之說，循列代相沿之誤，不爲更正，其誤八也。

貴司所言裴駰《集解》『案《左傳》曰皋墓在殽南陵』，『《山海經》黑水、青水之閒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皆出《左傳》、《山海經》，而反以爲非本文，比之此條，以爲竄入濟陰，其誤九也。

沙丘及孔子宅之謠，是眞傳會古迹而起，擬之寶鼎發冢之銘不倫，其誤十也。

貴司所著《西魏書》，史學精嚴，條理明晰，本司深爲佩服。考湯陵致此十誤，皆由貴司必欲附會湯陵在晉之故。本司官於東魯，考少皞之陵，無古書可證，正爲旁徨。今貴司移鎮浙中，可以憬然而悟，何必爲部下增古迹哉？祈再研覈是非，博考書籍，並將前稱郵遞之《榮河志》及廟碑移送本司，以憑考覈，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謝，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孫：爲咨覆事，嘉慶元年八月閒，準貴司於兗沂曹道任內咨稱訪得殷湯陵在山東曹縣之土山集，蓋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皆云湯陵在濟陰亳縣。自河流南徙，橫隔其地入於山左。又稱山西榮河之湯陵，自明時列於祀典，相沿至今，特出於《太平寰宇記》，怪誕不足爲據。嗣於十月閒復準貴司咨稱檢查得開寶六年湯廟碑搨，稱廟不稱陵，其爲後世譌廟爲陵已無疑義，等因。準此，本司當即飭取開寶碑文查閱，並博考書傳，查得榮河縣殷湯陵列於祀典最爲久遠。隋制：祫禘之月，以其日祀湯於汾陰，以伊尹配，載《隋書禮儀志》。《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成湯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祠。《文獻通考》備載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事，明稱殷湯葬汾陰，在宋河中府。《金史・禮志》亦稱祭成湯於河中府，此皆見于正史。貴司以爲明代流傳之誤，似未確矣。本司復查開寶廟碑，內有禁其樵採之文，若非因陵建廟，何以禁樵採，似不得指碑爲後世譌廟作陵之證。本司因考今萬泉縣之北境、河津縣之南境，乃漢汾陰縣界也。今之榮河縣治，於漢屬馮翊徵縣境。自黃河西徙，隔於河東，劉淵省汾陰屬蒲坂，後魏復置汾陰，得兼今榮河縣境，而湯陵始屬汾陰矣。《皇覽》曰漢哀帝建平元年，司空史御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馮翊，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成徵陌是也。《皇覽》所云正指今榮河縣湯陵。自湯陵之見於世，未有先於此者。《皇覽》爲專考帝王冢墓之書，所言當得其實，故隋時古書猶多，而於定祀典獨取《皇覽》，必有據也。酈道元頗好異說，於《水經》汳水條下輒指《皇覽》所述之湯陵以爲乃亳王湯冢，爲秦寧公所滅者。夫亳王一亡國之侯耳，即荒冢猶存，漢亦何爲遣使者而案行之哉？案《史記正義》於蕩社文下特引《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則亳王湯自有冢在今陝西三原縣境，距今澄城、郃陽之間且三百餘里，善長乃指在漢徵縣之湯陵當之，豈不謬哉？本司復查貴司所云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皆有湯陵在濟陰亳縣之說。案伏滔《北征記》見於樂史所引，其言蒙、亳爲指濟陰之蒙、亳，誠然。然滔，東晉人，承杜元凱之誤，又從征操筆，原非確有考證。若《皇覽》所說湯陵明言在漢屬馮翊徵縣，與濟陰絕不相蒙。自《史記集解》於『湯崩』文下引《皇覽》，乃截去『在漢屬馮翊』以下云云，而復加『湯冢在濟陰薄縣』數字於首，遂嫁漢哀帝使行湯冢事於濟陰。今但就《水經注》所引《皇覽》觀之，則《集解》之割裂可笑已可概見。蓋凡《集解》中直云某曰云云者，皆本文也，其曰駰案某曰云云者，皆稍以己意潤色之者也。今觀《夏本紀》一條曰駰案『《左傳》曰皋墓在殽南陵』，《周本紀》一條曰駰案『《山海經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閒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皆非《左傳》、《山海經》本文，此條亦作『駰案《皇覽》』云云，則中有『濟陰』字爲裴氏竄入無疑。至以漢崔駰亦有湯冢在濟陰之說，則本司偏考古書，實無所據。案《後漢書》稱崔駰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論其體裁，此二十一篇中皆不應有記湯冢語，惟考《水經注》引裴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此正引《史記集解》語耳。善長不以『濟陰薄縣』爲《皇覽》文，而特別出爲裴駰語，即此正可作《集解》竄入『濟陰』字之證。然本司往時見俗本《水經》有譌裴駰爲崔駰者，抑或貴司之所據以爲說者耶？本司復查《太平寰宇記》所載死後二千年之語，《路史》亦載之，蓋出於《城冢記》，特齊諧志怪之流，因汾陰有湯陵，遂加以傅會，正如一男子秦始皇及董仲舒亂我書之語，以爲孔子作讖，藏於其宅，《論衡》亦載之，豈不怪妄？然古未有以是疑孔子宅者，蓋原不以《寰宇記》定湯陵之是，亦豈可以《寰宇記》疑湯陵之非？且記載淆惑，貴乎辨析。夫太和中張恩之事亦誕也，誕而猶以爲湯陵；永和中伊永昌之事亦誕也，誕而且以爲仙人王子喬墓矣。總之湯陵之見於傳記，《皇覽》爲先，杜預、臣瓚、裴駰、伏滔皆出其後，自當以去古近者爲得其眞。古帝王陵廟列在常祀，自隋爲始，即湯祀於汾陰，已歷千有餘年，人之精誠，神所昭格，湯王之靈爽，歆享於是久矣。即曹縣之湯陵，考據果精，置守冢可也，守土官歲祭祀可也。而榮河之湯陵，固不敢遽言更正，又況眞贋之辨猶或未然。所有貴司俟查勘確實，即具詳貴省撫憲上聞之處，尙希斟酌行之。伏祈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又《再咨浙江布政司議湯陵稿》 嘉慶二年四月 分巡兗沂曹濟兼管驛

傳水利黃河兵備道孫，咨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爲咨覆事，嘉慶二年四月，準貴司咨覆湯陵，並移送《湯陵考》一冊到道，本道查古昔陵寢，自南宋國蹙而後，東省近隔一河，即爲前儒耳目所不到，展轉傳譌。若魚臺伏羲陵之在陳州濟寧，女媧陵之在潼關，事可并案。然濮州堯陵既於國朝更正祀典矣。湯陵在西漢前雖不見於書傳，考《晏子春秋》，稱景公伐宋，師過泰山，夢見二丈夫，占夢者言泰山之神。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又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云云。蓋封國多因先代陵墓之所在，宋之守土，如任宿之祀太皞。今曹縣眞宋地，爲湯、伊尹神之所棲，景公夢雖忽荒，晏子之言可據。晏子雖不言陵墓，而湯、伊尹神之馮依在宋可知也。劉向云『無葬處』，亦以不封不樹言之，非竟不知葬所。古不墓祭，故九疑、會稽卒無窆穴之可指。文、武之陵，淪於豐、鎬，至以秦文、武冢當之，不獨成湯也。

本道求湯陵必於曹縣者，以湯冢在濟陰薄縣之說始自漢建平時發之，又魏人作《皇覽》，引案行事於薄縣湯冢下，薛瓚、杜預、裴駰皆無異說，是其陵較他處爲有古據。貴司忽又指證漢時所行湯冢爲偃師之陵，以爲偃師，河南縣。假如當時案行至偃師，魏、晉何以執薄縣之說？且河自黎湯已東始有決溢，其患在曹、濮之間，偃師依山，古今不被水災，案行斷不至是。貴司謂偃師湯陵萌芽於西漢，著於魏晉。其稱西漢，即誤謂長卿案行偃師事，其稱魏晉，則據《太康地記》云尸鄉有亳坂有太甲所放處言之。不知尸鄉雖在偃師，而《太康地記》止言太甲放處，終不言湯陵，古人無廬墓之法。鄭康成注《書序》伊尹放諸桐，以爲地名，有王離宮。自僞孔傳之桐爲湯葬地，桐亦並非偃師，貴司亦不信之，是不得以晉人言有太甲放處即指爲湯陵也。唐魏王泰始有偃師湯陵之說，考之於前，無所據。蓋唐時盛行僞書，即據僞《孔》及《太康地記》之言附會成之，故有『湯冢近桐宮』之語，所謂單文孤證也。

至湯冢在徵，亦非滎河之陵。滎河與澄城雖東西隔一河，相去二百餘里，然龍門、潼關之間，秦、晉分界，河水不得遷移，貴司以滎河湯陵即漢徵縣湯冢，亦不然矣。湯葬於徵之說出於《帝王世紀》，而《水經注》以爲西戎之國，又疑爲湯城徵陌，云難得而詳。且皇甫謐之言，無一可信，不獨此也。今《商丘志》無湯陵而有伊尹冢，商丘、曹縣接壤，元時河水奪汴入淮，橫隔曹縣、商丘爲二，是以彼此傳譌，一墓兩載，方志不能詳考，不可以滎河、澄城爲比。貴司所云漢薄縣，晉省入蒙，蒙在今商丘縣境，而曹縣兼有薄縣境。斯言明於古今地理者矣。

至貴司既博核書傳，又據劉向『殷湯無葬處』之說，欲置各處湯陵於不論，本道竊不敢從。何則？後人見聞亦多出於古人，若《洪範》陳於箕子，文王未必知，逸《書》出於孔壁，漢儒且不解，終不以後得而棄之。古人尊廟不重墓，先聖賢冢墓，類皆具於《皇覽》一書，其先多不見經傳，不可盡以爲疑。且漢時所行湯冢，亦必有祠廟碑碣可考，斷非妄指平地爲之。其證據傳聞，或在先秦之上，後世并無漢時書籍，是以止述長卿所見耳。如今曹縣湯陵，前有明宣德閒豎石，載宋皇祐五年及元延祐四年重修，意必有宋、元碑而壞之，乃記其年月，不可謂明始修陵也。

貴司博聞強記，虛懷若谷，本道豈敢以後進爭勝於口舌？獨念文章天下之公，古聖賢陵寢將以質鬼神而俟百世，他時入告，亦須核實以應部議，故不憚縷縷言之。且貴司始信汾陰之陵，後又移之偃師，必不信本道核實之說，部臣如貴司，此說他時不得申於朝矣。願貴司察漢、魏、晉古說，莫先於曹縣湯陵，愼勿以偃師、汾陰亂其眞也。本道愚昧之見是否允協，仍祈賜覆施行，須至咨者。

附：原咨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謝，咨山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孫：爲再行咨覆事，嘉慶二年正月，準貴司咨覆本司在山西布政司任內所考滎河縣湯陵指正錯誤二事，貴司深以爲當，具見虛懷若谷。本司去歲所議滎河湯陵列在祀典已久，未便遽事更張，且只就滎河之湯陵而論，亦具有本原，並非平空突出者。茲貴司復相詰難，必欲伸曹縣湯陵之說，則貴司與本司所考皆一隅之見，非通方之論也。劉向『湯無葬處』一語，最爲明確，乃魏晉以後，猶欲附會湯陵，本屬好事。貴司素講漢學，閎通淵雅，深爲佩服。今舍子政可信之言而據後來無稽之說，本司竊有未喻。蓋後世湯陵至有五處之多，雖考之傳記，皆有原委，然愈多則愈僞，欲於非中求是，既不可質言，亦不必置辨也。假令貴司之議果得申請廷

議，竟罷榮河之祀而改祀楚丘，竊恐曹縣之令甲甫頒，而河南亦有好古如貴司者復以偃師之湯陵爭移祀事，其將朝更而暮改乎？且陝西澄城、河南商丘不難並指荒冢爲湯陵，皆不患無書籍可據，紛紛者伊于胡底。古帝王陵寢誠如貴司所云，是非必當核實，今湯陵必欲核實，則劉向一語如南山之不可移矣。昔鄭康成之箋注《詩》、《禮》，後說不遷就前說；閻百詩之疏證僞《書》，後說能訂正前說。本司近作《湯陵考》一卷，持論頗平，所願貴司以大公爲懷，毋爭勝於方隅，毋求多於口舌。大著《湯陵考》，存入文集，以備一說可也。倘仍執前見不可轉移，則不妨各行其是，亦毋庸紛糾辨論矣。所有本司《湯陵考》一併移送貴司查照，須至咨者。

又《湯陵考》

曹縣陵

《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水經注》以此語爲裴駰語，下文作「《皇覽》曰薄城北」。東郭，去州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水經注》作「大司空史卻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史記集解》。

按：漢濟陰郡治在曹縣左山南。薄縣，今曹縣地。

按：《皇覽》文止此，《史記集解》此下有皇甫謐之言，是裴駰所引謐在《皇覽》之後也。《水經注》此下有『在漢屬右扶風』云云，是酈道元之言。《皇覽》引建平閒事及劉向語，意言湯冢至漢時按行水災始得知之，前此劉向尚未知也。

又按：所稱建平元年案行水災事，核之《漢書》，建平元年詔稱『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則其時大司空史案行水災正在河南一路，濟陰適行部所及，因行湯冢。即謂薄縣之冢，水災不得至三輔也。《皇覽》引此事以證薄縣湯陵，裴駰引此文於『湯崩』之下，亦以爲殷湯陵明甚。至《水經注》始於此下云『在漢屬右扶風』，則疑建平時所行湯冢爲徵之湯池徵陌，又疑爲亳王。推酈道元既稱『不經見，難得而詳』，特因漢司空史按行水災，必在三輔近地。三輔近地之湯冢有亳王湯，因妄意徵之湯池即爲湯冢，並不察亳王湯冢之在三原、始平之閒，此其大謬也。

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漢書注》。

杜預《春秋釋例》：『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水經注》引作『北有薄伐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

伏滔《北征記》：『望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皆爲丘墟。』《太平寰宇記》。

《水經注》：『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崔駰曰：『崔』當作『裴』。「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

劉昭注《郡國志》『梁國薄縣』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伐城，中有湯冢。《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冢。』

按：此即引《春秋釋例》文，『微子』冢當爲『箕子』。

《括地志》：『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即北薄也』。《史記正義》。

《太平寰宇記》：『宋城縣箕子冢在縣北四十一里二十步古蒙城內。《史記》「紂之諸父」。晉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墓皆爲丘墟。」今蒙與北亳相去三十里。』

又『楚丘縣伊尹墳在縣西北十四里』。按《書》云：『沃丁既葬伊尹於亳。』《都城記》云：『濟陰界梁國有二亳：南亳，穀熟城；北亳在蒙城西北，屬睢陽郡。』今驗墳西十里有亳城，在東京考城縣界。晉伏滔《北征記》云：『望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今爲丘墟也。』

《路史》：『古亳城在考城東北五十二里。在湯葬，亦有澱水，盤庚徙治。』

按：漢時不知湯冢，自按行水災始得之。魏晉已來，皆以爲在濟陰薄縣。據《太平寰宇記》『考城縣北亳城在縣東北五十三里』，考城即今舊考城，在曹縣境內，是湯陵在今曹縣無疑。

《曹縣志》：『湯王陵在縣南二十里。』

《明成化碑》：『陵在曹南土山之嶺，廣二十丈，袤四十丈，高稱之。陵上建廟，古有之。迄國朝因其廢而重修，增其舊制。』

偃師陵

《括地志》：『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蓋此是也。』《史記正義》。

《太平寰宇記》：『偃師縣湯王陵坑在縣東北山上八里。』

按：偃師湯陵唯見於《括地志》，《寰宇記》因之，別無他據。考《郡國志》『偃師』，劉昭《注》引《皇覽》曰：『有湯亭，有湯祠。』『鞏』引杜預曰：『縣西南有湯亭。』《春秋釋例》景亳『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也』。是魏晉時以偃師有湯亭，不云『湯陵』，《括地志》誤『亭』爲『陵』耳。宋建隆二年，詔祀商湯廟，在偃師縣，蓋承古祠之舊。

榮河陵

《元和郡縣志》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三里。』《聖賢冢墓記》：『湯冢，後魏天賜中圮，其明器悉爲河東張恩霑之于河』。《路史》。

《太平寰宇記》：『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里。後魏太和中，有縣人張恩破陵求貨。先有石弩，以銅爲鎖，盜開埏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多是鍾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洩，爲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得其銘。銘曰「我死後二千年終困於張恩」，由是執事不復深加其罪。』

《括地志》：『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史記河渠書正義》。又《太平寰宇記》：『寶鼎縣，後魏太和十一年復置汾陰縣於后土城，周武帝又移於殷湯古城。』

按：榮河即寶鼎，古汾陰地，榮河湯陵惟見於《元和志》，蓋因後魏時張恩破陵得銘有『死後二千年』之語，遂指爲湯陵。據《括地志》以爲俗名殷湯城，則非陵明矣。考《魏書・禮志》，孝文太和十六年，詔帝堯祀於平陽，虞舜祀於廣寧，夏禹祀於安邑，周文公祀於洛陽。其時並未祀湯，是魏已前無汾陰祀典之證。至《隋・禮儀志》，禘祫之月，以其日使祀先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配。汾陰之祀，實始於此，或因太和有破陵得銘之事，崇其廟貌，列爲古迹而祀之。若以爲湯陵所在，則祭堯於平陽、舜於河東、禹於安邑，並非陵寢之所在也。《太平寰宇記》雖於寶鼎縣載湯陵，而宋城楚丘皆引伏滔『亳、蒙閒成湯、伊尹、箕子之冢』，是亦未定在寶鼎也。《宋史・禮志》載乾德初詔先代帝王各置守陵五戶，而不言其陵所在，且其詔云『或廟貌猶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採樵』，則祀不止陵，亦兼有廟，汾陰之蹟何得定爲陵乎？

澄城陵

《帝王世紀》：『《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路史》引。韓嬰所謂帝乙墓蓋用此文。

按：『葬於徵』已下是皇甫謐語，但徵爲馮翊縣，不知何由誤作扶風，《水經注》亦承其誤。

畢以珣按：《太平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此皇甫謐之言也。謐作《帝王世紀》，於古帝王每詳其名號、形像及在位年歲、葬地，其書例也。故云太昊在位百一十年；神農在位百二十年，葬長沙；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葬橋山；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舜南征有苗，崩於鳴條，年百歲，葬蒼梧；禹年百歲，葬會稽；帝太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帝武丁享國五十九年，年百歲。如所紀述，書例然也。韓氏《詩傳》既非作史，何由述在位之年及享年之數？幷記葬地？可斷知其非韓說無疑也。故《殷本紀集解》云：『皇甫謐曰「湯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而崩，年百歲」』云云，則以爲皇甫謐語，可證《御覽》之誤矣。其《御覽》作《韓詩內傳》者，按《御覽》一書，徵引頗多，舛誤亦最多，有一文未了，別起一行，前文之注誤連後文，皆由傳刻譌謬之致。後人若引此以入《韓詩內傳》，又據此以證湯陵在徵之說爲西漢人語，其謬甚矣。

又按：《御覽》所引《韓詩傳》，當是湯時大旱，君親之南郊，以

六事謝過自責之語也。見《公羊解詁》。

《水經注》：『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右扶風，當作『左馮翊』。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

按：《史記集解》于漢哀帝建平元年行湯冢事及劉向語下引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云『《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是『年百歲而崩』已上爲《韓詩內傳》文，『葬於徵』已下爲皇甫謐語。則《水經注》『在漢屬右扶風』之上脫文，當有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之語，並脫所引《韓詩內傳》。

按：酈道元引《皇覽》，自『漢哀帝』已下疑非《皇覽》文，並疑漢時所行湯冢又非薄縣湯陵，遂疑徵之湯池，又因湯池之名疑爲亳王湯之冢，蓋承皇甫謐之誤。是以言『不經見，難得而詳』，亦未嘗敢定爲亳王也。今既考建平時水災在河南潁川，不得按行至三輔，足證酈道元引證之誤。《括地志》雖在《水經注》後，而所說亳王湯陵在始平、三原，又勝於皇甫謐、酈道元在徵之說矣。

興平陵

《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臺，在始平縣西北八里。』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矣。《史記正義》。

按：始平即今興平。《長安志》：『興平縣商湯祠在縣西北二十里湯祠鄉。』則《括地志》所稱湯陵即湯祠矣。但興平之湯祠，眞亳王湯，而《長安志》已譌爲商湯祠。轉展傳譌，何可究詰？

按：湯陵以在今曹縣者爲成湯陵，古者墓而不墳，故至漢建平時始得之。其在今偃師者乃湯亭之誤；在今滎河者，出魏時小說家附會之言，不足信；在今澄城者，亦湯池之傳；疑在今興平者，或亳王湯之陵：俱不足以奪曹縣湯陵之說。

按：《書序》『伊尹放諸桐』，《史記集解》引鄭注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趙岐注《孟子》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是漢人俱以桐爲地名，即《郡國志》梁國虞之桐地桐亭也，在殷畿內。至僞孔注《尚書》，乃云『湯葬地也』。僞孔，晉人之書，不足據。孔穎達《正義》不得證佐，始云經稱『葬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密邇先王』之詞亦僞《尚書》，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已駁之矣。

周分部

后稷

《山海經》卷一一《海內西經》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氐國西。流黃鄣氏之國，中方三百里。有塗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

又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有雙山。

又卷一七《大荒北經》 西南黑水之閒，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靈壽實華，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羣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

《詩·魯頌·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辟犧，是饗是宜，降福孔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而壽而富。黄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

又《思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孟子・滕文公》『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吕氏春秋》卷二六《任地》 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蕃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泠風乎？子能使蕘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

《史記》卷四《周本紀》 弃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

漢・劉向《古列女傳》卷一《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氷之上，飛鳥傅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頌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跡而孕，懼棄於野。鳥獸覆翼，乃復收恤。卒爲帝佐，母道既畢。





漢・王充《論衡》卷二《吉驗篇》 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鳥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嘴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

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烏嗛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滈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己曰：『臼出水，疾東走。毋顧！』明旦，視臼出水，即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四　帝嚳代顓頊氏。【略】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頤。爲堯司徒，又主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故立以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之。【略】太姒夢長人感己，生文王。厥相四乳。爲西伯，興於岐。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武王駢齒，勝殷遏劉，成周道。姬之別封衆多，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祚、祭，周公之胤也。周、召、虢、吳、隨、邠、方、卬、息、潘、養、滑、鎬、宮、密、榮、丹、郭、楊、逢、管、唐、韓、楊、觚、欒、甘、鱗虞、王氏，皆姬姓也。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帝宁一號后予，或曰公孫曼。能率禹之功，夏人報祭之，在位十七年。

帝芬一名帝槐，或曰祖武，在位二十六年。

帝芒一名和，或曰帝芒。

帝泄一名帝世，或曰泄宗，在位十六年。

帝不降，一名帝降，或曰北成。

帝扃一名帝禺，或曰高陽，在位二十一年。

帝廑一名頊，或曰董江，在位二十年。

少康子帝杼，杼子帝芬，芬子帝芒，芒子帝世，世子帝不降，不降弟帝喬，喬子帝廣也。至帝孔甲，孔甲不降子。

帝皋一名皋苟。

發生桀。

又　自禹至桀，幷數有窮，凡十九王，合四百三十二年。禹一，啓二，太康三，仲康四，相五，羿六，寒浞七，少康八，杼九，槐十，芒十一，泄十二，降十三，扃十四，廑十五，孔甲十六，皋十七，發十八，桀十九。

《宋書》卷二七《符瑞上》　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禖，見大人迹履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己，遂有身而生男。以爲不祥，棄之阨巷，羊牛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薦覆之；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鳥來以一翼藉覆之。姜嫄以爲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枝頤有異相。長爲堯稷官，有功於民。

唐・李泰《括地志》卷一　**《雍州・武功縣》**　故邰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有娥簡狄氏，吞鳥卵而生后稷。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七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帝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時，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貽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賢辭而闢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案《漢書》，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謂爲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之說，皆出於《世本》，

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野而見巨迹，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故踐履，以求不可知之禨祥；飛鳥墮卵，知爲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爲之，不待辨而明矣。

又卷一六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始封於邰，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

宋・程大昌《雍録》卷一《邰》不窋城 后稷都邰，邰與豳同。在京兆府武功縣，縣距唐都之西一百四十里。已後凡云府者，皆唐都京兆府也。夫唐府不容可該歷代矣，然而漢都在長安鄉，唐都在龍首原，各以時語名之，本無定號，今既本元和郡縣以言古事，必主唐制，乃有的地可求。它皆放此。后稷始封于邰，《詩》曰『有邰家室』是也。《元和志》曰：『邰在渭水之南，漢斄縣地也。縣西南二十二里有故斄城，又有后稷祠、姜原祠。』其裔孫不窋奔于戎狄，唐慶州東南三里有不窋城，蓋慶州古爲夷狄所據也。

明・劉基《郁離子》卷下《種穀》 罔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薙以焚之，禾滅而草生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爲稂，稻化爲稗，胥顧以餒，乃俱訴于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是女罪也。夫穀繇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治其畝，靈雨降而播其種，蜩螗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刪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潦疏暵溉，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繇乃心，以遏天生，乃弗懲爾躬，而歸咎于種之非良，其庸有愈乎？』

明・孫瑴《古微書》卷六《春秋元命包》 姜嫄游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一本周先姜原履大人跡於扶桑，生后稷，推種生，故稷好農。又云蒼神積感姜嫄而生，卦之得震，故周蒼代商。蒼神謂佶，木王者也。代殷者爲姬昌，姬昌之言甚始也，昌兩日重見言明象。生於岐，立於豐，精翼日。爲日精所羽翼，故遂以爲名也。衣青光，木神以其方色表衣。遷造，遷造西。刻消，遷造西，蓋文王爲西伯，時西方造意東入討紂，十刻之間即消滅之，言聖人所向無前也。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一本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物》 后稷名棄，善相土，宜教民耕稼，播種百穀，命之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禹曰：暨稷播奏庶艱食貿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后稷像

其他分部

帝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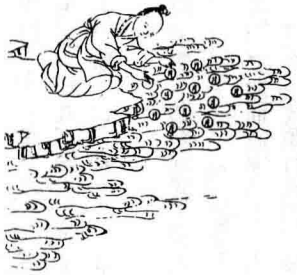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卷一五《大荒南經》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又卷一六《大荒西經》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又卷一八《海内經》 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爲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舞。

又《海内經》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大比赤陰，是始爲國。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盤瓠



清・汪紱《山海經存》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黄金千鎰，邑萬

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諸子，衣裳斑蘭，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曰精夫，相呼爲姊徒。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四　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爲挑治，出頂蟲，大如繭。婦人去後，置以瓠蘺，覆之以盤，俄爾頂蟲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時戎吳強盛，數侵邊境。遣將征討，不能擒勝。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購金千斤，封邑萬戶，又賜以少女。後盤瓠銜得一頭，將造王闕。王診視之，卽是戎吳。爲之奈何？羣臣皆曰：『盤瓠是畜，不可官秩，又不可妻。雖有功，無施也。』少女聞之，啓王曰：『大王既以我許天下矣。盤瓠銜首而來，爲國除害，此天命使然，豈狗之智力哉。王者重言，伯者重信，不可以女子微軀，而負明約于天下，國之禍也。』王懼而從之。令少女從盤瓠。盤瓠將女上南山，草木茂盛，無人行跡。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竪之結，著獨力之衣，隨盤瓠升山入谷，止于石室之中。王悲思之，遣往視覓，天輒風雨，嶺震雲晦，往者莫至。蓋經三年，產六男六女。盤瓠死後，自相配偶，因爲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後母歸，以語王，王遣使迎諸男女，天不復雨。衣服褊緁，言語侏儁，飲食蹲踞，好山惡都。王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蠻夷者，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其受異氣於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賈販，無關繻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取其遊食于水。今卽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郡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瓠，其俗至今。故世稱『赤髀橫裙，盤瓠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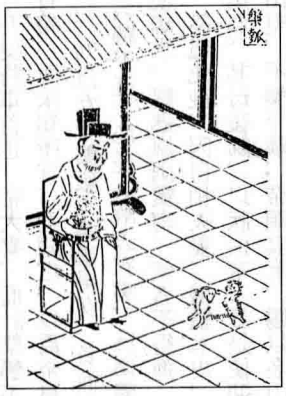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七　所謂夕宿辰陽者也，王莽更名會亭矣。辰水又右會沅水，名之爲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橫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水又逕沅陵縣西，有武溪，源出武山，與酉陽分山，水源石上有盤瓠跡猶存矣。盤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其毛五色，高辛氏患犬戎之暴，乃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軍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下令之後，盤瓠遂銜吳將軍之首于闕下，帝大喜，未知所報。女聞之，以爲信不可違，請行，乃以配之。盤瓠負女入南山，上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帝悲思之，遣使不得進。經二年，生六男六女。盤瓠死，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裁制皆有尾。其母白帝，賜以名山，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武陵郡夷，卽盤瓠之種落也。其狗皮毛，嫡孫世寶錄之。武水南流注于沅。

元・周致中《異域志》卷下《盤瓠》　帝嚳高辛氏宮中老婦耳內有瞁耳，掏出如繭，以瓠盛之，以盤覆之，有頃，化爲五色之犬，因名瓠犬。時有犬戎吳將軍寇邊，帝曰：『得其頭，吾以女妻之。』瓠犬俄銜人頭詣闕下，乃吳將軍之首也。帝不得已，以女妻之。瓠犬負女入南山穴中，三年生六男六女。其母復以狀白帝，於是帝封於長沙，武陵蠻今其國人，是其裔也。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物》　盤瓠者，帝嚳高辛氏宮中老婦有耳疾，挑之有物如繭，以瓠離盛之，以盤覆之，有頃化爲犬，五色，因名瓠犬。時有犬戎之寇，募能得其將吳將軍者，妻以女。瓠犬俄銜人頭請闕下，乃吳將軍之首也。帝大喜，欲報之事未知所宜。女聞帝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以女妻之。瓠犬負女入南山石室中，三年生六男六女。其母復以狀白帝，於是迎諸子言語侏儁。帝賜以石山大澤，其後滋蔓，長沙武陵蠻是也。

明・陳士元《江漢叢談》卷二《槃瓠》　仁卿問蠻祖，槃瓠答曰：『此贋語也。始於《山海經》，卞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之說。而應仲遠《風俗通》卽謂高辛氏之犬名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爲南蠻。范蔚宗《[後]漢書》遂襲其說，又增餙之。至於郭景純張茂

先、干令昇、李延壽、樂子正等各述於簡冊，其辭益繁，而信之者益衆矣。蔚宗《[後]漢書・南蠻傳》云：『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啣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視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樸鬟之結，莫進。經三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爛，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又《魏畧》云：『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宮，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老婦盛以瓠，覆之以槃，俄頃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又黃閔《武陵記》云：『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跡』。又《辰州圖經》云：『石窟大如三間屋，旁有一石似狗形。蠻俗相傳，槃瓠像也。蠻種有四：一曰歸明戶，二曰施溪武源蠻，三曰山獠，四曰狫獠種。雖區別，而衣服趨向大畧相似。每歲七月二十五日，蠻種類集宿於槃瓠廟下，以牛彘酒鯰椎鼓踏歌，謂之『樣樣』者蠻語祭名也。杜君卿佑《通典》據《漢書》辯之，謂黃金古以斤計，至始皇以二十兩爲一鎰，今曰黃金萬鎰非古制也。吳姓至周始有，而將審乃周末之官，今曰吳將軍，非古制也。杜君卿之辯是矣，而未得其實。余謂高辛之代，本無犬戎之患。高辛都亳，即今河南偃師，而犬戎在西陲，蠻土城南陲，去亳各數千里。荒服之外，以一犬之力，既能西走數千里，銜吳將軍之首，歸致闕下，而又能負帝女南走數千里，飛渡洞庭，棲宿於武陵之石窟，不餓死哉。此其理悖矣。羅長源《路史》云：黃帝元妃，西陵氏，生三子，曰昌意，曰玄囂，曰龍苗。龍苗生吾融，吾融生卞明，封於卞卞明棄其國，居南裔，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夫卞明乃黃帝曾孫，而白犬爲卞明之子，如後世名子爲於菟、犬子、豹奴、虎狗之類，非眞犬也。西陵氏宗國在楚，即今夷陵地。卞明乃西陵氏之胤，則徙居南土，理或有之，豈得以其予爲眞犬哉？既曰白犬，又安得謂槃瓠，毛有五采也。又郭景純《玄中記》云：高辛時犬戎爲亂，帝曰：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去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浮之會稽東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是爲大封氏，又非蠻人之祖也，總爲妄誕。


明・佚名《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大全》

清・馬驌《繹史》卷八引《玄中記》　高辛時，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曰槃瓠，去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是爲犬封氏。

蠶馬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四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隣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繭於樹上。其蠶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

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校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程雅問蠶》　蠶爲天駟星化，何云女兒？答曰：大古時人遠征，家有一女并馬一匹。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歸，吾將嫁汝。馬乃絕韁而去之父所，父鬉家有故，乘之而還。駿馬見女輒怒而奪父擊之，父怪而密問其女，女具以寔答。父乃射煞馬，曝皮於庭所。女以足蹙之曰：爾、馬也，欲人爲婦，自取屠剝，何如？言未竟，皮欻然起，抱女而行。父還失女，後大樹之間得，乃盡化爲繭蠶於樹。其繭厚大於常蠶，鄰婦取養之，其收二倍。今世人謂蠶爲女兒，蓋古之遺語也。


明・佚名《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一九《蠶》　《皇圖要記》曰：伏羲化蠶爲絲，又黃帝四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而干寶《搜神記》以爲古有遠征者女思父，語所養之馬曰：『若得父歸，吾將嫁汝。』後馬迎父歸，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庭中，忽卷女飛去，下於桑間化蠶。故《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也。予意化蠶之說荒唐，而西陵氏養蠶者爲是，但世遠不可稽也。若干寶所記，但因馬頭娘一事遂駕空而神其說，所謂馬頭娘者本荀子《蠶賦》『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一句，又荀子嘗爲蘭陵王，或世訛而爲馬明王也，此干寶、《乘異》皆因言以成訛耳。但蠶乃馬精所化，故古人禁原蠶，恐傷馬也，白殭蠶擦馬齒馬即不食可見矣，欲祀其神，古者后妃享先蠶，先蠶天駟也，非馬之精而何？《漢舊儀》又曰：『蠶神，菀窳婦人，寓氏公主。』據此，則始於西陵氏可知，故世以蠶爲婦人之業也。

西王母

《山海經》卷二《西山經》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魚，其音如錄，見則其國大水。

又卷一二《海内北經》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北。

又卷一六《大荒西經》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穆天子傳》卷三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其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西王母之山，還歸其□，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卉隕。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丁未，天子飲于溫山□考鳥。

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一　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壇上列植垂龍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此壇高八丈，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鷄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鸞歌春歸樂。謁乃聞三母

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币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飄或動，歌之感也。四面列種軟棗，條如青桂，風至自拂堦上遊塵。

又卷二　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瑠璃爲扇，懸黎火齊爲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上。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有霞光繡、有藻龍繡、有連烟繡、有走龍錦、有雲鳳錦、飜鴻錦。閣上燒荃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進崆峒細棗，出崆峒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咋之有膏，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苡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舁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琳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白鷺飛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鷺釵，言吉祥也。

晉・王嘉《拾遺記》卷三　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鵠、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長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恆輝。又列璠膏之燭，遍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麝。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又進洞淵紅藕，嶰州甜雪，崐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蓮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又卷四　九年，（燕）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踰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爲珮，此是神蛾之矢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員丘之上，聚神蛾，以瓊筐盛之，使玉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

晉・郭璞《山海經圖贊・南山經・西王母》　天帝之女，蓬頭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俱言。

晉・干寶《搜神記》卷六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乃止。

宋・趙令畤《侯鯖録》卷三《西王母穆王所作歌》　西王母見穆天子作歌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穆王曰：『余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余嘗對東坡誦之，坡云決非食肉人語。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廣圓百里。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竹書》云：『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解。』又蛇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也。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釋義》

又　《西山經》云：『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勝，是司天之厲主五殘。』《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豐沮玉門，西有王母之山。』又云：『以崑崙爲宮，亦有離宮別窟。』郭璞云：『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執玄珪、白璧，以見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又：『天子升於奄山，即西王母之山也。奄山，即崦嵫山也。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與穆王往復數詩，不具載。

宋・范成大《吳船録》卷下　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洶怒，十二峰俱在北岸，前後蔽虧，不能足其數。最東一峰尤奇絕，其頂分兩

岐，如雙玉篸插半霄，最西一峰似之而差小。餘峰皆鬱葐非常，但不如兩峰之詭特。相傳一峰之上，有文曰『巫』，不暇訪尋。自縣行半里，即入峽。時辰巳間，日未當午，峽間陡暗如昏暮，舉頭僅有天數尺耳。兩壁皆是奇山，其可擬十二峰者甚多。煙雲映發，應接不暇，如是者百餘里，富哉其觀山也。十二峰皆有名，不甚切，事不足錄。

神女廟乃在諸峰對岸小岡之上，所謂陽雲臺、高唐觀，人云在來鶴峰上，亦未必是。神女之事，據宋玉賦云以諷襄王，其詞亦止乎禮義，如『玉色頹以賾顏』、『羌不可分犯干』之語，可以概見。後世不詧，一切以兒女子褻之。余嘗作前後《巫山高》以辯。今廟中石刻引《墉城記》：瑤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鬼神，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眞人，廟額曰凝眞觀，從祀有白馬將軍，俗傳所驅之神也。

明・孫瑴《古微書》卷五《尚書帝驗期》 西王母於太荒之國得益地圖，慕舜德，遠來獻之。王母之國在西荒，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母於崑崙之闕。



明・蔣應鎬繪《山海經》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物》 西王母配位西方，與東王公其理二氣，調成天地，陶鈞萬品。凡上天下地女子之登仙者，咸所隸焉。周穆王八駿西巡，乃執白圭玄璧謁見王母，復觴母于瑤池之上。漢元封元年，降武帝殿進蟠桃七枚於帝，帝欲留核，母曰：『此桃非世間所有，三千年一實耳。』偶東方朔於牖間窺之，母指曰：『此兒已三偷吾桃矣。』是日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笛，王子登彈八瓊之璈，許飛瓊鼓靈虛之簧，安法興歌玄靈之曲，爲武帝壽焉。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二《西王母考》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捧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僞書也，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爲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是以彼此傳會如此。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賈誼《新書・修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及於渠叟，北中幽都。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此，則王母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眞、人姓胡母，其實無此婦人也。不然，則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謂之婦人乎？又嘗考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蓋荒裔之國多與鳥獸遊處，而奇形怪狀恐或有是，未聞有所謂仙穉瑤觴、美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爲辨而反欲躋之祀典，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往往引用不置，蓋亦未之考也乎？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〇《莊嶽委談》上 《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西山經》云：『西曰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屬，主癘及五殘。』右《山海經》所述西王母，與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殊不類，蓋因二書有王母之文而詭撰其狀以實之，余別辯十二書詳矣。《集仙傳》則曰虎齒、豹尾乃王母之使，非眞形也，是又因《山海經》而譌者。經云，三危之山，青鳥居焉，廣圓百里，青鳥主爲王母取食。又云，蛇巫之山，一曰龜山，其南有三青鳥爲王母取食。又言，三足鳥主王母給使。蓋豹尾虎齒自爲王母本形，而三青鳥自爲王母使者。《集仙》既以王母爲女仙，而不得於豹尾虎齒之說，故以三青鳥事當之，皆夢中說夢也。《集仙傳》言王母生於神州，姓侯氏，而《酉陽雜俎》以王母姓楊名回，字婉妗。夫王母西華之氣所化，而侯、楊皆後世姓氏，本無足辯，聊識此當一噱云。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西王母》 廣州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兩送子者，兩催生者，兩治痘疹者，凡六位。蓋西王母弟子，若飛瓊、董雙成、萼綠華之流者也。相傳西王母爲人注壽注福注祿，諸弟子亦以保嬰爲事，故人民事之惟恐後。考西王母見《山海經》、《汲冢周書》、《穆天子傳》、《漢武帝內傳》，而《莊子》云：夫道在太極之先，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是則開闢以來，有天地即有

西王母。而道家以爲西王母者，金母也。木公生之，金母成之。人類之所以不絕於天地間者，以有金母之成之也。金母者天下之大母，故曰王母，居於西，以成物爲事，故曰西王母云。壁上多繪畫保嬰之事，名子孫堂。人民生子女者，多契神以爲父母。西王母與六夫人像，悉以紅紙書契名帖其下，其神某，則取其上一字以爲契名。婚嫁日乃遣巫以酒食除之。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卷六《西王母考》　《爾雅》：『西王母乃西方荒僻之國。』賈誼《新書》：『堯西見王母。』訓又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據此，則西王母猶國名女眞，人姓胡母，其實非婦人也。而以西王母爲婦人者，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王母捧觴。』又《漢武外傳》：『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捧仙桃而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在崑崙之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是亦奇形怪狀，未聞有仙桃瑤觴。美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而世乃繪圖以祝人壽者。」』本於《甘泉賦》，想『昔王母欣然而上壽』之句。涇州回山有王母宮。《陶穀撰紀》：『欲躋之祀典，流傳至今，遂爲勝事也。』

感生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四　含始吞赤珠，尅曰『玉英生漢』，龍感女媼，劉季興。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孕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四　槀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有氣如雞子，從天來下，故我有娠。』後生子，捐之豬圈中，豬以喙噓之；徙至馬櫪中，馬復以氣噓之；故得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其奪己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三　袁眞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觀望，有銅瓮水在其側。忽見一流星，夜從天直墮瓮中。驚喜共視，忽如二寸火珠，沉於水底，炯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應之。』於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並不得。阿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懷桓玄。玄雖纂位不終，而數年之中，榮貴極矣。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下　哀牢夷，西蜀國名也。其先，有婦人捕魚水中，觸沉木，育生男子十人。沉木爲龍，出水上，九男驚走，一兒不去背，龍因舐之。後諸兒推爲哀牢王。

北齊・劉晝《劉子》卷五　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犧，女樞感瑤光貫月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虞舜，脩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媼感赤龍而生漢祖，薄姬感蒼龍而生文帝，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臺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哀牢夷，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妊孕，十月而生十子。今西南夷，其裔也。

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一八　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人以爲瑞，是生康節公。公初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從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既長，游學，夜行晉州山路，馬突，因墜深澗中。從者攀緣下尋公，無所傷，唯壞一帽。熙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屬微疾，一日晝睡，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下導吾行亂山中，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驛亭。回視其壁間，有大書四字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

藥相逼也！』嗚呼，異哉！

明・胡侍《真珠船》卷之三《感孕之異》　《搜神記》述零陵太守之女，飲盥水而有娠。觀此則吞玄鳥之卵以生商，履巨人之跡以延稷者，未爲虛也。近者隰甯張娼之女，十二歲而得男，長安劉氏之婦，六十二而育女，是胎卵之結，亦有不假天癸者。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五　胎十月而子生，精氣足也。然亦有七月而生者，亦有過期至十四五月者，所感異也。世傳堯十四月而產，又云堯以前皆十四月而產，蓋因《莊子》有『舜治天下，民始十月生子』之說，寧知莊生之寓言乎？世又言老子八十一年而產，此固不足信。余所見大同中翰馬呈德，其內人孕八歲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髮長尺許，今纔三歲，即能誦詩書如流，對客揖讓，無異成人，甚奇事也。

明・孫瑴《古微書》卷一五《易坤靈圖》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

賁居曰：感生帝之說起于鄭玄，殆祖此緯也，而後代用之。六季南北朝遂妄引圖讖五德之運，各祀太微感生帝，可發盧胡。

清・孫星衍《問字堂集》卷五《六天及感生帝辨》　不信六天及感生帝之說始于王肅，譏鄭康成用讖緯之言出于許敬宗。肅非君子儒，史稱其有三反；許敬宗則唐姦邪。雖孔子曰『不以人廢言』，亦當辨其言之是非也。宋人多袒肅而背鄭，《五禮通考》于此禮不能深明古制。又引趙匡諸人臆說，大典益棼矣。孫叔然曾于肅《聖證論》駁而釋之，其文又不傳，是不可以不辨。

肅以郊即圜丘，圜丘即郊，請先以《周官》經破之。《周官大宰》云『祀五帝』，下又云『祀大神祇』；《掌次》云『旅上帝』，下又云『祀五帝』；《典瑞》云『祀天』，下又云『旅上帝』；《司服》云『祀昊天上帝』，下又云『祀五帝』。按此諸文，明天與五帝非一，肅猶得妄謂之五人帝。其《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此天神必非人帝。下又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明此圜丘與天神非一祭矣。《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宜於長安定南北郊』，衡言：『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則匡衡即以《周官》祀天神是夏正之郊，故鄭氏于此『祀天神』注云：『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于下『圜丘』注云：『《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且不獨《周官》言之也，《禮器》之言圜丘祭天曰『爲高必因丘陵』，又曰『因天事天』。下言巡守方嶽之祭曰『因名山升中於天』，下言郊祭曰『因吉土饗帝于郊』。經文及鄭注三祭甚明，然則圜丘非郊，鄭依《禮經》，又用匡衡之議，肅何得獨非鄭乎？然宋之妄庸人固有幷《周官經》、《禮記》而疑之者，所爲非聖無法也。

今即以名正之。《爾雅》『非人爲之丘』，孫炎云：『地性自然也。』《周官》云：『地上之圜丘。』《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又云：『因天事天。』《三輔黃圖》：『甘泉宮一曰雲陽宮，故甘泉山，宮以山爲名，黃帝以來圜丘祭天處。』《漢官舊儀》『黃帝』作『成帝』是也。魏時營委粟山爲圜丘，是古人猶明稱丘之義。若郊則于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又云『於郊故謂之郊』，又云『埽地而祭』。《說文》作『垗』，云『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引《周禮》文。又云：『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按四立迎氣則于東西南北郊，郊去邑里數，又依五行生成之數，不必四郊適有地上之丘垗。既爲祭之界，亦不得謂『非人爲之丘』，圜丘與郊豈得云一乎？肅又以《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按張揖亦魏人，其作《廣雅》云：『圜丘，大壇，祭天也。方澤，大圻，祭地也。』言圜丘與大壇俱是祭天之處，若以泰壇即圜丘，將謂方澤即大圻乎？肅疑郊即圜丘，蓋以《郊特牲》有『周之始郊日以至』之言，不信鄭注魯禮之說耳。鄭氏以經解經，因其文有云：『祭之日，王被衮戴冕，璪有十二旒，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與《周禮》服大裘乘玉輅建大常不同。而《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又與《郊特牲》衣服車旂適合，是知《郊特牲》所言魯禮。又據《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故鄭注《郊特牲》云：『魯以無冬至事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肅以

鄭氏爲誤，將以《明堂位》所言魯禮亦誤也。且周郊卜日辛與丁，故《大宗伯》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月令》『擇元日』。若云郊即圜丘，冬至豈可卜？又豈必是辛與丁乎？張融又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爲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其言又謬。按《春秋繁露》云『郊因于新歲之初』，又云『郊因先卜，不卜不敢郊』，是董仲舒不以郊爲冬至祭圜丘之明證。肅等誣之，且誣劉向、馬融者，蓋見漢人多議郊祀，不議圜丘，因疑諸儒，即以郊爲圜丘，不知秦、漢時固無冬至圜丘之祭。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非因冬至。即《月令》亦不言圜丘，而云『仲冬之月，日短至，去聲色』，鄭氏以爲與《易說》、《春秋緯》云『冬至作樂五日』相違，蓋疑其秦書。《郊祀志》王莽奏言『文十六年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并祠五帝』，而《封禪書》不載其事。平帝時，王莽始按據《周官》天地祀之樂有別有合，以立圜丘方澤之祭，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先時諸儒所以不議圜丘者，《周官經》至武帝時始出，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劉歆校祕書始著錄略，莽蓋據歆之議也。《封禪書》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司馬遷引《周官》乃是《郊特牲》之文，亦似不知郊之外有圜丘之祭。董仲舒、劉向何由以圜丘爲南郊乎？肅又云五帝非天，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而譏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爲非，因議於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帝之非五人帝，亦即以《周官經》破之。《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假令五帝不配南郊，祭非夏正月，何時可服大裘？若以爲五人帝，則五時迎氣，惟迎春祀大皞可服裘耳，迎夏迎秋豈得服裘乎？宋蔡德晉以爲立春服裘，餘皆被袞，明知其義難通，作爲支詞，益不足辨。且五天帝之說不始于鄭，靈威仰之屬亦不獨出于緯書。《史記》載秦襄公祠白帝，宣公祠青帝，靈公祭黃帝、炎帝。漢高祖曰：『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乃立黑帝祠。然則五色之帝，自周已來有是名矣。古巫咸、甘、石三家天文之書以人事定星位，甘氏中官有天皇大帝一星，在鉤陳口中，又有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下。《天官書》多用石氏《星經》，又有五星五帝坐在南官。蓋中官天皇大帝象圜丘，五帝內座象郊，南官五帝坐象明堂。而甘公、石申皆周人，其所據又三代古書、讖緯如後出，亦當本此，安得不以五色之帝爲五天帝乎？又《開元占經》引《黃帝占》曰『天皇大帝，名耀魄寶』，其名出《黃帝占》，則知『靈威仰』諸名所傳已久，故《周官・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明天地人鬼皆有號。若止稱之爲天，何必辨之？譬如一天，而《書》、《詩》有蒼、昊、旻、上諸名，同一春夏秋冬，而《爾雅》有青陽發生之號，何足怪乎？鄭司農注《周官》上帝爲玄天，又注《掌次》『祀五帝于四郊』：『五帝，五色之帝。』然則鄭司農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所云『玄天』，蓋謂北極上帝。玄，北方也。故明堂北出稱玄堂，即是鄭康成所云北極大帝。賈公彥以先鄭與王肅同一天，非也。先鄭即言五色帝，專以六天之說責之康成，孤陋甚矣。宋趙匡又以緯書始于漢哀、平閒，是又不然。緯書之出甚古，『亡秦者胡』即緯文。《史記・魏世家》言『秦讖于是出』，《淮南》言『六畜生多耳目不祥，讖書識之』，不得以爲始于哀、平閒也。如齊桓公塞九河之事，舍緯書何所出？鄭氏蓋不得不用以注經，天文曆算家言亦多存焉。宋朱文公不信緯書，亦用《洛書甄曜度》之語，竊其言而詆其書，何異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乎？

肅又譏鄭康成夏正之郊、祭感生帝之說，而云『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所生，肅又少見多怪。馬昭仍引《河洛中候》駁之。不據正經不足以服其心。按《商頌》小序言：『《長發》，大禘也。』其《詩》云『帝立子生商』，又云『玄王桓撥』，毛傳云：『玄王，契也。』鄭箋云：『帝，黑帝也。承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爲玄王。』又云：『《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考《商頌》即有玄王之號，又有帝立之說，則感生帝見于經文。《論語》引《湯誓》：『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鄭注云：『帝謂太微五帝。用玄牡者，彼謂告祭也。』按孔氏謂帝爲天是也，謂玄牡爲未變夏禮，非也。蓋夏郊用玄牡，以祀感生黑帝，猶周郊牲用蒼以祀蒼帝耳。鄭云『告祭』，恐亦非也。感生之方色與五德相勝之色不同，故周火德，上赤，而感生則蒼帝，肅亦誤合爲一。且感生之說不出于鄭康成，《春秋繁露》云：『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

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故帝使禹、皋論性，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五經異義》云：『《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繹《商頌》之文，稱契母『有娀方將』。《周詩》亦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爾雅》釋《詩》『履帝武敏』云：『武，迹也。敏，拇也。』《爾雅》，周公所作，縱子夏諸人增補，亦周末之書。既以『敏』爲『拇』，亦以姜嫄有履迹之事矣。鄭氏《駁異義》云：『諸言感生則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言也。』又云：『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鄭氏此說較諸儒爲最醇。肅引馬融之言謂后稷生蓋遺腹子，當時王基、馬昭、孫毓並以肅言爲乖戾，而後世陸淳、趙匡以禘爲祭始祖廟，猶信其邪說，何哉？經學可以觀世變，七十子之師授絕於魏，而橫議興，肅與司馬氏有連，蓋有無君之心。時高貴鄉公以鄭康成之孫小同爲五更，司馬氏鴆之而卒，肅諂事司馬，故多詆鄭學。《三國志・魏紀》載高貴鄉公幸太學，與諸儒講《尚書》，庾峻多是肅言，帝從鄭說。是時博士率皆司馬氏之黨與，故稱揚肅言。帝之所以憤懣，卒被戕害。陳壽作紀，具載帝與博士論難之言，豈非春秋比事屬辭深意哉？晉泰始中，遂用肅言，于明堂南郊除五帝之座，合二至之祀於二郊，雖太康中知其禮文不正，又復諸祀，而五時迎氣之禮卒以廢，肅之罪上通于天矣。故吾以爲肅有無君之心乃有無天之議，後世議禮者柰何揚其波也？

又附《聖證論及難王申鄭議》　王肅《聖證論》及馬昭難王申鄭之說俱不傳，惟見《禮記正義》。蓋肅說所以不傳者，以隋已前鄭學盛行，當時不重其邪說；馬說亦不顯者，宋人多用肅議，惡馬昭之發其覆也，故《五禮通考》亦遺之。今具載肅《論》及馬難義，使讀者知肅本空疏，單文孤證，而馬按據經籍，不可誣也。惜孫叔然之文無一語存者，予所以不能無作矣。

王肅《聖證論》云：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玄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玄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玄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嘗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

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輅，建太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衮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

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

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文》云：『天，顚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禘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矩，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註《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衮，載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釋天》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嚳配圜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爲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可《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惟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

王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註，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顚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纖緯之妖說。

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迹生后稷，大姒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

故事傳說總部

部总值库版

人物部

綜述

《韓非子》卷七《說林上》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又卷一〇《六微》 一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己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又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云！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韓詩外傳》卷九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又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

漢・王充《論衡》卷二《吉驗篇》 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卧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爲侯。

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

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

晉・干寶《搜神記序》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睹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冊，猶尚如此；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途，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又《進搜神記表》　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同一貫，博訪知之者，片紙殘行，事事各異。

又《搜神記》卷六　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長安有女子生兒，兩頭兩頸，面俱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政將變更。厥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兩頸，下不一也；手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于上，不敬也；上體生于下，媟瀆也；生非其類，婬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晉・葛洪《神仙傳序》　洪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曰神仙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答曰：『昔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一人，蓋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及一者也。故甯子入火而凌煙，馬皇見迎以獲龍，方回咀嚼以雲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涓子餌术以著經，嘯父烈火以無窮，務光游淵以脯薤，仇生卻老以食松，邛疏服石以鍊形，琴高乘鯉於陽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丘咀菖蒲以不終，雨師煉五色以厲天子，光轡虬雷於玄塗，周晉跨素禽於緱氏，軒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木羊於綏山，陸通匝遐紀於黃盧，蕭史乘鳳而輕舉，東方飄衣於京都，犢子靈化以淪神，主柱飛行於丹砂，阮丘長存於睢嶺，英氏乘魚以登遐脩，羊陷石於西嶽馬，丹回風以電徂，鹿翁陟險而流泉，園客蟬蛻於五華。余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於仙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耆儒所論，以爲十卷，以傳知眞識遠之士。其係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強以示之矣。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要，美事不舉。此傳雖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向，多所遺棄也。』葛洪撰。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五《志怪篇》　夫耳目之外無有怪者，余以爲不然也。水至寒而有溫泉之熱，火至熱而有蕭丘之寒，重者應沈而有浮石之山，輕者當浮而有沈羽之水，淳于能剖顱以理腦，元化能刳腹以浣胃，養由拂蜻蛉之左翅，燕丹使衆雞之夜鳴，皆其例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死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蛇長存焉。若謂受氣者皆有一定，則雉有化蜃雀之爲蛤，壤蟲仮翼，川鼈奮蜚，鼠化爲駕，草死爲螢，人化爲虎，蛇化爲龍，其不然乎？及其乾鵲知來，猩猩識往，太皞師蜘蛛而結罟，金天據九扈以爲政，軒轅候鳳鳴而調律，唐堯觀蓂莢以候時，此又未必劣於人也。逍遙國葱變而爲菲，壯武縣桑化而爲柏，汝南之竹變而爲蛇，茵郁之藤花而爲魴；盧躭爲治中，化爲雙白鵠；王喬爲鄴令，變作兩蜚鳧。諒以多矣，故作志怪篇。

又　浣紗女死，三蛟至葬所；寶武母窆，蛇擊柩前，羅含之，雞能言；西周之犬解語；合浦桐葉飛至洛陽；始興鼓木奔至臨武；樂安胡氏，枯骨吟嘯；遼水浮棺，有人言語，鬼來求助。張林使鬼而致富，神女爲董永織縑而免災，懷德郡石解語，臨川閒山能嘯，泗水卻流，蓋泉赴節，蟲食葉成字，鵲口畫作書，狐屈指而作簿書，狸羣叫而講經傳，黿頭戴銀釵，豬胛帶金鈴，成皐之魚號慨，華陰之狗涕零，武昌郡閤杖有蓮華，長安城門斧柯生葉，黃巾將走，草作鳥獸之形。董卓欲誅。葉爲人馬之狀。有莘氏女。採兒於空桑之中。水濱浣媼得子於流竹之裏，陸機引軍而牙折，桓元出遊而蓋飄，隕石於宋都，雨玉於薄邑。取董奉之杏，去卽值虎。持歸姜之橘。還輒遇蛇。益陽金人。以杖築地而成井。遯水竹玉。以劍擊石而出水。夫差之女死。以玉壺送葬；韓重之女亡，以金罌贈別；石言於晉國，石立於泰山。神降於莘，蛇鬬於鄭，子文受於菟之乳，魏顆獲結草之功，龍戰於夏庭，樹生於殷廟。會稽城門之鼓，擊之聲聞洛陽，遂得號爲雷門，是何怪與？妖祥之事，可殫言乎？

梁・劉勰《文心雕龍》卷三《諧隱》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睨目之譏；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爲俳也；又蠶蜡鄙諺，貍首淫哇，苟可箴戒，載于禮典：故知諧辭讔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皐，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推席，而無益

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晳賣餅之類，尤而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譎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于楚師，喻晉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于龍尾，臧文謬書于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于權譎，而事出于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學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穉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宋・鄭樵《通志》卷四九樂一　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間，而其事亦有記載虞舜之父，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東方朔三山之求，諸葛亮九曲之勢，於史籍無其事，彼則肆爲出入。

宋・洪邁《夷堅丙志序》　始予萃《夷堅》一書，顓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纂述人事及稱人之惡也。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帙成編，故頗違初心。如甲志中人爲飛禽，乙志中建昌黃氏冤，馮當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其究乃至於誣善。又董氏俠婦人事，亦不盡如所說。蓋以告者過，或予聽焉不審，爲竦然以慚。既刪削是正，而冗部所儲，可爲第三書者，又已襞積。懲前之過，止不欲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縱臾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於是取爲丙志，亦二十卷，凡二百六十七事云。乾道七年五月十八日，洪邁景盧敍。

又《夷堅丁志序》　凡甲丁四書，爲千一百有五十事，亡慮三十萬言。有觀而笑者曰：『《詩》、《書》、《易》、《春秋》，通不贏十萬言，司馬氏《史記》上下數千載，多纔八十萬言。子不能玩心聖經，啓瞶門戶，顧以三十年之久，勞動心口耳目，瑣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曼倩支離，連狖叢醜，聖人所不語，揚子雲所不讀。有是書不能爲益毫毛，無是書於世何所欠？既已大可笑，而又稽以爲驗，非必出於當世賢卿大夫，蓋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婦、下隸、走卒，凡以異聞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詰。人何用考信，茲非益可笑與？』予亦笑曰：『六經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說，吾請卽子之言而印焉。彼記秦穆公、趙簡子，不神奇乎？長陵神君、圯下黃石，不荒怪乎？書荊軻事證侍醫夏無且，書留侯容貌證畫工；侍醫、畫工，與前所謂寒人、巫隸何以異？善學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子持此舌歸，姑闔其笑。』他日，戊志成。

又《夷堅支甲序》　《夷堅》之書成，其志十，其卷二百，其事二千七百有九。蓋始末凡五十二年，自甲至戊，幾占四紀，自己至癸，才五歲而已。其遲速不侔如是。雖人之告我疏數不可齊，然亦似有數存乎其間。或疑所登載頗有與昔人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爲談助。是不然，古往今來，無無極，無無盡，荒忽眇綿，有萬不同，鎚析銖分，不容一致。蒙莊之語云：『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又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能明斯旨，則可讀吾書矣。初，予欲取稚兒請，用十二辰續未來篇帙。又以段柯古《雜俎》謂其類相從四支，如支諾皐、支動、支植，體尤崛奇。於是名此志曰支甲，是於前志附庸，故降殺爲十卷。紹熙五年六月一日野處老人序。

又《夷堅支乙序》　紹熙庚戌臘，予從會稽西歸，方大雪塞塗，千里而遙，凍倦交切，息肩過月許，甫收召魂魄，料理策簡。老矣，不復著意觀書，獨愛奇氣習猶與壯等。天惠賜於我，耳力未減，客話尙能欣聽；心力未歇，憶所聞不遺忘，筆力未遽衰，觸事大略能述。羣從姻黨，宦游峴、蜀、湘、桂，得一異聞，輒相告語。閑不爲外奪，故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財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於是予春秋七十三年矣，殊自喜也，則手抄錄之，且識其歲月如此。慶元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野處老人序。

又《夷堅支景序》　歲二月支乙成，十月支景成，書之速就，視前時

又過之。昔我曾大父少保諱，與天干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爲景。當《夷堅》第三書出，或見驚曰：『禮不諱嫌名，私門所避若爲家至戶曉，徒費詞說耳。』乃直名之。今是書萌芽，稚兒力請曰：『大人自作稗官說，與他所論著及通官文書不侔，雖過於私無嫌，避之宜矣。』於是目之曰支景，懼同志觀者以前後矛盾致疑，故識其語。慶元年十月十三日序。

宋・范成大《吳船録》卷下　州東五里，有清烈公祠，屈平廟也。秭歸之名，俗傳以屈平被放，其姊女嫥先歸，故以名，殆若戲論。好事者或書作此『姊歸』字。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一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涕泣淚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呂延濟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爲讒邪所隔。故後人用牛女事及詠七夕等，皆以爲牽牛織女。』案。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織女、天女孫也。天紀九星，乃在貫索東。距牽牛甚遠。然則牛女之女，非織女，乃須女也。須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牽牛、亦賤役也。故須女與牽牛相媲，又同列于二十八宿之中，密相附麗，但隔天漢，詩人以是有盈盈脈脈之語。若以爲織女，則天女牛郎非其偶也。或者引大東之詩云：『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此自以牽牛織女爲類。『延濟之注，於何繆戾。』曰：『大東義取有名無實而已。』呂說義取伉儷，難以彼此相證也。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四《翰林識語》　虞伯生翰林云：『方言識語皆有應時，固無此理，然有此事。如「天翻地轉」，「人化獸，獸爲人」，戲言之事，容或有之。凡人世之有是言，必有是事。又如刼灰冥數之類者，未可一一論也。』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一下　世間萬物無不生蟲。木水土之中。生蟲至多，固其常也。至於火中生蟲，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爲火浣布，而火南雞亦食火也。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生蛆如瓠，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蟲，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蟲也。

又卷二下　善乎，賈生之言曰：『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忽然爲人兮，又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由此推之，理之常然者固莫論。其理之變者莫可得而曉也，如月令，雀入大水爲蛤，是羽蟲化爲甲蟲也；田鼠化爲鴽，是毛蟲化爲羽蟲也。松樹化爲老人，無情化爲有情也。婦人望夫化爲石，有情化爲無情也，牛哀化爲虎。江夏王氏之母，浴於川化爲黿，沒於深淵。漢末，馬生人，名馬異，亡入於胡。後漢劉聰后劉氏，生一虵一猛獸，各傷人而走。慕容燕時，有女子化爲男。宋徽宗時，有婦人生鬚，度爲女道士。有男子生子，辱母不能收，更七人而逸。凡此者，造物游氣，變化紛擾，不可得而測也。其常變之兆，禎孽之萌，各有所主焉。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二　京師有李實，名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灑淚致然。吳中有白牡丹，每瓣有紅色一點，云是楊妃粧時指捻痕。有舜哥麥，其穗無芒。熟時，遙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佑之而生，故名。有王莽竹，每竿著土一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皆附會之說。然其種異常，亦造化之妙，莫能測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五《愛妾換馬》　愛妾換馬事見《異聞錄》，云酒徒鮑生以妓易外弟韋生紫叱撥，彼此吟咏，三更，忽有長髯者賦曰：『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顧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桃夭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務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燿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者曰：『步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於一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長髯又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者。買笑之思既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唐人張佑又有詩曰：『粉閣香銷華厩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綠，卻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長嘶兩意同。』人因詩、賦之美，知

其事而不知其出處也。予意《異聞錄》乃唐陳翰所編，古樂府中已有梁簡文愛妾換馬辭，註又曰：『古辭，淮南王作。』則知非唐事矣。恐無此事，如樂府《升天行》、《西烏夜飛》等曲，借喻明之者，唐人好奇，遂假借其事，逞己才以賦之。不然，長髯、紫衣，怪誕幽顯之說何其駭異哉，後人又不考而吟咏焉，訛以傳訛也。《異聞錄》且無木刻，今見他集，其事又不全也，予特錄其全詩幷辯所以。若南唐相嚴續與給事中唐鎬較呼盧而以愛妾易通天犀帶，實有之者，至今傳爲笑柄。

又卷四三《物交之異》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鵁鶄睛交，鴝鵒足交，螣蛇聽交，野鵲傳枝，老鴉過氣，鸛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鴛鴦交頸，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鬚爲鼻，交亦在鬚也，龍鷁、莎雞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雉交不再，皆理之異耳。凡鳥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鶉、鴛鴦則雌求雄也。

又卷五一《鵲橋》 鵲橋之說，洪景盧辨之精且當矣，而《癸辛雜識》又載楊纘繼侍姬田氏與婢七夕見仙騎鶴之事，則又符於王喬者，然猶紙上陳言，未足爲信。吾友王員外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溝，見隱隱二條，如旛非旛，如龍非龍，閃耀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爲二、或續爲一，往來不定，亦隱隱惟聞萬鵲噪雜之音，或時明聞一二聲，飯頃雲氣紛鬱，香霧滿空，飄小雨數點而散，意眞有鵲橋之事也，此又不知何也？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九《九流緒論》下 子之爲類，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說弗與焉。然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怪、力、亂、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虛、廣莫，好事偏攻，而亦洽聞所昵也。談虎者矜誇以示劇而雕龍者閒掇之以爲奇，辯鼠者證據以成名而捫蝨類資之以送日，至於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競傳之，且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猶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彌多，傳者彌衆，傳者日衆則作者日繁，夫何怪焉？

小說家一類又自分數種，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一曰傳奇，《飛燕》、《太眞》、《崔鶯》、《霍玉》之類是也；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一曰辨訂，《鼠璞》、《雞肋》、《資暇》、《辨疑》之類是也；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談叢、雜錄二類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不可攙入二類者。至於志怪、傳奇，尤易出入，或一書之中二事並載，一事之內兩端具存，姑舉其重而已。

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理道或近於經，又有類注疏者；紀述事跡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他如孟棨《本事》、盧瓌《抒情》，例以詩話、文評，附見集類，究其體制，實小說者流也。至於子類雜家，尤相出入。鄭氏謂古今書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說也，必備見簡編，窮究底裏，庶幾得之，而冗碎迂誕，讀者往往涉獵，優伶遇之，故不能精。《飛燕》，傳奇之首也；《洞冥》，《雜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陽》之祖也。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談。

子虛、上林不已而爲修竹、大蘭，修竹、大蘭不已而爲革華、毛穎，鞞、毛穎不已而爲后土、南柯，故夫莊、列者詭誕之宗而屈、宋者玄虛之首也。後人不習其文而規其意，鹵莽其精而獵其粗，毋惑乎其日下也。

《雲仙》，誕之誕也；《清異》，俳之俳也。然其喻旨命詞，往往如郗方回奴，小有意焉，亦滑稽之囿也。其詭撰靡益見聞，其雅言可資談噱，不爲所欺可也。夫成湯之問夏棘、莊周之證齊諧，果有其人乎哉？

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豔殊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後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

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遊戲筆端，或奇士洽人蒐羅宇外，紀述見聞無所迴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同、存史官之討覈，總之有補於世，無害於時。乃若私懷不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軒筆錄》之類，同於武夫之刃、讒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萬世公論具在，亦亡益焉。

漢、唐、六代諸小說幾於無不傳者，今單行別梓雖寡，《太平廣記》之中一目可盡，《御覽》諸書往往概見，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也。宋人諸說雖間載《百川學海》、諸家彙刻，及單行《夷堅》、《桯史》之類，盛於唐前，然曾氏、陶氏二書輯類各近千家，今所存十不二、三矣。

唐人《酉陽雜俎》、《玄怪》等編，今皆行世，而《太平廣記》所載往往有諸刻所無者，蓋諸書皆自《廣記》錄出，而鈔集者鹵莽脫略致然。若魏、晉、六朝之書，即《廣記》所載事亦寥寥，蓋年代稍遠，當宋人輯《廣記》日已不盡存故也。

小說卷帙繁重者，《太平廣記》之五百、《夷堅志》之四百極矣，而不知《虞初》之九百也。秦、漢之篇即唐、宋之卷，《太史公書》一百三十卷，《漢志》作百三十篇。然三代之書至繁不過百卷，不應《虞初》卷多乃爾。余恐《虞初》之篇即《尚書》百篇之篇，則九百篇者不過九百事，計以後世之卷不過數十餘耳。今其說一不存。案《漢志》，虞初河南人，武帝時方士，號黃車使者。蓋《七略》所稱小說惟此當與後世同，方士務爲迂怪以惑主心，《神異》、《十洲》之祖襲有自來矣。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沉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之文，《束晳傳》所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者，推此可見。蓋古今紀異之祖，出虞初前，而類書引者絕少。考隋、唐尚有其目，蓋至宋而亡矣，因錄之。《隋志》梁顧協又有《瑣語》，今亦不存。

楊用修謂唐小說不如漢，而舉伶玄《趙飛燕傳》中一二語爲證。戊辰之歲，余偶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集》，閱之乃知即《說郛》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末載梁武答昭儀化黿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第端臨《通考》、漁仲《通志》幷無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間敍才數事多俊語，出伶玄右而淳質古健弗如，惜全帙不可見也。《別集》稱昭儀方浴，帝私覘，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幃覘之，蘭湯灩灩，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飛揚，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有則立昭儀爲后矣。』右敍昭儀浴事入畫，『蘭湯灩灩』三語，百世下讀之猶勃然興，矧親炙耶？玄傳『膚體光發占燒燭』七字佳。

《漢武故事》稱班固撰，諸家咸以王儉造。考其文頗衰薾，不類孟堅，是六朝人作也。史記公孫弘諫征伐，不從自殺；而鉤弋夫人以病終，非武帝殺之，皆與史大異。吾以弘斷不能自殺，知鉤弋之說爲六朝之妄無疑也。然仙傳亦有鉤弋事，蓋祖此云。

《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華博洽冠古今，此書所載疏略淺猥亡復倫次，疑後世類書中錄出者，然《隋志》亦僅十卷，每用爲疑。近閱一雜說，記唐人殷文圭云：『華原書四百卷，武帝刪之，止作十卷。』始信余見有吻合者。蓋《隋志》乃武帝所刪本，至宋不無脫落，後人又從《廣記》錄出，雖十卷，實二、三存，併非隋世之舊，故益寥寥耳。《隋志》有《張公雜記》，楊用修所稱《博物記》蓋即此書。殷文圭《通考》作文奎，非是，其說詳《拾遺記》中。

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而簡約玄澹，眞致不窮，古今絕唱也。孝標之注博贍精覈，客主映發，並絕古今。考隋、唐《志》，義慶又有《小說》十卷，孝標又有《續世說》十卷，今皆不傳。悵望江左風流，令人扼腕云。案《宋書》義慶傳不載，《世說》未詳。《世說》以玄韻爲宗，非紀事比，劉知幾謂非實錄，不足病也。唐人修《晉書》，凡《世說》語盡采之，則似失詳愼云。義慶所著又有《後漢書》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賢傳贊》九卷、《江左名士傳》一卷、《幽明錄》二十卷、《宣驗記》十三卷、《集林》二百卷，獨《世說》盛行。嘉、隆間尺牘詩詞靡不采掇，乃不善用者扭捏雷同，亦往往厭觀云。

洪景盧《夷堅志》四百二十卷，今傳止五十卷，他不可考。惟王景文《夷堅別志》序尚可以知其纂輯之概，因錄之。序曰：『志怪之書甚夥，至鄱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余平生所書略類洪公，始讀《左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久之習熟，調利滋漑，玩不能釋。閒自觀覽，要不爲無補於世，而古今文章之關鍵亦間有相通者，不以是爲無益而中書，愈哀所見聞益之，事三百七十、卷二十四，今書之目也。余心尚未艾，久之則將浸及於《夷堅》矣。凡《夷堅》所有而復見者刪之，更生佛之類是也；凡《夷堅》所有而未備者補之，黃元道之類是也。其名仍爲《夷堅》而別志之，辨於鄱陽也。得歲月者紀歲月，得其所者紀其所，得其人者記其人，三者並書之備矣，闕一二亦書，

皆闕則弗書。醜而不欲著姓名者婉見之，如《夷堅》確夢之類是也；醜而姓名不可不著者顯揭之，如《夷堅》人牛之類是也。其稱某人云，又某人得諸某人云，若己所見，各識其所自來，皆循《夷堅》之規弗易也。其異也者，筆力瞠乎其後矣。」觀此序，則洪志義例可推，其敍事當亦可喜，今所傳甚猥淺，蓋殘缺之中又雜以僞矣。

又卷三六《二酉綴遺中》 古今誌怪小說，率以祖夷堅、齊諧。然齊諧即《莊》、夷堅即《列》耳，二書固極詼詭，第寓言爲近，紀事爲遠。汲冢《瑣語》十一篇，當在《莊》、《列》前，《束晳傳》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蓋古今小說之祖，惜今不傳，《太平廣記》有其目而引用殊寡。余嘗欲雜摭《左》、《國》《國語》、《國策》、《紀年》、《周穆》等書之語怪者，及《南華》、《冲虛》、《離騷》、《山海》之近實者，燕丹、墨翟、鄒衍、韓非之遠誣者，及太史、《淮南》、《新序》、《說苑》之載戰國者，凡瓌異之事彙爲一編，以補汲冢之舊。雖非學者所急，其文與事之可喜，當百倍於後世小說家云。

今《瑣語》文惟劉氏《史通》可見，《疑古》篇引其說云：『舜放堯於平陽，其地有城曰囚堯。』又云：『益爲啟所誅，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以上劉通稱『汲冢書』，今考惟太甲殺伊尹與《紀年》合，餘並諸書所無，蓋皆《瑣語》中事也。其說詭誕不根固不待辯，至所記諸國怪事得諸耳目，或匪盡誣，且文出汲冢必奇古，惜無從備見之。

《太平御覽》第三百七十七卷形體類引《瑣語》一則云：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又云：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大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右後一事見《御覽》三百七十八卷。二說酷類，蓋必一事析爲二者。考《冊府元龜》亦載二事，但合爲一而所紀稍不同。又子產浮遊事別見。楊用修云：『汲冢《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其誣若此。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僇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按，用修謂汲冢多誣可也，又謂此書乃伊尹黜僇之人所作，此何異兒童之見。夫周末去商遠，故有此誣。使當時僇於伊尹者，豈得誣之至此？蓋春秋人作也。楊用修又引《瑣語》伊尹與妹喜交尤謬，蓋亦當得之類書。

小說稱徐鉉好言怪，賓客之不能自通者與失意見斥絕者，皆託言以求合。洪邁好志怪，晚歲急於成書，客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別爲名字以投之，至有數卷者，洪不復刪潤，皆入《夷堅》。然二子尚爲人欺也，蘇軾好談鬼，客至使談，有不能者輒云姑妄言之，則又導之以妄。然二子竟爲所欺，坡特滑稽戲劇，未嘗形筆端也。鉉所著《稽神錄》，其中必有誑於賓客如《夷堅》所得者，豈皆實哉？

洪《夷堅》四百二十卷，不勝衆矣，而王質景文又有《別志》二十四卷，何古今怪事盡出於南渡之世也？《太平廣記》雖五百卷，然自洪荒至宋已數千年，又合衆小說數百家而成，而洪直以一代之事當之，不亦妄哉。余嘗欲取宋太平興國後及遼、金、元氏以迄於明，凡小說中涉怪者，分門析類，續成《廣記》之書，殆亦五百餘卷，其誣誕瞭然洎好奇勦掇、文士俳諧概舉芟之，或不致後來之誚云。此書卷帙繁重，尚未成編，其辯駁大都略見茲集。

幼嘗戲輯諸小說爲《百家異苑》，今錄其序云：自漢人駕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異傳》繼之，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者甚衆，考《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編，有《述異記》二卷、《甄異錄》三卷、《廣異記》一卷、《旌異記》十五卷、《古異傳》三卷、《近異錄》二卷、《獨異志》十卷、《纂異記》一卷、《靈異記》十卷、《乘異記》三卷、《祥異記》一卷、《續異記》一卷、《集異記》三卷、《博異志》三卷、《括異志》一卷、《紀異錄》一卷、《祖異記》一卷、《采異記》一卷、《摭異記》一卷、《賢異錄》一卷，此外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誡諸集，大概近六十家，而李翺《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類弗與焉。以所記稍不同故也。今世有刻本者，僅《神異》、《述異》數家，餘俱不行，乃其事大半具諸類書，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者也。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雖存若亡。余屏居丘壑，卻掃杜門，無鼎臣野處之賓以遣餘日，輒命穎生以類鈔合，循名

入事，各完本書。不惟前哲流風藉以不泯，而遺編故帙亦因概見大都，遂統命之曰《百家異苑》，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披閱，當抵掌捫蝨之歡。昔蘇子瞻好語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以妄言之而汝姑妄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矣。

楊用修謂世但知《博物志》而不知有《博物記》，《記》乃漢人所撰。余讀《太平廣記》目無此書，僅再生類一事稱出《博物記》而內言及魏郭后，恐非漢人所撰，意以『記』爲『志』字誤，而今傳茂先《博物志》又無此事，姑識此以俟再考。其說云：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人猶活。既出，容色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內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郭崩，哭泣過禮，遂死。

人死而復甦者，竹書秦諜可謂絕奇，然他書謂之縊，非斬首也。余讀諸志怪小說所載，某人臨陣被殺而乘騎以歸，問其衆云：『有首無首孰佳？』衆泣曰：『有首佳。』帥曰：『汝不知，無首亦佳。』又一人被刑斬首，而復生一首，視前第稍細耳。信然，則秦諜之甦不足異矣。然《五行記》一事尤怪，幷錄此。清河崔廣宗犯法梟首，家人舁其體歸，每饑即畫地作『饑』字，家人遂屑食於頸孔中，飽既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且備凶具』，如其言。蓋千古未聞之異，於理恐必無也。

陳太丘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冢中。後開冢，女復活，問之，曰：『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饑。』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按，此書《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此。凡干寶所記冢中婢事皆出此後。又《三國・吳志》某人死六日復甦，穿土而出，與秦諜大同。稚川自有《集異傳》十卷，亦諸家書目所無，見本傳。蘇長公《仇池筆記》一事絕類太丘所記，豈亦談者欺之耶？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以刀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冢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著白練衫，丹綉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清河，陸雲也。按，此書蓋吳人士龍猶子撰者，而諸家絕無此目，僅見《三國志・鍾繇傳》注中，因錄此。

《列異傳》三卷，《通志》稱魏文撰，而《通考》及《宋志》書目皆無之，蓋自宋已亡矣。惟裴松之所引一事附《蔣濟傳》注中，魏文與濟同時，當是濟自語魏文者，今錄此云：蔣濟婦夢見亡兒曰：『死生異路，我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母驚悟白濟，曰：『夢耳，不足怪也。』明日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強難感悟，故訴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驗之。』遂道阿形狀甚悉。天明母重啟濟，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轉爲錄事矣。』

《博異志》稱谷神子纂而無名姓，或曰名還古，此《通考》晁氏說。今刻此書於谷神子下注此三字，蓋本晁氏說，非本書舊文也。序稱有所指託，故匿其姓名。今刻本纔十事，起敬元穎上馬侍中。余讀之詞頗雅馴，蓋亦晚唐稍能文者，視牛氏《玄怪》等錄覺勝之，然語意亡所刺譏，於序文殊不合。後讀《廣記》、《御覽》諸書，乃知刻本鈔集，所遺甚衆，僅得此書之半耳。第其所謂指託者尚未得之，當續考。陳氏但言名還古，竟亡其姓。唐有詩人鄭還古，嘗爲殷七七作傳，其人正晚唐，而殷傳文與事皆類，是書蓋其作也。

《集異記》，河東薛用弱撰。中載王之渙酒樓事，大非實錄，且昌齡、適集中絕少與之渙倡酬詩。又蕭穎士遇二少年，謂似鄱陽忠烈王，穎士實八世孫，聞言大駭。後會盱眙長勘發冢盜，乃知二少年實發鄱陽冢，忠烈貌如生，因知穎士狀類。此理或然，而《原化記》稱穎士遇老翁逆旅中，謂嘗爲蕭八代祖書佐，見穎士貌酷肖，不覺咨歎。則《集異》所載誠有

之，而《原化》因附會以爲神仙，第茂挺身遇此事，不自紀而人紀之，何耶？

白行簡《三夢記》云：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承掌，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院落出其側，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尺，得睹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遶而共食之。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鬠，諸人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行者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及敍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訖，殿庭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籍，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與夢符合不爽毫髮云。右載陶氏《說郛》。《太平廣記》夢類數事皆類此，此蓋實錄，餘悉祖此假託也。其第二夢記元白梁州詩云：『花時同醉破春愁，笑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與二公自紀悉同，故知劉夢亦實事也。其第三夢女巫事亦奇。

《稽神錄》云：漳州蘇猛子病狂，請醫陳寨。寨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病入心矣。』因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取蘇氏子髀爲兩，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寨驚懼，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謂其作法也，食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披髮叱之，其腹遂合。蘇氏子遂悟，連呼遞鋪，家人莫測，乃其日有驛吏手持公文死道旁，蓋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也。右徐氏謬談多若此。夫古有刳腹滌腸者，然腹剖腸見本不至死，史傳中如賈復、彭寵輩往往皆然，而俞跗、華佗又神藥以傅之，故非虛妄。若髀之爲二面猶能活，則宇宙之中斷無此事也。宋人小說載鉉好語怪，賓客率詭撰以欺之，此事亦收《廣記》中，使景盧賓客復掇以欺洪，豈不更入《夷堅》哉？漫書此博觀者一笑。《諾皐記》載景乙妻久病，見夫回，遽言半身被斫去，速逐之。乙趨園，見一物如嬰兒，持竹筐，見乙驚走。乙就視，妻半身在焉。比返，見妻髮際至胸，有霧如脂膜然，病遂已。按，此蓋徐氏賓客掇《酉陽》以欺鉉耳。

《酉陽雜俎·支諾皐》一事云：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成林，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於行人。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禫矣，將還馬嵬訪親求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針縷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無他親，能爲我家作新婦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井竈。』王申即日賃衣貰酒爲兒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關門，即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妻驚欲看其子，王申怒曰：『渠得好新婦，喜極囈言耳。』妻復寢，復夢如初。申與妻燃燈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扣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闖，纔開，有物圓目鑿齒，體面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按，張鷟《朝野僉載》一事正同，惟以爲周大足時泰州事，在貞元前，蓋好事者詭撰姓名以欺段耳。

《夷堅續志》云：醴泉尉崔汾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豐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入，綃紅翹翠，豔冶絕世，列坐月下。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爾麁率！』厲聲曰：『此處有地界無？』歎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曰：『此人有何親屬人陰籍，可領來。』一餉間，崔生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泣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粳也，遂鉤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道士怒解，拂衣由大門而去。按，此事《續志》所載，余嘗疑其文不類宋末而酷類《酉陽雜俎》，及近讀《廣記》，乃知即《雜俎》事，《夷堅》掇之耳。王長公贈方景武「上帝由來有戲臣」，亦用《雜俎》崔曙事。觀此二地界三尺，則不特帝臣侏儒也。

張睢陽保障之功日揭萬古，獨守城食三萬人，君子不能無疑。昌黎辯之甚力，後世談者，如《捫蝨新話》等書猶數數焉。近閱《摭青雜說》，得六合縣陰兵事，爲之擊節大快，千載之疑一朝冰釋，而世或寡知者，因節錄之：紹興辛巳虜南侵，有何兼資者奉主將命，將小隊游弋。至六合縣，見大軍自西北來，不類官兵，又不類虜人，須臾號令下寨，召兼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二人廟坐，冠服如天神，一人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東向，貌亦俊爽。兼資再拜，問其姓名，面貌英毅者曰：『吾張巡也。』指東向者曰：『此許遠也。』兼資少聞張、許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大節，今日乃得瞻風采，然信史所載豈皆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資因舉食三萬人事，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者皆已死之人耳。』兼資又舉殺愛妾事，巡曰：『亦非殺也，吾妾見孤城危迫，欲自殺以殉，許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軍士之心耳。』又見雷萬春面止一瘢，謂止中一箭，理亦近之。雖神怪之談君子所不道，而此足以破千古之惑，不可棄也。

《論衡》辯夔一足，然莊周載夔憐蚿。《山海經》載黃帝以夔革冒鼓，聲聞五百里，皆以爲一足。余嘗以莊周、《山海》附會，然古鍾鼎往往有夔龍之形，則獸自有名夔者也。《論衡》又辯汲井得人事，然《酉陽雜俎》載獨孤叔牙家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眞有人矣。井中遇人事甚夥，獨此事亦於原說吻合，總之不若景陽宮井爲實也。識此一笑。吾意，夔一足實因莊周跲踬之說訛爲后夔，好事者撰爲仲尼之語以闢之，而好辯者又引好事之談以證之，皆夢中說夢也。《雜俎》井中得人事，或因昔人之辯更撰此以實之，此非廣讀稗官不能得其要領也。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按，《博異記》邢鳳傳有此事，其詩正同，但言得之夢中耳。然則元和士人即鳳也，或《博異志》因《雜俎》此事而駕名於鳳，亦未可知。大抵稗官曲說附會百端，其情變不可窮詰也。《博異》作『羅幃空度九秋霜』，當以《雜俎》爲勝。

石鼎聯句詩明是退之腳手，蓋亦毛穎、革華遺意。至軒轅切韓，彌明影愈，又其不必言者。及閱《兩山墨談》，以某處有軒轅彌明廟爲疑，此極可大笑。世間叢祠井社如石郎、木居士之類，前代毫無出處，尚遍天下，況彌明韓公有詩，後人因立爲廟復何所疑。都緣不解韓公詩體，被其簸弄。若眞知詩人，一見便當瞭然。余因此知許由、善卷諸墓，一切不足憑信，每笑昌黎用爾許心力作此詩，千年後不遇識者，幾被軒轅氏奪去也。

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誕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鹵莽。今特拈出，爲學詩之鑒。黎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游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之句，暗用柳毅而不露，而語獨奇俊，得詩家三昧，總之不如不用爲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若因此妄生分別相，則癡人前說夢也。

六朝宋虞之有《妒記》一卷，至唐不傳，而宋王棨補之，今所補者又不存矣。余生平二親極念而不幸際敬通之厄，居常扼腕弗堪，每欲叢錄古今史傳中事迹，以補二書之亡而未暇。近讀《夷堅志》妒忌門一事絕奇，因錄之於左方。郭二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即斂。』丁寧數四，昭憂之，尚未敢盡信。及其無疾而逝，心猶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娶一妾，遭夫人妒忌以箠死，鞫訊天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泰山牘以上，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駕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云。據右所載事，則不特人類爲然，即異類且有之。然龍妾以非命亡而帝爲正獄致刑，今之殘虐姬媵俾弗聊生者，苟道陽誅，陰譴寧可免也。且一龍之妒，生既甘心其妾，垂死正刑而濱海田廬數百里復受其害，妒婦之惡詎勝道哉。庸書志後，以戒世之甘妒忌者。

宋何先《異聞》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遊，兩鬢蕭蕭玉釵直。』語亦頗工而不甚傳，因錄此。『蘆花』字與『荷花』相犯，當是鈔錄之誤。今《說郛》殊無善本，

余嘗得一部於王長公處，多長公手所改定者，惜此未經刊削云。《異聞》又載周某入樂離國事，當是傳寫唐人南柯及兜玄國二則耳。

唐人記返魂事有絕相類者，如齊推女及鄭亞妻必有一譌，又《太平廣記》神仙類田先生即救齊女者，而所記又不同，大率皆烏有耳。

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若《東陽夜怪錄》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亡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本朝新、餘等話本出名流，以皆幻設而時益以俚俗，又在前數家下。惟《廣記》所錄唐人閨閣事咸綽有情致，詩詞亦大率可喜。

又卷四〇《莊嶽委談》上 世所祀天、地、水三官，祠宇幾遍海內，然其顯迹前代傳記殊未聞。考《通志》惟《三元醮儀》一卷而不題撰者，疑當起於宋世。然《宣和畫譜》大曆中名畫，周昉有三官像圖，唐末范瓊、孫位、張素卿皆有之，五代左禮、朱繇、曹仲元遂不可勝數。推原實始漢末，唐、宋而盛，至於今極矣。張道陵敎法，凡祈禱服罪之人以三符授之，一著山上，一地下，一水中，詳載《後漢書》。

明・胡侍《真珠船》卷六《破頭話》 余仲父襄陵君之孫叔元，乃從弟佑之子。其前身，實終南豐德寺僧淨敖也。敖戒行甚高，復能詩，故余大父槐堂侍郎以來，世與交好。敖每謂仲父及余言：『淨敖受君家供養三世，行當托生君家，以酬厚遇。』正德甲戌四月十九日甲夜，仲父假寐，夢敖突入佑室，輒變爲虎躍而出。驚寤起，呼余及佑，方述夢次。俄報叔元生，時漏下二鼓。久之，忽聞叩門聲，訊之，乃敖徒德中來訃，云師作，入城主黃氏，二鼓坐脫矣。時敖年已八十三。仲父因命叔元小字爲和尙。叔元登嘉靖乙未進士，歲餘，遘病京邸，從弟爲裹巾幘，叔元覽鏡顧視，自調曰：『汝本一僧，易形爲儒，今乃着巾若道士，本來面目，固若是邪？』語畢而逝，時年才二十有三。余聞冥化妙微，忌人語洩，自述前生事，謂之說破頭話，犯者必死。叔元既顯字和尙，又恆自述本僧，語洩太甚，遂以夭死。按幽怪錄：党氏女語人云：『兒前身，茗客王蘭也。』納幣方畢，而女乃失。樗齋隨筆錄：元泗州塔寺住持某，齋戒嚴潔，時人以老佛稱之。一日，呼侍者，求血臟湯。侍者曰：『老佛平日齋戒，今日何得有此想？』老佛怒，拂衣去，徑造陳平章家，曰：『某特來求血臟湯喫也。』平章詰之如前。老佛怒曰：『原來你也是不了事漢！』平章不得已，與食之。至晚，歸寺，別衆唱偈曰：『撞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遂化去。茶毗之日，昇龕至淮河岸，時冰久合，舉火之際，大響一聲，冰忽自開，果如偈語。是夕平章見老佛至家，俄報後堂生子，卽雲嶠。後仕，爲餘姚同知，重九日，同張伯雨賦詩，伯雨有『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腳冰』之句，又有和者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若春冰。』至嶠則猶以『長淮一片冰』言之，不數日，卒。斯並說破頭話所致。然天竺牧童，能詠三生之句，晉時鮑靜，不忘墮井之身，王十朋自言是嚴閣黎，今盛尙書端明，自知爲養馬卒。皆說破頭話，而皆無恙也。

又卷八《烏鵲填河》 《淮南子》有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之說。故庾肩吾《七夕》詩云：『倩語雕陵鵲，填河未可飛。』宋之問云：『烏鵲橋邊一鴈飛。』王建云：『龍駕車轅鵲填石。』李商隱云：『星橋橫道鵲飛迴。』晏叔原云：『鵲慵烏慢得橋遲。』張文潛云：『靈官召集役靈鵲，橫渡天河雲作橋。』《爾雅翼》云：『涉秋七日，烏鵲首無故皆髡。相傳以爲是日，河鼓與織女會於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今七月七日，絕不見烏鵲，翼日驗之，鮮不髡者。』羅願謂秋乃鳥獸毛毬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解羽之所。』然必於一日。理所不能推也。

明・梅之熉《敘譚概》 猶龍《〔古今〕譚概》成，梅子讀未終卷，歎曰：『士君子得志則見諸行事，不得志則托諸空言。老氏云：「譚言微中，可以解紛。」然則譚何容易？不有學也不足譚，不有識也不能譚，不有膽也不敢譚，不有牢騷鬱積於中而無路發攄也亦不欲譚。夫羅古今於掌上，寄《春秋》於舌端，美可以代輿人之誦，而刺亦不違鄉校之公，此誠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快事也。』猶龍曰：『不然。子不見夫鸚鵡乎？學語不成，亦足自娛。吾無學無識，且膽銷而志冷矣，世何可深譚？譚其一二無害者，是謂概。』梅子曰：『有是哉，吾將以子之譚，概子之所未譚。』猶龍曰：『若是，是旌余罪也。』梅子笑曰：『何傷乎？君子不以言舉人，聖朝寧以言罪人？知我罪我，吾直爲子任之。』於是乎，此書遂行於世。古亭社弟梅之熉惠連述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第七《苦海部》　子猶曰：昔鄭光業兄弟，遇人獻詞句有可嗤者，輒投一巨皮篋中，號曰『苦海』。宴會，則取視以資諧戲。夫爲詞而足以資人之諧戲，此詞便是天地間一種少不得語，猶勝於塵腐蹈襲。如楊升庵所謂：『雖布帛菽粟，陳陳相因，不可衣食也。』故余喜而採之。而古詩之病，經人指摘者，亦附入之，又以見巨皮箱中人人有分，莫要輕易便張口笑人也。

又第三〇《微詞部》　子猶曰：人之口，含陰而吐陽，陽也而陰用之，則違之，而非規，抑之而非謗，刺之而非怨，嫉之而非仇，上可以代虞人之箴，而下亦可以當輿人之誦。夫是非與利害之心交明，其術不得不出乎此。余於《春秋》定、哀之際，三致意焉。

又第三一《口碑部》　子猶曰：古來不肖之人，皇靈不能使忌，天譴不能使警，而獨畏匹夫匹婦之口，何也？皇靈天譴皆不必，而匹夫匹婦之口必也。鄭僑採鄉校之議，宋華避東門之謳，而輓近庸君，如宋理宗亦謂諫官曰：『盡忠由你，只莫將副本傳將外去。』人之多口，信可畏夫！而猶有甘心遺臭，由人笑罵者，彼何人哉！

又第三三《荒唐部》　子猶曰：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舟中人曰：『天色何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熱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則然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聞而孰見之？《本草》曰：『獨尖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髀入水即乾，出水則濕，誠有之矣；入水即乾，何從得知？言固有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可笑也。既可笑，又欲不害理，難矣。章子厚作相，有太學生在門下，素有口辯。子厚一日至書室，叩以《易》理，其人縱橫辯論，雜以荒唐不經之說。子厚大怒曰：『何故對我亂道？』命左右擒下杖之。其人哀鳴叩頭乃免。而同時坡仙，乃強人妄言以爲笑樂。以理論，子厚似無害，究竟子厚一生正經安在，贏得死後作貓兒！何如坡仙得遊戲三昧也。

又第三六《雜志部》　子猶曰：史傳所載，採之不盡；稗官所述，閱之不盡；客座所聞，錄之不盡。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談諧方暢，謔笑紛沓，忽焉喙短，詞窮意敗矣。爾時得一奇事，如獲珍珠船，因不忍遺，置爲雜志第三十六。

又《情史・龍子猶序》　情史，余志也。余少負情癡，遇朋儕必傾赤相與，吉凶同患。聞人有奇窮奇枉，雖不相識，求爲之地。或力所不及，則嗟嘆累日，中夜輾轉不寐。見一有情人，輒欲下拜；或無情者，志言相忤，必委曲以情導之，萬萬不從乃已。嘗戲言：我死後不能忘情世人，必當作佛度世，其佛號當云『多情歡喜如來』。有人稱贊名號，信心奉持，即有無數喜神前後擁護，雖遇仇敵寃家，悉變歡喜，無有嗔惡妒嫉種種惡念。又嘗欲擇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傳，使人知情之可久，於是乎無情化有，私情化公，庶鄉國天下，藹然以情相與，於澆俗冀有更焉。而落魄奔走，硯田盡蕪，乃爲詹詹外史氏所先，亦快事也。是編分類著斷，恢詭非常，雖事專男女，未盡雅馴，而曲終之奏，要歸於正。善讀者可以廣情，不善讀者亦不至於導欲。余因爲序，而作《情偈》以付之，偈曰：

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生生而不滅，由情不滅故。四大皆幻設，惟情不虛假。有情疏者親，無情親者疏。無情與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誨諸衆生。子有情於父，臣有情於君，推之種種相，俱作如是觀。萬物如散錢，一情爲綫索。散錢就索穿，天涯成眷屬。若有賊害等，則自傷其情。如睹春花發，齊生歡喜意。盜賊必不作，奸宄必不起。佛亦何慈悲，聖亦何仁義。倒卻情種子，天地亦混沌。無奈我情多，無奈人情少。願得有情人，一齊來演法。

又《詹詹外史序》　六經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婦，《詩》有《關雎》，《書》序嬪虞之文，《禮》謹聘奔之別，《春秋》於姬姜之際詳然言之，豈非以情始於男女，凡民之所必開者，聖人亦因而導之，俾勿作於涼，於是流注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汪然有餘乎！異端之學，欲人鰥曠以求清淨，其究不至無君父不止，情之功效亦可知已。是編也，始乎『貞』，令人慕義；繼乎『緣』，令人知命，『私』『愛』以暢其悅，『仇』『憾』以伸其氣，『豪』『俠』以大其胸，『靈』『感』以神其事，『癡』『幻』以開其悟，『穢』『累』以窒其淫，『通』『化』以達其類，『芽』非以誣聖賢，而『癡』亦不敢以誣鬼神。譬諸《詩》云，興、觀、羣、怨，多識，種種俱足，或亦有情者之朗鑒，而無情者之磁石乎！耳目不廣，識見未超，姑就睹記憑臆成書，甚愧雅裁，僅當諧史。後有作者，吾爲裨諶，因題曰《類略》，以俟博雅者擇焉。

清・李漁《閑情偶寄・審虛實》　傳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虛有

實，隨人拈取。古者，書籍所載，古人現成之事也。今者，耳目傳聞，當時僅見之事也。實者，就事敷陳，不假造作，有根有據之謂也。虛者，空中樓閣，隨意搆成，無影無形之謂也。人謂古事多實，近事多虛，予曰不然。傳奇無實，大半皆寓言耳，欲勸人爲孝，則舉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紀，則不必盡有其事。凡屬孝親所應有者，悉取而加之，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其餘表忠表節，與種種勸人爲善之劇，率同於此。若謂古事皆實，則《西廂》《琵琶》推爲曲中之祖，鶯鶯果嫁君瑞乎？蔡邕之餓莩其親，五娘之幹蠱其夫，見於何書？果有實據乎？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指武成而言也。經史且然，矧雜劇乎？凡閱傳奇，而必考其事從何來。人居何地者，皆說夢之癡人，可以不答者也。然作者秉筆，又不宜盡作是觀。若紀目前之事，無所考究，則非特事跡可以幻生，幷其人之姓名，亦可以憑空揑造，是謂虛則虛到底也。若用往事爲題，以一古人出名，則滿場腳色，皆用古人，揑一姓名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於載籍，班班可考。創一事實不得，非用古人姓字爲難，使與滿場腳色，同時共事之爲難也。非查古人事實爲難，使與本等情由，貫串合一之爲難也。予既爲傳奇無實，大半寓言，何以又云姓名事實，必須有本。要知古人塡古事易，今人塡古事難。古人塡古事，猶之今人塡今事，非其不慮人考，無可考也。傳至於今，則其人其事，觀者爛熟於胸中，欺之不得，罔之不能，所以必求可據，是謂實則實到底也。若用一二古人作主，因無陪客，幻設姓名以代之，則虛不似虛，實不成實，詞家之醜態也。切忌犯之。

清・褚人穫《堅瓠三集》卷一《愛妾換馬》　唐酒徒鮑生多蓄聲妓，開成初，以夢蘭、小倩隨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駿馬孔皁，同憩水閣，鮑置酒。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坐鮑生之右，摐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酣乃停杯，命燭閱馬于軒檻前。鮑撫掌大悅。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切，密遣四絃更衣盛妝而至，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雲：『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弦。』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正頻，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而杯盤狼藉，不暇收拾。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指妾換馬之筵乎？』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持盃望月，請賦其事。命折庭前芭蕉一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桃夭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紫衣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率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長鬚曰：『步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於黧髮。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思既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箋，跪獻廡下。二公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若是？』駭問其名，則謝莊江淹也。言訖不見。事見唐、陳翰《異聞錄》及《才鬼記》。但《古樂府》已有梁簡文愛妾換馬辭，註曰：『古辭，淮南王作。』則知非唐事矣。又《誠齋雜記》，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馬名曰鵲，其主所珍也。彰曰：『彰有美妾相換，惟君所擇焉。』馬主因指一姬，遂換之。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管弦。《文苑英華》有陳標詩，曰：『粉閣香銷華殿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嫌柳葉雙眉綠。卻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長嘶兩意同。』《七修類稿》作張祐詩。又《鴻書》：蘇子瞻謫黃州，蔣運使餞之。子瞻命婢春娘勸酒。蔣問春娘去否。子瞻曰：『欲還父母家。』蔣曰：『公行必須馬。乞以馬易春娘，可乎？』子瞻諾之。蔣題詩云：『不惜霜毛兩雪蹄，等閒分付贖蛾眉。雖無金勒嘶明月，卻有佳人捧玉巵。』子瞻答詩曰：『春娘別去太匆匆，無限離情此夜中。只爲山行多險阻，故將紅粉換追風。』春娘亦賦一絕云：『爲人莫作婦人身，苦樂無端總屬人。今日始知人賤畜，君前碎首又何嗔。』遂下階觸槐而死。

又《九集》卷四《食薇衣葛》　《韓子通解》及《列士傳》，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不從，遂去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採葛爲衣。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復得數日，夷、齊

思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人所知也。若食鹿乳及採葛以爲衣，人罕知者。〇又劉孝標《辯命論》：夷、齊斃野婦之言。按《古史考》，夷、齊採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又《廣集》卷二《四后殺韓》　漢韓信爲呂后所殺，周韓通爲宋杜后所殺，韓侂胄爲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而皆死於婦人之手。然而侂胄宜殺也，惟韓信之死最冤。故未央宮中草，至後尚有血色，亦以表異也。

又卷六《斫石人》　邯鄲道傍有石碣，雲『漢光武斬石人處。』今石人猶在，首足異處，眞似刀斫者，然未悉其故。後閱《北轅錄》，載：趙州南光武廟，有二石人首橫於路。俗傳光武欲渡河，二人致餉。慮洩其蹤，乃除之。又《趙州志》云：『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人傍立，怒斬之，其人急走。熟視之，乃石也。』

又《秘集》卷一《宣聖》　夫子之道，中庸而已，未若釋老之生而多異也。然內典稱孔子爲童儒菩薩，顏子爲光淨菩薩。溧水縣有童儒寺，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適楚經此故也。而道家《眞靈圖》稱孔子爲太極眞君，顏子爲三辰司直，是強將孔、顏拉入二氏之中。然夫子無異也，而亦有異人之處。如宋仁宗命宦者李邦寧釋奠，風起燭滅，鐵爐陷入地中。明沙良著致誠修謁，聞琴瑟絲竹之音自廟中出。此非示人以神，亦所以教後世也。元歐陽器虛，能結氣爲嬰兒從頂上出，時方丁祭，弟子馬月林請器虛出神觀之，凝神久久，爲馬言曰：『余初至文廟，見梓潼來省祭物，省畢而去。既而主祭者獻爵讀祝時，止見一道太素之氣自天而下，貫入殿庭，祭畢冉冉而上。』此浩然之氣，至今存也。

清・杭世駿《訂訛類編》卷五《七夕牛女相會不足信》　《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某案：史記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爲渡河之說。蝶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塡河成橋而渡織女。」荆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間奕奕有光景，以此爲候，是牛女相過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于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案：齊諧記亦載渡河事，藝苑雌黃辨其無此事，亦引杜詩正之。杜公瞻注晉傅玄《擬天問》，亦謂此出流俗小說，尋之經史未有典據。又歲時記引緯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此說更屬無稽。

清・袁枚《子不語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繫詞》語之。玄鳥生商，牛羊飼稷，《雅》、《頌》語之。左丘明親受業於聖人，而內外《傳》語此四者尤詳。厥何故歟？蓋聖人教人，文、行、忠、信而已；此外則「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所以立人道之極也。《周易》取象幽渺，詩人自記祥瑞，《左氏》恢奇多聞，垂爲文章，所以窮天地之變也。其理皆幷行而不悖。

余生平寡嗜好，凡飲酒、度曲、樗蒱，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能焉。文史外無以自娛，乃廣采游心駭耳之事，妄言安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饜八珍矣，而不廣嘗夫蚳醢、葵菹，則脾困；嗜音者備《咸》、《韶》矣，而不旁及於侏儒僬僥，則耳狹。以妄驅庸，以駭起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是亦裨諶適野之一樂也。

昔顏魯公、李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駁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有僞造以取媚者。四賢之長，吾無能爲役也；四賢之短，則吾竊取之矣。書成，初名《子不語》，後見元人說部有雷同者，乃改爲《新齊諧》云。

清・趙紹祖《消暑録・夷堅》　張端義《貴耳集》云：『憲聖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彖《睽車志》始出，洪景盧《夷堅志》繼之。唐已有此集三卷，夷姓堅名也。』余按張氏說『夷堅』太畧，蓋未嘗見《列子》，妄以意言之爾。攷《列子・湯問篇》說冥靈、大椿、菌芝、蠛蚋，而及於窮髮北之溟海鯤鵬，而曰：『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洪氏蓋沿唐舊，取此以名其書。『夷』豈是姓，『堅』豈是名耶？《列子》借禹、益以實其說，而『夷堅』則猶《莊子》『齊諧』之意而已。

清・阮元《揅經室三集》卷二《文言説》　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往往鑄金刻石，始傳久遠。其著之簡策者，亦有漆書刀削之勞，非如今人下

筆千言，言事甚易也。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湯征葛異說》　《越絕書》云：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按此或即葛伯事，傳聞異辭。

先大夫禦花府君《印雪軒隨筆》，論葛伯事曰：《困學紀聞》云，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載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煩。余謂《孟子》之說亦異說也。葛伯放而不祀，湯當以正理諭之，不必爲此委曲周旋之舉。且遺之牛羊尚易也。湯之國七十里，葛伯爵其國，亦當七十里，相距遥遥，而使亳衆往耕。夫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尚有怨言，湯之民其肯負耒耜出疆，舍其田而耗人之田乎？即爲之耕矣，炊之於家中，餉之於境外，健步尚不勝其勞，老弱安能任斯役乎？況葛伯固一國之君也，田家之黍肉幾何，劫於路而奪之，此鄉曲無賴子所不爲，而謂葛伯爲之乎？余謂書言仇餉，或者湯邊鄙之民有與葛接壤者，適饁飽田中，葛伯挾私憤以殺之，如後世爭桑故事，湯遂緣此以興師耳，不當如《孟子》云也。

帝王分部

商紂王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　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興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怨。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以亂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國滅其烽燧。於是億兆夷民乃歡，萬國已靜。及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採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水德將滅，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紀殷之世歷已盡，而姬之聖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歸周。故蚩蚩之類，嗟殷亡之晚，望周來之遲矣。

周文王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周文王昌，狼星之精。母曰大任，夢長人感己，有胎。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以胎教之。溲於豕牢，生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胸有四乳。即位爲西伯，有雀生鸇於殷城隅。文王增脩政三年，四方諸侯皆服。崇侯譖之於紂，紂不納，費仲又言於紂，欲誅之，紂不從。九年春三月，率六州諸侯朝於殷。崇侯虎又譖之，紂怒，囚文王於羑里，雖有憂患，方脩先聖之業，廣解六十四卦，著其卦詞，謂爲《周易》。時謂西伯爲聖，紂疑而未達。長子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之，爲羹賜文王以試之。實聖當不食子羹。文王得而食焉，紂笑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而尚不知。』紂謂西伯曰：『譖汝者，長鼻決耳也。』文王曰：『此崇侯虎之狀。』紂赦文王。四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文王在酆，九州諸侯咸朝，五緯聚房心，周之分野。時有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乃獻洛西赤壤之國方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焉。賜以弓矢鈇鉞，使專征。天下大悅，有鳳凰銜書而至，文王稽首受命。是歲，即位，化被江漢之域，以受命之始年也。

周武王

《墨子》卷五《非攻下》　遝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

棘生乎國道，王兒自縱也。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

晉・王嘉《拾遺記》卷二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事出《太公六韜》。武王使畫其像於幡旗，以爲吉兆。今人幡信皆爲鳥畫，則遺象也。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周武王發，望羊高視齕齒，生而有光。太公、周公作輔。武王渡河伐紂，中流，白魚躍入舟，長一尺四寸。一說云丹鯉，未知孰是。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乃還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戊午，師渡盟津，諸侯咸會，共行天罰。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心欲武王。亟入，及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畢拜武王，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百姓待於郊，於是天錫黃鳥之旗，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身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大白之旗。肅脊氏獻石砮楛矢，苦庭之國獻文犀紫駝。命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弱。時夷羿之子，名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依麋鹿以爲羣。叔齊起害鹿，鹿死，伯夷恚之而死。

周穆王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五《志怪篇一二》　有人以優師獻周穆王，甚巧，能作木人，趨走俯仰如人，鎮其頤則可語，捧其手則可舞。王與盛姬共觀，木人瞋其目，招王左右侍者。王大怒，欲誅優師，優師大怖，乃剖木以示王，皆附會革木所爲，五臟完具。王大悅，乃廢其肝，則目不能瞋。廢其心，則口不能語。廢其脾，則手不能運。王厚賜之。

《太平廣記》卷二引《仙傳拾遺・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倣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奔戎，使造父爲御，得白狐玄貉，以祭於河宗。導車涉弱水，魚鼈黿鼉以爲梁，遂登於春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答曰：『余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又至於雷首太行，遂入於宗周。時尹喜既通流沙草栖於終南之陰，王追其舊跡，招隱士尹軼、杜沖。居於草栖之所，因號樓觀，從詣焉，祭父自鄭圃來謁，諫王以徐偃之亂，王乃返國，宗社復安。王造崑崙時，飲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又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靈沖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況其飲琬琰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棗，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長生乎。又云：『西王母降穆王之宮。』相與昇雲而去。

周厲王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戒惕篇》　周厲王好利，近榮公。大夫芮良夫諫之，王怒，問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喜曰：『能弭謗矣。』召公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川潰傷人，人亦如之。故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瞍教誨，耆艾勵之。』王不聽，於是莫敢出言。其先夏后氏衰，有二龍止於夏庭，曰：『余褒之二君也。』帝殺而埋其櫝，三代莫敢視。厲王發而觀之，使婦人裸而譟之，櫝化爲元龜。後宮未齔者遭之，既笄，而孕褒姒矣。

周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白服，廢太子而立之，用褒姒爲后。褒姒者，周宣王時歌云：『檿弧白服，實亡周國。』宣王下國內有白服者，殺之。時褒姒初生，父母不養而棄。白服者聞嬰兒啼，因取以犇褒。後褒人以姒贖罪，因名褒姒焉。

齊桓公

《韓非子》卷一一《外儲説左上》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爲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太平廣記》卷二九一引《莊子》 齊桓公遊于澤，管仲御，公見怪焉。管仲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見人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見也。』

秦穆公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秦穆公亡善馬，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傷人。』皆賜酒沃之。後與晉戰，而三百人爭死以報恩。

晉文公

《韓非子》卷一一《外儲説左上》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宋・何遠《春渚紀聞》卷第七《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坡在穎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謂此後坡薦景文，得隰州以歿。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既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公已屬纊矣。

鄭繆公

《太平廣記》卷二九一引《墨子》 鄭繆公晝日處廟，有神人面鳥身，素服，面狀方正，繆公大懼。神曰：『無懼，帝厚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使若國昌。』公問神名。曰：『予爲句芒也。』

楚莊王

《韓非子》卷七《喻老》 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楚昭王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與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於是國無相棄者。

楚厲王

《韓非子》卷一一《外儲説左上》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昭王南征》　楚屈完言昭王南征而不復，君其問之水濱，不過一時抵拒之辭，不謂眞有可問者。《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又東逕左桑，昔昭王南征死于是水。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于此成禮而行，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沔水又東得合驛口。庾仲雍言須導村耆舊云：朝廷驛使合王喪于是，因以名焉。今須導村正有大斂口，言昭王于此殯斂矣。沔水又東謂之横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沔水又東謂之鄭公潭，言鄭武公與王同溺水于是。世數既懸，爲不近情矣。沔水又東得死沔，言昭王濟沔自是死，故有『死沔』之稱。王尸豈逆流乎？此皆昭王南征之故事，千載以下猶歷歷如見也。

宋景公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弔曰：『禍當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理國家。不可也。』『可移於百姓。』公曰：『百姓，國之本。不可也。』『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本。不可也。』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於是熒惑退三舍。

宋昭王

唐・李冗《獨異志》卷中　宋昭王出亡，謂其御者曰：『吾知所以亡者。』御者曰：『何以知之？』昭王曰：『吾被服而立，左右皆曰：「君，麗者也。」發言舉事，左右皆曰：「君，聖者也。」吾內外不見其過，安得不亡乎？』於是改行易操。後三年，美行於宋，宋人迎之，復國位。謚曰昭。

吳王夫差

《太平廣記》卷二七六引《越絶書》　吳王夫差夜夢三黑狗號，以南以北。炊甑無氣。及覺，召羣臣言夢。羣臣不能解，乃召公孫聖。聖被召，與妻訣曰：『以惡夢召我，我豈欺心者，必爲王所殺。』於是聖至，以所夢告之。聖曰：『王無國矣。犬號者，宗廟無主。炊甑無氣，不食矣。』王果怒，殺之。及越兵至，王謂左右曰：『吾無道，殺公孫聖。汝可呼之。』於是三呼三應。吳卒爲越所滅。

越王句踐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越王句踐爲吳所敗於會稽，將以勉勵於衆。嘗施一器，懸膽於門，出入嘗之，令士卒不忘其苦。

又卷中　《越絶書》：越王句踐既爲吳辱，嘗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蛙怒，句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答曰：『蛙如是怒，可不揖？』於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助平吳。

古蜀王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荆鼈令死，尸隨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鼈令至岷山下，已復生起，見蜀望帝，帝使鼈令鑿巫山，然後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如，以國禪與鼈令，爲蜀王，號曰開明。

又　廬君乘土船，下至夷城，石岸曲，水亦曲，廬君望之如穴狀，曰：『我既道穴中，又入此柰何。』石岸爲崩，廣三丈餘，陛級之。廬君行至上岸，上岸有平石，廣長五丈，休其上投算，投算處皆有石，因立城其旁。

《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傳》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且即化爲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燕太子丹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二　燕太子丹仰歎，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中木象生肉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遣使歸國。

秦始皇

晉・王嘉《拾遺記》卷四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眞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爲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寶劒神物，隨時散亂也。

又卷五　昔始皇爲塚，斂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於塚中，爲江海川瀆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楫，金銀爲鳧雁，以瑠璃雜寶爲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昔生埋工人於塚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工人於塚內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辭讚。漢初發此塚，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爲『怨碑』。《史記》畧而不錄。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五《志怪篇》　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幷一寸葚。秦王遣徐福求桑椹於碧海之中，海中止有扶桑樹，長數千丈。樹兩根同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仙人食其椹而體作金光，飛騰元宮也。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一　齊高城東有蒲台，秦始皇所頓處。時始皇在臺下縈蒲系馬，至今蒲生猶縈，俗謂之始皇蒲。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陽城十一山石盡起東傾，如相隨狀，至今猶爾。秦皇于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海

三十里，與神人相見。左右巧者潛以腳畫神形。神怒曰：『速去。』即轉馬，前腳猶立，后腳隨崩，僅得登岸。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秦始皇欲觀日，乃造石橋海岸，驅使鬼運。始皇曰：『欲見君形，可乎？』海神遂出，謂始皇左右曰：『我形甚醜，勿畫我形。』其下有巧者，暗以足畫地圖之。神怒，海岸遂崩。始皇脱走，僅免死；左右皆陷沒焉。

又卷下　秦優旃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輒動。時天雨甚，武士被盾立於庭，優旃欲救之，戲曰：『被盾郎，汝雖長，立雨中；我雖短，立殿上。』始皇聞之，乃命徙立廡下。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上《狸頭白首》　昔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突於帝前，有武士戴狸皮白首，獸畏而遁。遂軍仗儀服，皆戴作狸頭白首，以威不虞也。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小説》　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夷服，於是鑄銅爲十二枚，以寫之，蓋漢十二帝之瑞也。

又卷二九一引《三齊要略》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所出處。傳云：『時有神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今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行狀。』又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腳畫。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

清・褚人穫《堅瓠餘集》卷二《秦始皇再遇盜》　《雲谷卧餘》：秦始皇二十九年，博浪沙中爲盜所驚，大索十日，人皆知之。至於三十二年，始皇微行，與武士四人夜出關中，逢盜於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大索二十日，世鮮知者。此帝王微行之始，故表而出之。

子嬰

晉・王嘉《拾遺記》卷四　秦王子嬰立，凡百日，郎中趙高謀殺之。子嬰寢於望夷之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鬚鬢絕青，納玉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而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子嬰，閽者許進焉。子嬰乃與言。謂子嬰曰：『余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同姓者欲相誅暴。』翌日乃起，子嬰則疑趙高，囚高於咸陽獄，懸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説云：『趙高先世受韓終丹法，冬月坐於堅冰，夏日卧於爐上，不覺寒熱。』及高死，子嬰棄高屍於九達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飛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子嬰所夢，即始皇之靈；所著玉舄，則安期先生所遺也。鬼魅之理，萬世一時。

西楚霸王

清・褚人穫《堅瓠集》卷一《烏江廟》　烏江有項羽廟，頗靈異，舟楫往來，必焚紙錢祭享，否則獲咎。有一狂士歷舟前進，風濤果作。士怒，返舟登廟，題一絕於壁曰：『君不君兮臣不臣，嗟今空自作威靈。平分天下曾嫌少，一陌金錢值幾文。』題畢舟行，竟無他故。邀祀之患，因而遂息。後有滑稽者，代項王答詩云：『楚不楚兮漢不漢，於今立廟江之畔。平分天下雖嫌少，一陌紙錢必要算。』

漢太上皇

晉・王嘉《拾遺記》卷五　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酆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劍，愼勿泄言！』上皇謂爲戲言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爲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斫玉鐫金，其刃

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斂鍔，終爲鄙器。』上皇則解匕首投於鑪中。俄而烟焰衝天，日爲之晝晦。及乎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首。上皇云：『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陌上授余，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劍，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卽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長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卽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

錄曰：夫精靈變化，其途非一；冥會之感，理故難常。至如墳讖所載，咸取驗於已往，歌謠俚說，皆求徵於未來，考圖披籍，往往而編列矣。觀乎工人之說，諒妖言之遠効焉。三尺之劍，以應天地之數，故三爲陽數，亦應天地之德。按《鉤命訣》曰：『蕭何爲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爲三猾。』周爲木德，漢叶火位，此其徵也。

漢高祖

漢・王充《論衡》卷二《吉驗篇》 高皇帝母曰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性好用酒，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止卧，媼、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醉，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嫗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姓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爲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一 漢高祖劉季，父名執嘉，母曰含始，入池中浴，見玉鷄銜赤珠，名曰玉英，吞之有孕。昔孔子夢三槐閒豐沛邦有赤蛇，化爲黃玉，上有文曰『卯金刀』字，此其瑞矣。帝美髭髯隆準，容受直言，好謀多欲，平秦楚之難，撥亂反正，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聰。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從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定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一 漢高祖手敕太子云：『吾遭亂世，生不讀書，當秦禁學問，又自喜，謂讀書無所益。洎踐阼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邪？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兼群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

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吏人也。』

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年倍於汝者，皆拜，幷語汝諸弟。』

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諸子皆足自立，哀此兒猶小也。』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漢王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呂后問計於張良。曰：『南山有四皓，隱而不仕於秦。太子卑辭延之，若四老人到，扶太子，一助也。』於是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皆隨太子入謁。高帝曰：『吾得天下，不到；今隨吾兒遊，何也？』四老曰：『陛下侮慢，臣等恥來；今太子賢明，臣故佐之。』於是太子乃定。高祖謂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

又 漢高祖微時，常與客過其丘嫂食。客益羹，嫂厭叔，佯爲羹盡，戞其釜。高祖怨其嫂。及爲帝，封其子爲戞羹侯。或問帝，帝曰：『其母不長者。』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小說》 滎陽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

『漢高祖曾避項羽於此井，爲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井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起於此。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漢高祖弒義帝》　山東驛鹽道盧憲觀暴卒，已而復蘇；云前身本九江王英布也，弒義帝乃高祖使之，非項羽所使也。高祖陰弒義帝，嫁名項羽，而僞與諸侯討弒義帝者。羽訟于上帝，須布爲質。質明，果係高祖所弒。陳平六出奇計，此其一也。故盧死而復蘇。問：『何以遲二千年而讞始定？』曰：『羽以坑咸陽卒二十萬，上帝震怒，戮于陰山，受無量罪；今始滿貫，方得訴冤。』

漢文帝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漢太宗恆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臺基已成，將構，召匠計之，直百金，乃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戈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常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兵器無刃，以示敦樸，爲天下先。葬霸陵，皆瓦屋，不以金銀銅鐵爲飾。因山不起墳。南粵尉佗自立爲帝，召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濞詐病不朝，錫以几仗。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至於中宗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工巧器械，先代莫及。民畏其法，吏奉其職矣。

漢武帝

晉・王嘉《拾遺記》卷五　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巵。巵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顱顁，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見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帷幄。』帝曰：『一見足矣，可致之。』少君曰：『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眞人。使此石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幔裏，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爲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

又卷九　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揔金抽翠，花條冉弱，狀似金薹。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殿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則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嘆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蘗，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啜濁糟，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及晉武踐位，忽見馥立於階下，帝奇其倜儻，擢爲朝歌邑宰。馥辭曰：『老羌異域之人，遠隔山川，得遊中華，已爲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階下高聲

而對曰：『馬圈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更爲殷紂之民乎？』帝撫玉几大悅，卽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爲善政，民爲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蓉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三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爲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圈醉羌所說之驗。

錄曰：不得中行，狂狷可也。淳于、優孟之儔，因俳說以進諫。至如姚馥，才性容貌，不與華同，片言竊諷，媚足規範。及其俳諧詭譎，推辭指誡，因物而刺，言之者無罪，抑亦東方曼倩之儔歟！夫心胃之逸朽，故有腐腸爛腸之嗜，是以『五味令人口爽』，老氏以爲深誡；未若甘茲桂石，美斯松草，含吐煙霞，咀食沆瀣，迅千齡於一朝，方塵劫於俄頃，胡可淫此酣樂，忘彼久視者乎？夫物有事異而名同者，自非窮神達理，莫能遙照；豈可假於詖辭，專求於邪說。天命有兆，歷運攸歸，何可妄信於謠訛，指怪於纖草？將溺所聞，信諸厥術，可爲嗟乎！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二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愎，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七　漢武帝塚裏先有玉箱瑤杖各一，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平素常玩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郿市買得此二物，帝左右識而認之，說賣者形狀，乃帝也。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一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有國色，帝悅之，因留宿，夜與主婢卧。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星甚逼，書生大驚，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乃見一男子，持刀將欲入，聞書生聲急，謂爲己故，遂蹙縮走去，客星應時而退。如是者數遍。帝聞其聲，異而召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此人必婢婿，將欲肆其凶惡於朕。』乃召集期門、羽林，語主人曰：『朕天子也。』於是擒拿問之，服而誅。後，帝嘆曰：『斯蓋天啓書生之心，以扶佑朕躬。』乃厚賜書生。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漢武帝乳母恃恩，家人縱橫。帝怒，乳母流於邊，入辭帝。郭舍人謂曰：『母今出時，但屢顧我，當救母不行。』母如其言，乃顧舍人。舍人罵曰：『嫗回顧，何爲？帝壯矣，豈假汝乳耶！』帝於是悅，遂不流乳母。

《太平廣記》卷四引《仙傳拾遺》　漢武帝天漢三年，帝巡東海，祠恆山。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也，以爲西國雖遠，而貢者不奇，使者未遣之。帝幸華林苑，射虎兕，弩絃斷。使者時隨駕，因上言，請以膠一分，以口濡其膠，以續弩絃。帝驚曰：『此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對牽引之。終日不脫，勝未續時也。膠青色，如碧玉。吉光毛裘黃白，蓋神馬之類。裘入水終日不沈，入火不焦。帝悟，厚賂使者而遣去，集絃膠出自鳳麟洲。洲在西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面皆弱水遶之，上多鳳麟。數萬爲羣，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集絃膠，一名連金泥。弓弩已斷之絃，刀劒已斷之鐵，以膠連續，終不脫也。

又　漢延和三年春，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貍，其毛黃色。國使將以呈帝，帝見使者抱之以入，其氣禿悴，尤怪其所貢之非。問使者曰：『此小物，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於百禽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神驎爲巨象之王，鳳凰爲大鵬之宗，亦不在巨細也。臣國此去三十萬里，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者。中國將有好道之君矣，我國王將仰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物，故搜奇蘊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肥車而濟弱水，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徑，艱苦蹊路，於今十三年矣。神香辟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魍魎。夫此二物者，實濟衆生之至要，助至化而升平，豈圖陛下，乃不知貴乎，是臣國占風之謬也。今日仰鑒天姿，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恣，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注賊，心多節則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也。』帝默然不平。帝乃使使者勑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令發一聲。獸舐唇良久，忽如天雷霹靂之響。又作兩目如礦礪之炎光，久乃止。帝登時顛蹙，掩耳振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皆失仗。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虎見獸，皆相

聚屈蹟如也。帝恨使者言不遜，欲罪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至始元元年，京城大疫，死者太半。帝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香氣經三月不歇。帝信神香，乃秘錄餘香。一旦函檢如故，而失神香也。此香出於聚窟洲人鳥山。山上多樹，與楓樹相似，而香聞數里，名爲返魂樹。亦能自作聲，如群牛吼。聞之者心振神駭。伐其木根，於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熟煎之，如黑粉狀，令可丸，名爲驚精香，或名振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振檀香，或名却死香。一種六名，斯實靈物也。

又卷二七六引《三秦記》　漢武帝夢大魚，求去口中鉤。明日遊昆明池，見一魚銜鉤，帝取鉤放之。三日，池濱得明珠一雙。

又引《漢武內傳》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虯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翁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廻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卽位，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君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向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閑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眞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

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眞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挾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眞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搭襴，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眞靈人也。下車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厨，眞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樏，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淩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歌畢，王母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仙眞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

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比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胄彭孛，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嘗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

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敕，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住，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眞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方。玉女名籙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眞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劒。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廚。廚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眞元之母，尊貴之神。汝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恆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眞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剗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往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寃，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恆爲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蟾蜍之窟，霄虛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昆閬之中，位以仙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戢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志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凝眞性，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閬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殫，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必卒何如。如其廻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眞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

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諸鎭輔。貴昆陵以舍靈仙，尊蓬丘以館眞人，安水神于極陰之源，棲太帝于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

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覩河嶽之盤曲，陵廻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祕於玄臺，而出爲靈眞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仙澤，扣求不忘于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愼，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眞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眞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眞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咸儀，丑辰未戌地眞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淸眞。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眞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弘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飢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漑。不敢多陳。』帝啓叩不已。

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眞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眞招神。此術眇邈，必須淸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眞形，夫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眞之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祕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群文眞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眞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衒天道。此禁豈輕於傳耶？別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眞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仙之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戒，以求神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眄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眞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仙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眞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眞仙，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聞道難也。非聞道難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耶？』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受書以來，幷賢大女卽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靑眞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所授者同。靑眞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愍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眞之珍貴耳。非徒苟執，衒泄天道。阿環主臣，願不罪焉。阿母眞形之貴，愍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卽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靑眞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奉使絳河，攝南眞七元君檢校群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

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月，克己反善，奉敬眞神，存眞

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掘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眞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眞，必沉幽冥。爾其愼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眞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眞，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眞小童爲號。其爲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爲眞俊，游於扶廣，權此始運。館于玄圃，治仙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寶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眞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凋枉而卒歿，輕則鍾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愼也。』

王母因授以五嶽眞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田四非答哥。哥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眞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安著柏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意旨清暢，高韻自許。爲神眞見降，必當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狄，路盈怒歎。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柏梁臺眞形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幷函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盩厔西，憩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遍。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埏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鄜市。其日，見一人於北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即售交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

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斂。到元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殯殮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九都龍眞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斂經杖，乃忽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漢成帝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一　漢成帝好蹙鞠，群臣以蹙鞠勞體，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此而不勞者奏之。』劉向奏彈棋以獻。帝大悅，賜之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太平廣記》卷二三六引《拾遺録》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旁起

霄遊宮，以漆爲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悅於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之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姬以下，咸帶玄綬。衣珮雖加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霄遊宮，方秉炬燭。宴幸既罷，靜鼓息罩，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期門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輦上坐，但覺耳中若聞風雷之聲，以其疾也。一名雲雷宮。所行之處，咸以氈締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也。雖惑于微行暱宴，民無勞怨，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于道旁。國之窮老，皆呼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劉向、谷永竊言指諫。于是焚霄遊、飛行之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直，如轉丸焉。

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上　漢成帝爲趙昭儀作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爲前殿後殿，又爲溫室、凝紅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璧爲表裏，千變萬狀。連遠條館，號通仙門。

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視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曰：『覽巾，使撤燭。』它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預約中出幃，值帝，卽入白昭儀，昭儀遽隱避。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一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或至百金。

帝病緩弱，太醫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脊卹膏，遺昭儀。昭儀輒進帝。帝御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七成帳，笑吃吃不止。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裛衣視帝，餘精出湧，沾污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與掖庭令爭幃帳之事乎？』乃撫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血而死。

漢光武帝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漢世祖文叔，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於武帝故宮，有赤光照室，影如五麟七鳳。後望氣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見春陵城郭曰：『佳哉美氣，鬱鬱葱葱。』帝美鬚眉，身長八尺七寸，腳下有文，色如銀印，厚一分。更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內，火光赫然屬天。夢乘赤龍登天上，珠階玉闥，乃以三千人，破王莽百萬衆。及即位，故能平隗囂，公孫述等。在兵既久，厭武事，常思息肩。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諭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對』，非爾所及也。每旦視事，日昃乃罷。斷遠方餉異味奇珍，功臣高枕無所誅殺。引公卿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失彭聃之福，願頤愛精神。』帝曰：『我自樂之，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愼政體，總覽權綱。嘗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鑾旗在前，屬車在後，朕乘此安之。』乃以駕鼓車。初，巡狩春陵，父老曰：『乞蠲十年。』帝曰：『天下艱難，三年已外，豈能自保？』乃蠲三年。退勳臣，進文吏，身衣大練，色無重採。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扇。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損池籞，廢戈獵，賜州國，竝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嘗著瑞火龍賦，內外匪懈。百姓寬息，戢弓矢，散馬牛，信止戈爲武也。

漢明帝

宋・程大昌《雍録》卷一〇　漢明帝夢人飛行殿庭，頃有日月光，〔案〕頃當作頂。已而舉以問人，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人信佛者多，因飾爲之說曰：『佛之靈，能於其教未行中國之前，見夢於帝而感悟之。』此悞也。金像既已入漢，而渾邪、休屠數萬之衆，又已徙入塞內，亦有入在長安者，凡此數萬之人，皆月氏故種，其間奉佛者必多，而又有金像爲之宗主，則中國人爲其所咻者又多，故其語可以轉而上聞。明帝先已知之，故遂因聞生想而形之於夢，此亦樂廣之謂因者也。金像未得以前，無人嘗作此夢，則又樂廣謂未嘗有人夢乘車入鼠穴者是也。苟云其教未傳，而其神自見，則傅毅，中國人也，何由而知飛行挾日月者，其神嘗名爲佛也。

漢安帝

晉・王嘉《拾遺記》卷六　安帝好微行，於郊坰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罽文繡。至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吏民入錢者得爲官。有瑯琊王溥，卽王吉之後。吉先爲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傲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于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積善降福，神明報焉。

漢靈帝

《太平廣記》卷二三六引《拾遺記》　靈帝初平三年，于西園起裸遊館十間，採綠苔以被階，引渠水以遶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游漾。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者以執篙楫，搖蕩于渠中。其水清淺，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奏招商七言之歌，以來涼氣也。其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唯日不足樂有餘，清絃流管歌玉虯。千年萬歲喜難逾，渠中植蓮大如蓋。』枝長一丈，南國所獻也。其葉夜舒晝捲，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月出見葉舒，亦名望舒荷。帝乃盛夏避暑于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嘆曰：『使萬年如此，則爲上仙矣。』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粧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爲浴湯，宮人以之沐浴。浴畢，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欲內監爲雞鳴，于館北起雞鳴堂，多畜雞。每醉樂，迷于天曉。內閹競作雞鳴，以亂眞聲也。仍以炬燭投于殿下，帝乃驚寤。及董卓破京師，收其美人，焚其堂舘。至魏咸熙中，于先帝投燭處溟溟有光如星，後人以爲神光，于此地建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之末，乃掃除焉。

魏武帝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捷悟》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幼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于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魏武帝曹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時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利，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中，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竝施。御事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書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擒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六十三頭。及造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所獻，與羣下共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而已。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一一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至。』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動。帝復大呼：『偷兒今在此。』紹惶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魏武又嘗云：『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云：『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心必動，便戮汝，汝但勿言，當厚相報。』侍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又袁紹年少時，曾夜遣人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其後來必高，因帖卧床上，劍至，果高。

魏武又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愼之！』後乃佯凍，所幸小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之。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懷遠國，使崔季珪代當坐，自捉刀立床頭。事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乃英雄也！』魏武聞之，馳殺此使。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曹操密語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挾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執汝，汝勿言，吾有重報於汝。』其人不悟，遂緘默至於死。操用此以惑衆，能察人眉睫之用也。

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二　魏武帝時，孫權曾致巨象，武帝欲知其斤重。鄧哀王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不校可知矣。』武帝即時行焉。時王方五六歲。予按，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娄若。使曰：「豕也，非大圂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云云。乃知以舟量物，自燕昭時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鄧哀王也。

又卷二一　魏祖少遊蕩，叔父數言於其父嵩。祖患之，僞敗面口偏。叔父見，云：『中風。』又告嵩。嵩驚呼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自是叔父所告，嵩皆不信。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行刑，汝但勿言某使，無他，當厚相報。』此人信之，被執不懼。遂斬之。

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三《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輟耕錄》：宋僉應符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以爲此詩之斧鉞，不知老瞞之骨，豈眞瘞七十二塚間？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雲霧，恐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輦谷之葬，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哉？後有反其意者曰：『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塚，更於何處覓君屍。』得其旨矣。又《鶴林玉露》。漳河疑塚，北人歲爲增封。範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塚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番僧爲增土，世間隨事有知音。』

又《續集》卷二《漳河曹操墓》　國朝鼎革時，漳河水涸。有捕魚者，見河中有大石板，傍有一隙，窺之黯然，疑其中多魚聚，乃由隙入。數十步得一石門，心怪之，出招諸捕魚者入。初啓門，見其中盡美女，或坐，或卧，或倚，分列兩行。有頃，俱化爲灰委地上。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儼如王者。中立一碑，漁人中有識字者就之，則曹操也。衆人因跪而斬之，磔裂其屍。諸美人蓋生而殉葬者，地氣凝結，故如生人。既而門啓，漏泄其氣，故俱成灰，獨操以水銀斂，其肌膚尚不朽腐。故云：『疑塚之外，尚有一塚藏君屍也。』

清・袁枚《子不語》卷八　江寧副榜王芾，夢古衣冠人召往一處，宮闕巍峨，兵衛甚嚴。有赤幘者從軍門出曰：『漢丞相曹公奉屈。』王遂入。見一人皮弁上坐，鬚眉蒼白。芾心知爲操，一時心悸，無以自名，乃長揖稱：『晚生王某奉謁。』操命旁坐，謂曰：『聞汝好學書，可知楷書先乎，草書先乎？』曰：『楷書先。』操搖頭曰：『不然，先有草書，後有楷書。所以召汝者，正爲將此義告知，以便轉語世人也。』語畢，仍遣赤幘人送出。甫及門，聞內有呼號聲，赤幘者曰：『相王又用五色棒棰人矣。』芾驚而醒。

魏明帝

晉・王嘉《拾遺記》卷七　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皆負畚鍤，天陰凍寒，死者相枕。洛、鄴諸鼎，皆夜震自移。又聞宮中地下，有怨嘆之聲。高堂隆等上表諫曰：『王者宜靜以養民，今嗟嘆之聲，形於人鬼，願省薄奢費，以敦儉樸。』帝猶不止，廣求瑰異，珍賂是聚，飭臺榭累年而畢。諫者尤多，帝乃去煩歸儉，死者收而葬之。人神致感，衆祥皆應。太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其文彪發，似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而中開廣六尺，望若眞樹也。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

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及魏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石陰類，魏爲土德，斯爲靈徵。苑囿及民家草樹，皆生連理。有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疏，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沛國有黃麟見於戊己之地，皆土德之嘉瑞。乃修戊己之壇，黃星炳夜。又起昴畢之臺，祭祀此星，魏之分野，歲時修祀焉。

吳大帝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吳孫權獵於武昌，有神女見，曰：『今日當獵異獸。』忽然不見。俄頃，獵得一豹。女復見，曰：『可豎其尾於我處而立祠焉。』或曰，豹尾之設，自孫權始焉。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武昌記》 吳孫權獵於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何獲，曰：『只獲一豹。』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權稱尊號，立廟于山下。

成都王李雄

《太平廣記》卷第一三五引《華陽國志》 蜀長老言，宕渠故賨國，今有賨城、盧城。秦始皇時，有人長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焉。

晉明帝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一 晉明帝爲太子時，聞元帝沐，上啓云：『臣紹言，伏蒙吉日沐頭，老壽多宜，謹拜表賀。』答云：『春正月沐頭，至今大垢臭，故力沐耳！得啓，知汝孝愛，當如今言，父子享祿長生也。』又啓云：『伏聞沐久，想勞極，不審尊體何如？』答云：『去垢甚佳，身不極勞也。』

唐・李冗《獨異志》卷中 晉明帝十餘歲，未爲太子，元帝坐之膝上，問曰：『日與長安孰近？』答曰：『日近。』復問之：『何言日近？』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異之。明日，對羣臣復問之，答曰：『日遠長安近。』元帝甚驚，問曰：『何以與昨日之對有異？』復答曰：『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帝愈奇之，立爲太子。

《太平廣記》卷四〇三引《中說》 晉明帝單騎潛入，窺王敦營，敦覺，使騎追之。帝奔，仍以七寶鞭顧逆旅嫗，扇馬屎。王敦追之人見馬屎，以爲帝去已遠，仍寶鞭，不復前追。

晉元帝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洞林記・晉元帝》 晉中宗爲丞相時，有雞雛者而雀飛集其背，驅而復來，如此再三。占有云：『雞者酉，酉者金，夫雀變而來赴之，卽王踐祚之象也。』又云：『元帝時，三雀共登一雄雞背，三入安東廳。』占者以爲當進三爵爲天子。

晉孝武帝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一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復衣，但著單絹裙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云：『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故也。』謝公出，嘆曰：『上明理不減先帝。』

《太平廣記》卷二九四引《幽明録》 晉孝武帝，殿北窗下見一人，著白帢，黃練單衣，自稱華林園水池中神，名曰淋涔君。帝取所佩刀擲之，空過無礙。神忿曰：『當令君知之。』少時而暴崩。

拓跋氏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天生女子》　後魏聖武帝拓跋氏，名詰汾。嘗獵山澤間，見美婦人乘輜軒自天而下。既至，出曰：『我天女也，受命而來，與君相偶。』且曰謂帝曰：『比與君合，今已有娠，約以期年再會於此。』言終而別。明年，帝如期而往，天女果至，以所生男子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言訖辭去。帝名其子曰力微，即神元帝也，是爲魏之始祖。時人爲之語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亦異矣哉！

宋武帝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一　鄭鮮之、王弘、傅亮啓宋武云：『伏承明旦朝見南蠻，明是四廢日，來月朝好，不審可從群情遷來月否？』宋武手答云：『勞第足下勤至，吾初不擇日。』帝親爲答，尚在其家。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廣古今五行記》　晉安帝時，冀州桑門釋法珍告其弟子普嚴曰：『嵩山神告我，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枚，並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代之數也。』嚴告同學法義，以安帝義熙十三年，於嵩廟石壇下，得寶璧三十二枚。三十二者世，宋有天下，相承八帝，享祚六十年。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龍章五色》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始生之夕，祥光燦爛，洞燭一室。微時游京口竹林寺，卧於講堂上，有五色龍章，寺僧見而驚異之。帝所居止，常見有二小龍如附翼狀。後伐荻新洲，有大蛇長數丈，帝射傷之。明日復至，俄聞杵臼聲，帝往覘之，見數童子皆衣青衣，擣藥榛莽中。帝詢之，童子曰：『我王化爲蛇而出，爲劉寄奴所射，故爲合藥傅之。』帝曰：『王果能神，何不殺之？』童子曰：『寄奴王者不死。天之所命，豈可殺也！』帝叱之，皆逸。盡收其藥而返，以傅金瘡，無不愈者。今《本草》稱劉寄奴，蓋以武帝而得名也。

宋明帝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宋明帝自序》　予初封湘東王，居侍中衛尉府。孝武皇帝爲予置蕭惠開宅邸。經營方始，鑿池，獲赤玉一枚，色如練朱，半圓半方，重五斤，光潤如瑩。世祖崩，少帝繼位，予自姑熟入朝，居西邸。少帝狂暴，惡聞直言，醉爲非法。予驟諫之，大怒，乃使仗士防守。左右文武，悉驚怖奔走，西邸遂空。於是百姓悉入邸，適意取物，纖毫畢盡。至夜，少帝醉醒，意頗解釋。明日，左右文武方還，予於是不喜居于西邸。歷陽太守建平王景素，私起宅于建陽門外始成，予別覓一宅換之，少帝許焉。予自西邸移新宅，新宅在清溪西，舊邸今湘宮寺。河洛讖曰：『靈曜豫見東南隅。』予二邸皆處宮城之東南，且在巽地，蓋天應也。

宋孝武帝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洽聞記》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兩石高丈餘，如人。雕刻精奇，形備古制式，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時八月，孝武始誕後宮。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

梁武帝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一《興王篇》　梁高祖武皇帝，生而靈異，有聖德。頸光龍液，舌文八字，頂垂帶重丘，額照日象，有文在手曰『武帝』。并上諱三字。始在髫髮，便愛琴書，容止進退，自然合禮。常與兒童鬬技，手無所持，躡空而立，觀者擊節咸共稱神。及遭獻太后憂，哭

踊大至，居喪之哀，高柴不能過也。每讀孝子傳，未曾終軸，輒輟書悲慟。由是家門愛重，不使垂堂。登於晚年探賾索隱，窮理盡性，究覽墳籍，神悟知機，讀書不待溫故，一閱皆能誦憶，所以馳騁古今，備該內外，辨解聯環，論精堅白。沛國劉璵，當時馬鄭，上每析疑義，雅相推揖，深沈靜默，不雜交游，所與往來，一時才雋。至於得人，門稱多士。居宇精肅，常有煙霧。垂簾拱帳，望者竦然。六義四始，尤解禮體。登高必賦，莫非警策。弱冠升朝，令聞籍甚。太尉王儉，齊國阿衡，欽上風雅，請爲戶曹屬司徒。竟陵王齊室驃騎，招納士林，待上賓友之禮。範雲時爲司徒記室，深慕上德，自結神遊，驅車到門。頃日驟至，上嘗且往報雲，雲聞街衢灑掃，喚呼清道。俄聞笳鼓之聲，雲意天子出幸南苑，尋乃上遣通焉。心獨怪之，未敢言也。上哲於知人，慮無遺事。歷司徒法曹祭酒掾，會輔友仁之職。永明九年，出爲鎮西諷議，西上述職。行過牛渚，直暴風卒起，入泊龍瀆，既波浪不可靜。登岸逍遙，四望梁山，瞻眺墟落，見一長老披儒服至，揖上曰：『君龍顏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四海未一，安蒼生者其在君乎？』上笑之曰：『觀公長者，不容見戲。』俄而風靜，此夕竟屆姑熟。永明十年，太祖登遐，上始承不豫，便即言歸。輕舟仍發，州府贈遺，一無所受。齊隨郡王，苦留一宿，不許。得單艇望星上路，犯風冒浪，兼行不息。雖狂颸地發，高浪天湧，船行平正，常若安流。舟中之人，皆稱神異。及舟漏臨沒，叫不輟聲，鵲頭戍主周達，奉上一船，犇波就路，至京不踰二旬。自在途，便不盥櫛，寢食俱廢，焦憂易形，視人不識。望宅奉諱，氣絕良久。既葬，嘔血數升，水漿不入口者四日。憂服之內，不復嘗米，所資麤麥日中二溢。再拜山陵，杖而後起，涕淚所灑，松爲變色。及號思廬室，未嘗見齒，仍留山陵，因欲隱遁。太傅宣武王苦諫乃止。有桑門釋僧輝，不知從何來也。自云有許負之法，通名詣上，見而驚曰：『檀越頂有伏龍，此非人臣之相，貧道所未見也。若封泰山，願能見覓。』上笑而不答，此後莫知所之。齊明密敕上爲雍州領兵，往救新野，仍即發引，振旅長途，號令清嚴，所過秋毫不犯，信賞分明，士卒咸思盡命。凡公私行旅，多停大雷，輒逾信次，不肯時發。上軍浦口，值風起浪生，沿流泝波，無敢行者。軍直兵啓：『風浪大，不可冒，宜入浦待靜，兼應解周何郎神。』上曰：『周公瑾何無忌？在昔勤王，如我今日，亦復何異？爾若有靈，當令風靜。』因打上鼓催進。行途未遠，便波恬風息。於是利涉，常乘便風。漢沔穀貴，百姓多饑。上賑救乏絕，闔境不匱。九月九日，上出講武，時士女觀者遠近畢至。中閒忽暴風起，烟塵四合。當上所居，獨白日清照，有紫雲特起。始齊高在府夢著屐上太極殿，三人從。一人齊武，一人齊明，一人張天地圖而不識。意言是太祖子弟，及踐阼，嘗與太祖密謀，謂太祖曰：『我辛苦得天下，而祚不傳孫。我死，龍子當得。龍子死，當屬阿度，此後當還卿。』子孫遂至大霸。及太傅援京邑，夜在越城假寐，忽夢見一大人，著朱衣，牽三匹馬來。太傅因騎一匹騰空，半天而墜。次衡陽王，一馬踴過屋而落。後上騎一匹，因化成龍，遂飛上天。此幽讚神明，吉之先見。及受終太祖，允恭寶歷。臺城內起至敬殿，庶羞百品，若殷薦焉。其中隋珠、和璧，圓淵方井，侔於宗廟。上晦朔恆號慟哽絕，躬至寢門，若文王之爲世子也。又奉爲太祖，於鍾山起大愛敬寺。又奉爲獻后，起大智度寺。即位五十年，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古，無得而稱焉。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孝道雲。伏尋我皇之爲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落遷貿。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隙之思彌慙。垂拱巖廊，風樹之悲踰切。齊潔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容弗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之謂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之中，四人而已。

《太平廣記》卷一三九引《廣古今五行記》 梁武帝大同元年，幸玄武湖。湖中魚皆驤首，見於水上，若顧望焉，帝入宮方沒。此下人將擧兵睥睨乘輿之象，尋有侯景之亂。

陳後主

《太平廣記》卷一三九引《廣古今五行記》 陳後主時，秣陵有泉，深不可測，產魚繁甚衆。恆有聲如牛，邑人懼之，不敢犯。無何，忽見牛頭於岸下，里民牽而出之，於是爭捕，其魚乃盡。江東舊以牛頭山爲天關，今牛頭已獲，蓋示國將滅而關毀也。後年，隋平陳。

北齊神武帝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三國典略》　北齊神武，少曾與劉貴、賈智爲奔走之友。貴曾得一白鷹，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有一茅屋，兔將奔入，犬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犬，犬斃。屋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何故觸大家。因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自云有知，遍捫諸人，言並當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問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北齊文宣帝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齊高洋殘酷，其弟南陽王淳獻計，令取羣蝎置斛中，倮斷一人爲蝎所螫，哀號宛轉，不勝其苦。洋笑，飛書謂其弟曰：『有此樂事，何不早言之！』

隋文帝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西京記》　長安朝堂，即舊楊興村，村門大樹今見在。初周代有異僧，號爲棖公，言詞恍惚，後多有驗。時村人於此樹下集言議，棖公忽來逐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遷都意。

隋煬帝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感定録》　隋末望氣者云：『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煬帝置離宮，數遊汾陽以厭之。後唐高祖起義兵汾陽，遂有天下。

唐高祖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録異記》　唐高祖武德三年，老君見于羊角山。秦王令吉善行入奏，善行告老君云：『入京甚難，無物爲驗。』老君曰：『汝到京日，有獻石似龜者，可爲驗。』既至朝門，果有邵州獻石似龜，下有六字，曰：『天下安，千萬日。』

又引《廣德神異記》　唐齊王元吉于晉陽宮獲青石，若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淵萬吉。』元吉遣使獻之，文字暎澈，宛若龜形，見者咸異焉。高祖曰：『不足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數日浸而經宿磨之，其字愈明，於是內外畢賀。高祖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孤陋寡薄。寧堪預此。』宜以少牢祀石龜而酹送之。

又卷二七七引《廣德神異録》　唐太宗爲秦王時，年十八，與晉陽令劉文靖首謀之夜。高祖夢墮牀下，見遍身爲蟲蛆所食，甚惡之。諮詢於安樂寺智滿禪師。師俗姓賈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潔。師曰：『此可拜乎。夫牀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謂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貧僧頗習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牀下，紛若無咎。」而早吉晚凶，斯固體大，不可以小。小則敗，大則濟。可作大事，以濟群生。無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動容曰：『雖蒙善誘，未敢當。』禪師眄秦王曰：『郎君與大人並叶兆夢，是謂幹父之蠱，考用無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與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無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謝曰：『弟子何幸，再煩鄭重丁寧之意，敢不敬從。』

唐太宗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

奴！』文獻皇后問曰：『大家嗔怒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入院，衣褕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敢慶賀。』帝大悅。益重魏徵。

又　太宗以魏徵爲人鏡，謂左右曰：『以古爲鏡見成敗，以銅爲鏡知美醜，以人爲鏡知善惡。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今魏徵死，吾失一鏡。』

《太平廣記》卷第一三五引《感定録》　太宗誕之三日也，有書生詣高祖曰：『公是貴人，有貴子。』因目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貴因此兒，二十必能安民矣。』

又卷二〇三引《譚賓録》　唐太宗留心雅正，勵精文教，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商，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爲之折衷，作降神樂，爲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風矣。初，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吴、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詩序》云：『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曲八十四調，祭圜丘以黄鐘爲宮，方澤以大呂爲宮，宗廟以太簇爲宮。五郊迎享，則隨月用律爲宮。初，隋但用黄鐘一宮，唯扣七鐘，餘五虚懸而不扣。及孝孫造旋宮之法，扣鐘皆遍，無復虚懸矣。時張文收善音律，以蕭吉樂譜未甚詳悉，取歷代沿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又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孝孫參定雅樂。太樂古鐘十二，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乃暢徹，知音樂者咸伏其妙，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始復採三《禮》，更加釐革，而樂教大備矣。

唐高宗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忠志》　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畫滿紙，角邊畫處，成草書敕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眼遂明而悉平復。天后自抱繒帛以贈醫工。

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四《鏡殿》　《藝林伐山》：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爲白晝秘戲之需。帝一日獨坐，劉仁軌入奏事，驚走下階，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臣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莫大焉。』帝令剷去，武后不悦。帝崩，后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漾波。』胡應麟云：『六郎謂昌宗，明空即墾字耳。』但鏡殿隋煬帝所造，《迷樓記》：帝設銅屏四周殿上，白晝與宮人戲樂，纖毫皆入屏中。高宗時武墾用事，中外謂之二聖。仁軌蓋假此以諷之也。

唐相王

《太平廣記》卷第一三五引《記聞》　唐安州都督杜鵬舉，父子皆知名。中宗在位，韋后方盛，而鵬舉暴卒。在冥司，鞫訊未畢，至王殿前，忽聞官曰：『王今當立相王爲皇帝。』王起至堦下，見人身皆長二丈，共扶輦者百人。相王被衮冕，在輦中，鬼王見之迎拜，相王下輦答拜，如是禮成而出。鵬舉既蘇言之，時相王作相矣，後歲餘，韋皇后將危李氏，相王子臨淄王，興兵滅之，而尊相王爲皇帝，乃召鵬舉，遷其官。

唐中宗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忠志》　中宗景龍中，召學士賜獵，作吐蕃行，前方後圓也。有二大鵰，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懸死鼠於鳶足，聯其目，放而釣焉，二鵰果擊於鳶盤。狡兔起前，上舉過擊斃之，帝稱那庚，從臣皆呼萬歲。

唐玄宗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玄宗打羯鼓。天寶初，春景甚煦，而卉物未坼，乃命鼓座於殿階，擊之，滿樹花發。帝謂左右曰：『一曲未終，而花爛然。得不以我爲聖耶！』

又卷下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閣看。肅宗諫曰：『歷古今無臣下與君王同坐閱戲者。』上曰：『渠有異相，故禳之。』又嘗與之夜讌，祿山醉化爲豬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龍首豬身，無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國。

又　玄宗幸蜀，裴士淹從駕。馬上以商較當時卿相，士淹曰：『姚崇如何？』上曰：『才而捷者也。』『宋璟如何？』上曰：『賢而泥者也。』論及數十人，皆當其目。末問：『李林甫如何？』上曰：『妬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若陛下知之，何委用如此之深也！』上俛首而無言。

又　玄宗偶與寧王博，召太眞妃立觀，俄而風冒妃帔，覆樂人賀懷智巾幘，香氣馥郁不滅。後幸蜀歸，懷智以其巾進於上，上執之潸然而泣，曰：『此吾在位時，西國有獻香三丸，賜太眞，謂之瑞龍腦。』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前集卷一《忠志》　玄宗，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小字蟲娘，上呼爲師娘。爲太上皇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名。』因指壽安，『蟲娘是鴉女，汝後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武，遂令蘇澄尚之，封壽安焉。

又卷三《貝編》　玄宗又嘗召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

唐・鄭處誨《明皇雜録》補遺　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爲左右，分爲部，目爲某家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既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常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置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爲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廐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

又佚文　明皇自爲上皇，嘗玩一紫玉笛。一日吹笛，有雙鶴下，顧左右曰：『上帝召我爲孔昇眞人。』未幾果崩。

又　玄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授陛下，爲正始之音。』上覺，命玉笛習之，盡得其曲。

又　玄宗夢凌波池中龍女，製《凌波曲》。

唐・趙璘《因話録》卷一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唐・康駢《劇談録》卷下　玄宗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自盡，然後駕發。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謂力士曰：『吾蒼惶出狩長安，不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因下馬望東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取九齡之言不到於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因上馬，遂索長笛吹於曲。曲成，潸然流涕，竚立久之。時有司旋錄成譜，及鑾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曲名。上不記之，視左右

曰：『何曲？』有司具以駱谷望長安，下馬後索長笛吹出對。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亦別有意，可名此曲爲《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後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爲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內，吹之爲曲。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本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聞長老話謫仙之事頗熟，而長卿之詞甚是才麗，與本事意興不同。余既備知，聊因暇日，輒撰其詞，復命樂工唱之，用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迴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猶在彎彎。』駢以爲寶史君序《謫仙怨》云：『劉隨州之詞，未知本事。及詳其意，但以貴妃爲懷。蓋明皇登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寶之所製，殊不述焉。』駢因更廣其詞，蓋欲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二公，而理或可觀，貽諸識者。詞云：『晴山礙日橫天，綠疊君王馬前。鑾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江魂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煙。長笛此時吹罷，何言獨爲嬋娟。』

《太平廣記》卷二九引《神仙感遇傳》 唐玄宗常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眞仙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仙人前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即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玄宗遽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及曉，聽政於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于御前。玄宗俛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玄宗即起，卒不顧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於玄宗，即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向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玄宗笑曰：『我昨夕夢仙人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失其節奏，由是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即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事語於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於樂府。

又卷一三五引《錄異記》 唐玄宗在藩邸，有蝸牛成天子字在寢室之壁。上心懼之，以泥塗去，數日復如舊，如是者三。及即位，鑄金銀蝸牛數百枚，於功德前供養之。又有琢玉爲之，後人時有得之者。

又引《國史纂異》 唐玄宗爲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州韓凝禮，自謂知五兆，因以食筋試之。既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大吉。既而誅韋氏，定天位，因此行也。凝禮起官至五品。

又卷一三六引《柳氏史》 唐玄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于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方妊。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以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玄宗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搆火於殿中。煮未熟，怠而假寐，脞蠁之際，有神人長丈餘，馬具飾，身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搆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息以伺之。而神見，復煮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則明日說又至，告之。說降階肅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因進講，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爲比。肅宗之於說子均、垍，若親戚昆弟云。

又引《開天傳信記》 唐開元末，于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曆之數也。』及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歌之曰：『得寶耶，弘農耶。弘農耶，得寶耶。』得寶之年，遂改元爲天寶。

又引《松窗錄》 玄宗幸東都，偶然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淒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擧鞭問左右，是橋何名。節度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又卷一三九引《瀟湘錄》 唐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於四方，終不能療。宮人有自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奏之。帝頗驚異，遽命放於苑池。宮人別穿地，得蝦蟆如初。帝深以爲不祥，命殺之。其夕，宮人暴卒。後武后竟革命。

又卷二〇四引《譚賓錄》 天寶中，玄宗命宮女數百人爲梨園弟子，

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安祿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

又引《開天傳信記》　玄宗嘗坐朝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玄宗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流亮清越，殆非人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清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尋，盡得矣。坐朝之際，慮或遺忘，故懷玉笛，時以上下尋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上試奏，其音嘹嘹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請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雲迴》。』載於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又卷二〇五引《羯鼓録》　唐玄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管絃，必造其妙。若製作調曲，隨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指。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色明麗。小殿內亭，柳杏將吐。覩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製也。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澈，纖翳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其妙絕入神如此。

又　汝陽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其旨。每隨遊幸，頃刻不捨。璡嘗戴砑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上。其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本色所謂定頭項，難在不搖動也。上大喜笑，賜金器，因誇曰：『花奴璡小名。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墜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必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夫帝王之相，且須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沈包育之度。花奴但秀邁人，悉無此狀，固無猜也，而又舉止閒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謝之，而曰：『若於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謙謝。上笑曰：『阿瞞贏處多，大哥亦不用撝揖。』衆皆歡賀，玄宗性俊邁，酷不好琴，曾聽彈正弄，未及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謂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又　黃幡綽亦知音，上曾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使尋捕之。綽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綽又止之。曲罷，復改曲，纔三數十聲，綽即走入。上問何處來，曰：『有親故遠適，送至城外。』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意，至必禍焉。適方思之，長入供奉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許他東西過往。』綽拜謝畢，內官有相偶語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而候其時入。上問綽，綽語上方怒，其解怒之際，皆無少差誤。上奇之。復厲聲謂之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聽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謂我如何？』綽遂走下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敕監金鷄。』上大笑而止。

又卷二七引《定命録》　玄宗夢入井，有一兵士，著緋褌，背負而出。明日，使於兵號中尋訪，總無此人。又於苑中搜訪，見一掌關，着緋褌，便引見。上問汝昨夜何夢。對曰：『從井中背負日出登天。』上覩其形狀，與夢相似，乃問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貧。』遂敕賜錢五百千。

又引《廣異記》　玄宗嘗夢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問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韋見素耳。』帝深然之。數日，自吏部侍郎拜相。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皂莢合歡》　唐華清宮，今靈泉觀也。七聖殿之西隅，十數步間，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幹頗瘁。相傳云：明皇洎貴妃共植于此，每歲結實，必有十數莢合歡者。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接于他枝，則不復合歡也。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二　玄宗獵於溫泉之野，鶻飛兔走，御騎駿決，疾馳約二十里，左右多不能從，獨白雲先生張約趨行。帝緩轡過小山，見新墳在其上，先生顧視久之。帝曰：『如何？』先生曰：『葬失其地。』曰：『何以言之？』先生曰：『安龍頭，枕龍角，不三年，自消鑠。』俄有樵者至，帝因問：『何人葬此？』樵曰：『山下崔巽葬地。』乃令引至巽家。巽子尚衣斬衰，不知帝也，乃延入坐。帝曰：『山上新墳何人也？』尚曰：『父亡，遺言葬此。』帝曰：『汝父誤葬，此非吉地，汝

父遺言何說？』尙曰：『父存日有言曰：「安龍頭，枕龍耳，不三年，萬乘至。」』帝驚顧嗟歎稱美。先生曰：『臣學術未精，且還舊山。』帝復召崔巽子，免終身差役。

又 唐明皇居東宮日，出獵逐兎，馬決入他人苑，左右皆不能制。隱隱望山洞軒中有人語笑，乃下馬繫古槐，獨步而行。見五六人皆衣冠子弟輩，聚飮其中。衆不知是明皇，俱起揖。帝輒居主位，中有慍帝居上坐，頗不樂，一人乃起白曰：『鄙夫有令，能如令，方可舉杯。』帝曰：『何令也？』曰：『以祖上官甚崇者先飮。』帝方渴，乃索酒，其人曰：『願聞祖先官爵。』帝曰：『吾飮而後言。』乃飮一大巵云：『曾祖天子，祖天子，父天子，見今是太子。』乃上馬。衆隨而視，見聯錢金勒，雙龍繡韉，馬走如飛，衆方驚也。

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上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游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憑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鸂鶒戲於水中。帝時擁貴妃於綃帳內，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鸂鶒，爭如我被底鴛鴦？』

明皇正寵妃子，不視朝政。安祿山初承聖眷，因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處之際，則含香一粒，助精發興，筋力不倦。帝祕之，曰：『此亦漢之育卹膏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 州郡置毗沙門天王之始。按，僧史：『唐天寶元年壬子，西蕃五國來寇安西。二月十一日，奏請兵解援。發師萬里，累月方到，近臣奏且詔不空三藏入內持念。明皇秉香爐，不空誦仁王護國陁羅尼，方二七遍，帝見神人可五百員，帶甲荷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此毗沙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巳時後，城東北三十里，雲霧冥晦中，有神可長丈餘，皆被金甲。至酉時，鼓角大鳴，地動山搖。經二日，蕃寇奔潰。斯須，城樓上有光明天王現形。謹圖樣，隨表進呈。」因敕諸道節鎮，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像。至于佛寺，亦敕別院安置。』

又卷二 封人祝堯壽，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愛君，不過長年，未以爲非也。至于生日祝壽，始見唐明皇。然識者以爲非，何者？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唐太宗亦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爲歡樂，在朕翻成感傷。』泣數行下，羣臣皆零涕。故唐封演謂：『孤露之後，不宜以此日爲歡。』可謂達理矣。明皇建節，雖出于源乾曜、張說之議；然中宗常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于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以是知循習久矣。至人臣生日，以詩爲慶，西清詩話乃謂公卿誕日，以詩爲壽，見于唐末，此說恐非。蓋開元間，惠宣太子被疾，明皇自祝禱。既瘳，幸其第，置酒賦詩，爲初生歡。其詩云：『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人臣以詩爲壽，始見于此。

又《秘集》卷四《阿瞞》 人知阿瞞爲曹操小字，不知唐明皇小字亦曰阿瞞。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內一條，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中路見兵攢耀目，一作日。上皇驚懼。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爲兵死鬼矣。』又《羯鼓錄》：載明皇與寧王簪花事，累自稱爲阿瞞，明皇字阿瞞。古賢小字集未收。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三 唐蘇鶚《杜陽雜編》云：李輔國恣橫，上切齒久矣。因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爲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語左右。

唐肅宗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忠志》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卽位，歸京闕，號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太平廣記》卷一三六引《柳氏史》 肅宗在東都，爲李林甫所搆，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鬢髮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疾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灑掃，樂器屏幛，塵埃積其間。左

右使令，無有女妓。上爲動容，顧謂力士曰：『太子居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乎。』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以動上念。』上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家子女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去，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人間囂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而操劒，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脇劒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之已也。』肅宗檢之于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生三日也，上幸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吳皇后年弱，皇孫龍體未舒，負嫗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嫗叩頭具服，上睨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內，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上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可與太子飲乎。』

唐德宗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　相傳云，德宗幸東宮，太子親割羊脾，水澤手，因以餅潔之，太子覺上色動，乃徐捲而食。司空贊皇公著《次柳氏舊聞》，又云是肅宗。劉餗《傳記》云：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上屢目之，士及佯不悟，徐捲而啖。

唐・趙璘《因話録》卷一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戴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及出，召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使藝人，悉搜羅之。而綠奢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鴟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鴟盛集，又覺景象宛如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敕盡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唐憲宗

《太平廣記》卷四七引《唐憲宗好神仙不死之術》　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國迴，云：『於海中泊山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閑步，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樓臺殿閣，金戶銀關。其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衣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當汝旋去，願爲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出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匣。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持之還舟中。迴顧舊路，悉無踪跡。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至京師，即具以事上進。憲宗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及覽金龜印，歎異良久，但不能諭其文耳。因緘以紫泥玉鑰，置於帳內。其後往往見五色光，可長丈餘。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憲宗因歎曰：『鳳芝龍木，寧非此兆乎？』時又有處士伊祁玄解，縝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纔三尺高，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轡，惟以青氈籍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若與人款曲，語千百年事，皆如目擊。帝知其異人，遂令密詔入宮內，舘於九華之室，設紫茭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茭席類茭葉，光軟香靜，夏涼冬溫。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鳥弋山離國所獻也。烏弋山離國，已見班固《西（京）[域]傳》也。帝每日親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閑人臣禮。帝因問之曰：『先生春秋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于海上，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即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爲帝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穗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莪蒿，始生六莖，其上合爲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

而一朵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思子。萬根藤子，一子而生萬根，枝葉皆碧，鉤連盤屈，蔭一畝，其狀類芍藥，而藥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朵之內，不啻千莖，亦謂之絳心藤。靈草既成，人乃莫見，而玄解請帝自采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焉。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鑒毛髮。時玄解方座於帝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也，一虎玉也。』驚而問曰：『何謂龍玉虎玉也？』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爲龍所寶，若投之於水，必有霓虹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巖谷，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紫光迸逸，而百獸慴服。』帝異其言，遂令嘗之，各如所說。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得，一自獵者獲。』帝因命取龍、虎二玉，以錦囊盛之於內府。玄解將還東海，亟請於帝，未許之，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絲繪華麗，間以珠玉。帝元日與玄解觀之，帝指蓬萊曰：『若非上仙，朕無由得及是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爲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即踴體於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側，連聲呼之，意不復有所見。帝追思歎恨，近成羸疹。因號其山爲藏眞島。每詰旦，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

唐武宗

《太平廣記》卷一三六引《眞陵十七史》 唐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爲火下火。及宣宗以光王龍飛，于古文，光字實從炎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

唐宣宗

《太平廣記》卷一三六引《眞陵十七史》 唐宣宗在藩時，常從駕回，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爲我求氷。』警者卽于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擧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爲芳醪矣。上喜，獨自負，擧一甌，已而體微煖有力，步歸藩邸，後遂卽帝位。

宋·皇都風月主人《緑窗新話》卷下 唐宣宗時，越守獻美人，姿色冠代。上初悅之，忽曰：『明皇以一楊貴妃，天下怨之，我豈敢忘。』召美人，謂曰：『應留汝不得。』左右請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令飲鴆而死。

唐僖宗

《太平廣記》卷二七八引《補録記傳》 僖宗自晉王卽位。幼而多能，素不曉碁。一夕，夢人以碁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碁。凡所指畫，皆出人意。

武穆王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佚文 湖南武穆王巡邊，迴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風忽至，波如連山。乃見波中恢詭譎怪，蛟螭出沒，雲霧昏蒙，有如武夫執戈戟者，有文吏具襴簡者，有如捧盤盂者，或緋或綠，倏閃睢盱，莫知何物。左右大駭，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爲請，王不聽。移時風定，僅獲存焉。後數年，武穆王薨於位。

後唐明宗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八 後唐明宗皇帝微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媼方娠，帝至，媼慢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于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

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嫗遜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後周太祖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廣古今五行記》　後周太祖時，有李順興者，世傳漢築長安城之日，已爲北面軍王。或隱或見，愚聖莫測。魏自永熙之後，權雄分據，齊神武興軍數十萬，次沙苑。太祖地狹兵少，懼不當敵，計盡力窮。須臾興來，太祖請其策謀，更無餘語，直云：『黃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過出筋斗，黃狗夾尾走。』語訖便去。於時東軍旗幟服色尚黃，西兵用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戰，大破神武于沙苑。

南唐後主

清・褚人穫《堅瓠廣集》卷一《李後主轉世》　山陰金雪洲先生，初生，祖楚畹先生蘭命名曰煜。有異人善扶乩，能降神，言是兒前身，乃南唐李後主煜也。後主讀馬太君詞而喜之，願爲之兒。得乎戌，失乎戌，誌之，誌之。又書一詞，有『天津橋上望歸舟，又是黃花水落秣陵秋』句。考陸游《南唐書》：後主以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開寶七年甲戌宋師下江南，南唐遂亡。雪洲先生以戊戌通籍，令郯城，庚戌去官，歿於天津，亦在甲戌，又同客死於他鄉，且一目皆重瞳子，始終若合符契，亦異已。康熙戊寅春，遇先王令子衍孫埴於錢塘，出毛會侯先生傳誌示予，故知之詳。馬太君詞有《遂閒堂集》行世。

宋太祖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二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贊寧曰：『不當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適會上意，遂微笑頷之，因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議者以爲得禮。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一　太祖皇帝微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俗以一俯一仰爲聖筊。自小校而上自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筊。天命豈不素定矣哉！晏元獻爲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庚庚大橫兆，謦欬如有聞。』蓋記是也。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一　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莫曉其得名之意。予見郡人，言父老相傳，太祖皇帝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卧，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媼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歲久語譌，遂以爲金，而少有知者。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　後唐天成二年，明宗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是歲丁亥，宋藝祖皇帝趙氏生於洛陽夾馬營，是時神光滿室，照耀人影，異香馥郁，經月不散，人因號曰『香孩兒營』。逮長時事周世宗，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見案上石珓杯，因取以占己之名位。自小校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乃曰：『過是則爲天子。』一擲而得聖珓。後世宗一日於文書中得木簡，長一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點檢使，世宗遂命太祖代之。及世宗上仙，恭帝嗣位，契丹、北漢連兵犯邊，恭帝命太祖領諸將禦之。有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謂太祖親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議曰：『主上幼，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黎明，諸將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立太尉爲天子。』以黃袍加身，太祖拒之，不從，遂受恭帝禪，卽皇帝位，國號曰宋。初，武當山眞武靈應眞君降筆曰：『吾奏事於天，適見上帝批，判天下並合歸大宋爲一統。』處士陳摶，學際天人，有先知之明，五代之際，聞一朝革命，則爲之顰蹙數日。嘗有詩云：『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一日騎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拊掌笑曰：『天下自此定矣！』摶字圖南，莫知所出。初有漁人

舉網得物甚巨，裹以紫衣，如肉毬狀，攜以還家，溉釜爇薪，將煮而食之。暨水將熱，俄雷電透室大震，漁人惶駭，取出擲地，衣裂兒生，乃陳摶也，冒漁人姓陳氏。希夷之生亦可謂異也已，併附錄之，以補野史之筆。

宋眞宗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一　眞宗東巡，告功泰岳，駕行有日。一日，泰山耕者，俱見熊虎豺豹，莫知其數，纍纍入於徂徠山，後有百餘人驅之。耕者詢其人：『獸將安往？』應曰：『聖主東巡，異物遠避。至於蛇虺，亦皆潛伏。岳靈勅五百里內蜂蝎蠆毒之微，亦不得見。』夫聖人行幸，肅清如此。

清・褚人穫《堅瓠餘集》卷三《眞宗遊洞天》　《行營雜錄》：宋眞宗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入對便殿，帝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至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諸臣及二三內侍入一小殿。庭中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帝先入，諸臣從行。初覺昏暗，行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峰百嶂，雜花瑤草，極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一道士貌奇古，出揖帝，禮甚恭。帝亦敬答之，既而開筵邀飲，揖帝坐上席。帝遜謝再三，然後坐。諸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談皆微妙之旨，其酒肴皆非人世所有。鸞鶴舞庭際，笙簫振林木，至晚乃罷。道士送出門，謂帝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諸臣請問此何處，帝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諸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再往，不知何術以致此也。

宋仁宗

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二　仁宗皇帝至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夢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謂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錫一紀之壽。帝曰：『吾何以歸？』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輅相送。』帝登車，問神何人，曰：『臣所謂葛將軍者。』帝寤，令檢案《道藏》，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事，因增其位號於大醮儀中，立廟京師。帝自此御朝，即拱嘿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首，不即搖首，而時和歲豐，百姓安樂，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爲治之要：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云。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爲有宋之盛歟？

宋高宗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錢王現夢》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母韋后在娠時，徽宗夜夢吳越王錢俶來謁，覺而異之，時大觀二年也。高宗生於宮中，紅光滿室。宣和二年，封康王。靖康之變，康王常質金人軍中，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出射，連發三矢皆中，破其筈，纍纍懸於其上。金太子驚以爲神，默計之曰：『宋太子生長深宮，狃於富貴，鞍馬非其所長。今善射如此，意南朝揀選宗室中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爲質，必非眞也。留之無益，不如遣還，換眞太子來質乃善。』高宗由是得逸。遂易服間道奔竄，足力疲困，乃假寐於崔府君廟階砌間，夢神人報曰：『金人追兵至，必速去之。』康王徬徨四顧，神曰：『已備馬門首伺候矣，大王急行，毋爲所及也。』康王驚夢，則馬已在其側矣。王踴躍上馬，疾馳而南，一日行七百里，渡河而馬不前，下視之，則泥馬也，始悟爲神物之助。暨河渡，至一村莊，飢渴甚，謁飯於一老嫗。嫗延入莊內坐，復出莊前，則有數騎追至，問：『有一官人，狀貌若是，曾從此過否？』嫗思其言狀貌類謁飯者，乃答之：『已過數日矣。』追騎以鞭敲鞍曰：『可惜！可惜！』遂返而不追。嫗歸，語曰：『吾觀官人非客旅也，得非宮中人乎？適有追騎來問，吾已紿之而還矣。』康王曰：『吾奔逃至南，飢渴至此，既承見問，敢不實對，願密之。』嫗曰：『請大王安心。』少頃，辦飯進，因出銀數百兩以獻曰：『吾兒李若水也，已死於虜矣。國家大

事，願大王勉之。』康王由此奔相州，揭榜召兵勤王。因登郡圃飛仙亭，視其牌額，持弓矢而祝曰：『若中此牌，則必聞京師音耗。』果三發三中，左右動色相賀。又語幕府曰：『夜來夢皇帝脱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時京師闔門祗候秦仔齎蠟詔來，命爲大元帥，速領兵入衛。時王發兵相州，使臣馳報黄河未凍，衆失色，王禱天地河神。行至子河渡，而河冰凍已合，遂渡河。時徽宗，欽宗已北狩矣，有使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徽宗御札曰：『便可即眞，來救父母。』又奉元祐皇后手詔迎康王，其略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乃天意，夫豈人謀！』康王拜受，遂即位於南京。

宋恭孝儀王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甲集《恭孝儀王大節》　恭孝儀王，諱仲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肉塊，以刃剖塊，遂得嬰兒。先兩月，母夢文殊而孕動。二帝北狩，六軍欲推王而立之。仗劍以卻黄袍，曉其徒曰：『自有眞主。』其徒猶未退，則以所仗劍自斷其髮。其徒又未退，則欲自伏劍以死。六軍與王約，以踰月而眞主不出，則王當即大位。王陽許而陰實款其期。未幾，高宗即位於應天，王間關渡南，上屢嘉歎。王祭濮園，嘗自贊其容曰：『熙寧六載，歲在癸丑，月當孟夏，二十有九，予乃始生，濮祖之後。性比山麋，貌同野叟。隨圓就方，似無惟有。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確乎不朽。』『不污不苟』，蓋自敍其推戴事也。嘗遊天竺，有『山禽忽驚起，衝落半巖花』之句。葬西湖顯明寺。子孫視諸邸最爲繁衍，蓋恭孝之報云。

元順帝

清・褚人穫《堅瓠六集》卷四《元順帝》　世傳元順帝爲宋少帝顯子，明宗乞爲子。文宗崩，得位。《水東日記》載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賜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群臣，鳳鄰甯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觀此，則順帝爲瀛國子無疑。但此詩沈石田爲虞集作，而郎仁寶、錢牧齋皆以爲余應作，未知孰是。

明太祖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七　太祖生時，陳太后夜夢一黄冠自西北來，至舍麥場，於麥糠中取白藥一丸置己掌中，太后視之漸長，黄冠曰：『好物，食之。』太后應而吞之，覺語仁祖時口尚有香，明日太祖生。《泗志補遺》以爲實事而非夢，誤矣。

又　太祖龍飛之地舊有二郎廟一所，當時仁祖寓居其側，太祖生時鄰里遠望火光燭天，至曉視之，廟徙東北百餘步矣。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太祖，忽有紅羅浮水上來，遂用之以衣太祖，於是鄉人名其地爲紅羅幛，世皆傳之。人嘗疑之，予以商之玄鳥、周之火鳥載之史冊，不爲誣也，而聖人之生要自有異，惜乎當時未奏收入實錄，昨見《泗志補遺》載之甚詳（也）。

又　太祖初生，不食久之，有僧坐於門側，仁祖問焉，僧曰：『至夜子時自能食也。』因入取茶爲禮，而僧不見矣。過夜半，信然。

又　盱眙縣唐興、靈岩二鄉即皇陵碑所謂鍾離之東鄉也，前有光明山，由舊嘗見五色旺氣於上，故名。後有紅廟，因獲紅羅故名。今封神爲都土地，乃太祖龍飛之地。今方圓數丈不生草木，而鳳陽一府亦少人物，豈非山川秀氣皆已鍾於前耶？

又　太祖高皇帝初提兵渡江，偶爾桅折，見江東神廟有木可代，將伐之，祝請以神有籤頗靈應，願以問之，太祖寬容，姑從其請，乃得一辭云：『世間萬物皆有主，非義一毫君莫取。總然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遂喜而不伐。及車書混一，爲立廟南都。是知天命所在，鬼神已

先知矣，豈人爲哉？

又　太祖在皇覺寺時天下兵亂，寺僧散避，太祖祝伽藍，以珓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祝畢以珓投地，則雙陰也，如此者三，復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何報我？天乃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珓如前祝。』投珓如前。神既許之，因抵濠城依滁陽王，實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一日也。

又　太祖攻雞籠山，將還和陽時，解鞍假寐，有小蛇緣背，左右驚告，上視蛇有足類龍，意其神也，祝曰：『若神物，入我帽纓。』蛇隨入，卒報和陽被賊攻，遂急行。未至三十里，又報曰幕官李善長敗賊矣，因驚喜而忘蛇，久乃脫帽，視蛇居纓自若，乃引觴酌之，蜿蜒升屋，雷雨驟至，竟莫知所之也。帝王之興每有龍見，亦此類歟？

清・褚人穫《堅瓠六集》卷四《家字從豕》　高皇微行，見一民婦飼豬，上微笑。內豎誤以上悅此婦，及入宮，孝慈問駕所經，內豎述其事。孝慈以金帛賜其夫，取婦侍上。上屢目之曰：『此婦似曾見之。』孝慈曰：『即前日某街飼豬者。妾以聖情所悅，故令入侍。』上笑曰：『誤矣，我見此婦飼豬，因悟古人製字之意。家字從宀從豕，言無豕不成家也，不覺有契於心，故笑。非爲此婦也，厚賜遣歸。』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六　明太祖龍潛時，曾在皇覺寺爲僧。後廷臣賦詩，有犯『光』字、『釋』字、『和』字、『尙』字者，卽爲譏訕，甚則誅戮，輕亦譴謫。吾邑施孟微爲監察御史，一日上命賦詩，有『日出光華照四方』之句，亦以犯『光』字得罪黜歸。按孟微名顯，洪武中鄉會試俱第一，墓在西山之麓，近高道山居。雍正初，其後人不肖，以祖墓售宦僕，啓土遷棺，白骨見焉，頭大如斗，兩股亦倍常人云。

建文帝

明・李樂《見聞雜記》卷一　高皇帝戊辰生，生二十五年入淮西從郭元帥三年起兵渡江，明年定建康爲吳國公，八年爲吳王，四年爲皇帝。是年滅元，享國三十有一年。建文君洪武丁巳生，生六年而其兄虞懷王卒，又十年而其父懿文太子卒。當是時，高皇年六十有五矣，遂立爲太孫，七年而嗣帝位，四年而亡正統。初建文君出滇南至廣西，一日呼寺僧，謂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滲名訪張儼傸爲我也。』衆聞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提學鄞黃潤玉嘗見之，言其狀貌魁梧，聲如洪鐘。

清・褚人穫《堅瓠三集》卷一《半邊月》　建文帝初生，頂顱頗偏，高皇視之，心甚不悅，嘗撫而名之曰半邊月兒。每慮其不克終，或以詩對試之。一夕，與懿文同侍高皇側，命咏新月。懿文云：『昨夜嚴陵失釣鈎，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不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建文云：『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高皇覽之不悅。未幾懿文薨，建文帝又出亡，皆應其語。又一日與文皇同在禁中觀獵，馬疾馳而過，高皇出句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云：『雨打羊毛一片毡。』文皇曰：『日照龍鱗萬點金。』語雖俱工，而氣象則讓文皇矣。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　明建文帝出亡，於雲南之武定州獅子山爲僧。道經羅次縣山中，腹飢甚。囊有米，敲石出火，苦無水，帝呼天而泣。俄路旁一坑出泉甚潔，帝大喜，取水爲粥，得不飢。今其水尙存，但此水甚異，取回之日清冽可鑑，至次日則溲臭渾濁。夫以耿恭之忠，姜詩之孝，尙天應如響，豈以無辜仁義被難之帝王而不靈顯耶！予游羅次時，親見之。至今名建文泉。

明仁宗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三《明仁宗不善終》　明祝允明《野史》云：仁宗一日謂三楊公曰：『見夜來乾象否？紫薇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思久之，長歎拊髀而起。明日，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上亦往。妃進卮於后，后不卽飲，上曰：『爾又爲疑乎？』遂取飲之。妃失色，已無及矣。俄而上崩，妃自經死，時適雷。按《明史・仁宗紀》，五月庚辰，帝不豫，遣使召皇太子於南京，辛巳崩於欽安殿。不知《野史》何以有此說，亦異聞也。

明思宗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崇禎帝問卜》　甲申年，愍帝微服至後宰門。見一卜者，帝報一『友』字。卜者問決何事，帝曰：『軍務。』卜者驚曰：『反賊出了頭了！』帝急曰：『不是此「友」字，乃有無之「有」字耳。』卜者愈驚曰：『大明江山，只餘一半矣！』帝愈急，曰：『不是此「有」字，乃申酉之「酉」字耳！』卜者太息曰：『更不妙矣！「酉」字乃「尊」字之中，至尊無首無足，安能再延耶？』帝掩面大驚而返。

賢臣分部

伊尹

《呂氏春秋》卷一四《本味》　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伊尹，力牧之後。生於空桑。

初力牧之後曰摯，其母曰始朱。伊水之濱，夢神告己曰：『臼出水而遠走無顧。』及明，視臼，中有水，即告隣而走東十里，乃顧其地，盡爲水矣。

伊摯豐下銳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聲，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

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以羊。

湯得天下要地，有神牽白狼銜鉤入殷朝，乃東觀沈璧于洛，獲黃魚黑玉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伊尹爲丞相，仲虺爲左丞。

殷湯問伊摯曰：『古者立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者何？』摯曰：『三公以與主參王事，九卿以參三公，大夫以參九卿，元士以參大夫，故參而又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又曰：『相去幾何？』摯曰：『三公者，智通於天地，應變而無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四時而節風雨，如是者，舉之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九卿者，不出四時，通溝渠，修隄防，樹種五穀，通於地理，能通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象，取去與民同解，通於人事，行內舉繩，不傷於言，言足法於世，不害於身，通關梁，實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元士者，知義而不失，期事功而不獨專，中正強諫，而無奸詐，在私立公，而可立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元士。故元士之事，常在於義。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矣。』

又　太甲反位，又不怨，故更尊伊尹，曰保衡，即春秋傳所謂伊尹。放太甲，卒，爲明王是也。太甲修政，殷道中興，號曰太宗。孔藂所謂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即政，謂之明王者也。一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

伊尹名摯，爲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

又　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

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又 帝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天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自臨喪，資之三年，以報大德焉。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伊尹負鼎以干湯，湯令調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調國亦如是。』遂以爲相，果成王道。

明・胡侍《真珠船》卷六《空桑》 《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余謂邑人既盡沒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爲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於無人之境，乃其襲故，誰復得而傳之，怪誕非道，所宜刊削，至懸千金，人不能增損一字。高誘謂憚相國之勢而然，是也。又春秋孔演圖，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中。誣聖之言，尤不足信。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物》 伊尹躬耕，莘野德躋，元聖湯三使往聘學焉，而後臣之。嘗薦于夏，醜夏。復歸，因說湯以伐夏。湯立，遂相之。湯崩，太甲不明于德，遷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艾，乃具袞冕奉歸，還政修德，諸侯歸之。

巫咸

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五《巫咸》 古之聖人，或上而爲君，或下而爲相，其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固非後人之所能測也，而傳者猥以一節概之。黃帝，古聖人也，而後人以爲醫師；伯益，古賢臣也，而世有『百蟲將軍』之號。以彼事迹章章在經籍者且猶如此。若乃堯之臣名羿，而有窮之君亦名羿；堯之典樂名夔，而木石之怪亦爲夔；湯居亳，而亳戎之國亦名湯。夫苟以其名而疑之，則道德之用微而謬悠之說作。若巫咸者，可異焉。《書・君奭篇》：『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孔安國《傳》曰：『巫咸，臣名。』馬融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孔穎達《正義》曰：『《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按《君奭》，咸子巫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冢皆在蘇州常熟縣西海隅山上，蓋二子本吳人云。』《越絕書》云：『虞山者，巫咸所出也。』是未可知。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天官書》所云『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者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祒曰，來』，《楚辭・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封禪書》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爲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而又或以巫咸爲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戰，筮於巫咸』是也。以爲帝堯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是也。以爲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也。至《山海經・海外西經》言『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大荒西經》言『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淮南子・地形訓》言『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則益荒誕不可稽，而知古賢之名，爲後人所假托者多矣。

比干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二《比干心十二穴》 梁元帝《金樓子》云：殷帝紂淫虐，王子比干諫，弗聽，剖其心，十二穴，破而觀之。按《史記》但言有七竅，此云十二穴，亦異聞也。

呂尚

漢・劉向《列仙傳》卷上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閭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嘗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具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呂尚隱釣，瑞得赬鱗。通夢西伯，同乘入臣。沈謀籍世，芝體鍊身。遠代所稱，美哉天人。

周公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三《説蕃篇》　周公攝政，管叔欲爲亂，因是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孺子。』奄君聞之，説祿父舉兵。祿父及三監、遂貳於公，公謂召公曰：『我攝政者，恐天下叛周也。無以告我先王。』乃奉成王命，東征剋殷，殺祿父、踐奄，誅其君，戮管叔，殺蔡叔，降霍叔爲庶人。王既惑流言，意愈不悅。時雷電且風，禾黍盡偃，大木皆拔。王懼，與大夫啓金縢書。王執書泣曰：『公勤勞王家，予不知，今天動威，彰公之德。』王遂夜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公定鼎郟鄏，越裳氏以三象重九譯，獻白雉。肅慎又來入貢，獻白雉。且讀書一百篇，夕則見士七十人也。鸞鳳至，蓂莢生。公以天下既定，宜有事于河洛，示神祇之變，定人神之徵。往從之，沈璧于河，有光滿河，青龍銜元甲圖而出。元龜甲有赤字，公寫之。書成，其赤字隨滅，龜於是墮甲而去。景星見，醴泉吐。麒麟出，朱草生。王以公有勳勞於天下，九十九薨。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卷一《周公》　陸雲士先生次雲《大有奇書》：道統開自堯、舜，傳及周公、孔子，故前代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四川文翁學堂爲周公禮殿，唐貞觀時始專祀孔子，而周公之祀遂廢。《大學衍義補》謂當祀孔而周無廟，誠闕典也。惟雲南有周公廟，以武侯征蠻夢見周公，及渡瀘水，祭猖神，擒孟獲，心服南人，皆公教之，故敕所在祀之。愚謂堯、舜、禹、湯、文、武，君也。周公，相也。相則在位，與皋、夔、稷、契相等。惟孔子，匹夫而爲百世師，故特祀之，周公正不必與之並祀也。然孔子之後，衍聖封公，而周公之後無聞，是亦缺典。我皇上崇儒重道，於康熙二十四年親謁孔陵，并訪周公之後，得東野沛然於布衣之中，爵之於朝，并及二程夫子之後，皆官以博士。前代所未行者，聖天子舉而行之，俾天下後世皆知以周情孔思爲歸，所以垂教者大矣。

鬬伯比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四　鬬伯比父早亡，隨母歸，在舅姑之家。後長大，乃奸妘子之女，生子文。其妘子妻，恥女不嫁而生子，乃棄於山中。妘子遊獵，見虎乳一小兒，歸與妻言。妻曰：『此是我女與伯比私通，生此小兒。我恥之，送於山中。』妘子乃迎歸養之，配其女與伯比。楚人因呼子文爲穀烏菟。仕至楚相也。

管仲

唐・李冗《獨異志》卷中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國人知之。桓公謂

管仲曰：『寡人與仲父言，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左右有聖人乎？今東都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何以知之？』牙曰：『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仲曰：『何謂三色？』曰：『歡欣衆悅，鐘鼓之色；愁悴哀憂，衰絰之色；猛厲忠實，兵革之色。』仲曰：『何以知其莒也？』曰：『君東面南面指之，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

伍子胥

《太平廣記》卷二九一引《錢唐志》 伍子胥彙諫吳王，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以鴟魚皮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高數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走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二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塘潮水相應焉。』


伍子胥像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

范蠡

漢・劉向《列仙傳》卷上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杜飲水。爲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財纍億萬，號陶朱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

范蠡御桂，心虛志遠。受業師望，載潛載惋。龍見越鄉，功遂身返。屣脫千金，與道舒卷。

晏子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六 晏子將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多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公儀休

《韓非子》卷一四《外儲說左下》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唐・李冗《獨異志》卷中 魯公儀休爲相，歸見其妻織，乃焚機而出，謂其妻曰：『吾爲相食祿，今爾奪百姓之利，使民安歸哉？』

又 公儀休相魯國，入園，見妻蒔葵，因拔去，謂妻曰：『身爲國相，與民爭利，非理也。』乃逐其妻。

魏公子無忌

唐・李冗《獨異志》卷中 魏公子無忌視事，忽有一鸇逐鳩，鳩入公子案下，鸇遂去。令捕鸇，獲數百，列於庭下，問之：逐鳩者當伏翅。有鸇伏罪於地，乃殺之，而放其羣鸇。

百里奚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扈廚，今日富貴忘我爲。』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舂黃藜，搤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爲。』問之，乃其故妻，還爲夫婦也。

李冰

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 秦昭王聽田貴之議，遣李冰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無復水旱之災，歲大豐熟。江水有神，歲取童女二人以爲婦，不然，爲水災。主者白出錢百萬以行聘，冰曰：『不須，吾自有女。』到時，裝飾其女，當以沈江水，徑至神祠，上神坐，舉酒酹曰：『今得傅九族，江君大神，當見尊顏，相爲進酒。』冰先投杯，但瀺瀺不耗，冰厲聲曰：『江君相輕，當相伐耳。』拔劍，忽然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岸旁，有閒，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當相助也，若欲知我，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後無復患。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

唐・李泰《括地志》卷四《益州・成都縣》 江瀆祠在益州成都縣南八里。秦幷天下，江水祠蜀。

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管橋水，一名（清）〔流〕江，亦名（外）〔水〕江，西南自溫江縣界流來。郫江亦名（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任豫《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江）神（須）（歲）取女二人以爲婦，冰自以女與神爲婚。徑自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鬬於江岸，有閒，（輒）〔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華陽國志》云：『蜀時濯錦流江中，則鮮明也。』

《太平廣記》卷二九一引《成都記》 李冰爲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爲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彊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爲牛。今江神必亦爲牛矣。我以大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鬬於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爲水所病。至今大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故春冬設有鬬牛之戲，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數千家，邊江低圮，雖甚秋潦，亦不移適。有石牛在廟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驚潰，冰神爲龍，復與龍鬬於灌口，猶以白練爲誌，水遂漂下，左綿梓潼，皆浮川溢峽，傷數十郡。唯西蜀無害。

張儀、蘇秦

晉・王嘉《拾遺記》卷四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析竹爲簡。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請其術，教以干

世出俗之辯，即探胸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音相近也。』

范增

清・褚人穫《堅瓠七集》卷一《范增石像》 天福中有巧工來自霅川，見石浮于水，歎曰：『石豈能浮哉？必神使之然也。』夜夢一老人揖而告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恨鬱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能留意，必有以報。』工取石以爲像，奉香火惟虔，烟隨風飛，直至蘭溪縣，止于苧峰之巔。邦人歸向聚木石而成廟，題曰『福祐』。括蒼王淮詩云：『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錢舜舉咏范增云：『暴羽天資本不仁，豈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尊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陳剛中孚題其墓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火笑咸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二絕可謂詩史。

張良

《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圮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

子房始所見下邳圮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太平廣記》卷六引《仙傳拾遺》 張子房，名良，韓國人也。避地於南陽，徙居於沛，後爲沛國人焉。童幼時，過下邳圮橋，風雪方甚，遇一老叟，着烏巾，黃單衣，墜履於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爲我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來此，當有所教。』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後至，未可傳道。』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讀此當爲帝王師，若復求吾，乃穀城山下黃石也。』子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佐漢祖定天下，後人謂其書爲黃石公書。修之於身，能煉氣絕力，輕身羽化，與綺里季、東園公、甪里先生、夏黃公爲雲霞之交。漢初，遇四五小兒路上群戲，一兒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子房知之，往拜之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此二元尊，乃陰陽之父母，天地之本源。化生萬靈，育養群品。木公爲男仙之主，金母爲女仙之宗。長生飛化之士，昇天之初，先覲金母，後謁木公，然後昇三清，朝太上矣。此歌乃玉童教世人拜王公而揖王母也。』子房佐漢，封留侯，爲大司徒，解形於世，葬於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若流星焉。不見其尸形衣冠，得素書一篇及兵略數章。子房登仙，位爲太玄童子，常從老君於太清之中。其孫道陵得道，朝崑崙之夕，子房往焉。

陸賈

《太平廣記》卷一三五引《小說》 樊將軍噲問於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陸賈應之曰：『有。夫目瞷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午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

大亦宜然。故曰，目瞤則呪之，燈火花則拜之，午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況天下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寶，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天命無信，不可以力取也。』

張騫

清・杭世駿《訂訛續補》卷二　張茂先《博物志》只言近世有人乘浮槎至天河，並不云張騫。自宗懔荆楚歲時記引博物志傅會以爲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槎機石之說，後之詩人皆當故事用矣。又《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週天，名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仙栖息其上。』

何比干

《太平廣記》卷二九一引《三輔決録》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洪辟爲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寢，夢有客車騎，覺而一老嫗年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延入座。須臾雨止，嫗辭去。出送至門，跪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當繼公一人。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佩印綬者，當隨簡，長九寸，凡百九十板，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子留。常祭嫗如東行，及終，遺令東首，自比干已下，與張氏俱授靈瑞，累世爲名族。《三輔舊語》曰：『何氏策，張氏鈞也。』

陸續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東漢陸續，歲饑，太守施貧者食，既畢，問之，凡賜六百人，言其姓名，無一參差。

諸葛亮

清・褚人穫《堅瓠九集》卷二《木牛流馬》　武侯居隆中，客至，命妻黄氏具麵，頃之麵至。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拜求其術，變其制爲木牛流馬云。

魯肅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六　王伯陽家在京口，宅東有大冢，相傳云是魯肅墓。伯陽婦，郗鑒兄女也，喪亡，王平其冢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平肩輿，與侍從數百人，馬皆浴鐵，徑來坐，謂伯陽曰：『我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故毀壞吾冢？』因顧左右：『何不舉手！』左右牽伯陽下床，乃以刀環擊之數百而去。登時絶死。良久復蘇，被擊處皆發疽潰，尋便死。一説王伯陽亡，其子營墓，得一漆棺，移至南岡，夜夢肅怒云：『當殺汝父。』尋復夢見伯陽云：『魯肅與吾爭墓，若不如我不復得還。』後於靈座褥上見血數升，疑魯肅之故也。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

《太平廣記》卷三一七引《幽明録》　孫權病，巫啓云：『有鬼著絹巾，似是故將相。』呵叱初不顧。徑進入宫。其夜，權見魯肅來。衣巾悉如其言。

諸葛恪

晉・干寶《搜神記》卷九　吴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也。』出仍入坐。少頃復起，犬又銜衣，恪令從者逐之。及入，果被殺。其妻在室，

語使婢曰：『爾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瞻視，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頭至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羊祜

唐・李冗《獨異志》卷中　晉羊祜，字叔子。爲荆州守，有恩及閭里。及死，闔境並不言祜字，其有同音，亦改諱之。襄陽百姓於峴山立墮淚碑。

又附錄　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令於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人云：『吾兒七歲墮井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驗祜前身，東鄰子也。

陶侃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五　陶侃字士行，微時遭父艱，有人長九尺，端悅通刺，字不可識，心怪非常，出庭拜送。此人告侃曰：『吾是王子晉，君有巨相，故來相看。』於是脱衣帢，服仙羽，升鵠而騰颺。

又卷七　陶侃夢生八翼，飛翔冲天，見天門九重，已入其八，惟一門不得進，以翼搏天，闇者以杖擊之，因墮地，折其左翼，驚悟，左腋猶痛。其後都督入州，威果振主，潛有闚擬之志，每憶折翼之祥，抑心而止。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　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天門九重，比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闇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及寤猶痛。

狄仁傑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唐狄仁傑爲大理寺丞，申中上考。考功駁下，問：『有何勞績？』寺復執申曰：『歲凡斷獄一萬二千。』考功特昇上下考。

《太平廣記》卷一四六引《定命録》　唐狄仁傑之貶也，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縣令霍獻可追逐當日出界，狄公甚銜之。及回爲宰相，霍已爲郎中，狄欲中傷之而未果。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後則天又問之，狄公卒對，無以應命，唯記得霍獻可，遂奏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後狄公謂霍曰：『某初恨公，今却薦公，乃知命也，豈由於人耶。』

又卷三一三引《玉堂閑話》　魏州南郭狄仁傑廟，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傑爲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詣祠奠酹。仁傑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傑初不飲酒，詰之，具以事對。天后使驗問，乃信。

裴休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四　小説言明州有人泛海遇風，泊一島，見宮殿巍煥，如王公之居。堂上一老人據榻而坐，有烏巾者二三百人侍側。問之，曰：『唐相裴休也。』《北夢瑣言》：『裴相國休，師圭峯密禪師，自願世世爲國王，弘護佛法。後于闐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然則裴所證仙耶？佛耶？抑皆小説傳會耶？

盧文紀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　文紀性滑稽，孟知祥之僭號，嘗奉使於蜀，適會改元。方春社，知祥張宴，設兔肉，語文紀曰：『上戊之辰，時俗所重，不可廢也，願嘗一臠。』文紀笑曰：『家居長安，門族豪盛，兔肩不登於俎。時從叔伯祖頗欲大嚼，終不可致。一家奴慧黠，衆以情語之。宅後園有古冢空曠，奴掃除其中，設肉數盤，私命諸從祖食之，珍甚，五房不覺言珍。五房曰：「匪止珍哉，今日乃大美元年也。」良久，冢中二鬼驟至，呼曰：「諸君竊食糟兔，敗亂家法，其過已大，乃敢擅改

年號乎？』知祥有愧色。清泰卽位，將命相，取達官名十人致瓶中探取之，首得文紀，遂爲宰相。

徐　鉉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卷四　徐鉉不信佛，而酷好鬼神之說，江南中主常語鉉以『佛經有深義，卿頗閱之否』？鉉曰：『臣性所不及，不能留意。』中主以《楞嚴經》一帙授之，令看讀，可見其精理。經旬餘，鉉表納所借經求見，言曰：『臣讀之數過，見其談空之說，似一器中傾出，復入一器中，此絕難曉，臣都不能省其義。』因再拜。中主哂之，後嘗與近臣通佛理者說以爲笑。專搜求神怪之事，記於簡牘，以爲《稽神錄》。嘗典選，選人無以自通，詭言有神怪之事，鉉初令錄之，選人言不閑筆綴，願得口述。亟呼見，問之，因以私禱，罔不遂其請。歸朝，有江東布衣剸亮，年九十餘，好爲大言誇誕，鉉館於門下，心喜之。《稽神錄》中事，多亮所言。亮嘗忤鉉，鉉甚怒，不與話累日。忽一日，鉉將入朝，亮迎呼爲中闈，云：『適有異人，肉翅自廳飛出，升堂而去，亮目送久之，方滅。』鉉卽喜笑，命紙筆記之，待亮如故。江陵從祖重內典，嘗謂鉉曰：『公鄙斥浮屠之教，而重神變之事，瞿曇豈不得作黃面神人乎？』鉉笑而不答。

寇　準

宋・張師正《倦遊雜録》　袁抗大監嘗言，曾守官營道，聞吏官言，寇萊公始謫爲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吏民遮道，馬復踣蹶不進，寇以策叩馬曰：『吾尚敢留滯邪？汝何不行？』馬卽前去，寇泣且曰：『語丁謂，我負若何事？致我于極地邪！』其後丁自朱崖移道州，袁嘗接其語論，遂以所聞質之。丁曰：『寇自粗疎。先朝因節日，賜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飲人，時曹利用爲樞密副使，不領其意，寇曰：「某勸太傅酒，何故不飲？」曹竟不濡脣，寇怒曰：「若一夫耳，敢爾邪？」曹厲聲曰：「上擢某在樞府，而相公謂之一夫，明日當於上前辨之。」自此二公不協，厥後發萊公之事者，曹貂也。預謂何事？』然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有力焉。二公之在政府也，當太平之盛，至於贊燮王度，亦無善惡之大者。至今天下識與不識，知與不知，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蓋；言晉公之爲，則目以姦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實，寇以誠過其才歟？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三　寇萊公赴貶雷州，道出公安，剪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之曰：『準之心若有負於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竹當再生。』其竹果生。又云：公貶死於雷州，詔還葬，道過公安，民皆迎祭，斬竹插地，以掛紙錢而焚之，尋復生笋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

宋・彭乘《墨客揮犀》卷一　寇萊公卒於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荆南之公安縣。邑人迎祭於道，斷竹插地以掛紙錢，竹遂不根而生，滋茂殆一畝。邑人神之，立廟於側，祠宇嚴潔，祀奉甚謹。今侍讀王公樂道文其事於石。

又《續墨客揮犀》卷八　寇萊公嘗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學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鋏子，忽失之。已而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陳大怖駭，立牓示百姓，依舊祭享。

范仲淹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六　文正范公仲淹，字希文，天聖中以帖職通判陳州。時郡守以太夫人疾病，召一道士，俾奏章祈祐，築壇於正寢。郡守召公預其事。公竊笑曰：『庸鄙小人，安能達章帝所耶？但郡守以太夫人之故，多方以圖安耳。』既而復謂道士曰：『仲淹將來休咎，可得知之否？』道士曰：『唯，俟至天曹問之。』既而秉簡贊章伏於壇，自乙夜至四鼓，凝然不動；試捫其體，則殭矣。殆五更，手足微動，遽扶坐於床，飲以茶藥，良久，謂郡守曰：『奉賀太夫人，尚有六年壽，所苦不足憂也。』又謂：『公祿壽甚盛，必入政府。』郡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

也？』道士曰：『方出天閽，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不得出，是以稽留。』公益不以爲然，問曰：『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塗之，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既而郡守之母疾苦尋平。明年春榜，狀頭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公始歎道士之通神。事聞之畢國傅仲達、陳著作之方云。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二 范文正公仲淹監西漢鹽倉日，遇一方士甚厚，每使占卜多驗，然衣食自足，無所求于公。方士寄僧舍，一日病，遣人謂公曰：『自料病不起，願公一顧，當以後事奉託。』公亟往視之。方士曰：『感公厚待，今垂死，止有子八歲，不免奉累。某有乾永術，未嘗語人，仍有藥銀二百兩在篋中，願公爲殯，餘者併術獻公。』公曰：『一一如教，但術則不願見，銀亦不願取。』堅請方士自封識，仍書年月其上。明日，方士卒，公以所留銀備後事畢，育其孤如己子，人莫知其爲方士之子也。至十八歲，教誨備至，頗能屬文，公一日語之曰：『汝非吾子，乃方士某人之子也。』其子泣不願去，公曰：『汝父有手書在。』即取所藏葬銀及乾永術授之，封識如故，公亦未嘗省也。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三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內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氣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幷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三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也。』東坡云：『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爾。然范氏多四乳，故與人異。忠文立德如此，其化必不與萬物斯盡也。』

包拯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三 粵東肇慶府，即古端州，包孝肅舊治也。大堂暖閣後有黑井，覆以鐵板，爲出入所必經。相傳包公納妖于井，俗有包『收盧放馬成湖』之謠，謂太守遇盧姓則妖出，遇馬姓則井溢也。然千百年來，亦從無此二姓爲守者。署東有高樓，號稱烏臺，俗謂包公聽斷妖鬼，皆坐此臺。四面磚石封固，啓則爲祟。凡太守履任，必祀以少牢，無敢啓視者。

前任安守，有管廚人某，酒醉登樓顛，揭瓦窺之，見臺中有三土堆，品字排列，如小墳狀。中間小樹一株，枝青葉綠，此外一無他物。方瞪視間，有黑氣衝起，廚人自樓顛滾跌于地，顫汗交作，僅能言所見，至夕狂叫而死。越日，安公暴染瘋狂，鞭撲其妻，竟至身死；又手刃其愛妾，以此落職獲譴。

越兩任後，家弟香亭出守是郡，家信來爲言若此。余聞而大怒，寄信云：『此說荒唐可也，若眞有其事，則樓神不法甚矣，斷非包公舊迹，弟何不拆而焚之！』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一 宋包孝肅公拯，自奉清廉，爲政明敏，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長子早世，庶出一子，頗不順親，父命之東，偏適西。公輒反其諭，如招之使來，說不得來，須作去字說話，然後得來。終公之世，事事如此。臨沒，謂之曰：『吾死殯以石枕，勿用木也。』公之爲此諭也，蓋因相傳人死，棺中枕爛，始轉世而復爲人。公意其子素逆，必反其諭，不用石而用木也。豈料公子良心發見，曰：『吾逆父命一生，今歿矣，臨終一囑，必當順之。』竟遵遺言，枕公以石。

司馬光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二《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從襄穎公辟爲太原府通判日，尚未有子，穎公夫人言之，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曰：『俟我出，汝自妝飾往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歸內。

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九 文潞公幼時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

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宋・彭乘《墨客揮犀》佚文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庭。有大甕，一兒登之，足跌沒水中，羣兒棄去。公以石擊甕，水因穴出，兒得不死。其活人手段，已見齠齔中矣。京、洛間，多爲《小兒擊甕圖》。

王安石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二　王荆公介甫退處金陵，一日，幅巾杖屨，獨遊山寺，遇數客盛談文史，詞辯紛然。公坐其下，人莫之顧。有一客徐問公曰：『亦知書否？』公唯唯而已，復問公何姓，公拱手答曰：『安石姓王。』衆人惶恐，慚俯而去。

又　王荆公介甫知制誥日，吳夫人爲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對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夫爲軍大將，部運米失舟，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　王荆公居山中，晝寢，夢一人服古衣冠相過者，貌偉甚。延坐，問之姓字，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反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既覺，猶汗流被體，若作氣劇，因笑語客曰：『吾習氣尚若是乎？』乃作小詩識之，曰有『堯桀是非猶入夢，因知餘習未能忘』之句。後公在金陵，有僧清曉於鍾山道上見數童子執幢幡羽蓋之屬，僧問之，往迎王丞相。旛上書曰：『中含法性，外習塵氛。』瞬目間，幢旛與童子亦皆不見。僧歸及寺，未久，聞公已薨。

清・褚人穫《堅瓠餘集》卷二《拗相公見鬼》　《談圃》王安石在金陵，於死之前一年，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吏也，死已久矣。安石驚問何來，曰：『奉冥司檄來，決公之子雱一案。』問雱安在，吏曰：『公如欲見，可于某日之夜，伏廡下觀之，切勿驚呼，但可使一人侍側。』安石如其言，見故吏紫袍冠帶坐堂上，獄卒數人枷一囚入，身具桎梏，兩足流血。呻吟之聲，慘不可聞。視之乃雱也，雱哀告云：『乞早結案。』吏據案舉筆判訖，厲聲呵叱。安石失聲而哭，忽不見。明年安石死。

文天祥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文相神出》　文山天祥守宣城日，偶夜默坐於靜室，止存燈一檠而已。略似睡間，忽神出於泥丸，玩弄久之，復從元處入。公平昔未嘗學仙出神，豈常人哉！忽然有此？青山趙文祭之，其文曰：『公在延平，嘗爲我言。昔守宣城，獨坐夜分。澹孤燈之相對，忽隱几而欲瞑。覺神出於頂間，恍悠揚乎後前。無瞑目而待之，以戲觀其周旋。信異人之異稟，又何羨乎飛仙！』有此語可證。

又後集卷二　文文山天祥留京獄，患癰疽於水穀道之間，醫者用藥月餘不效，申官曰：『疾不可爲已。』文山亦自料其必死，告之同囚曰：『吾死無足憾，第不得明白耳。獄中多鼠，汝等可用繩懸吾屍於梁間，庶可免齧。』同囚聞之皆變色。次日，忽一貓來，驅之不去，由是疽患逐日小愈，凡四十餘日，全安，其貓殆不知所在。又半年而就義。

又　郭元益，廬陵人。嘗從文山天祥遊，亦曾馳驅兵間。元貞丙申，居家抱病而死，但心胸間微暖，未殮，經宿還魂，云：『有黃巾人追至一所，若公府，見一金紫如王者狀，坐於殿上。某私問吏卒云：「殿上官何人？」答曰：「卽文丞相也。」某私喜曰：「與丞相有舊，必蒙周庇。」因上殿，方一揖間，文公曰：「朋友間吾豈不能回護汝，但數至此，奈何！汝可回去區畫家事卽來。」』郭如其言，與家人敍別，分付了當方死。

清・褚人穫《堅瓠續集》卷三《文信國》　文信國天祥既赴義，是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不辨。自後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群臣入朝，亦列炬前導。世祖悔之，贈公太保中書平章事廬陵郡公，隨設壇致祭。丞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飆旋地起，吹沙滾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主於空中，隱隱雷鳴如聞怒聲，天色愈暗，乃奏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復開霽。此事甚奇，見鄭龍如《偶記》，而正史及公集，皆不載。

脫脫

元・孔齊《至正直記》卷一　太師馬札兒爲小官時，嘗賃屋以居。居有桃樹未實，至熟時，脫脫尚幼，一日盡采以貯小奩。太師歸，思問曰：『此桃何在？』脫脫曰：『當時賃屋時，未嘗言及此也，當還其主。』太師深喜之，所以他日亦拜相爲太師云。

宋濂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六　宋文憲公濂，嘗館吾邑富家。一日，有丈夫從二童子來謁，自稱賣文，談論出入經史，至兵機尤長。宋公不能答，請其詩，曰：『吾一詩直二十金。』主人許之，詩成，甚俊拔。宋公以文請，曰：『吾文非百金不可。』主人又與之，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宴畢，請觀宋公書室，出前金贈曰：『僕非受此，爲先生地耳！』遂辭去。使人送至海濱，舟師數千，軍容甚盛，乃陳友諒也。以宋公有才名，欲禮聘爲軍師，聽其論無武略而去，一邑大驚。

方孝孺

明・江盈科《皇明十六種小傳》卷一　孝孺，天台人。自幼有奇才，爲學士宋濂所愛重，聞于太祖。太祖大奇之，讀其文，謂在濂上，然終不用孝孺，但曰：『留爲子孫作宰相爾。』及建文主御極，孝孺起家爲學士，值靖難兵作，多與帷幄之謀。先是燕師初出，上發北平，僧道衍郊送之，心念孝孺，密啓上曰：『願有所托。』上問云何，對曰：『方孝孺，南朝好秀才，武成之日，彼必不屈，幸曲赦焉。』上首肯。及燕師駐金陵門，宮中火，傳言駕崩，孝孺服斬衰號哭，鎮撫伍雲執以獻。見上，不遜，乃繫獄，遣人諭旨，終不從。及議頒卽位詔，問誰可草，皆舉孺。乃出之獄中，衰衣入見，號哭不少休。上慰之曰：『朕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孺取筆擲地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上大聲謂曰：『我能滅人九族。』孺曰：『卽滅十族，何怕？』乃仍繫獄，幷其族朋友門生皆抄沒之，坐死者八百餘人。妻鄭氏及諸子先縊死，孝孺被磔于市。孺學術純正，文章類大蘇，嘗應蜀王聘，號曰正學。所著《周禮考》等書，皆以厲禁不行，惟《遜志齋集》晚出。噫，方公之死，三綱是繫，然危行言孫，聖人貴焉，過于激亢，致干震怒，宗族幷誅，不啻蟻虱，揆之周是修未免遺恨。昔建文遺臣有行遁者題詩峨眉亭云：『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自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吾君固首陽。』讀此令人心惻云。按神怪報應，儒者所諱，然世往往有之。聞遜志之父，卜葬得吉，夜夢朱衣而冠者來謁，曰：『公所卜地，適當我宅，請改卜焉。』公曰：『不可。』『然則改期焉。』又不可。朱衣怒曰：『公將殺我，我亦必報公云。』及掘地，朱蛇如輪，盤據中央，群蛇千頭，環其左右，方盡殺之，付諸烈焰，有赤氣自空中逶迤入方宅，久之乃化。期年而生公，面色赤，舌長及鼻，人謂其蛇象也。及罹赤族之誅，說者以爲蛇報云。

楊瑄

明・談遷《棗林雜俎》聖集《楊瑄》　浙江按察使楊瑄，豐城人，成化中築海鹽捍海塘，堅壯，有碑不存。邑人仇俊卿曰：『昔呂梁碑磨泐，可認者止三十六字，人皆惜之，想見禹功。而楊公之勒一字無存，感更爲深，自不能泯，當知繫人心者不在碑之有無。』萬曆乙亥，僉事晉江陳詔來修塘，入楊公祠不揖，背像而坐。亡何，詔口作公語曰：『我堂官也，汝敢無禮，我將殺汝。』尋疾作，禱之始愈。

楊繼盛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楊繼盛》　容城楊忠愍公二十三歲時，引

二姪居縣寺佛永僧房。夏日行瘟疫，主僧病倒，同舍生即亡去。兄遣人促忠愍及二姪歸，公曰：『如予去，則此僧死在旦夕。』善遣家人回。兄又遣人促曰：『如相染，毋歸也！』公曰：『平日相與，有病去之，心寧忍乎？如予相染，同死於此亦可也。』於是，止取二姪歸。公爲之親供飲食，遍求醫藥，夜則同寢，二十日而僧愈。時兄亦染病矣，信到，公遄歸，不解衣而事者月餘，兄愈。公夫人亦病，皆無一人敢近，公親自調養之，數日而愈。是年傳染甚多，而公親事三人皆愈，而公卒不染，人皆以爲有神佑之。又按，公三十九歲在獄，夏，獄中疫大作，公日與病者伍，遂染疫。醫官劉廷瑞誤醫之，曹天佑以奴僕而爲官，奸黨也，斷公醫藥。然公十四日出汗，卒不死。

武將分部

吳起

《韓非子》卷一一《外儲説左上》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明・劉基《郁離子》卷上　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吳起貪，不可用也。』武侯疎吳起。公子成入見曰：『君奚爲疎吳起也？』武侯曰：『人言起貪，寡人是以不樂焉。』公子成曰：『君過矣，夫起之能，天下之士莫先焉。惟其貪也，是以來事君，不然君豈能臣之哉？且君自以爲與殷湯、周武王孰賢？務光、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湯不能臣務光，武王不能臣伯夷，今有不貪如二人者，其肯爲君臣乎？今君之國，東距齊，南距楚，北距韓、趙，西有虎狼之秦，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而彼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何哉？以魏國有吳起以爲將也。周《詩》有之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吳起是也。君若念社稷，惟起所願好而予之，使起足其欲而無他求，坐威魏國之師，所失甚小，所得甚大。乃欲使之飯糲茹蔬被短褐步走以供使令，起必去之。起去，而天下之如起者，却行不入大梁，君之國空矣。臣竊爲君憂之。』武侯曰：『善。』復進吳起。

李悝

《韓非子》卷一一《外儲説左上》　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趙簡子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一《皇霸》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幸於周穆王，爲御驊騮、騄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爲姓。子叔帶始去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閒，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于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令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七世而亡，嬴姓將

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效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卹，余霍太山陽侯天使，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智氏，亦立我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髭髯，大膺大匈，脩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幷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韓信

清・褚人穫《堅瓠五集》卷二《淮陰廟》 楚州淮陰，夾漕河而邑於澤國，諸聚邑尤爲荒涼。開禧北征，岳珂舟過其下，登楚王信廟。堂廡傾圮，幾不庇風雨，兩旁皆過客詩句。左廂高堵，有揚誠齋詩二首。字跡潦草，亦舛筆畫，不知何人所書。珂以意揣之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胯下安無忤，老父圮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鴻溝祇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犬斃愁無蓋，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遍壁間殆無繼者。

又《七集》卷二《韓信有後》 《樵書》載：廣南有韋土官者，韓信之後也。當淮陰鐘室難作之時，有客匿其孤，求撫於蕭相國。相國作書致南粵尉佗，佗素重信，又憐其冤，慨然受託，姓以韋者，去其韓之半也。孤後有武功，世長海壖，受鐵券，蕭相國與尉佗書，至今尚勒鼎彝，昭然可考。

李廣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五 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卧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鏃破簳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余應之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煑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怒掉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又余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采薪，還晚，趨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爲鹿也，即以斧撾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也，卒有沉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雲無以應余。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四 劉向《新序》記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之，石也；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開，況人心乎。予乃知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其事有

不足怪者。《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文選》鮑昭《擬古》詩「石梁有餘勁」注：「宋景公造弓，射石梁，飲羽。」

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五《李廣射石》 今永平府盧龍縣南有李廣射虎石。廣爲右北平太守，而此地爲遼西郡之肥如，其謬不辨自明。《水經注》言右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亦非也。考右北平郡，前漢治平剛，後漢治土垠。酈氏所引《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此後漢所治之土垠，而平剛則在盧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乃武帝時郡治。李廣所守，今之塞外，其不在土垠明矣。又考《西京雜記》述此事，則云「獵於冥山之陽」。《莊子》言：「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彪注：「冥山，北海山名。」是廣之出獵乃冥山，而非近郡之山也。《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亦同。是射石者又熊渠而非李廣也。即使二事偶同，而太史公所述本無其地，今必欲指一卷之石以當之，不已惑乎？《後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羨其美。」」李廣、熊渠二事並用。

衛青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參乘。駙馬曹壽卒，敕令擇國中貴居第一者尚之。青最貴。主問之曰：「是常爲我參乘，如之何？」使者答曰：「當世無如將軍者。」遂尚平陽公主。

關羽

明・陸粲《庚巳編》卷七《關公》 長洲顧舉人蘭，往年會試京師，舍於逆旅，得寒疾甚重。自念去家數千里，羈旅寒困，而病勢若此，殊以爲憂。見卧旁掛關公像一幅，乃於枕上默禱其庇祐，朦朧間見神來呼之，視其貌彷彿所畫者，語之曰：「君無憂，至晚且出汗，即能起矣。」言畢倏然去。及暮，果汗而愈，後歸畫其像事之。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卷三《指關爲姓》 《關西故事》：蒲州解梁縣關公，本不姓關，少時力最猛，不可檢束，父母怒而閉之後園空室。一夕月甚明，啓窗越出，閒步園中，聞牆東有女子啼哭甚悲，兼有老人相向哭聲。怪而排牆詢之，老者訴云：「我女已受聘矣，而本縣舅爺聞女有色，欲娶爲妾。我訴之尹，反受叱罵。以此相泣。」公聞大怒，仗劍徑往縣署，殺尹並其舅而逃。至潼關，聞關門圖形，捕之甚急。伏於水傍，掬水洗面，自照其形。自水洗後，顏已變倉赤，不復識認。挺身至關，關主詰問，隨口指關爲姓，后遂不易。東行至涿州，張翼德在州貿肉。其買賣止於上午，至日午，即將所存下懸肆傍井中，舉五百斤大石掩其上，任有勢力者不能動，且示人曰：「誰能舉此石者，與之肉。」公至時，適已薄暮。往買肉，而翼德不在肆，人指井謂之曰：「肉有全肩，懸此井中，汝能舉石，乃可得也。」公舉石，輕如彈丸，人共駭歎。公攜肉而行，行人莫敢禦。張歸，聞而異之。追及，與之角力，力相敵，莫能解。而劉玄德賣草鞋適至，至見二人門，從而禦止。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

張飛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二《張飛棺》 蕭松浦從四川歸，云：保寧府巴州舊刺史之廳東，有張飛墓，石穴至今未閉。一朱棺懸空，長九尺，叩之聲鏗鏗然。乾隆三十年，有陳秀才某，夢金甲神自稱：「我漢朝將軍

張翼德也。今世俗驛遞公文，避家兄雲長之諱，而反犯我之諱，何太不公道耶？』彼此大笑而寤。蓋近日公文改『羽遞』爲『飛遞』故也。

吕蒙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吕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母曰：『貧賤誰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又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遂成大名。

契苾何力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契苾何力，西番酋種太守，授右驍衛將軍，早立功勳。太宗征遼，至白雀城，爲賊所圍，腰中賊矟，瘡極重。帝因傳令，及拔賊城，得行矟者高突羯鸜。太宗捉付何力，令自殺。曰：『犬馬猶爲其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用刃而刺臣者，是勇也。本不相識，豈是冤讐。』遂捨之。

郭子儀

宋・李廌《師友談記》　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

韓琦

宋・王銍《默記》卷中　韓魏公帥定，狄青爲總管。一日會客，妓有名白牡丹者，因酒酣勸青酒曰：『勸班兒一盞。』譏其面有涅文也。青來日遂笞白牡丹者。後青舊部曲焦用押兵過定州，青留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給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誅之。青聞而趨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于子階之下，懇魏公曰：『焦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爲好兒耶！』立青而面誅之。青甚戰灼，久之，或白：『總管立久。』青乃敢退，蓋懼幷誅也。其後，魏公還朝，青位樞密使，避水般家於相國寺殿。一日，衩衣衣淺黃襖子，坐殿上指揮士卒。盛傳都下。及其家遺火，魏公謂救火人曰：『爾見狄樞密出來救火時，着黃襖子否？』青每語人曰：『韓樞密功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進士及第耳。』其後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慮，出青知陳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滅。

岳飛

明・陳洪謨《治世餘聞》下篇卷二　陸御史完丙辰巡按汴梁，一日行湯陰，偶見道傍間有石刻，書『盡忠報國』四大字。陸意謂岳武穆所書，蓋湯陰武穆故鄉也。是日駐節行臺，夜寢，夢入岳祠瞻拜，王起延陸坐，語之曰：『我解兵事時，在杭之西湖甚得山水之樂，今棲于此，祠宇傾圮，甚不安之，願君爲我料理。』陸答曰：『恐某力不能終工也。』王曰：『君毋固辭。』陸復問曰：『素聞王爲秦檜所害，有諸？』王曰：『間有是言，然終害者張希嶽也。』陸又曰：『今有子孫存者否？』王曰：『惟雷兒有一子，其後竟絕矣，言之令人可悲。』陸熟視王貌，蘭室間有四痣。既覺，明日卽謁王祠，瞻拜畢，見王貌與夢中不爽。祠宇卑隘傾頹，王貌果爲風雨所侵，鼻間剝落四處。陸異之，卽以本縣羨餘銀百兩命新之。不半載，廟貌殿宇，煥然一新。此亦陸公與王感遇之深。陸後亦官太宰，乃爲王瓊所害。

明・陸粲《庚巳編》卷六　岳武穆王廟食湯陰，其地蓋王之故鄉也。弘治丙辰，粲從父宮保公以御史巡按河南，且滿歲，行部至縣，經祠所，見牆上石刻『盡忠報國』四大字，徑可四尺，意將祇謁。是夕宿察院，夢入祠瞻拜，神起迎，欵語良久。神曰：『予比解兵柄時，在西湖游衍，甚得山水之樂，恨不久耳。』公問曰：『史言王爲秦檜謀陷，有諸？』曰：

『誠然。然致害者張希獄也。』因請於公曰：『某棲託於此，屋宇傾圮，幸公一鼎新之。』公辭以職非守土，且不久當代去，恐未易料理。神曰：『正須公一言於守、巡耳。』公唯唯，視神目與鼻左右，若有四創，揖而去，遂寤。遲明往謁神像，與夢中所見肖似，祠宇穿漏，神面爲霖雨摧剝，有損傷者四處。公異之。閱縣庫，得羨銀捌拾兩，以託分巡僉事包裕，又以書與巡撫陳都御史德，修新其祠。祠成，弘敞倍勝於舊。公親爲工部伯父說。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

清・褚人穫《堅瓠四集》卷三岳王墓　岳王墓在西陵橋之右，墓上松柏技皆南向。墓前有分屍檜，自根以上劈分爲兩，至稍全其生。中格以木，以示支解奸檜也。正統間，郡倅馬偉爲之指揮李隆，冶鐵爲檜及妻王氏万俟卨，三形皆赤身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巡道范涞又益鑄張俊，像其四焉。遊人拜墓後，必以瓦礫敲擲之，咸溺其頭，而撫摩王氏兩乳，至精光可鑒。忠奸昧於一時，榮辱分於千載如此。李卓吾曰：『宜鑄施全在旁，作持刀殺檜狀，更快。』

又《五集》卷一《道月佛力》　《金山志》：載岳武穆班師過金山寺，禪師道月勸之勿赴闕，武穆不聽。道月遺以詩云：『風波亭下水滔滔，千萬堅心把柁牢。只恐同行人意歹，將身推落在深濤。』武穆至臨安，被賊檜誣陷擊大理獄。有亭扁曰『風波』，始悟詩意，悔不從其言。武穆卒，檜聞前言，遣卒何立捕道月。道月方集衆說法，何立伺之，道月忽說偈曰：『吾年四十九，是非日日有。不爲自家身，只爲多開口。何立從南來，我往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幾乎落入手。』言訖，端坐而化。

又《廣集》卷四《岳墳靈異》　《葭鷗雜識》：康熙丙子春，浙撫王嶰谷維珍到西湖岳墳。禮拜武穆畢，顧瞻墓前鐵鑄秦檜、王氏等跪於前，游人必笞扑之，惻然憫焉。默念此事已遠，欲撤而去之，然未出於口也。忽覺背上若有人鞭之者，悚然而退。途中即病，進署惛然。百方祈禱，不愈而殂。武穆在天之靈，可不畏哉？

又《餘集》卷一《岳武穆豬精》　岳武穆微時，居相臺爲市游徼。有舒翁者，善相術，見岳必烹茶設饌，密謂之曰：『君乃豬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他日當爲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但豬之爲物，未有善終。君如得志，宜早退步。』岳笑不以爲然。後秦檜下岳于大理獄，周三畏鞫之，遇夜，周往往閒行至鞫所。一夕月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卻步，此物徐行入獄傍小祠而隱。數夕復往，所見皆然。

韓世忠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至靈官廟伺候賀朔，忽於廊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驚駭奔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必非凡人，將來必至榮達。母然其言，乃邀韓至家，具酒食，中夜盡歡，深相結納，賀以金帛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矣！

周　通

清・袁枚《子不語》卷七《紂之值殷將軍》　天台僧智果，好遊。山行迷路，至大石洞，坐一道者，蘿衣薜裳。僧跪而請曰：『某幸遇仙人，願受教！』道者曰：『予人也，非仙也。子來胡爲？』僧曰：『某入山已數日，腹枵甚，敢有雲漿之請。』道者曰：『子姑待，吾往後山覓之。』去有頃，攜一物來，狀輪囷而色鮮白。道者破之，自吸其漿，以其餘授僧，曰：『此千年茯苓也。』因令僧坐，問：『岳飛將軍安否？秦檜死否？』僧曰：『此宋朝事也。今易代數百年，爲大清矣。』因告以《宋史》所載

岳事顛末。道者慘然曰：『岳將軍終不免乎！』遂大哭曰：『吾姓周名通，岳將軍麾下小將也。當秦檜以金牌召岳時，我知有難，遂逃于此，食靈草得不死。我師教勿出洞，出洞即死。汝宜速出，遲恐無及。』僧懼，拜辭而行。路甚紆曲，備歷險阻。忽望崖上坐一巨人，長丈餘，遍體綠毛如翠錦。駭而奔還，告道者。道者曰：『此予師商高，紂王之值殿將軍也。爲飛廉、惡來所譖，避居此山。性好食野獸，故其狀與人異。子往拜祈，兼可問商代事。』僧故蠢野，無所記憶，見巨人禮拜畢，便問紂寵妲己事。巨人曰：『汝誤矣。妲者，商宮女官之稱；己、戊者，女官之行次。女官非止一人也，汝所問何妃？』僧不能答。又問文王受命事，曰：『吾不知文王爲何人，或是西方諸侯姬昌耶？其人事紂甚恭，并無稱王之事。』因問：『汝所問者，何人告汝？』曰：『書上云云。』巨人問：『何物爲書？』僧手作書狀示之。巨人笑曰：『我當時尚無此物。』言畢，以一臂摟僧，行如飛，置之平地，拱手而別，已在天台郊外矣。

奸臣分部

李林甫

唐・鄭處誨《明皇雜録》逸文　李林甫子壻鄭平爲戶部員外，嘗與林甫同處。一日，林甫就院省其女，遇平櫛髮，見林甫坐處甘露羹，取而食之，曰：『縱當華皓，必當鬢黑。』明日，果有中使至，賜林甫食，中有甘露羹，遂以與平。平食訖，一旦髮毛如磬。

《太平廣記》卷一九引《逸史》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騎驢擊，略無休日。既憊捨驢，以兩手返據地歇。一日，有道士甚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關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爲也。道士笑曰：『與郎君後三日五更，會於此。』曰：『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爲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迴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安可以白日昇天易之乎？』計已決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叙別曰：『二十年宰相，生殺權在己，威振天下。然愼勿行陰賊，當爲陰德，廣救拔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昇矣。官祿已至，可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爲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記錄之。頗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爲吾著某事，雖雪深沒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知者甚衆。自後以蔭叙，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爲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大起大獄，誅殺異己，冤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聞者呵而逐之外，吏又鞭縛送於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爲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覩也。慙悸之極，若無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暫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陰德，今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搕額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於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昇天之挈，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

道，有所竄責。又三百年，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俱遣，兀如枯株，卽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愼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榻華侈。李公困，欲就帳卧。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廻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茲介癬鱗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却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瞑坐於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祿山常養道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宰相宴於己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牆，奔逆而走。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暫謫在人間耳。』

又卷二二二引《定命録》　李林甫少孤，爲元氏姨所育，住在伊川。時林甫年十歲，與諸兒戲于路旁，有老父歎而目焉，人問之。老父曰：『富貴誠不自知。』指李公曰：『此童後當爲中書令，凡二十年。』所歎與凡小戲誰辨也。

清・褚人穫《堅瓠續集》卷一《李林甫奸報》　《文海披沙》載元和中，惠州震死一娼，朱書其脅『奸相李林甫』。又宋紹興元年，漢陽蔡氏女被雷震死，背有文曰『唐相李林甫』。《湧幢小品》載：永樂中，雲南趙州，雷震一夷人，朱判其背曰：『木子唐朝一佞臣，罰他千刼在牛羣。而今逃脱爲夷卒，霹靂來尋化作塵。』火烙字曰『李林甫』。又《七修類稿》載：杭城陸允誠，烹雞，而雞背宛然有『李林甫』三字。

李鈞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潞州李鈞》　潞州節度使李鈞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長子入朝，且詗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其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謗臣父耳。』上曰：『吾亦聞汝數諫爭，老賊不聽汝耳。汝父使汝來者，不復顧惜，欲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爲？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少讓之耶？』其子歸，具以白鈞。鈞反，有僧素爲人所信嚮，鈞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爲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剋日自焚。鈞穿地道於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耳。』鈞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於是遠邇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湊，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鈞乃塞其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軍出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隘狹，多石，不可行。上自於馬上抱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卽日開成大道。鈞戰敗於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鈞，遂屠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赦之。

秦檜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　宋秦檜爲京太學生時，號『秦長腳』。一日睡於窗下，有異人來，指檜語其同舍郎曰：『他日此人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其手者。』後檜自北歸，獨居相位一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人擁徽宗、欽宗北狩，慘不忍言。岳飛與其子岳雲誓復故疆，迎還二帝。金人屢衄，望風畏服，呼爲『岳爺爺』。又飛兵有紀律，高宗嘗御書『精忠岳飛』四字旗賜飛，令行師建之。

初，檜雖居相位，實佩兩國相印，陰受金人兀朮約主和，上未悟其姦。至是兀朮又遺書於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女壻，此仇不可以不報，必殺飛乃可。』檜力沮恢復，乞詔飛班師。檜又與張俊謀，使其部曲王俊妄告張憲，謀還飛兵柄，矯詔逮飛父子下棘寺，遣万俟卨鍛鍊之，拷掠無全膚，飛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廂綺窗下畫灰密謀，其妻王夫人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於市，徙流兩家妻孥，貲產皆沒官。金人聞之，酌酒相慶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大惡極，我已訴於天，得請於帝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王夫人朝夕思之。未幾其子秦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而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與夫人，東窗事發矣！』卨在鐵籠下與檜爭辨殺岳飛事。至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荆湖，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也，官忽甦曰：『適爲看陰間趙方斷秦檜爲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吁！明責幽誅之報，若此可畏哉！

清・褚人穫《堅瓠八集》卷一《食置肉笑靨》 秦檜末年，大誅殺以脅善類，逮趙忠簡之子汾下獄。汾就逮，自分必死，因囑其家曰：『此行無全理，脫幸有恩言，當於餽食中置肉笑靨一以爲信，毋忘。』既入獄，月餘無所聞。獄卒日施慘酷，奄奄待盡。忽外致食，滿橐皆笑靨。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紿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始知檜已死，獄事得解，汾即日脫械出。

又《續集》卷一《秦檜豬牛》 《異識資諧》載：萬曆丙子，京口鄔汝璧遊于杭，見屠豬者去毛盡，豬腹有五字曰『秦檜十世身』。又萬曆戊戌，鳳陽城三十里外朱家村，雷震死一白牛，火燎毛盡，背有『秦檜』二字，深入皮中。又康熙中，震澤某同友遊武陵，適屠家宰一豬，蹄上有『秦檜』字，幷肺管上亦有其名。衆競往觀，無敢買者。某毅然買之，同行者皆竊笑，彼乃令僕煲蹄及肺熟，攜至岳王廟，率衆羅拜，對神禱祝。祝畢恣啖，聞者大快。夫檜，誤國陷忠，六七百年，猶受豕戮雷誅。陽罪止於一時，陰罪亘至千百載，可不畏哉。

又《秘集》卷六《秦檜日受鐵鞭》 《子菴雜錄》：秀水張恭錫先生晉徵自述爲諸生時，夢入岳王廟，王待以客禮。既而辭出，聞廟後樹林中哀號聲。往視之，見一囚反接於樹，一力士執鐵鞭鞭之。張問何人，囚曰：『吾秦檜也，岳王法令每日受鐵鞭一百，公幸與王善，能爲吾丐免今日百鞭乎？』張諾之，復入謁王，而王已預知其意，不復爲禮，怒叱曰：『汝向與吾同事，吾被檜賊害，汝亦幾不免，今何得昧前因，而反欲爲賊乞哀？可速退，姑貸汝。』張惶懼趨出。再過林中，則見執鞭者又增一人，謂張曰：『王怒公爲囚祈請，令今日加鞭一百。』張大驚悸而寤。明日猶面熱背汗，急往廟拜謝，幸無恙。

韓侂胄

清・褚人穫《堅瓠餘集》卷三《韓侂胄墓》 韓侂胄既死，朝命王柟爲使，函胄首送金人，以謝開邊之罪，且許增歲幣。當時有太學生題詩於學宮云：『幾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無人說與王柟道，莫遣當年寇準知。』後有使臣至金，金主令往觀一墓，甚壯麗，題曰：『忠繆侯墓。』且釋云：『忠於爲國，繆於爲身。詢是何墓，曰韓侂胄之首葬其中也。』夫權奸已死之首，固不足惜，然大傷國體，反爲敵國所侮，南朝眞可爲無人。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二 千古姦邪無踰秦檜，墮豕胎而雷殛，掘狗葬而焚灰，人心猶未快也。今岳墳鐵像，明正德八年浙江都指揮使李隆始鑄銅爲之，僅秦檜、王氏、万俟卨三人反接跪墓前。久之，被遊人擊碎。萬曆中，按察副使范洙更鑄以鐵，而又添張俊一像。本朝乾隆中，熊公學鵬爲浙江巡撫，四鐵像又已擊壞，縣官稟聞，擬請重鑄。熊未批準，竊念岳王靈爽在天，逆檜沉淪地獄久矣，頑鐵無知，何煩重鑄耶！是夜熊夢四鐵像來，叩謝階下，醒而異之，仍飭縣官重鑄，至今存焉。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三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黃州棲霞樓規製甚工，問其人，則曰：『故相秦申王生於臨皐舟中，黃人作慶瑞堂於其處，近年撤而作棲霞云。』

魏忠賢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卷二《風道人》　《耳新》：天啓丁卯春，魏忠賢誕日，公卿上壽。有一風道人踵門求見，閽者叱之。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相見有要言，何爲阻我？』閽者以椎擊之。道人叩鼓，衆擁之進，道人語魏曰：『久別矣，寧相忘耶？』忠賢怒曰：『妖道何其肆妄。』叱縛付鎮撫司。道人曰：『汝磔屍在邇，能殺我耶？』將身振躍，飛空而去。舉座咸驚，忠賢喪魄。

馬士英

清・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一　馬士英在弘光朝，爲人極似賈秋壑，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羽書倉皇，猶以鬬蟋蟀爲戲，一時目爲『蟋蟀相公』。迨大清兵已臨江，而宮中猶需房中藥，命乞子捕蝦蟆以供，而燈籠大書曰『奉旨捕蟾』。嗟乎！君爲蝦蟆天子，臣爲蟋蟀相公，欲不亡得乎！

名儒文人分部

介子推

《呂氏春秋》卷一二　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

漢・劉向《列仙傳》卷上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且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爲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王光沈默，享年遐久。出翼覇君，處契玄友。推祿讓勤，何求何取。遯影介山，浪跡海右。

明・談遷《棗林雜俎》中集《殘苦廟》　介之推從重耳出亡，追者甚急，之推以其子林代死。重耳入晉，之推妻及林妻尋推，聞焚死於綿山，俱投井死。鄉人卽其地立廟祀之，曰殘苦廟。在曲沃西關外。

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五《介子推》　介子推事，見於《左傳》則曰：『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呂氏春秋》則曰：『負釜蓋簦，終身不見。』二書去當時未遠，爲得其實，然之推亦未久而死，故以田祿其子爾。《史記》之言稍異，亦不過曰『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之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而已。『立枯』之說始自屈原，『燔死』之說始自《莊子》。《楚辭・九章・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公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遊。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莊子》則曰：『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於是瑰奇之行彰而廉靖之心沒矣。今當以《左氏》爲據，割股燔山，理之所無，皆不可信。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

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後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

《冊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爲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介子推以此日被焚，禁火。』

《路史·燧人改火論》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予嘗考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爲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爲季春將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煙，謂之龍忌，蓋本乎此。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爲爲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爲之朝夕者乎？予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況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昔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轜。今溫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夫火惡陳，薪惡勞。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燈，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泄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爲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爲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墟，參辰錯行，不毗和所致。【略】

金元好問《承天鎮懸泉》詩注曰：『平定土俗，傳介子推被焚，其妹介山氏恥兄要君，積薪自焚，號曰妒女祠。其碑大曆中判官李諶撰，辭旨殊謬，至有「百日積薪，一日燒之」之語。鄉社至今以百五日積薪而焚之，謂之祭妒女。』其詩有曰：『神祠水之湄，儀衛盛官府。頗怪祠前碑，稽考失莽鹵。吾聞允格臺駘宣汾洮，障大澤，自是生有自來歸有所。假而自經溝瀆便可尸祝之，祀典紛紛果何取？子胥鼓浪怒未泄，精衛銜薪心獨苦。楚臣百問天不酬，肯以誕幻虛荒驚聾瞽？自有宇宙有此水，此水綿綿流萬古。人言主者介山氏，且道未有介山之前復誰主？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不假靈眞誰敢侮？稗官小說出閭巷，社鼓村簫走翁嫗。當時大曆十才子，爭遣李諶鑱陋語。』此是千古正論。杜氏《通典》：『汾陰后土祠爲婦人嫫像。武太后時，移河西梁山神嫫像就祠中配焉。開元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別室。』夫以山川之神，而人爲之配合，其瀆亂不經尤甚矣。

子產

《韓非子》卷一六《難三》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拘之。果手刃其夫者。御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老子

漢・劉向《列仙傳》卷上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眞人也，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

老子無爲，而無不爲。道一生死，跡入靈奇。塞兌內鏡，冥神絕涯。德合元氣，壽同兩儀。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晉・葛洪《神仙傳・老子》

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曲仁里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天然，見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蓋神靈之屬。或云母懷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云其母無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適至李樹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眞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皆見於羣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葛稚川云，洪以爲老子若是天之精神，當無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勞，背清澄而入臭濁，棄天官而受人爵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是以伏羲以來，至于三代，顯名道術，世世有之，何必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故有此說。其實論之，老子蓋得道之尤精者，非異類也。

按《史記》云，老子之子名宗。事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至宗之子汪。汪之子言，言之玄孫瑕，仕於漢。瑕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家於齊。則老子本神靈耳。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代學者從之，而不知此更使不信長生之可學也。何者？若謂老子是得道者，則人必勉力競慕。若謂是神靈異類，則非可學也。或云老子欲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也，從之問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亦不然也。今按《九變》及《元生十二化經》，老子未入關時，固已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一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及三五經》及《元辰經》云，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若易名字，以隨元氣之變，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多如此。老子在周，乃三百餘年。二百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稍多耳。欲正定老子本末，故當以史書實錄爲主。並老仙經祕文，以相參審。其他若俗說，多虛妄。

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苞》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以周文王時爲守藏史，至武王時爲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爲老子。夫人受命，自有通神遠見者，稟氣與常人不同，應爲道主，故能爲天神所濟，衆仙所從。是以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眞文也。

老子恬淡無欲，專以長生爲務者，故在周雖久，而名位不遷者，蓋欲和光同塵，內實自然，道成乃去，蓋仙人也。孔子常往問禮，先使子貢觀焉。子貢至，老子告之曰。子之師名丘，相從三年，而後可教焉。孔子既見老子，老子告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也。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何書？』曰：『《易》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讀之可也，汝曷爲讀之？其要何說？』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子曰：『蚊虻噆膚，通夕不得眠。今仁義慘然而汩人心，亂莫大焉。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區矣，夫子修

道而趨，則以至矣。又何用仁義？若擊鼓以求亡羊乎，夫子乃亂人之性也。』老子問孔子曰：『亦得道乎？』孔子曰：『求二十七年而不得也。』老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其君。使道而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其親矣。使道可告人，則人莫不告之兄弟矣。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其子矣。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道不可居也。』孔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誦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以干七十餘君而不見用，甚矣人之難說也。』老子曰：『夫六藝，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陳哉？今子所修者，皆因陳迹也。迹者履之出，而迹豈異哉？』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孔子曰：『吾見人之用意如飛鳥者，吾飾意以爲弓弩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人之用意如麋鹿者，吾飾意以爲走狗而逐之，未嘗不銜而頓之也。人之用意如淵魚者，吾飾意以爲鉤緡而投之，未嘗不釣而制之也。至於龍，乘雲氣，遊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使吾口張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縮，神錯而不知其所居也。』陽子見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虎豹之文，猿猱之捷，所以致射也。』陽子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子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以不自己，化被萬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稱其名，位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

老子將去而西出關，以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氣，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中國，都未有所授，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價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爲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爲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眞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爲甲叩頭請命，乞爲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並執弟子之禮。具以長生之事授喜。喜又請教誡，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焉。尹喜行其道，亦得仙。

漢竇太后信老子之言，孝文帝及外戚諸竇皆不得不讀，讀之皆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太子太傅疏廣父子深達其意，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棄官而歸，散金布惠，保其清貴，及諸隱士，其遵老子之術者，皆外損榮華，內養生壽，無有顚沛於險世。其洪源長流所潤，洋洋如此。豈非乾坤所定，萬世之師表哉，故莊周之徒，莫不以老子爲宗也。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二 老子始下生，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爲人：黃色美眉，長耳廣額，大目疏齒，方口厚唇，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

襄邑縣南八十里曰瀨鄉，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或云每汲一井，而八井水俱動。有能潔齋入祠者，須水溫，即隨意而溫。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二《玉格》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弋、身毒爲浮屠，化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孔子爲元宮仙。

宋・陸游《家世舊聞》卷上 楚公少時，病羸瘠，骨立。忽夢一老翁，曰：『吾爲老聃，與子有緣，當愈子疾。』遂探取腸胃，於流泉中洗滌之，復納腹中。既覺，猶痛甚。自此所苦頓平。晚自政府出守亳社，謁太清宮，始悟夢中之言。

明・談遷《棗林雜俎》中集 翼城縣東南五十里北陽阪下曰『瓜子纏』。相傳老子食瓜處，子落皆成石瓜子，其形宛然。

尹喜

漢・劉向《列仙傳》卷上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炁，知有眞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授之。後與老子俱遊，流沙化明，服芭勝實，莫知其所終。尹喜亦自著書九篇，號曰《關令子》。

尹喜抱關，含德爲務。挹漱日華，仰玩玄度。候氣眞人，介焉獨悟。

俱濟流沙，同歸妙趣。

孔子

晉・干寶《搜神記》卷八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氣氣起，乃呼顏回、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麏，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日周亡。赤氣起，火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

又卷一九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晉・王嘉《拾遺記》卷三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以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係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五《志怪篇》　孔子冢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既皆異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至今不生荆棘草木。

又卷六《雜記篇》　孔子遊舍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與戰，攬尾，得之，內於懷中。取水遠，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盤而去。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二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顏淵乃納履拔劍而前，捲握其腰，於是化爲蛇，遂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嘗使子貢出，久而不返，占得鼎卦無足，弟子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回：『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明旦，子貢乘潮至。

子路、顏回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回問子路曰：『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熒熒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絹，煮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一鳥而二名，不亦宜乎？』

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

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曰：『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使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

孔子去衛適陳，途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採桑娘。』夫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語曰：『用蜜塗蛛絲，將繫蟻，蟻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烟熏之。』孔子依其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渡江，見而異之，人莫能名。孔子曰：『鴝也。嘗聞河上之歌曰：「鴝兮鴝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又　安吉縣西有孔子井，吳東校書郎施彥先後居井側。先云：『仲尼聘楚，爲令尹子西所譖，欲如吳未定，逍遙此境，復居井側，因以名焉。』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孔子行過少陵原，聞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焉：『何哭之悲也？』婦人曰：『向者刈薪而遺簪。』孔子復問曰：『刈薪遺簪乃常也，而哭悲者何也？』答曰：『非惜一簪。所以悲，不忘故也。』

《太平廣記》卷一九引《神仙感遇傳》　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頗強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順，泊船於京口堰下，夜深矸斷，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風波稍定，上岸尋求，微有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烏巾，岸幘古服，與常有異。相引登山，詣一宮闕，臺閣華麗，迨非人間。入門數重，庭除甚廣。望殿遙拜，有人自簾中出，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無訝相勞也。』則出書一函，拜而受之。贊者引出門，送至舟所，因問贊者曰：『此爲何處也，恐韓公詰問，又是何人致書。』答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得道爲眞官，理於此山。韓公卽仲由也，性彊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李順却還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驚懼，不得顧船外。逡巡則達舊所，若違此戒，必致傾覆。』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顧視。舟行如飛，頃之，復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幾千萬里也。既而詣衙，投所得之書，韓公發函視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了不可識。詰問其由，深以爲異，拘繫李順，以爲妖妄。欲加嚴刑，復博訪能篆籀之人數輩，皆不能辨。有一客疣眉古服，自詣賓位，言善識古文。韓公見，以書示之。客捧書於頂，再拜賀曰：『此孔宣父之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公異禮加敬，客出門，不知所止。韓慘然默坐，良久了然。自憶廣桑之事，以爲非遠，厚禮遣謝李順，自是恭黜謙謹，克保終始焉。

又卷一四一引《說題辭》　孔子謂子夏曰：『得麟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孔聖沒，周室亡，子夏往觀，逢一郎云，門有血，飛爲赤鳥，化而爲書云。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四　《韓詩外傳》：『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子貢入，夫子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之，子曰：「鄉者某鼓瑟，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爲其音，參以某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後漢蔡邕在陳留，有彈琴於屏，邕聽之，曰：『以酒召我，而有殺心，何也？』彈琴者曰：『向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爲殺心而形于聲乎？』邕蒭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夫以孔子鼓瑟而知狸之捕鼠，蔡邕聽琴而知螳螂之捕蟬。由此以進之，雖國之存亡可知也。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　孔子故居，漢鍾離意出私錢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拂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得玉璧土中，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訢答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不能發也。』意曰：『夫子聖，其所以遺甕，欲示後賢。』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卽召問，伯果服焉。又《拾遺記》

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繫香露於空中，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孔子將終，麟解紱而泣，孔子嘗遺祕曰：『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始皇果至沙丘而崩。

明・孫瑴《古微書》卷八《春秋演孔圖》　孔子母顏氏徵在遊太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爲名。

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

按古《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鄒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爲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爲妻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近本《家語・本姓解》：叔梁紇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求婚顏氏，禱尼丘山而生孔子，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生伯魚。是叔梁紇故有妻，而孔子故有兄也。神孔子之生者則又過奇。伏侯《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霧於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知其爲異。《拾遺記》所志亦同，唯云蒼龍附徵在之旁，因夢而生夫子。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恐或出好奇之口，未敢爲信。

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起政，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製法之狀。又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仰應法，爲赤制。』

何休注獲麟亦同。又曰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則幾于誣聖矣。

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璇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

孔子曰：『丘援律吹命陰，得羽之宮。』

孔子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詩》含五際六情，卽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仁義之道，日月循環。

又卷二九《孝經援神契》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烟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耶？』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燿興玄丘，致命帝卯金。』

麟，中央也，軒轅，大角獸也。孔子備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

按服虔說云：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馴，言從義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凰來儀。

又卷三〇《孝經鉤命訣》　仲尼牛脣，舌理七重，吐教陳機受度。又仲尼虎掌，是謂威射。胸應矩，是謂儀古。又仲尼龜脊。又孔子海口，言若含澤。又夫子輔喉。又夫子駢齒，象鉤星也。

按伏無忌《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霧於空中，以沐徵在。先是，有五老列於庭前，則五星之精。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知其爲異，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至敬王末魯哀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夫子。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解紱而涕泗焉。

《孫氏日抄》曰：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蕃傳》蕃孫夐家富于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夐必爲方伯。及魏克江陵，夐以饑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爲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於中領軍。《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而季詡終左補闕，世之以骨相繩人，亦何惑哉。

又《孝經右契》 孔子夜夢豐沛之邦有赤烟起，顏回、子夏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芻兒捶麟，復其前折左足，取薪覆之。子曰：『汝爲誰？』曰：『吾姓赤松，字喬特，名受紀。』子曰：『有見乎？』曰：『見一禽如麃者，羊頭上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子發薪，麟視子。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書三卷，子精讀之。

清・褚人穫《堅瓠十集》卷一《聖人前知》 夫子生於魯，其神靈尤顯於魯。如漢時修夫子宅，鍾離意得璧之語，雖爲不經，然未必無其事。正德中，劉六七攻山東，夫子像面汗出如雨。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擄每朝所賜。崇禎十四年，曲阜縣夫子廟中，有見夫子下殿撫几而哭，淚下點點成血。未幾國祚遂移。此亦泣麟之餘悲，反袂掩淚之至痛耶。

曾子

《韓非子》卷一一《外儲説左上》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妻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墨子

《呂氏春秋》卷二一 公輸般爲高雲梯，故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兒宋之難者，此之謂也。

晉・葛洪《神仙傳》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腳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鼈爲天下富，宋無雉兔鮒魚，猶粱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

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卧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嶽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違，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　今人每睹棟宇巧麗，必強謂魯般奇工也。至兩都寺中，亦往往託爲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據《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姓，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齎物具千數謝之，般爲斷一手，其日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城。

明・張文介《廣列仙傳》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矣，榮位非可長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矣。』乃謝遣門人，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是夜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卧後，有人以衣覆之。墨子乃伺之，忽有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山嶽之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教。』神人曰：『子有至德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三十五卷。曰：『子既有仙緣，性又聰敏，得此便成，不必他師也。』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効，乃撰《集五行記》五卷，後爲地仙。至漢武帝時，帝遣使者楊遼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也。

莊子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二《玉格》　太極眞仙中，莊周爲闡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莊子像

孟子

明・孫瑴《古微書》卷八《春秋演孔圖》　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疑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有五色雲覆孟子之居焉。

按《玉鈐經》：人始受生，值賢宿則賢，值貴宿則貴，故知聖賢之生，皆不偶也。相傳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老子感火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子路感雷精而生。又如傅說之死，騎箕尾而上爲列星。張華既死，而中台一星爲之閉，則孟子泰山氣象降神而下固有由然。

屈原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一　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爲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



清・佚名《名家畫稿》

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騾而來。」

宋・范成大《吳船録》卷下　九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曰吒灘，其嶮又過東奔。土人云黃魔神所爲也。連接城下大灘，曰人鮓甕。很石橫卧，據江十七八。〔略〕己未。泊歸州。峽路州郡固皆荒涼，未有若歸之甚者。滿目皆茅茨，惟州宅雖有蓋瓦，緣江負山，偪仄無平地。楚熊繹始封於此，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其後始大，奄有今荆湖數千里之廣。州東五里，有清烈公祠，屈平廟也。秭歸之名，俗傳以屈平被放，其姊女嬃先歸，故以名，殆若戲論。好事者或書作此『姊歸』字。

河上公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河上公嘗居河上，不知姓字。無營欲，不履城郭。文帝召之，不至，乃就見之。自云窮《老子》一經，甚侮侵於世。與帝語之，帝曰：『吾，君也；公，卿也。豈無敬君之禮乎？』公遂躍起空中，曰：『吾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帝雖尊，於我何加！』帝謝之，乃下。共論《老子》經之義，帝不能屈。

司馬相如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二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着鶡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悦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太平廣記》卷二七六引《西京雜記》　司馬相如，字長卿，將獻賦而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言神仙之事。』賦成以獻。帝大嘉賞。

匡衡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二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衡能説《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説《詩》，匡鼎來。匡説《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反。

馬融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説》卷三　馬融歷二縣兩郡，政務無爲，事從其約。在武都七年，在南郡四年，未嘗按論刑殺一人。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笛聲一發，感得蜻蜓出吟，有如相和。

張衡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説》卷三　張衡亡月，蔡邕母方娠，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邕即衡之後身也。

鄭玄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九　後漢鄭玄字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寢，夢一老父，以刀開腹心，傾墨汁着內，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卽返，遂精洞典籍。融歎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潛欲殺玄。玄知而竊去。融推式以算玄，玄當在土木上，躬騎馬襲之。玄入一橋下，俯伏柱上，融踟躕橋側云：『土木之間，此則當矣。有水非也。』從此而歸，玄用免焉。一說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常算渾天不合，問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免。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三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敎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尙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嘆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紹餞之城東，必欲玄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及暮，計玄可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唐・李冗《獨異志》卷中　後漢鄭玄居山東，有疑，莫知所問，遂往入關詣馬融。三年不得見。一日融大會，遂見之。登樓問其疑，數十段皆決。語畢，遂歸。融謂門人曰：『玄旣歸，吾道東矣。』

蔡邕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三　漢靈帝時，陳留蔡邕，以數上書陳奏，忤上旨意，又內寵惡之，慮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至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曰：『此良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因名『焦尾琴』。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三　廣漢王瑗遇鬼物，言蔡邕作仙人，飛去飛來，甚快樂也。

《太平廣記》卷二〇三引華嶠《後漢書》　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而酒會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螗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螗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螗蜋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聲者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矣。』

王弼

宋・徐鉉《稽神録》補遺　王輔嗣注《易》，笑鄭玄云：『老奴甚無意！』夜久，忽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入，自云是鄭玄，曰：『君年少，何以穿鑿文句，妄譏老子！』言訖而去。輔嗣暴卒。

嵇康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七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爲人發露。乞爲葬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脛長三尺，遂收葬之，其夜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正妙，都不遺忘。高貴鄉公時，康爲中散大夫，後爲鍾會所讒，司馬文王誅之。

《太平廣記》卷三一七引《靈鬼志》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

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爲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恍若暫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不勝悵然。

明・張文介《廣列仙傳》 嵇康字叔夜，時王伯通造一舘，但有人宿，至天明必死。伯通見此凶，遂常閉之。至是康留宿舘中，一更後，乃取琴彈，二更時見有八鬼從舘出，康懼之，微誦乾『元亨利貞』三遍，乃問鬼曰：『王伯通造此舘，凡有人宿此者輒死，無乃汝輩殺之耶？』鬼曰：『我非殺人者，乃是舜時堂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葬埋于此。王伯通不知，乃向吾家上築牆。吾等苦其壓，因見人宿者，出擬告之。彼見吾等，自懼而死，殊非吾等殺之也。今願先生與伯通言，取吾等骸骨，遷葬他處。期半年，伯通當爲本郡太守。今授先生以廣陵一曲，便相酬耶。』康聞大悅，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遍，康即能彈。彈至夜深，伯通往舘中視康，聞琴聲殊佳，因問康。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八人骸骨，遂別造棺，就高潔處葬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爲太守，康爲中散大夫。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飴，乃自服半，餘半與康。俄凝而爲石。又入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之，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屢遇而不遇，命也。』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才辨，及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因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公無憂天下，但當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帝遂害之，斬于東市。《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爾。』寧曰：『嵇斬于東市，何得復在此？』靚曰：『叔夜雖示終，而實尸解也。』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阮咸

《太平廣記》卷二〇三引《國史異纂》 元行冲賓客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也。』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清雅。今呼爲阮咸者是也。

又引《盧氏雜説》 《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以瓦爲之，時人不識。以爲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近有能者不少，以琴合調。多同之。

劉伶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劉伶好酒，常袒露不掛絲，人見而責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袴，君等無事，何得入我褌袴中？』其人笑而退。

陳壽

唐・李冗《獨異志》卷中 魏陳壽撰《三國志》，丁廣、丁儀俱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與我千斛米，當爲尊公立佳傳。』其子不與之。遂不作傳。

謝靈運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七　臨川太守謝靈運。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駱賓王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　駱賓王，義烏人，六歲即善文，五言詩尤妙。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爲絕唱。初爲道王府典籤，高宗時歷武功、長安二簿。上書武后，數言政事，下除臨海縣丞，怏怏棄官而去。徐敬業討武后檄，出於賓王之手。后讀之，初但嘻笑，至『一抔之土』二句，瞿然曰：『誰爲之？』或以名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後亡命，不知所終。有人言墓在南通州狼山腳下。中宗詔求其文，有兗州人郗雲卿集爲十卷，盛傳於世。惟其中愛用數目字，人呼爲算博士。而《綠牡丹》小說混稱駱賓王爲王爺，時時發令箭，豈不大可笑哉！

賀知章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唐賀知章，會稽永眞人。進士擢第，太常少卿，秘書監，爲太子諸王侍讀。性落托放縱，逸思過人。年八十餘，因醉賦詩，問左右曰：『紙多少？』對曰：『有十幅。』乃書告老，乞歸鄉里。皇帝及皇太子、諸王皆賦送行詩，賜越中剡曲以給之。

《太平廣記》卷四二引《原化記》　賀知章，西京宣平坊有宅，對門有小板門，常見一老人乘驢出入其間，積五六年。視老人顏色衣服如故，亦不見家屬。詢問里巷，皆云是西市賣錢買王老，更無他業，察其非凡也。常因暇日造之，老人迎接甚恭謹，唯有童子爲所使耳。賀則問其業，老人隨意問答。因與往來，漸加禮敬，言論漸密，遂云善黃白之術。賀素信重，願接事之。後與夫人持一明珠，自云在鄉日得此珠，保惜多時，特上老人，求說道法。老人即以明珠付童子，令市餅來。童子以珠易得三十餘胡餅，遂延賀。賀私念寶珠特以輕用，意甚不快。老人曰：『夫道者可以心得，豈在力爭，慳惜未止。術無由成，當須深山窮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賀意頗悟，謝之而去。數日失老人所在，賀因求致仕，入道還鄉。

王昌齡

唐・谷神子《博異志》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匹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幷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幷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當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王維

唐・薛用弱《集異記》卷二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皐聲稱籍甚。客有出入於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皐爲

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托張九皐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矣。及爲太樂丞，爲伶人舞黃師子，坐出官。黃師子者，非一人不舞也。天寶末，祿山初陷西京，維及鄭虔、張通等皆處賊庭。洎剋復，俱囚於宣楊里楊國忠舊宅。崔圓因召於私第，令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勳貴無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絕其能。後由此事，皆從寬典，至於貶黜，亦獲善地。今崇義里竇丞相易直私第，卽圓舊宅也，畫尚在焉。維累爲給事中，祿山授以僞官。及賊平，兄縉爲北都副留守，請以己官爵贖之，由是免死。累爲尚書右丞。於藍田置別業，留心釋典焉。

李白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二《李太白》 唐李白，字太白。離翰苑，適遠遊華山，過華陰，縣宰方開門判案決事。太白乘醉跨驢入縣內，宰不知，遂怒命吏引來。太白至廳亦不言。宰曰：『爾是何人，安敢無禮？』太白曰：『乞供狀。』宰命供，太白不書姓名，只云：『曾得龍巾拭唾，御手調羹，力士抹靴，貴妃捧硯；天子門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宰見大驚，起愧謝揖曰：『不知翰林至此，有失迎謁。』欲留，太白不顧，復跨驢而去。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杜甫

唐・鄭處誨《明皇雜録》補遺 杜甫後漂寓湘潭間，旅於衡州耒陽縣，頗爲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遺，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五代・馮贄《雲仙散録》卷一 《文覽》曰：杜甫十餘歲，夢人令採文於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峨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可於豆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入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

張志和

《太平廣記》卷二七引《續仙傳》 玄眞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擢進士第，善書。飲酒三斗不醉。守眞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公顏眞卿與之友善。眞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卽志和之詞。曰：

『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眞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天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踪跡，今古無倫。而眞卿與諸客傳翫，嘆服不已。其後眞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咏，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眞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揮手，以謝眞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寶傳其畫在人間。

韓愈

《太平廣記》卷二〇二引《摭言》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瑨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歌名動京師。時韓愈與皇甫湜賢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時著《辨諱》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

明・李樂《見聞雜記》卷二　韓昌黎，河南孟縣人，孟即古河陽也。嘉靖隆慶間，屢有小人欲發先生之墓者，纔發即聞雷電聲自穴下起，震懼不敢動。豈先生爲有唐一代正人英靈常在，非小人之所能毀耶？

柳宗元

唐・張讀《宣室志》卷四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嘗自省郎出爲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儻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壽，爲將爲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默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嘿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今之命若敗縷之懸風中，危將斷而飄矣。而君不能念事之急耶？幸即爲計。不然，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宗元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爲我膳耶？得而活之，亦吾事也。』即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話於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昨夕之夢也。』遂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失其首。宗元益異之。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一　柳宗元，字子厚，晚年謫授柳州刺史。子厚不薄彼人，盡仁愛之術治之。民有鬬爭至於庭，子厚分別曲直使去，終不忍以法從事。於是民相告：『太守非怯也，乃眞愛我者也。』相戒不得以訟。後又教之植木、種禾、養雞、蓄魚，皆有條法。民益富。民歌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色依然在，千株綠拂天。』公預知死，召魏望、謝寧、歐陽翼曰：『吾某月某日當去世，子爲吾見韓公，當世能文，爲吾求廟碑。後三年，吾當食此。』如期而死。後三年，公之神見於後堂壁下，歐陽翼見而拜之，公曰：『羅池之陽，可以立廟。』廟成，乃割牲置位，酌酒祭公，郡人畢集。時有賓州軍將李儀還京，入廟升堂罵詈。儀大叫仆堂下，腦鼻流血，出廟即死。郡民愈畏謹。

謝寧入京見韓公，求廟碑。公詰之曰：『子厚生愛彼民，死必福之。』寧曰：『神威甚肅。』公問其故，寧曰：『或過廟不下，致祭不謹，則蛇出廟庭，或有異物現出，民見即死。』公曰：『爾將吾文祭而焚之，無使人見。』寧如公言祭之，蛇不復出。其文，人或默傳得，今亦載之。

韓文公祭文：公生愛此民，死當福此民。何輒爲怪蛇異物，驚懼之至死者？公平生不足，憤懣不能發泄，今欲施於彼民，民何辜焉？謝寧說甚可驚，始終何戾也？無爲怪異之迹，敗子平生之美名。余與子厚甚

厚，其聽吾言。

劉禹錫

唐・薛用弱《集異記》補編　唐連州刺史劉禹錫，貞元中，寓居滎澤。首夏獨坐林亭，忽然間大雨，天地昏黑，久方開霽。獨亭中杏樹，雲氣不散。禹錫就視，樹下有一物，形如龜鱉，腥穢頗甚，大五斗釜。禹錫因以瓦礫投之，其物即緩緩登階，止于簷柱。禹錫乃退立於牀下，支策以觀之。其物仰視柱杪，款以前趾，抉去半柱。因大震一聲，屋瓦飛紛亂下，亭內東壁，上下罅裂丈許。先是亭東紫花苜蓿數畝，禹錫時於裂處分明遙見。雷既收聲，其物亦失，而東壁之裂亦已自吻合矣。禹錫亟視之，苜蓿如故，壁曾無動處。

白居易

《太平廣記》卷四八引《逸史》　唐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蕩，不知所止。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白鶴異樹，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寺觀。通一道入。道士鬚眉悉白，侍衛數十，坐大殿上。與語曰：『汝中國人，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蓬萊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名號。至一院，扃鑰甚嚴，因窺之。衆花滿庭。堂有袒褥。焚香階下。客問之，答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別之歸。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坐業，及覽李公所報，乃自爲詩二首，以記其事。及答李浙東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籠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曰：『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卽應歸兜率天。』然白公脫屣煙埃，投棄軒冕。與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謫仙哉。

李賀

唐・康駢《劇談録》卷下《元相國謁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縉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相國稹年老，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願交結於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不合應進士舉。賀亦以輕薄爲時輩所排，遂致轗軻。文公惜其才，爲著《諱辯録》明之，然竟不成事。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間章句有聞。亹亹不絕，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貝麻、來鵠、賈隨，以文章著美；溫庭筠、鄭濱、何涓、周鈐、宋耘、沈駕、周繁，以詞賦標名；賈島、平曾、李陶、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流傳；張維、皇甫川、郭鄴、劉延暉，以古風擅價：皆苦心文華，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其虛薄叨聯名級者，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唐人最拈弄小說，雖金紫大老趨蹡殿陛之餘，使命一方，鞅掌簿書之暇，盡日有所記錄，積久成編。李文饒、劉賓客尤兢兢耳。時至咸通，以迨乾寧。其間韻事，足新耳目。況三輔曲江士庶都冶景物，爲之點次，事事俱堪捃拾也。康校書能無技癢乎？古人讀《漢書》，至留侯遇高帝於下邳，便浮一大白。想此時長安酒壚間，聲價不啻倍蓰矣。

杜牧

《太平廣記》卷一四四引《感定録》　唐杜牧自宣城幕除官入京，有詩留別云：『同來不得同歸去，故國逢春一寂寥。』其後二十餘年，連典四郡，後自湖州刺史拜中書舍人，題汴河云：『自憐流落西歸疾，不見春風二月時。』自郡守入爲舍人，未爲流落，至京果卒。

又卷二七三引《唐闕史》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捷制科。牧少倜，性疏野放蕩，雖爲檢刻，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燿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敎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槩達馭，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卽命侍兒，取一小書匱，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爲之誌，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牧既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廻鎮閒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巵，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亦迴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廻。』意氣閑逸。旁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舊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舸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伴，茶煙輕颺落花風。』太和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爲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合，某當閒行寓目。冀於此際，或有閱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於叢人中，有里姥引鴉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眞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官秩尚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併以三牋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顓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既卽政，函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彊之不祥。』乃厚爲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和凝

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七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爲主文，愛其文賦。凝自以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魯公以爲榮至。先後爲相，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

歐陽修

清・鈕琇《觚賸》卷四　燕市旅舍，有廬陵貢士，述其土故事云：歐陽文忠公爲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齎之歸，

幷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請投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唯碑在焉。』因共擠之江，龍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實告郡守，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巋然植於其側矣。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電發土，碑於是出也。』薄視之，見表文中，獨以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灑，自額及趺不絕。硃迹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有甚痛於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於斯！

蘇軾

宋・趙令畤《侯鯖錄》卷八　東坡云：予飲少輒醉，卧則鼻鼾如雷，傍舍爲厭，而己不知也。一日，因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云：『廣利王來請端明。』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在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矚石，意亦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眞所謂水晶宮殿相照耀也。其下則有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文齊，眩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間，佩劍冠服而出，從以二青衣。予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笑。有頃，南溟夫人亦造焉，東華眞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間，出素鮫綃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時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紅蠶，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咸稱妙。獨廣利傍一冠簪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廝壞。』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六《紫府押衙》　霅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野服髮髻，頎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趍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頷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眞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宋・張世南《遊宦紀聞》卷五　東坡先生，嘗親筆錄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缺，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刀，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涕泣，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詘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亦庶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端殿，汪公應辰，刻先生手書于石，筆法遒美，極可愛。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　蘇東坡通判錢塘日，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卽判云：『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生，色藝爲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欲效例脫籍。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又　蘇東坡至海南城東，見有雙井，相去咫尺，而味兩般，號雙井，水源出巖石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尋白龍不見，今知居此水中乎！』同遊者怪問其故，曰：『白龍當爲我出，請徐待之。』俄見其脊尾

如生銀蛇，忽水渾有雲氣浮水面，舉首如插工筋，乃泳而去。後有郡守張子修爲造庵井上，號思遠，亭名洞酌。

又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堂，俗謂豬母佛。蘇東坡問之土人，曰：『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豬龍也。人請牝豬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鯉莫有見者。一日東坡以其事告妻兄王愿，愿疑之妄誕，不平其疑，與愿俱至井禱之泉上曰：『予若不妄言，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

又　高參政恥堂常與子姪言：『我輩讀書作文，是豈偶然之故？往年眉州有一秀才，精心向學，每日供養東坡，祝之曰：「願得作文似公。」若此者十餘年，只所作遠不及。一夜東坡夢曰：「我是七世讀書爲人，所以作文雄偉。汝輩方三世讀書，豈能似我耶？」其人遂輟筆不學。』

清・鈕琇《觚賸》續編卷三　昔蘇公子瞻在惠州時，結亭白鶴峯上，今名東坡亭，面臨東江，而附州之歸善縣城，適當其前。自有亭以來，城牆頹墜，廣四五尺許，屢築屢圮，久不修治。康熙三十四年，縣令林宸書決計完之。土人以爲東坡勝蹟，應仍其舊，林不以爲然。卜吉鳩工，以蠔灰累石，備加堅鞏，月餘又復崩陷如故。蓋蘇公之神棲游於此，不欲障其眺望也。亭之左右，有水二泓，一曰硃池，一曰墨沼，燃燭亭內，雖風狂雨暴，其焰不熄不搖。

清・褚人穫《堅瓠三集》卷三《東坡戲妹》　《女史》云：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答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東坡多鬚髯故也。《兩山墨談》所記相戲之語又皆不同。坡戲妹曰：『腳踪未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以其衝額也。妹答坡云：『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以坡長面戲之。又云：蘇小妹能詩，代婢作愁苦詩答秦少游。世傳蘇小妹爲秦少游妻。《戒庵漫筆》云，考淮海集徐君主簿行狀云，徐君女三人嘗歎曰：『子當讀書，女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則少游之妻乃徐氏，非蘇小妹也。

又《堅瓠四集》卷一《古琴化女》　蘇東坡宿靈隱山房，夜間窗外有女子歌云：『音音音，你負心，眞負心，辜負俺到如今。記得當初低低唱，淺淺斟，一曲值千金。如今拋我在古牆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橋流水何處尋，凄凄切切，冷冷清清。』東坡推窗即之，見女子冉冉沒于牆下。明日掘取，得古琴一張。

又《堅瓠七集》卷一《兩意對》　蘇東坡與小妹同食爆栗，妹謂坡曰：『栗破鳳凰見。』言殼破黃見。坡思天下未嘗無對，數日竟未能。佛印來訪，問有何著述，坡曰：『欲作一對未能。』因舉前事。佛印應聲曰：『藕斷鷺鷥飛。』言節斷絲飛。佛印復曰：『正如無山得似巫山聳，此亦同音兩意。』坡即對曰：『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雲何水能如河水清。』以水對山，最爲的對。

又卷四《蘇黃論詩》　東坡與小妹黃山谷論詩。妹云：『輕風細柳，澹月梅花。中要加一字作腰，成五言聯句。』坡云：『輕風搖細柳，澹月映梅花。』妹云：『佳矣，未也。』黃云：『輕風舞細柳，澹月隱梅花。』妹云：『佳矣，猶未也。』坡云：『然則妹將何說？』云：『輕風扶細柳，澹月失梅花。』二人撫掌稱善。

又《堅瓠八集》卷四《蘇東坡命相》　蘇東坡云：『退之以磨蝎爲命宮，而僕以磨蝎爲身宮，故雖有文章而多小人之謗。』又自謫海南歸，人有問遷謫之苦者，坡云：『此是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異日文章顯當知名，然有遷謫不測之禍。』坡又贈善相者程傑詩云：『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亦似相其不壽，而欲以早休當之。故又曰：『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然坡生平居官，起而復躓，未得遂急流勇退之願，而卒於毗陵，年僅五十有四。未嘗一日享林下之樂，則命與相者之言悉驗。按東坡年六十有四。

又《堅瓠九集》卷一《子瞻前後身》　袁伯修云：『蘇子瞻前身爲五祖戒，後身爲徑山果。』董遐周云：『按子瞻辛巳歲殁延陵，而妙喜實以己巳生，豈先十餘年？子瞻已托識他所耶。總是一箇大蘇，沙門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及閱《長公外紀》云：在宋爲蘇軾，逆數前十三世，在漢爲鄒陽。子瞻入壽星寺，語客曰：『某前是此寺僧，山下至懺堂，有九十二級。其蘆也，吾郡莫君濛，復有紫府押衙之夢。』余戲爲語曰：『大蘇死去忙不徹，三教九流都扯拽。縱好事者爲之，亦詞場好話柄也。』

米芾

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三《米芾有潔病》 世傳米芾有潔病，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婿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陸游

清・褚人穫《堅瓠補集》卷一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母唐夫人，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志，故《劍南集》可稱詩史。《曉歎》一篇，《書憤》一律，足見其情。《七修》載其臨終一絕云：『死後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此有三呼渡河之意。史稱天才豪邁，正似其詩。但爲韓侂胄之客，未免有憾。

唐伯虎

宋・王鞏《隨手雜録》 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爲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閒爲我轉《法華經》爲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某他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爾。』遂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清・褚人穫《堅瓠四集》卷四《唐六如》 唐子畏寅，一字伯虎，號六如，謂取佛氏之說。乃蘇門公嘯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龍，一如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丘鶴，一如瀟湘雁，其說更脫灑有意趣。子畏既廢棄，詩云：『一失腳成千古笑，再回頭是百年人。』又絕句云：『五陵鞍馬少時年，三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蕭索，月明胥口一簑烟。』壽王少傅詩云：『綠簑烟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所用石記曰：『龍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隊裏醉千場。有風流遁一書，皆青樓中遊戲語。』惜不傳。○《桐下聽然》：華學士鴻山察艤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料頭向之極罵。既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于畏。喜甚，肅衣冠過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謔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觴，因大笑極歡，日暮復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家小姬隔簾窺之而笑。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傭書獲配秋香之誣。袁中郎爲之記，小說傳奇遂成佳話。又子畏同祝京兆醉坐生公石。見可中亭，有貴人分韻賦詩，乃衣藍縷如乞兒，倚柱而聽。數刻未落一韻，格格苦思，句成。二人相視而哂，貴人怒曰：『乞何爲者，豈能詩耶？』對曰：『能。』解元口吟，京兆操觚，須臾數百言。有『七里山塘迎曉騎，幾番春雨濕征衫』之句。擲筆索酒，酣飲而去。貴人驚異，以爲遇仙。對人艷稱之，後知之，慚恚，卒有棘闈之譖。

又《堅瓠十集》卷四《無邊風月》 《葵軒瑣記》：唐伯虎題妓湘英家扁云：『風月無邊。』見者皆贊美。祝枝山見之曰：『此嘲汝輩爲蟲二也。』湘英問其義，枝山曰：『風月字無邊，非蟲二乎？』湘英終以爲美，不之易。○又伯虎對門一富翁之母七十壽誕，求詩於伯虎。伯虎援筆書曰：『對門老婦不是人』，富翁見書而驚。又書曰：『好是南山觀世音。』意稍釋。第三句曰：『兩箇兒子都是賊』，見之又不覺失色。續更書曰：『偷得蟠桃獻母親』。富翁怏怏，持之而去。

胡寅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六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之庶子

也。將生，欲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爲己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過數旬，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移其心。』遂引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爲名儒。

王陽明

清・褚人穫《堅瓠六集》卷四《王陽明幼穎》　王陽明守仁字伯安。年十一時。過金山寺。海日與客酒酣。賦詩未成。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使賦薇月山房詩，隨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益奇。

又《陽明遇仙》　王伯安初授刑部主事。博學有文。好談神仙。後改兵部。正德丁卯。抗疏救言官戴銑等。忤瑾拜杖。謫貴州龍場驛丞。行至錢塘。息勝果寺。夢使者持書二緘。啓之。一書滄浪之水清兮二句。並伍員名。一畫水上覆一舟。題屈平字。覺而未喻。越三日。有二軍校至。言有旨賜汝死。伯安告校曰。少緩須臾。留詩於世。乃以紙展几上。題二律云。學道無成歲月虛。天乎致此意何如。身曾許國慚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夜聽濤聲泣子胥。敢將世道一身擔。顯被生刑萬死甘。滿腹文章方有用。百年臣子獨無慚。涓流歸海今眞見。片雪塡溝舊亦談。昔代衣冠誰上品。狀元門第好奇男。更有告終詞一篇。不錄。二校縛至江邊。投於水。伯安初入水。即得覆舟。負之不溺。凡七書夜。所見皆如夢中。舟偶及岸。見一老人率四卒來云。汝何致此。解縛登岸。伯安拜謝。且問老人此是何處。老人曰。福建界也。伯安欲老人送至福建。老人曰。此去福建尚遠。當送君往廣信。乃命四卒舁之共往。不半日。已至廣信矣。詣一僧寺。僧聞其名。延款甚恭。伯安囑僧先飯四卒。且請老人來。僧覓之。皆不見。詢之。知自岸至此。頃刻已千里。始信爲神祐也。食罷。僧達郡邑。皆餡穀之。遂赴龍場。瑾敗。陞廬陵知縣。仕至贛州巡撫。以討宸濠功。封新建伯。○西樵野記云。伯安題詩畢。即赴水。俄二童子維掖以行。須臾至一洞口。捲珊瑚簾。有二叟對奕。騶從女樂。及明珠白璧。皆平生所未覩。與叟對奕聯句。浹旬而別。入武夷山。遇一道者。自稱舊識。邀至中和堂主人處。盤桓數日。主人乃仙翁也。臨行作詩送之云。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把清尊對夕曛。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　王陽明先生十一歲能詩，《遊金山》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手底天。醉倚妙高臺上立，玉簫吹徹洞龍眠。』先生生時，岑太君夢神褅衣執玉，乘彩雲而下，遂名雲。後五歲不言，一道者目之曰：『好個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遂命更今名曰守仁。

謝肇淛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一《謝在杭》　謝在杭肇淛，閩之長樂人。少讀書邑蕭氏園，園素多怪異，人無敢居者，謝不之信。一夕坐燈下，忽一女子前，拜且泣。謝叱之，女子曰：『妾負冤久，求公申之，非魅也。妾湖州德清人，幼隨父客此。同行某甲者，中表戚也，利父囊橐，遂殺父，恐妾鳴於官司，併置諸死，今數載矣。公異日必官於湖，望逮甲窮治抵罪，使妾家知妾父子死所，父子目瞑矣！』謝許之，戒勿復出爲祟，自是竟無它。是年謝中鄉試，果筮仕湖州推官。抵任後，即檄縣捕甲至，一訊立伏，遂抵罪，郡人以爲神。姚禮部琅曾令長樂，爲予言如此。

女子分部

末喜

南朝梁・孝元帝《金樓子》卷二《箴戒篇二》　末喜，桀之妃，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志，身常帶劍。桀嘗置末喜於膝上，

喜謂桀曰：『羣臣盡憎妾之貴，乃以益慢於君，君威衰，令多不從，皆以妾爲亂君，願賜死。』桀於是大怒，行苛法，賜與斐妾，侈益無度，府藏空虛。譽者昌，諫者亡，羣下杜口，莫敢正言。造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於酒池醉而溺死者無數。於是末喜笑之以爲樂。

褒姒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四　梁元帝《金樓子》云：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子白服，廢太子而立之。褒姒者，周宣王時歌云『檿弧白服，實亡周國』，宣王下國內有白服者殺之。時褒姒初生，父母不養而棄，白服者聞嬰兒啼，因取以奔褒，後褒人以姒贖罪，因名褒姒焉。按此與《史記》所載『檿弧箕服』之歌異。

浣紗女

清・褚人穫《堅瓠集》七集卷一《浣紗女》　伍子胥父兄被殺，逃奔他國，遇女子浣紗，問路，恐後人追之，告女子曰：『後有追者，愼勿言。』女即抱石自殞，令員勿疑，後人爲之立廟。瞿宗吉詩云：『偶爾相逢試問途，此情彼意兩俱無。何須草草捐生命，不念雙親體髮膚。』○子胥至吳，中道乞食。遇女子于溧水之上，長跪而進食。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于水矣。李白云：『女子溧陽黃山里史氏女也。』

西施

清・褚人穫《堅瓠四集》卷二《西施》　西施，一名夷光，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昔人文辭載西施事，其說不一。《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墨子》云：『越破吳，沉西施於江。』似當時已死矣。宋之問詩：『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邪。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似復還舊都矣。《越絕書》云：『吳亡後，西族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杜牧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則西子甘心於隨蠡矣。及觀東坡詩：『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又以蠡竊西施，而隨蠡者非其本心也。高季迪詩：『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是蠡另有一段苦心耳。

《丹鉛總錄・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墮後人於疑網。

又《堅瓠九集》卷一《西施有施》　范少伯扁舟五湖，爲千古風流談柄。《鴻烈解》云：『湯敗桀於歷山，桀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則是扁舟麗人。』少伯已落第二着矣，烏程董遐周戲成一絕云：『湖上桃花艷一枝，黃金鑄後杳何之。君王不比鴟夷子，載得西施笑有施。』按《國語》云：『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西子姓施，而妹喜亦施姓，皆扁舟遠遁。古今事之巧合若此，使後之亡國者。若陳李後主諸公早辦此同舟之策，可無入景陽井與宋宮矣。』

又《堅瓠餘集》卷二《西施廟》　西施生諸暨苧蘿村，下有浣沙江，此《郡志圖經》所載。蕭山毛十九爭之曰：『范史《郡國志》引《越絕書》云：西施蕭山之所出，今蕭山有苧蘿山，山前有紅粉石、西施廟，居人皆祀西施爲土穀神。此其證也。』或笑曰：『西施爲土神，則蕭山百姓皆婦人乎？』尤悔翁曰：『不然，巫山有姚妃，洛川有宓妃，湘江有湘君，浣紗夫人生爲美人，沒爲神明，亦無足怪。惟是夫人不可無配，夫差乎？少伯乎？恐王軒亦欲爲辟陽侯矣。』

杞梁妻

漢・王充《論衡・感虛篇》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

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下　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長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之賢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賢》。杞梁，植字也。

明・談遷《棗林雜俎》中集　曲沃縣西南三十里侯馬鎮南河西堰中，世傳姜女托堰哭夫，手印於堰。至今土雖屢傾，遺蹟猶存。

清・顧炎武《日知録》卷二五《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説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内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而《列女傳》上文亦載《左氏》之言，夫既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尸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崩城之云，未足爲信。且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威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事矣。夫范郎者何人哉？使秦時別有此事，何其相類若此？唐僧貫休乃據以作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似幷《左傳》、《孟子》而未讀者矣。

古詩：『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按此則又云杞之都城。《春秋》杞成公遷於緣陵，今昌樂縣；文公又遷於淳于，今安丘縣。其時杞地當已入齊，要之非秦之長城也。

清・褚人穫《堅瓠四集》卷二《築長城》　《金罍子》：何燕泉謂杞殖字梁，春秋時齊人，去趙及秦築長城時，不啻數百年。而《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長城，去杞都不啻數千里。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子按貫休賦杞梁妻，事雖無據，而誤亦有因。秦築長城以拒胡，齊亦嘗築長城以備楚。《括地志》云：『齊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琊臺入海。』而《齊紀》以爲齊宣王所築，《竹書紀年》曰齊閔王築，未知孰是。但既曰備楚，則楚之抗衡中國，宜莫盛於春夏。蓋杞梁妻哭而崩者，疑即齊所築之長城，湎洞相傳，世遂以爲秦之長城。詩家不考所出，又未審杞梁何時何地人，死於何事，遽以梁爲死於秦長城之役耳。今遼東前屯衛中所芝麻灣有石人立海濱，若世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相傳以爲杞梁妻孟姜者，哭夫死，因葬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音逾遠，逾失其本眞者也。

鍾離春



漢・劉向《古列女傳》卷六《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監邑之女，

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于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何竒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塩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塩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嫚陵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　嫚陵：嫚者，婦人之美稱。嫚陵在汴州陳留縣東北，卽漢高祖母陵也。高祖之祖曰豐公，其妻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太上皇，名執嘉。執嘉嫚，是爲昭靈后，名含始，遊洛陽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天以此命含始吞之。後又夢與神遇，遂生高祖。豐公嫚及太公嫚，傳紀俱未見其姓，時俗不識嫚字，誤爲溫婆陵。其陵之東有昏城焉，古老相傳其城非人工所築，乃因鬼工而成，謂之昏城。又有蛟龍村附於昏城，卽可驗降龍之地也。且漢祖稱唐堯之後，劉累之子孫，自秦徙魏，自魏徙梁，自梁徙豐，陳留，乃大梁也。卽嫚遇赤龍於昏城，豈非居梁之時遊洛之日而過此耶？其後昭靈崩，復葬於梁，可驗降龍之地。又云：嫚乃梁之人。高祖生於豐，長於沛，太上皇本東西南北人也。今豐縣有龍霧橋，豐人又謂嫚遇龍之所，卽未必然也。今豐縣有漢祖廟，云本漢祖降生之宅，其廟最靈，邑人乃敬事之。酈道元《水經（注）》云：嫚遇戰而亡，其後招魂葬之，有赤龍於水沐浴其身而後入於椁內。道元云：昏城者，秦始皇東遊至此，值昏霧不散，迷失道路，遂謂之昏城，乃誤說也。其東北接故濟陽縣，後漢世祖父爲濟陽令，生世祖，其年嘉禾合穗，故名之爲秀。嫚既遇龍於昏城而生高祖，秀復生濟陽，地土之靈若是耶？

王昭君

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二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宋・范成大《吳船録》卷下　屬邑興山縣，王嬙生焉。今有昭君臺、香溪，尚存。城南二里有明妃廟。余嘗論歸爲州僻陋，爲西蜀之最，而男子有屈、宋，女子有昭君。閥閱如此，政未易忽。

清・褚人穫《堅瓠補集》卷二《昭君》　昭君名嬙，以良家子選入掖庭。《琴操》云：『齊國王穰女，年十七。儀容雅麗。國中長者求之，皆

不許，乃獻元帝。後呼韓邪單于來朝，願爲漢婿，敕宮女五人賜之。嬙以入宮不見御，積怨請行。臨辭大會，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驚悔，然重失信，遂與匈奴。入胡，號寧胡閼氏，生一子伊屠知牙師。呼韓邪死，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嬙上書求歸，成帝勅從胡俗，遂爲後單于閼氏。生二女，長女云須卜居次，小女當于居次。平帝時，單于遣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此見《漢書》，并無畫工圖形之說。《西京雜記》載畫工事，亦止毛延壽。而《樂府解題》所載，又有劉向、陳敞、龔寬、楊杜、樊青等。近見《南軒集異》，有昭君入胡報帝書云：『臣妾得備禁臠，謂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意丹青，遠竄異域，誠得捐軀報主，何敢自憐。獨惜國家黜陟，移於賤工，南望漢廷，徒增愴結。妾有父弟，惟陛下幸少憐之。』帝迴思不置，窮究其事，畫工毛延壽、樊青等同日棄市。據此，則畫工之說似實有之，《漢書》或未之載耳。又《堯山堂》載：昭君在胡，作詩云：『秋木萋萋，其葉立黃。有鳥處此，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游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側傷。』觀書與詩，昭君何嘗忘漢。且胡地草皆黃，惟昭君墓草獨青，既死猶以青塚自旌。王荊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豈不冤哉。○古今咏明妃者甚衆，然皆說是婦女怨歎之情，惟樂天『漢使卻迴頻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謂其有不忘君之意。歐陽永叔云：『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遂爲絕唱。錢穎題其圖云：『陰陽強合春風惡，山水含羞夜月寒。胡始下機開要路，漢終無力挽頹瀾。固知作俑皆婁敬，圖國君臣仔細看。』歸罪婁敬立意，亦創。鄧茂之詩：『紅顏薄命漢昭君，一曲琵琶撥塞云。藉此和戎爲上策，滿朝簪笏亦釵裙。』又，某詩末云：『藉令倚此爲長計，昭君應合畫麒麟。』又明江陰某題其圖云：『驪山舉火因褒姒，蜀道蒙塵爲太眞。能使明妃嫁絕塞，畫工應是漢忠臣。』

清・王應奎《柳南續筆》卷一　王昭君青塚在歸化城塞上，徧地白草，惟塚上不生，故名青塚，非謂塚上草獨青也。塚邊有石獅一，石虎二，石虎背上刻『青塚』二字。

趙飛燕

《太平廣記》卷二三六引《西京雜記》　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佳晨，貴姊懋膺洪冊。上貢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至。金花紫綸帽、金花紫羅面衣、織成下裾、同心七寶釵、七寶慕履、玉環、五色文綬、鴛鴦褥、雲母屏風、琉璃屏風、雲母七寶扇、琥珀枕、龜文枕、金錯綉襠、琉璃瑪瑙彊、珊瑚玦、黃金步搖、金博山爐、七支燈、廻風席、茆葉席、金浦圓璫、孔雀扇、五明扇、九華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木香、螺巵、出南中螺田。麝香、沉水香、九眞黃、鴛鴦襦及被。

南陽公主

《太平廣記》卷五九引《集仙録》　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虛，崇尚至道，每追文景之爲理世，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囂競，必可延生。若碌碌隨時進退，恐不可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曰：『黽俛世祿。』末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止歲餘，精思苦切，眞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人或見之，徐徐絕壑，乘雲氣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昇層巔，涕泗追望，漠然無跡。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前而取之，已化爲石。因謂爲公主峯，潘安仁爲記，行於世。

班昭

《後漢書》卷八四《列女傳》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

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略】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

樂羊子妻

《後漢書》卷八四《列女傳》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絛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蔡文姬

《後漢書》卷八四《列女傳》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惟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伏后

晉・王嘉《拾遺記》卷六 獻帝伏皇后，聰惠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爲李傕所敗，晝夜逃走，宮人奔竄，萬無一生。至河，無舟楫，后乃負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惟覺腳下如有乘踐，則神物之助焉。兵戈逼岸，后乃以身擁遏於帝。帝傷趾，后以綃拭血，刮玉釵以覆於瘡，應手則愈。以淚湔帝衣及面，潔靜如浣。軍人嘆伏：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誠之至，幽祇之所感矣。

蜀主甘夫人

晉・王嘉《拾遺記》卷八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微賤。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況爲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乃誡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爲神智婦人焉。

吳主趙夫人

晉・王嘉《拾遺記》卷八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

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鳩，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折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爲羅穀，累月而成，裁爲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納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吳亡，不知所在。

吳主潘夫人

晉・王嘉《拾遺記》卷八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儁，爲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眞狀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虎魄如意撫按卽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惑人，況在歡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果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愜，旣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卽掛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爲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又與夫人遊釣臺，得大魚。王大喜，夫人曰：『昔聞泣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戒！』至於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其神』。吳主於是罷宴，夫人果見棄逐。釣臺基今尙存焉。

謝道韞

《晉書》卷九六《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旣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敍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

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干寶母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干寶母妬，當葬父時，潛推一婢於墓中。十餘年後，母亡，與父合葬，開墓，婢伏於棺上，久而乃生。問之，如平昔之時，指使無異。

武則天

《太平廣記》卷二一五引《感定録》　唐貞觀《中祕記》云：『唐三世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訪之，淳風奏言：『臣據玄象，推算已定，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滿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子孫殆盡。太宗曰：『疑似者殺之，何如？』淳風曰：『天之所命，必無禳避之法。王者不死，枉及無辜，且據占已長成，在陛下宮內爲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恐傷陛下子孫不多。今若殺之爲讎，更生少壯，必加嚴毒，爲害轉甚。』遂止。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一八《天后時三疏》　則天革命，拜官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有沈全交者，續云：『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麄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紀先知彈劾，以爲謗訕，宜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先知甚慚。

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慚。

周御史彭先覺無面目。如意年中，斷屠極急，先覺知巡事，定鼎門草車翻得兩腔羊，門家告御史。先覺奏合官尉劉緬『當屠不覺察，決一頓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縫新褌待罪。明日，則天批曰：『御史彭先覺奏決劉緬，不須，其肉乞緬喫却。』舉朝稱快，先覺於是乎慚。

天后作事，往往有大快人意者，宜卓老稱爲聖主也。

明・談遷《棗林雜俎》中集　平定州東九十里承天鎮，俗傳妬女，介之推妹也。舊經云：『介山氏之廟。唐武后幸河東，道出祠下，懼致風雨，欲開道以避之。狄仁傑曰：「一人行幸，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妬女之避？」遂止其役，駐蹕祠下，風停雨息。』

清・袁枚《子不語》卷八　無錫嵇侍讀受之，余授業弟子也。辛丑冬，過隨園，余止而觴之。席間論史事，余極言《通鑒》載楊妃洗兒事之誣。嵇云：『門生在史局時，派修《唐鑒》，立論頗合先生之意，將《舊唐書》所載武后淫穢事，大半刪除，同局以爲不然。亡何，夜卧書舍，有小黃門來，稱則天皇太后請嵇先生。因隨之行，望前面宮殿外有四金柱插空，高數十丈，上書「天樞」二字。一宮女雲鬟霞佩出，引向殿西角，云：「先生少坐，待我奏聞。」語畢便去。殿上門檻甚高，跨殊費力。綉簾中坐冕旒者，相離遠，仰視不甚分明。異香從殿上吹來，仿佛蓮花氣息。旁有虎皮交椅，坐白鬚人，手執牙笏，口奏事，琅琅數千言，亦不可辨。冕旒者似與駁詰良久，已而大笑，其齒皓然呈露，潔白如玉。面爲旒珠所遮，終未見也。少頃，前宮女出，謂曰：「今天已暮，太后不及相見，請先生且回。所以奉屈者，謝先生駁刪《唐書》之功，先生當自知之。」語畢，袖中出一玉秤，曰：「此我在長安以之稱量天下才者，先生將往長安，敢以奉贈。」門生心知是上官婉兒，遂巡揖謝而醒。其年果有督學陝西之差。』

上官昭容

《太平廣記》卷二七一引《景龍文館記》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鄭氏夢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稱量天下。生彌月，鄭弄之曰：『爾非秤量天下乎？』孩啞應之曰『是』。襁中遇家禍，入掖庭。年十四，聰達敏識，才華無比。天后聞而試之，援筆立成，皆如宿搆。自通天後，建景龍前，恆掌宸翰。其軍國謀猷，殺生大柄，多其決。至若幽求英雋，鬱興詞藻。國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學之臣。二十年間，野無遺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頗外通朋黨，輕弄權勢，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難，被誅。

楊貴妃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上　玄宗幸蜀，至馬嵬驛，命高力士縊貴妃于佛堂前梨樹下。馬嵬店媼，收得錦靿一隻。相傳過客每一借翫，必須百錢，前後獲利極多，媼因至富。

《太平廣記》卷二〇四引《開天傳信記》　太眞妃多曲藝，最善擊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採藍田綠玉琢爲磬，尚方造簨虡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金爲二獅子，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爲趺。其他綵繪纓麗，製作精妙，一時無比也。及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載送太常寺，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者是也。出開天傳信記

又卷二二四引《定命録》　貴妃楊氏之在蜀也，有野人張見之云：『當大富貴，何以在此？』或問至三品夫人否？張云『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則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貴盛與皇后同。』見楊國忠，云：『公亦富貴位，當秉天下權勢數年。』後皆如其言。

又卷二四〇引《開天傳信記》　太眞妃嘗因妬忌，有語侵上。上怒甚，令高力士以輜車載送還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唯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爲申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潸然，遽命力士召之歸。

明・胡侍《真珠船》卷七　《唐書》謂楊貴妃縊死馬嵬路祠下，以紫裀瘞道側。太眞外傳謂貴妃縊馬嵬佛堂前梨樹下，裹紫裀，瘞西郭外一里許，道北坎下。而元人傳奇及俗間流言，不知何以有馬踐楊妃之說。近閱宋人李恭賦楊妃菊詩云：『命委嵬坡萬馬泥，乃知其說亦有自。』

清・褚人穫《堅瓠九集》卷四《楊妃小字》　玉環楊妃小字。李商隱時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何漢殿穿鍼夜，又向窗前覷阿環。』可證。《楊妃外傳》及諸書皆曰玉環，而《鶴林玉露》載唐狄昌詩曰：『馬嵬煙柳正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阿蠻又似妃之小字，況昌唐人，必有所據而云然。

又《堅瓠廣集》卷一《明皇遇貴妃》　唐明皇於開元二十六年冬，取楊玉環於壽邸，度爲女道士，住內太眞宮，時明皇年已五十三矣。至天寶四載，冊爲貴妃，寵冠後宮者，前後凡十八年。至天寶十五載，貴妃年三十有八，縊死於馬嵬坡之佛堂，明皇日夜追思，又七年始卒。以老年遇愛姬，又加韓、虢、秦三姨環侍左右，晝夜游戲，觀開天遺事可見，而卒享二十餘年之樂，使其恬淡寡欲，其壽又豈止於七十八哉？

又卷六《楊妃入月痕》　《高坡異纂》：正德辛巳，洛陽李惟大登進士，拜行人使陝，浴於故華清宮溫泉。池中石座上有紅斑，俗傳爲楊妃入月痕，茂元見之心動。浴罷登輿，幨帷外有婦人掩映。夜宿公館，一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太眞。言君一念所及，幽明相感，不能忘情，遂惑之。自是轍跡所歷必至，百方遣之不去。心志喪亂，以疾告歸，久之方絕。後歷南京戶部郎，終陝西僉事。

又《堅瓠秘集》卷四《楊太真》　楊太眞，本廣西容州普寧人。父維，母葉氏。妃生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乞爲女。攜歸長安，納之壽邸，遂擅天寶之寵，幾覆唐祚。晉石衛尉家綠珠，亦從南蠻中得之。豈天地妖艷之氣，偏鍾於荒峒密箐之地與？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三　康熙間，蘇州汪山樵先生諱俊，選陝西興平縣，宿馬嵬驛中。夢一女子，容貌絕世，明璫翠羽，投牒而言曰：『妾有墓地，爲人所侵，幸明府哀而察之。』汪驚醒，詢土人，曰：『此間惟有楊娘墓道，唐時改葬後，基址原有數十畝寬，自宋、明以來，爲樵牧所侵，漸無餘地。』汪爲清理，果有舊碑記存墓側土中，題『大唐貴妃楊氏墓』。乃爲別置界石，兼買樹百株植其上，春秋設二祭焉。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二　順治乙未，陝西興平令賀文龍嘗夜夢一女子，明璫靚妝，由儀門直升堂級，訴人侵地而去。後一日，賀出門經楊貴妃墓，乃悟所夢，爲之清界而封樹焉。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四　國朝趙學敏《本草拾遺》云：楊妃粉，產馬嵬坡上。取之者，必先祭然後掘之，去浮土三尺，有土如粉，膩滑光潔，於女子最宜，澤肌有效。按馬嵬是人姓名，《元和郡縣志》云：馬嵬故城在興平縣西北二十三里，馬嵬于此築城以避難，未詳何代人也。

今楊妃豔蹟千載猶新，而馬嵬則無有知者矣。

又　明鄺露《赤雅》云：楊妃并在容州雲凌里。妃姓楊，名玉奴，別字玉環，號太眞。按玉奴之名，人所罕知。卽其爲雲凌里人，亦自來歌咏，楊妃所未及也。

又云：母葉氏，懷孕十三月而生。

國朝陳蓮塘《唐代叢書》陳鴻《長恨歌傳》後附玄虛子志云：太眞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墳起「太眞」二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維，有道士以少君術使上見之，曲盡綢繆，脫臂上玉環納上臂。天未明，道士啓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按楊妃取名之故，亦世人所罕知者。又云道士姓王，名舟，未知卽臨邛道士否？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唐大詔令》一百三十卷。余考之，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冊河南府士曹參軍楊元璬長女爲壽皇妃。蓋妃之父爲蜀州司戶元琰，生而早孤，養于叔父元璬家，故冊稱元璬女也。開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于壽邸，命孫逖撰敕，度爲女道士，號太眞，住內太眞宮。天寶四載乙酉，七月丁巳朔二十六日壬辰，冊左勳衛二府右郎將韋昭訓第二女爲壽王妃，是月卽於鳳皇園冊太眞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壽王妃前後二冊文，及楊妃入道敕，時日皆班班可考，千載而下，覽者能不失笑乎？

銀瓶小姐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卷二《銀瓶小姐》　《湖壖雜記》：銀瓶小姐者，岳武穆季女也。武穆被殺，女欲叩闕上書，邏卒攔止，遂抱銀瓶墜井而死。孝宗悟王之冤，就其第，立廟以祀。井在廟中，範銀瓶像於廡右。明時有宋觀察者，祀岳王，謂武穆精忠固當拜，銀瓶女流耳，非所宜，障之以屏。於禮使後升公座，覩玉貌錦衣神女，持弓矢當簷而立，僚寀具見，觀察驚顧，矢發中背，成疽而死。

方士分部

蕭史

漢・劉向《列仙傳》卷上《蕭史》　蕭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蕭史妙吹，鳳雀舞庭。嬴氏好合，乃習鳳聲。遂攀鳳翼，參翥高冥。女祠寄想，遺音載清。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王子喬

《太平廣記》卷四引《列仙傳》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後立祠於緱氏及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嵩山。

鬼谷子

《太平廣記》卷四引《仙傳拾遺》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爲其號。先生姓王名利，亦居清溪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之術。二子欲馳騖諸侯之國，以智詐相傾奪，不可化以至道。夫至道玄微，非下才得造次而傳。先生痛其道廢絕，數對蘇、張涕泣。然終不能寤。蘇、張學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爲犬，北引二子，即日到秦矣。先生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御草以覆死人面，遂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齎草以問先生。先生曰：『巨海之中有十洲，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光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生在瓊田中，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活千人耳。』



明・洪應明《月旦堂仙佛奇踪合刻》

徐福

《太平廣記》卷四引《仙傳拾遺》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數有烏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始皇使使者齎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是東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生不叢，一株可活千人。始皇於是謂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後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黄老遣福爲使者，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俱來迎羲而去，由是後人知福得道矣。又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體如是，寧可久耶？聞大海中有神仙，正當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齎糧至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資所攜，掛帆隨風。可行十餘日，近一孤島。島上有數百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洗藥，因問彼皆何者，婦人指云：『中心牀坐，鬚鬢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曰：『知之，此則是也。』頃之，衆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求其醫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卽生。』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盡此，爲再飧也，但恐不盡爾。』某連啖之，如數甌物致飽。而飲亦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致醉。翌日，以黑藥數丸令食，食訖，痢黑汁數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爾有祿位，未宜卽留，當以東風相送，無愁歸路遙也。』復與黄藥一袋，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刀圭飲之。』某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清・褚人穫《堅瓠三集》卷四《海外全書》　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命方士徐福入海求仙。福將童男女各三千人，盡移寶玩書冊，至海島止，王不歸。始皇三十二年始下焚書之令，則徐福所携之書皆未焚，以前之全冊也。五經應是孔子手定之書，史記應有子長未見之事，得覩此等全冊，則漢儒諸家之爭，晉魏諸人之訛，可以證之。漢成帝、隋煬帝、唐太宗、明高皇等重賞購書，何不搜求其地乎？海島亦是人間，非如天上難至。嘉靖間，有人建言，宜乘琉球日本封王之便，從東南諸外國求徐福所携書。其言不行，乃古今一大缺陷事也。

劉安

《太平廣記》卷八引《神仙傳・劉安》　漢淮南王劉安者，漢高帝之孫也，其父厲王長，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盡以封長子，故安得封淮南王。時諸王子貴侈，莫不以聲色游獵犬馬爲事，唯安獨

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養士數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內書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萬畢》三章，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武帝以安辯博有才，屬爲諸父，甚重尊之，特詔及報書，常使司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嘗詔使爲《離騷》經，旦受詔，食時便成，奏之。安每宴見，談說得失，及獻諸賦頌。晨入夜出，乃天下道書及方術之士，不遠千里，卑辭重幣請致之。於是乃有八公詣門，皆鬚眉皓白。門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閽人，自以意難，問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義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無駐衰之術，又無賁育之氣，豈能究於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既乏，餘不敢通。』八公笑曰：『我聞王尊禮賢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好，養鳴吠之技，誠欲市馬骨以致騏驥，師郭生以招羣英。吾年雖鄙陋，不合所求，故遠致其身，且欲一見王，雖使無益，亦豈有損？何以年老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則謂之有道，皓首則謂之庸叟，恐非發石採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老，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爲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絲，色如桃花。門吏大驚，走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張錦帳象牀，燒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執弟子之禮，北面叩首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羈鞿世務，沈淪流俗，不能遣累，負笈山林。然夙夜饑渴，思願神明，沐浴滓濁，精誠淺薄，懷情不暢，邈若雲漢，不期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願道君哀而教之，則螟蛉假翼於鴻鵠，可冲天矣。』八童子乃復爲老人，告王曰：『余雖復淺識，備爲先學。聞王好士，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蛟龍，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爲暝。一人能乘雲步虛，越海凌波，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矛射不中，冬凍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萬物立成，移山駐流，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鉛爲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安乃日夕朝拜，供進酒脯，各試其向所言，千變萬化，種種異術，無有不效，遂授《玉丹經》三十六卷。藥成，未及服。而太子遷好劒，自以人莫及也。于時郎中雷被，召與之戲，而被誤中遷。遷大怒，被怖，恐爲遷所殺，乃求擊匈奴以贖罪。安聞不聽。被大懼，乃上書於天子云：『漢法，諸侯壅閼不與擊匈奴，其罪入死。安合當誅。』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縣耳。安怒被。被恐死，與伍被素爲交親。伍被曾以奸私得罪於安，安怒之未發。二人恐爲安所誅，乃共誣告，稱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謂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發遣王。王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也。』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跡，至今人馬跡猶存。八公告安曰：『夫有藉之人，被人誣告者，其誣人當即死滅。伍被等今當復誅矣。於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問。云：『王仙去矣。』天子悵然，乃諷使廷尉張湯，奏伍被，云爲畫計，乃誅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漢史祕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後世人主，當廢萬機，而競求於安道，乃言安得罪後自殺，非得仙也。按左吳記云，安臨去，欲誅二被。八公諫曰：『不可。仙去不欲害行蟲，況於人乎？』安乃止。又問八公曰：『可得將素所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公曰：『何不得爾？但不得過五人。』安即以左吳、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吳記具說云。安未得上天，遇諸仙伯。安少習尊貴，稀爲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於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應斥遣去。八公爲之謝過，乃見赦。謫守都廁三年，後爲散仙人，不得處職，但得不死而已。武帝聞左吳等隨王仙去更還，乃詔之，親問其由。吳具以對。帝大懊恨，乃嘆曰：『使朕得爲淮南王者，視天下如脫屣耳。』遂便招募賢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爲公孫卿、欒大等所欺。意猶不已，庶獲其眞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實有神仙也。時人傳八公、安臨去時，餘藥器置在中庭，雞犬舐啄之，盡得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明・張文介《廣列仙傳》 劉安，漢高帝孫，封淮南王。好儒學方

技，作內書二十一篇，又著《鴻寶萬年》三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往詣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死橫行之壯士。今先生老矣，應無註書之術，貴育之勇。三者並乏，不敢相通。』公笑曰：『聞王敬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且市馬骨，致騏驥。吾等雖鄙，不合所求，就令見王無益，亦不爲損，柰何限之？若王必欲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傭人。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言畢，忽變爲十五歲童子，露髻青髮，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悚馳報。王聞之，不及履，即跣足出迎，以登思仙之臺，列錦綺之帷，設象牙之床，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八公忽復成老人，乃告王曰：『聞王好道，故來相從。但未知王何所欲耳。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湖，撮土爲山嶽。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蔽三軍，白日盡暄。一人能乘虛步空，起海凌烟，出入無間，呼及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刃之不傷，射之不中，冬煉不寒，暑熱不汗。一人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立成，轉徙山川陵嶽。一人能防災度厄，辟邪却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鍛鉛爲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龍駕雲，浮遊太清。惟王所欲。』安乃叩拜，身進酒果，請歷試之皆驗，遂授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藥成未服。而安有子，名遷，好劍。郎中雷被，與遷爲劍戲，而誤中遷。被懼誅，與其黨伍被，共上書天子，告安謀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告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所以遣王，願王勿疑。』乃與安登山大祭，埋金於地，即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踐之石皆陷，至今有人馬之迹存焉。一云，王同昇天，所棄置藥鼎，雞犬舐之，並得輕舉。鷄鳴雲中，犬吠天上。一云安得鴻寶萬年之術，仙去位大極眞人。

東方朔

漢・劉向《列仙傳》卷下　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行，或忠言，或虧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

東方奇達，混同時俗。一龍一蛇，豈豫榮辱。高韻冲霄，不羈不束。沈跡五湖，騰影暘谷。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二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卷一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年三歲，天下祕讖，一覽闇誦於口。常指撝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淵湔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湔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齧兒腳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於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濛鴻之澤，忽見王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爲吾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肉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又卷三　有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莫。懷其葉，則知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又　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仙人瑕丘仲採藥，得此瓜食之，千歲不渴。瓜上恆如霜雪，刮嘗如蜜滓。及帝封泰山，從者皆賜冰谷素葉之瓜。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黃帝採首山之金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

存。帝臨崩舉刀以示朔，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於手中化爲鵲，赤色，飛去雲中。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一　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明・洪應明《月旦堂仙佛奇踪合刻》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二　漢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象，問東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齊，天下廉士，何謂愚耶？』朔對曰：『臣聞賢者居世，與時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鳧，與彼俱游？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乎？』上喟然而嘆。

《太平廣記》卷一一八引《幽明録》　漢武帝宴於未央，方暾黍膴，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頹皺，鬚髮皓白，拄杖傴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腳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于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有弦歌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淩波而出，衣不霑濡，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爲之輟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爲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卽息斧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齎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弦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繞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德不足當雅貺。』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闇，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帝甚愛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旣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

又卷二四五引《幽明録》　漢武帝嘗問東方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對曰：『自唐虞之後，成康之際，未足以喻。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卜嚴子爲衛尉，皐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孔父爲詹事，蘧伯玉爲太傅，孫叔敖爲諸侯相，王慶忌爲期門，子產爲郡守，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上乃大笑。復問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辨知閎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脚，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禹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退澹詞，皆此類也。』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于盆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讚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

壁。非是守宮卽蜥蜴。」帝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廼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譽。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烏哺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狁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窮也。狁吽呀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明・張文介《廣列仙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漢武帝時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二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帝待詔公車，又遷待詔金馬門，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乃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朔將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答以不知。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皆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在歲星。』慘然不樂。

費長房

《太平廣記》卷二九三引《列異傳》 費長房能使鬼神，後東海君見葛陂君，淫其夫人，於是長房敕繫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其請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卽大雨也。



明・洪應明《月旦堂仙佛奇踪合刻》

王喬

《太平廣記》卷六引《仙傳拾遺》 王喬，河東人也。漢顯宗時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至，必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擧羅張之，但得一舄焉，乃四年時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忽下玉棺於庭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餌，卧棺中，蓋便立復，宿昔乃葬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羊皆流汗喘乏，人莫知之。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禱無不應，遠近尊崇。帝詔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或云，卽古仙人王喬也，示變化之跡於世耳。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于吉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　孫策欲渡江襲許，與于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吉耶，而先趨附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艱澀，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策既殺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瘡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北齊・顏之推《冤魂志》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澀，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乎！』遂收吉縛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川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竟殺之。因是，策頗愍傷，每髣髴見吉。後出射獵，爲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管輅

晉・干寶《搜神記》卷三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王基，字伯輿，家數有怪。使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床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卦。』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占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客舍久遠，魑魅罔兩，共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者，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鬬者，直老鈴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假托之數，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野鳥一雊，武丁爲高宗；桑穀暫生，大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奸，污累天眞。』後卒無他。遷安南督軍。後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老鈴下爲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緐，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緐爲黃能，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烏，不亦過乎！』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九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之卜，曰：當在西面窮牆中，可視諸丘塚中，牛當懸頭上向。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爲藏己牛，告官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

又　洛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鬬。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

又　中書令紀玄龍，輅鄉里人也。輅在田舍，嘗候遠隣，主人苦頻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後果有此生來，玄龍因留之宿，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己。主人罷入，生乃持刀出門外，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忽有一物直來過前，狀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便死。視之則狐。自是主人不復有災。

又　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令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

又　時有利漕治下屯民捕鹿者，獲之，爲人所竊。詣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候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忽患頭

痛，壯熱煩疼，亦來詣輅卜。輅爲發崇，盜者具服令擔皮肉還藏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

又 安德令劉長仁聞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婁離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

又 輅嘗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肫一頭，酒一壺，來候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

又 館陶令諸葛原字景春，遷新興太守，輅往餞之，賓客並會。原自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畜毒，得秋乃化，此蠭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得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喜。

又 平原太守劉邠字令淸，取印囊及山雞毛置器中。使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污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

又 淸河王經字君備，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雀者入君懷中，股股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頃之爲江夏太守。

郭璞

晉・干寶《搜神記》卷三 郭璞字景純，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從。璞將促裝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投符於井中，數千赤衣人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二 趙固常乘一匹赤馬以戰征，甚所愛重。常繫所住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將軍好馬，甚愛惜。今死，甚懊惋。』璞便語門吏云：『可入通，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之驚喜，卽啓固。固踴躍，令門吏走往迎之。始交寒溫，便問：『卿能活我馬乎？』璞曰：『我可活爾。』固欣喜，卽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皆令持竹竿，於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廟。有此者，便當以竹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叢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歸。此物遙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馬頭間，噓吸其鼻。良久，馬起，噴奮奔迅，便不見此物。固厚貲給，璞得過江左。

又 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甕，盛水，置床張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撤甕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甕中。甕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筮鏡甕之意。璞云：『撤甕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立出。

又 中興初，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經建康柵塘，逢一趨步少年，甚寒，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受而去。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欷哽咽。行刑旣畢，此人乃說。

晉・葛洪《神仙傳》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理，龜書龍圖，爻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

之情狀。李弘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遙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璞盡規矩制度，仰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璞爲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即言？』璞曰：『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嶽四海之神祇，皆爲道從翌衛。下官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將軍。』敦使聞。謂是小奚戲馬。檢定非也。遣三十騎追，不及。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城外江中，扶犂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扶犂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市人，見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信。開棺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爲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云。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八　偶讀臧榮緒《晉書》稱：『郭璞，有人見其睡形變鼉，云是鼉精也。』予乃知前輩張乖崖浴爲猿，蔡君謨睡爲蛇，其說不誣也。

明・張文介《廣列仙傳》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性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納于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知其將亂，乃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趣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從。璞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愼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投符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既渡江，王導深重之，科參己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從其言，數日果雷震栢樹粉碎，母喪，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嫌，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里，皆爲桑田。又嘗爲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以才學，見重一時，然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常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有姓崇者，搆璞於敦。敦將舉兵，乃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助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其樹應有大鵲巢。』及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乃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至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璞未遇害之先，已預令家人，備送終之具于行刑之所，命即窆於江側

兩松之間。斬後三日，南州市人復見璞貨其平日服飾，與相識共話。敦聞之不信，開棺無尸，乃兵解也。後爲水府仙伯。

張華

晉・王嘉《拾遺記》卷九　張華字茂先，挺生聰慧之德，好觀秘異圖緯之部，捃採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採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即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爲硯也；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此遼西國所獻；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二　晉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恆鳴如人扣。乃問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應。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耳。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如其言，後不復鳴。

又　元康中有人入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七　張華既貴，有少時知識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醞酒，頗爲酣暢。其夜醉眠。華常飲此酒，醉眠後，輒敕左右轉側至覺，則必安泰。是夕，忘敕之。左右依常時爲張公轉側，其友人無人爲之。至明，友人猶不起，華咄云：『此必死矣。』使視之，酒果穿腸流，牀下滂沱。

又　魏時，殿前鍾忽大鳴，震駭省署。華曰：『此蜀銅山崩，故鍾鳴應之也。』蜀尋上事，果云銅山崩，時日皆如華言。

又　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恆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鏇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又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即從華言，聲聞數十里。

杜不愆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二　高平郗超，字嘉賓，年二十餘，得重病。廬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頗有經驗。超令試占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恙尋愈。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而絆之，置東簷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野雌雉飛來，與交合。既畢，雙飛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景午日，超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逾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

干寶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四　干寶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瑩，有嬖妾。母至妒，寶父葬時，因生推婢著藏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視猶煖，漸漸有氣息。輿還家，終日而蘇。云寶父常致飲食，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

李衛公

《太平廣記》卷二九引《原仙記》 蘇州常熟縣元陽觀單尊師，法名以清。大曆中，常往嘉興，入船中，聞香氣頗甚，疑有異人。遍目舟中客，皆賈販之徒，唯船頭一人，顏色頗殊，旨趣恬靜。單君至中路，告船人，令易席座船頭，就與言也。既並席之後，香氣亦甚。單君因從容問之。答曰：『某本此地人也，少染大風，眉髮皆落，自惡不已，遂私逃於深山。意任虎豹所食，數日山路轉深，都無人跡。忽遇一老人問曰：「子何人也？遠入山谷。」某具述本意。老人哀之。視曰：「汝疾得吾，今能差矣。可隨吾行。」因隨老人行，入山十餘里，至一澗。過水十餘步，豁然廣闊，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未可便入，且於此堂中待一月日，後吾自來看汝。」因遺丸藥一裹，令服之。又云：「此堂中有黃精百合，茯苓薯蕷，棗栗蘇蜜之類，恣汝所食，某入堂居。」老人遂行，更入深去。某服藥後，亦不饑渴，但覺身輕。如是凡經兩月日，老人方至，見其人笑曰：「爾尚在焉，不亦有心哉？汝疾已差，知乎。」曰：「不知。」老人曰：「於水照之。」鬢眉皆生矣。色倍少好。老人曰：「汝未合久居此。既服吾藥，不但祛疾，可長生人間矣，且修行道術，與汝二十年後爲期。」因令却歸人間，臨別，某拜辭曰：「不審仙聖復何姓名，願垂告示。」老人曰：「子不聞唐初衛公李靖否？卽吾身是也。」乃辭出山。今以所修恐未合聖旨，年限將及，再入山尋師耳。』單君因記其事，爲人說之。

許旌陽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二《玉格》 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斷之，置諸壇上。一夕，悉化爲玉女，惑其徒。至曉，吳猛悉命弟子，無不湟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敕劍登其首，斬之。

陳摶

清・褚人穫《堅瓠八集》卷三《陳圖南》 《群談採餘》：陳圖南莫知所出，有漁人舉網得物甚巨，裹以紫衣，如肉球狀。攜以還家，溉釜爇薪，將煮食之。暨水初熱，俄雷電繞室大震。漁人惶駭，取出擲地，衣裂兒生，乃從漁人姓陳名摶。後藝祖召至闕，問天下始終事，摶對曰：『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再問對曰：『非臣之所知也。』明鄭鐿題詩曰：『驢背無心大笑還，壺中有藥卧空山。三閩四廣英雄恨，都付先生一夢間。』

潘景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三《潘温叟醫》 潘景，字溫叟，崇寧間以醫稱，視古無愧。虞部員外郎張咸，其妾孕五歲而不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而不育；團練使劉彝孫，其妾孕十有四月而不育。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曰孕者，非也。』于是作大劑飲之，咸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三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斃。又屯田郎中張諲妻，年四十而天癸不至，溫叟察其脈曰：『明年血潰乃死。』既而果死。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晝不能食者，已三歲。溫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益怠，而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若疾雖衰，而未愈也。倘夢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果夢，輒能食。其他所治，若此甚衆。

林靈素

宋・洪邁《夷堅丙志》卷一八《林靈素》 林靈素傳役使五雷神之

術。京師嘗苦熱，彌月不雨，詔使施法焉。對曰：『天意未欲雨，四海百川水源皆已封錮，非有上帝命，不許取。獨黃河弗禁而不可用也。』上曰：『人方在焚灼中，但得甘澤一洗之，雖濁何害！』林奉命，即往上清宮，勅翰林學士宇文粹中涖其事。林取水一盂，仗劍禹步，誦呪數通，謂宇文曰：『內翰可去，稍緩或窘雨。』宇文出門上馬，有雲如扇大起空中，頃之如蓋，震聲從地起。馬驚而馳，僅及家，雨大至，迅雷霹靂，踰兩時乃止。人家瓦溝皆泥滿其中，水積于地尺餘，黃濁不可飲，於禾稼殊無所益也。

宋・陸游《家世舊聞》卷下　［林］靈素字通叟，本名靈噩，溫州人。少嘗事僧爲童子，嗜酒不檢，僧笞辱之，發憤棄去。爲道人。頗知小術，亦時時自寫所爲歌詩遺人，然筆札詞句皆鄙惡，了無可觀。既得幸，其徒黠者稍潤色之。然靈素本庸夫，每陞高座說法，肆爲市井俚談，聞者絕倒。或擇日施符水，爲人治病。車駕間幸其所居，設次臨觀，則陰募京師無賴數十人，曲背爲傴，扶杖爲盲，噤口爲喑，曳足爲跛。既嘆水投符，則傴者伸背，盲者捨杖，喑者大呼，跛者疾走，或拜或泣，各言得疾二十年或三十年，一旦都除，歡聲動地，上爲大悅。靈素以爲未足，則又倡言神霄事。謂天有九霄，神霄最尊，上爲神霄帝君，實玉帝長子，下降世間，而其貳曰青華、長生二帝君，實治神霄府事。每齋醮，上必親札辭表，以禱二帝君。或久無靈響，亦禱焉。好事者或謂青華爲上，長生爲鄆王，蓋過矣。然宮觀設醮，亦或言見上御道家冠服，跨金龍，冉冉自空而降，呼奉祠官及道士與語，其事秘，不可知也。惟擲果自空而墜，則往往得之，皆絕大異常。靈素又自謂己乃神霄計吏褚慧，有兄曰褚嘉卿，位至右極仙卿。嘉卿今亦生世間，是爲王黼，黼和御製詩，有曰『君王猶記褚嘉卿』是也。其他如蔡京則左元仙伯，范致虛則東臺典籍，王孝迪則西臺詳閱眞文吏。靈素與王革有隙，則曰『革廐吏也，嘗與帝君馭馬。』其他有名者甚衆。是時，明節劉后方幸；又曰：『后在神霄爲九華玉眞安妃。』蔡京曲燕詩曰：『保和前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闈。曲燕酒闌傳密詔，玉眞軒裏見安妃。』是也。安妃，在《眞誥》，蓋天之高眞，而靈素敢瀆冒如此。又嘗密奏玉靈眞裔將誕，蓋明明節方就館耳。靈素賜號蕊珠殿侍晨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先生。上刻玉爲『降眞召靈之寶』，自用之。而賜靈素塗金印，文曰『通眞達靈之印』，班視執政，錫賚至不可計。有弟子姓丁，自言謂之四世孫。上爲下詔，贈爲少保。士大夫無恥者，日萃其門，所薦進即拔擢。又著令，道士居僧上，而道士入僧寺，輒據主府，已而遂冠笄僧尼矣。先是宮中數有物怪，或見一老媼，黃衫黃帽，抱十餘歲兒，紅袍玉帶，乘輿鳴蹕而出，媼、兒皆有悲泣容。其將見，必先有聲如雷，宮中爲之雷去聲。上嘗手札賜靈素，略曰：『元符三年冬，內人自永泰陵還，摘皂莢一籠閃宮門，籠輒自躍，皂莢皆跳出。自是崇物顯行，宜善治之，勿爲髡徒所笑。』靈素竭其術，不效。既久，上益厭，遂放靈素歸故郡。宣和末，病死。靈素之逞憾釋氏也，每謂之金狄亂華，又創圖宮殿爲仙女騎麟鳳之狀，名之曰女眞，皆妖言也。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一《林靈素》　林靈素，溫州人，家世寒微，善幻術，輔以雷法。常往來於宿、亳、淮、泗諸寺，羣僧薄之。至楚，與惡少相毆，訟至府庭，通判石仲脫之，置於館，問其吐納燒煉出神之術。攜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宋徽宗夢赴東華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徐不之能，而以素薦。素進，上視之，若與舊遊，乃以神霄事問，素因大言『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大帝君主之，其弟青華帝君，皆玉帝子。神霄玉清府有左相仙伯、書罰仙吏褚慧等八百餘官』，仍謂『上實長生大帝君，蔡京乃左仙伯，臣乃褚慧。』於是上喜之，賜號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班視待制。遂建寶籙宮於京城，創神霄宮於天下，置道官，改寺院爲宮觀，僧尼爲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忽京師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中貴探問，香自通眞宮來。上急乘小車至宮，見壁間有新題詩云：『捻土爲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眞。洞賓卻識林靈素，靈素何嘗識洞賓。』上由是愈加敬愛。靈素寵幸一時，出入道從頗衆，至與親王爭入內門，從者相毆，又嘗衝太子節，不避時貴。京城大水，上累遣靈素禳之，不驗。又全臺上言：『素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遂遭排斥，歸溫州，後以血疾死。

醫師分部

扁鵲

《列子》卷五《湯問》 魯公扈趙齊婁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婁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婁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婁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婁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韓非子》卷七《喻老》 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愼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愼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其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

宋・范成大《攬轡錄》 壬申，過伏道，有扁鵲墓。墓上有幡竿，人傳云四傍土可以爲藥，或于土中得小圓，黑褐色，以治病。伏道艾，醫家最貴之。十里，即湯陰縣。

張仲景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三 王仲宣年十七時，過[張]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世咸嘆顗之知人。

《太平廣記》卷二一八引《小說》 何顗妙有知人之鑒，初郡張仲景總角造顗，顗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三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世咸嘆顗之知人。

華佗

《三國志》卷二九《方技傳》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不過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韲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略】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幷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

佗之絕技，凡此類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

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忽忽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晉・干寶《搜神記》卷三 瑯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苦腳左膝裏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腳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

《太平廣記》卷二一八引《獨異志》 魏華佗善醫，嘗有郡守病甚，佗過之。郡守令佗診候，佗退。謂其子曰：『使君病有異於常，積瘀血在腹中，當極怒嘔血，即能去疾。不爾無生矣。子能盡言家君平昔之僭，吾疏而責之。』其子曰：『若獲愈，何謂不言？』於是具以父從來所爲乖誤者，盡示佗。佗留書責罵之，父大怒，發吏捕佗，佗不至。遂嘔黑血升餘，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極美麗，過時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瘡，膿水不絕。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狗走三十里，歸而熱截右足，柱瘡上。』俄有一赤蛇從瘡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 華佗行道，見一人病噎，嗜食而不能，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旁有賣餅家，蒜薤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瘥。』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條，懸之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佗家小兒戲門前，迎見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公也。』疾者前，入佗壁，見懸此蛇以十數。

孫思邈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二《玉格》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吝。』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

唐・張讀《宣室志》佚文 孫思邈，雍州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亦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識小，難爲用也。』後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常謂所親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唐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唐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

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名士，如宋之問、孟詵、盧照隣等，皆執師弟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隣病，留在其宅。時庭前有大梨樹，照隣爲之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卧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思邈，道洽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至于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自云開皇辛酉歲生，年九十三矣，察之鄉里，咸云數百歲。又共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目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彩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時照隣有盛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夭之殊致，因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循而爲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疣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踴，此天地之疣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政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穎出如是。其道術也，不可勝紀焉。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於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覩。東臺侍郎孫處約，嘗將其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五子俊、儆、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侑當晚達，佺最居重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自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齊卿後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邈初謂齊卿言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跡，多如此焉。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不奠生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尸就木，空衣而已，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福祿論》三十卷，《攝生眞篆》、《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開元中，復有人見隱於終南山，與宣律師相接，每來往參請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師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時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救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恪。』有頃，捧方而至。思邈曰：『爾但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又嘗有神仙降，謂思邈曰：『爾所著《千金方》，濟人之功，亦已廣矣。而以物命爲藥，害物亦多，必爲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輕舉矣。昔眞人桓閬謂陶貞白，事亦如之。固吾子所知也。』其後思邈取草木之藥，以代蚩蟲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龍宮仙方一首，行之於世。及玄宗，避羯胡之亂。西幸蜀。既至蜀。夢一叟鬚鬢盡白。衣黃襦。再拜于前。已而奏曰。臣孫思邈也。盧於峨眉山有年矣。今聞鑾駕幸成都，臣故候謁。玄宗曰：『我熟識先生名久矣。今先生不遠而至，亦將有所求乎？』思邈對曰：『臣隱居雲泉，好餌金石藥。聞此地出雄黃。願以八十兩爲賜，脫遂臣請，幸降使齎至峨眉山。』玄宗諾之，悸然而寤。卽詔寺臣陳忠盛，挈雄黃八十兩，往峨眉宣賜思邈。忠盛既奉詔，入峨眉。至屏風嶺，見一叟貌甚俊古，衣黃襦，立於嶺下，謂忠盛曰：『汝非天子使乎？我卽孫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黃賜先生。』其叟僂而受。既而曰：『吾蒙天子賜雄黃，今有表謝，屬山居無翰墨。』天使命筆扎傳寫以進也。忠盛卽召吏執牘染翰，叟指一石曰：『表本在石上，君可錄焉。』忠盛目其石，果有硃字百餘，實表本也。遂謄寫其字。寫畢，視其叟與石，俱亡見

矣。於是具以其事聞於玄宗。玄宗因問忠盛，叟之貌與夢者果同，由是益奇之。自是或隱或見。咸通末，山下民家，有兒十餘歲，不食葷血。父母以其好善，使於白水僧院爲童子。忽有遊客稱孫處士，周遊院中訖，袖中出湯末以授童子曰：『爲我如茶法煎來。』處士呷少許，以餘湯與之，覺湯極美，願賜一碗。處士曰：『此湯爲汝來耳。』即以末方寸匕，更令煎喫，因與同侶話之。出門，處士已去矣，童子亦乘空而飛。衆方驚異，顧視煎湯銚子，已成金矣。其後亦時有人見思邈者。

《太平廣記》卷二二二引《定命録》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日誦千言。獨孤信見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好談老莊。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神，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血出，思邈脱衣與童，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内。旬餘出遊，見一白衣少年，下馬拜謝曰：『吾弟蒙道者所救。』思邈尚不省。少年復邀思邈同遊，易以別馬，偕行如飛。至一城郭，花木盛開。至其家，金碧炳耀，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袷帽絳衣，侍從甚衆，忻喜相接，謝思邈曰：『深蒙道者厚恩，故遣兒子相迎。』因指一青衣小兒云：『前者此兒獨出，忽爲愚人所傷。賴君脱衣贖救，得有今日。』乃令青衣小兒拜謝。思邈始省，昔日脱衣，救青蛇之事。潛問左右：『此爲何所？』對曰：『此涇陽水府也。』絳衣王者命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耳。留連三日，乃以輕綃金珠相贈。思邈堅辭不受，乃命其子，取龍宫奇方三十首與思邈，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復以僕馬送思邈歸。思邈後以是方，歷試皆効，乃編入《千金方》中。隋文帝徵爲國手博士，不就。嘗密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民。』至唐太宗召，始詣京師。上訝其容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虚言哉。』永徽三年，年已百餘歲。一日沐浴，衣冠端坐，謂子孫曰：『吾今將遊無何有之鄉。』俄而氣絶，月餘顔色不變。舉衣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後明皇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黄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嵋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眉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持，手指大盤石曰：『可置藥於此。』石上有表，録上皇帝，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録之。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又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兵亂，卒不能害。忽一日，有山僕至云：『先生請師誦經。』經過煙嵐中，入一山居，僕云：『先生老疾起遲，請誦經，至《寶塔品》，欲一聽之。』誦至此，先生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不復出，遂供僧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僧食之，無鹽酪味，美若甘露，贈錢一環，僕送出路口，僧因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掌中手書思邈二字。僧大駭，回視僕，遽失不見。視錢皆金錢也。僧自此後，身輕無疾。宋眞宗時，僧已二佰餘歲。後莫知所之。

狄梁公

唐・薛用弱《集異記》卷二《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闐闐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遥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卧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筯。或觸之，酸痛刺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縋，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絶。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爲也。』其父母泊親屬叩顙祈請，即輦千練，置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即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練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周廣

唐・鄭處誨《明皇雜録》逸文 開元中，有名醫紀明者，吳人也。嘗授秘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顔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

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頃復仆于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太華公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且長食犉蹄羹，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胸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有後來者所激，因仆于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旁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卽以消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傾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郎劉復爲周作傳，敍述甚詳。

《太平廣記》卷二〇四引《松牕錄》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眞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部。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辭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曉拂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龜年遽以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眞妃持玻瓈七寶盞，酌西涼州蒲桃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飲罷，斂繡巾重拜上。龜年常語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異日，太眞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此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眞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眞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樂工分部

李龜年

唐・鄭處誨《明皇雜録》卷下 唐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尤妙製《渭川》，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下。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賞，爲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則杜甫嘗贈詩所謂：『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監滌，中書令湜之第也。

許雲封

《太平廣記》卷二〇四引《甘澤謠》 許雲封，樂工之笛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爲和州牧，非所宜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壁驛。時雲天初瑩，秋露凝冷。舟中吟飄，將以屬詞。忽聞雲封笛聲，嗟歎良久。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笛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謨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謨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土，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迴，駕次至任城。外祖聞某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於樓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書某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眞吾好。語若及日中，煙霏謝成寶。』外祖辭曰：『本於李氏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卽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謨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

言午是許也。煙霏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卽李嘉外生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遠來，令齒諸舅學業，謂某性知音律，教以橫笛。每一曲成，必撫背賞歎。值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天寶十四載六月日，時驪山駐蹕，是貴妃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安祿山叛，車駕還京，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今者近訪諸親，將抵龍丘，韋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嘗於天寶中受笛李供奉，藝成身死，每所悲嗟，舊吹之笛，卽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笛，雲封跪捧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爲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鑒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窒。未期而伐，則其音浮。浮者外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竹夭。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今之名樂也，至如落梅流韻，感金谷之遊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爲清響，且異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韋公曰：『欲旌汝鑒，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疊未盡，駸然中裂。韋公驚歎久之，遂禮雲封於曲部。

畫工分部

毛延壽

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五《毛延壽》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據此，則畫工之圖後宮乃平日，而非匈奴求美人時。且毛延壽特衆中之一人，又其得罪以受賂，而不獨以昭君也。後來詩人謂匈奴求美人，乃使畫工圖形，而又但指毛延壽一人，且沒其受賂事，失之矣。

張僧繇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者，即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天皇寺畫佛幷仲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內畫此，何也？』對曰：『異日賴之。』至後周焚滅佛教，以此殿有儒聖，獨不焚之。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衆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頃刻雷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若此。

吳道子

唐・李冗《獨異志》卷中 吳道子善畫神怪奇狀，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壁，以資冥助。答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衰服，若常時粧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空而下。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俄頃之際，魔魅化出，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是。

巧匠分部

魯班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下　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爲舟，舟至今在洲中。詩家云木蘭舟，出於此。

天姥山南峯，昔魯班刻木爲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北山西峯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峯。往往天將雨，則翼翅動搖，若將飛奮。

魯班刻石爲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

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清・褚人穫《堅瓠餘集》卷二《公輸子》　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見《孟子》註。李君實先生云：『公輸子名魯班，楚之巧人，與墨翟攻守相拒者。』又古樂府《艷歌行》云：『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是又兩人矣。班今作般，匠作又祀張般。又金華皇初起與弟初平，師事赤松子，得道，自稱魯班。初平自稱赤松子，則是詭襲古人名號，以愚俗人耳。

梁車

《韓非子》卷一二《外儲説右上》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彭權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摯虞《要注》云：晉武帝時，有彭權爲侍中。帝問『髦頭』義，權答曰：『秦時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帝乃令武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

苻堅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苻堅三年，鳳凰集於東閣，堅欲赦國中，時無有知者。忽有一童兒，緋帕幕首言於市，曰：『官家有赦。』堅復驗詰，言赦書日有一蒼蠅立於筆端，久而飛去，化爲童子，以告市人也。

《太平廣記》卷二七六引《夢書》　苻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多，難爲醬也。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出夢書

竇建德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　廣平府署內有竇公墓，卽夏王竇建德與其妃曹后諸人之墓在焉，甚著神異。府署三堂常不開，人出入不敢走大堂後甬道。稍有犯者，守必有大不祥，郡人以時祭焉。隋末割據者，建德最爲義旅。唐殺之，極無辜，宜其死後著靈乃爾。但不知何人收葬於此，想係其舊部舉義者也。

李密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四　李密之死，《唐書》謂徐世勣表請收

藏其尸，迺具威儀，以君禮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及政和導河，繇大坯，將復禹蹟，因卽三山而繫浮梁焉。大坯者，乃黎陽山也。密墳高，適當所導河之衝，有司以聞，詔以禮改葬之。時爲部役者先發其壙，則多取去金玉。及奏下，將改卜，然不見其骸，獨得頭顱，且甚大。傳又謂密領銳而角方，不知其故。

羅思遠

《太平廣記》卷七七引《開天傳記》 唐羅思遠多祕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爲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則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腳。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賜賚，或懼以死，而求之，終不盡傳。帝怒，命力士裹以油襆，置於油榨下，壓殺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也。』

安祿山

《太平廣記》卷二二二引《定命錄》 玄宗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間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異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宴，祿山醉卧，化爲一豬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豬龍，無能爲也。』終不殺之。祿山初爲韓公張仁愿帳下走使之吏，仁愿常令祿山洗腳。仁愿腳下有黑子，祿山因洗而竊窺之。仁愿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汝獨竊視之。豈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之，比將軍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愿觀而異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而加寵薦焉。

又卷二三八引《開天傳信記》 玄宗幸愛安祿山，呼祿山爲子。嘗于便殿與楊妃同宴坐。祿山每就見，不拜玄宗而拜楊妃，因顧問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對云：『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帝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爾。』祿山應聲對曰：『臣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耳。』以其言誠，而益親善之。

軒轅集

《太平廣記》卷七九引《感定錄》 唐宣宗晚歲，酷好長年術。廣州監軍吳德鄘離京日，病足頗甚。及罷，已三載矣，而疾已平。宣宗詰之，且言羅浮山人軒轅集醫之，遂驛詔赴京。既至，館山亭院。後放歸，拜朝散大夫廣州司馬，堅不受。臨別，宣宗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年。』宣宗大悅，及至晏駕，春秋五十。

王軒

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上 唐王軒，字公遠，少爲詩，寓物皆題詠，頗聞淇澳之篇。游西小江，泊舟苧羅山際，感國色埋塵，愴然題詩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題詩畢，俄見一女郎，振瓊瑤，扶石笋，朱唇半笑，素手輕招，低回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軒知其異，又貽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烟，巖花自開落。猿鶴舊清音，風月閒樓閣，無語立斜陽，幽情入天幕。』西子曰：『子之詩美矣，未盡妾之所寄也。』乃答詩曰：『高花巖外曉相憐，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既暮，乃散，期來日會於水濱。翌日軒往，則西子已在焉，又相與飲。軒詩曰：『當時計拙笑將軍，何事安邦賴美人？一自鮮花入吳國，從茲越國更無春。』西子見之，怨慕久之。又曰：『雲霞出入羣峯外，鷗鳥浮沉一水間，一自越兵齊振地，夢魂不到虎丘山。』既夜，乃散。異日，又相遇而留者逾月，乃

歸焉。後有蕭山郭凝素者，聞王軒之遇，亦步其故轍，日適溪邊，長吟短嘯。屢題詩於其石上，寂爾無人，乃鬱快而返。進士朱澤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却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莫不噭笑。凝素内耻，無復斯遊。

李侍讀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二　李侍讀仲容，魁梧善飲，兩京號爲李方回。眞宗飲量，近臣無擬者，欲敵飲，則召公，公常寡談，頗無記誦，酒酣則應答如流。一夕，眞宗命巨觥，俾滿飲，欲觀其量。因飲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薦巨器。』上乘醉問之：『何故謂天子爲官家？』遽對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從容數杯。上又曰：『眞所謂君臣千載遇。』李亟曰：『惟有忠孝一生心。』縱冥搜亦不及此。

吳文肅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六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一夕，夢入魏文帝廟，召升殿，顧問羣臣優劣，公未及對，帝曰：『韓延壽爲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者，夢公讀《楊阜傳》。翌日，告公。公異之，即取二傳覽之。及祕閣試六論，一題乃《韓延壽楊阜孰優論》，公遂膺首選。

蘇軾先祖

宋・李廌《師友談記》　眉州或有神降，曰茅將軍，巫覡皆狂，禍福紛錯，州皆畏而禱之，共作大廟，像宇皆雄，祈驗如響。太傅忽乘醉呼村僕二十許人入廟，以斧鑱碎其像，投溪中，而毀拆其廟屋，竟無所靈。後三年，伯父初登第，太傅甚喜，親至劍門迎之。至七家嶺，忽見一廟甚大，視其榜曰茅將軍。太傅曰：『是妖神却在此爲幻耶？』方欲率衆復毀。忽一廟吏前迎拜，曰：『君非蘇七君乎？某昨夜夢神泣告曰：明日蘇七君至，吾甚畏之，哀告蘇七君，且爲容恕，幸存此廟，俾竊食此土也。』共勸焉，乃捨。

蔡　準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八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首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睹。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禬，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謡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餕餡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爲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婿幷諸孫腰黄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焰薰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福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沈萬山

清・褚人穫《堅瓠餘集》卷二《聚寶盆》　《挑燈集異》：明初，沈萬山貧時，夜夢青衣百餘人祈命。及旦，見漁翁持青蛙百餘，將事刳剖。萬山感悟，以錢買之，縱於池中。嗣後喧鳴達旦，聒耳不能寐。晨往毆之，見俱環踞一瓦盆。異之，持其盆歸，以爲盥手具。初不知

其爲寶也。萬山妻於盆中灌濯，遺一銀記於其中，已而見盆中銀記盈滿，不可數計。以金銀試之，亦如是。由是財雄天下。高皇初定鼎，欲以事殺之。賴聖母諫，始免其死。流竄嶺南，抄沒家資，得其盆，以示識古者。曰：『此聚寶盆也。』後築金陵城不就，命埋其盆於城下，因名其門曰『聚寶』。

沈百五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于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幷延其父爲西席，卽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

不數年承疇已歸順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尙圖結援，爲大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認識，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欲陷我于不義乎！』乃擊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于江寧，戮淮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

王永康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　蘇州王永康者，逆臣吳三桂壻也。初，三桂與永康父同爲將校，曾許以女妻永康。時尙在襁褓，未幾父死，家無擔石，寄養鄰家。比長飄流無依，至三十餘猶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謂永康云：『君富貴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貴立至，從何處來耶？』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時三桂已封平西王，聲威赫弈。永康偶檢舊篋，果得三桂締姻帖，始發奇想。遂求乞至雲南，無以自達，書子壻帖詣府門，越三宿乃得傳進。三桂沉吟良久，曰：『有之。』命備一公館，授爲三品官，供應器具，立時而辦，擇日成婚，粧奩甚盛。一面移檄江蘇撫臣，爲其買田三千畝，大宅一區，在今郡城齊門內拙政園，相傳爲張士誠壻僞駙馬潘元紹故宅也。永康在雲南不過數月，卽攜新婦回吳，終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旣回，窮奢極欲，與當道往來，居然列于公卿之間。後三桂敗事，永康先死，家產入官，眞似邯鄲一夢，吳中故老尙有傳其事者。

韓心康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　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圈封民居以爲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婁門至桃花塢寶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模，曾任前明兵備。時祖公爲微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解救。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色。』一舉而得六紅，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公心康奏請以駐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于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違者斬首。蓋當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公深知其意，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于門，兵來索債見之，舍去，民賴以安。吳人感其德惠，立祠于虎邱半塘，春秋祀之，今韓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耳，俗呼爲小韓都堂。

佛神仙部

佛分部

南朝宋・傅亮《觀世音應驗記》　竺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資貨，爲富人。居晉元康中，內徙洛陽。長舒奉佛精進，尤好誦《光世音經》。其後隣比有火，長舒家是草屋，又正在下風。自計火已逼近，政復出物，所全無幾。《光世音經》云：『若遭火，當一心誦念。』乃勑家人不復輦物，亦无灌救者，唯至心誦經。有頃，火燒其隣屋，與長舒隔籬而風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于時咸以爲靈應。里中有凶險少年四、五，共毀咲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神？伺時燥夕，當爇其屋，能令不燃者可也。』其後天甚旱燥，風起亦駛，少年輩密共束炬擲其屋上，三擲三滅。乃大驚懼，各還走家。明晨相率詣長舒家，自說昨事，稽顙辭謝。長舒答曰：『我（子）〔了〕無神，政誦念光世音，當是威靈所祐。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隣里鄉黨，咸敬異焉。

又　沙門帛法橋，中山人也。精懃有志行，常欲諷誦衆經。而爲人特乏聲氣，每不稱意，意常憒然。謂同學曰：『光世音菩薩能令人現世得願。今當至心祈求。若微誠無感，宿罪難消，與其無聲久在，不若捨身更受。』言卒，閉心不食，唯專心至誠。三、四日中，轉就羸頓。諸弟子共諫請之，曰：『聲音稟受有定，非一生所及。和上當愛身行道，何有其於取弊？』橋性剛決，造內彌厲，曰：『吾意久了，請勿相亂。』至五、六日，氣勢彌綿，裁有餘息。師徒憂惋，謂其待盡。而猶閉目叉手，至誠不輟。至七日朝，曉然開目，如有悅色。謂弟子曰：『我得善應。』索水澡洗。因抗聲作三偈，音氣激高，聞二三里外。村落士女咸共驚駭，不知寺中是何異音，皆崩騰來觀，乃橋公之聲也。後遂誦五十餘萬言。聲音如鐘，初無衰竭。于時皆疑其得道人也。石虎末猶在，年九十餘乃終。比來沙門多識之者。竺僧扶，橋沙彌也。

又　石虎死後，冉閔殺胡。無少長，悉坑滅之。晉人之類胡者，往往濫死。時鄴西寺中有三胡道人，共計議曰：『冉家法嚴，政復逃遂，同無逸理。光世音菩薩救人免厄，今唯當至心自歸。』乃共誦經請乞，晝夜不懈。數日後，收人來至，圍寺一匝。三人拔刀入戶，欲各殺之。一道士所住講堂壁下，先有積林。一人先來，舉刃擬之而誅。中積杖，刃曲如鉤，不可得拔。次一人又前斫之，刀應手中，卽一段飛在空中，一段反還自向。後餘一人，見變如此，不敢復前，投刀謝之：『不審上人有何神術，乃（今）〔令〕白刃不傷？』道士答曰：『我實無術。聞官殺胡，恐自不免，唯歸心光世音。當是威神憐祐耳。』此人馳還白閔，具說事狀。閔卽勑特原三道士。道壹在鄴親所聞見。

又　竇傳者，河內人也。永和中，高昌、呂護各權部曲，相與不和。傳爲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繫，爲所俘執。同伴六、七人共繫一獄，鏁械甚嚴。尅日當殺之。沙門支道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傳相識。聞其幽執，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傳語山曰：『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人事不見其方，唯光世音菩薩救人危難。若能至心歸請，必有感應。』傳亦先聞光世音，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歸。內觀其鏁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盪，摧然離體。傳乃復至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無情獨去。光世音神力普濟，當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開戶走出，行於警徼之間，莫有覺者。便踰城逕去。時夜已向曉。行四、五里，天明，不敢復進。共逃隱一蓁中。須臾，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尋捕，焚草殘林，无幽不遍。唯傳所隱處一畝許地，終无至者。遂得免脫，還鄉里。敬信異常，咸信奉佛法。道山後過江，爲謝慶緒俱說其事。

又　始豐南溪中，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大石。白日行者，猶懷危懼。呂竦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自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許里，日向暮。天忽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光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光夾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了了。逕得歸家，火常在前導，去舩十餘步。竦後與郗嘉賓周旋。郗口所說。

又　徐榮者，瑯琊人。常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慣，誤墮迴洑

中，旋儛濤波之間，垂欲沉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光世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揖舩者，湧出洑中，還得平流，沿江還還下，日已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濤浪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頭有火光赫然。迴柂趣之，逕得還浦，舉舩安穩。既至，亦不復見光。同旅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衆皆愕然曰：『昨風雨如此，豈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其爲神光矣。榮後爲會稽府都護，謝慶緒聞其自說如此。與榮同舟者，有沙門支道蘊，謹篤士也，具見其事。後爲余說之，與榮同說。

又　沙門竺法義者，山居好學。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自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治，（惟歸）誠光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刳出腹胃，湔洗腑臟，見有結聚不淨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病已除也。』眠覺，衆患豁然，尋便復常。義住始寧保山，余先君少與遊處。義每說事，輒懍然增肅。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義公之夢是乎。

又　苻堅既遭壽春之敗，兵革鋒起，部曲離散，堅亦尋死。子丕在鄴，便自崇立，樹置百官。時猶鉦鼓日動，士將旰食。尚書徐義爲賊所獲，仍被羈。復連手髮于野樹，埋其兩足。衆共防守，終晨逮夜。義素奉佛，乃自歸於光世音菩薩，慮苦意專。有頃，忽爾假寐，夢有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乃寐眠乎？』義乃驚起，見左右悉眠。試自奮動，手髮摧然自解。因爾拔足，亦即得脫。力欲越衆人走，而腳痛痺，不得躡地，身猶倚樹。時一帥急驚曰：『夢失罪人，其然乎？』時夜朧月，遙足相見，並對云：『猶在也。』各復還卧。脚少間，去行百餘步，隱道側蔡草中，裁得藏身。便聞相追尋聲。人騎四出，秉火蓋野，其所隱甚微而竟得免脫。天明賊散，義走歸鄴寺，投衆僧，具爲惠嚴法師說其事。

又　張展者，廣寧郡人也，爲縣吏。時大軍經過，督斂租稅。展縣闕不上，軍制當死。同事並伏法，次將至展。時司刑者乘馬奏事。展奏當入，仍獨思念歸誠光世音。忽見騎馬者，兩邊有二道人，與騎俱入。既出，便特原展命，罰而赦之。餘人及騎者並不見也。

又　昔孫賊擾亂海陲，士庶多離其災。有十數人臨刑東市。一人獨奉法，便至意誦光世音。同坐者問之，對曰：『聞佛法經有光世音菩薩濟人危，故自歸耳，其便事事效之。』次當就命，官司薄目獨無其名。相與驚駭怪，乃各散走。二人亦隨衆，遂得免。

又　道泰道人住常山衡唐精舍。嘗夢人云：『其年命當終於四十二。』泰心惡之。後至其年，遂便遇篤病，意甚憂懼。悉以附身資物爲福施。友人謂之：『經云：「供養六十二億菩薩與一稱光世音福同。」君將不爲歸心向，庶可得增壽益算，妖夢不踐耶？』泰乃感悟，遂晝夜四日精心。所座床前垂帷，忽於帷下見光世音從戶外入，足趺及踝間金色照然，曰：『汝念光世音耶？』比及褰開，便不復見。泰乃熹悅流汗，便覺體輕，所患即差。後人見之，已年四十四，具自說如此。

又　道人釋僧融，篤志泛愛，勸江陵一家，令合門奉佛。其先有神寺數間，以與之，充給僧用。融便毀撤，大小悉取，因留設福七日。還寺之後，主人母忽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憂懼，乃便請沙門轉經，鬼怪遂自無。融後還廬山，道獨宿逆旅。時天雨雪，中夜始眠。忽見鬼五五甚衆。其一大者帶甲挾刃，形甚莊偉。有舉胡牀者，大鬼對己前據之。乃揚聲厲色曰：『君何謂鬼神无靈耶？』便使曳融下地。左右未及加手，融意大不熹，稱念光世音。聲未及絕，即見所住牀後，有一人，狀若將帥者，可長丈餘，着黃染皮袴褶，手提金杵以擬鬼。鬼便驚懼散走，甲冑之卒忽然粉碎。經云：『或現將軍身，隨方接濟。』其斯之謂與？

又　僧融又嘗與釋曇翼於江陵勸一人夫妻戒。後其人爲劫所引，因遂越走。執婦繫獄。融遇塗見之，仍求哀救。對曰：『唯當一心念光世音耳，更无餘術。』婦人便稱念不輟。幽閉經時，後夜夢見沙門立其頸間，以足蹴之，令去。婦人驚覺，身貫三木忽自離解。見門猶閉，闇司數重守之。謂無出理，還自穿著。有頃得眠，復夢向人曰：『何以不去？門自開也。』既起，乃越人向門，門開得出。東南行數里，將至民居。時天夜晦冥，忽逢一人，初甚駭懼。時其夫亦依竄草野，晝伏夜行。各相問訊，乃其夫妻也。遂共投翼。翼即藏之寺內別處。无何，其鄉人有遠商者，翼令隨去，竟得免也。

又　毛德祖始歸江南，出門數里，虜便遣人騎追尋之。其攜持家累十餘口。聞追在近，便伏道蓬萊之中，殆不自容。且徒騎相懸，分無脫理。唯闔門共歸念光世音菩薩。有頃，天忽聚雲，始如車蓋，仍大瀑雨。追

者未及數丈，遇雨不得進，便返。德祖遂全家免出。

又　平原人韓當，嘗道呼沱河。中流舟溺，便稱光世音。尋見水中有白物如龍形。流靜風垢，俄而至岸。水裁至膝，遂揭沙而濟。

又　釋法力道人，精苦有宗行。欲於魯郡立精舍，而錢物不足。與沙彌明琛往上谷，乞得一車麻。載行空澤，遂遇野火。車在風下，無得免理。于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得言『世音』，便自應聲風轉火滅，無他而歸。

又　釋法智道人者，其昔爲白衣。嘗獨行大澤，忽遇猛火。四面俱有，既欲走，無向。自知必死。因頭面禮光世音，至心稱喚名號。俄而火過，一澤草無遺莖，唯法智所在處容身不燒也。

又　宋元嘉中，吳興郭嘗大火，治下民人居家都盡。唯一家是草屋，在火腹，獨在。太守王韶之出見火，以爲怪異，使人尋問，乃郡吏家也。此吏素不事佛，但恆聞已道光世音。因火切起誠，遂以至心得免也。

又　海鹽有一人，年四十，以海採爲業。後入海遭敗，同舟盡死，唯此人不死，獨與波沉浮。遂遇得一石，因住身其上。而以石獨，或出或沒，判是無復生理。此人乃本事佛，而嘗聞觀世音。於是心念口叫，至誠無極。因極得眠，如夢非夢，見兩人乘一小舩，喚其來入。即驚起開眼，遂見眞有此事。跳越就之，入便至岸。向者舩人不覺失去。此人遂出家，殊精進作沙門也。

又　費淹作廣州，是宋孝建時。去有沛國劉澄者，攜家隨之。行至宮亭左里，忽遭大風。澄母少事佛法。舩中有兩尼，當急，叫喚觀世音，聲聲不絕。俄頃，急見有兩人，著黑衣，捉鳥信幡在水上，倚而挾其舩邊。舩雖低昂，而終不肯覆。風浪稍定，竟得安全。澄妻在別舩，及他舩皆多不濟。益信其是心力獨感。

又　釋道冏道人，扶風好時人，本姓馬。冏少有奇行，以宋元嘉七年與同學四人過孟津河。乘冰將半，其一人先陷而死。俄頃之間，三人又沒。道冏亦俱在冰上，進退必死。本既精進，因念觀世音。於是覺脚下如踰柱物，得以不陷。冏因誓言：『我若得度，當作五十道人會。』眼則見赤光在前，遂置進就之，徑得至岸。於是設會。冏又嘗採鐘乳，有瑞應事，亦見于後。

又　伏萬壽，平昌人，居都下。元嘉十九年，爲衛軍行佐。府主臨川王劉義慶鎮廣陵。萬壽請假還都。假盡反。比四更中過大江，天極清清。半江忽遭大風，舩便欲覆。既夜尚闇，不知所向。萬壽本信敬佛法，當爾絕念觀世音。須臾，見北岸有光，如村中燃火。同舟皆見，謂是陽火也。直往就之，未曙而至。訪問村中，皆云無燃火者。因請道人齋。

又　山陰縣顯義寺主竺法純，晉元興時人也。起寺行牆，出杖格上買柱。依暮，將一手力載柱渡湖。半漲，便遭狂風，舩重欲覆。法純無計，一心誦《觀世音經》。尋有一空舩，如人乘來，直進相就。法純得便分載人柱。方舩徐濟後，以舩遍示郭野，竟至無主。臨川康王《宣驗記》又載竺慧慶、釋道聽、康玆、顧邁、兪久、徐廣等遭風，杲謂事不及此，故不取。

又　梁聲居河北虜界，復叛歸南。夜半過河，爲激流所轉，舩覆落水。聲本事佛，唯念觀世音。向大半河遭敗，去岸殊遠，一沉一浮，飲水垂死。忽然覺脚得踰地，便已在岸上。明日，視昨上處，絕岸甚高，非人力可陞也。臨川王《宣驗記》又載孫崇、陽元、祖乾、歸國人、長安人富陽落水事，杲謂事不及此，故不取。

又　北有一道人，於壽陽西山中行。忽有兩人出劫之，縛胛著樹，欲殺，取衣物。道人至心喚觀世音。遂劫斫之不入。因自大怖，放舍而去。

又　關中道人法禪等五人，當姚家時，山行逢賊。既無逃走處，唯共一心念觀世音。賊挽弓射之，遂手不得放。謂言神，怖懾各走。法禪等五人安穩得去。

又　晉泰元中，北彭城有一人，被枉作賊。本供養觀世音金像，恆帶頸髮中。後出受刑，愈益存念。於是下手刀即折，輒聞金聲。三遍易刀，頸終無異。衆咸共驚怪，具白鎮主。疑有他術，語詰問其故。答曰：『唯事觀世音，金像在頸中。』即解髮者，視見像頸三瘡。於是敬服，即時釋之。德藏尼親聞本師釋慧期所記。

又　蜀有一白衣，以栴檀函貯觀世音金像，繫頸髮中。值姚萇寇蜀，此人身在陣臨戰，正與萇手自斫之，其唯聞頸中鏗然有聲，都不覺痛。既得散走，逃入林中。賊去，解髮視函，函形如故。開出見像，身有破瘡痕。始悟向者之聲是中像。其人悲感：寧傷我身，反損聖形。益悟慈靈，

後倍精進。

又 高荀，滎陽人也，居北譙中，惟自橫忿。荀年五十，□吏政不平，乃殺官長，又射二千石。因被坎，輒鎖頸，內土硎中。同繫有數人，共語曰：『當何計免死？』或曰：『汝不聞西方有無量佛國，有觀世音菩薩，救人有急難歸依者，無不解脫。』荀卽悚惕，起誠念，一心精至，晝夜不息。因發願曰：『若我得脫，當起五層塔供養衆僧。』經三、四日，便鉗鑲自脫。至後日，出市殺之，都不見有鉗鑲。監司問故，荀其以事對。監司罵曰：『若神能助汝，破頸不斷則好。』及至斬之，刀下卽折。一市大驚，所聚共視。於是須令絞殺，繩又等斷。監司方信神力，具以事啓，得原。荀竟起塔供僧，果其誓願。

又 宋泰始之初，四方兵亂。沈文秀作青州，爲士人明僧暠所攻。沈有健將杜賀勑。勑每戰，破明氏。其妻司馬氏爲諸明所執錄。伺杜來戰，送出城上斬之。隊至，下刀斫頸，了自不傷。隊父凶悖，人人競斬。縱不爲瘡，勢足得折，而其平生不動，都無改容。羣傖驚駭，咸怪此老嫗頸韌。諸明以爲有神，卽便放去。于時彭城游敬安獨尋問其師，得如答曰：『自初被錄，至于得斬，唯在觀世音念念不絕，遂得不死。當是以此因緣。』游聞此聳然，於是釋疑。杲以齊永明十年作臨汝公輔國功曹，爾時在姑熟識游，問其何起事佛見？答：『少作將，本無信情，泰始初爲黃縣，隨諸明兵攻沈，在其軍中。親覩司馬氏事，乃知聖神去人，極自不遠，迂婦送心，明見感激。從是不敢爲罪，實由此始。』說此語時，尙追嗟嘆，不能已已。

又 南公子敖，始平人也。始戍新平城，爲佛佛虜兒長樂公所破。城中〔數〕（如）万人一時被殺。子敖雖知必死，猶至心念觀世音。卽救濟。及至交□破而沒，自不中人，行刑人忽自睡熟，就便不能舉手。時虜主自監，見驚何故。子敖覺□，忽道『能作馬鞍』，虜主卽便置之。當時亦不自覺道此，唯覺正存念而已。被置之後，尋因得叛歸，作小觀世音金像，以栴檀函供養。行則頂戴，不令人知。至于年老，精向轉篤。

又 都下衆造寺。惠和道人宋泰始、義嘉時未出家，爲南賊劉胡下都參軍，值諜來著親林，被捉，便欲斫頭。其前在鵲頭，遇臺軍，已經怖懾。從此之後，恆誦《觀世音經》。臨被殺時，心念亦至。遂爾日斬之，三斫三砍。於是軍主謂爲異事，卽便放去。慧和得脫出家。

又 蓋護，山陽人也，嘗係獄應死。至心誦《觀世音經》，三日三夜，心無間息。忽於夜中眼見觀世音，大放光照之。卽時鑲械自脫，戶自開，光便去。護出去，隨光而走，得廿里地，於是光滅。護亦宿草中，明日徐去，得免。

又 有寡婦姓李，涼州人也。家本事佛，恆隨逐齋會。每聽經罷，輒誦之。後忽有虜公主婦寄宿，月覆不忍遣去。須臾，吏來錄之，云李藏叛婢。既被錄付獄，便至心誦《觀世音經》。得十餘日，欻白晝見觀世音，問李：『何以不去？』具答：『不能得。』又曰：『但起。』而鑲卽已脫地。於是徑直歸家。獄官及守防人都自不覺。虜後知之，遣問那歸，得具答如此。亦不復更錄。

又 晉義熙中，司馬休之爲會稽，授因庫錢廿万。遷荆州，遂不還之。郡无薄書，庫吏姓夏，應死，明日見殺。令夜夢見一道人，直來其前，語夏催去。因覺起，見所住檻北有四尺許洞，又見所夢道人復語催去。夏曰：『鑲械甚重，何由得去？』道人曰：『汝已解脫，但便速去。我是觀世音也。』夏便自覺無復鑲械，卽穿出。檻之外墟上大有□□，見道人在□上行。夏因上就之。比出獄，已曉，亦失向道人。處處藏伏，暝投宿下駕山，見有如道人共水邊坐。夏先亦知有觀世音，因問曰：『觀世音是何處道人？』道人曰：『是佛，非世間人也。』得免後，守人遇攻，自首，出爲秘書令吏。後歸家，作金像，著頸髮中，菜食斷穀，入剡山學道。

又 道人釋僧洪者，住都下瓦官寺。作丈六銅像，始得注畢。于時晉義熙十二年，大禁鑄銅。僧洪未得開模見像，便爲官所收，繫在相府。判奸罪，應入死。僧洪便誦念《觀世音經》。得一月日，忽夢見其所作像來至獄中，以手摩其頸間：『汝怖不？』僧洪具以事答。像曰：『無所憂也。』夢中，見像胸前方一尺許銅色燋沸。後遂至出市見殺。爾日府參軍應監刑。初喚駕車，而牛絕不肯入；既入便奔，車卽粉碎，遂至暝無監，更復尅日。因有判從彭城還，道若未殺僧洪者，可原。既出破模者，像果胸前如夢。此像今在瓦官寺，數禮拜也。

又 王球字叔衍，太原人也。宋元嘉九年作涪陵郡。坐曹賊失守，繫

江陵獄。著一具大鏁，釘之極堅。球在獄中，恆持齋，長念《觀世音經》。一夜，忽夢己自坐高座上，有道人與其一分經，題云《光明安樂行品》，並諸菩薩名。球得便開讀，忘第一菩薩名，憶第二是觀世音，第三是大勢至，皆有國土及名號。因是眠覺，便見雙鏁已解。球知有感應，不復憂怖。因自釘治具鏁，依常著之。後三日，事非意便散。球元嘉十九年見爲衛府行參軍，從鎮廣陵，精進甚至。

又　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俱以義熙十一年隨楊孜敬在梁州。孜敬以輒殺人十一，以此得罪。事逮宣、處茂，並繫荆州獄。宣乃心口念言：『常聞觀世音救人，若我今歸命。』作此密念，便晝夜專誠。得十日後，忽夜三更中，夢見觀世音，甚相慰喻道：『汝憂無所。』眠覺，便見兩脚鏁械自脱牀上。恐至曉人見，乃潛還著之。處茂問宣：『何以得爾？』宣具以事告。處茂曰：『卿既能作感，即兼得見濟。』宣曰：『卿但如我至念，自應降神。若得解脱，當各出十万錢，興上明西寺，作福事也。』言此，復於興厲心，經得少何，事遂並散。一說宣於眠未眠之間，見一道人，好形，長八尺許，當空立，向宣微咲，不見菩薩也。人世已遠，遺書兩傳。

又　超達道人，趙郡人也。魏虜禁畜圖讖，忽復傍有之，乃收付滎陽獄。虜博陵公親檢問之。超達答曰：『實無。』公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守之。超達雖自知必死，猶專念觀世音。至夜四更，不知車輪所在。守防人悉大眠睡。因是走去。天曉，虜騎四出追之。超達知行不免，因伏住草中，至夜，虜去，得脱。

又　魏虜主嘗疑沙門作賊，有數百道人悉被收。取一寺主，以繩急纏頸至脚，尅取明日先斬之。寺主怖急，一心念觀世音。夜半即覺繩寬。及曉，索然都斷。既得解脱，即便走。明日監司來，不見之。是知神力所助，即白虜主。明諸僧不反，遂得一時放散。

又　王葵，陽平人也。魏虜嘗欲殺。足鏁械，內土硎裏。硎深廿餘丈。或有飲食，皆懸與之。葵本事佛，先誦《觀世音經》。於是至念誦，得滿千遍。夜忽然覺身自出硎外，而無復鎖械。因是走遁，即便得逸。此是道聰所說。

又　高度，渤海人也。志立塔寺，而領垣傭力勞之。後爲趙郡人責送官絹至虜索乾。都不解罪福，遂欲偷絹□寺外。取三百匹，即爲檢校所得。於是見閉，置大幽中。唯出其頸，夜輒取髮懸之。如是三夕。度絕喚觀世音，未嘗暫住。後夜向曉，忽不復見幽，而身散在地。視所在處，乃去昨處五里。因而自去，安徐得逸。

又　于寘王女聟，名天忍，爲從弟所鏁繫，送往何覺國殺之。天忍先自造金像，長二（丈）尺，恆供養衆僧，讀誦《觀世音經》。既遭厄難，心益存至。一夜，鏁縛忽自然解脱，徑得叛去。

又　關中有一人，本信佛法。非意遭辜，郡吏懸錄送，枷械甚堅。吏至客舍住食，罪人置在車上。此人乃苦存念觀世音。念念相續，不覺枷械一時自脱。下車便走去。監司覓不能得，載械具告所在。

又　僧苞道人說：昔嘗出行，見官司送六劫囚。囚見道人，告曰：『我必无活理，道人事何神？能見救不？』有一阿練莫知所從，語之曰：『有觀世音菩薩，能救衆生。汝至心念之，便可脱。』囚大歡喜。於是囚共存念。行從一市郭過，部送共飲酒，因爾醉卧，悉脱衣仗。諸囚夜忽覺枷鏁自寬，試動即脱。因取人襖官仗，著之而去。

又　朱齡石，沛人也，爲宋高祖功臣。晉義熙初，作吳興武康令。時縣有凶猾，齡石誅殺過多，朝廷使張崇之檢校其事。遂被收錄，繫在獄中，當死。家人訟訴，是非未辯。時有道人惠難與齡石有舊，乃往告入獄看之。因教其念觀世音，又留一人像與供養。齡石本事佛，並窮厄意專，遂一心係念。得七日，即鏁械自脱。獄吏驚怪，以故白崇。崇疑是愁苦形瘦，故鏁械得脱。試使還著，永不復入。猶謂偶爾，更釘著之。又經少日，已得如前。凡三過。崇即啓以爲異。爾時都下前論詳其事，已破申。會崇啓至，即還復賒齡石。亦終能至到，兄弟有功名。

又　山陽有一人，名僧儒，父子皆事佛精進。儒忽非意被繫。唯存念觀世音，得數十日。然便寸寸自折。不□，輒去以語主帥。即復鏁，堅牢倍前。又經少日，已復自斷。爾時篤民鎮山陽，聞此即放之。杲外祖。

又　張會稽使君諱暢，字景微，吳人也。知名天下，爲當時民望。家奉佛法，本自精進。宋元嘉末，爲荆州長史。孝建初，徵還作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于時譙王丞相在荆州，自啓解南蠻府，留使君爲持節校尉，領己長史帶南郡如故。尋荆州作逆，使君格言諫之。丞相則欲見害，有求

得免。丞相性疑，左右是用，雖以諫見全，而隨衆口，每有惡意。即夢見觀世音，輒語：『汝不可殺張長史。』由此不敢害。及至丞相伏誅，使君亦繫在廷尉。誦《觀世音經》，得千遍，鉗鑌遂寸寸自斷。於是喚獄司更易之，咸驚嘆以爲異。少日便事散。此杲家中事也。

又　王穀，建德郡人也，爲黃龍國守庫吏。器物耗散，罪當至死。心念耗□非己藏，而罪無所逃，即使至心誦《觀世音經》，得千遍。身上鑌械悉自斷絕。又恆聞異香，心益傾至。少日，遂意外得免焉。

又　孫欽，建德郡人也，爲黃龍國典炭吏。失減耗，應死。誦《觀世音經》，得三百遍。覺身意自好，不復愁，鑌械自寬，隨意得脫。自知無他，所以不走。少時遇赦得散。欽性好畋魚殺害，從是精進。

又　唐永祖，建康人也。宋孝武時，作大市令，爲藏盜，被收。監收曰，遇見相識道人，教其念□觀世音。丞相雖本不信向，而事急爲之。在建康獄，經六日，晝夜存念。兩腳著鑌，忽然自脫。丞相益更取著，不復得入。其告獄司。建康令爲啓孝武。孝武謂其昔肥今瘦，勅更爲作急鑌。丞相既見靈驗，益增至到。復三日，言夜中遂漏屋有光，腳鑌一時寸折。獄中大驚。建康吏以事啓孝武。孝武嘆曰：『我欲殺偸，不知佛又何意念念。今亦害，違佛。』即勅放出。永祖出，即推宅爲寺，請道人齋。今郢州僧統釋僧顯，爾時親受其請，具知此事，爲杲說之。杲舅司徒左長史張融，從舅中書張緒同聞其說。

又　韓幼宗兄子名徽，客居枝江。宋末，幼宗作湘州府中正。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下代朝廷湘府長史，庾佩玉據州中正。庾遂疑殺幼宗，收徽，付長沙獄，重鑌械，又將殺之。徽本事佛，能誦《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數百遍，忽然鑌械大鳴，如燒瓦石烓咤。發衣見之，盡解在牀上。徽恐獄家言已毀，遽喚告之。吏雖驚異而加釘鑌。又諷誦，得一日，鑌械復鳴烓自解。吏乃具告佩玉。佩玉取鑌視之，服其誠感，即日見放。

又　彭子喬者，益陽人也。作本郡主簿，觸迕太守沈文龍，見執付獄，欲遂殺之。子喬少時出家還俗，故恆誦《觀世音經》。于時文龍必欲殺子喬，判无復冀，唯至心誦經，得百有餘遍。既大疲極，暫晝得眠。同繫者有十餘人，亦復睡卧。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在獄中。時如眠非眠，不甚得熟。因恍惚中見有兩白鶴集子喬屏風上。須臾，一鶴下子喬邊，或復如似是人，形容至好。道榮心怪之。起視子喬，見其雙械脫在腳後，械雍猶尚著腳。道榮大驚，喚子喬覺，問：『向得夢不？』喬答曰云：『不夢。』道榮爲說其所見，歡喜不可言。自還著械，不使人知。得四、五日，遂非意放散。義安太守太原王琰，杲有舊，作《冥祥記》，道其族兄璉識子喬及道榮，聞二人說，皆同如此。

又　益州有一道人，從來山居。後忽遭賊，欲逃走。勢不得去，因還住坐，至心稱觀世音。賊向已見在屋裏，而入屋自迷，或不見之，自相謂曰：『此是神，必能殺我。』各競走去。道人得全。

又　河北有老尼，薄有資財，爲賊所掠。尼既無他計，仰天絕喚觀世音。忽聞空中有噫噫聲，響振遠近。群盜驚怖，一時散走，諸物皆得不失。

又　釋慧標，長安人。十八出家，隨師在冀州遊學。值佛佛虜後破州，憶百姓非死，慧標怖急，唯歸念觀世音。以血塗身，卧屍下。見有一小兒倚在其邊，語道：『汝但至心，我當相助。』虜主疑屍下有生人，使更亂加斫刺。慧標身每觸刃，終不見傷。虜去，即失小兒所在。云急以得免。《宣驗記》又載會普賢亦入屍下得活，杲謂事不及此，故不取。

又　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事佛，造立形象，供養衆僧。此縣嘗有逃叛，虜主本末大怒，盡欲殺一城。城中大懼，分見誅滅。度乃奬率衆人，共歸命觀世音。於是虜主忽見一物從天下，繞其屋柱。驚起視之，乃《觀世音經》也。使人爲讀之，因大歡喜。恩省刑剿，一城無他。

又　欒苟亦事佛，嘗作富平令。先征虜，終小失利。舫被火燒，賊又見逼。正在江漲，風浪火起。苟自分必死，猶念觀世音。須臾，見一人倚江中央，水裁至腰。苟知是神人，即投水就之。體自不沒，腳如踰地。大軍遣舩迎敗者，又即先與相逢。苟本肥重，力不與體得，更見四人捧其入舩。既入熟視，定都無人。

又　裴安起，河東人也。從虜中叛歸，至河邊，不得過。望見追騎在後，便死在須臾。於是喚觀世音。始得數聲，乃見一白狼從草中出，仰視安起，迴還繞之。安起目不暇視，狼還入草。斯須追至，安起心悟，復喚

狼：『若是觀世音，更來救我。』道此未竟，應聲即出。安起跳往抱之，狼一擲便過南岸。集止之間，奄失狼所在。追騎共在北岸望之，嘆惋無極。宋孝建初，劉瑀作益州，爾時安起爲成都縣堺起一塔。既嘗荷神力，殊大精進。蔣山上定林寺阿練道人釋道仙在蜀識裴，恆聞其自□此事，爲杲具說。安起即齊州刺史裴叔業父也。

又　毛女，秦郡人也，少即出家。有姚氏聘之，不許。氏大怒，欲殺之，便結十餘伴劫娶去。縣遣監司追討，不知所在。女既被執，唯念觀世音。心誓若得脫者，即便入道。作此念已，忽然山頭有小光。追者疑異，即往圍之。姚氏伴悉得走，唯提得姚氏，還，依法女即出家精進。

又　張崇，京兆杜陵人也，本信佛法。晉太元中，苻堅敗，時關中人千餘家歸晉。中路爲方鎮所錄，盡殺，虜女。崇與五伴並械手腳，埋地沒腕，相去各廿步。明日欲走馬射之。崇無復計，唯歸念觀世音。中夜，械忽自破，身得出土，因此便走，遂以得免。崇深痛諸存亡，遭此无道，乃喚觀世音，又禮十方佛。以一大石置前致即曰：『我今欲過江，誰晉帝，理此怨魂及其妻息。若心即獲果，此石當破爲二片。』旋一通石即成兩。崇遂至江東，發白虎樽，具列冤狀。孝武即勅：凡歸晉人被略賣者，皆得爲民。智生道人自所親見。

又　西海太守吳乾鍾者，本奉佛法精進，恆誦《觀世音經》。嘗爲虜所鈔得，縛脾埋腰，欲走馬射之，以爲覩戲。吳因歸命觀世音，特自苦至。於是天忽大雨，至冥不止。虜不能出，悉以氈自覆。吳爾時縛甚急，兼埋在土中，不覺忽自得脫，因爾而走。虜軍覺之，馬騎亂，遂相去少許，而策馬終不能及。遂得脫去。

又　李儒者，毛德祖之隊將也。德祖鎮虎牢，爲魏虜所圍。城中無水，欲降。儒夜緣城先叛。初始過塹，見賊縱橫晝眠。儒念觀世音，乞求濟渡。於是盜跨賊都不覺。曉乃聞有軍馬見追聲。儒因上樹，賊又直過不見。儒因下向燒澤，忽得見賊過。有一蔂，入中隱藏。自分必死，存念益至。賊馬皆來食草，有去數尺。儒無復計，爲試舉枝向之。馬忽自驚走，將賊還去。因爾罷散，遂得以免。

又　有一人姓臺，無兒息，甚自傷悼。於是就觀世音乞子。在衆僧前誓曰：『若以餘日生兒，更非瑞應；唯以四月八日生者，則是威神之力。』果以四月八日產一男，即字爲觀世音。《宣驗記》又載卞說之、絲道德求男事，杲謂事不及此，故不取。

又　畢覽，東平人也，少敬信佛法。爲慕容垂將，北征沒虜。後單馬叛歸。虜追之，垂及。覽至心念觀世音，即意外得免。因入山中，迷惑失路。既知向是已得神力，即更專念。夜中見一道人，手捉錫杖，示其出徑。遂得還路，安穩而歸。

又　邢懷明，河間人也。宋元嘉中爲大將軍參軍，隨荊州刺史朱脩之北伐。軍敗，虜生得之。於是結侶叛歸。夜行晝伏，已經三日，猶懼見追。乃分人覘候。信去，遂數日不還。後天闇歎雨，覘信還至。至，大驚曰：『向遙見火光，故來投之。那得至更反闇。』同等愕然，不解所以。懷明本事佛，頭上恆戴《觀世音經》。爾夕正諳誦之，存念甚至。方悟向光是威神之力。相勗祈心，遂以得免也。

又　苻堅敗時，有八人自石城破走。夜落群巒深山之中。不知道路，餓極垂死。其中一人本事佛，知有觀世音，即相觀存念。於是皆從其語。欻然便聞有鈴聲，知是神異隨聲而行，即便得出。

又　釋僧朗道人，涼州人也。宋元嘉時，魏虜攻涼，城中力少，乃取道人甲。及城破，虜主曰：『道人當坐禪行道，而反作賊耶？』尅明日中時，當一時斬殺。爾時圍置三千道人，待期至，當殺之。朗爾時間有赤氣，長數丈，貫日。寇譏之謂虜主曰：『此天變，正爲道人不可殺也。』寇是虜主所信。虜主弟赤堅王亦言之。於是乃聽不殺，而盡取作奴。既各有配役，以僧朗數人付帳下。及虜軍北遁，半道，僧朗與一同學共伴叛。其陳防護，餘無走處，唯東面臨絕壁，莫測深淺。上有大樹，傍垂岸下。僧朗與同學同以鼓旗竿繩繫樹，將下。爾夜岸下大闇，純是刺棘，不得下腳。欲更還上，恐虜覺之。投繩懸住，勢不得久。僧朗謂同學曰：『今日無復活理，唯當在觀世音。』便各以頭叩石，同伴歸念。須臾，漸覺光明，遂日出照地。眼見棘刺，方便得下。事畢奄坐，向日大闇如初。僧朗等驚喜，知是感應，就地得眠。久聞虜軍向曉驚角聲，睹欲去。唯見山谷万重，不知何處去。僧朗大江南歸，但望日而走。行數十步，忽有一虎出其前。同學歎曰：『雖脫虜，復入虎口。』僧朗曰：『不爾，若我等至心無感，昨不應見神光令過。此虎亦是聖人示吾我也。』於是兩人徑往就虎。

虎向前行，兩人隨之。小遲，輒住相待。至暝，得出平路，而失虎所在。明日遂路自進，七日至仇池，從梁漢出荊州。

又　釋道冏道人，已有渡河事在前。道冏又以姚興弘始十八年，晉義熙之十二年也，爲師道懿往河南霍山採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把炬採山穴。入山洞三里許，有深水，橫木過之。道冏最先渡，無他。後伴悉落水死。道冏手炬又滅，昏闇獨在。於是唯喚：『觀世音，即得出，作百道人會。』在坎又一宿，忽見小光炯然，往就稍從，隨光得出。

又　吳郡潘道秀，年廿餘，隊札至。晉義熙中，從宋高祖征廣固，於道有勤，轉爲隊副。道秀在別軍，經敗星散，各走，遂爲傖人所略賣。傳數處作奴。既無歸緣，分死絕域，本信佛法，後說別偈：餓鬼畜生人，諸天等如應，一境心異故，許彼境界成。於過去未來，於夢二影中，智緣非有境，若麼成爲境。無久分別智，若此無仏果，應得無是處，得自在菩薩。由願業力故，如意地等成，得定人亦尒，成就曾釋人。有智得空人，於旦一切法，如義影現故，無分別修時。諸義不顯故，應智有無量，由此故無識。恆念觀世音，如夢想得見。後被使伐樹，獨在山中。忽眼見光世音眞形放光，竟山中爲金色。道秀驚懾，作禮下頭，便見地無復光。仍即仰視，都非向處。更就四望，便已還在鄉里。於是隨路歸家。其事驚動遠近。秀後精進彌篤，年垂六十亡。

又　韓睦之，彭城人。宋泰始初，彭城沒虜，睦流之亡。兒於亂爲人所略，不知在何處。睦之本事佛精進，乃至心轉《光世音經》。欲轉經万遍，以得兒反。每千遍轉，請衆僧齋，已得六七千遍，都無感動。睦之嘆曰：『聖人寧不應衆生？直是我心未至爾。』因此日夜不得數此遍，其唯自誓，以感激爲期。其兒定傳賣爲益州人奴，見使作。因一日獨□草中，忽見一道人來相問：『汝是韓睦之兒非？』即驚答曰：『是。』又問：『須見父不？』答曰：『即此何由可得？』道人又言：『汝父切我殊重。今將汝歸去。』兒不知是神人，辭不敢許。道人曰：『無苦，但捉我袈裟角。』兒試之，便覺恍然如人掣去。須臾而住，倚一家門外，乃韓流移新居。兒不識是父舍。道人不進，遣兒入達至人。入見主人，正坐讀經，即是其父也。相見，不暇申悲喜，唯得口道門外有聖人。父便跣走出。比出，亡不復見矣。村隣道路，莫不驚怪歎息。釋道寶道人是建安太守王叔之子，本名揖，仕官有次第，妻子爲居，遂以後悟出家，具有苦節。爲杲說此事。又衆僧亦多言之。

又　彭城嫗者，家世事佛。嫗唯精進，親屬並亡。唯有一子，甫能教訓。兒甚有孝敬，母子慈愛，大至無倫。元嘉七年，兒隨劉道產伐虜。嫗銜涕追送，唯屬戒歸依觀世音。家本極貧，無以設福。母但常在觀世音像前燃燈乞。即兒於軍中出取獲，爲虜所得。虜其叛亡，遂遠送北堺。及劉軍復還，而嫗子不及。唯歸心燈像，猶欲一望感激。兒在北亦恆長在念，日（日）夜積心。後夜，忽見一燈，顯其白光。誠往觀之，至輕，失去。因即更見在前，已復如向，疑是神異，爲自走逐。比至天曉，已百餘里。懼有見追，藏住草中。至暝日沒，還復見燈。遂（盡）〔晝〕停村乞食，夜乘燈去。經歷山險，恆若行平。輾轉數千里，遂還鄉。初至，正見母在像前，伏燈火下。因悟前所見燈即是像前燈也。遠近聞之，無不□爲悲喜。其母子遭荷神力，倍精進。兒終卒供養，乃出家學道，後遂尋師遠遁，不知所終。一說嫗既失子，恆燃燈觀世音像前，晝夜誦《觀世音經》，希感聖神，望一相見。又恐或已亡沒，兼四時祠之。虜以嫗子爲奴，放牧草澤。當母祭祠之日，輒夢還臨饗。母積誠一年，晝夜至到。後兒在山中，忽見一光如柱，形長一丈，去己十步。疑是非常，便往就之。恆懸十步，而疾走不及。遂遂不已，得十日，至家。至家見光直歸像前，母正稽顙在地。有二本如此云。杲抄《宣驗記》得此事，以示南嶺州別駕何意。意，篤學厚士也。語杲：『此嫗其外氏，固從己小時數聞家中叙其事，云嫗失兒，恆沾□□下，燈爆，兩頰遂爛，甚苦至如此。』

又　池金罡，平原人也，少事佛精進。年十八，爲人所誘殺。棄屍空冢，冢深丈餘。賊去之後，遂得醒活。別經苦痛，獨心存觀世音。須臾，見有一手，長丈餘，牽之得出。匍匐還家，稱歎神事。歡臣因對不聽，恨恨。

又　道豫道人說，有一癩病人，其家欲遠徙之。病者求得小停。便於佛前以身佈地，絕念觀世音，經日不起。體已冷直，唯氣不盡。忽起自言，所病得差。便見不同，十日中都好平復。

又　月氏國有人得白癩病，百種治不差。乃至觀世音，於像前叩頭求哀，情甚苦至。像仍申臂摩其癩，即時便差。身體光餗，異本形像。像手

即時猶申不還。

又　宋元嘉廿六年，青州白苟寺道人釋惠緣，忽病聾盲，頓失耳眼。自念此非差疾，又無醫藥，唯當誓心歸觀世音，誦此經一千遍。誦數裁滿，耳目不覺豁然自差。

又　法領道人，上黨襄垣人也。本姓董，名良。嘗從河內還襄垣，路徑中忽遇雷雨大闇，虎狼亂走。憂怖無計，便至心念觀世音。須臾雨止，前行，仍見有居家。進告家宿，主人住之甚好。曙乃覺，故在盤石上眠，但見空林而已。用是精進，後遂出家，恆住密雲山中。宋元嘉時人也。

又　有沙門發正者，百濟人也。梁天監中，負笈西渡，尋師學道，頗解義趣，亦明精進。在梁卅餘年，不能頓忘桑梓，還歸本土。發正自道，聞他說，越州界山有觀世音堵室，故往觀之。櫨椽爛盡，而堵牆獨存。云向有二道人，相要入山。一人欲誦《花嚴經》，一人誦《法花經》。各據一谷，築作堵室。其誦《花嚴》者，期月可畢。心疑其伴得幾，就往候之。曾無一卷。其人語曰：『期已將盡，糧食欲絕，宜及期至竟之。若不能念誦一部，正可誦《觀世音經》也。』便還其室。於是此人心自悲痛，宿因鈍根，乃至心誦讀，晝夜匪懈，諳得略半。後數日，其人復來省焉。此人以實告之。其人語曰：『我已誦《華嚴》矣。奈何如此觀世音之物，況逕兩三日而不諳乎？我若捨汝而去，則負所要；若待汝竟，糧食欲盡。既於三日不竟，理不得相待耳。將以明復來省矣，其勉勉。』此人至到悲痛，倍前至心誦念，纔得竟畢。明旦，其人復來省，語曰：『如此觀世音之物，尚不能誦，無可奈何。我特捨汝而去也。』此人跪曰：『昨暮纔得竟了。』於是其人大熹，欲以相試，乃坐牀誦之，四十卷經，一無遺落。次復此人上牀誦之，始得發聲，即於空中雨種種花，花香溢滿室，香聞遍谷，氣氳滿天，不可勝計。於是誦《花嚴》者即下地叩頭，頭面流血，懺悔謝過。事畢，欲別去。此人止曰：『常有一老翁餉我食，子可少待。』而久久不來，終別而去。此人須汲水如井間，老人擔食，番伏於草下。此人怪而問曰：『我伴適來，望得共食，有何事異，竄伏不餉？』翁答：『彼人者輕我若此，豈忍見乎？』於是始知是觀世音菩薩。即四體投地，禮拜甚至。須臾仰視，便失所在。此人所□堵牆，至今猶存。沙門法正親所見焉。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五　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爲劫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致討執。東陽長山縣吏李瑶，義熙中遭事在郡，婦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落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散。

又卷八　晉太康中，滎陽鄭襲爲廣陵太守，門下騶，忽如狂，奄失其所在。經日尋得，裸身呼吟，膚血淋灑，問其故云：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虐躍。神怒，還使剝皮，皮已著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

又　晉太元十九年，鄱陽桓闡殺犬祭鄉里綏山，煮肉不熟，神怒，即下教于巫曰：『桓闡以肉生貽我，當謫令自食也。』其年忽變作虎，作虎之始，見人以斑皮衣之，即能跳躍嗾逐。

又卷一〇　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字君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冰側，又牋與河伯。投牋一宿，岸側冰開，尸手執牋浮出，倫又牋謝。

唐・薛用弱《集異記》卷一《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烟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吾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愆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幷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李暠充天平軍節度使，出遊，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即施

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鬲，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鬲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唐・李復言《續玄怪録》補遺《延州婦人》 昔延州有婦女，白晳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狎昵薦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歿，州人莫不悲惜，共醵喪具爲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趺坐具，敬禮焚香，圍繞讚歎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縱女子，人盡夫也，以其無屬，故瘞於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狥焉。此即鎖骨菩薩，順緣已盡，聖者云耳。不信即啓以驗之。』衆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鉤結皆如鎖狀，果如僧言。州人異之，爲設大齋，起塔焉。

唐・張讀《宣室志》卷四 宣城郡當塗民有劉成、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常以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三月，成與暉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闃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作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勁，即匿身蘆中以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跳躍呼佛，聲動地。成大恐，遽登舫，悉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暉怒曰：『豎子安得爲妖妄乎？』唾而罵者且久。成無以自白，即用衣資酧其直。既而餘有錢，易荻草十餘束，致於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緡十五千，簽題云：『償汝魚值。』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緡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以紀述。

又卷七 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機，思除其害於人者，嘗顧謂左右曰：『自吾爲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爲堯舜時，願足矣。有不能補治化而蠹於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得有補於大化，而蠹於物爲甚，可以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經義，又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廚吏修御膳，以鼎烹鷄卵，方措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羣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尚食所奏。文宗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尚食吏勿以鷄卵爲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之像，以彰感應。

又 甯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剛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爲衙將。後以兵士千人軍於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棄天違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恟然不自安，謂甯勉曰：『薊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遁去。不然，且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悔寧可及！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計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薊師之鋒；將聽邑人語，慮得罪於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憂既甚，而策未有所決。忽有諜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登城垣望，見星月明朗，有賊兵馳走，顛躓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擒卒數千人，得其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誦佛書《金剛經》，既敗薊師，擒其虜以訊焉。虜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百，俱長三丈餘，雄猛可懼，怒目呿吻，袒肱執劍。薊人見之，盡慘然汗慄，遂馳走遠避，又安有鬬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爲清塞副使也。

又卷九 興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北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爲天下之奇冠。有識者云，此國手蔡生之蹟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初構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既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繇是長安中盡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圮，遂召數工計土木之費，且欲新其製。忽一日，羣僧齋於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晳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羣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壁中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

唐・趙璘《因話録》卷六 漢州開元寺，有菩薩像。自頂及焰光坐趺，都是一段青石。潔膩可愛，雕琢極工，高數尺。會昌毀寺時，佛像多

遭摧折刓缺，惟此不傷絲毫。及再立寺，僧振古寶而置放西廊。余與京大德知玄法事西川從事楊仁贍同謁，楊深于釋氏，好古之士也。瞻敬彌日，而玄心精識多聞。話其本末云：『先是匠人得此石異之，虔心鐫刻，殆忘飡寢。有美女常器食給之。其人運思在像，都無邪思。久之，怠而妄心生，女乃不至。饑渴既逼，兼毒厲匝體，遂悟是天女。因焚香叩首，悔謝切至，女復來，其病立愈。而像即成。亦嘗有記錄，因毀寺失其傳焉。寺今再立矣。』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裴相生於于闐國事》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摩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每自發願：『願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相國姓字，聞於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勅旨不允也。

又卷九《韋宰功德驗》　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唐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人，相駐叫譟，見此女人，乃赤貍大蟲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常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錄。或一日，行於村路翁薈間，馬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太平廣記》卷九一引《感通記・法琳》　唐武德中，終南山宣律師修持戒律，感天人韋將軍等十二人自天而降，旁加衛護。內有南天王子張瑰，常侍於律師。時法琳道人飲酒食肉，不擇交遊，至有妻子。律師在城內，法琳過之，律師不禮焉。天王子謂律師曰：『自以為何如人？』律師曰：『吾頗聖也。』王子曰：『師未聖，四果人耳。法琳道人即是聖人。』律師曰：『彼破戒如此，安得為聖？』王子曰：『彼菩薩地位，非師所知。然彼更來，師其善待之。』律師乃改觀，後法琳醉，猝造律師，直坐其牀，吐於牀下，臭穢雖甚，律師不敢嫌之，因以手攫造功德錢，納之袖中徑去，便將沽酒市肉，錢盡復取，律師見即與之。後唐高祖納道士言，將滅佛法，法琳與諸道士競論。道士慙服，又犯高祖龍顏，固爭佛法，佛法得全，琳之力也。佛經護法菩薩，其琳之謂乎。

又卷九六引《紀聞錄・僧伽大師》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北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龍二年，中宗皇帝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為國師。尋出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而其頂有一穴，恆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以絮塞之。師常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畿無雨，已是數月，願師慈悲，解朕憂迫。』師乃將瓶水泛洒，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為名。師請以普照王字為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為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額以賜焉。至景龍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即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歘起，臭氣偏滿於長安。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後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何人耶？』萬迴曰：『是觀音化身也。如《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為說法，此即是也。』先是師初至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萬迴亦卒。師平生化現事跡甚多，具在本傳，此聊記其始終矣。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二《龍神需舍利經文》　涵山令李克伯源，余妻之內兄也。宣和間侍其季父仲將為廣東憲，解秩由江道還楚，舟過小孤，風勢雖便而蒿櫓不進，即與季父焚香禱龍以祈安濟，當致牢醴之謝，乞筊不獲。旁有言者曰：『龍知還自番禺，或有犀珠之要。』顧視行李，實無所攜，獨有番琉璃貯佛舍利百餘，供事奕世矣。因以啓龍，一擲而許。伯源乃跪船舷以瓶下投，而水面忽大開裂。顧見其間，神鬼百怪，寶幢羽蓋，鳴螺、擊鼓鈸、執金爐，迎導者甚衆，而不霑濕，一人拱手上

承。舍利既下，水卽隨合，舟柁輕颺。轉首之間，已行百里矣。又閤門宣事陳安上言：元豐初，安燾厚卿、陳睦和叔二學士，奉使三韓，濟海神舟，安貯佛經及所過收聚敗經餘軸，以備投散。放洋之二日，風勢甚惡，海濤忽大洶湧，前後舟相失。後舟載者俱見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經軸爲求。先舉軸付之，繼來者衆，度不能給，卽拆經隨紙付之。又度不給，則翦經行與之，至翦經字而得一字之授者，莫不頂戴忻悅而去。字又隨盡，獨餘一鬼，懇求甚切，云：『都綱某所頂之帽，願以匄我也。』舟人詰其由，云：『此人嘗赴傳經之集，是帽戴經久矣，此有大功德也。』亟取付之，稱謝而去。指顧之間，風濤恬息，卽安行，晚與前舟相及，往還皆獲安濟焉。

又卷四《僧淨元救海毀》 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年三十通經，祝髮卽爲禪比丘，遍參明目。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之異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毀，浸壞民居。自仁和之白石，至鹽官上管，百有餘里。朝廷遣道士鎭以鐵符，及大築堤防，且建神祠以禳禦之，毀益不支。至紹興癸丑，師忽謂衆曰：『我釋迦文佛，歷劫以來，救護有情，捐棄軀命，初無少靳，而吾何敢愛此微塵幻妄，坐視衆苦而不赴救。』卽起禪定，振履經行，視海毀最甚處，至于蜀山，時六月五日也，從而觀者數百人，而海風激濤，噴湧山立，師將褰衣而前，衆爭挽引，且請偈言，以示後來。師笑之曰：『萬法在心，底須言句，我不能世俗書，亦姑從汝請耳。』卽高舉曰：『我捨世間如夢，衆人須我作頌，頌卽語言邊事，了取自家眞夢。』又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爲人多不曉，了卽皎在目前，未了千般學道。』頌畢舉手謝衆，踴身沉海。衆視驚呼，至有頓足涕流者，謂卽葬魚腹矣。移時風止，海波如鏡。遙見師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者，順流而來，直抵崩岸，爭前挽掖而上，視師衣履不濡也。逮視岸側，有數大鯉叩首，久之沉波而去。卽揚聲謂衆曰：『自此海毀無患也。』不旬日，大風漲沙，悉還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卽其地共營庵居留事之。至紹興乙卯四月八日，忽集衆說偈告寂曰：『會得祖師眞妙訣，無得無物又無說。喝散烏雲千萬重，一點靈心明皎潔。咄！』安坐而化。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第五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今我抑嘗之，不然廢其教也。』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則望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爲醉髡攔胸腹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動心，默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捨之去。藝祖得促步還，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髡爲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遺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又 元祐歲壬申，魯公時帥長安，因旱，用故事，上請禱雨於紫閣。紫閣者，終南之勝地。及報可，迺以軍府事付諸次官，而自攜帥幕兵甲行，纔一夕矣，翌旦飯竟，與僚屬共偈大樹下。樹旁有神祠焉，兵將則多入其閒，坐未定，忽羣走奔出。長安素號多虎，在外者睹人自祠廟中出奔，疑有虎伏於廟，於是衆爭鳴鑼伐鼓，露白刃圍守魯公。公曰：『徐之。』召出奔者，卽究其所以。迺曰：『祠殿上有土偶人，旁積楮錢，中若有物動搖者，故疑其爲虎。』公謂不然，迺命二指使：『汝入往瞰。』則竊笑而出，報曰：『迺一倮婦人坐楮錢中，以楮錢自障其身爾。』公心動，拉賓從往共視焉。纔見公，則長揖曰：『奉候於此三日矣。』公曰：『某何人，辱仙姑惠也。』復曰：『本欲蜀中相見，休止於此，相見可也。』公曰：『某帥長安。』則又曰：『本待於蜀中相見爾。』因自舉手撫土偶人，而謂公曰：『此亦有佛性。』公因戲云：『此迺泥土瓦礫合成，安得有佛性耶？』則亦嘻笑曰：『不然。一則非一，二則非二，當如是解。』遂起揖引去，公亟展兩手橫障之，曰：『願以仙姑下山，使萬人共瞻仰，豈不美哉！』因顧公曰：『好事不如無。』倮其體略不畏恥，委蛇而去矣。望之，行甚緩，倏已在廟背山之上焉。公悔，亟遣人追其蹤，則已不見，竟罔測爲何人。公疑其爲觀世音大士，然世多謂之『毛女』。魯公自紫閣禱雨還，纔踰月，果遷龍圖閣學士，帥成都。

又 僧道楷，淄川之村夫也。始事眞華嚴者，不省，乃自取一木橫置大井上，端坐作禪觀且七年。一旦大悟，便操筆作文偈，無不通解，道價日盛。大觀閒，住持東都之淨因禪院。有天府尹李壽者，雖法家，然喜禪學，特愛重楷。時因陛見，力譽之。上曰：『朕久已欽其名矣。』李壽退。上卽命中使錫以磨衲僧法衣，而加賜四字禪師號者，釋氏之異數，然楷初弗知也。中使忽持禮來，楷不肯受。又故事，院中應以白金五十鎰遺中

使，號『書送』，而楷曰：『豈可以我故爲常住費？』又止不予。中使人亦悵不樂，遂苦辭不受。久之，上乃命李尹諭旨，禮重殷勤，然楷不回也。使者前後凡十七往返，而志益確。上始大怒，命坐以違制罪焉。始追逮楷天府，即有僧俗千許人隨之至庭下。李尹慚，因不敢出，獨使其兩貳官主斷。而少尹者顧問：『是僧七十有幾耶？』楷曰：『六十有二矣。』二人默，相視失色，即呼醫。醫至，又曰：『是僧瘦頷，疑若疾病狀，行可驗之。』楷又大言曰：『道楷平生無病。』二人因低首私語：『如此則當杖矣。』楷笑曰：『不受杖待何時乎？』於是編管沂州。蓋隣淄川，將俾近其鄉井，實李尹意。至沂，則道侶從之學益熾。楷又厭之，一旦忽去，衆走求諸郊野，乃於山中得。遂即山之上爲立精舍，而止其閒焉。後十許年乃死。方其死時，招聚大衆曰：『汝等偕來，嘗吾大酸餡。』食竟，獨入深山，久不出。衆往視之，坐石上，已跏趺而化矣。嘗謂浮屠氏時有立志若是者，頗恨吾士大夫近偶罕見之，何哉？

又　開寶寺災，殿舍既雄，人力罕克施。魯公時尹天府，夜帥役夫拯之，烟焰屬天矣。睹一僧在屋上救火狀，亟令傳呼：『當靳性命，不宜前。』僧不顧，處屋上，經營自若。俄火透出，屋壞，僧墜於烈焰中。人憤其不韙，快之。則又見在他屋往來不已。益使傳呼：『萬衆在是，猶不可施力，汝一僧詎能撤也？』又不聽，則復墜。如是者出沒四三。竟曉火熄，人謂是僧必死。於是天府吏檢校寺衆，則俱在，無一損。獨於福勝閣下一阿羅漢像形面焦赭。汗珠如雨，猶流未止，故俗號『救火羅漢』。後數遊福勝閣下，魯公指示，得識之。

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八《泗州大聖送東坡過海》　鄒志完言：『在嶺外，見惠州太守方君，謂其家人素奉佛，一旦夢泗州大聖來別，云將送蘇子瞻過海。遂詰之曰：「幾時當去？」答曰：「八日去。」果如所言。』故參寥以詩誌之曰：『臨淮大士本無私，應物長於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又《觀音經》　熙寧間，駕部郎中徐師回記其所親官於河朔。夜見司理院獄屋高處有光駭人，明日而赦下。州人怪之，上尋光處，得文字三十八。其詞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法有緣，佛法相因。行念觀世音，坐念觀世音。念念不離心，念佛從心起。』有張氏子病目，念此得瘥。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〇《李八得藥》　政和七年，秀州魏塘鎮李八叔者，患大風三年，百藥不驗。忽有遊僧來，與藥一粒令服。李漫留之，語家人曰：『我三年間，化主留藥多矣，何嘗有效！』不肯服。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菩薩滿三藏，是夜，夢所惠藥僧告之曰：『汝尚肯三藏價誦我，卻不肯服我藥。』既寤，即取服之。凡七日，遍身皮如脱去，須眉皆再生。

又《佛還釵》　平江民徐叔文妻，遇金人破城，獨脱身賊手。出郭，於水中行，惟誦觀音佛名。首插金釵，恐爲累，擲置水中。半途，迷所向，有白衣老媼在岸，呼之令上，指示其路曰：『遇僧即止。』又云：『恐汝無裹足，贈汝金釵。』視之，蓋向所棄者。至一林中，見寺遂止，乃薦福也。次日，其壻蔣世永適相值，乃攜以歸。

又《觀音醫臂》　湖州有村媼，患臂久不愈，夜夢白衣女子來謁曰：『我亦苦此，爾能醫我臂，我亦醫爾臂。』媼曰：『娘子居何地？』曰：『我寄崇寧寺西廊。』媼既寤，即入城，至崇寧寺，以所夢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觀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其舍誤傷其臂。』引至室中瞻禮，果一臂損。媼遂命工修之。佛臂既全，媼病隨愈。

又《歐十一》　湖州民歐十一，坐誤殺人配廣中，其妻在家齋素，日誦觀音。歐在配所，見一僧呼曰：『汝家妻孥極念汝，欲歸否？』曰：『固所願。』遂出藥擦其腕，初無痛楚，腕已墮地，血流不止。僧曰：『可持以告官，當得歸。收汝斷手，勿失也。』歐如言，得放還。及中途，復見僧曰：『汝斷手在否？』曰：『在。』取而續之，脗合如初。

又卷一四《董氏禱羅漢》　鄉人董燿彥明，三十餘歲未有子，與其妻自番陽偕詣廬山圓通寺，以茶供羅漢，且許施羅帽五百頂以求嗣。董躬攜瓶瀹茶，至第一百二十四尊者，茶方點罷，盞已空。董禱曰：『豈尊者有意應緣乎？當以眞珠莊嚴一帽以獻。』既歸，經旬月，妻手自裁帽，命族人董道士持以往。道士回，董有侍妾先見之，迎問曰：『道士歸邪？』是月，妾有身。未誕之前，家人數夢一僧頂帽往來室中。凡十有二月而生一子，纔逾月間，聞人誦經聲，雖正啼哭，必止。董爲日誦《金剛經》一卷。已而每聞經，必欲前，如傾聽之狀。既過百晬，董偶問之曰：『汝酷

愛此，豈前世曾誦乎？』兒急張目作老人聲曰：『我曾念來。』董驚愕，再問之，遂不答。自是不甚食乳，既而有疾，將死，兩目數開闔，如不忍去者。董拊之曰：『汝既方外人，去留皆任意自在，要行即行，何須爾！』即閉目。捫其體，已冷矣。其生正一百二十四日云。

又《夷堅志》乙志卷一三《蚌中觀音》 溧水人俞集，宣和中，赴泰州興化尉，挈家舟行。淮上多蚌蛤，舟人日買以食，集見必輟買，放諸江。他日，得一籃，甚重，衆欲烹食，倍價償之，堅不可，遂置諸釜中。忽大聲從釜起，光焰相屬，舟人大恐，熟視之，一大蚌裂開，現觀世音像于殼間，傍有竹兩竿，挺挺如生，菩薩相好端嚴，冠衣瓔珞，及竹葉枝榦，皆細眞珠綴成者。集令舟中人皆誦佛悔罪，而取其殼以歸。《傳燈錄》載唐文宗嗜蛤蜊，亦睹佛像之異，但此又有雙竹爲奇耳。

又丁志卷一七《甘棠失目》 番陽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一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道人，頎而長，著黃布袍，顧棠來，徑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却之曰：『素昧平生，適未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江岸，岸先檥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掛金書牌，刻『敕賜職醫』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麗服，向所未睹。道人云：『汝失明久，今夙緣相值，當爲汝醫。』棠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醫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卧，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搜攪眶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醫。』乃掖之起坐，一女傾瓶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拉卧如初，棠知無可奈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眶，覺腦後如鉤出一物，徐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邸，爲人言所逢，無不駭異。好事者十餘輩亟隨之及舟處，略無見矣。棠時年三十八，其所居爲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香火供事甚謹，茲殆佛力云。

又支乙卷六《廣福寺藏》 江州彭澤縣北四十里廣福寺有輪藏，極華壯妥潔。紹興初，巨盜李成犯江西，駐軍寺下，留一宿，將以質明焚燒而南，且欲盡戕縣人。是夜成設榻藏殿，睡正熟間，藏轉動不止，疑其下有寺家所伏僕隸將爲己害，起呼健將在帳前者。秉炬伏劍，接續入視，則寂無一人，而藏聲愈響，旋運愈速。成甚懼，即具衣冠詣佛所，焚香謝過，隨即闃然。迨旦，引衆行過縣，秋毫不犯，百里賴以全活。

又《因揭尊者》 邵武光澤縣龍興院僧師滿，紹熙十四年十一月夢老僧百衲支筇跏趺而坐，曰：『來自南岳，將赴上官氏供。』翌日，聞近村富田郴寺作供十六尊者，繼有雲遊比丘至彼室，言：『方適遠塗，而行資不裕，欲以所藏武洞清畫羅漢及中尊碑本售於人。』取視之，至第十三因揭尊者，則宛然疇昔入夢之人也。滿大歎異，謂諸佛慈悲，將以堅其信心，遂空囊易之，別置于定光圓應堂之兩壁。因欲少加潤色，爲供槃巾鉢之類，而力未能及，於是宣說夢證，丐諸檀越。甫及卿士上官之才之門，則亦先見夢矣。之才謂滿曰：『子貧無資，吾爲子作佛事，子勤香火可也。』乃償其初贖之價，爲設標飾，益之以家所常事惠應、圓覺二像，且增葺其堂，李郁光祖作記。

又卷七《潘璋家僧》 樂平醫士潘璋居于縣市，有商客詣門曰：『早上遇一僧買我紫羅兩疋，酬價已定，置諸袖間，使我相隨取錢。到君宅徑入，今移時矣，願爲一言促之。』璋曰：『吾家欲縑帛，何必仗僧爲市？且未嘗有此徒來往。汝亟去。』客不肯去，力言之，仍述其形貌及衲衣穿敝之狀，璋始悟，亟往所事泗州菩薩堂驗視，則兩縑正在坐側。蓋常時崇奉甚敬，被以眞服，祈禱獲應。歷年多，積爲塵坌鼠齧，未暇更新。是日爲之矍然，盡室焚香謝過，以錢償客，而喚匠治衣易之。

又支景卷三《吳江鄭媪》 淳熙元年，吳江長橋側居民鄭氏媪，年八十餘歲，獨處茅簷之下，日丐於市，頗爲人所憐，敝衣糲食之外，蓄其賸錢於藏瓶，欲以畫觀音像。夏四月，鄰火延燒，所積一空。明日，泣理故處，於燼中得故瓶，略無壞缺，而錢鎔成寶像，高一尺許，冠衣瓔珞楊枝淨瓶皆具，工製妙巧，塑匠驚嘆，以爲不能及。巨室王氏取去，營一室嚴奉，留媪事香火，壽過百歲，紹熙中猶存。

宋・王明清《投轄録・李氏女》 昭德，趙郡李氏丙申女。初名如璋，往歲泊舟僧伽浮圖下，夢人教改名曰昭德，遂依用之。熙寧甲寅歲春，隨侍其先君司封在曲江，夢一婦人年三十許者，面正圓而身長，莫能省識，曰：『汝負我命，歲在戊午，我得復冤。』是歲九月，夢一神女從

空中而下，指昭德曰：『汝不是汝母九五齊行遍，汝今正好修。』方夢時不知問『九五齊行』是何義，覺而問人，莫能訓說。由此寄心香火因緣，不視世間事，且二歲餘。母氏怒曰：『女子無所歸，他日吾目不瞑。』昭德懼，夙夜女工。元豐戊午仲冬十五夜戊子，夢曲江所夢之婦，曰：『我來矣，汝償我債。』以物正刺昭德之心而去。從此遂病心痛，針灸、艾藥熨、卜祭鬼，盡世間法，楚毒增劇，家人莫知所爲。庚寅日昳時，忽得寐夢一女子，從衛如貴人，熟視之，乃甲寅所夢見之神女也，曰：『汝不感我語今奈何？』昭德曰：『弟子愚暗，惟垂慈救。』女曰：『此非吾可以爲汝，惟佛能之。』即將昭德詣佛。仰見宮殿莊嚴，詣佛皆語。昭德拜且泣，道所以來。內一佛曰：『冤對相逢，如世索債，須彼此息心，當自悟。』昭德曰：『世業所薰，根索牢固，安能頓悟。』佛曰：『當此危苦，如何不悟？』昭德復哀請百餘語，佛曰：『汝但發菩提心，盡此形壽，回向三寶，乃可以度脫出厄。不爾，二十五歲債償復來，雖吾亦不能爲汝。』佛乃爲其作法，以手加昭德項後旋繞三匝，曰：『吾爲汝解冤意，汝歸，心安矣。』既覺，病去十九，頃之遂平。昭德從此心絕華慕，口絕腥膻，身絕粉黛、綺綉、洗濯三業，亦不復善心諸夢，故追憶夢時，存其梗概。

又《賈生》　拱州賈氏子，正議大夫昌衡之孫，美風姿，讀書能作詩與長短句，怨抑悽斷，富與才情，又奉佛樂施，奉佛尤力事，交友馴謹而簡諒，人皆喜之。常與其友相約如京師觀燈，寓於州西賢寺，教院妙空曰：『華嚴舊所住也。』監寺僧慈航作黑布直裰五六領，皆綴以帛，書寺名，爲某事丐錢。賈戲披之以爲笑，且曰：『今晚爲寺中教化。』夜，果戲出丐錢，風度秀峙，詞辨橫出，士女競施，寺僧遣二力舁錢歸，幾不能舉。翌日，其友戲之曰：『稱職哉！』賈曰：『都人美麗，不容傍窺。惟行者丐錢得恣觀視，雖邀逐而取焉，無害也。此吾亦薄有利焉耳！』夜，賈固欲往，而寺僧利其入，縱臾之，遂盡五夜。翌日其友睡未起，賈曰：『略出矣。』友欲與語，而賈已去。抵暮而還，袖中出黃柑兩枚，奇香數種，分柑爇香，談笑無異也。又兩日，友約以歸，賈但以一書致家。自是抵春暮而猶在京師也。聞有人自京師來，說賈瘦瘠。又言攜一婦人，但瘦瘠耳。即同歸，歸而瘦益甚，服藥不驗，舉止無少差誤，但不喜其舊妾，獨寢於宅後書菴中，爲少異也。問之，則曰：『病而絕此，自嗇養耳。』瘦日甚，舉家不知所爲，老乳媼夜半後往候之。聞菴中切切有婦女家語，比曉告其兄弟，乃知賈爲鬼物所病也。百方禁斷之不能去。賈故自若，且曰：『我病在經絡臟腑，而禁呪何益哉？』

五六月間，天寧寺作般若會，長老宗戒謂賈之昆季與賈之友往齋。既罷，同遊納涼，寺之僧堂高廣，蔽以大殿，無西日，堂之前有風陰陰焉。並門長連床，一寓僧坐其上。戒老與客俱至，先語僧曰：『兄弟勿動，同此納涼，諸官皆道友也。』瀹茗剖瓜均行，而食之從容，戒老忽曰：『今歲賈宅幾官，人獨不在此，聞久病，日來亦少瘥否？』其兄言其曲折，且曰：『知其爲鬼所困，而不能治也。』長連牀上寓僧忽曰：『審如此，我能治之。』衆競起問之，則天台僧道清也。僧取淨土斗許，念呪百餘遍，以授其兄，使候其來，以土圍之，連牆壁處穴穿敷土令相接，或置之牆上令遍，或以意想爲得，至哀鳴求免，即開菴中土而使之去，愼勿至日出也。如其言圍之，方四鼓忽聞菴中忿厲聲達於外，至五鼓且哭且悔。賈兄問之，稱罪曰：『我京城之廟靈也，有封爵，慚不能自言。悅其風姿，不少忍，以至於此。明，則醜惡俱露矣，伏願見憐。』曰：『復來乎？』曰：『我恃神力，以爲無如我何，不知遭此，今得免，當洗心省咎，豈敢再至。』曰：『神見何物而懼也？』曰：『身在鐵城中，高際天矣。』『欲自何方去？』曰：『西北。』即開土尺許。既泣且謝，肅然有冷風自西北而去。比明，視之，則賈尚寢矣。亟往謝道清，施以二萬錢，不受，與之香數十兩，各取一片如指面許，插笠中曰：『方往五靈臺山，檀越於文殊前，燒結緣也。』問其呪，曰：『《觀世音菩薩冒索部》三十卷中《呪土法藏經》具載。』即誦一遍。問『何爲如此靈？』曰：『但人心念不一，若念一，則靈爾。』又問：『賈生所遭何物也？』曰：『何必問哉，神耶、鬼耶、精魅耶、狐妖耶，此呪土皆可令去也。若愛欲纏縛，見造業而死，墮落其間，蓋頭下迎來者，非某呪土法所能了，諸官善思之。』聞者悚然，即邀上堂，食畢揖辭，以腰抵柱，繫包戴笠而去。後月餘，賈生亦漸安，其友問之，曰：『自初教化錢，每夕一奇婦人施我百金，轉盼與我言。至第五夜，意愈密，并得一錢篋，篋中有片紙書，約以城西張園之後小圃中相見，或有問者，第云表兄則善。此乃我翌旦獨往時也。既赴約，至園，有小圃，中見從衛如郡府吏，呵止之，答以「表兄」，乃徑入宇內，與此

婦人相見。置酒，姿態絕出，神仙中恐無有也，且約翌日天清寺僧房款昵。自是惑之，朝暮往來，或相逐亦與世人無異。比歸，更不念世間可樂者，相隨亦來，鄉中每人作法禁呪時，亦不去，但以手畫圈相圍我及渠曰：「彼如我們何？」衣服飲食珍麗，顏色則世所未見，人間亦無有也。』噫！道淸之言賢哉。人之爲賈病遇道淸，亦奉佛施藥之報者也。

賈生字顯之，所謂友則同郡之許顗彥周是也。其後先太史於《大藏》中檢得《罥索經》呪，今亦藏之於家也。

又《龍主》 宣和七年元日，有太學生數人，共登豐樂樓會飲。都城樓上酒客坐所，各有小室，謂之『酒閣子』。鄰閣有一客，引盃獨酌至數斗，浩歌箕踞，旁若無人，衣冠甚偉。諸生異之，因相率與之揖，且邀之共坐。客亦不辭，來前又飲斗餘，議論鋒出，凡所啓問悉出人意表。諸生降問及姓氏。曰主姓龍，棄家訪道，隨所寓而安之，亦有年矣。諸生因以先生目之，問曰：『先生休歇之地可得聞乎？』客曰：『在景龍門外某人小邸中安下。諸公翌日幸早至彼，恐差晚則某亦出矣。』諸生中有如期訪之者，客果在焉。一室瀟然，一榻、一老僕，他無有也。語諸生曰：『某亦欲與諸君小款，但逆旅非所宜，某日有暇，幸與前日同席諸公子偕行出郊，爲之畢集，某之願也。』生諾之以告二三子。至日，謁告以往，客復在焉。命老僕攜錢數千，出都門外沽酒，市果餌。徜徉一二小圃中歡飲終日，間以經史未通處問之，皆迎刃而解。諸生中有以弧矢自隨者，會空中有羣鴈穿雲而過，客取弓調矢，一箭雙鴈墜地，諸生又驚服。自是，每有暇則訪之，客必在焉。一日，俱過新城下，時土木方畢，連樓鬱峙，客忽指示諸生曰：『不過一歲，此城當毀，雖外城亦然，地皆瓦礫之場。』言訖嘆息。時告密者分布閭巷，諸生惶恐，重足周視而不敢答。復引諸生至近郊人稍稀處，曰：『幸諸君遊既久，亦有以告語者，幸毋忽。』諸生請所以。客曰：『胡騎將犯闕，天子當北狩，城破日大雪，天下自此遂亂。諸君毋以升斗之計顧惜弗歸，宜各懷親念家，急出都即可免。不然非某所知，吾亦從此逝矣。』言畢而散。翌早，諸生再訪其居將以扣其詳，則店媼云：『昨夕已告去矣。』諸生以爲異也，遂請告，各給長假還里中，後悉如其言。

叔外祖曾台州公永語僕如此云，後觀《華嚴經》中有龍主鳩盤荼王，始悟即其人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東遷道人》 丙子，北師自蘇入杭，道由東遷。有道人結茅岸傍，備水飲，以施行者，化緣募鑄觀音銅像，積久乃成。相好端嚴，晨夕奉事，聞師至，歎曰：『一死無恨，所惜此像兵火不保耳。』夜夢大士告曰：『吾何所慮，恐汝不免，蓋汝前生曾殺人，今來者正宿冤也。明日有三騎過山，其前二人衣紅，後一人衣白者，是已。汝可迎之以請死，無所逃也。』至期所見無異，其人詫曰：『人皆避匿，獨爾敢耳。』執之至庵，索其撒花，具以夢告。且曰：『我若厚藏，豈不能爲性命計？』其人感悟，遽釋之，且有所贈，曰：『吾與汝解冤結。』竟以獲免。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白玉觀音》 宋孝宗喜毬馬，偶傷一目，金人遣使來慶壽，以千手千眼白玉觀音爲壽，蓋寓相謔之意。上命迎入徑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門，住持僧說偈云：『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大慚。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信矣！

又《取燈定穴》 老泉蘇明允之祖曰白蓮道人，數世爲蓮社。一日遇一人於其鄉，問曰：『君何人？』曰：『吾即蔣山人。』邀之歸家，留數日，情稔，山人問曰：『公欲地否？吾有二地，一主大富，一主大貴，惟公所擇。』道人曰：『吾有子讀書，富貴則不願，但願賢子孫足矣。』山人曰：『彭山縣象耳山，此地當出文章之士，敢以獻道人，明日當同往一觀。』道人喜。及至其地，指道人而示之，復命取燈一盞燃於其所，雖四面風來，此燈凝然不動，曰：『此正穴也，他日若用此地，只依此所，雖一步亦不可移。』言畢即行。後道人母死，竟以此地葬之。未幾山人復至，問道人曰：『曾用地否？』曰：『亦用之矣。』山人往看曰：『亦復小差，當爲公正之。』道人殊以爲怪，曰：『公果何鄉何里？』山人曰：『我直以告公，公家累世修善，我乃羅漢中第四尊者，曾爲峩眉山卜寺場，今再爲公下此穴，後公子孫必有興者。』一揖而去，過象耳山飛昇橋，冉冉不知所之。

又後集卷二《觀音靈驗》 杭州天竺寺，乃石晉天福間僧道翊，夜見山間光明，往視，乃一片奇木，命匠刻成觀音像。偶一僧從洛陽持古佛舍

利來，加之頂間，妙相俱足，水旱災傷，祈禱靈驗。身披瓔珞，皆宋朝御賜，七寶爲之，五色璀璨，實爲希世之寶。杭州歸附後，謂七寶纓絡夜有神光爲異，拘取之，以貢朝廷。至京則晦而不明，乃祝之曰：『如七寶纓絡欲回天竺，期以某時，色再光明。』至期，果神光燭天，遂遣回天竺。

又《金剛負擔》　饒州妙果寺，聚僧衆百餘人。內有一風和尚，終日飲酒啖肉，夜則止宿於山門下。醉中屢毀長老，幷數其過失，每夜至更闌方已。長老雖怒，久欲逐之，卻畏其言無忌憚，恐揚醜於外，姑且忍之。一日，風僧於五更初升堂擊鼓，大衆驚起畢至，乃知其求去，覓擔夫出外雲遊。長老大怒，叱風僧曰：『門前有二金剛，汝可將取一個去。』風僧高聲對云『謹領法旨』而退。至夜半後，醉罵長老，卻用繩穿一擔，以梯挂於金剛肩上，衆僧見之，莫不掩口而笑。風僧醉卧如前。次日五更初，叱起金剛曰：『可負擔隨行。』天明，門子入寺報云：『風和尚與左畔金剛負擔者，皆不見了。』長老令僧衆叫喚本處居民，各執杖棒，呼噪遏住。風僧回首，與金剛取擔自負，乘雲而去，惟金剛立於田中。里人因起殿屋數楹以蓋之，後又有增修者，即今爲金剛寺。所謂風僧者，乃羅漢顯化也。

又《觀音化手》　宋咸淳癸酉六月二十七夜，江陰軍城中有李其姓者好善，夜夢一白衣道人來告曰：『覓一隻手。』李曰：『他物可與，手無與乎？』道人曰：『有城中王長者，家有白檀五尺，可作吾手。』李急訪問，到王家，以實告。王曰：『果有之，今事屬神明，請一半錢，奉施一半。』李得此香，遍尋神像，乃在城東北君山下小石江邊，有一神，左手提鐘，無右手，立於水津，一見如夢中人也。遂命匠整頓，是名立地觀音。因此每年六月二十八日作會，俗以爲生日，非也。

又《觀音現身》　蜀中年例，以二月八日佛入涅槃，其兩州作無礙大齋三晝夜。善緣士女，自遠方來觀者無數，作探拈會。宋淳祐甲辰二月九日，有遠方一僧水下坐化去，衆以竹椅扛赴柴樓火厝，數十僧皆誦經觀看。有依政縣鐵匠姓李，攜妻與二子同來，於衆中高聲云：『一日過一日，一日無所益。早往西方去，般若波羅密。』徑跳火中立身，大火燎之，但見一白衣觀音身燒著，大衆莫不嗟嘆。遂與僧同骨灰，立塔於燒處，祈禱有應。

又《伽藍護法》　宋徽宗崇道教，林靈素上言改佛刹爲道觀，僧曰德士、行德童。崇明寺德士彥深無聊，出寓本村橋寮寺，有五通護法極靈。道士寢食不安，乃仗劍出水，繞寺行法曰：『汝有神通，若能倒行，予於汝服。』神忽於佛殿檐板之下現身，倒行數步，皆黃泥腳迹，長可尺半，五指儼然。道士告林靈素，仍命彥深居住。時二百餘年，腳迹未泯，鄉人今以北宮稱之。

又《金剛現身》　南康路燕宗周，有男卧病半載，疾篤。有兄燕宗德，誦《金剛經》於旁，正昏踣中，病者忽耳聞心醒，遂發心許施此經千卷。言未既，俄見金剛現形半體於前，由是此病頓愈。

又《江神送嫗》　杭州一老嫗，年六十餘，嘗誦《金剛經》，誦畢佩帶於身。咸淳己巳中秋，到江頭觀潮，值潮頭最高，澎湃衝激，吸沒百餘人，嫗亦與焉。已而潮回，乃獨送此嫗於江之濱，儼然存活。人問之，則曰：『見潮神閱簿，言我曾誦《金剛經》，有功，送回陽世。』視之衣襟皆溼，惟所佩之經獨乾。

又《入冥得經》　上都僧靈田，遷化至冥間，王問田：『在生習何經業？』答曰：『常持《金剛經》。』王曰：『善哉！此經猶少一段。』王遂賜本，即放歸人間十載。僧既活，具奏，奉敕刊此經於濠州鍾離寺，石碑現在，從『爾時急命須菩提』至『是名衆生』。

又《聞經立化》　建寧府劉屠，性狠，屠宰爲業。一日清晨，持刀正於案上賣肉，有頭陀者沿路敲磬誦《金剛經》教化，至劉屠門邊，正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而劉屠若有所悟，頓下屠刀，合掌立化。

又《聖佛生子》　南海諸蕃國皆敬聖佛，其聖佛出世在眞臘國古里婆城，有佛者，女子也，有夫，渡海而化，爲龍王所蕩，乃謂龍王曰：『使我登岸，當歲生一子以奉龍王。』暨海神送其舟於古里婆城，乃顯神異，人有輕慢，必降禍焉；人有祈求，必赴感焉；人有自欺於前，必報驗焉；南蕃皆敬事之。凡相爭者，必詣廟質於聖佛前，曲者不敢往也。南蕃所居皆茅廬，惟聖佛廟貌甚嚴，黃金飾像四軀，爲四殿，蓋一佛而三夫也。女巫最多，皆謂之夷婆。廟多鼓樂，血食無虛日。每歲正月十三日，設廬於廟前，積禾於中，請聖佛出廟，而焚禾以祭。十四日聖佛生子，乃忽有一圓石自聖佛身躍出。二十日夜，舉國人民不寢，以聽佛之生子。明日國人皆奉珍寶犀象獻佛，而迎其所生子，舟載而投諸海以奉龍王云。德祐乙亥

乃雙生二石，六合之外，妖祥怪誕愈多如此。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八《佛光》 嘗聞釋氏云出佛與舍利子之地每有光焉，余未之信也，後見王嵐峯念守潯陽時，遊廬山有記，記云：『至捨身崖，予方股慄膽落不敢前，一僧踴躍拜曰佛光現矣，初視紅色，掩映雲端，漸成五彩，復圓如車輪，如是者三。』余誦之，猶以爲此山靈之氣，偶爾見於文殊乘獅化現之地。嘉靖甲午余在金陵，遊大報恩寺，寺塔壯且麗，可謂極天下者，聞有舍利鎮塔下，是日同行者五人，老僧隨之，且曰：『善人登之時有金甲神人或五色光現，不淨者有損焉。』衆聞之且見其峻險，遂至二三層或四五層者，余則竟行至頂，意其言之妄也，不意出寺數十步偶爾回觀，則塔上橫射光彩，眞如佛圖所畫，遂指衆而見之，此又不知何說。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〇《莊山嶽委談》上 觀音大士絕不聞有婦人稱，近王長公取《楞嚴》普門三章合刻爲《大士本紀》，而著論以闢元僧之妄，要爲不學者言耳，初不足辯也。余母宋宜人素善病，中歲虔精奉大士，每困迫輒夢大士化身，輒愈，又余邑葉氏婦病不知人數日，亦夢大士救之而愈，此皆余所目擊，其他顯化靈異往往聞之四方。余嘗欲因長公本紀，而彙集諸經中大士言行散見者，及六朝以還諸雜記、小說中大士應迹較著者，合爲一編，蓋余母志云。今大士像作善財其旁，亦無謂。《華嚴》載善財歷參諸善知識，俱非觀音變相，雖觀音在其中，然度善財者文殊也。

今塑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妍靚麗，文殊、普賢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以婦人之服，則前此未聞。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云婦人服，李廌、董逌《畫跋》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而閨閣多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譌。若塑像勢不能久，前代無從證訂，然《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爲神攝，因作觀音像，其妻尋夢一僧救之得甦，則唐以前塑像固不作婦人也。楊用修《詞品》記壽涯禪師詠魚籃觀音云：『深願弘慈無縫罅，乘時走入衆生界。窈窕丰姿都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清泠露溼金襴壞，茜裙不把珠瓔蓋。特地掀來呈捏怪。牽人愛，還盡許多菩薩債。』據此，則宋、元間觀音像亦有作婦人者，然是變相，未必如近時稱謂可笑也。今世女子多崇事魚籃觀音，蓋前代已有此像矣。又，宋人小說載南渡甄龍友題觀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則宋時所塑大士像或已譌爲婦人，而觀世音之稱婦人亦當起於宋世。元僧讒陋無識，遂以爲妙莊王女，可一笑也。今觀世音像率作婦人，故人間顯迹夢兆無復男子相者，俗遂眞以觀世音爲婦人。不知夢生於心，兆徵於目，心目注瞻皆非男相，則恍惚示現自當女身。余考《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記，觀世音顯迹六朝至衆，其相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一作婦人者。使當時崇事類今婦人像，則顯迹繁夥若斯，詎容無一示現耶？唐世亦然，蓋誤起於宋無疑。因類識數條以祛世俗之惑。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爲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脫。又，宋張興妻繫獄，晝夜祈念觀音，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躡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乃卻自械，又夢向沙門曰：『鎖已開矣。』妻遂馳出。又，王球在獄，至心念觀音，夜夢陞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光明』，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既覺，鎖皆斷脫。又，苻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又，晉興寧中沙門法義得病，惟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刳出腸胃，洗濯畢還納之，夢覺衆患豁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象，意者義公夢其是乎？又，東魏孫敬德亦夢沙門，令念觀音經，臨刑刀折爲三。此類甚衆，竟無一夢見婦人者，當時像可推矣。

明・李樂《見聞雜記》卷九 眞定大佛寺，觀音大士高十丈餘，鎔銅所鑄。先是大士託夢於道者，令其募銅於外郡，得銅即投之井，凡幾年不知銅若千斤。及鎔銅時，寺傍一井銅源源湧出，鑄方畢，銅隨盡。其殿宇木料，亦託夢道者：俟風雨晦冥日至城外江上候木。木果如山積，乘風浪來，若鉅若細，無不備也。殿之落成，特假手于匠氏尒，所謂天造地設，神運鬼輸。此事誠然乎大士之靈，眞偉矣神矣。

明・李中馥《原李耳載》卷下《石佛之異》　陽曲北鄉近山村落，農者聞山語云：『我要出去。』如此者數日。一人答：『出來罷！』忽山崩一角，若削成然，露石佛，自首至膝，端立無欹。村民聚觀如堵。知向云『我出去』者，即此佛也。若謂古寺殘毀，積久沒土中，何無瓦礫雜之，純屬淨土。遠近稱異，乃醵金建大閣護焉。至今廟貌巍然，村名土堂。

清・褚人穫《堅瓠續集》卷一《物現佛像》　萬曆丁未，遂昌縣民宋甲，剖鱉，中有比丘端坐，握摩尼珠，衫履斬然。《酉陽雜俎》載：隋煬帝嗜蛤，蛤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又唐文帝，蛤中有觀音大士像，送興善寺。《續夷堅志》載：史丞相蛤中有二佛像，螺髻瓔珞，足踏蓮花。史飾以金玉，送入佛寺。《異識資諧》載：邵崇益剖蚌，中有羅漢像。《雋區》載：雙林鎮蚌，中有八仙及壽星像。《夷堅丙志》載：鄭伯膺監楚州鹽場，於蚌內得觀音像。姿相端嚴，珠琲瓔珞。楊枝淨瓶，無不具備。又於蟹圈內有鬼判，毛髮森立，怪惡可畏，鄭皆藏之。又載餘干譚。曾家蠶繭中有小佛像，狀似入定觀音。《雜記》載：唐詢家鷄卵中有菩薩像，坐蓮花。弘治末，崇明縣民鷄卵中有獼猴。更奇。

又《廣集》卷二《韋馱顯聖》　德藏寺僧眞諦，人戇騃而恪守戒律。第爲寺中樵汲，楊連眞伽來寓寺中，聲言發夭女等墓，意在雲間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美色夭死，用水銀殮，下令及二墓，五鼓肩輿發衆出寺。眞諦怒，忽起，掣韋馱木杵奮擊。楊命擒之，衆雖數百，披蕩不能拒。眞諦於衆中，超躍逾尋丈，若隼擲虎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耰鋤奋鋪，皆爲段壞。楊大懼，謂是韋馱顯聖，遂不敢往發。鼓柁率衆而去，亦不敢問誰僧。後二年，眞諦行腳峨嵋，不知所在。

又《秘集》卷三《盆水現相》　郡中某翁，家素饒裕。康熙中，以子貴受封。聲色貨利，享用甚適。偶抱微恙，忽有一僧欲入見。閽者傳報，令之入，入亦不揖，竟於首席踞坐。某色不悅，問其來何事，云：『知汝有恙，要化汝銀一千兩，作佛家功德。』某益不悅，漫曰：『銀非土塊，一千兩談何容易。』僧云：『你道非土塊，以我觀之，直與土塊等耳。汝既不肯捨，可命童子取水來，待我淨手。』水至，洗手而去。臨出語童子云：『進語爾主，取我洗手水，照照顏面。』童子入告，甚異之，取水自照，乃一胖大和尚面目。再照，是清朝冠服軒冕之像。更一照之，則成乞丐之形矣。此僧大顯神通，以過去、未來、現在三世之像，一照畢見，欲以點化此老。惜乎其不悟也。葭莩雜識，載其姓氏。

又卷五《佛像動泣》　石季龍時，太武殿畫古賢悉變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梁武帝時。舍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震動三日。普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而廣陵被廢。永熙二年，平等寺浮屠成，孝武會萬人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孝昌三年，平等寺金像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人號爲佛汗。明年爾朱入洛陽，誅戮百官殆盡。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五月莊帝北狩。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十二月爾朱入洛，莊帝崩晉陽。宋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手忽震動，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竟屠城去。又宣州大火，先時有鐵佛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火尋作。夫像不過幻相耳，胡然而動，胡然而涕，其殆示人以知趨避乎？惜乎其不之悟也。

清・袁枚《子不語》卷二《趙李二生》　廣東趙、李二生，讀書番禺山中。端陽節日，趙氏父母饋酒肴爲兩生慶節，兩生同飲甚樂。至二鼓，聞叩門聲，啓之，亦書生也，衣冠楚楚。自云相離十里許，慕兩生高義，願來納交。邀入座，言論風生。先論舉業，後及古文、詞賦，元元本本，兩生自以爲弗及。最後論及仙佛，趙素不樂聞，而李頗信之。書生因力辨其有，且曰：『欲見佛乎？此頃刻事也。』李欣然欲試之。書生取案几疊高五尺許，身踞其上，登時有旃檀之氣氤氳四至。隨取身上絹帶作圈，謂二生曰：『從圈入，即佛地也，可以見佛。』李信之既篤，見圈中觀音、韋馱，香烟飄渺，即欲以頭入圈。而趙望之，則獠牙青面，吐舌丈餘者在圈中矣。遂大呼，家人共進。李如夢醒者，雖掙脫，而頸已有傷。書生杳然不復可見。兩生家俱以此山有邪，不可讀書，各令還家。明年，李舉孝廉，會試連捷，出授廬江知縣，卒以被劾，自縊而亡。

又《續子不語》卷七《誤殺金童》　阿雲岩相公奉使武林，暇日欲繪一小像。鄞令錢君邀暨陽繆炳泰偕謁，爲公寫眞甚肖。公喜，以屬錢君補圖。錢君以公常談佛法，乃繪公着紅袈裟，趺坐一山洞。公見之，大喜曰：『此吾前生矣！』錢問故，公曰：『曩吾督師滇中，適額駙色布騰珠爾布納病劇，絕而復蘇，趣左右邀我至榻前，曰：頃至一山，長松插天，蒼翠四匝。中有石洞，列古羅漢數尊，旁設蒲團，虛其坐。一羅漢指示

曰：「此阿某舊居也。以誤殺一金童謫人間，能立心不妄殺，有以全活人，乃可復位，其傳語焉。」因揭蒲團相視，則赫然一童子骸也。公其善自愛。額駙言訖而逝。今子所圖，適合前兆，豈非天哉！」是圖公攜歸京邸，名公巨鄉，題詠殆遍。而繆生由此以傳神名日下。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四《大石》 五臺山清涼寺有大石一，相傳爲文殊菩薩遺跡。其石方廣四丈，上可容數百人。而一人挽之即動，不解其理。高宗庚午西巡，駕臨，試之果然，上爲霽顏。

神分部

綜述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笑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者，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公大拊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坐客，得兩爲佳。』放乃復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自前膾之，周賜座席。公曰：『今既得鱸，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買，因曰：『吾昔使人至蜀買錦，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人去，須臾還，得生薑。又云：『於錦肆下見公使，已敕增市二端。』後經歲餘，公使還，果增二端。問之，云：『昔某月某日，見人於肆下，以公敕敕之。』後公出近郊，士人從者百數。放乃賫酒一甕，脯一片，手自傾甕，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飽。公怪，使尋其故。行視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陰欲殺放。放在公座，將收之，却入壁中，霍然不見。乃募取之。或見于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誰是。後人遇放于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今既驗，但欲與相見。』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人即云：『此羊是。』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於是遂莫知所取焉。老子曰：『吾之所以爲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儔，可謂能無身矣。豈不遠哉也。

又卷四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卧，使妻沈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己女。及得渡，遙見二女在下。有吏立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後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又 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又卷五 會稽鄮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挺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今正欲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座，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鯉，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

又 陳郡謝玉爲瑯邪內史，在京城。所在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所。將出語云：『此間頃來

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將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如有一黑衣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卽其所殺之。便拔刀隱樹側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曰：『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

又卷一一　楊公伯雍，雒陽縣人也。本以儈賣爲業。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其中。』楊公未娶，又語云：『汝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爲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玉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天子聞而異之，拜爲大夫。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又卷一七　袁紹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共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兗州。有一士姓蘇，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皂角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後，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昔臨廬山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爲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疋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幷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湖，闊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麑，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公拊掌曰：『此子言眞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冲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五　晉太元中，樂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廄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光輝照屋。白頭公，白玉也。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殺。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四　涼州張祚，僞和平中，有神見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言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

又卷五　晉永嘉中，吳相伍員廟。吳郡人叔父爲臺郎，在洛。值京都傾覆，歸途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卽日得渡。

又　漢武帝時夜郎竹王神者名興。初，有女子浣於豚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其中有號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雄夷獠氏，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卽生成林。王嘗從人止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泉便湧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並存。後漢使唐蒙開牂柯郡，斬竹王首，夷獠咸訴，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太守吳霸以聞，帝封三子爲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祠，是其神也。

又　陶侃曾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幘，自稱後帝。云：『以君長者，故來相報，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處。《雜五行書》曰：廁神曰後帝。

又　侃家童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又　餘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晉隆安初，縣人樹伯道爲吏，得假將歸。於汝南灣覓載，見一朱舸，中有貴人，因求寄。須臾如睡，猶聞有聲，若劇甚雨，俄而至家。以問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謝而還。

又　晉義熙中，虞道施乘車出行，忽有一人著烏衣，逕來上車，云：『令寄載十許里耳。』道施試視此人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悉是毛，異於始時。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臨別語道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汝相容。』因贈銀鐸一雙而滅。

唐・李泰《括地志》卷一《岐州・陳倉縣》 大梓樹在岐州陳倉縣南十里陳倉山上。《錄異傳》云：『秦文公時雍南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漢、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

唐・薛用弱《集異記》補編《衛庭訓》 衛庭訓，河南人。累舉不第，天寶初，乃以琴酒爲事，凡飲皆敬酬之。恆遊東市，遇友人飲於酒肆。一日偶值一舉人，相得甚歡，乃邀與之飲。庭訓復酧，此人昏然而醉。庭訓曰：『君未飲何醉也？』曰：『吾非人，乃華原梓桐神也。昨日從酒肆過，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訪君。適醉者，亦感君之志。今當歸廟。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訪也。』言訖而去。後旬日乃訪之，至廟，神已令二使迎庭訓入廟。庭訓欲拜，神曰：『某年少，請爲弟。』神遂拜庭訓爲兄。爲設酒食歌舞，既夕而歸。來日復詣，告之以貧。神顧謂左右，看華原縣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來。鬼偏索之，其縣令妻韋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韋氏忽心痛殆絕。神謂庭訓曰：『可往得二百千與療。』庭訓乃歸主人，自署云：『解醫心痛。』令召之，庭訓入神教，求二百千，令許之。庭訓投藥，即愈如故。兒女忻忻，令亦喜，奉錢留宴飲。自爾無日不醉。主人諭之曰：『君當隱貧窘，何苦使用不節乎？』庭訓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貧也。』主人以告令，令召問之，具以實告。令怒，逐庭訓而焚梓桐神廟。庭訓夜宿村店，忽見梓桐神來曰：『非兄之過，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錦江立廟，極盛於此，可詣彼也。』言訖不見。庭訓又往濯錦江，果見新廟。神見夢於鄉人，可請衛秀才爲廟祝。明日鄉人請留之。歲暮，神謂庭訓曰：『吾將至天曹，爲兄問祿壽。』去數日歸，謂庭訓曰：『兄來歲合成名，官至涇陽主簿，秩不滿，有人迎充判官。』於是神置酒餞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釋褐授涇陽縣主簿。在任二載，分務閒暇，獨立廳事，有一黃衫吏，持書而入，拜曰：『天曹奉命爲判官。』遂卒於是夕。

又《崔圓》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楫遊於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賓從肅如。忽聞下流十數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薄送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旄纛蓋傘，旌旗戈戟，繽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十五六千人，持兵戒嚴，泝沿中流，良久而過。圓即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闕矣。

又《永清縣廟》 房州永清縣，去郡東百二十里，山邑殘毀，城郭蕭條。穆宗時，有縣令至任逾年，其弟寧省。乍覩牢落，不勝其憂。暇日，周覽四隅，無非榛棘，見荒廟巋然，土偶羅列，無門榜牌記，莫知誰氏，訪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昏然成寐，與神相接。神曰：『我名跡不顯久矣，鬱然欲自述其由，恐爲妖怪。今吾子致問，得伸積年之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隱，吳書有傳。誅南山之虎，斬長橋之蛟，與民除害，陰功昭著。余素有壯志，以功佐時。余名廓，爲上帝所命，於金、商、均、房四郡之間捕鷙獸。余數年之內，勦戮猛虎，不可勝數，生聚頓安。虎之首帥，在西城郡，其形偉博，便捷異常，身如白錦，額有圓光如鏡，害人最多，余亦誅之。居人懷恩，爲余立廟。自襄漢之北，藍關之南，凡三十餘處，皆余憩息之所也。歲祀緜遠，俗傳多誤，以余爲白虎神，幸君子訪問，願爲顯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言於襄陽從事，乃書版置於廟中。塵侵雨漬，文字將滅，大中壬申歲，襄州觀察判官王澄刻石於廟。

唐・谷神子《博異志》補編《李序》 元和四年，壽州霍丘縣有李六郎，自稱神人御史大夫李序。與人言，不見其形，有王筠者爲之役。至霍丘月餘，賃宅住，更無餘物，惟几案繩牀而已。有人請事者皆投狀。王筠鋪於案側，文字溫潤，須臾滿紙。能書，字體分明，休咎皆應。時河南長孫郢爲鎮遏使，初不之信，及見實，時與來往。先是官宅後院空寬，夜後或梟鳴狐叫，小大爲畏，乃命李六郎與疏理，遂云諾。每行似風雨霎霎之聲，須臾聞笞捶之聲，遣之云：『更不得來。』自是後院遂安。時御史大夫李湘爲州牧，侍御史張宗本爲副史。歲餘，宗本行縣，先知有李序之異

而不信，乃長孫郢召之，須臾而至。宗本求一札，欲以呈於牧守。取紙筆而請，序曰：『接對諸公，便書可乎？』張曰：『可也。』初案上三管筆，俄而忽失一管，旋見文字滿紙，後云：『御史大夫李序頓首。』宗本心服，歸而告湘。湘乃令使邀之，遂往來數日。云：『是五嶽之神之弟也。第七舍弟在蘄州，某於陰道管此郡。』亦飲酒，語聲如女人，言詞切要，宛暢笑詠，常作笑巫詩曰：『魍魎何曾見，頭旋卽下神。圖他衫子段，詐道大王嗔。』如此極多，亦不全記。後云：『暫往蘄州看舍弟。』到蘄乃七月中，仍令王筠送新粳米二斗、札一封與長孫，鄰近數州人皆請休咎於李序，其批判處猶存。

又《張遵言》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塗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牆下一物，凝白耀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貓，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悅懌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言駿奔之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足，寧遵言輟味，不令捷飛之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默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活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遂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偸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獰暴，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悚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霽獰毒，爲戚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偸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喑嗚而去。四郎因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旣去，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以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烏頭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卽當邀迓。』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眞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禮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迴謂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邇。』王曰：『前殿淺陋，非四郎所讌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鄰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不爲奉上元夫人處分，焉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何容易歟！』四郎怒，以酒巵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轂轂而落，暝然無所覩。遵言良久懵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也。』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

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有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應。蘇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以他事問老僧，老僧竟不對。曰：『吾今已離此矣。』即命遵言歸。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之三《支諾皐》下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毓道，餌朮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芬芳，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誌其一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青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頗輕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可免也。』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玄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住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唐・李冗《獨異志》佚文　《東方朔內傳》云：秦幷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謫於北斗下，常春；其子乃配於河伯，驂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恥其母淫奔之所，輒迴馭，故此地常少雨焉。

唐・張讀《宣室志》卷二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遺公卿書。將行，戒之曰：『吾有急事，俟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計日不還，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倏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即與使者偕行。至獄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既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貴人據案而坐，侍衛嚴肅。謂趙曰：『吾有子婿，在蜀數年，欲馳音問，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有命使長安，且有刻限，不然當死。今爲大王使蜀，是棄相國命，他日實不敢還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里。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日至西蜀，而還長安，未爲晚也。』即留趙宿廟後空舍中，具飲食。憂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喧闐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鞠躬如朝謁禮。頃有訴冤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應聲而出，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卒甚多，但以事機幽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我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致懷中爾。』趙即以錢貯懷中，了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即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錢數千遺之，

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汝，固無所用，今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踰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酒食，謂趙曰：『我，人也，家汝鄭間，往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爲金天王所攝爲婿。今我妻在此，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留趙一日，贈縑數匹，以還書託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懼。』即以數十縑與之，曰：『此人間物，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南。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持寶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驚寤，歎息良久。明日晨起，語於賓僚，即命釋趙而署爲裨將。元和中猶在。

又　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斬召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卧，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競接酒食而啗之。良久將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神自空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赬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又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益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村甿陳翁者，嘗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擐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珮，光飾華煥，鞭馬疾驅。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謂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於此亦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今上帝以汝里中俱病熱，豈獨驕陽之所致乎？且有厲鬼在君邑中爲祟，故人多此疾。上帝命我逐之。』俄而不見。陳翁即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雲朔之間病熱者皆愈。

又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因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其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晝卧，見一神人，長丈餘，披甲仗劍，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遂起，力疾正冠，揖之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見王。』神曰：『威梓國絕域遠夷，部落繁聚，世與韓氏爲讐，而乃騁悖肆奸，覬覦中夏。今將付之，非力不給，卿以爲何如。』愈對曰：『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之而去。於是書其詞揭於座右，終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

又卷四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偕適吳楚間。靈習道卒，觀亦歸幷州。寶曆中，觀遊邠江，至泥陽郡，舍於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百函。觀遂留止，將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扃鐍。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乃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一夕未寢，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來，歌笑其中，旁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一日經罷，時已曛黑，觀怠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恚曰：『師，鬼也。何爲而至？』習笑曰：『吾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俟子。』即牽觀袂去榻。觀迴視，見其身尚偃，如熟寢。乃歎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尚在。今死此，誰蔽吾屍耶？』習曰：『何吾子言之失而憂之深乎？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魄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魄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爲，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安所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問習：『嘗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孰爲耶？』習曰：『吾子將謂死未得更生也。』遂與偕行。其所向，雖關鍵甚嚴，輒不相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紅碧，如氍毹狀。行十餘里，至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觀即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木蒙蔽，廬舍駢接。習謂觀曰：『與君俱住彼，君生南城徐氏，爲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爲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舍家歸釋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爲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爲不道，寧桎梏可及身哉？』言已，習即褰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觀驚惕惶惑。忽有牽觀者，回視其人，盡體皆毛，狀若獅子，其貌即人也。謂觀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留。』遂持觀臂，急於東南指郡城而歸。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馳去。將

無及。』頃之，遂至寺。時天已曉，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己身在榻，二人排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觀卒一夕矣。於是以其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二土偶神像爲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誦閱藏經，雖寒暑不少惰。凡數年而歸。時寶曆二年五月十五日也。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遊公卿間，言事往往奇中。嘗爲沂州臨沂尉。今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云云。

又佚文 馮翊之屬縣夏陽，據大河。縣東有池館，當太華，中條，烟靄嵐霏，昏旦在望。又有瀆泉穴其南，泉水清澈，亳縷無隱。太和中，有趙生者，尉於夏陽。嘗一夕雨霽，趙生與友數輩，聯步望月於瀆泉之上。忽見一人，貌甚黑，被綠袍，自水中流沿泳久之，吟曰：『夜月明皎皎，綠波空悠悠。』趙生方驚，其人忽迴望水濱，若有所懼，遂入水，惟露其首。有頃亦沒。趙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岸傍數十步，有神祠，表其門曰『瀆水神』。趙生因入廟，見神坐之左右，摶埴爲偶人。被綠袍者，視其貌，若前時所見水中人也。趙生曰：『此神廟，且能以風雨助生植。苟若毀其屋，適足爲邑人之患。』於是不果隳。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下《郡神迎路》 張開爲荆州刺史，至郡署，風雨暝晦，不辨面目，惟聞空中有殿喝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冑者十數人。開問其故，對曰：『某荆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祭謝及建飾廟貌。自此政譽尤善也。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田布尚書事》 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鎮淮揚也，盧丞相眈罷浙西，張郎中鐸罷常州，俱過維揚謁魏公。公以暇日，與二客私款。方弈，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至，洎逆旅某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復曰：『顯驗與他巫異，請改舍於都候之廨署。』公乃趣召巫者至，至乃與神遇，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謝？』神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相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也。』公矍然曰：『異哉！某之爲相也，未嘗以機密損益於家人。忽一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鐵犯贓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贓罪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日，從容謂上曰：「鐵贓罪，自有憲章。然是弘正之孫，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請朝覲，奉吏員，布亦繼父之款。布會征淮口，繼以忠孝，伏劍而死。今若行法論罪，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弘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某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表而見焉。公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爲愚婦人所使乎？』神憮然曰：『某常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恥而償之，乃宿債爾。』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未足，代付之曰，神乃辭去，自後言事不驗。梁相國李公琪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子之債，死且如是，而況於負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祿而不報，盜君之柄而不忠，豈其未得聞於斯論耶？而崔相國出入將相殆三十年也，宜哉！』

宋・徐鉉《稽神録》卷六 徐三誨爲撫州錄事參軍，其下幹力黃魯者，郡之俚人，年少，頗白晳。有父母在鄉中，數月一告歸；歸旬日，復來。一旦歸，月餘不至。三誨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歸矣。』於是散尋之。又月餘，乃見在深山中，黃衣屨履，挾彈而游，與他少年數人，皆衣服相同。捕之不獲。魯家富，乃召募伏於草間以伺。三數日，果擒之，而諸少年皆走。歸問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納我爲壻。』他無所言。留數日，復失去，又於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後一日，竟去，遂不復見。尋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臨川人採石之所，蓋石之神也。

《太平廣記》卷四八引《逸史・李吉甫》 李太師吉甫，在淮南，州境廣疫。李公不飲酒，不聽樂。會有制使至，不得已而張筵，憂慘見色。醼合，謂諸客曰：『弊境疾厲，亡歿相踵，諸賢傑有何術可以見救？』下坐有一秀才起應曰：『某近離楚州，有王鍊師，自云從太白山來，濟拔江淮疾病，休糧服氣，神骨甚清，得力者已衆。』李公大喜，延於上坐，復問之，便令作書，並手札。遣人馬往迎，旬日至，館於州宅，稱弟子以祈之。王生曰：『相公但令於市內多聚龜殼大簸巨甌。病者悉集，無慮不瘥。』李公遽遣備之。既得，王生往，令濃煎。重者恣飲之，輕者稍減，既汗皆愈。李公喜，既與之金帛，不受，不食，寡言。唯從事故山南節師

相國王公起。王坐見，必坐笑以語，若舊相職。李公因令王公邀至宅宿，問其所欲，一言便行。深夜從容曰：『判官有仙骨，學道必白日上昇。如何？』王公無言，良久曰：『此是塵俗態縈縛耳，若住人世，官職無不得者。』王公請以兄事之。又曰：『本師爲在白鹿，與判官亦當家，能與某同往一候謁否？』意復持疑。曰：『仙公何名？』曰：『師不敢言。』索筆書『鶴』字。王生從此不知所詣，王公果富貴。

又卷二九一引《水經注・竹王》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于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牁，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爲立祠，帝封三子爲侯。及死，配父廟，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

又引《拾遺録・龍門山》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闇不可復行。禹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色犬，行吠於前。禹計行十餘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人面蛇身，禹因與之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於此圖之側。禹問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江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以授禹。簡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度量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授簡披圖，蛇身之神，則羲皇之身也。

又引《隴州圖經・土羊神》　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鬬，遣使逐之，至此化爲土堆，使者驚而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於路隅，始皇問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享不絕。

又引《古文瑣語・晉平公》　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騮八駟以來，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于霍太山而歸，其逢君于澮乎。君其有喜焉。』

又卷三二四引《南廣記・山都》　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眼張口如笑。好居深樹中。翻石覓蟹啗之。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黃披身。于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卵而堅。長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鮮明。二枚沓之。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開口如規。體質虛輕。頗似木筒。中央以鳥毛爲褥。此神能變化隱形。猝覩其狀。蓋木客山槮之類也。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老樹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有道訓、道靈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罵二人曰。我居荒野。何預汝事。山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內外屋上。一時起火。合宅蕩盡矣。木客。鄧德明南康記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腳爪如鉤利。高岩絕嶺。然後居之。能斫榜。索著樹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買榜。先置物樹下。隨置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榜與人。不取亦不橫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與交作市井。死皆加殯殮之。曾有人往看其墓。以酒及魚生肉遺賓。自作飲食。終不令人見其形也。墓棺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之中。南康三營伐船兵說。往親覩墓所。舞唱之節。雖異于人。聽如風林汎響。聲類歌吹之和。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裝舟檻。木客乃獻其榜而不得見。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黑殺將軍》　開寶中，有神降於終南道士張守眞，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與玄武、天蓬等列爲天之三大將。言禍福多驗，每守眞齋戒請之，神必降室中，風肅肅然，聲如嬰兒，獨守眞能曉之。太祖不豫，驛召守眞至闕下，館於建隆觀，令下神。神曰：『天上宮闕已成，玉鑰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太祖以其妖，將加誅會晏駕。太宗即位，築宮於山陰，將塑像，請於神。神曰：『我人形，怒目被髮，騎龍按劍，前指一星。』如其言造之。太平興國六年，宮成，封神爲翊聖將軍，每歲春秋，遣中使祈醮，立碑記其事。守眞時來京師，得召見。至道三年春，太宗弗豫，召守眞至，令爲下神。守眞屢請，神不降。歸，纔至而卒。後數日，宮車晏駕，此事異也。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一《來和天尊》　刑部尚書楊公礪爲員外郎時，常夢人引導，云：『謁來和天尊。』及見天尊，年甚少，睟穆之姿若冰玉焉。楊公伏謁，天尊慰藉之甚厚。及覺，莫諭其事。後章聖皇帝育德儲闈尹正神州，楊公入幕，始謁而歸，語諸子弟曰：『吾適謁皇太子，乃吾頃夢來和天尊之儀狀也。』

又《黑殺神降》 開寶中，有神降於鳳翔府俚民張守眞事，自稱『玄天大聖玉帝輔臣』，其聲嬰兒，歷歷可辨。遠近之民禱祠者旁午。太祖召至京師，設醮於宮廷。降語曰：『天上宮闕成，玉鎖開，十月二十日陛下當歸天。』藝祖懇祈曰：『死固不憚，所恨者幽幷未幷。乞延三數年，俟克復二州，去亦未晚。』神曰：『晉王有仁心，歷數攸屬，陛下在天亦自有位。』太祖命繫於左軍，將無驗而罪焉。既而事符神告，太宗踐祚，度守眞爲道士，仍賜紫袍。遂營廟於盩厔之太平鎮。神位次序、殿廡規模一由神授。乃尊黑殺，號爲翊聖。至仁宗朝，追謚守眞爲傳眞大法師。事見《翊聖別傳》。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第一《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李右轄公素，初爲吉州永豐尉，夜夢二神赴庭，一神秉牒見訴云：『某，縣境地神也，被隣邑地神，妄生威福，侵境以動吾民，民因爲大建祠宇，日饗牲牢之奉，某之祠香火不屬也。以公異日當宰衡天下，故敢求決於公。』公素爲折隣神越疆之罪，二神拜伏而出。既覺，聞報新祠火起，神座一燕而盡。又大觀間，公自工部郎中出典泗州，是歲淮甸久不雨，至於苗穀焦垂，郡幕請以常例啓建道場，禱于僧伽之塔。公曰：『唯容作施行。』郡民憫雨之心，晨夕爲遲。而至旬日，略無措置事件。殆至父老扣馬而請，及怨讟之言，盈于道路。往來親舊與寮屬，乘間委曲言者再三，公但笑答曰：『某忝領郡寄，凶旱在某之不德，無日不念也，且容更少處之。』一日晨起，視事畢，呼郡吏亟令告報塔下，具佛盤，啓建請雨道場。仍報郡官，俱詣行香，且各令從人具雨衣從行。一郡腹誹，以爲狂率。既至塔下，焚香致敬訖，復令具素飯，留郡官就食，待雨而歸。飯罷，烈日如焚，公再率郡寮，詣僧伽前炷香默禱者久之，休于僧寺。須臾，雷起南山，甘澤傾注，舉郡懽呼，集香花迎擁公車，還郡而散。一雨三日，千里之外，蒙被其澤。時郡倅曾紱帥郡官，賀雨之次，密以前日公漫不省衆請，而一出便致霈澤，如宿約者，何謂也。公徐語之曰：『某自兩月前，意念天久不雨，必爲秋田之害。即於治事廳後，齋居飯素，取僧伽像，嚴潔致恭，晨夕供禱，非不盡誠。前夕忽夢僧伽見過，具言上帝以此方之民，罪罰至重，勑龍鎮水。老僧晨夕享公誠禱，特於帝前，以公罪己憂歲之心，陳於帝。今已得請，來日幸下訪，當以隨車爲報也。某拜謝再三。既覺，知普照王非欺我者，遂決意帥諸公，同詣塔下，焚禱俟之，無他異也。』

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八《廣德王開河爲豬形》 廣德軍祠山廣德王，名渤，姓張，本前漢吴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迹，役陰兵導通流，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荆溪，疏鑿河瀆。先時與夫人李氏密議爲期，每餉至，鳴鼓三聲，而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厥後因夫人遺飧于鼓，乃爲烏啄，王以爲鳴鼓而餉至。洎王詣鼓壇，乃知爲烏所誤。逡巡，夫人至，鳴其鼓，王以爲前所誤而不至。夫人遂詣興工之所，見王爲大豬，驅役陰兵，開鑿河瀆。王見夫人，變形未及，從此恥之，遂不與夫人相見，河瀆之功遂息。遯于廣德縣四五里橫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于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廟。由是歷漢五代以至本朝，水旱災沴，禱之無不應。都人以王故，呼豬而曰烏羊。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鐵塔神》 蔚州城内浮圖中有鐵塔神，素著靈驗，郡人事之甚謹。契丹將亡，州民或見其神奔走于城外，亟詣寺視之，神像流汗被體，雖頗驚異，然莫測其故。至夜，神見夢于寺主講師曰：『吾奉天符，令拘刷，葉本作『蔚』。城中合死人，連日奔馳，始克就緒。來日午時，女眞兵至，破城，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畸，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尚亦在籍中。吾久處兹地，平日仰師戒德，輒爲以它名易之，詰旦從此而逝，庶萬一可脱。』講師既寤，以語寺衆，皆笑其妄，遂獨挈囊登寺後山顛避之。行約五里，忽憶所遺白金盂，復下至寺。適有修供者，衆競挽留之，曰：『和尚聰明如此，顧乃信夢，今檀越在此，正欲和尚升堂演法，無故捨去，則此寺不可爲矣。況邊上不聞有警，勉徇衆意，齋罷而行，亦何晚耶！』僧不得已，遂升堂。講畢，各就食，方半，有報：『女眞自草地至，即圍城。』城素無備，不可守，頃刻而陷。僧蒼皇失措，不暇走，兵已大掠。城中人與寺僧死者如神告之數，講師亦不免。

又卷五《趙善文》 撫州金溪縣有神廟，甚靈顯，祈請者施金帛無虚日，積錢至二千緡。宗室善文過廟下，心資其利，焚香禱曰：『損有餘補不足，人神一也。善文至貧，願神以二十萬見假，不然，將白于官，悉籍

所有而焚廟。神雖怒，若我何！』既禱，即呼廟祝取錢。祝無辭以卻，但曰：『神許則可。』善文取杯珓擲之，連得吉卜，再拜謝，運鏹以出。如是十年，夢神來謂曰：『曩日所貸，今可償矣。』夢中窘甚，約以緡葉本作『紙』。錢還之。神不可，曰：『此特虛名耳。』又欲倍其數，亦不可。善文計窮，以情告曰：『一時失計爲之，今實無可償，願神哀釋。』神沉思良久，曰：『必無錢見歸，但誦《金剛經》，每卷可折一十，他無以爲也。』既覺而懼，遽齋戒取經諷讀。凡三日，得二百過，默禱以謝之，後不復夢。陳寅伯明說。

又卷一一《五郎鬼》　錢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憑之，目爲五郎。有問休咎者，鬼作人語酬之。或問先世，驗其眞僞，雖千里外，酬對如響，莫不諧合。故咸安王韓公兄世良尤信暱，導王令召之。巫至韓府，而五郎者不至。巫踧踖不自安，乃出。後數日，偶至靈隱寺，鬼輒呼之。巫詰其曩日不應命，曰：『門神禦我于外，不能達也。』

又卷一九《恩稗所稗院》　王師道，字深之，綿州人。紹興二十八年，挈妻子自蜀赴調行在。明年正月晦，夢有人類三省大程官狀來曰：『公有新命。』出黃敕示之，乃除管某院云云。王不暇細視，曰：『我已通判資序，今且作郡守，何乃反充監當邪？』其人曰：『此官不易得，又上帝勑，豈可拒也？迎官且至，治所不遠，可即往視事。』少頃，從者皆至，亟升車行。纔一二里，到大曹局，門戶洞開，視題額五字曰『恩稗所稗院』。吏曰：『所轄天下物命也。』其中皆禽鳥，種類不可名狀，而雀最多。周覽未竟而寤，以告家人，誓不復殺生。自恐不能永，頗料理後事，戒其子遍謁鄉人之在朝者。夢後半月除知達州，又十許日，出謁歸，得疾轎中，至舟而卒。時三月四日也。

又《穢跡金剛》　漳泉間人，好持穢跡金剛法治病禳禱，神降則憑童子以言。紹興二十二年，僧若沖住泉之西山廣福院，中夜有僧求見，沖訝其非時。僧曰：『某貧甚，衣鉢纔有銀數兩，爲人盜去。適請一道者行法，神曰：「須長老來乃言。」幸和尚暫往。』沖與偕造其室，乃一村童按劍立椅上，見沖即揖曰：『和尚且坐，深夜不合相屈。』沖曰：『不知尊神降臨，失於焚香，所問欲見若沖何也？』曰：『吾天之貴神，以寺中失物，須主人證明，此甚易知，但恐興爭訟，違吾本心。若果不告官，當爲尋索。』沖再三謝曰：『謹奉戒。』神曰：『吾作法矣。』即仗劍出，或躍或行，忽投身入大井，良久躍出，徑趨寺門外牛糞積邊，周匝跳擲，以劍三築之，瞥然仆地。踰時，童醒。問之，莫知。乃發糞下，見一塼臬兀不平，舉之，銀在其下，蓋竊者所匿云。

又乙志卷四《掠剩相公奴》　沈傳曜侍郎昭遠，紹興戊辰自江西移帥湖南。過袁州，逆旅人令蒼頭趨走於前，年十三四矣，容止安詳，殊無村野小兒態。喜而問之，答曰：『嘗在一官人家爲小童數年，近方辭歸。』傳曜曰：『肯從我乎？』曰：『幸甚！且請歸白父母。』少選復至，遂隨以西。出入房闥間，極謹飭，凡所使令，皆能知人意，舉家愛之。至潭半歲，忽求去。傳曜曰：『汝方習熟於此，姑留可也。』曰：『奴自有所職，但當事侍郎許時，期至當去耳。』傳曜怪其語，問所職爲何，對曰：『見爲掠剩相公奴，所掌者，人間鞋履也。人所著鞋，更新換舊，皆有簿歷，書之唯謹，如侍郎平日所服用，皆記錄無遺。』因取袖間歷，幷以舊屨數十緉出示，再拜而去。傳曜始驚異，知其非人。後數日而傳曜卒。張栻欽甫說。

又《廬州老兵》　呂安老尚書祉既以淮西事不幸死，廬州人或云見之，至今虛正廳不居。紹興二十六年，吳逵爲守，當春時，家人思欲出郊。城外有道觀，相承爲踏青宴飲之地。逵宿戒騶從，遲明即出。方五鼓，直宿老兵起，望廳上已有燈燭，即屏間窺覘，乃安老據案治事，吏校列侍其旁。典謁者持賓客牌白曰：『某官某官過廳。』安老起迎，數客肅揖就坐，賓主之禮與常日郡守見僚屬不殊。客退，安老回顧，見老兵，令呼出曰：『見我不致敬，敢竊窺邪？敕五伯杖之二十。』老兵拜謝，起，了無所睹。且視其創，乃眞受杖也，療之數月乃愈。

又卷五《司命眞君》　余嗣，字昭祖，福州羅源人，官朝散郎。紹興十八年，居鄉里，與福帥薛直老有同年進士之好，丐部銀綱往行在，欲覬賞典合年勞遷兩秩。明年郊祀恩任子，九月五日至郡中，館于所親林氏。十九日往大中寺，飲于表弟韓知剛邑家。歸時已二鼓，倦甚就枕。月色甚明，似夢非夢，見一人排闥而入，道衣小冠，持旌幢立於牀前，呼曰：『司命眞君相召。』嗣索所逮符檄，曰：『面奉嚴旨，並無文書。』嗣即起，著紫窄衫，繫帶而出。回視己身，卧榻如故，歎曰：『吾必死矣！逆旅

中至此，爲之奈何？』追者前導，常遠數步，欲與之語，不可得。纔出東門，覺非平日所行路，夾道高木，陰森蔽虧，日色晃曜，乃似辰巳間。經五六里許，不逢行人，心甚怖。俄見一城巍然，門旁兩人對立，軟巾束帶，如唐人衣冠。追者曰：『眞君門下引進使者在此相候，可進矣。』二使揖入門。門內有亭，供張甚盛。一人華冠螺髻，衣紅綃袈裟，嗣升亭，二使俱坐，不交一談，飲湯而退。復引入，度行三四里，所過金碧輝映，甃地皆琉璃。私喜，知決非惡地，憂心稍釋。入，轉一曲角，舍宇益雄麗。使者曰：『此眞官治事所也。』嗣問曰：『若至彼，用何禮以見？』曰：『公無朝服，只合肅揖。』聞呼，卽登殿。入門，揭金書牌曰『司命眞官之殿』，如儀以謁。卽引上，視眞官冠服，與今朝服等。熟視之，蓋建炎間越州同官某也。原注：嗣不欲言之，或云，張讀聖行也。笑謂嗣曰：『此間今年考校，得二十人，見公姓名，特去相召。』嗣皇恐謝曰：『嗣官卑材下，無寸長可紀，安得預考校之列？』眞官厲聲曰：『此間不問人貴賤，不問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間正不正爾。與公有舊，欲公知前程事。公官資儘有，而所享之壽止七十四。若能辭榮納祿，可延一紀。自此以往，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蓋不止此。公欲之乎？』嗣曰：『敢不聽命。』眞官曰：『今日非奏過天曹主宰，亦召公不得，然不可過三時，宜速歸。』顧二使令引出。遂退，由元路行。經一殿門，聞人聲嘈嘈，有呻吟號泣者，使者曰：『司過眞君殿也，方坐殿訊囚。』嗣問曰：『人世何事爲重罪？』曰：『不孝爲大，欺詐次之，殺生又次之。』及外門，花冠者出，向嗣合爪曰：『此官員不可思議。吾到此半年，見多少人入來，何嘗有出去者！此官員實是不可思議。』復揖坐，飲湯下階。使者曰：『尋常只到此，以公與眞官有分，且又慈仁，今特遠相送。』既出，嗣問曰：『適花冠者何人？』曰：『渠是三十三天上人，以微過謫監門，滿一年，卽復歸矣。』『所飲何湯？』曰：『入時是醍醐，出時爲甘露。』嗣懇曰：『今幸得歸，何以見教？』曰：『輒有厭禳之術，公到家日，取門上桃符，親用利刃斫碎，以淨籃貯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於東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卽靜坐，冥心呪曰：「天皇地皇，三綱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還，乃止。』又云：『公歸家，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當祭先，寢當存息，皆修持之要。』嗣曰：『此行念無以報德，使者何所須？』二人相視而笑，掉頭曰：『此中無用，此中無用。』固問之，曰：『公平日誦《金剛經》，回向一兩卷足矣。』往來酬答唯一人，其一默不語。又行一二里，辭去，曰：『此去無他歧徑，歸卽至。』嗣獨行，如及城東門，足跌而寤，已三更矣。儼如白晝出謁之狀，遂呼僕張燈作辭綱劄子。遲明，詣薛白之，且言欲致仕。洎還家，取桃符如所教以行，然不曉何理也。竟自列掛冠，明年拜命，始爲人道其始末如此，且自作記。人謂嗣必享上壽，福未艾也。然是後七年而卒，殊與所夢不侔云。

又卷一八《青童神君》 龍大淵深父，始事潛邸時，得傷寒疾，越五日而汗不出，膝下冷氣徹骨，舌端生白膏，醫者束手，以爲惡證。是夕，灼艾罷，昏寢，夢若至諸天閣下，四顧無人，獨仲子乳母在傍。方竚立，有騶導從東來，相續數百輩，身皆長大，著淡素寬袍。中車垂簾，色盡白，杳杳望西北方去。行聲稍絕，又有繼其後者，侍衛皆青衣女童，各執芙蓉花，麾纛旂幢，夾列左右。一人乘輅如王者，戴捲雲玉冠，被青衣，兩綬自頂垂至腰，縹縹然，容貌清整，微有鬚，似十三四歲男子。深父望之，以手加額，輅旣過，一女童招深父使前，顧曰：『識車中尊神乎？曾施敬否？』曰：『車過速，僅得舉首瞻仰耳。』曰：『甚善甚善！此青童神君也，使子遇白輿中人，已成齏粉，然當再回，不可不避。』以手中花予深父，顧其後武士，令導往對街雙闕門，曰：『宜亟入，徐則及禍。』趨至門，門內人問曰：『用何物爲驗？』示以花，卽引使入。乳媼繼進，戶者止之，武士取花房下小藥置其手，亦得入，遂登高樓。樓施楯檻，檻外飛閣繚繞，躡虛而成，四望極目。少選，白輿從西北轔轔復來，前後素衣紛紜，漸化爲白氣一道，長數百丈，霹靂從中起，聲震太空，望東北而去。凡所經亘，室屋垣牆，山阜林木，不以巨細高卑，在坑在谷，皆爲微塵，獨門內樓檻，屹立不動。深父悸不自定，俯瞰閣下，澄潭瑩澈如大圓鏡。正窺水小立，有人擠之，墜潭中，蹶然而寤，汗流浹膚，鐘旣鳴矣。急呼其子，記神名，設香火位，詰朝益愈，方能言其事。道士云：『此東海青童君也。白車者，疑爲蓐收白虎之屬。』吁！可畏哉。

又丙志卷一〇《掠剩大夫》 揚州節度推官沈君，居官頗強直，通判饒惠卿尤知之。惠卿受代歸臨川，一府僚屬出祖於瓜洲。前一夕，沈聞書窗外人語曰：『君明日祿盡馬絕。』爲妻子言，愀然不樂。明日，將上馬，

厥子牽衣止之，沈曰：『饒通判相與甚厚，方爲千里別，安得不送？』策馬徑行。所乘馬蓋借於軍中者，惡甚。始出城，奔而墜，足絓鐙間，不可脫，馳四十里，及瓜洲方止。馭吏追及之，則面目俱敗，血肉模糊，不可辨識。舁歸舍，氣息喋喋，經一日而絕。惠卿憐其以己死，賻錢二十萬。郡遣夫力十餘輩護柩歸，諸人在道相顧，如體挾冰霜，或時稍怠，則頭輒痛，類有物擊之。兩旁行者皆見一綠袍官人坐柩上，執梃而左右顧，至家乃已。後歲餘，其妻閻氏白晝見旗幟奄冉行空中，一人跨白馬駐躡而下，至則沈也，相慰拊良久。又徧呼諸子，誨以讀書耕稼之務，曰：『吾今爲掠剩大夫，勳業雄盛，無憶我。』翩然而去，自是不復來。閻氏之弟榕傳其事。

又卷一四《忠孝節義判官》　楊緯，字文叔，濟州任城人，爲廣州觀察推官，死官下，喪未還。其姪洵在鄉里，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歙見緯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既坐，神色慘然如平生。洵跪問曰：『叔父今何之？』曰：『吾今爲忠孝節義判官，所主人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旁人但見洵拜且言，皆怪之。將行，二紫衣留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何不就彼立祠？』洵忽寤，告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云云如此。衆悲駭。因呼工造像。工技素拙，及像成，與緯不少異，始知其神。然以官不顯，又無蹟狀，故州縣不肯上其事，祠竟不克立。緯生爲善人，所居官專務以孝弟教民，正直好義，故沒而爲神。考諸傳記，蓋未嘗有此陰官也。見《晁无咎集》。

又丁志卷六《翁吉師》　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事神著驗，村民趨向籍籍。紹興辛巳九月旦，正爲人祈禱，忽作神言曰：『吾當遠出，無得輒與人問事治病。』翁家懇訴曰：『累世持神力爲生，香火敬事不敢怠，不知何以見捨？』再三致叩，乃云：『番賊南來，上天遍命天下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曰：『幾時可歸？』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自是影響絕息。嘗有富室病，力邀翁，嚴絜祭禱，擲珓百通，訖不下。至十二月旦，復附語曰：『已殺卻番王，諸路神祇盡放遣矣。』即日靈響如初。

又卷一〇《天門授事》　贛州寧都縣胡太公廟，其神名雄，邑民也。生有異相，顧自見其耳，死而著靈響，能禍福人，里中因爲立祠。崇寧初，邑士孫勰志康夢白鬚翁邀至其家，問曰：『如何可得封爵？』孫意其神也，告曰：『宜行陰功，無專禍人。』翁曰：『吾豈禍人者？吾爲天門授事，日掌此邦人禍福。必左右竊聞之，託吾所云，妄出擾惑爾。』孫曰：『歲時水旱，最民所急，若能極力拯濟，則縣令郡守必以上於朝，封爵可立致也。』覺而審其爲太公。五年丙戌，縣大火，禱於祠。俄頃，風雲怒起，如有物驅逐之，火即滅。縣以事白府，奏賜『博濟廟』，明年，遂封『靈著侯』。噫！神既受職於天，猶規規然慕世之榮名，唯恐不得，乃知封爵之加，固非細事。孫公夢中能曉神如是，可謂正士矣。黎珣作記。

又卷一四《白崖神》　梓潼射洪縣白崖陸使君祠，舊傳云姓陸名弼，終於梁瀘州刺史，今廟食益盛。政和八年十月七日，蜀人迪功郎郭時自昌州歸臨邛，過宿瀼川驛，夢爲二吏所召。行數里，至官府，極宏麗，廳事對設二錦茵，庭下侍衛肅然。頃之，朱紫吏十輩擁一神人，紫袍金帶，引時對立。時睽眙未及言，神顧曰：『且易服。』乃退如西廡。吏云：『王自言與君有同年家契，當受君拜，曷爲不言？王甚不樂。』時曰：『王爲誰？』曰：『射洪顯惠廟神，昔年瀘南安撫使英州刺史王公也。其子雲，今爲簡州守。』時始悟與雲實同年進士，甚懼，曰：『然則欲謝不敏，且致拜，可乎？』吏曰：『可。』再揖至茵次，通敍委曲，因再拜。神喜，跪受勞問，如世間禮，遂就坐。神曰：『吾入蜀踰二紀矣，曩過陸使君廟，留詩曰：「瀘州刺史非遷謫，合是龍歸舊洞來。」一時傳誦，指爲讖策。暨以言事得罪，棄官謝世，獲居於此，獨恨王氏族人無知者。藉子之簡州，告吾兒。』時敬諾。寤後六日，至簡池，謁太守弗獲，不得告。明年，過資州，復夢神召見，責其食言，時愧謝，神曰：『是行必爲我言之，吾近數有功於民，不久亦稍增秩禮命矣。』時既覺，兼程至簡，以手書達所夢。太守感泣，訪手澤於家而得其詩。王公名獻可，字補之，自文階易武，仕至諸司使英州刺史知瀘南而卒。豈非代陸公爲白崖神乎？龍歸洞之事，見於廟記。宣和七年，宇文虛中與雲同在河北宣撫幕府，爲作記云。

又卷一五《新廣祐王》　邵武軍北大乾山廣祐王廟，攷圖記，乃唐末歐陽使君之神。距縣二十里，對路立屋數楹，以館祠客。有王道人者居其旁，躬洒掃事，頗謹樸戇直。乾道四年秋，夢車騎滿野，羽儀輿蓋如迎方

伯連率而又過之，皆自廟中出。趨問何所往，一吏曰：『遠接新廣祐王。』曰：『敢問王何人？今居何地？』曰：『在浦城縣，故臨江丞陳公也。』覺而記其語。明日，徑走其處詢訪之，果有陳丞，以進士登第，平生廉正，爲鄉里所稱，死方五日。道人驗夢可信，喜而歸，稍以告人，今猶處祠側。

又《杜默謁項王》 和州士人杜默，累歲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據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好虧我。』語畢又慟，淚如雨。廟祝畏其必獲罪，強扶掖下，掖之出，猶回首長嘆，不能自釋。祝秉燭入，檢視神像，亦垂淚向未已。

又支甲卷一〇《扣冰堂僧》 程虞卿，建安人，嘗爲他郡幕僚。受性剛豪，多結里中輕俠，椎牛釃酒，畋獵博塞。乾道三年春月，赴一宗室家宴飲。酒酣，與同坐者入大中寺，至扣冰堂，繪匠方畫佛壁，內一侍者貌古怪，程指哂笑侮之。是夜，歸舍醉寢，夢偕其友丁子和行抵別館，逢兩僧持梃大呼，向前肆擊，奔趨欲避，而前迫室屋，不可進。度事窮勢逼，乃俯伏作禮，引咎哀祈，僧怒少霽，謂曰：『汝更食牛乎？』對曰：『願自此永斷。』僧曰：『汝若再食，來吾堂中，必肌汝足。且縱汝歸。』程再拜而出。夢覺，流汗浹於枕席，心怖營不寧，坐以待旦，詣丁生之門。方擬談說，丁錯愕止勿言，先敍所以，無一詞異。於是相率往扣冰堂，正見兩像，卽夢中僧也，怖悸益甚，遂絕意太牢，而餘事亦從斂戢。

又支乙卷二《邵武試院》 淳熙十三年秋八月，邵武解試。十五夜謄錄院遺火，舉子文卷亦多被焚爇。明日，入試者相率共治墓胥，簾內亦令捕捉，皆奔迹隱處。或跧伏梁上，至夜不敢喘。俄見一黑物從空而下，狀貌如鬼，攜當三錢二十餘，遍歷試案，時有喜色，輒置一錢於案頭而去。既畢，持杖繞廊擊諸坐人之不得錢者，或身仆，或筆墜，而舉子了不覺。吏自念：『豈非得錢者預薦，而遭擊者當黜乎？』因默志其平日知識十數人以爲驗。迨揭榜，果與所料同。然則名場得失，當下筆作文之時，固有神物司之於冥冥之中，無待於考技工拙也。

又卷三《景德鎮鬼鬬》 淳熙元年初夏，浮梁景德鎮漁者設網於鄱江，天色亭午，景物清和，水波不興。正往來投餌，俄頃迅風大作，冷氣如深秋。漁急拏舟趨伏岸澗，忽見偉男子百餘輩，皆文身椎髻，容貌魁昂，盤旋於沙渚。一巨人青巾綠袍，褐韡玉帶，持金瓜，坐繩床，指呼羣衆分爲東西兩朋，各執矛戟刀仗，互前鬬擊，其勇如虎，格格有聲。久之，東朋獲勝，退立少息。西朋負敗而走，悉化爲牛，浮鼻渡水。東隊鼓譟追襲，振搖太空。牛既得渡，縱橫散佚，不知其所如。是歲近境疫癘，從縣鎮以西比屋抱疾，而東村帖然，始悟漁者所見向日爭鬬而勝者，里社之神，其奔敗化牛者，瘟鬼也。

又卷五《顧六耆》 秀州之東三四十里，聚落曰泗涇。其傍有大聖寺，長以佛殿燈油付一行者，率月給若干斤。久之，輒不及期而告罄。主僧責其乾沒，屢遭鞭箠，殊以爲苦。蓋初未嘗爲欺也，然無由自明，但寅夜伺之惟謹。一夕，聞啓扉，遽入視，逢一偉人，脫所著金甲，正取油遍塗四體。驚問其故，答曰：『汝勿怨我，我乃近村顧六耆家方隅禁神，所謂金神七殺者。爲此老恃富無義，廣營舍宇，穿掘井地，無時暫寧，觸我忌步甚多，使我舉身成瘡痏，非藉膏油滋潤，則痛楚不可言。亦知汝無辜受罰，今幸向愈，自此不復來，當陰佑汝，俾數數爲人脩供得財，用以相報。』行者謝曰：『顧老既有犯於明神，胡不加諸禍譴？』曰：『彼方享頑福，未可問也。』遂隱不見，其後果無失油之患。顧老爲人獷悍，豪於里閭，且御諸子嚴甚，嘗呼語之曰：『吾聞人死之後，祭祀多不克享，盍及吾未瞑目時，借行喪禮。汝輩各衰麻如儀，排比靈席，爲吾朝晡哭拜設奠，竟百日而止。』其子不忍豫凶事，泣而諫請，叱怒弗聽，卒如其戒。又十餘年始死。

又卷七《澧州判官》 故郭郡州沔之子林，字伯宗，紹熙二年自鄱陽赴澧州判官。涖事數月，直宿兵卒見本衙土地廟判官踞坐廳上，或以告林，林意諸卒相戲侮，不以爲怪。次夜復然。陰察之，了無迹，但杖閽者，而親往閉廟門，且選一謹信者宿其側。此人懼譴。終夕不敢寢。將五更，見一人身軀頗偉，髭髯如戟，從外來，踐履其衷席而過。至且，則儼然據主位偃蹇。林亟驗封鑰，門開如故，始大駭訝曰：『得非奉事不肅，招致此異！』乃具牲酒拜禱謝過。俄報手詔至，林乘馬出郭郊迎，中途墜鞭，若中風狀，馭者拾鞭復進，已頹仆馬背，扶掖以下，僅能拜詔，甫歸

家即死。廳吏方云數日前夢本官與廟判官爲代。林本雅素吉人，而邂逅至此，雖沒而爲神，亦眇末矣。澧州巡檢馬燧說。

又《勸善大師》 饒州東岳行宮遭火蕩盡，後來草創修理，僅有屋一二十間。紹熙五年十二月，判官孟滋同妻往謁，至外舍小室，見一僧，像貌彩飾皆剝落，問何神，祝吏曰：『勸善大師也。』滋顧其妻有整治之意，而未嘗出言。是夕，夢一長僧來丐衣服禦寒，且云：『不過費君家錢三千耳。』覺而驚異。明日，即令工往，裝繪一新，正用楮幣三千。

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四《草鞋大王事》 紹興癸丑，予客淮南。時右司陳子長損之，蜀人也，以庾節攝楚州。往訪之。從容言及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葉繁茂，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憩其下，或易扉屨，則以其舊拋挂於枝上以爲戲。久而積千百緉，亦有卜心事者，往往皆應，人固神之。忽一士人應舉過之，旁無人焉，取佩刀削樹皮書曰：『草鞋大王，某年月日降。』莫有知者。洎回涂，則已立四柱小廟堂矣。士笑而不言。三年再至，則祠宇壯麗，亦有十數家於其側。驚而問焉，則備言其靈感。士乃留宿而扣神曰：『神之號蓋某戲書，胡然而至此盛邪？抑神何人也？』是夕，夢神紫綬而請見，告之曰：『予此近老鋪兵也，平生不敢欺心，揀汰之後，每見負重而不能前者，因爲送五里以息其肩，無他長也。不謂上帝錄是勞績，顧未有所處，得先輩書此號，遂受敕，俾血食。』士曰：『若何爲而能靈感？』神曰：『是非予所能也，每有禱雨暘或休咎，即爲奏帝。帝以其誠，隨扣得請爾。』士曰：『然則某之前程可問乎？』神曰：『諾。』再夕，夢神告曰：『必俟某年而後登第，當至何官。』已而皆驗。然則神亦何常之有，人苟有一善，上帝無不錄之，積惡亦然，可不知所擇哉。

宋・張世南《遊宦紀聞》卷四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爲天下第七福地。出懸郭，陟峻嶺，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曰『名山』，徐眞君上昇，東西二室，歸寂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樵禁。該曲臺祀典，石門插天，杉檜晝暝，猿狖清嘯，與寒泉響答，眞偉觀也。

徐本牧兒，飯牛山椒。一日，聞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弈。拱立良久，遺徐棋子一，叱令歸。歸即精解手談，時碎瓦器爲子，布地爲局。縱游巖上，往往與二人遇，遂得修行燒煉訣。有趙眞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祕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共飲草廬中。時霜月，草木彫空。徐曰：『主人遠訪，無以爲樂。』以餘瀝一噴，頃刻林花徧開。今名所居曰『花林莊』。徐功行成，將入山煉大丹仙去。埋棋子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今老樹尚存。嘗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爲戒。丹成之日，與兄弟姊妹七人餌之，同時上昇。故其地，七仙有亭，徐、趙二眞君有祠云。

自仙羽化後，俗眼凡骨，莫有一詣其上者。數百年下，有澍僧攜小師來主寺，有輕身術。偕至徐君壇，得二石室。乃鑿山通道，飛磴自石門中出，始盡發地祕。四方游者，於是翕集。其東室明潔，前有水簾，自千仞崖顛，垂空而下，如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坐而揖。西則晻藹，亦乏奇觀。獨去洞數步，有石龜與石棋枰對立。古老相傳云：『龜舊處室中，徐君叱而出之。』其事頗誕。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師乘其遠出，趨師牀坐逝。主僧於齋席中即知之，歎云：『呵耐小鬼，奪我山中佳處。』亦即席坐逝。其徒議舁歸，以登涉之勞，乃茶毗囊骨，歸塑西室。雖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即脫落如怒。或者猶疑二僧禪寂雖高，而貪嗔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師之趨東室也，急欲化去，跏趺不盡一腳。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敗教之罪，摺而正之，言其中如敗炊餅云。耳目所得梗槩如此。

高蓋爲閩中佳山，雖左僻名勝，往往遠從游覽，吟題甚富。有一聯云：『雲幄護壇仙世界，水簾遮室佛家風。』時人賞之，以爲能點出山中眼目云。

宋・王明清《投轄録・水太尉》 大觀中，李邊字夷曠，公擇之子也，爲湖北提舉學事司勾當公事。嘗以職事至沔鄂之間。湖外地廣而傳舍每遠，稍捨之則食宿皆無所向。一日晚，將次一驛，遣健步卒先令往占，以備夕泊之所。比至，則廳事盡以青布幕之，中掛一牌曰『水太尉占』而外無從者可詢，遂急回以告夷曠。夷曠曰：『捨此將何之？不若就歇其廊廡，爲一宵之計。』既至，果然。夷曠意以謂必中人之銜，密命從者漫往謁之，投刺子於幕外。獨有一燈擎掛幕上，久之始有人自幕中取刺子以入，若女子聲曰：『暫坐，少頃出矣。』又聞其內多婢妾怛怩之言，四方之音畢備，間有誚讓之詞，以謂謁客者來何暮，是欲逐我輩使去此耳。夷

曠徘徊既久，又不欲遽退，忽一髽角少年衣青衣，狀若世所塑勾芒神，一手持毬杖，一手牽一物似犬而高，似羊無角。聞空中喝云：『揖太尉，揖！』夷曠俛首應之，答喏者卽其人也。驚駭之次，引麗人數十輩疾趨而出，布幕燈檠悉不復見。既遷入正寢，但見殺核滿地而已，他無所覩。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一《告成旱魃》 貞祐初，洛陽界夏旱甚，登封西四十里告成，人傳有旱魃爲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隨之。』命少年輩合昏後憑高望之，果見火光入一農民家，隨以大棓擊之，火燄散亂，有聲如馳。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如風。』至於有馳聲，則不載也。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棄水招疾》 杭州五雲山志逢大師，一日，閑坐於普賢殿中，俄一神於前曰：『吾護戒神也。師有小過，不敢不告。』志逢曰：『吾有何過？』神曰：『且如滌鉢水，亦施主物，師每棄之，非宜也。自此當有小病。』言訖遂隱。後志逢果患胃疾，十三年而卒。

又《和合之神》 萬回哥哥，蓬頭，面帶笑容，左手擎鼓，右手執棒。杭州市肆買賣及居民之家無不奉祀，一飯必祭，云是和合之神，奉祀之，可以使人在萬里之外，亦能回來。買賣經營禱之，無不應驗，故名萬回。龍興鐵柱觀側、武當山觀內亦奉祀之。

又後集卷一《天降銅棺》 鄭州監酒鄒宿，爲官公正無私，人所推敬。一日，鄭州日方午，天降風雹，煙雲四起於北門，黑霧盤旋直上，衝天不散，降下無蓋銅棺一具，但聞空中音樂嘹喨。時鄭州自守倅以下官吏、將校、士庶、僧道，盡易衣服，欲入銅棺。而外狹內寬，皆莫能入。續監酒巾裹而來，衆請之入棺，亦無少礙。少焉，復降銅蓋，綵雲繚繞，擎舉而上，仙韶鶴唳，瑞氣天香，靄靄不散，其棺冉冉向北而去。今爲北極司壽限判官。

又《周將軍賣馬》 周將軍乃靈順廟部神。宋朝嘗以馬百匹連鞍轡售於江北，索價太高。買者曰：『馬有何奇而價如許？』曰：『吾馬能行水上。』試之果然。議價定，明日再以數百騎來，北軍騎之渡江，俄頃黑風四起，人皆墜水，但見蔽江紙馬而已。忽現周將軍旗於雲間。宋趙制置奏聞於朝，封翊應侯，誥詞云『大起風馬之威』，指此也。

又卷二《李主觀靈異》 臨江軍閣皁山李主觀甚靈，至夜，觀中人滅燈火，不復敢行。忽因上元，呼匠人周元二於廊下房中，閉門造燭籠。一更後，忽見兩廊掛起燭籠，殿上燈燭熒煌，衣金紫者坐於兩班，衆吏環列。未幾，押趙帥與標來，一吏宣讀詞案畢，將趙決脊二十，押赴酆都收管。忽周匠兒咳唾，兩廊與殿上燈盡皆撲滅。次日，周匠至趙帥幹門首問安否，皆云無事。又數日，帥幹忽發背疽死。其帥幹存日，往往欺害貪虐，故神因周元二而顯其罪惡也。

又《廟神化虎》 至元癸巳，袁州能嶺村落間路旁有小店，惟一老婦同一子居之。每夜二更餘，有一虎蹲坐於春堂之上。忽一晚，有軍三四人來投宿，婦以虎卻之，衆軍曰：『我有鎗刀弓箭，不怕他。』乃共宿一房。至中夜，月明，老婦曰：『虎來矣！』衆軍於窗內竊視之，果爾，遂連施數箭。虎帶箭而去。明日衆軍與老婦共隨血路而尋其蹤，乃在一廟判官身上，拔箭而擊碎之，腹中尚有豬犬毛，口角尚有血存，自此虎不復有矣。

明・陸粲《庚巳編》卷二《羅江神祠》 祀自御史謫官福之古田，尋以需恩改知羅江縣。公署後有土地祠，前令所立，頗著靈異，令有事必禱焉，祭享無虛月，自祀蒞任不復然。一日，私廨失所畜鷄，尋之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釘者。以問輿皂輩，皆言神以久不祭，故見譴耳。祀怒，至神祠斥數其神，因舉意欲毀之。是夜夢中見神來，謝罪懇曰：『予血食于此者累年，不敢爲過。昨日鷄被釘，乃鬼卒輩苦饑，故爲之，非予敢然也。公幸憐之勿毀。』祀不許，明且遂撤去之。其前令者既秩滿，卽留家于縣署後，夜夢神來訴乞立廟，詰之曰：『何不更訴新令？』神蹙額曰：『須公自爲之耳，彼盛公威嚴，不敢干也。』令乃卽所居旁建祠祀之。

又卷六《神船》 陽山惠瑤說：其鄰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張家灣附船。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言欲往蘇州，求附載。貴人曰：『吾船今到蘇州爾。』卽命載之。民坐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着草履置身畔，以衣囊爲枕暫睡，不覺沉酣。寢寤開目，乃見身卧草野中，囊籍首如故，而草履不見。驚起視，日猶未晡，行出官道，問人：『此何處？』曰：『楓橋也。』益大駭，循途走至閶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與向所見粧飾不加異，但加小耳，船底及櫓皆濕。探其尾，則草

屨在焉。竦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相公廟也。』

又卷一〇《斗神救災》 常熟縣奚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數房皆被焚，火凡三夕始絕。煨燼中有小樓三楹，巍然獨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婦二人寡居，同處樓中，方火熾時，烟焰四逼，二人窘佈無措。素事斗神，但扣頭求救。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立簷下，舉袖麾之，火應手而散，七人忽不見。姑婦拜起，則四面幾無一椽留矣。龐金說。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一 峽山，據清遠之上游三十里。二禺穹窿對峙，東湞水而注之海，故名峽山。世傳黃帝二庶子，長太禺，次仲陽，降居南海。二子善音律，採崐崘竹爲黃鐘之管，與二臣曰初曰武俱隱峽中。禺居峽南，陽居峽北，故山號曰二禺。漢時海潮至此，經宿而反。五羊又名中宿峽。見東漢譚子相《海嶠志》。余考《南越志》云「秦時，中宿縣有民至洛，見一人寄書云：「吾家在中宿縣之觀亭，亭廟前石間有懸藤，君叩之自有應者。」歸者如其言，果有人在水中出，取書而沒。」似中宿之名不始於漢。及考《始興記》與《異苑》，載寄書事乃是晉時。疑《南越志》誤也。峽中洞巖泉石，說者多傳以謬悠之詞，似欲爲茲山增勝者。然文敏驅虎，事未百年，山中父老所目覩，其他種種，何至盡如齊諧、諾皐所傳也？因徵其事於山僧，略而識之。

明・馮夢龍《情史》卷一九《北陰天王子》 建康酒庫專知官雍璋妻女，以上巳日遊眞武廟。焚香畢，循東廊觀畫壁。逢少年子，着淡黃衫，繫紅勒帛，儀狀華楚，不知誰氏子，立女旁凝目注視。母怪怒，極趨西廊。俄而，亦隨至。母誚之曰：『良家處女。郎君安得如是？』乃從後門出，少年亦隨不捨。迨行雜沓，始不見。是夜，女就寢，揭帳，少年已先在牀。笑曰：『汝美好如此，不幸生胥吏家，不過嫁一市賈耳。吾乃貴家兒郎，與汝偶，眞可爲汝賀，毋疑我。』遂握手留宿。至旦，而母知之，絕以爲憂。經旬日，謂女曰：『我既爲門婿，當拜丈人丈母。』於是，正衣冠出拜，舉止叙述如士人。他日又言：『吾當有所補助汝家，遇給米付廚時，當諦視。』明日視之，米中得北珠數顆。自是每日皆然，轉盼成富人。建第宅，且別起樓與女居。凡有所需，如言輒至。若會宴親戚，則椅桌杯盤，悉如有人持攜，從胡梯而下。荏苒數歲。或謂雍生曰：『一女如此，而甘心付之邪鬼乎？且所得財物，未必皆眞。久必將爲禍。』雍生心固不樂，卽呼道士行法逐治。甫入門，已倒懸於梁。又呼僧，誦穢跡咒，正趺坐擊磬，不覺身懸空，行室中數十匝，懼而趨出。少年蓋自若。時時自稱秉靈王招飲，或言嘉應王招飲，歸必大醉。人又教雍生，使嫁女以絕之。得一將官子，旣納彩，少年謂女曰：『知汝將適人，固難阻拒，當爲汝辦資裝。成禮時，却施小戲術，聊奉一笑。』於是，縑帛器皿致於前。及婿登牀，若爲人舁於地。婿竊怪之，灑濯整齊，復登席，旋復墜地，亟奔去。雍氏自此不敢復言禳祛事。少年待女如初，但言：『汝父母本無誼，吾將加以殃禍。不過三年，必使衰替。汝命本不永，然念汝無過，已爲禱冥司，延一紀矣！』久之，有道人楊高尙者，法力甚著。雍氏厚儀延請，少年已前知之，顰蹙顧女云：『此却是眞法師，非吾所能抗。將遠引且避之耳！亦緣分有限，知復奈何？』命酌酒話別，徘徊間，楊已至。少年舉足欲竄，楊曰：『吾已設通天網罩汝，豈容越佚。』家人皆見少年立籠中，楊厲色責數之曰：『人神路殊，汝安得故違天律？今盡法治汝，又懼爲尊公累。苟爲不然，上奏天曹，令汝獲譴，入無間獄矣。』少年泣拜謝過。乃與之約，攜手出而縱之。雍生詢爲何神。楊曰：『北陰天王之子也。』自是絕不至。女在家，亦無人敢議親。父母繼亡，獨當壚賣酒。每憶疇昔少年之樂，潸然隕涕。建康南門外十里，有陰山，其上乃北陰天王廟。蓋其神云。

明・李中馥《原李耳載》卷下《文昌現像》 孟縣趙懷旋延慶乙卯棘闈，過午，於旁舍中遇一綠衣人，軟翅唐巾，貌端秀，向之拱手，言：『用心作文。』趙歸號，思闈中士子皆儒巾，若教官，紗帽去翅，衣非緋亦必青色，安得綠衣郎也？覆思其貌，大類文昌。作書義畢，將及經，燭甫至，火星飛噴，如炮炸聲，騰焰二尺餘。隣舍疑失火，驚視之，見燭光可異，齊賀云：『此奎光也。』揭曉果雋，北上聯捷。

又《試法移栽》 蜀有薛眞人者，得墨符神咒眞傳，如《七釜》所云者。一日外出，其徒戲將几上召神符焚之，幷頌咒。須臾神至，問何用，弟子失措曰：『墀下桂樹久在右，敢煩移左。』則果拔樹植左，土封如故，右亦無痕。徒異之。然不知送神咒，神瞠目言：『胡嫚我！不念，爾師當加罰。』眞人歸，見桂樹忽左，問之，徒不能隱。眞人嚴責之，罰跪神前，諷咒解退。後符籙諸書謹笥之，不敢輕置几上。張留孺云。

明・談遷《棗林雜俎》和集《曇陽子》 王文肅家幹曰五、曰七，通

敏敢任，並致厚貲。文肅女字徐少參廷棟子，未行，子夭。時王家有白狐出沒，作廋語雲篆，或靜室枯坐，諸眞駢降。非無因也，文肅迂而神之。侈言其事，聞於兩宮。俄而狐隱不復出，靈響遂絕。母朱夫人計窮，而王七之塾，爲紹興某生，密捐千金，以女歸之。某歸後，單門騶侈其橐，且女容止不凡。隣人挑之不可，或脅以無端，女吐實曰：『我太倉王相國女也。』聞於朱夫人。相國族父孝廉號曰兼吾，其人強忍自任，朱夫人卽召其女置孝廉家，而通書相國。亡何相國報命，第聞孝廉室內泣聲，俄寂如也。又累月，紹興某生來，同至者五人，亦延款，亡何並不見其出，則孝廉意也。王元美作《曇陽太師傳》，倣唐人《南岳魏夫人傳》。四明樓熀指其妄，鄞縣屠儀部隆上城隍神詛之，後曇陽子祠爲雷擊毀。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八　正德初，吳門儒家生一子甚慧，甫四歲，問父欲讀《九經》。父駭曰：『汝何知？』曰：『兒夙知之』。父奇其言，取示之，不待教而成誦。至八歲，忽謂父曰：『吾非若子也，乃瀛水眞君令取經典耳。今已熟記，當去。』卽仆地死。父母葬之，將窆，雷電風雨驟至，衆驚散。及霽，視之，則棺裂無屍矣。

又　江右熊相爲四川清軍，時大旱，禱久不應。公夢朱髮神語曰：『公好官，可齋戒祈雨，吾當助。卽凡疑獄逸賊之類，第焚香，書「涂秀才」三字于掌心，熏烟上，吾卽應爾。』次日，公謂同官曰：『公等勿祈，吾求三日，可必致雨。』衆未之信。行香三日，晴如故，恚甚。乃書三字，于香上熏之，少選，陰雲四布，大雨如注。自是，凡有所求，無不立應。川中稱爲神明。

又　陸御史完巡按汴梁。一日至湯陰，夢入岳祠瞻拜，王起延坐，語之曰：『我解兵事時，在杭之西湖，甚得山水之樂。今棲于此，祠宇傾圮，甚不安，願君爲料理。』完問：『王子孫有存者否？』王曰：『惟雷兒有一子，其後竟絕矣。』完熟視王貌，蘭室間有四痣。明日謁廟，所見如夢中，祠宇傾頹，鼻間剝落四處。完異之，重新焉。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南海之帝》　予嘗於南海祠書額曰南海之帝，蓋以家語云，水、火、木、金、土，是爲五帝。又莊生云，南海之帝爲倏故也。南海之帝實祝融。祝融，火帝也。帝於南嶽，又帝於南海者。石氏《星經》云：『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司夏，司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是也。』司火而兼司水，蓋天地之道。火之本在水，水足于中，而後火生于外。火非水無以爲命，水非火無以爲性，水與火分而不分，故祝融兼爲水火之帝也。其都南嶽，故南嶽主峯名祝融。其離宮在扶胥，故昌黎云：『南海陰墟，祝融之宅。』海在南而離宮在北，故曰陰墟也。體陰而用陽天之道，故以陰爲宅也。四海以南爲尊，以天之陽在焉，故祝融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帝、河伯之上。

祝融，赤帝也。《淮南子》云：『南方之極，自北戶之界至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是也。』正義云，『赤帝南方赤熛怒之神。』赤熛怒者，火赫赫炎炎之象。火者南人之命，南人之事赤帝，蓋事火也。事火者事其命也。歲之冬日，必爲火清之醮以答神庥，龍車冕服，極其珍麗爲之，所在皆然。

又《眞武》　吾粵多眞武宮，以南海佛山鎮之祠爲大，稱曰祖廟。其像被髮不冠，服帝服而建玄旗。一金劍豎前，一龜一蛇，蟠結左右。蓋《天官書》所稱『北宮黑帝』。其精玄武者也，或卽漢高之所始祠者也。粵人祀赤帝，並祀黑帝，蓋以黑帝位居北極而司命南溟。南溟之水生于北極，北極爲源而南溟爲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吾粵固水國也，民生於鹹潮，長於淡汐，所不與黿鼉蛟蜃同變化。人知爲赤帝之功，不知爲黑帝之德。家尸而戶祝之，禮雖不合，亦粵人之所以報本者也。或曰眞武亦稱上帝，昔漢武伐南越，告禱於太乙，爲太乙鋒旗。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太乙卽上帝也。漢武邀靈於上帝而南越平，故今越人多祀上帝。

又《五穀神》　晉吳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止州廳上。其後州廳梁上圖畫以爲瑞，號廣州曰五仙城。城中坡山，今有五仙觀。春秋粵人祈穀，以此方穀爲五仙所遺。一仙遺一穀，穀有五，故爲五仙。而五仙當日復有豐年之祝，故皆稱爲五穀之神。州廳之繪以重穀也，城名曰五仙，亦重穀也。

又《二司》　崖有二司神者，一日降魂童言曰：『欲與蕭公鬬法。』于是二司神各發馬腳。馬腳者，神所附之人也。以鎗自刺其腹洞貫焉。刺咽亦如之。有疾病者，許火棚，既愈。如數伐薪，請二司神醮愿，病者率衆輿二司神，跣行烈焰，毫髮無損。廣有三界神者，人有爭鬬，多向三界

神乞蛇以決曲直。蛇所向作咬人勢則曲，背則直。或以香花錢米迎蛇至家，囊蛇而探之。曲則蛇咬其指，直則已。有許愿者不還，蛇則騰至人家索飲食。又或有讎怨，於神前書其人年生八字，以碗覆之。神前碗大小紛然，無有敢動其一者。有急腳先鋒神者，凡男女將有所私，從而禱之，往往得其所欲。以香囊醊之，神前香囊堆積，乞其一二，則明歲醊以三四。新興有東山神者，有處女採桑過焉。歌曰：『路邊神，爾單身。一蠶生二繭，吾舍作夫人。』還家果一蠶二繭，且甚巨。是夜風雨大作，女失所之。有一紅絲自屋起，牽入廟中。追尋之，兀坐無聲息矣，遂泥而塑之，稱羅夫人。番禺石壁有恩情神者，昔有男女二人，於舟中目成。將及岸，女溺於水，男從而援之。俱死焉。二屍浮出，相抱不解。民因祠以爲恩情廟，此皆叢祠之淫者，民未知義，以淫祠爲之依歸，可悲也。

清・鈕琇《觚賸》卷五《潛竄衿錄》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簪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啓扃而迎，則晝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款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纚纚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轗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顰蹙曰：『君無顯秩，即一芹猶難擷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爲之迴斡。神徐曰：『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饔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又續編卷二《亞孻成神》　明萬曆戊午歲，增城縣獄卒名亞孻者，素稱樸健。是年十二月逼除，獄有重囚五十餘人，號哭不止，聲聞於外，亞孻亟止之，兼問其故。衆曰：『歲朝將臨，合邑之人，無不完聚，我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能相見，且係重犯，勢不可出，是以悲耳。』亞孻俯首良久，忽曰：『無難也。我與爾等約，今夕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齊來赴獄。我釋爾罪應死，爾俱不來，我亦死；爾來而或失一人，我亦死；爾人來，我至壽盡亦死。等死耳，何如行此善事而死也！』是時法網少疎，且值改歲，不甚嚴稽，悉放回家。明年初二日，前囚陸續至，而按名呼入，不少一人。亞孻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趺坐而逝。獄衆感德，浣濯其體而加漆焉。以其事言於縣，縣上巡按御史，請爲縣獄之神。今肉身尚在獄中，凡有疾病瘟疫，禱無不應，尊之曰『亞孻爺』。孻字不見於書，唯閩粵之俗有之，謂末子爲孻。亞讀如阿，孻讀如來。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三《天醫》　俗說雷部擊人，必有天醫隨之，或誤擊則旋活之。近雲南府有二人，同行遇雷，皆殛死。其一人怳忽見一比丘坐其旁，以手摩其腦曰：『汝不應死，勿慮。汝家人尋至矣。』時有目擊者，歸告二人之家，家人皆號泣至，至則生矣，比丘亦不見。宗兄行人爾成敬公說。

又《火神》　武進諸生楊某館於某氏，其人富而豪侈，每夜飲，必三鼓。一日醉歸，見館中燈火甚盛，從牖隙窺窺之，見案邊二燭卓立甚巨，有緋衣人據案觀書，意其楊也。明日詢之，楊對以實早寢，未嘗夜讀，然時有目擊者，歸告二人之家，家人皆號泣至，至則生矣，比丘亦不見。宗心怪之。至夜，假寐以伺，近三鼓，忽有大聲傳呼，排戶而入，隨有二巨燭出地上，已而紅焰滿室，僕隸雜遝，擁一緋衣人至，據案而坐，取案上書冊翻之。楊懼而叫呼，緋衣人若不聞者。將五鼓，緋衣者徐起，徑趨楊卧處，衆皆從之。忽舉牀四脚，盤旋室中，復擲之空中者數四。天將曙，又聞傳呼聲，寂無所見矣。久之，楊始甦，起視門戶，扃鐍如故；問院中人，毫無所聞也。因急謝主人歸。歸數日，火大作，所居皆燼，始悟所見乃火神耳。楊後中鄉試。

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五　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歸，（損）『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言訖，乘馬騰空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岱嶽，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文獻通考》：『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考《管子》對桓公曰：『東海之子類於龜。』不知何語，而房玄齡注則以爲海神之子。又元劉遵魯《漢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則山亦有女，曷足怪乎？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一《雹神》　王公筠蒼，蒞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湖，甫登舟，即有一人駕小艇來，使舟中人爲通。公見之，貌修偉。懷中出天師刺，曰：『聞駕從將臨，先遣負弩。』公訝其預知，益神之，誠意而往。天師治具相款。其服役者，衣冠鬚鬣，多不類常人。前使者亦侍其側。少間，向天師細語。天師謂公曰：『此先生同鄉，不之識耶？』公問之。曰：『此即世所傳雹神李左車也。』公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奉旨雨雹，故告辭耳。』公問：『何處？』曰：『章丘。』公以接壤關切，離席乞免。天師曰：『此上帝玉勅，雹有額數，何能相徇？』公哀不已。天師垂思良久，乃顧而囑曰：『其多降山谷，勿傷禾稼可也。』又囑：『貴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出，至庭中，忽足下生煙，氤氳匝地。俄延踰刻，極力騰起，裁高於庭樹；又起，高於樓閣；霹靂一聲，向北飛去，屋宇震動，筵器擺簸。公駭曰：『去乃作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遲；不然，平地一聲，便逝去矣。』公別歸，誌其月日，遣人問章丘，是日果大雨雹，溝渠皆滿，而田中僅數枚焉。

又《鷹虎神》　郡城東嶽廟，在南郭，大門左右神高丈餘，俗名『鷹虎神』，猙獰可畏。廟中道士任姓，每雞鳴，輒起焚誦。有偷兒預匿廊間，伺道士起，潛入寢室，搜括財物。奈室無長物，惟於薦底得錢三百，納腰中，拔關而出。將登千佛山。南竄許時，方至山下。見一巨丈夫，自山上來，左臂蒼鷹，適與相遇。近視之，面銅青色，依稀似廟門中所習見者。大恐，蹲伏而戰。神詫曰：『盜錢安往！』偷兒益懼，叩不已，神揪令還入廟，使傾所盜錢，跪守之。道士課畢，回顧駭愕。盜歷歷自述。道士收其錢而遣之。

又卷三《蘇仙》　高公明圖知郴州時，有民女蘇氏，浣衣於河。河中有巨石，女踞其上。有苔一縷，綠滑可愛，浮水漾動，遶石三匝。女視之心動。既歸而娠，腹漸大。母私詰之，女以情告。母不能解。數月，竟舉一子。欲竄隘巷，女不忍也，藏諸櫝而養之。遂矢志不嫁，以明其不二也。然不夫而孕，終以爲羞。兒至七歲，未嘗出以見人。兒忽謂母曰：『兒漸長，幽禁何可長也？去之，不爲母累。』問所之。曰：『我非人種，行將騰霄昂壑耳。』女泣詢歸期。答曰：『待母屬纊，兒始來。去後，倘有所需，可啓藏兒櫝索之，必能如願。』言已，拜母竟去。出而望之，已杳矣。女告母，母大奇之。女堅守舊志，與母相依，而家益落。偶缺晨炊，仰屋無計。忽憶兒言，往啓櫝，果得米，賴以舉火。由是有求輒應。逾三年，母病卒；一切葬具，皆取給於櫝。既葬，女獨居三十年，未嘗窺戶。一日，鄰婦乞火者，見其兀坐空閨，語移時始去。居無何，忽見彩雲繞女舍，亭亭如蓋，中有一人盛服立，審視，則蘇女也。迴翔久之，漸高不見。鄰人共疑之。窺諸其室，見女靚妝凝坐，氣則已絕。衆以其無歸，議爲殯殮。忽一少年入，丰姿俊偉，向衆申謝。鄰人向亦竊知女有子，故不之疑。少年出金葬母，植二桃於墓，乃別而去。數步之外，足下生雲，不可復見。後桃結實甘芳，居人謂之『蘇仙桃樹』，年年華茂，更不衰朽。官是地者，每攜實以餽親友。

又卷一二《桓侯》　荆州彭好士，友家飲歸。下馬溲便，馬齕草路傍。有細草一叢，蒙茸可愛，初放黃花，豔光奪目，馬食已過半矣。彭拔其餘莖，嗅之有異香，因納諸懷。超乘復行。馬驚駛絕馳，頗覺快意，竟不計算歸途，縱馬所之。忽見夕陽近山，始將旋轡。但望亂山叢沓，並不知其何所。一青衣人來，見馬方噴嘶，代爲捉御，曰：『天已近暮，吾家主人便請宿止。』彭問：『此屬何地？』曰：『閬中也。』彭大駭，蓋半日已千餘里矣。因問：『主人爲誰？』曰：『到彼自知。』又問：『何在？』曰：『咫尺耳。』遂代鞚疾行，人馬若飛。過一山頭，見半山中屋宇重疊，雜以屏幔，遙睹衣冠一簇，若有所伺。彭至下馬，相向拱敬。俄，主人出，氣象剛猛，巾服都異人世。拱手向客，曰：『今日客莫遠於彭君。』因揖彭，請先行。彭謙謝，不肯遽先。主人捉臂行之。彭覺捉處如被械梏，痛欲折，不敢復爭，遂行。下此者，猶相推讓，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傾跌，似不能堪，一依主命而行。登堂，則陳設炫麗，兩客一筵。彭暗問接坐者：『主人何人？』答云：『此張桓侯也。』彭愕然，不敢復咳。合座寂然。酒既行，桓侯曰：『歲歲叨擾親賓，聊設薄酌，盡此區區之意。值遠客辱臨，亦屬幸遇。僕竊妄有干求，如少存愛戀，即亦不強。』彭起問：『何物？』曰：『尊乘已有仙骨，非塵世所能驅策。欲

市馬相易，如何？』彭曰：『敬以奉獻，不敢易也。』桓侯曰：『當報以良馬，且將賜以萬金。』彭離席伏謝。桓侯命人曳起之。俄頃，酒饌紛綸。日落，命燭。衆起辭，彭亦告別。桓侯曰：『君遠來焉歸？』彭顧同席者曰：『已求此公作居停主人矣。』桓侯乃徧以巨觴酌客。謂彭曰：『所懷香草，鮮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點金；草七莖，得金一萬。』即命僮出方授彭。彭又拜謝。桓侯曰：『明日造市，請於馬羣中任意擇其良者，不必與之論價，吾自給之。』又告衆曰：『遠客歸家，可少助以資斧。』衆唯唯。觴盡，謝別而出。途中始詰姓字，同座者爲劉子翬。同行二三里，越嶺，即睹村舍。衆客陪彭並至劉所，始述其異。先是，村中歲歲賽社於桓侯之廟，斬牲優戲，以爲成規，劉其首善者也。三日前，賽社方畢。是午，各家皆有一人邀請過山。問之，言殊恍惚，但敦促甚急。過山見亭舍，相共駭疑。將至門，使者始實告之；衆亦不敢卻退。使者曰：『姑集此，邀一遠客行至矣。』蓋即彭也。衆述之驚怪。其中被把握者，皆患臂痛；解衣燭之，膚肉青黑。彭自視亦然。衆散，劉即襆被供寢。既明，村中爭延客；又伴彭入市相馬。十餘日，相數十匹，苦無佳者；彭亦拚苟就之。又入市，見一馬，骨相似佳；騎試之，神駿無比。逕騎入村，以待鬻者；再往尋之，其人已去。遂別村人欲歸。村人各餽金貲，遂歸。馬一日行五百里。抵家，述所自來，人不之信。囊中出蜀物，始共怪之。香草久枯，恰得七莖，遵方點化，家以暴富。遂敬詣故處，獨祀桓侯之祠，優戲三日而返。

清・褚人穫《堅瓠八集》卷一《急力執傘》　撫州晏文正在太學時，出市遇驟雨。忽一人擎黃傘覆之，曰：『送相公回學。』晏恐犯法却之，其人曰：『無憂也。』晏疾行回學，令候於門，取錢謝之，人忽不見。時市人見晏冒雨不沾體，怪之。至寶曆間宰長沙，至一廟，見一急足擎黃傘，儼然當日執蓋者也。

又《堅瓠一〇集》卷三《遷神祠》　湯藿林寅尹。祖墓右有神祠，堪輿家必欲遷於左，藿林另建一廟，極其巍煥，擇吉奉牲醴以告。方下拜，油燈墮其身，公服淋漓，從者驚愕。藿林急卸下，覆於神首，厲聲曰：『今日油得我，由不得你了。』令人舁之新廟，拆去舊祠。

又《堅瓠續集》卷三《六神考》　朱雀、元武、青龍、白虎之名，見於《曲禮》。其云前後左右，則黃帝布陣，畫諸旗幟以指揮兵士。究其義，指四方星宿之形似而言也。蓋以翼井爲冠，軫如項下之嗉，南方火，其色紅，故謂之朱鳥。乃玄武則以虛危如龜，而螣蛇在虛危度之下，位西北，其色玄。神有鱗甲，見武象焉，故謂之元武。宋眞宗避祖諱，改元爲眞，名曰眞武。世所奉眞武像，實北方元冥水神也。而以角爲角，以心爲心，以尾爲尾，東方木，其色青，故謂之青龍。以參有四足如虎，西方金，其色白，故謂之白虎。〇六壬甲乙青龍，丙丁朱雀，戊己勾陣，庚辛白虎，壬癸螣蛇。元武蓋壬癸北方，兼龜蛇二象。卜者以螣蛇無位，遂分戊爲勾陳，已爲螣蛇。不知戊己爲中央土，必屬勾陳。若強分螣蛇於己，是以中央爲北矣。一說壬起螣蛇，癸起玄武。蓋壬爲陽水，以螣蛇之雄配。癸爲陰水，以元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但勾陳不知何物。宋仁宗以麒麟爲勾陳。一云勾陳天馬也，一云勾陳天上神獸，鹿頭龍身。《樂書》云：祝之色有五，東青龍，西白虎，南赤鳳，北元龜，中央畫黃螾。螾，蚯蚓也。未知孰是。

又《神荼鬱壘》　今俗元旦置桃符於門，左書神荼，右書鬱壘，所以辟祟也。按《風俗通》：黃帝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則神荼當左，鬱壘當右。《東京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則似鬱壘當左，神荼當右。《括地圖》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攏。』高誘註《戰國策》。又曰：『一名余與，一名鬱雷。』爲說不一，備書之，以俟博識者。

又《堅瓠廣集》卷三《神雙名》　人身中神雙名者六。心中神，衣赤衣，長九寸，冠九德之冠，着綠瑠之幘，名曰呴呴。音虛。肝中神衣青衣，長八寸，名曰藍藍。膽中神衣白衣，長三寸，名曰護護。脾中神衣黃衣，長六寸，名曰裨裨。胃中神衣赤衣，長五寸，名曰旦旦。腎中神衣黑衣，長四寸，名曰漂漂。見《太清眞人絡命訣》。林林、央央，俱山神名。

又卷六《巡河神》　廣濟寇淑，爲耆民稜仲子，行多長者，以藩司掾之京。忽有沈某來，必欲與淑偕行。問其故，曰：『我欲適京，夢神語曰：「汝此行，不得龍江寇公相救不免。」必公也。』遂與偕渡黃河。風浪大作，舟且覆。忽一人拉沈坐，命勿懼。熟視之，乃淑之故父稜。勢方急，沈不敢問，抵岸忽失所在。詢之舟人，皆謂無所見。神所謂寇公，乃

稜也。救子兼及沈矣。後淑夢稜，謂上帝以己忠直，命爲巡河神。

又《神丹》 《高坡異纂》：江陰米商黃鐘，有女美容姿。年及笄，忽爲神物所憑。一日以一物遺女，其質類石而圓如彈丸，謂女曰：『此神丹也，人死以熨胸腹間，當即復生。宜寶之，以濟汝危急。雖父母死，勿妄用也。』女收藏之。會其伯母猝病死，女以丹試置屍上，即蹶然復生，若夢覺然。神至，怒責女曰：『語汝云何？而乃妄用之。』遂奪丹去，神亦絕響。

又《堅瓠補集》卷四《白眉神詞》 教坊妓女各供白眉神，即祆神也。朔望以手帕扎神面一過，遇子弟有打乖者，輒以帕擲其面，墜地使拾之，自然心悅而從，留戀不已。蓋厭術也。沈石田有《白眉神詞》曰：『禱眉神，掩神面，金針刺帕子，針眼通心願。烟花萬戶錦排場，家家要教神主張。主張郎來不復去，夜夜笙歌無空房。帕子有靈綾一方，恩絲愛縷合鴛鴦。拂郎拂着春風香，一絲一樓一迴腸。』

又《堅瓠續集》卷二《濟瀆廟借金》 《續耳談》濟源縣北海廟神，通人假貸。祠前有兩池，東池能出物以應人求貸，欲假金者禱於神，以珓決之，神許，則以券投池中，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銀沒而原券浮出還之，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投券入水，頃之復浮還。牛馬諸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舍其兒以盒盛之投入，俄頃盒即浮起，啓視之，兒於盒中無恙。蓋神鑒其誠，憫而貸其貸也。

又《堅瓠秘集》卷一《宣聖授曆》 明大內設內書堂，小內侍讀書處也。師用翰林五品爲之，教法科條如鄉塾法。嘉靖間，有學生晝睡，祭酒鎖之空室。夜半聞呼殿聲，云：『聖人到。』書生習見帝駕，亦不爲異。既到，非天子，乃宣聖也。書生跪曰：『某以愚鈍，求聖人開示。』聖人曰：『有書可取來，我親教之。』索案上止存《大統曆日》，爲書生指誦一遍而去。天明，書生向同學言之，衆未信。試令背曆，終本不差。遂大聰明，過目成誦。

又《神告宰相》 《游覽志》：台州謝深甫，家本寒微，父母賃舂以食。某招深甫教子，一夕，賓主對飲，夜半酒渴，無從得水。庭前有梨方熟，遂登樹啖之。群犬環吠，深甫不敢下。主人夢黑龍蟠樹上，爲犬所吠而覺，開戶視之，見樹上實黑影，訶問之。深甫曰：『我也。』主人逐犬，深甫下。主奇之，遂妻以女。後領鄉薦，草履赴省，至曹娥渡，與渡子錢，嫌少不渡，反詈之。深甫乃從他渡，至嵊縣，宿古廟中。祝遇之厚，又飲以酒。深甫訝之，祝曰：『夜夢神告我，明日有宰相來宿。今日惟官人至。』深甫焚香祝曰：『若成名，當使廟貌一新。』是年果登第，遂修廟宇。後爲浙漕，至曹娥渡，渡子伏地請罪。深甫笑而遣之曰：『我不汝罪，今後台州秀才往來，勿取渡錢也。』

又《神起立》 都元敬《談纂》：四川合江李實，微時，過其鄉土地祠，見像起立，心竊怪之。歸告其母，欲碎其像。母止之。神忽托夢於人云：『李秀才過，吾敬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微其母，吾不免矣，爲吾致謝。』李後醉過其祠，書像背曰：『此神無禮，合送酆都。』鄉人復夢神泣告曰：『李秀才將送我酆都，煩急求救於其母。』鄉人往告，母命滌之。景泰初，果至左都。

又《放榜神》 《閩然錄》隆慶庚午，浙士諸葛一鳴讀書杭城外大寺。當盛暑，偶於佛殿斷藕自食，見金甲戎服人自內出，大驚，以爲武官。其人曰：『我乃天帝遣放秋榜者。』諸葛問：『榜有某名乎？』其人曰：『汝名在來科，今未也。』諸葛懇請，其人曰：『今所與相較一卷，本係汝親，且能遲三年，更爲汝福。』因懇請不已，乃諾之。遂與約曰：『揭曉之朝，即燕紙錢十萬以謝，愼勿負約。』再四丁寧而去。時諸葛試卷在備列，與某卷相比，猶未定。御史夢人語云：『一鳴中，一鳴中。』適睹諸葛名，與夢合，遂錄之。既揭榜，諸葛忘前約。晚始覺，將以明曉焚紙錢。而夜夢前金裝者，披髮，身血淋灘，蒼皇指諸葛罵曰：『爾何爽約害我？我當報爾。』憤憤去。明春會試，諸葛以懷挾荷校棘闈前，其懿親某，浙省來科適中其名數云。

又《東庫五通神》 《武林聞見錄》：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決數日矣。一日，有叩獄吏門者，出視之，即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爲何得至此？』囚曰：『某死無憾，但有一事相凴：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檄，明言差某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囚又出銀一笏，煩製靴帽袍帶之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製靴帽袍帶，侯中夜焚

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下車致謝。經數月，邂逅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獄吏遂以向所遇密告之。吏曰：『此必前所言他適鬼已歸耳。』乃相與增塑一像，夜遂安妥如初。

又《白牛廟》　《客窗涉筆》：河南有白牛廟，最靈異。其神牛首、雙角崢嶸，努目哆唇，猙獰可畏。廟側數十武外有一池，祀之者先至祠禱迎之，輒有暴風自池中起，衝入廟中。祭者欣然，以爲神受其享。崇禎時，有邑令入祠，訝之曰：『焉有神而獸面者。』不肯拜。左右曰：『慢神必有災。』令終不拜，令里人車水涸池，水竭無所見。又令掘之數尺，古碑出焉。洗視之，『先賢冉伯牛墓』六字也。始悟白牛者，伯牛之訛。令爲易其像，築其塋，植其碑而釐正之。池畔之暴風不作。

又卷二《崔府君》　辛稼軒《南渡錄》載：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封康王。靖康之變，質於金，與金太子同射。康王三矢俱中，以爲此必揀選宗室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爲此，留之無益，遣還換眞太子來。高宗得逸，奔竄疲困，假寐於崔府君廟中。夢神人曰：『金人追及，速去之，已備馬於門首。』康王驚覺，馬已在側，霜蹄霧鬣，昂然翹立。躍馬南馳。既渡河而馬不復動。下視之，則泥馬也。始知爲神助，追者不及，得歸即位於南，延宋祚焉。

又《宗陽宮魍魎》　《北墅手述》武林宗陽宮中祀玉帝，廡下雷公、電母，靈不可犯。明時有數書生讀書宮後，一生有膽力，雷雨晦明之夜，衆謂之曰：『若能於此時將一紅紙裹投於烟電娘子金鈸內，明日當以盛饌醉汝。』生曰：『諾。』移時而返，曰：『紙裹投矣。吾轉至殿角，見一魍魎憑簷而立，叱其讓道，彼若不聞，吾以老拳揮彼，正中其腰，拳直透腹，意似擊絮，覺腹中腸胃若有若無。急掣拳猛喝，彼忽隱去。』衆譁笑以爲誕。明旦，衆起滌面，生揎臂，見右臂黝似髹漆，衆皆駭異，始信其然。月餘，生臂漸褪皮，踰年始復。

又《李朱神判》　順治中，山左有李神仙者，游行京邸。庚子鄉試，有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以塲題問者，李曰：『五后四可。』後首題乃『知止而后有定』節。果五后字。二題『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易其田疇』二節，果四可字。又一舉子，叩辛丑鼎甲與朱二眉，書云：『騎白馬，趕黃龍，王孫公子在其中。中有一仙翁，福祿永無窮。』是年先帝上賓，應趕黃龍之讖。及傳臚，狀元乃溧陽馬世俊，榜眼遂寧李仙根，探花嘉興吳光。傳臚嘉興孫詠，各符其言。未幾馬與吳俱卒，李子靜仕至侍郎。

又《土遁》　《白醉瑣言》：正德初，流寇猖獗，有太監部綱入京。一老翁附舟，左右不可，太監憐而容之。翁雅善謳歌，太監尤喜，數召侍飲。舟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泣。翁曰：『無恐。』命舟中炒麵若干，可足三四人數日之食，請太監散諸僕而留兩人侍，以麵和水爲粮，戒勿言笑。乃出小囊於胸，以匕挑囊中物，每舟首尾各置少許而還，賀曰：『公高枕矣。』太監猶驚疑。明旦，賊騎充斥，皆四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何不見？』後一騎飲馬於湑，失足踐船頭，乃云：『幾踐入水。』頓轡而去。賊退，從者返，咸言烟水茫茫，我公何在？意必遭賊害，相與泣於水次。翁乃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翁，厚贈悉不受。置酒申敬，而翁躍升於岸，舉手珍重而去。視船頭有黃土痕，知翁深於土遁之術。

又《鉛山三聖》　《耳新》：崇禎戊辰，鉛山有顯應壇。三聖之神忽附兩少年，披髮徒跣，紅布裹額，身衣神袍，擒本都盜八名。盜或扮施藥，或唱道情，或裝乞丐，人不識也。兩人直前，撲殺一人，擒七人至縣。捕官問之，出堂拷訊。兩人作人言曰：『此賊大有法術，非人力所能拘，須急請令公來重究。』時攝縣事者興安江大尹，堂設公案，請神上坐。江令取盜拷訊，搜出塗面顏料並引火物，盜皆具供。審畢，神曰：『此賊不可與水飲，若見水便遁去矣。』言訖欲去，江令以鼓吹送之，入廟而甦。

又卷五《正直爲神》　《廣聞錄》：萬曆四年，山陰諸生某暴死，其胸與手猶熱。家人不忍斂，奄至月餘始甦。身畔有大錢五十金，爲所攜來。人問之，曰：『我死適冥司，值親識某駭曰：汝何以至此？然某閻王正爲其子延師，當爲君緩頰進之。』果延主西席，諸子皆羅拜，北面受業。起居經史，皆與世同。而亦爲師別具餚饌如世間食。王則衮冕，甚尊嚴。因謂生曰：『汝欲見五閻王乎？乃貴鄉王陽明先生也。』及見，先生亦爲主客禮，歡然道故，曰：『此冥司不宜久居。』命掌判官核生祿命。

判官報生尙有十年陽壽，先生即命語其主王，送生還陽。主王從之，贈冥錢楮幣甚渥。先生曰：『不可，宜用世間錢。』即所攜五十金也。乃知正直爲神，韓擒虎、蔡襄之爲閻王，非誣也。

又《堅瓠餘集》卷二《齊天大聖廟》　《艮齋雜說》福州人皆祀孫行者爲家堂，又立齊天大聖廟，甚壯麗。四五月間，迎旱龍舟，裝飾寶玩。鼓樂喧闐，市人奔走若狂。視其中，坐一獼猴耳。無論《西遊記》爲子虛烏有，即水簾洞豈在閩粵間哉？風俗怪誕如此，而不以淫祠毀，則杜十娘、伍髭鬚相公固無怪也。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一一　南宋劉宰漫塘，金壇人。俗傳死而爲神，職掌蝗蝻，呼爲『猛將』。江以南多專祠。春秋禱賽，則蝗不爲災，而丐戶奉之尤謹，殊不可解。按趙樞密葵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洛，文藝過漢、唐。身後何以不經如此，其爲後人附會無疑也。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四《變形使者》　宜興周啟榮立五，其始顴削頤逼，面槁色，蓋薄相也。年踰三十，猶困小試。一夜，偶宿南城外，夢一雉冠絳衣者，易其頭，去其龐，頓改舊觀。又夢一白鬚老人，命一金甲神剖周腹，滌其臟腑，而復納之，祝曰：『清虛似鏡。』自是文思日進，尋登第入詞林。嘗見笠翁著《柰何天》有變形使者，戲文耳，世竟有符此者，大奇。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蒲州鹽梟》　岳水軒過山西蒲州鹽池，見關神祠內塑張桓侯像，與關面南坐；旁有周將軍像，怒目猙獰，手拖鐵練，鎖朽木一枝，不解何故。土人指而言曰：『此鹽梟也。』問其故，曰：『宋元祐間，取鹽池之水熬煎，數日而鹽不成。商民惶惑，禱于廟。夢關神召衆人，謂曰：「汝鹽池爲蚩尤所據，故燒不成鹽。我享血食，自宜料理。但蚩尤之魄，吾能制之；其妻名梟者，悍惡尤甚，我不能制。須吾弟張翼德來，始能擒服。吾已遣人自益州召之矣。」衆人驚寤，且卽在廟中添塑桓侯像。其夕風雷大作，朽木一根，已在鐵索之上。次日取水煮鹽，成者十倍。』始悟今所稱鹽梟，實始于此。

又卷二《董賢爲神》　康熙間，從叔祖弓韜公，爲西安同知，求雨終南山。山側有古廟，中塑美少年，金貂龍袞，服飾如漢公侯。問道士何神，道士指爲孫策。弓韜公以爲孫策橫行江東，未嘗至長安，且以策才武，當有英銳之氣，而神狀妍媚如婦女，疑爲邪神。會建修太白山龍王祠，意欲毀廟，拆其木瓦，移而用之。

是夕，夢神召見曰：『余非孫郎，乃漢大司馬董聖卿也。我爲王莽所害，死甚慘。上帝憐我無罪，雖居高位，蒙盛寵，而在朝未嘗害一士大夫，故封我爲大郎神，管此方晴雨。』弓韜公知是董賢，記《賢傳》中有『美麗自喜』之語，諦視不已。神有不悅之色，曰：『汝毋爲班固所欺也。固作《哀皇帝本紀》，既言帝病痿，不能生子，又安能幸我耶？此自相矛盾語也。我當日君臣相得，與帝同卧起，事實有之。武帝時，衛、霍兩將軍亦有此寵，不得以安陵、龍陽見比。幸臣一星，原應天象，我亦何辭？但二千年冤案，須卿爲我湔雪。』言未畢，有二鬼獠牙藍面者，牽一囚至，年已老，頭禿而聲嘶，手捧一卷書。神指之曰：『此莽賊也。上帝以其罪惡滔天，貶入陰山，受毒蛇咀嚼久矣。今赦出，押至我所，司溷圊之事，有小過，輒以鐵鞭鞭之。』弓韜公問囚手挾何書，神笑曰：『此賊一生信《周禮》，雖死猶抱持不放，受鐵鞭時，猶以《周禮》護其背。』弓韜公就視之，果《周禮》也。上有『臣劉歆恭校』等字，不覺大笑，遂醒。次日，捐俸百金，葺其廟，祀以少牢。又夢神來謝，且曰：『蒙君修廟，甚感高義。但無人配享，我未免血食太孤。我掾史朱栩，義士也，曾收葬我尸，爲莽所殺。我感其恩，奏上帝，蔭其子浮爲光武皇帝大司空，君其留意。』弓韜公卽塑朱公像于董公側，而兼塑一囚爲王莽狀，跪階下。嗣後祈晴雨，無不立應。

又卷三《夜叉偷酒》　直隸永平府灤州河下，每年龍王造宮，有黃、白二龍，從古北口拔木運來。每木百枝，一夜叉管守之。其木在水中，皆直立而行，上挂一紅燈爲號。關外販木商人，每年待龍發水，然後依附運行。偶失一枝，龍怒，遣夜叉尋取，風雨大作，山石皆飛。村中民造酒八缸，一夜被夜叉偷飲立盡。懼其爲患，爲伐一木置水中，夜始平靜。此石埭令鄭公首瀛爲余言。鄭，灤州人。

又卷八《呂城無關廟》　呂城五十里內無關廟。相傳城爲呂蒙所築，至今蒙爲土地。一造關廟，每晨必有兵戈角鬥聲，以故相戒勿立關廟也。有以卜卦行道者，借宿土神廟中，夜間雷雨作鬧，屋瓦皆飛，及旦，不解其故。里人來觀，則卜者所肩一布旗上畫帝君像也，乃逐之，不許其再宿

呂侯廟中。

又《黑煞神》　桐城農民汪廷佐，耕雙岡圩，發一古墓，得古鼎銅鏡等物。攜歸家，置鏡几上，徹夜通明，以爲寶也，與其妻加愛護焉。亡何，汪入街市，路見猙獰黑面者，長丈餘，拳毆之，曰：『我黑煞神也。汝盜陸小姐墓，當死。小姐乃元祐元年安徽太守陸公女，陸作官有善政，小姐夭亡，上帝憐之，屬我營護其墳，命小姐往徽州司一路痘疫事。汝敢乘我與小姐外出而盜其所有耶？』言畢仆地昏迷。路人舁之至家，疽發于背。小姐亦附其妻身大罵。舉家哀求，欲延高僧爲設齋醮。小姐曰：『不必。汝村農無知，既自知罪，但速將鼎鏡等物送歸原所，別買棺安葬我骨，可以恕汝，但我已爲冥司痘神，應享香火。此段公案，須立一碑，曉示村民，永昭靈應。城中貢士姚先生翌佐，人品端方，人所敬信，須往求其作記，方免汝死。』汪叩頭曰：『前發墓時但見鼎鏡等物，實不見有骸骨，此時雖買新棺，將從何處撿小姐骨耶？』小姐曰：『我年少女子，骨脆，歲又久遠，故已化矣。然我骨所化之土，堅潔不污，有金色光，汝往坑中取土，映日視之，便有識別，可以改葬。』汪如其言，試之果然，即爲禮葬。往告姚貢生，姚亦夜有所夢，乃作記立碑，而汪疽愈。

此事江寧太守章公攀桂所言。章，桐城人也。

又卷一二《驅雲使者》　宣化把總張仁，奉緝私鹽，過一古廟，將投宿焉。僧不可，曰：『此中有怪。』張恃其勇，竟往設帳，吹燭卧。至二鼓，滿室盡明，張起怒喝，燈光外移；追之，見神燈萬盞，投松下而滅。明早往探松下，有大石洞。張命里人持鋤掘之，得大錦被，中裹一尸，口吐白烟，三目四臂，似僵非僵。張知爲怪，聚薪焚之。

後三日，白晝坐，有美少年盛服而至，曰：『我天上驅雲使者，以行雨太多，違上帝令，謫下凡間，藏形石洞中，待限滿後，依舊上天。偶於某夜出游，略露神怪，是我不知韜晦，原有不是。然汝燒我原身，亦太狠矣。我現在栖神無所，不得已，借王子晉侍者形軀，來與汝索吵，汝作速召某道士，持誦《靈飛經》四十九日，我之原身猶可從火中完聚。汝本命應做提督一品官，以此事不良，上帝削籍，只可終於把總矣。』張唯唯聽命，少年騰空而去。後張果以把總終。

又卷一三《童其瀾》　紹興童其瀾，乾隆元年進士，官戶部員外。一日，值宿衙門，與同官數人夜飲，忽仰天咤曰：『天使到矣。』披朝衣再拜俯伏。同官問何天使，童笑曰：『人無二天，何問之有？天有敕書一卷，如中書閣誥封，雲中金甲人捧頭上而來，命我作東便門外花兒閘河神，將與諸公別矣。』言畢泣下。同官以爲得狂易之疾，不甚介意。次早，大司農海望到戶部，童具冠帶長揖辭官，具白所以。海曰：『君讀書君子，辦事明敏，如有病，不妨乞假，何必以神怪惑人？』童亦不辨，駕車歸家，不飲不食，將家事料理三日，端坐而逝。東便門外居民聞連夜呼驅聲，以爲有貴官過，就視無有。花兒閘河神廟中道士葉某，夢新河神到任，白皙微鬚，長不逾中人，果童公貌也。

又《續子不語》卷一《露水姻緣之神》　賈正經，黔中人，娶妻陶氏頗佳。清明上墳，同行至半途，忽有旋風當道，疑是鬼神求食者，乃列祭品瀝酒祝曰：『倉卒無以爲獻，一尊濁酒，毋嫌不潔。』祭畢，然後登墓拜掃而歸。

次春，賈別妻遠出。一日將暮，旅舍尚遠，深怯荒野無可栖止。忽有青衣伺于道旁，問曰：『來者賈相公耶？奉主命相候久矣。』問爲誰，曰：『到彼自知。』遙指有燈光處，是其村落。私心竊喜，遂隨之去。約行里許，主人已在門迓客，道服儒巾，風雅士也。樓閣雲橫，皆飾金碧。賈叙寒暄，問曰：『暮夜迷途，忽蒙寵召，從未識荆，不解何以預知，遠勞尊紀？』答曰：『舊歲路中把晤，叨領盛情，曾幾何時，而遽忘耶？』賈益不解。主人曰：『去年清明日，賢夫婦上墓祭掃，旋風當道者即我也。』賈曰：『然則君爲神歟？』曰：『非也，地仙也。』問所職司，曰：『言之慚愧，掌人間露水姻緣事。』賈戲云：『僕頗多情，敢煩一查，今生可有遇合否？』仙取簿翻閱，笑曰：『奇哉！君今生無分，目下尊夫人大有良緣。』賈不覺汗下，自思妻方少艾，若或有此，將爲終身之耻，乃求爲消除。仙曰：『是注定之大數，豈予所得更改？』賈復哀求，仙仰天而思，良久，曰：『善哉！善哉！幸而尊夫人所遇，庸奴也，貪財之心，勝于好色。汝速還家可免閨房之醜，不過損財耳。』

賈屈指計程，業出門四日矣，恐歸無及；又思爲蠅頭微利而使妻失節，斷乎不可，乃辭仙而歸。晝夜趕行，離家僅四十里，忽大雨如注，遂不得前。明午入門，則見卧房牆已淋坍，鄰有單身少年相逼而居。回憶仙

言，不覺嘆恨。妻問何嘆，曰：『牆坍壁倒，兩室相通，彼此少年獨宿，其事尚可言而來問我乎？』妻曰：『君爲此耶？事誠有之，幸失十金而免。』賈詢其故，曰：『牆倒後少年果來相調，予逃往鄰家，不料枕間藏金，遂被竊去。今渠怕汝歸，業已遠揚。』問金何來，則某家清償物也。賈鳴官，擒少年笞之，而金卒難追。

此事程惺峰爲予言。

又卷八《温將軍》 俗祀溫將軍，道家謂之『天篷神』，釋流謂之『藥叉神』，威靈頗驗。丙戌秋初，山陰安昌里婁象甫，由山西巡檢假歸。偶出訪友，與途遇，立語。忽見其故兄敬甫至，拉與路隅密囑曰：『我家修宗祠事發矣，賣地者之祖先鬼有周姓者，甚強，初控土地城隍各神，我已爲訴雪矣。今溫將軍奉上帝命往乍浦辦海劫一案，親來海上。周叩馬投詞，將軍已准。遣副使神至宗祠，會同城隍土地神勘地，訊供修祠本我兄弟董事；徙墓事則爾實掌之，爾當與質訊。爾可速歸，沐浴更衣，擇一室，卧聽傳問，囑家人無嘩，尤戒哭聲；哭則魂散，不可復歸也。此事爾無恐，諒城隍土地亦當調護，必不肯翻案也。我爲爾冥助，可多焚冥鏹，及抄周姓賣地契焚之。』

象甫在路隅，切切私語，并無人與對，其友怪之。象甫語畢徑歸，沐浴更衣，入書室扃卧。其家人從窗外聚俟，靜以聽之。更餘作聲，皆質供語也。且促家人多辦茶具獻客，至百餘盞，尚嫌不足。五更客去，象甫晨自啓扃出，說所訊事，則買地建祠時，曾遷棺十餘具。象甫給資與傭，而傭忽略遺周姓祖一骨。既遷後，始視地得骨，懼主人責，潛棄骨于河。周因冥控不休，且招諸遷葬鬼同詣溫神控告。神命城隍查骨下落，則在水中宛然也。神謂周子孫受錢願賣地遷棺，婁復給有工錢以建宗祠，且有簿券，原無罪過。周裔寥落，其子孫賣祖墓原本不合，但已貧窮，無容再議。王傭受値而移骨，潛擲水中，咎實難逭。伊祿已盡，付厲部攝之。周哭而去。

周本同邑人，生前有軍功，婁不肯言其名。是年乍浦潮災，漂溺數千人，溫將軍之奉使，其言驗矣。婁僕厚人，今年八十有三矣。尚健行不攜杖。

又《靈符》 萬近蓬言：聞胡中丞寶瑔病劇時，忽語家人曰：『明日慎閉吾戶，勿喚勿入也。』如其教。明日日將暮，亦不喚啓鑰。夫人疑之，自往從穴隙窺，見房內列二桌，南北相向。南向桌上，有一人頭大如十石甕，金目巨口，灼灼翕動。北向桌上，中丞坐與相對，桌上列紙筆，方握管，似與問答欲作書狀，第見口動，亦不聞聲。遂大驚，排闥入。中丞擲筆而起曰：『汝敗吾事矣！不然，可得尚延歲月，然此亦天數也。速備我身後事，三日內當死。』已而果然，究不知此大頭屬何神怪。

時張六乾在座，乃曰：『此名靈符，文昌宮宿也。凡有文名才德者，喜往依護。昔朱紫陽注《四書》，每見之而文思日進。後能招之來，麾之去，遇疑義輒與剖晰。中丞蓋欲召之來，以祈祿命，不意爲婦女所敗。』予因詢其出何書，云朱子集中序上載其事，因記之，暇日尚當檢集，以究其端末也。

清・李調元《神考》上《關帝歷代封號》 關聖帝君仕漢，封『漢壽亭侯』。後主景耀三年，追謚故前將軍關曰『壯繆侯』。宋哲宗紹聖三年賜帝玉泉祠額曰『顯烈廟』。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忠直（一作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敕封『義勇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封『壯繆義勇王』。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濟王』。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復原封稱『壽亭侯』，於二十年正月建廟於順天府正陽門之甕城內。永樂元年癸未十二月，建廟於都城宛平縣之東。成化十三年建，俗呼白馬廟，蓋隋舊基也。又特頒龍鳳黃紵旗一，揭竿豎之，每歲正旦、冬至、朔望，祭祀香燭等儀，俱有恆品。元天曆復加『顯靈』，故今稱『壯繆義勇武安顯靈英濟王』。正德四年己巳賜廟曰『忠武』。又於三十五年丙辰，司禮監太監黃錦、太保都督陸炳出白金二千五百兩，重新當陽墓廟前。知縣黃恕原議准建。萬曆十八年正月加封帝號，特頒袞冕肆輯圖，首冕服，次巾幘，又次公幞，又賜額『顯佑』，以督河工部尚書潘季馴請。二十三年乙未賜坊，名曰『義烈』，以伊府萬安王褒奏於河南雒陽建坊請。九月以解州崇寧宮道士張通源題請，勅解州廟名曰『英烈廟』。三十三年甲寅十月十九日，太監李恩奉旨到正陽門廟上九旒珠冠一，眞素玉帶一，四蟠龍袍一，黃牌一，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醮三日，頒行天下，文武慶賀。熹宗天君四年甲子明祀典正神號。六月十三日太常卿大申題稱：追祀漢前將軍壽亭侯，原奉我皇祖特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

關聖帝君』，業已帝，而祀文猶侯，似不相蒙，仰祈勅下部查議云云，奉聖旨：神號著遵炤皇祖，加勅封祀。此關聖帝君所由稱也。本朝《大清會典》：順治九年敕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每年五月十三日祭，遣太常寺堂官行禮，不致齋，由本寺題請陳設供品，帛一白色，白磁爵三，牛一、羊一、豕一，菓品五：核桃、荔枝、圓眼、李、栗各一盤，酒一尊。祭日教坊司作樂行三獻禮，每獻三跪九叩頭。祝文曰：『惟帝純心取義，亮節成仁；允文允武，乃聖乃神。功高當世，德被生民；兩儀正氣，歷代名禋，英靈丕著，封號聿新；敬修歲事，顯佑千春。尚饗。』

又《忠顯王生辰》　張桓侯廟在涿州南關五里，名忠義店。相傳爲侯賣肉之所，有磨刀石在焉。八月二十三日爲侯生辰。鄉人相率演戲祭賽，香火最盛。按此事正書不在（載），殆因《三國演義》而附會其說，至今流俗相沿。各州市鎮屠宰之家，皆于是日演戲祭賽，美其名曰『腰子會』，尤爲鄙褻。按：侯生辰見《齒譜》所引《桃園記》，乃五月五日，非八月二十三也。宋與元初，侯廟在遂寧之涪江。紹興初，元北虜振搖關輔，張魏公宣撫處置秦蜀，遣屯閬中，秋八月死卒有更生者轉傳戒語，欲助順誅逆。已而虜酋兀术妻室連犯漢中，皆折角而退，魏公以神安國，用便宜奏進，封爲『忠顯王』，至元順帝至元六年，加封『武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今屠家稱爲『閬中王』者，蓋未深考也。

又《梓潼帝君封號》　帝君廟在梓州梓潼縣，本梓潼神也。舊記曰：神本張惡子，仕晉戰死而廟存。唐明皇狩蜀，神迎於駟馬（萬里）橋，追命左丞相。僖宗播遷亦有助，封『濟順王』。咸平中益卒爲亂，王師討之。忽有人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果克。四年州以狀聞，故命追封『英靈（顯）王』。俱見《事物紀原》。宋理宗景定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封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宋度宗咸淳五年月日，加封神父『顯慶慈佑仁裕令德王』，神母『昭德積慶慈淑恭慧妃』（清河內傳）。元累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萬曆總志）。左司獨孤代，七月十五生，因斬邛州蜃功，累封八字王，今掌文昌左班，封『廣佑嘉應昌澤孚惠王』。右司李斌，八月十五日生，以破苻堅功，累朝加封八字王，今掌文昌右班，加封『英惠忠烈翼濟正佑王』【略】元仁宗延祐三年七月日，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主者施行。勅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維明有禮樂，惟幽有鬼神。妙顯微之一貫，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形功用于兩間，矧能陰隲于大猷，必有對揚之懋典。蜀七曲山文昌梓潼帝君，光分張宿，友詠周詩，相予泰運，則以忠孝而左右斯民；柄我坤文，則以科名而選造多士。每禦救于災患，彰感應于勸懲。貢舉之令再頒，考察之籍先定。賚餘雖加于渙汗。徽稱未究于朕心。於戲！予欲人才輩出，爾不炳江漢之靈；予欲文治昭宣，爾濬發奎壁之府。庶臻嘉貺，以答龍光。』《道經》云：二月初三，是日文昌帝君誕。《翰墨大全》元無名代〈二月初三帝君生辰疏〉云：『北極建卯，方新三月之杓；西蜀生辰，誕應五雲之瑞。瑤池啓宴，寶闕騰歡。恭惟帝君，名震梓潼，職嚴桂籍。銀鉤鐵畫，盡入神出聖之能；玉句金章，致泣鬼驚神之妙。輔佐玄天之主，闡揚《周易》之靈。某仰獻兕觥，俯陳燕賀，億千萬綿延之壽，劫劫長存；九十四變化之身，如如不（顯）。』按：唐孫樵有〈祭梓潼文〉，李商隱有〈張亞子廟詩〉，莫或言其主文。按：仁和翟顯《通俗編》云：《北夢瑣言》：梓潼縣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褊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立祠，時人謂爲亞子，其神甚靈。《十國春秋・僞蜀紀・梓潼》：梓潼縣祠蛇神，曰張惡子。世子元膺被誅之夕，司祝者忽夢爲惡子所責。言：『我久淹成都，今始方歸，何祠宇荒穢若是？』由是蜀人傳元膺爲廟蛇之精。依其說，則其神不足輕重可知。後人不知，乃援《詩》『張仲孝友』爲張亞轉世，以爲十世爲大夫，鄙誕至此。愚謂文昌非張亞，亦非張仲，蓋蜀文翁也。《蜀志》：文翁遣相如東授《七經》，於是蜀俗比於齊魯，宜立祠堂云云。調元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姚萇伐蜀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早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名，曰：『張亞子也。』後果據秦稱帝，因立張相公廟，嗣代顯聖，故由『濟順王』加封至『英顯王』。至元仁宗延祐三年七月，乃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文昌本天上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其六曰司祿。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以『文昌司祿』封之，而天下學校亦皆立祠以奉之。此特誥冊爵號，非謂卽祠文昌星也。因元仁宗加封『文昌司祿』，人遂以『文昌』稱之，而京都及天下俱額曰文昌宮，其實卽晉之張亞子也。十七世張仲轉世，自屬後人附會。觀歷代封號並無張仲名

可知。而翟顯不詳考正書，神自後秦建張相公廟及歷代封爵，但就因『文昌』文字遂妄臆爲文翁，可謂闢空杜撰，游談無根矣。

又《川主》 《名勝志》：隋青城人趙昱，與道士李旺遊，屢徵不起。後煬帝辟爲嘉州守。時州有蛟患，昱令民臨江鼓噪，與其七人仗劍披髮，入水斬蛟，奮波而出，江水爲赤，蛟患遂息。開皇間入山，踪跡之不復見。後運餉者見昱乘白馬引白犬，偕一童子，腰弓挾彈以遊，儼若平生焉。唐太宗封爲『神勇大將軍』，廟祀灌口。明皇幸蜀，封『赤城王』。宋張詠治蜀，蜀亂，屢得神助。蜀平事聞，封『川主清源妙道眞君』。按：《神異傳》作：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昱率甲士千人，夾江鼓噪，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隋末隱去，不知所終。後嘉陵水漲，人有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于波面過。宋太宗封『神勇大將軍』。與此小異。按：今灌縣有趙公山，即公隱處也。元無名氏〈清源眞君六月二十四日生辰疏〉：『孟秋行白帝之權，尙遲六日；中夏慶清源之聖，誕降九霄。易地權平，與天長久。恭惟清源眞君，秀儲仙洞，威震靈關。破浪興妖，隨顯屠龍之手；含沙射影，特彰斬蜃之功。佐泰山生死之司，護佛法慈悲之教。某恩蒙波潤，澤遇河清，五十四州咸仰西川之主，億千萬歲永綏東土之民。』

又《藥王有三》 藥王有三。其一爲扁鵲。《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而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洩。』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號盧醫；或在趙，名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稗史彙編》：扁鵲墓在河間任邱縣，其祠名藥王祠。祠前有地數畝，病者禱神，乃以珓卜之，許則云從某方取藥，如言掘土，果得藥，服之無弗愈者。其色味不一。四方來者，日掘千窟，越宿俱平壤矣。《宋史》：景祐元年仁宗不豫，許希鍼愈，命爲翰林醫官，賜緋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又西嚮拜。帝問故，對曰：『扁鵲，臣師也。敢忘師乎？請以所得金與扁鵲廟。』帝爲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湧幢小品》：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闕，中有藥王廟，即扁鵲，〔州〕人也，封『神應王』。神廟，玉體違和，慈聖皇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爲新廟，建三皇殿于中，以歷代之能醫者附焉。

其一爲唐孫思邈，號眞人。按《舊唐書》：孫思邈者，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難爲用耳。』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乃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常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其在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爲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人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神，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燋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

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覩。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姪、儆、俊、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眞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其一爲藥王韋慈藏。《舊唐書・張文仲傳》：文仲少與鄉人李虔縱、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慈藏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以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爲首。《新唐書・甄權傳》：後以醫顯者，京兆韋慈藏光祿卿。別無他事蹟，而藥王之名亦不見于諸書。今世所塑繪藥王，除扁鵲外，皆作孫思邈，並附會小說，爲坐虎針龍象，並不言韋慈藏。而典禮所祀三皇廟，以藥王爲韋慈藏，未識所本。惟《釋氏稽古略》載：藥王姓韋氏，名古，字老師，疏勒國人，開元二十五年至京，紗巾毳袍，杖藜而行。腰懸數百葫蘆，普施藥餌，以一黑犬自隨。凡有患者，古視之即愈。帝與皇后敬禮之，並圖其形容，朝夕供養，稱爲『藥王菩薩』。《太平廣記》亦載：嵩山道士韋老師者，性沈默少語，不知以何術得仙。常養一犬，多毛黃色，每以自隨。唐開元末歲，牽犬至岳寺求食，僧徒競怒，問：『何故復來？』老師云：『求食以與犬耳。』僧怒，又慢罵，令奴盛殘食與之。老師撫其首，乃出殿前池上洗犬，俄有五色雲徧滿溪谷，僧駭視之，其犬長數丈，成一大龍。老僧亦自洗濯，取納衣騎龍坐定，五色雲捧足，冉冉昇天而去。寸僧作禮懺，悔已無及矣。出《驚聽錄》。此與前韋老師事亦相類。據前二說，則所稱藥王又作韋老師矣。老師豈慈藏之字歟？抑別一人歟？按《維摩經》云：佛告大帝，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此佛號曰藥王。又《萬佛名經》：南無藥王佛菩薩，又南無北方九十九佛百千萬同名大藥王菩薩。據此，則藥王不獨一人矣。

又《灌口李二郎》　宋高承《事物紀原》：廣濟王在永康軍導江縣，李冰廟也。秦孝文時，冰爲蜀郡守，自汶山壅江灌溉二郡，歷代以來，蜀人德之，饗祀不絕。《太平廣記》：李冰爲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爲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彊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爲牛，今江神必亦爲牛矣。我以大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須吼呼而入。』須臾，風動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鬬。見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爲水所病。至今大浪冲濤，欲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故春冬設有鬬牛之戲，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數千家邊江低圮雖甚，秋潦亦不移，適有石牛在廟庭下。唐太和五年洪水驚潰，冰神爲龍，復與龍鬬于灌口，猶以白練爲誌，水遂漂下。左綿、梓潼皆浮川溢峽，傷數十郡，唯西蜀無患。《錄異記》：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漲，將壞京口。灌江堰上，夜聞呼噪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大風暴雨而火影不滅。及明，大堰移數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冰祠中所立旗幟皆濕。是時新津、嘉眉水害尤多，而京江不加溢焉。今縣西三十三里犍爲縣索橋，有李冰廟。按：即崇德廟也。宋庠仲榮監修永康崇德廟即此。《水經注・江水》：又歷都安縣，即沒山縣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有桃關，李冰作大堰于此。立碑六字曰：『深淘灘淺包陽』。宋徽宗時改封眞君。《朱子語錄》云：『蜀中灌口二郎廟。當時是李冰因開離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初聞吏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償其費。元統二年僉四川肅政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要害三十有二處，餘悉罷之。召灌州判官張宏計曰：『若甃以石，歲役可罷，民力可蘇。』宏遂出私錢爲小堰，堰成，暴漲不動，乃具白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不及。鄉里之老，各陳利害，咸以爲便。于是徵工發徒，即都江舊蹟而治之。堲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分江導水，因勢瀦堰。以鐵六千觔鑄大龜，貫以鐵柱，鎮其江源。然後諸

堰皆甃以石，範鐵以關其中，以桐油、石灰、雜麻絲搗熟密苴罅漏；岸善崩者，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荊，櫛比鱗次，賴以爲固。所至或疏舊渠，以導其流，或鑿新渠，以殺其勢，遇水會則有石門泄蓄，自是水利。省台上其功，詔揭徯斯記之。是役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役徒三千九百，蒙古居二千，糧千石有奇，石材萬餘，灰六萬餘觔，油半之，鐵六萬五千觔，麻五千觔，共四萬九千有奇緡。工畢，官積餘二十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于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淘灘之費，仍免灌之兵民常役，俾專力堰事焉。

又《趙公明》 蜀中俱祀壇神，巫家所供也。名其神曰『黑虎玄壇趙公明』。按：趙公明之神，始見《搜神記》。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決。既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爲別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來至曰：『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篤疾，死在旦夕，遭卿以姓命相托。』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千人，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欷歔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爲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爲。』因起云：『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不？』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爲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著。出入辟惡災。』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不覺，忽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二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其向所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萬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據此則當是巫家所謂趙公明，而無所謂黑虎玄壇。按：遂寧李如《石實蜀語》謂：『壇神名主壇羅公，黑面，手持斧，吹角，設像于室西北隅，去地尺許。歲暮則割牲，延巫歌舞賽之』。考《炎徼紀聞》『黑羅羅』曰：『烏蠻俗尚鬼，亦曰烏鬼。今市井及田舍祀之，縉紳家否。杜詩：「家家養烏鬼。」元微之：「祭賽烏稱鬼」。皆是也。』據此，則言羅公而不言趙公明。大抵因面黑而附會黑虎，因黑虎而並取明嘉靖年間道士所作《封神傳》小說內之趙公明以附會其說。皆巫家之言，其實皆烏蠻之俗也。

又《王靈官》 道書：崇恩眞君姓薩氏，諱守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眞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眞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于京師，附神降體，禱之有應，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火德觀，封薩眞人爲『崇恩眞君』，王靈官爲『隆恩眞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眞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制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年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倪文毅公疏曰：『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恩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附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鈺、顧綸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俱廢毀。所有前項祭古之禮，俱多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並庫役人等，于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籙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伏乞敕內府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制造，如此則曰用不至于妄費，而邪術亦可以稍貶矣。』翟灝曰：『據此，則靈官受法于薩守堅，薩受法林靈素，而林乃一詩奕道士爾。不知今之塑象何以金盔、金甲、金鞭、金塼、以肖其威嚴如是也？』

又《五顯》 五顯之名不見正書，惟明祝允明所著集略有〈蘇州五顯廟記〉云：『造化之數，五爲火紀；爰自三才，奠居而行效用。象于天爲五緯，形於地爲五物，麗於人爲五德。貢幽明而共徹，質鬼神而無疑者也。五物之神，其在于上爲五大帝，所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汁光

紀、含樞紐；而配于人帝，所謂太昊、炎帝、少帝、帝嚳、黃帝；官神所謂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其致一也。明堂卽祀上帝，而〈小宗伯〉又曰：「兆五帝于四郊。」今皇朝既祀星岳於郊墟，又爲五顯專祠於他山，亦其義歟？』五顯所起，未審前聞。世所傳《祖殿靈應集》云：與天地同本始，年逮光啓，降於婺源王諭家，語邑人麋玉。『當血食于此。』於是建宇樓之。功佑丕格，邑人依怙。初名廟爲『五通』大觀，以後，累封王秩，遂有『五顯』之稱。宋廸功郎國史實錄院編校文字胡升所作《星源志》則疑《會要》不載姓氏，而推本於五行，亦近雅論。升又辨五通之說。按：李覯作〈五通祠記〉，主在報德，不知其他。此云政和已廢五通，宣和始封五顯，審邇則非五通明矣。又佛典則爲華光藏菩薩之化。夫自執一者觀之，以爲神祇鬼，判然不相謀也。且三皇二帝，固皆人鬼，何亦麗于是乎？聖既有之，賢亦宜然。蓋一元合分，精英旁魄，或于天，或于地，或于人，無不可者，惟圓機者其知之矣。吳郡行祠，未的所始？或曰始于建炎，卽織里橋南朱劬舊苑地爲之。嘉熙中，此邱圓明重建正殿。寶佑甲寅，通復鼎新，又增大雄殿于東序。景定以後，正如、善已，繼新三門兩廡，以逮行日踵持，月有閱經之會，歲脩慶佛之儀。入至元間，日又勸善男子孫子發與弟子榮，特建華光前閣。元貞，衆力復成後閣。大德中，如海購地拓廣，再置吳江田爲長明燈油及贍衆費。延祐丁巳，寓公葉武德又作圓通殿。此皆延祐七年吳江州儒學教授顧儒寶記平江萬壽靈順行祠所述也。暨入皇朝，嗣者不弛，而歲久頹毀。正德初同宗李公怛，聽訟于是，乃加葺飾，更創傑閣，今主僧某來謁余記。於戲！以神之靈，貫三才、通古今。遵乎上而信，徵諸下而從。衆卽歸止，徒宜護持。予敢從民，以徼于神，尙有異體，如水以沛，如火以光，詡聖圖煦生類，以昌于無疆哉！』據此，則五顯正神，其來舊矣。吾南村綿安交界有山，直插河滸，曰『象鼻嘴』，崖上舊有五顯廟，未知何代頹廢？嘉慶元年二月，綿竹民人患瘵疾，百醫不治，病已垂危，有一雲遊道人，自言能醫，延至家，于囊中探一紅丸使吞之，曰：『得此可除。』依方服之，果痊。以金帛謝之，不受。問其姓，曰：『姓蕭』，問其家，曰：『象鼻嘴居住』。痊後至其處訪之，遍問山下，並無姓蕭者。有父老沈吟久之，謂某曰：『曾記兒童時聞祖父言，山原有五顯廟，毀于明季。聞三教源流，五顯父爲蕭永福，宋時人，一胎五子，俱以顯爲派，長曰蕭顯聰，次曰顯明，三曰顯正，四曰顯直，五曰顯德。四顯有仙根，而五顯尤靈異，能降妖救難，故民爭立廟祀之。意者其殆是歟？』某遂筮卜之，果投筊如嚮，遂捐百金，爲之立廟。草創初就，凡有來問者無不應驗，一時遠近諸民持香燭紙馬來者，日以千計。余時適走失伶僮戴福順，問神何日可得？神以筊告定于九月初五日有人送回。至期果應。時衆善士適修大殿，遂爲之捨大柱四根，大樑一架，並書諸伶十六人姓名于上，以求神佑。至今廟貌巍然矣。諸伶皆屢逃屢獲，其神之庇乎？

又下《蕭公神》　今江西人俱祀蕭公神，不知何時始。按《稗史彙編》：蕭公者，清江市里人。平生朴直，不妄言笑，年八十二，無疾坐亡。家人以桶盛屍，置中堂祀之。其家瀕江，累爲水蝕，失一鐵貓。一日，隣人行舟，見蕭公寄一鐵貓曰：『此吾家物，煩君附載至蕭灘下。』其人辭以重，公舉手攜至舟，輕如一葉，其人受之，叮嚀而別，亦不知其死也。至灘以告其家，乃大驚。置於水次，遂不復祀。蕭公之生也，與鄉人飲，座間隱几少眠，須臾起，顧座客曰：『適江中有覆舟者，吾往救之，凡幾人生矣。』好事者亟往江濱物色之，其言信然。能分身四出，或一時爲人招邀，處處赴之，暨令語及，各有一蕭公也。歿遂爲神。太祖伐僞漢鄱陽湖之役，敵人言正見空中有數萬甲兵，皆衣紅以助，戰幟上大書『蕭公』字，由是太祖加以封爵，各軍衛廟祀之，其家至今族屬蕃盛。子孫家人死者，亦多隸公部下爲陰宮、陰兵，亦專以拯溺爲事。往往降鸞箕，判禍福。人有受福欲報，以咨于神，神或判云：『要銀若干，或金錢粟米之屬。』判其數，令送其家。或運箕作家書，道及家事。又云：『今遣人送回某物若干。』每歲恆有數百金寄回，家賴以給。凡長年黃帽，事之最謹；而兵衛將士及漕運官軍，尤極誠篤。聞外夷之人，亦奉祀之。《戴冠筆記》：歸叔度，崑山人，洪武初避事，挈妻子之蜀。至某州。暮抵一民舍寓宿。坐定，一老翁負笠而來，顧叔度曰：『子南來，良苦！』叔度疑其爲邏者，踪跡至此，意頗恐。翁曰：『子無怖，吾故此土民也。』叔度始以入蜀告。翁曰：『此去蜀甚遠，況邊非所由，子將焉往？』叔度顧妻子嘆且泣。翁曰：『姑就寢，明日吾爲子先導，吾每十步束草爲識，子行，第視所結草盡處問蕭公家，吾其遲子矣。』叔度俛首謝。詰旦，趣妻

子起就道，果見束草，皆不出十步外，視其有草處行，皆闃然幽絕之境，然路徑皆平坦，不覺有跋涉之艱。叔度心異之。日未夕，抵山下，相與憩一巨石，回顧向所涉處，巖險峭崒，若在天上，而所結草至是亦無有矣。叔度自詫：『蕭公其神乎？』頃之，髣髴聞鷄犬聲，俯瞰石下，見居民十數家，趣往投之。民皆驚問所自來，語以老翁先導之意，且問孰爲蕭公家？衆詰其狀貌，曰：『得非長身而荷笠者乎？』曰：『然。』衆賀曰：『公大有福人，得神相助。』遂指小邱，謂曰：『此卽蕭公家矣。』叔度趨見，見有廟巍然，入門拜像，儼爲昨暮所見者。叔度稽首再拜，衆相率具鷄黍，留之數日，多致餽遺而別。別未三日，卽抵成都。叔度居成都二十餘年，始返鄉，後年九十餘，尙強力善飯。按《大玉匣記》：四月初一爲蕭公生辰。故江西人率于是日演劇祭賽焉。

又《晏公神》 晏公神者，亦江西人，詳見李笠翁《比目魚》傳奇。言：神十月初三日生辰。按《稗史彙編》：國初江岸常崩，傳豬婆龍于下搜抉故也。有老漁翁者，教以炙豬爲餌釣之，而力不能起。老漁翁曰：『四足爬土石爲力耳，當以甕通其底，貫釣縋而下之，甕罩其頂，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已而果然。老翁曰：『告天下，江岸可成矣。』衆問姓，曰：『晏姓。』忽不見。後岸成，太祖悟曰：『昔嘗救我于覆舟山。』遂對晏公『都督大元帥』，廟而祀之。以《爾雅（翼）》考之：『鼉，狀如守宮，長一、二丈，背尾有鱗如鎧，力最酋健，善攻碕岸。』則晏公所稱，殆卽鼉也。

又《魁星》 魁星，《日知錄》謂：魁當奎之訛，奎爲文章之府，文士宜祀。亦屬調停說耳。今祠觀中多祀其像，漸及學宮，不知何時所起？樵書奉魁星踢斗圖，以爲宜科名。魁字乃鬼抱斗，鬼之腳右轉爲踢此斗。然所謂魁星踢斗者，不過藏一魁字以爲得魁之兆耳。抑有見魁星之象而得高科者，夢魁星之降而奪錦標者，豈天上眞有藍面赤髮之精而爲文星哉？陳公士奇督學于蜀，蜀人臨科場必泥塑小魁星而賣之。士奇呼爲茂才，而出一句曰：『賣魁星，買魁星，虧心不買，虧心不賣。』諸生無對。次日又呼諸生而對前句曰：『眞胭脂，假胭脂，焉知是假，焉知是眞。』據此，則魁星不足盡信矣。

又《太歲非凶》 《論衡·難歲篇》：工技之說移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太歲之有禁忌久矣，而亦不然。岳珂《桯史》云：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毋繕西北隅。藝祖曰：『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將誰凶？』于是卽日蒞撤一新之。又贊寧《傳載》：吳越時人董表儀，欲撤屋掘土。陰陽家言：太歲居此方，不可具工。既而掘深三尺許，得一肉塊，人言卽太歲也。董投之河，後亦無禍。又《廣異記》：晁良貞性剛，不怖鬼神。常掘太歲地，見一白物，鞭之數百，送通衢。夜使人陰聽之。三更後，車騎甚衆，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讎報之？』太歲曰：『彼方榮盛，無奈之何！』按：《癸辛雜志》：《淮南子》青龍爲天之貴神。青龍卽太歲異名也。據此，則太歲亦非盡凶星矣。今人家修造，避之惟謹，亦不必矣。

又《城隍生辰不同》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始見昌黎文，而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則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遍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至或遷就附會，隨指一人，以爲神之名姓，如都城隍爲蕭何，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龍且、贛、兗、瑞、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是也。《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注曰：伊耆氏，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城隍之始。《春秋傳》：鄭災，祈于四鄘；宋災，殺鳥於四鄙，皆其證也。庸字不同，古通用耳。由是觀之，城隍之祭，蓋始于堯矣。城隍有京都城隍，各處府州俱（有）城隍。都城隍廟在元爲佑聖王靈應廟刑部街。按《元史》：天曆二年，加封爲『護國保寧王』，夫人爲『護國保寧王妃』。至于生辰，《玉匣記》言：五月十一爲都城隍聖誕。案：元劉應李《翰墨大全》祠門、慶賀疏語，于各神俱言生辰，而於城隍直云：五月廿八日慶賀。並不言生辰，亦非十一日，豈與都城隍異日乎？抑廿八爲俗沿慶賀之期乎？其二十八日慶賀疏語云：日餘二日，卽更建午之書；雲燦五雲，喜過生申之日。歡喜載路，和氣滿城。恭惟城隍土主（全封號），乃武乃文，作威作福，呼呼須臾之雨露，叱咤俄頃之雷霆。佐漢有功，四百載綿延社稷；配天無極，億萬年帶礪山河。赫赫厥靈，洋洋如在。某時素喜蒙恩之人，幸逢震夙之初，壽永基固，願借椿靈而爲壽，封褒忠惠，更看芝檢之增封。繹其詞，亦皆祝嘏壽之惠

也。所云『佐漢』者，亦或沿俗傳蕭相國也。閱本朝《會典》：順治八年八月廿七日祭城隍之神。是亦未言及生辰也。今民間以五月廿五爲生辰，殆習俗之相沿也。

又《張仙》　陸深《金臺紀聞》：世所傳張仙像，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蜀亡，花蘂夫人入宋宮，念其故王，偶攜此圖懸于壁，且祀之謹。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詭曰：『此我蜀中張仙神。祀之，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蜀中劉希向余如此說。按郎瑛《七修類稿》所載：言張仙名遠霄，五代時遊青城山得道。蘇老泉曾夢挾二彈以爲誕子之兆，敬奉之，果得軾、轍。有贊見集中。人但（謂）花蘂夫人假託，不知眞有一張仙也。按高青邱有〈謝海雪道人贈張仙畫像詩〉，亦云蘇老泉嘗禱而得二子。孟昶會屢入朝，太祖寧不辨其貌而爲花蘂所紿耶？或以爲卽孫仲，尤非。按《詞苑錄》云：張遠霄眉山人，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以鐵彈三質錢三百千，張無靳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癘，宜寶而用之。』後再見老人，遂受以度世法。熟視，舉首見其目中各有兩瞳子，此其證也。又《纂要》云：邛州崇眞觀。昔仙人張遠霄者，往來于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爲擊散之。此其故居也。《大玉匣記》云：十一月廿三日爲張仙生辰。此日設位求子，大吉。按：挾彈之說，亦有所本。《月令》：元鳥至，以太牢祠高禖，后妃率大嬪，乃禮天子所御于高禖之前。疏云：天子所御，謂令有娠者于祠，大祝酌酒，飲于高禖之前，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祼下，其子必得天材。疏云：禮此所御之人于祼神之前，祼神必降福。故曰其子必得天材。此張仙弓彈之本也。

又《壽星》　壽星，《爾雅》：亢、角也。注云：數起亢、角，列宿之長，故云。按《史記・封禪書》：杜亳有壽星祠。索隱云：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祠之以祈福壽。《宋史・禮志》：唐開元中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祭之。今世俗畫壽星頭每甚長，據《南史・夷貊傳》：毗騫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號長頭王。畫家意或因乎此。然則所畫乃毗騫王，非壽星矣。

又《鍾馗》　沈括《補筆談》載唐人《題吳道子畫鍾馗記》：略云：明皇夢二鬼，一大一小。小者竊太眞紫魚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大者捕其小者，擘而啖之。上問：『爾何人？』奏云：『臣鍾馗，卽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五代史・吳越世家》：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鍾馗與《考工記》云終葵者通。其字反切爲椎，椎以擊邪，故借其意以爲圖象。明皇之說，未爲實也。

又《五道》　《通幽記》：皇甫恂，字君和，開元中授華州參軍，暴亡。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夾道多槐樹，見數吏擁簪。恂問之，答曰：『五道將軍常於此息焉。』恂方悟死矣。見一姥老擁大蓋乘駟馬，從騎盛衆，視之，乃其親叔母薛氏也。隨至大殿，叔母據大殿命坐，曰：『兒豈不聞地獄乎？此其所也。兒要知官爵否？』曰：『願知。』俄黃衣抱案來，視之，見太府卿貶綿州刺史，其後掩之，曰：『不合知之，』令二人送出。見一鐵床，有僧以釘釘其腦，視之，門徒胡辦也。求寫《金光明經》一部方得作畜生。又行遇一羊三足，截路吼嗽，問之，言：『某年在縣尉廳上，見刳割羊足。』恂方省之，許爲誦《金剛經》，乃去。二吏亦各乞一卷，乃曰：『不送矣。』遂活。而殮棺中，死已六日矣。恂後果爲太府卿，貶綿州刺史而卒。《留青日札》：今謂五道將軍，盜神也。余意出于《莊子・胠篋篇》：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先入，勇也；後出，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是五者，豈所謂五道耶？

又《西王母》　世傳王母爲天上之神。按：西王母三字見《爾雅》。《大戴記》：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是西王母特海外國名，如後世八百媳婦之類，非神人也。《山海經》言：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神人之說，乃自此起。然司災厲及五刑殘殺之氣，則亦非吉神也。惟《穆天子傳》言：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作謠有『將子無死』句。又《吳越春秋・陰謀傳》：大夫種進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越王乃立東郊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祭陰，名曰西王母。事之一年，國不被災。由是祈福壽者，循以爲習，設爲貴婦人像祀之。今之西王母所由倣也。《酉陽雜俎》云：西王姓楊名回，一名婉衿（妗）。《集仙錄》云：西王母者，太妙龜山金母也，姓侯氏，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隸焉。《山海經》所云，乃王母所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眞形也。

又《水府三官》　三官之名，見《後漢書・劉焉傳》注引《典略》：

熹平時，漢中張角爲五斗米道，以符咒療病。其請禱之法，書病人姓氏，説服罪之忌，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爲常。按：此天、地、水三官造端之確據。謝氏《文海披沙》、郎氏《七修類稿》各以木金水臆説傅會《道藏》，謂三官俱周幽王諫臣：一曰唐宏，一曰葛雍，一曰周實，皆未有實徵也。其神之尊奉於世，由漢以來，蓋未嘗絕。《通志》有《三元醮儀》一卷。《宣和畫譜》：大曆中，周晦有三官像。其來舊矣。

又《竈王》 令人謂人面黑者比之灶王，非也。按：《莊子・達生篇》：灶有髻。《音義》：司馬彪云：髻，灶神。着赤衣，狀如美女。許慎《五經通義》謂：灶神姓蘇，名吉利。妻王氏，名搏頰。《酉陽雜俎》：灶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孫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奔算，算一百日。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硎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與玉池夫人等，皆灶神之所屬也。據此，則灶神狀如美女，非黑面也。至流俗或稱之曰『灶君』，或曰『灶王』。《戰國策》：復塗偵謂衛君曰：『昔日臣夢見灶君。』唐、李廓《鏡聽詞》曰：匣中取鏡辭灶王。則君可稱，王亦可稱也。

又《護法伽藍》 伽藍不知何神？于正書始見後魏楊衒之所撰《洛陽伽藍記》。按《佛國記》云：法顯至烏萇國，佛法甚盛。名衆僧止處爲僧伽藍，凡有五百僧伽藍，皆小乘學。據此，則所謂伽藍者，乃衆僧止處，非神名也。而今俗皆稱爲伽藍護法，又曰護法韋馱。韋馱有像，而伽藍無像。按：天神，正書見于梁武帝文。《翻譯名義》：此云符檄，用徵召也。亦不言護法，護法者，蓋跋闍羅波膩也，跋闍羅，此言金剛；波膩，此言手。謂手執金剛，因以立召也。今亦狀其像于伽藍之門。明錢希言作《獪園》，謂：僧如瑞，號心光，常熟人，于雪夜投正覺庵宿，見其破廢，誓願重修。先編棚立其中，盡夜誦經，其夕，吴縣令宏道夢與長洲令江盈科並駕出楓橋迎接御史，忽見岸上有一白鬚老父，身着綠衣，揖袁令而告之曰：『我吴中枝指道人祝允明是也。帝命爲正覺廟伽藍神，助心光和尚重興道場。公有文名，煩作一記。』既覺，異其事，明日語於江。三日後報新御史按臨，二公果出楓橋迎接。袁召里正而問之曰：『此地有正覺庵乎？』對曰：『有之，但廢久矣。今有一外方僧來結棚募化，尚無人作緣也。』袁復問曰：『其僧得非名心光者乎？』又對曰：『然。』二公相與驚嘆，果契夢中之言，因推江撰文，其捐羨錢捨施，遠近爭輸，助造殿堂，兼築精舍，不逾三載，遂成大叢林矣。袁後擢爲天官員外郎。吴奏其事於闕下，詔取庵額曰：『敕賜慈泰護國禪寺』，施經一藏，遣中貴護送至寺中，別創藏經閣貯之。後袁移病還公安時，擇日飯僧，其夕受夢祝京兆來，謂曰：『願遲一日設齋，明晚尚有一僧來也。』屈期果心光長老自吴門至，遂改設同飯。京兆之兩感異夢，斯亦甚奇。今爲寺中伽藍神，奉香火之薦焉。似此，則伽藍乃祝杖仙也。

又《門神》 道家謂門神有二：左曰門丞，右曰戶尉。非也。按：《禮・祭法》：大夫三祀，門、行、族厲。《喪大記》：君擇菜以禮。注：禮門神。門神二字，見此。《楓窗小牘》云：靖康以前，汴中門神多翻樣，戴虎頭盔；而王公之門，至以渾金飾之。又《月令廣義》云：近畫門神爲將軍、朝官諸式，復加爵、鹿、蝠、蟢、寶馬、瓶、鞍等狀，皆取美名，以迎祥祉。此言是也。今世俗相沿正月元旦，或畫文臣，或畫神荼鬱壘，或畫武將，以爲唐太宗寢疾，令尉遲恭、秦瓊守門，疾遂愈，皆小説之言也。

又《閻羅王》 閻羅王，昔爲沙毘國王，常與維陀如生王戰，兵力不敵，因立誓願爲地獄王。臣佐十八人，悉忿懟同誓曰：『後當奉助，治此罪人。』十八人即主領十八地獄也。又引《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人死，當墮地獄，則主者持行白閻羅王，具其善惡。閻羅王爲現五使者而問言。按：如所言，閻羅原只一人，治事分現則爲五人，其僚佐則十八人。今釋子云『十殿閻羅』，無一人可否。《睽車志》：張叔言判冥，鬼有十人，而十人内，兩是婦人。《翻譯名義》亦云：閻羅一名琰魔，此云雙王。其兄及妹，皆作地獄王，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曰雙王。而今所畫十王，並無女像。轉輪王主治四天下，非主冥道，今概列十王中。彼教之説，已難莊論；而世之談彼教者，更非其本教矣。按：閻王名見《韓擒虎小傳》，則此稱由來舊矣。

清・姚東升《釋神》卷四《方祀・文昌》 《明一統志》：梓潼神，姓張名亞，字惡子，其先越巂人，徙居梓潼縣之七曲山。自秦伐蜀，世著

靈異。宋建炎以來，累封『仁文聖武孝德忠文王』。《後秦錄》：姚萇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早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名，曰：『張惡子也。』及萇稱帝，卽其地，立張相公廟祀之。《宛委餘編》：文昌，黃帝之子，名軍，始造弦，再攝醫官，服事周公，投胎于張無忌家，生仲，爲周幽王所酖。《通俗編》引《蜀志・秦宓傳》：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比于齊魯。蓋因學官文翁脩起，而漢武因之，故以文翁爲文昌纔允。按此四說，則梓潼與文昌，明是兩神，不可強合。大抵梓潼神卽張惡子，如祠山張大帝、金龍四大王之類，廟食其他。觀李義山時『如意贈姚萇』之句，未聞主文字，則宋時錫典亦不察也。惟《岩下放言》載英顯王張惡子廟諸神擬來歲狀元賦之事。洵如《宛委》之說，與道家一十七世爲士大夫合，然轉世未可遽信。洵如《通俗》之說，不免曲解。然則文昌卽古之司命，自佛老之言興，而先王祠典所載，潛爲改易，況北斗之旁，明有文昌六星曰：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愚意文昌星也，非神也；梓潼神也，非司文柄也。張仲、文翁，我不敢信也。

又《曹王》　《嘉興府志》：相傳曹武惠王彬，宋開寶中帥師平江南，不妄殺，邦人感而祀之。《浙江通志》引《十國春秋》：梁開平二年，封故唐曹王明爲『昭靈侯』。注云：明爲唐太宗子。淮人圍姑蘇時，守將祈禱于廟，輒潰去，故加封焉。按明許恂如《詩據》：曹珪爲嘉興都將，乾寧中，淮人圍之，珪登樓張樂縱酒，矢石交至，宴如也。卒與族人師魯固守。事竟，云：『但鮮兒曹提印事，不知誣卻濟陽王。』然都將曹珪未嘗稱王，況《府志》西北已有曹使君祠，祀珪父信及珪與師魯三人，不可混而爲一。或曰唐曹王皐。皆疑式惠王下江南，止於金陵而錢氏納土，必不至秀。然曹王皐未見實事，《通志》所辨甚允，今俗稱爲南朝聖衆，恐未必然。

又《天妃》　《臨安志》：神爲五代時，閩王統軍兵馬使林願第六女。能乘席渡海，雲游島嶼間，人呼爲龍女。宋雍熙四年昇化湄洲，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土人祠之。宣和中，路允廸使高麗，中流震風，七舟並溺，獨路所乘，神降于檣，無恙。使還。奏聞，特賜『順濟』廟號。紹興時，以郊典封『靈惠夫人』，淳熙朝易爵爲妃。《元史・祭祀志》：南海女神靈惠夫人，以護海運有奇應，加封『天妃』。按：明洪武中，勅封『海靈神』。國朝康熙二十二年，以助克澎湖，又加封『天后』，編列祀典。乾隆二年封『福佑羣生』，二十二年加封『顯神贊順』。又按：邱文莊《天妃廟碑》云：其神爲女子三人，俗稱爲林靈素三女，則又異說。

又卷五《土祀・崔府君》　《神錄》：君，祈州鼓城人，諱子玉。父曰讓，世爲巨農，純良德義，鄉里推重。年五十，無子，乃禱于北嶽。是夜，夫婦並夢一仙童，手擎一合。讓問之，童曰：『帝賜合中物，令君夫婦吞之。』言訖，擧合視之，乃美玉二枚，各吞之而覺。誕君于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至唐貞觀七年，詔擧賢良，君赴都。朝廷除爲潞州長子縣令，正直無私，秋毫洞察，郡人皆言：『知縣晝理陽間，夜斷陰府。』邑人立生祠祀之。後遷磁州滏陽縣令，亦有奇迹，卒年六十四。按：玄宗避安逆之亂，帝夢神人告曰：『陛下駕不可別此方，賊不久而滅矣。』帝問姓名，曰：『臣乃磁州滏陽縣令崔子玉。』後果如其言。駕歸，封『靈聖護國侯』。武宗朝，加封『護國威應公』，宋眞宗時加封『護國西齋王』。至宋高宗南渡，君又顯聖，賜廟額曰：『顯衛』。

又卷八《道家》　順濟龍王廟，在三塔。徐偃王廟，縣西二十里。玄壇廟，在王家坊，祀後漢趙炳。曰：名朗，字公明。子龍從兄弟者，誤傳也。許公廟，加縣西一里，晉黃門侍郎許安仁。楊將軍廟，府治北一里，梁乾化中，將軍守城，城陷，赴井死，今其井大旱不竭。唐使君廟，府治西北，仕（祀）唐信及其子珪。信有惠政，珪守城有功。唐王廟，祀曹彬，或曰唐太宗子封曹王，名明，有禱輒應，加封爲『昭靈侯』。施府君廟，名伯成，九歲爲神，墓在西門外，有樹，取其葉煎湯食之，能療疾；廟一在墓上，一在於青閘對河。昭烈侯廟，縣北三十里。吾相公祠在德化一都，宋勅封『撥雲』；吾相祠前有深濱，每歲春日萬魚來朝。三靈祠，在漏潔寺，祀胡宗憲、劉燾、龐尚雕。高使君祠，府城北三十里，晉建武中爲屯田校尉。

表吳祠，加善東六里，祀陳舜俞。喻楊祠，在西塘，祀參議喻良、太守楊繼宗。朱相公廟，在加善江涇塘，宋高宗夜寢，夢登紫微樓而墜，有一力士捧之，得不委地。問其姓氏，曰：『秀州朱六郎也。』訪之，六郎

死已七日矣，因勅封爲『紫微侯』，立祠。魏公祠，縣治東，祀忠節公。黄道廟，在澉浦長牆山下。尚胥廟，在海鹽，祀伍尚、伍胥。秦始皇廟，在秦駐山，廟前有飄松一株，伐去復生，時顯戈甲光怪之異。蘇驃騎廟，在縣西，神名舉，字子羽，晉驃騎將軍，封烏程侯。魯公廟，在縣南，思魯橋左，祀宗道。楊公祠，祀楊瑄，築塘有功，與龍王廟並。忠烈祠，祀徐從治。旌忠祠，祀吳麟徵。何律王廟，在石門縣西三里，即築城者。馬鳴廟，在縣北三十里，神姓裴，名璩，爲浙西藩鎮，敗黄巢以保境；配名者蔣都尉。索度王廟，在烏鎮，即本鎮土地神，甚靈。昌武大王廟，在皂林，能騰痞鬼，祀爲土穀神。昌武三王廟，在車溪九里松之西。宗將軍廟，在皂林，將軍名犯，禦倭戰歿。程都御史祠，在桐鄉北門，禮殉建文節程本立。

又卷九《仙教・蜀八仙》《蜀紀》：八仙：首、容成公，即鬼容區，隱于鴻蒙，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于蜀，今三青羊宮；三、董仲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三策之仲舒也；四、張道陵，今大邑鶴鳴觀；五、莊君平，卜肆在成都；六、李八百，隱新都龍門洞；七、范長生，在青城山；八、爾朱先生，在雅州。按：《太平廣記》引《野人閑話》：蜀道士張素卿所畫，李耳作李已，范長生作范長壽，爾朱先生作葛永璵。又按：《通志》有《八仙圖》，唐江積有《八仙傳注》，則此目唐時已有。

又《八仙》《談薈》：八仙不知起自何代？考其出處，亦有所本。張果，明皇時顯跡甚著，生于堯之丙子，爲侍中。葉法善以混沌初，白蝙蝠精；鍾離權、呂岳俱唐中晚人。一云鍾以裨將從周孝侯處，敗于齊萬年，跳終南山，遇東華王眞人，得道；至唐，出度純陽。呂舉進士不第，遇正陽眞人，得道。在五季又與正陽度劉海蟾、王重陽，及自度何仙姑、張珍奴之屬。藍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韓湘，文公侄。何仙姑見純陽文。宋人雜説：本零陵市人，純陽啖以一桃，僅食其半，遂不飢。《仙鑑》：純陽所度者趙仙姑。名何仙姑，何姓者，開元中已羽化，合在純陽前。曹國舅，考諸仙傳，曹姓無外戚，而諸史外戚傳，曹姓無得道者；或言丞相彬子，皇后弟，美姿容，一旦求出家雲水，抵黄河，以金牌抵渡值，純陽見而授以道。又有跛者李孔目，《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或云諱元字大中；開元中，于終南山學道，陽神出舍，爲虎所傷，得一跛丐新亡者，附其尸以起。大都委巷之談也。按：元人襍劇如：《岳陽樓》、《竹葉船》、《南城柳》，皆舉稱八仙，與世俗所繪符其七，惟無何仙姑，而有徐仙翁耳。然則八仙以鍾、呂諸人者，始于元世可知。

又《劉海》《湖廣總志》：劉元英號海蟾子，廣陵人，仕燕王劉守光爲相。一日有道人來謁，索鷄卵十枚，金錢十枚，置几上，累卵于錢，若浮屠狀。海蟾驚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樂之場，其危有甚于此！』復盡以錢擘爲二，擲之而去。海蟾由是大悟，易服從道，歷遊名山，所至多有遺跡。宋初于潭州壽寧觀題詩，仍自寫眞其旁。《通俗編》：海蟾二字號，今俗呼爲劉海，更言劉海戲蟾，舛謬之甚。

清・曾衍東《小豆棚・雨錢》獻縣民家王氏，誕一兒。娩之夕，聞屋錚錚響，皆啓戶出視，滿院錢落如雨。如自瓦隴滾滾下者，家人爭取，得數十緡，咸驚喜。三日洗兒，盆中銖錙溢浮水上。於是里巷皆鬨爲異。鄰歸來觀，有抱之者，得青蚨突出襟袖間，如酬其勞。雖多寡不一，未嘗虛其襁褓。不啐歲而殤。入殮時，阿堵物滿布床簀，人家痛傷，蓋誠愛其多財而悼其夭折也。葬城中西門裏隙地。年餘，其家落，家人往哭於墓，輒於冢旁得數貫歸。如是者，其母恆接踵告匱，而所與遂不能繼。久之，即舉家來奠，躃踊泣血，亦一文不拾矣。咸以爲此子錢神也。予則曰：『耗鬼也！』何也？耗盡則精散，祿絕則命促，何神之爲？聞其母至今尚在，年已七十矣。

此乾隆十八年事，爲文學王廷家次子寶兒云。

清・梁章鉅《歸田瑣記》卷七《厨子》徐興公《榕陰新檢》中載吾鄉曹能始先生學佺與二友同上公車，惟先生攜一僕，凡途中飲饌之事，皆先生主之。僕善烹飪，二友食而甘之，而微嫌其費，頗有煩言。一日，僕請先生與二友分爨，曰：『我實不能伺候三人，先生不肯，僕即請去。』先生曰：『我實不能以僕故而開罪於友人。』聽之。臨行，請曰：『我即當回閩，但乞一信帶呈家中人，俾知並非負咎被逐耳。』與之信。時方行到蘇州，比先生至京，而此僕早已抵閩，蓋即蘇州發信之次日也。家中人詰其故，曰：『我實天上之天廚星也，吾家主人，乃天上仙官，我應給其任使。彼二客者，何福以當之。』語畢，遂不知所之。聞此二客後亦各享大年，蓋月餘日飽飫天廚之效云。按袁簡齋《續齊諧》中亦載曹能始先生

飲饌極精，廚人董桃媚者，尤善烹調，先生宴客，非董侍則不懽。先生同年某，督學蜀中，乏作饌者，乞董偕行，先生許之。遣董，董不往，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廚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廚之福乎！』言畢，升堂向西去，良久不見。二書所載各異，而皆屬之能始先生。且徐興公與先生同時人，見聞尤近，必非無因矣。余家有陳東標者，頗能烹調，輒以此誇于衆，衆因戲呼之爲天廚星，實則庸手而已。余於能始先生，無能爲役，則陳東標之於董桃媚，又豈止仙凡之判哉！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二《東平王馬夫詐人》　江陰諸生有陳春臺者，家甚貧，以蒙館自給。一日出門，忽遇旋風一陣，覺心骨俱冷，歸而病作，叩之巫者，說有東平王爲祟，家中人競請祈禱，春臺素不信，亦無力也。有鄰媼代爲張羅，借得五千錢，一禱而愈。後春臺知其事大怒，乃寫一紙告諸東嶽，謂東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擾累寒士耶！忽一夕，夢東嶽神拘審春臺到案下，聞堂上傳呼東平至矣。回顧有著黑袍者，參謁案前，神問曰：『今有人告狀，爾知之乎？』東平不認，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訪，城隍神上曰：『卑縣已查明，是東平公馬夫狡獪，東平實不知，今馬夫亦帶在此也。』東嶽神遂命斬之，春臺跪案下，見馬夫已綁出，遂訴曰：『馬夫雖蒙正法，生員所費之五千錢是挪措者，尚求追還。』東岳神不答，作遲疑狀，忽語曰：『汝于兩月後到靖江取之可也。』遂醒，滿身大汗。隔一兩月，有至交在靖江，以事札致春臺，渡江去，偶在路旁撿得小紙一張，乃錢票，適五千也。忽思所夢，因向鋪戶取之而歸。此嘉慶廿四年五月事。

清・樂鈞《耳食録》卷一《鄒忠介公》　崇仁大華山，名山也。其神甚靈異，禱疾病、祈福祥者，數郡畢至。趾相接也。有不誠者，輒被譴。趙元壇、王靈官爲左右二元帥，輪流值歲。相傳趙寬王嚴。趙值歲，來者有小過，多不較。其繩之峻而禍之速者，必王值歲也：甚者被其擊立死，或蹉跌傷折肢體。邪視者痛目，妄言者卷舌焦唇，手足不戒者，傷趾折指，其輕者亦或得狂疾，自道生平私隱事。以故，諸爲不善者，聞其風不敢往。嘗有謁者至山下，見一女足甚纖，心羨之，因以二指遙度其長短，指乃僵，至神前悔罪乃復。又有一人言牛肉之美，遂喑啞，懇禱而後能言。又有男女二人，中途相悅，夜苟合，兩體連牽不能脫，遂羞痛俱死。死猶相黏，同棺而葬之。其靈異如此。鄒忠介元標微時，三至而三不得上。詢其故於人，人曰：『子之韉，革物也，神必惡之。盍易之。』易布韉，乃登。既謁廟，見神旁有鼓，革鼓也，忠介詰神曰：『我革其韉，神惡之，宜矣。神明革其鼓，庸有說乎？』言未已，鼓即從架上滾下，直至山腳。聞者異之。後每歲供布鼓焉。忠介既以理屈神，彌自持慎，雖曠途暗室不敢或苟。神使靈官隨之三年，欲伺其短，每聞鞭聲錚然，或日中燈下，見其舉鞭欲擊狀，而卒莫之擊。後偶過井旁，見修綆繫一膽瓶，有水甚清潔，蓋新汲之井中者，而汲者不在。忠介方渴，掬飲之，乃見水中有靈官鞭影，急取錢投於水，乃滅。遂不復見。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四　嘉定城西有玄壇廟，頗著靈異。庚申城陷，廟亦旋毀，鞠爲茂草矣。相傳其始有某生者，館於江西龍虎山張眞人府。一日得家書，知其父病，急欲歸，謀於眞人。眞人以一符與之，戒曰：『到家即焚化。』生登舟解纜，但聞波濤澎湃，舟行如飛。一日夜而至，父病已危，方寸瞀亂，竟忘焚符。符神屢見形求去，乃始憶眞人言，具香燭焚化之。是夜，神復示夢曰：『送我太遲，已逾限期，不能歸矣。』生乃醵金建廟以奉神。初不知神何名，因其像頗肖世間所塑之玄壇神，故謂之玄壇廟。

又　吳中錢氏婢，嫁鄉間一農家子。其地有所謂清明山太者，相傳爲太湖黑魚精也。忽附婢言前生爲姊妹，故來省視，口操北音，清脆可聽。嗣是每數日必一至，積三十餘年，惟婢見之。或問婢：『太太作何狀？』曰：『年三十許，歷年以來，未嘗衰老。我今龍鍾日甚，而太太仍如初見時也。』錢氏舊主使婢入山進香，并命僕阿勤從之，欲覘其異。甫出門，婢騰身作據鞍狀，又舉手作揚鞭狀，其行甚疾。阿勤追之不及。歸而問之，曰：『太太憐我不任跋涉，以僕馬來迎也。』婢卒亦無他異。山中初無神祠，惟空屋中一几一椅而已。後村人塑爲男像，又有『飛虎城隍』之名。聞高伯足宰吳縣，禁絕之。

又卷六　咸寧人呂某，有兩兄，極友愛，俱前死。呂忽夢至一處，見堂上列長几二，兩兄皆就几上治事，簿書堆積，似甚茫遽者。有一神，赤髮赭顏，手執筆，跳舞於前，若俗所畫魁星之像。正旁皇間，兩兄已見

之，曰：『汝何得來此？家中止汝一人矣，何得來此？』乃起至神前，若有所訴。神始不允，兩兄力言之，乃首肯。兩兄遽麾之出曰：『汝增壽一紀矣。』遂寤，果踰十二年而卒。異哉！使非兩兄力言，此夢遂不醒歟？彼執筆而舞者，何神也？呂君與樊氏有舊，余大兒婦樊爲余言之。余戲曰：『此必南斗之神也。魁爲北斗第一星，此神似魁星，而赤髮赬顏，南方之色也，則爲南斗神無疑。南斗注生，宜呂君之益算也。』

又卷七 余前記慈谿小靈峯關牒事，茲又聞有一廟，淫祀也。廟中之神不知何姓，塑一女像配之，則張氏女也。初張氏女從母至小靈峯進香，歸而自言神悅其貌，將以爲妻。自是閉門不與人接，而時有香氣出其房中，兒女燕褻語亦往往聞焉。家人患之，莫可如何。居數月，女腹彭亨矣。母以告其父，父曰：『處子而有孕，是爲門戶羞。』立逼女死。神憑女而言：『苟殺是女，必禍爾家！』其父怒曰：『吾不畏也，必殺女！』女知不免，泣曰：『吾爲此一塊肉而死，凡婦女懷任者我必祐之。』乃於夜中投水死，屍逆流達於廟前。其夕廟祝夢神曰：『起，起，迎夫人。』不解所謂。次日，其家失女，疑其逃也，四出跡之，而得其屍。其兄憤怒，至廟中，批神頰無算，又以指爪碎其龕。靈峯人聞其事，乃塑女像，稱曰夫人，至今罷婦輒禱焉，香火甚盛。二月某日爲夫人生日，紅裙綠鬢相望，而神面爪痕竟不可去，屢經改塑，瘢痏如初。

又《茶香室三鈔》卷一《十二月二日》 梁陶弘景《眞誥》云：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要總眞王君、太虛眞人、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宜預齋戒，待此日登山請乞，篤志心誠者，三君自卽見之。注云：依傳說，年有兩日，恐三月十八日誼譁雜鬧，非專請之宜。按此則惟十二月二日爲宜矣，余於是日生，故喜此說而記之。

清・丁柔克《柳弧》卷三《窺神》 江西士人呂某，張天師親串也。某年歲暮，至龍虎山謁天師，天師留度歲。值元旦四鼓，例天師在樓受百神賀，呂固少年鮮事者，欲窺之，天師不可。呂潛伏公案下，穴幃而觀。天師已昇座，無如何，遂聽之。神將百千，紛紛來賀。其中端冕垂旒，執圭乘輦者，五帝也。紗帽紅袍，皂靴角帶者，三官也。角上垂巾，腰間帶劍者，各處龍神也。有本朝翎頂，有明朝冠服者，天下城隍也。蒼顏皓首，黃襟白紵者，社公土神也。三目赤鬚，綠面金臉，手執各式兵器者，靈官也。裸女者，熒惑火星也。僅露半身美女者，青女霜神也。手捧圓牌，頭戴紅方巾，身着團花袍衣者，四路功曹也。或面窄如竹，或身弱似柳者，瘟疫神祇也。脇生兩翼，嘴尖足鉤者，雷神也。或乘虎，或乘虬，相貌威猛者，各路財神也。又，杜李盛孫符，五路財神也。執葫蘆五人者，五顯神也。黑袍執簡者，竈神也。五色祥雲，手執笏或執圭瓚者，各路河神也。有披蔴婦人，有黑盔甲、黑衣帽者，各路煞神也。繡衣錦冠，印纍綬若者，福神也。面如滿月，頤笑春風者，喜神也。忽大忽小，忽老忽少，紛紛嚷嚷者，人之三尸神也。呂窺之出神，如雲如夢，以爲生平奇遇，目衒心駭，神搖膽懾。末後忽見一神，遍身皆眼，不知幾千萬隻，顛倒縱橫。他神將來，或異彩繽紛，僅露其面；或祥雲繚繞，全見其身；或香如旃檀，馨若蘭薰。或一立，或一拱手，或三揖，或拜跪，或躬身，或俯伏，或數叩首。天師或答揖，或答拱，或高與兩手，或筆立，或緩避。惟一見此神，天師疾離坐，以袖掩面立於旁，滿堂燈燭滅而復明，怪風大起，走石揚塵，神以兩手舞躍數次而去。去後良久，天師猶不敢坐。少傾，堂事畢，天師下椅。呂問天師曰：『何後至之神如此之厲也？』天師驚曰：『誠然，爾見之乎？』曰：『見之。』並云：『伊目甚多，並亦見我窺矣。』天師頓足嗟曰：『誤矣，誤矣。此值年太歲，星辰中所謂歲破方可對也。我猶不敢見之，不敢當之，故以袖掩面避立於旁。爾何人斯，敢擅窺也，爾必不永矣。』呂驚號求救，天師惟搖首曰：『我亦無法，爾欲窺，吾固止之，爾不聽，吾忘告爾矣。爾速歸，赶治後事可也。』呂大哭而去，到家暴卒。

又《黃鶴樓火》 湖北黃鶴樓修成後，於甲申年復毀於火。樓高矗城上，四無屋，其被焚甚奇，相傳爲河南歸德府火神所燒。先是，歸德城外有小車空，欲回鄂，忽來一傔從，貌清妍，雇車成。一老者神采清癯，來云：『至鄂有事。』傔未從行。至鄂，於漢口下車，囑車夫云：『三日後爾可在此俟我，我復回豫。』車夫喜，諾之。並言：『今夜過江至漢陽門有事。』過江之夜，樓卽失慎。三日後，車果然候於此，遂匆匆回。路間閒談言：『先生過江之日，黃鶴樓大火，君得懼否？』先生莞然曰：『不懼也。』又問：『先生寓歸德何街何門？』答曰：『火神廟中。』未幾到，

先之傔復出，搬行李入廟，並許以酒錢二百。車夫候良久，不見其出，大呼。廟中僧聞之，出問，車夫告以故。僧曰：『予廟中師徒三人，火工一人，並無客也。』車夫不聽，僧卽引車夫入廟，遍尋無有。忽至正殿，見旁塑侍者，卽雇車之人，乃相持而駭。始悟黃鶴樓之被焚，卽先生過江之夜也。車夫悚然，遂市香楮壹佰三十六文，欲敬神。插香時，爐灰有物拒之，細看，則三百三十六文在爐中，蓋連酒錢均付之也。

清・鄒福保《姚福均〈鑄鼎餘聞〉序》　善乎邵青門之言曰。神仙之說，乘人之貪而誘之也。釋氏之說，乘人之怖而刼之也。自來諸子百家、稗官小說所紀仙佛神異之蹟。率皆誣謾失實，妖妄熒聽，故忠清亮直之士往往鄙夷其書爲不足觀，懼人之淆惑心神而受其蠱有以哉。然稽諸古昔，瑣聞叢錄，凡散見於傳記者，殆難僂指。數經莫古於《易》。《易》之言鬼神詳矣。聖人以之設教者，蓋知夫宇宙空虛之中，磽有此陰陽二氣之流行，而未嘗一日或息。學者承其旨，爲之探賾索隱，博采旁搜，就所睹聞彙爲編帙，將以述靈異，擴識見，其親切精要處，實亦足以闡潛德而發幽光，爲世道人心之一助。常熟姚先生屺瞻所輯《鑄鼎餘聞》四卷，比物此志也。先生博極羣書，著作宏富，久爲士林欽仰。所譔《海虞藝文志》已行世，唯此書尚無刊本。同里劉君蘭蓀篤雅好古，練習舊章，慮是書之日久散佚，亟謀付梓，俾得廣爲流傳。余願覽是書者，因其所證，據以攷覈其名義，愾想其本原，勿徒張皇幽渺，鋪陳怪誕，僅與王嘉之《拾遺記》、干寶之《搜神記》等量而齊觀也。是則作者與刻者之心也。

清・姚福均《鑄鼎餘聞・唐葛周三真君》　潘紹詒《光緒處州府志》云，唐葛周廟在宣平縣西楹樣山。三神乃周厲王時三諫官。王失政，累諫不聽，棄官奔吳。及厲王崩，宣王立，三官復歸王，以輔導太子有功遷秩山東兗州，而國大治。三官沒，王始以孚靈威靈浹靈侯爵等號封之。至宋眞宗祥符元年封太山，至天門忽見三神人，又加封焉。昔宣和二鄉苦旱求雨，有見神者曰：『吾願卽楹樣山爲家。』濟爾雨澤。後建祠祀之，祈禱卽應。今山東青、登二府並有祠。《登州志》載唐諱宏、葛諱雍、周諱武，皆靈驗。

又《武烈大帝》　《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引明嚴一鵬《重建忠佑廟碑記》云，忠佑廟者，祀隋大司徒陳公也。公諱杲仁，字世威，其先自潁川徙毘陵，漢太邱長仲弓十七世孫。父元渙官嶺南道採訪使，公生於梁太清己巳三月五日，有異表。八歲能文章，十八登朝。陳武帝爲公從祖，與語，大奇之。授監察御史，尋遷江南道巡察使，有殊績。及後主遜位於隋，公亟上印綬。隋高祖累詔不起，悉散家貲，杜門掃軌。孝養厥母，終其天年。繼母病，割股以進。病已，事聞於朝，旌之。煬帝幸江都，羣盜蜂起。時共推公雄略，強公受詔討賊。平長白山寇，宥諸脅從，全活甚衆，授秉義尉，累官朝請大夫。大業九年，平樂伯通，授銀青光祿大夫。十三年平婁世翰，召拜大司徒。賜宮女二十人，廄馬五騎，粟千斛，帛五百匹。公力辭不允，盡以粟帛分士卒。當是時，沈法興謀據常州，結賊帥李子通屯江北爲聲援。公故娶法興女，法興憚公威名，不敢發。至唐武德三年五月十八日。法興詐稱疾篤，致公問疾。酖之，中毒薨。法興縱兵爲逆，人見公從雲中發矢斃之，賊衆潰散。唐主嗟異，以世推公有忠孝文武信義謀辯八絕之目，詔徵其實。父老奏上，因令立祠以祀。廟在今毘陵清秀坊，卽公故第兵仗庫也。

《新唐書・沈法興傳》：隋大業末，爲吳興太守。東陽賊婁世翰略其郡，煬帝詔太僕丞元祐之。義興二年，法興與祐將陳果仁執祐越王侗立。法興乃自稱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果仁爲司徒。高祖武德二年。法興自稱梁王。

宋馬令《南唐書・柴克宏傳》云：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以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爲武烈大帝。

宋張敦頤《六朝事蹟類編》引舊經云：隋司徒陳杲仁有戰功，唐封忠烈公，南唐僞冊武烈帝。

明姚宗儀《常熟私志》云：周世宗命吳越攻常州，南唐李主遣柴克宏赴援。禱祠下，乞假威靈，公驅黑牛數百，迅風疾雷助戰，越潰。柴具奏，贈武烈帝。累封福順武烈顯靈昭德仁惠孚佑眞君。洪武初，詔題木主隋司徒陳公之神。公妃沈氏、軫氏、張氏，子二，垣、頵，女一，玉。四歲。聞公罹難，卽啼號動人。後翦髮奉佛。

又《忠靖王》　明宋濂《溫忠靖公廟碑》云：王姓溫，名瓊，字永清。溫之平陽人。父民望嘗中明經甲科，年耄無嗣，與妻張道輝晝夜禱於

上帝。一夕張夢巨神手擎火珠，自天門飛下，謂曰：『吾乃大火之精，將降胎爲神。』張覺赤光被體，中猶熹熹然，因有妊。以唐長安二年五月五日午時生，其左腋有震篆二十四，右半之。七歲習禹步爲罡，十四通五經、百氏及老釋家言。二十六舉進士不第，拊几歎曰：『吾生不能致君澤民，死當爲泰山神，以除天下惡厲耳。』復製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主地上鬼神。』言已忽幻藥叉狀屹立而亡。蜀葉天師後用其符，禁除沴氣之爲人災者，彷彿見王衣赭袍，握寶劍，乘追風駿。下之，劾召之家，遂皆祠王以祈靈響焉。王初封翊靈昭武將軍正佑侯，其曰正福顯應威烈忠靖王，則宋季之累加也。王之事行見於傳記者如此。

《萬曆溫州府志》云：黃良晤，字應伯，眞華觀道士，精五雷法，飛神朝謁，經日始蘇。嘗大醉偃卧，有求符者，卽顧溫侯像曰，汝可往某家，患者睹藍面將而愈。

又《義忠王梁山伯廟》　《光緒鄞縣志十三》云：義忠王廟，一名梁聖君廟，在縣西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東晉鄞令梁山伯。安帝時，劉裕奏封義忠王，令有司立廟。宋郡守李茂誠撰記云：神諱處仁，字山伯，姓梁氏，會稽人也。神母夢日貫，懷孕十二月。時東晉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幼聰慧有奇長，就學篤好墳典，嘗從名師。過錢塘道逢一子，容止端偉，負笈擔簦渡航，相與坐而言曰：『子爲誰？』曰：『姓祝，名貞，字信齋。』曰『奚自？』曰『上虞之鄉』。『奚適？』曰『師氏在邇，從容與之討論旨奧。怡然相得。』神乃曰：『家山相連，予不敏攀鱗附翼，望不爲異。』於是樂然同往，肄業三年。祝思親而先返。後二年，山伯亦歸省，之上虞訪信齋。舉無識者，一叟笑曰：『我知之矣，善屬文者，其祝氏九娘英臺乎？』踵門引見，詩酒而別。山伯悵然，始知其爲女子也。退而慕其清白，告父母求姻，奈何已許鄮城廊頭馬氏。弗克。神喟然歎曰：『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區區何足論也？』後簡文帝舉賢良，郡以神應召，詔爲鄮令，嬰疾弗瘳，屬侍人曰：『鄮西清道原九隴墟爲葬之地。』瞑目而殂，甯康癸酉八月十六日辰時也。郡人不日爲之塋焉。又明年乙亥暮春丙子，祝適馬氏。乘流西來，波濤勃興，舟航縈迴莫進。駭問篙師，指曰無他，乃山伯梁令之新冢，得非怪與。英臺遂臨冢奠哀慟，地裂而埋璧焉。從者驚引其裙，風裂若雲，飛至董谿西嶼而墜之。馬氏言官開槨，巨蛇護冢不果。郡以事異聞於朝，丞相謝安奏請封義婦冢，勒石江左。至安帝丁酉秋，孫恩寇會稽及鄮，妖黨棄碑於江。太尉劉裕討之，神乃夢裕以助。夜果烽燧熒煌，兵甲隱見，賊遁入海。裕嘉奏聞，帝以神功顯雄褒封義忠神聖王，命有司立廟焉。越有梁王祠，西嶼有前後二黃裙會稽廟。民間凡旱潦疫癘商旅不測，禱之輒應。宋大觀元年季春詔，集九域圖誌及十道四蕃誌，事實可考。夫記者紀也，以紀其傳不朽云爾。爲之詞曰：生同師道，人正其倫。死同窀穸，天合其姻。神功於國，膏澤於民。諡義諡忠，以祀以禋。名輝不朽，日新又新。

又《顯祐廟》　季蘭坡《顯祐廟記》：神姓何諱敏，字虛中。父樸，母葉氏。以宋仁宗元豐八年乙丑九月朔主神於蘇公里，赤光滿室。及長，聰明正直，驍勇絕倫，旣而乘虎遠逝，不知所終。宋元世屢顯奇功，由將軍進封王。正統間以陰兵贊王師殲巨寇，成化癸卯春正月四日夜，火起東方，延燒兩街民居。時東風驅火，疾勢如飛，飄忽而至濟民橋，將過河界，衆皆徬徨，計無所出，自分一隅已在煨燼中。於是祈神，默相呼，聲動天地。俄而大風西作，火轉而東，衆見煙焰中若有人，穿赭袍執白旗，左指右揮之狀。邑人蔡惟章等景仰神麻，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弘治丁巳，大街兩旁民居復火，自宣化坊至濟民樓，二百餘家爲之一空。東風猛烈，火燎殿檐者數四，民相率禱於神。俄一人自羣萃中躍出，裸體散髮，升殿端坐，自稱季姓子，爲神遠方送歛而來，因諭衆曰：『若神注意，若等無慮。巽起西方，離還東位。』言訖風返火滅。復索大石臼，以穀實其中，置諸腹上。募有力善舂者舂之。杵至三百餘，穀精爲米，有病者予以少許，服之卽瘥。已而求其體神者，樂清傭工，蠢然一愚夫也。由是人益敬信，捨財裝飾廟像。

又《周宣靈王》　《安徽夥縣志》云：神名雄，改名繆宣，臨安新城太平里人。宋淳熙十五年戊申三月四日生。幼孤，事繼母孝，遇仙授以方術，家貧賣樵以養。會歲疫，食其樵者病皆已。後自衢歸，舟阻鸕鷀灘。聞母訃，哀痛急欲歸，破浪而行，爲水所沒。其尸逆流至衢，識之者出其尸，香聞數十里。衆驚爲神，就肉身斂布加漆，廟祀於衢城西。端平改元初，請於朝，封爲廣平侯，屢著靈爽。嘉熙二年，理宗謝后病，衆醫莫治。有士人自稱周某，藥之而起。已而不見。淳祐元年，乃進封護國廣平

正烈宣靈王。自是至今，廟祀徧江浙，或以爲晉周孝侯處者，誤也。

俞公穀《湖北紀游》云：周宣靈王，名雄，字世偉，杭新城人。母汪夢龍浴金盤，淳熙戊申三月四日誕。王童穉以孝聞。嘉定初，母遘危疾，晨夕籲天請代。郵言徽婺有顯神，母促往禱，王不敢。母厲聲責之，則抱悸往。旋次衢聞赴，內裂僵逝舟中，篙師胡伯二貨舟結廬奉焉。鄰之知王者，時載觴俎禮敬。自後相傳謂王有神，江以南咸祀之。端平、嘉熙間，一時國事賴王，至有翊應正烈之封，而其事不詳。

方回《廟記》云：神卒於嘉定四年。至端平二年，饒州上言神異，始封翊應將軍。淳祐四年，封翊應侯。寶祐二年賜額，輔德七年加正烈，十年加廣靈。其進封爲宣靈王，則始於元至正中，伯顏忽都守衢之日。後遂徧祀於浙東西。

《衢州西安縣志》引《卉庵摭言》云：西門周孝子祠，自宋迄今，肉身挺立，神靈胖蠁，而諸舟艦長年肅事惟謹。相傳孝子之母化爲綠蟾，求探其子，觀者如堵牆也。余以庚子春，肅拜堂下，見神前燈燭輝煌。蟾聳身凝眸。踞乎座側。腰脊間絢淺紅深綠，目含金碧，光輝動人。或曰孝子爲神時本端坐，後因見母，起立立言。似誕。特以狀迥異，姑存其說云。

又《平水王》　《浙江樂清縣志》云：名凱，姓周氏，晉橫陽人。生前屢著治水功。永康中，三江逆流，王操弓衝潮，入水水裂。電光中見王乘白馬東去，水患遂平，靈異日著。屢封至王爵。宋大中祥符初，詔營玉清昭應宮。

國朝范鈇廣《雁蕩山誌》載李志云：咸通中，靈峰洞中山鬼呈怪，據黃氏所居。不得已捨宅爲寺。有僧善孜戒，行高潔，獨處其中，日夜誦《法華經》，妖怪變現百端。神因顯相謂僧曰：『當爲爾蕩除斯孽。』俄而陰雨晝昏，旗中現平水字，迅雷破洞，林木俱焚。神現一巨身，仗劍立石，麾兵追捕，羣怪悉滅。今爲靈峯院石上留髀足痕。

宋濂《橫山周公廟碑記》云：神諱凱，字公武，姓周氏，世居臨海郡之橫陽。生而雄偉，身長八尺餘，髮垂至地。善擊劍，能左右射。博聞而強記。家貧，躬耕以養父母。及司馬氏平吳，與陸機兄弟入洛。張華薦之。神知晉室將亂，獨辭不就。時臨海屬邑，曰永甯，曰安固，曰橫陽，地皆瀕海。海水沸騰。蛇龍裸居，民罹其毒。神還自洛，乃白於邑長，隨地形，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東注於海。永康中，三江逆流，颶風挾怒潮爲孽，邑將沈。神奮然曰，吾將以身平之。援弓發矢，大呼，衝潮而入。水忽裂開，電光中見神乘白龍東去，但聞海門有聲如雷，而神莫知所在矣。俄而水勢平，江禍乃絕。邑長思其功，號其里曰平水，且建祠。尸祝之祠初在城之西郊，及更永甯爲永嘉，郭璞相土，遷之於西洋。遐邇邀神者無虛日。神功益用赫著。陳至德間，閩寇章大寶侵分水嶺，其勢張甚，民爭遁逃，神見天兵於雲間，戈甲耀日，盜驚而潰。唐武德中，輔公祐爲亂，其黨入寇，民依華蓋山築城而拒守之。時當嚴冬，神降大雨雹，寇弗敢近，城因得不陷。天寶中，河決澶州，怒暴不可制。神見黃旗驚濤間，河復故道。光化末，天台大饑，神化形爲商，以米貸人。已而投杵於江，變爲赤龍。騎而升天。宋景德初，契丹同其蕭氏南侵，丞相寇準、殿前指揮使高瓊，奉眞宗親征車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旗上髣髴有平水王字，虜懼請盟而退。大中祥符初，詔營玉清昭應宮，取材於溫之樂清，使者以重山不可致，走禱於神，忽風霆凌厲，龍湫震盪，巨石皆起立，大木斯拔，蔽江流而下。神之靈異或見諸紀載，或相傳於父老之口，如此者不一而足。今則粗舉其概而已。神初封於唐，爲平水顯應公，尋升王爵。

宋賜仁濟爲廟額。元復加以威惠，進封太和冲聖帝，易廟爲宮。國朝以誠事神，詔禮官定議爲橫山周公之神。其佐神張鉉，字子元，郡人，宋右科進士，仕至閤門宣贊舍人。剛烈正直。上疏忤史嵩之被斥而歿，既歿而顯靈異，太守吳泳幷祀之。元封協惠侯進正肅英烈王，法當附書。

《台州府志》云：平水王廟在臨海縣白鶴山西，祀晉周清。俗傳以行賈往來台溫，呼周七郎。娶臨海林氏女，俄棄杵化龍，與女皆不見。後有遇之彭公嶼者，遂祠焉。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

又《靈濟侯陳賢》　宋俞浙《靈濟侯墓亭記》云：剡之浦橋有祠曰陳侯諱賢者，生於乾道戊子，歿於紹定庚寅。既歿，禦災捍患，所在響答。至端平甲午，以水戰助王師敗金兵於蔡州，封靈濟侯。咸淳壬子，以厭殺浙東南大水，加善應。景定庚申，借潮浙江航貴人舉爨，加協惠。此其事卓異，載在祀典，人所共知也。又有異者，人歿爲神者有之，未有生而從事幽冥以濟物也。侯生稍長。不問晝夜，遇假寢輒神游江海間，拯護舟楫，或爲人驚寤。則歎曰：『壞一舟矣。』每祭潮神，侯與焉。寤則哇所

享牲肉。錢塘行在恃隄岸以江潮。嘉定庚辰，潮怒齧隄，由候潮門抵新門，潰突不可遏。朝廷命有司起徒卒，戮力畚鍤，隨築隨毀，相顧無措，召侯問計。侯呼江神，祭以三牲，喻以關係利病。手一竹植沙隄上，誓之曰：『神有靈，無使潮越吾竹。』潮至，望竹伊邇，即勢伏迤邐，折而東行。未幾西岸壅沙成阜，畚鍤就緒，而長隄屹若山繞矣。

又《協順廟廣靈侯陸》 廟在湖州歸安縣東南石冢村，祀宋兵馬都監陸圭，宋文及翁廟記。神姓陸，諱圭，字朝璋，世爲昭慶軍人。生熙甯間，以祖澤補右爵兩調泗州眞州兵馬都監。宣和中，大歉，發粟賑饑民，存活無算。適方臘弄兵，軍帥調公引兵駐浙江進嚴瀨，與賊鏖戰。賊敗績遁師，還錢塘而卒，遂爲潮神。紹興間，海濤衝激江岸，神役陰兵治之，潮勢始平。嘉定間，飛蝗蔽天，神見雲端驅之，蝗不爲害。淳祐間，錢塘復大決，隨築隨圮，神與三女揚旗空中，浮石江面，以顯其靈，隄賴以成。帥臣徐棨以其事聞於朝，乃賜廟曰協順，爵曰廣靈侯，封其妻姚爲花錦夫人，三女爲顯濟，爲永濟，爲通濟，皆夫人。建廟是邦，地曰石冢。

又《利濟侯金元七總管》 明姚宗儀《常熟私志叙廟篇》云：總管廟，宋延祐七年，道士時天祐建。舊在縣治西，今徙於報本院後曾家巷。按，神汴人，姓金。初有二十相公者，名和隨駕南渡，僑於吳。歿而爲神。其第八子曰細，爲太尉，理宗朝嘗著靈異，封靈祐侯。細之第十四子名昌，封總管。昌之子曰元七，亦封總管。元至正間，能陰翊海運，晉封昌爲洪濟侯，元七爲利濟侯，又有順濟侯金元六總管，及金萬一太尉。金七四相公，金小一總管，金顯三官人，金九一太尉諸神稱。又曰長亳廟在梅李南鹽鐵塘，奉金元七總管。國初，陶道敬與奚氏仇，將疏闕下，爲奚所縛，投白茅塘。陶號呼神，見神立水中。縛自解，躍岸得免。又《敘氏族篇》云：朱驥字漢房，官廣西布政司左參議，嘗泛海遇一艦，投刺者曰：『金爺來訪。』及晤語，見其紅布抹額，心異之。且屬朱曰：『我船先行，先生之船可緩。』遂行，朱報訪，艦已遠颺，第見標幟爲金元七總管，頃之風怒浪號，他舟多敗，而驥獨全。且邂逅時，見從者提一籠牢一黑物。驥問之，神曰孽婦也。已而泊海壖，見富民祈神甚懇，廉其情。曰家有病女。驥念是神籠中物矣，代禱，病如脫。公還朝，聞於上，賜圓帽易紅抹。今繪像世奉云。

又《余使君廟》 光緒《鄞縣志》十三云：余使君廟在縣北三里桃花渡。相傳使君嘗入海求藥術，精修煉，白日飛昇。境有水旱盜賊，禱之輒應，民德而祀之。元至正間，贈尚書屠順重修。原注嘉靖志。又引明余啟芳《記略》云：四明甬東余使君廟，芳初至禮謁，披閱碑文，語多影響，獨所云號玉成，爲洪都人，則芳家乘所備載。使君名楷，家洪都，爲渤海太守，而渤海亦號永甯。今碑文訛爲永定，是使君固芳十七代祖行也。嗟乎，國史郡志蠹蝕煙銷，賴有家乘得尋厥緒，抑何幸歟。余之先本姓余，晉時隨元帝至金陵。蘇峻之亂始易姓爲余，遷於洪都。世居焉。迨唐玄宗朝，適有正姓之令，復姓余。宋神宗時，祖諱諷者與相王安石有隙，又更爲余，至今仍之。使君廟食甬東。甬東，澤國也，螭龍之所窟宅，島寇之所環列，藉神靈呵護爲亟，安得不香火千秋哉？

又《靈惠侯周孝子》 明姚宗儀《常熟私志》云：宋周容，父百十點檢，母朱氏，早失怙，事母至孝。乾道間爲邑從事，有事頂山得栗數十顆，擇美大者奉母，以小者遺妻。妻私其大者，而奉以小者。他日母出其餘食容，容察知婦非孝婦。遂以他故出之。無何容死，次日即降於家。告其母曰：『兒矣，當輸忠朝廷，盡力鄉里。』里人陳推，簿像事之。又云元至正間，有王壽四者，居廟巷，與周廟鄰，故亦多孝子。後人王瓘字廷美，其父年九十，坐臥小樓上，瓘日負以下。瓘頂有瘤，一日墜樓破瘤，入周廟取爐灰止血，宿苦頓除。又云廟在縣治東南百步，淳祐中。進士趙必鋹上其事於朝，賜額靈惠。洪武四年，敕封宋周孝子之神。有司春秋少牢行事。廟中祝史具紫蘇療病，往乞者多愈。又云成化元年，李文安公傑計偕上春官，禱於神。夢贈句曰：『至尊厭聽如簧語，莫向金門弄曉風。』明年成進士，散館題爲禁苑聞鶯。公以神句爲結批，云結有神助。後憲宗嬖萬妃，幾爲之易儲。傑因事諷諫，蓋得諸神授。又云九月二十一日孝子誕辰，又云墓在北門外四里，孝子之父母皆在焉。朱太尉墓在南，朱村即孝子外祖。

又《李烈士》 明王鏊《姑蘇志》曰：神姓李名祿，長興童莊人，或曰即名將李顯忠。元顧盟廟記曰：宋嘉定十七年，王生於吳興之長興。生時有靈，人叩以雨暘禍福事，必應。年十八，告鄉人曰：『吾勤王事，將

適山東之膠州。』匡坐卽逝。寶慶初，理宗賜兄濟王第於吳興，含山人潘壬、潘丙潛通李全，將挾王北渡，全兵誤期不至，潘立王於吳興。丞相史彌遠請師屠城。將行，理宗夢白衣者抵榻告曰：『臣李姓，吳興土神也，夫使濟王僭竊者，二潘也，實有罪，宜加其身。若屠城，一城人無辜。』理宗怪其事，告史。史夢亦如是。遂命班師，止戮二潘。

明龔立本《常熟縣志》曰：明冊封靈惠英烈福濟顯忠王。景定間，道士鄧道樞建廟於致道觀西廡，俗呼觀爲李王宮，在城南三十里者。宋時賜袍及珠花尙存。

明姚宗儀《常熟私志》云：正月十八日神誕辰。

又《徐相公》　張元忭《萬曆紹興府志》云：徐相公廟在會稽縣學西。明徐渭碑云：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當父爲會稽學時，嘗從道士拾雞卵腋之，得白雞以鬬，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眞人，越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鬬雞場所。至弘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縈繞，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中雞，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鎭，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咤虎，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益信，始請鄉先生陸建甯記於石，而獄有像以祀神。

又《馬明王》　原化傳拾遺曰蠶女，當高辛時，舊跡在蜀廣漢，不知姓氏。其父爲人所掠，母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女嫁之，衆莫應。惟素所乘馬聞言絕拘絆去，數日父乃乘馬歸。母白之故。父曰：『安有人而偶非類乎？』馬跑，父怒殺之，曝皮於庭。皮忽捲女飛去，栖於桑間，化爲蠶。一日乘雲駕此馬謂父母曰：『太上以兒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由是宮觀皆塑女像祈。蠶披馬皮，謂之馬頭娘。

明郎瑛《七修類稿》曰：所謂馬頭娘，本荀子《蠶賦》『身女好而頭馬首』一語附會，俗稱馬明王。明王乃神之通號，或作鳴。非。

又《聖山靈康白鶴大帝》　兪卿《康熙紹興府志》云：聖山在會稽縣二十一都一圖。國初時，山蔓藤叢生。黃蜂雲集，樵人縱火焚之。未幾風雷交作，大雨如注，山水暴漲。漂出龍牌一座，逆流而至橋上。舉視之，乃藤蔓縈結而成文理，精工不減雕刻。中有『聖山靈康白鶴大帝之位』十字，蜂蠟成文，牌足尙有焦痕。居人異之，卽其地建白鶴廟，水旱祈禱，無不感應。聖山所由名也。

方景濂康熙《台州府志》：靈康王廟在臨海云白鶴山，祀東漢趙炳。炳，東陽人，能爲越方，善禁祝以起人病，入章安，神幻事甚衆，爲章安令華表所殺。其屍泝流止今處，故祠之。宋時疊顯靈異，加封王號。

潘紹詒《光緒處州志》云：趙侯廟在縉雲東十五里，侯名炳，字公阿，東陽人。仕漢，官至大將軍烏傷侯。祀神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療病皆除。水旱祈之必應。廟前有石如航，俗呼爲趙侯航。

宋陳耆卿《赤城志》云：靈康廟祀東漢趙炳，元豐七年賜今額，崇甯三年封仁濟侯，大觀二年進顯仁公，政和三年進靈順王，宣和四年加顯佑，四年加廣惠，慶元二年加善應，開禧三年改善應爲威烈。

又《永泰王》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十五祠祀攷引鄞人樓扶廟記曰：王姓鮑諱蓋，其先東漢鄮邑人，母晝寢夢吞日，有娠，在胎三載。晉泰始三年九月望日生，祥光燭室，與前夢協，名曰圓照。既冠，美鬚眉，容貌秀偉。好游俠，任氣節。以擊鮮弋禽爲樂。見山中石以爲鹿而射之，既中，視之，石。因名之爲鹿山。東海魚龍相角，海濱民患苦之。一日有客艤舟岸旁，而王舟至。客問何來，王謂客曰：『海口一大魚與衆小魚競，小者將其羣鬬銳，大者力若不敵。』遂奮楫擊小魚。中之雄者，因射之退，餘亦俯首潰。霧斂風息，大魚鼓鬣掉尾，似有喜色。客甫歎息，一老叟霜髯鱗裘王前鞠躬謝，且曰：『吾職東海有年，有九江小龍逞驕結儔，暴吾廬，適會戰勢孤，幸子助吾。而今而後，海淵安靜如初，皆子之賜。子異時必廟食，願遣息女爲嬪妾。』王謙謝，母戲言。叟擲火翻浪，微露鱗甲而去。王屬客勿復言。請別，遺一小楫。後人因號其所在曰小楫。客盛傳其事，疑信者半之。然自是波濤息驚。王取湖上方氏，生一子，絕肖乃翁，篤好詩書。王既薨，建興四年葬鹿山，卽射石之所。後三十年夢告其子，我當再生，可啓我冢。次夜妻夢復然。謀於親黨，皆曰此非常事，當如夢。及發棺尸，儼然如生，但無氣息。衣服潔潤，冢四角燈燁然。州人聚觀加敬。乃乘雲而昇。道家謂尸解，豈其是乎？冢間得一

爐，非金非石。籀文曰『東海之寶』。永和初，穆帝聞其異，詔取爐。褚太后曰：『神物也。』緘香遣還，許立祠。王又夢呼其妻若子曰：『東海龍遣女在茲，汝當會既而相繼以終。』因並祀鹿山墓傍。梁大通末，越有奴鈔寇三千並海州郡，歲罹其禍。王因巫者語定襄侯蕭祗曰：『爾揚我武，我濟爾力。君第行必以八月十三日破賊。』至期寇至，餘姚失潮舟膠，衆惘然若昏醉，官軍悉縛之。武帝詔崇其祠。唐神功元年八月八日，王降於縣東門，託鄉童終日而歌曰：『吾姓鮑氏，廟食於此。自昔及今，四百餘紀。馬行水林，縣必遷徙。家在鹿山，不堪居此。鄞水西流，北接甬水。給事祖室，實吾之廬。汝爲我請，早爲改圖。待免化龍，遇齊得王。移汝來封，日月交光。萬載無窮，吾歌章章。』父老同守仁等告於令柳惠古，乞更置。尉宗魯賢謂甬水有楊給事宅，其子承奉郎宏道遂乞捨，故父給事郎公口遺宅爲廟，乞子孫掌祠事，世世無易。鸞臺侍郎攝春官尚書狄仁傑繳奏。故今祝史皆楊氏，吳越有國規度而崇奉之。舊相傳，稱永泰王莫詳所始。崇甯二年正月，浙東鈐轄尚書豐稷奏犯陵名改威烈。六年三月，守直龍圖閣樓异以雨暘應祈，乞封王爵，封惠濟王。宣和三年六月，太守李友聞奏，睦寇及剡魔巢洞距州近，不能侵。詔加賜額靈應。政和八年九月，路侍郎允迪使高麗，奏加忠嘉。建炎四年二月，高皇帝南巡，護風濤若平陸，詔加廣靈。嘉定四年九月，故侯樓公之孫參知政事告諸朝曰：『時和年豐，神有大賜於民，願顯揚其先，以及後昆。』詔封王父協應侯，王母協惠夫人，元配靖順夫人，次室昭順夫人，王子順助侯。紹定間，示夢於史衛王彌遠，作新廟。

端明三年，今太傅丞相鄭越公清之奏易威烈爲神聖，又以尚書袁公甫之請，詔加王父協應同慶侯，王母協惠順慶夫人。嘉熙元年正月同日誥頒。

又《紹興城隍》 陸游《嘉泰會稽志》云：城隍顯甯廟在子城內，臥龍山之西南。自昔紀載皆云：神姓龐諱玉。按《唐書・忠義傳》，實龐堅四世祖也，京兆涇陽人，魁梧有力，明兵法，仕隋爲監門直閣。李密據洛口，寢逼王都，玉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衂。煬帝崩，乃率萬騎歸唐，爲越州總管。除梁州都督，召爲監門大將軍，卒贈工部尚書幽州都督。初，王鎮越惠澤在民。既卒，邦人追懷之，祀以爲城隍神。梁開平二年，吳越武肅王上其事，封崇福侯。紹興元年，詔以駐蹕會稽，踰年妖祲不作，行殿載甯城隍崇福侯廟，賜額顯甯封。昭祐公三十年，顯仁皇后靈駕渡江無虞，加號忠順。乾道五年，加號孚應。八年加號顯惠。淳熙三年封忠應王，又加號昭順靈濟孚祐。郡人奉祀甚謹，以九月十二日爲神生日，享薦尤甚。

又《台州府城隍》 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三十一云，城隍廟在大固山東北，唐武德四年建。初，吳尚書屈晃妻夢與神遇，生子曰坦。有神變，能興雲雨。後與母俱隱山中。及是以屈氏故居爲州治，祀爲城隍神，水旱禱祈多驗。吳越王時號興聖永安王。國朝政和中，以范守祖述請雨立應，賜額鎮安。建炎三年封顯佑侯。四年以保護巡幸，加通應。紹興八年加靈惠。乾道四年加昭貺。慶元二年進靈濟公。四年加靈佑。六年加廣澤。嘉泰四年加普應。嘉定元年進順利王。十六年復請諸朝。加顯應。又人物門仕進三十二云：舊經曰，屈晃，郡人。吳志作汝南人，爲尚書僕射。時孫權欲廢和立亮。晃諫，叩頭流血。權不納，斥還鄉里。後皓卽位，封其子緒爲東陽亭侯，弟韓恭爲立義都尉，緒亦位至尚書僕射。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二《一鋤頭動土兩鋤頭也動土》 鄉人持鋤到田，過小廟，見一小草，一鋤去之。歸家，寒熱譫語：『太歲頭上動土！』索酒索羹索金帛，百般祭獻，乃止。其兄聞之，怒，持鋤而往。或亟阻之，已連下兩鋤，而廟壁毀矣。廟神命鬼卒仍到其弟家作禍，鬼卒曰：『弟止一鋤，大王責其動土，已經索得酒食金帛。今其兄毀廟，罪浮於弟，此次應問兩鋤之罪，不應仍到弟家。』神曰：『爾等不知。一鋤頭動土，兩鋤頭也動土。一鋤者尚懼我，兩鋤者不懼我矣。徒增其怒耳。』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是故聰明爲神。

彭祖

漢・劉向《列仙傳》卷上《彭祖》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卽有虎跡。云後昇仙而去。遐哉碩仙，時惟彭祖。道與化新，綿綿

歷古。隱倫玄室，靈著風雨。二虎嘯時，莫我猜侮。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歲。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

《太平廣記》卷二引《神仙傳・彭祖》　彭祖者，姓籛諱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邮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聞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爲。少周遊，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至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瘦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攻所患，心存其體，面九竅，五臟四肢，至于毛髮，皆令具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于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即體和。王自往問訊，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無所留。

又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六十歲。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既至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擧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此九召太一，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能養陰陽之意，可推之而得，但不思言耳。何足怪問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眞可問也。』采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是何仙人者也。』彭祖曰：『得道者耳，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上造天階，或化爲鳥獸，遊浮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而人不識。或隱其身而莫之見，面生異骨，體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然此等雖有不死之壽，去人情，遠榮樂，有若雀化爲蛤，雉化爲蜃。失其本眞，更守異氣。余之愚心，未願此已。入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骨節堅彊，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可近，嗔喜毀譽不爲累，乃可貴耳。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資，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識事宜，流遯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使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以減年，得其益也。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爲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爲外物所犯。因氣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彊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忿怒不

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氣導養，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傷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萬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舍影守形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己謝過。臥起早晏之法，皆非眞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身。人受精養體，服氣煉形，則萬神自守其眞。不然者，則榮衛枯悴，萬神自逝，悲思所留者也。人爲道，不負其本而逐其末，告以至言而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不盡服誦。觀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自疲。至死無益，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少能棄世獨往，山民穴處者，以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閉氣，節其思慮，適飲食則得道也。吾先師初著九節都、解指、韜形、隱遯、(尤)〔无〕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

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之有驗。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秘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婬，王失道而殂。俗間言傳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八《彭祖》 顓頊之孫，陸終氏之第三子。母鬼方氏，孕十一年而生，姓籛名鏗，自堯歷夏殷之末，已年七百餘歲，封于韓大彭，故孔子稱老彭。周衰，浮游四方，入蜀，留家武當山。王逸《楚詞注》：『彭祖好知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恨睡晚而唾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數十，晚娶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仙傳》云：『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可謂多壽而窮苦孤獨者矣。武進薛應旂作《四書人物考》失載，故幷錄之。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人物》 彭祖，籛鏗帝顓頊玄孫，至殷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好恬靜，善於補導之術，幷服水晶、雲母、麋角，常有少容。穆王聞之，以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采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具受諸要，因以教王。王試爲之，有驗。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往。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

又 青烏公，彭祖弟子也，受明師指示，審眞仙妙理，乃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後服金液而昇天。

水神

晉・干寶《搜神記》卷四 吳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因問：『女郎何姓？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繹絡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敕行酒笑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備辦，會就郎中婚。承白已辨。遂以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閣。四日，云：『禮既有限，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婿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

又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側，忽于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驚愕，逡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班乃入閣拜謁。主爲設食，語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壻耳。』班問：

『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班曰:『輒當奉書,不知緣何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去,謂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班。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泰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別再報。』班語訖,如廁。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生死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班惶懼,復詣泰山,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啓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死生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爲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別鄉里,自欣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之。』於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五　秦時中宿縣十里外,有觀亭江神祠壇,甚靈異,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晉中朝有質子將歸洛,反路見一行旅,寄其書云:『吾家在觀亭,亭廟前石間有懸藤即是也。君至但扣藤,自有應者。』及歸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沒,尋還云:『河伯欲見君。』此人亦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又卷七　晉明帝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遂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褒亦好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說》卷一　晉孝武帝嘗于殿中北窗下清暑,忽見一人,著白袷黃練單衣,舉身沾濕,自稱是華林園中池水神,名曰淋涔君,語帝:『若能見待,必當相祐。』帝時飲已醉,便取常佩刀擲之,刃空過無礙。神忿曰:『不能以佳士見接,乃至于此,當令知所以。』居少時,而帝暴崩。

唐・張讀《宣室志》卷二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於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謁覲,既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於此郡新明縣。往者嘗職軍伍間,今已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出於人,袁生甚奇之。又曰:『某,善於推算者,能預知君平生榮悴得失之事。』生即訊之,遂述既往得喪,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既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而懼,即起曰:『爾既非人,果鬼乎?是將崇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祟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爾。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歲霖雨數月,居舍盡圮,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剝且甚,又日爲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坯土爾。今我赴訴於子,子以爲可,則行;不,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既有願,有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當調補新明令,儻爲我重建廟宇,以時祭祀,則幸之甚矣。惟願無忘。』袁生許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時,當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黷於我,君當悉屏去吏卒;獨入廟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謹受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任,問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乃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卒,獨入於廟中。見其簷宇摧頹,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既相拜揖,乃謂袁生曰:『君不忘夙約,今日動勞車騶,俯而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引入廟。見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桎梏,有數人立其傍。袁生因問曰:『此僧亦何爲而得罪,以至於是?』神曰:『此僧乃縣東蘭若道成師也。身有殃咎,故繫於此。今將一歲矣。每旦夕,余則鞭箠之。從此後旬餘,余當釋之。』袁生又問曰:『此僧身居陽世,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繫之。則其身自遭沉疾,亦安得知其魂爲余所繫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興建祠宇,幸疾圖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歸,欲爲計其工費,然以初官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坐魂,因而困憊,僧本不知。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脫矣。吾今假以他語,俾其建廟,無乃

不可乎？彼僧聞此，必無所疑。』於是命駕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道成師者，卧疾沉憊，幾一歲矣。袁生見道成，道成曰：『某病將死，旦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盡。』袁生曰：『師疾如此，瀕於逝矣。我能愈之。師其願乎？師其發願出財修建赤水神廟，自當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雖於貲貨安所吝乎？』袁生乃相告曰：『吾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生魂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叱其神：「爾何爲繫生人魂？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愼無相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捨其罪。」吾故告師，疾當愈，宜修赤水神廟也。毋以疾愈怠爾初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曰：『敬受教。』後旬餘，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生謂我曰：「師之疾，赤水神爲之也。疾若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佑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卽與其徒持酒負畚詣廟，盡去神像及祠宇，無遺者。又明日，道成詣袁生。袁生喜曰：『師疾果愈。吾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謂曰：『可速建赤水神廟，不然，且懼爲禍。』道成曰：『夫人所以賴於神者，以其福可延，禍可弭，旱亢則霑之以澤，淫潦則祈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諸郡國，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祈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而爲害於人，焉可不去之！今已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甚。後月餘，吏有罪，袁生撲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抵三峽，忽遇一白衣立於道左，視之，乃赤水神也。曰：『向託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我報仇爾。』袁生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爲罪我而爲讐也？』神曰：『道成雖爲僧，而餘福猶盛，故吾不能爲災。今君祿與命衰，皆棄宿約，故吾得而爲謀矣。』言已不見。生甚惡之。數日，竟以憂卒。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二《滻水神正直》　唐黃寇奔衝，有小朝士裴，忘其名。移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爲悲悼，卽可知也。行卽駱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怪而詰之。女曰：『我爲滻水神之子強暴，誘我歸其家。厥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行笞責。兼遜謝撫慰，差人送來。緣夕旦未有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爲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嚴慈，云已有生處，悲咽告辭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素滻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太平廣記》卷二九一引《太公金匱・四海神》　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且進熱粥，以知寒。粥皆畢。師尚父曰：『客可見矣。』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河伯風伯雨師，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內，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等皆拜，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授命。』顧勑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也。

又引《南越志・觀亭江神》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江神祠壇。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中宿縣民至洛，及路，見一行旅，寄其書曰：『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懸藤卽是也。但扣藤，自有應者。』乃歸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尋還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

又卷二九五引《幽明録・河伯》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絡繹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有信幡，題云『河伯』。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敕行酒炙。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進絲布單衣，及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禮三日，經大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

囊與婿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

宋・趙令畤《侯鯖録》卷八《馮夷》　馮夷者。《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伯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

宋・彭乘《續墨客揮犀》卷二《渡觀江風作》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必篋中畜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不可。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黄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黄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即取視，懼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余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江神通書》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丘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敬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杜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投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可八九十座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宋劉裕，燕慕容超也。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溼。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岸，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龜也。敬伯死，刀子亦失矣。世傳杜林下有敬伯家。

又《追攝江神》　宋嘉祐年間，蔡端明襄赴泉州太守任，隨從逝吏百餘人，開過洛陽渡，舟覆人溺。開藩之始，首差承局追攝江神，承局不往，斬之。再差第二人，辭不能往，又置之刑。改差第三人，其人思之，與其不去而身首異處，孰若自溺于江。於是領命，歸別妻子，具酒殽禱於江滸而後投江。江水裂開，直到神所，具述追攝之事。神語之曰：『汝先回。』約三更後自來稟過。承局辭歸，以神語回覆知州。至中夜，端明盡屏左右，明燭席坐以俟。至期烈風一陣，見江神來前，判官抱簿隨後，蔡詰之曰：『汝爲江神，不能守職，使一舟之人盡葬魚腹，汝之罪也。』神令判官檢簿，該載其年月某日某人等，計若干名，當同時死水。遂一點對名目，與已溺死之人名目無少差。神又曰：『凡溺於水死者，皆水府注定，非神不職而致死於非命。』言訖而退。後蔡守遂化州民累阯於淵，醵水爲四十八道梁室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皆石板爲之，名洛陽橋。有陳君舉詩詠之，末聊曰：『縑圖已幸天顔照，應得元豐史筆褒。』蓋元豐初王運使嘗進畫本，天子嘉賞久之。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四《奇遇》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晝，忽中流一櫂，漸逼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斂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迓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黄土作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牆垣皆黄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設象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説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〇《莊嶽委談》上　馮夷之爲河伯，其説遠矣，好奇之士譸張眩惑，紀載實繁，即特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而未嘗不以河伯爲水神也，乃余獨於竹書《紀年》而得其説焉。《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夫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謂河伯河神，則洛伯洛神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鬬矣，胡用之爲神寥寥後世而馮夷獨盛稱耶？觀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伯爲諸侯而馮夷非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河宗柏夭爲穆王乘副車導之，極於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柏夭亦造父、奔戎之屬護從穆王者，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九歌》

屈氏之寓言，而《秋水》莊生之幻說，本未嘗謂實有，且絕不道馮夷之名，而茂先《博物》、成式《酉陽》從而爲說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辨，亦幸而得之竹書也。段氏所引河伯姓名頗衆，并識於後，以廣異聞。

《酉陽雜俎》云：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又，《金匱》言名馮循一作修，《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案首所引《山海經》《河圖》，蓋緯書也。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海神》　溟海吞吐百粵，崩波鼓舞百十丈，狀若雪山，嘗有海神臨海而射，故海浪高者既下，下者乃復高，不爲民害。父老云：『凡渡海至海安所，聞濤聲哮吼，大地震動，則知三四日內有大風雨，不可渡。』又每月十八日勿渡，渡則攖海神之怒。又云：『凡渡海風波不起，島嶼晴明，忽見朱旗絳節，驂駕雙螭，海女人魚，後先導從，是海神遊也。火長亟焚香再拜則吉，其或日影向西，巨舶相遇，帆檣欹側，樓舵不全，或兩或三，時來衝突。火長必舉火物色之，舉火而彼不應，是鬼船也。火長亟被髮擲錢米以厭勝，或與之決戰，不勝，必號呼海神以求救。海神甚靈。嘉靖間有渡瓊海者，見海神特立水上，高可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麗，衆驚伏下拜。海神徐掠舟而過，有光景經久不滅。次日有三舟復見，大譟拒之，風波大作，舟盡覆。語云：『上海人，下海神。』蓋言以海神爲命也。粵人事海神甚謹，以郡邑多瀕於海。而雷州出海三百里餘，瓊居海中，號特壤。每當盛夏，海颶颺作，西北風挾雨大至，海水溢溢十餘丈，漂沒人畜屋廬，莫可勝計。蓋海神怒二郡民之弗虔也，故以生人餉蛟魚。蛟魚食之而弗饜，又爲之噓嗡鹹雨，放爲鹹潮，使水鹵積於洋田，逆流萬頃，禾苗朽爛，數年而不可復耕，以病二郡之民也。噫嘻，民之生長於雷、瓊，其不幸若是。然今粵人出入，率不泛祀海神，以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自徐聞者，祀二伏波。祝融者，南海之君也。虞飜云：『祝，大也。融，明也。』南海爲太明之地，其神沐日浴月以開炎天，故曰祝融也。祠在扶胥江口，南控虎門，東溯湯谷，朝暾初出，輒見樓殿浮浮，如貝闕鮫宮，隨潮下上。每當天地晦冥，鯨呿鼇擲，颶風起乎四方，霧雨迷其咫尺。舟中之人，涕泣呼號，皆願少緩須臾之死以請於祝融。其聲未乾，忽已天日晴朗，飄行萬里，如過衽席。而天妃神靈尤異，凡渡海卒遇怪風，哀號天妃。輒有一大鳥來止帆檣，少焉紅光熒熒，繞舟數匝，花芬酷烈，而天妃降矣。其舟遂定得濟，又必候驗船燈。燈紅則神降，青則否。其祠在新安赤灣，背南山，面大洋。大小零丁數峰，壁立爲案，海上一大觀也。凡濟者必禱，謂之辭沙，以祠在沙上故云。而二伏波將軍者，專主瓊海，其祠在徐聞，爲渡海之指南。蘇子瞻云：『自徐聞渡海適朱厓，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帶耳。艤舟得濟，股栗魂喪，相慶再生，咸以伏波爲恩我。』李伯紀常禱於二將軍，北得生還，乃書子瞻所作碑，刻石祠中。祠有二，正祠爲新息，別祠爲邳離。

又《南海神》　南海神廟在波羅江上，建自隋開皇年。大門內有宋太宗碑、明太祖高皇帝碑，其在香亭左右，則列宗御祭文，使臣所勒者也。韓昌黎碑在東廊，宋循州刺史陳諫重書。神自唐開元時，祭典始盛，嘗冊尊爲廣利王，歲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祝文書御名。宋眞宗錫王玉帶。至和元年，加王冕九旒，犀簪導，青纊充耳，青衣五章、朱裳四章、革帶鉤鞢，綉韍、素單、大帶、錦綬、劍、佩、履、韈，內出花釵九株，桂、襭、簪、鑲，署曰賜明順夫人。明順者王之夫人，皇祐所封號也。元時，數遣使奉錦幡、銷金幡、金銀香盒。吳萊《古蹟記》言，南海廟有玉簡、玉簫、玉硯、象鞭。林靈所獻銅鼓，面闊五尺，臍隱起，有海魚蝦蟆周匝。及宋眞宗所賜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今皆不存。洪武六年，賜黃金香盒，重十六兩，黃綾幡一副。藩臬大夫每春秋仲月壬日致祭，先出香盒於官庫，齎至神前，祭畢復歸藏焉。其禮器：柷一，籩四，豆四，簠二，簋二，爵三。鉶如爵之數：篚一，尊一，羊、豕函各一，祭品羊一俎，豕一俎，和羹三鉶，帛一篚，黍稷二簠，稻粱二簋，棗、栗、鹽、蕖魚四籩，韭、菹、醢醢、鹿醢四豆，皆有司存。廟向無祭田。宣德間，吾從祖蘿壁、秋泉、南窗三公，始施田六頃六十八畝，在波羅海心沙、東馬廊、西馬廊、深井、金鼎、石魚塘。田乃潮田，歲一熟。淤泥所積，子母相生，今又增數頃矣。廟中有道士一房，僧二房，收其租穀。歲仲春，十二、十三日，有事於廟，蘿壁子孫主道士，秋泉、南窗子孫主於僧。予從兄士煌有碑志其事。而吾鄉沙亭，與廟僅隔一江，一舸隨潮，瞬息可至。以有祭田之供，輒視之爲家廟焉。而沙亭亦有南海離宮，

高曾之所俎豆，靈怪之所憑依，世修其祀罔或懈，蓋生乎南海之上者。祠南海，生乎南嶽之下者。祠南嶽，亦庶民之禮也，非僭也。予嘗爲文以祭曰：洪惟靈德，重潤南中。茫茫百越，潮汐咸通。火齊滋沃，金氣冲融。洋洋發育，天一之功。三門以外，浩淼如空。天墟灑北，日母浮東。君王百谷，莫不朝宗。扶胥南岸，有廟龍蔥。高陽苗裔，俎豆其恭。此方士女，所恃離宮。天吳海怪，飲食咸豐。鹹波不溢，禾稼芃芃。分龍有雨，怒颶無風。清和春仲，遠近來同。波羅望拜，相應雄鐘。庚申禮薦，以達玄聰。

清・鈕琇《觚賸》卷二《水災風變》　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大水猝至，間以狂颶。村落之家，漂床沈竈，人皆露處，繞郭諸所，罹禍尤烈，枕屍大小以數百計。先一夕有漁舟宿太湖濱，夜半見水神列坐烟波間，絳服雕冠，如廷議國事者，爭論久之而散。忽於湖中起一長隄如虹，橫界水面，風濤大作，明旦遂有此異。『吳江縣』三大字額，向懸邑門譙樓，萬曆三十六年水至，邑令上樓，向額再拜，取以投水，勢遂定。是日趙令促騎出署，水沒馬腹，不能行，耆老言邑有故事可行。如其言，果驗。時熒惑入箕，與南斗祇差一度，箕主風，故風力焱疾。康熙丙子七月廿三日午後，北風陡發，雨如懸瀑，平地湧水，驟至數尺。夜半返風而南，勢益狂猛，簷燈密室中無不盡滅，屋瓦交飛，頹牆覆屋者十家而九，所在喬木，倒折殆盡。城隍廟有四古榆，大皆合抱，連根盡拔，眞異變也。先一日，句容縣水發時，士子錄科者，多寓城外，水驟至不及避，淹死數十人。吾邑仲姓亦與焉。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二《洞庭神》　宋牧仲犖言其鄉梁中翰遂奉使西粵時，道出洞庭，風日晴明，呼風而渡。忽雷雨驟至，雲氣晝晦，舟中人共見一神人，美鬚髯，戴烏紗巾，騎異獸，行水上。獸身半在波濤中，僅露頭角。後一人形貌怪偉，啣獸尾而行，其速如飛。去船里許，人獸皆漸騰上，雲雨晦冥，遂不復見。舟人以爲洞庭之神也。梁，丙戌進士，後官山東提學道僉事。

又《分甘餘話》卷三《夢神告盜》　江神識山谷書扇事，世傳以爲異。又有一事，頗類此。沈遼睿達，存中之姪，善書，舟過富池吳將軍甘寧廟，遇風，遙禱於神。風止泊岸，乃作贊，手書之，留廟中。後爲好事者取去，郡守夢神告之，追獲而還之廟。然則興霸亦嗜書也。

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五《河伯》　《竹書》：『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是河伯者，國居河上而命之爲伯，如文王之爲西伯，而馮夷者，其名爾。《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則以河伯爲神。《天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嬪』，王逸《章句》以射爲實，以妻爲夢。其解《遠遊》『令海若，舞馮夷』，則曰：『馮夷，水仙人也。』是河伯、馮夷皆水神矣。《穆天子傳》：『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莊子》：『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司馬彪注引《淸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爲水仙，是爲河伯。』是以馮夷死而爲神，其說怪矣。《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以馮夷爲河伯之妻，更怪。《楚辭・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亦若以爲兩人。大抵所傳各異，而謂河神有夫人者，亦秦人以君主妻河、鄴巫爲河伯娶婦之類耳。

《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妻，朱蒙自稱爲河伯外孫。』則河伯又有女、有外孫矣。

《眞誥》載：『有一人，且且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予白璧十雙，敎以水行不溺法。』注曰：『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

又《湘君》　《楚辭・湘君》、《湘夫人》，亦謂湘水之神有后有夫人也，初不言舜之二妃。《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曰：『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並，安得謂之堯女？且旣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且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原其致謬之繇，繇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此辨甚正。又按《遠遊》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靈鼓瑟』。是則二女與湘靈固判然爲二，即屈子之作，可證其非舜妃矣。後之文人附會其說，以資諧諷，其瀆神而慢聖也，不亦甚乎！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五《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湖上有神祠，停蓋游瞻。內雕丁普郎死節臣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座。翟曰：『吾家宗人，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斷帆，桅檣傾側，一家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家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杳。

清・褚人穫《堅瓠餘集》卷四《戚公爲水神》 餘姚戚文湍瀾，景泰辛未進士，與丘文莊濬友善，以編修服闋上京。渡錢塘江，忽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大夫九人。帶劍乘馬，飛馳水面。舟人大恐，戚曰：『我知之矣。』推窗，九人下馬跪拜。戚曰：『若非桑石將軍九兄弟耶？』曰：『然。』戚曰：『去，我喻矣。』九人等皆散。戚命返棹，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向。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旗幟，晃耀塡擁。有頃公卒，車騎前後呼衛，隱隱入空而沒。後文莊夫人自南浔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請見夫人，曰：『吾編修戚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友善，義不容坐視，特來報知。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皆溺。夫人至京，白其事於文莊，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莊爲文祭之。楊用修載其事於《丹鉛錄》。

又《堅瓠續集》卷一《水神求物》 呂端奉使高麗，過洋祝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于舟下。陳堯咨泊舟三山磯下，夢一老叟曰：『來日當覆舟，公愼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曰：『我江中遊奕神也。公當大貴，故來相報，願求《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叟拜謝。王榮老過揚子江，風濤暴作，投玉塵、端硯、虎帳諸物，皆不應。王視黃山谷書、韋應物詩曰：『我尙不識，鬼寧識之耶？』取以投之，香火未收，水光如鏡。嘉祐中，一貴人攜韓幹畫馬渡采石，風濤大作，數日不得行。禱於水神，夢神求畫。獻之，風乃止。水神亦好古董，政可發一笑也。

又《河神》 金龍大王係浙江山陰諸生，姓謝名緒，太傅後裔。元兵入臨安，謝憤主蒙難，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義而葬之。數有靈異，誓必滅賊。衆卜何徵，乩曰：『以河逆流爲信。』明高皇伐元，與元左丞戰呂梁，洪河水果逆流。見空中有神兵助戰，高皇遂建祠洪上。永樂間，鑿會通河，舟楫過者，禱無不應。隆慶間，潘季馴治漕河，河塞不流，爲文責之，數日河流，漕舟賴以安行者三百餘年。順治間，金華朱公之錫爲總河，正直慈惠。聞歿後爲河神，行舟水手時見公戎服，紅燈侍從往來河上。其靈應亦復如謝。幽冥事不可知，亦如陽官之陞遷調易歟。

又《堅瓠秘集》卷二《新河神》 《大有奇書》康熙庚戌，毗陵吳翰林耕方諱珂鳴。過池州青谿鎭，有新建總河朱公廟，入禮之。見神像六，五則封號之素著者，六之位號，猶生時宮保大司馬也。五者冠衣從古，而六者制則今式，榱題煥然。吳進廟祝，詢其新河神之說何所從來。祝曰：『神所命也。去歲有巫降於此，自言我總河朱之錫，奉上帝勅，督理江河，宜廟食此土。里人詢巫何所徵信，神言今江濱舟中有同年二人，盍邀來。乃訊之，果得其人，亟請與神面叙生平交誼，皆人所不知之語。二君信爲不誣，拜哭而去。舟行祈禱，無不應者。』

清・袁枚《子不語》卷三《鄱陽小神》 江西新建縣張某，生二女，同日出嫁。天大風，送親及舁轎者一時迷惑，將妹嫁其姊家，將姊嫁其妹家。成婚後一日，方知錯誤。兩家父母以爲天緣，亦各相安無異言。其小妹所嫁夫金某，買貨過鄱陽湖，舟中忽謂其伙伴曰：『我將作官，卽日到任。』伙伴咸笑之，以爲戲語。行又數里，金欣然曰：『胥役轎馬都來迎我，我不可以久留。』言畢，躍入水中死。是夕，近湖村人見一男子昂然來，立村前曰：『我鄱陽小神也，應血食汝地方，可塑像祀我。』言畢不見。村人遲疑，未爲立廟，已而頭痛發熱，口稱小神爲祟。衆大駭，糾錢立廟祀之。凡有祈求，神應如響。未幾，小神又至，曰：『豈可神明而無妃偶乎？汝等再塑立一娘娘像配我，不可緩也。』村人如其言塑之。金家聞水死之信，撈尸殯殮，舉家成服。忽一日，其妻脫衰蔴，換盛服，敷脂抹粉，揚揚得意。公姑怒責

曰：『此非孀婦所宜。』曰：『我夫幷未死，現在鄱陽外湖作官，差胥役夫轎迎我上任，都已在外伺候，我何爲不吉服耶？』言畢，作上轎狀，隨瞑目矣。嗣後鄱陽小神之名頗著，遠近燒香者爭赴焉。

又卷一五《裘文達公爲水神》　裘文達公臨卒，語家人曰：『我是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死後汝等送靈柩還江西，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籤。如係上上第三籤者，我仍爲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位矣。』言終卒。家人聞之，疑信參半。蒼頭某信之獨堅，曰：『公爲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寧，渡江時曾求子于燕子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汝兒，幷與汝一好兒。」果逾年生公。』公妻熊夫人挈柩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于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遂舉家大哭，燒紙錢蔽江，立木主于廟旁，旁有尹文端公詩碣。予往蘇州，阻風于此，乃揖其主而題壁曰：「燕子磯邊泊，黃公壚下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阿。短鬢皤皤雪，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

又卷一七《王清本》　湖北巡撫陳公，葬其父文肅公于祖塋。卜有日矣，其弟繩祖，夢有持帖來拜者，上書『王清本』三字，入門則十三人也，坐無一語。俄而十二人辭去，獨留一人，告公曰：『此十二人，皆河神也。』公驚醒。次日到墳，伐其樹之礙路者，樹文有『王清本』三字，數之十二枝也。大駭，遂命停斧。其木今尚存于家。

又《續子不語》卷一〇《懷慶水灾投匾水息》　余同年沈永之，爲懷慶府太守。天久雨，黃河水發，直灌城中。公與屬員百姓等，俱登城外高阜看水。水高數丈，竟不能歸，餓三日矣。除禱天之外，一籌莫展。忽見一黃衣者，帶笠乘舟而來，問曰：『汝等欲使水退，須當問我。』公卽問之，曰：『可取懷慶府大堂之匾投水中，水卽退。』問其姓，答曰：『我姓黃。』言畢遂去。水隨其舟，漸漸流下。

高阜離署數十餘里，公之父母俱在署內，無人能往。正彷徨間，有家人陳姓者曰：『小人能識水性，願往。』公欣然遣之，令其人頭頂葫蘆，放書其中。泅水到署，見二老登樓哭泣，得其信大喜，卽取匾投水，登時水遂退。訪之里人，云某處有黃將軍廟。想懷慶一府，應遭此劫。投其匾于水，算已應此劫故也。公卽往拈香，瞻其像，果符所見云。

清・丁柔克《柳弧》卷一《洞庭君廟》　俞景初言：洞庭湖中有一廟，曰洞庭君廟。廟神最喜柳州殘碑墨搨者，曰『出匕首除惡鬼』等字。過湖者必具此碑，用年家眷晚生帖共焚之，則布帆無恙。咸豐間，髮逆過洞庭，石尤怒號。賊中有以此碑爲言者，髮酋曰：『安得此碑？』遂用大炮轟其廟。逆風大轉，十二月中大起南風，遂渡湖破湖北。後又三日，順風大作，遂至南京。

井神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井神現身》　吳湛居臨荊溪，有一泉極清澈，衆人賴之，湛爲竹籬遮護，不令穢入。一日，吳於泉側得一白螺，歸置之甕中，每自外歸，則廚中飲食已辦，心大驚異。一日竊窺，乃一女子自螺中而出，手自操刀。吳急趨之，女子大窘，不容歸殼，實告吳曰：『吾乃泉神，以君敬護泉源，且知君鰥居，命〔吾〕爲君操饌。君食吾饌，當得道矣。』言訖不見。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九　杭州紫陽山之麓，有林氏婦晨起汲井，忽重不可舉。視之，則井中有一赤體小兒，長二尺許，以手攀緆，欲緣之上。大驚奔還，告其家人，其家人往視，則無覩矣，而婦遂得病，卧不能起。恆喃喃作寤語，曰：『吾金井神童也。方浴何得窺我？』嗣是妖異大作，室中什物輒被提擲毀壞。鄰有秦生者，謂其夫曰：『吾爲汝具狀訴於關帝，汝可齋宿具香燭，持狀至吳山關帝廟焚之。』其夫謹如所戒。越日，婦忽下牀而跪曰：『關帝欲誅我，速請秦君爲我一言，我卽去矣！』其夫謀之秦，秦曰：『既稱神童，而妄作禍祟，宜受誅殛，又何言焉？』已而婦病果瘳，秦復爲文以謝。

花木神

五代・馮贄《雲仙散録・柳神》　《三峯集》曰：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應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

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棗餈祀我。』固言許之。未久，狀元及第。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柳將軍》　蔣靜叔明，宜興人，爲饒州安仁令。邑多淫祠，悉命毀撤，投諸江，且禁民庶祭享，凡屏三百區。唯柳將軍廟最靈，未欲輒廢，故隱然得存。廟庭有杉一株，何幹極大，蔽陰甚廣，蔣意將伐之，日晝卧琴堂中，夢異人被甲乘馬，叩階而下，長揖言曰：『吾姓木卯氏，居此方久矣，幸司成賜庇，不敢忘德，後十五年當復來臨。』覺而知其爲神，但不曉司成爲何官，頗加歎訝。因置木不伐，仍繕修其堂宇。逮秩滿，詣廟告別，留詩壁間曰：『夢事雖非實，將軍默有靈。舊祠從此煥，古檜蔚然青。甲馬霄嚴校，『宵』誤『霄』。中見，琴堂卧正冥。留詩非志怪，三五扣神扃。』今刻石尚存。後十五年，乃自中書舍人出鎮壽春、江寧，鈐轄江東安仁，實隸封部，入爲大司成，至顯謨閣直學士而卒。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八《石曼卿丁度爲芙蓉城主》　王子高遇仙人周瑤英，與之遊芙蓉城，世有其傳。余案，歐陽文忠公詩話記石曼卿死後，人有恍惚見之者，云：『我今爲仙，主芙蓉城。』騎一青騾，去如飛。又案，太常博士張師正所纂括異志，記慶曆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裝麗服，兩兩並行，丁度觀文案轡其後。朝士問後行者：『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城主。』俄聞丁死。故東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韓子蒼言：『王荊公嘗和東坡此詩，而集不載。止記其兩句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

清・褚人穫《堅瓠七集》卷三《洛陽花神》　洛陽李中書映，居郊外流水谿橋，廣植花卉。偶秋雨乍晴，輕涼襲袂。閒步門外，見雙鬟冉冉而來，高髻靚妝，色甚殊艷，迎謂映曰：『娘子傳語郎君，特來相候。』俄而青衣，持茵席帷帳，陳設堂中。珠玉輝映，異香滿室，映愕然。忽繡車一乘，一美人年可十六七，丰姿綽約，降車入門，與映相見。映甚疑懼，美人遽命從者設饌，陳杯皿，食物皆非人世所有。酒再行，語稍欵洽。映因問女郎何來，美人笑不答。固請之，曰：『吾洛陽花神耳，謁紫宸妃歸，見此地多名花，欲與君作半日清玩耳。當此雅叙，何惜一詩。』命雙鬟進碧羅箋，映即賦曰：『花深竹塢傍幽蹊，葉上秋光濕露低。歌舞留人天半月，玉眞何事楚雲歸。』美人咏曰：『金謦漏盡玉樓開，舞罷霓裳下楚臺。更憶人間秋色好，五雲縹緲一重來。』詩畢，美人顧映歎曰：『良會未幾，後期無日。人天路殊，睽隔何似。今兹一見，固是夙緣，無煩想念也。』遂命引燭升車。映送至門，未數十步，車輿人物恍惚而沒。映玩其詩，出以示人，未嘗不嗟惋云。

又《堅瓠九集》卷二《功名預定》　吾郡周子靜名荃，天啓末，父以吏員爲某縣典史。衙署有大樹，僕偶溺其上，樹神附其身，大怒曰：『何爲污我？當殺之。』典史具公服拜求之，神曰：『爾小官，誰理汝？』時長子子丹名葵，年逾弱冠，已遊庠，荃亦總角，乃試令二子拜求。神曰：『既憲副公拜懇，姑恕之。』僕遂無恙。葵意憲副謂已，甚自矜詡。及鼎革時，金陵失守，荃安撫蘇州有功，命爲開封守。陞青州兵備，竟符憲副之稱。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一《紅衣娘》　劉介石太守，少事乩仙。自言任泰州分司時，每日祈請來者，或稱『仙女』，或稱『司花女』，或稱『海外瑤姬』，或稱『瑤臺侍者』，吟詩鄙俚，不成章句，說休咎，一無所應。署後藕花洲上有樓，相傳爲秦少游故迹。一夕登樓書符，乩忽判『紅衣娘』三字。問以事，不答，但書云：『眼如魚目徹宵懸，心似酒旗終日挂。月光照破十三樓，獨自上來獨自下。』太守見詩覺異，請退。次夕復請，又書『紅衣娘來也。』太守問：『仙屬何籍？詩似有怨，且十三樓非此地有也，何以見咏？』又書曰：『十三樓愛十三時，樓是樓非那得知。寄語藕花洲上客，今宵燈下是佳期。』書畢，乩動不止。太守懼，棄盤奔，就寢榻，見二婢持綠紗燈，引紅衣娘冉冉至矣。拔劍揮之，隨手而滅。自是每夕必至，不能安寢。數月後遷居，始絕。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六《佛雲夫人》　錢唐王疎雨觀察第四女名稷生號佛雲，年十七，德容兼備，尚未出閣。偶遊西湖花神廟，似見花神回眸而盼之者，正訝詫間，忽有白雀飛入袖中，覓之不得。歸而夢與花神相見，自此得病，如醉如癡，自言自語。觀察恚甚，遂牒于城隍神，病少減。隔一二年，嫁於介休馬方伯書欣之公子名鑑者，婚之夕拜起，似有神人擊其背，公子驚而病，二載而沒。佛雲柏舟自誓，至今嘉慶庚辰，已

十餘年矣，並無恙也。佛雲能詩，工書畫，彈琴弈棋無不通曉，而尤明于音律。初，佛雲年六七歲，其母夫人鍾愛之，送尼院拜爲弟子。有老尼酬以銀鎖，歸而變金。問老尼，尼曰：『實銀也。』殊不可解。

又《樹神現形》　洪大令飴孫，爲翰林編修洪稚存子，中嘉慶戊午舉人，選授湖南某縣知縣。署中廳事，舊有園池，古木參天。洪嫌其黑暗，遂命伐之，吏役不敢，曰：『千年大樹素有神，不可伐也。』洪不信，怒曰：『亟先芟樹枝，明日再斷其根。』是夜，洪夢綠袍者數十人，皆折臂流血，訶洪曰：『汝家福祿盡矣，尚敢肆毒耶！』洪驚覺。晨起至廳事，但見池水盡變成血，樹皆人立而啼。洪大駭，因得疾，越日死。

又卷二二《永和銀杏》　揚州鈔關官署東隅，有銀杏樹一株，其大數圍，直幹凌霄，春花秋實。乾隆四十八年冬月，有某觀察夜夢一人，長身玉立，手持一紙，上書『甲寅戊辰甲子癸酉』八字，曰：『吾樹神也，居此一千五百餘年，興亡屢見，公知我乎？』寤而恍然，乃命精于推算者算得晉穆帝永和十年甲寅三月三十日也。後厄于火，凡一晝夜乃息，既而復青。

又卷二四《樟柳神》　星命之學，自古傳之，而絕不可解者，年用夏正，而月首寅日，用周朔而時起子也。宋儲泳《祛疑說》曾辨之，究未明晰。且年月日時相同者，而富貴貧賤各異，又何說焉？於是看五星辨分野，說愈歧而術愈謬矣。然而巫蠱壓勝，皆用本人生命。今吳、越間有所謂沿街算命者，每用幼孩八字呪而斃之，名曰樟柳神，星卜家爭相售買，得之者，爲人推算，靈應異常，然不過推已往之事，未來者，則不驗也。乾隆甲辰七月，有鄰人行荒野中，聞有小兒聲，似言奈何，傾聽之，又言奈何，乃在草間拾得一小木人，即星卜家之所謂樟柳神也。先兄柏溪見之，持歸戲玩，留家兩三日，諸小兒皆不安，或作寒熱，或啼哭不止。先君子曰：『此不祥物也。』速還之，安然如故。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八　山東登萊青道署有朱藤二本，數百年物也。其藤蜿蜒縈繞，所蔭可數畝許。花時紫豔紛披，掩映戶牖間，清香襲人。相傳其樹有神，當風清月白，往往見之。民間有疾病者，得其一花一葉，即可療治，以是爭來禱祀，香火不絕。署中有空屋數間，花落輒掃置其中，以供病者之求。凡新官入署，必祭焉。潘偉如中丞嘗爲是官，循例致祭，并以酒一大甕澆其根土。其夜兩花神皆見形，一爲老翁，朱顏皓首，長髯及腹；一爲婦人。署中人皆見之。是年花開尤盛。

又卷一〇　河南有一逆旅，庭中植牡丹數十本，花開具五色，大如槃。有挈眷屬過此者，偶折一小朵，爲其妻插鬢，俄有血從花蒂流出，沿妻頰頰及於肩。大驚，知其有異，仍綴花於枝，用紙封裹之。及夜，忽見女子數十人聯袂而至，交口詬詈，曰：『傷吾妹矣！』攜一小女示之，傷痕在頸，紙封儼然。其人知爲花神，乃謹謝過，且曰：『事由不知，非有意相犯。幸而獲宥，當書其事於牆壁間，俾後來者知之，則永無攀折之患矣。』諸女頷之，相攜俱去。其人後亦無他，惟其妻則血所沾濡之處，皆生瘡痏，經時始愈。

蟲獸神

宋・錢易《南部新書》卷庚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常晨出，有怪在焉。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吾以爾好食羊頭，故來求汝。汝輟食則已；若不已，吾將殺汝。』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四《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兗間，漸集於沂。沂令憂之。退臥署幕，夢一秀才來謁，峨冠綠衣，狀貌修偉。自言禦蝗有策。詢之，答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跨碩腹牝驢子，蝗神也。哀之，可免。』令異之，治具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高髻褐帔，獨控老蒼衛，緩蹇北度。即爇香，捧卮酒，迎拜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爲？』令便哀懇：『區區小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舌，洩吾密機！當即以其身受，不損禾稼可耳。』乃盡三卮，瞥不復見。後蝗來，飛蔽天日；然不落禾田，但集楊柳，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宰官憂民所感。』誠然哉！

又《淮水神猴》　《水經》載：禹治水至淮，淮神出，見形一獼猴，爪地成水。禹命庚辰執之，遂鎖於龜山之下，淮水乃平。至明高皇帝過龜山，令力士起而視之，因拽鐵索盈兩舟，而千人拔之起，僅一老猴。毛長蓋體，大吼一聲，突入水底。高皇帝急令羊豕祭之，亦無他患。

又《蠶神》 蠶家所祀先蠶之神，實馬頭娘也。高辛時，蜀有夫在外久不歸，妻誓曰：『得夫歸者以女妻之。』家有一馬，聞而躍去。數日，夫乘馬歸，馬嘶不已。夫審其故，曰：『人豈與馬配耶？』殺馬曝皮於庭。女過皮傍，皮忽捲女飛去，掛於桑上，遂化爲蠶。食桑葉，作一繭，大如瓮。後人塑女像爲馬頭娘，以祈蠶焉。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卷一《白獺神》 《揮麈新譚》江陰陸九齡屋旁有石鍤一座，乃先世以備旱潦者。歲久傾圮，其祖欲修築之，計工石次，夢一白衣老人謂曰：『託身鍤下有年矣，公勿修葺，葺則妨我。』祖覺而不信，然終不能動其石而止。後父復欲修葺，亦夢白衣老人曰：『公幸止工，否則勞而無益。』父曰：『吾必不從汝，然汝何人。而棲於此？』乃以指書几上曰：『我白獺神也。』覺而笑曰：『劉黑闥尚爲唐太宗所滅，況白獺耶？』決意爲之。拆其石將盡，獨下二石，百人不能拽，乃已。後人每見白衣翁往來岸上，或作大木浮出水面云。

又《五雲山五通神》 《北墅手述》：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杭州五雲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時未及午，廟祀五通神。一生戲拈神筊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筊語示以不能。書生睨視良晷，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尚未午，而言我輩不得歸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剌又去。書生期以必得，脫衣作網，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攜出山麓。至南屏酒家，則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命童子烹魚取醉，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筊耳。因共驚悔，越旦，歸筊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又卷四《魚吞仙艾化龍》 安南國有艾山，在嘉興州蒙縣。西臨大江，峭石環立，人跡罕至。相傳上有仙艾，每春開花，雨後漂水中。羣魚吞之，便過龍門江，化爲龍。

清・袁枚《續子不語》卷九《蘭渚山北來大仙》 會稽蘭渚山，有蘭亭道院焉，其院爲北來大仙所居。北來大仙者，狐神也。初，會稽陳賈，少年時客楚，喪資本，貧窶不能自給，且病，居廢寺中。一夜，有女郎至，容貌都麗，衣服照耀，皆明珠綴成者。賈驚起，女脫臂上釧贈之，曰：『知郎乏，故來相餉也。』遂去。明日又至，如是數月，枕席諧暢，情好日篤。賈乃以金釧稍贖資斧，理其舊業。而女郎亦構新居，料其家事，且日致金銀珠寶之物，不下巨萬。

居數年，賈家信忽至。賈欲驕其鄉里，又疑女郎爲魅。一日，伺女郎不在家，賈忽呼數百夫及僮僕等，擔裝魚貫而去。女歸，見一室罄空，追賈至江口，賈已歌呼振帆。女臨流號慟，不得渡。賈于是歸爲富人。

越十載，女郎至，呼賈曰：『吾狐神也，積千年陰德，名在仙籍。今汝負心，已訴天帝，命江神授吾文檄到此，汝宜死矣。』于是飛刀擲火，家不安枕，百計禳之無效也。一日，女空中嘆曰：『吾因往日情重，至于此極。使汝死，恐天下有情人貽笑吾輩。汝家倘能大修醮禳，擇名山安我神靈，我仇且釋矣。』時蘭渚山道士某，道法素高，爲設醮四十九日。道士謂女曰：『何不向我蘭渚山住？』女曰：『甚好，但吾須住五百年才去。』由是遂絕。今道院爲羅氏業，羅氏爲之塑像甚麗。而女亦歲時夜出，與世人談論云。

器物神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卷一《坑三姑》 《異苑》載：坑三姑之神，姓何，名媚，字麗卿，萊陽人。壽陽李景納爲妾，其妻妒之，於正月十五日陰殺之廁中。天帝憐之，封爲廁神。俗傳是日結草爲形以祭之，占一年蠶禾之事必驗。

又卷二《雪天掘蛟》 康熙己卯，有寧國老嫗傭于予姪方爲家。見冬天久雪，因言寧國山中雪甚時，正好掘蛟。蛟伏處雪輒不積，土人尋得其處，老幼男女咸助一臂力，蓋爲一方除害也。土深一丈，蛟重百斤。深二丈三丈，蛟更加重。其形如腰子，無頭尾，色淡黑。烹而切食之，味如海參。或云即龍蛋。傳野雉與蛇交，子生石上，遇雷雨入土一尺，沉至極深，積久則化爲蛟。韓韶簫山園中亦曾掘得。

又《廁神》 《葆光錄》：天台有民王某，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衣女子，云：『某廁神也。君聞螻蟻言否？』民曰：『不聞。』遂

於懷中取小盒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群聚，側耳聽之，必有所得。』民明旦見柱礎下群蟻紛紛，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尋之，獲白金十錠。

又《五通神化石柱》　《湖壖雜記》：順治戊戌，靈隱寺燬，釋具德重建，輝金燦碧，更勝舊觀。大殿將成，缺一石柱。城中有屠姓者，夢峨冠五丈夫曰：『我北高峰五聖也，爲靈隱向爾乞柱。』屠覺，即以所有石柱送於寺中，柱刻神像，以昭靈異。

又卷三《斗姆救焚》　康熙壬申仲冬二日薄暮，屈駕橋人見綠衣兩人在巷門口坐，以爲代役看柵者，轉瞬不見，咸詫爲奇。隨火起橋陌，延燒三十餘家。至張君安鋪屋，柱焦損，火飛入簷。君安合掌稱斗姆寶號不輟，火光照耀之間，人見君安屋上有老人策杖巡行，火焰隨滅。蓋君安奉斗齋多年，極其誠敬，故斗姆垂救，及門而止。奉斗之力，昭然可信。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七《天厨星》　曹能始先生飲饌極精，厨人董桃媚尤善烹調。曹宴客，非董侍，則滿座爲之不歡。曹同年某，督學蜀中，乏作饌者，乞董偕行。曹許之，遣董，董不往，曹怒逐之。董跪而言曰：『桃媚，天厨星也，因公本仙官，故來奉侍。督學凡人，豈能享天厨之福乎？爾來公祿將盡，某亦行矣。』言畢，升空向西去，良久影逝。不逾年，曹竟不祿。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三《機神廟》　機杼之盛，莫過於蘇、杭，皆有機神廟。蘇州之機神奉張平子，不知其由，廟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機神奉褚河南，廟在張御史巷。相傳河南子某者，遷居錢塘，始教民織染，至今父子並祀，奉爲機神，幷有褚姓者爲奉祀生，即居廟右。余於戊辰歲爲阮雲臺中丞書褚公廟碑記，因悉其事。按唐時以七月七日祭機杼，想又以織女星爲機神也。

山神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九《劉山甫題天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宦於嶺外，侍從北歸，泊船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毗沙門天王，因詣之，見廟宇摧頹，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隨張處權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是夜，夢爲天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地，汝何相侮？』俄而驚覺，而風浪斗起，倒檣絕纜，沈溺在即。遽起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已。山甫自序。

宋・徐鉉《稽神録》卷六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謹厚，爲鄉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車僕甚盛，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設食甚豐，徧及從者。老父侍食於前，因思：『長吏朝使行縣，當有頓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覺之，謂曰：『君疑我，我不能復爲君隱，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獻於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從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若非其人不當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長者，故從君求食爾。』食訖，辭讓而去，遂不見。

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三《太白山舊封公爵》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神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三《岳靈記》　眞宗東封祀泰岳眞廟大駕東封，萬官隨仗，仰登封告成之美功，陳金泥玉檢之盛事；發明萬古之光華，敷繹無前之偉績。駕將至泰岳，去岳四十里，有冠劍人約長丈餘，伏于道左，趨謁甚恭，帝知岳靈，顧左右莫有見者。帝功成禮畢，又賜岳之徽號焉。加封天齊仁聖帝夫至誠之動天地，感鬼神也如此。

宋・王鞏《聞見近録》　張文懿爲射洪令，時出城過村寺，寺老僧必迎于道，邂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

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爲相，明日當來，但減算耳。』後文懿三入中書。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祠山神顯》 廣德軍祠山張大帝，初發靈時，嘗化爲豬以治水，故郡人多不食豬，自爲諱物。郡人事之甚謹，戒不食豬肉。唐人羅隱，名彰天下，所至之處，鬼神無不爲之譏諷。嘗過其廟，題詩於壁曰：『踏遍天涯路，平生不信邪。』方欲題後二句，俄手如人拽起狀，聞人語曰：『若後二句不佳，能折爾手。』羅悚懼曰：『如不佳，甘照神語。』手遂如故。續題曰：『祠山張大帝，天下鬼神爺。』宋景定年間，太平州城北四里外有行宮極靈，富家巨室重新廟宇，計用筒瓦數萬口，臨時起窯三五所燒造，其土瓦盡皆變成青色琉璃。結蓋將畢工，尚少三百口，續行燒造，匠者復以數萬入竈，意其變琉璃，庶可轉鬻以圖小利。及出窯，則三百口爲琉璃，餘者皆土瓦也。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一 縹幡嶺，在江之南，與飛來寺所踞山對峙，疑卽所謂南禺山也。唐時哥舒晃叛廣，朝廷遣帥討之。帥夢二神人語曰：『見幡卽回。』及於此地平賊，果見幡掛嶺上，乃悟爲峽山神助。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七 世俗相傳，以三月二十八日爲東嶽生日，然不見於紀載。許文□公彬重修《蒿里祠記》云：『每年三月二十八日屬東嶽帝誕辰。天下之人不遠千數百里，各有香帛牲牢來獻。』夫二儀既分，五嶽以峙，非今日生一山，明日生一山，有日月次第可記而謂之生日也，其妄誕不辯而明矣。不知許公何所據而書之石乎！然其文集中無此篇，殆他人依託者。

明・李樂《見聞雜記》卷二 正統間，會塲災，舉子死者百十人。劉先生亟欲踰牆，忽牆上有人連呼曰：『劉大夏，劉大夏，這裡來，從地若有扶掖而上者。』先生得出，問曰：『汝是何人？』曰：『我東山之神也。』忽不見，故號東山先生。肖神小像，居家、在官必與神俱。

清・蒲松齡《聊斋志異》卷六《山神》 益都李會斗，偶山行，值數人籍地飲。見李至，讙然並起，曳入座，競觴之。視其杵饌，雜陳珍錯。移時，飲甚懽；但酒味薄濟。忽遙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二三尺許；冠之高細稱是。衆驚曰：『山神至矣！』卽都紛紛四去。李亦伏匿坎窖中。既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溲渟，瓦片上盛蜥蜴數枚而已。

又卷九《岳神》 揚州提同知，夜夢岳神召之，詞色憤怒。仰見一人侍神側，少爲緩頰。醒而惡之。早詣岳廟，默作祈禳。既出，見藥肆一人，絕肖所見。問之，知爲醫生。既歸，暴病，特遣人聘之。至則出方爲劑，暮服之，中夜而卒。或言：閻羅王與東岳天子，日遣侍者男女十萬八千衆，分布天下作巫醫，名『勾魂使者』。用藥者不可不察也！

清・袁枚《子不語》卷二三《太白山神》 秦中太白山神最靈。山頂有三池，曰大太白、中太白、三太白。木葉草泥偶落池中，則群鳥銜去，土人號曰『淨池鳥』。有木匠某墜池中，見黃衣人引至一殿，殿中有王者，科頭朱履，鬚髮蒼然，顧匠者笑曰：『知爾藝巧，相煩作一亭，故召汝來。』匠遂居水府，三年功成，王賞三千金，許其歸。匠者嫌金重難帶，辭之而出，見府中多小犬，毛作金絲色，向王乞取。王不許，匠者偷抱一犬于懷，辭出。路上開懷視之，一小金龍騰空飛去，爪傷匠者之手，終身廢棄。歸家後，忽一日雷雨，下冰雹，皆化爲金，稱之得三千兩。

又《續子不語》卷一〇《三王神請醫治臂》 歸安有名醫湯姓，字勞光。門外挂一匾，云：『凡求醫者，非先送十金不治。』一日，聞外有鑼聲。出視，見一大沙飛船泊其門外。頃有一人登岸，從者手捧一大元寶，自言王姓，家住菱山下；左臂有傷，特來求治。醫卽與膏藥帖之，拱手而去。醫送登舟，照舊篩鑼開船，旗上書『三王府』三字，須臾不見。醫歸家，見桌上元寶，乃紙元寶也，大驚曰：『此乃東菱山之神。』明日，卽着冠袍往拜。見神左臂上膏藥猶在，旁有一死蝎存焉。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二《西華山神》 秀水王仲瞿曇，乾隆甲寅科舉人，載籍極博，落拓不羈。嘉慶丙子七月，與余同遊雲臺山，看其病重，因促之歸杭州寓館。丁丑八月初一日，果死。死月餘，有錢唐馮霈田者，仲瞿弟子也。忽夢仲瞿著古衣冠，自稱西華山神，生前原欲在世間大興佛法，因聲色之孽太重，降爲岷山山神，過五十年始可復位。惟欲報一仇，必致茶毒生靈，則終古墮落，然此仇必報也。醒時猶能記憶，此夢亦奇。

土地神

晉・干寶《搜神記》卷五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達無度。常自謂己骨清，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竊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小蟲如塵蝨，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立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宋・洪邁《夷堅志》支甲卷八《簡寂觀土地》　都昌人陳彥忠，伉質好義，疏財倜儻。嘗有党大夫者，自河北來，同寓居西陳里，將赴調，無資力可行，彥忠餉以百千，且館其老稚於家，待之如骨肉。其賙人之急類如此。乾道三年十月，以疾亡。臨卒前一夕，夢告其父曰：『彥忠不得終養，玆受命爲簡寂觀土地矣。』父未以爲信。已而其子亦夢如所言。踰歲後，再見夢曰：『自爲簡寂土地，今一年久，而室宇摧敝，每天雨則面目淋漓，不可寧居，四體殆無全膚，宜爲我繕理。』明日，乃父乃子相與語，即往彼處視之而信，乃爲一新之。

又卷九《史省斡》　史省斡者，本山東人，後寓居廣德軍興教寺。寺側有空宅，頗寬廣，而前後居者率爲鬼物惱亂，不能安處。宅主欲售於人，亦無敢輒議。史貪其價賤，獨買焉，姻友交勸之，不聽。乃擇日命匠緝葺，自往監視。方坐堂上，一叟烏幘白衣，揖於庭。史素不之識，趨下謝之曰：『翁爲何人？何事至此？』對曰：『予乃住宅土地神也。今聞足下治第舍，願貢誠言。』史曰：『敢問何謂也？』曰：『此屋爲怪魅所據，其類甚繁，然豈亦能與人競，但向來處者皆非正直有德之士，故不能勝邪。君既正人，居之何害，特當徙房于東南隅，而以故房爲庖廚，必可奠枕。』語畢不見。史悉從其戒，且一新土神宇，其後帖然。

又支乙卷一《吳太尉》　觀察使吳超，河北人，從韓蘄王軍，爲大將。乾道中知楚州，都統淮東。賦性戇直，而不與人作怨仇。庚寅歲，自京口遣駛卒李文往錢塘。文還至常州之西境，遙見旌麾塞道，如戎帥威儀，趨避路左。忽聞人呼其姓名，文匍匐再拜，仰視之，乃使主太尉也，笑語問勞備至。文曰：『不審太尉欲何往，得非奉詔入朝乎？』曰：『吾被上帝命，差充平江府崑山土地，即日赴任。汝速歸爲傳語宅中，說吾路上安樂，一行人都平善。』敎衆宣贊各向前，又命從使持官券兩千，犒文作路費。文謝退，兼程而行。及家，則知吳已下世數日矣，方悟所見皆陰兵云。

又丙志卷八《衡山民》　乾道初元，衡山民以社日祀神，飲酒大醉。至暮獨歸，跌於田坎水中，恍忽如狂，急緣田埒行。至其家，已閉門矣，扣之不應，身自從隙中能入。妻在牀績麻，二子戲於前，妻時時咄罵其夫暮夜不還舍。民叫曰：『我在此。』妻殊不聞，繼以怒罵，亦不答。民驚曰：『得非已死乎？』遽趨出，經家先香火位過，望父祖列坐其所，泣神以告。父曰：『勿恐，吾爲汝懇土地。』即起。俄土地神至，布衫草屨，全如田夫狀，具問所以，顧小童令隨民去。童禿髮赤腳，類牧牛兒，相從出門。尋元路，復至坎下，敎民自抱其身，大呼數聲，蹶然而寤。時妻以夫深夜在外，倩鄰人持火炬求索之，適至其處，遂與俱歸。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一四《土地》　太祖常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奈坐已滿，回觀惟有土神之几，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對飲，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慶。』帝因出對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甚喜。散後酒主復移土神上坐，是夜夢神曰：『皇帝命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官矣，然後知太祖焉，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清・蒲松齡《聊斋志異》卷四《土地夫人》　寫橋王炳者，出村，見

土地神祠中出一美人，顧盼甚殷。挑以褻語，懽然樂受。狎昵無所，遂期夜奔。炳因告以居止。至夜，果至，極相悅愛。問其姓名，固不以告。由此往來不絕。時炳與妻共榻，美人亦必來與交，妻竟不覺其有人。炳訝問之。美人曰：『我土地夫人也。』炳大駭，亟欲絕之，而百計不能阻。因循半載，病憊不起。美人來更頻，家人都能見之。未幾，炳果卒。美人猶日一至。炳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人已死矣，復來何爲？』美人遂去，不返。土地雖小，亦神也，豈有任婦自奔者？憒憒應不至此。不知何物淫昏，遂使千古下謂此村有污賤不謹之神。冤矣哉！

又卷一二《韓方》 明季，濟郡以北數州縣，邪疫大作，比戶皆然。齊東農民韓方，性至孝。父母皆病，因具楮帛，哭禱於孤石大夫之廟。歸途零涕。遇一人，衣冠清潔，問：『何悲？』韓具以告。其人曰：『孤石之神，不在於此，禱之何益？僕有小術，可以一試。』韓喜，詰其姓字。其人曰：『我不求報，何必通鄉貫乎？』韓敦請臨其家。其人曰：『無須。但歸，以黃紙置牀上，厲聲言：「我明日赴都，告諸嶽帝！」病當已。』韓恐不驗，堅求移趾。其人曰：『實告子：我非人也。巡環使者以我誠篤，俾爲南鄉土地。感君孝，指授此術。目前嶽帝舉枉死之鬼，其有功人民，或正直不作邪崇者，以城隍、土地用。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所殺之鬼，急欲赴都自投，故沿途索賂，以謀口食耳。言告嶽帝，則彼必懼，故當已。』韓悚然起敬，伏地叩謝。及起，其人已渺。驚歎而歸。遵其教，父母皆愈。以傳鄰村，無不驗者。

清・褚人穫《堅瓠九集》卷二《土神作伐》 興化李石麓春芳。幼時，初上村塾。一負薪者偶憩於土地祠門閾上，忽聞廟中語曰：『今日李狀元上學，當掃除街道。』負薪者起視，廟中寂無人，遂復坐。頃之，又聞神語曰：『李宰相來矣，可速掃除。』俄而疾風吹捲，街衢潔淨，負薪者異之，因坐候。見一人攜一童捧書包而至，遂同進至學中，問其年庚，深相結納，不告以故，以女許字之。後縣中缺門子，人以李名報，遂點入，師以其聰俊，言於縣令，令留與兒子伴讀，應試入泮。人有諷其解負薪之姻者，石麓堅拒之。未幾登魁，選入宰輔，並不置妾媵。今子孫濟濟，科第不絕，皆負薪女之所自出也。

又卷三《土神娶婦》 《說聽》漢景帝廟在荊州之麻山。相傳昭烈下江陵時，寓於中，居民因祀爲土神。每元旦，設樂迎像入舍奉之，歲更一家。正統初，有張氏女年十六，有殊色。求聘者，父母未嘗輕許。女每晨盥面，水中有黃蓋影，而家人弗見也。一日病死，復蘇云：『初合目時，儀從塞門，自稱麻山神來迎夫人，因升輿而行。半道忽憶失將梳具，從者言，夫人須自往取，故暫歸耳。』命取梳具置櫬中，尋氣絕。父母悲甚，爲肖像，廟之別室祀之。

清・袁枚《子不語》卷八《土地受餓》 杭州錢塘邑生張望齡，病瘧。熱重時，見已故同學顧某者踉蹌而來，曰：『兄壽算已絕，幸幼年曾救一女，益壽一紀。前兄所救之女知兄病重，特來奉探，爲地方鬼棍所詐，誣以平素有黯昧事。弟大加呵飭，方遣之去，特詣府奉賀。』張見故人爲己事而來，衣裳藍縷，面有菜色，因謝以金。顧辭不受，曰：『我現爲本處土地神，因官職小，地方清苦，我又素講操守，不肯擅受鬼詞，濫作威福，故終年無香火，雖作土地，往往受餓。然非分之財，雖故人見贈，我終不受。』張大笑，次日具牲牢祭之。又夢顧來謝曰：『人得一飽，可耐三日；鬼得一飽，可耐一年。我受君恩，可挨到陰司大計，望薦卓異矣。』張問：『汝如此清官，何以不即升城隍？』曰：『解應酬者，可望格外超升；做清官者，只好大計卓薦。』

又卷一〇《鞭尸》 桐城張、徐二友，貿易江西，行至廣信，徐卒于店樓。張入市買棺爲殮，棺店主人索價二千文，交易成矣。櫃旁坐一老人，遮攔之，必須四千。張忿然歸。是夜，張上樓，尸起相撲，張大駭，急避下樓。次日清晨，又往買棺，加錢千文。棺主人并無一言，而作梗之。老人先在櫃上罵曰：『我雖不是主人，然此地我號「坐山虎」，非送我二千錢，與主人一樣，棺不可得。』張素貧，力有不能，無可奈何，徬徨于野。又一白鬚翁，着藍色袍，笑而迎曰：『汝買棺人耶？』曰：『然。』曰：『汝受坐山虎氣耶？』曰：『是也。』白鬚翁手一鞭曰：『此伍子胥鞭楚平王尸鞭也。今晚尸起相撲，汝持此鞭之，則棺得而大難解矣。』言畢不見。張歸上樓，尸又躍起，如其言，應鞭而倒。次日赴店買棺，店主人曰：『昨夜坐山虎死矣，我一方之害除矣，汝仍以二千文原價來抬棺可也。』問其故，主人曰：『此老姓洪，有妖法，能役使鬼魅，慣遣死尸撲人；人死買棺，彼又在我店居奇，強分半價。如是多年，受累者衆。昨夜

暴死，未知何病。』張乃告以白鬚翁贈鞭之事。二人急往視之，老人尸上果有鞭痕。或曰：『白鬚而着藍袍者，此方土地神也。』

又卷一三《宋荔裳受惡土地之累》　宋荔裳爲山東臬使。族子某，素不肖，與總兵于七飲搏爲奸。于七者，前明末年山東土寇，降本朝者也，雖爲總戎，怙惡不悛。人以族子事告公，公怒曰：『如此必爲家門之禍。』俟其歸，將縛至祠堂杖殺之。某聞之，逃至德州，夜宿土地廟中，夢土地神謂曰：『汝毋怖，大富貴至矣。現在于七謀反，汝可速往京師赴提督處出首。』且曰：『某地中埋有百金，可取爲路費。』族子掘地果得金，大喜。以怨其叔，故遂赴提督處，并誣其叔與于七通謀，以故荔裳被逮入獄。未十日，于七果反。族子以首報之功受賞。荔裳牽累入獄，旋亦昭雪。

又《雷擊土地》　康熙間，石埭令汪以炘，素與其友林某交好。後林死，爲石埭土地神，每夜間，陰陽雖隔，而兩人來往如平生歡。土地私謂汪曰：『君家有難，我不敢不告。第告君後，恐我難逃天譴。』汪再三問，曰：『尊堂太夫人分當雷擊。』汪大驚，號泣求救。土地曰：『此是前生惡劫，我官卑職小，如何能救？』汪泣請不已，神曰：『只有一法可救，汝速盡孝養之道，凡太夫人平日一飲、一饌、一帳、一衣，務使十倍其數，浪費而暴殄之，庶幾祿盡則亡，可以善終。雷雖來，無益也。』汪如其言，其母果不數年而卒。又三年，天雨，雷果至，繞棺照耀，滿房硫磺氣；卒不下，破屋而出，飛擊土地廟塑像成泥。

清・曾衍東《小豆棚・折腰土地》　鉅野有張文翰者，屢赴童子試，不售。老於訓蒙。嘗偕其徒應考，弟子多獲雋，而文翰輒被放。鄉人號爲『童生解子。』館於某村口廟中，日夕課畢，諸童蒙皆鳥獸散，惟張一人而已。偶當月望之夕，見門外有人蹀躞。張視之，一五十翁，坐石上。廟前有積水一池，與月相映，鬚眉可鑑。張見其非本村人，問之，曰：『前村許姓，因愛此一泓水，故步月來游耳。』張延入，燃膏相對，瀹茗傾談，頗稱快。每夜必至，夜分而返。張固岑寂寡侶，得許甚契，促膝談心，無有少間。甚至風雨過從，嘗攜杯酌就教也。日間，曾不一至。張偶問及，許曰：『向不敢告，今交深矣，言無不盡。余前村之許茂修，五年前拖官穀無算，赴此水死。』張亦以久契，不爲異，曰：『如君沉淪，將終於不返，遂鬱鬱久居此哉？』許曰：『不然。冥司如縊鬼溺鬼，以及虎噬蛇傷，不比善終，皆有定額；五載爲限，滿之日，自覓替身，方准脫生。今期將屆，別有日矣。』張曰：『百死不如一生，願君早脫此厄爲幸。』後許至有喜色，謂張曰：『明日午有男子來汲，索斷桶沉，覓桶而溺，是我替身也。幸勿洩。』張賀之。夜深方散。張次日於廟中窺之，果有人來汲，索果斷，桶果沉，人果覓桶，則起而不溺，且汲以去。張以爲許妄。及夜，許來曰：『我不忍此孤孽子也！有母八旬，嗜而待養，溺其子是殺其母矣。亡羊補牢，猶未晚也。』二人相與太息。越日，許又謂張曰：『晨有少婦自東南來，以蒲扇蔽朝陽，爲風吹墮入水，婦拾扇而溺。』張屬曰：『如果得替身，尚須言別。』許應之。次早，張又伺之，果有婦來，果如許言。但拾扇洋洋而去，又毫不見異。候許來，張問及故，許曰：『又不諧矣！吾見此婦腹膨膨，孕將臨蓐，溺之是二命也。如前善何？』張贊其德。自是二人訂交聚首，此甘訓詁，彼樂沉淪，曾不作一解館脫厄想。許忽數夕不至，張懸望甚切。一夕來，許着新氅冠幘，後隨一人，如廝役。張驚愕，許謝曰：『今眞遠別足下矣！冥曹以我前二事，聞於帝，嘉之，授我河南滑邑李疃土地之神。刻當就道，今夜與君欲盡所言。』遂呼伻羅酒果，各相於悒。張曰：『君今脫離苦海，行見飛騰，鶯遷指顧，如我轗軻一世，莫測榮枯，將來正不知作何底止也。』言罷，欷歔欲絕。許亦悲曰：『君無福相，雖一芹猶難擷也。功名富貴，自不可強。此地去滑只三百里，明春花暖，君可一游，我當爲君不負囊橐。』張亦應之。雞鳴，兩人握手洒淚而別。嗣後終夜寂然。張亦辭館而歸。次年，張如其言，裹糧而往。不數日，抵滑，至一村，村前有數人遮道而問曰：『先生吾神之故人張文翰乎？』張驚曰：『何以知之？』鄉人曰：『前月村中，家家得夢，夢神告我，今日有鄉里來訪，爲神至交。我里中穆卜於明日爲神開光首會，今先生果來，眞奇驗也。』張晨起盥漱，整衣入廟，見廟中神新塑，因祝曰：『故友張文翰如約來訪。許君有靈，尚其鑒諸！』祝畢，張傴僂拜，而座上神亦如鞠躬狀，衆鄉人乃扶張云：『毋過謙，抑神不安矣。』張乃止。於是張在村盤桓月餘，比戶雞豚。去之日，鄉人於會中取二百金贐焉。張返里，置田舍，稱小康。至今滑村之中，猶有『折腰土地』云。七如氏曰：『友道消沈已久，如張許，可謂死生一契。彼許之

二善足稱，固知張之生平，自有不異於許，聲氣應求，吾知其必有合也。』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五 阿三者，象山人，失其姓名。至湖州開墾荒田，居孝豐之烏泥坎。一日，偶失足，蹶於途。忽見有五六人皆著紡綢衫，口操湖音，向之索博進。阿三視之，皆不識也，怒曰：『吾何時與爾博，乃負爾邪？』遂相毆擊，以一敵衆，大受窘迫。俄有老人曳杖至，曰：『爾等何爲？』阿三告以故，且求援焉。老人曰：『若輩無禮，我助爾擊之。』揮杖奮擊，五六人皆逃匿稻田中。阿三又拾路旁石塊擲之，皆應手而滅。老人指路使歸曰：『彼已滅迹，不足復慮，汝可歸矣。』阿三循途而返，忽如夢醒，則身猶僵卧道旁也。歸家憊甚，曾被捶擊處尚覺痛楚，皮肉皆青黑色，旬餘始愈。後至土地祠，見祠中神像，與前所見老人酷肖，知爲神助，具牲醴謝之。

又卷一二 李欽，字又安，四川新都縣學生，與同學二人賃屋村中，習舉子業。夜聞几案有聲，以爲鼠也，晨起視之，書籍筆硯，皆有移動之迹，每夜皆然。疑有鬼物爲祟，召巫禳之。巫置鑼鼓於地，俄而自鳴；巫又剏桃爲杙，植於地上，俄自拔起，擊巫之頭。巫無如何，竟逃去，遂不復禳。一夕，聞有磨墨聲，李大言曰：『爾既磨墨，必能作字，爾究何怪？盍書以告我。』明日，視案上大書『土阜中也』四字。至夕，衆乃祝之曰：『爾既爲土地之神，廟在何處？』書云：『在某處吾土地。』如言發之，果得一神像。衆乃集貲爲建小廟，安神像於其中。已而案上仍有聲，衆曰：『神必與我等有緣，能吟詩乎？』及旦，果於案上得詩二章，頗秀麗可喜。乃和其詩，寫而焚之，自是日有酬唱之作。衆曰：『雖見翰墨，未接言談，能與吾輩共語乎？』室中忽有聲曰：『可，然須滅燭。』於是夜間欲與神語，輒滅燭。神雅善談論，經史異同，文章得失，下而醫卜星相，江湖術士之學，無不通曉。兼之勸善規過，言近指遠，衆皆歎服，以爲益友。遠近聞風，暮夜咸集。有問疑事者，有乞書畫者，皆如願而去。如是年餘，衆曰：『吾輩可謂神交矣，然不覩風采，終爲恨事，能使一見乎？』曰：『然燭卽見。』乃然燭，而三人者所見各異：一爲中年人，勝國衣冠；一爲老年人，服本朝一品之服；一爲少年人，巾服如明代諸生。一見之後，其象卽滅，仍滅燭而與談。衆又曰：『既見風采，益深敬慕，君居何處？可許一往乎？』曰：『可。』遂與定期。及期，諸人就寢，夢步出村中，行半日許，便非復蜀中山水，觀其風景，如在燕趙之郊。乘車而行，薄暮始到。朱門洞開，綠陰市地，廣庭之內鶴舞猿吟。有老翁延客入，款接殷勤，陳設富麗。次日，又張筵以宴之，佐以音樂，席上果品，皆北產也。老翁各取數枚以贈，置懷袖中。又次日，仍循原路而歸，至所居始覺，以爲一夢歷三日矣。問之家僮，不過是日晨起稍晏耳，懷中之果纍纍皆在，境雖幻而物則眞，咸異之。終自此神竟不復至。李晚年以醫游公卿間，頗有聲，爲人言其事甚詳，此其大略耳。或曰土地之神，必不如是，殆狐魅託爲之，理或然也。

清・丁柔克《柳弧》卷三《陰沉木》 崇陽縣某，以擅掘縣中陰沉木，木係民間之物，令奪之。民控於大吏。大吏怒，褫其職。時詡之者曰：『人言刮地皮，彼乃刮地骨也。』昔有笑語云：一官致仕，回籍後開箱，忽箱中鑽出一老人，龐眉皓首。官大駭，問之。老人曰：『余乃某處土地也。君臨行刮地皮時，誤將我刮入箱中，故余亦至此也。』調侃不少，然亦天下貪婪者恆多也。予按：陰沉木爲開闢以前之樹沉沙浪中，過天翻地覆劫數，重出世上，以故再入土中，萬年不壞，其色深綠黑色，據云，置肉魚於內，數日不壞，雖炎暑不臭腐，百步以外蠅蚋不飛。康熙年間，天台山崩，湧出一棺，形製詭異，頭尖尾闊，高六尺餘，云爲陰沉木。啓其前和，內有人尚活，與木同紋色。仰視空中，問曰：『青青者何物耶？』衆曰：『天也。』驚曰：『我當初在世時，天不若是高也。』忽風起，變爲石人。棺爲某邑宰所得，轉獻制府云云。崇陽某令大約亦欲轉獻大吏，而大吏廉正率屬，故褫之。

瘟神

宋・洪邁《夷堅志》乙志卷五《異僧符》 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晨濟。將登岸，謂津吏曰：『少頃見黃衫五人荷籠而至者，切勿使渡，渡則有奇禍□。』取筆書三字，似符而非，了不可識。其文曰『籠籠飞』，以授吏曰：『必不可拒，當以此示之。』語畢而去。吏不甚信也，然私怪之。至午，果有五黃衣，如府州急足者，各負兩

翁籠，直前登舟。吏不許，皆怒罵，殆欲相歐擊。良久不解，吏乃取所書字示之。五人者一見，狼狽反走，轉眼失所在，委十籠於岸滸。發之，中有小棺五百具。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家圖祀之。是歲，江浙多疫，唯此邦晏然。識者謂五人乃瘟部鬼也。予過江州及衢州，見士人言各不同，竟未知孰是。余端禮說。

又卷一七《宣州孟郎中》　乾道元年七月，婺源石田村汪氏僕王十五正耘于田，忽僵仆。家人至，視之，死矣。舁歸舍，尚有微喘，不敢殮。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十餘人自西來，皆著道服，所齎有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爲捽着地上，加毆擊，驅令荷擔行。至縣五侯廟，有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通引官，傳侯旨，問來何所須，答曰：「當於婺源行瘟。」冠帶者入，復出曰：「侯不可。」趣令急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傳呼曰：「不即行，別有處分。」遂捨去。入嶽廟，復遭逐，乃從浙嶺適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所言如婺源，皆不許。遂至徽州，遍走三廟，亦不許。十人者慘沮不樂，迤邐之宣州，入一大祠，才及門，數人已出迎，若先知其來者。相見大喜，入白神，神許諾，仍敕健步偏報所屬土地，且假一鬼爲導，自北門孟郎中家始。既至，以所齎物藏竈下，運大木立寨柵于外，若今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腦，即仆地。次遇僕婢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而隕。凡留兩口，其徒一人入報：「西南火光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來，隨弩射之，即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蹙登陴，則已大熾，焚其柵立盡，不及措手，遂各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尋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賡新調廣德軍簽判，見其事。其妹壻余永觀適爲宣城尉，即遣書詢之。云：『孟生乃醫者，七月間闔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人。招村巫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疾，歸而死。孟氏悉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禱，始愈。蓋所謂火焚其柵者，此也。』是歲浙西民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事，歙之神可謂仁矣。石田人汪拱說，王十三乃其家僕也。

又丁志卷一四《劉十九郎》　樂平耕民植稻歸，爲人呼出，見數輩在外，形貌怪惡，叱令負擔。經由數村疃，歷洪源、石村、何衝諸里。每一村必先詣社神所，言欲行疫，皆拒却不聽。怪黨自云：『然則獨有劉村劉十九郎家可往爾。』遂往，徑入趨廡下客房宿，略無飲食枕席之具。明旦，劉氏子出，怪魁告其徒曰：『擊此人右足。』杖纔下，子即仆地。繼老嫗過之，令擊左足，嫗仆如前，連害三人矣。然但守一房，不浪出。有偵者密白：『一虎從前躍而來，甚可畏。』魁色不動，遣兩鬼持杖待之，曰：『至則雙擊其兩足。』俄報虎斃於杖下。經兩日，偵者急報北方火作。斯須間燄勢已及房，山水又大至。怪相視竄慴，不暇取行李，單身亟奔。怒耕民不致力，推墮田坎中。蹶然起，則身乃在牀卧，妻子環哭已三日。鄉人訪其事於劉氏，云：『二子一婢，同時疫困。』呼巫治之，及門而死。復邀致他巫，巫懲前事，欲掩鬼不備，乃從後門施法，持刀吹角，誦水火輪呪而入，病者即日皆安。予於乙志書石田王十五爲瘟鬼驅至宣城事，頗相類。

又支乙卷七《王牙儈》　乾道七年，鄱陽鄉民鄭小五合宅染疫癘，貧甚，飤粥不能給。欲召醫巫買藥，空無所有，但得一氈笠，倩牙儈王三鬻之，可值千錢。王乃隱其半，才還家，即得病，昏不知人。六七日，鄰里以爲必不起，忽大聲疾呼，如受杖痛苦之狀。妻扣之，能言所見，云：『恰被黃衫承局追出，到近理胡家步下，見巨船艤岸，大官正坐，左右擁侍皆朱紫，儀衛光赫，全如官府。承局領吾臨岸，大官問：「爾何敢匿留鄭小五錢？」吾不敢諱，遂遭皮鞭一百，擲置草中，痛不可忍。大官令以涼藥與吾。旋移船過下岸，左右教我就水內取兩甕，使飲一盞，乃悸而覺，便得汗有瘳，臀痛愈劇。』妻視之，生赤丁瘡約滿百。困卧幾月，始復初。既而下岸大疫，蓋所睹者瘟部云。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七《牛瘟》　陳華封，蒙山人。以盛暑煩熱，枕籍野樹下。忽一人奔波而來，首着圍領，疾趨樹陰，掬石而坐，揮扇不停，汗下如流瀋。陳起座，笑曰：『若除圍領，不扇可涼。』客曰：『脫之易，再着難也。』就與傾談，頗極蘊藉。既而曰：『此時無他想，但得冰浸良醞，一道冷芳，度下十二重樓，暑氣可消一半。』陳笑曰：『此願易遂，僕當爲君償之。』因握手曰：『寒舍伊邇，請即迂步。』客笑而從之。至家，出藏酒於石洞，其涼震齒。客大悅，一舉十觥。日已就暮，天忽雨；於是張燈於室，客乃解除領巾，相與磅礴。語次，見客腦後，時漏燈光，疑之。無何，客酩酊，眠榻上。陳移燈竊窺之，見耳後有巨穴，珓大；數道厚膜，間鬲如櫺；櫺外奠革垂蔽，中似空空。駭極，潛抽髻

簪，撥膜覘之，有一物，狀類小牛，隨手飛出，破窗而去。益駭，不敢復撥。方欲轉步，而客已醒。驚曰：『子窺見吾隱矣！放牛瘟出，將爲奈何？』陳拜詰其故。客曰：『今已若此，尚復何諱。實相告：我六畜瘟神耳。適所縱者牛瘟，恐百里內牛無種矣。』陳故以養牛爲業，聞之大恐，拜求術解。客曰：『余且不免於罪，其何術之能解？惟苦參散最效，其廣傳此方，勿存私念可也。』言已，謝別出門。又掬土堆壁龕中，曰：『每用一合亦效。』拱不復見。居無何，牛果病，瘟疫大作。陳欲專利，祕其方，不肯傳；惟傳其弟。弟試之神驗。而陳自剝啖牛，殊罔所效，有牛兩百蹄蹴，倒斃殆盡；遺老牝牛四五頭，亦逡巡就死。中心懊惱，無所用力。忽憶龕中掬土，念未必效，姑妄投之。經夜，牛乃盡起。始悟藥之不靈，乃神罰其私也。後數年，牝牛繁育，漸復其故。

清・袁枚《子不語》卷二《蘇耽老飲疫神》 杭州蘇耽老，性滑稽，善嘲人。人惡之，元旦畫疫神一紙壓其門。耽老晨出開門，見而大笑，迎疫神歸，延之上座，與共飲酒而燒化之。是年大疫，四鄰病者爲祀疫神，其病人輒作神語曰：『我元旦受蘇耽老禮敬，愧無以報，欲禳我者，必請蘇君陪我，我方去。』于是祀疫神者，爭先請蘇，蘇逐日奔忙，困于酒食。其家大小十餘口，無一病者。

又卷七《瘟鬼》 乾隆丙子，湖州徐翼伸之叔岳劉民牧，作長洲主簿，居前宗伯孫公岳頒賜第。翼伸歸湖之便訪焉。天暑，浴于書齋。月色微明，覺窗外有氣噴入，如曉行臭霧中，几上雞毛帚盤旋不已。徐拍床喝之，見床上所挂浴布與茶杯飛出窗櫺外。窗外有黃楊樹，杯觸樹，碎聲鏗然。徐大駭，喚家奴出視，見黑影一團，繞瓦有聲，良久始息。徐坐床上，片時帚又動，徐起以手握帚，非平時故物，濕軟如婦人亂髮，惡臭不可近，冷氣自手貫臂，直達于肩，徐強忍持之。牆角有聲，如出甕中者。初似鸚鵡學語，繼似小兒啼音，稱：『我姓吳名中，從洪澤湖來，被雷驚，故匿于此，求恩人放歸。』徐問：『現在吳門大瘟，汝得非瘟鬼否？』曰：『是也。』徐曰：『是瘟鬼則我愈不放汝，以免汝去害人。』鬼曰：『避瘟有方，敢獻方以乞恩。』徐令數藥名而手錄之。錄畢，不勝其臭，且臂冷不可耐，欲放之又懼爲祟。家奴在旁，各持罐罐，請納帚而封焉。徐從之，封投太湖。

龍神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一〇 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日黃村，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年可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者四人，衣並黃色，從東方而來。至門，呼尹兒：『來暫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床，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而無毛。有頃，雨氣至。此人上馬去，迴顧尹兒曰：『明日當更來。』尹兒觀其去，西行，躡虛而漸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爲之晦暝。明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涌，邱壑淼漫。將淹尹舍，忽見大蛟長三丈餘，盤屈庇其舍焉。

又 武昌虬山有龍穴，居人每見神虬飛翔出入。歲旱禱之，即雨。後人築塘其下，曰虬塘。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仁王經》，以祈雨澤。有二老人在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一過院。』既至，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冲天。

《太平廣記》卷二三二引《原化記・周邯》 唐周邯自蜀沿流，嘗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於探水，乃崑崙白水之屬也，邯疑瞿塘之深，命水精探之。移時方出，云：『其下有關，不可越渡，但得金珠而已。』每遇深水潭洞，皆命奴探之，多得寶物。聞汴州八角井多有龍神，時有異手出於井面，欲使水精探之，而猶豫未果。其友邵澤有利劒，常自神之，解劒

授奴，遣之入井，邯與澤於外以俟之。悄然經久，忽見水精高躍出井，未及投岸，有大金手拏之復入，劒與奴自此並失。邯悲其水精，澤恨其寶劒。終莫窮其事。他日，有人謂邯曰：『此井乃龍神所處，水府靈司，豈得輒犯，可祭而謝之。』邯乃祭謝而去。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九《夢龍傳》　大宋天聖中，曹鈞，郴縣人也。其先遠挺秀公，以豐功偉績，守白州刺史，除南安節度使。高曾以來皆守藩，寓南海焉。洎乎子孫分裔，文武立身，世祿於晉，受永業之西湖堂，建書院，藏書萬卷，組繡儒風。友朋自遠方來者，悉贍以朝昏之費，推以寒暑之服，前後相繼數世。書堂即基於西湖塘之陽，幽奇淵深之所也。曹氏以家世富貴，日延慶於遠方，擔簦是邑橫經者盡求學焉。功業成就辭門應選登科第者十有八九，自以溫習所暇，則同二三友人泛湖漣漪，短楫輕舟，吟煙嘯月。一夕，因風清波息，景寂人斷，恍然夢一老人白衣來見曰：『我即非世人，乃即郡塘中龍也。居此塘，愛其澄澈，戀以門戶，凡興致雲雨之期，皆從天命，庶免鱗甲枯乾之慮。實藉水源，未報厚恩，輒露底蘊。知君勇義，必救難危。明日午時，西北有陷池龍來茲小戲，慮失大機，夙知郎君善於弓矢，可相救乎？』曰：『可。』『君爲審其彼此焉。彼龍爲青牛，吾亦如之。吾以素帛纏身，但腰有白者，即吾也。願細別形儀，幸無悞矣。』曰：『余射雖無功，敢不從命！』叟乃辭去。及覺，覩光明燦爛，舟中明月皓然，欲覩斯兆，展轉不寐。不久雞唱，細思老叟形影，尚髣髴目中。至其時，不違所託，挽弓於塘側伺之。未移時見二青牛於平川中酣鬬，鈞挽弓流矢，中其俱青者膊。於是白腰者勝。既有強弩，鼓其餘勇，逐龍過岡原，而無所覩矣。是夜三更，叟謝曰：『君善射，眞號猿手也。而欲相報，擬須何寶？』曰：『僕自處人世，酷愛詩書，不重寸璧。若云珍寶，幸不介懷。惟願子孫不離鄉邑而榮也。』叟曰：『不離鄉邑而榮者何？』曰：『都押衙則軍州之最也。』叟曰：『君之所爲一何劣哉？』對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叟曰：『善哉言乎！吾嘗聞以約失之者鮮矣，即郎君之謂。天不奪人願，必能副其志，保從郎君世世相繼矣。』及後果如其言，是知報恩龍神可記。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二〇《斷妬龍獄》　郭三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即殮。』丁寧數四。昭憂之，亦未敢盡信。及期，無疾而逝，心猶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嬖一妾，遭夫人妬忌，以箠死，鞫訊天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奏牘已上，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駕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

又支甲卷一《河中西巖龍》　虜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未效。聞巖西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爲緇徒所仰，乃往請之。僧曰：『老身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叟來聽講，莫知所從來，疑爲龍也，當試扣之。須金吾明旦至此，潔誠以待。』李曰：『諾。』如期叟至，李正從僧語，望其入寺，既焚香設席，命左右掖之，再拜致詞。叟驚，止之曰：『使君屈膝于山翁，敢問何以？』李曰：『亢陽爲災，五種不入，萬民將無以生，願龍君慈仁，亟下甘澤。當肇建祠宇，歲時奉祀，以彰顯大神之威靈。唯神念之。』叟無言，頃蹙蹙而嘆曰：『噫！泄吾天機者師也，吾死無日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誓以死報。』又顧僧曰：『吾今以師故獲罪上穹，立降誅罰，吾即死，尸墜于地，然不出此境中，乞爲作證明，使合郡民爲行壇七晝夜，庶幾藉此功德可獲超昇。』僧許之而去。于是一雨三日。外邑虞鄉報有死龍墮山下，李盡率士庶召浮屠千人詣其處，築壇場，延慈惠演法。事畢，龍見于空，作人言謝曰：『吾雖蒙天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得爲菩薩龍矣。』李爲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爲『蒼龍谷』。唐小說載釋玄照講《法華經》於嵩山，有三叟日來諦聽，自言是黑龍。照以天旱，令降雨，叟曰：『雨禁絕重，儻不奉命擅行，詬責非細，唯孫處士能脫弟子之禍。』照爲謁孫思邈致懇，是夜千里雨足。三叟化爲獺，匿于孫所居後沼，遭使者捕執，孫使解而釋之。事頗相類。

又卷二《九龍廟》　潼州白龍谷陶人梁氏，世世以陶冶爲業，其家極豐腴。乃立十窯，皆燒瓦器，唯一窯所成最善，餘九所每斷火取器，率窳邪不正，及粥於市，則人爭售之。凡出盡然，固莫知其所以也。谷中故有祠曰白龍廟，蓋因谷得名，靈響寂寂，不爲鄉社所敬。梁夢龍翁化爲人來見曰：『吾有九子，今皆長立，未有攸處，分寄身於汝家窯下。前此陶甄時，往往致力，陰助與汝。』梁曰：『九窯之建，初未嘗得一好器物，常

以爲念，何助之云！』龍曰：『汝一何不悟，器劣而獲厚利，豈非吾兒所致耶？』梁方竦然起拜謝。龍曰：『汝苟能與之創廟，異時又將大獲福矣。』許之而覺。即日呼匠治材，立新祠於舊址，設老龍像正中坐，東西列九位以奉其子。迨畢功，居民遠近和會，瞻禮歡悅。其後以亢陽禱祈雨，不移日而降。梁之生理益富於昔云。

清・鈕琇《觚賸》續編卷三《海天行》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倜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嘅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船，其舶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爲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雨浪粘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霾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螯之劍，荷長鬚之戟，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即問船主爲誰。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見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週遭垣牆，悉以水晶疊成，光明映徹，可鑒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巘峯，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髯長垂腹。衆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宜利涉。且復寬大新潔，若將貢物摒擋，俟到王宮，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徙其凡貨凡人，滌以符水，速行勿遲。』衆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盡押上岸，置之宮西琅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閽難叩，幸遘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舁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賚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供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鮫綃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紅韭鞠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鼉鼓三通，乃始啓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賚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舁寶諸役俱易赭色長衣，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闕璿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門下天卿四員，冕笏傳旨，令賚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衆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飄忽不斷而已。隨有星冠嶽帔者二人爲接貢官，察收貢物，引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啓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之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衆伴在池，宜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爲魚，唯首未變，述祖大慟。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爲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召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元時陳孚出使安南，其國宴享之際，以硃盤進炙魚，人面魚身，置之席上，孚舉箸取雙目嚥之，魚味在目，彼國服其多識。三十八人之首未變者，蓋亦將爲人面魚也。

清・褚人穫《堅瓠餘集》卷一《淮海龍神》　《吳中雜識》：長洲貢士張鯉庭燭。萬歷丙戌例選順天經歷。子某往探父，待舟瓜步，見一虬髯老翁，以斗盛蝦米至步頭負販。某欲市以貢父，取二尾嘗乾濕。甫入口，頓覺瞶眩，口發譫語。從者驚悸，回視老翁已不見，即僱船回家醫療，惟僵卧，日飲斗水。自言：『吾淮海龍神，因水澇，挈族往東海賃居。汝胡爲食吾子？』其母求醫遣將，多方不治。一日晨起，小童驚報堂中磚上有河沙印成升降二龍，鱗甲爪牙畢具，母趨視之，入覷其子，則血污被蓆，拔舌而死矣。

關公

明・李中馥《原李耳載》卷下《秉理通神》　太原令金公，名勵，號太阿，西華縣進士。明敏英爽，有吏才。辛村鄉民婦爲魅所侵，自言關廟周將軍，厄羸日甚，其夫訪法師驅逐不去，遂列狀告之。金公諭：『不必還家，待喚問勘斷而返可也。』次日，僉役使持三票，至近村關廟中焚一票，即報命曰：『帶到矣。』役如言而行，遂示期聽訊。金公在署齋戒三日，至期吉服，詣朔望行香之關廟拜白其事，又令民叩頭瀝訴具牒。及第二票焚之，返署。以第三票付民云：『此事明矣！不特關聖不容此魅，即周將軍豈甘污衊也？爾寧家一月後銷票。』民抵家，婦告曰：『爾至縣第三夕，彼言事已敗露，不去恐遭殲滅，緣已盡，從此遁矣。』果一月寂然。其夫欣感叩謝，遂銷前票。金公此舉，與潮州刺史之驅鱷魚，同爲儁及無形也。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卷三《關帝廟》　關廟自古今，偏華夷。其祠於京畿也，鼓鐘接聞，又歲有增焉。而獨著正陽門廟者，以門於宸居近，左宗廟、右社稷之間，朝廷歲一命祀。萬國朝者退必謁，輻輳者至必祈祖也。祀典：歲五月十三日，祭漢前將軍關某，先十日，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行禮。凡國有大災，祭告之。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恩齎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牌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祠，建醮三日，頒知天下。然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史官焦竑曰：『稱漢前將軍，侯志也。』天啓四年七月，禮部覆題得旨，祭始稱帝。先是成祖北征本雅失理，經闕濼海，至斡難河，擊敗阿魯台。軍前每見沙濛霧靄中，有神，前我軍驅，其巾袍刀仗，貌色髯影，果然關公也，獨所跨馬白。凱還，燕市先傳，車駕北發日，一居民所畜白馬，晨出立庭中，不動不食，晡則喘汗，定乃食，回蹕則止。事聞，乃勅崇祀。祠有修撰焦竑碑，庶吉士董其昌書之。碑辭曰：『桓桓關侯，天挺神武。流連草昧，歸心漢緒。逸羣絕倫，爲帝禦侮。勇摧七將，氣吞羣旅。報曹詎盡，詈吳非忤。炳炳丹心，天高日午。鬱鬱遺魂，駭霆怒雨。蒸哉文皇，幽燕啓土。侯呵護之，如棟斯礎。晻靄陰風，弓刀楚楚。伏臘朝昏，有來士女。卜以筵茅，如荅枹鼓。子孝忠臣，弟友兄序。匪耳提之，凜面相語。義舉長信，奸謀遄沮。侯其冥冥，有紛獯虜。侯甲皚皚，亦赭其馬。乘風奮揚，天兵鬼斧。永祚皇圖，爲百神主。牲牷既頒，既歌且舞。孔蓋祇臨，霓幢紛下。敬勒銘辭，浩然終古。』祠籤，跪而搖，報而頓首謝者，恆數人，旁跪而代者，恆數人，挨擠而竣者，恆數十人，且無虛刻。籤語答一如其來事，各惕然去，休咎後無爽者。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一二《公孫夏》　保定有國學生某，將入都納貲，謀得縣尹。方趣裝而病，月餘不起。忽有僮入曰：『客至。』某亦忘其疾，趨出逆客。客華服類貴者。三揖入舍，叩所自來。客曰：『僕，公孫夏，十一皇子坐客也。聞治裝將圖縣尹，既有是志，太守不更佳耶？』某遜謝，但言：『貲薄，不敢有奢願。』客請效力，俾出半貲，約於任所取盈。某喜求策。客曰：『督、撫皆某最契之交，暫得五千緡，其事濟矣。目前眞定缺員，便可急圖。』某訝其本省。客笑曰：『君迂矣！但有孔方在，何問吳、越桑梓耶。』某終躊躇，疑其不經。客曰：『無須疑惑。實相告：此冥中城隍缺也。君壽盡，已注死籍。乘此營辦，尚可以致冥貴。』即起告別，曰：『君且自謀，三日當復會。』遂出門跨馬去。某忽開眸，與妻子永訣。命出藏鏹，市楮錠萬提，郡中是物爲空。堆積庭中，雜芻靈鬼馬，日夜焚之，灰高如山。三日，客果至。某出貲交兌，客即導至部署，見貴官坐殿上，某便伏拜。貴官略審姓名，便勉以『清廉謹愼』等語。乃取憑文，喚至案前與之。某稽首出署。自念監生卑

賤，非車服炫耀，不足震懾曹屬。於是益市輿馬；又遣鬼役以彩輿迓其美妾。區畫方已，眞定鹵簿已至。途中里餘，一道相屬，意得甚。忽前導者鉦息旗靡。驚疑間，見騎者盡下，悉伏道周；人小徑尺，馬大如貍。車前者駭曰：『關帝至矣！』某懼，下車亦伏。遙見帝君從四五騎，緩轡而至。鬚多繞頰，不似世所模肖者；而神采威猛，目長幾近耳際。馬上問：『此何官？』從者答：『眞定守。』帝君曰：『區區一郡，何直得如此張皇！』某聞之，灑然毛悚；身暴縮，自顧如六七歲兒。帝君命起，使隨馬蹤行。道傍有殿宇，帝君入，南向坐，命以筆札授某，俾自書鄉貫姓名。某書已，呈進。帝君視之，怒曰：『字訛誤不成形象！此市儈耳，何足以任民社！』又命稽其德籍。傍一人跪奏，不知何詞。帝君厲聲曰：『干進罪小，賣爵罪重！』旋見金甲神綰鎖去。遂有二人捉某，褫去冠服，笞五十，臀肉幾脫，逐出門外。四顧車馬盡空，痛不能步，偃息草間。細認其處，離家尚不甚遠。幸身輕如葉，一晝夜始抵家。豁若夢醒，牀上呻吟。家人集問，但言股痛。蓋瞑然若死者，已七日矣，至是始寤。便問：『阿憐何不來？』——蓋妾小字也。先是，阿憐方坐談，忽曰：『彼爲眞定太守，差役來接我矣。』乃入室麗妝，妝竟而卒，纔隔夜耳。家人述其異。某悔恨椎胸，命停尸勿葬，冀其復還。數日杳然，乃葬之。某病漸瘳，但股瘡大劇，半年始起。每自曰：『官貲盡耗，而橫被冥刑，此尚可忍；但愛妾不知舁向何所，清夜所難堪耳。』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卷一《關聖廟》　南京十廟將成，尅期祭告矣。高皇夢一人，赬面綠衣，手持巨刀，跪謁曰：『臣漢壽亭侯關羽也，陛下立廟，何獨遺臣？』上曰：『卿於國無功，故不及。』神曰：『陛下鄱陽之戰，臣舉陰兵十萬爲助，何謂無功？』上乃頷之。神去。明早，命工部別立一廟於旁，限三日而成。

清・袁枚《子不語》卷四《呂蒙塗臉》　湖北秀才鍾某，唐太史赤子之表戚也。將赴秋試，夢文昌神召，跪殿下，不發一言，但呼之近前，取筆向硯上蘸極濃墨，塗其臉幾滿，大驚而醒。慮有污卷之事，意忽忽不樂。隨入場，倦，在號檐中假寐。見有偉丈夫掀其號簾，長髯綠袍，乃關帝也，罵曰：『呂蒙老賊，你道塗抹面孔，我便不認得你麼？』言畢不見。鍾方悟前身是呂蒙，心甚惶悚。是年獲雋後，十年選山西解梁知縣。到任三日，往謁武廟，一拜不起。家人視之，業已死矣。

又卷一二《挂周倉刀上》　紹興錢二相公，學神仙煉氣之術，能頂門出元神。遍歷十洲三島，所遇諸魔，不一而足，或惡狀猙獰，或妖嬈艷冶，錢俱不爲動，如是者十年。一日，諸魔聚而謀曰：『再遲一月，逢甲子日，錢某大道成矣，我輩作速下手。』衆以爲然。趁其打坐時，牽抱手足，放大甕中，壓之雲門山腳下。是夕，錢家失去二相公，遍尋無踪，以爲眞仙去矣。半年後，月明中見二相公坐花園高樹上大呼求救，乃取梯扶下。問其故，自言爲魔所窘，幸平生服氣有術，故不致凍餒而死。問：『何以得歸？』曰：『某月日，我在甕中，有紅雲一道，伏魔大帝從西南來，我大聲呼冤，且訴諸魔惡狀。帝君曰：「作祟諸魔，誠屬可惡；然汝不順天地陰陽自生自滅之理，妄想矯揉造作，希圖不死，是逆天而行，亦有不合。」顧謂一將曰：「周倉，汝送他還家！」周將軍唯唯。周長丈餘，所持刀亦長丈餘，取紅繩縛我刀上，挂此樹頂而去。我亦不料即我家園樹也。』二相公自後隨行逐隊，飲酒御內，不敢復學神仙術矣。

又《荆波宛在》　本朝佟國相，巡撫甘肅，按站行至伏羌縣，夢神呼云：『速走，速走！』佟不以爲意。次晚，夢如初，且云：『欲報我恩，但記「荆波宛在」可耳。』佟驚起，亟走三日，而伏羌縣沉爲湖，卒不解救者爲何神。後出巡，至建昌野渡，有關公廟，上書『荆波宛在』四字。佟入拜謁，大爲修葺，今煥然猶存。

又《關神世法》　康熙癸卯舉人江閩，選某縣令，丁憂歸。將起復時，夢有甲士來，自稱周倉，服飾如今廟中所塑而少年無鬚，手持名帖，上寫『治年家弟關某頓首拜』，驚醒大笑，以爲關帝行此世法。未幾，選山西解梁知縣。往謁武廟，旁塑周倉，果少年無鬚者也，面貌恍如夢中。乃捐俸重修神廟，後竟卒於任所。江公卽于九太守之叔，太守爲余言。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五《關聖顯靈》　嘉慶元年，白蓮教匪據楚北之當陽，我軍急攻，其利用礮。總督畢公正檄軍中立時督鑄，有一人詣營門言：『荆州右衛署後廢地中有之，雖立時鼓鑄所不及也。』其人忽不見。如言掘之，果得大礮十三位，『過山鳥』二十七，小礮九位，大小鐵彈子無數。咸以爲關聖顯靈云。

清・丁柔克《柳弧》卷三《關帝塑像》　關帝威靈，如日在天。余承

乏宜昌府時，聞武觀察仲屏言，宜昌城樓帝像有七分相似，天下惟山東兗州府帝像有八分相似。當年山東有魯王分藩，人極剛正，一夜夢見帝，醒而誌之。立召塑匠塑帝像，要八分相似。像成，全不似，殺之。又召塑匠塑，又殺之。又召一塑匠，塑成，細爲瞻仰，只一分相似，大怒，又欲殺之。左右皆跪求，云：如再殺此人，則塑匠皆裹足矣。且此人著名大孝，環求不已。王色霽，俯從衆請，姑限十日，如再不似，定殺不赦。孝子終夜縈思，至七日，大駭，限僅三日，決無生理，哭謂衆云：『吾將投水死，吾母問，請紿以懼罪而逃，蓋聞吾死恐傷母心也。』乃奔至水濱，一望無際，忽見一人似軍官形，維一馬立岸邊，力阻問之，告以故。其人笑曰：『爾毋憂，爾細看我，一塑即成。』塑匠當哀懼時，不暇致詳細看其人遂回。未及一里，尋思：此人何得似帝，且此人又何知帝像？轉欲再詢，至則無人，一望數十里影響毫無。乃大悟，知帝顯聖，回家一塑即成。魯王閱之，云有八分相似，大爲嘉許，賜以千金養母云。

城隍

宋・徐鉉《稽神録》卷一　僞吳玉山主簿朱拯赴選至揚都。夢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綠衣。紫衣起揖拯曰：『君當以十千錢見與。』拯拜，許諾。遂寤。頃之，補安福令。既至，謁城隍神。廟宇神像皆如夢中。其神座後屋漏梁壞。拯歎曰：『十千豈非此耶？』即以私財葺之，費如其數。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九《張司封》　建州有張氏夫婦，俱四十餘，無子，居近城隍廟，屢禱於神以求繼嗣。歲餘，夢神告曰：『汝夫婦分當無子。我念汝告禱之虔，今以廟中判官與若爲嗣。』既而其妻妊娠，生一子名伯玉，第進士，舉書判拔萃，歷臺省，仕至主爵正郎，典數郡而卒。其才藻廉勁，爲當世所尚。而嗜酒不修飭，垢貌蓬髮，如土偶判官焉。

宋・洪邁《夷堅志》乙志卷二〇《城隍門客》　建康士人陳堯道，字德廣，死之三年，同舍郭九德夢之如平生。郭曰：『公已死，那得復來？』陳云：『吾爲城隍作門客，掌牋記，甚勞苦。今日主人赴陰山宴集，原注：陰山廟在南門外十里。始得暇，故來見君。』因問其家父母兄弟，泣下久之。郭曰：『公既爲城隍客，當知吾鄉今歲秋舉與來春登科人姓名。』曰：『此非我所職，別有掌桂籍者，歸當扣之。』居數日，又夢曰：『君來春必及第，我與君雅素，故告君。他雖知之，不敢泄也。』郭果以明年第進士。又有劉子固者，與堯道同里巷。其妹壻黃森賢而有文，父爲吏，負官錢，身死家破，森亦不得志以死。死數月，其妻在兄家，忽著森在時衣，與兄長揖，容止音聲如眞。子固驚愴，呼其字曰：『元功，君今安在？』曰：『森平生苦學，望一青衫不可得。比蒙陳德廣力，見薦於城隍爲判官，有典掌，綠袍槐簡，絕勝在生時。恐吾妻相念，故來告之。』子固問：『來春鄉人誰及第？』曰：『但有郭九德一人耳。』有頃乃去，其言與前夢合。方務德説。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判官爲嗣》　建之浦城李景韓，家富無子。一日，夫妻謁城隍求子，夜夢有黃衣人曰：『大王與汝余都縣主簿。』妻因而有娠。得一男，年二十登第，名夢祥。初任余都縣主簿。及二十六歲到任，謁余都城隍，有一判官倒於壁角，左右見壯貌一類如主簿，曰：『本官不必寫容，此判官絕其相類。』呼廟祝問之曰：『左右皆以判官類我，是耶？非耶？』祝曰：『與主簿果是相肖。』詢其殞倒幾年，答曰：『已經二十六載。』主簿心中謂我建生之年相同，遂再塑像立於王側，是日主簿卒。

明・陸粲《庚巳編》卷四《鄭灝》　里人鄭灝，嘗娶後妻，設席既罷，失去一銀盃，重數兩。其家織帛工及挽絲傭各數十人，欲自明其非盜也，相率列名書狀爲誓，投之城隍神祠。灝止之不得，亦不復覓盃。一日，灝倚門立，少時入內，忽仆地，家人掖以登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微煖，環守之，至半夜乃醒，問所以死，搖手不對。天明乃言：『初在門見一皂自西奔馳而來，勢甚猛惡，吾意官府有所追攝也，將入避之，皂及門，徑前捽吾曰：「奉命勾汝。」便以索縛吾頸，驅出行數百步，抵城隍廟。有白衣老人立門外，見呼吾名，皂令老人相守，先馳入報，復出引入，跪于庭。神坐殿上，厲聲叱問以投誓之故。頓首謝不知，神愈怒，曰：「憶失銀盃事乎？此盃是汝孫盜耳，如何誣妄他人，致其干擾官府！」吾再拜，具陳非己意，神呼之前曰：「汝孫盜盃以質錢于汝家之東

銀匠舖中，今猶置架上，爾欲見之乎？」顧一卒，令取盃示之，眞吾家物也。良久，神怒稍解，曰：「今姑放汝，至二十六日行牌提此一干人鞫之。」吾但拜不已，俄又聞殿上傳言曰：「既人衆，且不推究，但要汝去與衆人說，令他知過。」因放出門，乃得活。』即遣人到銀匠家訪之，盃果在架上，其孫所質也。諸人聞而怖畏，亟詣廟陳謝，猶惴惴，彌月乃得自安。徐說。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東莞城隍》 洪武二年三月朔，上在朝陽殿，夢一臣幞頭象簡，一白髯老者隨之，山呼舞蹈，稱臣東莞城隍。老者縣中鉢盂山土地，謹奏陛下，東莞歲中致祭無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遞年祭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上覺而異之，召禮部議，乃封東莞城隍顯佑伯，仍管城隍司事，賜伯爵儀仗，暨異錦龍緞一端，印曰東莞縣城隍之印。遞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司以少牢致祭，別頒敕封鉢盂山土地，賜以冠帶，詔東莞及天下無祀者，歲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爲令，敕書今藏廟中。而鉢盂山土地像塑冠帶，與他處幅巾深衣者異。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二《吳令》 吳令某公，忘其姓字。剛介有聲。吳俗最重城隍之神，木肖之，被錦藏機如生。值神壽節，則居民斂貲爲會，輦遊通衢；建諸旗幢雜鹵簿，森森部列，鼓吹行且作，闐闐咽咽然，一道相屬也。習以爲俗，歲無敢懈。公出，適相值，止而問之。居民以告。又詰知所費頗奢。公怒，指神而責之曰：『城隍實主一邑。如冥頑無靈，則淫昏之鬼，無足奉事；其有靈，則物力宜惜，何得以無益之費，耗民脂膏？』言已，曳神於地，笞之二十。從此習俗頓革。公清正無私，惟少年好戲。居年餘，偶於廨中梯簷探雀穀，失足而墮，折股，尋卒。人聞城隍祠中，公大聲喧怒，似與神爭，數日不止。吳人不忘公德，羣集祝而解之，別建一祠祠公，聲乃息。祠亦以城隍名，春秋祀之，較故神尤著。吳至今有二城隍云。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卷二《城隍責禮》 《湖海搜奇》：吳諸生沈鸞，家城隍廟之西，以赴郡試。晨炊，其妻令小女出外取火，天尚早，隣家未啓戶。女逕入廟，於香爐內取火而歸。時天暑，女但着裙而未穿袴，沈夫婦未之知。沈有甥女，神忽憑之，自稱：『吾城隍神也，昨日汝家秀才赴考，使十四歲女子到廟取火，甚是不潔。』呼沈跪而責之曰：『汝爲儒者，乃爾不知禮耶？』沈學家拜謝，許以祭賽。神曰：『此亦不必，本非大過，我偶出，過爾門駐此爾。於明日具衣冠到廟一揖可也。』語訖，甥女洒然而寤。

清・袁枚《子不語》卷三《土地神告狀》 洞庭山棠里徐氏，家世富饒。起造花園，不足于地。東邊有土地廟，香火久廢。私向寺僧買歸，建造亭臺，已年餘矣。一日，其妻韓氏方梳頭，忽仆于地。小婢扶之，亦與俱仆。少頃，婢起取大椅置堂上，扶韓氏南向坐，大言曰：『我蘇州城隍神也。奉都城隍神差委，來審汝家私買土地神廟事。』語畢，婢跪啓太湖水神參見，又啓棠里巡欄神參見，韓氏一一首頷之。最後曰：『原告土地神來。』韓氏命徐家子弟取婢聽點名，分東西班侍立，有不聽命者，持杖擊之。喚買地人姓名，即其夫也。問價若干，中證何人，口音絕非平素吳音，乃燕趙間男子聲。其夫驚駭伏地，願退地基，建還原廟。韓氏素不識字，忽索紙筆，判云：『人奪神地，理原不應。況土地神既老且貧，露宿年餘，殊爲可憐。屢控城隍，未蒙准理，不得已越訴都城隍。今汝既有悔心，許還廟宇，可以牲牢香火供奉之。中證某某，本應治罪，姑念所得無多，罰演戲贖罪。寺僧某，于事未發時業已身死，可毋庸議。』判畢，擲筆而卧。少頃起立，仍作女音，梳頭如故。問其原委，茫然不知。其夫一一如所判而行。從此棠里土地神香火轉盛。

又卷九《莆田冤獄》 福建莆田王監生，素豪橫，見田鄰張嫗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僞契，賄縣令某，斷爲己有。張嫗無奈何，以田與之，然中心忿然，日罵其門。王不能堪，買囑鄰人毆殺嫗，而召其子視之，即縛之，誣爲子殺其母，擒以鳴官。衆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伏，將請王命，登時凌遲矣。總督蘇昌聞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田野間衆人屬目之地；且遍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泉二知府，會鞫于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城隍！我一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廟之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甫牽出廟，則兩泥皂隸忽移而前，以兩梃夾叉之，人不能過。于是觀者大噪，兩府亦悚然。重鞫，始白其子冤，而置王監生于法。從此城隍廟之香火亦較盛焉。

又卷一七《圖公爲神》　乾隆己丑，兩淮鹽院圖公思阿到任，清操卓然。每日用三百文，遇商人和平坦易，慈愛諄諄，人以爲百餘年來無此好鹽政也。年七十三歿。前三日，遍召幕客戚友曰，『吾將歸去，君等助我摒擋齷務，以便交代後人。』衆咸疑之，以爲讕語。公笑曰：『吾豈欺人者哉！』臨期自草遺本畢，沐浴冠帶，趺坐而逝。三七之期，群商往哭。其妾某夫人遣人問曰：『諸位老爺可知道天下有思州府否？』曰：『有。此州在廣西省，未知夫人何故問之。』曰：『妾昨夜夢老爺托夢云：「我將往思州府作城隍，上帝所命。」』于是衆商嘩然，知圖公果爲神，又不知何緣宦此遠方也。

又《井泉童子》　蘇州繆孝廉渙，余年家子也。其兒喜官，年十二，性頑劣，與群兒戲，溲于井中。是夜得疾，呼爲井泉童子所控，府城隍批責二十板。旦起視之，兩臀青矣。疾小痊，越三日復劇，又呼曰：『井泉童子嫌城隍神徇同鄉情面，罪大罰小，故又控于司路神。神云：「此兒污人食井，罪與蠱毒同科，應取其命。」』是夕遂卒。問城隍何人，曰：『周公範蓮，庚戌翰林，蘇州人，爲河南某郡太守，正直慈祥，每杖人不忍着，必以扇掩其面。』

又《莊明府》　莊明府炘未官時，館廣西横州刺史署中。晝卧書室，夢青衣人持帖云：『城隍神奉請。』莊隨行，至一衙署。城隍神降階迎，叙寒溫畢，道：『爲某案事，君作中證，故屈來質對，無干礙也。』莊唯唯，即告以當年作中原委，城隍笑頷之，呼僮置酒，神南向，莊西向，曰：『敝署有幕友四人，可許作陪否？』莊首肯，左右即請四先生來，皆非素相識者，彼此相揖，不交一言。四先生依城隍而坐，離莊甚遠，階下紅燈四盞，光熒熒然。

宴畢，莊知爲陰府，因問：『終身之事，可預知否？』城隍神亦無難色，命左右取四簿至，上帖紅簽，有横死、夭死、老壽、四柱名目。莊本身注在老壽簿上，有妻某、子某、妾某云云。莊其時尚無子無妾也。莊辭別，城隍神命青衣者依原路送還。

出衙，見街上搭臺演戲，觀者如堵。莊問何班，青衣者曰：『郭三班也。』中有白鬚老人馮某，是莊舊鄰，死久矣，一見便來握手，且托云：『我葬某地，棺爲地風所吹，現在傾仄，君歸告我兒孫，改葬爲安。』莊自粤歸，如其言告知馮家。啓墳視之，棺果斜朽。十餘年來，莊之遭際，歷歷如夢；惟所云爲某中證事，不肯向人言。

清・姚福均《鑄鼎余聞・城隍》　易城復於隍，《禮》，天子大蜡，八水庸居第。八水卽隍也，庸卽城也。《北史》：齊慕容儼鎮郢，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南史》：梁邵陵王綸祭城隍神。《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通典》引鮑至南《雍州記》：南陽城内有蕭相國廟，相傳爲城隍神。唐李陽冰《縉雲縣城隍記》云：城隍神，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又張説有《祭荆州城隍文》，許遠有《祭睢陽城隍文》。［略］又李德裕建成都城隍廟。《宋史》：蘇緘殉節邕州，後交人入寇，見大兵北來，呼曰：『蘇城隍來矣。』又范旺守城死，邑人爲設像，城隍以祭。張載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毁之，曰：『此事不經，自有城隍在。』陸游云：『守令謁見，儀在諸祠上。社稷雖尊，祗以令式從事。至祈禱報賽，獨城隍神而已。』明吳訥《常熟縣城隍廟記》：洪武元年戊申，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凡在府州縣，以公，以侯，以伯。時常熟循元制爲州，得封城隍神曰：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二年。州改爲縣，三年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於是改題木主，曰常熟縣城隍之神。鄭氏《亳州志》曰：洪武元年封城隍之爵，京都爲明靈王，府爲威靈公，州爲靈祐侯，縣爲顯祐伯。又各處城隍皆以人鬼實之。蘇州則《中吳紀聞》云：春申君鎮江，則陸游記云紀信甯波，則袁桷《延祐四明志》引舊志亦曰紀信。又昌國州城隍，宋建炎四年賜額曰惠應。引舊志云鄉人茹侯。燕都則《月令廣義》云文天祥，後爲楊椒山。杭州爲周新。濟南則《歷城縣志》云。一姓楊一姓趙，諱景文。《餘冬序錄》云。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

五通神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九《羅著作》　著作羅紹，漢陽人，居府五通神祠。其隣家歲畜一豕，以爲祀神之具。豕無欄豢，多壞羅之藩籬，入其宅且穢污之。羅屢誡其隣，殊不少聽。紹父擒其豕，截去一耳。隣人見

之，不勝其憤，日夕訴於神，且云：『此豕本是神所享，今爲羅某所損，歲已乏祀，願神速報之！』既而生紹與其弟，各無一耳。余親見之。五通神能禍福於人，立有應驗，其可駭哉！紹進士及第，終著作佐郎云。又公安富民鄧氏者，少時因見二犬交，卽戲以刀斷其勢。後生二子俱閹。初爲荆南牙校，其狀貌眞閹也。事與羅紹相近，故附之。辛都官子言錄。

宋・劉斧《青瑣高議》補遺《陳公荆南》 乾興中，張君房作倅江陵時，知府李坦之得風病，府事不舉。卽漕使王湛發遣，未知新知府之耗。時禮部陳從易主漕運于荆湖南路，由衡至邵，讞獄之疑者。去邵兩驛間，艤舟水濱，夜宿佛寺中。時女使一名，中宵忽魘，遽起呼之，既悟曰：『適見一白衣人，戴帽，儀容頗肅，以手抑胸，曰：「學士得荆南也。我是荆南五郎，來告之。到日望照管。」』陳甚異之。比到郡後，果馬遞勅到，如夢之告。陳後到府，禮上遂謁廟，乃與君房語之。蓋五通廟先爲坦之毀拆，至是乃再葺之如舊，可不異哉！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八《伍生遇五通神》 嘉祐中，臨川人伍十八者，以善裁紗帽入汴京，止於鄉相晏元獻宅前，爲肆以待售。一日，至保康門，遇五少年趨氣毬，伍生素亦習此，卽從少年趨之。少年見伍生頗妙，相與酬酢不已。時日西，四少年將去，曰：『大哥不歸乎？』其一人曰：『汝先去，吾與毬士飲酒耳。』乃邀伍生上房家樓飲之，盡四角，問生本末甚詳。飲罷，取筆寫帖付生曰：『持此於梳行郭家取十千錢，與汝作業。』生受之，繫衣帶間。少年又曰：『夜久矣，汝勿歸，且隨我至吾家宿可也。』伍生從之，至一處，引生於三室前，指一明亮者曰：『汝臥此中，終夕勿出戶。雖有溲溺，亦於壁隅也。』又戒曰：『愼勿窺此二室，將驚汝。』生唯然，心疑其言。未曉輒起，推二室戶扉閱之。一室四壁，皆釘婦人嬰兒甚衆；一室有囚無數，方拷掠號泣。生畏而退，復就臥室。俄聞宰相入朝傳呼聲，生不復寐，待旦而去。及天明，乃在保康門內西大石上，甚怪駭。顧視筆帖仍在，遂持詣郭家取錢，郭如數與之。生自是謀運稍遂，其後家於楚州。五少年，京師人謂五通神也。

宋・洪邁《夷堅志》支甲卷一《五郎君》 河中市人劉庠，娶鄭氏女，以色稱。庠不能治生，貧悴落魄，唯日從其侶飲酒。鄭饑寒寂寞，日夕咨怨，忽病肌熱，昏冥不知人，後雖少愈，但獨處一室，默坐不語，遇庠輒切齒折辱。庠鬱鬱不聊，委而遠去。鄭掩關潔身，而常常若與人私語。家衆穴隙潛窺，無所睹。久之，庠歸舍，入房見金帛錢綺盈室，問所從得，鄭曰：『數月以來，每至更深，必有一少年來，自稱五郎君，與我寢處，諸物皆其所與，不敢隱也。』庠意雖憤憤，然久困於窮，冀以小康，亦不之責。一日，白晝此客至，值庠在焉，翻戒庠無得與妻共處。庠懼，徙於外館，一聽所爲，且鑄金爲其像，晨夕瞻事。俄爲庠別娶婦。庠無子，禱客求之，遂竊西元帥第九子與爲嗣。元帥賞募尋索。鄰人胡生之妻因到庠家，見錦綳嬰兒，疑非市井間所育者，具以告。帥捕庠及鄭，械繫訊掠，而籍其貲。獄未決，神召會鬼物，辟重門，直入獄劫取，凡同時諸囚悉逸去。帥大怒，明日復執庠夫妻，箠楚苛酷。是夜神又奪以歸，而縱火焚府治樓觀草場一空，瓦礫磚石如雨而下，救火者無一人能前。帥無可奈何，許敬祀神，不復治兩人罪。五郎君竟據鄭氏焉。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八《五通攝人》 餘姚郭姓民人新娶一婦，過旬日適值元旦，其婦粧飾出堂，欲拜公姑，行至竈口倏然不見，舉家四野尋覓不得，後五日聞半死於山間，家人往救，問之但曰：『被二三人拖扶而去，只從屋簷上過，至則相合如醉夢中，今偶日出，予在林木中跌下。』視其鞋紈裳襴皆已碎壞，後或看守不嚴則又攝去矣，不得已賣入於新建伯家遂息，人皆言五聖也。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一〇《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祟，尚百計驅遣之；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美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爲害尤烈。有趙弘者，吳之典商也。妻閻氏，頗風格。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婢媪盡奔。閻欲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爲汝禍。』因抱腰舉之，如舉嬰兒，置牀上，裙帶自脫，遂狎之。而偉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憐惜不盡其器。既而下牀，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弘於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弘知其五通，不敢問。質明，視妻憊不起，心甚羞之，戒家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而懼其復至。婢媪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伺之。無何，四郎偕兩人入，皆少年蘊藉。有僮列肴酒，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惕然，恐更番爲淫，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酬，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

至中夜，上座二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二郎、五郎釀酒爲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幃。婦哀免；四郎強合之，血液流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臥牀榻，不勝羞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約婦痊可始一來。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趙之表弟，剛猛善射。一日，過趙，時已暮，趙以客舍爲家人所集，遂導客宿內院。萬久不寐，聞庭中有人行聲，伏窗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閻氏並肩坐，肴陳几上矣。忿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劍；刀已中顱，顱裂而踣。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爲之奈何！』萬搖手，禁勿聲。滅燭取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墮。萬急發一矢，首者殪。三人吼怒，拔劍搜射者。萬握刀倚扉後，寂不少動。一人入，剁顙亦殪。仍倚扉後，久之無聲，乃出，叩關告趙。趙大驚，共燭之，一馬兩豕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仇，留萬於家，烹豕烹馬而供之；味美，異於常饍。萬生之名，由是大譟。居月餘，其怪竟絕，乃辭欲去。有木商某苦要之。先是，某有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委金百兩，約吉期而去。計期已迫，闔家惶懼。聞萬生名，堅請過諸其家。恐萬有難詞，隱其情不以告。盛筵既罷，妝女出拜客，年十六七，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坐偪僂。某捺坐而實告之。萬初聞而驚，而生平意氣自豪，故亦不辭。至日，某仍懸采於門，使萬坐室中。日昃不至，竊意新郎已在誅數。未幾，見簷間忽如鳥墮，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返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揮之，斷其一足，大嗥而去。俯視，則巨爪大如手，不知何物；尋其血蹟，入於江中。某大喜。聞萬無耦，是夕卽以所備牀寢，使與女合巹焉。於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其家。居年餘，始攜妻而去。自是吳中止有一通，不敢公然爲害矣。

清・褚人穫《堅瓠八集》卷四《毀淫祠》　蘇俗酷尚五通神，供之家堂，楞伽山鼓樂演唱，日無虛刻。河南湯公撫吳，嚴爲禁止。乙丑九月，公往淮上，值神誕，畫船簫鼓，祭賽更甚於昔。公歸聞之，立拘僧至，將神像沈於河，茶筵款待，一概禁絕。《挑燈集異》：載弘治間，郡守曹鳳禁五神通，廟像拆毀無遺。一愛妾忽得奇疾，良醫環榻，莫能奏績。妾忽張目譫語，謂曹曰：『吾乃五通神，民間敬信。汝今禁吾，汝之高曾祖考某某等，吾俱追至，今當拘妾及汝矣。』曹雖不爲所惑，然能呼祖考之名，亦心疑之，且恐喪厥愛，憂懣不知所出。或薦醫士王貫，曹卽延之。貫診視，進樂二劑令速服之，神思頓清。再服二劑，疾頓愈矣。昨之亂言，俱屬烏有。豈醫書所云痰迷心竅，智過鬼神者與？

又卷一七《陳姓婦啖石子》　天台縣西鄉賽會迎神，神袍微皺，有婦人陳姓者，爲扶熨之。晚歸，見金甲神自稱將軍，擁衆至，儀衛甚盛，云：『汝替我整衣，有情于我，今娶汝爲妻。』帶點心與啖，皆河子石也。婦人啖時，甚覺軟美。小者從大便出，大者仍從口內吐出，吐出則堅硬如常石子矣。父兄候其來時，使有勇者與格鬥。良久，婦人曰：『傷其錘柄矣。』次日至野廟中，有五通神所執金鍾有傷，乃毀其廟，神亦寂然。

清・袁枚《子不語》卷八《五通神因人而施》　江寧陳瑤芬之子某，素不良。游普濟寺，見寺供五通神，坐關帝之上，怒其無禮，呼僧責之，命移五通於關帝之下。游人觀者俱以爲是，陳傲然自得。夕歸，見五通神當門而立，遂仆地狂叫，曰：『我五通大王也，享人間血食久矣。偶然運氣不好，撞着江蘇巡撫老湯、兩江總督小尹，將我誅逐。他兩個都是貴人，又是正人，我無可奈何，只得甘受。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不能饒汝矣！』其家環拜，具三牲紙課，延僧禱祀，竟不能救而死。

清・姚福均《鑄鼎余聞・永寧昭惠衛國保民五聖顯應靈官》　王棻《光緒黃巖志》：靈濟廟在永利橋之西，舊名橋亭。神姓柴，婺源人，兄弟五人。相傳齊永明中，避亂獵於聖堂山。能扼虎，邑令蕭景恐其生亂，諭遣之。後復至，狂叫山谷中，云吾五聖也，能爲地方捍災禦患。言訖列坐聖堂巖下，啗松柏三日而殂。是後每聞山間有鼓譟聲。梁天監癸未，邑大疫，五人復騎虎現聖堂山巔，一村遂無恙。邑令陸襄奏之，封永寧昭惠衛國保民五聖顯應靈官。乙丑立廟聖堂。唐寶應壬寅，州賊袁晁反，見神列五幟於永寧江滸，賊驚遁。刺史李光弼奏賜今額，拚廟於永利橋直河北，南臨孔道。有郭朝奉者，五十無子，與妻郝氏禱於廟。元和庚寅，夫妻夢衣黃者五人告曰，吾與汝鄰，汝宅跨河而卧虎神祠，當無嗣。與吾宅，吾與汝子。郭疑未決。一夕就寢，見大蛇五采文向郭，若有所求。遂捨宅於廟，卽今址也。後生子昭文，官至御史中丞。宋開禧二年，火逼檐桷，竟

踰河而南。有枕廟居者，抱一神像置於室，火亦不犯，人傳以爲異。元延祐間，宮殿火，帝夢雲際有五神人執五大瓢，滴水救止，且下告曰：『臣柴某兄弟五人，原籍婺州，今受廟食於黃巖宮殿，火發敢不奔救？』覺，使跡其事，立廟封五聖侯王。

雷雹神

唐・薛用弱《集異記》補編《徐智通》 唐徐智通，楚州醫士也。夏夜乘月，於柳堤閑步。忽有二客笑語於河橋，不虞智通之在陰翳也，相謂曰：『明晨何以爲樂？』一曰：『無如南海赤巖山弄珠耳。』答曰：『赤巖主人嗜酒，留客必醉。僕來日未後，有事於西海，去恐復爲縈滯也。不如只於此郡龍興寺前，與吾子較技耳。』曰：『君將何戲？』曰：『寺前古槐僅百株，我霆震一聲，剖爲纖莖，長短粗細，悉如食筯。君何以敵？』答曰：『寺前素爲郡之戲場，每日中，聚觀之徒，通計不下三萬人。我霆震一聲，盡散其髮，每縷仍爲七結。』二人因大笑，約諾而去。智通異之，即告交友六七人，遲明，先俟之。是時晴朗，巳午間，忽有二雲，大如車輪，凝於寺上。須臾昏黑，咫尺莫辨。俄而霆震兩聲，人畜頓踣。及開霽，寺前槐林，劈柝分散，布之於地，皆如算子，小大洪纖，無不相肖。而寺前負販、戲弄、觀看人數萬衆，髮悉解散，每縷皆爲七結。

唐・張讀《宣室志》卷七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大風雨，雷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於廡。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盧舍搖動。諸子益懼。僅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咸有赤文，縱橫十數，狀類杖痕。疑雷鬼之所爲也。

宋・徐鉉《稽神錄》卷一 庚申歲，番禺村女有老姥與之餉田。忽雲雨晦冥，及霽，反失其女。姥號哭，乃求訪。諸隣里相與尋之，不能得。後月餘，復雲雨晝晦，及霽，而庭中陳列筵席，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甚豐腆。其女盛服至，而姥驚喜持之。女自言爲雷師所娶，將至一石室中，親族甚衆。婚姻之禮，一同人間。今使歸返，而他日不可再歸矣。姥問：『雷郎可得見耶？』曰：『不可得。』留數宿，一夕，復風雨晦冥，遂不可見矣。

宋・洪邁《夷堅志》丙志卷一四《鄭道士》 建昌王文卿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爲人請雨治祟，召呼雷霆，若響若答。紹興初來臨川，數客往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克，乃如常時誦咒書符，仗劍叱咤。良久，陰風肅然，煙霧虧蔽，一神人裘冠持斧立於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招喚，願聞其指。』鄭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它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奉上天乃敢至，迨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戲玩，將何辭反命於天？此斧不容虛行，法師宜當之。』即舉斧擊其首，坐者皆失聲驚仆，移時方甦，鄭已死矣。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石洞雷火》 費潔堂伯恭云：『重慶受圍之際，城外一山極嶮絕，有洞，洞口僅容一人，而其間可受數百人，於是衆競趨之，復以土石窒其穴。時方初夏，一日忽大雷雨，火光穿透洞中，飛走不定。其間有老者云：「此必洞中之人有雷霆死者。」遂取諸人之巾，以竹各懸之洞外。忽覩雷神於內取一巾而去，衆遂擁失巾之人出之洞外。即有神物挾之而去，至百余步外仆於田中，其人如癡似醉，莫知所以然。及雷雨息，復往洞中問之，但見山崩壞，洞中之人皆被壓死，無一人得免禍者，惟此失巾人獲存耳。』



明・佚名《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记大全》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 唐代州西有大槐樹，震雷擊之，中裂數丈，雷公爲樹所夾，狂吼彌日，衆披靡不敢近。狄仁杰爲都督，逼而問之，乃云：『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爲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杰乃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夫雷公被樹夾已异矣，能

與人言尤可怪也。又葉遷招曾避雨，亦救雷公於夾樹間。翌日，雷公授以墨篆，與仁杰事政同。

雷之擊人，多由龍起，或因雷自地中起，偶然值之則不幸矣。一云：乖龍憚於行雨，往往逃於人家屋壁，及人耳、鼻或牛角之中。所由令雷公捉之去，多致霹靂。然亦似有知不妄擊者。野史載：柴再思當大雷時，危坐不動，忽有四人舁其牀出庭中，俄而大震，龍出。僧道宣右手小指上有小點如麻，因雷鳴不已，出手戶外，一震而失半指。又有藏老僧耳中者，出而僧熟睡不覺。余從大父廷柱幼時，婢抱入園中，雷下擊婢，婢走，雷逐之，入室安兒牀上，而婢震死，兒無恙也。東郡馬生爾騏言其母，一日雷繞戶外，念東室漏，趨視之，大震一聲，有龍自其枕下出，穿屋而升，枕掀地上。此非人之幸，亦雷及龍之有知也。

《風俗通》云：『雷不蓋醬。』雷聲者，陽氣之發也，收斂之物，觸之輒變動。今人新死未斂者，聞雷聲，尸輒漲起，是也。

《論衡》曰：『畫工圖雷公狀，如連鼓形，一人椎之。』可見漢時相傳若此。然雷之形，人常有見之者，大約似雌鷄肉翅，其響乃兩翅奮撲作聲也。宋儒以陰陽之理解釋雷電，此誠可笑。夫既有形有聲，春而起，秋而蟄，其爲物類審矣，且與雲雨相挾而行。又南方多而北方少，理之不可曉者。萬曆戊戌六月，余在眞州，避暑於天寧寺大樹下，旁有浮屠卓午，方袒跣與客對弈，忽雷震一聲，起於坐隅，若天崩地裂，客驚仆地。余仰視，見火焰一派，從塔頂直入雲中，塔角一磚擊碎墮地。是日，揚州相距六十里亦震死一婦人。

雷之擊人也，謂其有心耶？則枯樹、畜產亦有震者，彼寧何罪？謂其無心耶？則古今傳記，所震、所擊者皆凶惡淫盜之輩，未聞有正人君子死於霹靂者。惟王始興幾罹其禍，卒亦獲免，非妄擊也。蓋其起伏不恆，或有卒遇之者。至於擊人，則非大故，不足以動天之怒耳。然而世之凶惡淫盜者，其不盡擊，何也？曰此所以爲天也。使雷公終日轟然，搜人而擊之，則天之威褻矣。聖人迅雷風烈必變，不可以自反無缺，而遂不敬天怒也。

余舊居九仙山下，庖室外有柏樹，每歲初春，雷必從樹傍起，根枝半被燋灼，色如炭云。居此四年，雷凡四起，則雷之蟄伏似亦有定所也。

今嶺南有物，鷄形肉翅，秋、冬藏山土中，掘者遇之，轟然一聲而走，土人逐得，殺而食之，謂之雷公。余謂此獸也，以其似雷，故名之耳。彼天上雷公，人得而食之耶？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雷神》　雷州英榜山，有雷神廟，神端冕而緋，左右列侍天將，一輔髦者捧圓物色堊，爲神之所始，蓋鳥卵云。堂後又有雷神十二軀，以應十二方位，及雷公、電母、風伯、雨師像。其在堂複，則雷神之父陳氏鉷也。志稱：陳時雷州人陳鉷無子，其業捕獵，家有九耳犬甚靈，凡將獵，卜諸犬耳。一耳動，則獲一獸，動多則三四耳，少則一二耳。一日出獵，而九耳俱動，鉷大喜，以爲必多得獸矣。既之野，有叢棘一區。九耳犬圍繞不去，異之。得一巨卵徑尺，攜以歸，雷雨暴作。卵開，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人嘗入室中乳哺，鄉人以爲雷種也，神之。天建三年，果爲雷州刺史，名曰文玉。既沒，神化大顯，民因祀以爲雷神。此事誕甚，然厥初生民，皆由氣化。亂卵吞於簡狄，帝武感乎姜嫄，神聖之生，天必示之怪異，況雷於天地爲長子？《易》曰：『震，一索而得男。』神生於霹靂，爲天地始陽所孕。理誠有之。況雷與龍同體，其從龍而伏也則在山，從龍而起也則在田。雷者龍之聲也，電者龍之光也。龍本卵生，故雷神亦卵生。卵不從天降而從地出，又所謂雷出地奮也。又雷與風牝牡也，雷風相薄，雷之精入於風之血，故卵生焉。卵得乾之初氣，故爲雷子。其生於雷州，則以雷州乃炎方盡地。瘴烟所結，陰火所燻，舊風薄之而不散，溟海蕩之而不開，其駭氣奔激，多鼓動而爲雷，崩轟砰磕，倏忽不常。故雷神必生於雷州，以鎮斯土而辟除災害也。廟名靈震，創於陳，禋祀於僞南漢，賜王爵於宋，明初改稱雷司，定祀上元，俾雷神子孫世守之。歲之二月，雷將大聲，太守至廟爲雷司開印。八月，雷將閉藏，太守至廟爲雷司封印。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供雷鼓以酬雷，禱而得雷公之墨。光瑩如漆，則以治邪魅驚癎。及書訟牒得雷屑，或霹靂礎，則以辟嬰兒驚以催產。霹靂礎一名雷公石，郁溪云：『天地之初，雷起於地，中則起於水，過中則起於石。』起於石。雷之最迅烈者，故曰：『介于石。不終日。』介者，言乎雷起于石之介也。夏間雷雨驟發，多在午後，而皆不終日，是其驗云。又邵子云：『石爲雷，而龍常生石中。』龍之生卽雷之生也。雷以石爲胎，其

起也破石而出，石迸散於人間。故爲雷公之石也。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三《雷曹》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夏少慧，十歲知名。樂虛心事之，夏亦相規不勘，樂文思日進，由是名並著。而潦倒場屋，戰輒北。無何，夏遭疫卒，家貧不能葬，樂鋭身自任之。遺襁褓子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於是士大夫益賢樂。樂恆產無多，又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沒，而況於我！人生富貴須及時，戚戚終歲，恐先狗馬塡溝壑，負此生矣，不如早自圖也。』於是去讀而賈。操業半年，家貲小泰。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頎然而長，筋骨隆起，徬徨座側，色黯淡，有戚容。樂問：『欲得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食之；則以手掬啗，頃刻已盡。樂又益以兼人之饌，食復盡。遂命主人割豚肩，堆以蒸餅，又盡數人之餐。始果腹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飫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若此？』曰：『罪嬰天譴，不可說也。』問其里居，曰：『陸無屋，水無舟，朝村而暮郭耳。』樂整裝欲行，其人相從，戀戀不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曳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益奇之。次日，渡江，風濤暴作，估舟盡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負樂踏波出，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入，囑樂臥守，復躍入江，以兩臂夾貨出，擲舟中；又入之：數入數出，列貨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足矣，敢望珠還哉！』檢視貨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爲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人罔不駭異。樂與歸，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食則啖嚼無算。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晝晦欲雨，聞雷聲。樂曰：『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乃可解。』其人笑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樂倦甚，伏榻假寐。既醒，覺身搖搖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耎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嵌天上，如老蓮實之在蓬也，大者如甕，次如甌，小如盎盂。以手撼之，大者堅不可動；小星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撥雲下視，則銀海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問。俄見二龍夭矯，駕縵東來。尾一掉，如鳴牛鞭。車上有器，圍皆數丈，貯水滿之。有數十人，以器掬水，偏灑雲間。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衆曰：『是吾友也。』因取一器授樂，令灑。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曹，前悞行雨，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繩萬尺擲前，使握端緪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颼颼然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澮皆滿。歸探袖中，摘星仍在。出置案上，黯黝如石；入夜，則光明煥發，映照四壁。益寶之，什襲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照飲。正視之，則條條射目。一夜，妻坐對握髮，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中，咯之不出，竟已下咽。愕奔告樂，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攜歸，可云有緣。今爲君嗣，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蓐，光耀滿室，如星在几上時，因名『星兒』。機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又卷六《雷公》 亳州民王從簡，其母坐室中，值小雨冥晦，見雷公持鎚，振翼而入。大駭，急以器中便溺傾注之。雷公沾穢，若中刀斧，反身疾逃；極力展騰，不得去。顛倒庭際，嗥聲如牛。天上雲漸低，漸與簷齊。雲中蕭蕭如馬鳴，與雷公相應。少時，雨暴澍，身上惡濁盡洗，乃作霹靂而去。

光州南境山中，有婦笞其姑者。雷公下擊之。婦亟戴穢物，雷公竟不能飛，矗立庭中，有龍拏之而去。後婦歸寧，行經山曲，大雷暴至，遂跪於草石中，不死亦不能起；號呼之聲達數里。其家持漿飯來，亦能食；與之子，猶哺之。而身如葛縛，分寸不能移動。髮上蓬蓬鳥巢焉。膝下腐而蛆蠕出入之；腐而乾，則草生其骨際。復年餘，仍碎身於雷。嗚呼！人謂跪而不死者爲污雷神，以千天怒之故。然日笞其姑，雷公卽不見污，謂非上干天怒也耶！虞堂附記。

又卷一二《雹神》 唐太史濟武，適日照會安氏葬。道經雹神李左車祠，入游眺，祠前有池，池水清澈，有朱魚數尾游泳其中。內一斜尾魚唼

呷水面，見人不驚。太史拾小石將戲擊之。道士急止勿擊。問其故，言：『池鱗皆龍族，觸之必致風雹。』太史笑其附會之誣，竟擲之。既而升車東行，則有黑雲如蓋，隨之以行。簌簌雹落，大如綿子。又行里餘，始齊。太史弟涼武在後，追及與語，則竟不知有雹也。問之前行者亦云。太史笑曰：『此豈廣武君作怪耶！』猶未深異。安村外有關聖祠，適有稗販客，釋肩門外，忽棄雙簏，趨祠中，拔架上大刀旋舞。曰：『我李左車也。明日將陪從淄川唐太史一助執紼，敬先告主人。』數語而醒，不自知其所言，亦不識唐爲何人。安氏聞之，大懼。村去祠四十餘里，敬修楮帛祭具，詣祠哀禱，但求憐憫，不敢枉駕。太史怪其敬信之深，問諸主人。主人曰：『雹神靈蹟最著，常託生人以爲言，應驗無虛語。若不虔祝以尼其行，則明日風雹立至矣。』

清・褚人穫《堅瓠續集》卷三《雷烏雷神》　袁小修《隨筆》載：崔封公本智，住牛頭里。一日天雨，落一烏鴉於墀間。童子以雞籠罩之，俄而雷電繞室，吼怒不已。崔曰：『此必雷烏也。』急招道士跪雨中禱告，手捧其烏，已而大雷一聲，遂失所在，雷鳴亦急。〇康熙乙卯閏五月二十日，雷震城隍廟樹。有一刷經老人在旁，見雷神形，與所塑像無異，驚死，逾時乃甦。

又卷四《雲雨雷神可食》　《文海披沙》：霍山南岳有雲師、雨虎。雲師如鼉，長六七寸，似兔。雨虎如蛹，長七八寸，似蛭，味甘，可熟而食。嶺南有雷公，秋冬則蟄地中，狀如兔。人掘取便擊殺，烹而食之。

又《堅瓠秘集》卷一《雷神現形》　《揮麈新談》：澧州一日大雨震雷，將一人家屋柱劈碎。舉家驚怖間，忽見雷神入舍，形似烏鴉。高二三尺許，兩足行地，兩翅下有二手下垂。行遍屋內，燒一斗一秤，升屋至空中，方發迅雷一聲。又《拙菴雜俎》：康熙中，杭州官塘岸有毒蛇，雷神將擊之，忽逢產婦在河邊洗穢衣，遂不能擊。伏於岸旁，大於獼猴，形似蝙蝠，其婦驚駭而去。土人始不敢近視，既而寂然不動。乃以物撥之，見其翅下有手。聞於縣令，呼道士祈禳。道士命置七缸，缸按七星，各滿貯香水。施符設法，凡一晝夜。雷神始躍入於缸。七缸浴遍，騰空發聲而去。

又《雷擊贓吏》　《吳中往哲記》：成化中，吾郡朝眞宮道士吳允中善符咒術，嘗驅蝗治妖，隨禱輒應。郡守命於玄妙觀禱雨，允中噀墨瀋則雲合，以楊枝灑水則雨至。以胡桃擲空中，雷電隨所向而作，頃間積水三尺。時官吏立雨中，不敢退避。允中大呼雷神：『有濫贓者，請擊之。』雷火燒庭，官吏有失措仆地者。

又《雷神戲二儒》　《墨池浪語》：二老儒途行遇雨，避一老嫗家。雷電方迅，二儒因劇談雷爲天地之氣搏擊發聲。雷斧雷神事之必無。嫗起點茶供之，忽霹靂一聲，二儒不見。嫗訝曰：『天雨若此，胡爲去耶？』二儒乃在櫃中叫嫗，嫗曰：『櫃固鎖也，二位敢錢眼中鑽入耶？』二儒曰：『吾亦不知，忽有人置我於此，始悟雷之有神，怒吾輩狂談耳。』老嫗啓櫃，則見二儒之髮彼此莖莖相結。倏忽所成，不亦巧乎？

清・袁枚《子不語》卷二《雷公被紿》　南豐徵士趙黎村言：其祖某，爲一鄉豪士。明季亂時，有匪類某，武斷鄉曲，慣爲糾錢作社之事，窮氓苦之。趙爲告官，逐散其黨。諸匪無所得，積怨者衆。趙有膂力，群匪不敢私報。每天陰雷起，則聚其妻孥，具豚蹄禱曰：『何不擊惡人趙某耶？』一日，趙方采花園中，見尖嘴毛人從空而下，響轟然，有硫黃氣。趙知雷公爲匪所紿，手溺器擲之曰：『雷公，雷公！吾生五十年，從未見公之擊虎，而屢見公之擊牛也，欺善怕惡，何至于此！公能咎我，雖枉死不恨。』雷噤不發聲，怒目閃閃，如有慚色，又爲溺所污，竟墜田中，苦吼三日。其群匪嗤曰：『吾累雷公，吾累雷公！』爲設醮超度之，始去。

又卷五《署雷公》　婺源董某，弱冠時，暑月晝卧，忽夢奇鬼數輩審視其面，相謂曰：『雷公患病，此人嘴尖，可替代也。』授以斧，納其袖中。引至一處，壯麗如王者居，立良久，召入，冠冕旒者坐殿上，謂曰：『樂平某村婦朱氏，不孝於姑，合遭天殛，適雷部兩將軍俱爲行雨過勞，現在患病，一時不得其人。功曹輩薦汝充此任，汝可以領符前往。』董拜命出，自視足下雲生，閃電環繞，公然一雷公矣。頃刻至樂平界，即有社公導往。董立空中，見婦方詬誶其姑，觀者如堵。董取袖中斧，一擊斃之，聲轟然，萬衆駭跪。歸復命，王者欲留供職，以母老辭，王亦不強。問董何業，曰：『應童子試。』王顧左右，取郡縣冊閱之，曰：『汝某歲可游庠。』遂醒，急語所親，詣樂平縣驗之，果然震死一婦，時日悉合。

方閱籍時，董竊睨邑試一名爲程隽仙，二名爲王佩葵，次年皆驗。

又卷八《雷部三爺》 杭州施姓者，家居忠清里。六月，雷雨後，小便樹下。甫解褲，見有鷄爪尖面者蹲焉，大怖而返。夜卽暴病，狂呼『觸犯雷神』。家人環跪求赦，病者曰：『治酒飲我，殺羊食我，我貸其命。』如其言，三日而愈。適有天師法官過杭，施姓與有舊，以其事告之。法官笑曰：『此雷部奴中奴也，小名阿三，慣倚勢詐人酒食；如果雷神，其技量寧止此耶？』今長隨中有稱三爺、四爺者，是矣。

又《偷雷錐》 杭州孩兒巷有萬姓，甚富，高房大廈。一日，雷擊怪，過產婦房受污，不能上天，蹲於園中高樹之頂。雞爪尖嘴，手持一錐。人初見，不知爲何物；久而不去，知是雷公。萬戲諭家人曰：『有能偷得雷公手中錐者，賞銀十兩。』衆奴嘿然，俱稱不敢。一瓦匠某，應聲去，先取高梯置牆側，日西落，乘黑而上。雷公方睡，匠竟取其錐下。主人視之，非鐵非石，光可照人，重五兩，長七寸，鋒棱甚利，刺石如泥。苦無所用，乃喚鐵工至，命改一刀，以便佩帶。方下火，化一陣青烟杳然去矣。俗云：『天火得人火而化。』信然。

又卷一二《雷祖》 昔有陳姓獵戶，畜一犬，有九耳。其犬一耳動，則得一獸；兩耳動，則得兩獸；不動則無所得。日以爲驗。一日，犬九耳齊動。陳喜必大獲，急入山。自晨至午，不得一獸。方悵悵間，犬至山凹中大叫，將足爬地，顯其頭，若招引狀。陳疑，掘之，得一卵，大如斗，取歸置几上。次早雷雨大作，電光繞室，陳疑此卵有異，置之庭中。霹靂一聲，卵豁然而開，中有一小兒，面目如畫。陳大喜，抱歸室中，撫之爲子。長登進士第，卽爲本州太守，才幹明敏，有善政。至五十七歲，忽肘下生翅，騰空仙去。至今雷州祀曰『雷祖』。

又卷二三《雷公被污》 沈公又云：是年淮安有雷轟轟然，將擊孤貧院中一老婦。婦方解褲溲，心急甚，卽以馬桶潑之，隨見金甲者繞屋而下。少頃，有雷神蹲老婦之旁，大嘴黑身，長二尺許，腰下有黑皮如裙，遮掩下體，瞪目無言，兩翅閃閃搖動不止。居民報知山陽縣官，官遣道士來畫符建醮，以清水沃其頭，至十餘石。次日復雨，才能飛去。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一 湖北荆門州後港鎮有田氏兄弟，皆以獵爲業。甲戌初夏，獵於鄰村李家臺。偶憩林下，同夢一老人告之曰：『午後幸助我一臂。』覺而異之。前行里許，雷雨大作，趨避枯廟中，雷聲益厲。仰見簷下一物，長二尺餘，有四翅，雷下擊，則吐黑氣禦之。乃相謂曰：『夢中求助，豈雷神乎？』發火鎗擊之，鎗發而疾雷驟至，兄弟皆昏不知人。雨過始蘇，眉毛辮髮各灼去少許，亦無大苦。聞人言五里外茭尾鄉雷擊死一蜈蚣，長二尺餘，有四翅，知卽此物矣。

又《耳郵》卷一 湖北荆門州後港鎮，有田氏兄弟，皆以獵爲業。甲戌初夏，獵於鄰村李家臺。偶憩林下，同夢一老人告之曰：『午後幸助我一臂。』覺而異之。前行里許，雷雨大作，趨避枯廟中。雷聲益厲。仰見簷下一物，長二尺餘，有四翅。雷下擊，則吐黑氣禦之。乃相謂曰：『夢中求助，豈雷神乎？』發火鎗擊之。鎗發而疾雷驟至，兄弟皆昏不知人，雨過始蘇，眉毛辮髮各灼去少許，亦無大苦。聞人言：『五里外茭尾鄉，雷擊死一蜈蚣，長二尺餘，有四翅。』知卽此物矣。

家神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一《彭郎中記》 彭介見竈神治鬼 彭郎中介，潭州湘陰人也。有才學，由進士登甲科。歷官，所至有美聲，爲吏民所愛服。公晚年授彬州刺史。到家歲餘，中夜如廁，見庖廊下有燈，公謂女使未寢。俄聞呼叱，若呵責人。公乃潛往，自牖窺之。有烏衣朱冠者，箕踞坐前，箠撻一人，公亦不知神鬼，乃推戶而入。他皆散去，惟烏衣起而揖公。公視其面，蒼然焦黑，不類人。公知其異，乃安定神室而問之：『子何人也，而居此？』烏衣者云：『我，公之屬吏；公，吾之主人。某卽竈神。』公曰：『適所譴責者何人？』神曰：『饑餓無主之鬼，入公廚庖竊食耳。』公曰：『餓而盜食，汝何責之深也？』神曰：『吾主內外事，酉刻則出巡，遇魑魅魍魎皆逐之，此吾職也？』神又曰：『在吾境內，無主之鬼，日受饑凍。公能春秋於臨水處，多爲酒肉祭之，其爲德不細。無主之骨，擇土掩之，其賜甚厚。若有災患，此屬亦能展力。』又云：『吾職雖微，權實頗著。公之見吾，當有微恙。公歸，當急服牛黃，以生犀致鼻中，卽無患。』公起入，過門限卽仆。侍者引起至卧榻，徐醒，乃如所言而服

之，方愈。後公如其言，祭餓鬼於水濱，葬遺骨於高原。公沒，靈柩歸長沙，空中聞百人泣聲，人曰：『無主之鬼，感恩而泣彭公。』移時乃滅。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第二《中霤神》　中霤之神，實司一家之事，而陰佑於人者，晨夕香火之奉，故不可不盡誠敬。余少時過林棣趙倅家，見其莊僕陳青者，睡中多爲陰府驅令收攝死者魂識，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門，則中霤之神先收訊問，不許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審驗反覆得實，而後顰蹙而入。青於門外呼死者姓名，則其神魂已隨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建安李明仲秀才山居，偶赴遠村會集，醉歸侵夜，僕從不隨，中道爲山鬼推墮澗仄，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徑還其家，見母妻於燭下共坐，乃於母前聲喏，而母略不之應。又以肘撞其婦，亦不之覺。忽見一白髯老人，自中霤而出，揖明仲而言曰：『主人之身，今爲山鬼所害，不亟往則眞死矣。』乃拉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許，見明仲之屍卧澗仄，老人極力自後推之，直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驚顧，而月色明甚，乃扶路而歸，至家已三鼓矣。乃語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敬謝於神云。又朝奉郎劉安行，東州人，每遇啜茶必先酹中霤神而後飲。一夕忽夢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祿命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幸速處置後事，明日午時不可踰也。』劉起拜老人，且詢其誰氏，曰：『我主人中霤神也，每承主人酹茶之薦，常思有以致效，今故奉報也。』劉既悟，點計其家事，且語家人神告之詳，云：『生死去來，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獨有一事，吾家廚婢採蘋者，執性剛戾，與其輩不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則必大狼狽，今當急與求一親，使之從良，且有所歸，則我瞑目矣。』因呼與白金十星，以爲資遣。語畢沐浴易服，以俟時至。過午，忽覺少倦，就憩枕間，復夢其神欣躍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廚婢之事，天帝嘉之，已許延一紀之數矣。』已而睡起安然，後至宣和間無病而卒。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二《向氏家廟》　欽聖憲肅皇后姪向子騫妻周氏，賢婦人也。初歸向氏，自以不及舅姑之養，乃盡孝家廟，行定省如事生，未嘗一日廢。歲時節臘，於烹飪滌濯，必躬必親。政和間，隨夫居開封里第，得疾。於夢中了了見五六人，若世間神廟所畫鬼物。內一人取所佩篋櫝，出紙小幅，滿書其上，字不宜識，既而斷裂作丸，如所服藥狀，取案上湯飲，勸周曰：『服此卽安。』周取服不疑。既覺，卽苦咽中介介噎塞，飲食不能下，疾勢且殆。周自念此非醫所能爲，而世間禳禱事又素所不信，但默禱家廟求祐。數日後，因服藥大吐，始能進粥，且肉食。既有間，夢仙官乘羽蓋車冉冉從空下，儀從甚盛，升堂坐，取前五六鬼捶撲于廷，如鞫問狀。諸鬼取醫所治藥，與所餘粥肉之屬，各執以進曰：『所見惟此耳。』內一鬼乃書紙作丸者，獨戰栗慴懼，於唾壺中探取丸書，展之復成小幅，文字歷歷如故。上之仙官，坐間命行文書，械諸鬼付獄，徐整駕而去。周渙然寤，卽履地復常，後享壽七十。仙官蓋家廟神靈也。周仲子汸說。

又丁志卷二〇《楊氏竈神》　南城楊氏，家頗富。長子不肖，父逐之。天寒無所向，入所貯牛藁屋中，藉草而寢，霜重月明，寒不得寐。忽一虎躍而來，翼從數鬼，皆倀也，直趨屋所，取草鼓舞爲戲。子不敢喘。俄黑雲勃風，咫尺翳暝，虎若被物逐，倉黃走，衆倀亦散。既，神人傳呼而至，命喚土地神。老叟出拜，神人責之曰：『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公縱虎爲暴，郎君幾爲所食，致煩吾出神兵驅之，汝可謂不職矣！吾乃其家竈君司命也，汝識乎？』土地謝罪而退。明日起視，外有虎迹，草皆散擲地上。後其父怒解，子得歸，具言之，由是事竈益謹。縣士羅大臨說。

神迹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　吳猛，濮陽人。仕吳，爲西安令。因家分甯。性至孝。遇至人丁義，授以神方。又得秘法神符，道術大行。嘗見大風，書符擲屋上，有青烏銜去，風卽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道士求救。』驗之果然。西安令干慶，死已三日，猛曰：『數未盡，當訴之于天。』遂卧屍旁。數日，與令俱起。後將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不得渡。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觀者駭異。嘗守潯陽，參軍周家有狂風暴起，猛卽書符擲屋上，須臾風靜。

又卷四　龔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家貲巨萬。常從洛

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一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可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快去，我當緩行。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歸，達家，便移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又　豫章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爲立祠山下。戴氏爲巫，故名戴侯祠。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一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上沖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唐・牛僧孺《玄怪録》卷一《杜子春》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然以心氣閑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疏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也。』『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愼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歎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作，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對。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發憤以爲從此謀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衲旅櫬，恩者煦之，讎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一居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綵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愼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囚縛，萬苦皆非眞實，但當不動不語耳，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來，呵叱之聲動天，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拗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狻猊、獅子、蝮蛇萬計，哮吼拏攫而爭前，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潮，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鎗刃叉，四面匝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叉取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捽於階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望君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呪且罵，子春終不顧。將軍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從腳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

見閻羅王，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促付獄中。於是鎔銅、鐵杖、碓搗、磑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身，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醫藥之苦，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牀，痛苦不濟，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爾。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歎曰：『措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出。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自效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無人迹，歎恨而歸。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八《雷》　李鄜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山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卽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遂遍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黑雲，氣如窑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百姓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

又卷一〇《物異》　冬瓜，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廏中，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所柱杖光照一室。又有一物如冬瓜，眼遍其上也。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上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流汗。節帥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復起輸齋梵。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乃令官爲簿書，籍其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佛汗止矣！』所入蓋巨萬計，悉以贍軍。

唐・張讀《宣室志》卷二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扃鐍盡解，神人卽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閽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卽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又佚文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側，土偶之容，頗盡巧麗。開成中，范陽盧嗣宗假職於蒲津。一日與其友數輩同遊舜廟，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戲曰：『吾願爲帝子之隸，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衆皆謂曰：『何侮易之言黷於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獨遊娥皇祠，酒酣，多爲褻黷語。俄被疾，肩舁以歸，色悸而戰，身汗如瀝。其夕遂卒。家僮輩見十餘人，捽拽嗣宗出門，望舜祠而去。及視嗣宗屍，其背有赤文甚多，若爲所撲。蒲之人咸異其事。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二《高駢開海路》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纔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

葆光子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爲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卽伍子胥也。許以開導，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勃興，山甫憑高觀焉，見海中有黃物，可長千百丈，奮躍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於時錄奏，賜名甘棠港。卽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

焉？亦號此地爲『天威路』，實神功也。

宋・徐鉉《稽神録》卷一　江南司農少卿崔萬安分務廣陵。嘗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禱於后土祠。是夕萬安夢一婦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編貝玉爲之，謂萬安曰：『此病可治，今以一方相與。可取青木香、肉荳蔻等分，棗肉爲丸，米飲下二十丸。』又云：『此藥大熱，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

又卷五　處州處化縣金精山，昔長沙王吳芮時，女張麗英飛升之所。道館在焉。巖高數百尺，有二木鶴，二女仙乘之，鐵鏁懸於巖下。非傍道所至，不知其所從。其二鶴嘴隨四時而轉，初不差忒。順義道中百勝軍小將陳師粲者，能卷簟爲井，躍而出入。嘗與鄉里女子遇於巖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鶴，姻即成。』師粲一發而中，臂即無力，歸而病臥如夢。夢見二女道士繞牀而行，每過輒以手拂師粲之目，數四而去。竟致失明而卒。所射之鶴，自爾不復轉，其一猶轉如故。辛酉歲，其女子猶在。師粲之子孫，至今猶爲軍士。

又拾遺　光州檢日官蔣舜卿行山中，見一人方採林檎，以二枚與之食，因爾不飢。家人以爲得鬼食，不治將病，求醫甚切而不能愈。後聞壽春有人善醫，令往訪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村店，有老父問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無煩遠行也。』出藥方寸匕使服之，吐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食如常。既歸，他日訪之，店與老父俱不見矣。

又補遺　江南刑部郎中張易少居留川，病熱，困悸且甚。恍惚見一神人，長可數寸，立於枕前，持藥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嚥之，一丸落席有聲。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驚問何爲，具述所見。病因即愈。爾日出入里巷，了無所苦。

《太平廣記》卷七五引《神仙感遇傳・張士平》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俱患瞽疾，歷求方術，不能致，遂退居別墅，杜門自責，唯禱醮星辰，以祈神之佑。年久，家業漸虛，精誠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賓客久矣。』書生曰：『吾雖書生，亦攻醫術。聞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不接賓客。脱有方藥，願垂相救。』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良藥。』士平聞之，扶疾相見。謂使君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倩丁夫十人，鍬鍤之屬，爲開一井，眼當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選勝地，自晨穿井，至夕見水。士平眼疾頓輕。及得新水洗目，即時明淨，平復如初。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妻感而謝之，厚遺金帛。書生曰：『吾非世間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於道。精心禱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受此術，以祛重疾，答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轉教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陰德。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爲吉，丑未之年六月戊亥、十一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爲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訖，昇天而去。

又卷二三二引《野人閒話・文谷》　僞蜀詞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嘗詣中書舍人劉光祚，喜曰：『今日方與二客爲約，看予桃核盃。』文方欲問其由。客至，乃青城山道士劉雲。次乃昇宮客沈默也。劉謂之曰：『文員外亦奇士。』因令取桃核盃出視之。盃闊尺餘，紋彩燦然，眞蟠桃之實也。劉云：『予少年時，常游華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漱，予覩之驚駭。道士笑曰：「爾意欲之耶？」即以半片見授，予寶之有年矣。道士劉雲出一白石，圓如雞子，其上有文彩，隱出如畫，乃是二童子，持節引僊人，眉目毛髮，冠履衣帔，纖悉皆具。云「於麻姑洞石穴中得之」。沈默亦出一石，闊一寸餘，長二寸五分。上隱出盤龍鱗角爪鬣，無不周備。云「於巫峽山中得之」。』文谷一日盡覩此奇物。幸矣。

宋・黄休復《茅亭客話》卷五《龍女堂》　益州城西北隅有龍女祠，即開元二十八年長史章仇公兼瓊拔平戎城，夢一女曰：『我此城龍也，今棄番陬來歸唐化。』後問諸巫，其言不異，尋表爲立祠，錫號『會昌』。祠在少城舊跡，近扬雄故宅。每旱潦祈禱，無不尋應。乾符中，燕國公高駢築羅城，收龍祠在城内。工徒設板至此，驟有風雨，朝成夕敗，以聞於高公。公亦夢龍女曰：『某是西山龍母池龍君，今築城，請將某祠置於門外，所冀便於往來。』公夢中許之。及覺，遂令隔其祠於外，而重葺之，風雨乃止，城不復壞焉。繼之王、孟二主，甚嚴飾之，祈禱感應，封睿聖夫人。天禧己未歲，自九月不雨，至庚申歲二月，寺觀諸廟禱祈，寂無影

響。知州諫大夫趙公稹躬詣其祠冥禱，未至郡，甘澤大澍達旦，屬邑皆告足。是歲豐登，民無札瘥，遂奏章新其祠宇焉。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五《李參政》　李參政至，性修潔夷淡，年幾強壯，尚爲布衣。開寶中有省郎典齊安郡，至依門下爲學，讀書著文，夜分不寐。一夕，有二女子盛冠服，鳴珮璫，揖李而坐，容態殊麗，風度婉約。李恍不知其所從來，因定神肅容熟視而問曰：『鬼邪？仙邪？』答曰：『奴非鬼也，乃仙之流亞也。』少時，出戶不見。自此月三至，或飲之以酒，或啜茗而去。談幽顯之事，辭簡而理明。守將受代，二女復來，謂李曰：『與君款奉三年於茲矣，見君居常以禮自持，未省一言及亂，器識洪厚，終當遠到。然君前世曾爲商賈，負人息錢甚夥，以貧不能償，故今世俾君羈蹇於壯歲。』因出書一封與至曰：『俟改元太平，乃啟；不爾，當有禍。』既而太宗踐祚，改元太平興國。啟其封，見『太平興國二年李至第二人及第』。既而果然。後歷清顯，入參大政，擁旄巨鎮而終。樂京著作嘗言。

宋・王鞏《聞見近録》　全州推官母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咒。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咒，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益壽。』王曰：『我不識字，柰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久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其孫浩，信厚士也，爲予道其詳如此。

又《甲申雜記》　張元素字君飾，從事荆南府。其同事楊久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閒，望之不窮。遂錫久中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語世閒事，大小無不驗。楊置花枝數盆於室前，即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即愈。荆南守孫頎龍圖病目，點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爲朝奉郎，七十餘歲卒於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一《大姆記》　究地理，今巢湖，古巢州也。或改爲巢邑。一日江水暴泛，城幾沒。水復故道，城溝有臣魚，長數十丈，血鬣金鱗，電目赭尾，困卧淺水，傾郡人觀焉。後三日，魚乃死。郡人臠其肉以歸，貨於市，人皆食之。

有漁者與姆同里巷，以肉數斤遺姆，姆不食，懸之於門。一日，有老叟霜鬢雪鬚，行步語言甚異，詢姆曰：『人皆食魚之肉，爾獨不食懸之，何也？』姆曰：『我聞魚之數百斤者，皆異物也。今此魚萬斤，我恐是龍焉，固不可食。』叟曰：『此乃吾子之肉也，不幸罹此大禍，反膏人口腹，痛淪骨髓，吾誓不捨食吾子之肉者也。爾獨不食，吾將厚報爾。吾又知爾善能拯救貧苦，若東寺門石龜目赤，此城當陷。爾時候之，若然，爾當急去無留也。』叟乃去。

姆日日往視，有稚子訝母，問之，姆以實告。稚子欺人，乃以朱傅龜目，姆見，急去出城。俄有小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幼子。』引姆升山，回視全城陷於驚波巨浪，魚龍交現。

大姆廟今存於湖邊，迄今漁者不敢釣於湖，簫鼓不敢作於船，天氣晴明，尚聞水下歌呼人物之聲。秋高水落，潦靜湖清，則屋宇堦砌，尚隱見焉。居人則皆龍氏之族，他不可居，一何異哉！

又卷三《姚娘記》　大丞相文惠陳公，向授湖州道通判稅漕。權惠州刺史，率湖州之秀民許申偕行。

中道艤舟古岸，江風頗淨，新月初出水面，舟人方去未久。俄有介胄百輩，乘騎數人，指呼甚明云：『今丞相、漕使宿此，其或疎虞，毫釐不赦。』公與申指對驚喜，固不知孰相也，孰漕也。明日行，詢其地只有姚娘廟存焉。公自東復還朝，親爲文祭之。

後公果居鈞軸，申亦作本路漕，皆如向所言。公嘗自京遣人就其地祭享，以神其事。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第四《繪像答語》　毗陵胡門下宗回夫人，錢塘關氏女。數歲時，晨起致敬尊長前，而壁間有天妃像。家人戲指之曰：『此亦可致禮。』夫人即前斂躬起居，忽若卷子有云『夫人萬福』之應者，左右皆聞驚異。既長，果歸胡氏，卒享翬翟之榮。關仲子云。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第四　劉器之安世，元祐臣也。晚在睢陽，以鏹二十萬鬻一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即有蛇虺三四出屋室閒，呼僕廝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不敢措其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輩，自納諸篋篚，而棄諸汴流。翌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

復又倍。曾不浹旬日，乃至日得五七篚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於土神祠前，曰：『此舍某用己錢易之者，即是某所居矣。蛇安得據以爲怪乎？始猶覬鬼神之有職，而後悛革。今不數日則怪益出，是土神之不職爾。且當受罰，雖願仍其舊貫不可得矣。』回顧從者，盡掊土偶五六擲之河中，召匠手爲之改塑其神，繇是怪不復作。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三《張文懿烈日禱雨》 張文懿雖爲小官，而憂民出於至誠。在射洪，禱雨於白厓山陸史君之廟。與神約，曰：『神有靈，即賜甘澤。不然，咎在令，當曝死。』乃立於烈日中，意貌端慤。俄頃有雲起西北，鬘鬣四合，雨大霑足。父老咨異，因爲立生祠焉。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黑風大王》 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爲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陷虜。女眞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于祠下。腥羶汙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眞容，且有媟瀆之意。左右固諫，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煙霧而興，冷逼於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蹙爲關闑翦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翼旦移屯。至期，天宇清廓，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汙，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又卷五《皮場大王》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事徽廟爲御史中丞，後兩鎮蜀，政和六年，終于長安。其子大光益終喪後，調官京師。時皮場廟頗著靈響，都人日夜捐施金帛。大光嘗入廟，識其父殮時一履，大驚愴。既歸，夢父曰：『我死即爲神，權勢甚重，不減在生作帥時。知汝苦窘用，明日以五百千與汝。』大光悸而寤，聞扣戶聲甚急，出視之。數卒挽一車，上立小黃幟云：『皮場大王寄席相公錢三百貫。』置于地而去。時正暗，未辨色，猶疑之。既明，乃眞銅錢也。大光由此自負，以爲必大拜。紹興初參知政事，後以大學士制置四川，蜀人皆稱爲席相公。已而丁其母福國太夫人憂，未除服而薨。

又卷六《胡子文》 蘇州常熟縣福山東嶽行宮，廟貌甚嚴。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望善惡二判官相對，戲掣其惡者筆。同行者以爲不可，乃還之。歸至舟次，俄一使來曰：『被判官命收君。』子文已醒，憶醉時事，甚懼，沿道默誦《金剛經》。既至廟，兩人相向坐，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爲士人，當識去就，何得侮我！』對曰：『爲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丐微命以歸。』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似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文扣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蒙賜之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覺遍身如冰，遂寤。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七遍，雖劇冗不敢輟。葉平甫說。

又卷一八《余待制》 福州余丞相貴盛時，家藏金多，率以銀百鋌爲一窖，以土堅覆之，塼蒙其上。余公死，其子待制日章將買田，發其一窖，塼壁甃閉，了無少動，而白金烏有矣。郡有巫，居進酒嶺，能通神，往扣焉。巫曰：『公銀本不失，但以徙土地祠宇，貽神之怒，故藏去耳。若能具牲酒謝過，且設醮作水陸，當可得。然須吾先往講解之，許施銀爲香爐及幣帛之屬，後三日宜復來詢可否也。』余氏如期往。巫曰：『神許我矣，可歸取之，然勿負約也。』既歸，復掘地，則所窖宛然具在。始大歎息，即日賽神，如巫言云。

又乙志卷七《黃蓮山伽藍》 韶州樂昌縣黃蓮山寺爲一邑勝處。建炎二年冬，郡守延臨江靜師往主法席。寺伽藍神素著靈異，邑人祈賽，必殺牲釃酒，既則飲酒乃歸。師始至，與神約曰：『神受佛囑付，守護伽藍，不應當此供。自今日以往，更具淨饌，神其聽之。』由是人無敢以酒肉入山門者。明年十一月晦，有檀越營佛事畢，欲飲酒。三僕舁一缸，由東廂過神祠前，一犬不知從何來，突出，正與缸相值，應時破碎，無復餘瀝，見者莫不歎異。郟次南說。

又卷一四《南禪鍾神》 紹興八年十一月，常州無錫縣南禪寺寓客馬氏居鍾樓下，其婦產子焉。數日後，一妾無故仆地，起作神語斥其褻污，曰：『速徙出，不爾且有大禍。前日爨下食器破，乃我爲之，汝誤笞婢子矣。』馬氏謂爲妖厲，呼僧誦首楞嚴呪祛逐之。厲聲曰：『我伽藍正神，主鍾者也，安得見迫！此鍾本陳氏女子所鑄，今百餘年，吾守護甚謹。凡寺以鍾聲爲號令，每鳴時，天龍畢集，而今接官亦叩擊，吾以首代受之，不勝痛。盍爲語寺僧，別造小鍾，遇上官至則擊之。脫不我信，當以

未來三事爲驗：自此信宿有倡女來設供，繼有商人劉順施剎竿，又旬日，宣州僧日智道者來設大水陸三會。智公乃十地位中人，以大慈悲作布施事，宜加敬禮。』語訖寂然。馬氏懼，卽遷居。所謂三事者，皆如其說。縣人邊知常作記。

又丙志卷九《二郎廟》　政和七年，京師市中一小兒騎獵犬揚言於衆曰：『哥哥遣我來，昨日申時，灌口廟爲火所焚，欲於此地建立。』兒方七歲，問其鄉里及姓名，皆不答。至晚，神降於都門，憑人以言，如兒所欲者。有司以聞，遂爲修神保觀，都人素畏事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助役，名曰『獻土』。至飾爲鬼使巡門，催納土者之物憧憧，或牓於通衢曰：『某人獻土。』識者以爲不祥，旋有旨禁絕。既而蜀中奏，永康神廟火，其日正同。此兒後養於廟祝家，頑然常質也。

又卷一九《咸恩院主》　婺源縣山寺曰咸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老壞不葺毗。沙門天王殿圮，卽其柱爲牛欄，恣肆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革。乾道元年，神降於法堂，呼俱會名，訶叱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僧所有衣衾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棄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至從廚下冉冉空行而出，箱篋匱櫝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煙出其中，急發視，悉煨燼矣。僧不勝窘憤，盡哀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詈其主云：『汝乃蔽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寢，待旦持還之，狼藉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挺，常時非三二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爲神攝至所居，室屋雄偉華麗，侍衛滿前，大人小兒皆青紫朱衣，亦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徙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又丁志卷二《富池廟》　興國江口富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靈應章著，舟行不敢不敬謁，牲牢之奠無虛日。建炎間，巨寇馬進自蘄黃度江至廟下，求盃珓，欲屠興國，神不許，至于再三，進怒曰：『得勝珓亦屠城，得陽珓亦屠城，得陰珓則幷廟燬焉。』復手自擲之，一墮地，一不見。俄附著于門頰上，去地數尺，屹立不墜。進驚懼，拜謝而出。迄今龕護於故處，過者必瞻禮。殿內高壁上亦有二大珓，虛綴楣間，相傳以爲黃巢所擲也。

又卷三《武師亮》　撫州金谿主簿武師亮，秩滿，泊家于近村龍首院。夜有擲瓦擊窗者，疑寺僧所爲，且而詰之。僧不敢對，徐言曰：『此邑三郎神，響跡昭著，得非有所犯乎？』武未信。明日，行廊廡間，瓦礫從空而下，紛紛不絕。時方雪作，而擲者皆乾，殆若古墓中物。武始懼，召僧誦經禱謝，怪亦然，至飛石滿磬。其父取一塼題誌，擲而祝曰：『果觸犯三聖，願復以來。』頃之再至，題處宛然。不得已，自東廂遷於西，以避其怒。行李未定，擾擾如初，乃盡室入邑中，寓妙音道觀。怪益甚，呼道士設醮致敬，略不爲止。武怒，呼神名詬之曰：『汝爲神，當聰明正直，何暴我如是？吾之待汝亦至矣，曾不少悛，恣具邪倀。自今以往，吾不復畏汝矣！』語訖，音響寂然。先是，家之箱篋，雖無鎖鑰者，亦如爲物所據，牢不可啓，是日開闔如常。石害遂息。

又卷六《泉州楊客》　泉州楊客爲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每遭風濤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設水陸爲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紀錄。紹興十年，泊海洋，夢諸神來責償，楊曰：『今方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賽答，不敢負。』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還。』楊甚恐。以七月某日至錢塘江下，葉本作『岸』。幸無事，不勝喜，悉輦物貨置抱劍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垛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楊自述前夢，且曰：『度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酬神願，餘攜歸泉南置生業，不復出矣。』舉所賫沉香、龍腦、珠琲珍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驚起，走登吳山，望火起處尚遠，俄頃間已及唐翁屋，楊顧語其僕：『不過燒得龕重，亦無害。』良久，見土庫黑煙直上，屋卽摧塌，烈焰亘天。稍定還視，皆爲煨燼矣，遂自經於庫牆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實，乃得稟葬云。

又卷一六《仙舟上天》　馬忠玉隨其父爲金陵幕官。七月中，家一女一婦同登舍後小樓，天色約未申間。仰空寓目，見一舟凌虛直上，數道士環坐笑語，須臾抵天表，天爲之開，色正赤，舟徑由開處入，天卽合無

際，而開處尚赩赩如霞。忠玉聞而往觀，但猶見一道赤色耳。

又支甲卷一《劉將軍》 金虜據齊、魯之地，改奉符縣爲泰安軍。其皇統二年，累月不雨。漢兒劉將軍爲守，禱于岱岳，不應，繼致祭龍潭，赫日滋熾。劉怒，令丁夫運石負土，欲塡潭使平。夜夢神告曰：『天久無雨，非吾之罪。方今四海之內，凡一勺之水，則有神主之，吾弗得預，又豈敢上違天律，輒將膏澤耶！幸使君察之也。』劉寤而愈怒。黎明，率千餘卒，益輦土石，投置潭內，比暮，遂平。然到曉復如故。劉了不警悟，但竭人力而爲之。當晝隆熱，寒風倏起，而雷電從潭中出，山阜皆震，吏民懼甚，劉猶督役不已。數日間，暴卒，雨乃沛然。

又支乙卷九《陳二妻》 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者，其妻懷妊將產，詣鎮市太平寺，請僧於佛前許《孔雀明王經》一部，以祈陰護。既而生男，久不償初願，妻遂雙瞽，凡衣裳縫紉，皆倩鄉里。男能移步，但匍匐而行。妻夢一僧來言：『與我千錢，吾爲汝治眼病。』且以告厥夫，夫云：『得非所許經卷未還故邪？』妻曰：『家間赤貧，尙無飯喫，何暇及此！佛亦不應屑屑與吾較也。』是夜陳二所夢亦同。偶到太平寺，閱僧房功德簿，頓憶其事，乃焚香禱告，乞放妻眼光明，秋成還賽，時紹熙癸丑歲也。及秋暮，始踐前約，恰費錢一千文。纔及新春，妻雙目如平生時，了無患苦。

又《普靜景山三異》 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梁沈休文父墓也。當武帝時，休文貴盛，每歲春一來拜掃，其反也，帝必遣昭明太子迎之遠郊，因就築館宇。休文不自安，遷葬金陵，而捨墓域爲寺。昭明亦以館爲密印寺。其後二寺各祀以爲土地神。宣和間，普靜遇火災，僧尙奎將改塑神像。方擇工，有道人詣奎，言從建康來，素精此藝，不較直，但勿使人窺覘。奎喜而用之。數日工畢，長揖而去。衆異之，始入祠瞻翫，於壁間忽見絕句云：『昔作梁朝相，今爲普靜神。千年英魄在，代代護僧人。』共證爲休文不疑。奎傳法於慧斌。建炎初，京師三藏道法師奉陳留闡教寺釋迦佛牙至鎮，有三朝御封，盛以玉匣及金銀再重。始護以木函，斌偕僧俗致禱以求舍利，七日勿應，人皆懈怠。斌拜祈愈力，誓言今夕無驗，當捨此身。三更後，銀盆內鏗然有聲，舍利流出三十餘顆，五色晃耀，其半露半隱于匣無數，亟貯於蕃琉璃瓶。先是，太湖漁者於波中得檀香七級塔，高二尺，上刻佛像，精巧之極。一僧贖得，是夜夢神告曰：『釋迦佛分身今在烏鎮，汝宜捨塔奉安。』明旦，捧以來。斌持餅入塔，闊狹深淺無差。因建禮塔會，關子開、子東皆作文記其事。斌傳法於妙心。郡之景山寺，唐覺聞禪師道場也。紹興壬午，妙心挂錫書記寮，欲南遊，夢二偉丈夫，着古衣冠，排闥入謁，執禮甚恭，曰：『昔日聞禪師至此，某輩七十二村土地聽說法，忍虔受大戒，永斷葷酒，以護正法。禪師授記，五百年後再來興此山。時已至矣，和尙欲何之邪？』心覺而未信。連夕見夢，挽留苦切，心謂之：『此寺頹弊，常住枵然，將何力復興？且二公何人，鄭重若此？』對曰：『我伽藍主者。自有大檀越爲師維持，玆非所慮。』心終不然之。住持僧師範亦夢神託留之，不得已故爲度夏計。至六月，師範下世，適張恭壯公詣寺爲功德院，邀心主席，一坐三十臘，百廢興舉，煥然一新，距覺聞開山，恰五百年。慧斌姓沈氏，傳曜侍郎之弟也，心乃其姪云。三世皆感一異，善緣深矣。右二事沈端叔說。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光堯幸徑山》 光堯幸徑山，憩于萬木之陰，顧問僧曰：『木何者爲王？』僧對曰：『大者爲王。』光堯曰：『直者爲王。』有杉小而直，因封之。光堯爲龍君炷香，有五色蜥蜴出于塑像下，從光堯左肩直下，遂登右肩，旋聖體者數四，又拱而朝亦數四，光堯注視久之。蜥蜴復循憲聖聖體之半，拱而不數。時貴妃張氏亦綴憲聖，覬蜥蜴旋繞。僧至，諷經嗾之，憲聖亦祝曰：『菩薩如何不登貴妃身？』蜥蜴終不肯，竟入塑像下。妃慚沮，不復有私利。徑山有二事，東坡宿齋扉，夜有叩門者云『放天燈人歸』，則天燈之僞不待辨。蜥蜴亦僧徒以缶貯殿中，施利者至，則嗾蜥蜴旋繞。天燈之事，僧徒本爲利；既爲利，則必嗾蜥蜴登妃身，彼視君后妾爲何事。語似有脫誤。龍山閒語有脫誤。移天目，從礎下小石竅往來。又有龍君借地之說，至不敢聲鐘鼓。皆疑其徒附會，故不書。

宋・王明清《投轄錄・周憲之》 周武仲憲之，初登第爲淮南一尉。近村一寺，每遇憲之來，必灑掃迎謁甚恭，如是數四。一日，憲之再到，則寂然非復如前日。憲之訝之，詰其故。云：『寺中有老僧，每遇公將至，必夢山神戒令預治道，云候相公之來。前夕，忽夢云公以某事受賄若干，致被陰譴，祿算俱將盡，以此不復來告矣。』憲之驚悸，愕然亟歸，

卻其所遺，命僧禱於神。後數月，再夢於僧曰：『吾嘗爲詢之，受而能悔，情亦可矜，鐫壽一紀，官爵減半。』後果止於御史中丞。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霍山顯靈》　杭之霍山張眞君祠宇雄壯，香火極盛。自兵火後，漸致頹圮，此役甚大，人無復問之者。辛卯，朱宣慰運米入京，自登、萊拋大洋三神山轉料以往，忽大風怒作，急下釘鐵貓，折其三四，柁幹鐵稜，軋軋有聲欲折，一舟之人皆分已死。主者露香望空而拜乞命，忽於黑雲中震霆有聲，出大黃旗上書霍山二字。於是舟人亟拜，許以再新殿宇，以答神貺。須臾，風濤貼然，遂獲安濟。是冬入杭，遂捐鈔千錠，崇建鼎新云。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一《濟源靈感》　濟源廟，隋時建。廟後大池，邑人以海子目之，獻酒及冥錢。或他有所供，悉投此海池。每歲春暮，紙灰從水底出，謂之海醮。水亦有澄澈時，池底物歷歷見之。或時水底酒尊、繖扇浮游水面，謂之神賜，雖重若銀盃香合亦浮。觀者環水而立，物所至，人得之，以長漉籬挹取，拜賜而去。酒尊皆有簽，記年月姓名，飲之往往有味云。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雷撤卦肆》　龍泉縣有四郎，敬信神佛，好爲善事。幹緣再建濟州橋，於橋之北門繪一天王像。有胡學士不顯其名，鑿其梁柱，浮搭一間，賃與李祕校作卦肆以收利。胡四經官訟之，縣道觀望不敢問。四郎輒肩天王香鑪，繞市呼天以呪之。數日後，陰雨迅雷，竟撤卦肆。邑人以胡天王號之。

又後集卷一《玄帝現像》　王道之，號無識居士，住安福之西。其家蓄十八羅漢像最精妙，月月命僧禮而供之。有梅花結實于甃瓶，人以爲瑞。一日，其家病作，羅漢前兩軸獻夢云：『待自去北方，請玄帝來救治。』明日，一僧登門曰：『如何不奉眞聖？』答曰：『無像。』僧曰：『可邀畫匠來。』就桌上現出帝像，面如滿月，皁袍金甲，足踏龜蛇，左右五將，持刀執纛樹幡，號五龍，猛烈雄偉，非尋常所有者。描訖，像隨手而沒。後病愈，其家寶藏之。

又《呂仙教化》　宋景定年間，邵武軍衛前殷家香紙店，常供雲水道人，每緣奉銅當三錢一个，未嘗少倦怠。一日，早起開店，有道人持椶扇，登門結緣，適逢殷家婦人以他事遷怒，形於辭色，連以兩枚當三錢擲在椶扇中，遂流于地。道人以足踐之，更不回顧，飄然而去。殷自出拾起元錢，則固結於磚上，用力亦不能動矣。觀者駭異，急尋訪道人，已杳然不見。復將鋤頭連磚穵出，見磚背有詩曰：『先生大願度三千，直到如今不得緣。得得此來還有意，可憐殷氏骨難仙。』今此石砌在城隍廟中，可考。

又《插簪生筍》　吉安城有魏夫人壇，在城南十里。夫人煉丹時，有村嫗屢以茶獻，夫人感其意，遂拔簪插于籬下，曰：『年年四月盡，當生筍，可供汝家之食饌。』次年，其地筍生，味甘而無根苗，鄉人名曰『塡補筍』，至今有之。

又《神仙教醫》　衛太丞，浦城人也。素不能醫。元宵日郊行，遇一老子負薪而至，與之同坐，且謂今夕揚州上元好看。衛曰：『此去三千里，何可得觀。』老子曰：『特易事耳。』乃鋪青布複，俾衛閉目同坐。少頃，令其開目，則揚州城矣。州人以爲仙降。至雞鳴後，復用青布複，坐其中，則已回原處矣。一日，值華岳眞人誕日，老子入內慶賀，俾衛在門首：『遇二目人，此吾師也。見卽拜之。』良久，有三人皆瞽一目，扶一老人到，衛則設拜。老人入謂老子曰：『門外之人，有仙骨而無仙分，宜速分付。』乃付藥方一本，指教用藥，有病者治之原而歸，則去家二十餘年矣。鄉人莫知其能醫，歸到田所，芸田人曰：『衛太丞謂其能醫，少試其術。』一人方午飯，自田中跳躑踴躍走入一室，佯爲病者，俾請之用藥。衛診脈曰：『申時當死。』其人曰：『我本無病。』復于田曰：『太丞誤矣。』未踰時，腹痛不可救，蓋飯飽踴躍，斷其腸胃故也。自是醫道日盛，不知所終。

又《仙姥貨藥》　湘潭有周某者，妻病已兩年，求醫問神，茫無寸效，惟燒夜香祈禱而已。一日，有兩婦人靑衣登門貨藥，卻云：『專醫婦人。』周急延之，請診脈治病。婦人曰：『不須診，但借火一照可也。』見訖，云：『何不服南嶽魏夫人濟陰丹？』周曰：『容修合。』婦人曰：『自送一丸。』周曰：『一丸豈能療兩年之病？』婦人曰：『試服。』開藥包，以一丸授之，令溫酒嚥下。藥纔到口，香味異常，其病隨卽如脫。病者卽求攬衣出謝，而兩婦人忽亦不見矣。

又《仙醫療疾》　仙居，乃吉州道堂也。宋嘉熙辛丑年，堂近有李老

家，稍溫飽，道人（來往）即供以好茶，深熟者與酒。適有幼子病瘵，骨瘦如柴，死期可必。忽有堂內三道人，風貌蒼古，來曰：『令嗣能過堂同榻一宵，則可再生。』李道急遣去。入夜，兩道人夾之而睡，一道人蓋其上。其氣蒸之如火，病者如坐甑，幾不能堪。道人曰：『且忍耐。』凡若是者五六次，早起精神清爽，肌骨美暢，索飲食如常。不十日，豐悅殊異。道人囑之曰：『姑遲兩年方可娶，若早則病復來。』李老夫婦拜謝之，與以錢會布帛，一毫不受，但受果飲三杯，辭堂往袁州邵山。時天色晚矣，李老與堂中道衆苦留之，不從所請，方出門則不見矣，乃知其仙也。

又卷二《石公待士》 衡州安仁縣新渡石公廟素靈。至元庚寅秋，有士人趁旅邸不及，寓宿於石公祠下，遂禱於神云：『旅中困乏，冀神指迷。』神予之夢曰：『湖北有巨商，見在本縣城中，足瘡苦甚，已出五百千求醫。而醫者盡其伎不能效，汝往與醫。』士人云：『某素不善醫，奈何？』神曰：『此商嘗乘船在吾廟前對吾廟尿，吾怒之，令小鬼以釘刺其脛，故爾。汝以我殿上香鑪灰與擦其瘡，即愈。若如所酬，儘可爲旅費，卻望隱吾言，不然汝所得隨喪，而吾之香火亦不隆矣。』士人俟天明前往彼處，如其言用之，巨商之瘡隨愈，而士人所得如數。巨商因此與士人爲刎頸交。一日叩其得醫藥之因，士人遂直言其所以。巨商不平，遂於城隍廟拜設水陸齋十筵，以訟石公。至四筵，石公又託夢與士人言：『當初憫汝之貧，故以見告而周急。已嘗戒祝毋泄，今又言之，我亦遭禍，而汝所得亦喪。』設齋至第五筵，雷轟其廟而焚之，士人亦病喪焉。

又《雷神分田》 廬陵之西七十里，有田約十五六畝，其形如斧，兄弟議分，左右只是不等，紛爭不已，遂訟之官。越二三年，亦無結斷。一日，黑雲四起，霹靂一聲而田中如犂畫，一條自上而下，畝角尺寸甚均，然後田主兄弟爭訟貽息。至今此處名雷公田。固知土幾何而上關造化，人亦可自警矣。

又《梨岳祈雨》 史宇之以大觀文殿學士判建寧府，值天時亢旱，郡有神靈於梨岳，一日禱於祠，曰：『神爲血食此土之神，某奉君命守土之臣，斯郡久旱，苗稼將枯，神不降雨，我心何安？今釀酒二，神飲其一，某飲其一，若神降甘澍，保奏朝廷，厚其封贈。其或不雨，毀像焚廟。』史公舉杯一飲，而神前杯酒已竭矣。甫出門，陰雲四合，雨即霧霈，與萍俱下，水已帶土氣。雨止，西河之水已竭。乃知神運河之水以爲雨也。

又《神授針法》 了齋陳忠肅公瓘，謫合浦，貧困乏絕。一日晝寢，夢神人來問：『何以度日？』了齋曰：『正有朝夕之憂。』神人曰：『天帝以汝忠直，故遣來授汝針法，以救合浦之人，且可自給。』陳了齋甫拜受教，神就其身指示曰：『某病針此，某病針此。』既覺，紅斑滿體，急起錄之。在合浦累年，賴此以給衣食。後其家皆能用針，其效如神。

又《神療疫病》 宋靖康間，太學生蔡延世因疫病，夢有金甲神人在學，箕踞而坐，旁列百餘人，顧令左右取鍬鋤，往東南旁伺葬太學生。內一人問曰：『所葬人數多少？』神人曰：『幾半。』俄有一人被髮眼赤，捧水盂來前，面北呪曰：『得吾水者，可免疫死。』又語：『病瘟疫發腫者，宜以黑豆二合，炒令香熱，甘草二寸，炒令黃色，二味以水二盞同煎至半，服之可愈。』蔡覺，汗流浹背，病亦頓愈。疑得神人呪水之異。蔡以神語之方教人煎服，無不應驗。今故附此，或可以爲濟人之助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五〇《天妃顯應》 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至元中顯聖於海，護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賜太牢。洪武初，海運風作，漂泊糧米數百萬石於落漈，落漈言水往不可回處。萬人號泣待死矣，大叫『天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沽。而後又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自後海舟顯聖不一，四方受恩之人遂各立廟，故今在處有之也，特述其耳目所知者一二。吾杭永樂中百戶郭保海運遭風，一旦晝如夕者似三晝夜矣，舟人泣天，許以立廟，頃刻遂見天日。成化間，吾杭給事中陳詢欽命往日本國，至大洋，風雨大作，舟將覆矣，陳禱天曰：『予命已矣，如君命何？』遠見二紅燈自天而下，若有人言曰救人不救船，則燈至舟上，有漁舟數隻飄泊而至，遂得渡登山，即語曰：『吾輩爲天妃所遣，此山自某地去可幾日至廣東也，但多蛇難行，今與爾盒藥敷足則無害矣。』已而果然，復入京領勅，又行，下舟時夢天妃曰：『賜爾木，此回當刻我像，保去無虞也。』明日有大木浮水而來，舟人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於家。嘉靖甲午朝命給事中四明陳侃封琉球，開舟明日颶風大作，柁折，舟將覆矣，舉船大呼『天妃』，但見火光燭船，船即少寧，明日有粉蝶繞舟飛不去，黃雀立柁食米，食盡頃刻風

又作，舟行如飛，徹曉至閩，午後入定海也，神實不可掩也。

明・李中馥《原李耳載》卷上《會場失火》　晉溪先生王公，七歲見樹影，即以手畫地，曰：『是某字。』人呼爲天識字。舉神童，有仙女與處。鄉薦後北上，仙女云：『今科會試，不得如期，臨時方可語耳。』將入場，仙女云：『場中有火災，舉子傷者甚衆，輕重生死皆數定，君幸不罹此厄。明日場中火起，宜向某方避，後一人帶火趕來，勿顧，拽之，當用足蹬脱，火便熄，方可援升。此君後與君同榜。』至場，果火起，愈撲愈熾，如所言避之，仙女立牆頭俟焉。遂拽之，得上。後一人帶火以手拽，蹬之，火即滅。王公與仙女共引手援之。公以會魁官至冢宰，加少保，爲經濟名臣，謚恭襄。所著有《三邊奏議》，宇内推重。所援同脱者，亦以同年位至卿貳。

又卷下《大士昭報》　有河南孤客挾貲過太行，與潞安兩役賫文赴省者同寓，相得甚歡，邀役飲，露所攜貲。次蚤同行，至盤陀曠處，兩役將客以土塞口，毆斃，舁棄秅地，劫貲而去。客忽甦，竟回昨寓，叩門，主人啓視，則見昨客受創而仆。大驚，訊之，言：『賊即同寓兩役，既斃後，覺有人將所塞土去盡，掖之行。見是婦人，自言我居在前不遠，代爲叩門，即去矣。』言訖，氣遂絶。主人鳴鄉保驗報，多選健捕飛騎追之，恐少緩則逸去也。至省，適兩役入府領文畢，手捧香楮向元壇廟祈福。執之入府，擊鼓言狀。即時訊實，贓亦搜獲。抵兩役立斬。寓主歸詣刻殺處，纔半矢地有觀音堂，方悟雪客冤者，大士現身也。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一　潮陽有唐張、許二公廟，文信公所題《沁園春》詞，即此地也。余謂二公之死難，烈矣！顧睢陽去兹甚遠，乃廟食於潮者何故？客言：『宋時潮人有赴汴京者，以歸途遼遠，感而長嘆。已就枕，夢一神人謂曰：「若苦路遥耶？吾挈汝歸，且日至矣。」因問神何爲者，神曰：「吾睢陽許太守也。上帝命我廟食爾土。爾爲里中言，爲吾立廟，吾有以福爾土也。」其人驚寤，不覺身已在家矣。即與邑父老立廟塑像，而併祀張公，邑中疾癘、水旱，禱靡不應。歲久，胙饗稍息，而祠宇亦就頹。嘉靖戊午，海寇亟攻潮陽，潮陽令夢二公相勞苦，謂：「勉力謹守，吾兩人在，保無虞也。」賊爲雲梯瞰城，見有二丈夫，甲冑而坐睥睨間者。四面瞰之，四面俱在，懼而解去。繇此廟貌復新。』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七　謝公袞知處州，郡多虎，及旱蝗爲災。袞禱於神，大雨一日，蝗盡死，虎亦遯去。有盜入庫竊官鈔，公投檄城隍。盜方閱所竊於室，忽疾風入室，卷墮市中。守藏者適遇之，識其印識，遂獲盜。

又卷二八　瑞安有陶詹廟，神陳姓，甚靈驗。正德間，鄰火延燒，人見廟宇若已灰燼。忽一人發狂，仰卧于地，教市人舁巨石臼置腹上，實稻于中，數人執杵舂搗，米熟而火息，廟竟無恙。詰旦，衆問之，則曰：『火發時，陶王遠赴齊會，望見火勢，命我來此，教以舂稻救火耳。我不知也。』自是，境内病者，取所舂米數顆，煮食輒癒。

又　陸秀卿埏，嘉靖丙戌進士，有子中錫，穎悟異常。一日與友倚門，見一美婦，心動，其友愚之，投牒神祠，願遂其私。是夕公夢神來訪，曰：『若子無禮，吾得請于帝矣，汝子當魁天下，今且削爲老儒。某生本無祿，將抽其腸。』公寤，召中錫，責問之，以實吐。令視其友，則腹痛死矣。

又　莆城外有老君殿，嘉靖乙未秋，巡按白某毀殿搆祠，以祀馬忠節。落成，置酒大會。有童子三四百人突至，紛擲瓦石，席賓駭散。童子入祠，聚木屑戲曰：『還我老君殿。』放火燒之，須臾灰燼。馬氏上愬白公，大索童子，括里中，僅得四人。鞫之無言，拷撻不痛，異而釋之。復老君殿，別購基爲馬公祠。

又　德興青蘿洞有清水池，龍居也，與徽之婺源通。萬曆中大旱，令萬某齋戒移文，令尉往禱。尉跪而祈請，以萬令移文焚投池中。土人曰：『龍若許可，必有物來，或魚或蛙，出水面乃應。』踰時，見有油紙裹二三寸許物浮起，取而視之，中有移文，方廣尺餘，乃婺源成化中禱雨移文也。上有硃批『七月十三日雨』六字。是時爲七月初八，至十三，果大雨，一邑霑足。潘去華親見之。

又　謝大行傑使琉球，見海波頓裂，深黑不可測。長年曰：『此龍神迎詔也。』頃之，涎湧如白塔，高可數十丈。涎盡處，突起白虹，直際天表，不翅千餘丈。如是者三，若鼎足然。虹盡處，結爲黑雲，大盈畝，須臾浸廣。衆請發牌止之，正使以爲幻，人心洶懼。謝公力請安衆心，書『詔勅在船，龍神免朝』八字，牌甫發，即時雲散于天，涎歸于海，若可

呼而應者。朝廷威靈，百神呵護如此。

又 蜀中一大橋側，有僧居焉。素謹願爲善，暇則織草履掛橋上，過者欲取，則取之。一日爲雷擊，腦裂而死。或疑其有隱慝，或夙愆也。閱五日復甦，曰：『始被擊，雷神曰：「誤矣。」亟令取藥治之，又令衆鬼揉合破處，久之復完好，乃生。』視其頭，皮雖連而骨已碎，作八楞狀。人因呼爲『蓮花和尚』。

又 黎愧曾言：廣州民有以善射名者，常挾毒矢入山，值雷雨卒至，避入野祠，雷隨入，繞身三匝而不害之。民跪祈曰：『某有罪當擊，何敢逃？奈何格格怖人耶！』雷漸引去。已而復至復出，如是者再。民悟曰：『神將用我耳。』起逐雷聲行，抵山下，雷方奮擊一巨樹，樹中有紅衣女子突出，雷遂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復遠去。格鬥久之，終不能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射中之。辟歷大作，遂拔其樹。民歸，家人爲言：『雷適入屋，震人幾死，惟釜翻，露硃書數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落緋雨數點，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事類之。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五《移榕》 東莞城西上清觀，有榕五株。故老言，昔有道士，其妻戲以雷印擊案，忽有雷神五，來止庭前不去。妻大驚怖。道士歸，乃言觀前無樹，吾召雷，欲移數大樹庇蔭山門耳。須臾風雨大作，有巨榕五株列植觀前，狀甚怪。至今猶存。

清・褚人穫《堅瓠廣集》卷二《神救賢紳》 太倉張受先先生，平日最怒佛，成進士，令臨川有聲，其治行爲先帝所知，以復社不復起用。太倉之俗，豪奴皆爲衙役，表裏橫行。每州守至，受先率諸鄉紳，輒告以嚴束衙役，爲若輩所積恨。鼎革時，諸人擒入教場，毒毆而斃。人散去，一僧負之入菴，卧於韋馱之前，多方救之，得甦。藏之菴中，久得遁去。平日怒佛，而救其命者乃一僧，豈非先生之正直有以感之歟？先是婁東有降箕者，忽書云：『後日賢紳被難，須着城隍救護。』是日受先被毆時，見有朱衣者以一網覆身，斃而得復以蘇，亦異事也。

又《堅瓠秘集》卷三《神賜布囊》 《睽車志》：常州一村媼，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其子呼之田間，婦囑姑畢其炊。盲無所睹，飯成，捫器貯之，誤貯溺具。婦歸，不敢言，先取其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近臭穢者，以水澆之自食。良久，天忽晝晦，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眼，身在近舍林中，懷挾中得一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供饔飧。明旦視囊中，米復充滿。寶之，以終其身。

又卷四《神拽人長》 《湖海搜奇》：嘉靖初，紹興張益習儒，爲弟子員。夜卧，見二蒼蠅自窗外飛入，集几上，倏成二人。有頃漸大，皆長七八尺，各以手撫張，張噤不能出語。一人抱其首，一人抱其足，盡力相掣，覺其身隨拽而長，長與屋等。又踞二壁角再拽之，張昏然，二人仍變爲蠅飛去，張遂寤。至旦，加長三尺，體骨雄偉，與舊不同。妻子驚而問之，一字不復識，有司聞之，奏爲大漢將軍。

又卷六《易頭腹》 《今世說》：宜興周立五啓敘。弱冠時，顴未高，兩頤逼而禿，面有槁色。鄉人竊笑之曰：『此黃冠相耳。』立五聞之，若弗聞也。年三十二，猶困童子試。偕其父荆南，旅宿南城外倉橋側。夢中見一雉冠絳衣人，右手操刀，左手提一人頭，鬚髯如戟，至榻前易其頭去，以手所提之頭函其頸。立五大驚，持父足疾呼。及舉手摩之，頭如故，凜凜者累日。未幾，面顴漸高，兩頤骨漸豐，鬚鬟鬟然日益長。越年餘，又夢一白鬚老者，冠緇冠，執長尾麈，隨一金甲人曰：『請吾來易爾腹。』語訖，金甲人抽所佩刀啓立五腹，出其臟腑，滌濯而復納之。既納，以方竹笠覆其腹上，取釭錐釘四角。立五夢中聞響聲丁丁，而怪其無痛也。釘畢，白鬚老者揮麈而祝曰：『清虛似鏡，原本無塵。』忽釘其笠，豁然有聲，立五遂寤。自是文學日進，順治乙酉丁亥，歷試兩闈，皆獲雋，官侍講學士。

又《堅瓠餘集》卷一《神助》 鄭有胡生，爲洗鏡鉸釘之業，輒祭列禦寇祠，以求聰慧。忽夢一人以刀劃其腹開，納書一卷。及覺，遂能吟咏。又《說儲》載：一書生禮奎宿甚虔，同儕戲之，以經書文七首置神座前。書生得之，喜爲神賜，稽首受而讀之。及入試，命題一如所讀，竟登第。又一人見荆溪周處祠神像蒙垢，盥手拂拭之。其人素羸，忽覺神旺，後以勇聞。此無他，精誠所致，遂得神助也。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一 邑人王有德，善卜，決人禍福不爽，古之蜀莊也。少時貧甚，除夕幾不能舉火。謂其婦曰：『吾聞城隍神甚

靈，元旦第一人入廟焚香者必獲福，我明日有此意而無香與燭，奈何？』婦曰：『君無憂，我囊中尚有五文在，可以辦此。』既寢，即夢神謂曰：『爾勿患貧，我廟中香爐下有錢三文，爾其往取之，衣食在是矣。』有德覺而異之，天未明即起盥漱，急趨至城隍廟，人猶寂然也。適有賣香燭者至，即以五文買之。未幾而廟門啓，乃燃香燭入拜。拜既畢，因夢中神語，試從爐足覓之，果得光背錢三文。後世占者以錢代蓍，必用光背，神蓋命之以卜也。有德歸而習之，垂簾市門，日獲錢數百，遂植其產。後其孫曰俞，中崇禎癸未科進士，而曾孫澧與之同榜。父子連鑣，邑人稱爲『雙王』云。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四《遇仙樹》　眞義舊有銀杏樹，蔭下可布數十席，始祖遇仙公手植也。公諱猗，仕宋爲殿中侍御史，以忤賊檜高隱，道遇一異人，授以枯枝曰：『枝生處定居。』行至眞義植之，枯枝果生，乃銀杏也，遂家焉。世稱公爲遇仙公，目其樹爲遇仙樹，事載《中吳紀聞》。

清・袁枚《子不語》卷二《關神斷獄》　溧陽馬孝廉豐，未第時，館于邑之西村李家。鄰有王某，性兇惡，素捶其妻。妻饑餓，無以自存，竊李家鷄烹食之。李知之，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牽妻至，審問得實，將殺之。妻大懼，誣雞爲孝廉所竊。孝廉與爭，無以自明，曰：『村有關神廟，請往擲環珓卜之，卦陰者婦人竊，卦陽者男子竊。』如其言，三擲皆陽。王投刀放妻歸，而孝廉以竊雞故，爲村人所薄，失館數年。他日，有扶乩者，方登壇，自稱『關神』。孝廉記前事，大罵神之不靈，乩書灰盤曰：『馬孝廉，汝將來有臨民之職，亦知事有緩急重輕耶？汝竊雞，不過失館；某妻竊雞，立死刀下矣。我寧受不靈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識政體，故超升三級，汝乃怨我耶？』孝廉曰：『關神既封帝矣，何級之升？』乩神曰：『今四海九州，皆有關神廟，焉得有許多關神分享血食？凡村鄉所立關廟，皆奉上帝命，擇里中鬼平生正直者，代司其事。眞關神在帝左右，何能降凡耶？』孝廉乃服。

又卷三《裘秀才》　南昌裘秀才某，夏日乘涼，裸卧社公廟，歸家大病。其妻以爲得罪社公，即具酒食，燒香紙，爲秀才請罪，病果愈。妻命秀才往謝社公，秀才怒，反作牒呈燒向城隍廟，告社公詐渠酒食，憑勢爲妖。燒十日後寂然，秀才更怒，又燒催呈，幷責城隍神縱屬員貪贓，難享血食。是夜，夢城隍廟牆上貼一批條云：『社公詐人酒食，有玷官箴，着革職。裘某不敬鬼神，多事好訟，發新建縣責三十板。』秀才醒，心懷狐疑，以爲己乃南昌縣人，縱有責罰，不得在新建地方，夢未必驗。未幾天雨，雷擊社公廟，秀才心始憂之，不敢出門。月餘，江西巡撫阿公，方入廟行香，爲仇人持斧斫額。衆官齊集，查拿兇人。秀才以爲奇事，急行觀探。新建令見其神色詫異，喝問何人。秀才口吃吃不能道一字，身着長衫，又無頂帶。令怒，當街責三十板畢，始稱：『我是秀才，且係裘司農本家。』令亦大悔，爲薦豐城縣掌教。

又卷六《祭雷文》　黃湘舟云：渠田鄰某有子，生十五歲被雷震死。其父作文祭雷云：『雷之神，誰敢侮？雷之擊，誰敢阻？雖然，我有一言問雷祖：說是吾兒今生孽，我兒今年才十五；說是我兒前生孽，何不使他今世不出土？雷公雷公作何語！』祭畢，寫其文于黃紙焚之。忽又霹靂一聲，其子活矣。

又卷八《項王顯靈》　無錫張宏九者，販布蕪湖，路過烏江，天起暴風，舟衝石上破矣。水灌舟中，舟人泣呼項王求救。忽有銀光如一匹布，斜塞船底，水竟停湧，而人得登岸。次早視之，艙底已穿，有大白魚以身橫塞其穿處，故水竟不得入。舟人舉船搖櫓，則洋洋然去矣。自此項王香火倍盛于往時。此乾隆四十年事。

又卷一〇《張大帝》　安溪相公墳，在閩之某山。有道士季姓者，利其風水。其女病瘵將危，道士謂曰：『汝爲我所生，而病已無全理。今將取汝身一物，以利吾門。』女愕然曰：『惟翁命。』曰：『我欲占李氏風水久矣，必得親生兒女之骨埋之，方能有應。但死者不甚靈，生者不忍殺，惟汝將死未死之人，才有用耳。』女未及答，道士即以刀劃取其指骨，置羊角中，私埋李氏墳旁。自後李氏門中死一科甲，則道士族中增一科甲；李氏田中減收十斛，則道士田中增收十斛。人疑之，亦不解其故。值清明節，村人迎張大帝像，爲賽神會，彩旗導從甚盛。行至李家墳，神像忽止，數十人舁之不可動。中一男子大呼曰：『速歸廟，速歸廟！』衆從之，舁至廟中。男子上坐曰：『我大帝神也。李家墳有妖，須往擒治之。』命其徒某執鍬，某執鋤，某執繩索。部署定，又大呼曰：『速至李家墳，

速至李家墳！』衆如其言，神像疾趨如風。至墳所，命執鍬鋤者搜墳旁。良久，得一羊角，金色，中有小赤蛇，蜿蜿奮動。其角旁有字，皆道人合族姓名也。乃命持繩索者往縛道士，鳴之官，訊得其情，置之法。李氏自此大盛，而奉張大帝甚虔。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四《大木》 嘉慶丁丑六月十七，蘇州元妙觀雷擊，三清殿西北隅大柱碎裂無餘。有葑門外道士遊觀其下，同時擊死。未幾，地方官吏及紳士輩，欲於東西兩匯購大木而重葺之，竟無此料。其年十一月，常熟福山港口有兩漁船入海捕魚，見水面浮一大木，頭尾甚長。因言狼山有觀音寺正在興修，如帶往江北，可得善價。即繫纜向北行，堅不可動。漁人又言曰：『豈有神靈護持耶？吾今帶往江南可乎？』言未畢，木即向南，頃刻抵岸矣。其木長八丈九尺四寸，圍圓二丈有餘。地方紳士備價購之，始得興修。此木之所來亦奇。歸湘帆少府曰：『噫，天豈以此木將出，因而震其柱歟？抑殿之不宜毀，特遺此木以成之歟？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然則需材之世，不患無材；而抱材者，亦不患不見用于世也。』

清・丁柔克《柳弧》卷二《雷雨洗殿》 四川青城山，高如峯嶺，秀比幔亭。予於咸豐九年至川時，偕友人登焉。至山巔，正入廟瞻仰，時晴空萬里無雲，忽風雷大作，電光已至殿中。道士大呼，衆人俯伏於地，冥〔瞑〕目凝神，惟聞耳外似有數雷之聲，兩耳轟轟，人遂暈絕，而滿身淋灑，霑濡一片。少頃，道士來，皆以薑湯灌甦。告予曰：『此雷雨洗殿也。當其洗時，萬不可出門。如適遇雷，必至擊死，惟伏地瞑目，則從無死者。每年一次，不拘何時，君等適躬逢其盛耳。』予與諸友神色沮喪，踉蹌而出。至半山，則依舊夕照迎人，岸花送客矣。

女神

漢・劉向《列仙傳》卷上《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邊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邊其旁，採其芝而如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靈妃艷逸，時見江湄。麗服微步，流盼生姿。交甫遇之，憑情言私。鳴珮虛擲，絕影焉追。

又卷下《鉤翼夫人》 鉤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拳屈，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鉤，而手尋展。遂幸而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弋廟。闇有神祠，閣在焉。婉婉弱媛，廟符授鉤。誕育嘉嗣，皇祚惟休。武之不達，背德致仇。委身受戮，尸滅芳流。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八 廬江龍舒縣陸亭，流水邊有一大樹，高數十丈，常有黃鳥數千枚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曰：『我樹神黃祖也，能興雲雨。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爲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魚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劉表、袁術相攻，龍舒之民皆徙去，唯憲里不被兵。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五 豫章人劉廣，劉或作王。年少未婚。至田舍，見一女子，云：『我是何參軍女，年十四而夭，爲西王母所養，使與下土人交。』廣與之纏綿。其日，於席下得手巾，裹雞舌香。其母取巾燒之，乃是火浣布。

又 晉太康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俗沙門，長行經清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清溪廟

中姑。』如此一月許，便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清溪廟神。諸君行便，可過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聲音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唄聲，思一聞之。』其伴慧覩便爲作唄訖，其神猶唱讚。語云：『歧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

又　永和中，義興人姓周，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門，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望見周過，謂曰：『日已向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中，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屎及餘草。周甚驚惋。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晉・王嘉《拾遺記》卷三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爲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妝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魄，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朽株，尚爲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吳國，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勾踐之霸也，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異也。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下　河間郡有聖姑祠，姓郝，字女君。魏青龍二年四月十日，與鄰女樵采於滋深二水處。忽有數婦人從水而出，若今之青衣。至女君前曰：『東海使聘爲婦，故遣相迎。』因敷茵於水上，請女君於上坐。青衣者侍側，順流而下。其家大小奔到岸側，惟泣望而已。女君怡然曰：『今幸得爲水仙，願勿憂憶。』語訖，風起而沒於水。鄉人因爲立祠，又置東海公像於聖姑側，呼爲姑夫。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四《諾皐記》上　臨清有妬婦津。相傳言，晉泰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太平廣記》卷二九三引《紀聞・聖姑》　吳興郡界首，有洞庭山，山中聖姑祠廟在焉。《吳志》曰：姑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怒而殺之。自死至今，向七百歲，而顏貌如生，儼然側卧。遠近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心若不至。風廻其船，無得達者。今每月一日沐浴，爲除爪甲，每日粧飾之，其形質柔弱，只如寢者，蓋得道歟。

又卷二九五引《八朝窮怪録・劉子卿》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學，篤志無倦，常慕幽閑，以爲養性，恆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游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九旬有三日，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扃，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尚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靚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叙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況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後即次我。』將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憂。』出戶不知蹤跡。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誤，少惑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於是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閑事。』臨曉將去。謂卿曰：『我姊實非人間之人，亦

非山精物魅，若說於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笑於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愼跡藏心，無使人曉，卽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會寢。後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幷壁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又引《八朝窮怪録・趙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趙文昭，字子業，爲東宮侍講。宅在清溪橋北，與吏部尚書王叔卿隔牆南北。嘗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棲之詞，音旨閑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羅之衣，絕美。云：『王尚書小娘子，欲來訪君。』文昭問其所以。答曰：『小娘子聞君歌詠，有怨曠之心，著清涼之恨，故來願薦枕席。』言訖而至，姿容絕世。文昭迷悞恍惚，盡忘他志，乃揖而歸。從容密室，命酒陳筵，遞相歌送，然後就寢，至曉請去。女解金纓留別，文昭答琉璃盞。後數夜，文昭思之不已，偶遊清溪神廟，忽見所與琉璃盞在神女之後。及顧其神與畫侍女，並是同宿者。

宋・劉斧《續青瑣高議・賢雞君傳》 賢雞君魯敢，西城道上遇青衣曰：『君東齋客伺久矣。』歸步庭際，見女子揉英弄蕊，映身花陰。君疑狐妖，正色遠之。女亦徐去。月餘，飛空而來曰：『奴西王母之裔，家于瑤池西眞閣。』恍如夢中，引君同跨彩麟，在寒光碧虛中，臨萬丈絕壑，陟蟠桃嶺，西顧瓊林，爛若金銀世界。曰：『此瑤池也。』藍波烟浪，瀲灩萬頃；珠樓玉閣，玲瓏千疊。紅光翠靄間，若虹光挂天，兩腳貫地。命君升西眞閣，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語未畢，見千萬紅粧，珠佩玎璫，星眸丹臉，霞裳人面特秀麗，艷發其旁。西眞曰：『此吾西王母也。』久之，紫雲娘亦至。西眞曰：『此賢雞君也。』須臾，觥籌遞舉，霞衣更請奏《鸞鳳和鳴曲》，又奏《雲雨慶先期曲》。酒酣，復入一洞，碧桃艷杏，香凝如霧。西眞曰：『他日與君人間還，雙棲于此。』君乃辭歸。

宋・洪邁《夷堅志》丙志卷一一《錦香囊》 德興縣石田人汪蹈，紹興十六年，延上饒龔滂爲館客。書室元設兩榻，龔處其東，虛其西以待外客之至者。秋夜，龔已寢，燈未滅，覺西榻窸窣聲，俄有婦人揭帳出，寶冠珠翹，瑤環玉珥，奇衣袨服，儀狀瓌麗，圖畫中所未睹，徑前相就。龔喜懼交懷，肅容問之曰：『君何人，何自至此？』曰：『中丞不須問。』龔曰：『吾布衣也，安得蒙此稱？』曰：『君明年登名鄉書，卽擢第，前程定矣。』遂留宿。雞初鳴，灑泣求去，解所佩錦香囊爲別，曰：『謹秘此物，無得妄示人，苟一人見，卽不復香矣。過四十年，當復來取之。』戀戀良久，攜手出戶，仰視天漢，指一大星曰：『此我也。』方諦觀次，有物如白練自星中起，下垂至地，婦人卽登之。既去丈餘，回顧曰：『郎亟反室，脫有問者，勿得應；違吾言，將致大禍。』遂冉冉上騰而滅。龔凝竚詹慕，不忍去，忽思向所戒，急歸閉關。未一息，聞人擊戶，拒不答，怒罵而去。至明，視所遺囊，文錦爛然，非世間物。中貯一合如玳瑁，以香實之，芳氣酷烈，不可名狀。具以語汪翁。汪壻王慶老，屢求觀不得，乘醉發笥偷翫，香自此歇矣。龔果自此登科，所謂中丞之祥，未知信否。予族人紱代龔爲館，見汪翁道此。

又支甲卷一《七娘子》 大河之流，截太行而東注，峻灘數十，水勢湍悍，魚鼈不能停居。其一曰七娘子灘，山巔有龍女廟，山下民千家。當夏潦稽天，歲有隄防之勞，淪墊之慮，父老雜議，將徙聚落于他所。士人韓元翁者，老成博雅，爲鄉里所信，乃往謀焉。元翁曰：『吾曹世世居此，墳墓廬舍，其傳已久，一旦委去，于心終不安。試瀝懇於龍祠，視其從違，乃隨事爲計，亦未晚也。』于是醵錢具牲牢酒醴，擇日詣廟，求遷其祠於河濱。擲盃珓以請，得吉卜，衆拜而歸。方撰財慮費，是夜雷風大作，聲如頹山，暴雨傾河，狐嘯鬼哭，山下人盡起，皆以爲貽神怒。比曉，霽色融怡，一廟儼在平地，尺椽片瓦，無有壞墮。至於壁泥塑像，一切妥貼，面勢平正，基宇堅牢，絕勝於其舊。由是淫漲抵廟岸卽止，民無復憂。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八《安濟夫人廟》 本朝開寶中，眞州有漁者，釣得一木刻婦人，背刻『丁氏』二字。既歸，神事之，輒有靈驗。立廟江上，舟過其下者，必祠而後濟。州爲保奏，封安濟夫人。廟在長蘆崇福禪院之西。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三《麻姑乞樹》 寧海崑崙山石落村劉氏，富於財，嘗於海濱浮百丈魚，取骨爲梁，搆大屋，名曰『鯉堂』。堂前一槐，陰蔽數畝，世所罕見。劉忽夢女官自稱麻姑，問劉乞樹槐修廟。劉夢中甚難之，既而曰：『廟去此數里，何緣得去？』卽漫許之。及寤，

異其事，然亦不之信也。後數十日，風雨大作，昏晦如夜，人家知有變，皆入室潛遁。須臾開霽，惟失劉氏槐所在，人相與求之麻姑廟，此樹已卧廟前矣。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馬頭娘子》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物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齕。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脱我之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卷女飛去。旬日皮寢棲於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謂父母曰：『太上以我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無復憶念也。』蜀之風俗，宮觀諸處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

又後集卷二《女神報夢》　朱丞相江古心，微時與二三友閑行，至一廟，乃男子身，次至一廟，乃女神也。古心與諸友戲，以男子神舁至女神廟，云送來入贅。是夜古心夢女神斂衽而啓曰：『兒乃貞潔之神，奉命血食斯土，請舁男神歸廟，毋污我大節。公異日當揆，故來稟覆。其三人隨從公者，亦略加譴矣。』次日會諸友，方欲話及，各言夜夢女神面責，公遂隱而不言，舁男神歸廟。後公果登相位，而諸友皆患重病，幸而免死。

又後集卷二《崇福夫人神兵》　廣州城南五里，有崇福無極夫人廟，碧瓦朱甍，廟貌雄壯，南船往來，無不乞靈於此。廟之後宮繪畫夫人梳裝之像，如鸞鏡、鳳釵、龍巾、象櫛、牀帳、衣服、金銀器皿、珠玉異寶，堆積滿前，皆海商所獻，各有庫藏收掌。凡販海之人，能就廟祈筊，許以錢本借貸者，縱遇風濤而不害，獲利亦不貲。廟有出納二庫掌之。船有遇風險者，遙呼告神，若有火輪到船旋繞，縱險亦不必憂。凡過廟禱祈者，無不各生敬心。宋朝大姨山有強盜攘攘，久而未獲。捕將入禱，事急不暇禱告，乃書二句投於帷幄之中而去。其將引兵前往，宿於大姨山之下，夜夢一人如今之直符，手持一白旗，上題曰：『總領陰兵三十萬，一心報國效公忠。』明日，其將引兵亟攻，兵刃既接，忽見雲霧四起，隱隱有旗出於中，上有『無極夫人報國』六字，賊見之，驚懼奔潰，悉爲掩捕。至元歸附大元，屢嘗忠國護民，朝廷累加宣命，至今香火尤甚。

明・馮夢龍《情史》卷一九《織女婺女須女星》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於蒲之左邑。有子一、甥二，各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學。姚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臨遣，姚戒之曰：『每季一試汝學，有不進，夏楚必及。』及到山中，二甥曾不開卷，但朴斫塗墅爲務。姚之子稍長於二甥，獨懼責，攻書甚勤。忽一夕，於夜臨燭憑几，披書之次，覺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而復爾，如是數四。遂回視之，見一小豚，籍裘而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連呼二子，秉燭索於堂中。牖戶甚密，週視無隙，莫知所往。明日，有蒼頭騎扣門，撜笏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小兒無知，誤入君衣裙，殊以爲慚。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懼，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嚮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並乳褓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常。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通而視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棱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褓，皆甘言慰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避去，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幛，茵蓆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拜。夫人微笑曰：『小兒傷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室家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延閣，造次而具。翌日，有輜軿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昇堂，又延三子就坐。酒餚豐衍，非世所有。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是夕合巹。夫人謂三子曰：『人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洩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愚昧爲憂。夫人曰：『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今召孔宣父。須臾，孔子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婿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

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瞭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符、玉璜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明開爽。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幃帳之盛，人物艷麗之多。姚驚曰：『此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勿洩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誘發，占對閑雅，疑有鬼物憑焉。苦問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語。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嚮使三子不洩其事，則必貴極人臣。今夕之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儒曰：『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下降人間，將福三子。今洩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星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嫕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洩天機，當於此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謂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貞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又《玉巵娘子》 唐玄宗時，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有殊色，所乘馬極駿。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鋪茵，致酒往迎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頗堪流盼。女郎頻日而過，計僕馭當疲。敢具脯醪，以俟憩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顧叱之曰：『何敢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先到別墅，又迎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當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曰：『君既求婚，予爲媒妁，可乎？』崔生大悅，再拜跪請。青衣曰：『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於此時，但具婚禮，並備酒餚。今小娘子阿姊在羅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嚮某去後，便當咨啓。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即依言營備。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送女歸崔生。崔母在故居，殊不知也。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後崔生覺母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此，必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帚，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輩，明辰即別。』崔生亦揮涕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崔生亦乘馬送之。入羅谷中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曰：『崔郎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責誚再三，辭辯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食訖，命酒作樂。樂闋，其姊謂女曰：『須令崔郎却回。』女出袖中白玉盒子遺生。於是，各嗚咽而別。至還谷口，回望千岩萬壑，無有徑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僧請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示僧，僧請以百萬市之。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巵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惜君納之不久。若住得一年，君舉家不死矣。』

又《遼陽海神》 正德初，徽人程宰士賢，與兄某挾重資商於遼陽。數年，所向失利，輾轉耗盡。於是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記以糊口。二人聯屋而居，憤懣無聊，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寢。燈燭既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錯愕，高聲呼怪，冀兄聞之。兄寢僅隔一土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罩首，嚮壁而卧。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鬧，管弦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后妃之狀。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窗皆扃，不知何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牀無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與子有宿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程私計此物靈變，若非仙，則鬼。果欲禍吾，雖卧不起，其可逭乎？且既彼有宿緣語，或亦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眞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美人

引手握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嚮，卽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睹。俄以紅玉蓮花巵進酒，巵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麴蘗，奈何概以狂藥見疑？』遂自引巵奉程，程不得已爲之一吸。酒凝厚如餳，而爽滑異甚，不覺一巵俱盡，略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嚮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幃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瞥然不見。門亦尚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肌膚滑瑩，脂凝不若。側身就程，丰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此，郎愼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倘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洩耳！』又謂程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兄雖至親，亦愼勿言。』須臾，鄰舍鷄鳴。昨夜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妝，捧擁而出。轉盼間，已失所在。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誓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頃之，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神采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謬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有何快心而神采發越耶？』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有加於昔。心竊喜之，唯恐不復至也。

至夜，美人忽至，但儀從音樂不如疇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郎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如一耳！』卽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腆如昨，歡謔諧笑，則有加焉。須臾撤席就枕，鷄鳴復去。自後率以爲常，殆無虛夕。有時言及往年貿易貨折事，不覺嗟嘆。美人曰：『君欲起家，可圖經營，吾當相助。』時己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柏、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曰：『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傭值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風，誶罵不已。數日，疫癘大作。二藥他肆盡缺，卽時騰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彩緞者，途間遭濕熱蒸，發斑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匹。兄又頓足不已！商夥中亦皆相咎竊笑。月餘，逆藩宸濠反於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織，限在朝夕。帛價騰湧，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尚存粗者什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遂以千金，易六千餘匹。蓋蘇人歸計甚急，止取原值而去也。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遼既絕遠，布非土產，價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紀。四五年間，輾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他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悉爲剖析。又問美人：『姓氏爲何？』曰：『吾既海神，有何姓氏？』『有父母親戚乎？』曰：『既無姓氏，豈有親戚？』『年幾何矣？』曰：『既無所生，有何年歲？』

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時。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自離家，已二十年矣！嚮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週歲。』美人欷歔嘆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捐棄若是耶？』夫人泣曰：『大數當盡，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兩情依依，哽咽不已。諸女前啓曰：『大數已終，法駕備矣！請速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吾自相援。過此以往，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也！勉之，勉之。』程斯時神志俱喪，莫措一辭，但雪涕而已。既而鄰鷄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天明，兄聞哀慟之聲，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面瞻拜。次日，城之內外，皆傳遍矣。

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伉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俾兄先部貨財，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留連累日，未發。忽夢所遇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何爲？』程憶前言，卽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曛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

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炮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猙狞之憂矣！』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啓先行。行過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役，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奸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庾死於獄者。程入舟，爲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危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即頓息。俄而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色久而隱，從是遂絕矣。

程於丙申年，來遊金陵雨花臺。有人邀與相見，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俱有源委。且年已六十，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證其遇異人無疑也。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八　天妃之名，其來久矣。古人帝天而后地，以水爲妃。然則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元海漕時，莆田林氏女有靈江海中，人稱爲天妃。此正猶稱岐伯張道陵爲天師，極其尊崇之辭耳。或云：水，陰類，故凡水神皆塑婦人像。而擬以名人，如湘江以舜妃，鼓堆以堯后。蓋世俗不知山水之神不可以形像求之，而謬爲此也。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春岡》　春岡，在增城城中，一名鳳岡，其東麓有唐時何仙姑宅。《羅浮經》云：其陰雲母峯，峯之西北曰鳳凰岡，神女居之是也。仙姑常往來羅浮，其行如飛。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天寶九年，五色雲起，麻姑壇有仙子，縹緲而出，道士蔡太一識其爲仙姑也。大曆中，又見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翬上其事，賜明霞衣一襲，取所作餌雲母詩入大內。詩云：『鳳臺雲母似天花，鍊作芙蓉白玉芽。笑殺狂遊勾漏令，却從何處覓丹砂。』仙姑故善詩，孫典籍嘗記其羅浮口占寄家三絕，留研屏一絕。又昔有人見其題黍珠菴東壁一絕，字比晉人差清婉少骨。壁時半毀，惟餘『百尺水簾飛白虹笙簫松柏語天』十三字，其下必風也。越女以能詩知名者自綠珠始。至唐初有南海七歲女子，若仙姑，尤其清麗者也。予詩云：『綠珠豔曲先南越，爭似仙靈更有才。』

又卷六《龍母》　龍母溫夫人者，晉康程水人也。秦始皇嘗遣使盡禮致聘，將納夫人後宮。夫人不樂，使者敦迫上道。行至始安，一夕龍引所乘船還程水。使者復往，龍復引船以歸，夫人沒，葬西源上。龍嘗爲大波，縈浪轉沙以成墳。會大風雨，墓移江北。每洪水淹沒，四周皆濁，而近墓數尺獨清。墓之南有山。天將雨，雲氣必先羣山而出，樹林陰翳，有數百年古木，人不敢伐，以夫人有神靈其間云。夫人姓蒲，誤作溫，然其墓當靈溪水口。靈溪一名溫水，以夫人姓溫故名。或曰，溫者，媼之訛也。夫人故稱蒲媼，又稱媼龍。唐李紳詩：『風水多虞祝媼龍。』然媼非生龍者也，得大卵而畜之，龍子出焉。養之以飲食物，龍得長大，蓋古之豢龍氏也。始皇以爲神，遣使迎媼，以嘗聞徐福言，海神之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意媼其同類也。求三神山患且至，船風輒引而去，豈亦龍之所爲耶？

又《斗姥》　斗姥像在肇慶七星巖，名摩利支天菩薩，亦名天后。花冠瓔珞，赤足，兩手合掌，兩手擎日月，兩手握劍。天女二，捧盤在左右，盤一羊頭，一兔頭。前總制熊文燦之所造也。文燦招撫鄭芝龍時，使芝龍與海寇劉香大戰，菩薩見形空中，香因敗滅。文燦以爲菩薩卽玄女，蚩尤爲暴時，黃帝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又嘗下天女曰魃，以止蚩尤風雨。古聖人用兵，皆以神女爲助。於是傾貲十餘萬爲宮殿極其壯麗以答之。

清・王士禛《分甘餘話》卷四《妒婦津》　妒婦津在臨濟，相傳武后不敢渡，別取道以避之。先兄西樵有詩云：『解使金輪開道避，斯人何減駱賓王。』妒婦之神，劉伯玉妻也。

清・杭世駿《訂訛類編》卷五《青女》　《復齋漫錄》云：『荆公詩：「日高青女尚橫陳。」橫陳事見相如賦及楞嚴經，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乃爲盡理。』

清・鈕琇《觚賸》卷八《月中仙樂》　明萬曆末，順德縣有吳章者，儒家子也，素好神仙之術，復耽音律，學業遂廢，生計亦疎，鄉人以其善書能解事，推爲里老。夏五月，吳自鄉輸糧於縣。逆旅主人園荔初熟，簇

盤供客，吳以啖剩數枚，納之衣囊，將歸貽其婦。薄暮步出郭外，行十餘里，涼月皎然，隱隱聞笙簫聲。往前跡之，仰見祥雲一隊，前列旌幢，中擁綵輿，從者十人，或駕青牛，或乘白鹿，鶴氅繽紛，霞裙縹緲，手中各執樂器，所奏之樂，絕不與人間相類。吳奔追諦聽，足若離地，而趨走甚速。未幾天色向曉，從者顧謂吳曰：『子來已遠，得無迷於歸路乎？』吳因詢坐綵輿者爲誰。從者曰：『我泰山主碧霞元君，巡遊南極，炎海天妃設凝冰果會，留讌三日，今始回宮耳。』轉瞬間祥雲四散，吳從空墜地，乃山東布政司署內。適閽人啓扉，驚以爲盜，執送藩伯。藩伯坐廳事鞫之，吳曰：『章本順德民人，途遇仙樂，隨之而行，不知何以至此。』藩伯詫其妖妄，搜檢衣囊，一無所有，唯鮮荔數枚尚存，剖之甘芳，如新摘於樹者，始信其言，遂檄還粵東。吳自後頗厭烹飪之物，舉體輕逸，壽至九十八歲。

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二《孟婆》　古稱風神爲孟婆。蔣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詞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個船兒倒轉。』按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女遊於江，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其帝女，故稱孟婆。《丹鉛總錄》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舶舉。野人相傳爲孟婆發怒。

又《嫦娥》　《吹劍錄》月與日幷明，人所敬事，詞人以嫦娥之說，吟咏極其褻狎。至云：『二二初三四，娥眉天上彎。待奴年十五，正面與君看。』按嫦娥奔月，事見《歸藏》，又《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而奔月。』許愼注曰：『嫦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然嫦娥之說不經，學齋佔畢謂，卽常儀占月之誤。周官註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鳳洲詩云：『不信琱弧摧九日，卻留明月隱嫦娥。』足破其謬。然昔有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宮句，其說亦非始於鳳洲矣。

又《結璘》　《黃庭經》云：『高奔日月上吾道，鬱儀結璘善相保。』註引上清紫文云：『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據此則奔月者不止一嫦娥矣。是月爲逋逃藪也，袁郊詩云：『嫦娥竊藥出人間，藏在蟾宮不放還。后羿遍尋無覓處，誰知天上亦容奸。』又月中有仙人宋無忌，斫月桂者爲吳剛，或爲吳賀。又登眞隱訣曰：『上眞之道七，鬱儀奔日丈爲最，結璘奔月文爲次』。蓋鬱儀者羲和也，結璘者嫦娥也。據此則結璘乃嫦娥別名也。

又《堅瓠七集》卷一《巫山神女》　宋長汀吳若訥簡言過巫山神女廟，題詩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空成。只因宋玉閒唇吻，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謝。〇蜀有請仙者，書巫山神女降，或戲問曰：『聞仙娥與楚襄王有情，是否？』仙書曰：『妾與襄王豈有情，襄王春興夢魂輕。祇緣宋玉多讒謗，流盡巫江洗不清。』

又卷二《大都供奉女》　《平江紀事》：致和改元七月之望，士子楊彥采、陸升之載酒遊蓮塘。舟泊橫塘橋下，月色明霽，酒各半酣。聞隣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姬也。躡而窺之，見燈下一姬，自弄絃索。二人往見，詢其所由，曰：『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以事至江南。』二人命取舟中肴核，就燈同酌，求歌以侑觴。則曰：『妾近冒風失音，不能奉命。』強之，乃曰：『近日遊訪西子陳跡，得古歌數首，敢奉清塵。』凡一歌，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窗白玉床。』又歌『吳王舊國水煙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又『館娃宮外似蘇臺，鬱鬱芊芊草不開。無風日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過來。』又『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猶雜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尤爲君王泣數行。』又『春入長洲草又生，鷓鴣飛起少年行。年深不辨娃宮處，夜夜蘇臺空月明。』又『幾多雲樹倚青冥，越焰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血，至今青草不勻生。』又『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彥采曰：『歌韻悠柔，含悲聳愴，固云美矣，第西施乃亡人家國妖艷之流，不足道也，願更他曲。』姬更歌曰：『家國興亡來有以，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彥采曰：『此言固是，然皆古人陳言，有何新聲，傾耳一聽。』又歌曰：『家是紅羅亭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東流水，錯把無緣當有緣。』歌竟，掀篷攬衣，躍入水中。彥采驚寤，升之醉眠腳後。翌日事傳吳下。

又卷三《金華神女》　汴梁吳某，以事過錢塘。道出晉陵，艤舟望亭，月朗風清。危坐舷上，見有緋衣，披髮持兩炬，自竹林間出。後一女

子，年十八九，冠鳳玉冠，曳鮫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吳見而驚，頃至岸側，回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於是滅炬而去。女子登舟謂吳曰：『頃見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讎也。索君且數十年矣，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否則，君當死其手。』生聞之，益驚駭。女子笑曰：『君怯耶，吾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與君爲姻好。竊知君將有不濟，故相救耳。今事已已，我亦當去君矣。』逐去，不復返顧。吳目送至林中，不見，將掩關，忽見女子坐其後。吳大驚，女子曰：『知君怯，故相戲，安有數十年暌索，一旦邂逅，而遽往者耶？』遂入舟中，取酒共飲。語言諧謔，悉如常人。天將明，謂吳曰：『舟楫已有曉色，勢不能久留，當與君子訣矣。後十年君遊華山日，多置脂粉於路隅梧桐下揚之，或可得一會也。』因索筆題詩一絕，贈之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流。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總是愁。』相與流涕歔欷而去。

又《黃衣少年》 明，鄭翰卿客西寧侯邸第。晝寢，夢一黃衣少年邀至左廡下共飲。呼一麗人至，靚妝絕代。少年自起舞，歌春遊之曲曰：『芳草多情，王孫未歸。遲我良朋，東風吹衣。』麗人作迎風之舞，歌春愁之曲，曰：『老鶯巧婦送春愁，幾度留春更不留。昨日漫天吹柳絮，玉人從此懶登樓。』鄭正歡適，少年曰：『文羌校尉來矣。』見一人綠袍危冠，踉蹌而至。罷席而寤，起視庭中，牡丹一花，映日婉媚。一黃蝶翩翩未去，乃花神與少年耳。綠葉上一螳螂，長二寸許，則文羌校尉也。其年西寧薨，翰卿遄歸。

又《堅瓠餘集》卷一《孝道明王》 《子菴雜錄》：西晉時，丹陽有老嫗，姓諶氏，不知其年幾何。顏色常如嬰兒，人稱爲嬰母。嘗於吳市收養一孩，長而英異，性至孝。時談神明之事，且云：『吾受天符，爲孝道明王，因授母以修眞之訣。』而自隱去。後吳猛、許遜，俱傳嬰母之道而成仙。

又卷四《金姑娘娘》 康熙癸未夏，吳中乏雨。有人自江北來，傳有一婦趁紫缸，行數里即欲去，云：『我非人，乃驅蝗使者，即俗所稱金姑娘娘。今年江南該有蝗災，上帝不忍小民乏食，命吾渡江收取麻雀等鳥，以驅螽蝗。汝傳諭鄉農，凡有蝗來，稱我名即可除。船錢百文，在汝家門首，可歸取之。』俄不見。已而常州一帶果有蝗從北來，鄉農書金姑娘娘位號，揭竿祭賽，蝗即去。後聞人言，崇禎庚辰辛巳間，向有金姑娘娘紙馬。六十年來，幷不刷印。至今歲復興，大獲其利。予家庭中，秋間果無鳥雀，至冬復集。

又《林九姑》 閩古田有喬松，松下祠神，曰林九姑。松固輪囷成林，而柯九出，祈禱者雲集，靈應如響。福清毛秉義貧不能歸，求濟於神。書券告貸，置案上。翌日，松枝上有羅綃裹金數九十。義得之大喜，持歸，數年息千倍。初無償意，姑忽以聲至其家見索，起居飲啖皆如人。義但盛爲供具，枝詞軟語，終無償意。姑曰：『不償吾金，恐貽禍在胤子。』義即匿其子於師家，戒勿出。姑曰：『兒安所匿，顧兒無罪也，吾但焚爾居。』義復爲之備，數日火起，義有叔曰孔墀，亦在救焚，姑告之曰：『公貴人也，公家安得有負義如義者？不念資所自來，而久負，至索又不與，吾非欲奪其所有，祇還其所本無耳。』自是義貧如洗。孔墀中萬曆甲戌進士，任戶部郎。

又《堅瓠廣集》卷五《墮崖女》 《拙菴雜組》：嘉靖中，有宦而川遊者，過險道，女自輿墮崖下。崖逼溪流，深黯莫測，以爲必死，痛哭而去。後任滿還過其地，將爲招魂之奠。土人謂年來見一仙女，飛憩亭上，旋復飛去。宦遊者曰：『有是哉？』停驂俟之，果見飛至。視之，乃其女也。父母齊出抱女，女亦以父母故止，曰：『兒在此甚樂，不願歸也。』強之歸，問何以得生，曰：『墮時即止崖石上，饑則食樹子，久而身輕能飛，兒亦不自省。』自火食後，身不能輕，還其故步矣。

又《烏石山神女》 《湖海搜奇》三山陳景著，弱冠時元宵觀燈，道逢女鬟，執絳紗燈迎於道左。景著惑之，隨之往。至城外烏石山頂神女廟，有盛飾女郎侯於廟門，見而叱鬟曰：『此陳探花也，何乃挈至此？』燈遂滅，女亦不見。陳驚眩仆地，至曉始甦。永樂乙未，果探花及第。

清・袁枚《子不語》卷七《孛星女身》 山東有施道士者，善祈晴雨。乾隆十二年，東省大旱，撫軍準泰祈雨不得，鎖道士而逼之。道士曰：『雨非不可得也，但須某日孛星下降。公捐錦被一條，白金百兩，某捐陽壽十年，方可得雨。』

撫軍如其言。至期，道士登壇，呼一童子近前，令其伸手，畫三符于掌中，囑曰：『至某處田中，見白衣婦人，便擲此符，彼必追汝，汝以次符擲之；彼再追汝，以第三符擲之；速歸上壇避匿可也。』童子往，果見

白衣婦，如其言擲一符。婦人怒，棄裙追童。童擲次符，婦人益怒，解上衣露兩乳奔前。童擲三符，忽霹靂一聲，婦人褻衣全解，赤身狂追。童急趨至壇，而婦人亦至。道人敲令牌喝曰：『雨，雨，雨！』婦人仰卧壇下，雲氣自其陰中出，彌漫蔽天，雨五日不止。道士覆以錦被，婦漸蘇，大恚耻，曰：『我某家婦，何爲赤身卧此？』撫軍備衣服令着，遣老嫗送歸，以百金酬其家。

事後問道士，道士曰：『孛星女身而性淫，能爲雲雨，居天上亦赤體，惟朝北斗之期始着衣裳。是日下降田間，吾以符攝入某婦之身，使替代而來，又激怒之，使雷雨齊下。然用法太惡，必遭陰譴矣。』不數年，道士暴亡。

又《土地奶奶索詐》　虎踞關名醫涂徹儒，與余交好，其子婦吳氏，孝廉諱鎮者之妹也。乾隆丙申六月，吳氏夜夢街坊總甲李某持簿化緣，口稱虎踞關將有火災，糾費演戲以禳之，簿上姓名皆里中相識者。正徘徊間，有老婦人黃衫絳裙，從門外入，謂吳曰：『今年此處火災是九月初三日，君家首被其禍，數不可逃，須燒紙錢買牲牢還願，庶不至燒傷人命。』吳氏夢醒，方悟總甲李某久已物故，乃往各鄰家告以故，并問此間可有衣黃衫婦人否，皆曰無之。吳有戒心，往禱土地廟，見所塑土地奶奶宛然夢中所見，驚懼異常。諸鄰聞之亦大駭，彼此演戲祭禱，費數百金。將至九月，涂氏一門衣箱器具盡搬移戚里家，自初一日起不復舉炊矣。至期四鄰寂然，并無焚如之患，涂氏至今安好。

又卷八《九天玄女》　周少司空青原未遇時，夢人召至一處，長松夾道，朱門徑丈，金字榜云：『九天玄女之府。』周入拜，見玄女霞帔珠冠，南面坐，以手平扶之，曰：『無他相屬，因小女有小影，求先生題詩。』命侍者出一卷子，漢、魏名人筆墨俱在焉。淮南王劉安隸書最工，自曹子建以下，稍近鍾、王風格。周素敏捷，揮筆疾書，得五律四章。玄女喜，命女出拜，年甫及笄，神光照耀，周不敢仰視。女曰：『周先生富貴中人，何以身帶暗疾？我無以報，願爲君除此疾，作潤筆之費。』解裙帶授藥一丸，命吞之。周幼時誤食鐵針，着腸胃間，時作隱痛，自此霍然。醒後詩不能記，惟記一聯云：『冰雪消無質，星辰繫滿頭。』

又《續子不語》卷二《子不語娘娘》　固安鄉人劉瑞，販鷄爲生，年二十，頗有姿貌。一日，驅十餘鷄往城中販賣，將近城門，見一女子，容態絶世，呼曰：『劉郎來耶？請坐石上，與郎有言。我仙人也，與郎有緣，故坐此等君。君不須驚怕，決不害君，且有益於君，但可惜前緣止有三年耳。君此去賣鷄，必遇一人全買，可以掃擔而空，錢可得八千四百文。』劉唯唯前行，心終恐懼。及至城中賣鷄，果如所言，心愈驚疑，以爲鬼魅，思避之；乃繞道從別路歸家，則此女已坐其家中矣。笑曰：『前緣早定，豈君所能避耶？』劉不得已，竟與成親，宛然人也。

及旦，謂劉曰：『住房太小，我住不慣，須改造數間。』劉曰：『我但有鷄價八千，何能造屋？』女曰：『君不須慮及於此，我知此房地主，亦非君產，是君叔劉癩子地乎？』曰：『然。』曰：『此時癩子在賭錢場上輸了二千五百文。君速往，他必向君借銀，君如數與之，地可得也。』劉往賭錢處，果見乃叔被人索賭債捆縛樹上，見劉瑞喜不自勝，曰：『侄肯爲我還賭錢，我情願將房地立契奉贈。』劉與錢，立契而歸。女在其屋旁添造樓屋三間，頗爲宏敞。頃刻家伙俱全，亦不知其何從來也。

鄉鄰聞之，爭來請見。劉歸問之：『可使得否？』女曰：『何妨一見。但鄉鄰中有王五者，素行不端，我惡其人，叫他不必來。』劉以告之，王不肯，曰：『衆鄰皆見，何獨外我？』遂與群鄰一哄而入。群鄰齊作揖，呼嫂問安。女答禮回問，顏甚溫和。王五笑曰：『阿嫂昨宵受用否？』女罵曰：『我早知汝積惡種種，原不許汝來，還敢如此撒野！』厲聲喝曰：『捆起來！』王五雙手反接跪矣。又喝曰：『掌嘴！』王五自己披頰不已。於是衆鄰齊跪，代爲討饒。女曰：『看諸鄰面上，叉他出去。』王五踉蹌倒爬而出。嗣後遠逃，不敢再住村中。

女爲劉生一子，眉目清秀，端重寡言。劉家業小康，不復販鷄矣。一日，女忽置酒，抱其兒置劉懷中，而痛哭不已。劉驚問故，曰：『郎不記我從前三年緣滿之說乎？今三年矣，天定之數，絲毫不爽，不能多也。但我去後，君不妨續娶，囑後妻善撫我兒。須知我常常要來看兒，我能見人，人不能見我也。』

劉聞之大慟。女起身徑行，劉牽其衣曰：『我因卿來之後，家業小康。今卿去後，我何以爲生？』女曰：『所慮甚是，我亦思量到此。』乃袖中出一木偶，長寸餘，贈劉曰：『此人姓子，名不語，服事我之婢也，能知過

去未來之事。君打掃一樓供養之，諸生意事，可請教而行。』劉驚曰：『子不語，得非是怪乎？』曰：『然。』劉曰：『怪可供養乎？』女曰：『我亦怪也，君何以與我爲夫妻耶？君須知萬類不齊，有人類而不如怪者，有怪類而賢於人者，不可執一論也。但此婢貌最醜怪，故我以「子不語」名之。不肯與人相見，但供養樓中，聽其聲響可也。』劉從之，置木偶於樓中，供以香燭。呼『子不語娘娘』，則應聲如響，舉家聞其聲不見其形也。有酒食送樓上，盤盤皆空，但聞咀嚼之聲。踏梯腳迹，弓鞋甚小。

女臨去時猶與劉抱卧三晝夜，早起撫之，渺然不見，窗戶不開，不知從何處去也。供子不語三年，有問必答，有謀必利。忽一日，此女向空而歸，執劉手曰：『汝家財可有三千金乎？』曰：『有。』曰：『有，則君之福量足矣。不特妾去，子不語娘娘，妾亦攜之而去也。』嗣後向樓呼之，無人答矣。

其子名釗，入固安縣學。華騰霄守備親見之。

又卷九《桃源女神》 桃源縣鄭氏女，生而端整，寡言笑，年及笄。一日，謂其母曰：『兒將某日死，死當爲某村神，其地當廟祀我。』母以爲顛，弗信。及期，微疾，數日而卒。卒時端坐，顏貌如生，室中聞異香；雲旗風馬之狀，家人咸隱約見之。後數日，某村男女同日夢女告曰：『吾當血食於此，爲爾等福。』居民以爲神異，醵金塑像，號曰『娘娘廟』，頗著靈異。乾隆三十四年事也。

女舊有婢李氏，最親昵。女爲神後，每月必數召婢去。肩輿至廟，昏睡終日，醒而歸。倘神欲留，強歸，肩輿十人不能舉。李氏嫁後，仍赴召如常。至五十一年冬，李氏謂夫曰：『娘娘命我臘月某日去，去不復歸矣！』夫素不信神，諾之而已。至日，李沐浴焚香，使人召其夫一訣。夫故不歸。李恚曰：『誤吾時刻矣，改次年正月某日。』夫歸，聞不死，以爲妄。至次年某日，李又召其夫作別，夫怒曰：『又作狡獪矣！』竟歸視其死否。及歸，李言笑如常，囑家事數語，憑几瞑目而逝。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五《神洲廟》 虞山有神洲廟，不知始于何時。其神爲女像，端嚴美麗，凡婦人求子者，輒禱焉。嘉慶己卯歲，有諸生錢雲驤者，偕二友人讀書其中。錢素狂，適夏月暑甚，謀移神像，而置卧榻于殿上，一友頷之，一友止之。聞于廟僧，僧亦曰：『神最靈，不可也。』錢笑曰：『吾視神美，若果靈，當現形與我同宿。』遂上殿抱之出，而移其榻，是夕錢驟病。家人知之，迎以歸，病益劇，不數日遂死。其一友頷之者，亦染外症幾半年，而止之者則無恙也。

又《陳三姑娘》 青浦金澤鎮有淫祠曰陳三姑娘者，有塑像附東嶽行宮。每年逢三月廿八、九月初九，遠近數百里內，男女雜遝，絡繹而至者，以數萬計。燈花香燭，晝夜不絕。鄉中婦女，皆裝束陪侍女神，以祈福祐。或有疾病者，巫輒言觸犯三姑，必須虔禱。於是愚夫愚婦亟具三牲，到廟求免。廟僧拒門不納，索費無已。亦看其家之貧富，富者至少三十番，然後延入，以爲利藪。地方上有庠生楊姓者，爲廟中護法，與僧朋比剖分。相傳禱祝時，必擇美少年入廟哀求，尤爲響應，眞可笑也。三姑娘者，云是吳江之蘆墟人，居三白蕩邊。年十六、七，美麗自命，有『桑間』『濮上』之行。其父覺之，遂沉諸湖，後爲祟，由來已久。道光六年十一月，余友徐君既若爲青浦少府。先有孝廉倪皋者，稟於臬憲，奉文禁止。又有徐某與楊姓爭利，互控松江府，歷年未審。既若抵任後，聞此言之鑿鑿，乃奮然親往廟中，果有其事。遂鎖拿三姑娘下船，其像盛粧纖足，體態宛然。觀者數千人，咸以爲不可褻瀆神明，叩求寬免，恐觸禍也。乃載歸，置縣堂下，縱火焚之，其訟遂結。民之愚惑如此。其後，聞東嶽廟左近，有鄉婦半夜忽然讒語，自言爲三姑神，欲求一舟，送其渡河遠徙。其夫少遲，則三姑神大哭曰：『天既明，恐不及矣，此亦氣數也。』言訖寂然。卽徐少府鎖拿之日也。

又《王老相公桑三姐》 又常熟鄉民每有疾病，輒禱王老相公及桑三姐。相傳老相公者，係本地人，一生好酒，乘醉投河，一靈未泯，因而爲祟。禱者先備餚饌醇酒，置病人榻前，使兩鄉愚作陪。酒三行，漸移席出門外，且至近水河濱。預雇一舟，又移席置舟上，卽解纜，搖到大河空闊處。陪者忽詭相怒，大罵攘臂，遂將席上所有餘酒殘餚，盡棄河中，以爲送老相公去矣。桑三姐者，亦本地人，生時頗美，偶與和尚一笑，彼此直出無心。其父疑之，遂將三姐捆束，投諸水中。和尚聞有此事，亦投河以明心迹。一靈未泯，亦爲祟。鄉閭至刻畫像，俗稱爲『佛馬』是也。病者亦禱之。此三事相類，皆狄梁公之所謂淫祠當禁也。

清・姚福均《鑄鼎餘聞・樂清縣龍母廟》 黃塘《萬曆溫州府志》

云，神姓江氏，方笄未嫁，浣沙見石。吞之，有妊。以父母疑，躍江溺死。忽雷電交作，其腹迸蜥蜴成龍入海，猶回顧其母。今其港有望娘匯，邑人因葬之，爲立祠在瑞應鄉。

齊召南《溫州府志》，永嘉蒼山周氏女，及笄未字。汲水溪邊，見一卵，悅之取含於口，不覺吞下，遂有娠。後產一白龍，女驚死。鄉人取其骸骨塑以泥，藏諸巖洞間。旱則迎之祈雨。嘉靖十三年，大旱。縣尹周琉禱弗應，有繫獄者稱，係龍母族裔。獻議迎龍母渡江。及抵山川壇，俱霏微雨護送。有從行者負旗先驅戒弗展。衆望雨久，強展之。風雨頓作，龍負雲起，如白氣舞於空中，嘖嘖有聲。開元寺溫州衛治多拔仆，惟山川壇龍母廠不動。燭亦不滅，雨傾蓋下。不移時，河溢入城。嗣後亢旱禱輒應。

又《順懿夫人、臨水夫人、陳夫人》　潘紹詒《光緒處州府志》云，順懿夫人廟在麗水縣治西，太平坊鶴鳴井南，祀閩中女子陳靖姑，引《十國春秋》曰：靖姑，陳守元女弟也，嘗餉守元於山中，遇餒，嫗飯之，遂授以符籙，驅使五丁。永福有白蛇爲孽，惠宗召靖姑驅之。靖姑斬蛇爲三，詔曰：『蛇魅行妖術，隱淪後宮，誑欺百姓。』靖姑親率神兵以安元元，功莫大焉。其封爲順懿夫人，食古田三百戶，以一子爲舍人。

彭潤章《同治麗水縣志》十三云：婦女敬事夫人，即所稱順懿夫人、護國馬夫人也。順懿廟在太平坊鶴鳴井者，香火尤甚。凡求子者，必赴廟虔禱。兒生，自洗兒及彌月、週歲，必設位於家，供香火。招瞽者唱夫人遺事，曰唱夫人每歲上元前二日司事，擇婦人福壽者數人爲夫人，沐浴更新衣。次日平明陞座，各官行禮，士女焚香膜拜，絡繹不絕。至夜，舁夫人像巡行街市，張燈結綵，鼓吹喧闐。小兒數百人皆執花燈跨馬列前隊，觀者塞路。至元夕，南園管痘夫人出，亦如之。

國朝施鴻保《閩雜記》卷五云：陳夫人亦稱臨水夫人，閩中各郡縣有廟。婦人奉祀尤謹。梁茝林《退庵隨筆》載：夫人名靖姑，古田縣臨水鄉人。閩王璘時，夫人兄守元有左道，隱居山中，夫人嘗餉之，遂受祕籙符篆，役使鬼神。曾至永福，誅白蛇怪。璘封爲順懿夫人，後逃處於海上，不知所終。謝金鑾《臺灣縣志》又云：夫人名進姑，福州人，陳昌女，唐大曆二年生，嫁劉杞。孕數月，會大旱，脫胎祈雨，尋卒，年祇二十四。卒時自言，吾死必爲神，救人產難。建甯陳清叟子婦，孕十七月不娩。神見形療之，產蛇數斗。古田臨水鄉有白蛇洞，吐氣爲疫癘。一日鄉人見朱衣人仗劍斬蛇，語之曰：『我江南下渡陳昌女也。』言訖不見，乃立廟於洞側，自後靈蹟甚著。宋淳祐中，封崇福昭惠慈濟夫人，賜額順懿。後又加封天仙聖母青靈普化碧霞元君。此說多本書坊所刊陳進姑傳，如建甯陳清叟事。據《建甯志》。宋時浦城徐清叟子婦產難，夫人幻形救之。謝之不受，問其姓名里居，但曰古田人，陳姓。後徐知福州，令人至古田訪之，見廟中像，悟爲夫人幻身，乃請於朝，加贈封號。今婦人臨蓐，必供夫人像室中。至洗兒日，始拜謝而焚之。與此說亦不同。若書坊所刻傳，尤多誕妄如云夫人七歲被風攝去，至十三歲道成始歸，嫁同里黃姓，助王璘用兵。及斬長坑鬼，收石峽怪等事。事既不典，言亦無文，或乃據之以爲廟中楹帖，殊可笑也。

又《妙應柳夫人》　《湖北黃岡縣志》云：明代柳夫人，齠年遭賊刃，無所傷稍，長好道家言。適龍氏，有子，父諱正，謀抗明兵，力阻不聽，與壻俱敗死家俘焉。洪武初，夫人溯舟江上至武磯。愛其林巒洲渚，請地於官，許之。有老叟袖書一卷授之。時將軍鄧愈討麻陽，微服雜衆人中，往見夫人，獨指之曰：『將軍何不輿耶？且將軍毋輕敵。有難吾當助之，見羣鴉衝陣則吾來也。』愈進兵果敗，忽鴉聲接羽而過，見夫人緋衣躍馬，風霆陡作，沙石如射，遂克麻陽。事聞，賜封妙應夫人，建生祠武磯上，年九十餘卒。今舟商祭之，曰水神，鄉人以爲痘神，皆祀之。

又《慧感顯應善利夫人》　慧感夫人靈姑廟，在蘇州承天寺，即寺之伽藍神也。宋林戊《靈姑廟碑記》云：元符戊寅夏，吳中大旱，至二年春夏之交，城中溝澮墊淤蒸爲疫，朝請郎祝公安上適判軍州事，分禱所宜祀者。一日會承天寺客，言此，梁衛尉卿陸僧瓚捨宅爲之。昔號廣德重元寺，陸卿有女不嫁，經營其事，既死祀於寺東廡。開寶中，吳越忠懿王道出吳江，大風幾覆舟，見女子拯之。自言重元寺神也，本國加封號感應聖姑。今里中祀之甚謹。公聞即言明日致禱。既歸，齋沐蔬食，期得雨而後復膳。黎明躬至祠下，載拜聽命。未及命駕，注雨滂沱。即日闔境告足。自爾有請必應，具白於外臺。使者以聞，詔封慧感夫人，秩祀公侯，列於祀典。又范成大《靈姑廟記》曰：祝安上除知台州，至錢塘將濟，夢一夫人告以風濤之險。明日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嘗有祝史竊廟中懸旛縶

其身，環走殿內，自言某實盜也，將夜半踰城還家，神靈潛制於此。建炎中，金兵南下，居民有事之者告以兵難，不數日城陷。乾道三年秋，禱雨有應，父老顧安時上其事，加封慧感顯應善利夫人。

又《聖姑　昇姑》　在西洞庭山，明盧熊《蘇州府志》云：唐人記姑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殺之。自死至唐中葉，幾七百年。顏色如生，儼然側卧。祈禱者心有侮慢，風迴其船，無得達者。每日沐浴裝飾，爲除爪甲，形質柔弱，只如熟睡。蓋得道者歟。《辨疑志》稱：大曆中，洞庭昇姑寺有昇姑廟，其棺柩在廟中，俗傳姑死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賽禱。歲獻衣服裝飾不絕。其巫祕密，云不可就視，棺開卽有風雨之變。里人敬視，無敢窺者。有李七郎，荒狂不逞。率奴客啓棺，惟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雨之變。又《續志》云：舊傳晉王彪有二女，長號聖姑，次素姑。常著柘木屐子涉水而行，衣不霑濕。人以爲神，遂立廟。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七　余前記慈谿小靈峯關牒事，茲又聞有一廟，淫祀也。廟中之神不知何姓，塑一女像配之，則張氏女也。初張氏女從母至小靈峯進香，歸而自言神悅其貌，將以爲妻。自是閉門不與人接，而時有香氣出其房中，兒女燕婉語亦往往聞焉。家人患之，莫可如何。居數月，女腹彭亨矣。母以告其父，父曰：『處子而有孕，是爲門戶羞。』立逼女死。神憑女而言：『苟殺是女，必禍爾家！』其父怒曰：『吾不畏也，必殺女！』女知不免，泣曰：『吾爲此一塊肉而死，凡婦女懷任者我必祐之。』乃於夜中投水死，屍逆流達於廟前。其夕廟祝夢神曰：『起，起，迎夫人。』不解所謂。次日，其家失女，疑其逃也，四出跡之，而得其屍。其兄憤怒，至廟中，批神頰無算，又以指爪碎其皕。靈峯人聞其事，乃塑女像，稱曰夫人，至今麗婦輒禱焉，香火甚盛。二月某日爲夫人生日，紅裙綠鬢相望，而神面爪痕竟不可去，屢經改塑，瘢痏如初。

織女

《史記》卷二七《天官書》　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唐・張守節《正義》：『自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此星也。』）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

清・褚人穫《堅瓠二集》卷二《牽牛織女》　《述異記》：天河之東有美女，天帝女孫也。機杼勞役，織成雲霧天衣。容貌不暇整理，帝憐之，嫁與河西牽牛，自後竟廢織紝。帝怒，責歸河東，使一年一度與牽牛相會。《淮南子》曰：『烏鵲填橋而渡織女。』張衡云：『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渡河之說，非止世俗之見也。○《荆楚歲時記》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借天帝二萬錢備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又云：『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訛其聲爲黃姑。』《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黃姑織女星，相去不盈尺。』劉筠詩：『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李後主又誤以黃姑爲織女，有『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句。按《史記》『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代醉編》謂河鼓十二星在牽牛北，非。牽牛七夕良會，使河鼓冒此虛名，能無遺憾。

又《織女祠》　《中吳紀聞》：崑山縣東。地名黃姑。傳牽牛織女降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水，水湧溢，牽牛不得渡，因名爲百沸河。鄉人立祠祀之，列二像。建炎兵火時，士夫多避地東岡，範生題詩祠壁曰：『商飈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惟一夕，因何朝暮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像，獨存織女焉。



明・楊爾曾《新鐫仙媛紀事》

人神婚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　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知瓊。早失父母，天地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美

異，非常人之容，覺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之衣，姿顏容體，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瑠璃五具。飲啖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德，宿時感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爲損。然往來常可得駕輕車，乘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繒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爲君生子，亦無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爲夫婦。贈詩一篇，其文曰：『飄浮勃逢，敖曹雲石滋。芝一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感，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菑。』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錄。兼註《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爲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又可以占吉凶，猶揚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作夫婦經七八年，父母爲超娶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閨室，輒聞人聲，常見踪跡，然不睹其形。後人怪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爾，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飲啖。發篋，取織成裙衫兩副遺超，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離，肅然昇車，去若飛迅。超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知瓊。驅馳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控左援綏，同乘至洛，遂爲室家，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作《神女賦》。

唐・牛僧孺《玄怪録》卷二《崔書生》　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者，於東周邏谷口居，好植花竹，乃於戶外別蒔名花，春暮之時，英蕊芬郁，遠聞百步。書生每晨必盥漱獨看。忽見一女郎自西乘馬東行，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郎有殊色，所乘馬駿。崔生未及細視，而女郎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於花下先致酒茗罇杓，鋪陳茵席，乃迎馬首曰：『某以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香茂似堪流盼。伏見女郎頻自過此，計僕馭當疲，敢具簞醪，希垂憩息。』女郎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郎顧叱曰：『何故輕與人言！』言訖遂去。崔生明日又於山下別致醪酒，俟女郎至，崔生乃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郎曰：『單馬甚疲，暫歇無傷。』因自控女郎馬至堂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曰：『君既未婚，予爲聘可乎？』崔生大悅，再拜跪，請不相忘。老青衣曰：『事卽必定，後十五日大吉辰，君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幷於此備酒饌。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有微疾，故小娘子日往看省。某去，便當咨啓，至期則皆至此矣。』於是促行。崔生在後，卽依言營備吉席所要。至期，女郎及姊皆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遂以女郎歸於崔生。母在舊居，殊不知崔生納室。以不告而娶，但啓聘媵。母見女郎，女郎悉歸之禮甚具。經月餘日，忽有一人送食於女郎，甘香特異。後崔生覺慈母顏衰瘁，因伏問几下，母曰：『吾有汝一子，冀得永壽。今汝所納新婦，妖美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嘗識此，必恐是狐媚之輩，傷害於汝，遂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郎，女郎涕淚交下，曰：『本侍箕帚，便望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媚輩，明晨卽便請行，相愛今宵耳。』崔生掩淚不能言。明日，女郎車騎至。女郎乘馬，崔生從送之，入邏谷三十餘里，山間有川，川中異香珍果，不可勝紀。館宇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女郎曰：『小娘子，無行崔生，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傳女郎姊言曰：『崔生遺行，使大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責誚再三，辭辯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遂坐於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女樂洽飲，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郎曰：『須令崔郎却回，汝有何物贈送？』女郎遂出白玉合子遺崔生，崔生亦自留別。於是各嗚咽而出，行至邏谷，迴望千巖萬壑，無徑路，自慟哭歸家。常見玉合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崔生出見，胡僧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見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貧道望氣知之。』崔生因出合子示胡僧，僧起拜請曰：『請以百萬市之。』遂將去。崔生問僧曰：『女郎是誰？』曰：『君所納妻，王母第三箇女玉卮娘子，他姊亦負美名在仙都，況復人間。所惜君娶之不得久遠。倘住一年，君舉家必仙矣。』崔生歎怨泊卒。

又《張老》　張老者，揚州六合人，園叟也。其鄰有韋恕者，梁天監

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長女既笄，召里中媒媼，令訪良才。張老聞之，喜而候媒於韋門。媼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媼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於媼，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媼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顧叟非匹，吾安能爲叟一杯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強爲吾一言之。言不從，卽吾命也。』媼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媼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況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媼何無別之甚耶？』媼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爲吾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媼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於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之。張老既娶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鋤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濯，了無愧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居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張老，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卽去者，恐有留戀，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旦且歸耳。』天將曉，來別韋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後數年，恕念其女，以爲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長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山南，適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過水延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見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嘹喨耳目。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門吏，拜引入中廳。鋪陳之物，目所未覩。異香氛氳，遍滿崖谷。忽聞環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固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略梳頭，卽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於堂前。其堂沉香爲梁，玳瑁占門，碧玉窗，珍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序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韋於內廳。明日方曉，張老與韋氏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卽歸。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中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數十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有音樂之聲。韋君在後，小青衣供侍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乃下於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太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殷勤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並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貫，持此爲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却到天壇，崑崙奴拜別而去。韋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錢，庸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千萬，持此席帽爲信。』王老曰：『錢卽實有，帽是乎？』韋前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自青布幃中出，曰：『張老嘗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蹤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錢，載而歸，乃信眞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山南尋之，到卽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爲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復數年，義方偶遊揚州，而行北邸前，忽見張老崑崙奴前拜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中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於此酒家。大郎且坐，崑崙當入報。』義方坐於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眞金也。

驚歎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貞元進士李公者，知鹽鐵院，聞從事韓準太和初與甥姪語怪，命余纂而錄之。

唐・李朝威《柳毅傳》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愧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御。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托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托，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托，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

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台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俟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而宮門辟。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遂設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游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托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能鑒聽，坐貽聾瞽，使閨窗孺弱，遠罹搆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擊於此，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坼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涌。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

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

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撝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巳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顯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

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鉦傑氣，顧驟悍栗，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愧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卷，義士可殺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在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托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歛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岳，泄其憤怒；復見斷金鏁，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眞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負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疏狂，妄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嘆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担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

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範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

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逾月，乃襳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也？』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睽違，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爲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善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托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愼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忽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以言愼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之志，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爲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酣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容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

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敘而嘆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著，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咏而不載，獨可鄰其境。愚義之，爲斯文。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二《楊鑣偶大姑神》　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巡，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豔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鑣預於此行。鑣悅大姑偶容，有言謔浪。祭畢回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爲楊郎，遜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采顧，便希回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懇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闕與鑣姻懿，常言此事甚詳。

近者故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嗚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爲鑒戒也。

《太平廣記》卷六四引《神仙感遇傳・張鎬妻》　張鎬，南陽人也。少爲業勤苦，隱王房山，未嘗釋卷。山下有酒家，鎬執卷詣之，飲二三盃而歸。一日見美婦人在酒家，揖之與語，命以同飲。欣然無拒色，詞旨明辨，容狀佳麗。既晚告去。鎬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復往伺之，已在

酒家矣。復召與飲，微詞調之。婦人曰：『君非常人，願有所託。能終身，即所願也。』鎬許諾，與之歸。山居十年，而鎬勤於《墳》、《典》，意漸疎薄，時或忿恚。婦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脂一斗合藥，即足矣。』鎬未測所用，力求以授之。婦以鯉魚脂投井中，身亦隨下。須臾，乘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鎬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薄福也。他日守位不終，悔亦何及。』鎬拜謝悔過，於是乘魚昇天而去。鎬後出山，歷官位至宰輔，爲河南都統。常心念不終之言，每自咎責。後貶辰州司戶，復徵用薨，時年方六十。每話於賓友，終身爲恨矣。

又卷六七引《少玄本傳・崔少玄》 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衣綃衣，駕紅龍，持紫函，受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耳璫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於盧陲，陲小字自列。歲餘，陲從事閩中，道過建溪，遠望武夷山，忽見碧雲自東峯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陲曰：『玉華君來乎？』陲怪其言曰：『誰爲玉華君。』曰：『君妻即玉華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已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然夫人之音，陲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陲拜而問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隲所積。昔居無欲天爲玉皇左侍書，謚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嘗貶落。所犯爲與同宮四人，退居靜室，嗟嘆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爲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閩中，日獨居靜室，陲既駭異，不敢輒踐其間。往往有女眞，或二或四，衣長綃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燭燿如晝，來詣其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陲至而看之，亦皆天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仙秘密，難復漏泄，沉累至重，不可不隱。』陲守其言誠，亦常隱諱。洎陲罷府，恭又解印組，得家於洛陽。陲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後二年，謂陲曰：『少玄之父，壽算止于二月十七日。某雖神仙中人，生於人世，爲有撫養之恩，若不救之，枉其報矣。』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徧，以延一紀。』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几，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眞君，附奏上帝。須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嗽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訊於陲。陲諱之。經月餘，遂命陲語曰：『玉清眞侶，將雪予於太上。今復召爲玉皇左侍書玉華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將欲反神，還於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莫泄是言。遺予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世之情，畢於此矣。』陲跪其前，嗚呼流涕曰：『下界蟻虱，黷污仙上，永淪穢濁，不得昇擧。乞賜指喻，以救沉痼。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予留詩一首以遺子。予上界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無會者。予當執管記之。其詞曰：「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眞，無上之仙。光含影藏，形於自然。眞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其眞，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儔。百歲之後，空餘墳丘。」』陲載拜受其辭，晦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爲指明。少玄曰：『君之於道，猶未熟習。上仙之韻，昭明有時。至景申年中，遇琅琊先生能達。其時與君開釋，方見天路，未聞但當保之。』言畢而卒，九日葬，擧棺如空。發櫬視之，留衣而蛻。處室十八，居閩三，歸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陲與恭皆保其詩，遇儒道適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琊人也，遊華嶽廻，道次於陝郊。時陲亦客於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徵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馬韋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陲。陲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詠須臾，即得其旨。歎曰：『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傳於後學哉。』時坐客聳聽其辭，句句解釋，流如貫珠。凡數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陲執筆，盡書先生之辭。目曰《少玄玄珠心鏡》。好道之士，家多藏之。

又卷六八引《靈怪集・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卧庭中，時有清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衣，曳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

曰：『不意尊靈迴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遊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爲勑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丹縠之幃，施水晶玉華之簟。轉會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昇堂，解衣共卧。其襯體輕紅綃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龍腦之枕，覆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艷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爲試拭之，乃本質也。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牽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已託靈辰象。辰象之門，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群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爲翰指列宿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夕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他故也。君無相忌。』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廚，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翰曰：『天衣本非針綫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夕，顏色悽惻，涕流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在？』對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椀一留贈，言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侍女，將書函致。翰遂開封，以青練爲紙，鉛丹爲字。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書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闊，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牋答書，意甚慊切。並有酬贈詩二首。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年，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凡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所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反目。翰後官至侍御史而卒。

又卷八三引《原化記・吳堪》　常州義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爲縣吏，性恭順。其家臨荆溪，常於門前，以物遮護溪水，不曾穢污。每縣歸，則臨水看翫，敬而愛之。積數年，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然堪爲隣母哀其寡獨，故爲之執爨，乃卑謝隣母。母曰：『何必辭，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子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顏端麗，衣服輕豔。具饌訖，即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爲。乃密言於母曰：『堪明日當稱入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詐出，乃見女自堪房出，入廚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鰥獨，勑余以奉媲。幸君垂悉，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閭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堪爲吏恭謹，不犯笞責。宰謂堪曰：『君熟於吏能久矣。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於妻。乃曰：『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之求，妾能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曰：『辭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納令，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後一日，又召堪曰：『我要蝸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爲取之。』良久，牽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奇獸也，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蝸斗，此乃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糞火。』宰遂索炭燒之，遣食，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爲？』令除火埽糞。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糞，應手洞然，火颺暴起，焚爇牆宇，煙焰四合，彌亘城門，宰身及一家，皆爲煨燼。乃失吳堪及妻，其縣遂遷於西數步，今之城是也。

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上《裴航遇藍橋雲英》　裴航傭舟于襄漢，同舟樊夫人，國色也。航賄其婢裊烟，達詩曰：『同舟胡越猶懷思，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幸無諧謔，與郎君少有因緣，他日必爲配偶。』答詩曰：『一飲瓊漿百感

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區區上玉京。』後經藍橋驛，渴甚。茅舍老嫗絹麻，航揖之，求漿。嫗曰：『雲英，擎一甌漿來。』航飲之，眞玉液也。航憶樊夫人『雲英』之句，謂嫗曰：『小娘子艷麗過人，願娶之可乎？』嫗曰：『我老病，神仙遺藥，欲得玉杵臼搗之。君欲娶此女，但得玉杵臼，其餘無所須。』航月餘，果獲杵臼。嫗曰：『有如是信士，吾豈惜此女哉！』遂吞藥曰：『吾入洞爲裴郎具帷帳。』俄見大第，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後將妻小入玉峯洞中爲上仙。（出傳奇）

又《賢雞君遇西眞仙》 賢雞君魯敢，因行西城道上，遇青衣曰：『君東齋有客，伺君久矣。』乃歸。至庭際，見女子操英弄蕊，隱身花陰。君疑狐妖，正色遠之。女亦徐去。月餘，飛空而來曰：『奴西王母之裔，家於瑤池西眞閣。』恍如夢中，引君同跨彩鸞，在寒光碧虛中，臨萬丈絕壑，陟蟠桃嶺，西顧瓊林，爛若金銀世界，曰：『此瑤池也。』藍波烟浪，瀲灩萬頃，珠樓玉閣，玲瓏千叠，紅光翠靄間，若虹光貫天，兩腳挂地。命君升西眞閣，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語未畢，見千萬紅粧，珠珮玎璫，星眸丹臉，霞冠霓裳。一人面特秀麗，艷發其旁。西眞曰：『此吾西王母也。』久之，紫雲娘亦至。西眞曰：『此賢雞君也。』須臾，觥籌遞舉，霞衣吏請奏鸞鳳和鳴曲，又奏雲雨慶仙期曲。酒酣，復入一洞，碧桃艷杏，香凝如霧。西眞曰：『他日與君人間還，雙棲於此。』是夕，同宿於五雲帳中。次早，君辭歸，諸仙舉樂而別。

又《封陟拒上元夫人》 封陟居於少室，夜將午，忽見輜軿自空而下，覩一仙姝，斂衽而揖曰：『某本上仙，謫居下界，伏見郎君清潔，特謁光容，願侍箕帚。』陟正色曰：『某本孤介貞廉，不敢當神仙之命。』姝留詩而去。後七日又至，巧言白陟；陟又正色而不回意。後七日夜又至，曰：『逝波難駐，紅日易頹，我有還丹，能延君壽。』陟又怒曰：『我不欺暗室，爾是何精妖？苦相凌逼！』侍衛謂姝曰：『小娘子回車。此木偶人，豈神仙配偶耶？』輜軿出戶，珠翠響空。後二年，陟爲泰山所追，使者束以巨鏁，押至幽府。忽遇上夫元人游泰山。俄見仙騎，召使與囚俱來。陟仰窺，乃昔日仙姝。姝索狀判曰：『封陟操堅；實由朴戇，難責風情。更延一紀。』使者去鏁，陟遂跪謝，良久蘇息。（出傳奇）

又《任生娶天上書仙》 曹文姬，本長安娼女也。生四五歲，好文字戲，每讀一卷，能通大義，人疑其夙習也。及笄，姿艷絕倫，尤工翰墨，自牋素外，至於羅綺窗戶，可書之處，必書之，日數千字，人號爲書仙，筆力爲關中第一。當時工部周郎中越，馬觀察端，一見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絲竹，曰：『此賤事，吾豈樂爲之。惟墨池筆塚，使吾老於此間足矣。』由是藉藉聲名，豪貴之士，願輸金委玉，求與偶者，不可勝計。女曰：『此非吾偶也，欲偶者，請託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篇短句，艷詞麗語，日馳數百。女悉阿意。有岷江任生，客於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曰：『吾得偶矣。』或問之，則曰：『鳳棲梧而魚躍淵，物有所歸耳。』遂投之詩曰：『玉皇殿前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薰骨膩，霞衣曾惹御爐烟。』女得詩喜曰：『此眞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行事耶？吾願妻之，幸勿他顧。』家人不能阻，遂以爲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攜，微吟小酌，以盡一時之景。如是五年，因三月晦日，送春對飲，女題詩曰：『仙家無夏亦無秋，紅日清風滿翠樓，況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雲遊？』吟畢，嗚咽泣曰：『吾本上天司書仙人，以情愛謫居塵寰二紀。』謂任曰：『吾將歸，子可偕行乎？天上之樂，勝於人間，幸無疑焉。』俄聞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共窺見朱衣吏持玉版，朱書篆文，且曰：『李長吉新撰白玉樓記就，天帝召汝寫碑，可速駕無緩。』家人曰：『李長吉，唐之詩人，迄今三百年，焉有此？妖也。』女笑曰：『非爾等所知，人世三百年，仙家猶頃刻耳。』女與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雲霞燦燦，鸞鶴繚繞，于是觀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爲書仙里。（出麗情集）

又《謝生娶江中水仙》 越溪有漁者楊父，一女絕色，年十四能詩，每吟不過兩句，或問：『胡不終篇？』答曰：『無奈情思纏繞，至兩句，卽思迷，不復爲繼。』有謝生求娶焉。父曰：『吾女宜配公卿。』謝曰：『諺云：「少女少郎，相樂不忘；少女老翁，苦樂不同。」且安有少年公卿耶？』父曰：『吾女爲詞，多不過兩句，子能續之，稱吾女意，則妻矣。』乃命女奴示其篇曰：『珠簾半牀月，青竹滿林風。』謝續曰：『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夫。』遂偶之。後七年，夫婦每相樂，必對泣，多欲引泛江湖。春日，女忽題曰：『春盡花隨盡，其如自是花。』謝曰：『何故爲此不祥之句？』女曰：『吾不久於人間矣，君且續之。』

謝曰：『從來說花意，不過此容華。』女曰：『逝水難駐，千萬自保。』即以首枕生膝，瞑目而逝。謝感傷不已。後一年，江上烟波溶曳，見女立於江中，曰：『吾本水仙，謫居人間，今復爲仙，後倘思郎，即復謫下，不得爲仙矣。』（南卓解題敘）

又《崔生遇玉巵娘子》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漱看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有殊色，所乘駿馬極佳。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鋪陳茵蓆，乃迎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頗堪流盼。女郎頻日而過，計僕馭當疲，敢具脯醪，以俟憩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顧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馬隨之，到別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爽。』因自控馬，至當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曰：『君既求婚，予爲媒妁可乎？』崔生大悅，載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並於此備酒肴。今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咨啓，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在後，即依言營備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送女歸於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姿甚美。經月餘，忽有人送食與女，甘香殊異。後崔生覺母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帚，以望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輩，是不能容，明日即別。』崔生亦揮涕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邏谷三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屋室，侈於王者。青衣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曰：『崔郎遣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絕，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責誚再三，詞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女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曰：『須令崔郎却迴，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遺崔生，生亦留別，於是各嗚咽而出門。至邏谷口，回望千巖萬壑，無有徑路，因慟哭歸家。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叩門求食，曰：『君有至寶，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妻，乃西王母第三女玉巵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況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家不死矣。』生歎恨而已。（出幽怪錄）

又《星女配姚御史兒》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於蒲之左邑。有子一甥二，年皆及壯，而頑駑不學，姚日誨責，而怠游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臨遣，姚誡之曰：『每季一試，汝學有不進，夏楚必及。』及到山中，二甥曾不開卷，但樸斲塗墍爲務。姚之子稍長於二甥，獨懼責，攻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憑几，披書之次，覺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進而襲，俄而復爾，如是數四，遂迴視之，見一小豚，藉裘而卧，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於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莫知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叩門，搢笏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小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慚。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慮且懼，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頃之，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並乳保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常。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視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棱所擊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保皆甘言慰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避去，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幛，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再拜。夫人微笑曰：『小兒傷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閒整，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否？』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高閣，連雲而具。翌日，有輜軿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

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年皆十七八，玉顏紺髮，態度非常。夫人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坐，酒肴豐衍，非世所有，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是日合巹。夫人謂三子曰：『人生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曰：『某等愚蒙，扞格難成，何以致貴？』夫人曰：『易耳。』乃敕地上主者，召孔宣父。須臾，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導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開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璜祕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材，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頓覺風度夷曠，神明開爽。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艷麗之多。姚驚曰：『此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瞻對閑雅，疑有鬼魅所憑，苦問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語，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儒者曰：『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在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果皆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與子訣。』乃以湯飲三子，既飲，則昏頑如故，一無所知。〔出異聞錄〕

又《邢鳳遇西湖水仙》 邢鳳，字君瑞，寓居西湖。有堂，名曰此君，水竹清幽，常憩息其間。一日，獨坐堂中，見一女子，穿竹陰而來，鳳意謂人家宅眷，將起避之。女遽呼曰：『邢君瑞，何必迴避？妾有詩奉獻。』乃吟曰：『娉婷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虛度五秋霜。』鳳以詩挑之曰：『意態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仙壇？此君堂上雲深處，應與蕭郎駕彩鸞。』女曰：『子心予意，彼此相同，奈數未及期，事在五年之後，君當守官錢唐，西湖岸上，鳳凰山傍，有妾所居。有情不棄，千萬相尋。』言訖，不見。後五年，鳳果隨兄鎮錢唐，遂具舟楫，出西湖，欲尋舊約。默念間，忽聞荷花中鳴榔而歌，遙見一美人，舉手招之曰：『邢君瑞，可謂有信君子。』並舟相敍，曰：『妾乃西湖中水月仙也。千里相尋，足見厚意。』鳳喜躍過舟，蕩入湖心，人舟並沒。後人常見鳳與採蓮女游蕩於清風明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沒無時焉。〔出商芸小說〕

又《永娘配翠雲洞仙》 劉永娘家，以造花爲活，因積雪凍餒，母令買燒餅止飢，遇一婆婆覓餅，以與之。次日來謝，因出二小絹軸，付永娘曰：『夜靜可自展視，則隨意所欲。』永娘如其言，但見神光滿室，軸中畫樓閣，名之曰：『翠雲之洞』。洞傍有五色雲，書曰：『五雲車』。永娘意欲步雲，雲即隨起，至一所，燈火燦然，有青衣引入殿上，有一郎君對坐，其容迥別，曰：『此仙宮也，吾與小娘子有夫妻之分，故得至此。』須臾，婆婆引入宮內，遍觀樓臺，杯盤羅列。酒數行，二三美人起，與永娘同郎講合巹之禮。飲罷，入洞房，成匹偶。及早，覺身已在其家。自是每興念，即到洞房。後遂仙去。

又《錢忠娶吳江仙女》 錢忠，字惟思，少好學多聞，隨侍父湖湘。後以家禍零替，惟忠一身流客，因如二浙。道過吳江，愛水鄉風物清佳，私心戀戀不能去。每江上春和，湖天風軟，翠浪無聲，畫橋烟白，忠盡日諷詠游賞，多與採蓮客、拾翠女相逐周旋於洲渚之間。忠尤悅一女，方及笄，垂螺淺黛，修眉麗目，宛然天質。忠雖與游，卒不敢以異語犯焉。凡數月，寖與女熟。女亦若睠睠有意。一日，忠爲酒所使，謂其女曰：『吾與子相從江渚舟楫間數月矣，吾甚動子之色，獨不知乎？』女曰：『吾之志亦然也，家有嚴尊，乃隱綸客也，常獨釣湖上，尤好吟詠，子能爲詩以動其心，妾可終身奉君箕帚，不然，未可知也。』至暮舉楫，扁舟入雲水中。忠歸，惕意爲詩曰：『八十清翁今釣客，一綸一艇一漁蓑，碧潭波底繫船卧，紅蓼香中對月歌。玉鱠盈盤同美酒，錦鱗隨手出清波。風烟幽隱無人到，俗客如何願一過。』忠以詩付女，女持去。明日，女復持詩至，曰：『翁和子詩，亦有不許君之句，子更爲之。』翁和詩曰：『向晚雲情無限好，船頭又見亂堆蓑，却無塵世利名厭，盡是市朝興廢歌。全宅合來居水澤，此身常得弄烟波，肥魚美酒尤豐足，自是幽人不願過。』忠復依

前韻爲詩云：『小舟泛泛游春水，竹笠團團覆敗蓑，盈棹長風三尺浪，滿船明月一聲歌。非干奔走厭浮世，自是情懷慕素波。惟有仙翁爲密友，就魚攜酒每相過。』付女上翁。他日，又遇女於湖上，女曰：『翁亦不甚愛子之詩。』又數日，忠又構成詩云：『吳江高隱仙鄉客，衰鬢長髯白髮乾，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綸竿。長橋水穩秋風軟，極浦烟浮夜釣寒。因笑區區名利者，是非榮辱苦相干。』翌日，忠見女，女喜曰：『翁方愛子之詩，我與君事諧矣。』忠一見女，情不自禁，乃抱入舟中，雲雨之。事罷，忽聞船外人聲，怱怱而別。忠終不知所止。一日，忠與數友晚步江岸，過小橋，遇女於其上，相顧喜笑而去，同行者頗疑焉。明日早，忠尚伏卧，有人持書於窗牖，忠視之，乃女所作之詩也。詩云：『昨日相逢小木橋，風牽裙帶纏郎腰，此情不語無人覺，只恐猜疑眼動搖。』他日，忠又與隣漁泛舟，釣於湖上，漁唱四發，忠亦遞相應和其間。女又遣人遺忠詩曰：『輕橈直入湖心裏，渡入荷花窣窣鳴，何處漁謠相調戲，住船側耳認郎聲。』月餘，忠別里巷隣友，泛舟烟波，不知所往。忠有姑之子曰王師孟，登第後失官，有故人居錢塘，道經吳江，泊舟水際，登長橋。有彩船來甚速，中有人呼曰：『王兄固無恙乎？』師孟審其聲，乃忠也。俄見舟艤橋下，果忠也。邀師孟登舟，音樂、酒肉、器皿、服用如王公，皆非人世所有。忠復命其妻以大兄之禮拜師孟。師孟但覺瑤枝玉榦，輝映左右。因三人共飲。至明，忠謂師孟曰：『吾之居處，在烟波之外，不欲奉召兄。兄方貴游，弟能無情。』乃以黃金十斤贈之。師孟謝之。忠曰：『相別二紀，而兄之髮白，傷愴塵世間烟波，使人易老。』師孟曰：『子爲神仙，吾今游客，命也如何！』因而唏噓泣下。忠爲詩曰：『水國神仙宅，吾今過此中，長橋千古月，不復怨春風。』已而別去。後不復有人見之云。

又《韋生遇后土夫人》　京兆韋安道，早出，至慈惠里，有兵仗如帝者之衛，有飛傘玲瓏，傘下如玉女之飾。有後騎一宮監，指里之西門曰：『公自此去，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叩門，有朱衣吏出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引至一大城，又西乃黃河汾水，其北有大門，衛從羅立，殿中微聞有環珮之聲。宮監贊曰：『夫人與公，冥數合爲匹偶。』引入對坐。須臾進饌，樂人奏雙合鳳曲。於是嬪相引安道入帳，合巹成親，夫人尚處子也。翌日，夫人願見舅姑。安道二親，見之驚愕，命人使安道致詞，請去之。夫人曰：『舅姑有命，安敢不從。』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召天下國王悉至，最後一人，云是大羅天女，視之，乃天后也。夫人延天后上，曰：『乞與安道錢五百萬，官五品。』

又《韋卿娶華陰神女》　韋子卿舉孝廉，至華陰廟。飲酣，遊諸院，至三女院，見其姝麗，曰：『我擢第回，當娶三娘子爲妻。』其春，登第歸，次渭北，見二黃衣人曰：『大王遣命韋郎。』子卿愕然。又曰：『華嶽金天大王也。』俄見車馬憧憧，廊宇麗嚴，見一丈夫，金章紫綬，酬對既畢，擇日就禮。女子絕艷，眞神仙也。後七日，神曰：『可歸矣。』妻曰：『我乃神女，固非君匹，使君終身無嗣，不可也。君到宋州，刺史必嫁女與君，但娶之，我亦與君絕。勿洩吾事，事露，卽兩不相益。』子卿至宋州，刺史果與論親，遂娶之。神女嘗訪子卿曰：『君新獲佳麗，相應稱心。』子卿躊躇不自安。女曰：『戲耳。已約任君婚娶，豈敢反相恨耶？然不可得新忘故。』後刺史女抱疾二年，治療罔效。有道士妙解符禁，曰：『使君，韋郎身有妖氣，愛女所患，自韋而得。』以符攝子卿鞫之，具述本末。道士飛黑符，追神女。女曰：『某女子之身，深處深閨，婚嫁之事，父母屬配。』道士又飛赤符，召嶽神，責曰：『君以嶽鎮之尊，何事將女嫁與生人？敢遣使君女病？』神曰：『子卿娶吾女，自知非人之匹，令其別娶。尊師詳此一節，豈有圖害之意耶？』拂衣而去。道士告神女曰：『罪雖非汝，然爲神鬼，敢通生人，略無懲責。』乃杖三下而斥去之。後踰月，刺史女病卒。子卿忽見神女曰：『囑君勿洩，懼禍相及，今果如言。』袒而示曰：『何負汝？使至是乎？』子卿視之，三痕隱然。神女叱左右曰：『不與死乎？更待何時？』從者拽子卿捶撲之，其夜遂卒。

宋・王明清《投轄録・張夫人》　張子龍妙齡甲科中第。鄉里宗氏，衣冠望族也，有女始笄，色冠一時，欒以爲婿。成禮之後，張雖少年文采，馳譽當世，而宗常有不足之色，坐是琴瑟不甚洽浹。張任太學博士，宗忽告曰：『吾某處之神也，嘗以過，罰爲人之室。歲滿合歸，幸毋以爲念，子行亦光顯矣。然有三事囑子：吾平時與子不甚叶，吾沒之後，父母必來問吾既死之狀，愼勿揭吾面帛。其次，毋再娶。又其次，吾有二婢，

人物不至陋，他日足以區處子之家事，勿令去。苟背吾言，吾將禍子不得其死。』言畢而逝。已而宗父母果來，張告以此，翁媼益疑焉，竟啓視之，乃如所畫夜叉，若將起攖人狀，衆懼而急覆之。未幾，擢侍從，益貴幸。一日登對，徽考語之曰：『卿婦死數年，爲何尚未娶？樞密鄧洵仁女甚美且賢，知經術，嘗隨其母入禁中，宮女呼爲鄧五經，朕當爲卿娶之。』張力辭以他，不可，已而言定鄧氏。鄧氏欲逐其二婢，張亦不得已又去之。合巹之夜，夫婦方結髮，忽火起床下，幃幔俱燼。翌日，張奏廁，見故妻如死後狀，前搏子龍，遂殘其勢，自是張遂不能爲人。靖康末，竟以失節竄湘中，已而賜死于家。

宋・羅燁《醉翁談録》己集《趙旭得青童君爲妻》 天水趙旭，字子明，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談，習黃帝、老子之道。家于廣陵，獨葺幽居，惟二奴侍側。嘗夢一女子，衣青衣，挑笑于牖間。及覺無見，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願覩仙姿。』是夕，近一更許，忽聞牕外切切笑聲，子明知其異，復祝之曰：『果諧夙夢，願賜光臨。』乃答言曰：『吾上界女也，聞君清絶，願託高風。』子明當時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夢，洞簫秦樓之契，乃今知之。靈鑒忽臨，忻歡交集。』乃燃燈拂席以延之。忽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五六，容貌絶世，衣六銖霧綃之衣，躡五色連文之履，開簾而入。子明再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君，久居清禁，阻曠幽懷，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間，隨所感配，以君氣質虛爽，體同玄默，幸託清音，冀諧素韻。』子明曰：『蜉蝣之質，假息刻漏，不意高眞，俯垂濟度，豈敢妄興俗懷？』女乃笑曰：『君有仙風道骨，名在金格，當相與吹洞簫於紅樓之上，撫雲琴於碧落之中。』乃令子明施寢席床帳之具。子明辭無可施。女笑曰：『無煩仙郎。』乃命洒掃寢內。須臾，雲霧靄鬱，少頃方收，見房內帳設珍麗，青紅間錯，非所識也。二人攜手入內，英姿發越，希世罕儔。夜深，忽聞一女子呼『青夫人』，子明驚以問之，答曰：『同宮女子相尋爾，且勿應。』乃扣柱歌曰：『月露飄颻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清童君，結情羅帳連心花。』歌甚長，子明惟記此四句。謂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慮洩吾事於上界耳。』子明曰：『設琴瑟者，由人調之，何患乎？』乃走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餘，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龍之蓋，金精舞鳳之冠，長裙曳風，耀人心目。子明因而見之，乃下曰：『吾妬娥女也，聞君與青童君仙會，故來奉賀耳。』便入室。青童君笑曰：『卿何以知吾處也？』答曰：『好事天上知，然佳期不遠告，誰過邪？』相與歡笑。子明喜悅，不知所裁。於是三人共同衾枕。天將曉，侍女進曰：『雞鳴乎！』女曰：『命直。』答曰：『備矣。』約以後期，答曰：『愼勿言之世人，吾不相棄也。』及出戶，有五雲車二乘，浮於空中，遂各登車訣意，清風颯然，凌空而上，極目乃滅。子明不自意如此，歡悅交集。自後但洒掃室內，焚明香，絶人事，專心以待後期。隔數夕復來，來時皆有清風肅然，異香從之，其所從仙女益多。歡娛日洽，爲子明致行廚珍膳，皆不可識，甘美殊常，每一食，經旬日不飢，但覺體氣冲爽。子明因求長生久遠之道。女笑曰：『仙郎，卽此佳合，便是長生久視，更何求耶？』又爲子明致珍寶奇異之物，乃曰：『此物不可令世人見，君以卿宿世仙緣，得肆所欲，仙道秘密，與世殊塗，君若洩之，吾不得來也。』後歲餘，子明家奴盜琉璃珍珠鬻於市，適胡人捧而禮之，酬價百萬，言有此寶者，可以絶粒輕身，問奴從何得之？奴具以告。其夜女至，愴然無容曰：『君奴洩吾事，不得與君久處。』遲明執別，嗚咽悲酸，吟詩而去。〔詩曰〕：『與君宿世有仙緣，衾枕交歡豈偶然，十載爲期君記取，洞明山上鶴冲天。』趙子明酬以詩曰：『凡庸弱質感天仙，歡合交情僅一年，十載爲期專在念，莫忘歷歷枕前言。』果後十三年，於益州見子明，形容短小，如八九歲小兒模樣，行歌於市曰：『塵緣盡兮仙緣來，清風冷然入我懷，青童仙君事已諧，洞明山上瑞雲埋。九月九日黃花開，仙人招我上天階，凌空雙鶴何快哉！』子明如此在階上或出或沒，經兩月餘，人知其異。至九月九日，只見洞明山上，仙霞飄颻，仙樂清響，雙鶴自朝至午，回翔于山頂之上。益州傾城登山觀之。須臾，見一神女自空而降招接，引趙子明各乘一鶴，白日昇天。異哉！

又《薛昭娶雲容爲妻》 薛昭作尉平陸，謫爲海東民。有田山叟者，見昭有道骨，贈藥一粒曰：『東去不獨逃難，兼獲美麗仙女。』未幾，果於蘭昌宮見有三女子，皆世之絶色者，在彼酌酒，酹地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時薛昭在旁，急忙躍出曰：『某願充好人之數。』遂命就坐酌醴。昭詢三女姓氏，長曰張雲容，次曰蕭鳳臺，小曰劉蘭翹。

蘭翹起就架上取骰子，擲曰：『數多者得薦仙郎枕席。』張雲容喝采，連擲數勝。蘭翹曰：『大姐姐風流夙契。』因起酌酒，與薛郎合巹，賀喜一杯。交杯訖，昭問雲容：『何許人事？』雲容曰：『某乃楊貴妃侍兒，嘗獨舞霓裳有功，貴妃贈詩。』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渠照水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柳池初拂水。』時後因與申天師談道，與我絳雪丹一粒曰：『女服此丹，雖死百年，遇生人，得精英之氣，便能復生，爲地行仙。』今運故已百年。』昭因問天師之狀，乃田山叟也。雲容歌之。詩曰：『韶光不鑒分成塵，曾遇金丹突有神，不意薛郎緣夙契，獨開幽谷一枝春。』昭酧以詩。詩曰：『誤入宮牆遇至人，月華清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山上，瓊樹三枝半夜春。』又云：『眠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煙無白日，寒雲堆上更添愁。』蘭翹亦歌曰：『幽谷啼鶯整羽翰，埋金殞玉冷長灘，月華不忍扃泉戶，露滴松枝夜夜寒。』酒闌歌罷，二女辭去。昭與雲容寢處數夕，不知昏晝，亦不飢餒，時人以爲睡仙。一夕，雲容曰：『吾已甦矣，但得新衣一襲，可起矣；有金扼臂，可鬻之市衣。』既得衣，雲容引昭至穴，啓棺本，體果生起，合之爲一，與昭同歸金陵幽棲。至今尚在，豈非餌天師田山叟之藥有驗歟？

又《封陟不從仙姝命》　封陟，字少登，居少室山。一夕，天氣清亮，月明如晝，忽睹一仙姝，淡粧近前，顧揖曰：『久聞美，願執箕箒。』陟曰：『君子固窮，寧敢思濫？請神仙回車，無相瀆也。』姝贈以詩。詩曰：『謫居蓬岳別瑤池，春媚煙花有所思，久稔高名先德望，願操箕箒奉屏幃。』後七日復來，又獻詩曰：『弄玉與夫皆得道，劉綱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觀其詩了，陟又曰：『詩云：「娶妻如何？匪媒不得。」易曰：「君子非幣之交不親。」其所以然者，正欲名分之正也。今輒與仙姝講好，人其謂我何？毋勞再三。』後七日又至，曰：『君能相容，即能致君壽比大椿，瞳方兩目，仙上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權花，休敲石火。』陟怒曰：『失身陷義，雖生奚益？我不欺暗室，何苦相陵？』仙姝嘆曰：『所以致懇，爲是青牛道士苗裔，此時一失，又六百年。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澁回車淚臉新，愁殺蓬萊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又曰：『好留住，他日相逢；悔之已暮。』後三年，陟病卒，爲太山所追，道遇仙騎，清道甚嚴，曰：『上元夫人遊太岳。』陟仰視金輅中，乃是昔日求偶仙姝者。夫人索追狀，曰：『若論封陟無情，合與滅沒，然一見之日，不能忘情。』乃以大筆判曰：『封陟性雖執迷，性甚貞潔，實由樸實，難責風情，宜延一紀。』良久乃蘇。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二《天賜夫人》　廣甯閭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象設獰惡，林木蔽映，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捧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歷數時人之膽勇者，梁公都不之許，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閭山廟巡廊廡一周。』諸生從臾之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當就周行處以物畫之，用是爲驗。』明日晚，約偕往，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徑去。畫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爲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世俗不同。欲問詰之，則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諸生眞謂鬼物，環立守之。良久開目，見人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爲何地？諸生爲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爲人爲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壻家。在輿中，忽爲大風所飄，神識散亂，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至，誠有冥數存乎其間，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攜婦歸。尋擢第，不十數年，致身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相下耆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尚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廟神娶婦》　浦城有護國廟大王極靈，神像雄美。邑人劉氏有兩女，一日謁廟，長女有願與王爲偶之意。夜歸，女夢神遣二直符齎金帛授劉氏，并簫從來迎，請歸廟。夢覺，以告其父，方怪其事，女忽無病而卒。次早謁廟，見宮中王者本泥塑中坐，已移於左。厥父以女夢祈筊於神，遂塑其女於右作夫人。

明・張文介《廣列仙傳・拳夫人》　拳夫人，漢武帝妃。武帝巡狩，過河，見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見一女子在空舘中，姿貌殊絕，兩手俱拳。帝令開其手，數百人，擘莫能

開。上自披手，卽伸。由是得幸爲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戈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孕十四月產昭帝。帝曰：『堯十四月而生，鉤戈亦然。』命其門曰『堯母門』。

明・佚名《虞初志・七夕牛女》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一《畫壁》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見客入，肅衣出迓，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圖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櫻唇欲動，眼波將流。朱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恍然凝想。身忽飄飄，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重，非復人世。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顧，則垂髫兒，囅然竟去。履卽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朱次且不敢前。女回首，舉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之。舍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而閉戶去，囑勿咳，夜乃復至，如此二日。女伴覺之，共搜得生，戲謂女曰：『腹內小郎已許大，尙髮蓬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歡。』羣笑而去。生視女，髻雲高簇，鬢鳳低垂，比垂髫時尤豔絕也。四顧無人，漸入猥褻，蘭麝熏心，樂方未艾。忽聞吉莫靴鏗鏗甚厲，縲鎖鏘然。旋有紛囂騰辨之聲。女驚起，與生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綰鎖挈槌，衆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卽共出首，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使者反身鶚顧，似將搜匿。女大懼，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啓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聞靴聲至房內，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跼蹐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遊不歸？』旋見壁間畫有朱像，傾耳佇立，若有聽察。僧又呼曰：『遊侶久待矣。』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耎。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叩聲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髫矣。朱驚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心駭而無主。卽起，歷階而出。

又卷六《蕙芳》 馬二混，居青州東門內，以貨麵爲業。家貧，無婦，與母共作苦。一日，媪獨居，忽有美人來，年可十六七，椎布甚樸，而光華照人。媪驚顧窮詰。女笑曰：『我以賢郎誠篤，願委身母家。』媪益驚曰：『娘子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之。意必爲侯門亡人，拒益力。女乃去。越三日，復來，留連不去。問其姓氏，曰：『母肯納我，我乃言；不然，固無庸問。』媪曰：『貧賤傭保骨，得婦如此，不稱亦不祥。』女笑坐牀頭，戀戀殊殷。媪辭之，言：『娘子宜速去，勿相禍。』女乃出門，媪視之西去。又數日，西巷中呂媪來，謂母曰：『鄰女董蕙芳，孤而無依，自願爲賢郎婦，胡弗納？』母以所疑慮具白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乖謬，咎在老身。』母大喜，諾之。呂旣去，媪掃室布席，將待子歸往娶之。日將暮，女飄然自至。入室參母，起拜盡禮。告媪曰：『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進也。』媪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解役婢僕。日得蠅頭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尙恐不充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度支，皆能自得食。』問：『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聲未及已，忽如飛鳥墮，二婢已立於前。卽令伏地叩母。旣而馬歸，母迎告之。馬喜。入室，見翠棟雕梁，侔於宮殿；中之几屏簾幙，光耀奪視。驚極，不敢入。女下牀迎笑，睹之若仙。益駭，卻退。女挽之，坐與溫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屬。卽起，欲出行沽。女止曰：『勿須。』因命二婢治具。秋月出一革袋，執向扉後，格格撼擺之。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柈盛炙，觸類熏騰。飲已而寢，則花罽錦裀，溫膩非常。天明出門，則茅廬依舊。母子共奇之。媪詣呂所，將迹所由。入門，先謝其媒合之德。呂訝云：『久不拜訪，何鄰女之曾託乎？』媪益疑，具言端委。呂大駭，卽同媪來視新婦。女笑逆之，極道作合之義。呂見其惠麗，愕眙良久，卽亦不辨，唯唯而已。女贈白木搥具一事，曰：『無以報德，姑奉此爲姥姥爬背耳。』呂受以歸，審視則化爲白金。馬自得婦，頓更舊業，門

戶一新。笥中貂錦無數，任馬取着，而出室門，則爲布素，但輕煖耳。女所自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謫降人間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今別矣。』馬苦留之。女曰：『請別擇良偶，以承廬墓。我歲月當一至焉。』不見。馬乃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女忽入，笑曰：『新偶良懽，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愴然曳坐，便道衷曲。女曰：『我適送織女渡河，乘間一相望耳。』兩相依依，語無休止。忽空際有人呼『蕙芳』，女急起作別。馬問其誰。曰：『余適同雙成姊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壽八旬，至期，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樸訥，無他長。

又卷一一《織成》　洞庭湖中，往往有水神借舟。遇有空船，纜忽自解，飄然遊行。但聞空中音樂並作，舟人蹲伏一隅，瞑目聽之，莫敢仰視，任所往。遊畢，仍泊舊處。有柳生，落第歸，醉卧舟上。笙樂忽作。舟人搖生不得醒，急匿艙下。俄有人捽生。生醉甚，隨手墮地，眠如故，即亦置之。少間，鼓吹鳴聒。生微醒，聞蘭麝充盈，睨之，見滿船皆佳麗。心知其異，目若瞑。少間，傳呼織成。即有侍兒來，立近頰際，翠襪紫舄，細瘦如指。心好之，隱以齒齧其襪。少間，女子移動，牽曳傾踣。上問之，因白其故。在上者怒，命即行誅。遂有武士入，捉縛而起。見南面一人，冠類王者。因行且語，曰：『聞洞庭君爲柳氏，臣亦柳氏；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龍女而仙，今臣醉戲一姬而死：何幸不幸之懸殊也！』王者聞之，喚回，問：『汝秀才下第者乎？』生諾。便授筆札，令賦『風鬟霧鬢』。生固襄陽名士，而搆思頗遲，捉筆良久。上誚讓曰：『名士何得爾？』生釋筆自白：『昔「三都賦」十稔而成，以是知文貴工，不貴速也。』王者笑聽之。自辰至午，稿始脫。王者覽之，大悅曰：『眞名士也！』遂賜以酒。頃刻，異饌紛綸。方問對間，一吏捧簿進白：『溺籍告成矣。』問：『人數幾何？』曰：『一百二十八人。』問：『簽差何人矣？』答云：『毛、南二尉。』生起拜辭，王者贈黃金十斤，又水晶界方一握，曰：『湖中小有劫數，持此可免。』忽見羽葆人馬，紛立水面，王者下舟登輿，遂不復見，久之，寂然。舟人始自艙下出，蕩舟北渡，風逆不得前。忽見水中有鐵貓浮出。舟人駭曰：『毛將軍出現矣！』各舟商人俱伏。又無何，湖中一木直立，築築搖動。益懼曰：『南將軍又出矣！』少時，波浪大作，上翳天日，四顧湖舟，一時盡覆。生舉界方危坐舟中，萬丈洪濤，至舟頓滅，以是得全。既歸，每向人語其異。言舟中侍兒，雖未悉其容貌，而裙下雙鉤，亦人世所無。後以故至武昌，有崔媼賣女，千金不售；蓄一水晶界方，言有能配此者，嫁之。生異之，懷界方而往。媼忻然承接，呼女出見，年十五六已來，媚曼風流，更無倫比，略一展拜，返身入幃。生一見，魂魄動搖，曰：『小生亦蓄一物，不知與老姥家藏頗相稱否？』因各出相較，長短不爽毫釐。媼喜，便問寓所，請生即歸與輿，界方留作信。生不肯留。媼笑曰：『官人亦太小心！老身豈爲一界方抽身竄去耶？』生不得已，留之。出則賃輿急返，而媼室已空。大駭。徧問居人，迄無知者。日已向西，形神懊喪，邑邑而返。中途，值一輿過，忽搴簾曰：『柳郎何遲也？』視之，則崔媼。喜問：『何之？』媼笑曰：『必將疑老身拐騙者矣。別後，適有便輿，頓念官人亦僑寓，措辦良艱，故遂送女歸舟耳。』生邀回車，媼必不可。生倉皇不能確信，急奔入舟，女果及一婢在焉。見生入，含笑承迎。見翠襪紫履，與舟中侍兒妝飾，更無少別。心異之，徘徊凝注。女笑曰：『眈眈注目，生平所未見耶？』生益俯窺之，則襪後齒痕宛然。驚曰：『卿織成耶？』女掩口微哂。生長揖曰：『卿果神人，早請直言，以祛煩惑。』女曰：『實告君：前舟中所遇，即洞庭君也。仰慕鴻才，便欲以妾相贈；因妾過爲王妃所愛，故歸謀之。妾之來，從妃命也。』生喜，沐手焚香，望湖朝拜，乃歸。後詣武昌，女求同去，將便歸寧。既至洞庭，女拔釵擲水，忽見一小舟自湖中出，女躍登，如飛鳥集，轉瞬已杳。生坐船頭，於沒處凝盼之。遙遙一樓船至，既近窗開，忽如一彩禽翔過，則織成至矣。一人自窗中遞擲金珠珍物甚多，皆妃賜也。自是，歲一兩覲以爲常。故生家富有珠寶，每出一物，世家所不識焉。

又《竹青》　魚客，湖南人，忘其郡邑。家貧，下第歸，資斧斷絕。羞於行乞，餓甚，暫憩吳王廟中，拜禱神座。出卧廊下，忽一人引去，見王，跪曰：『黑衣隊尚缺一卒，可使補缺。』王曰：『可。』即授黑衣。既着身，化爲烏，振翼而出。見烏友羣集，相將俱去，分集帆檣。舟上客旅，爭以肉向上拋擲。羣於空中接食之。因亦尤效，須臾果腹。翔棲樹杪，意亦甚得。踰二三日，吳王憐其無偶，配以雌，呼之『竹青』。雅相

愛樂。魚每取食，輒馴無機。竹青恆勸諫之，卒不能聽。一日，有滿兵過，彈之中胸。幸竹青啣去之，得不被擒。羣烏怒，鼓翼搧波，波湧起，舟盡覆。竹青仍投餌哺魚。魚傷甚，終日而斃。忽如夢醒，則身卧廟中。先是，居人見魚死，不知誰何，撫之未冷，故不時令人邏察之。至是，訊知其由，斂貲送歸。後三年，復過故所，參謁吳王。設食，喚烏下集羣啗，祝曰：『竹青如在，當止。』食已，並飛去。後領薦歸，復謁吳王廟，薦以少牢。已，乃大設以饗烏友，又祝之。是夜宿於湖村，秉燭方坐，忽几前如飛鳥飄落，視之，則二十許麗人，翛然曰：『別來無恙乎？』魚驚問之。曰：『君不識竹青耶？』魚喜，詰所來。曰：『妾今爲漢江神女，返故鄉時常少。前烏使兩道君情，故來一相聚也。』魚益欣感，宛如夫妻之久別，不勝懽戀。生將偕與俱南，女欲邀與俱西，兩謀不決。寢初醒，則女已起。開目，見高堂中巨燭熒煌，竟非舟中。驚起，問：『此何所？』女笑曰：『此漢陽也。妾家卽君家，何必南！』天漸曉，婢媪紛集，酒炙已進。就廣牀上設矮几，夫婦對酌。魚問：『僕何在？』答：『在舟上。』生慮舟人不能久待。女言：『不妨，妾當助君報之。』於是日夜談讌，樂而忘歸。舟人夢醒，忽見漢陽，駭絕。僕訪主人，杳無音信。舟人欲他適，而纜結不解，遂共守之。積兩月餘，生忽憶歸，謂女曰：『僕在此，親戚斷絕。且卿與僕，名爲琴瑟，而不一認家門，奈何？』女曰：『無論妾不能往；縱往，君家自有婦，將何以處妾乎？不如置妾於此，爲君別院可耳。』生恨道遠，不能時至。女出黑衣，曰：『君向所着舊衣尚在。如念妾時，衣此可至；至時，爲君解之。』乃大設肴珍，爲生祖餞。卽醉而寢，醒，則身在舟中。視之，洞庭舊泊處也。舟人及僕俱在，相視大駭，詰其所往。生故悵然自驚，枕邊一襆，檢視，則女贈新衣襪履，黑衣亦摺置其中。又有繡橐維繫腰際，探之，則金貲充牣焉。於是南發，達岸，厚酬舟人而去。歸家數月，苦憶漢水，因潛出黑衣着之。兩脅生翼，翕然凌空，經兩時許，已達漢水。回翔下視，見孤嶼中有樓舍一簇，遂飛墮。有婢子已望見之，呼曰：『官人至矣！』無何，竹青出，命衆手爲緩結，覺羽毛劃然盡脫。握手入舍曰：『郎來恰好，妾且夕臨蓐矣。』生戲問曰：『胎生乎？卵生乎？』女曰：『妾今爲神，則皮骨已硬，應與曩異。』越數日，果產，胎衣厚裹，如巨卵然，破之，男也。生喜，名之『漢產』。三日後，漢水神女皆登堂，以服食珍物相賀。並皆佳妙，無三十以上人。俱入室就榻，以拇指按兒鼻，名曰『增壽』。既去，生問：『適來者皆誰何？』女曰：『此皆妾輩。其未後着藕白者，所謂「漢皋解珮」，卽其人也。』居數月，女以舟送之，不用帆楫，飄然自行。抵陸，已有人繫馬道左，遂歸。由此往來不絕。積數年，漢產益秀美，生珍愛之。妻和氏，苦不育，每思一見漢產。生以情告女。女乃治任，送兒從父歸，約以三月。既歸，和愛之過於己出，過十餘月，不忍令返。一日，暴病而殤，和氏悼痛欲死。生乃詣漢告女。入門，則漢產赤足卧牀上，喜以問女。女曰：『君久負約。妾思兒，故招之也。』生因述和氏愛兒之故。女曰：『待妾再育，令漢產歸。』又年餘，女雙生男女各一：男名漢生，女名玉珮。生遂攜漢產歸。然歲恆三四往，不以爲便，因移家漢陽。漢產十二歲入郡庠。女以人間無美質，招去，爲之娶婦，始遣歸。婦名卮娘，亦神女產也。後和氏卒，漢生及妹皆來撫踊。葬畢，漢生遂留；生攜玉珮去，自此不返。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一四　王史亭編修言：有崔生者，以罪戍廣東，恐攜孥有意外，留其妻妾，隻身行。到戍後窮愁抑鬱，殊不自聊，且回思少婦登樓，彌增忉怛。偶遇一叟自云：姓董，字無念，言頗契，愍其流落，延爲子師，亦甚相得。一夕賓主夜酌，樸高月滿，忽動離懷，把酒倚闌，都忘酬酢。叟笑曰：君其有雲鬢玉臂之感乎？託在契末，已早爲經紀，但至否未可知，故先不奉告，旬月後當有耗耳。又半載叟忽戒僮婢，掃治別室，意甚慇懃，頃之則三小肩輿至，妻妾及一婢揭簾出矣。驚喜怪問？皆曰得君信相迓，囑隨某官眷屬至，急不能久待，故艸艸來，家事託幾房幾兄代治，約歲得租米，歲歲鬻金寄至矣。問婢何來？曰：卽某官之媵，嫡不能容，以賤價就舟中鬻得也。生感激拜叟，至於涕零，從此完聚成家，無復故園之夢。越數月，叟謂生曰：此婢中途邂逅，患難相從，當亦是有緣，似當共侍巾櫛，無獨使向隅也。及數載，遇赦得歸，生喜躍不能寐，而妻妾及婢，俱慘慘有離別之色；生慰之曰：爾輩戀主人恩耶？倘不死，會有日相報耳。皆不答，惟趣爲生治裝，瀕行翁治酒作餞，併呼三女出曰：今日事須明言矣，因拱手對生曰：老夫地仙也，過去生中，與君爲同官，歿後君百計營求，歸吾妻子，恆耿耿不忘。今君

別鶴離鸞，自合爲君料理，但山川綿邈，二孱弱女子，何以能來？因攝召花妖，婢先至君家中半年，窺尊室容貌語言，摹擬俱似，併刺知家中舊事，使君有證不疑，渠本三姊妹，故多增一婢耳。渠皆幻相，君勿復思，到家相對舊人，仍與此間無異矣。生請與三女俱歸，叟曰：鬼神各有地界，可暫出不可久越也。三女握手作別，洒泪沾衣，俯仰間已俱不見。登舟時遙見立岸上，招之不至矣。歸後妻子具言家日落，賴君歲歲寄金來，得活至今，蓋亦此叟所爲也。使世間離別人，皆逢此叟，則無牛女銀河之恨矣！史亭曰：信然，然粵東有地仙，他處亦必有地仙，董叟有此術，他仙亦必有此術，所以無人再逢者，當由過去生中，原未受恩，故不肯竭盡心力，縮地補天耳。

清・樂鈞《耳食録》卷三《碧桃》　馬晴湖爲余言：其鄉趙夢虚，字雲友，性倜儻，好爲汗漫遊。年二十餘，客杭州，愛西湖之勝，流連近半載，爲山水所醉矣。而春夏之間，花柳爭發，靚妝袨服，香車畫舫爲湖上遊者，四望如雲。趙住來寓目，亦不覺其情之移也。一日，艤舟斷橋，獨步至花神廟，向一神注視良久，戲謂曰：『花神年少，得毋寂乎？』因吟一絕云：彩雲堆垛眩雙睛，欲向羅浮夢裡行。今夜月明橫翠羽，玉梅花下待卿卿。惘然返旅舍，買酒夜酌。朦朧就枕，夢一少女搴簾而入，衣五銖縞素之衣，拖六幅縐碧之裙，足繫五色雲霞之履，耳垂明璫，鬢朶珠翹，行步姍姍，丰神曠世。遙坐謂趙曰：『感君摯意，不避崔苑之嫌，來與君共談風月。』言詞淵雅，謔浪波生。趙頗惑之，挑以微詞，不答而起。辭曰：『坐久更深，恐風露侵人衣袂，妾行矣。』趙急挽之，已冉冉出戶去，莫知所之。遺素帕一方於榻上，取視之，有詩曰：瓊樓深處片旛遮，久別孤山處士家。自有碧桃開洞口，不須惆悵向梅花。覽畢，倏然驚覺，辨色而興，珮聲香氣猶堪想象。洵哉，花神之來也！次日至廟，禱請再至。花神若相視而笑，有意無意，宛然搴裳夜過時也。低徊而返，徜徉湖上，水光山色，盡入愁腸，花外鳥語叮嚀，若與愁人相浩歎應答。有老翁見而問之曰：『少年何歎？此非歎所矣。』趙曰：『人各有心，翁豈知之？』翁曰：『若是，何不過我？我有敝廬在武林門內，桑園十畝，頗稱閒適。朝夕與老夫晤對，或可以破寂寥乎！』蓋翁實心儀趙之風采，而未知其才藻也，欲有以試之，故倉卒相邀。趙堅辭不獲，勉從之，而心亦頗訝。既至，館趙於桑園。園與內室相聯接，蓋幽居而華搆者也。歎接之殷，供待之盛，實踰凡分，而賓主觴詠之間，亦稱勁敵焉。一日，方賦詩，微聞簾間簌澤，銀鉤動處，半露烟鬟，趙頻目之，翁覺之而不語。如是凡十餘次，趙相思之情見於顏色，翁乃笑指簾間曰：『此弱女也，請以侍君子箕箒。』趙惶恐，謂翁誚己。半晌乃辭曰：『已昏鄙氏，曷敢辱命！』翁復請以女備小星之選，趙避席再拜曰：『一介鄙人，辱長者置之門舍已幸矣，奈何復以蘭蕙下匹蒿艾乎？』翁固言之，乃卜吉成禮焉。定情之夕，女豐豔非常，才亦婉麗，問名，曰碧桃。趙忽觸悟花神『碧桃開洞口』之句，遂爲碧桃言之。碧桃嗟歎曰：『是矣！是矣！花神乃撮合者矣。妾向見君。而弗能釋也，則頻夢一女郎來謂曰：『卽在卿家，不可失！』因是而情愈不禁。妾父母憐妾過甚，不欲違妾意，絲蘿之託，有自來矣。』趙問所夢之狀，則容顏服飾，一一與己夢相符。洵哉花神之來也，遂共焚香，詣廟中謝蹇脩焉。而以沉香肖其像，祀於家。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九　茂州環城皆山，夷漢雜處。距城十餘里爲塔山墩，依山搆屋，曰奶奶廟。奉一女神，不知名氏，番人皆嚴事之。廟恆扃，遇祭賽始一開。有士人何某者，爲人執擔纏之役，每蔵事輒先返。火伴問之，則曰：『待汝於塔山墩。』如是半載，火伴疑焉，施行從其所之而瞰之。至廟側之土穀祠，一叟出與何共語，語已偕入，瞰者隨入，則叟已杳，惟何獨行。至祠後，有門通於廟，及門，門啓，何入門。瞰者仍尾其後，門有閽者，亦不禁也。男女數十輩迎何入，爲易衣履，儼然貴人。望殿上陳設華麗，非人世所有，意其爲鬼魅，大聲呼叱之，忽昏然仆地。詰旦始寤，則人物俱渺，惟何卧地上似已死者，而肌膚猶溫，衣服則垢敝如故。屢呼之不應，惶遽欲出，而扃鑰甚嚴。乃呼於牆隙，番人之守廟者聞之，訝其何以得入，啓鑰出之。詰其故，知內有死者，乃聞於州牧周公受田，命駕往驗，至則何已醒矣。問之，自言上年過土穀祠，遇一叟招與語，欲以甥女女之，辭以已娶。叟曰：『固知之，然此有宿緣，以爲外室，無傷也。』遂贅於其家。女貌甚美，家甚富，謂我福薄稍嗣之，使足衣食而已。嗣是常宿其家。昨夜偶多飲而醉，故晏起耳，不自知僵卧廟中也。周以爲妖，欲火其廟，番人羅拜乞免，乃已。其後諸番人以何爲奶奶之壻，咸尊敬之。何擔負往來，仍止宿廟中，瞰者後亦無他。何

云是夜己與女均不知有瞰者也。

降神

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三　古傳紫姑神，近世尤甚，宣和初禁之，乃絕。嘗觀其下神，用兩手扶一箕箕，頭插一箸，畫灰盤作字，加筆於箸上，則能寫紙，與人應答，自稱『蓬萊大仙』，多女子也，有名字伯仲，作文可觀，著棋則人無能敵者。余寓南海，有一假儒衣冠者，能迎致其神，在書室中和余詩云：『古書讀盡到今書，不獨才餘力有餘。自是丹山眞鳳子，太平呈瑞只須臾。』其人自不能文，疑有神助。然不識字人致之，則不能書，但以箸宛轉畫灰盤爾。此何理也？

宋・何遠《春渚紀聞》卷第四《紫姑大書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爲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連黏襄表二百幅，當爲作一福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于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鞫治，訖無他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爲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宋・張世南《遊宦紀聞》卷三　世南少小時，嘗見親朋間，有請紫姑仙。以筯插箕箕，布灰桌上畫之。有能作詩詞者，初間必先書姓名，皆近世文人，如于湖、石湖、止齋者。亦有能作時賦、時論、記跋之類者，往往敏而工。言禍福，却多不驗。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六《碧瀾堂》　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乏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一日，書來曰：『來日貴客至，宜善待之。』其家夙戒子弟、奴僕數輩候門，盡日無來者。將闔門，而一丐者至，即延以入，爲具沐浴更衣。丐者雖喜過望，而懼其家或事神殺己，懇請曰：『雖乞丐至賤，亦惜微命，幸貸其死。』主人告以昨日之故。丐者曰：『若然，幸復致禱，將得自詢之。』始焚香而神至，書九字於紙上曰：『吁！君忘碧瀾堂之事乎？』丐者觀之則悶絕，久之方蘇，泣而言：『少年時本富家子，與一倡有終身之約，憚父母不容，遂挾以竄，已而窘窮日甚。又慮事敗，因至吳興，遊碧瀾堂，乘醉推倡入水，遂亡命行丐。今公家所致，蓋其冤也。』言已，復泣。其家贈以數百金，遣去。自是不復事神云。

又乙志卷一七《女鬼惑仇鐸》　紫姑神類多假託，或能害人，予所聞見者屢矣。今紀近事一節，以爲後生戒。天台士人仇鐸者，本待制寓之族派也，浮游江淮，壯年未娶，乾道元年秋，數數延紫姑求詩詞，諷翫不去口，遂爲所惑。晨夕繳繞之不捨，必欲見眞形爲夫婦，又將託於夢想，鐸雖已迷，然尚畏死，猶自力拒之。鬼相隨愈密，至把其手以作字，不煩運箕也。同行者知之，懼其不免，因出遊泰州市，徑與入城隍神祠，焚香代訴。始入廟，鐸兩齒相擊，已有恐栗之狀。暨還舍，即索紙爲婦人對事，具述本末，辭殊褻冗，今刪取其大略云：『大宋國東京城內四聖觀前居住弟子紀三六郎名爽，妻張氏三六娘，行年三十三歲，辛酉年三月十二日巳時降生，癸巳年三月十四日死。是年九月見呂先生於箕口，得導養之術。自後周遊四海，於今年八月三日過高郵軍，見台州進士仇鐸在延洪寺塔院內請蓬萊大島眞仙，爲愛本人年少，遂降箕筆，詐稱：「我姊妹在蓬萊山，承子供養，今日降汝。汝宜至誠，不得妄想，我當長降於汝。」又旬日，來往益熟，不合舉意寫媟語誘鐸，又說將來有宰相分，以此惑亂其心。十七日到泰州，要與相見，不許，又要入夢，亦不許，遂告鐸云：「汝父恨汝不孝，焚章奏天上。天降旨，三日內有雷震汝。宜多設茶果香燭，稽首乞命，我當爲汝祈天免禍。」又索《度人經》萬卷，「三年之後，要與汝爲夫妻」。意欲鐸恐懼從己。又僞稱呂翁在門，令來日未明，來東門外石墳側相見。鐸欲往赴，爲衆人挽住。又寫「雲房」兩字，使鐸食乳香半兩，冀狂渴赴水死。至於引頭擊柱，用破磁敗面，皆不死。遂稱天神已降，將燒汝左臂，令鐸入稟薦中，伏於牀下，作呂翁救解之言曰：「天神幸以呂巖故赦此人，此人若死，巖不復爲神仙。」如是經兩時久，不能殺鐸。至晚，方與鐸言：「我非蓬仙，是白犬精。今日代汝震死，永爲下

鬼，宜以杯酒敍別。」明日又來，云：「我乃興化阿母山白蛇精，從前所殺三千七百餘人矣。」衆人招法師來，欲見治。又降鐸曰：「我只畏龍虎山張天師，餘人不畏也。」緣三六娘本意躭著仇鐸，迷而不返，須要纏繞本人，損其性命。今爲鐸訴于本郡城隍，奏天治罪，伏蒙取責文狀，所供並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伏重憲。』其所書凡千五百字，卽日錄焚之。鐸後三日始醒，蓋爲所困幾一月。婦人自稱死於癸巳歲，至是時已五十三年矣，鬼趣亦久矣哉。

又丙志卷一九《餅家小紅》　張外舅寓無錫，買隙地數畝營邸舍。方役土工，老兵劉溫戲拈塊紿衆曰：『我正獲黃金一塊。』衆爭觀之，非也，笑而擲之。乃眞得金環一隻於碎土中，賣得錢數千，卽日感疾，半年乃愈。時張氏居南禪寺，鬼降于紫姑箕上，書灰曰：『我□公家所營邸處土中人也，名曰小紅，居于西門。姊妹二人，吾父爲餅師。不幸後母無狀，虐遇我，我二人不能堪，皆自經死。今我重不幸，朽骨爲公隸人所壞，壙中物可直萬錢，劉老翁悉取之。我無所歸，今只在窗外胡桃樹下依公家以居，不可復去矣。』人曰：『汝坐後母以死，胡不求報耶？』曰：『已訴於天，既報之矣。』許以佛經，不肯受。人曰：『大仙方至，汝安得久此？』答曰：『如是且歸樹□，續當復來。』張氏多賂以佛事，及焚錢設饌祭之，乃絕。

又支乙卷八《徐南陵請大仙》　吳興徐大倫，紹興四年知南陵縣。次年初秋，有舊友來訪，能誦訣邀大仙，因注香酌酒，驗其術。俄頃箕動，書曰『張紫微』。自是遇請輒至，隨所禱卽書。徐每召會賓僚，必設虛位，凡酒之美惡，杯之遲速，亦書之。嘗出金觥禱獻，乃書曰：『此吾家舊物。』莫能曉，已而忽憶頃侍父次遊守淮郡，張公過之，開宴延待，以此觥勸侑，欲舉贈之，而張辭去，拂旦告行，不及與，始知其說不妄。賦詩度曲，信筆立成，殆盈數十軸。徐闢便坐，揭張存時所書『冰壺』兩大字，從之求記，卽揮數百言，筆勢遒勁，全類平生翰墨。徐寶玩不忍捨，喚工標飾，置于壁間。又爲表軒之南曰『歌寓』，北曰『琴寄』。徐妻周氏以故冬卒，悲慘殊甚，張作《鼓盆歌》以解之。徐扣周今安在，曰：『以無過得托生江州王太尉家三宣贊位作男子。』復扣其月日名第，曰：『便爲物色，明當奉告。』次日云：『吾爲君御風而往，得其實。蓋今年四月某日生，小名榮郎。將誕之夕，母夢一婦人率帷而入，覺卽免身。君或道過九江，試訪之，當相顧一笑。』徐偏問同官休咎，曰：『邵尉有綺語之過。』未幾，邵不疾而死，蓋其人素爲吻士。徐由是愈敬信。復云：『子有道骨，異日當相從爲蓬萊三島之遊，宜淨掃一室，密加糊飾，列茶果，用綵帛蒙小箕，插筆其上，挂諸梁間，俟九月甲子日召予，予當聞命而至，凡爲請禱，悉爲書之，但不可容外人到耳。』徐一一如所戒。及期，所謂舊友者已去，忘其請訣，遂絕弗至。

明・葉權《賢博編》　嘉靖間，慶都張參政勅遇一懸筆降仙者，因緣達於中貴。中貴以聞，上大敬信之。一日，上降仙，問可任軍國重事者，則書數人，以張勅名竄其中。俄爲通政司一參議發其奸，遂處以死，並逮張杖遣霸州。文安有張柱兄弟，信一僧行妖術，夢見其狀貌，以爲神異，尊奉之，舉家婦女悉爲淫惑。既而恐事發覺，復以術使張自殺一家。官捕之急，爲首僧竟逃去，至榜天下求之，不能得。近有紅羅女、馬祖師，各煽惑爲變，其術大抵與嘉靖初馬御史大獄事相類。用盆水洗面，照之顧見其形，以移易愚人耳目，競服從之，始於漢五斗米賊，各代俱爲所害，元因以亡。燒香說法，聚集大衆，不可不禁其始。

明・李中馥《原李耳載》卷下《扶乩召異》　遷安郭金谿，名鞏，官歷工部左侍郎。少爲諸生，好鸞術，供乩書室，昕夕扶之，不必符咒而降。一日應友請，將舉手間，忽覺冷氣從外入喉，一口能兩人言，且不一辭，大驚棄走，羣友共駭。以薑、蒜、犬膽、鷹脯藥之，桃符、鬼箭、雄黃、硃砂鎮之，且鍼灸鬼眼穴諸絡，毫不效。如是者三年，學業幾廢。一日午前，忽覺冷氣從喉出，縷縷旋繞，嘆曰：『今相別矣，君無憎焉。』郭公始得奮力成名，作《鸞書》一卷付梓。邑父母崔明涵云。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五　新安諸生，同塾中有學召箕者，於塾中作之。有頃，鬼至，問休咎畢，而不得發遣之符，鬼不肯去，問之，曰：『我遊鬼也，爲某處城隍送書，適君中途見召，今不得符驗，何以得歸？』諸生無如之何，鬼日夜哀嘯溷瀾，同學者皆驚散，逾月餘，一道人善符籙，爲書一道焚之始去。世間鬼神之事未嘗無也。

又　世傳箕詩亦極有佳者，想是才鬼附之，不然，作者僞也。余在東郡功曹，有能召呂仙者，名籍甚，余托令代卜數事，旣至，讀其詩，不成

章，笑曰：『豈有呂純陽而不能詩者乎？』它日又以事卜，則筆久不下，扣之，徐書曰：『渠笑我詩不佳。』然此鬼能知余之笑彼，而終不能作一佳詩相贈，且後來之事亦不甚驗，故知俗鬼所爲而乃托之呂先生，呂何不幸哉！

清・袁枚《子不語》卷五《吳三復》 蘇州吳三復者，其父某饒於財，晚年中落，所存只萬金，而負人者衆。一日，謂三復曰：『我死則人望絕，汝輩猶得以所遺資生。』遂縊死，三復實未防救。其友顧心怡者，探知其事，僞設乩仙位，而召三復請仙。三復往，焚香叩頭。乩盤大書曰：『余，爾父也。爾明知父將縊死，而汝竟不防於事先，又不救於事後，汝罪重，不日伏冥誅矣。』三復大懼，跪泣求懺悔。乩盤又書曰：『余舐犢情深，爲汝想，無他法，惟損三千金交顧心怡，立斗姥閣，一以超度我之亡魂，一以懺汝之罪孽，方可免死。』三復深信之，即以三千金，與顧立收券爲憑。顧僞辭讓，若不得已而後受者。少頃，飲三復酒，乘其醉，遣奴竊其券焚之。三復歸家，券已遺失，遣人促顧立閣，顧曰：『某未受金，何能立閣？』三復心悟其奸，然其時家尚有餘，亦不與校。又數年，三復窘甚，求貸於顧。顧以三千金營運，頗有贏餘，意欲以三百金周給之。其叔某止之曰：『若與三百，則三千之說遂眞矣。是小不忍而亂大謀也。』心怡以爲然，卒不與。三復控官，俱以無券不准。三復怨甚，作牒詞訴於城隍。焚牒三日，卒。再三日，顧心怡及其叔某偕亡。其夜，顧之鄰人見蘇州城隍司燈籠滿巷。時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事。

又卷一〇《紫姑神》 尤琛者，長沙人，少年韶秀。偶過湘溪，野廟塑紫姑神甚美，愛之，手摩其面而題壁云：『藐姑仙子落烟沙，玉作闌干冰作車。若畏夜深風露冷，槿籬茅舍是郎家。』是夜三鼓，聞有扣門者。啓之，曰：『紫姑神也。妾本上清仙女，偶謫人間，司雲雨之事。蒙郎見愛，故來相就。若不以鬼物見疑，願薦枕席。』尤狂喜，攜手入室，成伉儷焉。嗣後每夜必至，旁人不能見也。手一物與尤曰：『此名紫絲囊，吾朝玉帝時織女所賜，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後，即入泮，舉于鄉，成進士，選四川成都知縣。女與同行，助其爲政，發奸摘伏，有神明之稱。忽一日，謂尤曰：『今日置酒與郎爲別，妾將行矣。妾雖被謫譴，限滿原可仍歸仙籍。以私奔故，無顏重上天曹。地府又以妾本上界仙人，不敢收之鬼籙。自念此身飄蕩，終非了計，雖托足君門，尚無形質，不能爲君生育男女。昨將此情苦求泰山神君，神君許將妾名收置冊上，照例托生。十五年後，可以重續愛緣，永爲夫婦。未知君能勿娶，專相待否？』尤唯唯，不覺涕下。女亦凄然，大慟而去。自此，尤作官不能如前時之明，因掛誤革職。人有求婚者，毅然拒之。年四旬，猶隻身也。如是者十五年，房師某學士愍其鰥居，爲議婚，生又堅拒，并道所以。學士大駭曰：『若果然，則吾堂兄女是矣。吾堂兄女生十五年，不能言，但能舉筆作字。每聞人議婚，必書「待尤郎」三字，得毋即汝乎？』拉尤至兄家，請其女出見。女隔簾書：『紫絲囊在否？』尤解囊呈驗，女點首者三，遂擇日成婚。合巹之夕，女仰天一笑，即便能言。然從此絕不記前生原委，如尋常夫婦。

又卷一一《李百年》 無錫張塘橋華協權者，與好事數人設乩盤於家，其降鸞者曰仲山王問。仲山，故明進士，錫之聞人也。衆因與酬答。出語蹇澀，詩亦不甚韻。每召輒至。時華方構一樓，請仙題其扁。仙曰：『無錫秦園有扁曰「聊逍遙兮容與」，此可用乎？』衆疑此語出屈子，而必曰秦園，不似仲山語也。一日者，與衆答問方歡，忽書：『吾欲去矣。』問何之，曰：『錢汝霖家見招赴席。』乩遂寂然。錢汝霖者，亦里中人，所居去張塘橋不二三里。衆因怪而偵之，則是日以病故禱神也。明日，仙復至。華因問：『昨飲錢家乎？』曰：『然。』『盛饌乎？』曰：『頗佳。』衆嘲之曰：『錢乃禱神，非請仙也。所請者城隍土地之屬，豈有高人王仲山而往赴席乎？』仙語塞，乃曰：『吾非王仲山，乃山東李百年耳。』問：『百年何人？』曰：『吾于康熙年間在此販棉花，死不得歸，魂附張塘橋庵。庵有無主魂與我共十三人，皆無罪孽，無羈束，里中之禱者，皆吾輩享之。』華曰：『所禱城隍諸神，俱有主名，若既無名，何得參與其間？』曰：『城隍諸神豈輕向人家飲食？所禱者都是虛設，故吾輩得而享焉。』華曰：『無名冒食，天帝知之，恐加罪，奈何？』曰：『天上豈知有禱乎？是皆愚民習俗之所爲，即鬼崇索食，間或有之，究無關于生死也。況我非索之，而彼自設之，而我享之，何忤于天帝？即君家茶酒，亦非我索之也。』曰：『既如此，子何必托名于王仲山耶？』曰：『君家檐頭神執符來請，彼不敢上請眞仙，所請者皆我輩也。十三人中惟吾稍識

幾字，故聊以應命。使直書姓名曰李百年，君等肯尊奉我乎？我見此處人家扁額，多仲山王問書，知爲名人，故托其名來耳。』問：『「聊逍遙兮容與」六字何出？』曰：『吾但于秦家園見之，不知所出，道聽塗說，見笑大方矣。』華曰：『子既無羈束，何不歸山東？』曰：『關津橋梁，是處有神，非錢不得輒過。』華曰：『吾今以一陌紙錢送汝歸，何如？』曰：『唯唯，謝謝。既見惠，須更以一陌酹于橋神。不然，仍不獲拜賜也。』時華之侄某在旁，曰：『吾早暮過橋上，汝得無祟我乎？』曰：『頃吾言之矣，鬼安能爲祟？』於是焚楮錠送之，而毀其乩焉。

又卷一三《藹藹幽人》　通州李臬司，諱玉鋐，丙戌進士，少時好煉筆錄。忽一日，筆于空中書曰：『敬我，我助汝功名。』李再拜，祀以牲牢。嗣後文社之事，題下則聽筆之所爲，尤能作擘窠大字，求者輒與。李敬奉甚至，家事外事，咨之而行，靡不如意。社中能文者，每謂李作，嘆其筆意大類錢吉士。錢吉士者，前朝翰林錢熹也。李私問筆神，答曰：『是也。』自後里中人來扶乩者，多以『錢先生』呼之。筆神遇題跋落款，不書姓名，但書『藹藹幽人』四字。李舉孝廉，成進士，筆神之力居多。後官臬司，神助之決獄，郡中以爲神。李公乞歸，神與俱。李他出，其子弟事神不敬，神怒，投書作別而去。余與李公之子方膺同官交好，絕不向余道隻字。方膺卒後，臬司同年熊滌齋太史爲余言之，并云：『方膺深諱其事，蓋忤神者，即方膺也。』

又卷一五《鶴靜先生》　厲樊榭未第時，與周穆門諸人好請乩仙。一日，有仙人降盤，書曰：『我鶴靜先生也，平生好吟，故來結吟社之歡。諸君小事問我，我有知必告；大事不必問我，雖知亦不敢告。』嗣後凡杭城祈晴禱雨、止瘧斷痢等事，問之必書日期，開藥方，皆驗；其他休咎，則筆卧不動。每日祈請，但書『鶴靜先生』四字，向空焚之，仙輒下降。有所唱和，詩尤清麗，和『雁』字至六十首。如是一年，樊榭、穆門請與相見，拒而不許。諸人再四懇求，曰：『明日下午在孤山放鶴亭相候。』諸公臨期放舟伺之。至日昃，無所見，疑其相誑，各欲起行。忽空中長嘯一聲，陰風四起，見偉丈夫鬚長數尺，紗帽紅袍，以長帛自掛于石牌樓上，一閃而逝，疑是前朝忠臣殉節者也。自此乩盤再請亦不至矣。惜未問其姓名。

又《續子不語》卷四《關帝現相》　桐城姚太史孔鋆云：曾于北直某觀察署請乩仙判事。署中親友齊集，惟觀察年家子某，靜坐齋中不出。或邀之，曰：『乩仙不過文鬼耳。我事關聖者也，法不當至乩壇。』客曰：『關帝可請乎？』曰：『可，并可現相。』遂告知觀察。觀察親祈之，年家子愀然曰：『諸公須齋戒三日，擇潔淨軒窗設香供。諸君子另于別所設大缸十口，滿貯清水，諸公跪缸外伺候。』年家子遍身着青衣，仰天慟哭，口諄諄若有所訴。忽見五色雲中，帝君袞冕長髯，手扶周將軍自天而下，臨軒南向坐，謂年家子曰：『汝勿急，仇將復矣。』某復叩頭大哭。周將軍手托帝君足飛去，只見瑞氣繚繞而已。諸公爲金甲光眩射，目不能開，皆隔水缸伏地。一日，年家子不辭而去，聞某大僚中惡于道，皆疑之，終不知所報何仇也。

又卷七《乩仙》　乾隆丙午春，樵川楊荷鋤與金陵徐滄濤扶乩，有女仙降壇，詩曰：『「何處重尋舊翠鈿，濤聲如夢恨如烟？泉臺一去千餘載，只抵相思半日眠。」妾王氏小筠也，恰遇有緣人，欲與之語，諸君勿懼。』壇中友人孟姓，見辭涉艷麗，恐致邪祟，欲燒退符。乩遂書曰：『既已招之使來，豈能揮之即去耶？昔者妾美姿容，君饒才韻，相遇大堤之下，同遊細柳之陰。鴛侶方成，鸞儔遽折，珠沉玉隕，蕙折蘭摧。君屢托迹于人間，妾尚滯魂于水府。今者方備濤神侍從，偶爲符使招攜。隔世逢魚水之交，不昧素心一點；對面有河山之阻，誰知紅淚千行。恨顯晦之攸殊，幸精誠之易合。窗明風露冷，將于斗轉參橫後尋君；幃靜雨雲來，其于夢美魂酣時覓我。不呼名氏，恐疑畏之頓生；惟續情緣，詎崇奘之敢作？』是夜，滄濤果夢有女子，手持團扇，艷麗非常，相與綢繆，極雲雨之歡。次夕復至，流連達旦。越日，又降乩詩云：『赤甲峰頭雨似塵，天風吹送步虛人。請君試采梅花嗅，老却瓊香樹樹春。』又詩云：『露裏夭桃風外柳，昨宵幾執纖纖手？千秋無盡是相思，緣卿又到君知否？』末書『珍重』而去。嗣後總未入夢，亦不降乩矣。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五《乩仙》　秦對巖宮諭家有乩仙，適吳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觀之，宮諭延之入。時所請者云是李太白，令君曰：『請賜一詩。』乩判云：『吳興祚何不拜？』令君言：『詩工固當拜。』又判云：『題來！』時有一貓蹲于旁，吳指之：『即詠此。』又判云：『韻來。』吳因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乩即書云：『貓形似虎十

八九，喫盡魚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牀頭一壺酒。』吳乃拜服。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一二　王子莊孝廉，居黃巖之柔橋。其地有廟曰東阮，祀晉阮嗣宗，或曰卽白龍山之神也。道光甲午歲，黃巖縣中盛行花會。花會者，書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納之筒中，縣之梁間，名曰作筒。主之者曰筒官。人於三十四名中自認一名，各注錢數投入櫃中，謂之納花會。所認之名適合筒中之名，則筒官如其所注錢數，加三十倍以酬之；不中，則如所注之數入錢於筒官。老少奔波，一邑若狂，因是又有降童之事。降童者，焚符降神，求示機兆也。神依人而言，所依之人謂之童身。神降，則童身自倒於地，口吐白沫，俄而躍起，竟登神坐，謂之上壇。於是衆皆羅拜，求神指示，神輒示以隱語。酬對既畢，童身又倒地如初，謂之退壇。人依神言，射之往往有中者，故凡納花會者，無不降童。所降之神非一，而小老爺尤著靈異。小老爺者，俗言觀世音菩薩之弟也。人有所問，必迴身向內，久之而後答，蓋問其姊云。柔橋之人卽降童於東阮廟中。小老爺甫降，而邨民王廣榮忽自田間趨而來，則東阮之神憑其身矣，小老爺倉皇退壇。廣榮傳神語，責父老招致邪神，褻瀆靈場，父老皆叩搕不遑。神自言能治人病，由是問疾者麇至。廣榮雖或耕於田，樵於山，賈於市，而廟中有人問疾，甫焚香默禱，無不應時立至。其人初不識字，至是輒能爲人處方，悉中肯綮。有羣醫束手，服神方而卽愈者。由是香火日盛，乃新殿宇，門樓廊廡，煥然一新，皆取給於香錢。而王廣榮者，固不私一錢也。【略】垂三十年，至同治甲子歲，廣榮死，始絕。

仙分部

綜述

漢・劉向《列仙傳》卷上《赤將子輿》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花。至堯帝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云。蒸民粒食，孰享遐祚。子輿拔俗，餐葩飲露。託身風雨，遙然矯步。雲中可遊，性命可度。

又《偓佺》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偓佺餌松，體逸眸方。足躡鸞鳳，走超騰驤。遺贈堯門，貽此神方。盡性可辭，中智宜將。

又《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也。亹亹容城，專氣致柔。得一在昔，含光獨游。道貫黃庭，伯陽仰儔。玄牝之門，庶幾可求。

又《邛疏》　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卧石牀枕焉。八珍促壽，五石延生。邛疏得之，鍊髓餌精。人以百年，行邁身輕。寢息中嶽，遊步仙庭。

又《平常生》　穀城鄉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帔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門卒。穀城妙匹，譎達奇逸。出生入死，不怕其質。玄化忘形，貴賤奚恤。暫降塵汙，終騰雲室。

又《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棗廬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世世見之，歷數百年去。接輿樂道，養性潛輝。見諷尼父，諭以鳳衰。納氣以和，存心以微。高步靈嶽，長嘯峨嵋。

又《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云。木可爲羊，羊亦可靈。靈在葛由，一致無經。爰陟崇綏，舒翼揚聲。知術者仙，得桃者榮。

又《琴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冀州、涿（一作碭）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琴高晏晏，司樂宋宮。離世孤逸，浮沉涿

中。出躍赬鱗，入藻清冲，是任水解，其樂無窮。

又《寇先》 寇先者，宋人也。以釣魚爲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着冠帶。好種荔枝，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祀焉。寇先惜道，術不虛傳。景公戮之，尸解神遷。歷載五十，撫琴來旋。夷俟宋門，暢意五絃。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又《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栢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妙哉王子，神遊氣爽。笙歌伊洛，擬音鳳響。浮丘感應，接手俱上。揮策青崖，假翰獨往。

又《安期先生》 安期先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雙爲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寥寥安期，虛質高清。乘光適性，保氣延生。聊悟秦始，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絕影清泠。

又《瑕丘仲》 瑕丘仲者，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爲壽矣。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人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吾去矣。』後爲夫餘胡王驛使，復來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焉。瑕丘通玄，謫脫其跡。人死亦死，泛焉言惜。遨步觀化，豈勞胡驛。苟不覩本，誰知其謫。

又《酒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飢。』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酒客蕭綷，寄沽梁肆。何以標異，醇醴殊味。屈身佐時，民用不匱。解紱晨征，莫知所萃。

又《任光》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皆說如數十歲面顏。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栢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也。上蔡任光，能鍊神丹。年涉期頤，曄爾朱顏。頃適趙子，縱任所安。升軌栢梯，高飛雲端。

又《祝雞翁》 祝雞翁者，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有千餘頭，皆立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依呼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云。人禽雖殊，道固相關。祝翁傍通，牧雞寄驩。育鱗道洽，棲雞樹端。物之致化，施而不刊。

又《脩羊公》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上，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爲白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卓矣脩羊，韜奇含靈。枕石大華，餐茹黃精。漢禮雖隆，道非所經。應變多質，忽爾隱形。

又《崔文子》 崔文子者，太山人也。文子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旛，繫黃散以徇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黃散。故世寶崔文赤丸黃散，實近於神焉。崔子得道，術兼祕奥。氣癘降喪，仁心攸悼。朱旛電麾，神藥捷到。一時獲全，永世作效。

又《赤須子》 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歸向，迎而師之，從受業。問所

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服霞絕後，遂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赤須去豐，爰憩吳山。三藥並御，朽貌再鮮。空往師之，而無使延。顧問小智，豈識巨年。

又《犢子》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賣桃李云。犢子山棲，採松餌苓。妙氣充內，變白易形。陽氏奇表，數合理冥。乃控靈犢，倏若電征。

又《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爲妖。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騎鳴養龍，結廬虛池。專至俟化，乘雲驂螭。紆轡故鄉，告以速移。洞鏡災祥，情眷不離。

又《主柱》 主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爲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遂與柱俱去云。主柱同窺，道士精徹。玄感通山，丹砂出穴。熒熒流丹，飄飄飛雪。宕長悟之，終然同悅。

又《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蠶，皆如甕大，繅一蠶，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陽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美哉園客，顏曄朝華。仰吸玄精，俯捋五葩。馥馥芳卉，采采文蛾。淑女宵降，配德升遐。

又《鹿皮公》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淄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着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皮公興思，妙巧纏綿。飛閣懸趣，上挹神泉。肅肅清廟，愔愔二間。可以閑處，可以永年。

又《昌容》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蘽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殷女忘榮，曾無遺戀。怡我柔顏，改華標蒨。心與化遷，日與氣鍊。坐卧奇貨，惠及孤賤。

又《谿父》 谿父者，南郡鄼人也。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鍊瓜子，與桂、附子、芷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居絕山頂，呼谿下父老，與道平生時事云。谿父何欲，欲在幽谷。下臨清澗，上翳委蓐。仙客舍之，導以秘籙。形絕埃壒，心在舊俗。

又《山圖》 山圖者，隴西人也。少好乘馬，馬踢之折腳。山中道人教令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人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暮年復去，莫知所之。山圖抱患，因毀致全。受氣使身，藥輕命延。寫哀墳栢，天愛猶纏。數周高舉，永絕俗緣。

又《谷春》 谷春者，櫟陽人也。成帝時爲郎，病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發棺有衣無屍。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谷春既死，停屍猶溫。棺槨五稔，端委於門。顧視空柩，形逝衣存。留軌太白，納氣玄根。

又《陰生》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污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

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陰生乞兒，人厭其黷。識眞者稀，累見囚辱。淮陰忘吝，況我仙屬。惡肆殃及，自災其屋。

又《毛女》　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婉孌玉姜，與時遁逸。眞人授方，餐松秀實。因敗獲成，延命深吉。得意巖岫，寄歡琴瑟。

又《子英》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卽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作神魚，遂立子英祠。子英樂水，游捕爲職。靈鱗來赴，有煒厥色。養之長之，挺角傳翼。遂駕雲螭，超步太極。

又《文賓》　文賓者，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更壯。他時嫗拜賓涕泣，賓謝曰：『不宜。至正月朝，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嫗老，夜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賓到，大驚：『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敎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餘年見云。文賓養生，納氣玄虛。松菊代御，鍊質鮮膚。故妻好道，拜泣踟躕。引過告術，延齡百餘。

又《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自言：『甯先生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婦，宮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子主挺年，理有所資。甯主祠秀，拊琴龍眉。以道相符，當與訟微。主事竭力，問昭我師。

又《陶安公》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省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云。安公縱火，紫炎洞熙。翩翩朱雀，銜信告時。奕奕朱虬，婉然赴期。傾城仰覿，廻首顧辭。

又《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煎鍊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賣之於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赤斧頤眞，發秀戎巴。寓跡神祠，煎鍊丹砂。髮雖朱蕤，顏曄丹葩。采藥靈山，觀化南遐。

又《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徇吳市中衒。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眞人也。後主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負局神端，披褐含秀。術兼和鵲，心託宇宙。引彼萊泉，灌此絕岫。欲返蓬山，以齊天壽。

漢・王符《潛夫論》卷三五　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溫恭敦敏。穀、雒水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爲不順天心，不若修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語，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女愼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於平陽，因氏王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

漢・應劭《風俗通義》卷二《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舄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

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百姓爲立祠，號葉君祠。牧守班祿，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逝，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愼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揚雄以爲：『慮犧、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又安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凫，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晉・王嘉《拾遺記》卷三　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帷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跡爲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又卷四《燕昭王》　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髮之叟，宛若少童，貌如冰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爲上仙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却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乃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爲『明眞里』也。

晉・葛洪《神仙傳》卷一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江衆神丹土符還年之道，服之有效。欲於崑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不法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授其秘要，後亦昇天。今以竹根汁煮丹黃土，去三尸，出此二人也。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　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事畢，先生作一事特戲者。』玄曰：『君得無即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變大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張口，蜂皆飛入。玄嚼食之，是故飯也。又指蝦蟆及諸行蟲燕雀之屬使舞，應節如人。冬爲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錢一一飛從井出。爲客設酒，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嘗與吳主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頃刻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一　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方靈藥及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矣。

晉・戴祚《甄異記・陳濟》　巴邛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妻獨在家，常有一丈夫，儀貌端正，着絳碧袍，采色炫燿。相期于一山澗間，至于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比隣人觀其甫至，輒有虹見。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五　東陽徐公居在長山下，常登嶺，見二人坐於山崖對飲。公索之，二人乃與一小杯，公飲之遂醉。後常不食亦不饑。

又　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蒲，遂下馬造焉，以策注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説》卷二　王子喬墓在京茂陵，戰国時，有人盜发之，睹之无所见，唯有一剑，悬在空中。欲取之，剑便作龙鸣虎吼，遂不敢近。俄而径飞上天。《神仙传》云：『眞人去世，多以剑代其形，五百年后，剑亦能灵化。』此其验也。

唐・薛用弱《集異記》補編《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本出南陽葉邑，今居處州松陽縣。四代修道，皆以陰功密行及劾召之術救物濟人。母劉，因晝寐，夢流星入口，吞之乃孕。十五月而生，年七歲，溺於江中，三年不還。父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亦言青童引朝太上，太上頷而留之。弱冠，身長九尺，額有二午，性淳和潔白，不茹葷辛，常獨處幽室，或遊林澤，或訪雲泉。自仙府歸還，已有役使之術矣。遂入居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環迴爲徑以避之。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佐國，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於子，又勤行助化，宜勉之焉。』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蝕凶祆，所在經行，以救人爲志。叔祖靖能，頗有神術，高宗時，入直翰林，爲國子祭酒。武后監國，南遷而終。初，高宗徵師至京，拜上卿，不就。請度爲道士，出入禁內。及欲告成中岳，扈從者多疾，凡噀呪，病皆愈。二京受道籙者，文武中外男女子弟千餘人。所得金帛，並修宮觀，邺孤貧，無愛惜。久之，辭歸松陽，經過之地，救人無數。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曰：『尸媚之疾也。不速除之，張死矣。』師投符而化爲黑氣焉。

相國姚崇已終之女，鍾念彌深，投符起之。錢塘江常有巨蜃，時爲人害，淪溺舟楫，行旅苦之，投符江中，使神人斬之。除害殄凶，玄功遐被，各具本傳。於四海六合，名山洞天，咸所周歷。師年十五，中毒殆死，見青童曰：『天台苗君，飛印相救。』於是獲蘇。又師青城山趙元陽，受遁甲，與嵩陽韋善俊傳八史。東入蒙山，神人授書。詣嵩山，神仙授劍。常行涉大水，忽沉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萊。』則天徵至神都，請於諸名岳投奠龍璧。中宗復位，武三思尚秉國權，師以頻察祆祥，保護中宗、相王及玄宗，爲三思所忌，竄於南海。廣州人庶，夙仰其名，北向候之。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止於龍興新觀。遠近禮敬，捨施豐多，盡修觀宇焉。歲餘，入洪州西山，養神修道。景龍四年辛亥三月九日，括蒼三神人又降，傳太上之命：『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聖帝，未可隱跡山巖，以曠委任。』言訖而去。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皆以先知。其年八月，果有詔徵入京。迨後平韋后，立相王睿宗，玄宗承祚繼統，師於上京，佐佑聖主，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凶函，請陛下勿開，宜令番使自開。』玄宗從之。及令番使自開，函中弩發，中番使死，果如法善言。俄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景龍觀主。祖重，精於術數，明於考召，有功於江湖間，謚有道先生，自有傳。父慧明，贈歙州刺史。師請以松陽宅爲觀，賜號淳和，御製碑書額，以榮鄉里。明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雲鶴數百，行列北來，翔集故山，徘徊三日，瑞雲五色，覆其所居。是歲庚申六月三日甲申，告化於上都景龍觀。弟子既齊物、尹愔，覩眞仙下降之事，祕而不言。

二十一日，詔贈金紫光祿大夫、越州都督。春秋百有七歲。所居院異香芬郁，仙樂繽紛，有青烟直上燭天，竟日方滅。師請歸葬故鄉，敕度其姪潤州司馬仲容爲道士，與中使監護，葬於松陽。詔衢、婺、括三州助葬，供給所須。發引日，敕官縞衣祖送於國門之外。開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陽宮以觀燈，尚方匠毛順心結搆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螭、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玄宗見大悅，促召師觀於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於此。』玄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召。』玄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於是令玄宗閉目，約曰：『必不得妄視，若誤有所視，必有非常驚駭。』如其言，閉目距躍，已在霄漢，俄而足已及地。曰：『可以觀矣。』既覩影燈，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玄宗

稱其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玄宗於涼州以鏤鐵如意賞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於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玄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玄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於城中而還。

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玄宗累與近臣試師道術，不可殫盡，而所驗顯然，皆非幻妄，故特加禮敬。其餘追岳神、致風雨、烹龍肉、祛妖僞、靈效之事，具在本傳，此不備錄。又燕國公張說嘗詣觀謁，師命酒，說曰：『既無他客。』師曰：『此有麴處士者，久隱山林，性謹而訥，頗耽於酒，鍾石可也。』說請召之，斯須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帶數圍，使坐於下。拜揖之禮，頗亦魯朴。酒至，杯盂皆盡，而神色不動。燕公將去，師忽奮劍叱麴生曰：『曾無高談廣論，唯沉湎於酒，亦何用哉！』因斬之，乃巨槖而已。嘗謂門人曰：『百六十年後，當有術過我者，來居卯酉山矣。』初，師居四明之下，在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日，有老叟詣門，號泣求救。門人謂其有疾也，師引而問之，曰：『某東海龍也，天帝所敕，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其任，無過者超證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績垂成，有婆羅門逞其幻法，住於海峰，晝夜禁呪，積三十年矣，其法將成，海水如雲，卷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將竭矣。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爲幻僧所取。五日午時，乞賜丹符垂救。』至期，師敕丹符飛往救之，海水復舊，其僧愧恨，赴海而死。明日，龍輦寶貨珍奇以來報。師拒曰：『林野之中，棲神之所，不以珠璣寶貨爲用。』一無所受。因謂龍曰：『此厓石之上，去水且遠，但致一清泉，即爲惠也。』是夕聞風雨之聲。及明，繞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經冬不竭。至今謂之天師渠。

又一說云：顯慶中，法善奉命修黃籙齋于天台山，道由廣陵，明晨將濟瓜州。是日，江干渡人，艤舟而候。時方春暮，浦漵晴暖，忽有黃白二叟相謂曰：『乘閒可以圍棋爲適乎？』即嚮空召冥兒，俄有丱童擘波而出，衣無沾濕。一叟曰：『擊棋局與席偕來。』須臾，丱童如命設席沙上，對坐，約曰：『賭勝者食明日北來道士。』因大笑而下子。良久，白衣叟曰：『卿北矣，幸無以味美見侵也。』曠望逡巡，徐步凌波，遠遠而沒。舟人知其將害法善也，惶惑不寧。及旦，則有內官馳馬前至，督備舟楫。舟人則以昨日之所見具列焉。內官驚駭不悅。法善尋續而來，內官復以舟人之辭以啓法善。法善微哂曰：『有是乎？幸無掛意。』時法善符術神驗，賢愚共知，然內官泊舟人從行之輩，憂軫靡遑。法善知之而促解纜，發岸咫尺，而暴風狂浪，天日昏晦。舟中之人，相顧失色。法善徐謂侍者曰：『取我黑符投之鷁首。』既投而波流靜謐。有頃既濟，法善顧舟人曰：『爾可廣召宗侶。沿流十里之間，或蘆洲菱渚，有巨鱗在焉。爾可取之，當大獲其資矣。』舟人承教，不數里，果有白魚，長百尺許，周三十餘圍，殭暴沙上。就而視，腦有穴嵌然流膏。舟人因臠割載歸，左近村閭，食魚累月。

又《趙操》　趙操者，唐相國憬之孽子也。性疎狂不慎，相國屢加教戒，終莫改悔。有過懼罪，因盜小吏之驢，攜私錢二緡，竄於旗亭下。不日錢盡，遂南出啓夏門，恣意縱驢，從其所往。俄屆南山，漸入深遠，猿鳥一徑，非畜乘所歷。操即繫驢山木，躋攀獨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款門。既入，有二白髮叟，謂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顧其室內，妻妾孤幼，不異俗世。操端無所執，但恣遊山水，而甚安焉。月餘，二叟謂操曰：『勞汝入都，爲吾市山中所要。』操則應命。二叟曰：『汝所乘驢，貨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約，買之而還。』操因曰：『操大人方爲國相，今者入京，懼其收維。且驢非己畜，何容便貨。況繫之山門，今已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過憂苦。』操即出山，宛見其驢尚在，還乘之而馳，足力甚壯。貨之，果得五千。因探懷中二叟所示之書，惟買水銀耳。操即爲交易，薄晚而歸，終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以雜藥燒煉，俄而化爲黃金。因以此術示之於操。自爾半年，二叟徐謂操曰：『汝可歸寧，三年之後，當與汝會於茅廬。』操願留不獲，于是辭訣。及家，相國薨再宿矣。操過小祥，則又入山，歧路木石，峯巒樹木，皆非向之所經也。操亟返，服闋，因告別昆弟，遊於江湖。至今無羈於世，從學道者甚衆，操終無傳焉。

又《李納》　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嶽，齋戒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墮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卻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揮手，又令人上。持彈弓於殿西南，以彈弓斷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爲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君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爲此行！要見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校滅耳，踞席坐於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腳，噬其膚。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猶在殿階，謂祐曰：『要見新使邪？』又命一人從東來，形狀短闊，神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似欠嚏而遲者久之，忽無所見，惟蒼苔松柏，悄然嚴靜，乃薦奠而迴。見納，納呼入卧內，問王祐，祐但以薦奠畢，擲樗蒲投具，得吉兆告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噬吾足？』於是舉足，乃祐所噬足跡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適見新使爲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召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王祐初見納荷校，問曰：『僕射何故如此？』納曰：『平生爲臣之辜也，蓋不得已如何，今日復奚言也！』

唐・谷神子《博異志・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竪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僕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帔，履青圓頭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敎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忽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卽令伺之。到則話論移時，後令人潛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牆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唐・牛僧孺《玄怪録》卷一《裴諶》　裴諶，王敬伯、梁芳，約爲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黃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採煉，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梁芳死，敬伯謂諶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豢，目棄奇色，去華屋而樂茅齋，賤歡娛而貴寂寞者，豈非覬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於雲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玩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垂功立事，以榮耀人寰。縱不能憩三山，飲瑤池，驂龍衣霞，歌鶯飛鳳，與仙翁爲侶，且腰金拖紫，圖影凌烟，廁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諶曰：『吾乃夢醒者，不復低迷。』敬伯遂歸，諶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胐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行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爲吾乃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我。試視之，乃諶也。遽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坐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人倦夜長，尚秉燭遊，況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粵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南疑獄，今讞於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敬伯預其選，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官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苦，竟如曩日，奇哉！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諶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沉子浮，魚鳥各適，何

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吾山中之友，或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卽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翛然而去。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思諶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尙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烟翠葱蘢，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淸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爲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旣而稍聞劍珮之聲，二靑衣出曰：『阿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之乃諶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官，久食腥羶，愁慾之火焰於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於中堂，窗戶棟梁，飾以異寶，屛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靑衣捧碧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旣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座。女樂二十人，皆絕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昔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別近十年，纔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里內皆可擇之。』小黃頭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參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敬伯妻趙氏也。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靑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間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繫於衣帶。妓作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之，以呈其曲。其歌舞雖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淸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曉，裴召前黃頭曰：『送趙氏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爲方外之交，憐其爲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燒，以明自賊，將沉浮於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於此，一以醒之。今日之會，誠難再得，亦夫人之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重，往復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敬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羣將乎？宜且就館，未赴闕閒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敬伯拜謝而去。後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烟草極目，惆悵而反。及京奏事畢，得歸私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拙，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祖先，下以繼後事，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孝尙在，其言足徵，何諱乎？』敬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敬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吁！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幻者竊術以致惑乎？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爲蛤，雉爲蜃，人爲虎，腐草爲螢，蜣娘爲蟬，鯤爲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況耳目之外乎？

又卷三《蕭志忠》　中書令蕭志忠，景雲元年爲晉州刺史，將以臘日畋遊，大事罝羅。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暴瘧不能歸，因止巖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將艾，似聞悉崒有人聲，初以爲盜賊將至，則匍匐於林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長丈餘，鼻有三角，體被豹韝，目閃閃如電，向谷長嘯。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駢匝百許步，長人卽唱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順時畋獵。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言訖，羣獸皆俯伏戰懼，若請命者。有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長人言曰：『以某之命，死實以分。然蕭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余？』使者曰：『非余欲殺汝輩，但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卽余使乎之事畢矣。自此任爾自爲計。然余聞東谷嚴四善謀，爾等可就彼祈求。』羣獸皆輪轉歡叫。使者卽東行，羣獸翼從。時薪者疾亦少間，隨往覘之。旣至東谷，有茅堂數間，黃冠一人，架懸虎皮，身熟寢，驚起見使者曰：『闊別旣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無配羣生臘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問。然彼皆求生於四兄，四兄當爲謀之。』老虎老麋卽屈膝哀請。黃冠曰：『蕭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饑寒。若祈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卽不復遊獵矣。余昨得滕六書，知已喪偶。又聞索泉家第五娘子爲歌姬，以妬忌黜。若汝求得美女納之，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飮，汝若求得醇醪以賂之，則風立生。』有二狐自稱：『多媚，能取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嬌艷。絳州盧思由善釀醪，妻產，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歡聲。黃冠乃謂使者曰：『憶含質在仙都，豈意千年爲獸身，悒悒不得志。聊爲述懷一章。』乃吟曰：『昔爲仙子今爲虎，流落陰崖足風雨。更將斑毳被余身，千載空山萬般苦。』『然含質謫已滿，惟有十一日卽歸紫府矣。久居於此，將別不無恨恨，因題數行於壁，以使後人知僕曾居於此矣。』乃書北

壁曰：『下玄八千億甲子，丹飛先生嚴含賢，謫下中天被斑革。六十萬甲子血食澗飲，廁猿狖，下濁界，景雲元祀升太一。』時薪者素曉書語，因密記得之。少頃，老狐負美女至，纔及笄歲，紅袂拭目，殘妝嬌媚。又有一狐負美酒二瓶，香氣酷烈。嚴四兄卽以美女洎美酒瓶，各內一壺中，以朱書二符，取水嚥之，二符卽飛去。薪者懼且爲所見，卽尋路却迴。未明，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蕭使君不復獵矣。

又《巴邛人》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巴人異之，卽令攀橘下，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鬢眉皤然，肌體紅潤，皆相對象戲，身長尺餘，談笑自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相與決賭。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上龍王第七女髮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枝，紫絹帔一副，絳臺山霞寶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人摘下耳。』又一叟曰：『僕饑矣，須龍根脯食之。』卽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嚥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巴人相傳云：百五十年來如此，似在陳隋之間，但不知的年號耳。

又《葉天師》　開元中，道士葉靜能講於明州奉化縣興唐觀，自陞座也，有老父白衣而髯者，每先來而後去，必遲遲然，若有意欲言而未能者。講將罷去，愈更淹留。聽徒畢去，師乃召問，泣拜而言，自稱鱗位，曰：『有意求哀，不敢自陳，既蒙下問，敢不盡其誠懇。位實非人，乃寶藏之龍也。職在觀南小海中，千秋無失，乃獲稍遷，苟或失之，卽受炎沙之罰。今九百餘年矣，胡僧所禁且三十春，其僧虔心，有大咒力，今憂午日午時，其術卽成，來喝水乾，寶無所隱。弟子當死，不敢望榮遷，然千載之炎海，誠不可忍。惟仙師哀之，必免斯難，不敢忘德。』師許之，乃泣謝而去。師恐遺忘，乃大書其柱曰：『午日午時救龍。』其日赴食於邑人，旣迴，方憩，門人忽讀其柱曰：『午日午時救龍，今方欲午，吾師正憩，豈忘之乎？』將入，師已聞，遽問曰：『今何時？』對曰：『頃刻未午耳。』仙師遽使青衣門人執墨書符，奔往海一里餘，見黑雲慘空，毒風四起，有婆羅門伏劍乘黑雲，持咒於海上連喝，海水尋減半矣。青衣使亦隨聲墮焉。又使黃衣門人執朱符奔馬以往，去海一百餘步，又喝，尋墮，海水十涸七八矣。有白龍跳躍淺波中，喘喘焉。又使朱衣使執黃符以往，僧又喝之，連喝不墮，及岸，則海水纔一二尺，白龍者奮鬣張口於沙中。朱衣使投符于海，隨手水復。婆羅門撫劍而歎曰：『三十年精勤，一旦術盡，何道士之多能哉！』拗怒而去。旣空海恬然，波停風息，前墮二使，亦漸能起，相與偕歸，具白於師。未畢，老父者已到，泣拜曰：『向者幾死於胡術，非仙師之力，不能免矣。位獸也，懼不克報，然終天依附，願出門人，可指使也。若承師命，雖秦越地阻，江山路殊，一念召之，卽立左右矣。』自是朝夕定省，若門人焉。師以其觀在原上，不可穿井，童稚汲水，必於十里之外，闔觀患之。他日，師謂髯父曰：『吾居此多日，憐其汲遠，思繞觀有泉以濟之，子可致乎？』曰：『泉水之流，天界所有，非力可致。然師能見活，又脫千年之苦，豈可辭乎！夫非可致而致之，界神將拒，俟戰勝然後可。令諸人皆他徙。其日晦明三復，然後歸，庶幾有從命□□之功。』合觀從之。過期而還，則石甃繞觀，清流潺潺，旣周而南，入於海，黃冠賴焉。乃題渠曰『仙師渠』。師所以妙術廣大天下，蓋龍之所助焉。

又佚文《杜巫》　杜巫尚書年少未達時，曾於長白山遇道士貽丹一丸，卽令服訖，不欲食，容色悅懌，輕健無疾。後任商州刺史，自以旣登太守，班位已崇而不食，恐驚於衆。於是欲去其丹，遇客無不問其法。歲餘，有道士至，甚年少。巫詢之。道士教以食豬肉，仍吃血。巫從之食吃，道士命掣羅，須臾，巫吐痰涎至多，有一塊物如栗。道士取之，甚堅固。道士剖之，若新膠之未乾者，丹在中。道士取以洗之，置於手中，其色綠瑩。巫曰：『將來，吾自收之，暮年服也。』道士不與，曰：『長白吾師曰：「杜巫悔服吾丹，今願出之。汝可教之，收藥歸也。」今我奉師之命，欲去其神物。今旣去矣，而又擬留至耄年。縱收得，亦不能用也。自宜息心。』遂吞之而去。巫後五十餘年，罄產燒藥，竟不成。

唐・李復言《續玄怪録》卷一《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乘雨入洛西榆林店。掌店人甚貧，待賓之具，莫不塵穢，獨一床似潔，而有一步

客先憩於上矣。主人率皆重車馬而輕徒步，辛、成之來也，乃逐步客於他床。客倦起於床而回顧，公平謂主人曰：『客之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僕一馬而煩動乎？』因謂步客曰：『謂公不起，僕就此憩矣。』客曰：『不敢。』遂復就寢。深夜，二人飲酒食肉，私曰：『我欽之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惡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肉，能相從否？』一召而來，乃綠衣吏也。問其姓名，曰：『王臻。』言辭亮達，辯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曰天生萬物，唯我最靈。儒書亦謂人爲生靈。來日所食，便不能知，此安得爲靈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一憩之會，無非前定。來日必食於磵潤王氏，致飯蔬而多品。宿於新安趙氏，得肝美耳。臻以徒步不可晝隨，而夜可會耳。君或不棄，敢附末光。』未明，步客前去。二人及磵潤逆旅，問其姓，曰：『王。』中堂方饌僧，得僧之餘悉奉客，故蔬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一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肝美。二人相顧方笑，而臻適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欽甚篤。宵會晨分，期將來之事，莫不中的。行次閿鄉，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識臻何爲者？』曰：『博文多藝，隱遁之客也。』曰：『非也。固不識我，乃陰吏之迎駕者。』曰：『天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歟？甲馬五百，將軍一人，臻乃軍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左右前後。今臻何所以奉白者，來日金天置宴，謀少酒肉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携羊豕各半，酒數斗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言訖而去。其酒肉肥濃之極，過於華陰。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不測者也，辛君能一觀。』成公曰：『何獨棄我？』曰：『神祇尚侮人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當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造焉。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灞西，見旋風卷塵，迤邐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風來撲林，轉盼間，一旗甲馬立於其前，王臻者乘且牽，呼辛速登。既乘，觀馬前後，戈甲塞路。臻引辛謁大將軍，將軍者，丈餘，貌甚偉，揖公平曰：『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此心於天下，鬼神者且不敢侮，況人乎？』謂臻曰：『君既召來，宜盡主人之分。』遂同行入通化門，及諸街鋪，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門街，有紫吏若供頓者，曰：『人多幷下不得，請逐近配分。』將軍許之。於是分兵五處，獨將軍與親衛館於顏魯公廟。既入坊，顏氏之先，簪裾而來若迎者，遂入舍。臻與公平止西廊幕次，餚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有令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稟陰命。臻感二君也，檢選事據籍，誠當駮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等，吏曹見許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於道場，萬神護蹕，無許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夜宴，宴時腥羶，衆神自許，即可矣。』遂行牒。牒去，逡巡得報，曰：『已敕備夜宴。』於是部管兵馬，戊時齊進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下，馬兵三百，餘人步，將軍金甲仗鉞來，立於所宴殿下，五十人從卒環殿露兵，若備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歡，俳優贊詠，燈燭熒煌，絲竹並作。俄而三更四點，有一人多髯而長，碧衫皂袴，以紅爲標，又以紫縠畫虹蜺爲帔，結於兩肩右腋之間，垂兩端於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飾以紅罽，其狀可畏，忽不知其所來，執金匕首長尺餘，拱於將軍之前，延聲曰：『時到矣！』將軍頻眉揖之，唯而走，自西廂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既而左右紛紜，上頭眩，音樂驟散，扶入西閣，久之未出。將軍曰：『昇雲之期，難違頃刻。上既命駕，何不遂行？』對曰：『上澡身否？』『然，可即路。』遽聞具浴之聲。三更，上御碧玉輿，青衣士六，衣上皆畫龍鳳，肩舁下殿。將軍揖，介冑之士無拜，因慰問以：『人間紛挐，萬機勞苦，淫聲蕩耳，妖色惑心，清眞之懷，得復存否？』上曰：『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今已捨離，固亦釋然。』將軍笑之，遂步從環殿引翼而出，自內閣及諸門吏，莫不嗚咽羣辭，或收血捧輿，不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引，三百騎從，如風如雷，颯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敕臻送公平，遂勒馬離隊，不覺足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開化王家宅，成君所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爲臻多謝成君。』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扣門一聲，有人應者，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來年，公平授揚州江都縣簿，士廉授兗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元和初，李生疇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參徐州軍事，得以詳聞，故書其實，以警道途之傲者。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二《玉格》　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黃，氣如彈丸，入口而孕，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那王國，鬱夥山丹玄之阿。又曰：老君在胎八

十一年，剖左腋而生，生而白首。又曰：青帝劫末，元氣改運，託形於洪氏之胞。又曰：李母，本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三色氣繞身，五行獸衛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陳國苦縣賴鄉渦水之陽、九井西李下。具三十六號，七十二名，又有九名，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大一作天上皇洞眞第一君、大千法王、九靈老子、太上眞人、天老玄中法師、上清太極眞人、上景君等號。形長九尺，或曰二丈九尺。耳三門，又耳附連環，又耳無輪廓。眉如北斗，色綠，中有紫毛，長五寸。目方瞳，綠筋貫之，有紫光。鼻雙柱，口方，齒數六八。頤若方丘，頰如橫壠，龍顏金容，額三理，腹三誌，頂三約把，十蹈五身，綠毛白血，頂有紫氣。

又《壺史》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前，卧常虛枕。晚年往往言將來事。嘗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知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羣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玩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又續集卷二《支諾皐》中　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詠，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冪巾網獲一焉，置于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懼人。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弈，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狀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唐・張讀《宣室志》卷一　唐故尚書李公訖，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柏葉，雖髮盡白，而容貌如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父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貌如舊，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爲人間人，汝方當壯，志尹君之容狀。」自始至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不老憊，豈非以千百歲爲瞬息哉！』北門從事馮翊嚴公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即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爲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廨，舘於官署中，日與同席。聞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佛屠氏，嘗曰：『佛祖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堇汁置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割而視之，眞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落，其夕，卒於舘中。嚴君既知女弟之所爲也，怒且甚。即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葬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爲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堇汁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堇汁安能敗吾眞耶？』言訖，忽無所見。太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公曰：『吾聞神仙不死，脫有死者，乃屍解爾。不然，何變異之若是耶！』將命發其墓以視之，然慮惑於人，遂寢其事。

又卷八　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其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鍊丹，遂葺鑪鼎，爨薪鼓鞴，積十年，而鍊丹卒不成。其後寓遊荆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額，躶身而病寒，且噤不能言。生憐其窮困，解裘衣之，且命執侍左右。徵其家於何所，對曰：『某，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始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饑，流徙荆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而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且寐自逸。蔣生惡罵而唾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鍊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爲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爲金乎？若然者，吾謂先生爲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慚，且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汝若妄言，自速笞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顧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石爲金。願得先生之石硯，以一刀圭傅其上，可乎？』蔣生性輕率，且以爲誕妄，詬罵曰：『吾學鍊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傭者何敢與吾喋喋誶語耶？』全素佯懼不敢對。一日，蔣生獨行山間，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門

而去。至晚歸也，見全素已卒矣。生且以簀蔽其屍，將命棺而瘞於野。及撤其簀，見全素之屍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爲神仙得道者。即於几上視石硯，亦之見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鼎下有奇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即於爐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光甚瑩徹。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慚恚。其後蔣生學鍊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中。

又卷九　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院內，人共掌之。太玄觀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侯道華侍悟仙爲供給者，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洒掃井臼，無所不爲，而道華愈欣然。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食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喻其意。明日昧爽，衆晨起，入道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下施案，致一盃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肉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教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肉芝，配住上清進善院。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玄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按視踪跡不誣，即以其事聞奏。詔齎絹五百疋，並賜御衣，修飾廊殿，賜觀名『昇仙院』。

又　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少常與隣舍閻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閻丘氏子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閻丘氏子，非吾類也，而與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乎？』閻丘氏子默然有慚色。後數歲，閻丘氏子病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讌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酒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爲僭居官秩耶？且吾與汝爲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來往。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濠陽郡佛寺中。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於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即驅而就謁，願爲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既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爲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眞有道者。某願爲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惰。吳道士曰：『子不能錮其心，徒爲居山林，終無補矣。』又玄即辭去。遨遊濠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子，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度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子曰：『吾嘗生閻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爲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又玄驚歎之，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子曰：『我，太清眞人。上帝以汝有道氣，令我生於人間，與汝爲友，將授眞仙之訣。而汝以輕浮憍慢，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不見。又玄既悟其事，甚慚恚，竟以憂死。

又佚文　趙州昭慶民駱玄素者，爲小吏，得罪於縣令，遂遁迹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質狀凡陋，策杖立於長松之下，召玄素訊之曰：『爾安得至此邪？』玄素對：『得罪於縣令，遁逃至此，幸翁見容。』翁引玄素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至一巖穴，見二茅齋東西相向，前臨積水，珍木奇花，羅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總角，衣短褐，白衣緯帶革舄，居於西齋。其東齋有藥竈，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稱東眞君，命玄素以東眞呼之。東眞以藥十餘粒，令玄素餌之，且曰：『可以治飢矣。』自是玄素絕粒。僅歲餘，授符術及吸氣之法，盡得其妙。一日又謂玄素曰：『子可歸矣。』既而送玄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別。自此以符術行里中。常有孕婦，過期不產，玄素以符一道，令餌之，其夕即產，於兒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後玄素犯法，刺史杖殺之。凡月餘，其屍如生，曾無委壞之色，蓋餌靈藥所致。

於是里人收瘞之。時寶曆元年夏月也。

唐・康駢《劇談録》卷下《嚴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衣奉御，頗好眞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路，徘徊巖嶂之間數日。所齎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煙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隙內見，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士則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迄於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食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煙爨，有一物可以療饑，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梁棟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蘇豆之狀，俾於藥室取鐺，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卽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無復飢渴，俗慮塵情將澹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儻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因述慮失道。曰：『忽憂。去此二三里，與采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人采薪在路側，因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盧僕射，毓味玄默，思覩異人。有道流具述其由，延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卽解印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開宴召之，唯酒數杯。他無所食矣。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佚文《楊雲外飛空躡虛》　唐乾寧中，雲安縣漢城宮道士楊雲外，常以酒自晦，而行止異常。前進士錢若愚甚敬之，一旦齋沐，詣其山觀，宿於道齋。翌日，虔誠斂衽而白之曰：『師丈，小子凡鄙，神仙之事，雖聆其說，果有之乎？』楊曰：『有之，我卽其人也。若示以飛空躡虛，履水蹈火，卽日有千萬人就我，不亦煩褻乎？』因騰躍上升，冉冉在空中，良久而下。若愚稽顙，自是信有神仙矣。

《太平廣記》卷六引《仙傳拾遺・劉商》　劉商者，中山靖王之後。舉孝廉，歷官合淝令，而篤好無爲清簡之道，方術服鍊之門，五金八石，所難致者，必力而求之。人有方疏，未合鍊施效者，必資其藥石，給其鑪鼎，助使成之，未嘗有所覬覦也。因泛舟苕霅間，遂卜居武康上強山下，有樵童藥叟，雖常草木之藥，詣門而售者，亦答以善價。一旦，樵夫斸樵，有朮一把，商亦厚價致之。其庭廡之下，籬落之間，草木諸藥，已堆積矣。忽閑步杖策，逍遙田畝蹊隧之傍，聊自怡適。聞藂林間，有人相與言曰：『中山劉商，今日已賜眞朮矣，蓋陰功篤好之所感乎。』窺林中，杳無人跡。奔歸取朮，修而服之。月餘。齒髮益盛，貌如嬰童，舉步輕速。可及馳馬，登涉雲巖，無復困憊。又月餘，坐知四方之事，驗若符契，乃入上強洞中。咸通初，有酒家以樵叟稍異，盡禮接之。累月復一至，因謂酒家曰：『我山中劉商也，夙攻水墨，願留一圖，以酬見待之厚。』使備繒素，而約以再來。一日果至酒家，援毫運思，頃刻而千山萬水，非世工之所及。將去，謂酒家曰：『我祖淮南王，今爲九海總司，居列眞之任，授我以南溟都水之秩。』旬日遠別。不復來矣。如是十許日，天色晴霽，香風瑞雲，彌布山谷，樵者見空中騎乘，飛擧南去。

又卷一三引《神仙傳・蘇仙公》　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燥濕。至於食物，不憚精粗。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爲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牛，牛則四散，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汝輩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鮓，他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以筯插飯中，攜錢而去，斯須卽以鮓至。母食去畢，母曰：『何處買來？』對曰：『便縣市也。』母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徑嶮，往來遽至，汝欺我也。』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鮓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來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母遂寬之。明曉，舅果到，云昨見先生便縣市買鮓。母卽驚駭，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牆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

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爲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便拜辭，母子歔欷。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愼勿開也。』言畢即出門，踟躕顧望，聳身入雲，紫雲捧足，群鶴翱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即扣櫃，所須即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即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弔慰，但聞哭聲，不見其形。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怪。』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請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迴顧。』言畢，即見橋亘嶺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輒迴顧，遂失橋所，墮落江濱，乃見一赤龍於腳下，宛轉而去。先生哭處，有桂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恆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爲白馬嶺。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

又引《神洞傳》 蘇耽者，桂陽人也。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欲得魚羹，耽出湖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爲州吏，於市見耽，因書還家，家人大驚。耽後白母，耽受命應仙，方違遠供養，以兩盤留家中。若須食，扣小盤，欲得錢帛，扣大盤，是所須皆立至。鄉里共怪其如此。白官，遣吏檢盤無物。而耽母用之如神。先是。耽初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中井水，飲之無恙。果如所言。閭門元吉，母年百餘歲終，聞山上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爲之立祠。

又卷一四引《神仙拾遺・郭文》 郭文字文擧，洛陽人也，《晉書》有傳。隱餘杭天柱山，或居大壁巖，太和眞人曾降其室，授以冲眞之道。晦跡潛修，世所不知。有虎張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擧以手探虎喉中得骨，去之。明日，虎啣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此虎常馴擾於左右，亦可撫而牽之。文擧出山，虎必隨焉。雖在城市衆人之中，虎俛首隨行，不敢肆暴，如犬羊耳。或以書策致其背上，亦負而行。文嘗採木實竹葉，以貨鹽米，置於筐中，虎負而隨之。晉帝聞之，徵詣闕下。問曰：『先生馴虎有術邪？』對曰：『自然耳。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何必術爲？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讐，民猶虎也。理民與馴虎，亦何異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歸隱鱉亭山，得道而去。後人於其臥牀席下得翦葉。書金雄詩金雌記，其言皆當時讖詞，其蛻如蛇也。

又引《神仙拾遺・馬周》 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敕之下佐於國，而沈湎於酒，汨沒風塵間二十年，棲旅困餒，所向拘礙，幾爲磕仆。聞袁天綱自蜀入秦，善於相術，因詣之，以決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且夕耳，何相之有邪？』周大驚，問以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行。此災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繚繞村徑，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之，下牛，坐於樹下，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創業拯世，何爲昏沉於酒，自掇困餓，五神已散，正氣凋淪，旦夕將死，而不修省邪？』周亦憮然未曉。叟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宮闕，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之前，羽衛森肅，若帝王所居，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墮廢所委，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叟與所使數人，送於東廡之外別院中，室宇宏麗。視其門，則姓名存焉。啓鑰而入，鑪火鼎器，牀榻茵席，宛如近所棲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蕩，濁辱於身，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復扃鐍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稟其命，來詣長安。明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邪，已有寥矣。六十日當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相，勉自愛也如是。』貞觀中，敕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周之所貢，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史裏行。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令數年。一旦群仙降其室

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翌日無疾而終，謚曰忠公。其所著功業，匡贊國政，揚歷品秩。國史有傳。此不備書。

又引《十二真君傳・許真君》　許眞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琰，父肅，世慕至道。東晉尚書郎邁、散騎常侍護軍長史穆，皆眞君之族子也。眞君弱冠，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鄉舉孝廉，拜蜀旌陽令。尋以晉室梦亂，棄官東歸，因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眞君乃假爲符竹，求謁於敦，蓋將欲止敦之暴，以存晉室也。一日。眞君與郭璞同候於敦，敦蓄怒以見之，謂眞君曰：『孤昨得一夢，擬請先生圓之，可乎？』眞君曰：『請大將軍具述。』敦曰：『孤夢將一木，上破其天。孤禪帝位，果十全乎？』許君曰：『此夢固非得吉。』敦曰：『請問其說。』眞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也。明公未可妄動，晉祚固未衰耳。』王敦怒，因令郭璞筮之，卦成。景純曰：『無成。』又問其壽，璞曰：『明公若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又問曰：『卿壽幾何？』璞曰：『余壽盡今日。』敦怒，令武士執璞出，將赴刑焉。是時二眞君方與敦飲酒，許君擲杯梁上，飛遶梁間。敦等舉目看盃，許君坐中隱身，於是南出晉關，抵廬江口，因召船師，載往鍾陵。是時船師曰：『我雖有此船，且無人力乘駕，無由載君。』眞君曰：『汝但以船載我，我當自與行船。』仍謂船師曰：『汝宜入船，閉門深隱。若聞船行疾速，不得輒有潛窺。』於是騰舟離水，凌空入雲，眞君談論端坐。頃刻之間，已抵廬山金闕洞之西北紫霄峯頂。眞君意欲暫過洞中。龍行既低，其船拽林木，戛刺響駭，其聲異常，舟師不免偸目潛窺。二龍知人見之，峯頂委舟而去。眞君謂船師曰，汝違吾教，驚觸二龍，委棄此船萬仞峯頂。吾緣貪與衆眞除盪妖害，暫須離此，遊涉江湖。汝既失船，徒返人世。汝可隱此紫霄峯上，遊覽匡廬。示之以服餌靈草之門，指之以遁跡地仙之術。由是舟師之船底，遺跡尚存。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愼郎。許君與之談話，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告去。眞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眞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北，化爲黃牛。眞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大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爲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鬬，當以劒截彼。』眞君乃化身而去。俄頃，果見黑牛奔趁黃牛而來。大王以劒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許君所化黑牛，趁後亦入井內，其蜃精復從此井奔走，徑歸潭州。却化爲人。先是，蜃精化爲美少年，聰明爽雋，而又富於寶貨。知潭州刺史賈玉，有女端麗，欲求貴壻以匹之。蜃精乃廣用財寶，賂遺賈公親近，遂獲爲伉儷焉。自後與妻於衙署後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間，常求旅遊江湖。歸則珍寶財貨，數餘萬計。賈使君之親姻僮僕，莫不賴之而成豪富。至是蜃精一身空歸。且云被盜所傷。擧家歎惋之際，典客者報云：『有道流姓許字敬之，求見使君。』賈公遽見之。眞君謂賈公曰：『聞君有貴壻，略請見之。』賈公乃命愼卽出與道流相見。愼郎怖畏，託疾潛藏。眞君厲聲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於是蜃精復變本形，宛轉堂下，尋爲吏兵所殺。眞君又令將其二子出，以水噀之，卽化爲小蜃。妻賈氏，幾欲變身。父母懇眞君，遂與神符救療，仍令穿其宅下丈餘，已旁亘無際矣。眞君謂賈玉曰：『汝家骨肉幾爲魚鼈也，今須速移，不得暫停。』賈玉倉皇徙居。俄頃之間，官舍崩沒，白浪騰涌，卽今舊跡宛然在焉。眞君以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擧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藥臼各一所、車轂一具，與眞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於其地置遊帷觀焉。

又卷二三引《逸史・吕生》　虞鄉永樂等縣連接，其中道者往往而遇。有吕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不欲聞食氣，因上山自斸黃精煮服之。十年之後，並餌生者。俗饌並不進。日覺輕健，耐風寒，行若飄風。見文字及人語更不忘。母令讀書，遂欲應明經，日念數卷，實非用功也，自不忘耳。後母逼令殮飯，不肯。與諸妹旦夕勸解，悉不從。因於酒中置豬脂，自捧以飲之曰：『我老矣。』況酒道家不禁。吕曰：『某自小不知味，實進不得。』乃逼於口鼻，噓吸之際，一物自口中落，長二寸餘。衆共視之，乃黃金人子也。吕生乃僵臥不起，惟言困憊。其妹以香湯洗之，結於吕衣帶中，移時方起。先是吕生年雖近六十，鬚髮漆黑。及是皓首，母始悔之，却取金人，結處如舊，已不見之矣。吕生恨惋垂泣，再拜母出門去，云往茅山，更無其蹤。

又卷二七引《仙傳拾遺・司命君》　司命君者，常生於民間。幼小之時，與唐元瓌同學。元瓌云：『君家世奉道，晨夕香燭。持《高上消災

經》、《老君枕中經》，累有祥異，奇香瑞雲，生於庭宇。』母因夢天人滿空，皆長丈餘，麾旄旌蓋，蔭其居宅。有黃光照其身，若金色，因孕之而生。生卽張目開口，若笑之容。幼而穎悟，誦習詩書。元瓌所不及。十五六歲，忽不知所之。蓋遊天下尋師訪道矣。不知師何人，得神仙之訣。寶應二年，元瓌爲御史，充淮南道採訪使，至鄭州郊外，忽與君相見。君衣服藍縷，容貌憔悴。元瓌深憫之，與語叙舊。問其所學。曰：『相別之後，但修眞而已。』邀元瓌過其家，留騎從於旅次相候。君與元瓌同往，引入市側，門巷低小，從者一兩人。纔入，外門便閉，從者不得入。第二門稍寬廣，又入一門，屋宇甚大。揖元瓌於門下，先入爲席，良久出迎。元瓌見其容狀偉爍，可年二十許，雲冠霞衣，左右玉童侍女三五十輩，皆非世所有。元瓌莫之測。相引升堂，所設饌食珍美，器皿瑰異，雖王者宴賜，亦所不及。徹饌命酒，君與妻同坐。乃曰：『不可令侍御獨坐。』卽召一人。坐於元瓌之側，元瓌視之，乃其妻也。奏樂酣飲，既醉各散，終不及相問言情。遲明告別，君贈元瓌金尺玉鞭。出門行數里，因使人訪其處，無復踪跡矣。及還京，問其妻曾有異事乎。具言：『某日昏然思睡，有黑衣人來，稱司命君召，某便隨去。既至司命宮中，見與君同飲。』所見歷然皆同，不謬。後十年。元瓌奉使江嶺，又於江西泊舟，見君在岸上。邀入一草堂，又到仙境，留連飲饌，但音樂侍衛，稍多於前，皆非舊人矣。及散，贈元瓌一飲器，如玉非玉。不言其名。自此叙別，不復再見。亦不知司命所主何事，所修何道，品位仙秩，定何高卑，復何姓字耳。一日。有胡商詣東都所居，謂元瓌曰：『宅中有奇寶之氣，願得一見。』元瓌以家物示之，皆非也。乃出司命所贈飲器與商，起敬而後跪接之。捧而頓首曰：『此天帝流華寶爵耳。致於日中，則白氣連天。承以玉盤，則紅光照室。』卽與元瓌就日試之，白氣如雲，鬱勃徑上，與天相連。日夜更試之，此不謬矣。此寶太上西北庫中鎮中華二十四寶也，頃年已旋降。今此第二十二寶，亦不久留於人間，卽當飛去。得此寶者，受福七世。敬之哉。元瓌以玉盤承之，夜視紅光滿室。

又《劉白雲》 劉白雲者，揚州江都人也。家富好義，有財帛，多以濟人，亦不知有陰功修行之事。忽在江都，遇一道士，自稱爲樂子長，家寓海陵。曰：『子有仙籙天骨，而流浪塵土中，何也？』因出袖中兩卷書與之。白雲捧書，開視篇目，方欲致謝，子長嘆曰：『子先得變化，而後受道。此前定也。』乃指摘次第敎之。良久，失子長所在。依而行之，能役致風雨，變化萬物，乃於襄州隔江一小山上化兵士數千人，于其中結紫雲帳幄。天人侍衛，連月不散。節度使于頔疑其妖幻，使兵馬使李西華引兵攻之。帳幄侍衛漸高，弓矢不能及。判官竇處約曰：『此幻術也。穢之卽散。』乃取尸穢焚於其下，果然兵衛散去。白雲乘馬與從者四十餘人，走於漢水之上，蹙波起塵，如履平地，追之不得。謂追者曰：『我劉白雲也。』後於江西、湖南，人多見之，彌更年少潔白。時湖南刺史王遜好道，白雲時來郡中。忽一日別去，謂遜曰：『將徃洪州，卽於鍾陵相見。』一揖而行。初不曉其旨，辰發灩川，午時已在湘潭，人多識者。驗其所行，頃刻七百里矣。旬日，王遜果除洪州。到任後，白雲亦來相訪，復於江都値樂眞人。曰：『爾周遊人間，固有年矣。金液九丹之經，太上所敕，令授於爾，可選名岳福地鍊而服之。千日之外，可以登雲天矣。』乾符中，猶在長安市賣藥，人有識之者，但不可親炙，無由師匠耳。

又卷二九引《録異記·九天使者》 唐開元中，玄宗夢神仙羽衛，千乘萬騎，集於空中。有一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謁帝曰：『我九天採訪，巡糾人間，欲於廬山西北，置一下宮。自有木石基址，但須工力而已。』帝卽遣中使，詣山西北，果有基跡宛然，信宿有巨木數千段，自然而至，非人所運。堂殿廊宇，隨類致木，皆得足用。或云，此木昔九江王所採，擬作宮殿，沉在江州湓浦。至是神人運來，以供所用。廟西長廊，柱礎架虛，在巨澗之上。其下汩流奔響，泓窅不測。久歷年歲，曾無危墊。初作廟時，材木併至。一夕巨萬，皆有水痕。門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築。常有五色神光，照燭廟所，常如晝日。揮斤運工，略無餘暇。人力忘倦，旬日告成。畢工之際，中使夢神人曰：『赭堊丹綠，廟北地中，尋之自得，勿須遠求。』於是訪之，採以充用，略無所闕。既而建昌渡有靈官五百餘人，若衣道士服者，皆言詣使者廟，今圖像存焉。初玄宗夢神人曰，因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以訪其事。承禎奏曰：『今名山岳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作威福，以害蒸黎。分命上眞，監蒞川岳，有五岳眞君焉。又青城丈人爲五岳之長，潛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符，彈劾萬神，皆爲五嶽上司。盍各置廟，以齋食

爲饗？』玄宗從之，是歲五岳三山，各置廟焉。

又卷三七引《續仙傳・賣藥翁》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祇此是眞姓名。有童稚見之，逮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大葫蘆賣藥。人告疾求藥，得錢不得錢，皆與之無阻。藥皆稱有效。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藥，尋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敬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錢。』人皆笑之，以爲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於長安賣藥，方買藥者多，斗撒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光明，安於掌中。謂人曰：『百餘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之人，無一人肯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之自喫却。』藥纔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

又卷五〇引《傳奇・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歸於京。因傭巨舟，載於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問接，帷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道達而會面焉。因賂侍妾彙煙，而求達詩一章曰：『同爲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雲。』詩往，久而無答。航數詰彙煙，煙曰：『娘子見詩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彙煙召航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麗景，雲低鬢髮，月淡修眉，舉止煙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聘聆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無以諧謔爲意耳。』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彙煙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彙煙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形，意無蹤兆，遂飾粧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航接飲之，眞玉液也。但覺異香氤氳，透于戶外。因還甌，遽揭箔。覩一女子，露裛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若濃雲，嬌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饑，願憩於此，當厚答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覩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擣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爲期，必攜杵臼而至，更無他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爲意，但於坊曲鬧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言爲狂人。數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藥鋪卞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如此，此君吾當爲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貨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醻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爲吾擣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即擣之，晝爲而夜息。夜則嫗收藥臼於內室，航又聞擣藥聲，因窺之。有玉兎持杵臼，而雪光輝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爲裴郎具帳幃。』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遂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內有帳幄屏幃，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眞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醒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漢乎？』航深驚怛，懇悃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眞，爲玉皇之女吏。』嫗遂遣航將妻入玉峯洞中，瓊樓殊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爲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叙話永日，使達書于親愛。盧顥稽顙曰：『兄既得道，如

何乞一言而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懵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

又卷五一引《續仙傳・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於村墅，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爲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藍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其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盃酌，甚相歡狎，俄患遍身惡瘡。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逮將逾年，道士謂王老曰：『此瘡不煩以凡藥相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爲之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入瓮，三日方出，鬚髮俱黑，面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斛餘。及窺，二三斗存耳，清冷香美異常。時方打麥，王老與妻子並打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去否？』王老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嘆。唯貓棄而不去。風定，其傭打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存焉。

又卷五二引《仙傳拾遺・陳復休》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居褒城。耕農樵採，與常無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褒人有好事少年，承奉之者五六人，常爲設酒食，以求學其術，勤勤不已。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群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止，無得其術者。後入市，衆復奉之不已，復休與出郊外，坐大樹下，語道未竟，忽然暴卒，須臾臭敗。衆皆驚走，莫敢迴視。自此諸少年不敢干之，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讜，怒而繫於獄中，欲加其罪，桎梏甚嚴，忽不食而死，尋即臭爛，虫蛆流出，棄之郊外。旋亦還家。復在市中，讜時加禮異，爲築室於褒城江之南岸，遺與甚多，略無受者。河東柳公仲郢，相國周墀，燕國公高駢，擁旄三州，皆威望嚴重，而深加禮敬，書幣相屬，復休亦無所受。唯鶴氅布裘，受而貯之，亦未嘗衣着也。昌明令胡倣，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以鋤授倣，使之鬬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鬬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用之，豈有限約乎。』倣之昌明，復休祖之於仙流江上，指砂中令倣取酒器，倣攫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復埋砂中。又戲曰：『吾於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取之，皆得。蜀相燕公，使人致書至褒城所居延召，復休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又有一復休與使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於使者，益奇待之。常於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髻長數尺，泣訴於守，爲祈謝。復休呪酒一盃，使飲之，良久如舊。又有藥一丸，投水中，沉浮旋轉，任人指呼，變化隱顯，其類極多。不可備載。中和五年，大駕還京，復休亦至闕下。田晉公軍容，問至京國幾年安寧。曰：『二十。』果自問後二十日，再幸陳倉。後於道中寄詩與田晉公曰：『夜坐空庭月色微，一樹寒梅發兩枝。』及駕至梁洋，邠帥朱玫立襄王監國，寒梅兩枝驗矣。自是衛駕詣都，多在西縣三泉褒斜以來屯駐。復休之術，素爲人所傳。俄爲人釘其手於柱上，尋有人救而拔之。竟亦無患。歲餘。卒於家，葬於江南山下。數月，好事者掘其墓，無復所有。見復休在長安，駕駐華州，復休亦至興德府矣。

又卷五三引《仙傳拾遺・王法進》 王法進者，劍州臨津人也。幼而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於像設也。十餘歲，有女冠自劍州歷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冠以保護之，與授正一延生小籙，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齋戒護持，亦茹栢絕粒，時有感降。時三川饑儉，斛斗翔貴，死者十五六，多採野葛山芋以充饑。忽三青童降於其庭，謂法進曰：『上帝以汝夙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敕我迎汝受事於上京也。』不覺騰空，逕達大帝之所，命以玉盃霞漿賜之。徐謂曰：『人處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甚不易也。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績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禦寒，徒施其勞，曾無愛惜者。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佑矣。近者地司岳瀆所奏，以世人厭擲五穀，不貴衣食之本。我已敕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罰責，以懲其心。然旋奉太上慈旨，以大道好生，務先救物。雖天地神明責之，愚民不知其過所自，固無懺請首

原之路。汝當爲上宮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歸於世，告喻下民，使其悔罪，寶愛農桑，此亦汝之陰功也。』命侍女以靈寶清齋告謝天地儀一軸付之。使傳行於世。曰：『令世人相率於幽山高靜之所，致齋悔謝。一年再爲之，則宿罪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爲致豐衍矣。龍虎之年，復當召汝。』即今清齋天公告謝之法是也。法進以天寶十二年壬辰，遂復昇天。

又卷五四引《仙傳拾遺・韓愈外甥》　唐吏部侍郎韓愈外甥，忘其名姓，幼而落拓，不讀書，好飲酒。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僅二十年，杳絕音信。元和中，忽歸長安，知識闐茸，衣服滓弊，行止乖角。吏部以久不相見，容而恕之。一見之後，令於學院中與諸表話論，不近詩書，殊若土偶，唯與小臧賭博。或廐中醉臥三日五日，或出宿於外。吏部懼其犯禁陷法，時或勗之。暇日偶見，問其所長。云：『善卓錢鍋子。』試令爲之，植一鐵條尺餘，百步內，卓三百六十錢，一一穿之，無差失者。書亦旋有詞句，以資笑樂。又於五十步內，雙鉤草『天下太平』字，點畫極工。又能於鑪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勢常熾，日滿乃消。吏部甚奇之，問其修道。則玄機清話，該博眞理，神仙中事，無不詳究。因說小伎，云能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皆可致之。是年秋，與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內含有金含稜紅間暈者，四面各合有一朵五色者，自斷其根下置藥，而後栽培之。』俟春爲驗。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一城之人，忘業廢食。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頗懷鬱鬱，忽見是甥迎馬首而立，拜起勞問，扶鐙接轡，意甚慇懃。至翌日雪霽，送至鄧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峯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卽洪崖先生也。東園公方使柔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吏部加敬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曰：『得之在心，失之亦心。校功銓善，黜陟之嚴。倣王禁也。某他日復當起居，請從此逝。』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與詩訖，揮涕而別，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朵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處，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立見先知，何以及於此也？或云。其後吏部復見之，亦得其月華度世之道，而迹未顯爾。

又引《續仙傳・劉瞻》　劉瞻，小字宜哥，唐宰相瞻之兄也。瞻家貧好道，嘗有道士經其家，見瞻異之，乃問知道否。曰：『知之。某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彊學邪？』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道士命瞻曰：『山棲求道，無必裹巾。』瞻遂丫髻布衣，隨道士入羅浮山。初，瞻與瞻俱讀書爲文，而瞻性唯高尚，瞻情慕榮達。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愼於富貴。四十年後，當驗矣。』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謫日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丫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云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詰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嘆，乃迎入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瞻以暘然衰朽，方爲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曰：『與余爲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亦感嘆，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茅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唯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闊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

又卷二一四引《野人閒話・八仙圖》　西蜀道士張素卿，神仙人也。曾於青城山丈人觀，繪畫五嶽四瀆眞形並十二溪女數堵。筆跡遒健，精彩欲活，見之者心竦神悸，足不能進，實畫中之奇絕也。蜀主累遣祕書少監黃筌令取模樣，及下山，終不相類。因生日，或有收得素卿所畫八仙眞形八幅，以獻孟昶。觀古人之形相，見古人之筆妙，歡賞者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無以寫神仙之質也。』賜物甚厚。一日，令僞翰林學士歐陽炯次第讚之，又遣水部員外郎黃居寶八分題之。每觀其畫，歎筆跡之縱逸，覽其讚，賞文詞之高古。視其書，愛點畫之宏壯，顧謂八仙，不讓三絕。八仙者。李己、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長壽、葛永瓌。

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一《程君友》　遂州小溪縣石城鎮仙女垭村民程翁，名君友，家數口，墾耕力作，常於鄉里傭力，織草履自給。人

質鄙朴，而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迴避，不欲驚之，寡訥少與人交言，年六十許。凡見山人道士，聚得傭負之直以接奉之；凡有行李者，即與之負擔無遠近，或遺其錢，即不顧而廻，如此率以爲常。開寶九年春，往雲頂山寺，遇一道士，古貌神俊，布衣麄幘，引一黑狗，見君友云：『願與我攜拄杖藥囊到青城山，當倍酬爾直。』君友忻然隨之。入一小徑，初則田疇荒梗，漸見花木，與常所歷者路稍異。行三四里，又見怪石夾道，皆生細竹桃花，飛泉鳴籟，響亮山谷。望中有觀宇，依山臨水，松桂清寂，薄霧輕煙，披拂左右。黑狗前奔，道士昇廳，君友致藥囊拄杖于堦上。道士曰：『爾有仙表，得至於此。』開囊取瓢，傾丹一粒，令吞之，曰：『若有饑渴，則可嚼柏葉柏實些些。』君友懇祈願住仙齋，以効廝役。道士曰：『爾且歸家，別止一室，精思妙道，吾至九月八日當來迎爾。』君友拜謝未終，黑狗起吠，因出門避之，向來所遇如失，寂無影響，若夢寐中。逡巡見一負薪者，問之，云是青城山洞天觀路。君友歸家，無饑渴之念，遂別止一室，不顧家事，嘗焚柏子柏葉，靜坐無所營爲，不飲不食，時嚼柏實三五顆而已。門外有一柏樹，下有一大盤石，常織草屨及偃息於上。至九月七日夜，山谷月皎風清，君友於居前後，如有所待。達旦，雲霞相映，有如五色。君友仰觀躡空，祥風忽生，彩霧鬱起。妻孥悲號，遂越亘壑層巒，涕泗追望，極目而沒，鄉里皆見聞。時知州右補闕李公準、通判張公蔚以爲妖訛，囚繫君友妻男於獄，遣吏民於遠近尋其踪由。時村耆鄉里不堪其擾，衆焚香告曰：『君若得道，却乞下降，勿使鄉人濫獲其罪。』忽一日，君友在州衙門，請見通判。張公怒而詈之曰：『若仙當往矣，豈得復還？顯是妖也。』將加責辱，令拘之。君友但俛首默坐，唯不飲食。吏人有私問之曰：『何以得免？』對曰：『新主將立，何患乎不免？』言辭安詳，人皆不諭。至十二月初，值太宗皇帝登極遇赦，至是方悟新主之驗也。君友歸家，入諸舊室，有眞仙時降，輝光燭空，升床連榻，笑語通宵。妻男聽之，皆不可曉。至太平興國元年三月三日，於柏樹下石上，復騰空冉冉而去。妻男望之，已在霄漢，唯聞音樂及香風，終日不止。本州以事奏聞，恩賜其妻男粟帛。時鞫獄吏張漢璠覩其事蹟，因是棄妻子遊歷名山，至今尙在。

又卷二《崔尊師》 崔尊師名無斁，王氏據蜀，由江吳而來，託以聾聵，誠有道之士也。每觀人書字而知休咎，能察隱伏逃亡，山藏地秘，生期死限，千里之外，骨肉安否，未嘗遺策。時朝賢士庶奉之如神明。龍興觀道士唐洞卿令童子以器盛蘿蔔送杜天師光庭，值崔在院門坐，遂乞射覆。崔令童子於地上劃一箇字，童子劃一『此』字，崔曰：『蘿蔔爾。』童子送廻，拾一片損梳置於器中，再乞射覆。崔曰：『劃字於地。』童子指前來『此』字，崔曰：『梳爾。』洞卿怪童子來遲，童子具以崔射覆爲對。洞卿久知崔有道，令童子握空拳再指『此』字，崔曰：『空拳爾。』洞卿親詣崔曰：『一字而射覆者三，皆不同，非有道詎能及此？』崔曰：『皆是童子先言，非老夫能知爾。「此」字象蘿蔔，亦象梳，亦象空拳，何有道邪？』崔相字託意指事皆如此類。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封蜀王，霸盛之後，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鳳樓，開五門，雉堞巍峩，飾以金碧，窮極瑰麗，輝煥通衢，署曰『得賢樓』，爲當代之盛。玉局化尊像並遷就龍興觀，以其基址立殿宇，廣庫藏。時杜天師詣崔曰：『今主上遷移仙化，其有證應乎？』崔嘆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難爾。』甲戌歲，果僞皇太子元膺叛，尋伏誅。後杜天師謂崔曰：『有道之士先識未然。』崔曰：『動局子亂，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識者哉！』杜天師曰：『此化畢竟若何？』崔曰：『局必須復，非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爲王氏復局之驗也。聖宋大中祥符甲寅歲，知州諫大夫凌公策奏，乞移王先主祠，取其材植以修此化。土木極備，樓殿壯麗。工木未畢，或於玉局洞中出五色雲，觀者千餘人，移時而散。尋畫圖呈進，降詔奬諭，即崔所言王氏復局之事，證應何其遠哉！休復嘗讀《仙傳拾遺》云：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深廣千里、五百里，其中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下照洞口，與人間無異。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凡得道之人，積功遷神返生者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八節，諸天上眞下降洞中，以觀其理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皆預，關於洞府及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洞府之統攝也。二十四化之外，有青城、峩眉、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等洞，又不在十大洞天幷三十六洞天之數。洞府之仙曹，亦如人間之州郡爾。夫天之所有，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子亂之禍，能無及此乎？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一《南岳真人》 龐相國籍既致政，居於京

師。嘉祐八年春三月，公被疾，至下旬，病革。一旦奄然，家人聚哭。數刻，復生。翌日命紙筆，屏左右，手書密封，俾其子奏。家人咸謂『久病恍惚，書字不謹』，遂寢不以聞。公既薨，發視之，云：初死，有人引導令朝玉皇；入一大殿庭，排班，龐處下列。拜訖，有一人傳玉皇詔云：『龐籍令且歸，伺與南岳眞人偕來。』既出殿門，又有人前導，云：『當見南岳眞人。』復至一殿庭，列班，龐居上游。卷簾畢，既拜，熟視，乃仁宗皇帝也。時神文久不豫，龐既復蘇，覺體候小康，又聞聖躬亦復常膳，乃竊喜，故欲上聞。三月二十七日，龐薨。越一日，仁廟上仙。進士時濟得之於興教院主僧惠節。

又卷六《許偏頭》　成都府畫師許偏頭者，忘其名，善傳神，開畫肆於觀街。一日有貧人弊衣憔悴，約四十許，負布囊詣許求傳神。許笑曰：『君容狀若此，而求傳神，得非有所稟而召僕也邪？』曰：『非也。聞君筆妙，故來耳。幸無見鄙。』即解布囊出黃道服一襲，又出一鹿皮冠、白玉簪，遂頂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且長矣，乃一美丈夫也。許大驚，謝曰：『不知神仙降臨，前言戲瀆，誠負媿惕。』道人笑曰：『君可傳吾像置肆中，後當有識者。或求售者，止取一千錢，不可逾也。』許如命寫訖，未及語，攜囊而出。許拜謝，已不見。許遂陳所傳像於肆，有識之者曰：『此靈泉朱眞人也。』求售者日十數。許家貲遂日益。後以貪直，畫且不給，每像輒云二千。是夕夢道人謂曰：『汝福有限，吾嘗戒汝不可妄取厚直，安得忽吾言，促其壽也？』遂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自是呼爲『許偏頭』。慶曆中，許年已八十餘方卒。朱眞人者，乃朱居士□□也，見《唐書》列傳、杜光庭《列仙傳》。事得之裴長官公願云。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一《許真君》　許眞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也。祖、父世慕至道，敬之弱冠師大洞眞君吳猛，傳三清法。舉孝廉，拜蜀旌陽令。以晉亂棄官，與吳君同遊江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符祝謁敦，欲止敦而存晉也。一日，同郭璞候敦。敦蓄怒而見曰：『孤昨夜夢將一木，上破其天，禪帝位果十全乎？請先生圓之。』許曰：『此夢非吉。』吳曰：『木上破天是未字，明公未可妄動。』又令璞筮之，曰：『事無成。』問壽，曰：『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爾壽幾何？』曰：『予壽盡今日。』敦令武士執璞赴刑。二君同敦飲，席間乃隱形去。至蘆江口，召舟過鍾陵，舟師辭以無人力駕船。二君曰：『但載我，我自行船。』仍戒船師曰：『汝宜堅閉目，隱隱若聞舟行聲，愼勿潛窺。』於是入舟。頃刻間舟師聞舟撼搖，木葉聲墮，遂潛窺，見二龍駕舟在紫霄峯頂。龍知其窺，委舟而去。二君曰：『汝不信吾教，今至此，奈何？』遂令舟師乃隱此峯頂，教服靈草，授以神仙術。舟之遺迹，今尚存焉。許後在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愼郎，許與之話，知非人類。既去，謂門人曰：『適少年乃蛟蜃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爲害，若不剪除，恐致逃遁。』遂舉道眼一窺，見蛟精化一黃牛於沙地。許謂弟子施太玉曰：『彼黃牛，我今化黑牛，仍繫以白巾與鬬，汝見之，當以劍截彼。』俄頃二牛奔逐，太玉以劍中黃牛之股，因投入城西井中，黑牛亦入井，蛟精逕走。先是蛟精在潭州化一聰明少年，又多珍寶，娶刺史賈玉女，常旅遊江湖，必多獲寶貨而歸。至是空歸，且云被盜所傷。須臾，典客報云：『有道流許敬之見使君。』賈出接坐，許曰：『聞君得佳壻，略請見之。』愼郎託疾不出。許厲聲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許叱咤空中神殺之。又令將二兒來，許以水噀之，即成小蛟。妻賈氏幾變，父母力懇乃止。令穿屋下丈餘皆是水際，又令急移，俄頃官舍沉沒爲潭，今踪跡宛然。許後以東晉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白日上昇。

又《玉源道君》　大丞相劉公，吉州人也。赴舉京師，道過獨木鎮。時天氣晴霽，有老叟坐於道左，曰：『知公赴舉，輒有一聯相贈，如何？』公欣然曰：『願聞。』叟曰：『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愛其句。公曰：『叟何故知吾得意回也？』叟曰：『不惟名利巍峨，又大貴，況公自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愧謝，叟乃去。

又卷二《書仙傳》　曹文姬，本長安娼女也。生四五歲，好文字戲，每讀一卷，能通大義，人疑其夙習也。及笄，姿豔絕倫，尤工翰墨。自牋素外至於羅綺窗戶，可書之處，必書之，日數千字，人號爲書仙，筆力爲關中第一。當時工部周郎中越、馬觀察端，一見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絲竹，曰：『此賤事，吾豈樂爲之！惟墨池筆塚，使吾老於此間足矣。』由是藉藉聲名，豪貴之士，願輸金委玉求與偶者，不可勝計。女曰：『此非吾偶也。欲偶者，請託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篇短句，豔詞麗語，日

馳數百，女悉阿意。

有岷江任生，客于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曰：『吾得偶矣。』或問之，則曰：『鳳棲梧而魚躍淵，物有所歸耳。』遂投之詩曰：

玉皇殿前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薰骨膩，霞衣曾惹御爐烟。

女得詩，喜曰：『此眞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行事耶？吾願妻之，幸勿他顧。』家人不能阻，遂以爲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攜。微吟小酌，以盡一時之景。如是五年，因三月晦日送春對飲，女題詩曰：

仙家無夏亦無秋，紅日清風滿翠樓。況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雲遊？

吟畢，嗚咽泣曰：『吾本上天司書仙人，以情愛謫居塵寰二紀。』謂任曰：『吾將歸，子可偕行乎？天上之樂勝於人間，幸無疑焉。』俄聞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共窺，見朱衣吏持玉版朱書篆文，且曰：『李長吉新撰《玉樓記》就，天帝召汝寫碑，可速駕無緩。』家人曰：『李長吉唐之詩人，迄今三百年，焉有此妖也。』女笑曰：『非爾等所知，人世三百年，仙家猶頃刻耳。』女與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雲霞燦爛，鸞鶴繚繞，于是觀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爲書仙里。

長安小隱永元之善丹青，因圖其狀，使余作記，時慶曆甲申上元日記。

又後集卷一〇《中明子》 劉昉先生屍解後，遊於京師，里人簡有從遇之於途，邀先生於茶肆。有從詢云：『公非劉先生乎？』公曰：『然。』『聞先生屍解久矣，何故至此？』先生云：『無則入有，假乃歸眞。此吾家常事，子何訝哉！』有從言曰：『嘗幸摳衣，又同里閈，先生面若紅妝，而吾將爲枯骨，先生忍不教之乎？』先生曰：『人之亡於道，五十歲前則可以出也。踰年雖學之勤死，如壞屋，益以完補，但可延歲月。則子今年七十歲矣，學之何益？且子好言法律，教人爭訟，甚爲陰德之累。』言訖，乃閉目不語，久方去。有從躡其蹤，先生回顧，天上一鶴冲天而飛翔，其人亦回顧鶴，即失先生矣。

又《施先生》 先生姓施名無疾，不知何地人也。時往來京索間，多不食，動經歲月，惟日飲酒。人強使之食，一飯亦盡斗米。體有青毛，未嘗令人見。或運氣則鬚髮直立，溺能過屋。治病以水不以藥。教人行孝悌仁義。有狂生馬存隨之數日。先生云：『汝於吾何求？』存曰：『某留心爐火有日矣，終未有所成就，願先生略言大概。』先生始則仰面長歎，終則俛首責存曰：『子家貨不啻千萬，金玉堆積，貫朽於庫，粟陳於倉。汝日食不過數盂，身衣不過盈疋，尚不知足，子無厭之心可知也。有奸者紿汝曰：「得大藥，燒異物爲黃金，用以爲飲器，則神仙可學也。」乃誑者之私言，非通人之至論。昔鍾離、呂洞賓初學道，有人謂之云：「當得助道之術，我有術，用藥煮銅爲銀。」仙翁曰：「有變乎？」其人曰：「後五百年乃變，歸其元。」仙翁曰：「吾不學，恐誤五百年後人。」自是名藏眞府，迄今爲地仙。』存再拜乃去。先生今多在華山。

宋・魏泰《東軒筆録》卷一 陳摶，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學神仙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三年，後隱於華山。自晉、漢已後，每聞一朝革命，則嘿感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官家。』摶驚喜大笑，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這廻定疊也。』太祖事周爲殿前都點檢，摶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

又卷八 尚書郎李觀自言，爲進士時，往遊南岳，道過潭州聖旗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釘校之具徑至，問觀曰：『聞君將之南岳，頗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愀然驚異，因問曰：『其人眉間得無有白誌乎？』觀曰：『然。』方大驚歎曰：『吾不遇此人，命也，此所謂劉海蟾者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於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第三《仙丹功效》 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遇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旋，臨別解衣，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針刺瘤根，納藥針穴，明日瘤當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針剔瘤根納藥。至夜半但覺藥粒巡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去。取鏡視之，了無瘢痕也。因大神之，祕其餘藥，

不令人知。其女爲兒時，蹙倒折齒不生。次翁取藥納齒根，一夕齒平復。因以水銀一兩，置銚間，取藥投之，則化爲紫金，方知神仙所煉大丹也。

又《王樂仙得道》　道人王樂仙，或云潭州人。初爲舉子，赴試禮部，一不中，即裂冠從太一宮王道錄行胎養之術，歲餘勤至不怠。王云：『我非汝師，相州天慶觀李先生汝師也。汝持我書訪之，當有所授。』樂仙得書，徑至湯陰，求之無有也。一日坐觀門，有老道士見之，呼與語曰：『子尋李先生，此去市口茶肆中。』候之，果見赤目蓬首攜瓶至前瀹茶者，因揖之，便呼李先生。李佯驚曰：『汝何人也？』樂仙探懷出王書授之。李微笑曰：『王師乃爾管人閒事耶。此非相語處，三日黎明，候我於觀門也。』樂仙辭謝而歸。三日鷄鳴，坐門未久，李至，以手撩髮則兩目燁然，如巖電燭人，握手入觀中，謂樂仙曰：『汝剏心求道而燒假銀何也？』樂仙謝誠有以備乏絕無告耳，然是乾水銀法，非若世人點銅爲之，以誤後人也。李探懷出銀小鋌，請以是易子所作如何。樂仙取以示之，範製輕重與李所授無異也。即令取油鐺於前，投樂仙所作烹之，須臾粉碎還元。曰：『豈不誤後人耶。』樂仙悔謝久之。李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子知此術於子無益耳，我且歸，後更就汝語也。』明日訪之，主人云：『夙昔折券而去，不云所適也。』樂仙既蹤跡數日，不復再見。乃西遊黨山中，寓一僧舍，主僧亦喜延客，因留止旬日。而主僧復善壬遁，且旦必焚香轉式以占一日之事，忽謂樂仙曰：『今日當有一大貴人臨門，不然亦非常之士見過，當與子候之。』并戒其徒掃室以待，至日欲入，略無貴達至者。忽遠望林下有一舉子從羸童負書篋竹笥而來。主僧揣之曰：『我所占貴人，豈此舉子異日非常之兆耶！』更當復占以驗之，即喜躍而出，謂樂仙曰：『貴者審此人也。』因相與迎門，延至客室，相語甚久。云姓蔡，嘗舉進士也。既而主僧請具飯。蔡曰：『某行李中亦自有薄具，二公居山之久，若不拘葷素，當可共享也。』即呼燭設席，命其僮於竹笥中出果實數種，既皆遠方珍新。至傾酒榼，樂仙味之，元是潭州公廚十香酒也。酒行，笥中出三大煎鮭魚，尚未冷。酒再行，又出三肉餅，亦若新出爐者。至餘品，燒羊鵝炙，皆若公侯家珍饌，而取諸左右，笑語至夜半而罷。二公大異之，而不敢詰其所從至也。蔡繼云：『某亦於此，候一親知罷官者，當與二公少周旋也。』日復一日，亦問及養煉事，樂仙心獨喜之，亦意其有道者。至夕，主僧與僕從皆已熟寢，樂仙即炷香前拜，而請其從來，即以先生禮之，且哀懇言其罷舉求道，了未有遇，願賜憐憫生死骨肉也。蔡徐笑曰：『我南嶽蔡眞人也，固知子棲心之久，更俟與子勘問之也。』樂仙稽首謝其垂接。次夕復扣戶伺之，忽見一大人，膝與簷齊，而不見其面目，音響極厲云：『仙童萬福。』投一白紙於蔡前，蔡取以示樂仙曰：『與子勘問至矣，紙間有書云：「某於十洲三島究訪，並無此人名籍。後檢蓬萊謫籍中，始見其名氏鄉里也。某人供呈。」』蔡語樂仙曰：『子無憂也，因授以內丹眞訣，數日別去。』云：『汝有未解處，但焚香啓我，我當自告汝也。』後樂仙聞通直郎章子才，自九江棄官遷居錢塘金地山，行符水救人疾苦，外丹已成。因南遊過之，夜語及蔡眞人事，取所授白紙示章。視其供呈人姓名，乃其法籙中六丁名字也。即熾炭於爐取紙投之，炭盡而紙字如故，因相與驚異，且乞之以藏其家。樂仙既去，了不知所向。或傳其解化矣。章亦數歲而終。將葬之夕，有一道人不言姓字，來護葬事，且留物以助其子，或疑是樂仙也。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五　魏漢津，黯卒也，不知何許人。自云遇李良仙人，以其八百歲，世號『李八百』者。得尸解法已六世，尸解復投他尸而再生。漢津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下必有玉。』因解衣投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中召見，製《大晟樂》，鑄九鼎，皆其所獻議。初樂制，一日與宦者楊戩在內後苑，會上朝獻景靈宮還，見漢津立道左觀車駕。上望之喜，遣小閹傳旨撫問。漢津因鞠躬以謝。及還內，戩至，上曰：『漢津能出觀我耶？』戩曰：『不然。早自車駕出，漢津同臣視鑄工。方共飲，適聞蹕還，臣捨匕箸，遽至於此，然漢津不出也。』上曰：『我適見之，豈妄乎？』因呼小閹，具證其故，戩愕然。知漢津能分身，上雅重之。漢津明樂律，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私語所親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鼎樂成，亦封先生號。然漢津每歎息，謂猶不如初議，未久死。幾年，忽有人自陝右附漢津書歸其家者，仍遣封以示魯公，始驗爲尸解云。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玉津三道士》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試，因休暇出游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宇修聳，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曰：『某有少名醞，欲飲二公，日

云莫矣。明日正午，復會於兹，尚可款，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爲戲，大笑而别。翌日，錢以他故滯留，至晚，方抵所會處，則肴核狼藉，不復見人，悵然久之。弟曰：『得非仙乎？』試假畚鍤鑿地，纔尺許，得石函，啓之，乃三道士象，冠巾儼然，如昨所見者。外有方書，言鍛葉本多一『煉』字。水銀爲白金事。弟曰：『兄取其書，弟願得道象，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既試，弟中選。兄復歸宿，驗其方，無一不酬。不數年，買田數萬畝，爲富人。居一日坐廡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既見，一人起致詞曰：『昔年玉津之會，君憶之否？君得吾仙方，不以賑卹貧乏，而貪冒無厭，祿過其分，天命折君算。今日即自改，尚延三歲，如其不然，且暮死矣。吾以泄天機謫爲人，當來主之矣。』既去，錢君始大悔，即焚方毀竈，闔門戶不復啓。明日，小道士復至，未及坐，聞侍妾免乳，葉本作『身』。亟入視之，生一男。出陪客，無所見，問諸僕隸，皆莫知。錢不三年而殂。

又卷一四《開源宫主》 劉允，字厚中，潮州海陽人，登紹興四年進士第。宣和甲辰，除知循州。命下，遽乞致仕。會朝廷以復燕雲肆赦，雖已告老，並許復從宦。劉獨不起，而出入閭里，飲食起居，了無衰相。親舊交口勸勉，確然不回。明年春，丁母憂感疾，正書忽起，呼其子昉曰：『有詔授我奎文殿學士。』昉聽未審，復質之。劉挽其手，書『奎文』二字曰：『須爲作劄子，辭不獲命，則具謝表。』又數日，復言：『天官已除他人，吾免矣。』家人喜相賀。遂浸安，然絶不茹葷。至四月一日，又曰：『吾比得開源宫主，蓋仙官之最清要者，吾甚樂之。』家人曰：『豈其夢邪！』曰：『非也。適有人報甚明，非久去矣。』即索紙筆疏數事，大抵以喪葬過度爲戒。又三日，整衣起坐，呼二子昉、景，告以從治命，中夜而卒。前數夕，鄉人李正甫夢謁劉，見吏卒盈門，云：『來迎新君。』其鄰許氏婦，亦夢所居巷陌間，旛幢寶蓋，飛揚雜沓。頃之，劉冉冉從導者而去。既卒數日，肌體柔滑如生，四支皆可伸屈，時方烝暑，而色不少變。劉少時，當元祐甲寅中秋之夕，夢遊一洞府，見塑像道裝，青娥在旁指曰：『此公前身也。』既寤，作八詩以紀之。至是頗應云。其詩曰：『銀築層臺玉砌成，五雲深映百花明。獸環響徹重門啟，無限青娥喜笑迎一。青鬟前引度回廊，簾捲雲間舊院堂。松桂滿庭龜鶴在，儼然丰觀道家裝二。徐入東堂百步餘，虚堂猶記舊來居。窗紗掩映瓊籤軸，盡是當時讀遍書三。曈曨瑞日照觚稜，溶曳祥煙遠棟甍。松檜雅知人趣尚，風來偏作步虚聲四。側金壇畔虬松老，甃玉池邊綬藟長。吟折紫芝香滿手，數聲鳴鳳在脩篁五。獸爐煙和百花香，玉葉瓊枝倚二字字形不全，今據陸本補。兩旁。一曲雲和鸞鶴舞，勸人爭捧九霞觴六。雲母屏間看舊題，醉吟阿母碧桃枝。羣仙指點未「未」字疑誤。題處，更乞凌虚白鶴詞七。步出朱宫日漸移，青鬟羅拜問歸期。塵緣若斷人間世，看取蟠桃正熟時八。』潮人陳安國嘗敍其事。昉後更名旦，仕至太常少卿，紹興庚午，終於直龍圖閣知潭州。景嘗知台州。

又丙志卷一五《岳侍郎換骨》 紹興十一年歲除之夕，岳少保以非命亡。其子商卿霖幷弟震同妻女皆羈管惠州，郡拘置兵馬都監廳之後僧寺牆角土室內。兄弟對榻，僅足容身，飲食出入，唯都監是聽。秦檜死，朝廷伸岳公之冤，且詔存訪其家，還諸子與差遣。商卿未拜命間，一夕，聞寺鐘鳴，恍惚如夢，見青袍一卒，類親從快行，繫兩袖於腰，手挈竹籃，貯刀劍椎鑿之屬，鋒毛吹刃，頓於榻上，長揖一聲，大喝云：『奉上帝勅旨，爲官人換仙骨。』語畢升榻，商卿怖汗如雨，謹聽所爲。遂以所齎器具恣加割剔，然殊不覺痛。須臾訖事，收器而下，復唱云：『換骨訖。』揖而告去。商卿揭帳視之，髑髏一軀，自首至足趾於地，遂驚覺。日已亭午，震在傍言：『聞兄呻吟聲甚苦，呼撼之不應，念無策可爲，但堅坐守護，至今猶未盥櫛。』商卿具道所睹事，才絶□□□□轎來邀致，仍傳慶語，乃告命已至□□□□之意。淳熙間，持湖北漕節，鄱陽胡璟德藻監分司糧料院，與之談此。青袍傳旨時，以大官職稱之，不欲自言。後擢工部侍郎廣東經略而卒。

又卷一八《張拱遇仙》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世爲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宣春門後坊，仍不售。嘗晨起，披衣櫛髮，未洗頮。有道士迎日而來，目光炯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忿其倨，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誨汝。何賜拒之深？』拱悟起，冠巾而出。與之語及出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曰：『拱鄙人，

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飣粥不繼，儻使不食可飽，則上願也。』俄而饗烝棗者來，道士取先所擲一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下，然□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以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可乎？人不能淫，俗念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然既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既終，昏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其門。一念不起，坐卧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以語汝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有所失者累月。聞飲食氣輒嘔，遂不食。踰二年，糞溺俱絕，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緣京城外郛可市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小差。母病痔二十年，衆藥不驗，漫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內，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兼數人，爾後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扃諸室試之，不以爲苦。人或召醮，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坐於旁，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粟無所須。喜飲酒，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沒，不知所終。李方叔作傳。

又卷一九《天帝召段琛》　段琛，字德填，袁州萬載人。略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數十口皆爲所剽。琛挺身持金帛往贖，賊歎重其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處處大旱，斗米過千錢。琛盡發宿藏，止取常直，又爲粥以食餓者，賴以活者不可計。後忽厭人事，結菴於嚴田之山中，壁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敍訣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爲然。經數日，升樓□□□□而去。鄉人走視所居，惟敝衣履存，衆□□□上於朝，而邑官有不樂者，沮止之，遂已。

又丁志卷四《司命府丞》　王筌，字子眞，鳳翔陽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爲進士。筌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置諸橐以遺之。婦就食，輟其餘，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沖熙處士』。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峰石洞忽開，《眞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既而筌乃來受上清籙。是夕，仙樂聞於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二天人與黃衣從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虎而行，登危躡險，由中峰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顧視左右，金庭玉室。兩青衣童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曰：『帝已勑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因賜金尺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葛沖曰：『敢以死累公。』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卒。時建中靖國歲，春秋財六十一。

又卷一〇《秦楚材》　秦楚材梓，政和間自建康貢入京師，宿汴河上客邸。既寢，聞外人喧呼甚厲，盡鎖諸房，起穴壁窺之。壯夫十數輩皆錦衣花帽，拜跪於神像前，稱秦姓名，投盃珓以請。前設大鍑，煎膏油正沸。秦悸栗不知所爲，屢告其僕李福，欲爲自盡計。夜將四鼓，壯夫者連禱不獲，遂覆油於地而去。明旦，主人啓門謝秦曰：『秀才前程未可量，不然吾輩當悉坐獄。』乃爲言：『京畿惡少子數十成羣，或三年或五年輒捕人瀆諸油中，烹以祭鬼。其鬼曰獰瞪神，每祭須取男子貌美者，君垂死而脫，吁其危哉！』顧邸中衆客，各率錢爲獻。秦始憶自過宿州卽遇此十餘寇，或先或後迹之矣。遂行，至上庠，頗自喜，約同舍出卜。逢黥面道人，攜小籃，揖秦曰：『積金峯之別，三百年矣，相尋不可得，誤行了路，卻在此耶。無以贈君。』探籃中白金一塊，授之曰：『他日卻相見。』同舍讙曰：『此無望之物，不宜獨享。』挽詣肆，將貨之以供酒食費。肆中人視金，反覆咨玩不釋手，問需幾何錢，曰：『隨市價見償可也。』人曰：『吾家累世作銀鋪，未嘗見此品。』轉而之他，所言皆然。秦亦悟神仙之異，不肯鬻。以製酒杯、茶湯匕、藥器，凡五物，日受用之，自此三十年無病苦。紹興十六年，在宣城忽卧疾，五物者同時失去，知必不起，

果越月而亡。積金峯在茅山元符宮云。

又支甲卷一〇《羽客錢庫》 金陵雨花臺下居民甄氏，牧牛於野，值兩人東西相逢迎，如今羽客衣冠，擎拳對揖。其一曰：『錢庫後門久已潰壞，宜急倩一夫整之。』其一曰：『諾。』遂散去。良久，甄獨行至山側，峻巖下見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錢溢出，卽解衣包之。欲還家報父兄併力來取，且慮他人得見，乃搏泥窒塞穿處。回至中塗，復遇前二客。其一又問：『錢庫門已葺未？』其一曰：『方用錢三百倩雇一牧童塡補訖。』甄時年十七八歲，曉其語，歸爲父言之。數其錢，正得二百三十一文。洎家人集元處，穴不復可尋矣。

又支乙卷七《岳陽呂翁》 淳熙十六年，章驏爲丘陽守，聞城南老松之側有呂公祠宇，因往瞻拜睹其塑像，袍色黯黮不鮮，命工整治，未暇扣其訖工與否也。一夕，家人夢一道流，衣新黃袍，遮道立於郡圃。趨而避之他所，則又相遇，問其姓名，曰：『我仙者也。』家人曰：『若是仙者，何不游天上而反行地下乎？』曰：『我地仙也。』翌日以語章，章出視事，吏前白云：『向者奉命易眞人袍，今繪已畢。』章深異之，且念一潤色其衣服，而形於夢寐若影響。乃以故所藏《呂公金丹祕訣》刻於郡齋，冀廣其傳。其書呂自爲序，稱紫微洞天純陽眞人，曰：『嵓幼習儒教，長好玄門，志慕清虛，心游雲外。尋師訪友，往來無憚於馳驅；切問近思，終始不生乎懈怠。陰陽升降，取法於二儀，性命根基，歸源於一氣。無形無象，來時止一婦一夫；有姓有名，去後存三男三女。九宮臺畔，金童探得黃芽；十二樓前，玉女收成白雪。水中起火，當分八卦之才；陰內煉陽，自別九州之氣。三花和會，化火光直出昏衢；千日功成，驂鶴駕先遊蓬島。天機深遠，不敢輕言；道體淵微，難爲直說。今以平日建功之法，尊師已驗之術，集成口訣十八首，密示後進。凡金丹小成法七訣：天童不老法第一，聚火煮海法第二，匹配陰陽法第三，聚火還元法第四，聚火煉形法第五，龍虎金丹法第六，周天火候法第七；金丹中成法六訣：河車肘後法第一，肘後飛金晶法第二，玉液還丹法第三，玉液鍊形法第四，金液還丹法第五，金液煉形法第六；金丹大成法五訣：集成朝元法第一，煉炁成形法第二，內觀交換法第三，神仙出入法第四，分形超脫法第五。』其書合三千言，每訣四句，句四字，明白易曉，實修眞妙旨也。

宋・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録》卷五《神仙術》 順宗好神仙，聞有處士玄解，上召至，鬚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驪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兗閒，與人語千百年事，歷如目擊。知其異人，遂令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茵席，飲龍膏酒；上每日親自謁問，頗加敬仰，未嘗以君臣之禮相關。上因問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衰，何也？』玄解曰：『家於海上，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卽於衣閒出三年藥實，爲上種於殿前，沃以長安酒，覆以金盤。戒於帝曰：『愼勿令人開視。』經七日，令帝齋沐焚香，啓盤視之，靈草已成，異香芬馥，自帝之外，皆不與見。玄解請上隨心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玄解一日辭歸東海，上未之許，遇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采繪華麗，閒以珠玉，因元日與玄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爲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卽踴體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上追憶歎恨，僅成羸疾。因呼其山爲藏眞島，幷焚鳳腦香以崇禮敬。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八《華陽洞門開》 王筌，字子眞。有道之士，富鄭公嘗客之於門。元豐中，神宗賜號沖熙處士。元符三年，遊茅山，受上清籙。先是，茅山中峯石洞忽開，案其域，乃眞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也。自左元放仙去，卽閉，閱千歲矣，至是復開。又前期累日，甘露薦降。道士劉混康曰：『似此必有異。』無何，先生至。受籙之夕，仙樂聞於空浮之上。山中刻石，爲記其事。而給事中龔深之，亦爲之詩曰：『華陽新報便門開，應爲高人受籙來。試問玉門砂遠近，未饒元放是仙才。』先生留洞玄庵久之，若有所待。嘗書壁云：『身佩上清寶籙，心持大洞眞經。入靜敷坐靈鎮，神遊金闕玉京。』

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一《陸太傅雅志神仙》 陸太傅軫，會稽人。神采秀異，好爲方外游。七歲，猶不能語。一日，乳媪攜往後園，俄而吟詩曰：『昔時家住海三山，日月宮中屢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爲吏在人間。』後仕至兵部郎官，力請老，歸稽山。宋元憲公、杜祁公一時名勝，皆有送行詩篇，中多及神仙之事，蓋公之雅志也。公晚

年專意爐鼎，丹將成，偶一日，妻夫人因事怒，擊碎其丹，化爲雙鶴飛去。嘗視諸孫中，指農師之弟倚承奉公，曰：『此兒有仙風道骨。』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四《炭中二仙》　皐州人賈合春，前廊時丞，興定二年丁丑十月，以戍役在澠池。此地出炭，炭穴顯露，隨取而足，用者積累成堆，下以薪爇之，烈焰熾然。一日，賈與戍卒圍火坐，忽一炭塊爆出，塊破，中有二白玉仙人，各長二寸有半，眉目口耳形體皆具，頂烏巾，繫如皁勒帛狀，雙帶下垂，彫刻所不及。賈甚珍秘，兵亂中失所在。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一《四仙弈棋》　有巴邛人，不記姓。有橘，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即令拳橘輕重，亦如常橘。割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一叟曰：『君輸我，後日於青城草堂還我耳。』又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二根同蒂於橘中耳。』一叟曰：『僕飢虛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周悉，因削復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明，不知所在。

又《野人破竹》　黃野人，在惠州羅浮山中。近年有人入山失路，但見一小茅廬，一村翁裹布巾，操刀破竹篾，不知其爲仙人也。失路者告飢，時冬十月，野人摘梅子與之喫。喫數枚，其味甘香，又不似梅子。歸家能辟穀不飢。又以竹篾數條遺之，歸開其篾，長七八丈而無節。方知所遇即仙人黃野人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九《陳箍桶》　陳箍桶，相傳宋仙也，能道徽、欽事甚悉。跣足蓬頭，冬、夏單穿衲衣一領，衣甚舊而不污，鬚鬢斑白，目一，色若蒼玉，然可半百人矣，名公皆欲求見，隱顯不測，今日江東、明日關陝，非自來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弘治間會於揚州官舍，所言甚平易，時坐於藥欄之上，弟元敬以火銃擊背，如不知者，事飯而去。昨聞太常盛公端明云有傳，乃晉人，文似宋作也。

明・張文介《廣列仙傳・沈羲》　沈羲，吳郡人，學道蜀中，善醫，一心救人，功德感天。周赧王十年，老君遣使召之，與妻賈氏共載，授羲碧落侍郎。白日昇天，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禾。或有識爲羲車牛，以語羲家。弟子數百人，恐是邪魅，將羲入山谷間，乃將數百人，分市於百里之間，求之不得。至漢殤帝延平元年，凡四百一十二年，乃復還鄉里。推求得十餘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相傳，果有遠祖登仙。羲歸，留數日，云：『初上天時，不見天帝，惟謁老君。老君向東坐，宮殿鬱鬱，雲氣五色，庭中皆珠玉樹，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四壁熠熠，有符書。老君長可丈餘，身體有光，不可正視。老君令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得一刀圭。飲畢，復賜大棗：枚大如鷄子。復以符一道，仙方一道賜羲，令且還人間，救人疾苦。若欲上昇，以此符懸之竿杪，仙吏當迎汝也。』語已，奄忽如睡，已在地上。竇太后疾，嘗遣使請問，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又《玉子》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起，乃嘆曰：『人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盡氣絕即死。雖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獨有學仙可以無窮。』乃師長桑子，受其衆術，著道書百餘篇，其要術以務魁爲主，尤精於五行。演其微妙，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雲雷雨霧，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便能行，分形爲數百千人。又能涉行江漢，含水噴之，立成珠，遂不復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如此數十日，乃起，復如故。每與諸弟子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乘大馬，一日千里。又能吐五色雲氣，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墮地。又臨淵投符召魚鼈，魚鼈皆躍上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外物，但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着兩魁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立有赤光，燒之燁燁而起。又以此水治百病，在內者飲之，在外者浴之，皆使立愈。後入崆峒山含丹，丹成白日昇天。

又《茅盈》　茅盈字叔申，濛玄孫。弟固，字季偉，次弟衷，字思和。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少秉異操，獨味清虛。年十八，遂棄家入恆山脩道餌术，後師王君，因西至龜山，得見王母，授以太極玄眞之經。歸入恆山北谷，時年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存。父怒其久出遠游，欲杖之。盈長跪曰：『盈已受聖師符籙，常有天兵侍衛，杖盈恐天兵相阻，盈罪愈加重

也。父欲驗其語，故杖之。杖輒折成數十段，如弓矢之發，中壁則壁穿，中柱則柱陷。父母始知其道成，乃止。盈曰：『向所啓正慮如此。』後二弟俱貴，衷爲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當並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時盈亦在座，笑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來年四月三日送僕登仙，當亦不減於今日也。』衆皆不之許。時宣帝初元四年也。至期，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寸草，皆施青縑幄。屋下盡鋪白氈，可容數百人。衆賓並集，大作宴會，杳無使從，但見金盤玉杯自至筵前，美酒奇殽異果，不可名狀。復有妓樂絲竹金石之音滿耳，蘭麝之香，達數里外。少頃迎官來至，朱衣玉帶者數百人，旌旗甲仗，光采耀日。盈乃與家人親友辭別，登車乘雲，冉冉而去。時二弟在官，聞盈飛昇，皆棄官還家，求兄於東山。盈乃與相見，謂二弟曰：『悟何晚矣。今年已俱老，難可補復。縱得眞訣，但可成地仙耳。』於是初教二弟延年不死之法，令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眞之氣。又各贈九轉還丹一劑幷神方一首，各佩服之，遂亦成仙。後人謂之三茅眞君。

又《衛叔卿》 衛叔卿，中山人，服雲母得仙。〔唐〕（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高宗〕（武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是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乃云『是朕臣』，大失意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伯梁求見其子度世往華山尋之。至其嶺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鬱，白玉爲床。有數仙童執節立其後，度世問其父曰：『同博者誰？』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埋所居柱下。』度世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亦仙去。

又《陰長生》 陰長生，新野人。和帝陰后之曾祖也。不慕榮位，潛心好道聞馬明生得度世法。乃入諸名山求之，至南陽太和山中，得見明生，遂師事之。明生不教以度世之道，但旦夕與談當世事十年餘。長生不少怠。時共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怨恚而去，獨長生禮敬彌篤。如此者積二十年，明生始問其所欲。長生跪曰：『乞生爾。』明生哀其語而告之曰：『子眞求道者也。』始將長生入青城山煮黃土爲金以示之，即日授以太清金液神丹，乃別去。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室中合丹，先服半劑，未即昇天，乃大作黃金數萬斤，以施天下窮乏。施盡，再服丹半劑，白日昇天。

又《焦先》 焦先，字孝然，河東太陽人，年一百七十，常食白石，光日伐薪施人，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人或爲具食，先則食之，亦不與人語。若其門無人，則置薪于人門間便去。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爲菴，獨止其中，數日一食。太守董經往視之，亦不與語。後野火延燒其菴，先危坐菴下，不動，衣亦不焦。又更作菴，時天大雪，菴爲壓倒。人往視之，不見先所在。恐已凍死，乃拆菴索之，見先熟卧于雪下，顏色休休然，如醉卧之狀。人乃知其異，欲從之學道。先曰：『我無道也。』後二百餘年，乃與人別去，不知所適。《魏書》云，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

又《王仲都》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眞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餘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冬月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烝烝然。又當盛夏圍以烈火十爐，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仙去。孫思邈常於峩眉山棲眞習道，仲都與三五人假爲獵夫，過其居試之，因論長生之旨，遂授道思邈而去。

又《魏伯陽》 魏伯陽，吳人，性好道術，不樂仕宦，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而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以飼犬。犬無患，人方可服之。若犬死，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曾攜一白犬自隨，凡丹數轉未足，和合未至者，稍有毒，服之則暫死。伯陽乃以毒丹與白犬食之，犬即死。伯陽曰：『作丹恐未成。今犬死，無乃未得神明之意耶？人服之，恐復如犬柰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皆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吾亦耻歸死與生同，吾當服之。』伯陽服丹，丹入口即死。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耶？』亦服之。入口亦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丹即死，不如不服，尚得數十年活耶。』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煉成妙丹，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須臾皆活。於是將服丹弟子姓虞者及白犬仙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嘗作《參同契

五相類》，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

又《王喬》　王喬，河東人。漢明帝時爲尚書郎，出爲葉令。漢法，畿內長吏節朔還朝。喬每月朔旦，常自縣來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得一舄焉，乃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外，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人推排，終不移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于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之立廟，號葉君祠，吏人祈禱輒應。

又《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仕漢，至中散大夫。博學，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吉凶。桓帝連徵不出，後強郡國，逼至京，低頭閉口，不肯答語，乃題宮門扇四百餘字，皆言方來事。帝惡之，使人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深入木。寄寓太尉陳耽家四十餘年，耽家絕無疾病死喪。一日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日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未敢殯斂，但悲啼焚香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薨。或謂耽得方平之道，亦化去。

又《董奉》　董奉，字君異，侯官縣人。吳先主時，有少年姓余，作本縣長，見奉年三十餘，不知其有道也。罷去五十年，余復爲他職，經候官，諸故吏人皆往見故長，奉亦同往，顏色如昔不異。故長宿識之，問曰：『君莫得道耶？昔在縣時，年紀如君輩，今已皓白，而君猶少也。』奉曰：『偶爾。』後杜燮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奉時在南方，以三丸藥，內燮口中，令人舉頭搖而消之。食頃，燮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遂活。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有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載露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之，不復見外。恍惚間有一人言，太一遣使者來召杜燮，急開去之。聞人以鍾，掘其所居戶，良久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既活，乃爲奉起高樓于中庭。奉不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三爲奉設之。奉每來燮處飲食，下樓時，忽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其上樓亦如此。後從燮求去，燮涕泣留之，不許。燮問曰：『君欲何所之？當爲具大船也。』奉曰：『不用船，但用一棺器耳。』燮即爲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燮使人殯埋之。七日有人從岩昌來者，見奉寄言爲謝杜侯，好自愛重。燮乃開棺視之，但見一帛，丹書一符。奉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病癩垂死，自載詣奉扣頭乞哀。奉使病者坐一戶中，以五重布掩其目，使勿搖動，乃勑家人莫近。病人云：『似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竟不知何物，良久乃去。奉乃往解病人之巾以水與飲遣去，云：『不久當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得水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瘡愈，身如凝脂。後嘗大旱，百穀焦枯，縣令丁土產謂綱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奉。奉曰：『雨易得爾。』因仰視其屋曰：『但貧家屋漏，柰何？』縣令解其意，即遣人爲奉造屋。屋成，當泥塗。使人取水作泥。奉曰：『不煩運水，日暮自當雨也。』其夜果大雨，高下皆足。奉居山間，呪水治病，不取錢物。重病愈者，但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杏七萬餘根，森然成林。山中群獸，遊戲樹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杏每熟時，奉於樹下，作一簞倉，語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叩自取杏一器。』每有納穀少而取杏多者，即有虎隨後遂之。其人怖懼而走，其多取杏，即傾覆地上，虎即還去。又有偷杏者，至家忽死。其家速送杏還，叩頭謝過，死者即活。自是買杏，更無欺者，奉以其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穀尚有餘。縣令親故家，有女爲精邪所魅，醫不能治。語奉曰：『君若能愈之，即當以此女傳巾櫛。』奉乃召勑諸魅，有大白黿，長丈六尺，陸行詣病者門。奉使者斬之，女病輒愈。遂以女妻之。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買一女伴之。奉一旦受上帝命，授碧虛太一眞人，白日飛昇。婦及養女，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後人即於其種杏處建祠祀之。

又《介象》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通五經百家之言，能屬文，陰脩道法。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然火煮鷄，鷄熟而毛不焦。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鷄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爲草木鳥獸。嘗遠遊數千里，求仙。不值，乃入山精思，冀遇仙。疲

極卧石上，有一虎往噬象。象睡寤，見虎謂之曰：『若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速去。』後入山，見谷中石子有紫光，大如鷄子，因取兩枚。谷水深，不得度，乃還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蓋仙人也。象叩首乞長生之方。女子曰：『汝急送手中物還故處，乃來，吾於此待汝。』象以石子送至谷中，還見女子，仍在舊處。象復叩首。女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乃復往見，此女果在前處，乃以丹方一首授象。告曰：『得此便仙，勿他爲也。』象尚未合藥，有人密表，奏象于吳主。吳主徵象至武昌，甚敬重之，稱爲介君，爲象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入殿中，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一日吳主與象論鱠魚何者最上。象曰：『鰡魚爲上。』吳主曰：『此魚生海中，可得乎？』象曰『可得』。但令于殿前掘坎，著水滿之。象垂鉤坎中，須臾得鰡。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爲陛下取作鱠，何不可食？』象屢求去，不許。一日吳主賜梨一奩，象食之隨死。吳主殯埋之，次日已至建業，以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吳主視其棺中，惟一奏版符耳。吳主思象，即以象所住屋爲祠，時躬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又見象，在蓋竹山中，持白桃花一枝，顏更少焉。

又《鮑靚》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三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元帝大興元年，靚往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數里。其人徐徐動足，靚奔馬不及，以漸而遠，因問曰：『相君行步，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君有心於道，故得見我。』靚即下馬叩拜。談論間，陰君曰：『此地十年後當大流血。』後蘇峻之亂，果足十年。又云：『君慕道久矣，吾當度爾仙法。凡得仙者，尸解爲妙。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竹木。皆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其刀須臾即如所度者面目死於牀上矣。其眞人遁去，勿復還家，家人謂刀是其人也。』陰君乃傳靚此道。又與靚論晉室脩短之期，皆驗。《羅浮圖志》云：稚川居羅浮時靚爲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葛稚川善，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旦。乃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來，或怪而問之，則雙履也。《墉城集仙錄》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遇蘇峻，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有兵馬之聲，顧之驚駭。棺中刀，訇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葬之。《晉書》云，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又《費長房》 費長房，汝南人。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終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有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他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又《王質》 王質，晉時衢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棋，質置斧柯觀之。童子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家，已數百年，親

舊零落，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百餘年，有人往往見之，後亦仙去。

又《蘭公》　蘭公，曲阜人。精脩孝行。斗中眞人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語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眞仙許遜傳吾孝道，是爲衆仙之長。』因付以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轉授丹陽黃堂靖女眞諶姆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名許遜，汝當以此授之。』語訖，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有三古冢，指示蘭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冢乃汝昔尸解所遺故衣。第二冢乃太陰煉形，其形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冢蓋所藏蛻骨耳，宜移冢傍之路，勿令人物踐履也。』孝悌王言訖，升天而去。蘭公乃以金丹等物付諶姆，并移冢傍舊路。人謂其妖妄，乃訟之。縣令拘公。公以前事對，令乃發而視之，其第一冢果有黃衣一領，第二冢見一人童顏弱質如夢初覺之狀，第三冢有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縣令以衣還公。公服之，即同冢中之人合爲一體，竦身入雲而去。

又《扈謙》　扈謙，魏郡人，精于易卦。嘗在建康筮一卦，一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并施貧寒。五百足，次卦雖千錢不爲也。晉海西公且出見赤蛇蟠於御床，俄爾失蛇。詔謙筮卦。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言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此災可消。』後桓溫北征敗績，還石頭城，乃廢海西，立簡文。桓溫妾產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埒壞竟便產，當是男兒，聲氣雄烈，震動四海。溫贈錢三十萬，夫人亦贈三十萬。謙辭，無容錢處請還公，溫不聽。後日筮三卦養母，溫錢日求醉客，不問識與不識。一日母亡，謙辭。酒家許氏云：『因緣盡矣，安葬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惟空衣無尸。

又《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貌醜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不與世人交，隱于東陽谷鑿穴。言未來事，多隱語如讖記，當時人莫能曉。事過皆有驗。苻堅南征，遣人問嘉。嘉曰：『金堅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脱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床而不言。堅不解，更遣人問國祚如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爲吉徵。明年歲在癸未，堅太敢于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未年也。秦居西爲金，晉居南爲火。火能爍金也。嘉尋移嵩高山。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問嘉曰：『吾將殺登，天下可定否？』嘉曰：『畧得之。』萇大怒曰：『得當云得，何畧之有。』遂斬之，及二弟子。先是萇遣使隴右，逢嘉將兩弟子千餘里，正是誅嘉日也。嘉仍作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棺，並無尸，各有一竹杖而已。萇尋亡。

又《邢和璞》　邢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濱，善算人心術。凡人心之所謀，能算而知之。後卜居嵩潁間，著《潁陽書》三篇。筭心旋空之訣，復能以法活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有友人居白馬坡下，和璞至，死已踰日，其母哀之。和璞遂置尸于牀，引其衾，同卧。閉戶良久，起具湯沐，而猶未甦，復與之寢乃活。又崔司馬者，與和璞善，因疾篤，曰：『先生何衰我耶？』已而聞寢壁有穿穴聲。窺之，有微隙，漸大，見導從數百人，一人紫衣大冠坐車中，謂崔曰：『邢先生合太乙相救。』言訖而去，其疾遂愈，隙穴亦尋失矣。房琯爲桐廬宰，待和璞甚善。一日笑謂琯曰：『君當爲宰輔，善自愛。然其終必食鱠，棺以龜茲，不在私第，不在公館，不在寺宇，不在外家。』琯後果踐台輔，謫居閬州。卧疾紫極宮，稍愈，太守召會郡齋進鱠。食畢，疾復作，夢神人曰：『邢眞人之言信矣。』翌日果終。前有賈者，施龜茲板爲老君帳，因假以爲棺。和璞廬終南，學道者多依之，時崔晤與其爲友，恭事左右。一日謂其徒曰：『旦夕有異客來，子等爲予設具。』又戒曰：『謹毋窺伺。』翌日果一人至，其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作劇談，多非人間語。崔晤趨而過庭，客熟視，謂和璞曰：『此非泰山老師乎？』曰：『然。』食畢而去。和璞謂晤曰：『此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子能省乎？』晤曰：『少聞先生言。某實老師後身，然前身不甚記也。』和璞後不知所之。

又《酆去奢》　酆去奢，衢州龍丘人，崇仙宮道士，家住九峯山下。少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劉宋初年，乃隱處州嵩陽縣安和觀，其觀即葉靜能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相傳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脩道。去奢慕前事，乃結庵以居。山東南有一方石，闊二丈餘，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眞而已，託茲山棲獲安。久蒙聖祐，丹之與劍，未敢

輒取。』神人曰：『但勤脩無怠，劍丹當自致也。』後三年，神人以劍丹付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貯之石瓶中，約有十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病人皆愈。麗水縣人華造，因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岩，朝廷授造刺史。而造兇險，聞去奢神與劍丹，乃以兵圍其山取去奢幷劍丹，到州奪其劍丹，而因鎖去奢於空室中。時方炎暑，一月日不與之水，造謂去奢已斃。及開室，見奢神色儼然，顏狀紅白，愈佳於來時。造驚異，乃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劒丹飛去仍歸去奢石下。後居山十五年，每言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雲龍，雷公電姥神鬼甚衆，相見咸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聞去奢所居靜室若與人談，竊窺之，惟聞異香滿室，及環珮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四人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明。遠立於側，殊爲虔敬。一日去奢告觀中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能常相見也。』後數日有綵雲鸞鳴，天樂滿空，徘徊山頂。後有靈官，駕五色龍鹿來迎，去奢乃白日昇天而去。山下居民觀者甚衆。

又《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庵以居，不知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負薪賣于市，擔上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中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其詩甚多，常於驛路傳舍所到處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誥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新安，屢訪之不得見，乃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庵，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後爲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踪跡。後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恕家，有婢嘗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人耶？』婢曰『是』，其人曰：『我郎明恕之祖宣平也。』婢言曰：『嘗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年，無由尋訪。』宣平謂婢曰：『汝歸爲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得將出山。內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而盡。遣婢隨樵人歸家言之。婢歸，覺樵擔輕健。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明恕怒婢呼上祖名，取杖擊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之。後有人入山，見婢童顏，輕身，衣樹皮行，疾如飛，乃入深林而去。

又《韋善俊》 韋善俊，京兆人。母王氏，初妊，每嗽血食，則連夕腹痛，遂蔬食。既生，年十三歲，即長齋。遇道士韓元最，授以秘要。常有二青童侍左右。嗣聖中，寓昇仙觀，見神人厲聲曰：『子何人，輒來此，宜速去。』善俊曰：『神人試我耶，何相逼太甚？』神人遜謝而去。又嘗過壇墟店，遇黑犬繞旋不去，因畜之，呼爲烏龍。一日謂弟子曰：『吾學道百年，今太上召我，我當去矣。』其犬忽長數丈，化爲黑龍，善俊乘之仙去。

又《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遍遊名山。唐武后嘗召之，未幾去，與陳子昂、王維、李白、孟浩然、賀知章、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爲仙宗十友。睿宗復迎至京師，訪以治道，曰：『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之言，何以加此。』辭歸天台，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乃仕宦之捷徑爾。』盧初隱終南，後登朝，聞言姝有慚色。女貞有名焦靜貞者，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爾良師也。』靜貞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人間，謂薛季昌曰：『司馬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眞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褰裳躡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眞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先生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于玉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眞降駕。今爲東海小清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蛻，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玄宗親撰碑文，有《脩眞秘指》、《天地宮府圖》、《坐忘論》、《登眞系》等書行於世，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生。

又《羅公遠》 羅公遠，鄂人。唐玄宗好仙術。開元中，中秋夜，宮中

翫月，公遠請玄宗遊月宮。後玄宗學隱形之術於公遠，不盡傳之，或衣帶或巾角，不能全隱。玄宗詰之。公遠曰：『陛下未能脱屣天下，而以道爲戲。若盡臣術，必懷璽人家，將困於魚腹也。』玄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碣中，乃易碣觀之。碣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爲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有使者入蜀，見公遠黑水道中，笑曰：『爲我謝陛下。我姓羅，名公遠，以蜀當歸，寄獻之。』後玄宗幸蜀，始悟當歸之意。

又《馬鈺》　馬鈺，初名從義，字宜甫，後改名鈺，號丹陽子，寧海人。母初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元年也。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語。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眞大仙之才。』孫君以女妻之，生三子。嘗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日啣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衆皆不曉其意。一日王重陽祖師自終南來訪師云：『宿有仙契，既食瓜，從蒂食起，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又問從何方來，曰不遠千里，特來扶醉人。師默念與前所作詩合，異之，乃師事焉。始師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起菴南園養師。師指鶴起之地，名之曰全眞。久之祖師欲挽師西遊，師未能輒棄其家，百方點化之。一日命師鎖其菴，日饋一食。時隆冬，風雪四入，然祖師神形冲暢，如在春風中。日賜師夫妻梨芋與栗，師奇之，乃以貲產付三子。從祖師居崑崙之煙霞洞，其妻孫仙姑在家另結菴，各行其所傳，脩煉二十餘年。一日師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常之喜。』乃歌舞自娛，俄聞空中樂聲，仰見仙姑，乘雲上昇。未幾夜談將二鼓，風雨大，雷忽震。師東首枕肱而逝。是夜師扣酒監郭復中門，索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書畢，即趨而去，又書劉錫屋壁一頌。少頃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者，皆師之陽神也。師仙去後，進士徐紹祖等，見重陽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素衣，現於雲際，移時乃去。至元六年，贈丹陽抱一無爲眞人。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又《譚處端》　譚處端，字通正，初名玉，號長眞子，寧海人。生而骨相不凡。六歲墮井，則安坐水上。又所居失火，巨棟折於卧榻前師，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人已知其爲異。十歲詠木架葡萄，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居家以孝義稱。博學，尤工草隸。因醉卧雪中，感風痺疾，乃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横空師飛起取之，見諸星坐其上，師拜之，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金世宗大定七年，聞王重陽祖師在馬丹陽家，往師之。祖師留同宿菴中。時大寒，祖師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如置身甑中。明日以洗手餘水滌其面，宿疾頓愈。後隨祖師之崑崙。一日寓新鄉府君廟之菴，尋復往衛州新鄉廟。廟官溫六，忽夜見菴中燈火熒然，竊視之，則師向火獨坐。溫拜於前，師微笞，不言而出。溫待師久不至，乃迹之，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來衛，未嘗出也。』朱回告其衆，乃知爲師陽神也。後乞食磁州，一狂徒遽以拳擊師之口，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重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師家所見有如此。過高唐縣，書『龜蛇』二字，贈茶肆人吳六者。吳乃懸之於肆。一日隣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比呂純陽辟火符。東遊至陽武，夜見北斗交換，呈如車輪，語石孔目：『今年此地當有大水災。』是年河決王洪埽。後寓華陰，夢遇重陽丹陽，報以飛仙之期，乃作長短句一首，書畢，曲肱而逝。有水雲前後集行世。

又《劉處玄》　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母夢白衣翁，指取玉樹金葉，葉忽墮于手，視之乃金蟬飛入口中。師乃生。是夜紫氣二道，從大基山横貫其家。師弱冠，即不欲娶。一日於隣居壁間得二頌，其墨尚濡，末句云：『武官養性眞仙地，須作長生不死人。』是年重陽祖師與其徒丹陽長眞自東而來，師與母參謁。祖師一見，問之曰：『汝解壁間語否？』因從祖師遊梁，註《道德》、《黄庭》、《清靜》等經。有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歸向者甚衆，而不見有異于人，乃捕師下獄。俄市人見師於城南，初押獄鄭姓者亦見之，意師逃出，急往視獄中，師方熟睡，乃驚駭，具以所見白駙馬，亟令出之。泰和二年主濱州醮，正月中旬小雪初霽，古城濠氷上現瓊葩玉樹千數，若珊瑚之狀，尤多桃杏花，約及二千，衆皆以爲師

之至誠所感也。次月羽化，時春秋五十有六。有《太虛安閑仙集》、《至眞語錄》等集行世。

又《丘處機》 丘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人。幼穎悟，夙有道緣。年甫十九，遞居崑崙山。後聞王重陽祖師住寧海全眞菴，即往師焉。相隨遊梁，未幾祖師羽化，與馬丹陽、譚長眞、劉長生四人護喪，葬之終南，廬墓三年餘，各任所適。金世宗召見，待之甚優，辭還終南，賜錢十萬，不受。元太祖遣侍臣劉仲祿萬里迎之，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訪以至道。師曰：『人生四十以上血氣漸衰，宜脩德保身，以介眉壽。』又諭：『以服藥獨卧之理。藥爲草，精爲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全鐵耳。夫何益哉？服藥者，何以異此？』又言：『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量免稅賦，以蘇黔黎，亦祈福之一端耳。』上悅，命左右書之於策，大寵眷之，自古無比。後辭歸，乃賜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委神仙處置。一日持梨花，贈張公去華。公養之瓶中，至秋結實，二十有四。延祥觀枯槐一株，師以杖遶而擊之，云：『此槐生矣。』及今榮茂，他槐莫及。至元六年六月，東湖水涸，北口山摧。師曰：『其爲我乎？』九日登寶玄堂，留頌書畢而逝，春秋八十。有《磻溪鳴道集》行世。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又《郝大通》 郝大通，字太古，號恬然子，寧海人。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秘義》，由是動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重陽祖師至寧海，因點化入道。後至岐山，復遇神人授以《易之大義》。凡言休咎，無有不驗。嘗坐趙州橋下而不語。常爲小兒輩戲，累磚石爲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濫而不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其所守如此。崇慶元年，仙蛻于寧海先天觀，春秋七十有三。前此三年，令預修葬事，及期果然。

又《王處一》 王處一，寧海東牟人，號玉陽。母周氏，夜夢紅霞繞身，驚寤，是日乃生。兒時偶至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上，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闕，爲道教宗主。』大定八年，遇重陽祖師於全眞菴，請爲弟子。後從祖師至煙霞，授以正法。其母亦拜祖師，願學道，號玄靜散人。一日師在鐵查山，祖師與丹陽輩在龍泉道中。時日方熾，祖師執傘而行，其傘忽騰空而去，自辰及晡，其傘忽墮於師之菴前。傘上有祖師手字。龍泉距查山幾二百里，其神異如此。師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腳仙人目之。二十七年，世宗徵赴闕，凡所應對，大副帝衷。章宗二年，又徵見於便殿，問曰：『先生凡有所問，而知之，何也？』師曰：『鏡明猶能鑒物，況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逃？所謂天地之鑒，即自己靈明之妙也。』上嘆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先生之謂也。』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聖水玉虛觀。觀之水洞前有大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懼怯。衆欲去之，攻之數日，僅去百分之一。師笑曰：『汝等安能辦此！』遂躬詣其傍，運鎚三擊，聲若雷霆，響震巖谷，其石乃墜，見者悚然。明年四月，師語門人曰：『群仙已約我矣。』乃沐浴冠帶，焚香朝禮十方而逝，有《雲光集》行世。

明・李中馥《原李耳載》卷下《正術誅邪》 蜀有妖巫，展裙坐江，飛渡不濡，而穩於舟。行人惑之，曉夜環聚投教者，日以百數。薛眞人知之曰：『日月之下，可容青燐鬼焰簧鼓人心？』乃頌咒律己，將一紙裙分裂。其巫正坐江欲渡，即時兩股劈開，浮江而斃，妖遂息。

又《一字速化》 蜀有縉紳先生，素好長生術，入山，習靜石洞中。一日，有羽士訪焉。童子以告，公謂僞託雲水者，辭不見。羽士拾瓜皮書午字於洞前石門，字痕穿石。童子反報，公視之曰：『眞師見訪而不遇，罪甚矣！書午字，責之也，責我爲不出頭牛耳。』呼童取水，沐浴而逝。家人驚至，既斂，舁棺不能動。公子云：『想是羽化，無所用棺也。』掀蓋，惟雙履而已。

明・王臨亨《粵劍編》卷三一 黃野人，葛稚川弟子也。稚川仙去，留丹於羅浮山柱石間，野人得一粒服之，遂爲地行仙。宋時，道士鄧道立嘗於庵前見其足跡，長二尺許。又有巡山啞虎，不噬人。蘇長公《遊羅浮》詩云『雲溪夜逢瘖虎伏』是也。至今山中人聞亦嘗有遇野人及啞虎者。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卷八《彭小仙墓》 固安縣南十八里之彭

村，武廟初，忽一童子詣村長者言，童子李，請彭姓，爲長者牧。自是牧三十年，尚童，不更長也，每日中，忽驅牛歸，霍霍收場曝，俄則雨。雨中，忽拔欄，放牛出，俄則晴。故村之人，漸問童子以旱溢，歲所宜畜植，已漸涉休咎徵。號之曰彭小仙。有以妖聞於都，捕者至，童子謂其家，無恐。自爲具，給捕者，給衆觀者，莫測所從致。則就繫，別其村人曰：百年後兵來，白旗下者生矣。去，中道拾莖草周於項，身首異焉。捕者以狀報。人廼收瘞村北頭，曰彭小仙墓。歲清明，十月朔，祭掃節也。人輒聞鼓樂聲，出是墓下。十年後，村有人，見小仙金陵道中，叩所繇生，笑不言，歸相與驗其藏，一履耳。仍封而像祀之，雨晴禱焉。崇禎己巳歲，敵掠犯固安，憶小仙言者，望白旗下竄。旗書白旗都三周滿機云。周，薊人，叛而將敵也。其所掠，偶無馘殺，比去，則縱還之。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六　俞允幼時，有道者羽衣策杖而過其父，因止宿，指允言終身事，皆驗。後貶長沙，未至，道卒。已七日矣，忽有醫者賣藥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中藥一粒，納口中，有頃，咯咯數聲，遂起。家人酬以金帛，不受，問姓名，亦不答，第云：『有長沙白鶴大仙廟，當爲修之。』言訖失所在。後允至官，果得白鶴廟，重建焉。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三　安期生常與李少君南之羅浮。羅浮之有遊者，自安期始。自安期始至羅浮，而後桂父至焉。秦代羅浮之仙，二人而已。安期固羅浮開山之祖也，其後朱靈芝繼至，治朱明耀眞洞天。華子期繼至，治泉源福地。爲漢代羅浮仙之宗，皆師乎安期者也。安期報始皇書云，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而少君云：『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羅浮者，蓬萊之一股也。葛蒲之澗，九節綠玉、三花紫茸。安期之所服餌而得仙者，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其見始皇也，與之語三日三夜，可謂合矣。千歲之期，始皇豈有千歲者耶？當時何不使徐市、盧生等往求之於羅浮之間耶？要之安期、徐福之流，皆以始皇爲戲。方朔之於漢武亦然。所謂神仙，多狡獪，非耶？安期在秦漢間名最著，故欒大以能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而漢武卽心豔之，妻以公主。然當時方朔在前，何不以安期事跡一問之耶？』

又卷五《五羊石》　周夷王時，南海有五仙人，衣各一色。所騎羊亦各一色，來集楚庭，各以穀穗一莖六出，留與州人。且祝曰：『願此闓闓永無荒饑。』言畢騰空而去。羊化爲石，今坡山有五仙觀，祀五仙人。少者居中持粳稻，老者居左右持黍稷，皆古衣冠。像下有石羊五，有蹲者、立者，有角形微彎勢若抵觸者。大小相交，毛質斑駁，觀者一一摩挲，手迹瑩然。諸番往往膜拜之，薰以沉水。有烟氣自竅穴中出，若石津潤而生雲也。予詩云：『神靈所窟宅，厥惟祝融鄉。浮丘與安期，來往亦不常。何者五仙人，各騎一色羊。手持五穀穗，芃芃三尺強。黍稷居兩旁，粳稻居中央。羊亦銜果蓏，以種遺炎方。豐年再三祝，倏滅餘景光。越人念粒我，春秋修蒸嘗。報賽若先農，水旱仍遑遑。作觀楚庭西，五仙列成行。少者反當中，老者左右方。膝前各一石，或蹲或翱翔，或立或僵卧，大小相低昂。抵觸勢有餘，角形彎以長。言是羊所變，毛質皆青蒼。一卷自周時，摩挲歷帝王。斑駁見手澤，表裏含光芒。番夷多膜拜，薰用蘇合香。餘竅出烟氣，一縷何飛颺。恍若白雲核，氤氳所含藏。尺寸天所留，所關乃雨暘。』

又卷二八《黃野人》　黃野人，相傳葛洪弟子。洪仙去，留丹柱石間，野人服之，居羅浮爲地行仙，往往與人相遇，或爲黃冠，或儒者，或爲溪翁山婦。或牛，或犬，或鳥，或大胡蜨。凡山中所有物，皆能見之。蘇子瞻常遊羅浮，見一田嫗負兒，嘲其黑乳。嫗答歌多言子瞻隱事，子瞻大驚，欲就語，嫗忽不見。子瞻嘗云，羅浮有一野人，相傳爲葛稚川之隸，有道士鄧守安者，嘗見其足跡長二尺許。大均嘗至羅浮，一人云：『有僧於黃龍洞遇一老者，意其爲黃野人也。拜求丹藥，老者指虎糞示之。僧見虎糞猶煖，有氣蒸然，且雜獸毛，腥穢不敢嘗。俄而虎糞漸消滅，僅餘一彈丸許。一樵者至取吞之，異香滿口，後得壽百有餘歲。又有見黃野人，冠烏方帽著韡，往來黃龍、華首之間，見人則大笑反走。一日醉歸，以煤書壁上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歲，猶愛梅花未歸。」又有人於石巖間見一無衣人，紺毛覆體，異之，再拜問道，其人了不相顧，但長嘯數聲，響振林木。有一傴僂者遇之，令於道上俯拾一石以進。及起，則腰膂自如。又有樵者患腳瘡不愈，一老人隔溪喚之使前，手削木皮傅之，其瘡卽愈。又有采筍者，夜宿深谷中，然木以辟雲氣。一木客就火而蹲，眉目如人，而黃髮離披。以薪觸之，稍稍退縮，相

對寂然無言，至明乃跳躍而去。又有僧於聚霞峯側，見一人從竹叢中驚出，披髮至地，大呼疾奔入澗，視足跡長二尺許。是皆黃野人之所爲云。黃野人故有菴廬，在冲虛觀西，遺蛻尚存。宋太守王寧，登山尋其菴。一樵夫持一竹篾授之，隨卽不見。視竹篾三丈無節。又有采藥者，至大石樓下，洞門忽開，一披簑美者少年，腰插斧柯，手攜一幼女，顧視采藥者曰：「女識吾否？」問之，則書數字於其手，行十餘步忽不見，洞門復合，惆悵者久之。亦意其爲黃野人也。山中仙靈頗衆，人稀得見，惟黃野人數數與人遇。其事見山志，不可枚舉。大率每年九月六日至九日，黃野人必出。以是日候之，然往往見之不識云。』

清・鈕琇《觚賸》卷五《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閒居晝卧，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闥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忘其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騶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肴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聶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爲制義，評騭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卽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如人。

又續編卷三《猿風鷹火》 天津徐緯眞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眞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卽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囚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卽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繡，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霾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墮，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啓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拔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籌燈畢抄，愼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閱第三卷，其皆文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於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懌者。嘆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略，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颸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眞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誚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

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眞，妄習褻天之術，宜其干神怒，遭冥誅也。

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五　泰山頂碧霞元君，宋眞宗所封，世人多以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撰爲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眞以爲泰山之女也。今考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則晉時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自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母班嘗至泰山側，爲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婿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孫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即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二《成御史遇仙》　前御史樂安成公寶慈勇，明崇禎中，以疏救黃公石齋道周謫戍。鼎革後，隱崑崙山中。一日大雪，登絕頂，遙見松林中有人僵卧，意其凍死，趨而視之，四面皆積雪，無人跡。其人衣木葉，卧處丈許獨無雪，見公至，蹶然而起，曰：『候公久矣。』問其年，云：『不記年歲，祇憶少在京師見楊椒山赴西市，遂發憤出家學道耳。向見左蘿石、沈周泉二公，託訊公起居，故候於此。』問二公何在？曰：『在上帝左右。』因又言，二公每欲薦公自代，沈公云：『成公正人，願嘗疑我，今其疑須釋。』成公聞之，惘然有間，曰：『昔沈公疏論漳浦，遺書及我，我不答。此事人無知者，誠不妄矣！』道人自言有長生術，當授公。公曰：『吾陳人也，以速死爲幸，長生何爲？』道人曰：『聊試公耳。二年後清明日，當偕二公候公。』言畢謝去，步履如飛。公果以康熙戊戌清明無疾而逝。

又《王祭酒》　吾郡歷城明翰林王公敕，字雲芝，成化甲辰進士及第第三人。諸生時，讀書卧牛山寺，夜見地有火光，發之，得石匣。匣有書二冊，讀之，遂能御風出神，知未來休咎。生平異事甚多，嘗與僧采枸杞山上，僧先下扣門，公已先在啓扃。官河南、四川督學，試日，諸生見鎖院牕廡各有一公危坐。一日見白雲一片，命騎追之，雲落地化爲石，色如雪，煮食之，其甘如飴，曰：『此雲母也。』行輝縣山中，忽下輿拜曰：『丈乃在此。』令掘地，得奇石，置之百泉書院。又於道左古垣中，開視得紫石硯二枚，各有鴛鴦一隻，雌雄相向。嘗云：『地如竹篩眼，凡有異寶皆可見。』又采杞僧臨終，公問所欲，曰：『欲富貴兼之。』公曰：『但堪作一藩王耳！』朱書其背曰：『蜀王。』比王生第二子，背上隱隱有書字。尹恭簡旻寢疾，問之，曰：『有大鶴入室飛旋，已而颺去，公之神也。』果然。官終南國子祭酒，預知死期。恒化時，四城門皆見公羽衣鶴氅而去，如雲水道人。鄉人於良鄉道中遇鼓吹從南來，視之，乃公也。王陽明素推服之，張尚書鶴鳴爲作傳。先贈司徒公生時，大父方伯贈司徒公，取公名名之。

又卷二五《熊仙人》　楚人熊生者，客某公家塾爲童蒙師。一旦謂其親某生曰：『我修眞有年，合得仙道，有書若干卷，當以授子。』踰日又謂曰：『昨子不合作某事，不應得仙，明日我午刻當逝矣，愼無窺伺，聞室中聲響，乃啓戶。』至期闔戶入，寂無所聞。頃之，忽聞霹靂一聲，發牕視之，香氣絪縕，熊生已端坐化去，現形雲端，揮手別衆，久之始沒。崇禎年間事也，海寧陸冰修嘉淑說。

又《化鶴》　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去江不遠，溪水迴繞，修竹萬个，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襆被來宿，貌甚雄奇，居止旬日，語操西音，自言愛此地風土，欲爲僧。寺僧難之。曰：『吾橐中有百金裝，盡以相付，但仰饘粥於此足矣。』乃從之。遂落髮。每日粥飯外，即面壁不語，或竟夕不卧，亦不誦經參禪，如是六七年。初不解衣，或窺視，兩臂皆有銅圈束之，莫測也。一日，與僧輩晚立江上，有數人泊舟登岸，望見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止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歲，忽沐浴禮佛，遍別寺僧云：『明日當涅槃。』衆皆不信。至期，登臺敷坐，少頃，火自鼻中出，煙焰滿空，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大衆皆見。周伯衡體觀時爲南昌憲副，述其事，作《化鶴記》。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一二《丐仙》　高玉成，故家子，居金城之廣里。善針灸，不擇貧富輒醫之。里中來一丐者，蹉有廢瘡，卧於道，膿血狼籍，臭不可近。居人恐其死，日一飴之。高見而憐焉，遣人扶歸，置於耳舍。家人惡其臭，掩鼻遙立。高出艾親爲之灸，日餉以疏食。數日，丐者索湯餅。僕人怒訶之。高聞，卽命僕賜以湯餅。未幾，又乞酒肉。僕走告曰：『乞人可笑之甚！方其卧於道也，日求一餐不可得；今三飯猶嫌粗糲，既與湯餅，又乞酒肉。此等貪饕，只宜仍棄之道上耳！』高問其瘡，曰：『痂漸脱落，似能步履，顧假咿嚘作呻楚狀。』高曰：『所費幾何！卽以酒肉饋之，待其健，或不吾仇也。』僕僞諾之，而竟不與；且與諸曹偶語，共笑主人癡。次日，高親詣視丐，丐跛而起，謝曰：『蒙君高義，生死人而肉白骨，惠深覆載。但新瘥未健，妄思饞嚼耳。』高知前命不行，呼僕痛笞之，立命持酒炙餌丐者。僕唧之，夜分，縱火焚耳舍，乃故呼號。高起視，舍已燼，歎曰：『丐者休矣！』督衆救滅。見丐者酣卧火中，齁聲雷動。喚之起，故驚曰：『屋何往？』羣始驚其異。高彌重之，卧以客舍，衣以新衣，日與同坐處。問其姓名，自言：『陳九。』居數日，容益光澤，言論多風格。又善手談，高與對局，輒敗；乃日從之學，頗得其奧秘。如此半年，丐者不言去，高亦一時少之不樂也。卽有貴客來，亦必偕之同飲。或擲骰爲令，陳每代高呼采，雉盧無不如意。高大奇之。每求作劇，輒辭不知。一日，語高曰：『我欲告別。向受君惠且深，今薄設相邀，勿以人從也。』高曰：『相得甚歡，何遽訣絕？且君杖頭空虚，亦不敢煩作東道主。』陳固邀之曰：『盃酒耳，亦無所費。』高曰：『何處？』答云：『園中。』時方嚴冬，高慮園亭苦寒。陳固言：『不妨。』乃從如園中。覺氣候頓暖，似三月初。又至亭中，益暖。異鳥成羣，亂哢清咮，彷彿暮春時。亭中几案，皆鏤以瑠玉。有一水晶屏，瑩澈可鑑；中有花樹搖曳，開落不一；又有白禽似雪，往來句輈於其上。以手撫之，殊無一物。高愕然良久。坐，見鸚鵡棲架上，呼曰：『茶來！』俄見朝陽丹鳳，啣一赤玉盤，上有玻璃琖二，盛香茗，伸頸屹立。飲已，置琖其中，鳳啣之，振翼而去。鸚鵡又呼曰：『酒來！』卽有青鸞黃鶴，翩翩自日中來，啣壺啣盃，紛置案上。頃之，則諸鳥進饌，往來無停翅；珍錯雜陳，瞬息滿案，肴香酒洌，都非常品。陳見高飲甚豪，乃曰：『君宏量，是得大爵。』鸚鵡又呼曰：『取大爵來！』忽見日邊煨煨，有巨蝶攫鸚鵡盃，受斗許，翔集案間。高視蝶大於雁，兩翼綽約，文采燦麗，亟加贊歎。陳喚曰：『蝶子勸酒！』蝶展然一飛，化爲麗人，繡衣翩躚，前而進酒。陳曰：『不可無以佐觴。』女乃仙仙而舞。舞到酣際，足離於地者尺餘，輒仰折其首，直與足齊，倒翻身而起立，身未嘗着於塵埃。且歌曰：『連翩笑語踏芳叢，低亞花枝拂面紅。曲折不知金鈿落，更隨蝴蝶過籬東。』餘音嫋嫋，不啻繞梁。高大喜，拉與同飲。陳命之坐，亦飲之酒。高酒後，心搖意動，遽起狎抱。視之，則變爲夜叉，睛突於眥，牙出於喙，黑肉凹凸，怪惡不可狀。高驚釋手，伏几戰慄。陳以箸擊其喙，訶曰：『速去！』隨擊而化，又爲蝴蝶，飄然颺去。高驚定，辭出。見月色如洗，漫語陳曰：『君旨酒嘉肴，來自空中，君家當在天上。盍攜故人一遊？』陳曰：『可。』卽與攜手躍起。遂覺身在空冥，漸與天近。見有高門，口圓如井，入則光明似晝。階路皆蒼石砌成，滑潔無纖翳。有大樹一株，高數丈；上開赤花，大如蓮，紛紜滿樹。下一女子，擣絳紅之衣於砧上，豔麗無雙。高木立睛停，竟忘行步。女子見之，怒曰：『何處狂郎，妄來此處！』輒以杵投之，中其背。陳急曳於虚所，切責之。高被杵，酒亦頓醒，殊覺汗愧。乃從陳出，有白雲接於足下。陳曰：『從此別矣。有所囑，愼志勿忘：君壽不永，明日速避西山中，當可免。』高欲挽之，反身竟去。高覺雲漸低，身落園中，則景物大非。歸與妻子言，共相駭異。視衣上着杵處，異紅如錦，有奇香。早起從陳言，裹糧入山。大霧障天，茫茫然不辨徑路。蹶荒急奔，忽失足，墮雲窟中，覺深不可測；而身幸不損。定醒良久，仰見雲氣如籠。乃自歎曰：『仙人令我逃避，大數終不能免，何時出此窟耶！』又坐移時，見深處隱隱有光，遂起而漸入，則別有天地。有三老方對弈，見高至，亦不顧問，棋不輟。高蹲而觀焉。局終，斂子入盒，方問客何得至此。高言：『迷墮失路。』老者曰：『此非人間，不宜久淹。我送君歸。』乃導至窟下，覺雲氣擁之以昇，遂履平地。見山中樹色深黃，蕭蕭木落，似是秋杪。大驚曰：『我以冬來，何變暮秋？』奔赴家中，妻子盡驚，相聚而泣。高訝問之，妻曰：『君去三年不返，皆以爲異物矣。』高曰：『異哉！纔頃刻耳。』於腰中出其糗糧，已若灰燼。相與詫異。妻曰：『君行後，我夢二人皂衣閃帶，似誶賦者，詢詢然入室

張顧，曰：「彼何往？」我訶之曰：「彼已外出。爾即官差，何得入閨闥中！」二人乃出，且行且語，云「怪事怪事」而去。』乃悟己所遇者，仙也；妻所夢者，鬼也。高每對客，衷杵衣於內，滿座皆聞其香，非麝非蘭，着汗彌盛。

清・褚人穫《堅瓠四集》卷四《垢仙》　垢仙姓吳，吾蘇市人也，生於萬曆甲申。三十以前，踪跡未定，每行市中，群兒嬲之，呼爲狗仙。乙巳，始赤身矣。人與之食，有享有不享，與錢亦然。享者受者，其家必有吉祥善事。先依朱姓，後依王姓。席地趺坐，晝夜擁爐，酷暑無汗，暗坐無蚊，體不沐而無穢氣，髮成結而無蟣虱。臘月浴冰孔中，夏日熾炭逼身，遠近觀者絡繹不絕。兩耳中通，左右洞矚，日則緘默，夜聞笑語。鄰人云虛室若有往來者，不飲酒而茹葷，半幅圍腰，以蔽下體。人欲以新者易之，弗願也。虞山顧宦北上，夢人語曰：『郡中顧家橋有異人，宜問其行藏。受公禮，此行如意，否則且無脂轄也。』顧訪之，見其蓬首垢面，改爲垢仙。贈之不受，叩之不答，顧脉脉去。入都，遂罹瑞禍。又有浙宦，攜二子偕一客來訪，各以百錢爲壽。仙低徊不視，強之，僅取其子者各二十一枚，餘皆峻卻。宦與客怏怏而去，後則向人索錢矣。人皆曰：『仙亦改其素乎？』或曰：『此風會使然，彼不過遊戲三昧耳。較之衣冠中白晝暮夜攫取無厭者，不仙凡哉。』而仙意不可，雖與之，終不受也。順治乙酉正月廿九日度世，年六十有二。金閶里人沈寄員名鍾者，篤信之。一日夢仙造其家，曰：『吾今往。』醒而心動。越一日趨視，端坐尸解，顏色如生，覺口中有香氣相襲。寄員不欲壞其眞身，捐資買水銀含殮，置龕坐之，倡率建庵以奉仙靈。今像在婁門內老君堂中。蓋仙混跡人間，一旦厭五濁惡世，蟬蛻而去，豈因時移世換，頓超塵累凡緣乎？若寄員者，可謂契合者也。

又《劉海蟾歌》　《碣石剩談》載劉海蟾歌云：『余緣太歲生燕地，憶昔三光分秀氣。卯貫圓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甲科第。紆朱懷紫金章貴，個個羅衣輕掛體。如今位極掌絲綸，忽憶從前春一寐。昨宵家宴至五更，兒女夫人併侍婢，被吾佯醉撥盃盤。擊碎珊瑚眞玉器。兒女嫌，夫人惡，忘卻從前衣飲樂。來朝朝退怒猶存，些兒小過無推托。因此事，方頓悟，前有輪迴誰救度。辭官納印棄榮華，慷慨身心求出路。』按海蟾姓劉名哲，渤海人。十六登甲科，仕金，五十至相位。朝退，有二異人坐道旁，延入，談修眞之術。二人默然，但索金錢一文，雞卵十枚，擲于案，以雞卵累金錢上。哲傍睨曰：『危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啻此卵。』哲遂悟，納印，入終南山學道而仙。其歌意甚明白。今畫蓬頭跣足嘻笑之人，手持三足蟾弄之，曰此《劉海戲蟾圖》也，直以劉海爲名。舉世無有知其名者，錄之以資博識。

又《堅瓠六集》卷四《赤脚大仙》　宋眞宗無子，嘗於宮中祝天求嗣。上帝以問諸眞，唯赤脚大仙一笑。既而宮人李氏誕生仁宗，既生，哭不止。眞宗揭榜通衢，有能止太子啼哭者，厚賞之。有道士至闕，言能止兒啼。眞宗召入，以手撫之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哭遂止。少時在宮中，所着鞋襪悉去之，禁中皆呼爲赤脚仙人。初帝生時，李后榻下生靈芝四十二葉，後享國四十二年，民安物阜，天下稱治。每於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山東李庭臣，嘗見瓊管夷人有持錦臂韝鬻於市者，上織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庭臣以十金易之，作小屏几硯間云。

又《堅瓠八集》卷三《徐仙》　徐仙不知何代人，常於萍鄉郭西山間煉藥。有黃犬迴旋於丹鼎之旁，往返率以爲常。徐異之，以紅線繫其頸，視其所之。至桐坡枸杞叢中，隱而不見，但餘紅線在外。即掘其叢，得根如黃犬狀。持歸蒸之，芬香滿室。徐食之，由此仙去。今山上有徐仙亭，題詠甚多。縣丞卓津題『卜算子』詞云：『流水小灣西，晚坐孤亭靜。不見高人跨鶴歸，風水搖清影。往古與來今，休用重重省。十里梅花雪正晴，孤月搖山冷。』

又《李無競遇仙》　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仙鎮，見二匄爭於道。老嫗曰：『我終年匄乞，聚錢數百，此子將去，半載不償。』無競取緡如所逋與之。匄者謝曰：『吾實逋其錢，君行路人償之，以解吾門。家在隆和曲，筠柵青簾，乃吾居也。子能訪我，當有厚酬。』無競異其言。後入隆和，果有簾柵。入門，見數匄者地爐共火，堂上冠帶者乃向匄也。揖無競坐，曰：『可小酌禦寒。』無競疑甚，遜辭。其人勤勸，但濡唇而已。時方大寒，盤中皆夏菓，取小桃三枚，匄者作詩曰：『君子多疑卽多誤，世

人無信卽無誠。吾家徑路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無競至邸，視桃乃紫金，因大悔恨，再訪之，已不見，詢問皆無有知者。無競琢其金爲飲器，年七十餘，面色紅潤，豈酒濡唇之力乎？

又《堅瓠九集》卷四《鱉僊》 世傳鱉與蛇相爲牝牡，相爲生化。有人發沙穴，見鱉與蛇俱，鱉暮出取食，跡在沙上，蛇輒出滅之。鱉遺子，蛇噓之始成蛇，久復爲鱉。鱉三足者爲能音耐，食之殺人。馮元成云：『能音台，天文斗奎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鼎三足，能亦三足。二在旁，一在腹中。甲蟲之有神者，人食之化爲水。』陸子餘《庚巳編》載：太倉州民食三足鱉，身體化盡，止存毛髮。其妻爲隣里所告，獄久不決。知州莆田黃廷之鞫之，令漁人捕三足鱉，出婦烹治，使重囚食之，有頃亦化。又郭相奎嗜鱉，行部瀘州，吏以鱉進，郭驗之三足，乃投之江，作《活能說》。馮元成亦有《戒鱉記》。

王行甫《耳談》：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漁人獲一鱉，重八觔。酒家買置室中，夜半作人聲。明晨剖視，腹有老人，長六寸許，首戴皮帽，毫髮逼眞。又穎川王戶部某在通州，一日庖人烹鱉，中有官，旁列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皀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戶部遂戒此味。康熙壬子夏，顧小謝家中烹一鱉，剖之，中有仙人，長二寸許，五官畢具，首如裹帛，觀者甚衆。一人云：『若能生得之，納於臂中，能知過去未來事。但血爲彼食，三年後往往致死。』此說未知然否。

又《堅瓠續集》卷二《葫蘆仙》 王疎菴以少司徒罷歸。一日，其媵剖葫蘆，中有一仙人，長寸許，衣冠偉然。其家爭問以休咎，及疎菴出處。曰：『公後當作大司徒，遷冢宰，勳名兩茂，一代柱石。』忽失所在。公因祀之家，繪《葫蘆仙圖》。其後登遷果然。

又《堅瓠秘集》卷二《楊芳臺遇仙》 《白醉瑣言》萬曆中，南昌楊芳臺乙酉秋試前，有一羽衣相訪，甚藍縷可厭。芳臺避之，乃強之出，云：『公昔在場屋，得無苦瞌睡乎？吾有一丸，於臨場服之，可以瘳此。』揭胸間，出藥一丸授之，且曰：『爾從此聯捷矣。』芳臺喜，約次日相訪於鐵樹宮。曰：『爾無從訪我，別後，我當於三邊再晤也。』芳臺未之深信，往訪不獲。及試日，服前藥，果精彩煥然。是年舉於鄉，設醮謝之。丙戌登進士。

《學文堂集》：元至正間，常州龔子彬爲縣刑吏，造重案冊於玄妙觀。婢傳餐，值龔出，置庋閣上而返。龔至觀，不得飲，飢甚，歸呼婢，不及詰，遽擊婢斃。歸觀而見飯在焉，心甚悔，因念：『此積案，豈無枉者？』盡火之，請罪於官。初擬辟，尋減戍雲南。時刺史滇人，以家書屬之。彬就途，遇一叟，授彬一杖，命跨之，御風而行。俄至一城，已入滇矣。時見紅梅盛開，問之，則仲秋也。投書刺史家，刺史父見書大異。請於官，使給假歸，復跨杖如前，仍遇老叟，取杖。還見刺史，刺史疑爲尙未往。出其父書，益大駭，幷出所攜紅梅示之。刺史曰：『梅開於秋，眞吾鄉之物也。』卽植之於觀，因以名其閣。彬遂與一道士學道於此。一日，又見前叟，語之曰：『吾杖猶在，汝能從我游乎？』彬敬諾。道士亦牽叟衣求往，叟亦許之，遂偕去。其從問曰：『師何日歸？』道士指石柱曰：『此柱開花，吾歸日也。』三年後，鐘忽自鳴，石柱生花，奇紋迸出，石上斑駁之色可玩，道士於雲中一見而滅。

又《老神仙》 《大有奇書》：明末，河南陳某被俘，於闖賊張獻忠營中爲塑匠，人不知其仙也。時孫可望爲前鋒，醉殺劈妾，已棄其屍。醒而思之，痛悼欲死，曰：『安得有神仙爲我活之？』塑匠笑曰：『我能活之。』可望怒曰：『汝欲藉此逃耶？』匠曰：『我不行，可命二卒持我藥至屍所，於傷處敷之，卽得生矣。』如其言行之，創者立痊，隨卽起，骨節姍姍，已返魂而至矣。可望大喜，聞於獻賊，築高臺，坐匠於上，令三軍羅拜，聲震天地，軍中皆稱老神仙云。獻忠亦有幸姬名胡老腳者，潛往幕後伺之。張疑爲刺客，未暇詳視，遽拔佩刀砍之，潰腹而死。見而悔之，抱屍痛哭，亟召老神仙。對曰：『傷重不能救矣。』獻忠必欲生之，對曰：『生此人，吾不可復生矣。且公殺人甚多，吾安能一一生之？公此後宜戒殺。』遂敷藥於創處，死者徐徐起，回顧神仙，已不復見矣。

又《剪頭仙人》 《樵書》：宋大理卿周三畏，不肯勘問岳武穆，掛冠而去，不知所之。明萬曆中，延安葭州山中有剪頭仙人，日飲淨水三甌，以水療疾。開府鄭汝璧，大帥李如樟，請至榆林，求其爲民治疾。給水與人，無不隨愈。暢談古今，論及宋事，武穆冤死，仙輒大哭。問其姓，曰：『姓周。』晝夜令百餘人環侍之，忽不知其何從而去。撫帥求之不得，望空遙禮，空中墜名帖二紙，書『周三畏拜謝』五字。乃知剪頭仙

人，即大理也。

又卷三《麻姑》　《一統志》：麻姑，麻秋之女也。秋爲人猛悍，築城嚴酷，督責工人，晝夜不止，惟鷄鳴乃息。姑有息民之心，假作鷄鳴，群雞相效而啼，衆工役得以少息。父知，欲撻之，麻姑逃入山中，竟得仙而去。今望仙橋，其迹也。

又《堅瓠餘集》卷二《種銀實》　《謝氏詩源》：薛瓊家貧，苦無以養。有一老者以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種之得贍汝親。』瓊如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如鈿螺。又旬日結實，實如櫻李。種而收，收而復種，一歲之間，所得銀實無限。瓊曰：『眞仙所賜，我豈可以自封？』凡有親而不能養者，皆遍周之。

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　武林有松仙人者，隱居南高峯下，不衣、不食，有道術，能前知。吾邑魏叔子沖曾以『甲子年家』四字寄請一決。踰年以原字寄還，旁批『四不』字。後叔子果不登甲榜，又無子，死時年未六十，家貧甚，幾無以斂，一一如松仙所決。同里顧潤寰，家無儋石，而性好施予。嘗于嚴冬晨起如厠，厠上先有人在，而下體無袴，潤寰惻然，即脱己袴贈之。其濟人多此類。後生子麟，中順治甲午舉人。

又《先賢授琴》　先賢子游墓在虞山之巔，前明萬曆間，有樵者過墓上，見一叟衣冠甚古，獨坐鼓琴。樵者擲斧柯聽之，叟欣然曰：『汝欲學耶？』因令每日過墓，授以清商數曲。後樵者于昭明讀書臺下，聞有達官貴人鼓琴爲會者，亦傾耳聽，已而笑曰：『第五弦尚未調也。』鼓琴者曰：『汝何人？亦解此耶？』試調其弦，果如樵者所云，遂令其一再彈，則泠然太古音也。大驚異，爲易冠巾，與定交，問其所從學，樵者以告，且詢其衣冠狀，乃知所見者，爲子游也。吾邑嚴太守天池之琴，至今名天下，而其傳實自樵者，故海内推爲正音焉。又聞其人本一染人，徐其姓，太守公字之曰亦仙云。

又卷五　瞿汝稷，字元立，號洞觀，昆湖先生任子也。八歲時足生疔，凡疔以食生豆爲驗，不知氣味者則不治。洞觀食竟不知，醫者麕至，咸謂必無幸矣。當危急時，恍惚見呂仙面授方藥數味，内有雄黄，曰：『此腳眼疔，故用此。』服之日有半即愈。自是神常入異境，無非丹洞玄圃，金堂玉陛，其中之人則皆仙也。每出窗外，常有白雲層叠若架，乘之冉冉而登。諸仙每戒洞觀，可勿婚宦，虧損靈根。以語其父，父曰：『必我父子皆仙則可。』洞觀還語諸仙，諸仙指密殿金字榜示之，曰：『榜上惟汝有名，不列者不可。』故竟婚宦。

清・袁枚《子不語》卷七《千年仙鶴》　湖州菱湖鎮王靜岩，家饒于財，房室高敞，有九思堂，廣可五六畝。宴客日暮，必聞廳柱下有聲如敲竹片。靜岩惡之，對柱祝曰：『汝鬼耶，則三響。』乃應四聲。曰：『若仙耶，則四響。』乃應五聲。曰：『若妖耶，則五響。』乃亂應無數。有道士某來設壇，用雷簽插入柱下。忽家中婢頭墳起，痛不可忍；道士撤簽，婢痛止。間一日，婢忽狂呼，如傷寒發狂者。召醫視之，按脉未畢，舉足踢醫，傷面血流，男子有力者四五人，抱持不能禁。王之女初笄，聞婢病，來視之。初入門，大驚仆地，曰：『非婢也，其面方如牆，白色，無眼、鼻、口、耳，吐舌赤如丹砂，長三四尺，向人嗡張。』女驚不已，遂亡。女死而婢愈。王百計驅妖，有請乩仙者來，言仙人草衣翁甚靈，可以鎮邪。王如其言，設香案，置盤，乩筆凄然有聲，穿窗而出，于窗紙上大書曰：『何苦何苦，土地受過。』主人問乩，乩言：『草衣翁因地邪未去，遽請仙駕，將當方土地神發城隍笞二十矣。』自後此妖寂然。草衣翁與人酬酢甚和，所言多驗。或請姓名，曰：『我千年仙鶴也。偶乘白雲過鄱陽湖，見大黑魚吞人，予怒而啄之，魚傷腦死。所吞人以姓名假我，以狀貌付我，我今姓陳名芝田，草衣者，吾别字也。』或請見之，曰：『可。』請期，曰：『在某夜月明時。』至期，見一道士立空中，面白，微鬚，冠角巾，披晉唐服飾，良久如烟散矣。

又卷一二《王老三》　江西陶悔庵，行五。妻某氏，偶與姑口角，忽騰身而坐屋瓦上，大笑不止。再三招之，始下，口作北京男子音，曰：『我天津衛王老三，誰人不知，年一百三十歲矣，從北遷南，住此已七十年。此屋是翰林蔣士銓故居，我猶見其初生時也。』家人聞之大駭，問：『汝鬼耶？狐耶？』曰：『我非鬼非狐，乃半仙也。我所住處被汝家五爺拆毀，使我無安身之所。我權立瓦檐七日，既凍且餓，不得不借寓你家娘子身上，速買麵來療飢！』與之麵，一啖五斤。五爺者，悔庵也。問：『五爺拆未拆房，何得云爾？』曰：『所拆者，東廂庭柱下是也。』先是，悔庵得古錢千文，欲其生青綠，故掘柱下埋之，不知即此怪所居。問：

『既惱五爺，何以不附五爺身上？』曰：『彼手內有印，我畏之，故不敢。』悔庵因而自視其手，有紋正方，平素亦不自知也。陶太夫人責之曰：『汝既自稱半仙，便當知男女有別，何以纏擾我家娘子！』某氏即作男子揖狀，曰：『我自知非禮，但不附你家娘子身上，恐所求不遂。因知男女有別，故我夜間不許他睡，教他張着眼，所以避嫌疑也。且我高年修道，豈復再有邪念耶？』問：『何求？』曰：『送我還居。』問：『作何送法？』曰：『請五爺用有印之手，用紅紙寫「王三先生之神位」，貼向東湖水邊松樹上，則我去矣。』如其言。又曰：『我尚需衣冠才去。』乃向紙店買紙衣冠焚之。又大笑曰：『我布衣也，幷未入學，又未捐官，何必用此金頂帽哉！速換，速換！』視店中紙冠，果有金頂，乃去之。悔庵親持紙牌，送貼東湖松樹上，聞空中呼謝者再，從此家中平安。問其妻，曰：『我與姑口角時，忽見空中有短而髯者，以手提我至瓦上，此後我不知矣。』怪在家作鬧時，人問休咎，有中有不中，問多則不答，曰：『我答何難，但你輩亦須哀憐娘子，省費些中氣。』間亦作詩數句，文理粗俗，末落款但云『王三先生高興』六字而已。

又卷一五《儲梅夫府丞是雲麾使者》 儲梅夫宗丞能養生，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乾隆庚辰正月，奉使祭告岳瀆，宿搜郭郵亭。是夕，旅店燈花散彩，倏忽變現，如蓮花，如如意，如芝蘭，噴烟高二三尺，有風霧同旋。急呼家童觀之，共爲詫異，相戒勿動。是夕夢見群仙五六人，招至一所，上書『赤雲岡』三字，呼儲爲雲麾使者。諸仙列坐松蔭聯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今宵獻端芝。』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群仙佳會飄吟髭。』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換揚柳枝。』旁一女仙笑曰：『此雲麾使者過凌河句也，汝何故竊之？』相與一笑，忽燈花作爆竹聲，驚醒。

又卷一九《廣信狐仙》 徐芷亭方伯，初守廣信府，有西廂房鎖閉多年，云中有狐。徐夫人不信，親往觀之。聞鼾呼聲，啓戶無人，聲從一榻中出。夫人以棍敲之，空中有人語云：『夫人莫打，我吳剛子也，居此百餘年，頗有去意，數欲移居而門神攔我。夫人可爲我祭之，且代爲乞情，則我讓出朝廷公廨矣。』夫人大駭，具酒肴，向竹床陳設，兼祭門神，告以原委。又聞空中語曰：『我受夫人恩，愧無以報，謹來賀喜：府上老爺即日升官。奉囑者，七月七日切勿抱官官到紅梅園嬉戲，其日恐有惡鬼在園作祟。』言畢寂然。到期，方伯表兄某過園，見樹上有兩紅衣兒以手招人，就視之，幷無形影，但聞崩頹之聲，則假山石倒矣，幾爲所壓。九月間，徐公升贛南道。此事徐公子秉鑒爲我言。

又《續子不語》卷八《仙童行雨》 粵東亢旱，制軍孫公禱雨無驗。時值按臨潮郡，途次見民衆千餘，聚集前山坡上。遣人詢之，云看仙童。先是，潮之村民孫姓子，年十二，與村中群豎牧犢，嬉于山坡。一兒戲以拳擊孫氏子，方擊去，忽孫子兩腳已離地數尺。又一兒以石擊之，愈擊愈高，皆不能着體。于是群兒奔說，哄動鄉鄰，十數里外者，俱來嘩睹。其父母泣涕仰喚，童但俯笑不言。制軍聞是異，與司道群官徒步往觀，往視一童子背挂青笠，牛鞭插于腰際，立空中。制軍方以天旱爲憂，便祝曰：『爾果仙乎？能三日致雨，以救禾稼，當祠祀爾。』童笑而頷之。頃之，浮雲一朵，迷失莫睹，制軍亦登輿行。俄大雨滂沱，數日內，粵境疊報得雨，遍滿溝澤。制軍于是命塑其像，遣畫師赴其家，使憶而圖之。童父母蓋愚農也，苦難形容其狀，雖易屢幅莫似。方無計間，忽童自空而下，笑曰：『特來爲繪吾面目。』遂圖而成之。父母將挽留之，倏失所在。遂塑其像于五羊城內三元宮，題曰『羽仙孫眞人』，香火甚盛。此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事。歙邑洪介亭游粵東，親見迎孫童子像，因詢其顛末。恐有缺疑，他日當謁補山相公證之。

清・樂鈞《耳食録》卷一《竹冠道人》 樂安有士人，偶宿土地廟。夢土地飭其屬曰：『明日仙人過此，宜洒掃滌除，以迓仙蹕。』復謂其媼曰：『爾我亦宜沐浴以待，勿以慢悞取罪也。』士人趨問曰：『仙人爲誰？』曰：『田眞人也。』士人曰：『某亦願迎之。』土地曰：『何與爾事？且爾凡骨尸居，安得見眞人？』士人曰：『某慕道亦有年矣，反遜於君之紀綱耶？』土地卒不許。士人大嚷，土地命逐之。出戶而覺，頗以爲異。歸以語同學者，次日同往廟前伺之，有竹冠道人自西來，朗目脩髯，丰度飄洒，葫蘆、長劍各一，繫於腰下，過廟門而拱手焉。諸人私計：殆田眞人也。徑前牽其衣：『請大仙過我。』道人笑曰：『某姓宮，名去繇，遊方道士，而安知仙術？何子之誤耶！』諸人請益堅。道人曰：『既諸君欵留過厚，某漫無短長之人，安敢峻拒。聊且過子。』諸人

喜躍，導之以歸，共潔一齋而奉之。飲食器具，效致甚誠。居十餘日，諸人屢求度世及黃白導引之事，道人茫然，畧無所答。忽染沉疴，淹淹欲斃。諸人始猶奉湯藥，漸見其疾不支，頗悔之，咸咎士人之妄。士人亦自以爲冒昧也。將謀遷之於他室，道人曰：『念某客死他鄉，乞以此齋爲葬地，飲食而足我，則公等始終之德也。』衆怒曰：『我輩誤識爾，耗費不少。此吾輩清修之所，顧以爲爾宅兆耶？』忽一童子造門，請曰：『吾師在此否？』衆問爲誰，童以道人對。衆喜告以病，且紿之曰：『爾師日望爾來護病歸去，今始來耶。』童聞之，趨而入見，道人已不能言，但以目視童，淚隱隱承睫，童大慟蹦踴，嘔血數聲而絶。道人見之，長吁一聲，亦死榻上。諸人慌亂，不知所爲。懼爲人所覺，亟具薄材，謀以夜半瘞之糞壤之下。解視腰間劍，劍光艷發；視葫蘆中，皆黃金。衆大喜，議瓜分之。道人忽大笑而起，謂童子曰：『可去矣！』童子亦起，因擲其劍，化爲龍，擲葫蘆化爲鶴，各乘其一，飛騰空中，冉冉而去。諸人俱駭愕，悟仙人之游戲矣。其卧室有香，經月不散。壁間有五言古詩一首，七絶二首，寶墨淋灘，向莫之見也。抄而讀之。隨抄隨滅。五古云：瓊樹三千丈，種在流霞闕。朝浥瑤台露，莫掛綏山月。風霜飽更榮，花葉無衰歇。梁洪花下傾，醉到臙脂雪。七絶云：空山明月照莓苔，劍匣匏尊久不開。黃鶴未知塵世險，等閒載我出蓬萊。海雲十片散幽襟，昌老無心却有心。仙侶相逢好歸去，碧桃花下撫瑤琴。

又卷二《市中丐者》　昔通州市一丐者，一瓢一杖，衣不襟，鞋不底，復患瘡，臭惡，一市皆掩鼻。逢人則呼曰：『肚裡飢！肚裡飢！』人與之錢則辭，與之食則不受。如是三日，人咸怪之，謂其飢而不受餉，殆狂人也。及其再呼，則呵之。且惡其臭，議逐之境外。丐者笑曰：『我自肚裡飢耳，與公等何與？』於是呼更急。忽米肆一少年跪於丐者之前曰：『師度我！師度我！』丐者大笑，舉手對衆曰：『我今眞度李機矣！』遂挾少年凌空而去。少年姓李名機也，其隱語云。丐者去後，市中香三日。又宛陵市一丐者，衣百結之衣，袒其腹，腹患癰潰，膿血被踵，腥穢不可近。大呼市中曰：『誰人舔我肚？』人咸怒罵曰：『賤乞！誰舔爾肚者？』丐仍呼不止。一判官肩輿而出，遇於市，即降輿跪而舔之。丐及判官皆失所在。仙人游戲，往往如此。以正道論之，殊不近人情。吁！此其所以爲仙人歟？

又卷三《捕魚仙》　捕魚仙者，不知何許人也，以捕魚得仙，故云。仙性慤而誠，家近大溪，捕魚爲業。兄某甲，客於邊地，十餘年未歸，仙竭力奉母，未嘗缺乏。一夜，宿溪畔聞鬼語曰：『明午鐵拐仙人過此，吾輩當遠避。』仙嘗聞里老談說，知鐵拐乃八仙之一，幷識其狀類丐者。因跪而俟之。次日午晌，果見一丐者蓬頭跣足，蹣跚而來，瘡穢臭惡，不可向邇。仙候其過，抱其足乞大仙度世。丐者笑曰：『爾知我仙乎？視爾緣分。』因探葫蘆中，得藥一丸如櫻桃大，謂仙曰：『是爾造化，尚帶得此丸，可將去。』仙拜受之。視丐者，忽不見。仙得丸，喜極玩弄。歸以告母及隣人，人咸嗤之。後偶以丸置魚甕中，魚死者盡活，仙益喜。每魚死，輒以丸活之，用是賣得數倍利。鄉之人始聞其異矣。有譎者私計：『是丸殆眞仙丹也！以投魚活魚，若以咽人，當不死。』謀奪之。仙覺而吞之，忽點首大悟曰：『原來如此！』自是言未來事，無不奇中，而神施妙用不可測識矣。一日，謂母曰：『兒當迎兄歸，計明日可到。』母雖知其術，猶未甚信。仙別去，明日兄果歸。母驚問其得歸狀，兄曰：『弟昨暮省我，我以離家久，初猶不識，叩其姓字，乃知弟也。大怪其來，弟乃言來迎我。我辭以程遠，費乏，不然。且早歸。弟笑曰：『無慮也，頃刻即至耳！』我深嗤其妄，弟言：『試一行，何害？』因令我附肩上，堅戒閉目。時已四更餘，但覺風聲貫耳，雲氣侵膚，迅鳥奔馬，莫喻其速。殆凌虛也。終食之間，倏已投地，令我開目，曰：『兄可步行以歸，吾訪青城山人去，不日亦返。』言訖不見。我視其地，依稀記是某村，去家十餘里，遂尋路得歸。今見阿母，猶疑夢中也！』母告以吞丸之事，於是咸知仙蓋已仙云。數日，仙歸，曰：『母子兄弟闊絶多歲，今得聚首，良可樂也。當大會賓客親朋。以賀斯遭？第舍宇太隘，當少謀之。然明日便可召客，母迫於事。』至明日，舍外甲第大啓，傑閣重門，雕欄曲樹，廣十餘畝。供帳之盛，埒於公侯，酒肴歌舞，莫不極精盡妙。鮮衣盛飾，進母及兄。客至，罔不駭異，見所未見也。慶宴三日，遠近來觀。先是，溪旁有高塔，名會仙塔。新宅甫成，適當門庭之要。仙漫言：『當移之他所，乃不礙。車馬輻輳。』言罷，伏几而寐。有頃，客且至，兄乃呼之，仙醒而愠曰：『適移塔南海之岸，安置未正，兄乃促我歸，亦缺事也！』兄趨

視門外，塔已不見。後有鄉人遊南海，見塔於岸上，『會仙』二字依然。雖欹側，而絕不傾塌，蓋仙故爲之。以留奇跡也。後辭家人入武夷山，遂不返。其捕魚敝笱。一日風雨之際，忽化爲青龍，騰空而去。

又卷五《沈璧》 沈璧者，秦人也。少迫於貧，辭母薄遊。至文登，登臺望海，見波浪薄天，慨然舒嘯，旋有少年至，紫衣絳幘，儀狀光瓌，揖璧而笑曰：『君清興不淺，能同遊乎？』璧欣然諾之。俄見鳧雁一點，破浪而來，乃大舟也。離岸數尺，忽止不進。少年遽挽璧下臺，履水登舟，身不沈，韈亦不濡。舟中乃無人，亦更無一物，心頗異之。叩其姓名及所自，少年曰：『余玉桑君之子也。』璧力欲再問，忽覺水聲澎湃，耳不可勝。自窗間視之，則銀濤萬丈，璧瀉從天。不覺驚駭失色，問是何處。少年笑曰：『適去臺下已萬里矣。』璧眷念鄉井，悲形於顏。頃之，濤聲已寂，碧玉湛然。微風一拂，鱗鱗如玻璃萬頃，恍惚有無數麗人滉漾清漣中。方疑詫間，冰上絲管作矣。舉首凝睇，則綵舟一具，相去數尺。有數女倚棹矚波，頃所見蓋其影也。少年攜璧過綵舟，珍奇射目，不可具名。須臾席啓，玉貌旁羅，奏具行觴。肴品絡繹，亦非復人間芬苾。侍者進璧果一枚，大如瓜，紫色。啖之，味絕甘。度必世所傳蟠桃之屬。竊懷其餘，欲歸以奉母。酒酣，璧避席稱謝，因便求歸。少年歎曰：『孝子哉！雖然，此乃君所以仙也。今姑不強留，終當至此。』遂顧諸女曰：『何以送客？』諸女各摘鬢上花及釵釧之物爲贐，曰：『持此鬻人間，喫著不盡矣。』一女俯而笑，解裳下繡舄一鉤，投海中。少年目之曰：『妮子獨狡獪，不慮墮落耶？』女面發赤退去。璧視舄已化小舟。少年曰：『君登矣。』遂辭衆而登，則前舟已杳。驚濤淙漫，惘然自失。小舟中異香噴溢，神骨俱醉。少焉醒豁，已泊野岸，河水僅闊如衣帶。舍舟登陸，甫數武，小舟已凌風去矣。信步獨行，追想所遇，恍惚若夢寐，而懷中餘果儼然在也。薄暮抵驛舘，語皆秦聲，距家中纔一舍耳。璧既歸，出餘果進母，兼逮妻子，皆數月不饑。以核種庭中，亦不生也。後十餘年，忽甲拆，數年成樹，又數年作花，花類蓮而大，數年不謝。久之乃結實，由小而大。又數年，色漸紅紫，如曩舟中所食者。時璧已枯坐一室，不復與人事。一旦，忽出至庭中，仰樹大笑曰：『果熟矣。』即訣妻子去。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六《狐老先生》 山東兗州府城樓上，相傳有狐仙。好事者欲見之，必先書一札焚化，并小備餚饌，至期而待，夜半必至，稱之曰狐老先生。其人著布衣冠，言貌動作，絕似村學究。問其年，曰：『三百歲矣。』于天地古今一切語言文字，無所不曉，獨未來之事不言。人有見者，因詰之曰：『貴族甚夥，傳聞異詞，每見有以淫穢害人者，何耶？』先生嘆曰：『是何言歟！世間有君子小人之分，吾族亦然。其所以淫穢害人者，不過如人間娼妓之流，以誘人財帛作謀生計耳，安得謂之人乎？』又詰之曰：『然則君子所作何事？』曰：『一修身，二拜月，如是而已。』聞者爲之聳然。

又《管庫狐仙》 乾隆丙午四月，杭州錢塘門外有狐仙作二女形，借寓人家，言語似北直隸人。其長者年貌不過十七八，少者垂髫，僅十一二，惟十餘歲童子能見之。每日索清水一盂，茶二盞，置几上。日午後，倩童子借書看，手不釋卷，看畢即令童子還之。有人以《金瓶梅》與看者，女略一翻閱，微笑曰：『此宣淫之書，不足觀。』即擲地下。有老諸生王姓者，博學善考據，攜一童子，欲謁之，女適他往，王悵然返。及出門，童子隨指空云：『女回矣！』於是復入，女指座云：『先生請坐。』王望空而言曰：『吾聞汝等有三十六種，汝何產也？』女曰：『西山派。』王曰：『然則汝何不居燕、趙之間？』女曰：『自乾隆二十七年二月聖駕南巡，吾等護蹕而來。』王曰：『何不護蹕而返？』女曰：『上帝使吾等看守藩庫。』王曰：『既如此，不居藩庫何也？』女曰：『本居藩庫，今已滿期，將欲歸故鄉耳。』王又曰：『聞汝喜於看書，所看何書？』女笑曰：『老書獃，凡世上所有之書皆可觀也。』王曰：『何書最妙？』女曰：『《易經》。』王曰：『自漢至今，注《易》者不一其人，如《漢》之施、孟、梁邱、京氏、費氏、焦氏，全注汝能盡見之乎？且何者爲優，何者爲劣乎？』女又笑曰：『此不過講名物象數讖緯之說而已，精義不在是也。』坐話移時，滔滔不窮。然女所答問諸言，皆因童子傳話，王無所聞也。越數日，忽去，酬房主人以庫銀五兩。

又《高柏林》 江陰高柏林者，少無賴，貌韶秀，住廣福寺旁。偶于佛前求終身，得吉筮。心竊喜，私計他日得志，當新是寺。及長，有某邑宰召爲長隨，頗寵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衝繁，差使絡繹，一日，有欽差過，召小高，付以千金，令辦供應。小高至驛中，前站已到，倉皇迎

接，忽失金，憤極擬投水死，忽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應發大財，此非汝死所也。』自此供應舖設，一無所備。欽差故廉吏，一見大悅，以爲此人是幹僕，即令跟隨。嗣後勢益大，凡關差鹽政，皆任爲紀綱，不十年號稱數十萬。至郡守監司皆與通蘭譜，出入衙門，延爲上客。後果重建廣福寺。地方官仰體小高意，亦爲科派民間，未免太過，百姓譁然。有作碑記一篇假官封直達撫軍者，撫軍察其事，乃據實奏聞，有欽差訊辦。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于家，每晨必禮拜。至是而泣跪像前：『尚求救我。』其夕，家中聞馬喘聲，明晨視塑像汗出。如是者三夜，忽聞事得輕辦矣。或曰即此老人往託某公爲緩頰，小高實不知。後聞老人乃狐也。

又《借寓》　嘉慶辛未歲，諸城劉信芳尚書爲江蘇學政，將考揚州府屬，其試院故在泰州，院東有富家某者，主人偶坐堂中，忽見一老人來謁，白鬚飄然，約年七十餘矣。老人曰：『劉學使將到此間，鄙人有家眷十餘口，可否暫借尊府後園寓一月乎？』主人怪之，頗聞試院中有狐仙之說，慨然允諾，老人忽不見。遂將後園關鎖，不許家人闌入。隔數日，有小婢抱官人到園門，見關鎖，旋回內宅。忽空中似有人將所抱官人奪去者，其婢惶，遽哭告主母。主母亦會意，戒勿言。頃刻間，見小官人在房中卧榻上嬉笑如常，手上添金鐲一雙。

又《採蓮朱桂》　清江浦有採蓮者，本倡家女，風騷絕世。一夕，有美丈夫來宿，並無纏頭。每夜輒來，驅之不去，知其爲狐仙也。鴇母哀求之曰：『仙來此間已八十餘日，無一客上門者，豈仙必欲餓死我母女二人耶？』仙始慙而去。又有朱桂者，爲茶坊傭工。每夜有好女子來奔，桂窮甚，其女稍稍周濟之。後桂母欲爲娶妻，其女不許。桂與爭之，遂批其頰。如此者二三年，一日忽不見。此二事清江人傳爲奇談。

清・毛祥麟《墨餘録》卷一五《萬鍾》　萬鍾，晉人，明之文學士，輕世肆志，中年潦倒，游食四方。嘗入蜀，獨行山谷中，數日不得食，已倒斃岩下，恍惚間有人掖之起，手摩其胸，漸覺肢體溫暖。開目微視，見一少年：白衣而儒冠，裙屐楚楚。目萬笑曰：『何委頓至是？』萬曰：『余晉之餓夫，讀書數十年，貧不能畜妻子，一身飄泊，將爲餓鬼。君雖憐而援之，生何顏乎？』少年曰：『昔孔子在陳，藜羹不糝；曾子不舉火於衛；淮陰丐食；伍相吹簫。自古聖賢將相，亦不免於餓。袁安雪中僵卧；史雲甑底生塵；黔敖之客，不食嗟來；翳桑餓人，裹餐遺母。清介之士，以貧爲常，又何恥哉？』因出胡餅二枚令啖。甫下嚥，即覺氣充神旺。少年曰：『觀子骨相，非富貴中物，其能從我游乎？』萬乃隨之度絕嶺，盤空若鳥道，石壁聳天，環如城，凡數百折，逕始平坦。遙望清流映帶，喬木鬱盤，依山之陰，結茅爲屋。少年引萬入，見一老人，朱唇玉面，皓首龐眉，中有籐床，閉目趺坐。侍者環列十餘人，或腦滿腸肥，或神清骨秀。少年指視曰：『此我師繭石先生也。』萬下拜。老人開目曰：『汝來乎！』顧少年：『山中景物，盍引一觀？』萬遂遍歷巖谷。其中奇峯插漢，古木穿雲，瑤草如茵，琪花似斗，但聞其香而不知其處。渚有玄鶴，見人至，嘹然作聲，上徹天際。巖下一泉，從石竇中噴出，色深碧，清澄如鏡，少年使萬飲，味之甚甘，芳冽經時不散。復陟平麓，度溪橋，入一石室，編竹爲床，覆以籐蘿，如佛龕狀。少年曰：『此我儕養息煉形處，以羣峯結脈於此，故冬不涼，夏不燠，風雨迴而不入。』萬見四壁砌白石，鐫列姓氏，而分其類：曰獸，曰鳥，曰蟲。中有萬名，則在蟲部，駭而問，言皆弟子名。問何以分類。少年曰：『曾仕於朝者，入獸部，以其出則噬人，飽即還山，性同獸也；得科名而未仕者，入鳥部，如朱文公云：教他說廉，是會說廉，教他說義，是會說義，及其做來，只是不廉不義，如能言之禽也；至於皓首窮經，一生不遇，則如鳴秋之蟲，深可憐矣！師之爲此，亦欲其思過不忘耳。』萬爲之感嘆。因問繭石先生其仙乎？少年曰：『仙有十種。黃眉翁五伐毛，三洗髓，得九千餘歲而不死；我師却食吞氣，已三千年矣，動定堅固，而不休息，精氣神三寶圓成，所謂地行仙者是也。』萬曰：『君來此幾時矣？』少年曰：『余本吳人，姓褚氏，曾應京兆試，數見刖於有司，遂棄所學，入山修道，今百二十餘年矣。』萬係明敬皇時人，至神宗某年，曾還晉，已越百年，而貌如少時，鄉里咸不之識，因自述其始末如此云。

清・姚福均《鑄鼎餘聞・紫陽張真人》　方景濂《康熙台州府志》云：宋張伯誠。臨海人，原名伯端，字平叔。爲吏在府辦事。家送膳至，衆以其所食魚戲匿之梁間。平叔疑其婢所竊，歸扑其婢。婢自經死。一日蟲自梁間下，驗之魚爛蟲出也。平叔乃憮然歎曰：『積牘盈箱，其中類

竊魚事不知凡幾。』因賦詩云：『刀筆隨身四十年，是非非是萬千千。一家溫飽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紫綬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問我蓬萊路，雲在青山月在天。』賦畢縱火將所署案卷悉焚之，因按火燒文書律遣戍。先是，郡城有鹽顛，每食鹽數十斤。平叔奉之最謹。臨別屬曰：『若遇難，但呼祖師三聲，卽解汝厄。』後械至百步溪天炎浴溪中。遂仙去。至淳熙中，其家早起，忽有一道人進門坐中堂。叩其家事歷歷，隨出門去，人以平叔歸。云百步嶺舊有紫陽眞人祠，懸扁云紫陽神化處。按《天台山志》載，張伯端，天台人。嘗入成都，遇眞人劉海蟾，得金丹術，歸。萃成祕訣八十一首，號《悟眞篇》。曰平生所學盡在此矣。年九十九趺坐而化。

八仙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玄宗朝，有張果老先生者，不知歲數，出於邢州。帝迎於內，禮敬甚。問，無不知者。一旦，有道士葉靜能，亦多知解，玄宗問：『果老何人？』靜能答曰：『臣卽知之。然臣言訖卽死，臣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卽能活。』帝許之。靜能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孔血流，偃仆於地。玄宗遽往，果老徐曰：『此小兒多口過，不謫之，敗天地間事耳。』帝哀懇久之，果老以水噀其面，復生。其後果老辭歸邢州所隱之處，俄然不知所往。

唐・鄭處誨《明皇雜錄》卷下　張果者，隱於恆州條山，常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秘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屢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姑女廟前。時方盛熱，須臾臭爛生蟲。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恆州山中復見之。果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摺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還成驢矣。開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恆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玄宗因從容謂曰：『先生得道者，何齒髮之衰耶？』果曰：『衰朽之歲，無道術可憑，故使之然，良足恥也。今若盡除，不猶愈乎？』因於御前拔去鬢髮，擊落牙齒，流血溢口。玄宗甚驚，謂曰：『先生休舍，少選晤語。』俄頃召之，青鬢皓齒，愈於壯年。一日，秘書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嘗同造焉。時玄宗欲令尙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謂二人曰：『娶婦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諭其言。俄頃有中使至，謂果曰：『上以玉眞公主早歲好道，欲降於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詔，二人方悟向來之言。是時公卿多往候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之。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食時但進美酒及三黃丸。玄宗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飲可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謁見上，言詞清爽，禮貌臻備。玄宗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於側，未宜賜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辭。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玄宗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落地，化爲一榼。玄宗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已失道士矣。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嘗召果坐於前，而敕夜光視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張果安在乎？願視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見。又有邢和璞者，嘗精於算術，每視人則布籌於前，未幾已能詳其名氏、善惡、夭壽，前後所算計千數，未嘗不析其詳細，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則運籌移時，意竭神沮，終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謂中貴人高力士曰：『我聞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瘵其體，外物不能溷其中，今張果，善算者不能究其年，視鬼者莫得見其狀，神仙倏忽，豈非眞者耶？然嘗聞堇斟飲之者死，若非仙人，必敗其質，可試以飲也。』會天大雪，寒甚，玄宗命進堇斟賜果，果遂舉飲，盡三巵，醺然有醉色，顧謂左右曰：『此酒



明・洪應明《月旦堂仙佛奇踪合刻》

非佳味也。』即偃而寢，食頃方寤。忽覽鏡視其齒，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鐵如意擊其齒盡，隨收于衣帶中，徐解衣出藥一帖，色微紅光瑩，果以傅諸齒穴中。已而又寢，久之忽寤，再引鏡自視，其齒已生矣，其堅然光白，愈於前矣。


明・汪雲鵬《有像列仙全傳》

玄宗方信其靈異，謂力士曰：『得非眞神仙乎？』遂下詔曰：『恆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塵，應詔赴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授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玄先生。』未幾，玄宗狩於咸陽，獲一大鹿，稍異常者。庖人方饌，果見之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於上林，時坐獲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爲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捨鹿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獲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謂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矣。』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長曆，畧無差焉，玄宗又奇之也。是時又有道士葉法善，亦多術，玄宗問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訖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許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玄宗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譴之，恐敗天地間事耳。』玄宗復哀請，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其後累陳老病，乞歸恆州，詔給驛送到恆州。天寶初，玄宗又遣徵召，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視之，空棺而已。

唐・張讀《宣室志》卷八　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於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矗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敕廚吏炙其胜以進。而尚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爲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於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仙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爲畋所獲乎？況苑囿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爲他鹿耶？』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爲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繫於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即顧左右，命鐵鉗，令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爲毛革蒙蔽，殆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磨拭視之。其文字蕪蔽，殆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紀傳，先生第爲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顧謂力士曰：『異哉！張果能言漢武帝時事，眞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又佚文　張果者，隱於恆州條山，常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秘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盛熱，須臾臭爛生蟲。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恆州山中復見之。果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重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還成驢矣。開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恆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玄宗因從容謂曰：『先生得道者也，何齒髮之衰耶？』果曰：『衰朽之歲，無道術可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

憑，故使之然，良足耻也。今若盡除，不猶愈乎。』因於御前拔去鬢髮，擊落牙齒，流血溢口。玄宗甚驚，謂曰：『先生休舍，少選晤語。』俄頃召之，青鬢皓齒，愈於壯年。一日，秘書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嘗同造焉，時玄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謂二人曰：『娶婦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諭其言。俄頃，有中使至，謂果曰：『上以玉眞公主早歲好道，欲降於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詔。二人方悟向來之言。是時公卿多往候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之。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食時但進美酒及三黃丸。玄宗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飲可一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謁見上，言詞清爽，禮貌臻備。玄宗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未宜賜坐。』玄宗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辭。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玄宗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落地，化爲一榼。玄宗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已失道士矣，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常召果坐於前，而敕夜光視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張果安在乎？願視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見。又有邢和璞者，有算術，每視人，則布籌於前，未幾，已能詳其名氏窮遠，善惡夭壽。前後所算計千數，未常不析其苛細。玄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則運籌移時，意竭神沮，終不能定其甲子。玄宗謂中貴人高力士曰：『我聞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瘵其體，外物不能浼其中。今張果，善算者莫得究其年，視鬼者莫得見其狀，神仙倏忽，豈非眞者耶？然常聞謹斟飲之者死，若非仙人，必敗其質。可試以飲也。』會天大雪，寒甚，玄宗命進謹斟賜果。果遂舉飲，盡三巵，醺然有醉色，顧謂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寢。食頃方寤。忽覽鏡，視其齒，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鐵如意，擊其齒盡，隨收於衣帶中，徐解衣，出藥一貼，色微紅，光瑩，果以傅諸齒穴中，已而又寢。久之忽寤，再引鏡自視，其齒已生矣。其堅然光白，愈於前也。玄宗方信其靈異。謂力士曰：『得非眞仙乎！』遂下詔曰：『恆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塵，應詔赴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授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未幾，玄宗狩於咸陽，獲一大鹿，稍異常者。庖人方饌，果見之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於上林，時生獲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爲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捨鹿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獲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謂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矣？』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長歷，略無差焉。玄宗愈奇之。時又有道士葉法善，亦多術。玄宗問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訖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玄宗許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玄宗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謫之，恐敗天地間事耳。』玄宗復哀請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其後累陳老病，乞歸恆州。詔給驛送到恆州。天寶初，玄宗又遣徵召，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已。

宋・楊億《楊文公談苑・呂洞賓》 呂洞賓者，多遊人間，頗有見之者。丁謂通判饒州日，洞賓往見之，語謂曰：『君狀貌頗似李德裕，它日富貴皆如之。』謂咸平初，與予言其事，謂今已執政。張洎家居，忽外有一隱士通謁，乃洞賓名姓，洎倒屣見之。洞賓自言呂渭之後，渭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洞賓系出海州房，讓所任官，《唐書》不載。索紙筆，八分書七言四韻詞一章，留與洎，頗言將佐鼎席之意。其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讖也。洞賓詩什，人間多傳寫，有《自詠》云：『朝辭百越暮三吳，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川』之句，大率詞意多奇怪類此，世所傳者百餘篇，人多誦之。

《太平廣記》卷二二引《續神仙傳・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腳着靴，一腳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

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唱踏歌：『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蒼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峩。』歌詞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以長繩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回顧。或見貧人，即與之。及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至及斑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於濠梁間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八《呂先生記》　賈師容郎中，治平年任邵州通判，嘗蓄古鐵鏡，規模甚大，非常物也。公甚寶之，久欲淬磨，未得其人。左右曰：『近有回處士，自言善磨鏡。』公令召之。處士至，進見甚[1]（其）簡踞，風骨軒昂，公頗疑焉。稍乃異之，因出鏡示之。處士曰：『此亦可以磨。』公乃命左右以銀瓶酌酒，遣之坐於砌上，處士一飲而盡。乃以所攜笥中取藥堆鏡上。處士曰：『藥少，須歸取之。』乃去，久不回。公遣人詢其宿止，乃在太平寺。門上有詩曰：『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豔長春。須知物外烟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公見詩，吟賞驚歎。其鏡上藥已化去矣，惟所堆藥處一點，表裏通明，如寒玉春冰，他處仍舊。公益爲珍藏寶愛也。公惋恨不得遇其人。先生之所以姓回者，蓋渾其迹，不使人識耳。回字乃二口，二口即呂字也。



明・洪應明《月旦堂仙佛奇踪合刻》

又《續記》　崔中舉進士，有學問，春間泛汴水東下，迤邐至湖北，遊岳陽，謁故人李郎中。時李知彼州方至，未見太守，寓宿市邸，聞前客肆中唱曲子《沁園春》。肆內有補鞋人傾聽甚久，顧中曰：『此何曲也？其聲甚清美。』『乃都下新聲也。』其人曰：『吾不解書，子能爲吾書，吾於此調間作一詞，可乎？』中愕然，因見其眉目疎秀，乃勉取紙筆爲寫。其人略不思慮，若宿搆者，及唱又諧和聲調。中觀其意，皆深入至道。中疑歎，欲召之飲。其人曰：『吾今日少倦，不欲飲酒。』欲辭去，曰：『與子同邸，明日復相會。』中遽引其衣曰：『願聞處士之姓可乎？名則不敢問。』其人曰：『吾生於江口，長於山口，即今爲守谷之客，姓名不知也。』乃白中曰：『吾且寢矣，其餘來日言之。』則閉戶。傍晚見太守，具言其事，因以詞示太守。太宗曰：『此乃隱逸高士也。』令一急腳召之。卒擊戶具道太守意。其人曰：『子且待之，吾將著衣而出。』久不見出，卒又擊門，其人又應，已漸遠。又呼，則應又愈遠。再呼，則不應。排戶而入，則不見人，但見壁間有字，乃錄以呈太守，詩一首也：『腹內嬰孩養已成，且居廛市暫娛情。無端措大多饒舌，即入白雲深處行。』太守與中但歎恨塵緣相隔，不得遇眞仙。中謂太守曰：『問其姓名，彼答以生於江口，長於山口，即今爲守谷之客，何也？』太守沉吟思慮，少選曰：『吾得之矣。生於江口，長於山口，二口乃呂字也。爲守谷之客：谷者，洞也；客者，賓也。仙之姓名曉然。』二人又嗟歎。仙翁所作之詞，此乃今之所傳道《沁園春》也。

又《何仙姑續補》　道州知州周廉夫潛回闕，道由零陵，見仙姑坐中有客，風骨甚峻，顧望尤踞傲，且不揖。廉夫意似怒，其人乃引去。廉夫曰：『彼何人而簡傲若此？』仙姑曰：『乃呂仙翁也。』廉夫急遣人追之，已不見矣。仙姑曰：『仙翁意有所往，即至其地。不踰一刻，身去千里。』廉夫固問仙姑：『呂仙翁今往何處？』仙姑乃四望，見仙翁在燕南府，廉夫自恨而已。



明・洪應明《月旦堂仙佛奇踪合刻》

潭州李正臣多爲游商，往來江湖間。妻得疾，腹中有物若巨塊，時動於腹中，即痛不可忍，百術治之不愈。正臣乃往見仙姑，仙姑曰：『子之妻嘗殺孕婢，今腹中乃其冤也。』正臣求術治之，仙姑曰：『事在有司，已有冤對，不可救也。』其腹中塊後浸大，或極痛苦楚，腹裂而死。正臣視妻腹中，乃一死女子，身體間尚有四撻痕焉。異哉！

又卷九《韓湘子》　韓湘，字清夫，唐韓文公之姪也，幼養於文公門下。文公諸子皆力學，惟湘落魄不羈，見書則擲，對酒則醉，醉則高歌。

公呼而教之曰：『汝豈不知吾生孤苦，無田園可歸。自從發志磨激，得官出入金闥書殿，家粗豐足，今且觀書，是吾不忘初也。汝堂堂七尺之軀，未嘗讀一行書，久遠何以立身，不思之甚也！』湘笑曰：『湘之所學，非公所知。』公曰：『是有異聞乎？可陳之也。』湘曰：『亦微解作詩。』公曰：『汝作言志詩來。』湘執筆略不搆思而就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散絳霞。琴彈碧玉調，爐養白硃砂。寶鼎存金虎，丹田養白鴉。一壺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見詩詰之曰：『汝虛言也，安爲用哉？』湘曰：『此皆塵外事，非虛言也。公必欲驗，指詩中一句，試爲成之。』公曰：『子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公適開宴，湘預末坐，取土聚於盆，用籠覆之。巡酌間，湘曰：『花已開矣。』舉籠見巖花二朵，類世之牡丹，差大而豔美，葉榦翠軟，合座驚異，公細視之，花朵上有小金字，分明可辨。其詩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亦莫曉其意。飲罷，公曰：『此亦幻化之一術耳，非眞也。』湘曰：『事久乃驗。』不久，湘告去，不可留。

公以言佛骨事，貶潮州。一日途中，公方悽倦，俄有一人冒雪而來。既見，乃湘也。公喜曰：『汝何久捨吾乎？』因泣下。湘曰：『公憶向日花上之句乎？乃今日之驗也。』公思少頃曰：『亦記憶。』因詢地名，卽藍關也。公歎曰：『今知汝異人，乃爲汝足成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乃與湘同宿傳舍，通夕議論。

湘曰：『公排二家之學，何也？道與釋，遺教久矣，公不信則已，何銳然橫身獨排也？焉能俾之不熾乎？故有今日之禍。湘亦其人也。』公曰：『豈不知二家之教，然與吾儒背馳。儒教則待英雄才俊之士，行忠孝仁義之道。昔太宗以此籠絡天下之士，思與之同治。今上惟主張二教，虛己以信事之。恐吾道不振，天下之流入於昏亂之域矣，是以力拒也。今因汝又知其不誣也。』公與湘途中唱和甚多，一日，湘忽告去，堅留之不可，公爲詩別湘曰：『未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成身退後，却抽身去卧煙蘿。』湘別公詩曰：『舉世都爲名利役，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

湘謂公曰：『在瘴毒之鄉，難爲保育。』乃出藥曰：『服一粒可禦瘴毒。』公謂湘曰：『我實慮不脫死魂遊海外，但得生入玉門關足矣，不敢復希富貴。』湘曰：『公不久卽歸，全家無恙，當復用於朝矣。』公曰：『此別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其說焉。

宋・王鞏《聞見近録》 岳州唐白鶴寺前有古松，合數圍，平頂如龍形。呂洞賓昔嘗憩其下，有一翁自松頂而下，前揖甚敬，洞賓詰之，曰：『我，樹神也。』洞賓曰：『邪耶？正耶？』翁曰：『若其邪也，安得知眞人哉。』言訖升松而去。洞賓卽題于寺壁曰：『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千年老樹精，分明知是神仙過。』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一八《呂洞賓唐末人》 唐《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想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度此時未可以稱翁。案，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初，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云。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

又《呂洞賓傳神仙之法》 呂洞賓嘗自傳，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眞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常遊兩浙、汴京、譙郡。嘗著白襴角帶，右眼下有一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

劍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也。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爲人若反是，雖握手接武，終不成道。」嗟乎，觀呂之所著，皆自身心始。而學者不能正心修身，徒欲爲徼倖之事，可乎？

宋・洪邁《夷堅志》乙志卷一二《成都鑷工》　政和初，成都有鑷工，出行廛間，妻獨居。一髽髻道人來，求摘耐毛，先與錢二百。妻謝曰：「工夫不多，只十金足矣。」曰：「但取之，爲我耐煩可也。」遂就坐。先剃其左，次及右，既畢，回面，則左方毛已茁然，又去之，右邊復爾，如是至再三。日過午，妻不勝倦厭，還其錢，罷遣之。夫歸，具以告，夫慍曰：「此必鍾離先生也，何爲拒之！正使盡今日至明日爲摘鬚，亦何所憚！吾之不遇，命也。」即狂走于市，呼曰：「先生捨我何處去？」夜以繼日，飢渴寒暑皆不顧，如是三四年，徧歷外邑，以至山間。逢樵人弛擔，樵詰之曰：「汝何爲者？」告以故。樵者曰：「此神仙中人，彼來尋君則可，君今僕僕一生，亦何益？吾雖至愚，然聞得道者，非積陰功至行，不可僥冀。吾有秘術授君，君假此輔道，摩以歲月，儻遂如願。」戲拔茅一莖，噓之，則成金釵，謂工曰：「試用我法爲之，當有濟。」工曰：「此皆幻術，不足學。我所願，則見先生耳。」樵者曰：「君未見其人，正遇之，何以識？」曰：「詢于吾妻，得其貌，已圖而置諸袖中矣。」樵者曰：「然則君三拜我，我能令君見。」工設拜。拜起，樵問曰：「視吾面何如？」曰：「猶適所睹耳。」再拜，又問，至于三，視之，無復樵容，儼然與所圖無少異。曰：「汝直至誠求道者。汝哀號數年，聲徹雲漢間，上帝亦深憐汝志，故令吾委曲喚汝，汝從我去。」遂與俱入山中。後二年還鄉，別其所知而去，至今不再出。

又卷一七《張八叔》　邊知白公式居平江，祖母汪氏卧病，更數醫不効。有客扣門，青巾烏袍，白皙而髯，言：「吾乃潤州范公橋織羅張八叔也。前巷袁二十五秀才令來切脈。」公式出見之。客曰：「不必診脈，吾已得尊夫人疾狀。」留一藥方曰「烏金散」，使即飲之。邊氏家小黃犬，方生數日，背有黑綬帶文，客曰：「幸以與我，後三日復來取矣。」公式笑不答。後三日，犬忽死，汪氏病亦愈。乃詣袁秀才謝其意。袁殊大驚，坐側有畫圖，視之，乃呂洞賓象，宛然前所見者。畫本實得於張八叔家。邊姪維嶽說。

又卷一九《望仙巖》　廣西某州，隔江崖壁峭絕，有望仙巖，自來無人能至。對巖曰望仙鋪，鋪兵饒俊，老矣，唯嗜酒不檢。宣和末，有道人過之，已醉，從俊寓宿。至晚，吐穢淋漓，呼俊曰：「爾且起，以所寢牀借我。」如其言。夜過半，又呼曰：「飢甚，思一雞食，幸惠我。」俊唯有所養長鳴雞，殺而與之食。至曉辭去，書一詩授俊曰：「饒俊饒俊聽我語，仙鄉咫尺沒寒暑。與君說盡止如斯，莫戀浮生不肯去。」轉眄間，道人騰至巖上，端坐含笑。俊望之，如在雲霄，大叫曰：「先生何不帶我去？」久之不應，即踊身投江。同輩驚號曰：「饒上名落水。」相率救之。俊乍見乍沒，入波愈深，且溺矣。道人忽如飛翔，徑到波面，攜俊髻以行。傍人見祥雲涌起，即時達巖畔。後還家，與妻子別，告人云：「此呂翁也。」黃道人說，州名不眞。

又卷二〇《神霄宮商人》　古象戴確者，京師人。年十二歲時，從父兄游常州，入神霄宮，訪道士不遇。出至門，有商人語閽者：「吾欲見知宮。」時道教尊重，出入門皆有厲禁，閽者索姓名及刺謁，此人不與，紛爭良久，捽閽于地，毆之，徑入戶。諸戴恐其累己，皆捨去。此人既入，即不見，而於廚屋內遍壁上下，皆書「呂洞賓至」四字。知宮者聞之，拊膺太息曰：「神仙過我而不得見，命也。」明日，謹傳一州。後三日，戴氏諸人飯于僧寺，確起如廁，還就石槽盥手。傍一人俛首滌籌，一客相對與共語，確望客容貌，蓋神霄所見者，趨前再拜。其人驚問何故，曰：「公乃呂先生也。」具以前事告。其人笑命就甕取水一盃，自飲其半，以其半與確。確飲之，出白其父，奔至廁所訪之，無及矣。確既長，能爲費孝先軌革卦影，名曰「古象」。後居臨安三橋爲卜肆。有丐者，結束爲道人，藍縷憔悴，以淘渠取給。嘗爲倡女舍後除穢，確心竊憐之。明日，延之坐，具食謂曰：「君名爲道人，須有所奉事高眞像貌。今日日從役污渠中，所得幾何？況於入倡家，衣服手足，皆不潔清，得無反招罪咎。」道人謝：「實有之，特牽於餬口，不暇恤。」確贈以錢二百，忽笑曰：「頗相憶乎？」確愕然不省，曰：「方見君於此，不憶也。」道人曰：「五十年前，君遇呂翁於常州僧寺，時有據石滌籌者，識之乎？我是也。」確驚謝，方欲詢姓名，長揖而去，自是不復見。確自飲殘水後，至七十餘歲，

無一日病苦。趙綱立說。

又支甲卷六《遠安老兵》 峽州遠安民家篤信仙佛，嘗作呂公純陽會，道衆預者頗盛。齋供既罷，一老兵從外來，著敝青布袍，躡破麻鞋，負兩箬籠，弛擔踞坐，呼叫索食。却之不可，基家尚有餘饌，隨與之。既又求酒，畀以小尊，一吸而盡，至於再三皆然。主人駭其量，語之曰：『尚能飲乎？』曰：『固所願也，但爲君家費已多，不敢請耳。』酒至，到手即空，不遺涓滴。徐問今日所作齋會云何，告以故，客曰：『儻呂眞人自來，必不能識。』主人指壁間畫像示之，客注視微笑曰：『我却曾識他，狀貌結束，全然與此別。與我絹五尺，當爲追寫一本。』主人喜，即付之。客接絹不施粉墨，但置手中挼莎，俄而大吐，就以拭殘污。主始惡焉，度其已醉，無可柰何。旁觀者至唾罵引去。良久，納絹于空瓶，笑揖而出。一童探瓶中取視，則仙像已成，衣履穿束，宛與向客無小異。其家方悟眞人下臨，悔恨不遇，標飾置淨室謹事之。時淳熙七年，筠州新昌人鄒兼善爲邑主簿，傳其事。


清・石園主人《繪圖歷代神仙傳》

又丙志卷八《頂山回客》 平江常熟縣僧慈悅，結庵於縣北頂山絕巘白龍廟之傍，凡三十餘年。以至誠事龍，得其歡心，有禱必應，邑人甚重之。紹興三十二年，年七十八矣，忽得蠱病，水浮膚革間，累月不瘳，朝夕呻吟，殆無生意，棺衾皆治辦，待盡而已。一客不知從何來，戴碧紗方頂巾，著白苧袍，眉宇軒昂，與常人異。自山下至龍祠禮謁，因歷僧舍，見慈悅病，問之曰：『病幾何時矣？此乃水腫，吾有藥能療。』悅欣然請其術。命解衣正卧，以爪甲畫其腹幷臍下，應手水流，溢於榻下，宿腫即消。又探藥一餅，如彈丸大，色正黑，戒曰：『宜取商陸根與菉豆同水十椀，煮至沸，去其滓，任意飲之，藥盡則病愈矣。兼師壽可至八十五歲。』悅愧謝數四，且詢其姓氏鄉里，曰：『我回客也，臨安人。』又曰：『和尚，如今世上人，識假不識眞。』語訖，揖而去。悅如言飲藥，味殊甘美，越兩日乃盡，疾如失去，亦不復知客爲何人。後兩月，別一客言，來從都下，因觀補陀山觀音至此。出一卷畫贈悅曰：『此我所爲者。』即去。既而展視之，乃畫薜荔纏結，中覆呂眞人象，始知所謂回客者，此云。縣主簿趙彥清爲作記。

又丁志卷一八《張珍奴》 張珍奴者，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吳興官妓，而未審也。雖落風塵中，而性頗淡素，每夕盥濯，更衣燒香，扣天祈脫去甚切。某士人過其家，珍出迎，見其風神秀異，敬待之，置酒盡歡而去。明日又至，凡往來幾月，然終不及亂。珍訝而問曰：『荷君見顧，不爲不久，獨不肯少留一昔，以盡相□□歡，豈非以下妾猥陋，不足以娛侍君子耶？』□曰：『不然。人情相得不在是，所貴心相知爾。』他日酒半，客詢珍曰：『汝居常更何所爲？』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每夕告天，祈竟此債爾。』客曰：『然則何不學道？』曰：『迫於口體之奉，何暇爲此？且何從得師乎？』客曰：『吾爲汝師何如？』曰：『果爾，則幸也。』起，更衣炷香，拜之爲師。既去，數日不至。珍方獨處，漫自書云：『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個，及至如今悶損我。』援毫之際，客忽來，見所書，笑曰：『何爲者？』珍不答而匿之。客曰：『示我何害？』示之，即續其後云：『別無巧妙，與你方兒一箇：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門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大喜，再三致謝，自是豁然若有悟。亦密有所傳授，第不以告人，然未知其爲何人也。累月告去，珍開宴餞之，臨歧，出文字一封曰：『我去後開閱之。』及啓緘，乃小詞一首，皆言修煉之事，云：『坎離乾兌分子午，但認取自家宗祖。原注：此下失一句。煉甲庚更降龍虎。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澆灌黃芽出土。有人若問是誰傳？但說道先生姓呂。』始悟其洞賓也。遂齋戒謝賓客，繪其象，嚴奉事，脩其說。行之踰年，尸解而去。

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六《呂洞賓多遊人間》 呂洞賓先生多遊人間。丁晉公通判饒州日，洞賓往見之，語公曰：『君狀貌頗似李德裕，他日富貴皆如之。』公咸平初，與楊文公言其事，今已執政。

張洎家居，忽外有一隱士通謁，乃洞賓名姓。洎倒屣迎見之。洞賓自言呂渭之後，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洞賓系出海州房，所任官，唐史不載。索筆，八分書七言四韻留與洎，頗言將佐鼎席之意。末

句云：『成功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爲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讖也。

滕宗諒守巴陵，回道士上謁滕，口占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留何處，秋空一劍橫。』回大笑而去。

呂有詩在人間，極多。『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又：『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鍋內煮山川。』並見《楊公談苑》。又：『賣墨年年到鼎州，無端知府問踪由。家居北斗魁星下，劍挂南窗月角頭。』

《東坡詩話》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士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自稱回道人。出門，至石橋上，先度橋，數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呂洞賓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此東坡倅錢塘之日，今在石村沈家，畫壁猶存，所畫之像，藤蔓交蔽其體，惟面貌獨出，余往來苕、霅，屢見之。

其他如磨鐵鏡，舞畫鶴，設僧供於長沙，隱姓名於幽谷，其異跡固多有之。

惟渡江以來，近在辛卯歲，嘗游毗陵，繫青結巾，黃道服，皁縧草履，手持樓笠，自題曰知命先生，自呼於市。荆門守胡公儆聞其聲，頗異，延之問命。先生曰：『公有壽，且得見次，不在清明前五日，即在清明後七日。』至期，忽得報，云：『第二政已改受他郡。』七日後，又得報云：『見政有召命。』胡始知其爲異人。乃悟『知命』字皆從口，必是呂洞賓無疑，深恨不款延之。日夜追想其狀貌，欲使畫工圖之，不可得。及至荆門半載，忽一日，公廳肅客，有急足聲喏云：『某知州府有書信，今且往某州下書，回途却請回書。』客退開書，通寒暄外無他語。有一軸信，開視乃是南京石本呂公畫像，與在毗陵日所見衣巾狀貌無少異，公益歎慕。



明・洪應明《月旦堂仙佛奇踪合刻》

胡後守滁州，爲刻石以誌其事。余乙亥歲爲滁教，距辛卯歲五十餘年矣。以此知先生未嘗不遊人間，但世人少有仙風道骨，遇之者鮮矣。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一《呂仙劍袋》 賈平章母兩國夫人設雲水道人閒齋，忽有羣道人扶一孕婦將產而來。齋未罷，產嬰兒在地，羣道人即扶女子而去，只留嬰兒在地。扶起嬰兒，乃一劍袋也。始知呂公弄精魂以戲凡俗云。

又《呂仙賦詞》 鳳停橋，在安成之北三十里。一日，呂仙坐其上，守橋道人煎佳茗供之。仙索紙筆書一詞云：『落日數聲啼鳥，香風滿路吹花。道人邀我煮新茶，盪滌胸中瀟洒。世事不堪回首，夢魂猶繞天涯，鳳停橋畔即吾家。管甚月明今夜。』字畫飛舞，今不知所在。

又《鐵拐託夢》 張居士，宋朝都吏也，諱道純。妻馬氏，俱出家，創輔眞道院於湖州市。好道甚堅，住修文坊扇子巷，開輔眞道院藥局，至元庚辰，常齋僧道。一日，先散俵子一百個，至日憑此赴齋。臨期，收俵子只九十九個，不見一個。居士付之不問，徑支齋九十九分，此心終不滿。次夜，夢一道人來告，曰：『俵子在我拐上。』覺而細思，其日並無策拐者，想是道院鐵拐先生，亟於井亭下覓舟往道院。扣門觀之，果見拐上有俵子，題得四句云：『特來赴齋，見我不采。空腹且歸，俵縛我拐。』因知仙亦赴凡齋矣。

又《月影仙跡》 安成盧溪王庭珪，字民瞻，太學生登第。嘗以詩送胡澹庵貶新州。檜見而怒，例遭貶。檜死，召還朝，除敷文閣學士，致仕，歸遯丘園，遊息于夢草庵。莫春茶蘼盛開，天將曙，殘月照人，偶有衣白衣人來，與洗菜僕曰：『請與敷文說，呂洞賓來相見。』僕曰：『尚早。』及僕入語，王攬衣急出，但見月影，一人在地，遂扣而拜之，不復可見。後改庵前門帖云：『月影印仙迹，花香供筆靈。』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〇《莊嶽委談》上 今世繪八仙爲圖，不知起自何代，蓋由杜陵有《飲中八仙歌》，世俗不解何物語，遂以道家者流當之。要之起自元世，王重陽教盛行，以鍾離爲正陽、洞賓爲純陽、何仙姑爲純陽弟子，夤緣附會，以成此目。嘗觀前代畫史，若七賢過關、四皓弈棋等圖，淺誕不根者甚衆，獨無聞此，可知也。考其出處，亦各有所本，張果在諸人最先進，明皇時顯迹甚著，葉法善以爲混沌初分白

蝙蝠精；鍾離權、呂巖俱唐中晚人，鍾有二絕、呂有一律見唐諸選中；藍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見沈汾《續神仙傳》，以常衣藍袍，故名；韓湘，文公之侄，昌黎實贈以詩，賈島亦有詩寄湘，皆不言其道術，獨《酉陽雜俎》記文公吏侍日，偶江淮一族子訪之，自云善幻，文公令試其技，頃刻開異花，有『雲橫秦嶺』一聯，乃錄文公舊作，非預兆，且非湘也；何仙姑見純陽文，宋人雜說以爲不飲食無漏；而徐神翁，宣和間海陵人，見三仙傳頗詳。其餘姓字間有相同，然不可深考，總之不足深辯。近閱元人慶壽詞有鍾、呂、張、韓等八人，信知起自元世也。

元詞有曹國舅，考諸仙傳曹姓無外戚，而諸史曹姓外戚無得仙者。據俗傳爲宋人，檢《宋史》惟曹佾爲后弟，見重於時，年七十卒，初不云得仙。詞又有跛者李孔目，蓋即圖中跛足拄杖者，尤荒唐，然必合此乃得八人之數，考諸傳記，惟《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與詞語殊不相蒙，未審元人何據？大都委巷之談耳。劉跛子事出《冷齋夜話》，雖詭異，然不曰仙，《仙鑑》何以引之？韓湘說尤不一，并鍾離亦無定論，詳下條。

案，《通志》有《八仙圖》，又有《八仙傳》一卷，注唐江積撰，則此目唐時已似有之。然徐神翁宋世甚明，則唐時或他有其人，如所謂五眞之屬。且《太平廣記》收神仙類事迹殆盡，而鍾、呂顯著若斯，絕不見采，并唐諸小說亦罕談及，則唐人所謂八仙傳者決非鍾、呂之儔明矣。

《鍾呂傳道記》，稱唐施肩吾撰。案，肩吾晚唐詩人，素不聞其有道術，而宋初編《太平御覽》蒐唐以前小說殆遍，獨無所謂《鍾呂傳道記》者，蓋必宋世方士譌撰，託名唐人耳。且呂一律見於《鼓吹》，鍾二絕見於延之昌父所收，而唐人所自選集皆無之，恐俱不足憑也。

《宣和書譜》云：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自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答語及詩成集。狀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峨冠紺衣，或虬髯蓬鬢，不冠巾而頂雙髻，文身跣足，頎然而立，睥睨物表，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散人。嘗草其爲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錄詩四章贈王定國，多論精勤志學、長生金丹之事，寧寧可讀，終自論其書，謂學龍蛇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藏草書，一觀此則鍾離之像虬髯蓬鬢、雙髻跣足者，與今所傳正同，蓋宋時羽士假託鍾離權以誑王定國輩，其詩實唐鍾離權所作，而假託者不詳其世，以爲即漢鍾離昧，故自稱生於漢，後世因以漢鍾離目之，蓋其來非一日矣。定國爲其所欺可耳，而蔡元長輩於唐詩亦漫不考，何耶？宋人《淳化帖》、《博古圖》二書每供識者談噱，然《宣和書、畫譜》誤處亦不在二書下，楊用修嘗敘《宣和譜》而論鍾離，乃以杜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之句，世人遂贋作此名，大可笑也。

《仙傳拾遺》云：吏部侍郎韓愈甥，忘其名姓，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杳絕音信。元和中忽還長安，吏部與語，甚奇之，問其伎能，云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遂於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又四面合有一朵五色者。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忽見是甥迎馬首，扶鐙接轡，意甚殷勤。至翌日雪霽，抵鄧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峰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即洪崖先生也，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與詩訖，揮涕而別，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朵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卓見先知，何以至斯？據此傳，則開頃刻花者又韓之甥，然文公詩題甚明，蓋江淮族子之說當得其實，記者或因此詩而譌爲韓湘，又或因江淮而譌爲外甥耳。文公貶潮州，歷歲始歸，何得次歲仍覩長安牡丹？故《雜俎》之說近之。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闊各三尺，銀色。』莫不傾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己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六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右見《劉貢父詩話》。據呂純陽語則何仙姑當爲唐末人，據此說則當是宋初人也。安道以強記絕一代，其博識僅見此！然《舊唐書》巢兄弟八人，揆爲巢弟，則巢非最小明矣。道人固不足憑，安道亦未爲得，貢父該洽冠宋，又從筆之，甚矣！綜核之難言也。《夢蕉詩話》云：廣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傳爲邑民何泰

之女，生唐開耀間，常欲絕俗去遊羅浮，父母怪之，將婚夕，忽不知其所之，惟研屏間遺題云：『麻姑怪我戀塵囂，一隔仙凡道路遙。去去滄洲弄明月，倒騎黃鶴聽鸞簫。』據此則何又當爲唐人，然他無可據，恐好事者爲之。《齊東野語》亦載何及謝仙事，當在慶曆間，豈何顯於宋世自稱唐人耶？

明・馮夢龍《情史》卷一九《張果老》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韋恕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里中媒媼，令訪良婿。張老聞之，喜而候媒於韋門。媼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媼曰：『聞韋氏女將適人，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爲求之，事成厚謝。』媼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叟固曰：『強爲吾一言，言不從，卽吾命也。』媼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大怒，曰：『媼以我貧，輕我乃如是！』媼曰：『誠非所宜言，爲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曰：『爲我報之，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媼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於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爲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

張老既娶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鑊地，鬻蔬不輟。其妻供執爨濯，了無怍色。親戚惡之，責恕曰：『君家誠貧，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恕置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卽去者，恐有留念。今旣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旦且歸耳！』天將曙，來別韋氏：『他歲相思，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絕無消息。

後數年，恕念其女，令其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道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甚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茂，烟雲鮮媚，鸞鶴孔雀，迴翔其間。崑崙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吏引入廳中。鋪陳之華，目所未睹。異香氤氳，遍滿崖谷，忽聞珮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絕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依狀偉然。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世人勞苦，若在火中，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姝略梳頭，卽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曰：『娘子梳畢。』遂引入，見妹於堂前。其堂沉香爲梁，玳瑁帖門，碧玉窗、珍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略敘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韋於內廳。

明日方曙，張老與韋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弟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卽歸，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餘從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沒，猶隱隱聞音樂之聲。韋君在莊，小青衣供奉甚謹。迨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於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別耳！』及時，妹復出別兄，殷勤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並與一故蒂帽，曰：『若無錢，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爲信。』遂別。復令崑崙奴送出，却到天壇，崑崙奴拜別去。

韋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或仙或妖，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既而困極，其家強逼之。曰：『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卽實有，蒂帽是乎？』韋曰：『叟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時無皂綫，以紅綫縫之。可驗。』因取看，果是。遂得錢而歸。乃信眞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間行北邸前，忽見張家崑崙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娘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餅金十斤以奉，曰：『娘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會飲於此酒家，大郎且坐，當入報。』義方坐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崑崙。取金視之，乃眞金也。

驚嘆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

明・談遷《棗林雜俎》義集《呂仙自序》　萬曆初，葛守禮、殷士儋、楊博、王家屏諸大老，會燕邸齋素求呂仙。箕書：『本唐之宗人，名瓊，字伯玉，配金氏，生子四。甘美豐充，年五十登第，授縣。不意有日月當空之禍，凡我同宗，觸之者滅。予甚恐，棄四子，携妻山下築於洞，僅兩口，故氏呂，名岩，字洞賓。後妻亡，號純陽子。』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六　萬曆丙申、丁酉間，有一道人坐南京朝天宮門前，丰儀甚偉，聚觀者衆。城北一少年，隨衆觀之，道人召謂曰：『汝邪氣滿面，不治且死，試以語我。』少年懼，因告之曰：『數月來，有一美女夕至，莫知所從來。』道人曰：『是不難。』從衣上取布縷數條，結成圈與之，曰：『今日來，以繫其指，勿令先覺也。』復授藥一丸，曰：『以愈子病。』少年歸，如所戒，甫繫而結即糾緊入骨，婦狂呼痛楚，不可堪忍，跳擲床上，每擲，則身漸縮，纔寸許，躍出戶外，至簷上而沒。父母升屋索之，從承霤中得一木女子，滿身苔痕，取焚之。服所與藥，病遂愈。父母感激，命子治齋延之，至宮前，不復見。一日遇之於市，邀與歸，道人不可，袖出一緘，并藥兩丸，曰：『歸與爾父母，如我至也。』子持歸展示，則呂祖像一幅，而丰儀儼然道人也。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四《何仙姑井》　井在增城會仙觀，其深不測，水比他水重四兩，味清甘，人多汲之。何仙姑去時，脫履其上，故井上有亭曰『存仙』。吾疑井脈通羅浮，仙姑當時從井中潛出，見於羅浮麻姑之峰，令人取其遺履井上。蓋以水府爲解也。浮丘爲朱明門戶，有珊瑚井。井者朱明門戶地，地道四通，以一竅爲往來之所自，此井如之。人見以爲井，不知其爲洞天也。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六《吳門畫工》　吳門畫工某，忘其名。喜繪呂祖，每想像而神會之，希幸一遇。虔結在念，靡刻不存。一日，值羣丐飲郊郭間，內一人敝衣露肘，而神采軒豁。心忽動，疑爲呂祖。諦視覺愈確，遂捉其臂曰：『君呂祖也。』丐者大笑。某堅執爲是，伏拜不起。丐者曰：『我卽呂祖，汝將奈何？』某叩頭，但祈指教。丐者曰：『汝能相識，可謂有緣。然此處非語所，夜間當相見也。』再欲遮問，轉盼已杳。駭嘆而歸。至夜，果夢呂祖來，曰：『念子志慮崇誠，特來一見。但汝骨氣貪吝，不能爲仙。我使子見一人可也。』卽向空一招，遂有一麗人躡空而下，服飾如貴嬪，容光袍儀，煥映一室。呂祖曰：『此乃董娘娘，子審誌之。』既而又問：『記得否？』答：『已記之。』又曰：『勿忘卻。』俄而麗者去，呂祖亦去。醒而異之，卽夢中所見，肖而藏之，終亦不解所謂。後數年，偶游於都。會董妃薨，上念其賢，將爲肖像。諸工羣集，口授心擬，終不能似。某忽觸念夢中人，得無是耶？以圖呈進。宮中傳覽，皆謂神肖。由是授官中書，辭不受；賜萬金。於是名大譟。貴戚家爭遺重幣，乞爲先人傳影。但懸空摹寫，罔不曲似。浹辰之間，累數巨萬。萊蕪朱拱奎曾見其人。

清・褚人穫《堅瓠五集》卷一《呂翁夢》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黃粱店。李長沙詩云：『舉世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粱。憑君莫向癡人說，說與癡人夢轉長。』端溪王崇慶詩云：『曾聞世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眞。一笑乾坤終有歇，呂翁亦是夢中人。』家蒼書叔亦有詩云：『白石清池仙觀重，當年化度見遺踪。巾瓢散作雲霞氣，雞犬曾爲富貴容。磁枕暫休行客倦，黃粱未許宦情濃。人間大夢知多少，誰爲浮生薄鼎鍾。』又題盧生石像云：『夢裏公侯醒後仙，盧生樂事獨千年。從來公案誰翻卻，到此雄心自惘然。一片香臺留悟石，幾家茅店起炊煙。風塵依舊邯鄲道，那有雲房更作緣。』毗陵呂相國宮和蒼叔詩，有『撫石睡酣呼不起，停車炊熟夢無從』之句。惜全首不能記憶。

又《堅瓠續集》卷二《仙白蝠》　葉法善謂張果老爲上古蝙蝠之精。《仙家紀源》云：千載蝙蝠，血肉皆白。得而食之，形神不滅。唐李泌從肅宗之蜀，於梓潼境獲一白蝠，大如蒼鷹。蒸食之，遂能辟穀。後泌竟以此仙去。又曰蝙蝠千年能變化。不爲鬼神制縛。昔有爲蝙蝠說者，曰：『鳳凰生日，羣鳥悉賀，惟蝠不至。』鳳訊之，蝠曰：『我有足能走，獸也，不爲羽族壽。』麒麟生日，羣獸皆賀，蝠亦不至。麟訊之，蝠曰：『我有翼能飛，禽也，不爲毛虫壽。』洎麟鳳會，間言及蝙蝠，相與歎曰：『世上那有這等躲避奸滑的禽獸。』此雖善謔，亦足警矣。

又《堅瓠廣集》卷四《鍾離漢壽》　鍾離雲房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世人誤以漢字屬下，作漢鍾離，而遺其名矣。關公在曹時，操表封公爲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在犍爲，卽今敘州府也。世又誤以漢爲國號，

止稱壽亭侯。同一漢字，屬上屬下，皆成誤謬。

又《堅瓠秘集》卷二《鐵拐》　《仙踪》：鐵拐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眞巖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李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倘游魂七日而不返，若方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病迅歸，六日化之。李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尸而起，故其形跛惡耳。

清・丁柔克《柳弧》卷四《白鹿洞》　江西南康府白鹿洞，勝景也，嘗有仙跡。洞中有紫霞眞人編蒲書碑，字形飛舞，詩句清蒼，俗傳眞人爲李鐵拐也。按李仙美姿容，得道時下山，戒其徒曰：『余去七日不返，乃焚我遺蛻。』徒應之。至四日，徒因家中有事，迺焚之。六日，李仙歸，屍已被燬。繞山倉皇，忽山下有斃丐，跛一足，鬚髮蓬蓬，腰葫蘆及杖。仙無已，遂奪其舍復生，故世間繪形如此，其實何至於此也。詩曰：『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窺人世煙雲從。我欲攬秀色，一一青芙蓉。舉手石扇開半掩，綠鬢玉女如相逢。風雪隱隱萬壑瀉，憑厓倚樓聞清鐘。洞門之外百丈松，千株盡化爲蒼龍。駕蒼龍，騎白鹿，泉堪飲，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黃庭石上讀。』

女仙

漢・劉向《列仙傳》卷下《女凡》　女凡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仙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爲質。凡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凡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仙人數歲復來過，笑謂凡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棄家追仙人去。莫知所之云。玄素有要，近取諸身。彭聃得之，五卷以陳。女凡蘊妙，仙客來臻。傾書開引，雙飛絕塵。

晉・干寶《搜神記》卷五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慚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晉・王嘉《拾遺記》卷四　［燕昭王］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瓊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來側，時香風欻起，二人徘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飄。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曰旋懷，言其支體纏曼，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燻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千莖穗。穗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穫，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穗』。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爲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故玄天之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云遊於漢江，或伊洛之濱。

晉・陶潛《搜神後記・竺曇遂》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落沙門。身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卒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曰：

『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其生時。臨去，云：『久不聞唄聲，甚思之。』其伴慧觀，便爲作唄。訖，猶唱贊。語云：『歧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悲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爲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爲君作婦。』端以爲妖，呵責遣之。女嘆息升雲而去。

唐・谷神子《博異志》佚文《楊真伯》　弘農楊眞伯，幼有文，性耽翫書史，以至忘寢食，父母不能禁止，時或奪其脂燭，匿其詩書，眞伯頗以爲患，遂逃過洪、饒間，於精舍空院，肄習半年餘。中秋夜，習讀次，可二更已來，忽有人扣學窗牖間，眞伯淫於典籍不知也。俄然有人啟扉而入，乃一雙鬟青衣。言曰：『女郎久棲幽隱，服氣茹芝，多往來洞庭雲水間，知君子近至此，又骨氣清淨，志操堅白，願盡款曲。』眞伯殊不應，青衣自反。三更後，聞戶外珩璜環珮之聲，異香芳馥，俄而青衣報女郎且至。年可二八，冠碧雲鳳翼冠，衣紫雲霞日月衣，精光射人，逡巡就坐。眞伯殊不顧問一言，久之，於眞伯案取硯，青衣薦牋，女郎書札數行，憮然而去。眞伯因起，乃視其所留詩曰：『君子竟執逆，無由達誠素。明月海上山，秋風獨歸去。』其後亦不知女郎是何人也，豈非洞庭諸仙乎？觀其詩思，豈人間之言歟！

唐・薛用弱《集異記》補編《玉女》　唐開元中，華山雲臺觀，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偏身潰爛臭穢。觀中人懼其污染，即共送于山澗幽僻之處。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過前，遙擲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謂之曰：『勉食此，不久當愈。』玉女即茹之，自是疾漸痊，不旬日復舊。初忘飲食，惟恣游覽。但意中飄飄，不喜人間，及觀之前後左右亦不願過。此觀中人謂其消散久矣，亦無復有訪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實而已。後於巖下，忽逢前道士謂曰：『汝疾既瘥，不用更在人間。雲臺觀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當自有益。』玉女即依其教，自後筋骸輕健，翱翔自若，雖屢爲觀中人逢見，亦不知爲玉女耳。如此數十年，髮長六七尺，體生綠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之人過之，則叩頭遙禮而已。大曆中，有書生班行達者，性氣粗疎，誹毀釋道，爲學於觀西序。而玉女日日往來石池，因以爲常。行達伺候窺覘，又熟見投石採芝，時節有准。於一日稍先至池上，及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達乃搴取。玉女遠在山巖，或棲樹杪，既任採去，則呼歎而還。明日，行達復如此。積旬之外，玉女稍稍與行達爭先，步武相接，欻然遽捉其髮，而玉女騰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膚體，仍加逼迫。玉女號呼求救，誓死不從，而氣力困憊，終爲行達所辱。扃之一室，翌日行達就觀，乃見皤然一媼，厄瘵異常，起止殊艱，視聽甚昧。行達驚異，遽召觀中人，細話其事。即共伺問玉女，玉女備述始終。觀中人固有聞知其故者，計其年蓋百有餘矣。衆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而歿。

唐・李復言《續玄怪録》卷一《楊敬真》　楊敬眞，虢州閿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家貧力田，楊氏奉箕帚，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洒掃靜室，閉門閑坐，雖鄰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掃洒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牀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歎之次，鄰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闔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蹤迹。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之聲，異香之芳從東來，復下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髣髴若有人聲。遽走告縣令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在牀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彩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于房中。

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使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於是綵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於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荆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于此。傍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眞仙。今當定名，宜有眞字。」於是馬曰信眞，徐曰湛眞，郭曰脩眞，夏曰守眞。其時五雲參差，偏覆崖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翛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眞詩曰：「幾劫澄煩慮，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湛眞詩曰：「綽約離塵界，從雲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遙程。」脩眞詩曰：「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眞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敬眞亦繼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鍠，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眞曰：「大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眞，喜曰：「來何晚耶？」飲以玉杯，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華院。四人者出，敬眞獨前曰：「王清父年高，無人侍養，請迴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得樂而忘王父也。唯仙伯哀之。」仙伯曰：「敬眞，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其會，無自墜其道。」因敕四眞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邯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閑卽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卽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邯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尚書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昇其階，惟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才及階而已，亦不得昇。廉使以聞，上召見，舍於內殿，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杯，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三《支諾皐》下　興元城固縣有韋氏女，兩歲能語，自然識字，好讀佛經。至五歲，一縣所有經悉讀遍。至八歲，忽清晨薰衣靚粧，默存牖下，父母訝移時不出，視之，已蛻衣而失，竟不知何之。荆州處士許卑得於韋氏鄰人張弘郢。

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下　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能於一尺綃上繡《法華經》七卷，字如粟米，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綵，於掌中結爲傘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奉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敷之，則糺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因令止於宮中。每日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慧，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住宮中，度以黃冠，賜號逍遙。及後成仙，香氣滿室，帝子將葬，舉棺覺輕，卽撤其蓋，惟有偶履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上　王積薪棋術功成，自謂天下無敵。將遊京師，宿于逆旅，旣滅燭，聞主人媼隔壁呼其婦曰：『良宵難遣，可棋一局乎？』婦曰：『諾。』媼曰：『第幾道下子矣！』婦曰：『第幾道下子矣！』各言數十。媼曰：『爾敗矣！』婦曰：『伏局。』積薪暗記。明日覆其勢，意思皆所不及也。

唐・康駢《劇談録》卷下《玉蘂院真人降》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其花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乘馬，戔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旣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煇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蘂院眞人降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心禱玉宸，魂消眼冷未逢眞。不知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

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覩蘂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鬢。』元相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藥瓊絲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白醉吟詩云：『嬴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三《張建章泛海遇仙》 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爲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曾齎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大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之，至一大島，見樓臺鬱然，中有女仙處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告退，女仙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忽患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迴至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於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其篤學也如此。薊門之人，皆能說之。於時亦聞於朝廷。葆光子曾遇薊門軍校姓孫，忘其名。細話張大夫遇水仙，蒙遺鮫綃，自齎而進，好事者爲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其言國璽外唯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進鮫綃，篋而貯之，軸之如帛。以紅線三道劄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邇來變更，莫如何在。

《太平廣記》卷五六引《集仙録・西王母》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廸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眞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神玄奧，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閬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沓映，羽摻蔭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州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目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眞形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眞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晏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訣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有授度。咸所關預也。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楡罔於阪泉。天下大定，都于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舜卽位，又授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眞，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軌，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浮白水。凌黑波。顧盼倏忽。詣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寶曜七晨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瑞二景纏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溉月咀日入天門，名曰玄眞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周穆王時，命八駿與七華之士，使造父爲御，西登崑崙，而賓於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事具《周穆王傳》。至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於漢宮，語在漢武帝傳

內。此不復載焉。

又《雲華夫人》　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眞王夫人之妹也，名瑤姬。受徊風混合萬景鍊神飛化之道，嘗東海遊還。過江上，有巫山焉，峯巖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山下。大風卒至，崖振谷隕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卽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斲石疏波，決塞導阨，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禹嘗詣之崇巖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油然而止，聚爲夕雨。或化遊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禹疑其狡獪怪誕，非眞仙也。問諸童律，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眞人仙人也。其有稟氣成眞，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仙眞之主宰，造化之元光。雲華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師三元道君，受上淸寶經。受書於紫淸闕下，爲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眞之士，理在玉英之臺，隱見變化，蓋其常也。亦由凝氣成眞，與道合體，非寓胎稟化之形，是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之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爲人，在物爲物，豈止於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禹然之，後往詣焉，忽見雲樓玉臺，瑤宮瓊闕森然，旣靈官侍衛，不可名識。獅子抱關，天馬啓塗，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使坐而言曰：『夫聖匠肇興，剖大混之一樸，發爲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苞，散爲無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成歲紀。兌離以正方位，山川以分陰陽。城廓以聚民，器械以衛衆，輿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凶歉。凡此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眞，以養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震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淸氣浮乎上，而濁衆散于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叙，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皆稟之於道，懸之于天，而聖人爲紀也。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非。道無物不可存也，非修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復謂歸於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混黃。人參道德。去此之外，非道也哉。長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於物矣，勤逮於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聞至道之要也。吾昔於紫淸之闕受書，寶而勤之。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眞內經，天眞所寶，封之金臺，佩入太微，則雲輪上往，神武抱關，振衣瑤房，邀宴希林。左招仙公，右棲白山，而下眄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騁龍。遊此名山，則眞人詣房。萬人奉衛，山精伺迎，動有八景玉輪，靜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佩金璫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飇輪，渡飛砂而無雲軒，陟阨塗而無所轡，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絕，水則懼於漂淪，將欲以導百谷而濬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亦將授以靈寶眞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斷鹹千邪，檢馭群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也。吾所授寶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顚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相傾也。』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淸寶文以授。禹拜受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導波決川，以成其功，奠五岳，別九州，而天錫玄珪。以爲紫庭眞人。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王不能訪道要以求長生，築臺於高唐之館，作陽臺之宮以祀之。宋玉作《神仙賦》以寓情，荒淫穢蕪，高眞上仙，豈可誣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謂之大仙，隔岸有神女之石，卽所化也。復有石天尊神女壇，側有竹。垂之若簪，有稿葉飛物着壇上者，竹則因風掃之，終瑩潔不爲所污，楚人世祀焉。

又引《漢武內傳・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玄古已來得道，總統眞籍，亞於龜臺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相聞，已爲賓侶焉。漢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禱醮名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日夜，二唱之後，西王母降於漢宮。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呼帝令坐，食以天廚，筵宴粗悉，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慇懃。王母復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夫人同宴於漢宮。【略】其後漢宣帝地節四年乙卯，咸陽茅盈字叔申，受黃金九錫之命，爲東岳上卿司命眞君太元眞人。是時五帝君授冊旣畢，各昇天而去。茅君之師乃總眞王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於句曲之山金壇之陵華陽天宮，以宴茅君焉。時茅君中君名固，字季偉。小君名衷，字思和。王母王君授以靈訣，亦受錫命紫素之冊，固爲定

錄君，衷爲保命君，亦侍貞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統領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丹景道精經》、《隱地八術經》、《太極緣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之笈，出《玉佩金瑞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司命君。各授書畢。王母與夫人告去，千乘萬騎，昇還太空矣。

又卷五七引《眞誥・萼綠華》 萼綠華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學，卽晉簡文黃門郎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耽玄味眞。綠華云：『我本姓楊。』又云是九嶷山中得道羅郁也。宿命時，曾爲其師母毒殺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過。贈權詩一篇，並火澣布手巾一，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愼無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則彼此獲罪。』因曰：『修道之士，視錦繡如弊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人行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景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

又卷五九引《集仙録・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遠皆見。玉女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匹焉。

又引《女仙傳・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於常山，食蓬藁根二百餘年，顏如二十許，能致紫草，鬻與染工，得錢以與貧病者。往來城市，世世見之。遠近之人，奉事者千餘家，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見其影。或云『昌容能鍊形者也』。忽冲天而去。

又《園客妻》 園客妻，神女也。園客者，濟陰人也，美姿貌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出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蠶壯，得繭百三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繰六七日乃盡。繰訖，此女與園客俱去。濟陰今有華蠶祠焉。

又《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況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卽失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卽開。指山山摧，指樹樹折，更指之，卽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卽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噓之卽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爲車馬，無所不爲。行三十六術甚効。起死迴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又《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二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家，卽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

又《酒母》 酒母，闕下酒婦。遇師呼于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年五十餘，云已數百歲，酒婦異之。每加禮敬，忽來謂婦曰：『急裝束，與汝共應中陵王去。』是夜果有異人來，持二茅狗，一與于老，一與酒婦。俱令騎之，乃龍也。相隨上華陰山上，常大呼云：『于老酒母在此。』

又《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爲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耶？』卽致兩匹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黃白之術，煉時卽不成，妻乃出

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得。云：『偉骨相不應得。』逼之不已，妻遂蹙然而死，尸解而去。

又《女几》　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作酒常美。仙人過其家飲酒，即以素書五卷質酒錢。几開視之，乃仙方養性長生之術也。几私寫其要訣。依而修之。三年，顏色更少，如二十許人。數歲，質酒仙人復來，笑謂之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女几隨仙人去，居山歷年，人常見之。其後不知所適，今所居即女几山也。

又卷六〇引《女仙傳・玄俗妻》　河間王女者，玄俗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住河間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唯餌巴豆雲母，亦賣之於都市，七丸一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問其藥意，答言王之所以病，乃六世餘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嘗放乳鹿，即麟母也。仁心感天，固當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嘗見父母說，玄俗日中無影。』王召而視之果驗。王女幼絕葷血，清淨好道。王以此女妻之。居數年，與女俱入常山，時有見者。

又《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詣，杜恚之愈甚。訟之官，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着履一雙在窗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立効，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飛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爲姦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即復病也。

又引《墉城集仙録・陽都女》　陽都女，陽都市酒家女也。生有異相，眉連，耳細長。衆以爲異，疑其天人也。時有黑山仙人犢子者，鄴人也，常居黑山，採松子茯苓餌之，已數百年。莫知其姓名。常乘犢，時人號爲犢子。時壯時老，時醜時美。來往陽都，酒家女悦之，遂相奉侍。一旦女隨犢子出取桃，一宿而返，得桃甚多。連葉甘美，異於常桃。邑人俟其去時，既出門。二人共牽犢耳而走，其速如飛，人不能追。如是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夫婦俱去，後有見在潘山之下，冬賣桃棗焉。

又引《莫州圖經・郝姑》　郝姑祠在莫州莫縣西北四十五里。俗傳云，郝姑字女君，本太原人，後居此邑。魏青龍年中，與隣女十人，於漚洩洩水邊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至女君前云：『東海公娶女君爲婦。』言訖，敷茵褥於水上，行坐往來，有若陸地。其青衣童子便在侍側，沿流而下。隣女走告之，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遙語云：『幸得爲水仙，願勿憂怖。』仍言每至四月，送刀魚爲信。自古至今，每年四月內，多有刀魚上來，鄉人每到四月祈禱。州縣長吏若謁此祠，先拜然後得入。於祠前忽生青白石一所，縱橫可三尺餘，高二尺餘。有舊題云『此是姑夫上馬石』。至今存焉。

又卷六一引《集仙録・龐女》　龐女者，幼而不食，常慕清虛。每云：『我當昇天，不願住世。』父母以爲戲言耳。因行經東武山下，忽見神仙飛空而來，自南向北，將逾千里。女即端立，不敢前進。仙人亦至山頂不散，即便化出金城玉樓，璚宮珠殿，彌滿山頂。有一人自山而下，身光五色，來至女前，召女升宮闕之內。衆仙羅列，儀仗肅然。謂曰：『汝有骨籙，當爲上眞。太上命我授汝以靈寶赤書五篇眞文，按而行之，飛昇有期矣。昔阿丘曾皇妃，皆奉行於此，證位高眞。可不勤耶？』既受眞文，群仙亦隱。十年之後，白日昇天。其所遇天眞處東武山者，即今庚除化也。其後道士張方亦居此山，於石室中棲止。常有赤虎來往室外，方不爲懼。亦得道昇天。

又《褒女》　褒女者，漢中人也，褒君之後，因以爲姓，居漢沔二水之間。幼而好道，冲靜無營。既笄，浣紗於濄水上。雲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責之，憂患而疾。臨終謂其母曰：『死後見葬，願以牛車載送西山之上。』言訖而終。父母置之車中，未及駕牛，其車自行，踰沔漢二水，橫流而渡，直上濄口平元山頂。平元即濄口化也。家人追之，但見五雲如蓋，天樂駭空，幢節導從，見女昇天而去。及視車中，空棺而已。邑人立祠祭之，水旱祈禱俱驗。今濄口山頂有雙轍跡猶存，其後陳世安亦於此山得道，白日昇天。

又卷六二引《集仙録・魯妙典》　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潔，不食葷飲酒。十餘歲，即謂其母曰：『旦夕聞食物臭濁，往往鼻腦疼痛，願求不食。』舉家憐之。復知服氣餌藥之法。居十年，常悒悒不樂。因謂母曰：『人之上壽，不過百二十年，哀樂日以相害。況女子之

身，豈可復埋沒貞性，混於凡俗乎？』有麤床道士過之，授以《大洞黃庭經》，謂曰：『《黃庭經》，扶桑大帝君宮中金書，誦詠萬遍者，得爲神仙，但在勞心不倦耳。經云：「詠之萬徧昇三天，千災已消百病痊，不憚虎狼之兇殘，亦已却老年永延。」居山獨處。詠之一遍，如與十人爲侶，輒無怖畏。何者？此經召集身中諸神，澄正神氣。神氣正則外邪不能干，諸神集則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氣正心清，則徹見千里之外，纖毫無隱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喪，自棄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責，亦將流蕩生死。苦報無窮也。』妙典奉戒受經，入九嶷山，岩棲靜默，累有魔試，而貞介不撓。積十餘年，有神人語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總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之士，作三處麤床，可以棲庇風雨。宅形念貞，歲月既久，旋皆朽敗。今爲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眞仙下降，授以靈藥，白日昇天。初，妙典居山，峯上無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長四尺，盆中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大鐵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並在上。仙壇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迹，及古鏡一面，大三尺。鐘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來，並妙典昇天所留之物。今在無爲觀。

又《旰母》　旰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內修眞要。常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當歸眞於彼。』其子名烈，字道微，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而營侍甘旨，未嘗有闕，鄉里推之。西晉武帝時，同郡吳猛、許遜，精修通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築壇立靜。猛既去世，遜即以寶符眞籙拯俗救民，遠近宗之。遜仕匚州爲記室，後每朔望還家朝拜。人或見其乘龍，往來徑速，如咫尺耳。旰君淳篤忠厚，遜委用之，即與母結草於遜宅東北八十餘步，旦夕侍奉，謹願恭肅，未嘗有怠。母常於山下採擷花果，以奉許君。君惜其誠志，常欲拯度之。元康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眞上公崔文子、太玄眞鄉瑕丘仲，冊命徵拜許君爲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昇天。許謂道微。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後隨仙輩，期於異日。』母子悲不自勝，再拜告請，願侍雲輦。君許之，即賜靈藥服之。躬稟眞訣，於是午時從許君昇天。今壇井存焉。鄉人不敢華繕，蓋旰君母子儉約故也。世號爲旰母井焉。

又《杜蘭香》　杜蘭香者，有漁父於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擧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殊瑩，迨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家，攜女而去。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蓋修道者也。蘭香降之三年，授以擧形飛化之道，碩亦得仙。初降時，留玉簡、玉唾盂、紅火浣布，以爲登眞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賫黃麟羽帔，絳履玄冠，鶴氅之服，丹玉珮揮劒，以授於碩曰：『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張碩仙官定何班品，漁父亦老，因益少，往往不食，亦學道江湖，不知所之。

又卷六三引《集仙録・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幼不茹葷血，好清靜。家貧無香，以栢葉栢子焚之。每凝然靜坐，無所營爲，經日不倦。或食栢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之，率任其意。既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前水中極有異物。』女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兆，往往信驗。聞之，因以爲然，隨往看之，水果來洶湧，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一古木天尊像，金彩已駁，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靜，便以木像置路上，號泣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綵雲仙樂，引衛甚多，與女子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天上，無至憂念也。同來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天帝侍辰女，一是上清侍書。此去不復來矣。今來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即留金數餅，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黎雅尤甚，十喪三四，即唐麟德年也。今俗呼爲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道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冠福爲黃冠佛也。

又卷六四引《集仙録・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義女也。年十七，神姿艷冶，寡於飲膳，好靜守和，不離於世。鄉里以其容德，皆謂之上仙之人，故號曰上仙。忽一旦紫雲垂布，並天樂下於其庭，青童子二人，引之昇天。父母素愚，號哭呼之不已。去地數十丈，復下還家，紫雲青童，旋不復見。居數月，又昇天如初。父母又號泣，良久復下。唐開元中，天子好尚神仙，聞其事，詔使徵入長安。月餘，乞還鄉里，許之。中使送還家，百餘日復昇天，父母又哭之。因蛻其皮於地，乃飛去。皮如其形，衣

結不解，若蟬蛻耳，遂漆而留之。詔置上仙。唐興兩觀於其居處。今在州北十餘里，涪江之濱焉。

又卷六七引《逸史・吳清妻》　唐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吳清，妻楊氏，號監眞。居天仙鄉車谷村。因頭疼，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靜坐入定。皆數日。村鄰等就看，三度見。得藥共二十一丸，以水下。玉液漿兩椀，令煎茶飲。四月十五日夜，更焚香端坐，忽不見。十七日，縣令自焚香祝請。其夜四更，牛驢驚，見牆上棘中衫子。逡巡，牛屋上見楊氏裸坐，衣服在前，肌肉極冷。扶至院，與村舍焚香聲磬，至辰時方醒。稱十四日午時，見仙鶴語云：『洗頭。』十五日沐浴，五更，有女冠二人並鶴，駕五色雲來，乃乘鶴去，到仙方臺。見道士云：『華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湯相待。汴州姓呂，名德眞。同州姓張，名仙眞。益州姓馬，名辨眞。宋州姓王，名信眞。』又到海東山頭樹木多處及吐番界山上。五人皆相隨，却至仙方臺，見仙骨。有尊師云：『此楊家三代仙骨。』令禮拜。却請歸，云：『有父在年老。』遂還。有一女冠乘鶴送來，云：『得受仙詩一首。』又詩四。並書于後云：『道啓眞心覺漸清，天教絕粒應精誠。雲外仙歌笙管合，花間風引步虛聲。』其二曰：『心清境靜聞妙香，憶昔期君隱處當。一星蓮花山頭飯，黃精仙人掌上經。』其三曰：『飛鳥莫到人莫攀，一隱十年不下山。袖中短書誰爲達，華山道士賣藥還。』其四曰：『日落焚香坐醮壇，庭花露濕漸更闌。淨水仙童調玉液，春霄羽客化金丹。』其五曰：『攝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虛室對煙花。道合雲霄遊紫府，湛然眞境瑞皇家。』

又卷七〇引《續仙傳・裴玄靜》　裴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鄠縣尉李言妻也。幼而聰慧，母教以詩書，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好道，請于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好道，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女使侍之，必逐於外，獨居。別有女伴言笑，父母看之，復不見人，詰之不言，潔思閑淡。雖骨肉常見，亦執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固不可，唯願入道，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儻入道不果，是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育嗣，後爲上仙。』遂適李言，婦禮臻備。未一月，告于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許爲君妻，請絕之。』李言亦慕道，從而許焉，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未之敢驚，潛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十七八，鳳髻霓衣，姿態婉麗。侍女數人，皆雲髻綃服，綽約在側。玄靜與二女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答曰：『有之。此崑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來愼勿窺也，恐君爲仙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薄，非久在人間之道，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爲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此君之子也。玄靜即當去矣。』後三日，有五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時大中八年八月十八日，在溫縣供道村李氏別業。

又引《墉城集仙録・戚玄符》　戚玄符者，冀州民妻也。三歲得疾而卒，父母號慟方甚。有道士過其門曰：『此可救也。』抱出示之曰：『此必爲神仙。適是氣蹙耳。』衣帶中解黑符以救之，良久遂活，父母致謝。道士曰：『我北嶽眞君也。此女可名玄符，後得昇天之道。』言訖不見，遂以爲名。及爲民妻，而舅姑嚴酷，侍奉益謹，常謂諸女曰：『我得人身。生中國，尚爲女子。此亦所闕也。父母早喪，唯舅姑爲尊耳。』雖被箠楚，亦無所怨。夜有神仙降之，授以靈藥，不知其所修何道。大中十年丙子八月十日昇天。

又引《諶母》　嬰母者，姓諶氏，字曰嬰，不知何許人也。西晉之時，丹陽郡黃堂觀居焉，潛修至道。時人自童幼逮衰老見之，顏狀無改，衆號爲嬰母。因入吳市，見一童子，可年十四五。前拜於母云：『合爲母兒。』母曰：『年少自何而來？拜吾爲母。既非其類，不合大道。』童子乃去。月餘，又吳市逢有三歲孩子，悲啼呼叫，倏遇諶母，執母衣裾曰：『我母何來？』母哀而收育之，逾於所生。既長，明穎孝敬，異於常人。冠歲以來，風神挺邁，所居常有異雲氣，光景彷彿。時說蓬萊閬苑之事，母異之。謂曰：『吾與汝暫此相因，汝以何爲號也？』子曰：『昔蒙天眞盟授靈章，錫以名品，約爲孝道明王。今宜稱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眞之訣曰：『每須高處玄臺，疎絕異黨，修閒丘阜，餌順陽和。靜夷玄圃，委鑒前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眞經，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可致。晏息以流霞之障，瞻眄乎文昌之臺。得此道者，九鳳齊唱，天籍駭虛，竦身御節，入景浮空，龍車虎旂，遊遍八方矣。母宜寶之。一旦孝道

明王漠然隱去，母密修道法，積數十年，人莫知也。』其後吳猛、許遜，自高陽南遊，詣母，請傳所得之道，因盟而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閑日每告二子曰：『世雲昔爲遜師，今玉皇玄譜之中，猛爲御史，而遜爲高明大使，總領仙籍五品已遷。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野。遜領玄枵之野，於辰爲子。猛統星紀之邦，於辰爲丑。許當居吳之上，以從仙階之等降也。又數年，有雲龍之駕，千乘萬騎，來迎諶母，白日昇天。今洪州高安縣東四十里有黃堂壇靜，即許君立祠朝拜聖母之所。其昇天事迹，在丹陽郡中。後避唐宣宗廟諱，鍾陵祠號爲諶母。其孝道之法，與靈寶小異，豫章人世世行之。

又《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其師。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耳。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名山勝境，無不周徧。多宿巖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爲豪僧十輩，微詞所嘲。姑罵之。群僧激怒，欲以力制，詞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卧，遽徹其燭，僧喜，以爲得志。遲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戶坐，若被拘縛，口噤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人畏敬若神明矣，無敢戲侮者。咸通初，謂剡縣白鶴觀道士陶賁雲曰：『我先君仕北齊，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推之。即之才女也。

又《緱仙姑》 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遊者須結隊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怖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眞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又曰：『河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仙壇，乃一大石，方可丈餘，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震。是夕，群僧持火挺刃，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僧既出門，即摧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走。及明，有遠村至者云：『十僧中九僧爲虎所食。其一不共推，故免。』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往。人未嘗會其語，鄭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師事於姑。姑謂畋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又《王氏女》 王氏女者，徽之姪也。父隨兄入關，徽之時在翰林。王氏與所生母劉及嫡母裴，寓居常州義興縣湖洑渚桂巖山，與洞靈觀相近。王氏自幼不食酒肉，攻詞翰，善琴，好無爲清靜之道。及長，誓志不嫁。常持大洞三十九章道德章句。戶室之中，時有異香氣，父母敬異之。一旦小疾，裴與劉於洞靈觀修齋祈福。是日稍愈，亦同詣洞靈佛像前，焚香祈祝。及曉歸，坐於門右片石之上，題絕句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吟詩。此心不戀居人世，唯見天邊雙鶴飛。』此夕奄然而終。及明，有二鶴棲於庭樹，有仙樂盈室，覺有異香，遠近驚異，共奔看之。隣人以是白於湖洑鎮吏詳驗，鶴已飛去。因囚所報者。裴及劉焚香告之曰：『汝若得道，却爲降鶴，以雪隣人，勿使其濫獲罪也。』良久，雙鶴降於庭。旬日又降，葬於桂巖之下，棺輕，但聞香氣異常。發棺視之，止衣舄而已。今以桂巖所居爲道室，即乾符元年也。

又《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髮鬢滋黑。耆舊相傳云：『晉元南渡後，見之數百年，顏狀不改。』每旦，將一器茶賣於市，市人爭買，自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嘗減少。吏繫之於獄，姥持所賣茶器，自牖中飛去。

又卷二九一引《漢武故事・宛若》 漢武帝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爲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爲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即位，太后迎于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栢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爲淫，此非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

乃去。東方朔娶宛若爲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

宋・劉斧《青瑣高議續・桃源三夫人》　陳純，字元樸，莆田人。因遊桃源，愛其山水秀絕，乃裹糧沿蹊而行。凡九日，至萬仞絕壁下，夜聞石壁間人語。純糧盡，困卧，聞有美香，流巨花十餘片，其去甚急。純速取得一花，面盈尺，五萼，乃食之。渴甚，飲溪水數斗，下利三日，行步愈疾。有青衣採蘋岸下，曰：『此桃源三夫人之地。上府玉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夜中秋，三仙將會于此。』其夕，水際臺閣相望，有童曰：『玉源夫人召。』純往見，三夫人坐絳殿中，衆樂並作。玉源謂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純曰：『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意雖佳，但不見中秋月，作七月十五夜月亦可。』玉源因作詩曰：『金風時拂袂，氣象更分明。不是月華別，都緣秋氣清。一輪方極滿，羣籟正無聲。曉魄沉烟外，人間萬事驚。』靈源詩曰：『高秋渾似水，萬里正圓明。玉兔步虛碧，冰輪輾太清。廣寒低有露，桂子落無聲。吾館無絃彈，棲烏莫要驚。』桃源詩曰：『金吹掃天幕，無雲方瑩然。九秋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光射玉川。瑤樽何惜醉，幽意正緜緜。』玉源謂純曰：『子能繼桃源之什乎？』純乃賡曰：『仙源嘗誤到，羈思正蕭然。秋靜夜方靜，月圓人更圓。清樽歌越調，仙棹泛晴川。幽意知多少，重重類楚緜。』玉源笑曰：『此書生好！莫與仙葩食，教異日作枯骨。如何敢亂生意思！』純曰：『和韻偶然耳。』將曉，以舟送純歸。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四《妙靖鍊師》　妙靖鍊師陳氏，名瓊玉，婺州金華人，年十有七。一日，邀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妙靖行水上，閱數日，衣裳不濡。既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婺女星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悟，從此絕食，便能詩詞，乃知人間禍福。公卿士庶日往叩之，戶外屨滿。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聞于朝，召至京師賜對，妙靖鍊師對訖，即乞還山。師所居，前面葛仙峯，後枕仙姑壇，獨處一室。邑宰柯庭堅贈詩曰：『絕粒棲神知幾年，閉關終日更翛然。高風默與麻姑契，妙法親從嬰女傳。功行素超三界外，姓名清徹九重天。憑誰與問西王母，師是金華第幾仙？』贈詩者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前後無慮數千首，弟昭嘗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知？』師曰：『聲其里系，即仙官持簿來，五百年過去未來皆知。恐泄天機，姑以風花雪月爲詠，而言凶寓其中。非苟知之，又且掌之。昨權無常縣尉，管人間生死。後權陰典，管人間六犯事，謂逋官錢、五逆、不孝、姦盜、偷濫，故殺也。世人冒犯，故多夭厲。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臺仙籍，凡士大夫聰明者皆上籍，若有功行，可作月臺仙。大抵勉人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不衰。

又乙志卷一三《法慧燃目》　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徧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音於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法慧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即取鐵彈投諸火，煅令通紅，置眼中，然香其上。香焰纔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霑足。法慧眼即枯，深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既諧，殊自喜也。後三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二僧在傍曰：『與伊不妨，伊自令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通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我等施主也。』慧曰：『女人恐不識路，師何不相引同行。』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林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慧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日比。又俯首欲拾間，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呼而寤，枯眶內已有物若鵝眼，瞻視如初，漸大，復舊。數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悟六六送還之兆。

又丁志卷一四《武真人》　武眞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方在孩抱，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荤食，則如初。母甚異之。年稍長，議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照鞅鞅不樂。訓以女工，坐而假寐。母笞怒之，謝曰：『非敢怠也。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高眞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升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暫謫塵境，三紀復來，汝歸休糧，遂棄人間事。」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強。又夢神怒曰：「命汝勿食，違吾戒何也？」剖腹取腸胃滌諸玉盆，復納于腹而緘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師回風混合眞人印，俾度世之有疾者。』母聞言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爲兒絕姻事，俾遂迺志。』自是獨居淨室，間以符水療人疾，遠近奔奏求符。或邀過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行，不裹糧。至中塗，從者餒，但市桃兩顆，呵氣授之，人食一桃往數十里不飢。侍御史陳某居錢塘，以天心法治人疾。舍旁別圃建層樓，圃人

告，有騎而行其上者，陳叱去曰：『焉有是？』薄暮，攜劍印宿于下，亦聞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趣之歸，曰：『幼女係空中，如物羈縻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人累日。陳詣樓設醮厭之，火起壁間，倉卒奔下，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治，及門，亡其巾。家人益恐，致書招元照。照衣冠造之，陳女起迎門，笑語若初無疾者。照攜之宿樓上，越三晝夜無所睹，女亦泰然。韓子戾太尉公裔官輦下，嘗自書章，擬奏于天，述遭遇太上興運事，人無知者。邀照奏之，俯伏良久乃起。誦章中語，無一非是，且曰：『上帝嘉公恬靖，無覬幸。批答云：「謹守千二日辨曹賞厥功。」』後皆應如照言。韓自幼患足疾，每作，至不得屈申。照爲按摩，覺腰間如火熱，又摩其髀亦熱，拂拂有氣從足指中出，登時履地，厥疾遂瘳。韓僕宿於廬側隘舍，夜夢鬼物壓其身，叫呼而出。值照至，不告之故，與縱步至其處。照及戶而返，曰：『室有自縊者，蓬首出舌，見吾求度。』即書符，命僕焚之。夜夢人謝過曰：『吾得眞官符超生，不復來矣。』啓關而出。韓氏設榻留照寢，不聞喘息，徐見青雲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流離，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婢有娠，過期不產，請照往。諸婢雜立，照獨視孕者，咨嗟曰：『爾宿生爲樵夫，嘗擊殺大蛇，今故讎汝，在腹食爾五藏，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飲訖，產一大蛇。王聞之大駭，敬禮之，欲贈以金繒，不受。復如韓氏，留歲餘欲歸，止之不可，涕泣而別，言：『予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也。旦日，拏舟歸蕭山，至家無疾而卒。先是，邑中十餘家俱見照衣道服各詣其家聚話，移時乃去。數日，或詣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子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日云。時紹興十一年也。

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上《王子高遇芙蓉仙》 王君逈，字子高，家延女客。既夕，酒罷，見一女子，華冠盛服，坐廳西。君怪問之，答曰：『少頃至君寢。』君懼，不敢寢，困甚欲臥，忽有人自帳中挽其衣，乃適見之女，已脫衣欲卧。君懼欲去，女曰：『我以冥契，當侍巾櫛。』因強歡事，君懼不從。天明，女去。後三日，復至，君與之合，問女何族，女曰：『我周太尉之女，名瓊姬。』自是朝去暮來。一日，出藥與君服，又遺詩曰：『陰魄陽精寶鍊成，服之一日可長生。芙蓉闕下多仙侶，休羨人間利與名。』一日，高夢瓊道服而至曰：『我居處幽僻，君能一往否？』君喜而從之。但覺其身飄飄然，須臾，至一殿庭，有女流道妝百餘人立庭下，殿上有美丈夫，朝服而坐，命君登樓，樓額題曰『碧雲』，見軒楹皆依山臨水。明日，瓊來，君語其夢，瓊笑曰：『芙蓉城也。』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一《仙嫗療贅》 昔崔煒者，居南海，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神廟。煒往窺之，見一老嫗足蹙，覆人酒甕，被當鑪者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當壚者曰：『值一貫。』煒即脫衣爲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爲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醫瘤贅，今有越井崗艾少許，聊爲君謝。若遇贅瘤，即可以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後遇一僧人贅垂于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大富室，其人有贅，一灼亦愈。由是名顯，延者甚衆，一旦遂成富翁。煒不敢忘，日夕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靜之女、葛洪眞人之妻，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年矣。』

明・張文介《廣列仙傳・太玄女》 太玄女者，姓顓名和。少喪夫，有術人相其母子曰：『皆不壽也。』乃學道治玉子之術，遂能入水不濡，盛寒之時，單衣行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及世人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則失其所在。又門戶櫝櫃有關籥者，指之即開。指山山崩，指樹樹死。更指之，皆復如故。一日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扣山石，石開，皆有門戶。入其中，有屋室床几，帷帳廚廩，酒食如常。雖行萬里無異，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於毫芒。野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裳不燃。須臾間，化爲老翁小兒車馬。無所不爲，行三十六術，甚有神効，起死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又《麻姑》 麻姑，漢桓帝時王方平過吳門蔡經家，令人與麻姑相聞，有頃而至，經舉家見之，是好女子。手似鳥爪，頂中作髻，衣有文章，而非錦繡。坐定，各進行廚，香氣達於內外，擘麟脯行酒。麻姑云：『接行以來，東海三爲桑田，蓬萊水又淺矣。』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經母妻見，麻姑以米擲地，皆成眞珠。宴畢昇天而去。

又《蔡經》 蔡經，蘇州人。仙人王方平忽降其家曰：『汝命當得度世，故來教汝。但汝氣少肉多，未能即上天，當作尸解。』須臾如從狗竇

中過。方告以要言。言訖乃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三日（日）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但有皮、頭、足具存，如蛇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尸解時已老，今復少壯，頭髮復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乃作酒數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來，舉家聞金鼓簫管之聲，方平着遠游冠、五色綬，帶劍，面黃色，少鬚，乘五龍車。車各異色，前後麾節旌旗導從，如大將軍出也。既至，從官皆不知所在，惟見方平。經與父兄參畢，方平乃遣人迎麻姑。少頃，麻姑至，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錦衣繡裳，光采耀日，皆世所無也。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麟脯，麻姑欲見經母及經婦，而經之婦新產方數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猶作少年戲也。』麻姑手指似鳥爪，蔡經私念，背癢時，得此爪搔之佳，方平卽知經心中所思，乃鞭經背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搔背癢，何耶？』方平去，經家所作數百斛酒，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王君常在何處？』經曰：『常在崑崙、羅浮、括蒼三山，此三山上皆有宮室。』王君常平天曹事，日之中，與天仙往還者，數十過也。王君出入嘗乘一黃麟，所至，山海之神皆來奉迎。後經仙去，仍暫歸省家。

又《張邑》　張邑字巴玉，齊封川縣人，官至司空。慕長生久視之方，全家齋戒，誦《大洞眞經》，持三百大戒二十年。忽有神人，持藜杖至邑家，謂邑曰：『吾葛洪也，奉上帝命令，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可秘而行之，以濟貧苦。他時功滿相見。』後點石爲金，日濟孤老貧困。梁武天監二年秋，夜半聞空中喚邑云：『清晨可挈家人入山。』邑從神言，果全家而往，惟留使女盧瓊在家。至辰巳間，有一道流，從空而下，身生疥癩。問曰：『司空在否？』曰：『司空入山未歸。』問酒庫何在，盧女指示之。道者脫衣入酒缸中，以酒浴身上疥癩，浴罷而去，謂盧女曰：『傳語司空，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歸，聞之喜，開庫見酒有異香，遂令合家飲之，惟盧女見其浴瘡，托疾不飲。司空飲罷，乃沐浴更衣，集諸弟子曰：『上帝召予，今將與汝辭矣。』言訖祥雲擁鸞鶴而下迎，舉家八十餘口白日昇天，惟盧女半空，從雲而墜。上帝命女爲土地，以守仙壇。

又《孫仙姑》　孫仙姑，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人，卽馬宜甫之妻也。母夢鶴入懷，覺而有妊，生而聰慧。好濟人，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泊仙姑入道，夫婦敬之若神。宜甫仙姑，未能輒棄家從之，每點化未悟。一日仙姑見祖師大醉，徑造其宅，卧於仙姑寢室。姑責其非禮，怒，鎖之門內，使僕人呼宜甫，歸而告之。宜甫曰：『師與予談道，不離几席，寧有此事。』及開鎖，其室已空。乃窺所鎖之菴，祖師睡正濃矣。姑愈敬信，乃始作菴修煉，時年五十矣。後復從風仙始遊至洛陽。六年道成，一日忽謂弟子曰：『師眞有命，當付瑤池！』遂沐浴更衣，書頌云：『三千功滿超三界，跳出陰陽包裏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海。』書畢，跏趺而化，香風散漫，瑞氣氤氳，竟日不散。時宜甫居寧海環堵中，聞仙樂駭空，仰而視之，見仙姑乘彩雲而過，仙童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宜甫曰：『吾先歸蓬島矣。』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六　蜀苟仙姑名正覺，不嫁，居石門縣之國山。遇一姥，授草一莖，食之而甘，遂絕火食。求山中石穴，居中十年，家人窺之，見群蛇守穴口，虎咆哮伺之。楚華陽王問道，曰：『忠君孝親，道之本也；修身齊家，道之常也；清心寡欲，道之基也。』世宗召之，固辭，復遣御史王大任促之，大任曰：『聖天子訪求至人，望卽北行。』姑曰：『山野女流，乃瀆聖聰，謂某至人，某何以當？公代天宣化，不求賢士，乃索女流，史而有書，後世何觀？』大任大慚。明年上崩。

又　焦仙姑者，三原人。母王媼，夢一童自空下，言奉大士命來作眞侶，而姑生。五歲能誦《清淨經》。稍長，鍵戶修靜業，至夜分，有娓娓與語者，詰之，曰：『大士也。』母竊聽之，不甚辨，然大意主眞修，信爲大士無疑。有請婚者，姑力辭，強之，則絕粒欲死，曰：『兒來度母耳，豈作人家婦耶！』母亦耽玄，嘗遇還陽子，傳太陰煉形法，未竟，聞姑言，悟，乃不復強。因與母及兄俱之峨嵋，訪還陽子。至，則還陽已去之滇，復行，間關八閱月，抵滇之鷄足山。謁還陽，令姑與母析洞居，各有所授。姑所受尤玄解，母兄問之，不盡洩也，洩亦不盡曉。留二月，辭歸，不復飲食。至襄陽，有王學博者迎，舘之別墅，曰：『吾夢仙子來。』姑亦預語兄，假舘必學博也。亡何，忽謂母曰：『兒旦夕化矣！』母兄驚，止之曰：『吾與若方求長生，胡遽去？』姑笑曰：『本無去來，胡言

修短？』危坐息寂，母哭且號，姑瞪目曰：『兒方遊極樂，胡葛藤爲！』仍危坐，十六日而化。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六《金華夫人》 廣州多有金華夫人祠。夫人字金華，少爲女巫不嫁，善能調媚鬼神，其後溺死湖中，數日不壞，有異香，即有一黃沉女像容貌絕類夫人者浮出。人以爲水仙，取祠之，因名其地曰仙湖，祈子往往有驗。婦女有謠云：『祈子金華，多得白花。三年兩朵，離離成果。』越俗今無女巫，惟陽春有之。然亦自爲女巫，不爲人作女巫也，蓋婦女病輒跳神，愈則以身爲賽，垂髻盛色，纏結非常，頭戴鳥毛之冠，綴以瓔珞。一舞一歌，迴環宛轉，觀者無不稱豔。蓋自以身爲媚，乃爲敬神之至云。女巫瓊州特重，每神會，必擇女巫之姣少者，唱蠻詞，吹黎笙以爲樂。人妖淫而神亦爾，尤傷風教。

清・鈕琇《觚賸》卷二《蛟橋幻遇》 宜興許郎行二，農家子也。康熙二十年間偶入城，至蛟橋，遇一女絕豔。許將與目成，已失所在。是日薄暮抵舍，則所遇女先在室內，迎謂許曰：『來從絳闕，暫寄紅塵，三生夙契，今當與君償之。幸無疑懼。』問其姓名，曰：『何淑貞。』從婢年可十三四，曰秋鴻。是時許婦適歸寧，許因詭言：『我婦美不遜汝。』何曰：『邑中金閨之豔，幽谷之姝，遍數止某某三人，差不慚巾幗，我猶勝之。若君婦，則歷齒蓬頭，既疥且痔，直登徒所愛者耳。又何足言！』婦聞甚恚，率其諸姑姊坌集哄觀，僅聞語聲出戶，並不見形。乃共指而詈之。何曰：『我與許君締未斷之緣，命自眞宰。汝輩某與某私，某爲某事，此豈貞靜者，而亦毀我乎？』所刺幽隱皆實，衆遂嘿然散去。何善談論，其言皆古宮闈事，於漢時尤詳。遠近好異之士，履滿其門，或與稽往牘，或與晰奧理。酬答泉流，雖贍博者莫能難之。如是月餘，頗厭囂煩，挈婢辭許，不知所往踰旬，瞥見前婢持衣履來貽，且招許。許叩以所在，婢言但閉目行，少頃可達。許如言，覺兩足冉冉若乘烟霧，經丘穿壑，恍入仙源，曲欄重閣，花木幽深。何薄鬢約袖，躬自紡績。許至，潔屨而進，山肴芳腴。酒闌，起曰：『我姊妹五人，各有所適。北堂老母，往河南訪我第二姊矣，君留信宿，無害也。』因相與繾綣。踰夕惝恍出門，遙見曉村舊徑，忽然抵家。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九《績女》 紹興有寡媼夜績，忽一少女推扉入，笑曰：『老姥無乃勞乎？』視之，年十八九，儀容秀美，袍服炫麗。媼驚問：『何來？』女曰：『憐媼獨居，故來相伴。』媼疑爲侯門亡人，苦相詰。女曰：『媼勿懼，妾之孤，亦猶媼也。我愛媼潔，故相就，兩兔岑寂，固不佳耶？』媼又疑爲狐，默然猶豫。女竟升牀代績，曰：『媼無憂，此等生活，妾優爲之，定不以口腹相累。』媼見其溫婉可愛，遂安之。夜深，謂媼曰：『攜來衾枕，尚在門外，出溲時，煩捉之。』媼出，果得衣一裹。女解陳榻上，不知是何等錦繡，香滑無比。媼亦設布被，與女同榻。羅衿甫解，異香滿室。既寢，媼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子枕邊笑曰：『姥七旬，猶妄想耶？』媼曰：『無之。』女曰：『既不妄想，奈何欲作男子？』媼愈知爲狐，大懼。女又笑曰：『願作男子，何心而又懼我耶？』媼益恐，股戰搖牀。女曰：『嗟乎！膽如此大，還欲作男子！實相告：我眞仙人，然非禍汝者。但須謹言，衣食自足。』媼早起，拜於牀下。女出臂挽之，臂膩如脂，熱香噴溢；肌一着人，覺皮膚鬆快。媼心動，復涉遐想。女哂曰：『婆子戰慄纔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爲情死。』媼曰：『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兩心洽洽，日同操作。視所績，勻細生光；織爲布，晶瑩如錦，價較常三倍。媼出，則扃其戶；有訪媼者，輒於他室應之。居半載，無知者。後媼漸洩於所親，里中姊妹行皆託媼以求見。女讓曰：『汝言不愼，我將不能久居矣。』媼悔失言，深自責；而求見者日益衆，至有以勢迫媼者。媼涕泣自陳。女曰：『若諸女伴，見亦無妨；恐有輕薄兒，將見狎侮。』媼復哀懇，始許之。越日，老媼少女，香煙相屬於道。女厭其煩，無貴賤，悉不交語，惟默然端坐，以聽朝參而已。鄉中少年聞其美，神魂傾動，媼悉絕之。有費生者，邑之名士，傾其產，以重金啗媼。媼諾，爲之請。女已知之，責曰：『汝賣我耶！』媼伏地自投。女曰：『汝貪其賂，我感其癡，可以一見。然而緣分盡矣。』媼又伏叩。女約以明日。生聞之，喜，具香燭而往，入門長揖。女簾內與語，問：『君破產相見，將何以教妾也？』生曰：『實不敢他有所干，祇以王嬙、西子，徒得傳聞，如不以冥頑見棄，俾得一闚眼界，下願已足。若休咎自有定數，非所樂聞。』忽見布幕之中，容光射露，翠黛朱櫻，無不畢現，似無簾幌之隔者。生意眩神馳，不覺傾拜。拜已而起，則厚幙沉沉，聞聲不見矣。悒悵間，竊恨未覩下

體；俄見簾下繡履雙翹，瘦不盈指。生又拜。簾中語曰：『君歸休！妾體惰矣！』媪延生別室，烹茶爲供。生題『南鄉子』一調於壁云：『隱約畫簾前，三寸凌波玉筍尖；點地分明，蓮瓣落纖纖，再着重臺更可憐。花襯鳳頭彎，入握應知軟似綿；但願化爲蝴蝶去裙邊，一嗅餘香死亦甜。』題畢而去。女覽題不悅，謂媪曰：『我言緣分已盡，今不妄矣。』媪伏地請罪。女曰：『罪不盡在汝。我偶墮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詞污褻，此皆自取，於汝何尤。若不速遷，恐陷身情窟，轉劫難出矣。』遂襆被出。媪追挽之，轉瞬已失。

清・袁枚《子不語》卷二《妓仙》　蘇州西磧山後有雲隘峯，相傳其上多仙迹，能捨身而上不死即得仙。有王生者，屢試不第，乃抗志與家人別，裹糧登焉。再上，得平原，廣百畝許。雲樹蓊鬱中，隱隱見懸崖上有一女子，衣裝如世人，徘徊樹下。心異之，趨而前，女亦出林相望。迫視，乃六七年前所狎蘇州名妓謝瓊娘也。彼此素相識，女亦喜甚，攜生至茅庵。庵無門，地鋪松針，厚數尺，履之綿軟可愛。女云：『自與君別後，爲太守汪公訪拿，褫衣受杖，臀肉盡脱。自念花玉之資，一朝至此，何顏再生人間，因決計捨身。辭別鴇母，以進香爲詞，至懸崖奮身擲下，爲蘿蔓糾纏，得不死。有白髮老嫗，食我以松花，教我以服氣，遂不知飢寒。初猶苦風日，一歲後，霜露風雨都覺無怖。老母居前山，時相過從。昨老母來，云：「今日汝當與故人相會。」以故出林閑步，不意獲見君子。』因問：『汪太守死否？』生曰：『我不知。卿仙家，亦報怨乎？』女曰：『我非汪公一激，何能至此，當感不當報。但老母向我云：「偶游天庭，見杖汝之汪太守，被神笞背數其罪。」故疑其死。』生曰：『妓不當杖乎？』女曰：『惜玉憐香而心不動者，聖也；惜玉憐香而心動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獸也。且天最誅人之心。汪公當日爲撫軍徐士林有理學名，故意殺風景以逢迎之，此意爲天所惡。且他罪多，不止杖妾一事。』生曰：『我聞仙流清潔，卿落平康久矣，能成道乎？』女曰：『淫媟雖非禮，然男女相愛，不過天地生物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比人間他罪難懺悔也。』生具道來尋仙本意，且求宿庵中。女曰：『君宿何妨，但恐仙未能成也。』因爲生解衣置枕，情愛如昔，而語不及私。生摸視其臀，白膩如初，女亦不拒；然心稍動，則女色益莊。門外猿啼虎嘯，或探首于窗，或進爪于門，若相窺者。生不覺息邪心，抱女端卧而已。夜半，聞門外呵咤聲，輿馬騶從，貴官顯者，往來不絕。生怪之，女曰：『此各山神靈酬酢，每夕多有，愼勿觸犯。』及天明，女謂生曰：『君諸親友已在山下訪尋，宜速返。』生不肯行，女曰：『仙緣有待，君再來未晚。』送至崖，一推而墮。生回望，見女立雲霧中，情殊依依，逾時影才滅。生踉蹌奔歸，見其兄與家人持楮鏹，哭奠於山下，謂生死已二十七日矣，故來祭奠。訪汪太守，果以中風亡。

又《續子不語》卷九《天后繡女》　清河縣有汪姓、劉姓、閻姓三女，性俱明慧，貌亦清麗相似。汪適王氏，劉適閻氏即閻女兄，皆業儒。閻適王家營某氏，家頗饒。乾隆五十一年，閻女病甚，謂其夫曰：『我與同縣汪女及嫂氏皆河口天后宮繡女，因事謫降，今期滿當還，彼二人亦將同往矣。』其夫訪諸兩家，汪與劉果亦病篤。未幾，閻死，汪亦死。閻母聞其女死，而媳又垂斃，懼甚，急詣天后前泣禱曰：『妾女已死，僅一媳，倘死，妾何以生？祈稍留以終妾身。』既而劉病果瘥。年餘，劉忽有身，將產，夜夢天后曰：『因汝姑老，暫留塵世，豈容生子耶？』以手捫之。早起，腹平如常人。先是，劉女自童時及適閻後，每月必有一二日鍵戶，終夜不容一人見。有竊聽者，如數人言笑，達旦乃已。家人固詰之，終不言。至是始知。今尚存。代州馮松濤寄居清河目睹之事。

又卷一〇《雁宕仙女》　六合戴某，有子十八歲，貌清秀，閉戶讀書，忽然不見。其家各處尋覓不得。一日，忽從園中香櫞樹上飛騰而下，曰：『我某夕月下閑步園中，見一美女從空飛來，挾我上升。道我凡人也，如何上天？女微笑，采香櫞葉一片，令我踏上，當即騰空而起。到一高山頂上，有石門數拾間，門內有亭臺花草，無所不備。我問此是何處，曰：「溫州雁宕山也。天台小山，尚有劉阮之事，況我雁宕又高天台一千餘丈，而可無佳話流傳人間乎？」與我遂成伉儷。諸石門中，俱有仙娥來往，老少不一。所說言語，都是玄經祕旨，不能記憶。但覺服食起居，鮮華可愛，我樂而忘返。忽昨日謂我曰：「郎父親明日八十生辰矣，不但郎宜歸祝，即妾亦宜同去也。」又取香櫞葉一片，令我踏上，遂復乘雲而起，又到家園。』

其家人鄰右，聞此信來，觀者如麻。忽聞異香撲鼻，空中聞簫鼓聲。果

有一絕色女子，珠冠玉珮，在雲中作叩首狀。每一跪起，則霞光四閃，百鳥皆鳴。家人正思攀留，而清風一起，其女與其子已冉冉攜手而又去矣。其父思子，涕泣不止。或曰：『此怪知禮，俟翁九十歲時，定與令郎再至也。』

清・樂鈞《耳食録》卷一《長春苑主》 友人余君，自號烏虚子，爲余述元生事甚悉。元生，不知何許人也，弱冠補諸生，才名甚噪。三戰秋闈不捷，遂結廬山間，絕意進取。澹營寡慮，詩文之外，唯嗜花若性命，然未嘗手折一枝，戕一蕚也。一日獨坐，有輿馬旌節倥傯門外。二青衣進謁曰：『夫人敬遣相迓。』元茫然，問夫人云誰。青衣曰：『長春苑主也。』即促登道，元漫許之。不半里，便有香氣來迎，澤衣沁骨。又三四里許，城郭袤延，望如錦綺。青衣曰：『此苑城也。』皆落花砌築，久而膠結，固於金石。抵一城門，牓曰『管春』，謂天下之春皆從此出。城内輝煌爛漫，不可目窮。皆四時之花同時開放，顔色相間，掩映而蔽虧也。行萬花中，逕甚繚曲，覺神明爽發，膚髮皆香。有頃而至，則宮闕亭台，朱甍碧瓦，鱗次而帶續也。閽者皆韶艷女郎，馳報夫人，元降輿以待。第見紅英翠葉之間，飄輕裙，曳廣袖，美麗閒都者，無慮千百。私語匿笑，往來窺客。以間青衣，曰：『花神也。花一種，即有一神，豐約穠纖不一，花亦如之。已而，閽者出，傳夫人請見，元肅容而入。歷門闥十數重，達一大殿，珠簾乍捲，翟葆斜開，嬪從如雲，左右環簇。夫人冠華玉之冠，履彩雲之舄，衣裳霞艷，環佩鸞鳴，神影仙姿，驚絕人世，降階而迎。元下拜，夫人命侍女曳起，賜坐。夫人南向，元東向。夫人斂容曰：『此地衆美所歸，群芳所出，秀才以惜花之心成愛花之癖，故特迎致。蓋奇緣也。』元遜謝。俄而設享，自殿中至於廊廡，綺席相次。凡諸花神悉令陪宴。進飛英紅露之釀，陳調香和玉之羞，酒肴數周，衆樂並作，間歌叠舞，遏雪停雲，風調各殊，容華並絕。夫人曰：『惜弄玉、飛瓊諸姊妹方宴瑤池，未暇邀致，使今日筵絃未臻極盛。』元捧觴避席曰：『今日宴會，色藝極天地之選，聲容盡古今之妙。一介鯫生，躬際斯盛，皆夫人辱命之寵也。願借芳尊，爲夫人壽。』夫人起而受之，亦酌酒酬元。日昃罷宴，以笙歌羽衛送居叢芳館。明日令下，以元爲長春苑催花使者，並賜青旛絳節，綵仗雲駢，披服寶玉，出入府第。花神聞之皆來賀。夫人命侍兒送花名玉冊至，元閱其姓字，皆往古美人。乃悟花神即美人也。出世爲美人，離世爲花神。元欲識其尤者，因謂美人曰：『諸卿芳名，心寫久矣。今鄙人願有以觀焉，敢請！』衆皆笑曰：『謹受命。』元問：『蘇若蘭來乎？』一女遲回而出，意度閒雅，元揖謂之曰：『卿織錦《璇璣圖》，八百四十字，宛轉循環，有詩三千餘首，古今才妙，莫或右之。』若蘭遜謝。次問紅拂，紅拂應曰：『妾是也。』元視其貌，翛然絕塵，歎曰：『識藥師於晉謁，結虬髯於逆旅。紅妝俊眼，眞有也希！』紅拂退，元目送久之。忽見一女於稠人中俯而摩其足，若不勝其楚者，元戲問爲誰，衆曰：『窅娘也。』元曰：『以纖月之勾，妙凌雲之舞，眞不讓掌上人矣！』窅頰赧。而西階一美人，輕盈纖弱，拂袖而唾，頗有不平之色。旁有一女，手梅花一枝，眉目明秀，不可描畫，睨之而哂曰：『燕兒，燕兒，又作昭陽故態矣。』美人聞言，慙且怒曰：『何與爾梅精事？』蓋飛燕與采蘋相誚也。楊妃亦謂：『樓東寂寥，則珍珠可慰，奈何以舌鋒刺人？』采蘋未及答，一女姍姍而前曰：『肥婢何知，欲爲禍水興波，不記環上繫羅衣時耶？』元問之，乃班婕妤也，恐其攻軋無已，亟爲解之曰：『諸卿，往事何足深論？譬諸花枝糾結，花片相撲，無害於花，徒令人可憐耳。』於是諸女謝而退。他日，夫人命元定花神甲乙，元辭讓再三，不獲。乃甄別其香、艷，各爲三品：香曰奇香、名香、幽香；艷曰雅艷、穠艷、狂艷。視其神以定品，而花隸焉。如西施、王嬙、卓文君、崔雙文之屬，咸列狂艷。西施聞之，請見曰：『妾雖鄙陋，君何至以狂艷見目？』元謂：『卿泛湖之役，固當小貶。』西子辯曰：『沼吳之後，妾實從伍相於江流。陶朱何人，妾甯儷之，以負君恩而喪婦節也？』元矍然曰：『微卿，吾幾誤矣！』有頃，王嬙亦來，泣告曰：『妾以薄命，爲畫工所誤，遠嫁沙漠。以君命故不敢違，未嘗一日忘漢也。而佞臣秉筆，誣以聚麀之行。妾飲恨黃沙，末由昭雪。故使塚草獨青，以明區區之志。而僧孺《周秦行記》乃敢肆爲狂言，深相汙衊。此妾之所痛心而茹憤者也，君其察之！』元再三引咎，乃列二人於幽香，始悦而去。元既以六品位花神，報於夫人，夫人嘉歎曰，是花神歲時，各以花之顔色、數目具書於冊，聞於使者，使者以上之夫人。如是三年，苑花愈茂。故事：每歲立春先三日，花使請夫人登春臺，陳天下林池苑囿之圖，乞令諸女散花，以應春令。夫人乃召衆花神對於臺下，使按圖布散，仍考其成於所司。衆花神銜命，歲出管春門，一

度五日而返。亦有不返，遂留人間者即出世而爲美人者也。元以久別山居，欲乞假暫歸。遂上書於夫人，其畧曰：竊惟芳草相思，王孫惆悵，垂楊惹恨，遊子踟躕故富貴有鄉國之思。即神仙多別離之感。臣本蓼莪，辱在草莽，芝無田而蕙無圃。稅駕何鄉？岸有芷而汀有蘭，尋芳迷路。蓬心不改，自分老於蒿萊；匏繫無聞，誰憶采其葑菲？柴關晝掩，忽驚小玉來敲；蓉苑春開，竟使飛瓊下請。鸞翮成行，鸞笙作隊，現空中之城郭十二樓臺，訝世外之嬋娟三千粉黛。身如桂樹，許近嫦娥；命占桃花，更依王母。既陪麟脯之宴，復長蛾眉之班。千古奇逢，三生異數。葵藿傾陽而已遂，蒹葭倚玉以何求？然而玉枕遊仙，夢裡之蘼蕪莫採；金丹換骨，胸中之荊棘難除。憶阮客之曾歸，笑龐公之不返。東籬晚菊，定憶陶潛，南國秋蓴，尚思張翰，值此風迎杏靨，暫假歸鞭；會待雪綻梅粧，重開舊閣。振衣華表，爭傳化鶴之人；墜舄雲端，竊比飛凫之吏。夫人笑而許之，遂置酒祖行。召衆花神至，告以意，則皆惘然有可憐之色。酒數巡，盧女抱琴而前曰：『本不妙於音律，先生遠去，願獻一曲，代渭城之唱。』元稱謝。盧女撫絃動操，爲鼓《霓裳序》。不數聲，梁上欲飛，落花起舞，四座寂然無語。琴罷，夫人復謂衆神曰：『諸卿妙技，各於今日試之。過此以往，則天上之曲，人間不可得聞矣。』於是崔茵奴理箏，宋偉吹笛，關小紅奏琵琶，徐月華彈箜篌，檀板玉簫，更番迭奏。歌舞紛杳，大都麗娟絳樹、飛鸞輕鳳之儔，盡歡而罷。明日遂行，夫人及花神各以花片爲贐，元拜而受之。送之管春門外而返。元既至家，妻子皆驚怪，親舊聞之，咸來問訊，聞言莫不嗟異。明年復往尋之，則武陵之舊路迷矣，悔恨不已。自是愛花愈篤。花前多作傷心語，益無意於人世。後數年，無疾而終。臨終，謂家人曰：『吾始以花生，終以花死。死而有知，魂魄猶應戀此也。身沒之後，當以花花葬我。且吾以花隱，毋著我名，但題曰『故長春苑催花使者元生之墓。』葬之日，棺輕如蛻，識者以爲尸解云。

遇仙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一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遊觀。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于穴中。墜者得之，爲尋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棋。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棋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墜者不願停。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墜者如言，半年許，乃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六　劉元字幼祖，少與武帝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遊吳郡虎丘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嘯，對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衣，垂鈿帶，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玉耶？』遂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還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言訖，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樹下，約去虎丘三里許。元乃北去仕魏，累官青州刺史。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卷上　和州歷陽淪爲湖，昔有書生遇一老姥，姥待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眼血出，此地當陷爲湖。』姥數往視之。門吏問姥，姥具答之。吏以朱點龜眼。姥見之遂走上北山，顧城遂陷焉。今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信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棊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盡爛，既歸，無復時人。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天咫》　太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嘗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蓁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燦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卷二《玉格》 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苻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朗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穴口，有瓜數個，欲取，乃化爲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又 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岩，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岩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宣於後令人擊石，乃於岩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遽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烟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饑。

又 貝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泰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溯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棋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爲獨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西至，逆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回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爲墟墓矣。

又《壺史》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即服。歲餘，妻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毀齒灌之，微有煖氣，顏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狀如沉醉，爪甲亦長。其人至今輿以相隨，說者於四明見之矣。

又卷八《雷》 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窗櫺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一噓氣，忽陡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唐・張讀《宣室志》卷九 道巖師者，居於成都寶曆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道巖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巖悸且甚，俯而不敢動，久之，忽聞空中有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巖聞之，懼亦少解。因問曰：『檀越爲何神？匿其軀面，見示其掌？』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唾佛祠地，我即以背承之，受其唾。由是背有瘡，潰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傅其上，可乎？』道巖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即引去。道巖請曰：『吾願觀檀越之形，使畫工圖於屋壁，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誠陋，師見之，顧無懍悚耶？』道巖曰：『檀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神，形質獰，豐首巨準，嚴目呀口，體狀魁碩，長一丈。道巖一見，背忽汗浹。其神即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於畫工，圖於西軒之壁。

唐・李復言《續玄怪録》卷四《李衛公靖》 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霍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爲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羣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悶益極。乃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牆宇甚峻，叩門久之，一人出問，公告其迷，且請寓宿。人曰：『郎君皆已出，惟太夫人在，宿應不可。』公曰：『試爲咨白。』乃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山野之居，兒子往還，或夜到而喧，勿以爲懼。』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裀褥，衾被香潔，皆極舖陳，閉戶繫之而去。公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鬧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大郎子報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傷。』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次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矣。僮僕無任專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廳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公曰：『諾。』遂下階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公曰：『靖俗客，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敕黃頭：

『韝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子，繫於鞍前，誡曰：『郎乘馬，無勒銜勒，信其行，馬躍地嘶鳴，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愼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私感而二十之！天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袒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並連坐，如何？』公慚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即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拗怒而立。公曰：『我獵徒，以鬬猛爲事，一旦取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迴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悅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而喻耶？所以言奴者，亦臣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位極將相矣。

唐・戴孚《廣異記・朱敖》　杭州別駕朱敖舊隱河南之少室山。天寶初，陽翟縣尉李舒在嶽寺，使騎招敖。乘馬便騁，從者在後，稍行至少姨廟下。時盛暑，見綠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麗。敖意是人家臧獲，亦訝其暑月挾纊，馳馬問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廟中。敖亦下馬，不見有人，遂壁上觀畫，見綠袍女子，乃途中覩者也，嘆息久之。至寺，具說其事，舒等尤所歎異。爾夕既寐，夢女子至，把被欣悅，精氣越洟。累夕如此。嵩嶽道士吳筠爲書一符辟之，不可。又吳以道術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於法清淨，神乃不至。敖後於河南府應舉，與渭南縣令陳察微往詣道士程谷神，爲設蓽藥，不托蓮花，鮮胡麻饌，留連笑語，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雲騰踴，中掣火電，須臾晻昧，驟雨如瀉。敖與察微、從者一人伏櫪林下，旁抵巨壑。久之，有異光，與日月殊狀。忽於光中遍是松林，見天女數人持一舞筵，周竟數里，施爲松林上，有天女數十人，狀如天仙，對舞筵上，兼有諸神若觀世音，終其兩舞。如半日許，曲終，有數人狀如俳優，卷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復不見人。敖等夤緣夜半，方至舍耳。

宋・徐鉉《稽神錄》卷一　道士范可保，夏月獨遊浙西甘露寺。出殿後門，將登北軒，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潔，新衣恐污，心不悅。俄而牽一黃犬，又摩肩而出。范怒形於色。褐衣回顧張目，其光如電，范始畏懼。頃之，山下人至，曰：『向者山上霹靂取龍，子聞之乎？』范固不知也。

又卷五　汝陰人崔景唐家甚富。嘗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案，將之壽春，以獻節度使高審思，謂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月而還；使兒姪輩奉事，無所憂也。』梅曰：『吾乃壽春人也，將訪一親知，已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於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即以十兩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鍊之，少久即成白銀矣。因以與景唐，曰：『以此爲路糧。君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家也。』即與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壽春，即詣城東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梅家，亦無爲道士者；惟淮南岳廟中有梅眞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眞君矣。自後竟不復遇。

又卷六　浙西僧德林少時游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云：『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疝疾，不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烟，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久乃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強起問之，答：「此茅將軍也，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困而復卧，及覺，已日出，不復見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若無疾者。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處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

又　司馬正彝者，始爲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遠，而飢渴甚，意頗憂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數間，獨一婦人迎客，爲設飲食，甚豐潔。正

彝謝之，婦人云：『至都，有好粉燕支，宜以爲惠。』正彝許諾。至建業，遇其所知往溧水，因以粉燕支託遺其婦，具告其處。既至，不復見店，有一神女廟，因置所遺而去。正彝後爲溧水令。傳云：往往有遇者，不知其詳。

又佚文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如井。咸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餘丈，旁有光。往視之，路窮阻水，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對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問欲渡否。答曰：『當還。』童子回舟而去。鄭復縋而出。明日，井中有石筍塞其口，自是無入者。

《太平廣記》卷一四引《神仙拾遺・嵩山叟》　嵩山叟，晉時人也。《世說》云，嵩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淺，百姓每歲遊觀其上，叟嘗悞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墮者得而食之。巡穴而行，十許日，忽曠然見明，有草屋一區，中有二仙對碁。局下有數杯白飲，墮者告以饑渴，碁者與之飲。飲畢，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留此否？』答不願停。碁者教云：『從此西行數十步，有大井，井中多怪異，愼勿畏之，必投身井中，自當得出。若饑，可取井中物食之。』如其言入井，中多蛟龍，然見叟輒避其路。於是隨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飢。半年許，乃出蜀青城山，因得歸洛下，問張擧。擧曰：『此仙館丈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尋洞却往，不知所之。《玄中記》云：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爲三道，西北通崑崙。《茅君傳》云：青城是第五洞九仙寶室之天，周迴二千里。十洞天之一也，入山十里得至焉。出神仙拾遺

又卷二九引《神仙感遇傳・二十七仙》　唐開元中，玄宗皇帝晝景宴居，昏然思寐，夢二十七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一人寓直，在天不下，我等寄羅底間三年矣，與陛下鎮護國界，不令戎虜侵邊，衆仙每易形混迹遊處耳。』既寤，敕天下山川郡縣，有羅底字處訪之，竟不能得。他夕又夢云：『有音樂處是也。』再詔訪焉，於寧州東南五里，有地名羅川。川上有縣，縣以川名，有羅州山，相傳有洞穴，而翳薈不通。樵牧者聞音樂之聲，詔使尋之，久而不見。忽有白兎出于林中，逕入崖下，尋所入而得嵌竇焉。石室寬博，中有石像二十七眞，得之以進。乃於內殿設位，晨夕焚香，躬自瞻謁，命夾紵工作二十七像，送于本洞。於其處置通聖觀，改縣爲眞寧以旌之。賜寶香及爐。爐今猶在。鄉里之人言，昔年有底老者，不知所來，龐眉皓髮，異於他叟，或出或處，鄉俗咸敬之。於山下賣酒，常有異人來飲，或藥童樵父，來往其家。一旦衆異人謂底老曰：『加其醞。更一飲，不復來矣。』如其言，加釀以待焉。釀熟，羣仙果至。飲酣，居下者一人。與坐云：『我請刻衆仙之形，以留於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頃之間，備得衆仙眞容，置於洞中，依飲時列坐，皆志仙之名氏於其背，安訖而散去。底老亦不復知所之。時人咸謂仙擧也。底老者，疑其氐宿耳。後著作郎東門詰爲贊序以紀之。

又卷五三引《神仙感遇傳・維楊十友》　維楊十友者，皆家產粗豐，守分知足，不干祿位，不貪貨財，慕玄知道者也。相約爲友，若兄弟焉。時海內大安，民人胥悅，遽以酒食爲娛，自樂其志，始於一家，周於十室，率以爲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滓弊，氣貌羸弱，似貧窶不足之士也，亦着麻衣。預十人末，以造其會。衆既適情，亦皆憫之，不加斥逐。醉飽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於衆曰：『余力困之士也，幸衆人許陪坐末，不以爲責。今十人置宴，皆得預之。席既周畢，亦願力爲一會，以答厚恩。』約以他日，願得同往。至期，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貧叟果至，相引徐步，詣東塘郊外，不覺爲遠。草莽中茆屋兩三間，傾側欲摧，引入其下。有丐者數輩在焉，皆是蓬髮鶉衣，形狀穢陋。叟至，丐者相顧而起，牆立以俟其命。叟令掃除舍下，陳列蘧蒢，布以菅席，相邀環坐。日既旰矣，咸有饑色。久之，各以醯鹽竹筯，置於客前。逡巡，數輩共擧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於席中，以油帀幕之。十友相顧，謂必濟饑，甚以爲喜。既撤油帀，氣燻燻然，尚未可辨。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兒，可十數歲，已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使衆就食。衆深嫌之，多託以飫飽，亦有忿恚逃去，都無肯食者。叟縱意飡啖，似有盈味。食之不盡，卽命諸丐擊去，令盡食之。因謂諸人曰：『此所食者，千歲人參也。頗甚難求，不可一遇。吾得此物，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身爲上仙。衆既不食，其命也夫。』衆驚異，悔謝未及。叟促問諸丐，令食訖卽來。俄而丐者化爲青童玉女，幡蓋導從，與叟一時昇天。十友刳心追求，更莫能見。

又卷六一引《神仙記・天台二女》　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遠不

得返，經十三日饑，遙望山上有桃樹子熟，遂躋險援葛至其下，啜數枚，饑止體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菁葉流下，甚鮮妍。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焉，乃相謂曰，此近人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盃，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杯來。』劉、阮驚，二女遂忻然如舊相識。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南東二壁，各有絳羅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各有數侍婢使令。其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美。食畢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堉來。』酒酣作樂，夜後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鄉，歸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零落，已十世矣。

又卷六三引《集仙傳・驪山姥》　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黃帝《陰符》本，絹素書，緘之甚密。題云：大魏眞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以糜爛，筌抄讀數千徧，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聞之驚。前問曰：『此黃帝《陰符》祕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計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計一千八十年矣。少年從何而知？』筌稽首載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請問玄義。使筌正立，向明視之曰：『受此符者，當須名列仙籍。骨相應仙，而後可以語至道之幽妙，啓玄關之瑣鑰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脈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眞吾弟子也。然四十五歲，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命坐，爲說《陰符》之義曰：『《陰符》者，上清所祕，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獨機權制勝之用，乃至道之要樞，豈人間之常典耶？昔雖有暴橫，黃帝舉賢用能，誅彊伐叛，以佐神農之理。三年百戰，而功用未成。齋心告天，罪己請命。九靈金母命蒙狐之使，授以玉符，然後能通天達誠，感動天帝，命玄女教其兵機，賜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書乃行於世，凡三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彊兵戰勝之術。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觀其精妙，則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則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較其巧智，則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一名《黃帝天機之書》，非奇人不可妄傳。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癡，驕奢淫佚者，必不可使聞之。凡傳同好，當齋而傳之。有本者爲師，受書者爲弟子。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違之者奪紀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山石巖中，得加算。本命日誦七徧，益心機，加年壽，出三尸，下九蟲，秘而重之，當傳同好耳。此書至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人學之得其殃。職分不同也。經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蓋泄天機也。泄天機者沉三劫，得不戒哉？』言訖，謂筌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瓠，令筌於谷中取水。既滿，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樹下，失姥所在，惟於石上留麥飯數升。悵望至夕，不復見姥。筌食麥飯，自此不食。因絕粒求道，注《陰符》，述二十四機，著《太白陰經》，述《中台志》、《闡外春秋》，以行於世。仕爲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

又卷七〇引《墉城集仙録・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徽妻也，自號玄同。適馮徽，二十年乃言素志，稱疾獨處，焚香誦《黃庭經》，日二三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將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廡，香風颯然。時秋初，殘暑方甚，而清涼虛爽，飄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校文籍，命諸眞大仙，於六合之內，名山大川，有志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況聞女子立志，君尤嘉之。卽日將親降於此。』如此凡五夕，皆焚香嚴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七月十四日，元君與侍女群眞二十七人，降於其室。玄同拜迎於門，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黃庭》澄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丹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女飇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往往不食，雖眞仙降眄，光景燭空，靈風異香，雲璈鈞樂，奏於其室。馮徽亦不知也，常復毀笑。及黃巢犯關，馮與玄同寓晉陵。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濱口，欲抵別墅，忽見河濱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迎候狀。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愕不進。玄同曰：『無懼也。』卽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曰：『未也，猶在春中。但去，無速也。』遂各散去。同舟者莫測之。明年二月，玄同沐浴，餌紫靈所賜之丹。二仙

女亦密降其室。十四日，稱疾而卒，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庭宇，形質柔緩，狀若生人。額中有白光一點，良久化爲紫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寸。十五日夜，雲彩滿空，忽爾雷電，棺蓋飛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而已。異香群鶴，浹旬不休。時僖宗在蜀，浙西節度使周寶表其事，詔付史官。

又卷二九四引《中興書・王猛》 王猛者，北海人。少貧賤，曾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猛隨去，行不覺遠，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鬢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價，遣人送猛出。既顧視，乃嵩山也。

又卷三一三引《玉堂閑話・葛氏婦》 兗之東鈔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齊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云：天齊王之愛子，其神甚靈異。相傳岱宗之下，樵童牧豎，或有逢羽獵者，騎從華麗，有如侯王，即此神也。魯人畏敬，過於天齊。朱梁時，葛周鎮兗部署，嘗擧家婦女遊於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婦美容止，拜於三郎君前，熟視而退。俄而病心痛，踣地悶絕久之，擧族大悸。即禱神，有頃乃瘳，自是神情失常，夢寐恍惚，嘗與神遇。其家懼，送婦往東京以避之。未幾，其神亦至，謂婦曰：『吾尋汝久矣，今復相遇。』其後信宿輒來。每神將至，婦則先伸欠呵嚏，謂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屬耳伺之，則聞私竊語笑。逡巡方去，率以爲常，其夫畏神，竟不敢與婦同宿。久之婦卒。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九《張郎中》 張郎中薦，高密人，登明經第。山東風俗：遇正月，取五姓處女年十餘歲者共卧一榻，覆之以衾，四面以箕扇之；良久有一女子如夢寐，或若刺文繡，或若事筆硯，或若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平聲天卜以乞巧。薦有女十餘歲，因卜，有一仙女日來教之。遇其去，即留一女童爲伴，他人弗見。自此凡女工、音律、書札不學而自能。歲餘，女晝寢，忽驚呼而覺，曰：『仙女今日上天赴會，令我與童子偕在園中嬉遊。園有一井，覆以巨石，戒童子曰：「勿令此女窺井也。」仙女既去，我遂發石觀之，見羣鬼異形怪狀，攀緣爭出。我驚呼，童子遽取棺亂捶，鬼復入，取石窒之。自此仙女怒而去。』既笄而嫁，生數子。先君與薦善熟，聞其事。

又卷一〇《蔡侍禁》 蔡侍禁者，故參知政事文忠公之近屬也。景祐中，常爲京城西巡檢。一日，冠帶坐廳事，有綠衣蒼頭展刺云：『郎君奉謁。』旋見一少年，狀貌如十五六人，衣淺黃衫，玉帶紗帽，升階拜伏。自稱『郎君』，云：『前世與兄爲昆弟。』固請納拜。蔡知其異，不得已受其禮。與之偶坐，凝定神思，拭目熟視之曰：『郎君必天地間貴神也，何故惠然相過？』曰：『先居安上門譙三十年，今期滿，爲皇城司主者所遣，故詣兄求一居止之所。』蔡曰：『某之廨宇湫隘，豈堪郎君之處也？』即詣西廡下貯蒿秸之室曰：『乞糞除之，補隙封戶，得此足矣。』乃辭去。蔡亦俛俛，令從者潔其室，而扃鎖焉。少時，有虹梁自東南抵室門而止，驢駕橐駝負載巨橐者，罔知其數。復有金飾犢車，垂珠簾，張青蓋者數十乘。又有衣錦袍，屬橐鞬而騎者，執撾而趨者，左右前後亦數千人。有伶人百餘，衣紫、緋、綠袍，奏樂前導。郎君者，乘馬按轡徐行。其後又有臂鷹隼，率獵犬洎四夷之人數百，偕入於室中。大抵類車駕之儀仗，他人弗之見也。俄頃，郎君復至，叙謝再三：『幸得居此，必無絲毫奉擾。苟有凶吉，謹當奉報。但勿令家人穴壁竊覘。或要相覿，宜焚香密啓，即至矣。』言訖不見。蔡氏舉族大恐怖，雖白晝不敢正視其室。月餘，寂無他怪，間聞合樂聲如聞□風傳自遠而至者。自此差不懼。蔡之細君由隙窺之，見郎君者乘步輦，擁姬侍數百，皆有殊色。樓觀壯麗，池館邃奡，若宮室然。蔡有男，卒已十餘年，亦侍其側。因燔香已告，郎君即至曰：『嫂何爲者？』對以求見亡男。曰：『嫂子在郎君處甚樂，無用見，恐因驚而他適，則有所苦。』懇告以母子之情。呼出，母見即大慟，急就之，遂滅去。嘆曰：『果驚去矣。』又數月，遇蔡誕辰，贊紈素數疋以爲壽。舉視之，若煙綃霧縠，又如以蛛絲組織而成，固非女工之所能杼軸也。逮半歲，來告曰：『兄已授明越巡檢，明日宣下。今先兄往彼擇閫室而止焉。楊子江神相與素善，恐知是親戚，故起風濤相戲，不須憚也。』言訖即不見。虹梁自室門而起，南望無際，輜重儀衛如來時。翌日，果徙明越巡檢。將至任一日，郎君前方丈悉水陸珍品，顧蔡曰：『非敢故爲異味，有吝於兄，恐不相益耳。』到任又半年，一旦來見曰：『與兄緣數已盡，

從此辭矣。』復由虹梁而去，竟不知所適。蔡族亦無他咎。故客省張公亢守平涼之日說斯事，公亦有傳。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一《顏魯公》　顏眞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皆餞行於長樂坡。公醉，跳躑撫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又曰：「七十有厄即吉，他日待我以羅浮山。」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大梁，希烈命縊殺之，瘞于城南。希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生，遍身金色，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見二道士樹下奕棋，一曰：『何人至此？』對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幸寄一封書達吾家。』北山顏家子孫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發塚，棺已空矣。徑往羅浮求覓，竟無踪跡。又曰：『先太師筆法，蠶頭馬尾之勢，是眞得仙也。』

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一六　偃師孫道中爲余言：嘗村居，每月下聞笛聲甚清越。一日因即其聲聽之，在一老桑枝上，記其處。明日往觀，於桑枝上生一仙人橫笛者，其眉宇衣服織悉畢具。因持歸，聲遂絕。道中爲余言如此。道中名元實，有禮學，嘗爲尚書郎，其爲人忠信不妄云。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第三《張道人異事》　張道人，福州福清人，生以樵採爲給。一日樵歸，於山道遇二道人對棊，弛擔就觀。棊者忽顧之而語曰：『子頗憶與吾二人同學之勤否，我亦以子沈滯人間，未能遠引也。今子困躓亦已至矣，復能從我竟學乎！』張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語之曰：『我安能從爾學神仙也，我將學大乘法，爲浮圖氏，不久吾師至矣。』棊者問子師爲誰，曰：『今敕住秀州崇德福嚴寺眞覺大師志濟是也。』即負樵還家。翌日入城市，以相字爲名，而言人禍福，率皆如見。歲餘，黃八座裳自明守移鎮至郡，實攜志濟而來。張即投之祝髮，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擇佛宇敝壞者，輒入居之，不俟遣化，而施者雲集，至鼎新而遷他所。福人甚欽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將監司而下，環視無策，或有言何不呼張道人也。郡官曰：『張道人何知鬱攸之事，而須呼之也。』既而火迫郡署，至取郡額投火，以從厭勝之說，其烈愈熾。不得已使召之，應呼而至。即長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誦「心火滅凡火滅」六字。張乃攜瓶水上履層簷，騰踔如飛，亦大稱誦六字，水所過處，火不復延，須臾遂止，今尚存。所傳異事不止此也。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六《絳縣老人》　周公才，字子美，溫州人。政和初爲絳州絳縣尉，沿檄晉州，過姑射山，進謁眞人祠。方下山，一人草衣丫髻，坐道左，睨周曰：『尊官大好，然須過六十方快。』周時年三十餘，又與絳守同姓，守爲經營薦書數章，自意後任當改秩。聞其言，頗怒，而言不已，益忿忿，取劍欲擊之。忽騰上樹杪，復躍下，入木根穴中。周舉劍擊樹，其人呼曰：『我乃青羊也，與公誠言，何相苦如此！』周捨去，會日將暮，即止山下邸中。有道人先在，以一鶴及僕鐵鬼自隨，揖周曰：『天氣差寒，能飲一杯乎？』酒至冷，不可飲。道人畫柊作『火』字，置杯其上，俄頃即熱。飲畢，含餘瀝噀壁間，復噀周面曰：『爲君祓除不祥。君今日必見異物。』具以前事告。曰：『是矣，是矣，然亦不足怪。君知之乎？此正昔所遇呂洞賓老樹精輩也。』又取鯉鮓共食。時落日斜照盤上，鮓皆作五色。笑曰：『略見張華手段。』迨夜，各就寢。拂旦行，道人已起，曰：『欲與君款語，而行李甚遽，奈何！』是日入邑境，薄晚，不值驛舍，就民家假室。鐵鬼忽至曰：『先生以昨日不成款，今當相就，令我先攜酒果來。』周曰：『先生安在？』曰：『至矣。』周出迎，遙望道人跨鶴，去地數尺而行。既至，民帥妻子以下羅拜，道人亦慰接之曰：『爾家皆無恙否？』民跪白曰：『縣尉至，方患無伴，而先生偶來。某家有麥麪，適又得驢肉，欲作不托爲供，何如？』道人頷之。民揖坐東向，而周爲客，食罷，步至牆下共飲，周連引滿，頗醉，不覺坐睡。及醒，但鐵鬼在傍，曰：『先生不能待，已去矣。』獻一桃甚大，曰：『先生令君食此，當終身無病。後八十年相會於羅浮山。』周遜謝，且贈錢二百。大笑曰：『我何所用！』長揖而別，指顧間已不見。民曰：『是古絳縣老人也，今爲地仙，時一遊人間，識之者皆過百歲。某自少獲見之，今亦八十矣。』周始悔恨，果連蹇二十餘年甫得京秩，後監進奏院。紹興十六年，以正旦朝謁，感疾，召鄉人林亮功飯，具言平生所履，乃及此事。又三日而亡，壽止六十八。所謂羅浮再會之語不可曉云。林君說。

又丁志卷一八《李芟遇仙》　濟南李芟，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暇則縱遊湖山。嘗欲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迷路，見青衣道人林下斸笋，芟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

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笋。』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芰皇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門下，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洎歸舍，不復飲食。其從兄大猷莫爲諸王宮教授，將之任，遣僕致書。見其顏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至，卽已去，云游茅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大猷爲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報：『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唯繪像存。』

宋・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一《承奉公陸倚得延年益壽神仙之術》 承奉公倚，少無宦情，家人勉其從吏。初爲餘杭尉，沿檄出邑，道逢一皓鬢翁，遽下拜之。翁趨避，公隨其所之，翁知其勢不可辭，遂曰：『尊官何以知某爲異人？』公曰：『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獨無，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欲學者何術耶？貧道有黃白之術當奉傳。』曰：『不願。』又欲授以黃帝房中秘術，皆不願。翁曰：『然則尊官所欲者何？』曰：『所願延年益壽神仙之術爾。』翁遂授之以秘訣。同行里許，忽不見。公卽棄官逕歸其家。築草堂三間於家側，日夜寢處其中。獨有一老兵執役，每日濯其冠，弊則更之。老兵不執役，則屏於舍外，常聞其中若有對語者，近聽之則寂然。如是者四十餘年，雖去家跬步，未嘗過而問焉。一日，忽召其子，令灑掃，見朝衣香案。其子怪問其故，公曰：『少頃，有召命至矣。』已而果召公赴闕。公謝恩畢，辭命，復入草堂。其後將終，謂其子曰：『死生如旦晝，勿以爲念。』笑坐而逝。先一夕，天慶觀羽士，夢有神人告之，曰：『陸某乃河伯水官交代，急遣騎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漲，浸沒其家三尺許。家人登避，救死不暇。沃及公尸，頃刻，水退。舁斂，輕如紙，則公爲水仙矣。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一《浮海遇仙》 台州士人陳夢協，平生隱居不出仕。宋咸淳中，偶遇商人浮海，求從之，以縱觀覽。一日，遭颶風，漂至海中一山下。見山上喬松不可以萬計，望山巔只露些子樓閣，岸側有小茅庵，榜以『雪溪』兩字。檐下坐一老人，旁侍小童。陳與長揖，老人問曰：『汝何人而至此？』陳具以實告，老人曰：『旣住天台，今棄夢鼎安樂否？』陳答曰：『已拜相。』老人曰：『煩拜意，亟投黃扉之榮，早尋綠野之樂。更踰十數年，宋鼎移矣，恐有後患。』陳曰：『先生是何神仙？』老人曰：『止可與言舊日同舍生，今主海上雪溪。』與茶一甌，撫手曰：『快循岸去，便可尋船。』陳歸，不敢與他人言，密以告葉。後葉罷相歸鄉，朝廷再召不赴者以此。信知大事神仙知之久矣。

又卷二《神救產蛇》 建寧府徐清叟子婦懷孕，十有七月不產，舉家憂懼。忽一婦人踵門，自言姓陳，專醫難產。徐喜，留之，以事告陳婦。曰：『此易耳。』令徐別治有樓之室，樓中心鑿一竅，樓下周圍用板釘壁，置產婦於樓，陳婦同居焉。陳令備數僕持杖樓下，候有物墮地卽箠死之。陳婦以產婦吹呵按摩，但見產一小蛇，長尺餘，自竅而下，羣僕箠殺之。產婦平安，全家舉手相慶，重以禮物謝之，俱不受。但需手帕一事，令其親書『徐某贈救產陳氏』數字。陳曰：『某居福州古田縣某處，左右鄰某人，異日若蒙青目，萬幸。』辭別出門，忽已不見，心常疑異之。後徐知福州，憶其事，遣人尋訪所居鄰舍，云：『此間止有陳夫人廟，常化身於世救治難產。』細視之，則徐所題之手帕縣於像前。人歸以報，徐爲請於朝，增加封號，宏其廟宇。凡有祈求男嗣及婦人難產，禱之立應，至今香火尤盛。

明・談遷《棗林雜俎》義集《天門》 鄒洗馬德溥疾篤，幼孫方六七歲，同二三女童，見天門開，空中有大白鶴，背跨冠緋秉笏者，兩翼金甲神挾侍弓刀，鶴飛欲下，又旋轉再四，須臾入室不見，僅白雲從庭左角自地及簷而去。不旬日鄒逝。姑蘇沈文宇，雖優人而事母至孝。嘗語予曰：『萬曆癸丑七月三日，露坐中夜，俄天門開，流光滉耀，朱几上罇爐歷歷在目。亟呼母出視，母命拜，良久而隱。戊子九月二十五夜，漏且盡，天門開，有火龍自東向西北，又一龍相接，掉尾落數小星。』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六 王士寧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百廿矣。少慕長生，不受室。走蜀，入雪山，見一老人卧深洞中，長三尺許，如小兒。因執役左右。老人不火食，坐側懸一囊，中類麨，飢輒取啖，渴則掬磵水飲升許。士寧飢，老人授以囊，苦澀不能咽，乃拾山果啖之。如是三年，老人授以道，令出山，在濟寧深巷中居六十年，久絕炊烟，惟日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而已。人餽遺輒不受。指揮王宣者駭曰：『吾上世有族祖士寧，好道，棄家去，不知所終，翁其是與？』扣家事，符合，因日與往來。成化中，朝命徵之，楊文懿過濟造問，但

曰：『靜坐寡欲耳。』因曰：『我老無能，朝廷過聽召我，我未聞道，但習靜已久，乃日與人接，大敗吾事。』文懿從問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百無所知。』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三《斧柯山》　斧柯山海內有四。其在端州者，宋時凡采石斧柯，祭以中牢，不爾則雷電晦冥，失石所在，爛柯處在山高頂。王質事，有無不可知。然山下姓王，多有稱質子孫者。成化間，東溪嚴氏子入山，方一假寐，家中妻子，已失之二月矣。所裹未及果腹，啓視杭香無恙，土人至今駭言之。山乃桂源第二峯，有仙奕枰。枰中棋子隱起，黑白判然，有手掌痕跡。石如屏如几者七八聚，旁有樹甚怪，千百年物也，不知其名，但稱之曰仙樹。又有樹生附石，非椒非榕，冬月作白花頗香，蓋茲源之桂云。山石巉巖，游人項背相抵，行於劍脊者，馬槃者，蝸穴者，皆不能有所攀援。得猿梯鳥棧，以爲康莊矣。如此者，凡歷三十六峯乃達。東望山窩數十峯，有青灣脩。西出谷口，有湩湖脩。其外有磡田與西岸十三村，皆腴沃而汙萊半之，大抵桂源山爲峯百數十計，皆黑墳肥饒，巔亦滋潤，蓋土膏泉脈透靈結液所致。是宜畬禾，及桐油、茶、笋、豆、芋之屬，而脩稀力薄，棄爲灌莽。極望無一茂陰，可嘆也。舊有爛柯寺，今無。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六《寄櫜致富》　吳門有某行賈虧本，抑鬱無寥。一日，有老翁來寄櫜，甚重。一去年餘，幷無蹤蹟。因發之，盡黃白物也。暫取運用，致貲鉅萬。越數年，翁忽至，詢知其故，故數還之。翁笑曰：『我欲此物何爲？我實仙也。汝命應富，但須祀我一室，每晨以火酒一盃、雞子十枚供我座前便足矣。』如其言，如此者數十年。後其子孫不甚信，祀奉稍怠，遂屢患火災，不十年而大敗。

清・毛祥麟《墨餘録》卷八《記許靜山夢異》　凡事之恍惚難憑者，輒曰如夢。至明是夢，而其中曲折，竟能悉記無訛，即有不倫處，仍復歷歷如繪，是無論其驗否何如也，就夢以言，亦足誌異，則如許靜山之所夢是已。靜山，無錫人，年少好學。館我邑城南王氏，與次兒錫鏞爲文字交，頻顧余齋。乙丑夏，以所記《虹西草堂夢異》見示。閱之，誠有足異者，因特筆之如左。曰：

壬戌重陽後四日，余自上海移寓浦東之黃樓，薄暮抵岸，下榻虹西草堂。舟行勞倦，乃亟就枕。甫交睫，似有友人數輩，來邀踏月，辭以力憊，不聽，強拉出戶。仰視恍見疏星數點，斜月漸西，耳聞擊柝聲隱隱。行約里許，忽見峭壁插天，俯臨絕澗，左顧竹木蓊蔚處，格磔聲類水鳥。方徘徊間，一異獸越澗來，作勢直撲，月色微茫中不辨何物，但見金睛睒閃，且撲且吼。乃駭絕狂奔，俄望半里外似有人煙，急趨之，則一市肆。時人語陡喧，吼聲遠而路復莫辨。同往諸友，亦無一在側。方擬少息，人叢中忽出一老嫗，向之大詬，幷袖瓦礫擲之。驚視，又不識，乃急走避。嫗詈嘀嘀，猝不可辨，如云狂生害人而已。方窘，忽聞後有呼之者，曰：『靜山，盍少待同行？』回視，則素識吳翁也。問：『何踉蹌乃爾？』因告之故。且曰：『纔脫虎口，又橫遭惡詈，可謂無妄之災。』吳笑曰：『此亦自有前因耳。』余訝其語不稽。吳曰：『此去西數里，有碧霞君廟，盍一游乎？』遂挈之行。頃見丹甍十仞，高出雲際。屋後樓閣重疊，隱隱有人。吳曰：『至矣。』偕之入，則珠簾畫棟，金碧爛然，中塑碧霞君像，香煙繚繞中，微見明璫翠羽，色相莊嚴。因再拜，及起而吳已不知所在。惆悵間，一道童踽躚入，笑曰：『何處狂生，輕涉此地？』乃述所以，幷問歸途。童曰：『老奴殊饒舌。但既到此，當令一廣眼界。』因復導之出廟，不數武，至一園，即所見樓閣處。園中珍禽怪獸，奇花異石，靡不畢具。樓上都有麗人，或彈棋，或鼓琴，或把卷微吟，或憑欄笑語。惟一處，樓窗深閉，環珮無聲。良久，有啓戶出者，則市上嫗也。見客忽返走。余心訝之，步亦隨却。童固言無妨，且囑如有所見，切勿動心。乃唯而入。甫入，即覺溫香一縷，暗沁心脾。旋登一小閣，周視陳設淡雅。東壁有美人圖，似二喬觀書狀。細審，左側一女郎，縞衣玉貌，光艷逼人。意頗動，忽念道童戒，此心急自持，當即揖畫作謝。忽聞耳畔珮聲鏘然，若有答拜者，心疑畫中人或下，急注目，果見一倩女，與挂壁者無二。時殊錯愕，而麗人轉從容，徐曰：『不見僅二十年，直如此生疏耶！』遂導使入內。內復有一麗人，倚檻觀書。既見，即起立，整衣斂拜，余亦拜。測其年可十五六，衣碧綃，裳作淺綠色，仙骨姍姍，視縞衣人尤艷也。迷離久之，自念得無是夢，方涉想，二女即相顧笑，若會意者。縞衣人曰：『塵中人日在夢中，而常自以爲覺。今我輩幸不墮落，無怪郎君憒憒然以覺爲夢也。』碧衣人點首不語。縞衣人又曰：『阿妹向日，似怪郎君薄倖，

我嘗爲渠解說，阿妹不信，今竟何如？」碧衣人俯首而嘆，似不勝幽怨。余惘然若失，曰：『卿言二十年前事，今尚有鴻爪可尋乎？』縞衣人卽就書架取一小冊授之。冊記昔年有書生，讀書山中，山有園，爲大姓別墅，墅中二女同居，才色雙絕，聞書聲，屬意焉。生於暇日偶一至園，亦曾見之。第鄰窺宋玉，我薄相如，初無兒女情也。生旋遘疾卒。二女因之亦相繼病，病中有倡和詩詞，幷載冊中，哀怨之音，令人泣下。始知爲余前生事，卽吳翁所謂有因者非耶。末署沁雲女子記，倩雲女子手書。披覽之餘，未免悲感交集。縞衣人顧之曰：『癡生夢醒否？人生泡影，昔何在，今何歸，尙弗悟耶？』余斂容起謝曰：『當年情事，實出不知。今睹斯編，感極生愧，天台在邇，僕豈無心？但劉郎尙有父母在，未敢以身許人也。』碧衣人首肯數四，曰：『郎君侍奉正長，姑與君作十年約可耳。』俄有一垂髫女捧茶至，杯小類口脂合，茗色深綠，飲之，寒芬震齒。因曰：『無怪卿等常以冷眼視世人，此亦清涼世界中味也。』縞衣人微哂曰：『君誤矣。儂輩腸最熱，不爾卿烏得至此？』顧侍女取新釀碧桃露來，爲郎君壽。旋見攜一綠玉斗至，芳液滿中，熊熊然作琥珀色，釂之，奇香暖腸胃，遂謝飲。忽憶老嫗，微叩之，知爲碧衣人乳母。頃以追理昔年致病之由，不無抱怨，卽顧左右呼嫗。垂髫女進曰：『渠於郎君登樓時，已挈海棠妹往東山掃花去矣。』因問十年之約，當是何解。碧衣人曰：『此但問君故人嵇仙可矣。』縞衣人又云：『郎君前生幸無他過，唯塵心未死，不免一度輪迴，此後行藏，善自珍攝。』譚甫密，忽聞戶外道童呼曰：『碧霞君詔宣群仙，宜速去。』乃共起，然是時，離別之情覺俱不自禁也。既出，童曰：『曩戒子勿動心，何違我言？』曰：『無之。』曰：『果爾，何頃刻間悲喜紛集也？』乃謝過。因問二女仙乎？曰：『然。』曰：『仙則何以有感疾之事？』童曰：『此幻境耳。君何執滯乃爾？』行次，俄見有一黑犬蹲地，而又不類。童曰：『識之，此烏龍也。昔爲昆侖奴計擒，夫人以二女幽貞，給使守戶。君前夕倘不遇渠，安得來？』夫人蓋卽碧霞君也。因念前緣旣了，擬再一叩未來，方動念，童卽曰：『子三十歲大佳矣，但君來已久，宜亟歸。』俄至一處，洪濤萬頃，浩無津涯。童拱手作別曰：『送君從此止耳。茫茫塵海，登岸何時？有「愼靜」二字贈君，當謹守之。幷寄聲太夫人，慘綠少年之感，不敢忘也。』言未已，見有一舟破浪來，近視，弟瑛也。大聲曰：『兄曷不歸？兩大人夢卜無靈，望眼幾穿矣！』喜極遽登，不暇細問。未幾而里門在望，恍惚間已入拜父母，具陳所遇。父曰：『我自歸里後，兵塵漸息，日夕念汝，嘗寄音至海上。風聞數月前，汝已歸里。我日內急欲西行，汝弟何處不覓？誰知汝在海外，作此荒唐大夢耶。』時方伏地泣謝，忽見母氏作沉吟狀曰：『止，止！此事亦甚怪。記昔年坐蓐時，曾夢大士攜兒入曰：「此子聰明，惜其福稍薄。」臨去又云：「待渠大時，囑以愼靜，雖不長生，或不至忘却本來也。」以故命爾乳名曰愼卿，字曰靜山。向以此事涉誕，未嘗語人。豈意二十年後，又有此重公案？所謂碧霞君者，或卽大士化身耶？』因又述慘綠之語，母亦不解。方相嗟異，而耳畔鷄聲喔喔，睨窗上，朝暾已紅，則身固在虹西草堂中也。披衣凝想，不勝惆悵。靜山復言：庚申夏避兵虞山，夢一麗人，授之雙璧，幷有『芙蓉鏡下相逢日，記取神山兩玉人』句。時以爲科名吉兆，遂改名珏。若小名及字，固皆幼時母氏所取，但未聞大士入夢耳。正不知女郎十年之約，及道童大佳之言，復何如也。聞夢中道童之貌，酷類其友嵇君子安。嵇故靜山總角交，長二歲，器宇清俊，而自庚申亂後，久不得音耗。吳爲同邑人，號省三，嘗賣卜滬上，幷述夢未遂年，其尊君卽歸道山，似合夢中急欲西行語。而所謂吳翁者，亦於是年謝世。是雖夢境無憑，然亦自有適符者，因亟錄之，以再觀其驗。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五　安吉典史周君言：其家有一傭媼，乃老寡婦也。在周氏數十年，家人皆敬遇之，不與他媼等。爲人良善，凡家人詬誶，必委曲解釋之。每食無鮭菜，惟醬腐乳一味而已。自云夜間一合眼，卽有婦人衣藍布衫者與之俱，如是數年，習見之，亦不爲怪。一夕，婦謂媼曰：『今有極樂之境，當與爾一游。』媼唯唯。忽聞聲如辟歷，眼前有雙門洞開，婦與媼並入其中，堂宇軒敞，陳設華麗，儼然富貴家也。既出，婦謂之曰：『汝知此何地乎？此地卽在爾身。曩所入之門，卽爾頂門也。』媼自捫其頂，則頂門已開，如小兒之有囟矣。自是每夕必至其處，婦亦輒與之俱，但不復聞辟歷聲耳。媼自與婦人游，能見人所不見，或空中有神明經過，媼能見之。故凡便溺，必閉窗牖，且施幕帘，不使有一隙漏光，懼瀆神也。忽一日，向空叩頭不已。人問故，曰：『關帝

過也。吾見關帝之後有黑雲隨之，恐將雨矣。』時晴日杲杲，初無雨意，俄而雷雨大作，人乃信之。問關帝之狀若何，曰：『與廟中所塑無異。』又問神在空中如何行走，曰：『凡神所至，必有白氣圍之，止見上身，不見其足也。』又數年，媼忽買黑棗啖之，日食無算。怪而問之，曰：『吾每夕與共之婦人，乃觀世音菩薩也。今將從菩薩去，而以生平飲食太菲，壽數雖終，而食祿轉未盡，不能遽脫俗塵，故食棗以盈其數也。』不數日，媼果無疾而卒。

仙境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〇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各舉四仲之氣以爲樂章。仲春律中夾鐘，乃作輕風流水之詩，醼於山南；律中蕤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合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漢末猶在。其山又有靈洞，入中常如有燭於前。中有異香芬馥，泉石明朗。採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迴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衆女，霓裳冰顏，艷質與世人殊別。來邀採藥之人，飲以瓊漿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簫管絲桐。餞令還家，贈之丹醴之訣。雖懷慕戀，且思其子息，却還洞穴，還若燈燭導前，便絕饑渴，而達舊鄉。已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鄰，唯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採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其人說於鄰里，亦失所之。

唐・谷神子《博異志・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鷄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閤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敕曰：『勒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卻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漱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閬、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卻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卻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攜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劃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眞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劒閣鷄冠山側近逢之，

後莫知所在。

又佚文《白幽求》 唐貞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頻年下第，其年失志後，乃從新羅王子過海，於大謝公島，夜遭風，與徒侶數十人，爲風所飄，南馳兩日兩夜，不知幾千萬里，風稍定，徐行，見有山林，乃整棹望之，及前到，山高萬仞，南面半腹有城壁，臺閣門宇甚壯麗。維舟而昇，至城一二里，皆龍虎列坐於道兩邊，見幽求，乃眈眈而視幽求。幽求進路甚恐懼，欲求從者，失聲彷徨，次於大樹，枝爲風相磨，如人言誦詩聲，幽求諦聽之，乃曰：『玉幢亘碧虛，此乃眞人居。徘徊仍未進，邪省猶難除。』幽求猶疑未敢前，俄有朱衣人自城門而出，傳敕曰：『西嶽眞君來遊。』諸龍虎皆俯伏曰：『未到。』幽求因趨走前見，朱衣人不顧而入。幽求進退不得，左右諸龍虎，時時目幽求。盤旋次，門中數十人出，龍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隨之，至維舟處，諸騎龍虎入，皆履海面而行，須臾沒於遠碧中。幽求未知所適，舟中具饌次，忽見從西旗節隊伍僅千人，鸞鶴青鳥，飛引於路，騎龍控虎，乘龜乘魚。有乘朱鬣馬人，衣紫雲日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幽求但俯伏而已。乃入城門，幽求又隨覘之。諸龍虎等依前列位，與樹木花藥鳥雀等，皆應節盤迴如舞，幽求身亦不覺足之蹈之。食頃，朱衣人持一牒出，謂龍虎曰：『使水府眞君。』龍虎未前，朱衣人乃顧幽求授牒。幽求未知所適，朱衣曰：『使水府。』以手指之，幽求隨指，而身如乘風，下山入海底，雖入水而不知爲水，朦朧如日中行。亦有樹木花卉，觸之珊珊然有聲。須臾至一城，宮室甚偉，門人驚顧，俯伏於路。俄而有數十人，皆龍頭鱗身，執旗杖引幽求入。水府眞君於殿下北面授符牒，拜起，乃出門。已有龍虎騎從，儼然遂行，瞬息到舊所。幽求至門，又不敢入，雖未食亦不覺餒，少頃有覓水府使者，幽求應唯而入，殿前拜，引於西廊下，接諸使下坐。飯食非人間之味，徐問諸使中：『此何處也？』對曰：『諸眞君遊春臺也。主人是東嶽眞君，春夏秋冬各有位，各在諸方，主人亦各隨地分也。』其殿東廊下，列玉女數百人，奏樂，白鶴孔雀皆舉翅動足，更應玄歌。日晚乃出殿，於山東西爲迎月殿。又有一宮觀望日，至申時明月出矣，諸眞君各爲迎月詩，其一眞君詩曰：『日落煙水黯，驪珠色豈昏。寒光射萬里，霜縞遍千門。』又一眞君詩曰：『玉魄東方開，嫦娥逐影來。洗心兼滌目，光影遊春臺。』又一眞君詩曰：『清波滔碧烏，天藏黯黮連。二儀不辨處，忽吐清光圓。』又一眞君詩曰：『鳥沉海西岸，蟾吐天東頭。』忘下句。其餘詩並忘之矣。賦詩罷，一眞君乃命夜戲。須臾童兒玉女三十餘人，或坐空虛，或行海面，笙簫衆樂，更唱迭和。有唱步虛歌者，數十百輩，幽求記其一焉。詞曰：『鳳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雲語，冷風颯颯吹鵝笙。』至四更，有緋衣人走入，鞠躬屈膝白，天欲曙，唯而趨出，諸君命駕各辭。次日，昨朱衣人屈膝言曰：『白幽求已充水府使，有勞績。』諸眞君議曰：『便與遊春臺灑掃。』幽求恍惶，拜乞卻歸故鄉。一眞君曰：『卿在何處？』對曰：『在秦中。』又曰：『汝歸鄉何戀戀也！』幽求未答。又曰：『使隨吾來。』朱衣人指隨西嶽眞君。諸眞君亦各下山，並自有龍、虎、鸞、鳳、朱鬣馬、龜、魚、旛、節、羽旄等，每眞君有千餘人，履海面而行，幽求亦操舟，隨西嶽眞君後，自有便風，迅速如電，平明至一島，見眞君上飛而去。幽求舟爲所限，乃離舟上島，目送眞君，猶見旗節，隱隱而漸沒。幽求方悔恨慟哭，而迢迤上島行，乃望有人烟，漸前就問，云是明州，又卻喜歸舊國。幽求自是休糧，常服茯苓，好遊山水，多在五嶽，永絕宦情矣。

唐・薛用弱《集異記》卷一《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尚。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曈曨，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脩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於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賫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眞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溢。新宮宏宏，崇軒巘巘。雕珉盤礎，鏤檀竦棼。壁瓦

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眞班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幩人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兗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又《李清》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爲州里之豪甿。子孫及內外姻族，近百數家，皆能遊手射利於益都。每清生日，則爭先餽遺，凡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壎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寧復有意於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餽吾生日衣裝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緘之一室，曾未閱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糞土，竟何爲哉！幸天未錄吾魂氣，行將又及吾之生辰，吾固知爾輩又營續壽之禮，吾所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續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願無止絕，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爾輩志不可奪，則從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于今六十載矣，而曾無影響。吾年已老耄，朽蠹殆盡，自期筋骸不過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尙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吾阻。』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峯頂中裂，豁爲關崖。州人家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雲門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簀，以轆轤自縋而下，以纖縻爲媒焉。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爾則出吾於媒末。設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諫曰：『冥寞深遠，不測紀極。況山精木魅，虵虺怪物，何類不儲，忍以千金之身，自投於斯，豈久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行簀洪縻之安也。』衆知不可迴，則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齎酒饌，遲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棄簀遊焉。初甚狹細，前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烟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陡絕一臺，基級極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闕其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扣門，俄有青童應門問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何卽遽至？』因令遍拜諸賢。其時日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眞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眞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愼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兼啓東西門，情意飄飄然，自謂永棲眞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爲青州，宛然在目。離思歸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諸眞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瓶中酒一甌，其色濃白。既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無路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無苦無途，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旣遣其歸，須令有以爲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爲不知己。一人顧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旣得，謂清曰：『脫歸無倚，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須臾履地，開目卽青州之南門。而其時纔申末，城隍阡陌，髣髴如舊。至於屋室樹木，人民服用，已盡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卽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新舊，曾無倣像。左側有業染者，因投詣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閭閈，『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聞先祖於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縋南山，

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悒怏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因取所得書閱之，則療小兒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所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產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乃謝門徒云：『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莫知所往。

又《蔣琛》　霅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里。每秋冬，於霅溪太湖中流設網罟以給食。常獲巨龜，以其質狀殊異，乃顧而言曰：『雖入余且之網，俾免剖腸之患。既在四靈之列，得無愧於鄙叟乎？』乃釋之。龜及中流，凡返顧六七。後歲餘，一夕風雨晦冥，聞波間洶洶聲，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會，川瀆諸長，亦聞應召，開筵解榻，密邇漁舟。以足下淹滯此地，持網且久，纖鱗細介，苦於數網，脫禍之輩，常懷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貯慤誠，由斯而來，冀答萬一。能退咫尺以遠害乎？』琛曰：『諾。』遂於安流中纜舟以伺焉。未頃，有龜鼈魚鱉，不可勝計。周匝二里餘，蹙波爲城，遏浪爲地，闢三門，垣通衢。異怪千餘，皆人質螭首，執戈戟，列行伍，守衛如有所待。續有蛟蜃數十，東西馳來，乃噓氣爲樓臺，爲瓊宮珠殿，爲歌筵舞席，爲座榻裀褥，頃刻畢備。其尊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魚數百，吐火珠，引甲士百餘輩，擁青衣黑冠者，由霅溪南津而出。復見水獸，亦數百，銜耀，引鐵騎二百餘，擁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來。至城門，下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覿，五紀於茲。雖魚雁不絕，而笑言久曠。勤企盛德，衷腸悒然。』湖神曰：『我心亦如之。』揖讓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馬。』於是二神立候焉。則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額，青其足，執蠟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餘，擁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於門，設禮甚謹。敍暄涼竟，江神曰：『此去有將爲宰執者北渡，而神貌未揚，行李甚艱，恐神不識不知，事須帖屏翳收風，馮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禮宜躬親，候吾子清塵，得免舉罰否？然竊於水濱拉得范相國來，足以補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劍而前，溪湖神曰：『欽奉實久。』范君曰：『涼德未泯，吳人懷恩。立祠於江濱，春秋設薄祀，爲村醪所困，遂爲江公驅來。唐突盛筵，益增慚慄。』於是揖讓入門。既卽席，則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聞軿闐車馬聲，則有綠衣玄冠者，氣貌甚偉，驅殿亦百餘，既升階，與三神相見。曰：『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傴僂而進。方卽席，范相笑謂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負波濤之困，讒痕謗跡，骨銷未滅，何慘面目，更獵其盃盤？』屈原曰：『湘岸之孤魂，魚腹之餘肉，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然吾聞穿七札之箭，不射籠中之鳥；刷洪鍾之劍，不剸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吳霸越，功成身退，逍遙於五湖之上，輝煥於萬古之後。故鄙夫竊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今日戲謔於綺席，恃意氣於放臣，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剸腐肉於几上！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於是湘神動色，命酒罰范君。君將飲，有女樂數十輩，皆執所習於舞筵。有俳優揚言曰：『皤皤美女，唱《公無渡河歌》。』其詞曰：『濁波揚揚兮凝曉霧，公無渡河兮公竟渡。風號水激兮呼不聞，提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隨步沒，沉屍深入兮蛟螭窟。蛟螭盡醉兮君血乾，推出黃沙兮泛君骨。當時君死兮妾何適，遂就波瀾兮合魂魄。願持精衛銜石心，窮取河源塞泉脈。』歌竟，俳優復揚言：『謝秋娘舞《採桑曲》。』凡十餘疊。曲韻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從河上來，徐處士與鴟夷君自海濱至。乃隨導而入，江溪湘湖禮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踣甕抱石抉眼之徒與？』對曰：『然。』屈曰：『余得朋矣。』於是朱絃雅張，清管徐奏，酌瑤觥，飛玉觴，陸海珍味，靡不臻極。舞竟，俳優又揚言：『曹娥唱《怨江波》。』凡五疊，琛所記者唯三。其詞云：『悲風淅淅兮波縣縣，蘆花萬里兮凝蒼煙。虬螭窟宅兮淵且玄，排波疊浪兮沉我天。所覆不全兮身寧全！溢眸恨血兮徒漣漣。誓將柔荑抉鋸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雲斜月兮空嬋娟。吞聲飲恨兮語無力，徒揚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爲之慘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風高，碧波萬里兮翻洪濤。莫言天下至柔者，載舟覆舟皆我曹。』江神傾盃起舞，作歌曰：『君不見夜來渡口擁千艘，中載萬姓之脂膏。當樓船泛泛於疊浪，恨珠貝又輕於鴻毛。又不見潮來津亭維一舸，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風號。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爲水府之腥臊。』湘王持盃，霅溪神歌曰：『山勢縈迴水脈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嶷，幾人經此泣江籬。年年綠水青山色，不改

重華南狩時。』於是范相國獻境會夜宴詩曰：『浪闊波澄秋氣涼，沉沉水殿夜初長。自憐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裊碧雲飄几席，觥飛白玉灩椒漿。酒酣獨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鄉。』徐衍處士獻境會夜宴幷簡范詩曰：『珠光龍耀火煌煌，夜接朝雲宴渚宮。鳳管清吹凄極浦，朱絃閒奏冷秋空。論心幸遇同歸友，揣分慚無輔佐功。雲雨各飛眞境後，不堪波上起悲風。』屈大夫左持盃，右擊盤，朗朗作歌曰：『鳳騫騫以降瑞兮，患山雞之雜飛。玉溫溫以呈器兮，因砥砆之爭輝。當侯門之四闢兮，壎嘉謨之重扉。既瑞器而無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剡石以爲舟兮，顧沿流而志違，將刻木而作羽兮，與超騰之理非。矜子子於空闊兮，靡羣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顧江魚之腹而將歸。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蘺秋。日晼晚兮川雲收，棹四起兮悲風幽。羈魂汩沒兮我名永浮，碧波雖涸兮厥譽長流。向使甘言順行於曩昔，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雖正寢而死兮，無得與吾儔。當鼎足之嘉會兮，獲周旋於君侯。雕盤玉豆兮羅珍羞，金卮瓊罍兮方獻酬。敢寫心兮歌一曲，無誚余持盃以淹留。』申屠先生獻境會夜宴詩曰：『行殿秋未晚，水宮風初涼。誰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靈鼉振鼛鼛，神龍耀煌煌。紅樓壓波起，翠幄連雲張。玉簫冷吟秋，瑤瑟清含商。賢臻江湖叟，貴列川瀆王。諒予衰俗人，無能振穨綱。分辭皆亂世，樂寐蛟螭鄉。棲遲幽島間，幾見波成桑。爾來盡流俗，難與傾壺觴。今日登華筵，稍覺神揚揚。方歡滄浪侶，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錦前，豈敢言文章。聊歌靈境會，此會誠難忘。』鴟夷君銜盃作歌曰：『雲集大野兮血波洶洶，玄黃交戰兮吳無全壘。既霸業之將墜，宜嘉謨之不從。國步顛蹶兮，吾道遘凶。處鴟夷之大困，入淵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鬱之心胸。當靈境之良宴兮，謬尊俎之相容。擊簫鼓兮撞歌鐘，吳謳越舞兮歡未極，遽軍城曉鼓之鼕鼕。願保上善之柔德，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歌終，霅郡城樓早鼓絕，洞庭山寺晨鐘鳴，而飄風勃興，玄雲四起，波間車馬音猶合沓，頃之無所見。曙色既分，巨龜復延首於中流，顧眄琛而去。

唐・牛僧孺《玄怪録》卷三《開元明皇幸廣陵》　開元十八年正月望夕，帝謂葉仙師曰：『四方之盛，陳于此夕，師知何處極麗？』對曰：『燈燭華麗，百戲陳設，士女爭妍，粉黛相染，天下無踰于廣陵矣。』帝曰：『何術可使吾一觀之？』師曰：『侍御皆可，何獨陛下乎。』俄而虹橋起于殿前，板閣架虛楯若畫。師奏：『橋成，請行，但無回顧而已。』於是帝步而上之，太眞及侍臣高力士、黃旛綽、樂官數十人從行，步步漸高，若造雲中。俄頃之間，已到廣陵矣。月色如晝，街陌繩直，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臺殿。士女華麗，若行化焉，而皆仰望曰：『仙人現于五色雲中。』乃蹈舞而拜，闐溢里巷。帝大悅焉，乃曰：『此眞廣陵也？』師曰：『請敕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可驗矣。』於是作樂雲中，瞻聽之人，紛紜相蹈。曲終，帝意將迴，有頃之間，已到闕矣。帝極喜。人或謂仙師幻術造微，暫炫耳目。久之未決。後數旬，廣陵奏云：『正月十五日三更，有仙人乘彩雲自西來，臨孝感寺道場上，高數十丈。久之，又奏《霓裳羽衣》一曲，曲終西去。官僚士女，無不具瞻。斯蓋陛下孝誠感通，玄德昭著，名應仙籙，道冠帝圖。不然，何以初元朝禮之晨而慶雲現，小臣賤修之地而仙樂陳。則垂衣裳者徒聞帝德，歌南風者才洽人心，豈與盛朝同日而語哉！』上覽表，大悅，方信師之不妄也。

又《劉法師》　貞元中，華州雲臺觀有劉法師者，鍊氣絕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設齋，則見一人，衣縫掖而面黧瘦，來居末座，齋畢而去，如此者十餘年，而衣服顏色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對曰：『余姓張名公弼，住蓮花峰東隅。』法師意此處無人之境，請同往。公弼怡然許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便往，亦當無悶。』法師遂隨公弼行，三二十里，援蘿攀葛，纔有鳥道，經過崖谷險絕，雖猿狖不能過也，而公弼履之若夷途，法師從行亦無難。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逕闊數寸，法師與公弼側足而立。公弼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曰：『爲誰？』曰：『某。』遂劃然開一門，門中有天地日月。公弼將入，法師隨入，其人乃怒，謂公弼：『何引外人來？』其人因闔門，則又成石壁矣。公弼曰：『此非他，乃雲臺劉法師也，余交故，故請來此，何見拒之深也！』又開門，內公弼及法師，公弼曰：『法師此來甚飢，君可豐食遺之。』其人遂問法師：『便能住否？』法師請以後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後青囊中一刀圭糝之，以飲法師，味甚甘香，飲畢而饑渴之想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樂，君盍爲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以水噀東谷中，乃有

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威鳳綵鸞各一對歌，歌甚清。頃之，公弼送法師迴，回顧，惟見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無所見矣。及去觀將近，公弼乃辭。法師至觀，處置事畢，却尋公弼，則步步險阻，杳不可階，痛恨前者不住，號天叫地，遂成腰疾。公弼更不復至矣。昭應縣尉薛公幹爲僧孺叔父言也。

又《古元之》 後魏尚書令古弼族子元之，少養於弼，因飲酒而卒。弼憐之特甚，三日殮畢，追思，欲與再別，因命斲棺，開已却生矣。元之云：當昏醉，忽然如夢，有人沃冷水於體，仰視，乃見一神人，衣冠絳裳，蜺帔，儀貌甚俊，顧元之曰：『吾乃古說也，是汝遠祖。適欲至和神國中，無人擔囊侍從，因來取汝。』即令負一大囊，可重一鈞。又與一竹杖，長丈二餘。令元之乘騎隨後，飛舉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數，山河逾遠，欻然下地，已至和神國。其國無大山，高者不過數十丈，皆積碧珉，石際生青彩篠簹，異花珍果，軟草香媚，好禽嘲嗜。山頂皆平正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無凡樹，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輩。每果樹花卉俱發，實色鮮紅，翠葉於香叢之下，紛錯滿樹，四時不改。唯一歲一度暗換花實，更生新嫩，人不知覺。田疇盡長大瓠，瓠中實以五穀，甘香珍美，非中國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種。原隰滋茂，蓺穢不生。一年一度，樹木枝榦間悉生五色絲纊，人得隨色收取，任意紕織，異錦織羅，不假蠶杼。四時之氣，常熙熙和淑，如中國二三月。無蚊虻蟆蟻蝨蜂蝎蛇虺守宮蜈蚣蛛蠓之蟲，又無梟鴟鴉鶻鴟蝙蝠之屬，及無虎狼豺豹狐狸驀駮之獸，又無貓鼠豬犬擾害之類。其人長短妍蚩皆等，無有嗜欲愛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爲鄰則世世爲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壽一百二十，中無夭折疾病瘖聾跛躄之患。百歲已下，皆自記憶；百歲已外，不知其壽幾何。壽盡則欻然失其所在，雖親族子孫，皆忘其人，故常無憂戚。每日午時一食，中間唯食酒漿果實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無私積囷倉，餘糧棲畝，要者取之。無灌園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畝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國人日相攜遊覽歌詠，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嘗昏醉。人人有婢僕，皆自然謹愼，知人所要，不煩促使。隨意屋室，靡不壯麗。其國六畜唯有馬，馴極而駿，不用芻秣，自食野草，不近積聚，人要乘則乘，乘訖而却放，亦無主守。其國千官皆足，而仕官不知身之在事，雜于下人，以無職事操斷也。雖有君主，而君不自知爲君，雜於千官，以無職事昇貶故也。又無迅雷風雨，其風常微輕如煦，襲萬物不至於搖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潤條暢，不有淹流。一國之人，皆自相親，有如戚屬，人各相惠多與，無市易商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古說既至其國，顧謂元之曰：『此和神國也，雖非神仙，風俗不惡。汝迴，當爲世人說之。吾既至此，迴卽別求人負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飲。飲滿數巡，不覺沉醉。既而復醒，身已活矣。自是元之疏逸人事，都忘宦情，遊行山水，自號知和子，後竟不知其所終也。

唐・李復言《續玄怪録》卷一《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大中初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夐，年可四十餘，傭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夐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禳之，固非無資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曰：『今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以奉報。夐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中知，潛一遊可乎？』夐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潛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夐喜曰：『君眞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左。茂實驚欲迴，夐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夐乘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懼不敢近，夐曰：『相隨，請不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俊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仙掌峯，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覺峻險。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鞭曰：『阿郎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道側。既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入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夐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然，實眞仙之風度也。其窗戶階闥，屏幛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鸞舞鳳，及諸聲樂，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

所到。君宿緣合一到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修其心，三五劫後當復相見。夐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眞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指生死海波，且曰：「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爲山者，掬土增高，不掬則止，穿則陷。夫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修習經六七劫，乃證此身。迴視委骸，積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雖遠，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鎰，爲修身之助。復乘麒麟，令黃頭執之。夐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於井中。夐取去竹杖，令茂實潛卧衾中。夐曰：『我當至蓬萊謁大仙伯。明旦於蓮花峯上，有彩雲東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之，茂實紿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見召，遂奄然耳。不知其多時日也。』家人曰：『取藥既迴，呼之不應，已七日矣。唯心頭尚暖，故未殮也。』明日望之，蓮花峯上果有綵雲去。遂棄官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終不知所在也。

又佚文《李紳》　故淮海節度使李紳，少時與二友同止華陰西山舍。一夕，林叟有賽神者來邀，適有頭痃之疾，不往，二友赴焉。夜分雷雨甚，紳入止深室，忽聞堂前有人祈懇之聲，徐起窺簾，乃見一老叟，眉鬚皓然，坐東牀上。青童一人，執香爐拱立於後。紳訝之，心知其異人也，具衫履出拜之。父曰：『年小識我乎？』曰：『小子未嘗拜覩。』老父曰：『我是唐若山也，亦聞吾名乎？』曰：『嘗於仙籍見之。』老父曰：『吾處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羣仙會羅浮山，將往焉。及此，遇華山龍鬬，散雨滿空。吾服藥者，不欲令霑服，故憩此耳。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叟曰：『子合名紳字公垂，在籍矣，能隨我一遊羅浮乎？』紳曰：『平生之願也。』老父喜。有頃，風雨霽，青童告可行。叟乃袖出一簡，若笏形，縱拽之，長丈餘，橫拽之，闊數尺，緣卷底坳，宛若舟形。父登居其前，令紳居其中，青童坐其後。叟戒紳曰：『速閉目，愼勿偸視。』紳則閉目，但覺風濤洶湧，似泛江海。逡巡舟止，叟曰：『開視可也。』已在一山前，樓殿參差，鬻若天外，簫管之聲，寥亮雲中。端雅士十餘人喜迎叟，指紳曰：『何人也？』叟曰：『李紳耳。』羣士曰：『異哉！公垂果能來。人世凡濁，苦海非淺，自非名繫仙錄，何路得來。』叟令紳遍拜之。羣士曰：『子能我從乎？』紳曰：『紳未立家，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於兄弟。』未言間，羣士已知：『子念歸，不當入此居也。子雖仙錄有名，而俗塵尚重，此生猶沉幻界耳。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靜，來生既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紳復遍拜叟歸。辭訖，遂合目，有一物若驢狀近身，乘之，又覺走於風濤之上。頃之，悶甚思見，其纔開目，已墮地而失所乘者。仰視星漢，近五更矣，似在華山北。除行數里，逢旅舍，乃羅浮店也。去所止二十餘里，緩步而歸。明日，二友與僕夫方奔訪覓之。相逢大喜，問所往，詐云：『夜獨居，偶爲妖狐所惑，隨造其居。將曙，悟而歸耳。』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歷任郡守，兼將相之重。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二《壺史》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算，作《穎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睹。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荆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卧室北牆有人斲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卧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斲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前，崔問之，皆云：『邢眞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平幘朱衣，辟曰：『眞人至。』見邢輿中，白帢垂綏，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璞爲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爲予各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謦欬。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睫疏長，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頗記無？』崔垂泣言：『某實泰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飧，休於龜

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閿州，舍紫極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爲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爲託。其夕，病鱠而終。

又續集卷一《支諾皐》上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針，病無不差。於午，忽無病死，經宿而蘇。言始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卧，召前祖視，左髀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即爲針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即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篳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爲人者，傾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次忽活。

又卷三《支諾皐》下　成都坊正張和。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具纴金篋錦，夜詣其居，具告所欲，張欣然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巋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坊正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盌，即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十數步，忽睹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正叩門五六，有丱髻婉童啓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四，支鬟撩鬢，縹若神仙。其舞杯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擎鯨口，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媪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即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既闌，妓自持鍤開東牆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唐・李冗《獨異志》卷上　海若居海島，每至八月即有流槎過。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齎糧乘槎而往，及至一處，見有人飲牛於河，又見織女，問其處，飲牛之父曰：『可歸問蜀嚴君平，當知之。』其人歸，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斗牛，計時，即汝也。』其人乃知隨流槎至天津。

唐・張讀《宣室志》卷一　浮屠氏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爲御史於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年二十七，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柏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顏貌清瘦，鬚髮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遨遊仙都中矣。』契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仙都乎？』喬君曰：『仙都甚近，吾師可立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當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捧子（音奉，即荷竹囊而販者），即犒於商山而餽焉。或有問師所詣者，師第言願遊稚川，捧子當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即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美以俟捧子而餽焉。僅數月，遇捧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敬稍殆，且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既治裝，是夕，一捧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捧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仙，嘗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耳？』捧子曰：『稚川甚近。師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得遊稚川，死不悔。』於是捧子與契虛俱至藍田上治具。其夕，即登玉山，涉危險，逾巖巇，且八十。至一洞，水出洞中，捧子與契虛共負巨石置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步外，遂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眞神仙都也。又行百餘步，見一高山，其山攢峰迥拔，道徑危峻，契虛眩惑不敢登，捧子曰：『仙都且近，何爲彷徨耶？』即挈手而去。既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中有石逕，橫

尺餘，縱且百里餘。摶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烟影繁茂，高數十尋。摶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紱繫一竹橐，自山頂縋下，摶子命契虛瞑目坐橐中。僅半日，摶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既望已在山頂，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於雲霞之外。摶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詣其所，見有仙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仙人謂摶子曰：『此僧何爲者？莫非人間人乎？』摶子對曰：『此僧名契虛，嘗願遊稚川，故吾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笏者，憑玉几而坐，其貌甚偉，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摶子命契虛稽首上謁且拜，謂曰：『此稚川眞君也。』契虛拜。眞君召契虛上，訊曰：『爾嘗絕三彭之讐乎？』契虛不能對。眞君曰：『愼勿久留於此。』因命摶子與登翠霞亭。其亭亘空，欄檻雲矗，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黯黑，洞瑩心目。摶子謂之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既拜，問：『此人爲誰？乃於此瞬目乎？』摶子曰：『此人名楊外郎也。外郎乃隋氏宗室，嘗爲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帝主荒淫，天下分裂，兵戈四起，國屬他人，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也。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爾。』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摶子卽面請，外郎忽寤而視，其兩目光皆若日月之昭明。契虛悸然背汗，毛髮盡勁。既而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摶子曰：『此人姓一，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者。』於是摶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去時之履歷。契虛因問摶子曰：『吾向者謁覲眞君，眞君問我三彭之讐，我不能對。』摶子曰：『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身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於上帝。故凡學仙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仙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榮陽鄭紳與吳興沈津俱至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已絕粒，故不置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始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旣聞其事，且歎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契虛舍，其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嘗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又卷六　杜陵韋弇，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會春末，弇與其友數輩爲花酒宴，雖夜不怠。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苑中，眞塵外境也。願偕往。』弇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行十里，得鄭氏亭。撐空危危，擴然四峙，門因花闢，砌用煙矗。弇望之，不暇他視，眞所謂塵外境也。使者揖弇入。旣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凝立若佇，半掉雲袂，飄飄然其狀。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杳眇，殆不可識。有一人望弇而語曰：『韋進士來。』命左右請上亭。斜欄層幕，旣上且拜。羣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日亦如是。願奉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爲何如？』弇謝曰：『不意今日得爲後世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此爲何所？女郎亦何爲者？願一聞之。』羣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宮也。向聞君爲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顧，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惟慮不可久滯世間人。若居之，固無損耳。幸不以爲疑。』卽命酒樂宴亭中。絲竹盡舉，飄飄然凌玄越冥，不爲人間之聲。日晚酒酣，羣仙曰：『吾聞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樂一曲，名《紫雲》，願授聖王。君，唐人也，爲吾傳之一進，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爲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門且不可見，況又非知音者。如是，則固不爲耳。』羣仙曰：『君旣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是可矣。』又曰：『吾有三寶焉，將以贈君，能使君富敵王侯，君其受之。』乃命左右出其寶。始出一盃，其色碧，而光瑩洞徹，顧謂弇曰：『碧瑤盃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曰：『紅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徹過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謝而出。然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無有。弇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年下第，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年，人無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曰：『乃玉清宮三寶也。』遂以數千萬爲直而易之。弇由是連甲第，居廣陵中爲豪士，竟卒於白衣也。

宋・錢易《南部新書》卷庚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多，自寺門至佛殿。先是，閽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推其門，扃鐍盡解。神人卽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閽人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卽具以夢白於寺僧，共視見神人之跡。遂告京兆聞，肅皇命中使驗之，如其言。

宋・徐鉉《稽神録》卷五　吳興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歸高安，恆以焚修服餌爲事。嘗遊都下洞觀，忽聞空中樂聲，仰視雲表，見仙女數十，冉冉而下，往之觀中，徧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視之，几案上皆有遺香。彬悉取置鑪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見神仙而不能禮謁，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無分歟！』初，彬恆誡其子云：『吾所居室中，正是吉地，死卽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磚壙，製造甚精，磚上皆作吳興字。彬年八十餘卒。其後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潭中捕魚，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煥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髯翁，諦視之，頗類彬。謂漁人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云入水已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卽西山天寶洞之南門也。

《太平廣記》卷二三引《逸史・崔生》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僕使。驢走，趁不及，約行二十餘里，至一洞口，已昏黑，驢復走入。崔生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草樹巖壑，悉非人間所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生呵問。答曰：『塵俗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玉殿，披羽衣。身可長丈餘，鬢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延生上殿，與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生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驢走益遠，予之奉邀。某惟一女，願事君子。此亦冥數前定，不可免也。』生拜謝，顧左右，令將青合來，取藥兩丸，與生服訖，覺腑臟清瑩，逡巡摩搔，皮若蟬蛻。視鏡，如嬰孩之貌。至夕，有霓旌羽蓋，仙樂步虛。與妻相見，眞人空際，皆以崔郎爲戲。每朔望，仙伯乘鶴，上朝藥宮。云：『某階品尚以卑末，得在天眞之列，必與崔生別。』翩翻於雲漢之內。歲餘，嬉遊佚樂無所比。因問曰：『某血屬要與一訣，非有戀著也，請略暫回。』仙翁曰：『不得淹留，譴罪極大。』與符一道。云：『恐遭禍患，此可隱形。然愼不得遊宮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卽開。』却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便入苑囿大內，會劒南進太眞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者以翫。上曰：『晝日賊無計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寢殿戶外。後果得，具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記先翁臨行之符，遽發。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卽啓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必不得。假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居。」遂令百人具兵仗，同衛士同送，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伯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記吾言，幾至顚躓。』崔生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以杖畫成澗，深闊各數丈。令召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綵橋，遣生登，隨步卽滅。既度，崔生回首曰：『卽如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唯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遙望，惟空山而已，不復有物也。

又卷二五引《原仙記・採藥民》　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嘗採藥於青城山下，遇一大蟇藥，斸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此人斸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餘，此人墮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草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舫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栢子湯諸葅。止可數日，此民覺身漸輕，問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謁。』遂將此人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此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皆金玉爲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此人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其牛，求乞仙道。如牛吐寶物，卽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踰徑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爲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而空去。主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劒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具以實對，而民貪顧左右玉女。玉皇曰：『汝旣悅此侍衛之美乎？』民俯伏請罪。玉皇曰：『汝但勤心妙道，自有此等。但汝修行未

到，須有功用，不可輕致。』敕左右。以玉盤盛仙果，其果紺赤，絕大如拳。狀若世之林檎而芳香無比。以示民曰：『恣汝以手捧之。所得之數，卽侍女之數也。』自度盡拱可得十餘，遂以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敕令三女充侍。別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眞經，服藥用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朝謁，每見玉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常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可一歲餘。民自謂仙道已成，忽中夜而歎。左右問，曰：『吾今雖得道，本偶來此耳。來時妻產一女，纔經數日。家貧，不知復如何，思往一省之。』玉女曰：『君離世已久，妻子等已當亡，豈可復尋？蓋爲塵念未祛，至此誤想。』民曰：『今可一歲矣，妻亦當無恙。要明其事耳。』玉女遂以告諸隣。諸隣共嗟嘆之，復白玉皇。玉皇命遣歸，諸仙等于水上作歌樂飲饌以送之。其三玉女又與之別，各遺以黃金一鋌。曰：『恐至人世，歸求無得，以此爲費耳。』中女曰：『君至彼，倘無所見，思歸，吾有藥在金鋌中，取而吞之，可以歸矣。』小女謂曰：『恐君爲塵念侵，不復有仙，金中有藥，恐不固耳。吾知君家已無處尋，唯舍東一擣練石尚在，吾已將藥置石下，如金中無，但取此服可矣。』言訖，見一羣鴻鵠，天際飛過。衆謂民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擧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鵠群。鵠亦不相驚擾，與飛空。回顧，猶見岸上人揮手相送，可百來人。乃至一城中，人物甚衆。問其地，乃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遂鬻其金爲資糧。經歲乃至蜀，時開元末年。問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矣，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云：『姑叔父皆已亡矣。時所生女，適人，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矣。』相尋故居。皆爲瓦礫荒榛，唯故礎尚在。民乃毀金求藥。將吞之，忽失藥所在。遂擧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卽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雖仙洞得道，而本庸人，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去處。乃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玉皇卽天皇也，大牛乃馱龍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黃者三萬歲，白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吞黑者，雖不能學道，但於人世上亦得五千歲耳。玉皇前立七人，北斗七星也。民得藥，服却入山，不知所之，蓋去歸洞天矣。

又卷二五引《續仙傳・元柳二公》　元和初，有元徹、柳實者，居於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爲官浙右，李庶人連累，各竄於驩、愛州。二公共結行李而往省焉。至於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阯，艤舟於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皷喧嘩，舟人與二公僕吏齊往看焉。夜將午，俄颶風欻起，斷纜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適。罔長鯨之鬐，搶巨鼇之背，浪浮雪嶠，日涌火輪，觸蛟室而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見天王尊像，瑩然於嶺所。有金爐香燼，而別無一物。二公周覽之次，忽覩海面上有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劒戟，目閃電光。良久而沒。逡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漫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求返人世。雙鬟不答。二公請益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於島上。二公並拜而泣告，尊師憫之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可無礙矣。』尊師語雙鬟曰：『余暫修眞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流膩艷，神澄沆瀣，氣肅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徹。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頃尊師至，夫人迎拜，遂還坐。有仙娥數輩，奏笙簧簫笛，旁列鸞鳳之歌舞，雅合節奏。二子恍惚，若夢于鈞天，卽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生間闊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話。』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然爲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卽別進饌，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回顧二子曰：『子有道骨，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子但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爲

子師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仗劒而進曰：『奉使天眞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遽相交遶爲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於波上。二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爲不知二君故也。』使者曰：『我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強爲此行。』遂襟帶間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而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嶽神爲子，其來久矣。聞南岳回鴈峯使者有事於水府。返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望二君子爲持此合子至回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倘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自當有報効耳。愼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鴛鴦應之。事無不從矣。』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嶽太極先生耳，當自遇之。』遂與使者告別。橋之盡所，卽昔日合浦之維舟處。回視已無橋矣。二子詢之，時已一十二年。驩、愛二州親屬，已殞謝矣。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若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之，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卽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世已三晝，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亡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厭人世，體以清虛，覩妻子喪，不甚悲感，遂相與直抵回鴈峯，訪使者廟。以合子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揭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南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令持此藥，曰還魂膏，而報二君子。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能塗頂而活。』受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悶却歸，因大雪，見大叟負樵而鬻，二子哀其衰邁，飲之以酒，覩樵擔上有『太極』字，遂禮之爲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峯，自此而得道，不重見耳。

又卷四七引《仙傳拾遺・李球》 李球者，燕人也。寶曆二年，與其友劉生遊五臺山。山有風穴，遊人稍或喧呼，及投物擊觸，卽大風震發，揭屋拔木，必爲物害。故登山之時，互相戒勑不敢觸。球至穴口，戲投巨石於穴中。良久，石聲方絕。果有奔風迅發，有一木如柱，隨風飛出。球性軒悍，無所顧忌，遂力扳其木，卻墜入穴中。球爲木所載，亦不得出。良久至地，見一人形如獅子而人語，引球入洞中齋內，見二道士弈碁。道士見球喜，問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默然無以爲對。二仙責引者曰：『吾至道之要，當授有骨相之士，習道之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仙府耶？速引去之。』因以一杯水遺令飲。謂之曰：『汝雖凡流，得覩吾洞府，踐吾眞境，將亦有少道分矣。所恨素不習道，不可語汝修行之要耳。但去，苟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他日可復來也。飲此神漿，亦延年壽矣。』球飲水拜謝訖。引者將球至向來洞側，示以別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峯之上，皆籍四海奇寶以鎭峯頂，亦如茅山洞。鎭以安息金墉城之寶，春山雜玉，環水香瓊。以固上眞之宅。此山東峯有離岳火球，西峯有麗農瑤室，南峯有洞光珠樹，北峯有玉澗瓊芝，中峯有自明之金。環光之壁，每積陰將散，久暑將雨，卽衆寶交光，照灼巖嶺。春曉秋旦，則九色之氣屬天，光輝燦乎雲表。太帝命韓司少卿、東方君與紫府先生，統六年仙寮神王力士，以鎭於此，故謂神仙之府也。洞有三門，一徑西通崑崙，一徑出此巖之下，一向來風穴，是洞之端門也。皆有龍蛇守之。先生有勑曰：「有巨石投於洞門，中吾柱者，是世間將有得道之人受事于此。」卽使我引進。我亦久遠學道，當證仙品。而積功之外，口業不除，以宿功所磨，得守此洞穴之口。後三百年，亦當超昇矣。以口業之故，假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適門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誠不知子戲投石耳。然數百年來，投石者少，亦未嘗中柱。神仙之宮，不易一至。子亦將有所得於玄妙之津矣。此有北巖之徑，可使子得速還人間。』因衣帶解藥三丸，貫一槁枝之末。謂球曰：『路側如見異物，以藥指之不爲害。此藥食之，可以無病。』球持此藥，行於洞中黑處，藥有光如火。數有巨蛇，張口向球。以藥指之，伏不敢動。因出洞門。門外古樹半朽，洞欲堙塞。球摧壞

土朽樹，久方得出，已在寺門之外矣。先是，劉生既失球，子方執誣劉生，疑害其父，欲訟於官。寺有大齋，未得便去，既見球還，衆皆忻喜，具話所見之異。因以三丸藥，與劉及子各餌一丸。乾符中，進士司徒鐵與球相別三十餘年。別時球年六十，鬚已垂白。於河東見球，年九十餘，容狀如三十許人。話所遇之事，云：『服藥至今，老而復壯。』性不食。其子亦如三十歲許，銳志修道，與其子入王屋山去。

又卷五〇引《纂異記・嵩岳嫁女》　三禮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羣書。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皆以人味，不能彰其明。家於洛陽。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攜觴晚出建春門，期望月於韶別墅。行二三里，遇韶，亦攜觴自東來，駐馬道周，未決所適。有二書生乘驍，復出建春門，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某弊莊，水竹臺榭，名聞洛下，東南去此三二里。儻能迂轡，冀展傾蓋之分耳。』璆、韶甚愜所望，乃從而往。問其姓氏，多他語對。行數里，桂輪已昇。至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而來，則豁然眞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夾道。奇花異草，照燭如晝。好鳥騰翥，和月鬬。璆、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榼中。厥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酘，雖上清醍醐，計不加此味也。』書生曰：『某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不知與足下五酘熟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嘗。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綠葉形類盃，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至，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餘訖，又東南行，數里至一門。書生揖二客下馬，觴以燭夜花中之餘，賚諸從者，飲一盃，皆大醉。各止於戶外。乃引客人，則有鸞鶴數十，騰舞來迎，步而前，花轉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壓枝於路傍。凡歷池館堂榭，率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飲多，行又甚倦，請暫憩盤筵。書生曰：『坐以何難？但不利於君耳。』璆、韶詰其由。曰：『今夕中天羣仙，會於茲岳，籍君神魄，不雜腥羶。請以知禮導昇降，此皆諸仙位坐，不宜塵觸耳。』言訖，見直北花燭亘天，簫韶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設水晶方盤於瑤幄之內，群仙方奏霓裳羽衣曲。書生前進，命璆、韶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禮。然服食之氣，猶然射人。不可近他貴壻。可各賜薰髓酒一盃。』璆、韶飲訖，覺肌膚溫潤，稍異常人。呼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於是二童引璆、韶於神仙之後縱目。璆問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茅盈。』『東隣女彈箏擊筑者誰？』曰：『麻姑。謝自然。』『幄中座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久望。』有玉女問曰：『禮生來未。』於是引璆、韶進，立於碧玉堂下左。劉君笑曰：『適緣蓮花峯士奏章。事須決遣，尚多未來客，何言久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爲？』曰：『浮梁縣令求延年矣，以其人因賄賂履官，以苛虐爲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蔑聞，唯錐於貨財，巧爲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促餘齡。但以蓮花峯叟，狥從於人。奏章甚懇，特紓死限，量延五年。』璆問劉君誰。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戴黃旂，道以笙歌，從以嬪嫡，及瑤幄而下。王母復問曰：『李君來何遲？』曰：『爲勑龍神設水旱之計，作彌淮蔡，以殲妖逆。』漢主曰：『奈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問？予一表斷其惑矣。』曰：『可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略舉大綱耳。其表云：「某縣某，克搆丕華，德洽兆庶，臨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勞師車，平中夏巴蜀之孽，不費天府，掃東吳上黨之妖。九有已見其廓清，一方尚屯其氛祲。伏以虺蜴肆毒，痛於淮蔡。豺狼尚猜其口喙，螻蟻猶固其對疆。若遺時豐人安，是稔群醜。但使年餓厲作，必搖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捲。禍三州之逆黨，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甿，其利則厚。伏請神龍施水，厲鬼行災。由此天誅，以資戰力。」漢主曰：「表至嘉，弟即允許，可矣前賀誅鋤矣。」書生謂璆、韶：「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未頃，聞簫韶自空而來，執絳節者前唱言：「穆天子來。」奏樂，群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堦，入幄環坐而飲。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夕主張月宮之醼，非不勤請耳。」王母又曰：「瑤池一別後，陵谷幾遷移。向來觀洛陽東城，已坵墟矣。定鼎門西路，忽焉復新市朝云，各利如舊，可以悲歎耳。」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鉤擊盤而歌曰：「勸君酒，爲君悲。」且吟曰：「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晏樂心。」王母持盃。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嘆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駕驊騮草草歸。」歌竟，與王母話瑤池舊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馬迴乘汗漫風，猶思往事慼昭宮。晏移南圃情方洽，

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霞盃泛曙光紅。崑崙回首不知處，疑是酒酣魂夢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子週千歲，靈境盃觴初一巡。玉兔銀河終不夜，奇花好樹鎮長春。悄知碧海饒詞句，歌向俗流疑悞人。」酒至漢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脩脩。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隴頭。」漢主上王母酒曰：「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言盡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聞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來。」令威至，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驪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生鹿，時遶溫泉望翠華。」帝持盃久之。王母曰：「應須召葉靜能來，唱一曲當時事。」靜能續至，跪獻帝酒。復歌曰：「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中宵扈從無全仗，大駕蒼黃發六龍。粧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荆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歌竟。帝悽慘良久，諸仙亦慘然。於是黃龍持盃，亦於車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翱將翔，與天齊休，慶流無央。」仙郎卽以鮫綃五千疋，海人文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驪珠各十斛，贈奏樂仙女。乃有四鶴立於車前，載仙郎並相者侍者，兼有寶花臺，俄進法膳，凡數十味，亦霑及瓊、韶。瓊、韶飲，有仙女捧玉箱。托紅牋筆硯而至，請催粧詩。於是劉綱詩曰：「玉爲質兮花爲顏，蟬爲鬢兮雲爲鬟。何勞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縹緲間。」於是茅盈詩云：「水晶帳開銀燭明，風搖珠珮連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巢父詩曰：「三星在天銀河迴，人間曙色東方來。玉苗瓊藥亦宜夜，莫使一花衝曉開。」詩旣入，內有環珮聲，卽有玉女數十，引仙郎入帳。召瓊、韶行禮。禮畢，二書生復引瓊、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爾力不任挈耳。各賜延壽酒一盃。」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途寂寞。於是二童引瓊、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衛君謂瓊、韶曰：「夫人白日上昇，驂鸞駕鶴。在積習而已。未有積德累仁，抱才蘊學，卒不享爵祿者。吾未之信。儻吾子塵牢可踰，俗桎可脫，自今十五年後，待子於三十六峯。願珍重自愛。」復出來時車門。握手告別。別訖，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有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已歲餘。室人招魂葬于北邙之源，墳草宿矣。於是瓊、韶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

又卷六四引《集仙録・楊正見》 楊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女也。幼而聰悟仁憫，雅尚清虛。既笄，父母娉同郡王生。王亦鉅富，好賓客。一旦舅姑會親故，市魚，使正見爲膾。賓客博戲於廳中，日昃而盤食未備。正見憐魚之生，盆中戲弄之，竟不忍殺。既晡矣，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於隣里。但行野徑中，已數十里，不覺疲倦，見夾道花木，異於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愍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縣主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女冠素不食，爲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贍之，如此數年。正見恭愼勤恪，執弟子之禮，未嘗虧怠。忽於汲泉之所，有一小兒，潔白可愛，纔及年餘，見人喜且笑。正見抱而撫憐之，以爲常矣。由此汲水歸遲者數四，女冠疑怪而問之，正見以事白。女冠曰：『若復見，必抱兒徑來，吾欲一見耳。』自是月餘，正見汲泉，此兒復出，因抱之而歸。漸近家，兒已殪矣，視之尤如草樹之根，重數斤。女冠見而識之，乃茯苓也，命潔甑以蒸之。會山中糧盡，女冠出山求糧，給正見一日食，柴三小束。諭之曰：『甑中之物，但盡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食盡飢甚，聞甑中物香，因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方歸。聞之歎曰：『神仙固當有定分。向不遇雨水壞道，汝豈得盡食靈藥乎？吾師常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眞得道者也。』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彩射人，常有衆仙降其室，與之論眞宮天府之事。歲餘，白日昇天，卽開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謂其師曰：『得食靈藥，卽日便合登仙。』所以遲廻者，幼年之時，見父母揀稅錢輸官，有明淨圓好者，竊藏二錢翫之，以此爲隱藏官錢過，罰居人間更一年耳。其升天處，卽今邛州蒲江縣主簿化也，有汲水之處存焉。昔廣漢主簿王興，上昇於此。

又卷六四引《逸史・太陰夫人》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隣有麻氏嫗孤獨。杞遇暴疾，臥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

外歸，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年十四五，眞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軿降空，即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清齋七日。斸地種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麻婆以刀刳其中。麻婆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令着油衫，如在冰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爲牆垣，被甲伏戈者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於諸衛下。女子謂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常留此宮，[首]（壽）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爲中國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賫青紙爲表，當庭拜奏。曰：『須啓上帝。』少頃，聞東北間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朱衣宣帝命曰：『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決。』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故居。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

又卷六七引《通幽記・妙女》　唐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而倒，便言心痛。須臾迷亂，針灸莫能知。數日稍間，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茶。既而清瘦爽徹，顏色鮮華。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一人引乘白霧，至一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提頭賴吒天王小女，爲洩天門間事，故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賴吒王姓韋名寬，弟大，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小娘，言父與姻族同遊世間尋索，今於此方得見。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藏中穢惡俗氣，然後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群角，婢名金霄、偏條、鳳樓。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於金橋上與兒別。賦詩，惟記兩句曰：『手攀橘柱立，滴淚天河滿。』時自吟詠，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病卧，叙先世事。一旦，忽言上尊及阿母並諸天仙及僕隸等，悉來參謝，即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間，久蒙存卹，相媿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仙者悉憑之叙言。又曰：『暫借小女子之宅，與世人言語。其上尊語，即是丈夫聲氣。善倫阿母語，即是婦人聲。各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談諧戲謔，一如平人。每來即香氣滿室，有時酒氣，有時蓮花香氣。後妙女本狀如故。忽一日，妙女吟唱，是時晴朗，空中忽有片雲如席徘徊其上。俄而雲中有笙聲，聲調清鏘。舉家仰聽，感動精神。妙女呼大郎復唱，其聲轉厲。妙女謳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清暢不可言。又曲名《桑柳條》。又言阿母適在雲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腫疾，吾代其患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上脅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常。經日，其主母見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卧，忽語令添香，於鐘樓上呼天仙懺念。其聲清亮，悉與西方相應。如此移時，醒悟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女曰：『我爲爾白大郎請兵救。』女即如睡狀，須臾却醒，言兵已到，急令灑掃，添香淨室。遂起支分兵馬，匹配幾人於某處檢校，幾人於病人身上束縛邪鬼。其婢即瘥如故，言見兵馬形像，如壁畫神王，頭上着胡帽子，悉金鈿也。其家小女子見，良久乃滅。大將軍姓許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之驅使，部位甚多，來往如風雨聲。更旬時，忽言織女欲嫁，須往看之。又睡醒而說。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備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今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容，精神時異，繡作巧妙，疾倍常時，而不與人言語，時時俛首笑。久之言却迴，即復本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即掃室添香，煎茶待之。須臾遂至，

傳語問訊，妙女忽笑曰：『大郎何爲與上人相撲？』此時舉家俱聞牀上踏蹴聲甚厲，良久乃去。有時言向西方飲去，廻遂吐酒，竟日醉卧。一夕，言將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遊看去，使與善倫友言笑。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遊樂。妙女至天明，便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餘絕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某歸，甚悽愴，苦言久在世間，戀慕娘子，不忍捨去，如此數日涕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從此漸無言語。告娘子曰：『某相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但與某一紅衫子着，及瀉藥。』如言與之，遂漸飲食。雖時說未來事，皆無應。其有繁細，不能具錄。其家紀事狀盡如此，不知其婢後復如何。

宋・黄休復《茅亭客話》卷一《車轍跡》　綿州羅江縣羅瑭山，有羅瑭洞，昔羅眞人名瑭修道上昇之所也。其洞，凡有水旱疾癘禱之，靈無不應。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中秋，彩霧輕烟，月光如晝，香風瑞氣，瀰漫山谷，四遠村民，登層巒而望之，唯聞音樂環珮之聲。遲明，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闊一丈以來，碾土深三四寸。其轍跡隨山勢高下直至洞門，迤邐狹小，卽不知神仙乘車出洞耶。音樂之聲晝夜不絕，遂聞諸州縣。時殿前承旨兵馬監押知縣事陳覃、縣尉鄒崇讓尋詣仙洞，觀玆轍跡樂聲，以事奏聞。詔大白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賓賫香於洞前設醮禮，察視之，由以祈靈貺。虎耳先生，大名府有道之士，時呼爲李八百，云已八百歲，如五十許，童顔鬢髮，行速言徐，每駐足，士民聚觀者如堵。先生卽於懷袖中探取銅錢二三文撒之，則稍得人退，因是每十步二十步取錢一撒，至暮，懷袖之中錢無缺焉。翌日，與諸官入洞，行十里已來，唯聞異香襲人，樂聲隱隱，人吏各持香燭，屏息捫藤，足履嵌嵓，魂竦汗瀝。先生步無差跌，神氣自若，出洞之時，衣履之上無泥滓霑污之跡。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二《羣玉峯仙籍》　進士牛益，萊州人。益少侍親江湘守官。益志意瀟洒，所爲俊壯，尤重然諾，平生未嘗輕許人，士君子慕之。求學京師，閉戸罕接人事。

一日，出都東門，息柳陰下，忽然困息，若暴疾，乃依古柳而坐。俄，若寐，神魂若飛，至一處，高門大第，朱楹碧檻，房殿勢連霄漢。益詢門吏：『此何宮觀？』吏云：『羣玉宮也。』益謂吏曰：『居此宮者何人也？』吏曰：『此宮載神仙名籍。』益平日好清虛，懇求吏入宮。吏曰：『常人不可往。』益坐門，少選有乘馬而至，吏迎候甚恭。下馬，益熟視，乃故人吳內翰臻。益喜，拜言：『久睽闊，幸此相遇。公去世，今居此乎？』公曰：『吾掌此宮。』益云：『聞此宮皆神仙名氏，可一見乎？』公曰：『子志意甚清，加之與吾有舊，吾令子一見，以消罪戾。』公令益執其帶則可同住，不然不可也。益執公帶，步過三門，方見大殿九楹，堂高數丈，殿上皆大碑，壁蒙以絳紗。公命益立砌下，公升殿舉紗，益望之，白玉爲碑，朱書字其上，上有大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名氏，其數不啻數千。其中惟識數人，他皆不知也。所識者乃丞相呂公夷簡、丞相李公迪、尚書余公靖、龍圖何公中立而已。

乃下殿與益在小室閒話。益曰：『天仙之詳，可得聞乎？』公曰：『自有次序，眞人而上非子可知也。道君次眞人，天仙次道君，地仙次天仙，水仙次地仙，地上主者次水仙。率皆正功行進補，方遞昇仙陛。』益曰：『所見者皆當世之公卿，何也？』公曰：『今世之守令亦異於常，況公相登金門，上玉堂，日與天子謀道者乎？此固非常人能至其地也。』益曰：『今居世卿相，○鈔本作今見居乎世卿相率皆仙乎？』公曰：『十中八九焉。』益曰：『丞相富公弼，高卧伊洛，國之元老，豈其仙乎？』公曰：『富公自是崑臺眞人，況有壽，九十三歲方還崑府。』益曰：『公今何職？』公曰：『吾更三百年方補地上主者。』益曰：『主者又是何官？』公曰：『今之掌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者也。』公曰：『子宅今在汴河柳下，若久不歸，汝宅舍且壞矣。』遽命一吏送焉。

益至河，吏引益觀河，爲吏推墮其中。益乃覺身坐古柳下。夜已一更，昏黑，旁有巡卒守之，曰：『子疾乎？我屬守之不敢去。訊之則不應，扶之則不動，若死者，但有微息出入，子何若而又遽醒也？』益不告之。是夜宿都門外邸中，明日題詩壁上而去。其詩今尚存焉，詩曰：須信出塵事，分明在目前。幾多浮世客，俱被利名牽。

宋・洪邁《夷堅志》丙志卷一〇《黄法師醮》　魏道弼參政夫人趙氏，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以病亡。至四七日，女壻胡長文元質延洞眞法師黄在中設九幽醮，影響所接，報應殊偉，魏公敬異之。及五七日，復

命主黃籙醮。先三日，招魂入浴。幼子叔介，年十二歲，以念母之切，願自入室持幡伺視。既入，慟哭，云：『母自白幡下，坐椅上，垂足入浴盆，左右掛所著衣。正舉首相顧，忽焉不見，所以哀泣。』已而迎魂至東偏靈位。黃師見夫人在坐，叔介至前，即仆地曰：『媽媽在此，家婢小奴先因病腫死，亦從而至。』語言甚久。黃慮鬼氣傷兒神，乃布氣吹其面，取湯一杯令飲。即醒，云：『適往市門下看迎仙女，見數十人衣金錦袍，擁一轎，四角皆金鳳，口銜金絲毬，二仙童行前，捧金香爐唾壺。到吾家門，仙女出轎，見先生再拜請符。才得符，收置袖間，却乘金毛羚羊，二童導而去，遂覺。』蓋所見者，乃是夕壇上所供神虎堂追召魂魄者也。時已五鼓，方就睡，又夢入大門，將軍長丈許，金甲青韡，引而行。殿上人服青服，戴青冠，執青圭，坐龍椅上，云太一救苦天尊也，聞呼第二曹請九天司命第□主者同坐。俄空中青雲起，玉女數百，捧紅幡幢，迎上清宮第六位至，共食仙果。叔介前觀之，爲異鬼如師子形者逼逐令去，將軍叱曰：『救苦天尊請來對罪，安得輒逐！』命獄卒碎斫之。左右天仙無數，嬉戲自如。或戴碎玉花冠，動搖有聲，云是狼茫冠，上天眞宰下降檢察地獄。將軍曰：『三界各有體：天界逍遙自在，故多快樂；人世務禮法，故尚恭敬謙遜；地府治人罪，故尚威猛。正自不同。』又聞呼都案判官追在獄囚列廷下，約萬人，皆荷鐵校。傳呼引第十人，直符使乘雲持牒下取，牒闊可二尺，長袤丈，徑至地，挾此人同上雲去。其餘火輪銅柱、銅狗鐵蛇，鍛治於前，楚毒備極。三人著公服在其中，將軍曰：『一爲臨政酷虐，二爲事父不孝，三爲作監官不廉。監官乃吾弟，曾任潭州稅官，盜用公家錢而逃，至今在獄。而酷虐者獲罪尤重。』叔介問：『如何可救？』曰：『除是轉九天生神章一萬遍，即可救拔。』又引至鑊湯、碡石、斧律等獄縱觀諸囚。叔介言：『敢問將軍何姓？』曰：『舊在人間姓王，此間無姓。每見世人設水陸，請地府諸司，稱崔判官、李判官之類，皆不肯赴，不若只稱第幾司、第幾案判官便了。』又曰：『吾得一幕次甚窄，身却不在彼，常在壇上聽指揮，不敢離一步，便一兩字亦從吾手中過，然後奏上。吾一看三清，二看法師至誠，便是喫一盞白湯，也奏去。只爲排得幕次不是，左右多有穢觸。又黃衣人炷香，衣服不潔，負水人身體腥穢，一青衫小兒抱嬰孩來天尊位前戲狎，天尊怒，皆追來枷了。青詞甚好，宣開地獄，赦亦至誠，特以判官聲雄，道字不眞，有一字讀作「潭」字，數人猜不出，天尊、主者皆怒。已而辨之，乃「濤」字也。主者曰：「請放六人。」判官密言赦文不明白，再墮其四，只赦兩人，其一則趙氏也。」將軍曰：『汝父常誚汝懶惰不讀書，我教汝聰明。』呪云：『無礙無遮廣聰明，斧律莎訶無緊揭。』又聰明偈云：『大廣天地無礙遮，三界遲奇比江海。一磨二磨轉不覺，才管一覺無礙空。』戒令勿泄，每遇節序，焚香默誦百過。且謂人心如鏡，須管常磨，勿令塵染汙，自然聰明。又言：『吾一身五職：第一，三天門下引進主者；第二，黃先生主掌文字；第三，自然山主；第四，監灰河主；第五，職事微，不可說。』遂引叔介至灰河。無罪者過橋，業重者解其下服，著度河褌，由河中過。岸上大枯木數株，鬼卒以所脫衣掛於上，續以車載從橋行，衣上各書姓名，窺其一標云『屠氏十娘』。叔介臨欲歸，拜將軍曰：『自到冥間，荷將軍慈顧。』答曰：『汝何所謝，吾實當謝汝。憶昔嘗與汝同官，曾緣公累，賴汝調護得免，至今不忘。今歸時，凡此中所見所說，盡爲人道之，使知省戒，無得隱情。』揖別而行，望其家已近，母在一室塗澤畢，令引至壇，對曰：『黃先生不許孝子登壇。』母乃獨登之，偏禮列位，詣黃君幕前，焚香拜曰：『謝救苦黃法師。』便冉冉翔空，回首言：『宿世冤家皆得解脫，汝勿復悲惱。』令從者取盂水噀叔介面，仍叱之，遂寤。天方明，自寢至覺僅數刻，而所經歷聞見連日言之不能盡。魏公以其事物色之，蓋醮筵置龍虎堂於四廂，偪近外庖，往來喧雜，灶香者乃老卒，而汲水一兵患疥癩，圊中兒每敖戲聖位前，皆符其語。乃告白龍虎神，徙位於靜處，而易執事者，禁兒勿得至。又考所謂『潭』字之誤，蓋詞文舊語內云：『或死於水濤之中。』道童書『濤』爲『淘』，以唾潤指，揩作『濤』字，不甚明了，故讀者誤焉。魏公自作記五千言，今摭取其大要如此。

又丁志卷八《華陽洞門》　李大川，撫州人，以星禽術游江淮。政和間至和州，值歲暮，不盤術。正旦日，逆旅主人拉往近郊，見懸泉如簾，下入洞穴，甚可愛，因相攜登隴，觀水所注。其地少人行，陰苔滑足，李不覺隕墜。似兩食頃，乃坐於草壤上，肌膚不小損。睨穴中，正黑如夜，攀緣不能施力，分必死，試舉右手，空無所著。舉左手，即觸石壁。循而下，似有微徑可步，稍進漸明，右邊石池荷花方爛熳，雖飢渴交攻，而花

與水皆不可及。已而明甚，前遇雙石洞門，欲從右入，恐益遠，乃由左戶而過。如是者三，則在大洞中，花水亦絕，了不通天日，而晃曜勝人間。中有石棋局，聞誦經聲，不見人。遠望若有坐而理髮者，近則無所睹。俄抵一大林，陰森慘澹，悽神寒骨，怖悸疾走。已出曠野間，舉頭見日，自喜再生，始緩行。逢道傍僧寺，憩于門。僧出問故，皆大驚，爭究其說，李曰：『與我一杯水，徐當言之。』便延入寺具飯，悉道所歷。僧歎曰：『相傳茲山有洞，是華陽洞後門，然素無至者。』李問：『此何處？』曰：『滁州境。』『今日是何朝？』曰：『人日也。』李曰：『吾已墜七日，財如一晝耳。』僧率衆挾兵刃，邀李尋故蹊，但怪惡種種，不容復進。李還和州，訪舊館，到已暮夜。扣戶，主人問爲誰，以姓名對，舉室唾罵曰：『不祥！不祥！』李大聲呼曰：『我非鬼也，何得爾？』遂啓戶。留數日而歸，每爲人話其事，或誚之曰：『爾亦愚人，正旦荷花發，詎非仙境乎？且雙石洞門，安知右之遠而左可出也？』李曰：『方以死爲慮，豈暇念此？後雖悔之，何益？』李有子，今在臨川。

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上《張俞驪山遇太真》　西蜀張俞，留詩驪山二絕云：『金玉樓臺插碧空，笙歌遞響入天風，當時國色並春色，盡在君王顧盼中。』又云：『玉帝樓前鎖碧霞，終年培養牡丹芽，不防野鹿踰垣入，銜出宮中第一花。』俞異日宿溫湯市邸，於是衙鼓聲沉，萬動岑寂，客館後夜，悲風素秋。俞少負英氣，羈懷多感，高燭危坐，遠意千里，強調脆管，又撫朱絃，怨流絲竹，竟不成樂。乃就枕。纔合眼，見二短黃衣吏，立於牀下。一吏曰：『召其魂也？召其夢也？』一吏曰：『奉命召魂。』吏曰：『魂俱去，留一魄以守其宅。』吏於袖間出一物，若銀鈎，以刺入胸中，亦不甚苦痛，以手執鈎尾，大呼俞名姓，又小呼數聲。俞或立於階下，回顧屍於牀上。俞驚歎，恨不得作書寄家人，囑後事。吏引其衣出門，又見二碧衣童，若常所見畫圖中神仙侍立之童也。俞久不敢問，約行十餘里之遠。俞乃足痛，願得一代步者。吏曰：『請君問碧衣者，』俞乃告之。一童呼吏曰：『勅界吏速取馬來。』有頃，騶從至，俞乃上馬，因詢黃衣吏曰：『吾死乎？吾此行何所之也？』黃衣吏曰：『吾地界之吏，奉命奔走，他皆不知也。君告碧衣童，必有所明。』俞私約，下馬折腰，與碧衣童曰：『俞蜀中書生，未嘗造惡。今有此行，不識入於獄乎？能復回於世乎？願聞其休咎。』童曰：『吾乃海仙之侍者，被命召子。他皆不知。』俞曰：『仙何人也？』童曰：『蓬萊第一宮太眞妃也。』俞曰：『召僕安用？』童子曰：『子驪山曾作詩否？』俞方憶其所作二絕。又行百里，道左有大第，朱扉屹立，金獸銜鐶，萬戶生烟，千兵守禦。入門，則臺殿相向，金碧射人，簾掛瓊鈎，砌磨明玉，金門瑤池，彩楹琱窗，幕捲輕紅，甃浮寒碧。童止俞曰：『可伺於此，吾入報矣。』童復出，呼左右備騶從。童謂俞曰：『上仙召子溫泉浴。』迤邐見絳旌前驅，翠幢雙引，赭傘玲瓏，仙草咿軋，綵仗鱗鱗，紋竿裊裊，霞光明滅，五色雲中行，少頃，又至一宮，仙妃降車，俞亦下馬。童引俞升殿，左右贊拜，仙賜坐，俞偷視仙，高髻堆雲，鳳釵橫玉，艷服霞衣，瓊瑤環珮，鸞姿鳳骨，仙格清瑩。俞精神眩惑，情意恐懼，虛已危坐，莫敢出言。仙笑謂俞曰：『君無懼！吾召子無他意，欲少詢子人間一兩事耳。』仙子曰：『驪山所題之詩甚佳！』俞避席俛謝。仙子乃命其浴。仙乃入御浴。湯影沉沉，甃插龍鳳。仙去衣先入。俞視若蓮浮碧沼，玉泛甘泉。俞思意蕩。俞因以手拂水，沸熱不可近。仙笑，命左右別具湯沐。侍者進金盆，爲俞解衣入浴。仙與俞相去數步耳。一童以水沃仙，一童以水沃俞。俞白仙曰：『俞塵骨凡體，幸遇上仙，似有夙契，然何故不得共沐？』仙曰：『爾未有今日之分。』浴已，次第取服，仙與俞攜手入後院，坐曲室。俞審視，則白璧爲楹，碧瑤甃地，繡帛蒙窗，珠絲翳戶，飾瓊玉於虛軒，安銅龍於畫棟。仙命進酒，寶器瑤杯，珍羞仙果。但俞生平不酌酒，金壺至俞，則酒輒不出。仙笑顧左右，取他酒代之。童曰：『已爲取之。』頃間，酒已至，乃人間之味。俞又自恨。仙謂俞曰：『今之婦人，首飾衣服如何？』俞對曰：『多用白角爲冠，金珠爲飾，民間多用兩川紅紫。』仙乃顧左右：『取吾舊服來。』長裙大袍，鳳冠口銜珠翠玉翹；但金釵若今之常所用者，他皆不同。俞曰：『俞少好學，雖望道未見，然於唐史見仙事迹甚熟。今見仙之姿艷，一祿山安能動仙之志？而仙自棄如此也！』仙復曰：『事係天理，非子可知，幸無見詰。』俞曰：『明皇蘊神聖之姿，天日之表，沒當不化。今在何地？』仙曰：『人主皆天之高眞也。明皇乃眞人下降，今住玉羽川。』俞曰：『玉羽川，何地也？』仙曰：『在潭、衡之間。』不久，玉漏遞響，寶燈闌珊。侍者報仙曰：『鼓

已三敲。』乃命徹去盃皿，與俞對榻而寢。俞情思蕩搖不能禁。俞曰：『召之來，不與之合，此係乎俞命之寡眇也！他物弗望，願得共榻，以接佳話，雖死爲幸！』仙笑曰：『吾有愛子心，子有私吾意，宿契未合，終不可得。』俞乃欲昇仙榻，足不可引，若有萬觔繫之。仙曰：『子固無今日分。』俞乃就南榻，與仙對卧而語。不久，雞唱烟中，月沉戶外，侍者促俞起。俞泣下別。仙曰：『後二紀，待子於渭水之陽。』仙取百合香一小器，遺俞曰：『留以爲憶。』繫俞臂。復見前童、吏引還，入門，吏推仆，乃覺。俞驚起坐，默念：『豈非夢耶？』臂上香猶存，發器，異香襲人，非世所有。他日，俞題詩於溫湯驛曰：『夢魂飛入瑤臺路，九霞宮裏曾相遇，壺天好景自愁人，春水泛花何處去？』又戲爲詩曰：『昨夜過溫湯，夢與楊妃浴，敢將豫讓炭，却對卞和玉。同歡一宵間，平生萬事足，想得唐明皇，暢哉暢哉福。』詩尚留溫湯。俞後閒步野外，有牧童持書一紙。俞開封，乃仙所爲詩一首也。詩云：『虛堂壁上見清辭，似共幽人說所思，海上風烟雖可樂，人間聚散更堪悲。重簾透日溫溫暖，玉漏穿花滴滴遲，此景此情傳不盡，殷勤囑咐隴頭兒。』俞詢牧童曰：『從何得此書？』牧童曰：『前日有婦人過此，遺我百錢，授我此書，云：「明日有衣冠獨步野外，子可與之。」』俞閱之，愈傷感。俞多與士君子說此事，乃筆成傳。

宋・王明清《投轄録・蓬萊三山》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眞宗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至一二處未能，今日可矣。』遂引羣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殿後有假山甚高，而山面有洞，上既先入，復招羣公從行。初覺暗甚，行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輝。有二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讓，然後坐。羣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肴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鵠舞于堂，笙簫振林木，至夕而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機之暇，毋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羣臣惘然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武夷洞天》　武夷在福建之崇安。按《神仙傳》第十六昇眞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於山，自稱『武夷君』，受館於此，統錄地仙，後人因武夷名之。山周迴百二十里，峰巒巖石三十有六，秀拔奇偉，上亘斗絕之壁，下際無底之淵，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巖壑之中，悉神仙所居，仙人煉丹鼎爐具存，有仙蛻函，函中仙骸質小而色紅，得道尸解者於此換骨，函或隱或顯，人莫能測。前人有詩云：『寄語神仙休擬議，換骨定要來武夷。』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嘗致酒於幔亭峰頂，召山之左右男女二千餘人預宴，謂之宴曾孫，歌曲奏樂，行酒進食，非世所有，今遺跡猶在。宋英廟、神考、哲宗皆『武夷君』應世。建守陳覺氏有《武夷》詩，末聯云：『聽說列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蓋此謂也。朱文公有《九曲》詩云：『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絕處，櫂歌閒聽兩三聲。』至今有親筆及《武夷圖序》墨蹟猶存。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九《天宮》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修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冽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卧。撫之，膚膩如脂，麝蘭噴溢，蓋女子也。問之，不答。遂與交。交已，以手捫壁，壁皆石，陰陰有土氣，酷類墳冢。大驚，疑爲鬼迷。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但耐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溲便。』既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腹餒，遂有女僮來，餉以麵餅，鴨臛，使捫啖之。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無天日，夜無燈火，食炙不知口處，常常如此，則姮娥何殊於羅剎，天堂何別於地獄哉！』女笑曰：『爲爾俗中人，多言喜泄，故不欲以形色相見。且暗摸索，妍媸亦當有別，何必燈燭！』居數日，幽悶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與君一遊天宮，便卽爲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伺郎久矣。』從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幾曲畫廊，始至一處，堂上垂珠簾，燒巨燭如晝。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二十許；錦袍眩目；頭上明珠，翹顫四垂；地下皆設短燭，裙底皆照：誠天人也。郭迷亂失次，不覺屈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向覿面不識仙人，實所

惶悔；如容自贖，願收爲沒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便命移席卧室。室中流蘇繡帳，衾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暫歸亦無所妨。』更盡一籌，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不言，僞醉眠榻上，抗之不動。女使諸婢扶裸之。一婢排私處曰：『箇男子容貌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置牀上，大笑而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神志顛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中快悶，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名花，聞香捫幹，而苦無燈燭，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漏下四點，呼婢籠燭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堊精工，寢處褥革棕氈尺許厚。郭解履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娟好。戲曰：『謂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僵矣！勿復多言。』視履端嵌珠如巨菽。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呻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矣？』笑答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乎？』曰：『妾非處子，然荒疎已三年矣。』郭研詰仙人姓氏，及其清貫、尊行。婢曰：『勿問！即非天上，亦異人間。若必知其確耗，恐覓死無地矣。』郭遂不敢復問。次夕，女果以燭來，相就寢食，以此爲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沮，今將糞除天宮，不能復相容矣。請以巵酒爲別。』郭泣下，請得脂澤爲愛。女不許，贈以黃金一斤、珠百顆。三巵既盡，忽已昏醉。既醒，覺四體如縛，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不得出。極力轉側，暈墮牀下。出手摸之，則錦被囊裹，細繩束焉。起坐凝思，略見牀櫺，始知爲己齋中。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懼被仙譴，然心疑怪之。竊聞一告知交，莫有測其故者。被置牀頭，香盈一室；拆視，則湖綿雜香屑爲之，因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詰之，笑曰：『此賈后之故智也。仙人烏得如此？雖然，此事亦宜慎祕，洩之，族矣！』有巫嘗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嚴東樓家。郭聞之，大懼，攜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又《安期島》　長山劉中堂鴻訓，同武弁某使朝鮮。聞安期島神仙所居，欲命舟往遊。國中臣僚僉謂不可，令待小張。——蓋安期不與世通，惟有弟子小張，歲輒一兩至。欲至島者，須先自白。如以爲可，則一帆可至；否則颶風覆舟。踰一二日，國王召見。入朝，見一人，佩劍，冠棕笠，坐殿上；年三十許，儀容修潔。問之，即小張也。劉因自述向往之意，小張許之。但言：『副使不可行。』又出，徧視從人，惟二人可以從遊。遂命舟導劉俱往。水程不知遠近，但覺習習如駕雲霧，移時已抵其境。時方嚴寒，既至，則氣侯溫煦，山花徧巖谷。導入洞府，見三叟趺坐。東西者見客入，漠若罔知；惟中坐者起迎客，相爲禮。既坐，呼茶。有僮將盤去。洞外石壁上有鐵錐，銳沒石中；僮拔錐，水即溢射，以巵承之；滿，復塞之。既而托至，其色淡碧。試之，其涼震齒。劉畏寒不飲。叟顧僮頤示之。僮取巵去，呷其殘者；仍於故處拔錐，溢取而返，則芳烈蒸騰，如初出於鼎。竊異之。問以休咎，笑曰：『世外人歲月不知，何解人事？』問以卻老術，曰：『此非富貴人所能爲者。』劉興辭，小張仍送之歸。既至朝鮮，備述其異。國王歎曰：『惜未飲其冷者。是先天之玉液，一巵可延百齡。』劉將歸，王贈一物，紙帛重裹，囑近海勿開視。既離海，急取拆視，去盡數百重，始見一鏡；審之，則蛟宮龍族，歷歷在目。方凝注間，忽見潮頭高於樓閣，洶洶已近。大駭，極馳；潮從之，疾若風雨。大懼，以鏡投之，潮乃頓落。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二《和神國》　《幽怪記》載李元之嘗夢往和神之國，如死者數日而復生。見其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皆生二男二女，與鄰里爲婚姻。地產大瓠，瓠中有五穀，不煩人栽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氣候常如深春，樹木葉皆綠，可爲衣襟云云。余每有此論，吾輩若能在此國作百姓，則何有於功名富貴、謀衣謀食事耶！雖羲皇上人不是過也。乃作詩云：『欲買青山願未成，心頭萬緒任縱橫。何時夢到和神國？無事縈心過一生。』

清・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一《仙家自有日月》　梁陶弘景《眞誥》云：『大天之內，有地中洞天三十六所，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玄空之中。』注云：諸洞天日月皆各有此名，亦小小不同，蓋猶是大天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晝夜，便有出沒，亦當與今日月同其明晦。今大天崖畔了不得窮，此小天邊際殆可捫覩，日月出入則應有限，當是忽然起滅，不由孔穴，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按此則名山洞穴之中各有小日月。

鬼魅部

諸鬼分部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二　臨川間諸山，有妖物，來常因大風雨，有聲如嘯，能射人。其所著者，有頃便腫，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緩。急者不過半日間，緩者經宿。其旁人常有以救之，救之少遲則死。俗名曰『刀勞鬼』。故外書云：『鬼神者，其禍福發揚之驗于世者也。』《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然則天地鬼神，與我並生者也。氣分則性異，域別則形殊，莫能相兼也。生者主陽，死者主陰，性之所託，各安其生。太陰之中，怪物存焉。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六　廬江杜謙爲諸暨令。縣西山下有一鬼，長三丈，著赭衣袴在褶，在草中拍張。又脫褶擲草上，作《懊惱歌》。百姓皆看之。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六　元嘉中，潁川宋寂，晝忽有一足鬼長三尺，遂爲寂驅使，欲與隣人樗蒲，而無五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楊枝，於戶間作之，即燒灼，黑白雖分明，但朴耳。

又　元嘉中，魏郡張承吉息元慶，年十二，見一鬼長三尺，一足而鳥爪，背有鱗甲，來招。元慶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撻之，俄聞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與罰。』張有二卷《羊中敬書》，忽失所在。鬼於梁上擲還一卷，少裂壞，乃爲補治。王家嫁女，就張借，鬼求紙筆代答，張素工巧，嘗造一彈弓，鬼借之，明日送還，而皆折壞。

又　廬陵人郭慶之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美色。宋孝建年中，忽有一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形長丈餘，胸臂皆有黃色，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呼爲黃父鬼，來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氣，或爲石，或爲小鬼，或爲婦人，或如鳥獸，足跡或如人，長二尺許，或似鵝跡，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婢戲笑如人也。

又　黃州治下有黃父鬼，出則爲祟，所著衣袷皆黃，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隨籬高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絕。

唐・牛僧孺《玄怪録》卷四《葉氏婦》　葉誠者，中牟縣梁城鄉染人也。婦耿氏，有洞晦之目，常言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貨者、歌舞者之中，人鬼各半。鬼則自知非人，而人則不識也。』其家有牛騂而角者，夫婦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忽有二鬼，一若州使，一若地界，入圈視牛，曰：『引重致遠，毛角筋骨可愛者，吾州無如此牛也。』若地界者曰：『何遠役追牛？』曰：『王之季女適南海君次子，從車五百兩，兩一牛，皆天下之美俊者。河南道配供十牛，當州唯一，只此牛耳，盍報使乎？』遂去。其婦視牛，則惴惴然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也，遽取藍花塗之。纔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導從數十騎，笑而入視牛，則異前所報矣。軍吏大怒，執地界，將決之，責曰：『貴主遠嫁，一州擇牛，既此牛中，奈何虛妄！』對曰：『適與衙官對定，所以馳報。及迴失牛，乃本牛主隱匿也。請收牛主問之，牛不遠矣。』乃令捉主人來。遂數人登階，捽其翁以出，其家只見中惡，呼不應矣。長幼繞而呼之，婦獨不哭，乃汲水澆牛，藍色盡見，界吏牽去而翁復來，上階，乃承呼而起曰：『吾爲軍吏責以隱牛，方欲洗滌，賴新婦自洗，遂得放歸。』使視其牛，已死矣。楊曙方宰中牟，聞此說，乃召而問之，一無謬矣。

又《王煌》　太原王煌，元和三年五月初申時，自洛之緱氏莊，乃出建春門二十五里，道左有新塚，前有白衣姬設祭而哭甚哀。煌微覘之，年適十八九，容色絕代。傍有二婢，無丈夫。侍婢曰：『小娘子秦人，既笄適河東裴直，未二年，裴郎乃遊洛不復。小娘子訝焉，與某輩二人，偕來到洛，則裴已卒矣。其夫葬於此，故來祭哭耳。』煌曰：『然即何歸？』曰：『小娘子少孤無家，何歸！頃婚禮者外族，其舅已亡。今且駐洛，必謀從人耳。』煌喜曰：『煌有正官，少而無婦。莊居緱氏，亦不甚貧，今願領微誠，試爲咨達。』婢笑，徐詣姬言之。姬聞而哭愈哀，婢牽衣止之，曰：『今日將夕矣，野外無所止，歸秦無生業。今此郎幸有正官而少

年，行李且贍，固不急於衣食。必欲他行，捨此何適？若未能抑情從變，亦得歸體，奈何不聽其言耶？』姬曰：『吾結髮事裴，今客死洛下，綢繆之情，已隔明晦。碎身粉骨，無謝裴恩。未展哀誠，豈忍他適。汝勿言，吾且當還洛。』其婢以告煌，煌又曰：『歸洛非有第宅，決爲客之於緱，何傷？』婢復以告。姬顧日將夕，回稱所抵，乃斂哀拜煌，言禮欲申，哀咽良久。煌召左右師騎，與煌同行十餘里，偕宿彭婆店，禮設別榻。每聞煌言，必嗚咽而泣，不敢不以禮待之。先曙而到芝田別業，於中堂泣而言曰：『妾誠陋拙，不足辱君子之顧。身今無歸，已沐深念。請備禮席，展相見之儀。』煌遽令陳設，對食畢，入成結褵之禮。自是相歡之意，日愈殷勤。觀其容容婉娩，言詞閑雅，工容之妙，卓絕當時。信誓之誠，惟死而已。後數月，煌有故入洛。洛中有道士任玄言者，奇術之士也，素與煌善，見煌顏色，大異之，曰：『郎何所偶，致形神如久耶？』煌笑曰：『納一夫人耳。』玄言曰：『所偶非夫人，乃威神之鬼也。今能速絕，尚可生全。更一二十日，生路卽斷矣，玄言亦無能奉救也。』煌心不悅，以所謀之事未果，白不遺人請歸，其意尤切。纏綿之思，不可形狀。更十餘日，煌復入洛，遇玄言於南市，執其手而告曰：『郎之容色決死矣，不信吾言，乃至如是。明日午時，其人當來，來卽死矣。惜哉！惜哉！』因泣與煌別，煌愈惑之。玄言曰：『郎不相信，請置符於懷中。明日午時，賢寵入門，請以符投之，當見本形矣。』煌乃取其符而懷之。既背去，玄言謂其僕曰：『明日午時，芝田妖當來，汝郎必以符投之。汝可視其形狀，非青面耐重鬼，卽赤面者也。入反坐汝郎，郎必死。死時視之，坐死耶？』其僕潛記之。及時，煌坐堂中，芝田妖恨來，及門，煌以懷中符投之，立變面爲耐重鬼。鬼執煌，已死矣，問其僕曰：『如此，奈何取妖道士言，令吾形見！』反捽煌，卧於床上，一踏而斃。日暮，玄言來候之，煌已死矣。問其僕曰：『何形？』僕乃告之。玄言曰：『此乃北天王右腳下耐重也，例三千年一替。其鬼年滿，自合擇替，故化形成人而取之。煌得坐死，滿三千年亦當求替。今既卧亡，終天不復得替矣。』前覩煌屍，脊骨已折。玄言泣之而去。此傳之僕。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二《支諾皐》中　華陰縣東七級趙村，村路因水齧成谷，梁之。村人日行車過橋，橋根壞，墜車焉，村人不復收。積三年，村正嘗夜度橋，見群小兒聚火爲戲，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聲，火卽滅，啾啾曰：『射着我阿連頭。』村正上縣回，尋之，見敗車輪六七片，有血，正銜其箭。

唐・李冗《獨異志》卷下　鄭之管城，有居人鄭虔章者，落魄杯酒間，年五十餘，無聞焉。日醉歸，寢賓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爲鬼拽臂入坑，逡巡至肘，其人慌叫。親戚舉燭俱至，相與牽爭而不能制。漸入，至胸臆，頭遂入地，俄然全身陷沒，若墮水者。乃合衆將鍬钁掘之，深丈餘，得一枯骨，可長八九寸，又復旁搜，無所見。因出而葬之。

又佚文　貞元中，吳郡進士李赤者，與趙敏之相同遊閩。行及衢之信安，去縣三十里，宿於館廳。宵分，忽有一婦人入庭中。赤於睡中蹶起下階，與之揖讓。良久卽上廳，開篋取紙筆，作一書與其親，云：『某爲郭氏所選爲婿。』詞旨重疊，訖，乃封於篋中。復下庭，婦人抽其巾縊之。敏之走出大叫，婦人乃收巾而走。及視其書，如赤夢中所爲。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驛，白晝又失赤。敏之卽遽往廁，見赤坐於牀，大怒敏之曰：『方當禮謝，爲爾所驚。』浹日至閩，屬寮有與赤遊舊者，設燕飲次，又失赤。敏之疾索於廁，見赤僵仆於地，氣已絕矣。

唐・康駢《劇談録》卷上《郭鄩見窮鬼》　通事舍人郭鄩，罷櫟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輦。委困方甚。胖蠻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玃。衣以青衣碧衣。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鄩俱往。所造之間。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餒。親友見之。俱若讎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淨室。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焉。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鄩既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竭。鄩復問云。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失所在。鄩既興盥漱。便覺愁憤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涉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鄩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騁駿好奇。聞之未甚爲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左廣列職。其後往伺之。王氏潤屋之資幾侔猗頓。然爲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間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旦與

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爲歡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卽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恡。緜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唐・張讀《宣室志》卷四　長慶中，裴度爲北都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煮藥於室，旣置藥於鼎中，欲構火，趙見一黃衣人自門來，止於藥鼎傍，挈一囊，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如麥粉狀，已而置屑於鼎中而去。趙告其子，子曰：『豈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向者黃衣人再至，又置藥屑於鼎中。趙惡之，命棄去。復一日晝寢，其子又煮藥，藥熟而趙寤，遂進以飲之。越數日，果卒。

又卷六　郭鄩罷樑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胷懷間常有二物，如猿玃，衣青碧，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鄩俱往。所造詣，如礙枳棘。親友見之，俱若仇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莫能絕。一夕，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鄩旣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吾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鄩曰：『彼之聚歛豐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計於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鄩旣興盥櫛，便覺愁憒開豁。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旬，見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鄩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之信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爲歡，張生預焉。訪之，卽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是輩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太平廣記》卷一四七引《定命録・王晙》　王晙任渭南已數載，自云：『久厭此縣，但得蒲州司馬可矣。』時奚三兒從北來，見一鬼云：『送牒向渭南，報明府改官。』問何官，云改蒲州司馬。便與相隨來渭南，見晙云：『公卽改官爲蒲州司馬。』當時鬼在廳堦下曲躬立，三兒言訖，走出。果三數日改蒲州司馬。改後二十餘日，敕不到，問三兒。三兒後見前鬼，問故。鬼云：『緣王在任贓請官錢，所以折除，今折欲盡，至某時，當得上。』後驗如其言。

又卷三二一引《幽明録・新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問訊曰：『卿那爾。』曰：『吾饑餓，殆不自任，卿知諸方便，故當以法見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爲人作怪，人必大怖，當與卿食。』新鬼往入大墟東頭，有一家奉佛精進，屋西廂有磨，鬼就推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語子弟曰：『佛憐吾家貧，令鬼推磨。』乃輦麥與之。至夕，磨數斛，疲頓乃去。遂罵友鬼：『卿那誑我。』又曰：『但復去，自當得也。』復從墟西頭入一家。家奉道，門傍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狀。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復來助吾。可輦穀與之。』又給婢簸篩。至夕，力疲甚，不與鬼食。鬼暮歸，大怒曰：『吾自與卿爲婚姻，非他比，如何見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甌飲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難動。今去可覓百姓家作怪，則無不得。』鬼復去。得一家，門首有竹竿。從門入。見有一羣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見之大驚，言自來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殺狗，並甘果酒飯，于庭中祀之，可得無他。』其家如師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後恆作怪，友鬼之教也。

宋・徐鉉《稽神録》卷三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嘗與中山賈人章某者親熟。章死，珉楚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食，章卽延入食店，爲置胡餅。旣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未得辭脫。今死爲揚州掠剩兒。』復問：『何謂掠剩？』曰：『凡市人賣販，利息皆有常數。過數得之爲掠剩，吾得而掠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頃之，有一僧過於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之花，亦鬼所買。花亦鬼用之。人間無所用也。』章卽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卽告辭而去。其花紅色，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我與鬼同游，復持鬼物，不可。』卽將花擲濺水中。旣歸，有同院人覺其面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以救之，良久乃

復。且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恙。

又 王琪爲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津橋之西。前生因欠君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爲人，償君此債爾。』因爲人占候禍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貧，告琪爲一鎮將。因問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雙港鎮將，以爲其言無驗。未及之任，琪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一人來爲雙港鎮將，吾今以爾爲睨口鎮。』竟如其言。比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子弟。云：『吾第二子頃忽病如癡人歲餘，今愈矣。』

又卷六 庚寅歲，江西節度使徐知諫以錢百萬修廬山使者廟。潯陽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嘗入城，召一畫工俱往。畫工負荷丹彩雜物從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衣帶投地；畫工以吏爲醉而隨之。須臾，復脫衣棄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廟澗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韋蔽膝，吏至，乃執之。畫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誰能得會！』竟擒之，坐於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廟中告人，競往視之。卒已不見，其吏猶坐水中，已死矣。乃閱其出納之籍，則已乾沒過半。進士謝岳見之。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三《馬少保》 太子少保馬公亮自言：少肄業於廬州城外佛寺。一夕臨窗燭下閱書，有大手如扇，自窗伸於公前，若有所索。公不爲視，閱書如故。如是比夜而至。公因語人。有道士云：『素聞鬼畏雄黃，可試以辟之。』公乃研雄黃，漬水，密置案上。是夕大手又至。公遽以筆濡雄黃，大書一『草』字。書畢，聞窗外大呼曰：『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及與汝！』公雅不爲聽，停燭而寢。有頃，怒甚，而索滌愈急。公不應。逮曉，更哀鳴而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且不爲他怪，徒以相戲而犯公，何忍遽致我於極地耶？我固得罪，而幽冥之狀由公以彰暴於世，亦非公之利也。公獨不見溫嶠焜犀照牛渚之事乎？』公大悟，即以水滌去『草』字，且戒他日勿復擾人。怪遜謝而去。進士魏泰言馬公嘗說於其祖云。

又卷五《李比部》 李比部從周，景祐四年隨鄉書來京師，與數同人僦舍於麻稭巷。嘗五鼓而興，將謁親知於遠坊者。始啓寢戶，即踣於地。奴僕扶視，氣息殆絕，至巳午間，始惺然曰：『初啟關，見一鬼戴短巾，衣綠寬衫，黝面於顙，狀若祠廟中所謂判官者，以氣噓之，如霜風之切骨，遂昏然。亦不知委頓於地也。』明年校藝，不利於南宮。

宋・劉斧《青瑣高議》後集卷五《鬼籍記》 張副樞，沔天聖年有野人探禹穴新書，得《尚書》竹符云：『三年，禹至大陸，水惡上溺，泛豔彌漫，莫得涯涘。波走沙泥，崁谷遷洗，蜿穴上下，推葉林麓，遠近昏墊，安民失安。禹命除伯驅蛟於海，窟鬼於山，皆丹書篆字籍鬼物名，石覆之。』

慶曆二年，祖萊山東峯石工鑿石火灰以給衣食。他日至一異處，氣象悽冷，嵓谷昏晦，一方鑿石，陷爲穴，鬼嘯穴中，梟鳴木梢。俄而羣鬼出焉，共擊石工，工走十里方脫焉。工竟死於家。茲後鬼之怪蔓衍數十里，爲後漸少，漁弗敢釣於溪，民不得樵於山。

他日，道者謂人曰：『茲養命乃向鬼怪之所也。』民異道者之言，共謂禱。道士曰：『吾爲汝等去之。』道者□升山，逐穴視其篆石焉。倏然羣怪□□於穴。既久，復以石覆穴，其後乃絕。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四 李鬱林佩，政和初出官尉芮城。時因公事過河鎮，偶監鎮夜同會坐數人，相與共徵鬼神事。鎮官爲言：乃者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號『義門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在。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且獨與小兒者同室處焉。度百許日，其家人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兄知是弗信也，因自往聽之，審。一日勵其弟曰：『吾家雖騷衰，且世號義門。吾弟縱喪偶，寧不少待！方衰絰未除，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懼辱吾門，將柰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與言者，乃亡婦爾。』兄瞠愕詢其故，則曰：『婦喪期月，即夜叩門曰：「我念吾兒之無乳，而復至此。」因開門納之，果亡婦。隨遂徑登榻，接取兒乳之。弟甚懼。自是數來，相與語言，大抵不異平時人。且懼且怪，而不敢以駭兄也。』兄念家道死喪殆盡，今手足獨有二人，此是又欲亡吾弟爾，且弟既不忍絕，然吾必殺之。因夜持大刀伏於門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門而入者，兄盡力以刀刺之，其人大呼而去。拂旦視之，則流血塗地。兄弟因共尋血汙蹤，迄至於墓所，則

弟婦之屍橫墓外，傷而死矣。會其婦家適至，睹此而訟於官。開墓則啓空棺而已，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獄中，姚氏遂絕。李鬱林者聞是，始大不然，鎖官卽於坐命左右索其獄牘來，視之迺信。嗚呼，亦異矣。夫鬼神之事有不可致詰者。《漢・五行志》言，元始元年，朔方女子病死，斂棺積六日而出棺外。類如此乎？後三十一年，時當癸亥，夏四月，會於郡齋，李鬱林爲吾道之。卽書以補後世聽訟者之末也。

又　任宗堯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樂，後改服武弁，終贈觀察使。宗堯多藝能，洞曉天官、律呂，蓋其傳授於魏漢津先生。宗堯始仕宦時，卽喜功名。大觀末，從尚書王寧、中書舍人張邦昌使高麗，爲上節人至四明則放洋而去。不十日，四明忽傳副使舶壞，衆爲痛之。始時宗堯將登舟，則寄所齎玩好琴書於相識故人家而邁，及是傳也，其故人者嗟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爲宗堯音訴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鯨波萬里，本希尺寸賞，不謂遽持千金之軀，而葬於魚鼈之腹。故人念我乎？某所寓三琴，實平生所愛賞。甲可歸之我家，乙亦奇古，當奉故人，下者可與某。』凡所寓書畫篋笥中百物，歷歷分區，不遺一毫毛。其故人大駭，爲奠哭。久之，女奴始甦。翌日，則四明一郡皆傳，謂使者舟壞信矣。其後戒歸使人自高麗，上下一無恙。故人者得見宗堯，懽喜竊笑，獨異於常。宗堯始疑而詢焉，方道其事，始知爲黠鬼所侮。吾親見宗堯言之。雒陽大內興立自隋唐五代，至聖朝藝祖嘗欲都之，開寶末幸焉。而宮中多見怪，且適霖雨，徒霄祀謝，見上帝而歸矣。是後至宣和，又爲年百五十，久虛曠。蓋自金鑾殿後，雖白晝，人罕敢入，入亦多有異，蠆或大於斗，蛇率爲巨蟒，日夜絲竹歌笑之聲不絕也。宣和末，有監官吳本者武人，持氣不畏事。夏月因納涼於殿廡閒，至晡時後，天尚未昏黑，而從者堅請歸舍，不聽。俄忽聞蹕聲自內而出，卽有衛從繽紛，執紅銷金籠燭者數十對，成行羅列。中一衣黃人，如帝王狀，胸閒尚帶鮮血，擁從甚盛，徐徐行繇殿廡，從本寓舍前過。本與其從者，急趨入戶避之，得詳瞰焉。最後有一衛士似怒，以納涼故妨其行從也。乃以手兩指按其卧榻之四足，遂穿磚而陷於地，頃刻轉他殿而去，遂忽不見。本大駭，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圖畫所見，徧以示人。雒陽士大夫多能傳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頃嘗聞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忘七八矣。偶流寓者趙令子與來，猶能道其略，因著於編。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四《蔣保亡母》　鄉人馬叔靜之僕蔣保，嘗夜歸，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邀同浴。保已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卽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擲於竹間。居人聞外有響，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

又卷一二《縉雲鬼仙》　處州縉雲鬼仙，名英華，姿色絕豔，肌膚綽約如神仙中人，居主簿廨中。建炎間，主簿王傳表弟齊生者與之相好，交歡如夫婦。簿家亦時見之，以詰齊，齊笑不答。一日，與英偶坐，而簿至。英急入帳中，簿求見甚力。英曰：『吾容色迥出世人，若見我，必有惑志。子有室家，恐嫌隙遂成，非令弟比，決不可得見也。』居無何，簿妻病心痛，瀕死，更數醫，莫能療。英以藥一劑授齊生云：『以飲爾嫂，當有瘳。世間百藥不能起其疾，若不吾信，則死矣。』齊先以白簿，簿曰：『人有疾而服鬼藥，何邪？』妻雖病困，然微聞其言，亟攘藥服之，少頃卽甦，明日而履地。舉室大感異之。踰年，齊辭歸，英送至臨安城外，曰：『帝城多神明，不可入，將告別。』英泣曰：『相從之久，不忍語離。觀子異日必死於兵，吾授子一炷香，願謹藏去。脫有難，焚之，吾聞香煙卽來救子。但天數已定，恐不可免爾。』既別，而齊生從張王軍淮上，與李成戰，竟死。久之，他盜犯縉雲，吏民奔竄。及盜去，堂吏某中奉者，據主簿官舍，簿乃居山間。英至山間，問簿妻何以未反邑，具以告。英曰：『吾能去之。』盛飾造中奉宅，因稱主簿侍兒，厲聲譙責，忽不見。中奉大恐，急徙出。嘗有部使者至邑，威嚴凜然，官吏重足，正坐廳事，一婦人緩行廡下，歷階陞而升。訝之，以詢從吏，皆不敢對。會邑官白事，語之曰：『諸君婢媵，不爲隄防，乃令得至此。』衆以英爲解，懼甚，卽日治行。後轉之丞廳，丞爲所染，沿檄桉行經界，英亦同塗。丞未幾死。邑令趙道之欲去其害，齋戒數日，將奏章上帝。英已知之，語令曰：『吾非下鬼比也，若我何！』俄齋室振動，令家大小皆病，遂不敢奏。至今猶存。閻丘寧孫叔永說。

又卷二〇《靈芝寺》　紹興十二年，唐信道廷對畢，館于西湖靈芝寺。時已五月，二僕納涼湖邊，呼聲甚急，唐往視之。二僕共挽一僧，

云：『僧走欲赴水，一足已溺，呼之不肯回，力挽其衣，猶不能制。』遂與歸室中。寺之人云：『頃寇犯臨安，兩僧死于湖，今其鬼耳。』問溺者所見，曰：『兩僧來告，孤山設浴甚盛，邀同舟以行。一足□登，而爲人掣其後，故不得去，心殊恨恨也。』坐少定，復發笥取新衣著之，幷易履襪，若有導之者，徑趨水濱，數僧急尾救之。既還，詆救者曰：『我適游處甚佳，爾輩何見疾，必強我歸？我終一去耳。』主僧遣三人護之于室而扃其外。唐所寓舍與之鄰，惟以葦席爲限，聞爲鬼所憑，作詩云云。唐唯記其一句曰：『日日移牀趁下風。』蓋竊東坡語也。唐誚之曰：『汝生爲出家子，視形骸如土木，雖不幸死，當超然脫去。乃甘留戀爲游魂滯魄，眞可羞也。』答曰：『吾非爲厲者，欲度此僧，故與之俱。且何預爾事！』唐曰：『吾視人垂死而不救，可乎？且汝既不能自脫，又枉以非命害一人，何益於汝？空令湖中增一鬼耳。』相往復至夜半，鬼益怒，叱曰：『只爾亦非了生死者。』唐嘻笑應之曰：『我當死卽死，必無幽滯，終不効汝，加非理於生人。』鬼似悟唐說，不復有語。久之，僧始昏睡。迨曉，問之，乃會稽人，主僧令送歸其家。唐後見之於鑑湖鷲臺寺，云：『只憶初赴水時事，餘皆不知也。』

又乙志卷三《竇氏妾父》 徐州人竇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闊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於地，若有物憑依。乃言曰：『某，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碎于賊，羈魂無所歸。欲就此女丐食，而神不許，守竇氏之門歲餘矣。土地憐我，今日始得入。』竇氏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亟去。』許諾，妾卽蘇。竇氏如所約，陰與之戒，勿令妾知。又再歲，其父乃自鄉里來，初未嘗死也。前事蓋黠鬼所爲以竊食云。

又卷七《姚將仕》 文惠公總領淮東日，攜幼弟迅在官，其所生母病，療治無良醫，乃載詣常州。時從兄景高爲晉陵宰，畏其疾傳染，使往節級范安家。招醫巫診治，竟不起，殯於僧舍。明年正月望夜，高兄之子櫬，年十歲矣，與親識兩人觀燈于東嶽行廟，范安之居在廟外，邀啜茶果，歸而被疾，信口妄語，不省人事。郡人姚將仕者，納粟買官，能行五雷天心法，命視之。先敕神將呼土地詰問，有降神小童見，至咄咄自語：『官府嚴整，如何得有邪祟？恐是他家婢妾之屬所爲，那可責我！實無鬼可捕。』姚謝去，自於其家飛符噀水，凡十餘日，攝出一女子，蓋迅母也，不肯言所以來，姚牒城隍寄收。他日再呼問，始云：『因小官人到范家，故隨入縣舍。』於是以酒饌香楮遣之，而申泰山府乞注生具，焚其柩，櫬卽愈。

又卷八《無頰鬼》 吾鄉白石村民，爲人織紗於十里外，負機軸夜歸。月正明，一人來曰：『吾膽怯多畏，聞此地有鬼物夜出，願得俱行。』民許之。其人曰：『脫有所睹，何以爲計？』曰：『我見之，當擊以軸。腰下插大鐮刀，亦可殺也。』其人竦然，行稍後。又呼曰：『人言鬼無頰，試視我面。』民知其鬼也，舉刀回首欲揮之，頷與胸接，兩眼眈眈然，遂不見。

又卷九《劉正彥》 宣和初，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其家，賜宅於京師。其子正彥旣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間，西偏一位素多鬼，每角門開，必見紫衣金章人，如唐巾幘，裴回其中，小童拱立於後，亦時時來宅堂，出沒爲人害。正彥表兄某，平生尚膽氣，無所畏，獨欲窮其怪，乃書刺往謁，置于門外。少選，門自開，紫衣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居此三百年，在唐朝實爲汴宋節度使。以臣節不終，闔宗三百口併命此處，至今追思，雖悔無及也。』客曰：『歲月如許，胡爲尙淪鬼錄？』曰：『負罪旣重，受生實難，非得叛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爲公徼福於釋氏，作水陸法拯拔，以資冥路，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爲之。』客退，語正彥。他日，呼闍梨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胡床而觀，小童在傍，凡執事之人無不見。僧獨懼，振杵誦降鬼神呪，才出口，紫衣已覺，厲聲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趨而前，僧卽仆地，如爲物搏擊。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囊貯灰，掛寺浮圖三級下塼隙中，無一人知之。今不敢隱，願舍我。』踰時乃醒，紫衣與童皆不見。問之，元不知所言。此童蓋爲僧所箠殺，死後乃從紫衣者，僧見之故懼。至建炎中，正彥卒以逆誅。

又卷一四《大名倉鬼》 王履道左丞，政和初監大名府崇寧倉門，官舍在大門之內。一夕，守宿吏士數十人，同時叫呼，聲徹于外。左丞披衣驚起，一卒白云：『有怪物甚可怖，公勿出！』乃伏屏間覘之。一大鬼跨

倉門而坐，足垂至地，振膝自得，屋瓦皆動搖。少焉闊步跨出外，入李秀才家而滅。李生卽時死。

又卷一七《閻皂大鬼》　臨江軍閻皂山下張氏者，以財雄鄉里。紹興十四年，家僕晨興啓戶，有人長丈餘，通身黑色，徑入坐廳上，詰之不應，曳之不動，急報主人。及呼衆僕至，擊之以杖，鏗然有聲；刺之以矛，不能入，刃皆拳曲如鉤；沃之以湯，了不沾濕，頑然自如，亦無怒態。江西鄉居多寇竊，人家往往蓄大鼓，遇有緩急，擊以集衆，至是，鼓不鳴。張氏念不可與力競，乃扣頭祈哀。又不顧，徐徐奮而起，循行堂中，井竈湢溷，無不至者。張室藏帑，悉以巨鑰扃鐍，鬼輕擊之卽開，所之既徧，復出坐。及暮，將明燭，火亦不然。一家惴懼，登山上玉笥觀，設黃籙九幽醮，命道士奏章于天，七日，始不見。張氏自此衰替，今爲窶人。

又丙志卷一一《華嚴井鬼》　劉彥適登第歸，與其弟設水陸齋於永寧寺泗州院，會散，宿院中。闍黎僧繼登督其徒收拾供具，見客戶不閉，責問僮奴，皆云二劉掩關寢久矣。秉燭巡視，室空無人，衾裯亦不見，疑爲它往，而三門又已扃鑰。登咤曰：『必華嚴鬼也。』□命取鈴杵往訪焉。先是西廊華嚴院一行者合縊於院後井旁栗樹上，時出爲物怪。繼登過西邊得遺被，及華嚴牆畔又得一履。院僧熟睡，排闥而入，徑趨井所，二劉果對坐井上，互舉手推挹爲遜讓之狀，卽扶以歸。既醒，扣其故，曰：『終夕倦局，恰登床欲寢，而行者來傳闍梨之意，云夜尙早，正煎湯相待，幸可欵語。遂隨以行，了不知牆壁之留礙。俄聞婦人歌笑聲，朱門華屋，赫然煥耀。或導使入門，念兄弟同行，義難先後，方相撝避，忽冥然無所睹。非師見救，皆墮井死矣。』彥適，字立道。

又卷一三《張鬼子》　洪州州學正張某，天性刻薄，老而益甚，雖生徒告假，亦靳固不與。學官給五日，則改爲三日；給三日，則改爲二日，它皆稱是，衆憾之。有張鬼子者，以形容似鬼得名，衆使爲作陰府追吏以怖張老，鬼子欣然曰：『願奉命。然弄假須似眞，要得一冥司牒乃可。』衆曰：『牒式當如何？』曰：『曾見人爲之。』乃索紙以白礬細書，而自押字於後。是夜，詣州學，學門已扃，鬼子入於隙間，衆駭愕。張老見之，怒曰：『畜產何敢然？必諸人使爾夜怖我。』笑曰：『奉閻王牒追君。』張老索牒，讀未竟，鬼子露其巾，有兩角橫其首，張老驚號，卽死。鬼子出，立於庭，言曰：『吾眞牛頭獄卒，昨奉命追此老，偶渡水失符，至今二十年，懼不敢歸。賴諸秀才力，得以反命，今弄假似眞矣。』拜謝而逝。陳正敏《遯齋閑覽》記李安世在太學爲同舍生戲以鬼符致死，與此頗同，然各一事也。

又卷一九《汪大郎馬》　崇寧中，婺源縣市人汪大郎得良馬，毛骨精神，翹然出類。使一童御之。童又善調制，以時起居，馬益肥好。它郡塑工來，邑人率錢將使塑五侯廟門下馬。或戲謂曰：『能肖汪大郎馬則爲名手，致謝當加厚。』工正欲售其技，銳往訪此童，啖以果實，稍與之狎，日卽其牧所睥睨之，又時飲以酒，引至山崦，伺其醉睡，以線度馬之低昂大小，至於耳目口鼻、鬃鬣微茫，無不曲盡，幷童亦然。已悉得其眞，始詣祠下爲之。既成，宛然汪氏馬與僕也。擇日點目睛，才畢手，汪馬忽狂逸。童追躡乘之，徑赴城南杉木潭，皆溺水死。自後，馬每夜出西湖飲水，或往近村食禾穭。次日，湖畔與田間必印馬□，而浮萍猶黏著泥馬脣吻間，禾穭零落道上。童亦有靈響，人詣祠祈禱者，多託夢以報。至宣和初，方臘來寇，廟遭燬焉，乃滅跡。今老人尙能言之。

又丁志卷五《員家犬》　員琦爲建康軍統領官日，部有四人善盜，晝解人衣，夜探鷄犬，無虛日。琦諭隊將戒之，貸其前過，曰：『後勿復犯。』琦家養狗，黑身而白足，名爲銀蹄，隨呼拜跪，甚可愛。忽失之，揭牓募贖，凡兩日餘，老兵來報：『四偸方殺狗享食。』亟遣驗視，狗已熟，皮毛儼然。琦命虞候泝埋，又以灰印印地面，使不可竊取。窮究曲折，果四人同謀，二人用索鉤罥之於東門外城下。琦呼責將官，猶以已□物，使勿深治。將官取同謀者杖背五十，正盜者鞭滿百，旬日內受鞭者皆死。一夕，琦門內聞狗爬聲，絕似銀蹄，家人皆笑曰：『豈狗鬼乎？』呼之卽應，及啓門，搖尾而入，銜人衣，且拜且躍，悅樂不勝名狀。明日驗瘞處，印如初，土亦不陷，但穴中空空。又疑向所殺者爲他人家畜，復具載形色遍牓外間，許人識認，亦無尋訪者，始知其冤業所召云。銀蹄再活十年方死。

又卷一三《李遇與鬼鬥》　無爲君指使李遇迎新郡守於城西，既行十餘里，聞尙遠，遂還家。忽百許小兒從路旁出，皆始四五歲，大呼而前，

合圍擊之。李初不懼，與相毆，每奮拳必十數輩仆地。然才仆即起，已散復合，如是數四。有躍而登肩取巾搦髮者。李益窘，走不可脫，且擊且前。一老叟，布袍草屨，不知自何來，厲聲咄曰：『此官人常持《法華經》，若損他，豈不累我？』叱令退。小兒遂散，老人亦不見。李回及門，不能行，門卒扶以歸，至家惛不醒。諸子揭衣視，但青痕遍體，即就其處招魂，呼僧誦經。涉半年餘，始策杖能出。老人疑爲土地神云。時紹興二十八年也。

又卷一四《魚陂癘鬼》 族人洪洋自樂平還所居，日已暮，二僕荷轎，一僕負擔，必欲以中夜至家。邑之南二十里曰吳口市，又五里曰魚陂，到彼時已二更，微有月明，聞大聲發山間，如巨木數十本摧折者。其響漸近，洋謂爲虎，而虎聲亦不至是，心知其異矣，亟下車，與僕謀所避處。將復還吳口，已不可，欲前行，則去人居尚遠，進退無策。望道左小澗無水，可以敝匿，即趨而下，其物已在前立，身長可三丈，從頂至踵皆燈也。二轎僕震怖殆死，擔僕竄入轎中屏息。洋素持觀音大悲呪，急誦之，且數百遍，物植立不動，洋亦喪膽仆地，然誦呪不輟。物稍退步，相去差遠，呼曰：『我去矣。』徑往阪下一里許，入小民家，遂不見。洋歸而病，一年乃愈。擔僕亦然，二轎僕皆死。後訪阪下民家，闔門五六口，咸死於疫，始知異物蓋癘鬼云。

又支甲卷五《劉畫生》 建昌新城劉畫生，因往近村鶴源寺，歸次山崦間，值雨，趨避道側樹下。聞人咄咄語聲，顧見二婦女冒雨偕行，一老一少，遙謂劉曰：『我輩從汝索命，于今五十年，天涯海角，尋求且遍，元來乃在此。』劉曰：『我平生不曾殺害人，又年未三十，汝乃稱五十年相尋，眞是錯也。』二婦同辭云：『曩實爲汝所殺，安有錯誤！今必不相捨。』劉甚懼，奔至旅店，具爲主人言。方共嗟異，而已在傍，主人略無所睹，以爲病獨，引詣一室少憩。俄復出如廁，解衣帶欲自經，人急救之得免。左有廣祐王行廟，主人使拜禱祈福。二婦隨之不置，笑而語曰：『汝欲謁大神，而買香不費一錢，如何感應。』劉徑入懇請，才出門，即仆地昏卧。移時醒然，云似夢非夢，見神緋袍象笏，據案治事，命吏檢簿，既而曰：『劉生持十關齋至誠，特與展一紀，立放還。』二婦拱候廷下，相視掩泣，若不從狀，神叱責乃止。遂平安如常，自是絕不茹葷。時淳熙初元，不知今存否也。

又支乙卷三《劉氏僦居》 忠順官王成爲饒州指使而卒，其妻劉氏，自故居城隍廟西巷徙於牌樓南，僦鍾氏邸舍。先是，郡吏李生寓焉，病瘵癘，不勝煩燥，赴井死，鬼數出空屋爲怪，鄰民多知之。劉氏以質直少，且不審前事，既徙入，便聞剝啄嗟吁之聲，始訪得其故。於是取《北斗經》置井蓋上，舉家盡夕不寐，明燈待之。二鼓後，見井蓋自舉起，一人從中伸兩手攀闌裸出，拈經戲弄，大笑曰：『縱使是《北斗經》，將如我何！』復反諸元處，緩步往前門，咳嗽數聲而還。劉家人怖懼，相抱而坐。良久，隔窗扯人衣裾，彈指長歎，盤旋過夜半，乃奄由趨井中。次夕復然。劉亟捨去，自是無人敢卜居。

又支景卷二《會稽獨脚鬼》 方子張爲會稽倉官，僦民屋作廨舍。庖中炊飯熟，婢舉甑時，忽三分失其一。已而殽饌亦然。陰伺之，了無所見。主母疑婢盜與人，屢加鞭笞，而竟不能得其實。一老媼嘗至彼，遇異物，一足踽踔。不暇細睹容狀，悸而出，以告子張。子張異焉，謀徙居以避他禍。偶步至鄰家，望小室內一龕帳極華潔，試往視，正畫一巨腳，略無相貌。扣其人，但窘撓不答，若無所措，乃悟常日盜飯者此也。郡士姚縣尉，精法籙，善治鬼。語之故，姚曰：『是名獨腳五通，蓋魑類也。君欲治之乎？』子張曰：『幸不爲大過，無用深懲，只令絕跡勿相犯足矣。』姚爲飛符約敕之，自此寂不至。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二《溺死鬼》 澤州有針工，一日，人定後，方閉針次，聞人沿濠上來，喜笑曰：『明日得替矣。』人問替者爲誰，曰：『一走卒，自眞定肩檄插書夾來濠中浴，我得替矣。』針工出門望，無所見，知其爲鬼。明日，立門首待之。早食後，一疾卒留檄與書夾針工家，云：『欲往濠中浴。』針工問之，則從眞定來。因爲卒言城中有浴室，請以揩背錢相助。卒問其故，工具以昨所聞告，辭謝再三而去。其夕二更後，有擲瓦礫於門，大罵曰：『我辛苦得替，却爲此賊壞却，我誓拽汝水中。』明旦，見瓦礫堆。數夕不罷，此人遷居避之。秘水焦符村說。

又《棣州學鬼婦》 王右司仲澤，少日住棣州學，廚人告言：『一婦人鬼，每夜來攪擾，不得睡。』澤言：『今夕若復來，汝捽其衣大叫，我輩往視之。』其夜果來，其人把其臂不放，因大叫，諸生持燈往視之，乃

一古棺板，焚之而怪遂絕。仲澤說。

又《都城夜怪》　從舅張伯達知徵、飛卿翺，崇慶二年正月，同赴省試，所挈僕夫戲以王興目之者。宿迎鑾坊，夜起便旋，足纔出門，見對街一鬼，青面赤髮，目光如炬，腕懸一劍而坐。旁一卒侍立，獰惡尤可怖。興大叫而仆，三四時許乃甦。問之，言所見如此。

又卷四《雞澤神變》　雞澤農民五人同採樵，出門，望西風勢甚惡，遲回不欲往，又爲一叟所難，四人者還家，一人往來樵次。大風從西北來，震蕩天日，此人走避不及，伏於溝中，爲一人捽起同行。行時，此人踏風而行，見同行皆神鬼，迤邐過一城，神人曰：『此朝城也。』又東行，路旁一長髯人拜勸酒，神人共入廟中，留此人廟門下。少之，呼入行酒，見神人各長丈餘，有鬼形者，人形者，衣皆錦繡，香氣襲人。此人從中座勸酒，中坐者不語，以右手拇指指令從次座者勸，勸畢，復出廟門下。須臾飲散，神人出，大風隨起，置此人不復問。此人伺風定，出問人，知此地爲東平界，廟即嶽祠也。行丐數日乃至家，猶怳惚如心恙云。智仲可說。

又《賀端中見鬼》　吾州進士賀端中，大定中，宣聖廟齋宿，燈下見一大青鬼，髮上指，目光如炬，口出火燄。賀以被蒙頭，伏牀下。日高，諸生至，乃敢出，戰悚尚未定也。起視水甕皆乾，硯池亦然，溺器亦空，人知其爲渴鬼云。端中出孫國鎮之門，有賦聲，此舉登科。

又《天慶殿柱》　太原士人劉進之客衛州，所居近河，三夜聞哭聲，訪之鄰里，云：『旁近無哭者，當是鬼哭歟！』進之忽憶臨河有汰宮天慶殿，所撤大木將作筏下河，候漲落乃行，云是彰德帥欲用修藥棚者。古時石言於晉者，此木哭乎？明日筏下河，哭聲乃絕。曹魏青龍中，取漢武帝承露金人欲置之許都，臨發，金人潸然出涕，李長吉有《金人辭漢歌》。

又《鬼拔樹》　興定末，曹州一農民，一日行道中，忽驟雨，聞空中人語云：『敢否？』俄又聞大笑聲。此人行半里，見道左大柳樹拔根出，擲之十步外，泥中印大臀髀痕，如麥籠許，蓋神拔樹偃坐泥中破笑耳。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一《超度瘵鬼》　閻門祗候秦中立，受命往秦鳳路提點軍器。到京兆府，見知府陳儼云：『次子景仁娶張侍郎女爲妻，染瘵疾死，景仁因此傳染，悲歌哭笑，醫治無效。』中立曰：『凡人病苦、死生、修短，固有天命，若邪神鬼魅，豈足以貽明公之憂！切恐非勞瘵所纏，必令似喪偶，鬱結成疾耳。今歸驛當爲齋心，明晨看視即知。』秦歸，默告所事上眞，備述前事，虔祝求託。次日天明，秦以聖像安排景仁門首，攜香火入房，中立只若困憊，遂具詞奏上眞。是夕，有人扣門，卻是亡魂張氏至矣，曰：『念奴係陳景仁妻，自恨薄命，染沾瘵疾，被醫人將作血隔醫治，誤投湯藥，枉失性命。日夜銜冤，未得超脫，依附夫身，非敢有爲禍也。今憑閻使仗此神力，解釋宿冤，今得託生鼎州羅傳宗家爲女身矣。左手大指甲內有金色玉毫兩莖，可長三寸，只此表證爲驗。』自後景仁病亦愈。

又《鬼取水陸》　紹定辛卯科，盧陵有一士人陳勳，請舉赴郡，謝解歸，途出十里外，晴天暖日，見一丈夫青襟紫袍，一女人帶花而冠帔隨行。陳獨見，而他人皆不見，終日直至宿處方去。陳問其僕：『此是何人？』僕云：『此是解元暴得解，喜而眼花見鬼耳。』次日，復如前。陳遂於荒郊等候二人，問：『爾何兩日隨我？』二人云：『爾當初曾許水陸一筵，此關係一男一女生天，我二人合得此超拔。爾向者貧，委實擔閣我久矣。今幸有義約錢，可以了此因緣。』後如其言而酬其願。有彭僧作小行，時定光巖主附之作疏語及無遮文。

又《習召孤魂》　守友善道堂香火，新削髮僧祖澤，於佛事未甚諳熟。一夜，孤燈隻影，習爲梵音召孤魂文。未幾，鬼物羣集，或在瓦屋之上，或在窗壁之外，相呼而來，啾啾有聲，既無香火，又無齋供，良以爲窘。僧驚嚇仆地，移時方起，後再投本師，設齋懺謝。

又太常寺丞賢良周啓明，一日製撰三十六類孤魂文，皆指迷超脫之語。每夜展誦，鬼神來前不去，寺丞叱之。鬼曰：『我等荷得指迷超脫，故遞相告來聽法，侍郎不必疑心。』續修設大齋，誦此戒文，咸皆超脫，不復再來。今浙僧皆用此文。

又《融州魍魎》　淳熙乙未正月旦日，魍魎見於融州融水縣治，有人之影，無人之形，裸死而披髮者無萬數。有一手力持紙錢焚之，影竟赴火。又復散亂，有頃乃沒。是日，城外有神廟，忽煙火自地中直出衝天，經日而滅，一郡大驚。

又《鬼妓勸酒》　昔有一士人，登第赴公宴，及飲酒，坐上一妓絕色，獻杯，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之曰：『勿六指乎？』乃強牽

其妓。隨所牽而倒，乃一副枯骨也。未幾士人得差遣，後卽死。

又《鬼開典庫》 宋咸淳年間，磋石村人有一小樓爲鬼怪所據，現形其上。有首毛身，自稱老叔，常與人交關典質，衣服器皿皆典，所典者銅錢。人於樓下呼之曰『老叔』，則應聲而立於樓前，將質物擲去，錢卽擲下，取典亦然，習以爲常。如此數年，忽有一道人雲游至彼，聞其怪異，乃於樓下擲以法印，拋上，但聞雷震一聲，其怪遂滅。

又《鬼偷饅頭》 永嘉項家爲邪神所據，時有一物，人形而蓬首，出沒其家，自呼曰『大公』。項以爲常，不爲怪異。凡有所求，只於廚間呼大公，物則隨至。項妻有孕，想齋饅頭食，遂叫大公一聲，至二更餘，捧一層蒸饅頭而來，蒸氣尙暖。越數日，人傳七尺渡頭人家設水陸齋，失了饅頭一層。後項婦生一子如冬瓜狀，無眉目，但有口能乳，方欲溺之，忽聞大公空中作聲曰：『子不可溺，權以乳哺，當有以謝。』踰兩月，項婦方抱子在牀，忽大公置白金二笏於牀，奪抱此子而去，後其怪亦息。

又《鬼動絲竹》 趙通判瓊夫倅潭州，在任兩月。一夕，同僚會飲歸，夜半聞隔牆有管絃絲竹之聲，趙怪之，問左右，乃曰：『隔牆乃是舊宅院花園，凡遇陰雨，鼓樂交作，非陽世之音樂也。』曾不踰時，趙倅一寵暴亡，臨斂棺時，寵屍忽躍起而坐，札腳，吐舌長三四寸，咬血淋灘，須臾僵逝，庭外絲竹之音響亮非常比。時乃知皆此暴亡之鬼也。

又《死僕賣鵝》 安慶府李家有僕胡百五，已死數年。一日如京，於街上見賣炙鵝者似之，呼而問。曰：『某實鬼也，本未當死，魂無歸附，未免混凡。』詰其所賣之物，曰：『卽世間物，每日就鋪家行販來，所用之錢卽世間錢也。』詰其止宿之地，曰：『夜則泊於街旁肉案上，巡更軍吏皆不得見，經紀買賣如某輩甚多，固鬼也。』以是見湖海之內，人鬼混淆，持指示數人，皆不識耳。

又《瘟鬼拿夫》 永嘉李老，卧病於牀，忽爾而逝。經一日復甦，語妻子曰：『病牀方昏踣中，見數人突來，驅之荷擔，卽隨而去。沿路神祠有驅逐出界者，又有津遣之者，至地名李家源，吳家有一白鬚老人歡迎其坐，具以合家口數目呈之。內一人會授龍虎山祕籙。其人閱畢，就葫蘆內取藥丸計十數，以付老人，曰：「除授籙人外，皆俾服之。」時值家炊方熟，團欒就食，老人以藥丸逐分而俵。須臾，人皆頭痛，寒熱不禁，獨遺授籙者無恙。遍請師巫就治，所供養食物悉爲奪食，病不能退。再投請五雷法師請符救治，少頃有神吏數騎奔至，將各人擒去，獨分揀出我係拿來挑擔之人，遂得放歸。』

又《廁鬼迷人》 杭州北關門外廁舍，常有人死屍溺於溷池，莫曉其由。一日鄰舍見數人衣冠楚楚入廁，久之不出，殊切怪之。再後又有往者，亦久不出，遂跡其後視之，則前數人死於溷池，後入者亦墮其中，但未死耳，急行拯救。久之，始能言，曰：『旦上有人持簡相招赴宴，但見亭館高潔，鼓樂喧闐，卽不知爲廁舍也。』鄰爲告官拆除，其後崇方絕。

又《倀鬼引虎》 昔有處士馬拯、馬沾，相會於南嶽衡山。晚宿一庵，見一老僧古貌龐眉，揖見甚喜。僧乃倩馬之僕持錢往山下市少鹽酪，僧亦尾其後，久而不歸。須臾馬沾至，乃云在路逢一虎，食人方畢，卽脫斑衣而衣禪衲。拯詰虎食之人服色，乃知己之僕也。沾指示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僧口吻尙有餘血。』二人相顧駭懼，夜不安枕，極力撐住房門，終夜默禱南岳之神。忽聞空中有人吟詩曰：『寅人且入欄中水，午子須分艮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後將軍必損心。』次早啟戶，見外邊有一古井甚深，乃佯設計，謂井中有一怪物，拉僧看視，極力推僧墮井，尋以巨石壓上。回入庵內，見佛案上有白金四定，二人相與分攜，急趨以歸。至半山，遇一獵者，張機於道旁而居於棚上，謂二人曰：『山下尙遠，羣虎方暴，且止於棚，毋自輕往。』二人方攀緣上棚，忽見數十人，或僧或道，或男或女，歌吟戲舞而至機所號泣，大罵曰：『早上二賊害我禪和，今又有人敢張機害我將軍。』盡發弩機而去。二人嗟訝，因問獵者：『彼衆何人也？』獵曰：『此倀鬼也，昔爲虎飡，旣以爲鬼，遂爲虎之役，使其前導。』再問張弩人姓名，則牛進也。方悟詩中『特進重張弩』之句，遂令牛進再張伏弩。方畢，有一大虎咆哮而至，觸其機，箭貫心而斃。衆倀鬼奔走卻回，俯伏虎前，號泣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也？』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等倀鬼無知，生爲虎食，殞身傷命，乃汝大仇。今復受役以爲前導，幸虎之斃，又從而號汝盡哀，豈非大惑！』衆鬼大悟，相與捨去。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六《鬼贓》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爲妖異所苦

乎？』嫗曰：『然。』曰：『我爲汝除之。』即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聞它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遁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日數爲它人借觀，因造一僞物，而以眞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僞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爲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說，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竈火內。既而電掣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即向之逃者。所賚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走告有司，籍入官庫。泰不華元帥爲西臺御史日，閱其案朱語曰『鬼贓云。』余親聞泰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即紀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上　昔元戊寅年間。荆州分域。有鬼夜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襄陽府。居人皆聞之而不見其形。及早視之。凡樹木不論大小。皆用泥和狗豬毛。離根一二尺泥之。至樹分枝處則止。後又改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府。蓋古今未聞之異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八《魂不赴體》　予嘗觀奇怪之事，於諸家有全然非常理者，固可謂異，有深切於理者亦以奇怪記之，豈非自惑於理歟？如薛用弱記裴孝廉生魂馳鬼馬類，世多有之，聊述一事宛然如裴者，復說其理，以俟博學者正焉。予友會稽朱朝儀袍語予曰：父友三卿某，素公直，見重鄉曲，凡有不平者咸取決焉。一夕歸過溪瀨，瀨中步石子偶滑，遂爾傾跌，起即淋灑奔家，至則門已閉固，隙中見妻燈下紡績，擊門高叫其妻，曾莫之應，私意曰：『吾豈死於溪耶，今爲鬼耶？何幽顯之判如此耶？』復思鬼可潛身從隙入，以試之，隨到妻所，遂擲弄剪刀，拍妻之額，妻驚駭叫兒，口稱頭痛，滅燈以寢。某惶懼，知已爲鬼矣，復出號泣，走懇當境土神，神曰：『汝素忠直，可隨吾來。』至溪，見形浮水面，神令閉目，推墮於溪，遂覺之，起視其地，已非渡所，屍流數里而天亦昧爽矣，歸語其妻，胳合夜事。予謂陰精陽氣，聚而成形，陰血爲魄，陽氣爲魂，魂升魄降，散則死矣。當其未散之時，或驚死誤死，一旦魂離於魄，奔走四出，不知其爲死也。何也？心震神馳，不復根究，雖同夢昧，豈如偃卧安靜，神清氣融，自可以反其形耶？抑或氣盛，知死而不能反此，却佯狂依附，遂乃爲祟，世傳有鬼者又非耶？然久則散去，故世聞有鬼處後却無之，至於善終者無復言鬼，蓋生時病已磨滅精靈，死即魂散。若三卿者，一驚魂出，生氣全在，故乃如此，使不復屍即所謂鬼矣，此自然之理，何必爲異？土神率領之說亦理所有，蓋此具在祀典，安有不當死而忠厚者神不救哉？

又卷五一《孟密鬼術》　雲南孟密安撫司即漢孟獲之地，朝廷每歲取辦寶石於此，其地夷俗鬼術甚駭。有名地羊鬼者，擅能以土木易人肢臟，當其易時中術者不知也，憑其術數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臟盡乃土木，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爲殘疾；又有名撲死鬼者，惟欲食人屍骸，人死親朋鑼鼓防之，少或不嚴則鬼變爲禽獸飛蟲，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嘗讀演義三國諸葛七擒孟獲，蠻夷多有怪術，於今驗之果然，今孟獲子孫尚繁。

又《七修續稿》卷七《異妖》　舊聞宦客云，某地某都司家晨起見廳壁畫有王者一人，車騎數件，男女侍衛者又數十人，晃晃動躍，頃下坐列於廳，奔走應答，眞人物也。主人驚出，且疑且告曰：『尊官何來，何顧於余？』王曰：『吾非祟也，暫過借宿，不擾不侵，無喧無恐，吾當有益於汝也。』一時婦女進於內，僕從或爨於廚，或易於市，或服役於庭，除車馬，行李各置其所，逐主一家於空室，柴米，家具與之共矣，往來冠蓋皆不識之人。踰半月，謂主人曰：『某人橫，負汝財，吾爲汝追之。』批帖令人召曰：『三日內不來償主，當焚某處房屋。』其人恐疑間某地之屋焚矣，辦值急付其主。明日別主人，冉冉自空而去。余以宦客欺己耳。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寧波象山縣梁家忽至一老嫗，四媳二女，口云借宿其家，俱不見，獨一幼婦見而迎之，啓以尊客素昧，居宅何處？嫗曰：『女翁出外乏主物，特來相倚，世爲宅戚也。』婦走白翁姑，翁姑疑爲祟，急辦牲醴以賽之，嫗怒曰：『吾非爲禍之祟，何爲生食我？』令婦熟而進之，飲啖、言笑、起卧如生人，婦女皆國色，嫗雖老而容儀亦修潔也，半月始去。以此證彼，信有之也，然鬼無形與聲，倏忽變化則有之，雖五行之妖亦不如是。至於始皇之時素車白馬持璧與客之異，王莽時池陽小人無數或乘馬或步持物，劉歆以爲人變，皆屬皇之不極，今又非其時也，豈《幽怪錄》所謂世間人鬼雜半之說耶？

明・陸粲《庚巳編》卷一《馬鬼》 母黨有闕翁者，言其鄰人有良馬牧于沙湖塘，失足墜水死。自後，每風雨陰晦之日，常有一馬奔馳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視之，輒不見。人皆謂：此馬之鬼也。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六 內江趙大洲貞吉，余同榜士也。庚申歲，以南司空丁外艱，歸家數日，次子年二十四，質美能詩文，一夕薄暮，二青衣引之去，徑赴江中淹沒，江上碓船親見之。既詢，二青衣亦二書生也，淹沒於此。是夕，書生之母夢子還家，自幸得代。大洲親與余言，余曰：『公素探理窟，此何理耶？』趙曰：『本無此理，而今有此事，豈不異哉？』因憶往歲少宗伯程文德爲司成時，過姑蘇，其子忽墜河沒，彼程僅此子，年亦二十餘。夫二公皆有道者，不能庇其子，則生死有命，豈人之所倖免乎？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五 黔築有變鬼人，能魅人至死。有游僧至山寺中，與數人宿，夜深聞羊聲，頃便入室，就睡者連襲之，僧覺，以禪杖痛擊之踣地，乃一裸體婦人也，將以送官，其家人奔至，羅拜乞命，遂舍之。他日僧出，見土官方執人生瘞之，問其從者，曰：『捉得變鬼人也。』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二九《鬼對》 舊一舉子旅店中聞樓下一人出對云：『鼠偷蠶繭，渾如獅子拋毬。』思之不能對，至死。魂常往來樓中，誦此對，人不敢止。後一舉子強欲上樓，夜中果有誦此對者，乃對曰：『蟹入魚罾，却似蜘蛛結網。』怪遂絕響。一說對云：『獨立溪橋，人影不隨流水去。孤眠野舘，夢魂常到故鄉來。』

又卷三四《鬼姑神》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又《情史》卷一二《梁公肅》 廣寧閭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像設獰惡，林木蔽映，人白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故過者，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牽馬嶺。作舉子時，與諸生談及鬼神事，因有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閭山廟，巡廊廡一週。』諸生從臾之。明日晚偕往，約諸生待於廟門外，奮袖徑入。至廟之東隅，摸索中，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爲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鄉俗不同，氣息奄奄，狀若昏醉。環立守之，良久開目，問：『此爲何地？』諸生爲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爲人、爲鬼，何所從來。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婿家，肩輿中，忽爲大風所飄，神思亂散，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挈婦歸。尋擢第，不數十年，致位通顯，婦舉數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二十年節度彰德，都下耆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尚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一《綠郎》 廣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綠郎以死者，以師巫茅山法治之，多不效，蓋由嫁失其時，情欲所感，致爲鬼神侵侮，睽之象，兌女澤動而下，則見有豕負塗；離女火動而上，則見有鬼一車。此其徵也。綠郎者，車中之鬼也，未得夫而張之弧，已得夫而說之弧。夫者雨也。遇雨則吉矣。又廣州男子未娶，亦多有犯紅娘以死。諺曰：『女忌綠郎，男忌紅娘。』皆謂命帶綠郎、紅娘者可治，出門而與綠郎、紅娘遇者不可治。此甚妄也。咸之象，二少憧憧，則朋從其思。少女之思往，則綠郎之朋來。少男之思往，則紅娘之朋來。皆婚姻不及其時所致。綠郎一曰過天綠郎，亦曰駙馬。

又卷二八《三烈魂》 女以烈見，不幸也。而烈以魂見，使人得傳其名氏，則猶爲大幸。予得三人焉。一曰韓氏女，初廣州有周生者，於市買得一衣，丹縠鮮好，置之於床。夜將寢，褰帷忽見少女，驚而問之。女曰：『毋近，我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閭里爭來觀之，聞其聲若近若遠，久之而形漸見，姿首綽約，有陰氣籠之，若在輕塵，謂觀者曰：『妾博羅韓氏處女也，城破被執，兵人見犯不從，觸刃而死，衣平日所著，故附而來耳。』予哀之以辭曰：『彼綃者衣兮，水之不能濡，美人之血紅如荼兮。彼衣者綃兮，火之不能熱，美人之心皎如雪兮。毋留我綃兮，吾魂與之而東飄兮。毋留我衣兮，吾魂與之而西飛兮。噫嘻烈兮，不自言之而誰之知兮。』

一曰湛氏，增城湛翼卿之女也，及笄受聘吳氏子。丙戌，廣州不守，女投井而死，吳生欲迎喪以歸，其親串止之。有李生曰：『凡女子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禮之，況死於節者乎？』於是吳生迎喪以歸。

一夕月明，李見一好女子被溼衣，前拜曰：『妾湛氏女也，非君執議，游魂無依矣，請賦詩志妾之死。』言畢而滅。予撫琴而爲之操曰：『嗚呼噫嘻，井之陰陰兮，美人以其魂嫁猶不沉兮。匪一日之沉兮，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謝君之友兮，以禮而合幽明之瑟琴兮。』

一曰蘇氏婦。甲寅春，廣州有請覡仙者，忽有自署蘇氏者來，問其誰。曰：『妾廣州繡花街人，年十七，嫁汪叔茂季子。庚寅冬，城破，兵殺吾夫。吾以几擊兵，兵破頭額，因磔我而死。』予爲之歌曰：『擊奴擊奴，奴雖不死已碎顱。腦血可以濺吾夫，纖纖女手有霹靂，泰山難與秋毫敵，丈夫何必是荆軻。死爲鬼雄隨所擊。』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〇《博羅韓氏女》　明末廣州亂後，有周生者，市得一袴，丹縠鮮好，置牀側衣桁上。夜分將寢，忽一好女子搴幃，驚問之，曰：『妾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鄰里聞之，競來偵視，聞有人聲自袴中出，若近若遠，久之，形漸見，姿首綽約，若在輕塵，曰：『妾博羅韓氏女也。城陷被賊俘擄，橫見凌逼，罵賊而死。此袴平生所著，故附之以來。諸公倘見憐愍，爲作佛事，當往生淨土，永脱輪迴。』言訖嗚咽。衆共歎異，乃爲召僧禮佛焚袴，自是遂絶。程職方石臞説。

又卷二二《洞溪物産》　陸次雲《洞溪纖志》所載物産有絶奇者，略記於此。風鬼，出黔中，無形無影，能以旋風攝人。夜叉，産蜀之黎州，穴生，長七尺，亦名曰玃，路見婦人，盜之入穴，生子以楊爲姓。木客，産粤洞中，衣服舉止與人不異，在怳忽有無間。野婆，亦産粤西，狀如嫗，陟險如飛，遇男子，負去求合。嘗有人刺其腰間，得一玉印，篆文莫能識。黄丈鬼，生東粤，身著黄衣，能爲疫癘。潛牛，居江中，能上岸與牛鬬；角軟，入水濡之，復鬬，其力甚銳。肉翅虎，飛而下山，食人；食已，復飛去。《月山叢談》云：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餘，一二十爲羣，依人以居，自景泰間始有之。皆異聞也。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一《噴水》　萊陽宋玉叔先生爲部曹時，所僦第，甚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內撲撲有聲，如縫工之噴衣者。太夫人促婢起，穴窗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白髮如帚，冠一髻，長二尺許，周院環走，竦急作鶴步，行且噴，水出不窮。婢愕返白。太夫人亦驚起，兩婢扶窗下聚觀之。嫗忽逼窗，直噴櫺內；窗紙破裂，三人俱仆，而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撬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一室。一婢鬲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述所見。先生至，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三尺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一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擊之，骨肉皆爛，皮內盡清水。

又《山魈》　孫太白嘗言：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麥秋旋里，經旬始返。啓齋門，則案上塵生，窗間絲滿。命僕糞除，至晚始覺清爽可坐。乃拂榻陳臥具，扃扉就枕。月色已滿窗矣。輾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隆隆，山門豁然作響。竊謂寺僧失扃。注念間，風聲漸近居廬，俄而房門闢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屋；又有靴聲鏗鏗然，漸傍寢門。心始怖。俄而寢門闢矣。急視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殆與梁齊。面似老瓜皮色；目光睒閃，遶室四顧；張巨口如盆，齒疎疎長三寸許；舌動喉鳴，呵喇之聲，響連四壁。公懼極。又念咫尺之地，勢無所逃，不如因而刺之。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斫之，中腹，作石缶聲。鬼大怒，伸巨爪攫公。公少縮。鬼攫得衾，捽之，忿忿而去。公隨衾墮，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則門閉如故。排窗入，見狀大駭。扶曳登牀，始言其故。共驗之，則衾夾於寢門之隙。啓扉檢照，見有爪痕如箕，五指着處皆穿。既明，不敢復留，負笈而歸。後問僧人，無復他異。

又卷四《碁鬼》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解組鄉居，日攜碁酒，游翔林丘間。會九日登高，與客弈。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耽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儉，懸鶉結焉。然而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撝謙。公指碁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勿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卽局。局終而負，神情懊熱，若不自已。又着又負，益慚憤。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客弈。自晨至於日昃，不遑溲溺。方以一子爭路，兩互喋聒，忽書生離席悚立，神色慘沮。少間，屈膝向公座，敗顙乞救。公駭疑，起扶之曰：『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付囑圉人，忽縛小生頸。』公又異之，問：『圉人誰？』曰：『馬成。』先是，公圉役馬成者，走無常，常十數日一入幽冥，攝牒作勾役。公以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僵臥已二日矣。公乃叱成不得無禮。瞥然間，書生卽地而滅。公歎咤良久，乃悟其鬼。越日，馬成寤，公召詰之。成曰：『書生湖襄人，癖

嗜弈，產蕩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踰垣出，竊引空處，與弈者狎。父聞詬詈，終不可制止。父憤悒齎恨而死。閻摩王以書生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於今七年矣。會東獄鳳樓成，下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不意中道遷延，大愆限期。獄帝使直曹問罪於王。王怒，使小人輩羅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紲繫之。』公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公歎曰：『癖之悞人也如是夫！』

又卷六《縊鬼》 范生者，宿於逆旅。食後，燭而假寐。忽一婢來，襆衣置椅上；又有鏡奩掃篋，一一列案頭，乃去。俄一少婦自房中出，發篋開奩，對鏡櫛掠；已而髻，已而簪，顧影徘徊甚久。前婢來，進匜沃盥。盥已捧帨，既，持沐湯去。婦解襆出裙帔，炫然新製，就着之。掩衿提領，結束周至。范不語，中心疑怪，謂必奔婦，將嚴裝以就客也。婦妝訖，出長帶，垂諸梁而結焉。訝之。婦從容跂雙彎，引頸受縊。才一着帶，目卽含，眉卽豎，舌出吻兩寸許，顏色慘變如鬼。大駭奔出，呼告主人，驗之已渺。主人曰：『曩子婦經於是，毋乃此乎？』吁！異哉！既死猶作其狀，此何說也？

異史氏曰：『寃之極而至於自盡，苦矣！然前爲人而不知，後爲鬼而不覺，所最難堪者，束裝結帶時耳。故死後頓忘其他，而獨於此際此境，猶歷歷一作，是其所極不忘者也。』

又卷七《商婦》 天津商人某，將賈遠方，從富人貸貲數百。爲偷兒所窺，及夕，預匿室中以俟其歸。而商以是日良，負貲竟發。偷兒伏久，但聞商人婦轉側牀上，似不成眠。既而壁上一小門開，一室盡亮。門內有女子出，容齒少好，手引長帶一條，近榻授婦，婦以手卻之。女固授之；婦乃受帶，起懸梁上，引頸自縊。女遂去，壁扉亦闔。偷兒大驚，拔關遁去。既明，家人見婦死，質諸官。官拘鄰人而鍛煉之，誣服成獄，不日就決。偷兒憤其寃，自首於堂，告以是夜所見。鞫之情眞，鄰人遂免。問其里人，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婦經死，年齒容貌，與盜言悉符，固知是其鬼也。俗傳暴死者必求代替，其然歟？

又卷一一《衢州三怪》 張握仲從戎衢州，言：『衢州夜靜時，人莫敢獨行。鐘樓上有鬼，頭上一角，象貌獰惡，聞人行聲卽下。人駭而奔，鬼亦遂去。然見之輒病，且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疋，如匹練橫地。過者拾之，卽捲入水。又有鴨鬼，夜既靜，塘邊幷寂無一物，若聞鴨聲，人卽病。』

清・鈕琇《觚賸》卷四《鬼徒》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崇禎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窗楞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目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略知仁義。天下將亂，孑遺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又卷六《乩書》 陝西糧鹽道祖公允圖，事乩仙甚謹。康熙丙子科，祖襄典試出闈，偶詢他事，乩忽書云：『我乃延安府清澗縣受寃人李奉河也。』問何以至此，又書：『我隨仇生入場，污其卷而出。』祖公潛訪其實，爲之雪寃，適被召入京，未果。夫一鄉舉何關榮辱？而行一不義，至爲怨鬼所阻，旣奪其名，復暴其過，不大可畏乎？

清・褚人穫《堅瓠四集》卷三《鍾馗示夢》 開元中，明皇講武驪山翠華之宮，因痞疾作，晝卧。夢一小鬼，衣絳犢鼻，跣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搨一笏扇，盜太眞繡香囊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中盜人物如戲，耗者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一大鬼，頂烏帽，衣藍袍，繫角帶，著朝靴，徑捉小鬼。先剜其目，然後劈而啖之。上問之，奏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第，羞歸故鄉，觸殿堦而死。奉旨賜綠袍以葬。感恩，願與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痞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成圖。上視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賜以百金。

又《堅瓠七集》卷四《鬼唱》 《桐下聽然》獲鹿曹中丞□□家有空舍，每風雨凄其之夕，輒見數十無頭鬼出自舍中，雁行序立廳事，齊聲而唱云：『沈竈細柳兩建旗，田有一竿下有日。暮雨只爭三四點，遙望江南海潮汐。』其聲悲慘。唱訖，復以次入舍。未幾，中丞與其子孝廉某，皆

物故。中外構難，家業蕩爲烏有。此數十人者，豈寃鬼耶？中丞初撫江南，再督河漕，或云兩建旗也。前兵備蘇松，駐扎婁東，或所云海潮汐也。田有一竿爲指，合下日爲曹字也，餘俱不解。

又《堅瓠八集》卷一《茶肆短鬼》　范質未貴時，過茶肆，見人狀貌怪陋，前揖曰：『兵戈至，相公無慮』。范所執扇，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句』。人曰：『世之酷吏，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究此弊。』因攜扇去。范惘然。後至伏廟，一土木短鬼，貌肖茶肆所見。扇亦在手，范心異之。果大貴。封魯公。

又《堅瓠九集》卷一《疫鬼避大冢宰》　《碣石剩談》：正統中，豐城李裕爲諸生時，落魄不羈。時當春月，偶至外家。會其家大疫，婦翁卧病在床，夢中聞數鬼私相告曰：『明日有吏部尚書至，吾曹可謹避之。』一鬼曰：『試往廚下空罈中少避可耳。』翁覺而異之。次早，會李候疾造其家，顧李素貧窶，外家多不爲禮。此日聞其來，翁亟請入卧內，不言所以。第令書吏部尚書封條數張，李愕然，不知其故。強之再四，乃如命。書就，令將廚下空罈重重封訖，抛棄野間，李亦別去。婦家疾疫遂退，翁亦就痊。後李果登景泰甲戌進士，成化中，仕至吏部尚書。

又《鬼觀戲》　《西樓野記》：弘治癸丑，湖州俞氏梨園。一日抵暮，有人持燈至曰：『吾乃嚴尚書府中，召汝今夕演戲』。隨出白金半錠授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廈，雕梁畫棟。席間章縫畢集，命演趙盾故事，直未許鳴金。戲畢天明，乃一古廟。問之土人，云是國初嚴尚書舊遊地也。〇順治戊子，有呼優人往鄉演戲者。至其地，已昏黄矣。座上賓主七人，皆峨冠博帶，非時服式。上坐者爲楊解元廷樞，徐翰林汧『而主席則上方五通神也』。爲次者將納寵而宴客，坐次談及其事，楊公正言力阻。長者云：『舍弟敢不從命。』即諭從人喚回迎親人役，不必到某家去矣。其始衆皆昏迷，後乃大鳴金鑼，宫室人物皆不見，箱在曠野中。急收拾而歸，跡至其家，女方大病，而忽愈。優人告之故，其家感極，備禮往謝，楊仲子震伯以事之不經，拒而不見。

又卷四《七七》　《論衡・訂鬼》篇。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死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以驗之？如人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日，以是推七七之說，不過五行相尅之理。《怡庵雜錄》云：佛老有地府十王之說，蓋即十干之義。其五殿稱閻羅，最尊者，以位配戊已居中故也。其有七七之名者，蓋取十干循流，至七則尅制如甲子，至第七日庚午，甲遇庚尅制，庚子至第七日丙午，庚遇丙尅制，更以十二支論之。一日子至第七日遇午爲冲，一日丑至第七日遇未爲冲，以其相尅相冲，故作善事，爲之禳解。易卦七日來復，亦此義也。

又《堅瓠續集》卷三《海南鬼》　海南有鬼，獸種人形，黧色。長不滿三尺，解人言，不食烟火。入山能取琪南異香及諸珍寶。海南人多購而蓄之。欲購者，必先令其相，果有分得寶，鬼則抱其膝，首肯，約指相隨幾年，不則搖手去之。人得之，擇日始遣，置小鋸斧與之，啖以菓。食盡飽，攜斧鋸去，或經年，或數月，或旬日，以取菓之多寡，爲去時之久近。返則導主人往其處，奇香異寶，無所不有。約滿，更依他人，留之不得。

又《堅瓠廣集》卷五《鍾馗》　高郵李毛保，母爲五通所據，屢治不能，然家漸裕。一日欲得金首飾，五通曰：『向見姑蘇徐守家姬所戴首飾，頗珍異，往可得也』。已跛蹇而返曰：『首飾已得，過堂西小樓，遇黑臉醜惡鬍子，擊我一鐵簡，傷左股，投於井而逋，爲汝幾喪我命。』毛保聞之，欲察其所懼，因假賣卜抵徐守家。果以失首飾爲問，疑其奴婢。毛保布卦成曰：『物在井中。』徐命撈取，果得。詫以爲神，婢奴德之尤甚，延款西小樓，見所供鍾馗像，正如五通所談。紿之曰：『惡神不宜以鎮宅，我爲汝家移祀廟中。』其家許之，即攜歸，置堂中。五通避不敢入，遙屬耳於毛保母曰：『此神正向擊我者，我以汝故，竊物得禍，又向所遺物無算，今反毒治我，汝家禍不遠矣。』因去不復至。

又《堅瓠秘集》卷一《蕭山鬼怪》　蕭山城樓，下瞰邑學，有魅出沒，人不敢登。魏文靖公驥爲諸生時，與同學決賭：『吾能宿此無恙，諸公釀金若干爲我壽。』諸士許之。公攜衾褥茶燭而登，月明朗讀《周易》，諸士潛於齋中覘望之。二鼓，呵殿聲自南來。一青面鬼，首雙角，坐肩輿，冠服甚異，從者百人。去樓數十武，鬼卒窺見，白云：『魏尚書在此。』魅似不悦，云：『家去。』折輿而北，自女牆下投周氏而息。諸士怖甚，掩關不敢喘氣。公安寢達旦，告諸生以魅狀，諸士敬服，各出金爲

贈。公潛訪周氏，周素欽其名，延坐設食，徐問：『君家所事何神？』周蹙額曰：『小女年及笄，爲妖神所據，昨云今夕與大王成婚，要具花燭，無如之何。』公曰：『我能治之，然何以爲謝。』周曰：『君誠能驅祟，當以小女侍巾櫛。』公請女出房，索筆硯書其衾云：『魏尚書夫人周氏。』書訖而去。至夕，魅復自城樓下，車馬雜沓，烜麗莫比，堂中陳設甚盛。魅見女，握手交語，請丈人、丈母相見。翁媼不得已，拜延入席。傳觴款語，了不畏人。宴畢，攜女入室。手揭羅幃，見衾上七字，大驚。一卒前白曰：『午間老賊以女許魏尚書矣。』魅歎叱，登輿而去。女自爾恍如夢醒。既而魏來，周迎入，爲治裝，擇日以女配之。後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其女封二品夫人。

又卷二《天津旅舍鬼》　《客窗涉筆》：康熙中，天津城外有旅店，後一室多鬼，店主鍵其門。有優人至其家，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扮淨者取硃塗面，着袍靴，裝關侯。丑塗黑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侍立。關侯正坐，點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裝關公者，心懾不能應。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拜謝隱去。明日，三人啓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賃之。』鄰人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仍裝像於室，衆伏戶外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爲眞關君，特與訴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而去。衆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其室。

又《忠孝鬼》　《說圃識餘》義門鄭氏，有天神主之，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子姓男女，以次序列。神常現形云：『吾乃天地間忠孝鬼。昔主江州陳氏，今奉帝命，爲汝家儀表，毋得爲非義以取禍。』言訖而隱。鄭氏建神光閣以奉之。

又《陰摩羅鬼》　《大有奇書》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廡下。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柩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爲開寶寺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所說。

清・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一　太倉王司馬在晉之祖以漁爲業。一日舉網溪邊，時已薄暮，仿佛有人語云：『我已守候多時矣。少頃有戴鐵冑者至，即我替人也。』未幾，果有人到溪邊，以釜覆頭上，將褰裳以渡。王大呼云：『不可！不可！此處有鬼，無以性命輕試也。』其人遂不敢渡。未幾，又仿佛語云：『守候良久，纔得一人，又爲兵部尚書救去，奈何？』王心且喜且疑，以爲『彼呼我爲兵部尚書。我漁人也，何自而爲此？』是時在晉猶未生也。厥後在晉舉進士，歷官至大司馬，果贈祖如其官。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五《鬼兵神火》　夜來輒聞追賊聲，出視之，果有火光無數，起滅不常，乍遠乍近，踪之絕無影響。猶憶壬辰歲暮，有僕夜半叩門云，火光燭牕，勢若數十人排空而來。時先君居北莊，牆卑不足恃，急起鳴金。大父聞之，登層樓遠眺，遙語『火漸遠勿怖』。于是，戒僮僕更卧起，夜遂不得安寢。至除夜，正料理歲事，傳言寇至矣。先夫人挈煒等遷入舊宅，大父張弓矢以備，村人多糧鋤自衛，究亦寂然。按之與今所見相類，或云鬼兵，或云神火，杳渺不必深求。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酆都知縣》　四川酆都縣，俗傳人鬼交界處。縣中有井，每歲焚紙錢帛鏹投之，約費三千金，名『納陰司錢糧。』人或吝惜，必生瘟疫。國初，知縣劉綱到任，聞而禁之，衆論嘩然。令持之頗堅，衆曰：『公能與鬼神言明乃可。』令曰：『鬼神何在？』曰：『井底卽鬼神所居，無人敢往。』令毅然曰：『爲民請命，死何惜？吾當自行。』命左右取長繩縛而墜焉。衆持留之，令不可。其幕客李詵，豪士也，謂令曰：『吾欲知鬼神之情狀，請與子俱。』令沮之，客不可，亦縛而墜焉。

入井五丈許，地黑復明，燦然有天光，所見城郭宮室，悉如陽世。其人民藐小，映日無影，蹈空而行，自言在此者不知有地也。見縣令，皆羅拜曰：『公陽官，來何爲？』令曰：『吾爲陽間百姓請免陰司錢糧。』衆鬼嘖嘖稱賢，手加額曰：『此事須與包閻羅商之。』令曰：『包公何在？』曰：『在殿上。』引至一處，宮室巍峨，上有冕旒而坐者，年七十餘，容

貌方嚴。群鬼傳呼曰：『某縣令至。』公下階迎，揖以上坐，曰：『陰陽道隔，公來何爲？』令起立拱手曰：『酆都水旱頻年，民力竭矣。朝廷國課尚苦不輸，豈能爲陰司納帛錢，再作租戶哉？知縣冒死而來，爲民請命。』包公笑曰：『世有妖僧惡道，借鬼神爲口實，誘人修齋打醮，傾家者不下千萬。鬼神幽明道隔，不能家喻戶曉，破其誣罔。明公爲民除弊，雖不來此，誰敢相違？今更寵臨，具徵仁勇。』

語未竟，紅光自天而下。包公起曰：『伏魔大帝至矣，公少避。』劉退至後堂。少傾，關神綠袍長髯，冉冉而下，與包公行賓主禮，語多不可辨。關神曰：『公處有生人氣，何也？』包公具道所以。關曰：『若然，則賢令也，我願見之。』令與幕客李惶恐出拜，關賜坐，顏色甚溫。問世事甚悉，惟不及幽明之事。李素戇，遽問曰：『玄德公何在？』關不答，色不懌，帽髮盡指，即辭去。包公大驚，謂李曰：『汝必爲雷擊死，吾不能救汝矣。此事何可問也？況於臣子之前，呼其君之字乎！』令代爲乞哀，包公曰：『但令速死，免致焚尸。』取匣中玉印，方尺許，解李袍背印之。令與幕客李拜謝畢，仍縋而出。甫至酆都南門，李竟中風而亡。未幾，暴雷震電繞其棺槨，衣服焚燒殆盡，惟背間有印處不壞。

又《張士貴》　直隸安州參將張士貴，以公廨太仄，買屋於城東。俗傳其屋有怪，張素倔強，必欲居之。既移家矣，其中堂每夜聞擊鼓聲，家人惶恐。張乃挾弓矢，秉燭坐。至夜靜時，梁上忽伸一頭，睨而相笑。張射之，全身墜地，短黑而肥，腹大如五石匏。矢中其臍，入一尺許。鬼以手摩腹，笑曰：『好箭！』復射之，摩笑如前。張大呼，家人齊進，鬼升梁而走，詈曰：『必滅汝家。』次日天明，參將之妻暴卒。天暮，參將之子又卒。張棺殮畢，悲悔不已。居月餘，聞複壁中有呻吟聲，往視，即其所殯之妻、子也。飲以姜汁，揚揚如平生。問之，皆曰：『吾未嘗死，但昏昏如夢，見兩大黑手擲我於此。』開棺視之，蕩然無有。方知人死有命，雖惡鬼相怨，亦僅能以幻術揶揄之，不能殺也。

又卷二《水鬼帚》　表弟張鴻業，寓秦淮潘姓河房。夏夜如廁，漏下三鼓，人聲已絕，月色大明。張愛月憑欄，聞水中聿然有聲，一人頭從水中出。張疑此時安得有泅水者，諦視之，眉目無有，黑身僵立，頸不能動，如木偶然。以石擲之，仍入於水。次日午後，有一男子溺死，方知現形者水鬼也。以此告同寓人，有米客因言水鬼索命之奇：客少時販米嘉興，過黃泥溝，因淤泥太深，故騎水牛而過。行至半溝，有黑手出泥中，拉其腳。其人將腳縮上，黑手即拉牛腳，牛不得動。客大駭，呼路人共牽牛。牛不起，乃以火炙牛尾。牛不勝痛，盡力拔泥而起。腹下有敝帚緊繫不解，腥穢難近，以杖擊之，聲啾啾然，滴下水皆黑血也。衆人用刀截帚下，取柴火焚之，臭經月才散。自此黃泥溝不復溺人矣。米客有詩紀其事云：『本欲牽人誤扯牛，何須懊悔哭啾啾。與君一把桑柴火，暗處陰謀明處休。』

又卷三《水仙殿》　杭州學院臨考，諸廩生會集明倫堂，互保應試童生，號曰保結。廩生程某，在家侵晨起，肅衣冠出門，行二三里，仍還家，閉戶坐，嚅嚅若與人語。家人怪之，不敢問。少頃又出，良久不歸。明倫堂待保童生到其家問信，家人愕然。方驚疑間，有箍桶匠扶之而歸，則衣服沾濕，面上塗抹青泥，目瞪不語。灌以姜汁，塗以硃砂，始作聲曰：『我初出門，街上有黑衣人向我拱手，我便昏迷，隨之而行。其人云：「你到家收拾行李，與我同游水仙殿，何如？」我遂拉渠到家，將隨身鑰匙繫腰，同出涌金門，到西湖邊。見水面宮殿，金碧輝煌，中有數美女，艷妝歌舞。黑衣人指向余曰：「此水仙殿也。在此殿看美女，與到明倫堂保童生，二事孰樂？」余曰：「此間樂。」遂挺身赴水。忽見白頭翁在後喝曰：「惡鬼迷人，勿往勿往！」諦視之，乃亡父也。黑衣人遂與亡父互相毆擊，亡父幾不勝矣。適箍桶匠走來，如有熱風吹入水中者。黑衣人逃，水仙殿與亡父亦不見，故得回家。』家人厚謝箍桶匠，兼問所以救之之故。匠曰：『是日也，涌金門內楊姓家喚我箍桶。行過西湖，天氣炎熱，望見地上遺傘一柄，欲往取之遮日。至傘邊，聞水中有屑索聲，方知有人陷水，扶之使起，而君家相公埋頭欲沉，堅持許久，才得脫歸。』其妻曰：『人乃未死之鬼也，鬼乃已死之人也。人不強鬼以爲人，而鬼好強人以爲鬼，何耶？』忽空中應聲曰：『我亦生員，讀書者也。書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等爲鬼者，己欲溺而溺人，己欲縊而縊人，有何不可耶？』言畢，大笑而去。

又《披麻煞》　新安曹媼有孫登官，定婚某氏。將娶有日，先期掃除樓房，待新娘居。房與媼卧閣相去十步許。日向夕，媼獨坐樓下，聞樓上

履聲橐橐，意是丫鬟，不之詰也。久而聲漸厲，稍覺不類，疑是偷兒，疾趨而掩執之。起推樓門，門開，舉首見一人，麻冠麻鞋，手扶桐杖，立梯上層，見媼至，返身退走。媼素有膽，不計其爲人爲鬼，奮前相捉。其人狂奔新房，有窸窣之聲，如烟一縷而沒，始悟爲鬼。急下樓，欲以語人；念明日婚期已屆，捨此無從覓他室，隱忍不言。次夕，新婦入門，張燈設樂。散後，媼以前事在心，不能成寐。且覘新婦，則已靚妝坐床，琴瑟之好甚篤。媼意大安，易宅之念漸差，然終以前事故，常不欲新婦獨登樓。一日者，婦欲登樓，問其故，以如廁對。勸其秉燭，以熟徑辭。食頃不下，媼喚之不應，遣小鬟持燈上樓，亦不見婦。媼大驚，婢曰：『是或往廚下乎？』媼謂：『我坐梯次，未見他下來。』無可奈何，乃召婿，告以失婦狀，舉家大駭。婢忽在樓呼曰：『娘在是。』衆亟視之，則新婦團伏一小漆椅下，四肢如有綑縶之狀。扶出，白沫滿口，氣息奄然。以水漿灌之，逾時甫醒。問之，云：『遇一披麻人爲祟。』媼乃哭曰：『咎在我。』因備述前事，且告以不言之故。時夜漏將殘，不能移宅，擁婦偃息在床，婿秉燭坐，雙鬟立左右。至五更，侍者睡去，婿亦勞倦，稍一交睫，覺燈前有披麻人破戶入，直奔床前，以指掐婦頸三五下。婿奔前救護，披麻人聳身從窗櫺中去，疾于飛鳥。呼婦不應，持火視之，氣已絕矣。或曰：此選日家不良于術，婚期犯披麻煞故也。

又《瓜棚下二鬼》 海陽邑中劉氏女，夏日在瓜棚下刺綉。薄暮，家人鋪蒲席招涼，女忽於座間顧影絮語。衆怪其誕，呵之，乃大聲曰：『唉！我豈若女耶？我爲某村某婦，氣忿縊死多年，欲得替人，故在此。』語畢大笑，舉帶自勒其頸。閤室盡驚，取米豆厭勝之，不退，乃哀求曰：『我女年年爲他人壓金綫，取錢易米，家貧可憐，與汝素無冤，幸相捨；不然天師將至，我當往訴。』鬼懼曰：『嚇人，嚇人！雖然，我不可以虛返，當思所以送我。』衆曰：『供香楮何如？』不應。曰：『加斗酒隻雞何如？』乃有喜色，且頷之。如其言，女果醒。未三日，家人方相慶，女衣袖忽又翩舞，憤語曰：『汝等如此薄待我，回想不肯甘休，仍須討替。』更作惡狀，以帶套頸。衆察其音，不類前鬼，正驚疑間，俄聞瓜棚下綷綷履響仍在，女口叱曰：『鬼婢冒我姓名，來詐錢鏹，辱沒煞人，亟去，亟去！不然，我將訟汝于城隍神。』又勞問女家：『勿怕！此無賴鬼，我在此，他不敢爲厲。』言畢，其女頰暈紅潮，狀若羞縮者。食頃，兩鬼寂然皆退。次日，其女依舊臨鏡。詢其事，杳然如夢。

老人李某，海陽人。薄暮自邑中還家，覺腰纏重物，解視無有，勉荷而歸。時已月上，家人聞叩扉聲，走相問安，老人瞪目無言。爲設酒脯，亦不食，愈益怪之。既而取布幅許懸梁間，作縊狀，曰：『余縊死鬼也，今與汝翁作交代。』衆驚，詰以前因，曰：『余爲李氏，栖泊城中，曾至某家，崇其女于瓜棚下。因其家中哀求，我亦念伊女婉弱，是以捨去，別尋替代。奔及城門，有二大人司管甚嚴，不敢走過，以此日日受苦，一言難盡。』衆家人曰：『城門大人既然攔阻，汝今日何能復來？』乃嘻嘻笑曰：『此實大巧事。今早鄉人以糞桶寄門側，大人者惡其臭也，兩相謂曰：「昨宵雨歇，城頭山色當佳，盍一憑眺乎？」遂約伴登山去矣。余得乘間出城，遇汝翁歸，附他腰帶間，蒙其負荷，急於得生，故仍欲相借重耳。』衆聞其言軟，似可以情動者，乃哀求曰：『翁年老，墓木已拱，你不忍於弱女，寧獨甘心於禿翁？如蒙哀憐，當爲延名僧修法事，令你生天人境界，何如？』鬼拍手喜曰：『我前在瓜棚下，原欲挽彼作此功德，視其家貧，是以勿言。今衆居士既能發大願力，余又何求？雖然，世人慣作哄鬼伎倆，惟求居士勿忘此言。』衆唯唯，鬼卽作頂禮狀。食頃，老人已起，索水漿飲矣。翌日，廣延僧衆，作七日道場，瓜棚下從此清淨。

又卷五《空心鬼》 杭州周豹先，家住東青巷。屋之大廳上，每夜立一人，紅袍烏紗，長髯方面。旁侍二人，瑣小猥鄙，衣青衣，聽其使喚。其胸以下至肚腹，皆空透如水晶。人視之，雖隔肚腹，猶望見廳上所挂畫也。周氏郎年十四，卧病，見烏紗者呼從者謀曰：『若何而害之？』從者曰：『明日渠將服盧浩亭之藥，我二人變作藥渣伏碗中，俾渠吞入，便可抽其肺腸。』次日，盧浩亭來，診脉畢，周氏郎不肯服藥，告家人以鬼語如此。家人買一鍾馗挂堂上，鬼笑曰：『此近視眼鍾先生，目昏昏然，人鬼不辨，何足懼哉！』蓋畫者戲爲小鬼替鍾馗取耳，鍾馗忍癢，微合其目故也。居月餘，鬼又言曰：『是家氣運未衰，鬧之無益，不如他去。』烏紗者曰：『若如此空過一家，將來成例，何以得血食乎？』掄其指曰：『今已周年，可索一屬猪者去。』未幾，果一奴屬猪者死，而主人愈。周氏家人至今呼爲『空心鬼』。

又卷七《癆鬼》　上元令陳齊東，少時與張某寓太平府關帝廟中。張病癆，陳與同房，因午倦，對卧床上。見戶外一童子，面白皙，衣帽鞋襪皆深青色，探頭視張。陳初意爲廟中人，不之問。俄而張癆作。童子去，張癆亦止。又一日寢，忽聞張狂叫，痰如涌泉。陳驚寤，見童子立張榻前，舞手蹈足，歡笑顧盼，若甚得意者。陳知爲癆鬼，直前撲之，着手冷不可耐。童走出，颯颯有聲，追至中庭而沒。張疾愈，而陳手有黑氣如烟熏色，數日始除。

又《九夫墳》　句容南門外有九夫墳。相傳昔有婦人甚美，夫死，止一幼子，家資甚厚。乃招一夫，生一子，夫又死，即葬于前夫之側。而又贅一夫，復死如前。凡嫁九夫，生九子，環列九墳。婦人死，葬于九墳之中。每日落時，其地即起陰風，夜有呼嘯爭鬥之聲，若相媚而奪此婦者。行路不敢過，鄰村爲之不安，相率訴于邑令趙天爵。隨至其地，排衙呼皂隸，于各墳頭持大杖重責三十，自此寂然。

又卷八《鬼乖乖》　金陵葛某，嗜酒而豪，逢人必狎侮之。清明與友四五人游雨花臺，臺旁有敗棺，露見紅裙，同人戲曰：『汝逢人必狎，敢狎此棺中物乎？』葛笑曰：『何妨！』往棺前以手招曰：『乖乖吃酒！』如是者再，群客服其膽大，笑而散。葛暮歸家，背有黑影尾之，聲啾啾曰：『乖乖來吃酒。』葛知爲鬼，慮避之則氣先餒，乃向後招呼曰：『鬼乖乖隨我來。』徑往酒店，上樓，置一酒壺、兩杯，向黑影酬勸。旁人無所見，疑有痴疾，聽其所爲。其飲良久，乃脱帽置几上，謂黑影曰：『我下樓小便，即來奉陪。』黑影者首肯之，葛急趨出歸家。酒保見客去遺帽，遂竊取之。是夕爲鬼纏繞，口喃喃不絶，天明自縊。店主人笑曰：『認帽不認貌，乖乖不乖。』

又《冒失鬼》　相法：瞳神青者能見妖，白者能見鬼。杭州三元坊石牌樓旁居老嫗沈氏，素能見鬼。常言：十年前見一蓬頭鬼，匿牌樓上石綉球中，手執紙錢爲標，長丈餘，累累若貫珠。伺人過牌樓下，暗擲標打其頭，人輒作寒噤，毛孔森然，歸家即病，必向空中祈禱或設野祭方愈。蓬頭鬼借此伎倆，往往醉飽。一日，有長大男子，氣昂昂然背負錢錙而過。蓬頭鬼擲以標，男子頭上忽發火焰，衝燒其標綫，層層裂斷。蓬頭鬼自牌樓下顛仆，滾綉球而下，噴嚏不止，化爲黑烟散去，負錢之男子全不知也。自此三元坊石牌樓無復作祟矣。吾友方子雲聞之，笑曰：『作鬼害人，亦須看風色；若蓬頭鬼者，其即世所稱之冒失鬼乎？』

又《鬼攀日綫才能托生》　乩仙婁子春，自言宋末進士，文丞相友也，修煉形之術，在九幽使者家處館四百年。主人司人間生死事，降王爵一等。子春言人間禍福事甚驗。有問輪回之說者，子春云：『輪回非一言可盡。凡死法有數種，生法亦有數種。德大者成神佛；有來因而無業謫者，仍歸原位；雖無德無來因，而氣未散者，隨投人身；其餘散盡者，生即死，死更死矣。然微魂小魄，如風爐炊烟，一時未能消化，往往團爲一氣，在氤氳鼓蕩之中。有時被風吹至陰山下，寒冷異常，惟冬至日有陽光一綫，流照陰山，群鬼蠕蠕然僵而復動，攀日綫而行，得至中國，復投人身。投做一人之身，常合群魂而來，非止一人之魂也。其墮落于綫外者，仍歸陰山，再待來歲冬至矣。』或問：『有初世爲人者乎？』曰：『此類甚多，譬如草木，其無舊根而生者，即是初世爲草之草；猶之非投胎而來者，即是初世爲人之人。』問：『鬼有化物者乎？』曰：『有。大凡娼優化蟲蝶，惡人化蛇虎。』問：『雷擊之鬼何化？』曰：『化蚯蚓。』譚子《化書》言：『凡被雷擊死者，搗蚯蚓汁覆其臍可活。』斯言蓋有所本。

又《惡鬼嚇詐不遂》　仁和秀才陳鄜渠，性頗嚴正。生一女，幼而好道，日持齋誦經，聞人爲議婚，便涕泣不食。鄜渠厭苦之，父女不相見。年三十餘，忽病重囈語，口稱：『我江西布客張四。汝前世爲船戶，我僱汝船往四川，汝謀財殺我，并抉我目，剝我皮，沉我江中，故我來索命。』陳心念：謀財之盜容或有之，剝皮之事，盜未必爲。問是何年事，曰：『雍正十一年。』陳大笑曰：『雍正十一年，我女已三歲矣，焉有尚爲船戶之事？』女忽自批其頰，曰：『陳先生好利害！是我錯尋你女兒了，與我錢三千我即去。』陳怒曰：『惡鬼妄詐人，我方取桃枝打汝，焉得與汝錢！』女又自批其頰，曰：『陳先生好利害！汝既說我是惡鬼，我將肆惡鬼手段，索汝女命去，毋悔！』陳曰：『此女不孝，我甚厭之。汝同他去，我甚喜。但汝并非冤家，敢如此嚇詐，想吾女陽數已絶矣。汝能立索其命，方信汝手段；若三日後死，則是吾女之大數使然，非汝手段也。』言畢，女蹶然起，不復作鬼語。後兩月餘，女才死。

又《死夫賣活妻》　杭州陶氏，家道小康。老主人紹元，曾爲某州刺

史，死已久矣。有僕人李福夫妻同役其家，福病死逾年。忽一日，福妻陳氏中風發狂，召集其家，大呼：『我老太爺也！李福在陰間將妻陳氏賣與我爲妾，汝等如何不放他來？』家人大駭，延醫視之。陳氏手批醫頰，醫不敢近，亡何竟死。陳氏恰一粗婢耳，毫無姿色。

又卷九《一目五先生》 浙中有五奇鬼，四鬼盡瞽，惟一鬼有一眼，群鬼恃以看物，號『一目五先生』。遇瘟疫之年，五鬼聯袂而行，伺人熟睡，以鼻嗅之。一鬼嗅則其人病，五鬼共嗅則其人死。四鬼倀倀然，斜行躑躅，不敢作主，惟聽一目五先生之號令。有錢某宿旅店中，群客皆寐，己獨未眠。燈忽縮小，見五鬼排跳而至。四鬼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善人也，不可。』又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有福人也，不可。』又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惡人也，更不可。』四鬼曰：『然則先生將何餐？』先生指二客曰：『此輩不善不惡，無福無祿，不啖何待？』四鬼卽群嗅之，二客鼻聲漸微，五鬼腹漸膨亨矣。

又《鬼爭替身人因得脫》 會稽王二，以縫衣爲業。手挈女裙衫數件，夜過吼山。見水中跳出二人，裸身黑面，牽之入河。王不能自主，隨行數步。忽山頂松樹間飛下一人，垂眉吐舌，手持大繩套其腰，曳之上山，與黑面鬼彼此爭奪。黑面鬼曰：『王二是我替身，汝何得奪之？』持繩鬼曰：『王二是成衣師父，汝等河水鬼赤屁股在水中，幷無衣服要做，何所用之？不如讓我！』王亦昏迷，聽其互拉，然心中略有微明，私念：倘遺失女裙衫，則力不能賠，因挂之樹上。適其叔從他路歸，月下望見樹有紅綠女衣，疑而近前視之，三鬼遂散。王二口耳中全是青泥塡塞，扶之歸，竟脫于死。

又卷一一《通判妾》 徽州府署之東，前半爲司馬署，後半爲通判署，中間有土地祠，乃通判署之衙神也。乾隆四十年春，司馬署後牆倒，遂與祠通。其夕，署中老嫗忽倒地，若中風狀。救之蘇，呼饑，與之飯，啖量倍於常。左足微跛，語作北音，云：『我哈什氏也，爲前通判某妾，頗有寵，爲大妻所苦，自縊桃樹下，縊時希圖爲厲鬼報仇，不料死後方知命當縊死；卽生前受苦亦皆數定，無可爲報。陰司例：凡死官署者，爲衙神所拘，非牆屋傾頹，魂不得出。我向栖後樓中，昨日袁通判到任，來驅我入祠，此後飢餒尤甚。今又牆傾，傷我左腿，困頓不可耐，特憑汝身求食，不害汝也。』自是嫗晝眠夜食，亦無所苦，往往言人已往事，頗驗。先是，司馬有愛女，卒于家，赴任時置女靈位某寺中，歲時遣祭，皆嫗所不知。司馬見其能言冥事，問：『爾知我女何在？』答曰：『爾女不在此，應俟我訪明再告。』翌日，語司馬云：『爾女在某寺中甚樂，所得錢鈔大有贏餘，不願更生人間。惟今春所得衣裳太窄小，不堪穿着。』司馬大駭，推問衣窄之故。因遣家人往祭時，所製衣途中爲雨毀，家人潛買市上紙衣代之故也。

未幾，新通判莅任，方修衙署，動板築。嫗曰：『牆成，我當復歸原處。但一入又不知何年得出，敢向諸公多求冥錢，夜焚牆角下。我得之賂衙神，便可逍遙宇內。』司馬如其言焚之。次日嫗有喜色，曰：『主人甚賢，無以爲別，我善琵琶，且能歌，能飲酒，當歌一曲謝主人。』司馬爲設醴置琵琶。嫗彈且歌云：『三更風雨五更鴉，落盡天桃一樹花。月下望鄉臺上立，斷魂何處不天涯？』音調凄惋。歌畢，擲琵琶瞑目坐。衆再叩之，蹶然起，語言笑貌依然蠢老嫗，足亦不跛矣。

內幕崔先生常與問答。其言飢時，崔云：『此與府廚近，何不赴廚求食？』答云：『府署神尤嚴，不敢入。』其言袁通判見驅時，崔云：『袁通判上任大病，爾何必避？』答云：『他雖病，未至死，將來還要升官。我敢不避！』袁通判者，余弟香亭也。

又卷一二《聾鬼》 乾隆四十九年，杭州半山陸家牌樓河中淌一浮尸來。村民霍茂祥素行善事，爲斂錢買棺，殯諸市上。夜夢藍衣人來曰：『我臨平人張某，教館爲業，不幸失足落水，蒙君殯我，無以爲報。我能預知休咎，替人禳解，倘有靈應，須以牲牢謝我，君可得香火錢。』霍醒告之里人，果有求必應，不數日，香火如雲。霍夜又夢張來曰：『我左耳聾，有來通誠者，須向右耳告我。』於是次日人來祈禱者聽霍之言，多向棺右致祭叫呼，似有應聲答者。村民奉之若狂，呼爲『靈棺材』。霍家取香火錢，因以致富。未幾，仁和令楊公路過，見燒香者汹汹蟻集。楊怒其惑衆，命焚其棺，鬼遂絕。

又卷一三《鬼糊塗》 乾隆三十九年，京師有無賴子韓六，毆傷其父，刑部審明下獄擬斬。侍郎某，以所毆非致命處，意欲減等發落。大司寇秦公，奏名分所關，理宜正法。奉旨依議，遣刑部司獄司李懷中監斬。

後三日，鬼附李身，口稱：『諸大人業已寬我，而汝來斬我，我死不甘，故來索命。』聞者駭然，以爲此鬼糊塗；然而李竟不起。

又《江南客寓》　滌齋先生爲諸生時，在京師賈家胡同，有店號『江南客寓』。廳屋三間，中一間甚潔，住者絕少。先生居之，了無他異。一日外出，托所親某管其衣物。夜睡至三鼓，忽室內盡明，時并無燈燭，所親駭，揭帳視之。見一長人，黑色，手提其頭，血淋灑，對面直立不動，呼曰：『爾何得居此？』所親狂奔，出告店主。主人曰：『此屋素不安靜，爾乃必欲居之，奈何？』

次日先生歸，告之故。先生曰：『此必有鬼，欲申冤耳。我在此，何不現形耶？』大書一狀，向空焚之，以爲爾果有冤，當于今晚赴訴。是夕，先生復睡，未一更，所見果如所說，但持一血頭，跪而不立。先生問：『何人，何冤？』持頭者以手指口，竟無一語，次日亦不復見。先生又常于園中月下，見黑物一團，大如浴盆。追奔樹下，以腳踢之，隨腳而滅。次日視其靴襪，黑如烟煤，并足皆黑。

又卷一四《勾魂卒》　蘇州余姓者，好鬥蟋蟀，每秋暮攜盆往葑門外搜取，薄夜方歸。一日歸晚，城門已閉，余驚駭無計，徘徊路側。見二青衣遠來，履橐橐有聲，向余笑曰：『君此時將安歸乎？我家離此不遠，盍宿我家？』余喜從之，至則雙扉大啓，室中置舊書數部，磁瓶銅爐各一。余手持蟋蟀十數盆，腹餓甚，映燈而坐。二青衣各持酒脯來，相與對啖，隱隱聞病者呻吟及衆人喧雜聲。余問故，二人曰：『此鄰家患病者，勢甚迫故也。』未幾，漏下五鼓，二人相與耳語曰：『事宜辦矣。』出靴中文書一道，謂余曰：『請君呵氣紙上。』余不解其故，笑而從之。呵畢，二青衣喜以腳跨屋上而舞，長丈餘，皆雞爪也。余大驚，正欲問之，二人不見。壁外哭聲大作，余方知所遇非人，是勾魂鬼也。天明，啓戶欲出，則門外扃鎖甚固，不得出，乃大呼。喪家人驚，開鎖入，以爲賊也，爭毆之。余具道所以，且指蟋蟀盆爲證曰：『豈有行竊而攜此累墜物者乎？』喪家人亦有相識者，始得免。所餐酒脯盤盒，俱喪家物也。竟不知從何處攜入，己身亦不解從何而進。

又卷一六《捧頭司馬》　如皋高公岩，爲陝西高陵令。其友某，往探之，去城十里許，日已薄暮，恐不能達。見道旁廢寺，正室封扃，西偏屋二楹，內有小門通正室門，亦封扃。某以屋尚整潔，遂借宿焉。沽酒少飲，解衣就寢，其僕出，與守寺道人同宿東邊之耳房。時當既望，月明如晝。某久不成寐。忽聞正室履聲橐橐，小門吱然頓開，見有補褂朝珠而無頭者，就窗下坐，作玩月狀。某方驚，其人轉身向內，若有見於某者，旋即走還正室中。某急起開門遁，而門外鎖已爲其僕倒扣去。某大呼，喑不能聲，其僕弗應。某無措，遂奪窗出，窗外有牆繚之，又不克越；近窗高樹一株，乃緣之而上。俯視窗下，則其人已捧頭而出，仍就前坐，以頭置膝，徐伸兩指，拭其眉目，還以手捧之，安置頂上，雙眸炯炯，寒光射人。是時某已魂飛，不復省人事矣。次晨僕入，不見主人，遍尋之，得於樹上。急撥其腕，交抱樹柯，堅不可解。久之始蘇，猶謂鬼之來攫己也。問之道人，云：『二十年前，寧夏用兵，有楚人爲同知者，解糧誤期，爲大帥所戮。柩行至此，資斧告絕，遂寄寺中。今或思歸，見形於客乎？』某白高，高因捐俸爲賚柩資，并寓書於楚，令其子領歸。

又卷二三《白日鬼》　有偸兒戚姓，技最工，攫取漸多，恐迹之者衆，因僦義冢旁敗屋居焉。有數鬼見夢曰：『若宜祀我，會且致富。』戚于夢中諾之，覺以爲妄。亡何，鬼復見夢曰：『三日內祀我，出三日，則若于夜間所偸，予能白日取之。』戚倔強，覺而不祭。三日後，果大病。命其妻檢視諸物，徵鬼言驗否。時日亭午，諸物忽自移動，若隱隱有運之者。欲起奪之，手足如縛，物盡而縛解，戚病亦痊。乃大悟，笑曰：『我燒悶香迷人，今乃爲鬼所迷，世俗所稱「白日鬼」，其斯之謂歟？』自此改行爲善。

又《續子不語》卷一《張稿公》　張稿公者，滇南總督衙門掌稿吏也；誠樸無私，歷任制府多信服之。一夕早起，開門見縊尸高懸，細認爲某甲，緣訟事求稿公左袒而未許者。因復閉門靜坐，以聽外信。及朝暾上再啓門，則縊尸已不見矣，私心竊喜。旁午，忽聞縣令出城相驗，訪死者爲誰，則門上縊尸某甲也。始而駭，繼而疑，終莫解其故。

數月後，遇市上賣菜傭趙某，問曰：『某月之晨，君見縊者驚乎？』稿公聞之，招趙入室，款以酒食，問：『何以知？』趙曰：『是予負去，安得不知？』稿公曰：『我爾不相識，何故負尸？且負尸甚早，城門柵欄未啓奈何？』趙曰：『予亦不解其故。是日五更販菜，途遇友人，召予

來此，曰：「汝負此尸到某處，必有厚利，勝于販菜。」予慮城柵未開，友曰：「無傷，但從我行。」從之，及柵，柵開；至城，城開。」稿公問：『友人姓名爲誰？』曰：『認其人，未問其姓，亦市上交好者也。借去烟插，至今尚未見還。』稿公出百金謝之，囑勿揚言而別。

一日，趙閑步入城隍廟，見十殿中有泥鬼挂烟插，頗似己物。細認不謬，因摘去，且戲曰：『何久假不歸耶？』次早在市賣菜，見前遇之友，責曰：『似爾爲人，極難相與，一烟插之微，何卽在大衆前笑我？』趙方欲道契闊，問姓字，適呼買菜者又至；一掉頭間，其友渺然不見。

又卷二《枯骨自贊》 蘇州上方山有僧寺。揚州汪姓者，寓寺中。白日聞階下喃喃人語，召他客聽之，皆有所聞。疑有鬼訴冤，糾僧衆用犂鋤掘之。深五尺許，得一朽棺，中藏枯骨一具，此外并無他物，乃依舊掩埋。未半刻，又聞地下人語喃喃，若聲自棺中出者。衆人齊傾耳焉，終不能辨其一字，群相驚疑。或曰：『西房有德音禪師，德行甚高，能通鬼語，盍請渠一聽？』汪卽與衆人請禪師來。禪師傴僂于地，良久，誶曰：『不必睬他。此鬼前世作大官，好人奉承。死後無人奉承，故時時在棺材中自稱自贊耳。』衆人大笑而散，土中聲亦漸漸微矣。

又卷三《打破鬼例》 李生夜讀，家臨水次，聞鬼語：『明旦某來渡水，此我替身也。』至次日，果有人來渡，某力阻之，其人不渡而去。夜，鬼來責之曰：『與汝何事，而使我不得替身？』李問：『汝等輪回，必須替身，何也？』鬼曰：『陰司向例如此，我亦不知其所自始。猶之人間補廩補官，必待缺出，想是一理。』李曉之曰：『汝誤矣。廩有糧，官有俸，皆國家錢糧，不可虛糜，故有額限，不得不然。若人生天地間，陰陽鼓蕩，自滅自生，自食其力，造化那有工夫管此閑賬耶？』鬼曰：『聞轉輪王實管此賬。』李曰：『汝卽以我此語，去問轉輪王，王以爲必需替身，汝卽來拉我作替身，以便我見轉輪王，將面罵之。』鬼大喜，跳躍而去，從此竟不再來。

又《吹銅龍送枉死魂鍋上有守飯童子》 慈溪袁玉梁乩上扶出：汪姓者，嚴州人，秀才，赴秋試，死于七里瀧，飄蕩無歸，憑乩語人，云：水死者，其初死時，輒有人收管入一處，如今之班房，其主之者名司官。次日始查籍貫，遣卒解赴閻王，起行時吹銅龍送之。銅龍以銅爲之，曲其柄，如今之馬上小喇叭狀，聲甚凄切。汪至冥府，王查其生平無大惡，釋之，亦不令托生，亦無人拘管，聽其飄揚，故得至此。

并言鬼無樂趣，每苦寒冷，必欲就人身傍，吸其生氣，使得融暢。倘吸氣之時，數鬼爭擠，一有不愼，逼近人體，卽有焦灼之患。又怕大風，風起時必伏地不能行；因風大卽帶有罡氣，風着鬼體，其重如山。每望見風起，色如黑漆；遇大風時，如板片一般，片片擦鬼背而過，能令鬼體消鑠。又苦饑，輒入人家竊飯氣爲食。凡大家食指多者，其飯氣濃厚，食之耐饑。貧家飯氣薄，不足供飽食也。竊飯時鍋上常有童子守之，童子屬竈君所管，每見鬼竊飯氣，必相追逐。故大家之飯，亦不易得。其竊飯氣，必俟飯熟開鍋時，有風則飯氣四散，鬼以手攫之，如絲絮狀，可搏而食。若無風則飯氣上達，爲童子所守，不可竊也。

又《鬼腳甚香能行經受胎》 寧波周秀才，在于潛署內作幕。久之，形狀羸瘦。同事疑之，叩問，總言無他。一日同食西瓜，客有言鬼無腳。周忽云鬼不特有腳，且女鬼之腳甚香。群問何所見，周頗悔失言。衆再四詰之，始言于某夜月光下有所感觸，對月長嘆，忽見對過廊下，有一婦人甚美，亦對月長嘆。周初疑爲署中人，坦然不懼，訊其所嘆何故，遽答曰：『子不知我之所嘆，猶我之不知子之所嘆也。』

少頃，周閉門而睡，心悔月下逢此美婦人惜未細談。忽聞窗外小語云：『君果有意，當于明夜月下再會。』至次夜，周屏僮僕，相俟月下。久不至，疑其爽約，至四更，忽見婦人踉蹌而來，曰：『我爲君馳千里而來。』叩之故，曰：『今夜往江南六合祝盟姊壽，去時有同伴數人，恐久留失約，故撇同伴獨回。途間恐遇虎狼，膽怯行遲，故後期。天且漸曉，不能繾綣。如君必欲相會，可與僮僕分居，恐與陰陽有犯。』如其言。奴知主人室中有鬼，堅不肯移。周大怒，奴始從之。然每夜必窺探主人之室，婦人遂不至。久之，僮亦釋然，不復來擾。

忽婦人至曰：『君毋畏，我係前幕友某人之妾，松江人；偶小疾，爲庸醫所誤，遂歿。以陽壽未終，冥籍不收，可以閑游。查露水夫妻簿上，與君有緣。但注定只應交媾一百十六次，若無人知，則相處可長，否則緣盡必散。』又云：『君外尚有一人，亦有夙緣，應數百次，不知何日得會。自此後可爲地仙，不復輪回。且我行經受胎，皆與人同，奈君命中無子，

我不能爲君嗣續耳。』從此周形神愈憊。同人知其事，促之歸。周亦以同人皆知，身不能安，遂歸寧波，身漸充肥。周每與女交，用紅圈印于憲書月日之下。同人數之，得一百十六圈。

又卷五《掠剩鬼》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親狎。章死，楚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于市，楚未食，章即延入飯店，爲置胡餅。既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吾以小罪未免，今配爲揚州掠剩鬼。』問：『何謂剩鬼？』曰：『凡吏人賈販，利息皆有數。過常數得之，即爲餘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曰：『某某皆是。』頃之，有一僧過，指曰：『此僧亦是。』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與章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所用之花，人間無用。』章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辭告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中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游，復持鬼花，殊覺不祥，即擲花溝中，濺水有聲。既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救之，良久乃蘇。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

又《骷骸三種》　地中有游尸、伏尸、不化骨三種，皆無棺木外襲者。游尸乘月氣應節而移，無定所。伏尸則千年不朽，常伏地。不化骨乃其人生前精神貫注之處，其骨入地，雖棺朽衣爛，身軀他骨皆化爲土，獨此一處之骨不化，色黑如磬玉，久得日月精氣，亦能爲祟。故負米者死，肩骨後朽；輿夫死，腿骨後朽：以其生前用力，爲精氣結聚，故入土不易朽。伏尸亦然。伏尸久則受精氣爲游尸，又久而爲飛行夜叉。《岣嶁神書》云：『老蛤能辟伏尸。』

又卷六《鬼被衝散團合最難》　紹興傅長純，館胡撫軍寶瑔署。一日，胡出堂理事畢，來告幕中諸友云：適坐堂上，有皂役倉猝後至，甫入門，俄一鬼趨出，與皂相值，爲皂衝仆。其鬼四肢，悉散墮地上，耳、目、口、鼻、手、足、腰、腹如剝開者，蠕蠕能動。久之，漸漸接續，又良久復起而去。胡視皂役之氣頗旺，鬼誤值，爲其氣攝住，故不得退避而衝倒也。其倒時，皂竟不知。旁廊下有鬼，多笑之而不前。

又卷七《魍魎》　山陰高進士之父某翁未遇時，以傭爲生。暮歸，值長鬼立路側，倚人屋，腰靠檐上。翁立俟之。鬼手捧一孩子而祝之曰：『我欲食爾。爾宜爲九品官，有田三千畝，屋九椽，男子二人。我即欲食汝，心不忍食。』遂置之瓦上，回身欲走，則見翁。翁被酒，且立久，絕無恐。心計：『渠尚不食小孩子，我苟不至餓死，渠豈能食我？我何畏渠？』乃謂之曰：『吾聞神之長者爲魍魎，能富貴人，我將乞汝致富。』鬼拂袖令翁去，翁固求。鬼探袖得繩，縛竹杆一枝，若秤物具。翁再索錘，則鬼拂衣竟去。翁歸告婦，取梯抱兒下。翌日，里許有馮村人姓馮者，失其子，遍覓不得。高翁出兒，而告以鬼語。馮父乃拜翁，呼爲『外父』。後馮果爲山西巡檢，田廬如魍魎言。高亦自此致富，子發科甲矣。

又《通幽法》　南塘通判顧梅坡，說張天師有通幽法，有不白事，能遣陽魂至夜臺召鬼問話；鬼如何語，即借人口出之，其人不自知也，必愚笨人方可使。梅坡曾親見五十六代天師時有法官某，失所司俸銀五十兩，求之不得，愧恨自縊死。既死，所失銀仍不可得。主人乃用通幽法，令水夫某立門檻上，噴水貼符百餘紙，幾滿身矣，眼耳皆貼符，唯不貼頂與口。水夫初猶身動，繼則不動如鑄；少頃出聲，則抵冥府門，見某法官肩梁帶繩，在冥府門外立候發落。見水夫至，則曰：『汝歸告天師，銀則所私變童某置地板下。』天師遣人揭看，果錙銖不失。因問：『爾肩何梁？』則云：『縊死鬼皆負梁連繩，不能脫，甚苦其重。惟陽間爲之作法事，方能脫；否則不脫，不能另投生也。望天師慈悲，爲作法事。』天師許之。忽傳冥王諭：『天師府法官知道，爾等屢以細事動擾幽明，來使責二十板，後當戒絕，否則且獲重譴。』水夫方僵立，忽作屈身狀，呼二十滿而起，仍僵立。冥語皆水夫口述。天師如問供狀，水夫隨問隨答。問畢，水夫忽云本府門神不令入，則作法者忘焚飭門神一符也。既醒，水夫覺足力乏甚。問冥事殊懵懵，但覺去時貼符漸多，則身上束縛漸緊爲窘，兩脅逼甚，覺魂從頭頂迸出，痛不可當。其歸也，仍從頂上入，滿身舒快，如釋重負，如倦極之得眠也。醒後臀有杖痕，色青，久始褪。自此法官不敢輕用通幽法。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五《鬼皁隸》　錫山北門外有衆安土地廟。隣女年十七，頗有姿色。一日，女入廟燒香，見泥塑皁隸而笑之。是夕似有人來求歡，似夢非夢，雞鳴而去。自是，無夕不來。女知其鬼也，乃告父母，問其貌，女曰：『似類某廟中右邊皁隸者。』遂授以計。候鬼

來時，以竈墨塗其面，次早瞷之，果然。其父乃持挺擊碎之，鬼不復至。余聞其事，笑曰：『皁隸如此淫惡，爲土地神者何在耶？』

又《淨眼》 揚州羅兩峯自言淨眼能見鬼物，不獨夜間，每日惟午時絕蹟，餘時皆有鬼。或隱躍於街市之中，或雜處於叢人之內，千態萬狀，不可枚舉。畫有《鬼趣圖》卷，中朝士大夫皆有題詠，眞奇筆也。乾隆壬子歲，余遊京師，晤兩峯，輒喜聽其說鬼。言在玉河橋翰林院衙門旁，見金甲神二，長丈餘。焦山松寥閣前見一鬼，長三四丈，偏身綠色，眼中出血，口中吐火。或曰，此江魈也。一日，有友人留夜宴，推窗出溺，一鬼倉卒難避，影隨溺穿，狀殊可憐。又松江胡中丞寶琛，亦淨眼。嘗清晨見屬員，有兩鬼在前，橫坐於窗檻，中丞呼止之，以告此員。聞者莫不驚駭，而中丞怡笑自若。

吳蕉鄉名鳴捷，安徽歙縣人，嘉慶辛酉科進士，出爲陝西咸陽令。能白日見鬼，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似鬼多於人。一日，見有兩鬼爭道，適一醉漢踉蹌而來，一鬼避不及，身爲粉碎，一鬼拍手大笑。傾之，又有一人來碰，笑者碎裂如前，碎鬼亦拍手大笑。看此兩鬼，情狀最妙。蕉鄉親自言之。

又《鬼差救人》 蘇州王府基，相傳爲明初張士誠故宮，今橋道廢址猶在。有旱河一條，天雨積水，天晴則涸。一夕，有醉人從此經過，被鬼迷惑下水，水甚淺，不得死。忽見持燈者從南來，大聲曰：『爾被鬼迷耶？隨吾燈走。』醉人隨之，但見燈上有『長洲縣正堂』五字，意此人是衙門中人也。行至玄妙觀前宮巷，見持燈者從一家門隙中隱然而入。時醉人方醒，叩之，門閉甚固。少頃，有人開門，哭曰：『吾兒死矣。』乃知持燈者爲鬼差耳。

又《鬼燒天》 余寓居釣渚者十二年，釣渚之水，東接華蕩，西連家菱、宛山諸蕩。水中蘆荻甚多，每於春初黑夜，西風颯然，見水灘上燈光閃爍，須臾數千百燈，又幷爲一燈，天爲之紅。土人見之者，號曰『鬼燒天』。聞之故老云，順治間，天下初定，此地賊盜甚多。羊尖有席宗玉者，練鄉兵拒之，焚燒盜艘數千隻於家菱、白米諸蕩，民賴以安。此燈之異，或尙有陰魂未散耶？

又《陣亡鬼》 乾隆五十三年，臺灣既平，所有杭州、京口、江南各處駐防兵丁出師陣亡者，例將辮髮解回原籍，照例撫恤。其解官是閩縣五虎門巡檢韓興祖也，行至同安投宿，適客店窄小，巡檢官另住一店。其夜便有無數鬼物作鬧，有一解差膽甚壯，大呼曰：『吾奉憲牌，解汝等還家，因何吵鬧耶？』有一鬼答曰：『韓老爺不在此，吾等便說說話何妨！』次日，韓知之，不論水陸，總在一處住宿，安靜之至。先是，軍需局設在廈門之天后宮前，臨大海，每至深更，聽海中鬼哭，似有百萬軍鼓之聲，夜夜如此。撤兵後遂寂然。

又《嫖鬼》 福建南臺閩安口多妓船。妓名『珠娘』，又名『踝蹄婆』，以其赤腳不裹足也。每與嫖客宴飲，正嬉笑間，忽有一妓欠伸者，便神色如迷，不省人事。卽入卧榻，自解褻衣，若有人來淫之者。客知之，必遠避。移時而醒，問其故，曰：『此水魈弄人也。』或曰是善嫖之鬼也。

又《無常鬼》 烏程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隸青縣知縣。適發賑，從中節省得七八萬金，恐上官督過之，乃告病歸。初至家，卽見一巨鬼，長數丈，青面高鼻紅眼，著白衣，手持鐵鎚，若欲殺之者。江大懼，急呼家人，忽不見。既而有謠言抄其家，江愈恐，遂將所有盡埋之，人無知者。未幾，忽中風疾，不能言語，兩手足皆跼，終日卧榻上，如醉如癡而已。自此室中鬼日益多，厥狀猙獰，五色俱備，作鬧無虛日。江既死，家中亦顚倒，祇剩一孫。由是遷居，屋售他姓。嗚呼，財之作祟固如是邪！

又《討債鬼》 常州某學究者，以蒙館爲生。有子纔三歲，婦忽死，家無他人，乃攜其子於館舍中哺之。至四五歲，卽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爲蒙師矣。每年父子館穀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積，乃爲子聯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死，乃呼其父之名。父駭然曰：『某在斯，汝欲何爲？』病者曰：『爾前生與我合夥，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尙應找五千三百文。急急還我，我卽去矣！』言訖而死。余每見人家有將祖父之業嫖賭喫著不數年而蕩然者，豈亦討債鬼耶？

又《鬼物憑臨》 大凡人之生死，或有恩德，或由寃孽，皆有鬼物憑臨其間，不憑臨，不死也。如水火、刀繩、鬬毆、跌撲以及虎傷、蛇嗞、墮馬、坍牆之類，雖是定數，亦由其人之寃孽使然，人不能主也。揚州鈔

關對河有何姓者，開豆腐店，頗積資財，年二十五六，忽喪其偶。有鄰婦新寡，年相若，遂與通，約爲夫婦，婦將所蓄五六百金盡以畀何。未幾，何聽媒妁言，別娶他姓女，婦聞之，憂鬱成疾，然不敢告人也。及病將死，始呻唫語其所親曰：『吾昨控城隍神，與何質訊，彼已定腰斬矣。』言訖而絕。是年冬，江南北苦寒，風雪時作，黃、淮俱凍，不解者至二十餘日。何偶欲入城，過渡失腳落水，適有尋丈大冰隨流而下，觸其腰，斬爲兩截。觀者如雲，莫不駭異。嘉慶十四年事也。又二十三年四月，蘇州承天寺前有老嫗，年五十許，忽思遊虎邱，日日自念曰：『吾能一到虎邱，死無恨矣。』其夫笑曰：『虎邱不在天上，行即至耳。』遂命一童隨之出閶門，未逾時，已到千人石上。仰見樓閣巍峨，喜形於色。遂拾級登五十三，參至天王殿下，癡立不動。忽聞梁上訇然一聲，殿傾矣，此嫗壓爲齏粉，而童子無恙也。觀此二事，豈非有鬼物憑臨者耶？

又《誦大悲咒》　長洲吳西橋業醫，其父名元祐，字天自，年六旬餘，甚康健。每晨起茹素，誦《大悲咒》十餘徧，寒暑無間。偶感微疴，從昏瞀中見二鬼攝去，覺天黯慘如黃昏。至玄妙觀東獄殿，仰見有一人正坐者，色甚和，問：『汝平日作何事？』對曰：『誦《大悲咒》。』旁一吏曰：『心不盡誠，雖多不算。』逐之出。兩足無力，天又陰雨，沿途喚肩輿。過其妹壻家，停輿直入，見其家方晚餐，不起延接。因詰問之，皆驚竄。吳怒而拍案，有煮蝦一碟墜滿地。乃出門，仍乘輿歸。覺已身卧牀上，大駭，急命子往詢，妹家云：『鬼嘯案傾，不知何故也。』吳病痊後，改號曰補餘。

又《送涼》　崇明李明經杜詩，年七十餘，率其徒數人應科試，自崇抵崑，已薄暮矣，偏覓寓所，已無下榻處。惟東南門柏家廳有樓五楹，李遂偕其徒居之。時方六月下旬，盛暑鬱蒸，諸徒舟車勞頓，已就榻酣睡矣。李獨卧不成寐，見殘月漸明，樓下如有人聲竊竊私語，聞一人曰：『如此炎天，樓上諸公得毋太熱乎？我輩夜涼無事，胡不上樓代爲驅暑？』于是漸聞梯上有聲，如連步而上者。李素稱膽壯，亦不畏之。少頃，漸至榻前，各執蕉扇一柄。有無頭者，則以扇插頸，答答若搖狀；無臂者以扇插肩，盤旋于幛前。見數十鬼中，肢體無一全者，或馳于東，或趨而西。一人曰：『廂間進士公下榻，我輩盍先送涼？』既而曰：『某某雖秀才，爾輩何薄待之？我爲之拂暑。』而獨不至李。迨諸徒榻前搖扇幾遍，將作下樓狀，忽齊聲曰：『揚仁風而不及老貢生，非情也。』遂各舉扇一搖，呼嘯而去。李徐呼其徒曰：『今夜得毋太涼乎？』皆答曰：『涼甚。』李曰：『汝不知其故乎？』因徐爲道之，諸徒愕然驚起，不敢復卧。次早，詢之土人，有老者曰：『明季被兵時，有民人百餘，皆潛伏此樓下。既而兵入，悉被屠戮，無一存者。今百餘年，此樓尚多崇也。』是日亟遷寓而去。

又《聞角菴相士》　揚州聞角菴，有相士寓其中，好酒，同寓有王叟者，亦好酒，相與友善，每夕共入市中飲，以爲樂也。一日，叟謂相士曰：『我鬼也，能知人死期，吾語子。』自此相者日盛，能定人生死，咸以爲神仙。久之，王叟忽不樂，顧相士而泣，曰：『某日將與君別去，欲借尊嫂腹爲我寓也。』不解所言。未幾，叟不見。是夜，相士妻腹中有聲，絕似叟語。其言死生如故，而相益神，積金甚多。妻死後遂不知其所終。

清・樂鈞《耳食錄》卷一《劉秋崖》　臨川劉秋崖先生，曠達士也。冬夜讀書甚勤，常忘寢。鄰有少婦，亦夜紡不輟，聲相聞也。一夕漏二下，聞窗外窸窣有聲響。於時淡月微明，破窗窺之，見一婦人，徬徨四顧，手持一物，似欲藏置，恐人竊見，屢置者屢易其處。卒置槁稻中而去。秋崖燭得之，乃一麻繩，長二尺許，腥穢觸鼻，意必縊鬼物也。入室閉戶，以繩壓書下，靜以待之。已聞鄰婦輟紡而嘆，嘆不已，復泣，穴壁張其狀，則見縊鬼踞婦前，再拜祈求，百態慫恿。婦睨視數四，遂解腰帶欲自經。縊鬼喜極踴躍，急自牖飛出。婦則仍結其帶，有躊躇不行之狀。秋崖知鬼竟繩也，無繩必不能爲厲，遂不呼救，而還坐讀書。有頃，聞鬼欵其門，秋崖叱曰：『爾婦人，我孤客，門豈可啟乎？爾能入則入。』鬼曰：『處士命我，入我入矣。』則已入，曰：『適亡一物，知處士藏之，幸以見還。』秋崖曰：『爾物在某書下，爾能取則取。』鬼曰：『不敢也。』曰：『然則去耳！』鬼曰：『乞處士去其書，不然，恐處士且驚。』秋崖笑曰：『試爲之，看吾驚否？』鬼乃噴血滿面，散髮至腰，舌長尺餘，或笑或哭。秋崖曰：『此爾本來面目耳，何足畏！技止此乎？』鬼又縮舌結髮，幻爲好女，夭裊而前，示以淫媚之態，秋崖略不動。鬼乃跪拜而哀懇。秋崖問欲得繩何爲，曰：『藉此以求代，庶可轉生。無此則永沈泉

壞。幸處士憐之！』秋崖曰：『若是，則相代無已時也。吾安肯爲死者之生，使生者死乎？冥間創法者何人？執法者何吏？乃使生者有不測之災，而鬼亦受無窮之虐也。庸可令乎？吾當作書告冥司，論其理，破其例，使生爾。』鬼曰：『如是則幸甚，不敢復求代矣。』秋崖取硃筆作書訖，付之。鬼曰：『乞焚之，乃能持。』焚之，而書在鬼手，復乞繩，因去其書，繩亦在鬼手，乃欣喜拜謝而去。還視鄰婦，亦無恙。

又卷二《跨衛者》 東鄉諸生陳某，方夜讀書，聞東隣婦姑詬誶，隣人歸而捆其婦，婦喁喁哭泣不休。少頃，戶外池水泙然有聲，疑隣婦忿而自溺，亟呼家人救之，果曳一人起。視之，乃數年前其家傭工也。猶囈語曰：『聘金五十，已在腰纏，但欲一見新婦，何久不出？』既而恚曰：『誰敗吾事耶？』既而則又拱手作揖狀，斛然睡去。乃撻其面而醒之，則四顧徬徨，驚起駭走曰：『何遽至此？此何處耶！』陳語之故，且詰其自。傭恍然曰：『吾昨過艾家橋，見友人某乙跨黑衛而來，蓋去冬溺死橋下者，吾殊忘之。渠問我：「欲得婦否？有少婦欲嫁，須聘若干，吾爲君媒之。」遂與俱至一人家，而跨衛者忽怒曰：「豎子敗吾事！」叩其故，不答，憤恨而去。吾還而送之，乃竟問諸水濱，殊不覺耳。憶所聘者，即君東隣某婦也。』陳亟使人覘之，則婦已投繯垂絕矣，救之得甦。是夜，陳既寢，聞跨衛者來窗外，且哭且詈，陳怖不敢出。鷄鳴始去。

又《過陰》 野老常言：陰牒勾人。往往有生人爲之者，謂之過陰。其人言語飲食，了不異人，但就睡則嗒焉若喪，呼之不能覺，蓋其過陰時也。榻下雙履，必一仰一覆，蓋仰其履則覺，盡覆其履，則死不復返。故每寢必扃其戶，懼爲人所弄也。後一月誰當死者，輒先弄之，預見陰牒也有村民周氏，役此有年矣。一日獨坐，汪然出涕，家人怪問之，曰：『吾弟某日死矣，吾欲生之而不能也。』弟媳踧而請曰：『伯固忍勾其弟耶？蓋謀所以代之。』民曰：『諾。然必得生辰符合者，使冥司不及察，則弟可生。而吾不獲證。顧安所得其人乎？』數日，喜曰：『得之矣。同邑某生是也，方讀書山中。吾弗能入其室，聞某日夜歸，當俟於途而要之。』數日，又報曰：『無能爲矣！吾俟之南山之陰，亭礎之右，某生過焉，吾三前而三蹈，重爲所困，吾憊矣，無能爲矣！』期至而弟果死。有知其事者，舉以叩某生，生曰：『誠有是。嚮昔之夜，吾行亭下而寒噤者三，毛髮皆豎立，其殆是歟？』後十餘年，生補弟子員，今年五十餘矣。友人徐君能舉其姓名，姑逸之。

又《南埜社令》 桃江之濵有漁者，一人一舟，往來烟水，賣魚得錢，沽酒獨酌。一夕，明月滿江，歎乃既息，有客造舟求飲，漁卽引與共酌。問其姓名，客詭以對。於是談風說雨，相得甚歡。天將曙，客始辭去。至夜復來。漁是日得魚倍於往日，沽酒亦倍之。復與客暢飲，無少慊色。客笑曰：『君可謂得魚而不忘筌矣。雖然，君貺吾酒而不費，我貢君魚而不勞，可謂相須。亦復相濟。』漁愕然，不解所謂。客從容曰：『君勿怖，吾溺鬼也。今日之魚，我所致，所以報昨夕之惠也。此後當日日爲之，少佐壺觴耳。』漁素豪曠，聞而樂之。自是捕魚輒盈網罟，皆鬼力也。晝則捕魚買酒，夜則與鬼豪飲，雞鳴而罷。近半載矣。一夕，飲半酣，鬼色不悅。詰之，乃曰：『明日受代，行與君別矣。』詞甚悽惻，漁亦惘然。明日伺之，有一婦人攜幼子而來，既及河干，自投於水，子戀母，亦從之。漁心知鬼之所爲，殊爲之悲惻，欲救之而無從也。少頃，婦人復攜子衝波而出，迤邐上岸去，若有自下捧之者。心轉訝之，謂鬼之不能禍也。比夜，鬼復來，曰：『今日本當得代，然斃一婦人，幷戕其子，吾不忍爲。寧終處水國，隸于波臣之籍耳。故復得盤桓於君前。』漁益敬之。謂其已死，而仁心特厚也。因縱酒歡呼，訂交莫逆。又數年，鬼復辭去，曰：『吾前者一念之善，冥王嘉之，已爲轉奏上帝，得授南埜某村社令，明日走馬赴任矣。君倘念故人，宜來相訪。雖不能復見，然必有以待君也。』漁許之，且問不復見之故。鬼曰：『此非吾所能主也。』遂殷勤灑淚而別。越數日，漁掉舟龍，南至某村，求社令之祠而造焉。則村民相符于路，聞漁至，則皆訝且喜。漁問故，村民皆曰：『昨夢社公言：「明日吾故人來訪，爾當迎于郊，爲我作東道主人，愼毋慢客也！」故先俟於此。』亦叩漁所以訪社令之故，漁具告之，莫不嗟異。既引漁至祠，設香楮蠟炬，茶酒雞魚之供，漁捧香酹酒，拜祝曰：『故人別來無恙？今受祀茲鄉，不憂餒而。故人仁厚愛物，亦宜有大造于茲鄉也。惟是澄江靜夜，孤岸扁舟，無復素心人供杯杓矣。』言訖，不覺淚下。忽有香風起於神座，拂漁衣袂，飄飄舉動，他人則否。於是觀者咸異之。競邀至家，勞以酒食，數日不能周，且各有錢帛之贈。皆體神意也。漁將歸，辭于神，復有

香風送之，至舟而後散。漁每數年一往，神異如初。

清・曾衍東《小豆棚・僵鬼》　唐縣張姓，家貧無行，耽於博。有妻韓氏，紡績之資，以及衣飾等物，皆供張一賭而罄之。於是家徒壁立，猶卜夜不歸也。一日，張聚賭於某所，深更，囊匱，羣擠之出局，張猶戀不起。有張表弟蕭某，鼠竊也，亦在列。張私語曰：『吾內室敗篦中，有青蚨三百，是汝嫂賣棉錢，願假我表弟妙手，竊來濟我一時之急。』蕭曰：『嫂溺也，不可以手；吾何敢盜嫂之金也？』張曰：『有兄在，即嫂覺，彼如季子何？』力促其往。蕭不得已遂行。抵張舍，而韓氏適在戶外。蕭喜入室啓笥，得錢。忽氏返，蕭即緣格板椽上，欲俟嫂轉動時，乘隙乃去。其嫂闔外戶，執燈檠特繅車，庋門際，坐地軋軋不停。蕭不能出。正凝睇間，忽見門縫中進一人，着油綠袍，青馬褂，小秋帽，微鬚縮腮，立其嫂身後。蕭曰：『嫂之私也，吾今爲兄盜而得嫂姦，幸甚。』俟之約多時，視其人，遙立不作一語。而嫂又若未之見者。噫！何人斯？豈鬼也耶？繼而其人以手斷其嫂手中線，嫂又不見。斷而復續，如是者三。嫂乃停手，遂潸潸淚落。其人在久，若有喜者。噫，是鬼也！非人也！審視之，既而韓氏起，持燈返，幾覓繩一縷，繫窗櫺間。鬼喜且躍，復爲之挽結作套，移凳扶韓氏將入套。蕭急大呼曰：『吊殺人也！』從樑格間跳落後，敗格一扇，亦隨之而倒。其聲砰塌，隣人皆聞，閧然入視。第見韓氏墜地昏然；蕭伏地悚然，鬼則立地挺然。衆皆掖韓氏，問蕭指鬼爲何人。蕭神定，述其來由，告以氏之縊，即是鬼之祟。衆始□□，噪之，鬼猶僵。衆擊以木，則空空然，過而復合，如烟凝，如氣結，如泡如幻，有形有影，儼然秋帽綠衣，悄乎其容，終夜達旦，不消不滅。于是一村之人，咸以爲怪；異之甚，遂鳴于宰。乃命二尹來視。時日已脯，尚覺形影可吊；後聞越三日而漸循牆，五日而身面壁，七日之後，如淡描一人影於環堵之上。吁！人見鬼而神能喪，鬼亦遇人而氣不伸，故遊魂所變，不能不屈於精氣之充。蕭之一呼，精氣之充也。宜乎鬼遇之而餒已，鬼豈又有死乎？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一　杭州顧茂才，客吳中。甲戌春，死而復蘇。自言初死時，但覺飄飄如淩雲而上，俄而復下，則仍在吳市也。青衣三人，導至一處，即蘇州府城隍廟。神出，畧詰數語，便云：『誤矣。』遣之還。甫出門，遇故人徐某，吳中諸生，前數年死者也。與偕至玄妙觀茶寮小坐，顧問冥中事，曰：『與人世同，亦隨時變易。陽間盛傳十殿閻羅，此唐制也。唐分天下爲十道，故冥中亦設十殿，今則否矣。道光以前，冥官尚有前代遺賢，今則皆本朝貴官，衣冠儀從，悉今制也。』茶罷，徐別去。及家門，如夢忽覺，則已死三日矣，因胸次微溫，故未殮耳。考唐太宗分天下爲十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山南、江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道。然則唐制十道爲時不久，中葉以後，冥中又當增置閻羅矣，何仍止十殿也。至云冥官皆近代貴官，則理固不妄。蓋人死爲鬼，人不能無賢愚，鬼亦不能無善惡，非於人鬼中擇聰明正直者主之，則不勝紛紛矣。然世間無不死之人，即冥中亦無不散之鬼，蓋精氣固不能常存也。自夏以上，祀柱爲稷，自商以來，祀棄爲稷，蓋柱之神泯矣。此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前在京師見許文恪公，公言有一人因病至冥中，所見冥中官吏，大半熟識，聲音笑貌，一一與生時無異。余曰：『然則生而有官者，死亦有官守。如余者生爲閑散之人，死亦宜爲閑散之鬼。清風明月，任我遨遊，不亦仙乎？』公大笑。

又　宜興山中一趙姓者，每夕宿火於鑪，加煤其上，以供明日之用。忽一夜，煤火皆發棄地上，連夕皆然。伺之，則一獨足鬼俯鑪而窺，且笑且發，羣起搏之，一跳即逝。或曰此山魈也，是畏爆竹。乃伺其至，然爆竹投之。鬼驚仆，衆入執之，於其足旁得一鼗鼓。鬼雖黑醜，殊無所能，惟叩首作乞憐狀。或予之飲食，恐怖不敢多食，惟示以所棄鼗鼓，則喜而笑。姑與之，入手即大笑，奮足一躍，倏忽脫去。《抱朴子・登陟篇》云：『山精形如小兒，獨足向後，夜喜犯人，名曰魈。呼其名，則不能犯也。』此鬼形狀，爲山魈無疑，但不知所持鼗鼓何用耳。

又卷三　金少伯樞部之祖母某太夫人，享高壽，幾及百齡而終。其末年神識日衰，見其子婦孫婦，輒呼大姊二姊，以爲是親串也。每至家祭之日，子婦具饌，則以既食辭。初謂是老耄謬誤耳，已而每祭皆然，怪之。因問所食何物，則皆祭品也。始悟其形神已離，家祭之日，已與祖先一同受享矣。又緣此知『吉蠲爲饎』，實有來享之者。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而制祭祀之禮，《詩》所謂『苾芬孝祀，神嗜飲食』者，初非虛語也。

又卷五　唐棲姚氏又有一婦，體質荏弱，目中能見鬼物。其母家有一

婦病，姚氏婦往省之。見病者牀前立一黑人，面目不甚可辨；又有一人面色與常人無異，對黑人而揖。每見皆然，甚怪之。此婦之病旋愈。意者此黑人爲索命之凶魂，對黑人而揖者，則報恩之善鬼矣。

又　定海協鎮葛君飛熊，微時素無業。定海之俗，爲病者禱祀，必多具酒食。共陳於几者曰上筵，所以祭神；其置於地者曰下筵，所以祭鬼。上筵則主人自食其胙，下筵則分給丐者，任其醉飽而去。凡禱祀之家，必聽命於卜者，故羣丐日偵探於卜者之門，屆期畢集，而葛亦與焉。一日食畢時，夜已深，微有月色。葛乘醉獨行，忽見一女子彳亍前途，葛疑爲私奔者，試尾之。至一家門外，門不啓，而女子入，乃知爲鬼。於是就門外竊聽，則姑婦正相詬誶，已而寂然。葛慮有變，急叩戶入，則婦已登樓，而姑猶怒坐樓下。葛告以所見，乃大恐，邀葛共登樓。葛甫上，向所見女子趨出，猝與葛遇，跌仆樓梯下，回顧已無有矣。入視其婦，婦縣於梁。幸其時未久，救之而蘇，乃厚謝葛焉。

又　慈谿之俗，有所謂肚仙者。相傳鬼於生前負人之錢，則入其人腹中。其人藉鬼之力，爲人招致亡者之魂，人必以錢酬之，償滿宿債，則鬼自去。有腹中止一鬼者，有數鬼同居一腹者。鬼之初入，人必大病，每食必大嘔吐。俟鬼所居安帖，由口出入，游行無礙，而後病愈。慈谿人極信之。有馮氏者，使之招致亡人。其人生前喜食鴉片煙，及至，即索之，乃爲鋪設茵褥如其生時，設盤於牀，盛煙於筒。俄氣縷縷出，似有人呼吸之者，不逾時而煙盡矣。此誠可異也。又有王姓者，於寇亂時失其子，請肚仙探之。肚仙歸曰：『此人爲礮火轟死，今其鬼周身黑如炭，形狀醜惡。且久與諸厲鬼伍，傖儜飢穀，無復人理。生前之事久已盡忘，招之入室，必將爲禍，不如其已也。』而王姓必欲致之，強而後可。俄而肚仙云：『爾子已至，無一言，闖然入內室去矣，不可得而問也。』是夕，王姓果大不安，一女一媳均暴卒。王姓窘甚，復求驅去。肚仙云：『是非一人之力所能敵矣。幸腹中有三鬼，併力驅之，或尚可爲。』俄聞空中搏擊聲甚厲，自內而外，久之始息。肚仙曰：『已爲驅去矣，甚矣憊！』

又　唐西鎮人張慶孫，當粵寇之亂，避居盛澤鎮，得病而死。死後其魂至盛澤之土地廟，盛澤土地以其爲唐西人也，送之唐西之水南廟。水南廟者，唐西之土神，其神乃陸姓女子，死而爲神。唐西一鎮有水南水北之分，其廟在水南，故俗稱爲水南娘娘云。又由水南廟仍送之還盛澤土地廟而蘇。未旬日，其妻勞氏死。先是，慶孫之死也，勞氏偏禱於羣廟，請以身代。有慶孫之伯父行七者，死十餘年，至是附一傭媼之身，語勞氏曰：『汝意甚善，然汝亦吾家健婦，不可少也。盍以爾女代？』勞曰：『此女年幼，吾尚望其成立。』堅請以身代。其七伯曰：『汝意既決，吾不汝違。然此事亦甚周折，吾尚須大費錢財耳。』及慶孫蘇而勞死，知冥中從其請也。又臨平人徐守之，其子名美生。美生病且死，美生姊纔十餘歲，忽從夢中呼譽而醒，其頰紅腫，徧體亦有青痕。問之，則云爲其祖父母所撻也。時其祖父母久死矣，問：『何罪撻爾？』曰：『祖父母欲我代弟死，我不可，大加笞楚。我痛不可耐，已許之矣。』未幾果死，美生病竟愈。由此二事而觀，則死眞可代也。惟聖人知之，故周公有請代之言。俗儒讀《金縢》而疑焉，彼惡知死生之說，與鬼神之情狀哉！又余二兒婦姚氏，幼時爲其祖母所奇愛。年六歲，大病已死矣，其祖母命製棺未就，故尚未斂。有欲舁之出者，其祖母輒痛哭抱持之。有幼妹甫一齡，乳媼劍之立於旁，其母歎曰：『爾姊且死，爾祖母悲悼如是，爾不知邪，何不以爾代之？』是夜舉家不寐，環病榻前，忽病者自牀上自投於地，若有人提擲之者。衆人驚詫，急抱之起，則已活矣，俄而其幼妹死。

又卷六　俗謂懸物曰弔，湯臨川《牡丹亭》曲曰：『高弔起文章鉅公。』則明人已然矣。因而以縊死爲弔死，其字實當爲『𠂢』。《玉篇》了部：𠂢，丁了初，懸物貌。丁了切，其音如鳥，與弔略殊，然亦一聲之轉。《廣韻》上聲有蔦字，都了切，讀如鳥。去聲，有蔦字，多嘯切，讀如弔。然則了亦可讀如弔矣。相沿既久，遂莫能改。河南省城有所謂老弔爺者，縊死鬼也。其人姓張，名子和，生時以賣布爲業。一日，負布數匹，售之於市，爲賊所竊，憤而縊死。死後頗著靈異，縣中捕役奉以爲神，尊之曰老弔爺，爲之立廟。凡捕盜賊不得，則禱之，輒有應。其始惟祥符縣有廟，後中牟縣捕役禱而應，因亦立廟。余親家翁樊玉農觀察曾宰中牟，其長女卽余長子婦也，時尚幼，曾往觀之。神像高纔二尺許，立而不坐，手執雨繖，背負布數端，宛然一市井中人也。祥符有富民某姓者，生一兒，雇村婦乳之。婦負兒出游，俄失兒所在，大索不獲。聞於官，官命役蹤跡之，亦竟杳然。役禱於老弔爺，出而有鴉噪於前，若相導者，因

祝之曰：『爾果神歟，請止。』鴉即止。又祝之曰：『爾果神歟，請飛。』鴉即飛。乃隨之行，至城外一處，鴉集於地而噪。就其地發之，則兒屍存焉，斷而爲八矣，然莫知爲何人所賊。禱於神，神亦不復指示。時村婦已去，久之，復入城言於其主曰：『殺兒者，即吾夫也。吾夫素無賴，頻向我索錢，未滿其欲，因促我歸。我戀所乳兒，未忍言去。夫憤怒，乘我不覺，抱兒去，殺之也。』於是官逮其夫至，訊之，如婦言，乃論如律。婦誠愚，豈懵然不知殺人之必償其命歟？殆亦若有使之者矣。

又卷九　歸安縣南鄉有長超山，茂林修竹，境頗幽雅。山有護雲庵。相傳前明凌忠介公未第時讀書庵中，偶於月明時閒步山麓，忽有老者揖於前，口囁嚅若將有言。公問之，曰：『我古冢中人也。子孫零落，祭掃無人。來從公乞一盂麥飯耳。』公不之信，笑而言曰：『吾性好靜，故來此讀書。而四面蛙聲閣閣，達旦不休，甚厭苦之。苟能爲吾禁羣蛙不鳴，當有以報。』老人曰：『諾。』遂不見。其夜蛙果無聲，公乃具酒飯祭之於荒丘。自是庵之左右，蛙不復鳴，至今猶然。

遇鬼分部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六　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室中，觸壁而出。後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乃聚衆，設弓弩戰鬬之備，指聲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

又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一麞，舉弓而射，中之。麞倒復起，充因逐之，不覺遠。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門中一鈴下唱：『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少府？』即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遺郎。』充便著訖，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謂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即欷歔，無復辭免。便敕內：『盧郎已來，可令女郎粧嚴。』且語充云：『君可就東廊。』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已畢。』充既至東廊，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若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衣，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傳教將一人，提襆衣，與充相問曰：『姻緣始爾，別甚悵恨，今復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水旁有二犢車，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鋺，幷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艷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鋺可頤兒。恩愛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鋺及詩，忽然不見二車處。充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後乘車入市賣鋺。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欻有一老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鋺。』大家即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其婢言。上車，敍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可說得鋺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之悲咽。賫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視之。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鋺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者，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令器，歷郡守二千石。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又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止宿，輒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亭卒白：「樓不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一死婦，大驚。

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又　潁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裲襠。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

又　吳興施續，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秉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即是鬼，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著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劇，食頃便亡。

晉・王嘉《拾遺記》卷二　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泠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四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夜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書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污，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道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姿顏如故，右腳有履，左腳無也。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涕泣而別。

又卷六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至家。見路旁小屋燃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問其姓名，女不答。彈弦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綏復一絕。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

又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來，衣甚端正。女曰：『我一身獨居，又無鄰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爾。』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爲詳設食。至一更竟，忽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喏。』詳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手巾贈詳，詳以布手巾報之。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大水暴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冢爾。

南朝宋・傅亮《觀世音應驗記》　荆州聽事東有別齋三間，由來多鬼，恆惱人。至王建武時，猶无能住者。唯王周旋惠簡道人（索）〔素〕有（瞻）〔膽〕識，獨就居之。以二間施置經像，自住一間。既涉七日，因夜坐，忽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來趖簡上。簡目開心了，唯口不得語，獨專念觀世音。良久，鬼乃謂道人曰：『聞君精進，故來相試。神色不動，豈久相逼？』豁然還入壁中。簡起滌（瀨）〔漱〕禮拜諷誦，然後還眠。忽夢向人謂之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矣。爲性剛直，多所不堪。君有淨行，特相容耳。』於此遂絕。簡住彌年安穩，餘人猶無能住者。

又　外國有百餘人，從師子國汎海向扶南。忽遇惡鬼，便欲盡殺一舶人，諸人皆怖，共稱觀世音。中有一小乘沙門不信觀世音，獨不肯稱。惡鬼便索此沙門。沙門狼狽，學人稱名，遂俱得免。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六　晉嵇中散常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漸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

嵇熟視良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又　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常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乃厚加殯殮，畢，夢此人來謝。

又　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久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玄微。機心服其能，無以酹抗。乃提緯古今，總駁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稅驂逆旅，問逆旅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塚爾。』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一說陸雲獨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雲時飢乏，因而詣前。至一家牆院甚整，便寄宿，見一年少可二十餘，丰姿甚嘉，論叙平生，不異于人。尋共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是山陽王輔嗣。』雲出門廻望向處，止是一塚。雲始謂俄頃已經三日，乃大怪悵。

又　晉永嘉中，李謙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廣州，夜集，坐倦悉寢，惟謙獨揮彈未輟，便聞窗外有唱佳聲。每至契會，無不擊節。謙怪，語曰：『何不進耶？』對曰：『遺生已久，無宜干突。』始悟是鬼。

又　沛郡人秦樹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嘗自京歸，未至二十里許，天暗失道，遙望火光，往投之宿。見一女子秉燭出，云：『女弱獨居，不得宿客。』樹曰：『欲進路礙，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樹既進坐竟，以此女獨居一室，慮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似過嫌，保無虞，不相誤也。』爲樹設食，食物悉是陳久。樹曰：『承未出適，我亦未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曰：『自顧鄙薄，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去，酒俱起執別。女泣曰：『與君一覩，後面無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顧其宿處，乃是塚墓。居數日，亡其指環，結帶如故。

又　南平國蠻兵在姑孰，便有鬼附之。聲呦呦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每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事事有驗。時郤倚爲長史，問當遷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爲南蠻校尉，予爲國郎中，親領此土。荆州俗諺或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靈侯。

又　元嘉二十六年，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入廁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著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既而漸差。

又　元嘉十四年，徐道饒忽見一鬼，自言是其先人。於時冬日，天氣清朗，先積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穀，天方大雨，未有晴時。饒從其教，鬼亦助輦，後果霖雨。時有見者，形如獼猴。饒就道士請符，懸著窗中，見便大笑云：『欲以此斷我，我自能從狗竇中入。』雖則此語，而不復進，經數日歎云：『徐叔寶來，吾不宜見之。』後日果至，於是遂絕。

又　安定梁清字道脩，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擊蘿聲。令婢子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鳥頭人身，舉面是毛，擲灑糞穢。引弓射之，應絃而滅，並有絳汁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地淹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造二升。經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牀帳，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恆擲穢污，答曰：『糞污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清果爲揚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既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甓誦呪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坐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答吊，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脩之死罪白。』箋以吊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刹，問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婢產於此，遂絕。

又卷八　臨海樂安章沉年二十餘，死經數日，將斂而蘇，云：被錄到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年女子同被錄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沉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一隻，及臂上雜寶，託沉與主者求見救濟。沉即爲請之，幷進釧物。良久出語沉：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之名也。於是俱去。腳痛，疲頓殊不堪行。會日亦

暮，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而不見主人。沉共宿嬿接，更相問次。女曰：『我姓徐，家在吳縣烏門，臨瀆爲居，門前倒棗樹卽是也。』明晨各去，遂並活。沉先爲護府軍吏，依假出都，經吳乃到烏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主人叙闊，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其名？』沉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秋英先說之，所言因得，主人乃悟。甚羞，不及寢嬿之事，而其鄰人或知，以語徐氏。徐氏試令侍婢數人遞出示沉，沉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謂爲天意，遂以妻沉，生子名曰天賜。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説》卷五　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赧而退。

又卷六　顧邵爲豫章，崇學校，禁淫祀，風化大行。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排大門聲，怪之。忽有一人開閣徑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山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卽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嘆其精辯，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答。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仇君，三年之內，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匆匆，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閣悉閉如故。如期，邵果篤疾，恆夢見此鬼來擊之。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后遂卒。

又卷九　齊宜都王鏗，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夢見一婦人，謂之曰：『我是汝之母。』鏗悲泣。且說之，容貌衣服，事事如平生也。聞者莫不歔欷。

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徐秋夫》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爲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作茅人，爲鍼腰目二處，幷復薄祭，遣人送後湖中，及瞑，夢鬼曰：『已差！幷承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唐・牛僧孺《玄怪録》卷四《張寵奴》　長慶元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鎮陽也，進士王泰客焉。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于野，乃晝伏宵行。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黃色隨來。俄而犬顧泰曰：『此路絕險，何故夜行？』泰默然久之，以誠告之曰：『鎮陽之難矣。』犬曰：『然得逢捷飛，亦郎之福也。許捷飛爲僕，乃可無患。』泰私謂：『夫人行爽于顯明之中者，有人責；行爽于幽冥之中者，有鬼誅。今吾行無爽，於吾何誅？神祇尚不懼，況妖犬乎。固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犬忽化爲人，拜曰：『幸得奉侍，然捷飛鈍于行，請元從暫爲驢，借捷飛乘之，乃可從行。』泰驚不對，乃驅其僕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爲驢矣。犬乃乘之。泰甚懼，然無計禦之，但仗正心而已。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長數尺，頭面倍之，赤目而髯者，揚眉而笑曰：『捷飛安得事人？』犬曰：『吾乃委質於人。』乃曰：『郎幸無怖。』大頭者低面而走。又數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閃閃，呼曰：『捷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多眼者亦遁去。捷飛喜曰：『此二物者，以人爲上味，得人則戲投而爭食之，困然後食。今既去矣，餘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老者，其家不貧，可以小憩。』俄而到焉，乃華居大第也。犬扣其門，有應而出者，則七十餘老人，行步甚健，啓門，喜曰：『捷飛安得與上客來？』犬曰：『吾遊冀州不遇，迴次山口，偶事王郎，郎以違鎮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至。今極困，願得稍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館泰於廳中，盤饌品味，果粟之屬，有頃而至。又有草粟筐貯飼馬，化驢亦飽焉。當食而捷飛預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饌，若更有酒，主人之分盡矣。』老人曰：『不待啓言，已令滌器。』俄有小童陳酒器，亦甚精潔。老人令捷飛酌焉，遂與同飲。數巡，捷飛曰：『酒非默飲之物，大凡人之家樂，有上客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歡，安敢惜焉。』遽召寵奴。有頃，聞寵奴至，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泰而坐其南，辭色頗不平。泰請歌，卽唱。老人請，卽必辭拒。犬曰：『寵奴之不肯歌者，當以無侶

爲恨耳。側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邀之。少頃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鮮華，坐寵奴之下。巡及老人，請花眼卽唱，請寵奴卽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訴。巡又至老人，執杯固請不得，老人頗愧，乃笑曰：『常日請歌，寵奴未省相拒，今有少客，遂棄老夫耶！然以舊情當未全替，終請一曲。』寵奴拂衣起曰：『劉琨被段疋磾殺卻，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來！』燈火俱滅，滿廳暗然。徐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顧其廳，卽大墓也。馬繫長松下，舊僕立於門前，月輪正午。泰問其僕曰：『汝向者何爲？』曰：『夢化爲驢，爲人所乘，而與馬偕食草焉。』泰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曙，逢耕人，問之曰：『近有何墓？』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幷州刺史劉琨歌姬張寵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數里，路隅有朽骷髏，傍有穿穴，草生其中，近視之，若四眼，蓋所召花眼也。而思大頭多眼者，杳不可知也。吾嘗以儒視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釋觀之，輪迴之義，理亦昭然。柰何此妓華落千載，猶歌於冥冥之中，則信乎視聽之表，聖賢有不言者也。

又佚文《鄭望》　乾元中有鄭望者，自都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至五六里而昏黑。忽於道側見人家，試問門者，云是王將軍，與其亡父有舊。望甚喜，乃通名參承。將軍出，與望相見，敍悲泣，人事備之。因而留宿，爲設饌飲。中夜酒酣，令呼蘧葆三娘唱歌送酒。少間三娘至，容色甚麗，尤工唱《阿鵲鹽》。及曉別去，將軍夫人傳語，令買錦袴及頭髻花紅朱粉等。後數月，東歸過，送所求物，將軍相見歡洽，留宿如初。望問何以不見蘧葆三娘，將軍云：『已隨其夫還京。』以明日辭去，出門不復見宅，但餘丘隴，望憮然卻迴。至野狐泉，問居人，曰：『是王將軍塚。塚邊，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葦蓆裹屍，葬將軍墳側，故呼曰蘧葆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屍歸葬長安訖』。

唐・谷神子《博異记・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扃鎖，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常令老身騎偏面騾，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敍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玄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階。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不曾有人，入亦逃，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又《李晝》　李晝爲許州吏，莊在扶溝。永泰二年春，因清明歸，欲至伯梁河。先是路旁有塚，去路約二十步，其上無草，牧童所戲。其夜李晝忽見塚上有穴，大如盤，兼有火光。晝異之，下馬躋塚焉。見五女子，衣華服，依五方坐而紉針，俱低頭就燭，矻矻不歇。晝叱之一聲，五燭皆滅，五女亦失所在。晝恐，上馬而走，未上大路，五炬火從塚出逐晝，晝走不能脫，以鞭揮拂，爲火所爇。近行十里，方達伯梁河，有犬至方滅。明日看馬尾被燒盡，及股脛亦燒損。自後遂目此爲五女塚，今存焉。

又《閻敬立》　興元元年，朱泚亂長安，有閻敬立爲段秀實告密使，潛途出鳳翔山，夜欲抵太平館。其館移十里，舊館無人已久，敬立誤入之，但訝萊蕪鯁澀。卽有二皂衫人迎門而拜，控轡至廳，卽問此館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對曰：『亦可住。』既坐，亦如常館驛之禮，須臾，皂衫人通曰：『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俶。』敬立見之，問曰：『此館甚荒蕪，何也？』對曰：『今天下榛莽，非獨此館，宮闕尚生荆棘矣。』敬立奇其言，語論皆出人右。俶乃云：『此館所由並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崑崙奴，一名道奴，一名知遠，權且應奉爾。』敬立因於燭下細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崑崙，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俶家人也。令覘廚中，有三數婢，供饌具甚忙，信是無所由。良久盤筵至。食精，敬立與俶同餐甚飽。畜僕等皆如法，乃寢。敬立問俶曰：『緣

倍程行，馬瘦甚，可別假一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駕欲發，俶又具饌亦如法。俶處分知遠，取西槽馬送大使至前館，兼令道奴被東槽馬，我餞送大使至上路。須臾馬至，敬立乃乘西槽馬而行，俶亦行，可二里，俶卽卻迴執別，異於常館官。別後數里，敬立覺所借馬，有人糞之穢，俄而漸盛，乃換己馬被馱而行四五里，東方似明，前館方有吏迎拜。敬立驚曰：『吾纔發館耳。』曰：『前館無人，大使何以宿！』大訝，及問所送僕馬，俱已不見。其所馱輜重，已卻迴百餘步，置路側。至前館，館吏曰：『昔有前官鳳州河池縣尉劉少府殯宮，在彼館後園，久已頹毀。』敬立卻迴驗之，廢館更無物，唯牆後有古殯宮，東廊前有搭鞍木馬，西側中有高腳木馬，門前廢堠子二，殯宮前有冥器數人。漸覺喉中有生食氣，須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朽爛氣，如黃衣麴塵之色，斯乃櫬中送亡人之食也。童僕皆大吐，三日方復舊。

唐・李復言《續玄怪録》卷三《張庾》　張庾舉進士，元和十二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庾在月下，忽聞異香氛馥，驚惶之次，俄聞行步之聲漸近。庾屣履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艷美無敵，推開庾門，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架，可以樂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艷，絕代莫比，衣服華麗，首飾珍光，宛若公王節制家。庾側身走入堂前，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華麗，床榻並列，雕盤玉樽，杯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人曰：『不告掌人，遂欲張樂，得無慢易耳。既是衣冠，且非異類，邀來同歡，亦甚不惡。』因命一青衣傳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貴院，酒肉絲竹，輒以自隨。秀才能暫出作掌人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疏野。』庾聞青衣受命，畏其來也，乃閉門拒之。傳詞者叩門而呼，庾不應；推門，門復閉，遂走復命。一女曰：『吾輩同歡，人不敢望。既入其家門，不召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羞見吾徒，呼既不應，何須更召。』於是一人執樽，一人糾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餚饌芳珍，音曲清亮，權貴之極，不可名言。庾自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是坊中出來，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枝床石，徐開門突出，望席而擊，正中臺盤。衆起紛紜，各執而去。庾趁及奪得一盞，遽以衣繫之。及明解視，乃一白角盞，盞中之奇，不是過也。院中香氣，數日不歇。其盞鎖於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十餘日，轉觀之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庾明年春進士上第焉。

又《唐儉》　唐儉少時乘驢將適吳楚，過洛城，渴甚，見路傍一小室，有婦人年二十餘，向明縫衣，投之乞漿，則縫襪也。遂問別室取漿：『郎渴甚，爲求之。』逡巡，持一盂至。儉視其室內無廚竈，及還而問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貧無以炊，側近求食耳。』言既，復縫襪，意緒甚忙。又問：『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貧販者也。事之十餘年矣，未嘗一歸侍舅姑。明早郎來迎，故忙耳。』儉微挑之，拒不答。儉愧謝之，遺餅兩軸而去。行十餘里，忽記所要書有忘之者，歸洛取之。明晨復至此，將出都，爲塗爇之阻，問何人，對曰：『貨師薛良之柩也。』駭其姓名，乃昨婦人之夫也。遂問所往，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發其柩，將祔先塋耳。』儉隨觀焉。至其殯所，是求水之處。俄而啓殯，棺上有餅兩軸，新襪一雙。儉悲而異之，遂東去。舟次揚州禪智寺東南，有士子二人，各領徒，相去百餘步發故殯者。一人驚歎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執鍤，碎其柩而罵之。儉遽造之，歎者曰：『璋姓韋，前太湖令。此發者璋之亡子，窆十年矣，適開易其棺，棺中喪其履，而有婦人履一隻。彼乃裴冀，前江都尉，其發者愛姬也，平生寵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于此一年。今秩滿將歸，不忍棄去，將還于洛，既開棺，喪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隻。兩處互驚，取合之，彼此成對。蓋吾不肖子淫于彼，往復無常，遽遺之耳。』儉聞言，登舟靜思之曰：『貨師之妻死五年，猶有事舅姑之心。逾寵之姬，死尚如此，生復何望哉！士君子可溺於此輩而薄其妻也？』

唐・薛用弱《集異記》卷一《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己之二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

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驁。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即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忽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橐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爲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笞之。』既至，而橐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橐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又佚文《李佐文》　南陽臨湍縣北界，秘書郎袁測、襄陽掾王汴皆立別業。大和六年，客有李佐文者，旅食二莊。佐文琴棋之流，頗爲袁、王之所愛。佐文一日向暮，將止袁莊。僕夫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陰風驟起，寒埃昏晦，俄而夜黑，劣乘獨行，迷誤甚遠。約三更，晦稍息，數里之外，遙見火燭，佐文向明而至。至則野中迴室，卑狹頗甚，中有田叟，織芒屩。佐文遜辭請託，久之，方延入戶。叟云：『此多豺狼，客馬不宜遠縶。』佐文因移簷下，迫火而憩。叟曰：『客本何詣而來此？』佐文告之。叟哂曰：『此去袁莊，乖於極矣。然必俟曉，方可南歸。』而叟之坐後，緯蕭障下，時聞稚兒啼號甚痛。每發聲，叟即曰：『兒可止。事已如此，悲哭奈何！』俄則復啼，叟輒以前語解之。佐文不諭，從而詰之，叟則低回他說。佐文因曰：『孩幼苦寒，何不攜之近火。』如此數四，叟則攜致就爐，乃八九歲村女子耳。見客初無羞駭，但以物畫灰，若抱沉恨。忽而怨咽驚號，叟則又以前語解之。佐文問之，終不得其情。須臾平曉，叟即遙指東南喬木曰：『彼袁莊也，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馬四顧，乃窮荒大野，曾無人迹，獨田叟一室耳。行三數里，逢村婦，攜酒一壺，紙錢副焉。見佐文曰：『此是巨澤，道無人，客凌晨何自來也？』佐文具白其事。婦乃拊膺長號曰：『孰爲人鬼之遇途耶！』佐文細詢之，其婦曰：『若客云去夜所寄宿之室，則我亡夫之殯閨耳。我傭居袁莊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亂之女又亡。貧窮無力，父子同瘞焉。守制縗居，官不免稅，孤窮無託，遂意再行。今夕將適他門，故來夫女之瘞告訣耳。』佐文則與同往，比至昨暮之室，乃殯宮也。歷歷蹤由，分明可復。婦乃號慟，淚如綆縻。因棄生業，剪髮於臨湍佛寺，役力誓死焉。其婦姓王，開成四年，客有見者。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四《禍兆》　姜楚公皎，嘗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杯整鬢，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曰：『勿六指乎？』乃強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焉。

又卷一五《諾皐記》下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參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豬，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捽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歡，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即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某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嘗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戒夜食必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又續集卷二《支諾皐》中　元和中，光宅坊百姓失名氏，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念，妻兒環守之。一夕，衆仿佛見一人入戶，衆遂驚逐，乃

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所謂搐氣袋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將別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還之，病者即愈。

又 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己，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手中革囊，鬼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搐氣袋耳。』軍將乃舉劈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無縫，色如藕絲，攜於日中無影。

又卷三《支諾皐》下 成式三從房叔父某者，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覺舟外有嗟嘆聲，止息即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子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歿，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項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揚子令石義留，竟不爲理。復見冤氣於江石上，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爲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郎君琴聲，奇音翕響，心感懷嘆，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溫谷訪內弟樊元則，元則自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此一女鬼相隨，請爲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窣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即投紙筆於燈影中。少頃，旋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污，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丈，及聆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冤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塡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魂香不相遇。』

唐·張讀《宣室志》卷四 元和長慶間，有郭翥者，嘗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明不相通，約先歿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翥居華陰，一夕獨處，聞戶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無恙？』翥聆其音，知執謙語也，曰：『可得一面否？』曰：『去燭，與子談耳。』翥即撤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歷然。又言冥途罪福甚詳，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近。即以手捫之，訝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翥有膂力，知爲他怪，因攬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翥佯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遣我，禍且及子。』翥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即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是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夕，忽失所在。』乃求屍而返。

又卷五 滎陽有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趫捷聞，家於鞏洛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健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失道路，縱馬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入屋中，忽慄然心動，即匿身東廡下。聞廟西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爲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非盜乎。』鄭生曰：『吾家於鞏洛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爲盜，得無害我之意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置袖中，既解弦投於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爾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西廡下以避之。賊既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於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爲賊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屍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至洛，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

又卷六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於九華山。嘗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羣狼擁於道，不得歸，懼既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歸時常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爲七言詩，頗稱於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胡氏子，舉進

士，善爲詩，卒數年矣。』

又　有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披朱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僮玉山往取酒，既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命題聯句，以詠秋物。步兵即首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比絮』，以至諸葛長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沉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太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僻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侑酒佐歡。』命玉山召惠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入，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汝自赴中郎召爾，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爲衆人來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長史之酒。』惠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即歌之，清音怨慕。璟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一曲。既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中郎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不能巧，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璟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盤盃亦亡見矣。璟自此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矣。

又卷一〇　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潯陽，途次商洛，會漢南節度使入覲，爲導騎所迫，四顧惟蒼山萬重，不知所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從，見荆棘之深，有殯宮在焉，生遂投匿其中。導從既遠，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幾何，乃歎曰：『吾之寄於是，豈非命哉！』於是止於殯宮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廬山，下第南歸，至此爲府公前驅所迫，既不可進，又不得退，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既而閑望，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皆可洞見。又有一殯宮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俄而漸近，乃一女子，粧飾嚴麗，短不盡尺，至殯宮南，入穴中。生且聽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目，時難再得，願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歡，無足怪矣。』其人乃去，歸殯宮下。生明日至逆旅問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隨父爲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

又　大曆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裕嘗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別有年矣，聲塵兩絕，莫知其適。後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清朗，夜將半，生獨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生聽之，甚覺類竇裕，亟起，與語未及，遂亡見矣。乃歎曰：『吾與竇君別久矣，豈爲鬼耶？』明日，命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於路前，有誌曰：『進士竇裕殯宮。』生驚，即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竇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南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沈即致奠拜泣而去。

《太平廣記》卷三一七引《幽明録・鍾繇》　鍾繇忽不復朝會，意性有異於常，寮友問其故。云：『常有婦人來，美麗非凡間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後來止戶外。曰：『何以有相殺意？』元常曰：『無此。』慇懃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傷之，便出去，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冢，棺中一婦人，形體如生，白練衫，丹繡裲襠，傷一髀，以裲襠中綿拭血，自此便絕。

又卷三二四引《甄異録・秦樹》　沛郡人秦樹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嘗自京歸，未至二十里許，天暗失道，遥望火光。往投之，見一女子，秉燭出云：『女弱獨居，不得宿客。』樹曰：『欲進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樹既進坐，竟以此女獨處一室。慮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過嫌？保無慮，不相誤也。』爲樹設食。食物悉是陳久。樹曰：『承未出適，我亦未婚，欲結大義，能相顧否？』女笑曰：『自顧鄙

薄，豈足伉儷。』遂與寢止。向晨，樹去，乃俱起執別。女泣曰：『與君一覩，後面莫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樹低頭急去數十步，顧其宿處，乃是冢墓。居數日，亡其指環，結帶如故。

宋・徐鉉《稽神録》卷二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業，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成，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呵問之：『爲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漂，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即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中，亦無妨君賓客，然亦嚴整家中人愼火。萬一不虞，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誠亦虛其廳以付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耳。』達誠即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迴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趣。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儻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也。』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亦靈通，還與人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眞姓字，大字南頭一段紅。』衆不喻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帷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達誠辭謝，即召婢笞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云：『曾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翌日，乃還，曰：『主政在揚州，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耳。』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又卷三　霍邱令周潔甲辰歲罷任，客游淮上。時民大饑，逆旅殆絕，投宿無所。升高而望，遙見村落烟火，趨而詣之。得一村舍，扣門久之，一女子出應門。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饑餓，老幼皆病，愧無以延客，止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於前。少頃，其妹復出，映婦而立，不見其面。潔自具食，取餅二枚以與二女。持之入室，閉關而聽，悄無人聲。潔方竦然而懼。向曉將去，使呼二女告別，了無聲應者。因壞戶而入，乃見積屍滿屋，皆將枯朽。惟女子死未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餅猶置胸上。潔後皆爲瘞之。

又　軍將陳守規者嘗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館。館素凶，守規始至，即鬼物晝見。奇形怪狀，變化倏忽。守規素剛猛，親持弓矢刀仗與之鬬。久之，乃空中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處。君既堅貞，願以兄事，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嘗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或求飲食，與之，輒得錢物。既久，頗爲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曰：『吾與君爲兄弟，奈何上章疏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曰：『安得此事。』即於空中擲下章疏，紙墨宛然。鬼又曰：『君圖我居處，謂我無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於此矣。』由是遂絕。

又　潘襲爲建安令，遣一手力齎牒下鄉，有所追攝。手力新受事，未嘗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門求宿。其家惟一婦人應門，云：『主人不在，又將移居，無暇延客也。』手力以道遠多虎，苦求之，婦人即召入門側，席地而寢。婦人結束箱篋什器之類，達旦不寐。手力向曉辭去，行數里，乃覺失所齎牒，復返求之。宿處乃一墳，方見其家人改葬。及開棺，席下得一書，即所失公牒也。

又　池陽人胡澄傭耕以自給。妻卒，官給棺以葬。其平生服飾，悉附棺中。後數年，澄偶至市，見列肆賣首飾者，熟視之，乃妻送葬物也。問其人，云一婦人寄於此，約某日來取。澄如期復往，果見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躡其後，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時，官給葬具。雖免暴骨，然至今爲所司督責其直。計無所出，賣此以償之耳。』言訖不見。澄遂爲僧焉。

又　高郵縣醫士王攀，鄉里推其長者。恆往來廣陵城東，每數月，輒一直縣。自念明日當赴縣，今夕即欲出東水門，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乃與親友飲於酒家，不覺大醉，誤出參佐門，投一村舍宿。向曉稍醒，東壁有燈而不甚明，仰視屋室，知非常宿處，因獨歎曰：『吾明日須至縣，今在何處也！』久之，乃聞其內躡履聲，有婦人隔壁問曰：『客將何之？』因起辭謝曰：『欲之高郵，醉中誤至於是。』婦曰：『此非高郵道也，吾使人奉送至城東，無憂也。』乃有一村豎至，隨之而行，每歷艱險，豎輒以手捧其足而過。既曙，至城東常宿之店，告辭而去。攀解其襦以贈

之，豎不受，固與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又見其襦放在腰下。即復詣宿處尋之，但一古塚，並無人家。

又 洪州高安人劉隋少遇亂，有姊曰冀掃，爲軍將孫金所虜；有妹曰烏頭，生十七年而卒。卒後三歲，孫金爲常州團練副使，冀掃從其女君會葬於大將陳氏，乃見烏頭在焉。問其所從來，云：『頃爲人所虜，至岳州，與劉翁媼爲女，嫁得北來軍士任某。』任即陳所將卒也，從陳至此爾。因通信至其家。隋時爲縣手力，後數年，因事至都，遂往毗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謁孫金，即詣任營中；先遣小僕覘之，方見灑掃庭內，曰：『吾阿兄將至矣。』僕良久扣門，問爲誰，曰：『高安劉家使來。』乃曰：『非兄名隋，多髯者乎？昨日晚當至，何爲遲也？』即自出營門迎之。容貌如故，相見悲泣，了無小異。頃之，孫金遣其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撫敍良久。烏頭曰：『今日乃得二兄來，證我爲人，向來恆爲諸兄輩呼我爲鬼也。』任亦言其舉止輕健，女工敏速，恆夜作至旦，若有人爲同作者。飲食必待冷而後食。隋因密問：『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對曰：『兄無爲如此問我，將不得相見矣！』隋乃不敢言。久之，任卒，再適軍士羅氏。李江州陳承昭爲高安制置使，召隋問其事，令發墓視之。墓在米嶺，無人省視數十年矣。伐木開路而至。見墓上有穴大如碗，測其甚深。衆懼不敢發，相與退坐大樹下，筆疏其事以白承昭。是歲，烏頭病，隋往省之。乃曰：『頃爲鄉人百十餘輩，持刀仗劍，幾中我面，故我大責罵，力拒之，乃退坐大樹下，作文書而去。今至舉身猶痛。』隋乃知恆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懼而疎之。羅後移隸晉王城戍，顯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羅陷沒，不知所在。時年六十二歲矣。

又卷六 豫章人好食蕈。有黃姑蕈者，尤爲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廚屋施瓦者，下視無人，惟釜中煮物，以盆覆之。俄有一小鬼偓身繞釜而走，倏忽投于釜中。頃之，主人設蕈，工人獨不食，亦不言其故。既暮，其食蕈者皆卒。

又佚文 內臣魯思鄘女，生拾柒年。一日，臨鏡將妝，鏡中忽見一婦人，披髮徒跣，抱一嬰兒；迴顧，則在其後。因恐懼頓仆，久之乃蘇。自是日日恆見。積久，其家人皆見之。思鄘自問其故，答曰：『己揚子縣里民之女，往歲建昌錄事某以事至揚子，因聘己爲側室；君女即其正妻。歲餘生此子。後錄事出旁縣，君女因投己於井，幷此子，以石塡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於所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鄘使人馳至建昌驗事。其錄事老，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後嫁褚氏，厲愈甚，旦夕驚悸，以至於卒。

又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母死，俗巫誡之云：『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人不得，次入屋，向廬室中，虎子遑遽無計。牀頭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耶？』母云：『無。』相率而去。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九《崔禹臣》 崔禹臣，熙寧初以職官知濰州北海縣。冬夜坐書閣中。窗外有小圃，聞若環珮聲，又如往來誦佛書者。月色微亮，穴窗視之，見一物長七尺餘，周身白毛熠熠，口中咄咄不已。遽呼從人擒之，乃鬼也，面黝髮蓬，身縈藻荇，冰乳四垂，行則丁冬。遂以梃毆之。大呼曰：『我爲若有災，來此念經消禳，何謂捶我也？』即命左右互以巨撾痛擊，終不能斃，刃之不傷，火之不灼，但覺縮小，長三尺許。遂錮縛。既曉，投之大水，良久，躍高丈餘，已復如舊。少選遂沒。是年崔以公事失官。崔亦自有傳。

又《康定民》 康定軍未建時，古城卑缺，人得而踰。有邑居王某與北郊村民聯親。景祐五年秋，村民爲子娶婦，王赴其花燭。中夜，二媚家交爭紛然，王不喜，遂於廚中得爨餘柴枝，長三四尺，持之以歸。時月色微明，行二三里過古道，有小兒約十數歲，遽來持王衣裙，啼哭不已。問其家，亦不答。乃力解其手，未數步，又來相逐。遂以所持柴枝擊之，即仆地不聞鼻息。王默念曰：『兒定死。』大懼，又慮路人見而迹露，乃疾走踰毀垣而入。翌日，不敢出門，恐官捕殺人者。日既高不得出里巷伺探消息，寂爾不聞，遂由舊路覆其事。惟見一朽腐棺板，長三尺餘，中微骨折，尚有火煤之迹。其古道左右皆土崖，高五六仞，居民多穴之以瘞小兒。蓋游鬼憑而爲變耳。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一《叢塚記》續補 書生王企，夜過徐。天晦，迷失道。望燈火煌煌，企乃往而求宿。既至，若市邑，企宿於老叟家。曰：『居貧，不能備酒饌展主禮。』企曰：『但容一宵，以爲干

凌。』企因詢叟曰：『此地何名？』叟曰：『叢鄉也。茲乃富公所建之鄉也。』企思念：不聞叢鄉。企乃告叟曰：『何富公所建？』叟曰：『吾之類無歸者，乃得富公與刺史聚之於此，使有安居。從是得生者太半矣。富公之德，以係仙籍焉。』明日，企行數里，詢耕者云：『此北去四五里，有人烟市邑處，何地也？』耕者曰：『此惟有「叢塚」，無市邑。』企乃悟宿於『叢塚』。議曰：葬骨遷神，其在陰德無上於此。觀叢塚之下，幽魂感德懷賜，固可知矣。惟大人君子能爲此善事。

又後集卷八《汾陽王郭子儀》 汾陽王未貴顯時，一日，有故宿郊外田舍家。月色朦朧，田翁家垣籬疎缺，公繫馬於茅軒前。公獨卧不成寢，聞燭下有人嗽聲，不見其形。又榻下有人呼燭下人曰：『吾二人各直一更。』至夜後，有人盜馬出壞垣外，公欲呼田翁。俄牀下人與燭下人匍匐而出，擊其盜曰：『爾何人斯？敢盜汾陽王馬！』奪其馬以歸。公連夕不寐，達曉乃去。公後有大功，累加尚父，女適公侯，男尚公主，門下吏俱爲卿相，僕使建節者數人。居家三百口，二十年無縗麻服，唐室第一人也。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四《吳小員外》 趙應之，南京宗室也。偕弟茂之在京師，與富人吳家小員外日日縱游。春時至金明池上，行小徑，得酒肆，花竹扶疏，器用羅陳，極蕭灑可愛，寂無人聲。當壚女年甚艾。三人駐留買酒，應之指女謂吳生曰：『呼此侑觴如何？』吳大喜，以言挑之，欣然而應，遂就坐。方舉杯，女望父母自外歸，亟起。三人興既闌，皆捨去。時春已盡，不復再游，但思慕之心，形於夢寐。明年，相率尋舊游，至其處，則門戶蕭然，當壚人已不見。復少憩索酒，詢其家曰：『去年過此，見一女子，今何在？』翁媼顰蹙曰：『正吾女也。去歲舉家上冢，是女獨留。吾未歸時，有輕薄三少年從之飲，吾薄責以未嫁而爲此態，何以適人，遂悒怏不數日而死。今屋之側有小丘，即其冢也。』三人不敢復問，促飲畢，言旋，沿道傷惋。日已暮，將及門，遇婦人羃首搖搖而前，呼曰：『我即去歲池上相見人也。員外得非往吾家訪我乎？我父母欲君絕望，詐言我死，設虛冢相紿。我亦一春尋君，幸而相值。今徙居城中委巷，一樓極寬潔，可同往否？』三人喜，下馬偕行。既至，則共飲。吳生留宿，往來逾三月，顏色益憔悴。其父責二趙曰：『汝向誘吾子何往？今病如是，萬一不起，當訴于有司。』兄弟相顧悚汗，心亦疑之。聞皇甫法師善治鬼，走謁之，邀同視吳生。皇甫纔望見，大驚曰：『鬼氣甚盛，崇深矣。宜急避諸西方三百里外，儻滿百二十日，必爲所死，不可治矣。』三人即命駕往西洛。每當食處，女必在房內，夜則據榻。到洛未幾，適滿十二旬，會訣酒樓，且愁且懼。會皇甫跨驢過其下，拜揖祈哀。皇甫爲結壇行法，以劍授吳曰：『子當死，今歸，試緊閉戶，黃昏時有擊者，無問何人，即刃之。幸而中鬼，庶幾可活；不幸誤殺人，即償命。均爲一死，猶有脫理耳。』如其言。及昏，果有擊戶者，投之以劍，應手仆地。命燭視之，乃女也。流血滂沱，爲街卒所錄，幷二趙、皇甫師，皆繫囹圄。鞫不成，府遣吏審池上之家，父母告云已死。發冢驗視，但衣服如蛻，無復形體。遂得脫。江纘之說。

又《項宋英》 項宋英，溫州人。宣和中，浪游婺女，鄉人蕭德起振爲儀曹，館之書室，與語至夜，留酒一壺曰：『我且歸，不妨獨酌。』項方弛擔疲甚，即就枕。俄有婦人至，與之言，酌巨觥以勸。意其蕭公侍兒，不敢狎，不得已少飲，婦人強之使盡。項疑且恐，乃大呼。蕭公之弟擴聞之，亟至，扣戶問所以，婦人始去。擴入見衾席間皆爲酒沾漬，驗之，則向所留酒也。明日問諸人，乃某官昔年嘗殯亡女于此。項即徙室，自是不復遇。紹興八年試南京，館于臨安逆旅。一夕，在室中終夜如與人對語，同邸者詢之，項曰：『婺女所見之人，今復來矣。』然亦亡它，又十年方卒。

又卷五《蔣通判女》 錢符，字合夫，紹興十三年爲台州簽判，往寧海縣決獄。七月二十六日，憩于妙相寺，方凭桉戲書，有掣其筆者，回顧無所見。是夜睡醒，覺床前彷彿似有物，呼從卒起張燈，作誓念詰問，遂不見。次夜復至，立於故處。符問之：『若果是鬼，可擊屏風。』言未既，自上至下，凡擊數十聲。符大懼，命燃兩炬于前，便有大飛蛾撲燈滅。物踞坐踢床上，背面不語。審視，蓋一婦人，戴圓冠，著淡碧衫，繫明黃裙，狀絕短小，久之不動。符默誦天蓬呪數遍，遽掀幕而出。宿直者迭相驚呼，問其故。曰：『有婦人自內出，行甚亟，踐諸人面以過。』說其衣服，乃向所見者。符謂已去，且夜艾，不暇徙，復就枕。夢前人徑登床，枕其左肩，體冷如冰石，自言：『我是蔣通判女，以產終于此。』強符與

合。符力拒之，遂寤。次日，詢諸寺中寓居郭元章者，言其詳，與符所見無異。設榻處正死所也。符說。

又卷一三《死卒致書》 紹興戊午，呂丞相居天台。族壻李修武寓會稽虞氏館，方與妻對食，一走卒以丞相書至，李接書展讀。其人曰：『本府某提轄已在大善寺，使邀修武。』李諾之。須臾，起更衣，久不出。妻往尋之，乃見在圊內池水上，身沒至腹矣。急呼童僕共拯之，得不死。徐問所見，曰：『適與某提轄飲梅花酒，樂作正歡，而爾輩挾我出，不能終席，殊敗人意也。』池四面有桃梅數十本，遣視走卒，已失所在。後半月，有自天台來，言提轄者死幾月矣。走卒乃丞相所遣至李氏者，道死於嵊縣。縣人檢尸得其券帖，獨不見丞相書。是日，蓋李得書日也。死卒能致生人書，亦異矣。傅世修說。

又《婦人三重齒》 鄭公肅右丞雍姪某，家于拱州。時京東饑，流民日過門。有婦人塵土其容，而貌頗可取。鄭欲爲留妾。婦人曰：『我在此飢困不能行，必死於是，得爲婢子，幸矣。』乃召女僧立券，盡以其當得錢爲市脂澤衣服。婦人慧而麗，鄭嬖之，凡數月。一夕，大雷雨，聞寢門外人呼曰：『以向者婦人見還，此是餓死數，不當活。』鄭初猶與問答，已而悟其怪，拒不應。且而念之，欲遣去，又戀戀不忍，計未決。他夜，扣門者復至。鄭罵曰：『何物怪鬼敢然！任百計爲之，我終不遣。』相持累夕，婦人忽苦齒痛，通昔呻吟。天明視之，已生齒三重，極鋭牙可畏。鄭氏皆懼，即日遣出。形狀既異，無復有敢取之者，竟死於丐中。會稽唐閎信道，鄭出也。云少時聞母言云然，而失其舅名。

又卷一六《升平坊官舍》 洪州升平坊一官舍多怪，紹興二十一年，空無人居。有鬻冠珥者過後門，二婦人呼之入，遍閱所貨物，買二冠，先償半直，令自大門取餘金。鬻者信之，至前候伺。守舍老兵扣其故，具以告。兵曰：『此空室耳，安得有所謂婦人者？』率與俱入。堂宇凝塵如積，二冠高掛壁間。始悟爲鬼。出視所償錢，亦無有矣。又一年，予族弟爟爲江西漕屬居之，其姪城衣被酒如廁，見桃樹下人，白髮鬅鬙，身甚大，箕踞而坐。城方醉，不問，及從廁還，尚如故。漸近漸小，僅高數寸，叱之乃滅。爟說。

又乙志卷二《文三官人》 王菲朝議，東州人。建炎初避地吳興，寓居空相寺。其姪文老薄暮行寺外，見人衣青道服，乘馬而過，甚類其所親文三兄者，隨而呼之。回顧曰：『昨夕抵此，檥舟白蘋亭下。適有故，須亟出城，明當奉謁。不然，君幸過我。』遂馳出青塘門。文老與之別數年矣，詰旦，訪得其舟，呼其僕曰：『欲見三官人。』僕曰：『死逾月矣。』文老曰：『昨乘馬過吾門，與我語，安得有是？』具道所見。僕驚報家人，皆大哭而出。其妻泣曰：『夫死時羈困方甚，不能具冠帶，故以便服殮。君所見皆是也。』文老歸，念青塘門外有慈感寺，徑詣之，問夜來何客至此，僧曰：『無重客，但施主設水陸耳。』方悟來赴冥集云。徐惇立說。

又卷四《殯宮餅》 靖康元年春，京師受圍。監察御史姚舜明之子宏欲歸越，出南薰門買舟。已得舟，欲復入城，適有旨，不許諸門納入者。宏無可奈何，率所善士人兩輩，陸馳而東。循汴數日，晚至道側小寺，僧盡不在，僧房多殯宮，三子者不可前，姑留宿。令僕買酒於村店，幷得豬肉以來。寺庖久不爨，什器皆闕，雖有肉，不能饌。一士笑曰：『吾自有計。』取肉置一棺上，縷切之以爲羹。讀棺前楊識，知其爲婦人，士戲之曰：『中夜空寂，不妨過我。』三子既醉寢。過夜半，此士蹶起，嘔吐狼藉，意緒昏昏。旦視之，所嘔皆餅餌，而昨夕未嘗食也。云昨睡方熟，有好婦人來，相與飲，以餅啖我。遂往殯前物色之，蓋死者家陳餅以供，滿楪皆片裂矣。

又卷八《吹燈鬼》 妻族壻王氏子，居唐州方城縣麥陂團，與邑僧一人厚善。僧死數年矣，夢如平生來，語笑良久，且贈詩而去。既覺，能憶兩句曰：『父母丘墳畢，兒孫歎自緣。』忘其末聯，復祝曰：『若果有靈，勿惜再夢。』遂復得之曰：『青山無限好，歸去莫留連。』明日，味其語，疑爲不祥。他日，自縣歸舍，薄暮矣，被酒策馬獨行，僕在後未至。行二十里，望叢棘間七八人相聚附火，往就之，皆丐者也，環坐不語。細觀其形狀，略與人同，而或斷臂，或缺目，或駢項，無一具體。見王生，躍而起，吹其所執燈。燈以豬胞爲之，得不滅。震怖疾馳，鬼追之不置。又二十里，乃到家，急扣門曰：『鬼逐我！』門中人皷譟以出，始散去，遂得病死。

又卷一五《京師酒肆》 廉布宣仲、孫悛肖之在太學，遇元夕，與同舍生三人告假出游，窮觀極覽，眼飽足倦，然心中拳拳未嘗不在婦人也。

夜四鼓，街上行人寥落，獨見一騎來，騶導數輩，近而覘之，美好女子也。遂隨以行，欲迹其所向。俄至曲巷酒肆，下馬入，買酒獨酌，時時與導者笑語。三子者亦入，相對據案索酒，情不能自制，遙呼婦人曰：『欲相伴坐，如何？』即應曰：『可。』皆欣然趨就之，且推肖之與接膝，意爲名倡也。婦人以巾蒙首，不盡睹其貌，客戲發之，乃一大面惡鬼，殊可驚怖，合聲大呼曰：『有鬼！』酒家奴出視，則寂無一物，嗤其妄。具以所遇告，奴曰：『但見三秀才入肆，安得有此？』三子戰栗通昔，至曉乃敢歸。

又卷一六《趙令族》 趙令族居京師泰山廟巷，僕人嘗入報，有髑髏在書窗外井旁，令族曰：『是必鴟鴞銜食墜下者，善屏棄之。』僕持箕帚去，此物殊不動，將及矣，遽躍入井中，其聲紈如。僕以事告，令族曰：『乃汝恐懼不自持，誤蹙之墜水，姑以石窒之，勿汲也。』明日又往，則復在石上，且前視之，逮相近，宛轉從旁揭石以入。僕益恐，令族猶不信，曰：『明日謹伺之，我將觀焉。』乃窺於窗隙中，所見與僕言同，亦懼。會元夕張燈，自登梯捲簾，未竟，忽悲哭而下。問之，不答，遂得心疾，厭厭如狂癡。其妻議徙居以避禍，既得宅於城西，遣其子子澈先往，妻與令族共乘一兜擔。子澈掃洒畢，回迎之，遇諸東角樓下。揭簾問安否，令族神色頓清，但時時探首東望，極目乃已。及至新居，則洒然醒悟，能說病時事，云：『憶初登梯時，見婦人被髮蒙面，從堂哭而出，聲絕哀。吾不勝悲，亦爲之揮淚，自此不離左右，然未嘗見其貌也。今日相躡升轎，接膝坐，被髮如初。望東闕門，急趨而下，向東行，吾即覺神觀稍復舊。覘其出通衢，雜稠人中，不可辨乃止。以今日之醒，念前日之迷，得不墮鬼計中，幸矣！』令族既免，續又有宗室五觀察來居之，不半年死，時宣和中。

又卷一七《鬼化火光》 韓郡王居故府時，有小妓二十輩。其子子溫，年十二歲，與妾寧兒者晚戲東廂下，見一人行前，容止年狀，亦一小妓也，呼之不應，乃大步逐之。子溫行甚遽，其人雍容緩步，初不爲急，然竟不可及。將至外戶，子溫大呼，忽已在庭下，化形如匹練，迸爲火光，赫然入溝中而滅。問寧兒，所見皆同，歸白其父，皆以爲當有伏尸或寶物，欲發地驗之，既而以功役甚大，乃止。

又《滄浪亭》 姑蘇城中滄浪亭，本蘇子美宅，今爲韓咸安所有。金人入寇時，民入後圃避匿，盡死於池中，以故處者多不寧。其後韓氏自居之，每月夜，必見數百人出沒池上，或僧，或道士，或婦人，或商賈，歌呼雜遝，良久，必哀歎乃止。守宿老卒方寢，爲數十人舁去，臨入池，卒陝西人，素膽勇，知其鬼也，無懼意，正色謂之曰：『汝等死於此，歲月已久，吾爲汝言於主人翁，盡取骸骨，改葬於高原，而作佛事救汝，無爲守此滯窟，爲平人害，何如？』皆愧謝曰：『幸甚！』捨之而退。卒明日入白主人，即命十車徙池水，掘污泥，拾朽骨，盛以大竹筐，凡滿八器，共置大棺中，將瘞之。是夕又有一男子，引老卒入竹叢間曰：『餘人盡去，我猶有兩臂在此，幸終惠我。』又如其處取得之，乃葬諸城東，而設水陸齋於靈巖寺，自是宅怪遂絕。二事皆子溫說。

又《十八婆》 葉審言樞密未第時與衢州士人馬民彝善。民彝素清貧，後再娶峽山徐氏，以貲入，因此頗豐贍，稱其妻爲十八婆。紹興三十二年，葉公自西府奉祠，歸壽昌縣故居曰社塢，時方冬日，有兩村夫荷轎，輿一老婦人，自通爲馬先生妻來相見。葉公命其女延之中堂，視其容貌，昔肥今瘠，絕與十八婆不類，問其故。答曰：『年老多事，形骸銷瘦，無足怪者。』皆疑之，扣其僕，僕曰：『但見從店中出，指令來此，不知所自也。』葉氏客徐欽鄰，觀此嫗面色枯黑，覺其非人，又從行小奴，攜裝匣在手，皆紙所爲，已故弊，乃送死明器耳，大呼而入曰：『此鬼也！』逐出之。嫗猶作色曰：『謂人爲鬼，何無禮如是？』既出門，轎不由正道，而旁入山崦間，遂不見。數日後，民彝至，言其妻蓋未嘗出也。欽鄰說。

又卷一八《趙不他》 趙不他爲汀州員外稅官，留家邵武而獨往，寓城內開元寺，與官妓一人相往來，時時取入寺宿。一夕五鼓，方酣寢，妓父呼于外曰：『判官誕日亟起賀。』倉黃而出，趙心眷眷未已。妓復還曰：『我諭吾父，持數百錢賂營將，不必往。』遂復就枕。明旦，將具食，趙之暱友馮八官者來，妓避之戶內曰：『是嘗過我，我以君故不忍納。』方蓄憾未解，不欲出。馮君嗜石榴，已留兩顆在廚矣。』及馮入，與趙飲酒啖榴，即去。妓出對食，迨晚，索湯濯足，夜同卧。趙之姪適至，問安否，妓令趙聳身外向，己伏于內。姪揖牀下，不揭帳，亦去。兩人綢繆笑語。趙忽睡，夢攜手出寺，行市中，至下坊，妓指一曲曰：『此吾家也，

既過門，能爲頃刻留否？』趙心念身爲見任，難以至妓館，力拒之，遂驚覺，流汗如洗，方知獨寢。呼其僕，問妓安在，僕曰：『某人未明歸去，至今不曾來。』問對食及濯足事，曰：『公令具兩人食而無他客。黄昏時又令煑湯盥濯，然未嘗用也。』始悟其鬼。自是得大病，遍身皮皆脱落，一年乃愈。自云：『幸不入其家，入則死矣。』二事光吉叔説。

又卷一九《廬山僧鬼》　僧聞修，姓陳氏，行腳至廬山，將往東林。值日暮，微雪作，不能前，乃入路側一小剎求宿。知客曰：『略無閑房，唯僧堂頗潔，但往年有客僧以非命死其下，時出爲怪，過者多不敢入。』聞修自度不可他適，又疑寺中不相容，設爲此説，竟獨處焉。知客爲張燈熾火，且告以僧名，慰勞而出。逮夜，趺坐地爐上，衲帔蒙頭，默誦經呪。微睡未熟，隱約見一僧相對，亦蒙頭誦經，知其鬼也，厲聲詰之曰：『同是空門兄弟，生死路殊，幸且好去。』不答，亦不起。聞修閉目合掌，誦大悲呪，亦梵聲相應和，聞修心動，稱其名叱之曰：『汝是某人耶？』其人遽起，含嘿聞修面，滿所披紙衾上，皆鮮血，遂不見。知客聞叱咤聲，知有怪，亟來視之，紙衾蓋白如故，遂邀與歸同宿。天明即下山。聞修説。

又《沈傳見冥吏》　鄱陽士人沈傳，早游學校，鄉里稱善人，家居北關外五里堠之側。年四十餘歲，得傷寒疾，八九日未愈，方困頓伏枕。正黄昏時，一黄衣持藤棒徑從外入，直至牀前，全類郡府承局，端立不語，時時回顧寢門外。又一人黑幘而綠袍，捧文書在手，欲入未入。黄衣搖手謂曰：『善善。』綠袍於袖中取筆展簿，勾去一行，兩人遂繼踵而去。傳驚慴良久，問妻子，皆無所睹，怖愈甚，即時汗出如洗，越一日乃瘳。後以壽終。

又卷二〇《潞府鬼》　潞州簽判廳在府治西，相傳彊鬼宅其中，無敢居者，但以爲防城油藥庫。安陽王審言爲司法參軍，當春時，與同寮來之邵、綦亢數人攜妓載酒往游焉，且詣後園習射，射畢，酣飲于堂。忽聞屏後笑聲如偉丈夫，一坐盡驚。客中有膽氣者呼問曰：『所笑何事？』答曰：『身居此久，壹鬱不自聊。知諸君春游，羨人生之樂，不覺失聲耳。』『能飲乎？』曰：『甚善！』客起酌巨杯，翻手置屏内，即有接者，又聞引滿稱快聲，俄擲空杯出。客又問曰：『君爲烈士，當精於弓矢，能一發乎？』曰：『敢不爲君歡，然當小相避也。』既以弓矢入，衆各負壁坐。少焉，一矢破屏紙而出，捷疾中的不少偏，始敬異之，皆起曰：『敢問君爲何代人？姓名爲何？何以終此地？』曰：『吾姓賀蘭，名鋹。』語未竟，或哂其名不雅馴，怒曰：『君何不學，豈不見《詩・小戎》篇「陰靷鋈續」者乎？』遂言曰：『鋹生於唐大歷間，因至昭義，謁節度使李抱眞，干以平山東之策，爲讒口所譖，見殺於此地，身首異處，骸骨棄不收。經數百年，逢人必申訴，往往以鬼物見待，怖而出，故沉淪至今。諸君俊人也，頗相哀否？』坐客皆愀然。有問以休咎者，一一詢官氏，徐而語曰：『來司戶位至侍從，然享壽之永，則不若王司法。』時諸曹吏士及官奴見如是，皆奔歸，謹傳一州。太守馬玿中玉獨不信，以爲僚吏湎于酒，興妄言，盡械繫其從卒，且將論劾之。衆懼，各散去。明日，中玉自至其處察視之，屏上穴紙固在。命發堂門鑰，鑰已開，門閉如初。呼健卒併力推扉，牢不可啟。已而大聲起於梁間，叱曰：『汝何敢爾，獨不記作星子尉時某事耶？』中玉趨而出，自是無人復敢往。司戶乃來之邵，果爲工部侍郎，審言以列大夫知萊州，壽七十五而卒。王公明説，萊州乃其伯祖也，余中牓及第。《括異志》亦載此事，甚略，誤以審言爲王丕，它皆不同。

又《王祖德》　成都人承信郎王祖德，紹興三十一年來臨安，得監邛州作院。既之官矣，聞虞幷甫以兵部尚書宣諭陝西，即求四川制置司檄，以禀議爲名，往秦州上謁。未及用，以歲六月客死于秦。虞公遣卒護其柩，且先以訃報其家。王氏即日發喪哭，設位於堂，既而柩至。蜀人風俗重中元節，率以前兩日祀先，列葷饌以供，及節日，則詣佛寺爲盂蘭盆齋。唯王氏以有服，但用望日就几筵辦祭，正行禮未竟，一卒抱胡牀從外入，汗流徹體，曰：『作院受性太急，自秦州兼程歸，凡四晝夜抵此，將至矣。』俄而六人荷一轎至，亦皆有悴色。轎中人徑升于堂，據東榻坐，乃祖德也。呼其妻語曰：『欲歸甚久，爲虞尚書苦留，近方得脱，行役不勝倦。傳聞人以我爲死，欲壞我生計，爾當已信之。』妻曰：『向接虞公書，報君没於秦，靈輀前日已至，何爲爾？』始笑曰：『汝勿怖，吾實死矣。吾聞家中議賣宅，宅乃祖業也，安得貨？吾所寶黄筌、郭熙山水、李成寒林，凡十軸，聞已持出議價，吾下世幾何時，未至窮乏，何忍遽如是？吾思家甚切，無由可歸，今日以中元節，冥府給假，故得暫來，然

亦不能久。』又呼所愛婢子，恩意周盡。是時一家如癡，不能辨生死。忽青煙從地起，踱步不相識，煙止，寂無所見。關壽卿耆孫館于夾街之居，見戶外擾擾，亟往視之，已滅矣。

又《蜀州女子》 彭州人蘇彥質爲蜀州錄事參軍，有女年八九歲，因戲于牀隅，視地上小穴通明，探之以管，陷焉。走報其父，持長竿測之，其深至竿杪，不能極。及取出，有敗絳帛挂于上，大異之，呼役夫鬬其地，踰丈許，得枯骸一軀，首足皆備，卽殮而葬諸原。明日，忽有好女子遊于室中，家人逼而問之，輒避入壁罅，終莫得致詰。是時郡有陳愈秀才者，從閬中來，善相人，且能以道術卻鬼魅，召使視之。俄一婦人至，曰：『妾本漢州段家女，許適同郡唐氏。將嫁矣，而唐氏以吾家倏貧，竟負元約。既不得復嫁，遂賣身爲此州費錄曹妾。不幸以顏色見寵於主人，爲主母生瘞于地下，閱數年矣，非蘇公改葬，當爲滯魄。但初出土時，役者不細謹，鉏妾脛骨欲斷，今不能行，不得已留此，非有他也。』陳曰：『欲去何難？吾爲汝計。』取紙翦成人形，曰：『用以馱汝。』乃笑謝而退。是夜，彥質嫂夢一僕夫背負此女來，再拜辭去。二事皆黃仲秉說。

又丙志卷七《沈押錄》 紹興二十七年冬，湖州長興縣沈押錄，因公事追赴郡獄，繫兩月乃得釋。時已逼冬至，沈晚出門，欲通夕步歸，雖天氣昏暝不暇止。行四十餘里，夜過半，逢一民居，駐立戶外。須臾，女童開門，問何人，告之故。女曰：『村落近多盜，緩急或生事，不若入門內宿。』沈亦念不可前進，乃從之。女又曰：『娘子今夜獨宿後房，君試入，當有好事。』沈不答，又言之。沈曰：『恰打官方了來，那敢作此罪過？』女曰：『無妨也。』強邀至數四。沈求湯洗足，女童卽入，以大盆盛湯付沈。沈洗足已，取腰間小書刀削爪，刀纔出鞘，宅與人及盆皆不見，身正坐一冢上。急捨去，乃免。

又卷九《温州賃宅》 温州城中一宅，素凶怪。先是仲監稅居之，一家盡死。後數年，呂監稅者自福州黃崎鎮罷官來，亦居之，常見仲君露首禿髮往來西舍間。女子年十二三，最惱人，伺客至，輒映壁窺之而笑，翻弄什器，塗涴窗几，不可搏逐。唯一嫗頗恭謹，每女子出，必叱去。呂妻病，數日不愈，嫗教之曰：『縣君無它疾，但煎五苓散，下半硫丸，足矣。』呂以其言有理，亟從之，一服而愈。然人鬼雜處，家之百物，震動無時，或空轎自行於廳上，舉室殊以爲憂。他日，嫗又告曰：『我輩相與共議，欲迎君作主，約用後月某日。此計若成，君必不免，宜急徙以避禍。』呂以告胡季皐襄。季皐爲福州幹官時識之，亦勸使去。去之日，西舍男女數十輩駢肩出觀，相顧嗟惜，似恨謀之不早也。後無復有敢僦舍者。經一月□□，邑胥挈家來，或告其故，胥笑曰：『我乃人中鬼也。彼罔兩爾，何足畏？』處之不疑，羣鬼亦掃跡。

又《李吉燻雞》 范寅賓自長沙調官於臨安，與客買酒昇陽樓上。有賣燻雞者，向范再拜，盡以所攜爲獻。視其人，蓋舊僕李吉也，死數年矣。驚問之曰：『汝非李吉乎？』曰：『然。』『汝既死爲鬼，安得復在？』笑曰：『世間如吉輩不少，但人不能識。』指樓上坐者某人及道間往來者曰：『此皆我輩也，與人雜處，商販傭作，而未嘗爲害，豈特此有之？公家所常使浣濯婦人趙婆者，亦鬼耳，公歸，試問之，渠必諱拒。』乃探腰間二小石以授范曰：『示以此物，當令渠本形立見。』范曰：『汝所烹雞，可食否？』曰：『使不可食，豈敢以獻乎？』良久乃去。范藏其石，還家，以告其妻韓氏。韓曰：『趙婆出入吾家二十年矣，奈何以鬼待之？』他日，趙至，范戲語之曰：『吾聞汝乃鬼，果否？』趙慍曰：『與公家周旋久，無相戲。』范曰：『李吉告我如此。』示以石，趙色變，忽一聲如裂帛，遂不見。此事與小說中所載者多同，蓋鬼技等耳。右二事皆唐少劉說。

又卷一四《賈縣丞》 李德遠，紹興二十七年調官臨安，館於白壁營，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方盛夏，每夕納涼於後軒。姚之舊友賈縣丞，來料理去失告身事，所居相去百步，早出暮還，必過姚話夜，李因得識之。賈丞，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盛，哀哀可聽。又嘗爲縉雲丞，說鬼仙英華事跡，尤有據依。姚李更買酒設果，與之接款，凡兩月，始各捨去。又二年，李爲勅令所刪定官，局中從容與同僚唐信道語及怪神，唐具述英華之故，李應答如響。唐曰：『君何以知之？』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髯者乎？』曰：『然。』『陝西人乎？』曰：『然。』曰：『是人自縉雲罷卽死，其兄葬之於某處，吾送之窆乃反，於今十年矣，安得如君所云者乎？』李方追懼，毛髮爲洒淅。徐思之，相從如是久，而未嘗白晝一來，雖同飲啄語笑，然其坐常去燈遠，元不熟審其

面目，今知乃鬼爾。姚生別後歲餘而殂。

又卷一六《王少保》　王德少保葬于建康數十里間，紹興三十一年，其妻李夫人以寒食上冢。先一夕宿城外，五鼓而行，至村民家少憩，天尚未明。民知爲少保家，言曰：『少保夜來方過此，今尚未遠。』夫人驚問其故，答曰：『昨夜過半，有馬軍數十過門，三貴人下馬叩戶，以錢五千買穀秣馬，良久乃去，意貌殊不款曲。密詢後騎曰：「何處官人？欲往何地？」騎曰：「韓郡王、張郡王、王少保。以番賊欲作過，急領兵過淮北扞禦也。」』夫人命取所留錢，乃楮鏹耳，傷感不勝情。祀畢還家，得疾而卒。是年四月，予在臨安，聞之於媒嫗劉氏，不敢與人言，但密爲韓子溫道之。及秋來，虜果入寇。

又《會稽儀曹廨》　嚴陵江珪，紹興中權浙東安撫司屬官，居于會稽舊儀曹廨中。二子年皆十餘歲，早起至中堂小閣內，見婦人羅衫而粉裳，就其母裝梳處理髮，訝非本家人，走入房白父。珪亟起視之，尚見其背，入西舍一嫗榻旁而滅。呼嫗起語之，嫗曰：『今日天未明，婦人在窗外折桃花一枝，簪于冠，笑而入，恍惚間復睡，竟不知爲何人。』珪以問守舍老闍卒，曰：『二十年前，柳儀曹居此時，其子婦以產厄終室中。今出見者，其人也。』世傳鬼畏桃花，其說戾矣。江鳴玉說。

又丁志卷一《金陵邸》　紹興初，朝士赴調臨安，過金陵，投宿官舍，從僕解擔散去，獨坐堂上。良久，東邊房門自開，一奴蓬首出，青衫白袴，瞠目視之，舉手指胸曰：『胸中有玉環，問君知不知？』瞥然復入。士駭怖不能支，幾欲墮地。驚魄小定，方攝衣正席，西邊房門又開，一婦人衫裙俱青，抱嬰兒以出，亦瞠目而視，指其兒曰：『官人殃殺我。』語訖，遽入房。士肝膽皆震，欲走而足不能步，欲呼而聲不能出。移時，僕自外至，急徙於客邸，迷罔者終日。

又卷一〇《劉左武》　劉左武者，河北人。南來江西一邑，三十年而亡。數歲間妻及男女數人繼死，但餘子婦幷幼子存。家貲本不豐，悉爲一僕乾沒，至於五喪在殯不能葬。其姪宗奭，邑人涂氏甥也。內弟伯牛以奭故助之錢□千，且相率詣其家奠酹。奭頃隨父爲靖安宰，攜小史來，是日從行，忽升堂據几，爲劉君揖客狀，呼其僕罵曰：『吾一家五人未能入土，此爲何時，汝忍破蕩吾生計，使至此極？非涂親惠賜於我，當奈何？』拱手起，就伯牛欲致謝，牛避不與之接。遂罵子婦曰：『坐汝不解事，以及此，今復何言？』又罵僕曰：『汝乃愚人，無足問，吾亦不訴於陰司。所以責汝者，聊欲使汝知幽明雖異路，不可欺也。』僕但俛首不敢答。奭惡其久留，屢叱逐之，且高誦天蓬諸呪。卽瞠目曰：『我少頃自退，何用作此！』凡五六刻乃去。小史蹶然而蘇，無所覺。伯牛說。

又卷一二《淮陰民女》　淮陰小民喪其女，經寒食節，欲作佛事薦嚴而無以爲資。母截髮鬻之，得六百錢。出街，將尋僧，値五人過門，迎揖作禮告其故。皆轉相推避。良久，一僧始留，曰：『今日不攜經文行，能自往假借否？』婦人遍訪諸鄰，得《金光明經》一部以授僧。方展卷啓白，婦人涕淚如雨。僧惻然曰：『不謂汝悲痛若此，吾當就市澡浴以來，爲汝盡心。』既至，潔誠持誦，具疏回向畢，乃受錢歸。遇向同行四人者於茶肆，扣其所得，邀與共買酒。已就坐，未及舉杯，聞窗外女子呼聲，獨經僧起應之。泣曰：『我乃彼家亡女也，淪滯冥路久，適蒙師課經精專之功，遂得超脫。閻王已勅令受生，文符悉具，但未用印耳。師若飲酒破齋，則前功盡廢，實爲可惜。能忍俟明日乎？』僧大感懼，以語衆，皆悚然而退。亦紹興末年事也。

又卷一五《詹小哥》　撫州南門黃桓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縑帛爲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箠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反。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直以爲死矣。會中元盂蘭盆齋前一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歎于外者，母曰：『小哥眞亡矣，今來告我。』取一紙錢祝曰：『果爲吾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肅肅，類人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止，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宜黃受傭，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云。

又《晁端揆》　晁端揆居京師，悅里中少婦，流眄寄情，未能諧偶。婦忽乘夜來，挽衣求共被。晁大喜。未明索去，留之不可，曰：『如是，得無畏家人知乎？』既去，蓐褥間餘血溼迹，亦莫知所以然。越三日，過其間，聞哭聲，扣鄰人，曰：『少婦因產而死，今三日矣。』晁掩涕而歸。

又《張客奇遇》　餘干鄉民張客，因行販入邑，寓旅舍，夢婦人鮮衣

華飾求薦寢。迨夢覺，宛然在旁，到明始辭去。次夕方闔戶，燈猶未滅，又立於前，復共卧，自述所從來曰：『我鄰家子也，無多言。』經旬日，張意頗忽忽。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縊死者，得非爲所惑否？』張祕不肯言。須其來，具以問之，略無羞諱色，曰：『是也。』張與之狎，弗畏懼，委曲扣其實，曰：『我故倡女，與客楊生素厚。楊取我貲貨二百千，約以禮昏我，而三年不如盟。我悒悒成瘵疾，求生不能，家人漸見厭，不勝憤，投繯而死。家持所居售人，今爲邸店，此室實吾故棲，尚眷戀不忍捨。楊客與爾同鄉人，亦識之否？』張曰：『識之。聞移饒州市門，娶妻開邸，生事絕如意。』婦人嗟嘆良久，曰：『我當以始終託子，憶埋白金五十兩於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費。』張發地得金，如言不誣。婦人自是正晝亦出，他日，低語曰：『久留此無益，幸能挈我歸乎？』張曰：『諾。』令書一牌，曰『廿二娘位』，緘于篋，遇所至，啟緘微呼，便出相見。張悉從之，結束告去。邸人謂張鬼氣已深，必殞於道路，張殊不以爲疑。日日經行，無不共處，既到家，徐於壁間開位牌。妻謂其所事神，方瞻仰次，婦人遂出。妻詰夫曰：『彼何人斯？勿盜良家子累我。』張盡以實對。妻貪所得，亦不問。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債，張許之。達城南，正度江，婦人出曰：『甚愧謝爾，奈相從不久何？』張泣下，莫曉所云。入城門，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見。乃亟訪楊客居，則荒擾殊甚。鄰人曰：『楊元無疾，適七竅流血而死。』張駭怖遽歸，竟無復遇。臨川吳彥周舊就館於張鄉里，能談其異，但未暇質究也。

又卷一八《唐蕭氏女》 殿前司遊弈軍卒李立，以貧隸兵籍，日爲主將刈馬芻。嘗至湖山深僻無人處，遇女子，秀麗姝少，類仕宦家人，自邀與合，仍以衣服遺之。自是日會其地，且時致錢帛給用度，立賴是少蘇。其徒積訝之，意必盜也，共白主將。密使察之，無他故，始疑其必有異遇，因善術者宋安國試扣焉。宋使呼立，立至，作法召女子亦來，曰：『妾非今世人，蓋唐時蕭家女。立宿生前乃白侍郎子，相許結昏，未嫁而妾不幸爲洛中神物所錄，遂弗克諧。立福力淺薄，展轉墮爲馬曹，然妾一念故未嘗捨也。近者與神緣盡，得自由，遍求白氏子後身，到此乃知爲李立，遂與償夙契。憐其苦貧，是以賙給之爾。』宋曰：『汝所與物，得非竊取乎？』曰：『非也，皆取諸豪貴家有餘者。』宋曰：『汝可速去，勿復顧戀，恐詒後患。吾當移文東嶽，令汝受生。』女唯唯拜謝而退，後果不復見。立貧如初。右二事皆童敏德藻之說。

又卷二〇《姚師文》 姚師文，南城人。建炎初登第，得宜春尉以死。家之田園，先以歲饑速售，產去而稅存，妻弱子幼，莫知買者主名，閱十餘年，負官物至多。邑令李鼎，治逋峻，繫姚子於獄累月。會歲盡，鼎憐其實窮，使召保任，立期暫歸。子至家，除夜無以享，獨持飯一器祀其父，告以久囚不能輸稅之故，哀號不已。屋上忽有人呼小名，驚視之，父衣公服立，索紙墨筆硯。子欲梯而上，止之曰：『幽明異塗，不宜相近，第置四物簷間可也。』子退，忍淚屏息遙望之。姚稍步及簷坐，就膝書滿紙，擲下。俯拾之際，父遂不見。新歲，持死父書至邑，邑宰讀所書：某田歸某家，稅當若干。遂逮人至，皆駭異承伏，子乃得免。子婦之父董，在臨川，素相善，亦往訪之。空中揖語，相勞如平生，且請具酒席敍款，而不見形。董曰：『以何禮爲席？』曰：『與生人等耳。』董如言，相對盡敬，不敢少慢。又語及教子，爲出論題，說題意，主張有條理。罷酒始辭去，仍囑善護其子，自此寂然。

又支甲卷三《王宣太尉》 西邊大將王宣，紹興末禦虜寇立功，乾道中爲襄陽帥而卒。後半歲，其麾下故部曲蔣訓練出城至澶溪，飲於水濱，一黃衣卒持令字旗大呼曰：『都統喚。』蔣問何人，曰：『王太尉也』。蔣憶其已死，熟視黃衣，蓋舊識，久亦不存，疑不欲往，爲所促，乃隨之行。登南門樓上，宣在焉，參伍兵衛，視生時無異。蔣再拜，宣勞問勤至，曰：『汝家安樂否？』以無恙對。又問：『汝馬在否？』曰：『被員都統獻了。』宣曰：『可惜！可惜！』又曰：『汝曾見我馬乎？』對曰：『未曾見。』顧左右牽青師子來，少頃而至，則青驄也，極神俊。使蔣騎之，攬轡而上，其去如飛，足不踐地，過人廬舍徑從屋脊超驤。蔣驚怪，忽忽如醉夢中。既還，即使別去，且命一校送下城。嘗騰歸舍，與妻子語未竟，有五兵負錢五萬、酒五尊，云太尉賜訓練。蔣將犒以官券，已失所在。次日得疾，越五夕始愈。

又《包氏僕》 鄱陽包氏，居蠙洲門內，買一馬，付其僕程三養視，日浴之於放馬渚。常爲白頸鴉登背拋糞，深患之，逐去復來。於是敲針作小鉤，貫以長縷，從馬腹旋繞致背，挂餌於表。鴉啄餌，吞鉤不可脫。程

剔其雙目睛，懷歸舍，求酒於主家而吞之。自此眼力日盛，能歷覽鬼物於虛空間。嘗與包婢在廚，見一鬼瞠目拖舌，項下纏索，履門閾窺瞰。程持杖擊之，呻吟窘怖，冉冉入地而滅。蓋向時有縊死於彼處者。後每出野外，必有所睹，雖似人形，而支體多不具足。厲怪望之，往往奔竄。或人謂千歲獨目能洞視，程所吞者其是歟？此卷亦得之朱從龍。

又卷八《寧行者》　樂平明溪寧居院爲人家設水陸齋，招五十里外杉田院寧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小室，村剎牢落，無他人伴處。時當暮春之末，將近黃昏，覺有婦女立窗下，意其比鄰淫奔夙與僧輩私狎者，出視之。一女子頂魚枕冠，語音儇利，容儀不似田家人，相視喜笑曰：『我只在下面百步內住，尋常每到此，一寺上下無不稔熟者。』寧居鄉疃，平生夢想無此境像，惟恐不得當，乃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閉戶張燈。寺童以酒一罍來餽，寧啟納之，女避伏床下。寧謂童曰：『文書甚多，過半夜始可了，吾至是時方敢飲。』乃留之而去。復閉戶，女出坐對酌，胸次挂小鏡，寧取觀之，問何用，曰：『素愛此物，常以隨身。』所著衣皆新潔，而襞褶處不熨帖，俘俘露現。寧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置箱篋，失于晒暴，故作蒸浥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燭如晝，女色態益妍，繾綣歡洽。寧終夕展轉不成寐，女熟睡鼾齁。將曉出門，寧送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當復來。』才別，而主僧相問訊，駭曰：『師哥燈下寫文書但費眼力，何得辭氣困憒如此。』寧唯唯，未以實告。僧顧壁間插玫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其前種玫瑰，當花開時，人過而折枝者必與女遇，或致禍。其來已久，今爾所見，是其鬼也，宜急歸勿留。』寧愧懼而反，然猶臥疾累日。後還俗爲書生，今在淮南。

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上《金彥游春遇會娘》　金彥與何俞出城西游春，見一庭院華麗，乃王太尉錦莊。貰酒坐閣子上，彥取二絃軋之，俞取簫管合奏。忽見亭上有一女子出曰：『妾亦好此樂。』令僕子取蜜煎勸酒。俞問姓氏，答曰：『姓李，名會娘。』二人次日復往，其女又出，二人請同坐飲酒，笑語諧謔。女屬意於彥，情緒正濃，忽報『太翁至』，女驚忙而去，自此兩情無緣會合。次年，清明又到，彥思錦莊之事，再尋舊約，信步出城，行入小路，忽聽粉牆間有人呼聲，熟視之，乃會娘也。引彥入花陰間，少敍衷情，雲雨纔罷，會娘請隨彥歸去，彥遂借一空宅居之，朝夕同歡。月餘，俞拉訪錦莊，忽遇老嫗哭云：『會娘因二客同飲，得疾而死久矣。』彥歸，詰會娘。答曰：『妾實非人也，爲郎君當時一顧之厚，遂有今日。郎君不以生死爲間，妾之願也。』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　張子韶、凌季文俱武林人，少長同肄業鄉里。宣和末，居清湖中，時東西兩岸居民稀少，白地居多。二人夜同步河之西，見一婦人在前，衣粧楚楚。因縱步覘之，常不及焉。至空迴處，忽回顧二人而笑，眞絕色也。方欲詢之，乃緩步自水面而東。二公驚駭而退。

又卷一七　王磐安國，合肥人。政和中，爲郎京師，其子婦免身，訪乳婢，女僧云：『有一人夫死未久，自求售身。』安國以三萬得之。又三年，安國自國子司業丐外，得守宛陵。挈家之官，舟次泗州，一男子喏於轎前，云乳婢之夫也，求索其妻。安國驚駭，欲究其詳，忽不見。歸語乳婢，亦愕然無說。至夜，乳婢忽竄去，遍索不可得。詰旦，舟尾乃見尸浮於水面。

又《投轄録・玉條脱》　許彥周云：又政和中，外祖空青先生曾公公袞攝守丹陽，屬邑丹徒縣主簿李某者，以漕檄往湖州境內，方由郡中差二小吏徐璋、蔡禋者，以補驅使。既至境，休于郊外之觀音院。僧室之隣有小房，扃鎖頗密，二吏竊窺之，有畫女子之像甚美，張于壁下，設供養之屬。二人私自謂曰：『吾遭逆旅，得有若彼者來爲一笑，何幸？』偶詢院中僧，云：『郡人張姓者，今爲明州象山令，此即其長婦。死，殯于房中地下，畫其像，歲時祀之也。』是夕，蔡禋者寐未熟，忽見女子搴幃而入，謂禋曰：『若嘗有意屬于我，故來奉子之周旋，幸勿以語人，及勿以怪而疑懼焉。』禋欣然領其意，自此與璋異榻，每夕即至，相與甚歡，如此者踰月。二吏以行囊告竭，告于主簿者，主簿曰：『璋善筆札，吾不可闕。禋可行也。』是夜婦女者來語禋曰：『聞子欲歸，何也？』禋告以故。婦人曰：『吾有金釵遺子，可貨之足以稍濟，幸無往也。』言畢于鬢間取釵與之。禋詣舖中售之得錢萬六千文以歸，紿謂璋曰：『我適入城遇親人，惠然見假，勿須言歸也。』璋嘿然，念我二人者同居里巷，豈有鄉人而己不識者，且聞禋夜若與女子竊語，他時事露，寧不自累？由此每夕伺之。

一日，天欲曉，果見婦人下自壁榻。璋急向前掩之，仆于地，若初死狀，衣冠儼然。二吏大驚，詰問，亟以告。主簿者屬之寺僧謹視之，拘繫二吏于獄，詰問，並無異詞。遂牒象山令，令其家人共發棺視之，已空矣。及往舖索其金釵驗之，誠張死時所帶者也。二吏遂得釋，未幾還丹陽，皆以驚憂得疾，不久而殂。仲舅目覩。與張氏事相類，併錄于此云。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李仲賓談鬼》 李仲賓術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踰隣寺頹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故道。但見廣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異之。舉頭見日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爲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閣以尋歸路。忽見一壯夫，白帶方巾，步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方錯愕間，遽以手捽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爲鬼物，然猶踟躕相向，李復以拳仆之，隨仆隨起者十餘次，其人遂似怒而去。既稍前，則無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執不容避，忽記腰間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見，而異境亦還元觀。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偕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啓其石下，乃窖井，井中皆枯骸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者，遂函其骨遷窆他所，後亦無他。

又《齊東野語》卷一八《宜興梅塚》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美麗華粲，交陰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晤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憂之。

有老卒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殂。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於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檣微蝕，一窾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啟而視之，顏貌如玉。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眞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既而氣息惙然，瘦羸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亦云異哉。

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尸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於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赤眉發呂后陵，汙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金・元好问《續夷堅志》卷一《京娘墓》 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礎，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許，初就舉選，肄業縣廨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間，與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任楊令女。』元老悅其稚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與之合。他日寒食，元老爲友招，擊丸於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墓窩場者，元老因問京娘爲誰，同輩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舍。少頃女至，嬌啼宛轉，將進復止，謂元老曰：『君已知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邇，君必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當見君遼陽道中。』言訖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舉。月餘小愈，元老銳意請行，以車載之。途次遼河淀，霖雨泥淖，車不能進，同行者鞭馬就道，車獨行數里而軸折。元老憂，不知所爲。忽有田夫，腰斤斧負軸而來，問之，匠者也，元老歎曰：『此地前後二百里無民居，今與匠者值，非陰相耶？』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車中人即京娘也。元老驚喜曰：『爾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難，故來相慰耳。』元老問：『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即登車，第言尚書珍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達上京，擢第。明昌中爲運使，車駕享太室，攝禮部尚書，數日而薨。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廟鬼奪人扇》 范魯公質未顯時，坐封丘茶肆，手持扇，偶題『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忽有一怪陋人前揖曰：『世之酷吏冤抑何止如大暑，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而去。公憫然莫測。後數日，過一廟，見一土木短鬼，狀貌酷類茶肆中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後致大用，首建議詳定刑統。

又《鬼助伐木》 木匠李監，嘗爲人入山造木料架屋。一日午，見一人身長而貌醜，遍體雕質，突如其前。李方伐木，彼亦用斤，問其姓名，則自稱曰『花博士』。李心驚悸，以爲山之精怪，旁顧無人，即呼所事之神數聲。其人躍然而興曰：『爾既疑我，難以爲助。』長嘯攀樹而去。

又《鬼報冒頭》 宋汪玉山知貢舉，將就道，有一布衣友極相得，甚念之，乃書約其胥會於富陽一蕭寺中，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

行或典貢舉，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題。』其友感喜。玉山既知貢舉，探《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人？』玉山終疑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冒子中三『古』字之故。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初來就試，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見室內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此年久，杳無骨肉來葬。」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必高中，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往寺葬其女矣。』玉山驚歎。雖功名富貴信有定分，而玉山萌一私心，出一言於其友，昏夜暗室，人所不知，鬼神先知之矣。

又《死鬼饕餮》　溫州張莊與男萬二，往地名吳公源幹事，適寒食，日暮奔歸，回至嶺後神堂外，見三人坐於檻內，曰：『去年清明，人得三杯酒，今年三人，共得一杯酒。』若有不滿之歎。忽一老人問曰：『爾既得酒，何必嗟吁？』其人曰：『吾輩枵腹，聞有人祭祀，惟恐不及。或衝去分酒一杯，吾眉可舒，吾腹可實。今既無酒可醉，無食可飽，難以歸語妻子，所以重不足也。』老人笑曰：『死鬼尚饕餮，而況於人乎？』言未竟，張萬二直衝前去，數人遂舉身攢入地中。惟一老人尚在，問之：『所語者何人？』曰：『是教村館鬼也。』方欲辨問老人姓氏，倏爾不見。張莊父子驚駭奔走。歸家，萬二即病死，張莊後亦自縊而死。

又《死魂歸家》　至元壬午秋，趙若淶妻陳氏病卒。越二旬，其姪陳紘來，懸宿於書館內。隔房乃趙母陳氏柩在焉。忽中夜聞柩間有人語聲，良久莫辨。未幾忽拍桌兩下，厲聲曰：『女兒，我自也沒奈何，你又來相攪！』陳大恐，明燭啟鑰，寂無所見。供養桌上皆塵埃，視之有二掌痕獨新。次日午，果趙之適女訃音至。始知昨夕之聲，魂已先知矣。

又《疑心生鬼》　建寧府西鎮萬安驛前有林二四者，以賣醃藏爲活。每日荷擔往城生活，必須由刑人法場經過。林二四每有懼心，則肆詈以自壯。一日昏黑來歸，行到場中，背後有一人接踵而至，與林爲伴。談間，因問林二四：『爾居常暮夜過此，能不怕鬼否？』林二四答云：『我人彼鬼，吾何懼哉？卒然遇之，吾有刀耳。』其人曰：『爾雖不畏，我甚畏之。』又再三問曰：『我得爾爲伴，萬一遇鬼，當如之何？』林堅以不怕他爲辭，詰之至再，後一人曰：『爾道不怕鬼，試回頭看我如何？』林二四回頭，則一無頭人也，忙將擔撇了，驚走回家，病月餘而後愈。豈非疑心有以召鬼之侮乎！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九《葛大哥》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卻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地翻掘，內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痊。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三　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沒，人不敢登。徐生者，素不檢，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曰：『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罰。』及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兵刃，惟拾瓦礫自衛而已。一更後，果有數鬼入自其牖，方上梁坐，生大呼，投瓦礫擊之，鬼出牖去。生觀其所往，則皆入牆下水穴中，私識之而臥。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釀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九《如玉遇鬼》　錢塘醫士張璉，字如玉，與同醫張用道相善，弘治甲子用道卒於家，如玉行醫徽州，弗知也，越半歲返家，出市遇用道於仙林橋，相揖略問起居，用道似有愁色，如玉詢其來，則云：『適在褚家堂舍弟家中飯也。』後如玉訪友馬浩瀾，詢用道生業如何，馬曰：『已歿半年矣。』如玉大驚，具言相會之事，二人駭愕，翌日扣其弟，果是日祀其兄也。此事親聞於浩瀾者，由此觀之，則牛僧孺所謂世間人鬼雜行，但人不知鬼也，及《隆山雜記》洪楊祖復遇死妓而官員遇死妾者，皆不妄也。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一　閩中一軍將，因夜行飲水，覺有物黏

鼻間，自是患腦痛，不可忍，色黃如蠟，醫巫百端莫能愈，懸百金募療之者。一村甿夜卧荒廟中，聞二鬼語曰：『我輩受某家祭賽多矣，其病本易治，但醫不識耳。』一鬼曰：『奈何？』曰：『取壁間蠟蝝窠泥，和飯汁，吹入鼻中，俟其噦，可見矣。』遂啚而散。翌日，甿往揭榜，如法療之，初覺鼻中攪痛暈絕，有頃大噦，有馬蝗大小數十皆隨之出，已死矣，宿疾豁然。余按：宋寶祐間，龍興富家子患壁虱事，政與此同。人不能治而鬼識之，蓋天假手以治斯人也。

明・馮夢龍《情史》卷八《曾季衡》　太和四年春，監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屋宇壯麗，而季衡獨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魂或時出現，郎君愼之。』季衡少年好色，願睹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炷名香，頗疏凡俗，步遊閑處，恍然凝思。

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瞥然而沒。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嚮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貞，父今爲重鎮。昔侍從大人牧此城，據此室，亡何物故。感君思深窈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沒，頗思相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昵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時再會，愼勿洩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晦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驚，欲實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叩壁，某當與二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肯叩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洩於人，自此更不可接歡笑矣。』季衡追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眞胡越，燕拆鶯離芳草竭。年少烟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恥無以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歸，玉肥珠淚灑臨岐。雲鬟飄去香風盡，愁見鶯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蹙金結花盒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睹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笈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沒。季衡自此寢寐思念，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王原紉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無疾而終於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魂常遊於此，人多見之。』則知女詩『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又卷二〇《錢履道》　錢履道，字嘉貞，京兆咸陽人。北虜皇統中，遊學商、虢。過鄠縣，貪程不止，獨一僕相隨。天曛黑，不復辨路，信馬行到一大宅，扣門，將托宿。遇小妾從內出，驚語之曰：『此地近多狼虎，豈宜夜涉！』錢曰『適不意迷途，敢求棲寓一席之地，但不知爲何大官宅第？』妾曰：『是河中府尹張相公之居。相公薨，唯夫人在，須稟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相見。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杯盤。夫人容色端妍，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睹。錢自謂奇遇，若遊清都，情思蕩搖，莫知身世之所在，拱手敬坐，不輕交一談。諸人以爲野贛，相視笑侮。罷席就枕。俄而燭至，夫人者復來，衆擁之登牀。錢趨下辭避，強之再三，於是共寢。明日，留之飯。錢本漂泊旅人，既稱愜懷抱，累日不言去。一夕，正歡飲間，聞戶外傳呼聲，忽報云：『相公且至。』夫人遽起，諸妾奔忙而散。錢竄伏暗室，不敢喘息，因假寐。久之，狐嗥鴉噪，東方既明，人屋俱亡，但卧於疏叢古塚耳。狼狽而出，逢耕夫，始得官道。衣上餘香芬馥，經月乃歇。

又《玉姨女甥》　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壠之間，日已晚，歇馬於古道。方北百餘步，見一女人靚妝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閑步戲逼，漸近，乃以袖掩面，而足趾跌蹶，屢欲撲地。崔使小僮逼而覘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僮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而悽惶於墟間耶？』默不對。又令一僮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回顧，意似微納。崔潛尾其後，以觀其近遠。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纔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哆口坌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求之不得。』擁馬行十餘步，則長年青衣數輩，駐足以候。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愍小娘子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莊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興酣，致此。』取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

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恤以馬僕。不然，日暮，或值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感佩。且憩，卽當奉邀。』青衣出入候問，如親戚之密。頃之，邀崔入宅。既見，乃命具酒，酒至，從容叙言：『某王氏外甥女，麗艷精巧，人間無雙，欲侍君子巾櫛，何如？』崔邁逸者，因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宴游歡洽，無不酬暢。王氏稱其姨曰『玉姨』，好與崔賭。玉愛崔口脂盒子，玉姨輸玉環相酬。崔輸且多，先於長安買得盒子六七枚，都輸玉姨。崔亦贏玉指環二枚。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纔出，妻已不見，但身卧於一穴中。惟見莞花半落，松風晚清，黄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卻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僮僕以鍬鍤發掘一墓穴，已在闌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憐重王氏外甥，外甥先歿，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櫬中，各有一盒，盒内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賭者，略無異矣。又一盒中，有口脂盒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先問僕人，但見郎君入柏林，尋覓不得，方尋掘此穴，果不誤也。玉姨呼崔生奴僕爲賊耳。生感之，卽爲掩瘞仍舊云。

又《趙通判女》　樂平明溪寧居院，爲人家設水陸齋，招五十里外杉田有寧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小室，村刹寥落，無他人伴處。時暮春未，將近黄昏，覺有婦女立窗下，意其比鄰淫奔，夙與僧輩私狎者。出視之，一女子頂魚魩冠，語音儂嬌，儀貌不似田家人，相視喜笑曰：『我只在下面百步内住，尋常每到此，一寺上下，無不稔熟者。』寧居鄉疃，平生夢如此境像，惟恐不得當，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閉戶張燈。寺僮以酒一罌來饋，寧啓納之，女避伏牀下。寧謂僮曰：『文書甚多，過半夜始可了得，吾至此時方敢飲。』乃留之而去，復閉戶。女出坐對酌，胸次掛小鏡，寧廉觀之，問何用，曰：『素愛此物，常以隨身。』所著衣皆素潔，而襞褶處不熨帖，俘俘露現。寧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置箱篋，失於曬曝，故作蒸浥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燭如晝，女色態益妍，繾綣歡洽。寧終夕輾轉不成寐，女熟睡鼾齁。將曉出門，寧送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當復來。』纔别，而主僧相問訊，駭曰：『師哥燈下寫文字，但費眼力，何得辭氣困憒如此。』寧唯唯，未以實告。僧顧壁間插玫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其前種玫瑰花一株，花開時，人過而折枝者，必與女遇，或致禍，其來已久。今爾所見，是其鬼也，宜急歸，勿留。』寧愧懼而返，然卧病累月。後還俗爲書生，今在淮南。

又《翠薇》　乾道初，清河邱任，青年未偶，才貌逸羣，然疏狂落魄，爲繼母不容，托跡江湖，客於吴楚。一日，舟泊江陵僻岸。是夕，星月聯輝，水天一色。生撫景自適，命僕僮焚香，鼓琴於蓬窗之下。俄聞岸畔喁喁人語，推蓬見一女，姿容雅淡，丰韻輕揚，一婢秉絳紗燈後隨。生神思飄摇，相望長揖。女曰：『聆君琴奏，信步來此。』生振衣登岸，前詢姓氏。女曰：『妾乃兩淮鹽運使何公之側室也，小字翠薇，緣主婦妒，置妾於書亭。此地名花繚繞，曲水環旋，亦一勝境。君能一枉顧乎？』生曰：『奈司閽者覺何？』女曰：『莊嫗也，何足慮！』生忻然偕行。果見幽亭一所，朱戶半扃，銀缸欲滅，圖書滿室，蘭麝熏人。生坐談久，因微諷之，女無言俯首。生會意，挽就枕，極盡綢繆。女曰：『妾身已委於君，君幸毋忘今夕可也。』生曰：『猥蒙仙姬錯愛，狂生當銘刻心骨，何敢忘！』乃作《憶秦娥》詞以寄意曰：『香篆裊，羅幃錦帳風光好。風光好，金釵斜軃，鳳顛鸞倒。恍疑身在蓬萊島，邂逅相逢緣不小。緣不小，最關情處，娥眉淡掃。』女亦和曰：『楊枝裊，恩情無限天將曉。天將曉，漏窮鷄喚，教人煩惱。郵亭一夜風流少，匆匆後會應難保。應難保，最傷情處，殘雲風掃。』生覽之，羨曰：『睹卿佳製，較鄙句奚啻碔砆之與美玉。卿誠女中子建也。第繼自今夕，佳期尚可再否？』女泣曰：『妾不能盡訴此衷，但有羅巾題字，君歸途中，宜密觀，毋俾妾慚赧也。』生唯唯，揮涕而别。抵舟啓視，巾上題一絶曰：『不斷塵緣露本眞，翠薇花下遶香魂。如今了卻風流願，一任東風啼鳥聲。』生驚悵久之。明日復訪故處，惟見空亭幽寂，景物蕭然，杳無人跡。就詢莊嫗，云：『此我主人何公書亭也。主人有妾名翠薇，工畫琴，善詩賦，我主甚愛之，爲主婦妒而鴆死。主人慟惜，瘞此亭左，環值薇花，其認之。君昨遇者，毋乃此乎？』生悲嘆，因賡其韻曰：『精爽依稀逼太眞，何緣月下覩芳魂。清風一陣渾無跡，惟聽流泉嗚咽聲。』復奠其塚而返。

又《縣尉妻》　新繁縣令妻亡，喚女工作凶服。中有婦人婉麗殊絶，

縣令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慘悴，言辭頓咽。令怪而問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銀杯一枚爲別，謂令曰：『幸甚相思，以此爲念。』令贈羅十匹。去後恆思之，持銀杯不捨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縣尉已罷職還里，其妻之柩，尚在新繁，遠來移歸。投刺謁令，令甚厚待。尉見銀杯，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云：『此是亡妻柩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嘆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音聲，及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方開棺，見婦人抱羅而卧。尉怒甚，積薪焚之。

又《李陶》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陶驚起，見一婢，袍褲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隅壁中出，至牀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慚怍卻退。婢謾罵數四云：『四舍郎，待人固如是耶？令我女郎愧恥無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訝之。因紿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勿復如初，可以殷勤待之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之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深悅之，留連十餘日。陶母躬自窺視，累使左右呼之，陶恐阻己志，亦終不出。婦云：『夫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生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言其故。自爾半載，留連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亟，奈何？當相與往省問。』至潼關，爲鬼關司所遏，不得過。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鬼婦得隨過。夕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知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陶疾尋愈。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從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悽愴，自此遂絕。

又卷二二《任懷仁》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歲，爲臺書佐。鄉里有王祖爲令史，恆寵之。懷仁已十五六矣，頗有異意。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於徐祚家田頭。祚後宿息田上，忽見有鬼，至朝中暮三時食，輒分以祭之，呼云：『田頭鬼來就我食！』至暝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形云：『我家明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明隨去。』祚云：『我是生人，不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座大食。食盡，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驚，具問祚，因叙本末，隨祚迎喪。即去，鬼便斷絕。

明・李樂《見聞雜記》卷二 鬼魅之事，聖人所不語，君子所不稱述也，然卻不可云無。予館董氏和雲樓，從者以事離左右。即昏夜，嘗有獨處時，未聞其有聲響變怪也。入冬，解館諸友方對予言：『樓中曾有人自盡，時露光恠。大爲余慶』云。逮余巡福寧道，遵故事走福寧州，駐箚月許，初入衙，予問『延賓館何在？』時已交巳午矣。方入，有一少婦，週身皆穿紅，見予來，如飛捷，從廊簷外入門隙遁去。予恐惑人，亦不問左右見否。已而人云：『福寧地多鬼，衙門更多。』其房舍百餘間，予以五六人居之，絕未有鬼也。余不敢自謂正人，能驅邪魅，想是心上不疑，故鬼自不敢近爾。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八 蔣給事某，曾因公差泊舟江滸。有一官船繼至，相並，即過舡弈。適一女子至江邊洗圊桶，官呼隸人縛之。俄聞岸上哭聲，蔣謂此女畏責而哭耳，不知其已死，再三勸解，尋命釋之。此女復甦，臨別，語曰：『明日我先去，公且莫行。』次晨，見一舟凌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河湖劉節使』。公遂不敢解維，是日開船者皆覆。

又 戚侍郎存心，布衣時貧甚，邑有厲壇，荒僻，攢棺甚衆，人不敢近。一少年戲曰：『厲壇第七棺中，有錢三百文，秀才今夜能取之乎？』公許諾。少年以餅十四枚畀之，使分置各棺，以爲驗。至夜，少年先往，匿棺旁。頃之，聞群鬼相語曰：『戚侍郎來此，曷出避？惜不獲令終耳。』已而公至，分置餅各棺，取錢而去。明日，少年賀曰：『秀才官至侍郎，但當慎晚節耳。』後登進士，歷官工侍，被譖棄市。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一《林四娘》 閩陳寶鑰，字綠厓，觀察青州。一日，燕坐齋中，忽有小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搴簾入曰：『林四娘見。』陳驚愕，莫知所以。逡巡間，四娘已至前萬福，蠻髻朱衣，繡半臂，鳳觜韡，腰佩雙劒。陳疑其仙俠，不得已，揖就坐。四娘

曰：『妾故衡王宮嬪也，生長金陵。衡王昔以千金聘妾，入後宮，寵絕倫輩，不幸早死，殯於宮中。不數年，國破，遂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假君亭館延客，固無益於君，亦無所損於君，願無疑焉。』陳唯唯。自是日必一至。每張筵，初不見有賓客，但聞笑語酬酢。久之，設具讌陳，及陳鄉人公車者十數輩咸在坐。嘉肴旨酒，不異人世，然亦不知何從至也。酒酣，四娘敍述宮中舊事，悲不自勝，引節而歌，聲甚哀怨，舉坐沾衣罷酒。如是年餘。一日，黯然有離別之色，告陳曰：『妾塵緣已盡，當往終南，以君情誼厚，一來取別耳。』自後遂絕。有詩一卷，長山李五絃司寇化熙有寫本云。又程周量會元記其一詩云：『靜鎖深宮憶往年，樓臺簫鼓遍烽煙；紅顏力弱難爲厲，黑海心悲只學禪。細讀蓮花千百偈，閑看貝葉兩三篇；梨園高唱升平曲，君試聽之亦惘然。』

又《秦時人》　遼東醫無閭山中，有人斸參，見毛人長丈許，驚而卻走。毛人招之曰：『吾非妖魅，乃秦時築長城卒。昔同輩數萬人，今僅七人在耳。』因問其飲食居處狀，曰：『始饑食松栢實，渴飲溪水，久之不復饑渴矣。』言已，去如飛鳥。友人某親聞之操江宜中丞永貴云。又巴山中有白髯叟，采樵者嘗見之，自云唐時人。岳儀部石齋貞說。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一《鬼哭》　謝遷之變，宦第皆爲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城破兵入，掃蕩羣醜，尸填墀，血至充門而流。公入城，扛尸滌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牀下燐飛，牆角鬼哭。一日，王生暉迪，寄宿公家，聞牀底小聲連呼：『暉迪！暉迪！』已而聲漸大，曰：『我死得苦！』因哭，滿庭皆哭。公聞，仗劍而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百聲嗤嗤，笑之以鼻。公於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燐火營營，隨地皆出。先是，閽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衆啗噉。食已方歸，故不飢耳。』由此鬼怪遂絕。豈鈸鐃鐘鼓，啖口瑜伽，果有益耶？

又《新郎》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鄉孫公，爲德州宰，鞫一奇案。初，村人有爲子娶婦者，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逕去。益疑。呼之不應。遙以手招壻，壻急趁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謂壻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郎暫居妾家數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扣扉軋然，有女僮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壻曰：『我女少嬌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旦去故里，心輒戚戚。今同郎來，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爲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客見新郎久不至，共索之。室中惟新婦在，不知壻之所往。由此遐邇訪問，並無耗息。翁媼零涕，謂其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裳，無可驗證，何知吾兒遂爲異物！縱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爲如是急也！』婦父益啣之，訟於庭。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斷令待以三年，存案遣去。村人子居女家，家人亦大相忻待。每與婦議歸，婦亦諾之，而因循不即行。積半年餘，中心徘徊，萬慮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遑遽，似有急難。倉卒謂壻曰：『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忽遘閔凶。不得已，即先送郎還。』於是送出門，旋踵急返，周旋言動，頗甚草草。方欲覓途行，回視院宇無存，但見高冢。大驚，尋路急歸。至家，歷言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父諭之，送女于歸，始合巹焉。

又《畫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襆獨奔，甚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何夙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効力，不辭也。』女黯然曰：『父母貪賂，鬻妾朱門。嫡妒甚，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遁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攜襆物，導與同歸。女顧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祕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爲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一道士，顧生而愕。問：『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何言無？』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明麗人，何至爲妖，意道士借魔禳以獵食者。無何，至齋門，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垝垣。則室門亦閉。躡迹而窗窺之，見一獰鬼，面翠色，齒巉巉如鋸。鋪

人皮於榻上，執采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於身，遂化爲女子。睹此狀，大懼，獸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迹之，遇於野，長跪乞救。道士曰：『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覓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挂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戢戢有聲。自不敢窺也，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寧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牀，裂生腹，掬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已死，腔血狼藉。陳駭涕不敢聲。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爾！』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所。』二郎愕然，以爲未有。道士問曰：『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早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去，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間一嫗來，欲傭爲僕家操作，室人止之，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孽魅！償我拂子來！』嫗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逐擊之。嫗仆，人皮劃然而脫；化爲厲鬼，臥嗥如豬。道士以木劍梟其首，身變作濃煙，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蘆，拔其塞，置煙中，颼颼然如口吸氣，瞬息煙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手足，無不備具。道士卷之，如卷畫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陳氏拜迎於門，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沈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問：『何人？』曰：『市上有瘋者，時臥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嫂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之故。又大笑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爲？』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於我。我閻摩耶？』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唾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強啖焉。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之，入於廟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兆，慚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斂尸，家人竚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腸，且理且哭。哭極聲嘶，頓欲嘔。覺鬲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中突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煙然。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擠，少懈，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繒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裯。中夜啓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爲言：『恍惚若夢，但覺腹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如錢，尋愈。

又卷三《江中》 王聖俞南游，泊舟江心。既寢，視月明如練，未能寐，使童僕爲之按摩。忽聞舟頂如小兒行，踏蘆蓆作響，遠自舟尾來，漸近艙戶。盧爲盜，急起問童。童亦聞之。問答間，見一人伏舟頂上，垂首窺艙內。大愕，按劍呼諸僕，一舟俱醒。告以所見。或疑錯誤。俄響聲又作。羣起四顧，渺然無人，惟疎星皎月，漫漫江波而已。衆坐舟中。旋見青火如燈狀，突出水面，隨水浮游；漸近舡，則火頓滅。即有黑人驟起，屹立水上，以手攀舟而行。衆譟曰：『必此物也！』欲射之。方開弓，則遽伏水中，不可見矣。問舟人。舟人曰：『此古戰場，鬼時出沒，其無足怪。』

又卷七《鬼津》 李某晝臥，見一婦人自牆中出，蓬首如箠，髮垂蔽面；至牀前，始以手自分，露面出，肥黑絕醜。某大懼，欲奔。婦猝然登牀，力抱其首，便與接唇，以舌度津，冷如冰塊，浸浸入喉。欲不嚥而氣不得息，嚥之稠黏塞喉。才一呼吸，而口中又滿，氣急復嚥之。如此良久，氣閉不可復忍。聞門外有人行聲，婦始釋手去。由此腹脹喘滿，數十日不食。或教以參蘆湯探吐之，吐出物如卵清，病乃瘥。

又《鬼令》 教諭展先生，洒脫有名士風。然酒狂，不持儀節。每醉歸，輒馳馬殿階。階上多古栢。一日，縱馬入，觸樹頭裂，自言：『子路怒我無禮，擊腦破矣！』中夜遂卒。邑中某乙者，負販其鄉，夜宿古刹。更靜人稀，忽見四五人攜酒入飲，展亦在焉。酒數行，或以字爲令曰：『田字不透風，十字在當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贏一鍾。』一人曰：『回字不透風，口字在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鍾。』一人曰：『囧字不透風，令字在當中；令字推上去，含字贏一鍾。』又一人曰：『困字不透風，木字在當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贏一鍾。』末至展，凝思不得。衆笑曰：

『既不能令，須當受命。』飛一觔來。展云：『我得之矣。曰字不透風，一字在當中；……』衆又笑曰：『推作何物？』展吸盡曰：『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鍾！』相與大笑，未幾出門去。某不知展死，竊疑其罷官歸也。及歸問之，則展死已久，始悟所遇者鬼耳。

又《閻羅宴》　靜海邵生，家貧。值母初度，備牲酒祀於庭；拜已而起，則案上肴饌皆空。甚駭，以情告母。母疑其困乏不能爲壽，故詭言之。邵默然無以自白。無何，學使案臨，苦無資斧，薄貸而往。途遇一人，伏候道左，邀請甚殷。從去。見殿閣樓臺，彌亙街路。既入，一王者坐殿上。邵伏拜。王者霽顏命坐，即賜宴飲。因曰：『前過華居，廝僕輩道路飢渴，有叨盛饌。』邵愕然不解。王者曰：『我忤官王也。不記尊堂設悦之辰乎？』筵終，出白鏹一裹，曰：『豚蹄之擾，聊以相報。』受之而出，則宮殿人物，一時都渺；惟有大樹數章，蕭然道側。視所贈，則眞金，秤之得五兩。考終，止耗其半，猶懷歸以奉母焉。

又卷一一《嘉平公子》　嘉平某公子，風儀秀美。年十七八，入郡赴童子試。偶過許娼之門，見內有二八麗人，因目注之。女微笑點首，公子近就與語。女問：『寓居何處？』具告之。問：『寓中有人否？』曰：『無。』女云：『妾晚間奉訪，勿使人知。』公子歸，及暮，屏去僮僕。女果至，自言：『小字溫姬。』且云：『妾慕公子風流，故背媪而來。區區之意，願奉終身。』公子亦喜。自此三兩夜輒一至。一夕，冒雨來，入門解去溼衣，置諸橛上；又脱足上小靴，求公子代去泥塗。遂上牀以被自覆。公子視其靴，乃五文新錦，沾濡殆盡，惜之。女曰：『妾非敢以賤物相役，欲使公子知妾之癡於情也。』聽窗外雨聲不止，遂吟曰：『淒風冷雨滿江城。』求公子續之，公子辭以不解。女曰：『公子如此一人，何乃不知風雅！使妾清興消矣！』因勸肄習，公子諾之。往來既頻，僕輩皆知。公子姊夫宋氏，亦世家子，聞之，竊求公子，一見溫姬。公子言之，女必不可。宋隱身僕舍，伺女至，伏窗窺之，顛倒欲狂。急排闥，女起，踰垣而去。宋嚮往甚殷，乃修贄見許媪，指名求之。媪曰：『果有溫姬，但死已久。』宋愕然退，告公子，公子始知爲鬼。至夜，因以宋言告女。女曰：『誠然。顧君欲得美女子，妾亦欲得美丈夫。各遂所願足矣，人鬼何論焉？』公子以爲然。試畢而歸，女亦從之。他人不見，惟公子見之。至家，寄諸齋中。公子獨宿不歸，父母疑之。女歸寧，始隱以告母。母大驚，戒公子絕之。公子不能聽。父母深以爲憂，百術驅之不能去。一日，公子有諭僕帖，置案上，中多錯謬：『椒』訛『菽』，『姜』訛『江』，『可恨』訛『可浪』。女見之，書其後：『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增如此，不如爲娼！』遂告公子曰：『妾初以公子世家文人，故蒙羞自薦。不圖虚有其表！以貌取人，毋乃爲天下笑乎！』言已而沒。公子雖愧恨，猶不知所題，折帖示僕。聞者傳爲笑談。

又卷一二《田子成》　江寧田子成，過洞庭，舟覆而沒。子良耜，明季進士，時在抱中。妻杜氏，聞訃，仰藥而死。良耜受庶祖母撫養成立，筮仕湖北。年餘，奉憲命營務湖南。至洞庭，痛哭而返。自告才力不及，降縣丞，隸漢陽，辭不就。院司強督促之乃就。輒放蕩江湖間，不以官職自守。一夕，艤舟江岸，聞洞簫聲，抑揚可聽。乘月步去，約半里許，見曠野中，茅屋數椽，熒熒燈火；近窗窺之，有三人對酌其中。上座一秀才，年三十許；下座一叟；側座吹簫者，年最少。吹竟，叟擊節贊佳。秀才面壁吟思，若罔聞。叟曰：『盧十兄必有佳作，請長吟，俾得共賞之。』秀才乃吟曰：『滿江風月冷淒淒，瘦草零花化作泥。千里雲山飛不到，夢魂夜夜竹橋西。』吟聲愴惻。叟笑曰：『盧十兄故態作矣！』因酌以巨觥，曰：『老夫不能屬和，請歌以侑酒。』乃歌『蘭陵美酒』之什。歌已，一座解頤。少年起曰：『我視月斜何度矣。』突出見客，拍手曰：『窗外有人，我等狂態盡露也！』遂挽客入，共一舉手。叟使與少年相對坐。試其杯皆冷酒，辭不飲。少年起以葦炬燎壺而進之。良耜亦命從者出錢行沽，叟固止之。因訊邦族，良耜具道生平。叟致敬曰：『吾鄉父母也。少君姓江，此間土著。』指少年曰：『此江西杜野侯。』又指秀才：『此盧十兄，與公同鄉。』盧自見良耜，殊偃蹇不甚爲禮。良耜因問：『家居何里？如此清才，殊早不聞。』答曰：『流寓已久，親族恆不相識，可歎人也！』言之哀楚。叟搖手亂之曰：『好客相逢，不理觴政，聒絮如此，厭人聽聞！』遂把杯自飲，曰：『一令請共行之，不能者罰。每擲三色，以相逢爲率，須一古典相合。』乃擲得幺二三，唱曰：『三加幺二點相同，雞黍三年約范公；朋友喜相逢。』次少年，擲得雙二單四，曰：『不讀書人，但見俚典，勿以爲笑。四加雙二點相同，四人聚義古城中；兄弟喜相逢。』

盧得雙幺單二，曰：『二加雙幺點相同，呂向兩手抱老翁：父子喜相逢。』良耜擲，復與盧同，曰：『二加雙幺點相同，茅容二簋款林宗：主客喜相逢。』令畢，良耜興辭。盧始起曰：『故鄉之誼，未遑傾吐，何別之遽？將有所問，願少留也。』良耜復坐，問：『何言？』曰：『僕有老友某，沒於洞庭，與君同族否？』良耜曰：『是先君也，何以相識？』曰：『少時相善。沒日，惟僕見之，因收其骨，葬江邊耳。』良耜出涕下拜，求指墓所。盧曰：『明日來此，當指示之。要亦易辨，去此數武，但見墳上有叢蘆十莖者是也。』良耜灑涕，與衆拱別。至舟，終夜不寢，念盧情詞似皆有因。昧爽而往，則舍宇全無，益駭。因遵所指處尋墓，果得之。叢蘆其上，數之，適符其數。恍然悟盧十兄之稱，皆其寓言；所遇，乃其父之鬼也。細問土人，則二十年前，有高翁富而好善，溺水者皆拯其尸而埋之，故有數墳在焉。遂發冢負骨，棄官而返。歸告祖母，質其狀貌皆確。江西杜野侯，乃其表兄，年十九，溺於江；後其父流寓江西。又悟杜夫人歿後，葬竹橋之西，故詩中憶之也。但不知叟何人耳。

清・鈕琇《觚賸》卷八《肉毬》 廣西鎮安府止設通判一官，衙署荒涼，半鄰鬼域。通判每蒞廳事，輒有兩大肉腳下垂簷間，肉毬如五斗盎，滾至案前，迫而捉之，闃無所見。其地瘴癘時作，至此遂無還之望，故選人甚憚之。

又續編卷三《溺妾入夢》 山東單務孜，號秋厓，仲弟務嘉，皆舉進士，同官於京師。秋厓有妾少而艾，甚見珍寵。居久之，請假歸省，慮妾隨輿而東，不免風塵之困，因買舟潞河，俾其母偕以行。甫出津門，狂颸驟發，舟覆而歿。秋厓抵家後，妾訃至矣，聞之不勝震悼。閱二載，復之京就補，道由德水，去州城尚數里而遙，西日已落，投宿村店。店主辭曰：『茅舍土床，固不足以肅尊客，且小有不靖，恐驚從者耳。』維時道路昏黑，僕馬饑倦，遂強而入宿焉。秋厓疑於店主之言，展轉不能成寐。殘燈在几，乍滅乍明，忽於東壁影出紅綃一縷。頃之，又於紅綃上疊現青綃一縷，宛似婦人衣帶。未幾湘裙垂地，玉顏半露，擁髻低徊，移步而前，則昔年沈水之妾也。欷歔而言曰：『妾荷君厚愛，不幸罹茲水厄，與君永絕。久俟於此，以求一見。行當再生君家，爲君猶子。君亟入京，延僧於長壽寺，設水醮一晝夜。幸藉祈禳，庶免殤殀。』言訖，仍隱壁而去。秋厓如夢始寤，大呼有鬼。羣僕燃炬四照，闃無所見。曉起蓐食，兼程入都。是時務嘉果於五日前舉雄，與妾語適符。方妾之溺於津門也，求其尸，再宿乃得，錦靴未脫，金環在指，但兩手堅握不展，展之則掌中各有黍米在焉。秋厓季弟孝廉務劭，嘗與客道其握黍之異。

清・褚人穫《堅瓠補集》卷六《記鬼》 《仇池筆記》：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一人竟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行將赴水。主人急持之，客曰：『頃見婦人以詩招我，其辭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竟亦無他。

又《碧蘭堂女鬼》 宋何先《異聞記》：安吉碧蘭堂素多怪，晁紫芝嘗與客遊眺於彼。迫暮見水面一美女，衣裳楚楚，手捧蓮花，足履蘋草而來。晁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浮，兩鬢蕭蕭玉釵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又《堅瓠秘集》卷二《女鬼舉扇》 《陶朱新錄》平陽縣廨中多鬼，縣令鄭櫟年，好飲。一日醉歸，一婢掖至中堂，坐榻上。因舉扇，囑婢揚風。凡數扇，婢忽擲扇於地曰：『無恁地工夫。』言訖不見，櫟年始知爲鬼。

又《堅瓠餘集》卷三《牛生奇遇》 牛生自河東赴舉，行至華州，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湯餅。昏時，一人窮寒，衣服藍縷，亦來投宿。生見而憐之，要與同食。人曰：『某窮寒，不辦得錢，今空腹已行百餘里矣。』遂飽食，卧于床前，其聲如雷。至五更，其人謂生曰：『請公略至門外，有事要言之。』連催出門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報。可置三幅紙及筆硯來。』生與之，今生遠立。自坐樹下，袖中出一卷書。看數頁，即書兩行。如此三度，求紙封之。書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付生曰：『公若遇災難危篤，即焚香以次開之，視若或可免，即不須開。』言訖，行數步不見矣。生緘置書囊中，及至京，止客戶坊，貧甚絕食。忽憶此書，遂開第一封，上云：『可于菩提寺門前坐。』自客戶坊至菩提寺，有三十餘里，饑困且雨雪，乘驢而往。自晨至鼓聲欲絕，方至寺門。坐未定，一僧自寺內叱生曰：『雨雪連綿，何爲至此？若凍死，豈不相累耶？』生曰：『某是舉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門前一

宿，明日當去。』僧云：『不知是秀才，可進宿也。』既入，僧設火具食，語久之，曰：『賢宗晉陽長官，與秀才遠近？』生曰：『叔父也。』僧乃取晉陽手書令識之，皆不謬。僧喜曰：『晉陽常寄錢三千貫在此，絕不來取。某年老一朝溘逝，便無所付，今盡以相與。』先先取錢千貫，買宅，置車馬，納僕妾，頓爲富人。後以求名失路，復開第二封書云：『西市食店張家樓上坐。』生如言，詣張氏，獨止一室，下簾而坐。有數少年上樓來，中一白衫人坐定。一人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今請添至七百千，此外力不及也。』一人曰：『進士及第，何惜千緡？』生知其貨及第矣，出揖之。白衫少年，卽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貫奉郎君，別有二百千，奉諸公酒食之費，不煩他議也。』少年許之，果登上第，歷任臺，後爲河中節度副使。經一年，疾困。遂開第三封，題云：『可處置家事。』乃沐浴，修遺書，纔訖而終。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骷髏吹氣》　杭州閔茂嘉好弈，其師孫姓者常與之弈。雍正五年六月，暑甚。閔招友五人，循環而弈。孫弈畢，曰：『我倦，去東廂少睡，再來決勝。』少頃，聞東廂有叫號聲，閔與四人趨視之，見孫伏地，涎沫滿頤。飲以姜汁，蘇。問之，曰：『吾床上睡未熟，覺背間有一點冷，如胡桃大，漸至盤礴大，未幾而半席皆冷，直透心骨，未得其故。聞床下咈咈然有聲，俯視之，一骷髏張口隔席吹我，不覺駭絕，遂仆於地。骷髏竟以頭擊我，聞人來，始去。』四人咸請掘之，閔家子懼有禍，不敢掘，遂局東廂。

又《胡求爲鬼球》　方閣學苞有僕胡求，年三十餘，隨閣學入直。閣學修書武英殿，胡僕宿浴德堂中。夜三鼓，見二人舁之階下。時月明如晝，照見二人皆青黑色，短袖仄襟。胡恐，急走，隨見東首一神，紅袍烏紗，長丈餘，以靴腳踢之，滾至西首。復有一神，如東首狀貌衣裳，亦以靴腳踢之，滾至東首，將胡當作拋球者然。胡痛不可忍。五更雞鳴，二神始去，胡委頓於地。明旦視之，遍身青腫，幾無完膚，病數月始愈。

又《阿龍》　蘇州徐世球，居木瀆，幼入城中，讀書於韓其武家。韓有僕曰阿龍，年二十，侍書室頗勤。一夕，徐讀書樓上，命阿龍下取茶。少頃，阿龍失色而至，曰：『某見一白衣人在樓下狂走，呼之不應，殆鬼耶？』徐笑而不信。

次夕，阿龍不敢上樓，徐命柳姓者代其職。至二更，柳下取茶，足有所觸，遂仆地，視之，阿龍死于階下。柳大呼，徐與韓氏諸賓客共來審視，見阿龍頸下有手搦痕，青黑如柳葉大，耳目口鼻盡塞黃泥，尸橫而氣未絕。飲以姜汁，乃蘇，曰：『吾下階時，昨白衣者當頭立，年可四十餘，短髯黑面，向我張嘴，伸其舌長尺許，吾欲叫喊，遂爲所擊，以手夾我喉。旁有一老者，白鬚高冠，勸曰：「渠年少，未可欺侮。」我爾時幾欲氣絕，適柳某撞我腳上，白衣者衝屋去矣。』徐命衆人扶之登床。床上鬼燈數十，如極大螢火，徹夜不絕。

次日，阿龍痴迷不食，韓氏召女巫眙之。巫曰：『取縣官堂上硃筆，在病者心上書一「正」字，頸上書一「刀」字，兩手書兩「火」字，便可救也。』韓氏如其言，書至左手『火』字，阿龍張目大叫曰：『勿燒我，我卽去可也。』自此怪遂絕。阿龍至今猶存。

又卷四《西園女怪》　杭郡周姓者，與友陳某遊邗上，住某紳家。時初秋，尚有餘暑，所居屋頗隘，主人西園精舍數間頗幽靜，面山臨池，二人移榻其中，數夜安然。一夕步月，至二鼓，入室將寢，聞庭外步屧聲，徐徐吟曰：『春花成往事，秋月又今宵。回首巫山遠，空將兩鬢凋。』兩人初疑主人出游，既而語氣不類，披衣竊視，見一美女背欄干立。兩人私語，未聞主人家有此人，且裝束殊不似近時，得毋世所謂鬼魅者此乎？陳少年情動，曰：『有此麗質，魅亦何妨！』因呼曰：『美人何不入室一談？』庭外應聲曰：『妾可入，君獨不可出耶？』陳拉周啓戶出，不復見人，呼之，隨呼隨應，而人不可得。尋聲以往，若在樹間，審視之，則柳枝下倒懸一婦人首。二人駭極，大呼。首墜地，跳躍而來。二人急奔避入室，首已隨至。兩人關門盡力抵之，首嚙門限，咋咋有聲。俄聞雞鳴，首跳躍去，至池而沒。兩人迨天明，急移住舊所，各病瘧數十日。

又《陳州考院》　河南陳州學院衙，堂後有樓三間，封鎖，相傳有鬼物。康熙中，湯西崖先生以給諫視學其地，亦以老吏言，扃其樓如故。時值盛暑，幕中人多屋少，杭州王秀才暝、中州景秀才考祥，居常以膽氣自壯，欲移居高樓。湯告以所聞。不信。斷鎖登樓，則明窗四敞，梁無點塵，愈疑前言爲妄。景榻於樓之外間，王榻於樓之內間，讓中一間爲起坐所。漏下二鼓，景先睡，王從中間持燭歸寢，語景曰：『人言樓有祟，今

數夕無事，可知前人無膽，爲書吏所愚。』景未答，便聞樓梯下有履聲徐徐登者。景呼王曰：『樓下何響？』王笑曰：『想樓下人故意來嚇我耳。』少頃，其人連步上。景大窘號呼，王亦起，持燭出，至中間，燈光收縮如螢火。二人驚，急添燒數燭，燭光稍大，而色終青綠。樓門洞開，門外立一青衣人，身長二尺，面長二尺，無目無口無鼻而有髮，髮直豎，亦長二尺許。兩人大聲喚樓下人來，此物遂倒身而下。窗外四面啾啾然，作百種鬼聲。房中什物皆動躍，二人幾駭死。至雞鳴始息。

次日，有老吏言：先是，溧陽潘公督學時，歲試畢，明日當發案。潘已就寢，將二更，忽聞堂上擊鼓聲。潘遣僮問之，值堂吏云：『頃有披髮婦人，從西考棚中出，上階求見大人。吏以深夜不敢傳，答曰：「吾有冤，欲見大人陳訴。吾非人，乃鬼也。」吏驚仆，鬼因自擊鼓。』署中皆惶遽，不知所爲。僕人張姓者，稍有膽，乃出問之。鬼曰：『大人見我何礙！今既不出，即煩致語：我某縣某生家僕婦也，主人誕我色，奸我不從，則鞭撻之。我語夫，夫醉後有不遜語，渠夜率家人殺我夫喂馬。次早入房，命數人抱我行奸。我肆口詈之，遂大怒，立捶死，埋後園西石槽下。沉冤數載，今特來求申。』言畢大哭。張曰：『爾所告某生，今來就試否？』鬼曰：『來，已取第二等第十三名矣。』張入告潘公，公拆十三名視之，果某生姓名也。因令張出慰之曰：『當爲爾檄府縣查審。』鬼仰天長嘯去。潘次日即以訪聞檄縣，果於石槽下得女尸，遂置生於法。此是衙門一異聞，而樓上之怪究不知何物也。

王後舉孝廉，景後官侍御。

又《符離楚客》 康熙十二年冬，有楚客貿易山東，由徐州至符離。約二鼓，北風勁甚，見道旁酒肆燈火方盛，入飲即假宿焉。店中人似有難色，有老者憐其倉迫，謂曰：『方設饌以待遠歸之士，無餘酒飲君，右有耳房，可以暫宿。』引客進。

客饑渴甚，不能成寐。聞外間人馬喧聲，心疑之，起，從門隙窺。見店中匝地皆軍士，據地飲食，談說兵間事，皆不甚曉。少頃，衆相呼曰：『主將來矣！』遠遠有呵殿聲，咸趨出迎候。見紙燈數十，錯落而來。一雄壯長髯者下馬，入店上坐。衆人伺立門外，店主人具酒食上，餔啜有聲。畢，呼軍士入曰：『爾輩遠出久矣，各且歸隊，吾亦少憩，俟文書至，再行未遲。』衆諾而退。隨呼曰：『阿七來！』有少年軍士從店左門出，店中人閉門避去。阿七引長髯者入左門，門隙有燈射出。客從右耳房潛至左門隙窺之，見門內有竹床，無睡具，燈置地上。長髯者引手撼其頭，頭即墜下，放置床上。阿七代捉其左右臂，亦皆墜下，分置床內外，然後倒身臥於床。阿七搖其身，自腰下對裂作兩段，倒於地，燈亦旋滅。客悸甚，飛趨耳房，以袖掩面臥，輾轉不能寐。

遙聞雞鳴一二次，漸覺身冷。啓袖，見天色微明，身乃臥亂樹中，曠野無屋，亦無墳堆。冒寒行三里許，始有店。店主人方開門，訝問：『客來何早？』客告以所遇，並問所宿爲何地。曰：『此間皆舊戰場也。』

又卷五《羊踐前緣》 康熙五十九年，山東巡撫李公樹德生日，司、道各具羊酒爲壽。連日演戲，諸幕客互相娛宴，徹夜不卧。有刑名張先生，酒酣逃席，入房將就寢。聞紗帳內囁嚅有聲，若男女交媾狀。怒以爲他幕客昵優童，借其床爲淫所，大呼揭帳，則兩白羊跪而人淫，即群官送禮之羊也，見人驚散。張笑以爲奇，遍告同人。少頃張昏迷仆地，以手自批其頰，罵曰：『老奴可惡，我與謝郎生死因緣，隔四百七十年方得一聚，談何容易，又被汝驚散。破人婚姻，罪不可饒！』言畢，又自批頰。撫軍聞之來視，笑慰之曰：『謝家娘子，何必如此！吾生日本意放生行善，今將爾等數百隻盡行放生，聽汝配偶，以了夙緣，何如？』張聽畢，叩首曰：『謝大人。』躍然起矣。此事梁瑤峰相公言。

又卷六《周若虛》 慈溪周若虛，久困場屋，在城外謝家店教讀四十餘年，凡村內長幼靡不受業。一日晚膳後，在館獨坐。有學生馮某向前作揖，邀若虛至家，有要事相懇。言畢告別，辭色之間，甚覺慘惋。若虛憶馮某已死，所見者係鬼，不覺大驚，即詣其家。馮之父夢蘭，在門外佇立，見即挽留小飲。若虛亦不道其所以。閑話家常，不覺漏下三鼓，不能回家。夢蘭留宿樓上，在中間設榻，間壁即馮某之妻王氏住房，隱隱似有哭聲。若虛秉燭不寐，見樓梯上有青衣婦人屢屢伸頭窺探，始露半面，繼現全身。若虛呵問何人，其婦厲聲曰：『周先生，此時應該睡矣！』若虛曰：『我睡與不睡，與汝何干！』婦曰：『我是何人，與先生何干！』即披髮遽血，持繩奔犯。若虛驚駭欲倒，忽背後有人用手扶持曰：『先生休怕，學生在此保護。』諦視之，即已故之馮生也，隨亦不見。若虛喊叫其

父，夢蘭持燭上樓。若虛具道所見，夢蘭卽叫媳婦王氏開門，杳無聲息；抉門入，則身已懸梁上矣。若虛協同解救，逾時始蘇。因午前王氏與小姑爭鬧，被翁責罵，短見輕生，惡鬼乘機而至；其夫在泉下知之，故求援于若虛。

又《門夾鬼腿》　尹月恆住杭州艮山門外，自沙河灘歸，懷菱半斤。路經鉢孟潭，人稀地曠，有義冢數堆。覺懷內輕鬆，探所買菱，已失去矣。因轉身尋至義冢，見菱肉剖碎，幷聚冢尖。尹復拾至懷內，踉蹌歸家，食未竟而病大作，喊云：『吾等不嘗菱肉久矣，欲借以解宿饞，汝必盡數取回，何吝嗇若是！今吾等至汝家，非飽食不去！』其家懼，卽供飯，爲主人贖罪。杭俗例：凡送鬼者，前人送出門，後人把門閉。其家循此例，閉門過急，尹復大聲云：『汝請客當恭敬，今吾等猶未走，而汝門驟閉，夾壞我腿，痛苦難禁；非再大烹請我，則吾永不出汝門矣。』因復祈禳，尹病稍安。然旋好旋發，不脫體，卒以此亡。

又卷一〇《梁朝古冢》　淮徐道署在宿遷城中。宿故百戰地，是處皆兵燹之餘，署中多怪。康熙中，有某道升浙江臬司，臨去留一朱姓幕友在署，俟後官交代。衙署曠蕩，每夕人語嘩然。又一夕，月下聞語者聚中庭槐樹下。朱于窗隙窺之，見庭中人甚多，面目不甚了了，大率衣冠奇古。一少年烏巾白衣，倚柱凝思，不共諸人酬答。諸人呼曰：『陸郎，如此風月，何獨惆悵？』少年答曰：『暴骸之事近矣，不能無愁。』語畢，諸人皆爲咨嗟。有長髯高冠者出曰：『郎勿慮，此厄我先當之，賴有平生故人在此，自能相庇。』朗吟云：『寂寞千餘歲，高槐西復東。春風寒白骨，高義望朱公。』少年舉手謝曰：『當年受德至深，不圖枯朽之餘，猶叨仁庇。』因復共談，似皆北魏、齊、梁時事。既而鄰雞遠唱，諸人倏然散矣。朱膽壯，安寢如故。閱數日，新官孫某來受交代。朱生匆匆出署，將覓船赴浙。忽差役寄東君札來，止之云：『某到金陵見督院後，接楚中訃音，已丁外艱，不赴浙西新任，竟歸矣。先生行止，自定可也。』朱遂稍停，聞新任淮徐道孫公署中一友得急疾殂，乃托宿遷令某薦揚，一說而就，隨攜行李入署。時將署中舊住之屋改作客座，另置諸友于他所。幕中公務甚繁，朱不復憶前事。孫公新來，大修衙署。一日，與朱閑坐，家人走報云：『適開前池，得一石碑，不知何代物。』孫公拉朱同往觀之，見碑上書『梁散騎侍郎張公之墓』，正當兩槐之間。朱恍憶前月下事，力爲勸止，幷述所見，云當更有一墓。言未終而荷鍤者云：『又得骸骨一具。』孫始信其說非妄，命工人仍加土，掩平如舊，池不改作矣。蓋前碑乃長髯高冠之墓，而後所得，烏巾少年之骨也。

又《小僮遇女鬼》　鎮江梅甫族弟家僱小童孔姓者，伴其子岸夫宿書樓上。乙巳冬月望日三更後，遣其樓下取物，遲至一更不來。卽偕其家西席王松坪先生下樓往看，遍尋不見。于是急呼衆家人尋覓，尋至第三進小室內，見其伏卧桌下，頭嵌于椅腳內。家人拖出，人事不省。以薑湯灌醒，問其原委，云：『我下樓至梯中間，見一奶奶將我攙至堂前。我欲叫人，他將手卡我頸項，我卽不能言語。此後如何關門，如何來此，我總不知。』于是令其安睡，次日亦無他恙。

越至次年五月望前，渠卧書樓下廂屋內，時約二更許，月明如晝。忽然大叫，岸夫急起往觀。奴云：『去冬攙我的女人又來了！我駭怕，將帳門捫緊，他與我扯奪不開而去。我卽叫人，他又轉來，我不敢叫；他又去了，我遂大叫。他見人來，遂不見了。』問此女人模樣，云：『身穿藍衣，面甚標致，其白如雪。』家中恐其後又生事，遂將小童遣去，此後安然無見聞矣。岸夫侄親爲余言。

又卷一二《鬼借官衙嫁女》　新建張雅成秀才，兒時戲以金箔紙製盔甲、鸞笄等物，藏小樓上，獨製獨玩，不以示人。忽有女子，年三十餘，登樓求製釵、釧，步搖數十件，許以厚謝。秀才允之，問：『安用此？』曰：『嫁女奩中所需。』張以其戲，不之異也。明日，女來告張曰：『我姓唐，東鄰唐某爲某官，我欲倩郎君求其門上官銜封條一紙，借同姓以光蓬蓽。』張戲寫一紙與之。次夕，釵釧數足，女攜餅餌數十、錢數百來謝。及旦視之，餅皆土塊，錢皆紙錢，方知女子是鬼。數日後，半夜山中燭光燦爛，鼓樂喧天，村人皆啓戶遙望，以爲人家來卜葬者；近視之，人盡披紅插花，是吉禮也。山間萬冢，素無居人，好事者欲追視之，相去漸遠，惟見燈籠題唐姓某官銜字樣，方知鬼亦如人間愛體面而崇勢利，異哉！

又卷一四《皂莢下二鬼》　丹陽南門外呂姓者，有皂莢園，取利甚大。每結實時，呂氏父子守之，防有偷者。一夕月下，其父坐石上看樹。

樹下有蓬髮鬱鬱然從土中出，懼而不視，呼其子往曳之。有紅衣女子闖然起，父驚仆地，其子狂奔入室。女追之，至大門，忽僵立不動，一足在門外，一足在門內。子大呼，家人持刀杖齊集，畏其冷氣射人，俱不敢近。女子從容起行，傴身入床下，遂不見。其子持姜湯灌醒其父，扶以歸。招鄰人共掘床下，果一朱棺，中有紅衣女尸，如夜所見。嗣後父子不敢看園守樹矣。逾三日，皂莢樹下又有仆於地者，呂氏子亦灌醒之，問其由來，曰：『我西鄰也，見君家皂莢甚多，無人看守，故來偷竊。不意見樹下有無頭人以手招我，我故駭而仆地。』其子又集人掘之，得黑棺，埋一無頭尸，皆僵不腐，聚而焚之，其怪遂絕。

又卷一五《鬼寶塔》 杭人有邱老者，販布營生。一日取賬回，投宿店家。店中人滿，前路荒涼，更無止所，與店主商量，主人云：『老客膽大否？某後牆外有骰子房數間，日久無人歇宿，恐藏邪祟，未敢相邀。』邱老曰：『吾計半生所行不下數萬里，何懼鬼爲？』於是主人執燭，偕邱老穿室內，行至後牆外。視之，空地一方，約可四五畝，貼牆矮屋數間，頗潔淨。邱老進內，見桌椅床帳俱全，甚喜。主人辭出，邱老以天熱，坐戶外算賬。是夕淡月朦朧，恍惚間似前面有人影閃過，邱疑賊至，注目視之。忽又一影閃過，須臾連見十二影，往來無定，如蝴蝶穿花，不可捉摸。定睛熟視，皆美婦也。邱老曰：『人之所以畏鬼者，鬼有惡狀故也。今艷冶如斯，吾即以美人視鬼可矣。』遂端坐看其作何景狀。未幾，二鬼踞其足下，一鬼登其肩，九鬼接踵以登，而一鬼飄然據其頂，若戲場所謂搭寶塔者然。又未幾，各執大圈，齊套頸上，頭髮俱披，舌長尺餘。邱老笑曰：『美則過于美，惡則過于惡，情形反覆，極像目下人情世態，看汝輩到底作何歸結耳。』言畢，群鬼大笑，各還原形而散。

又《淘氣》 永州守恩公之奴，年少狡黠，取名淘氣。服事書房，見檐前流螢一點，光大如雞卵，心異之。時天暑，赤卧床上，覺陰處蠕蠕有物動，摸視之，即螢火也，笑曰：『么麼小蟲，亦愛此物耶？』引被覆身而睡。夜半，有人伸手被中，捫其陰，且捋其棱角，按其馬眼。其時身欲轉折，竟不得動，似有人來交接者，良久精遺矣。次日身頗倦憊，然冥想其趣，欲其再至，不以告人。日暮浴身，裸以俟之。二更許，螢火先來，光愈大，照見一女甚美，冉冉而至。奴大喜，抱持之，遂與綢繆，叩其姓氏，曰：『妾姓姚，父某，爲明季知府，曾居此衙。妾年十八，以所慕不遂，成瘵而死。生時酷愛莉花，斷氣時屬老母即葬此園莉樹下。愛卿年少，故來相就。』奴方知其爲鬼，舉枕投之，大呼而出，徑叩宅門。宅中婦女疑爲火起，爭起開門，見其赤身，俱不敢前。主人自出，叱而問之，奴以實告。乃命服以硃砂，且爲着褲。次日掘梨樹下，果得一朱棺，剖而視之，女色如生，乃焚而葬之。奴自此恂恂，不復狡黠。伙伴笑曰：『人不可不遇鬼，淘氣遇鬼，不復淘氣矣。』

又卷一七《馬家墳》 伊都拉，年二十一，入直羽林。假日，獵蘆溝橋之西，見群雀飛入林際，因馳馬縱鷹攫之。雀驚散，少年將往收鷹，見深林內有人臂鷹而立，以右手刷其羽毛。諦視之，自手至足皆枯骨也。駭而奔告諸僕從，彈以鳥槍，枯骨人不見。伊收鷹行里許，望見高樓大廈，以爲貴人莊院，各下馬。見老婦人冉冉來，戴大髻，衣杏黃袍，錦靴素襪，婢數人，向伊呼曰：『汝非某家郎乎？余爲汝中表姑，既至此，何不過我？』伊趨前問起居，曰：『某以當差內府，不識大人居址，請往候安。』老婦先行，招諸僕從曰：『汝輩俱來少息。』入第，堂宇深邃。老婦趺坐榻上，與語近事甚悉，呼其女出見，曰：『汝妹也，年十八矣。』伊見其貌美，心爲之動。老婦曰：『郎君遠獵，得毋渴乎？』食以瓜，大倍于常，并賜諸從者，皆叩頭謝出。侍者引至左房，與女子坐語良久。俄而一華服丈夫，冠珊瑚頂孔雀翎，昂然自外入。少年起，執手問訊。坐定，丈夫曰：『頃于樹林內得鷹絕佳，甚愛之，忽有何人放火槍，幾爲所中，鷹逸去，可惜！』伊聞之，始悟爲鬼，默不敢語，因詭請如廁，出門上馬而馳。僕從六七人，各色若死灰。行數十步回望之，松楸宿草而已。詢之土人曰：『此馬家墳也。昔有馬將軍者，以陣亡，暨其夫人并一女，同葬于此。』

又卷一九《盧彪》 余幼時，同館盧彪一日至館，神色沮喪。問之，曰：『我昨日往西湖掃墓，歸遲，城門閉矣，宿某店家。夜月甚明，雞鳴即起，踏月進城。至清波門外，小憩石上，見遠遠一女子來，向余伏拜。余疑其非人，口誦大悲咒拒之。女如畏聞而不敢近者，我逼而誦之。我愈近女，女愈遠我。我驚，乃狂奔數里。將入甕城，見東方漸白，賣魚人挑擔往來，以爲此時尚復何懼，何不重至舊處，一探踪迹。行至前路，不料

此女高坐石上，如有所待。望見我，便大笑，奔前相撲，冷風如箭，毛髮盡顫。我惶急，再誦大悲咒拒之。女大怒，將手向上一伸，兩條枯骨，側側有聲，面上非青非黃，七竅血流，我不覺狂叫仆地，枯骨從而壓之，我從此昏昏無知矣。後有行路者過，扶起，以薑汁灌我，才得蘇醒還家。』

余急與諸窗友置酒爲盧壓驚，視其耳鼻兩竅及辮髮中，尚有青泥填塞，星星如小豆。或云皆盧所自塞也，故兩手亦皆泥污。

又卷二四《鬼弄人》二則　杭州沈濟之，訓蒙爲業。一夕，夢金冠而髯者謂曰：『汝後園有埋金一甕，可往掘之。』沈曰：『未知何處。』曰：『有草繩作結，上穿康熙通寶錢一文，此其驗也。』明早往園視之，果有草繩，且縛錢焉。沈大喜，持鋤掘丈餘，卒無有，竟一怒而得狂易之疾。

乾隆甲子，馮香山秀才夢神告曰：今歲江南鄉試題：『樂則韶、舞』。馮次日即作此題文，熟誦之。入闈果是此題，以爲必售。榜發無名。就館廣東，夜間獨步，聞二鬼咿唔聲。聆之，其闈中所作文也。一鬼誦之，一鬼拊掌曰：『佳哉！解元之文。』沈驚疑以爲是科解元必割截卷面，偷其文字。辭館入都，以狀具控禮部。禮部爲奏聞，行查江南解元薛觀文，文雖不佳，并非馮稿也。獲誣告之罪，謫配黑龍江。

又《鬼魂覓棺告主人》　姜靜敷，寓京師愍忠寺。寺旁爲書室，室中有空棺，俗所稱壽器是也，寺鄰某爲其父老故置焉。姜月夜讀書，窗戶轟然大開，棺蓋低昂不已。姜大駭，持燭視之，如有人指痕出沒于棺上者，響良久乃已。次早，鄰人叩門云：『某翁死，來取棺。』方悟初死之魂，夜間先來就棺也。

蘇州唐道原，年七十卒，其子爲買棺于海紅坊壽器店。主人云：『昨夜有白鬚人坐某一棺上，燭之不見。』問其狀貌，酷似道原，店主人素不相識也。乃即買其所坐者歸。

金陵戴敬咸進士與梅式庵飲于吳朱明孝廉家，忽狂癲，握梅手呼曰：『要朱紅！要加漆！』梅愕然不解。已而氣絕，方知所托者藏身物也。

程原衡家管事李姓者，夜醉墮樓死，舉家未知。原衡睡醒，覺左耳陰冷異常，疑而回顧，燈光青熒，有黑人吹氣入耳，似有所訴。驚起呼家丁四照，見樓下尸，方知李魂來告主人，求棺殮也。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三　梁豁堂言：有廖太學悼其寵姬，幽鬱不適，姑消夏於別墅，窗俯清溪，時開對月。一夕聞隔溪榜掠冤楚聲，望似縛一女子伏地受杖，正懷疑凝眺，女子呼曰：吾乃在此，忍不相救耶？諦視正其寵姬，駭痛欲絕！而崖陡水深，無路可過，問爾葬某山，何緣在此？姬泣曰：生前恃寵，造業頗深，歿被謫配於此，猶人世之軍流也。社公酷毒，動輒鞭箠，非大放焰口，不能解脫也，語訖爲衆鬼牽曳去。廖愛戀既深，不違所請，乃延僧施食，冀拔沈淪。月餘後聲又如前，趨視則諸鬼益衆，姬裸身反接，更摧辱可憐！見廖哀號曰：前者法事未備，而牒神求釋，被駁不行，社公以祈靈無驗，毒虐更增，必七晝夜水陸道場，始能解此厄也。廖猛省社公不在，誰此監刑？社公如在，鬼豈敢斥言其惡？且社公有廟，何爲來此？毋乃黠鬼幻形，紿求經懺耶？姬見廖凝思，又呼曰：我實是某，君毋過疑。廖曰：此灼然僞矣，因詰曰：汝身有紅痣，能舉其生於何處，則信汝矣。鬼不能答，斯須間稍稍散去，自是遂絕。此可悟世情狡獪，雖鬼亦然，又可悟情有所牽，物必抵隙。廖自云：有寵婢歿葬此山下，必其知我眷念，教衆鬼爲之，又可悟外患突來，必有內間矣。

又卷一五　烏魯木齊參將德君楞額言：向在甘州，見互控於張掖令者，甲云：造言污衊，乙云：事有實證。訊其事則二人本中表，甲攜妻出塞，乙亦同行，至甘州東數十里，夜失道，遇一人似貴家僕，言此僻徑少人，我主人去此不遠，不如投止一宿，明日指路上官道。隨行三四里果有小堡，其人入，良久出招手曰：官喚汝等入，進門數重，見一人坐堂上，問姓名籍貫？指揮曰：夜深無宿飯，祇可留宿，門側小屋，可容二人，女子令與媪婢睡可也。二人就寢後，似隱隱聞婦喚聲。闇中出視，摸索不得門，喚聲亦寂，誤以爲耳偶鳴也。比睡醒，則在曠野中。急覓婦，則在半里外樹下，裸體反接，鬢亂釵橫，衣裳挂在高枝上。言一婢持燈導至此，有華屋數楹，婢媪數人，俄主人隨至，逼同坐，拒不肯，則婢媪合手抱持，解衣縛臂置榻上，大呼無應者，遂受其污，天欲明，主人以二物置頸旁，屋宇頓失，身已臥沙石上矣。視頸旁物，乃銀二錠，各鐫重五十兩，其年號則崇禎，其縣名則榆次，土蝕黑闇，眞百年以外鑄也。甲戒乙勿言約均分，後違約，乙怒詬爭，其事乃洩。甲夫婦雖堅不承，然詰銀所自？則云拾得，又詰婦縛傷？則云搔破。其詞閃爍，疑乙語未必誣也。

令笑遣甲曰：於律得遺失物，當入官，姑念爾負，可將去。又瞋視乙曰：爾所告如虛，則同拾得，當同送官，於爾無分，所告如實，則此爲鬼以酬甲婦，於爾更無分，再多言，且笞爾，並驅之出，以不理理之，可謂善矣。此與拾麥婦女事相類，一以巧誘而以利移其心，一以強脅而以利消其怒，而揣度人情，投其所好，伎倆亦略相等也。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五《董庶常》 海寧董東亭庶常名潮，在京師偶步近郊，瞥見一苑，有美人彈琵琶甚哀，潛識其地。次日，與同人訪之，惟古塚荒煙荊棘刺衣而已，爲之駭然，未幾卒。其同年友湯緯堂弔之云：『紅袖琵琶摧玉樹，青山煙雨葬瓊華。』蓋紀實也。

又《滕縣遇鬼》 蘇州有盛雲川、金藻庭者，爲吳茂生店夥。進京貿易，共僱一車，過滕縣，天忽曛黑，不復辨路。見一大宅，擬投宿，謂其閽人曰：『不意迷塗至此，欲求一席之地，但不知主人爲何大官？』閽人曰：『是都統徐大人之居。都統歿後，惟夫人在，須稟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入，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杯盤，一公子出，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覩。金踽踏不安。盛以貿易而有措大風，謂公子曰：『尊大人官至極品，公子得恩廕否？』公子不答。盛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俱瀾翻否？乘此良宵相敍，且有此美酒佳餚，盍行一令，以見公子才學？』公子又不答。金視之，似有怒容，離席去。侍兒隨之入內，一蒼頭出，謂二人曰：『汝等觸怒我公子，將罹禍。念汝等俱蘇州人，與我有同鄉誼，速隨我行。』二人卽呼車隨之行。計走三里許，至茅舍，蒼頭推門入曰：『汝等請進，吾有職司，不能奉陪。』二人秉燭四照，見斗室中止有一榻。揭帳視之，一人閉目而睡，寂然無聲，鬚髮皓然，身祇尺許。正驚疑間，忽有狂風自帳中起，燭光遽滅。二人竄伏暗室，怖不敢喘，假寐于地。久之，東方旣白，人屋俱亡，實卧于棘叢古塚間耳。狼狽而起，車夫亦如惛迷者。逢耕人，始得官道。又行數里，乃見滕文公問井田處。

又《鬼說話》 齊梅麓先生名彥槐，中嘉慶十四年進士，以翰林改官，出宰吾邑。自言少時同兩三友人遊後園看梅花，有表叔某者沒數年矣，忽於梅樹下見之。遂執手痛哭，談論家事，移時而去。同遊者絕不知也。時日將暮，友人相呼欲返，遍尋不見。及點燈招之，先生從梅樹下應聲而出，並無他異。不一年，其表叔家事大變。蓋冥中亦逆料之也。

又《石虎》 蔣光祿公塋在婁門外壩基橋，康熙四十年間，有墳之鄰近一養媳，買麵過蔣墳，稍佇立，倏失去，覓之不得。歸而告其姑，姑怒疑其誑也，罵之。養媳哭泣至蔣墳，向天拜禱，回視兩旁石獸，有石虎口吐麵一縷，因拉姑觀之，怒始息。是夕有人見塋前神燈照耀，逾時滅。明日視之，虎已缺其口，後不復怪矣。

清・樂鈞《耳食録》卷二《沈翹翹》 河南韓生遊都下，薄暮獨行，見高樓隱隱，粉壁紗窗，有婦女笑語其中。駐步聽之，一女曰：『前日葉子戲，阿姊獲幾何？』一女曰：『三百緡耳，昨復爲阿翠掇去。』一女曰：『渠是錢樹子，偏耐著花。』一女曰：『連日張公子不來，想醉眠鄭九娘處矣。』一女太息曰：『錦綺纏頭，□錢買笑，大都冷烟寒月，不足復記憶。近有薄倖郎贈吾二詩，尤可笑也。豈知吾輩多情，乍離眼前，已置腦後，況于形銷骨化乎？不然，墓門相思之樹，行且成林矣！』諸女皆失笑，問其詩云何。女乃誦詩曰：舞衫如蝶鬢如鴉，醉倒城南碧玉家。一霎紅樓嫌夢短，酸風苦雨送梨花。眉斂秋霜冷畫屏，□娘卷裡太零丁。紫蘿紅杜都尋遍，何處空山墓草青？韓聞大驚，卽其弔亡妓沈翹翹詩也。瞬息間，高樓已失所在，惟白楊蕭瑟，夕照燻林。歎息而返，亟搜篋中二詩稿焚之，終身不復幸妓。斯亦迷香洞之閉門羹也。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五 杭州保安橋有馮氏屋，屋外尚有隙地，謀築牆圍之。畚掘已具，是夕聞窗外鬼哭聲甚悲。馮氏或語之曰：『鬼哭何爲？爲鬼誠苦，爲人亦未始不苦也。』窗外鬼歎息而去，聞者毛骨悚豎。次日掘土築牆，於土中得四屍，蓋粵寇陷城時死此者。乃悟鬼預知明日將爲人所掘，懼其毀傷暴露，故先告哀於人也。爲買棺改葬之，後無他異。

又卷六 門人王夢薇言：其鄉先達有觀察仲公者，微時讀書於蒯氏之園。一夜，聞池中澎然有聲，俄一人推扉入，面色微赭，鬆鬆有鬚，向公長跪。問何人，則叩首曰：『公勿怖，我乃鬼也。生前爲蒯氏僕，失足死池中。冥司憐我無罪而死，且沉淪三載，不求替代，將保我爲土地神。然仍須陽間貴人一保狀，故敬來求公也。』公笑曰：『我一介寒儒，且陰陽路隔，何能爲！』鬼苦求不已，公乃取名紙書一『保』字付之，欣然叩謝

而去。次日，問諸蒯氏，果有此僕云。後公以編修視學江西，攜眷屬乘舟赴任，守風，泊一山下，見士女往來如蟻。問其故，曰：『此山土地神素靈異，今值生辰，故數十里內咸來瞻拜，此年年一盛會也。』公有子纔十齡，聞之欲往，乃使數僕負之上山。至則笙歌鼎沸，百戲雜陳，觀者環立如堵牆。諸健僕擁公子直至神前，公子忽仆，口流白沫，呼之不應，掖之不起。僕知干神怒，急叩首謝，無益。衆人曰：『是非其父母來不可。』僕急歸，述於公。公不得已，具香燭與夫人登山。既至廟中，仰瞻神像，宛然蒯氏僕也。乃曰：『子非數年以前求吾作保者乎？今得志，何漠然無故舊情也？且孺子無知，有何干犯，而凌虐至此。其平日妄作威福可知，余誤保矣。』言已，舉手批其頰，神首應手而墜，公子頓蘇。衆愕然，公爲述其故，自是香火遂絕。

又卷八　撫州胡瓊，常至城外訪其親串，所過之地荒僻無居人。忽見一女子立水次，亦未之異也。女子顧胡而言曰：『子衣上如何有血污痕？可解衣爲子澣之。』胡自視良然，遂解外衣。女子曰：『中衣亦污。』又解之。如是者三，而血痕猶在。回顧女子，嫣然微笑，以手招之。胡悟女子非人也，抱衣卻走。女子躡其後，胡急奔。望見前有巨人二，不知其爲人爲鬼，亦不遑顧，直造其處，則二巨人者已不見，止有一土地廟。比至廟門，則女子亦不見矣。胡無邪心，故不爲女鬼所惑，不然殆哉！

又卷一〇　義烏城北隅，有樓氏廢園，名槐圃。地甚幽僻，頗擅泉石花木之勝，而素傳有鬼，無敢居者。咸豐庚午夏，傅君錫蕃欲假其地避暑，主人以有鬼告。傅曰：『固知之，非所畏也。』主人乃掃除一室，置榻其中。傅獨坐至二更，月色皎然，了無所見，將就枕矣。忽一叟從屋隅出，傅揖之曰：『君其鬼乎？』曰：『然。』『來此何爲？』叟曰：『此前朝墓地，葬此者非止僕一人。但鬼之於人，亦以氣類相聚，以君文士，故敢一見。』乃坐而與言，其言明季事甚悉。臨去，指園中花木曰：『彈指間又成荆棘也。』時粵寇之亂已擾及浙，而義烏猶未被兵，傅不以爲信。未幾，寇果大至，槐圃爲墟。

又卷一一　閩中陳生，談者諱其名。自幼佻達，喜作狎邪遊，而其父督之嚴，始稍稍向學，然其心固常在舞衫歌扇間也。一歲上巳之日，父適他出，乃託他事紿其師，私至郊外踏青，狎鳥撩花，忘路遠近。忽聞簫鼓之聲，問之途人，曰：『前村演劇也。』即往觀之。笙歌如沸，士女如雲，游目騁懷，樂而忘返。未幾夕陽在山矣，頓悟身在郊外，城門將閉，懼不能歸，乃遵舊路而回。行未及半，忽見路旁隘巷中有綠衣女子，從一小婢緩步而行，小腰秀頸，楚楚可人。生念野外焉得有此佳麗，然愛其美，亦不疑也，施行從之，俄至一甲第而入。生徘徊門外，暮色蒼然，私計不及入城，不如且謀寄宿，或有佳遇。乃叩門，以求宿告。婢出，諾之，導以入，則珠簾繡幕中絳蠟高燒，綠衣女已待於堂矣。生問姓氏，笑而不答。命置酒待客，雕盤綺食，頗極豐腆。又命婢歌以侑酒。酒闌燭炧，相攜入室，紅羅複帳，鴛被蝨氈，春夢香甜，不知東方之既白。忽燁爆有聲，火光焱焱，照耀窗櫺。疑爲失火，推枕而起，則天已大明，而玉骨冰肌，儼然在抱，審視之，乃枯骸一具也。驚起四顧，則屋宇帷幔了無所覩，獨立墟墓間。墓旁故有燒瓦之窯，窯破，故火光迸射也。生知遇鬼，奔還其家。俄而大病，因與家人言所遇，咸以爲慮，而卧病月餘竟愈。於是盡滌邪念，下帷苦讀，卒成進士，入詞林焉。

又　蘇州山塘有甲乙二人，甲素耿直，而乙則流蕩好狹邪之遊。一日薄暮，會飲於友人所，乙先歸。行至閶德橋，見一小家微露燈光。近視，則自大門至於內室，門戶盡啓，而不見一人。異之，姑入而覘焉。經堂入奥，有一女子坐牀上，華容盛鬋，姣孋無雙。乙入，女子邀與並坐，且曰：『夜行良苦，此間衾枕見成，何不少憩？』爲代脱外衣，搭橈架上。乙甫將就枕，忽有執燈而至者，女子驚起避之，其人即甲也。甲見乙癡坐橋欄，問坐此何事。乙曰：『君壞我好事不小。』甲笑曰：『此橋上有何好事？』乙始悟身坐閶德橋欄，衣服即在身旁，向之所見，一時消滅，知爲遇鬼，踉蹌而歸。使非甲至，乙其危哉。

又卷一三　石門有舟人某甲，艤舟水隩。日且暮矣，有二人來賃其舟，問所之，纔數里耳。問傭值，許以錢七百。甲甚喜，即載二人以行。行里許，有一舟迎面來，其操舟者鄰比某乙也，問曰：『汝焉往？』甲曰：『載此二客如某所。』乙視舟中無人焉，來橈去楫，一瞬即過，亦未暇問，然心疑之。既至家，以語甲之子。子即以小舟追及之，見其父所操果空船也，呼父問故。甲視二客皆不見，乃悟遇鬼，敲罔久之。與子俱歸，未一月而甲死。

清・丁柔克《柳弧》卷三《見鬼》　人生時則一團陽氣，人死後則一派陰氣，故人嘗畏鬼，以陰陽如水火不相合也。人死時魂升於天，魄降於地，魂善而魄惡，凡爲厲，響動皆魄爲之也。魂魄既合則爲鬼，人鬼相逢，無論善來惡來，則夢魘，所謂陰凝於陽必戰。故有言被殺後不自知其死，疾走回川，凡遇大風必散不能聚；遇日則太陽眞火全陽則消爍，故萬不能大風而走，白日而見也。俗曰：雞鳴則懼，畏陽氣之動也。正命而死者，心安理得，瞑目無言。否則心有不甘，大厲搏膺，伯（魄）有忽至也。予在江蘇時，寓一親串宅，內宅爲一尙書所造，子孫不肖，鬻之。予所住書屋卽尙書寢室也，每夜三更時，必聞一人排闥入，履聲橐橐，在室中徘徊良久方去，習以爲常。一夜忽見其形，則蒼髯鶴髮，面有憂容。予視之久，忽言曰：『公非某尙書乎？』言畢而隱，此一次也。一次予在繆家莊某宅，宅多鬼，予住西廳，每夜燭臺騰空自行。內一黑房，扃鎖甚固，忽聞琵琶轉軸撥弦，音節凄楚，予聞之不倦。忽一夜大彈其牖，予起窺之，時月明如水，見一女，形貌模糊，冉冉至竹蔭而沒，此又一次也。一次在都某公宅，內宅後有廢廚，草長塵封，蛛絲鳥跡。一夜忽窗外灑泥，予呼一僕持刀至廢廚觀之，時眉月昏黃，忽其僕大呼而回，面無人色，齒相擊，云見一雞頭女鬼，項披冥楮，亂髮飛蓬，着葱綠衣。其後予窗外常有泣聲，予起視之，誠然也，亦可駭已。

又《廢宅》　倪海查言：昔年過山東，時天已曛暮，至一處，無宿店，有廢宅，姑投止焉。而車殆馬煩，人亦倦甚。車夫及僕入宅，見秋蟲滿徑，涼月掛簾，陰森之氣逼人毛髮。僕及車夫大恐，力止之。倪弗懼也，並叱曰：『爾等懼則可別處宿，予秉燭在此觀書一夜矣。』二人果皆去。倪以乾糇充飢，至四鼓，倪危坐中庭，秉燭攤書而持劍焉。忽聞後院門響一聲，見二美女童各執紅燈，照一女史出，貌極靚麗，人亦儒雅。倪持劍在手，盛氣俟之。女子睨之，笑而去，環佩鏘鏘，瘳澤冉冉。至五鼓鷄鳴，復歸，則二女童執燈焰皆碧色，復睨笑而入。天明後，僕夫來，倪告以所見，遂同至後院觀之。見一室扃銷甚固，復穴窗窺之，見其中幃枕琴書，楚楚有致，無纖塵。後聞人言，一富人女死，後富人因女時作祟，遂遷回籍，而女此室之物不忍移，遂聽之。但不知命女婢籠燭出，爲何事也？

冥界分部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説》卷一　晉咸康中，有士人周謂者，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引升殿，仰視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邪？』答云：『上古天帝，久已聖去，此近曹明帝也。』

北齊・顏之推《冤魂志・庾申》　潁川庾某，宋孝建中，遇疾亡，心下猶溫，經宿未殯，忽然而寤。說初死，有兩人黑衣來，收縛之，驅使前行。見一大城，門樓高峻，防衛重複。將庾入廳前，同入者甚衆。廳上一貴人南向坐，侍直數百，呼爲府君。府君執筆，簡閱到者，次至庾，曰：『此人算尙未盡。』催遣之。一人階上來，引庾出，至城門，語吏差人送之。門吏云須覆白，然後得去。門外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閑麗。曰：『庾君幸得歸，而留停如此，是門司求物。』庾云：『向被錄輕來，無所齎持。』女脫左臂三隻金釧，投庾云：『並此與之。』庾問女何姓，云：『姓張。家在茅渚，昨霍亂亡。』庾曰：『我臨亡，遺齎五千錢，擬市材，若更生，當送此錢相報。』女曰：『不忍見君艱厄，此我私物，不煩還家中也。』庾以釧與吏，吏受，竟不覆白，便差人送去。庾與女別，女長歎泣下。庾旣恍惚蘇，至茅渚尋求，果有張氏新亡少女云。

唐・牛僧孺《玄怪録》卷三《南纘》　廣漢守南纘，嘗爲人言：至德中有調選得同州督郵者，姓崔，忘名字，輕騎赴任，出春明門，見一青袍人乘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人云：『新授同州督郵。』崔云：『某新授此官，豈不錯誤乎？』青袍人笑而不答。又相與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數十里，於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人謂崔君曰：『君爲陽道錄事，某爲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卽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壯麗。青袍人至廳，與崔生同坐，伍伯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辭訟獄囚，崔之妻與焉。崔生大驚，謂青袍人曰：『不知拙室何得至此？』青袍人卽避大案後，令崔生自與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數月，君宜哀請錄事耳。』崔生卽祈求青

袍人，青袍人因令胥吏促放崔生妻令迴。崔生試問妻犯何罪至此，青袍人曰：『君寄家同州，應同州亡人皆聽勘過。蓋君管陽道，某管陰道。』崔生淹留半日，即請却回。青袍人令胥吏拜送，曰：『雖陰陽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郵哉！』青袍人亦偕餞送，再三勤款，揮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問妻子，妻子病七八日，冥然無知，神不識生，愈纔得一日。崔生計之，恰放回日也。妻不記陰道見崔生時，崔生言之，妻始悟如夢，亦不審記也。

又《吴全素》　吴全素，蘇州人，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長安永興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卧，見二人白衣執簡，若貢院引牌來召者，全素曰：『禮闈引試，分甲有期，何煩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牀隨行，不覺過子城，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闊二尺已來，此外盡目深泥，見丈夫婦人，捽之者，拽倒者，枷杻者，鎖身者，連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頭者，面縛者，散驅行者，數百輩皆行泥中，獨全素行平路，約數里。入城郭見官府，同列者千餘人，軍吏佩刀者分部其人，率五十人爲一引，引過，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大殿，當中設牀几，一人衣緋而坐，左右立吏數十人，衙吏點名，便判付司獄者，付磴獄者，付鑛獄者，付湯獄者，付火獄者，付案者。聞其付獄者，方悟身死。見四十九人皆點付訖，獨全素在，因問其人曰：『當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訴曰：『全素恭履儒道，年祿未終，不合死。』判官曰：『冥司案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全素曰：『審知年命未盡，今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吴郡戶籍到，檢得吴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年衣食，亦無官祿。判官曰：『人世三年，纔同瞬息，且無榮祿，何必却迴！既去即來，徒煩案牘。』全素曰：『辭親五載，得歸即榮，何況成名尚餘三載，伏乞哀察。』判官曰：『任歸。』仍誡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以延遲，即突明矣。』引者受命，即與同行。出門外，羨而泣者不可勝紀。既出其城，不復見泥矣。復至開遠門，二吏謂全素曰：『君命甚薄，突明即歸不得，見判官之命乎？我皆貧，各惠錢五十萬，即無慮矣。』全素曰：『遠客又貧，如何可致？』吏曰：『從母之夫，居宣陽爲戶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既同詣其家，二吏不肯上階，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餅，全素至燈前拱曰：『阿姨萬福！』又曰：『姨夫安和！』又不應。乃以手籠燈，滿堂皆暗。姨夫曰：『何不抛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惱人。』全素既憾其不應，又目爲鬼神，意頗忿之。青衣有執食者，其面正當，因以手掌之，應手而倒，家人競來拔髮噴水，呼喚良久方悟。全素既言情不得，下階問二吏，吏曰：『固然，君未還生，非鬼而何。鬼語而人不聞，籠燈行掌，誠足以駭之。』曰：『然則何以言事？』曰：『以吾唾塗人大門，一家睡；塗人中門，門内人睡；塗堂門，滿堂人睡。可以手承吾唾而塗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逡巡掬手以塗堂門，纔畢，滿堂欠伸，促去食器，遂入寢。二吏曰：『君入去牀三尺立言之，愼勿近牀，以手搖動，則魘不悟矣。』全素依其言言之，其姨驚起，泣謂夫曰：『全素晚來歸宿，何忽致死。今者見夢求錢，言有所遺，如何？』其夫曰：『憂念外甥，偶爲熱夢，何足遽信！』又寢，又夢，驚起而泣，求紙於櫃，適有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絶則千緡宛在地矣。二吏曰：『錢數多，某固不能勝，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盡舉，請負以致寄之。』全素初以爲難，試以兩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然極高，其實甚輕，乃引行寄介公廟，主人者紫衣腰金，敕吏受之。寄畢，二吏曰：『君之還生必矣，且思便歸，爲亦有所見耶？今欲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觀否？』全素曰：『固所願也。』乃相引入西市絹行南人人家，燈火熒煌，嗚嗚而泣，數僧當門讀經，香烟滿戶，二吏不敢近，乃從堂後簷上，計當寢牀，有抽瓦折椽，開一大穴。穴中下視，一老人氣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牀。一吏出懷中繩，大如指，長二丈餘，令全素安坐執之，一頭垂于穴中，誡全素曰：『吾尋取彼人，人來，當掣繩。』全素尋出。遂出繩下之，而以右手捽老人，左手掣繩。全素遽掣出之，拽於堂前，以繩囚縛，二吏更荷而出，相顧曰：『何處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乃相與往焉。既到，投老人於案上，脱衣纏身，更上推撲，老人曰苦，其聲感人。全素曰：『有罪當刑，此亦非法，若無罪責，何以苦之？』二吏曰：『訝君之問何遲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樂綵雲霓旌鶴駕來迎也，某何以見之？若有重罪及穢惡，合墮地獄者，牛頭奇鬼鐵叉枷杻來取，某又何以見之？此老人無生天之福，又無入地獄之罪，雖能修身，未離塵俗，但潔其身，淨無瑕穢，既捨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當其上計之時，其母已孕，此命既

盡，彼命合生，今若不團撲，令彼婦人，何以能產？』又盡力揉撲，實覺漸小，須臾，其形才如拳大，百骸九竅，莫不依然。於是依依提行，踰子城大勝業坊西南下東迴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復有燈火熒煌，言語切切，沙門二人，當窗讀《八陽經》。因此不敢逼僧，直上階，見堂門斜掩，一吏執老人投于堂中，才似到牀，新子已啼矣。一吏曰：『事畢矣，送君去。』又偕入永興里旅舍，到寢房，房內尚黑，略無所見，二吏隨自後，乃推全素大呼曰：『吳全素！』若失足而墜，既甦，頭眩苦，良久方定。而衙鼓方動，姨夫者自宣陽走馬來，則已蘇矣，其僕不知覺也。乘肩輿憩於宣陽，數日復故，再由子城入勝業生男之家，歷歷在眼。自以明經中第，不足爲榮，思速侍親。卜得行日，或頭眩不果去，或驢來腳損，或雨雪連日，或親故往來，因循之間，遂逼試日，入場而過，不復以舊日之望爲意。俄而成名，笑別長安而去。乃知命當有成，棄之不可；時苟未會，躁亦何爲。舉此端，足可以誡其知進而不知退者。

又《王國良》 莊宅使巡官王國良，下吏之兇暴者也，憑恃宦官，常以凌辱人爲事。李復言再從妹夫武全益，罷獻陵臺令，假城中之宅在其所管。武氏貧，往往納傭違約束，即言詞慘穢，不可和解。賓客到者，莫不先以國良告之，慮其謗及，畏如毒蛇。元和十二年冬，復言館于武氏，國良五日一來，其言愈穢，未嘗不掩耳而走。忽不來二十日，俄聞緩和之聲，遣人問之，徐曰：『國良也。』一家畏其悉辭，出而祈之，乃訝其羸瘠。曰：『國良前者奉辭，遂染重病，臥七日而死，死亦七日而蘇。冥官以無禮見撻，杖瘡見在。久不得來。』復言呼坐，請言其實。國良曰：『疾勢既困，忽有壯士數人，揎拳露肘，就牀拽起，以布囊籠頭，拽行不知里數，亦不知到城郭，忽去其頭囊，乃官府門也，署曰「太山府君院」。喘亦未定，捽入廳前，一人緋衣當衙坐，謂案吏曰：「此人罪重，合沉地獄，一日未盡，亦不可追。可速檢過。」其人走入西廊，逡巡曰：「國良從今日已後，有命千年。」判官令拽出放歸，既出門，復怒曰：「拽來！此人言語慘穢，抵忤平人。若不痛懲，無以爲誡。」遂拗坐決杖二十，拽起，不蘇者久之。判官又賜廳前池水一杯，曰：「飲之不忘，爲吾轉語世間人，愼其口過。口之招非，動掛網羅，一言以失，駟馬不追。」國良匍匐來歸，數宿方到，入門蹶倒，從此忽悟。家人泣伺將殮，問其時日，身冷已七日矣，唯心頭似暖，不忍卽殮。今起五六日矣，瘡痛猶去。』祖而視之，滿背黯黑，若將潰爛然，四際微紫，欲從外散，且曰：『自小兇頑，不識善惡，言詞狂誖，罪責積多，從此見戒，不敢復怒矣。凡若有錢，幸副期約，勿使獲罪于上也。』乃去。自是每到，必若仁者。明年九月，忽聞其死。計其得杖，從滿十月，豈非陰司之事，十年爲月乎？

又佚文《崔紹》 崔紹者，博陵王玄暐曾孫。其大父武，嘗從事於桂林。其父直，元和初亦從事於南海，常假郡符於端州。直處官清苦，不蓄羨財，給家之外，悉拯親故。在郡歲餘，因得風疾，退卧客舍，伏枕累年。居素貧，無何，寢疾復久，身謝之日，家徒索然。緜是眷屬輩不克北歸。紹遂孜孜履善，不墮素業。南越會府，有攝官承乏之利，濟淪落羈滯衣冠。紹迫於凍餒，常屈至於此。賈繼宗，外表兄夏侯氏之子，則紹之子壻，因緣還往，頗熟其家。大和六年，賈繼宗自瓊州招討使改換康州牧，因舉請紹爲掾屬。康之附郭縣曰端谿，端谿假尉隴西李彧，則前大理評事景休之猶子。紹與彧錫類之情，素頗友洽。崔李之居，復隅落相近。彧之家畜一女貓，常往來紹家捕鼠。南土風俗，惡他舍之貓產子其家，以爲大不祥。彧之貓產二子於紹家，紹甚惡之，因命家童縶三貓於篋篋，加之以石，復以繩固篋口，投之於江。是後不累月，紹丁所出滎陽鄭氏之喪，解職，居且苦貧。孤孀數輩，饘粥之費，晨暮不充。遂薄遊羊城之郡，丐於親故。大和八年五月八日，發康州官舍，歷抵海隅諸郡。至其年九月十六日，達雷州。紹家常事一字天王，已兩世矣。雷州舍於客館中，其月二十四日，忽得熱疾，一夕遂重，二日遂殞。將殞之際，忽見二人焉，一人衣黃，一人衣皂，手執文帖云：『奉王命追公。』紹初拒之云：『平生履善，不省爲惡。今有何事，被此追呼？』二使人大怒曰：『公殺無辜三人，冤家上訴，奉天符下降，令按劾。公方當與冤家對命，奈何猶敢稱屈，違拒王命！』遂展帖示。紹見文字分明，但不許細讀耳。紹頗畏讐，不知所裁。頃刻間，見一神人來，二使者俯伏禮敬。神謂紹曰：『爾識我否？』紹曰：『不識。』神曰：『我一字天王也，常爲爾家供養久矣，每思以報之。今知爾有難，故來相救。』紹拜伏求救。天王曰：『爾但共我行，必無憂患。』王遂行，紹次之，二使者押紹之後。通衢廣陌，杳不可知際。行五十許里，天王問紹：『爾莫困否？』紹對曰：『亦不甚困，猶可支持

三二十里。』天王曰：『欲到矣。』逡巡，遙見一城門，牆高數十仞，門樓甚大，有二神守之。其神見天王，側立敬懼。更行五里，又見一城門，四神守之。其神見天王之禮，亦如第一門。又行三里許，復有一城門，其門關閉。天王謂紹曰：『爾且立於此，待我先入。』天王遂乘空而過。食頃，聞搖鎖之聲，城門洞開。見十神人，天王亦在其間，神人色甚憂懼。更行一里，又見一城門，有八街，街極廣闊，街兩邊有雜樹，不識其名目。有神人甚多，不知數，皆羅立於樹下。八街之中，有一街最大。街西而行，又有一城門，門兩邊各有數十間樓，並垂簾。街衢人物頗衆，車轂合雜，朱紫繽紛。亦有乘馬者，亦有乘驢者，一似人間模樣。此門無神看守。更一門，盡是高樓，不記間數，珠簾翠幕，眩惑人目。樓上悉是婦人，更無丈夫，衣服鮮明，裝飾新異，窮極奢麗，非人寰所覩。其門有朱旗、銀泥畫旗，旗數甚多，亦有著紫人數百。天王立紹於門外，便自入去。使者遂領紹到一廳，使者先領見王判官。既至廳前，見王判官着綠，降階相見，情禮甚厚，而答紹拜，兼通寒暄，問第行，延昇階與坐，命煎茶。良久，顧紹曰：『公尚未生。』紹初不曉其言，心甚疑懼。判官云：『陰司諱死，所以喚死爲生。』催茶，茶到，判官云：『勿喫，此非人間茶。』逡巡，有著黃人提一瓶茶來，云：『此是陽官茶，紹可喫矣。』紹喫三椀訖。判官則領紹見大王，手中把一紙文書，亦不通入。大王正對一字天王坐，天王向大王云：『祇爲此人來。』大王曰：『有冤家上訴，手雖不殺，口中處分，令殺於江中。』天王令喚崔紹冤家，有紫衣十餘人，齊唱喏走出。頃刻間，有一人著紫襴衫，執牙笏，下有一紙狀，領一婦人來，兼領二子，皆人身而貓首。婦人著慘裙黃衫子，一女子亦然，一男子亦然，著皂衫。三冤家號泣不已，稱崔紹非理相害。天王向紹言：『速開口與功德。』紹忙懼之中，都忘人間經佛名目，唯記得《佛頂尊勝經》，遂發願各與寫經一卷。言訖，便不見婦人等。大王及一字天王遂令紹昇階與坐，紹拜謝大王，王答拜。紹謙讓曰：『凡夫小生，冤家陳訴，罪當不赦，敢望生迴。大王尊重如是，答拜紹，實所不安。』大王曰：『公事已畢，即還生路。存歿殊途，固不合受拜。』大王問紹：『公是誰家子弟？』紹具以房族答之。大王曰：『此若然者，與公是親家，總是人間馬僕射。』紹即起申敘，馬僕射猶子碻夫，則紹之妹夫。大王問碻夫安在，紹曰：『闊別已久，知家寄杭州。』大王又曰：『莫怪，此來奉天符令勘。今則却還人道。』便迴顧王判官云：『崔子停止何處？』判官曰：『便在某廳中安置。』天王云：『甚好。』紹復咨啓大王：『大王在生，名德至重，官位極崇，則合却婦人天爲貴人身，何得在陰司職？』大王笑曰：『此官職至不易得。先是杜司徒任此職，總濫蒙司徒知愛，舉以自代，所以得處此位，豈容易致哉！』紹復問曰：『司徒替何人？』曰：『替李若初。若初性嚴寡恕，所以上帝不遣久處此，杜公替之。』紹又曰：『無因得一至此，更欲咨問大王，紹聞冥司有世人生籍。紹不才，兼本抱疾，不敢望人間官職，然顧有親故，願一知之，不知可否？』曰：『他人則不可得見，緣與公是親情，特爲致之。』大王顧謂王判官曰：『從許一見之，切須誡約，不得令漏泄。漏泄之，則終身喑啞。』又曰：『不知紹先父在此，復以受生？』大王曰：『見在此充職。』紹涕泣曰：『願一拜覲，不知可否？』王曰：『亡歿多年，不得相見。』紹起辭大王，其一字天王送紹到王判官廳中，鋪陳贍給，一似人間。判官遂引紹到一瓦廊下，廊下又有一樓，便引紹入門。滿壁悉是金牓銀牓，備列人間貴人姓名。將相二色，名列金牓。將相以下，悉列銀牓。更有長鐵牓，列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牓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者，則隨所落籍。王判官謂紹曰：『見之則可，慎勿向世間說牓上人官職。已在位者，猶可言之。未當位者，不可漏泄，當犯大王向來之誡。世人能行好心，必受善報。其陰司誅責惡心人頗甚。』紹在王判官廳中停止三日，旦暮嚴，打警鼓數百面，唯不吹角而已。紹問判官曰：『冥司諸事，一切盡似人間，惟空鼓而無角，不知何謂？』判官曰：『夫角聲者，象龍吟也。龍者，金精也。金精者，陽之精也。陰府者，至陰之司。所以至陰之所，不欲聞至陽之聲。』紹又問判官曰：『聞陰司有地獄，不知何在？』判官曰：『地獄名目不少，去此不遠，罪人隨業輕重而入之。』又問：『此處城池人物，何盛如是？』判官曰：『此王城也，何得怪盛。』紹又問：『王城之人如海，豈得俱無罪乎，而不入地獄耶？』判官曰：『得處王城者，是業輕之人，不合入地獄。候有生關，則隨分高下，各得受生。』又康州流人宋州院官田洪評事，流到州二年，與紹鄰居。紹、洪復累世通舊，情愛頗洽。紹發康州之日，評事猶甚康寧。去後半月，染疾而卒。紹未迴，都不知之。及追到冥司，已見田生在彼。田崔相

見，彼此涕泣。田謂紹曰：『洪別公後來，未經旬日，身已謝世矣。不知公何事，忽然到此？』紹曰：『被大王追勘少事，事亦尋了，即得放迴。』洪曰：『有少情事，切敢奉託。洪本無子，養外孫鄭氏之子爲兒，已喚致得。年六十，方自有一子。今被冥司責以奪他人之嗣，以異姓承家，既自有子，又不令外孫歸本族，見爲此事被勘劾頗甚。今公却迴，望爲洪百計致一書與洪兒子，速令鄭氏子歸本宗。又與洪傳語康州賈使君，洪垂盡之年，竄逐遠地，主人情厚，每事相依。及身歿之後，又發遣小兒北歸，使道體歸葬本土，眷屬免滯荒陬。雖仁者用心，固合如是。在洪淺劣，何以當之。但荷恩於重泉，恨無力報。』言訖，二人慟哭而別。居三日，王判官曰：『歸可矣，不可久處於此。』一字天王與紹欲迴，大王出送，天王行李頗盛，道引騎從，闐塞街衢。天王乘一小山自行。大王處分與紹馬騎，盡諸城門。大王下馬拜別天王，天王坐山不下，然從紹相別。紹跪拜，大王亦還拜訖，大王便迴。紹與天王自歸。行至半路，見四人皆人身而魚首，著慘綠衫，把笏，衫上微有血污，臨一峻坑立，泣拜請紹曰：『性命危急，欲墮此坑，非公不能相活。』紹曰：『僕何力以救公？』四人曰：『公但許諾則得。』紹曰：『灼然得。』四人拜謝，又云：『性命已蒙君放訖，更欲啓難發之口，有無厭之求，公莫怪否？』紹曰：『但力及者，盡力而應之。』曰：『四人共就公乞一部《金光明經》，則得度脫罪身矣。』紹復許，言畢，四人皆不見。却迴至雷州客館，見本身偃卧於牀，以被蒙覆手足。天王曰：『此則公身也，但徐徐入之，莫懼。』如天王言，入本身便活。及蘇，問家人輩，死已七日矣，唯心及口鼻微暖。蘇後一日許，猶依稀見天王在眼前。又見階前有一木盆，盆中以水養四鯉魚。紹問此是何魚，家人曰：『本買充廚膳，以郎君疾殆，不及修理。』紹曰：『得非臨坑四人乎？』遂命投之於陂池中，兼發願與寫《金光明經》一部。

又《蘇履霜》 太原節度馬侍中燧小將蘇履霜者，頃事前節度使鮑防，從行營日，幷將伐回紇。時防臨陣，指一旗劉明遠，以不進鋒，命履霜斬之。履霜受命，然數目明遠遽進，得脫喪元之禍。後十餘年卒。履霜亦遊於冥間，見明遠，乃謂履霜曰：『曩日蒙君以生成之故，無因酬德，今日當展素願。』遂指一路，路多榛棘，云：『但趨此途，必遇舍利王。王平生曾爲侍中之部將也，見而訴之，必獲免。』告之命去，履霜遂行一二十里間，果逢舍利王弋獵，舍利素識履霜，驚問曰：『何因至此？』答曰：『爲冥司所召。』乃曰：『公不合來，宜速反。』遂命判官王鳳翔令早放迴，兼附信耳，謂履霜曰：『爲余告侍中，自此二年當罷節，一年之內，先須去入赴朝廷。郎君早棄人世，愼勿泄之。』鳳翔檢籍放歸。至一關門，逢平生飲酒之友數人，謂履霜曰：『公獨行歸，余曹企慕，所不及也。』生五六日，遂造鳳翔，鳳翔逆已知之，問云：『舍利何詞？』曰：『有之，不令告他人也。』鳳翔曰：『余亦知之，汝且歸，余候隙當白侍中。』旬日，遂與履霜白之。侍中召履霜訊之，履霜亦具所見。鳳翔陳告，後所驗一如履霜所言。蓋鳳翔生自司冥局，隱而莫有知之者，因履霜還生而洩也。

唐・李復言《續玄怪錄》卷二《張質》 張質者，猗氏人，貞元中明經，授亳州臨渙尉。到任月餘日，初暮，見數人執符來追，其僕亦持馬俟於階下，遂乘馬隨之出縣門。初黃昏，縣吏猶列坐門下，略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遽廢，人吏敢無禮如此！』人亦不顧，出數十里，到一柏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去馬步行，約百餘步，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門，門額題曰地府。入府，經西有門，題曰推院。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張質。』遂入。見一美鬚髯衣緋人，據案而坐，責曰：『爲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質被捽搶地，叫曰：『質本任解褐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勘，仍敢詆欺！』取枷枷之。質又曰：『訴人既近，請與相見。』曰：『召冤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乃刺祿庫檢到報，猗氏張質，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屈抑事。又牒陰道亳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幷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審勘。錯行文牒，追擾平人，聞於上司，豈斯容易。本典決十下，改追正身。其張尉任歸。』執符者復引而迴，若行高山，墜於巖下，遂如夢覺，乃在柏林中，伏於馬項上，兩肋皆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知其有人，遂大呼救命。樵人來視之，驚曰：『縣失官人幷馬，此莫是乎？』競來

問，質不能對。扶正其身，策以送縣。其柏林在縣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焉。質之馬爲鬼所取，僕人不知。及乘馬出門，門吏雖環坐，爲鬼所隱，人亦不見。有頃，家童求質不得，問於鄰廳，並云不來。入廐視馬亦不在，而僕夫不覺。訪於門吏，吏不見出。其宰惑之，且疑質之初臨也，嚴於吏，吏怨而殺之。是夜坐門者及門人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歸憩數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元和六年，質尉彭城，李生者爲之宰，訝其神蕩，說奇以導之，質因具言也。

唐・薛用弱《集異記・沈聿》　貞元中庶子沈華，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別業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於莊之北平原十餘里，垣古堙以建牛坊，秩滿因歸農焉。一日晝寢堂之東軒，忽驚寤，見二黃衣吏謂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謂官罷，無事詣府，拒之未行。二吏堅呼，聿不覺隨出，經歷親愛泊家人，揮霍告語，曾無應者。二吏呵驅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蕪蒨，正衙之東街，南北二亘門對啓。吏導入北門，止聿屏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廳上讀狀，付司責問。聿惶懼而逃，莫知所詣，遂突入南門。門內有廳，重施簾幙。聿危急，徑入簾下。則見紫衣貴人，寢書案後。聿欣有所投，又懼二吏之至，因聲氣撼動，紫衣遂寤，熟視聿曰：『子爲何者？』聿即稱官及姓名，紫衣曰：『吾與子親且故，子其知乎？』聿驚惑未對，又曰：『子非張氏之彌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間，亦知張謂侍郎乎？』聿曰：『幼稚時則聞之，家有文集，尚能記念。』紫衣喜曰：『試爲我言。』聿念：『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紫衣大悅，二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聿。』因遙拜，呼紫衣曰生曹，禮謁甚恭。紫衣謂曰：『沈聿吾之外孫也，爾可致吾意於秋局，希緩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爾死矣，宜速歸。』聿謝辭而出，吏伺聿於門，笑謂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錢帛許之，忽若夢覺，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即令致奠二吏於野外，聿亦無恙。又五日，聿晚於莊門復見二吏曰：『冤訴不已，須得郎爲證。』聿即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塚，大被論理，候郎對辯。』聿謂曰：『此主役之家人銀鑰擅意也。』二吏相顧曰：『置郎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見。其夜銀鑰氣蹙而卒。數日忽復遇二吏，謂聿曰：『銀鑰稱郎指教，屈辭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爲告於生曹，二吏許諾。有頃復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潛遯，愼不得洩，藏伏三日，事則濟矣。』言訖不見。聿乃密擇捷馬，乘夜獨遊。聿曾於同州法輪寺寓居習業，因往詣之。及至，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留宿累日。懼貽嚴君之憂，則徑歸京，不敢以實啓。莊夫至云：『前夜火發，北原之牛坊，已爲煨燼矣。』聿終免焉。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二《玉格》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空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奄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人甚衆，久立視之。又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聟賈奕與己爭殺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牆如石黑，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辯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被褐帔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幞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橡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導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亘天，候燄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果樹，仙子爲伍，迭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堊交煥，其地及壁，澄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諸樂中如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如一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頃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即書無事。趙自窺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

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敍事甚詳悉。

又續集卷七《金剛經鳩異》 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有小將孫咸暴卒，信宿卻蘇。夢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與一僧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錄，乃紿云：『我嘗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咸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尊者語云，弟子若招承，亦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拷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咸問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云：『彼王當入無間，向來風卽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烟焰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冥事。及迴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終身不差。

又 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見一人着黃衣至牀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關與竇懸對事，要君爲證，昭卽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怪其遲，答之曰：『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取生人氣須得豬胞，君可面東側卧。』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焉。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卽趙判官也。語云：『劉關收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準關判殺，關又云先無牒。君爲孔目典，合知是實？』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好在，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卽欲參見，冥吏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實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面，見在漢州某司房架。卽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館扃鎖，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關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對，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假。』須臾，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卽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卽自陳設若干人齋，畫某像。趙云：『此來生緣爾！』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轉《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依言，有頃，見黃幞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卽表兄所借本也，有燒處尚在。又令合掌，其經卽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迴，復令昭往一司曰生祿，檢其修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傍刀，至某年改爲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卽騎，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又 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卻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己姪，爲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相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畬枉燒殺之。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箄篧，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係死籍，猶可以免，爲作何功德？』翰欲爲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日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今在什邡縣。

又 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公石爲太原行軍司馬。孔目官高涉因宿使院，至鼕鼕鼓起時詣鄰房。忽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綠，當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引出，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豬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債，備嘗苦毒。』涉遽云：『爾時秖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刳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楊演，云：『李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爲劫賊事，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卻訴前事，君嘗記得無？』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爲義兄弟，逢涉云：『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乃經之力。』因

送至家，如夢，死已經宿。向所拓處，數日青腫。

唐・張讀《宣室志》卷四　李光顏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儀者，其子曰公逵，嘗夢一白衣人曰：『地府使我召汝。』公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屬龍人，汝既屬龍，何以逃？』公逵紿曰：『某非屬龍者，君何爲見誣？』使者稍解，顧曰：『今舍汝歸，當更召屬龍者。』公逵驚寤。具以夢白於少儀。少儀有卒十餘，常在其門。至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儀因訊其生年，其父曰：『屬龍。』果公逵之所夢也。

又卷七　故崔寧領蜀時，犍爲守清河崔君，既以啓尹眞人函，是夕，崔君爲冥司所召，其冥官卽故相呂諲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眞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爲輒開？今奉玉帝命，召君按驗，將如之何？』崔謝曰：『愚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眞人之函，罪誠重。然以三宥之典，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赦。儻公寬之，某庶獲自新耳。』諲曰：『帝主命嚴，地府卑屑，何敢違乎？』卽召案掾出崔君籍。有頃，案掾至，白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三年，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爲友，今日之罪，誠自己召，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諲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廩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再拜謝。言方畢，忽有雲氣炳然，紅光自空而下，諲及廷掾僕吏俱驚躍而起，曰：『天符下！』遂揖崔於一室中。崔於室中壁隙間潛窺之，見諲具巾笏，率廷掾分立於庭，咸俛而拱，雲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導帝命，於是諲及廷掾再拜受書，便駕雲而上，頃之遂沒。諲命崔君出坐，啓天符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行三，名載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諲曰：『血屬無類。吁，可悲乎？某雖與元三爲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既而命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廨中，己身卧於榻，其妻孥哭而環之。使者引崔俯於榻，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已白廉使。崔卽治裝，盡室往蜀，具告於寧。寧遂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餘萬。時元載方執國政，寧與載善，饋遺甚多，聞崔之言，懼連坐，因命親吏持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軸，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

又佚文　大曆中，山陽人鄒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爲河朔官，遂從居清河。父歿，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弔，贈粟帛。既免喪，表授漳南尉。歲餘，一夕獨處於堂，忽見一人，衣紫佩刀，趨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爲司命主者，以冊立閻波羅王。』卽以錦紋箱貯書，進於惠連曰：『此上帝命也。』軸用瓊鈿，標以紋錦。又象笏紫綬、金龜玉帶以賜。惠連且喜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於前軒，有相者趨入，贊曰：『驅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器趨入，羅爲數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爲使之吏，敢以謝。』詞竟又拜。拜訖，分立於前。相者又曰：『五岳衛兵主將。』復有百餘人趨入，羅爲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禮器樂懸吏、鼓吹吏、車輿乘馬吏、符印簿書吏、帑藏廚膳吏。』近數百人，皆趨而至。有頃，相者曰：『諸岳衛兵及禮器樂懸車輿乘馬等，請使躬自閱之。』惠連曰：『諸岳衛兵安在？』對曰：『自有所，自有所耳。』惠連卽命駕，於是控一白馬至，具以金玉，其導引控御從輩，皆向者繡衣也。數騎夾道前驅，引惠連東北而去。傳呼甚嚴。可行數里，兵士萬餘，或騎或步，盡介金執戈，列於路。槍槊旗旆，文繡交煥。俄見朱門外，有數十人，皆衣綠執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屬吏也。』其門內，悉張帷帘几榻，若王者居。惠連既陞階，據几而坐。俄綠衣者十輩，各齎簿書，請惠連判署。已而相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其前庭有車輿乘馬甚多，又有樂器鼓簫及符印管鑰，盡致於榻上，以黃紋帊蔽之。其榻繞四墉。又有玉冊，用紫金填字，似篆籀書，盤曲如龍鳳之勢。主吏白曰：『此閻波羅王之冊也。』有一人具簪冕來謁，惠連與抗禮，既坐，謂惠連曰：『上帝以鄴郡內黃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立心畫一冊，有閻波羅王禮甚。言以執事有至行，故拜執事爲司命主者，統冊立使。某幸列賓掾，故得侍左右。』惠連問曰：『閻波羅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摽冠岳瀆，總幽冥之務，非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選。』惠連思曰：『吾行冊禮於幽冥，豈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謂惠連曰：『執事有憂色，得非以妻子爲念乎？』惠連曰：『然。』府掾曰：『冊命之禮用明日，執事可暫歸治其家。然執事官至崇，幸不以幽顯爲恨。』言訖遂起。惠連卽命駕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卽據案假寐。及寤，已在縣，時天

纔曉，驚歎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卽且白妻子，爲理命。又白於縣令。令曹某不信。惠連遂具湯沐，具紳冕，卧於榻。是夕，縣吏數輩，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自北來，直入惠連之室。食頃，惠連卒。又聞其聲北向而去。歎駭，因遣使往鄴郡內黃縣南問，果是蘭若院禪師海悟者，近卒矣。

又 尚書李襄鎭平陽時，有衙將劉憲者，河朔人，性剛直，有膽勇。一夕，見一白衣來至其家，謂憲曰：『府僚命汝甚急，可疾赴召也。』憲怒曰：『吾軍中裨將，未嘗有過，府僚安得見命乎？』白衣曰：『君第去，勿辭。不然禍及。』憲震聲叱之，白衣馳去，行未數步，已亡所在。憲方悟鬼也。夜深又至，呼憲。憲私自計曰：『吾聞死生有命，焉可以逃之。』卽與偕往。出城數里，至一公署，見冥官在廳，有吏數十輩，列其左右。冥官聞憲至，整巾幘，降階盡禮。已而延坐，謂憲曰：『吾以子勇烈聞，故遣奉命。』憲曰：『未委明公見召之旨。』冥官曰：『地府有巡察使，以巡省岳瀆道路，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剛烈者不可以委焉。願足下俯而任之。』憲謝曰：『某無他才，願更擇剛勇者委之。』冥官又曰：『子何拒之深耶？』於是命案掾立召洪洞縣吏王信訖，卽遣一吏送憲歸。憲驚寤。後數日，寰命憲使北都，行次洪洞縣，因以事話於縣寮，縣寮曰：『縣有吏王信者卒數日矣。』

又 右常侍楊潛，嘗自尚書郎出刺西河郡。時屬縣平遙，有鄉吏張汶者，無疾暴卒，數日而寤。初，汶見亡兄來詣其門，汶甚驚，因謂曰：『吾兄非鬼耶？何爲而來？』兄泣曰：『吾自去人間，常常屬念親友，若瞽者不忘視也。思平生歡，豈可得乎？今冥官使我歸而省汝。』汶曰：『冥官爲誰？』曰：『地府之官，權位甚尊。吾今爲其吏，往往奉命至里中，比以幽明異路，不可詣汝之門。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懼，辭之不可。牽汶袂而去。行十數里，路曛黑不可辨，但聞馬車馳逐，人物喧語，亦聞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皆曰：『且議喪具。』汶但與兄俱進，莫知道途之幾何。因自念：『我今死矣，然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歿者，今我卽呼之，安知其不可哉？』汶有表弟武季倫者，卒且數年，與汶善，卽呼之。果聞季倫應曰：『諾。』旣而俱悲泣，汶因謂曰：『今弟之居，爲何所也？何爲曛黑如是？』季倫曰：『冥途幽晦，無日月之光故也。』又曰：『恨不可盡，今將去矣。』汶曰：『今何往？』季倫曰：『吾平生時，積罪萬狀，自委身冥途，日以戮辱。向聞兄之語，故來與兄言，今不可留。』又悲泣久之，遂別。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季倫應呼而至，多言身被塗炭，詞甚悽咽。汶雖前去，亦不知將止何所，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歷然在左右，因徧呼其名，則如不聞焉。久之，有一人厲呼曰：『平遙縣吏張汶。』汶旣應曰：『諾。』又有一人責怒汶，問平生之過有幾。汶固拒之，於是命案掾出汶之籍。頃聞案掾稱曰：『張汶未死，願遣之。』冥官怒曰：『汶未當死，何召之？』掾曰：『張汶兄今爲此吏，向者許久處冥途，爲役且甚，請以弟代，雖未允其請，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爲自召生人，不顧吾法。』卽命囚之，而遣汶歸。汶謝而出。遂獨行，以道途曛晦，惶惑且甚。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光影極微，汶喜曰：『此燭將非人居乎？』馳走，望影而去。可行百餘里，方覺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見己身偃卧於榻，其室有燭，果汶見者。自是寤。汶卽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訊其家，無一異者。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王潛司徒燒紙錢》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蘸紙錢以奉之。王後鎭荆南，有染戶許琛，一旦暴卒，翌日却活。乃具牓子詣衙，云要見司徒。乃通入，於階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鷹坊許琛，不干汝事。」卽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安否？我卽武相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司徒事多，檢點不至，仰爲我詣衙具導此意。」』王公聞之，悲泣慚訝，而鷹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翦錢以奉之。此事與楊收相於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

又南嶽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修者，曾白眞君云：『上仙何以須紙錢？有所未喻。』夜夢眞人曰：『紙錢卽冥吏所籍，我又何須！』由是嶽中亦信之。

《太平廣記》卷二九四引《志怪・温嶠》 古今相傳，夜以火照水底，悉見鬼神。溫嶠平蘇峻之難，及於溢口，乃試照焉，果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羣小兒，兩兩爲偶，乘軺車，駕以黃羊，睢盱可惡。溫卽夢見

神怒曰：『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

又卷三七五引《列異傳・蔡支妻》　臨淄蔡支者，爲縣吏，曾奉書謁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見如城郭，遂入致書。見一官，儀衛甚嚴，具如太守。乃盛設酒殽，畢付一書。謂曰：『掾爲我致此書與外孫也。』吏答曰：『明府外孫爲誰？』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孫天帝也。』吏方驚，乃知所至非人間耳。掾出門，乘馬所之。有頃，忽達天帝座太微宮殿。左右侍臣，具如天子。支致書訖，帝命坐，賜酒食，仍勞問之曰：『掾家屬幾人？』對：『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經幾年矣？』支曰：『三年。』帝曰：『君欲見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戶曹尚書，勑司命輟蔡支婦籍於生錄中，遂命與支相隨而去，乃蘇歸家。因發妻塚，視其形骸，果有生驗，須臾起坐，語遂如舊。

宋・徐鉉《稽神録》卷四　延陵靈寶觀道人謝及損。近縣村人有喪婦者，請及損爲齋。婦死已半月矣，忽聞摧棺而呼，衆皆驚走。其夫開棺視之，乃起坐，頃之，能言。云：『爲舅姑所召去，云我此無人，使之執爨。其居處甚閒潔，但苦無人。一日，見溝中水甚清，因取以釀饋。姑見之，大怒，曰：「我不知爾不潔如是，用爾何爲！」乃逐之使回。走出門遂甦。』今尚無恙。

又　丁亥歲，浙西有典客吏趙某妻死，未及旬，將葬，忽大叫而活。云：『爲一吏所錯，至鶴林門內，有府署，侍衛嚴整。官吏諮及領囚，集者甚衆。吏持己入，至庭下，堂上一綠衣一白衣偶坐。綠衣謂吏曰：「汝誤。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之。」綠衣不從。相質食頃，綠衣怒，叱吏遣之。吏持己疾趨出，路經一橋，數十人方修橋，其板有釘，吏持之走過，釘傷足，因痛失聲，遂活。』視足果傷。俄而隣婦遂卒，不復甦矣。

又卷六　明經趙瑜，魯人，累舉不第，困厄甚矣。因遊太山，祈死於嶽廟。將出門，忽有小吏自後至，曰：『判官召。』隨之而去。奄至一廳事，簾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爲求死？』對曰：『瑜應鄉薦，累舉不第，退無歸耕之資，湮厄貧病，無復生意，故祈死耳。』良久，聞簾中檢閱簿書，既而言曰：『君命□至簿，名與祿仕皆無分。既此見告，當有以奉濟。今以一藥方授君，君以此給足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則貧矣。』瑜拜謝而出。至門外，空中飄大桐葉至，瑜乃書巴豆丸方於其上，與人間之方正同。瑜遂稱前長水令，賣藥於夷門。市餌其藥者，病無不愈，獲利甚多。道士李德陽親見其桐葉，已十餘年，尚如新折者。

又　烏江縣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風，同行者數舟皆沒。某既溺，不復見水，道路如人間。其人驅之東行，可在東岸山下，有大府署，門外堆壞船版木如邱陵，復有諸人運溺者財物入庫中甚多。入門，堂上有官人，偏召溺者，閱籍審之。至某獨曰：『此人不合來，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復至舟所，舟中財物亦皆還之。悅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沙岸上矣。舉船儼然，亦無霑溼。

又　義興人貝禧爲邑之鄉胥。乾寧甲寅歲十月，宿於荻瀆別業。夜分，忽聞扣門者，人馬之聲甚衆。出視之，見一人綠衣秉簡，西面而立，從者百餘。禧攝衣出迎。自通曰：『某姓周，殷名。』即延入坐，問以來意。曰：『余身爲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爲北曹判官爾。』禧初甚驚，殷徐謂曰：『此乃陰府要職，何易及此！君無辭也。』俄有從者持牀褥、食案、帷幕，陳設畢，置酒食對飲。良久，一吏趨入，白：『判官至。』復有一綠衣秉簡，二從者捧箱隨之。箱中亦綠衣。殷揖禧曰：『命賜君，兼同奉召。』即以綠裳爲禧衣之，就坐共飲。將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與偕行。禧曰：『此去家不遠，暫歸告別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縱復歸，安得與家人相接耶！』乃出門，與周殷各乘一馬，其疾如風，行水上。至暮，宿一村居。店中具酒食而無居人，雖設燈燭，如隔帷幔。云已行二千餘里矣。向曉復行，久之，至一城，門衛嚴峻。周殷先入，復出召禧。凡經三門，左右吏卒皆趨拜。復入一門，正北大殿垂簾，禧趨走參謁，一同人間。既出，周殷謂禧曰：『此曹閥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須整緝；君可暫止吾家也。』即自殿門東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於東廳。頃之，有同官可三十餘人，皆來造請慶賀，遂置讌。讌罷，醉卧至晚，偏詣諸官曹報謝。復有朱衣吏以王命致泉帛車馬廩餼甚豐備。翌日，周謂禧曰：『可視事矣！』又相與向王殿之東北，有大宅，陳設甚嚴，止禧於中。有典吏可八十餘人，參請給使。廳之南空屋數十間，即曹局，簿書充積其內。廳之北別室兩間，有几案及有數廚，皆寶玉飾之。周以金鑰授禧曰：『此廚簿書最爲祕要，管鑰恆當自掌，勿輕委人也。』周既去，

禧開視之。書冊積疊，皆方尺餘。首取一冊，金題其上作『陝州』字，其中字甚細密，諦視之，乃可見，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復開一廚，乃得常州簿。閱其家籍，見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鉤之。至晚周殷判官復至，曰：『王以君世壽未盡，遣暫還，壽盡當復居此職。』禧即以金鑰還授於周。禧始閱簿時，盡記其家人及己禍福壽夭之事；將歸，昏然盡忘矣。頃之，官吏俱至告別。周殷二人送之歸。翌日夜，乃至葬瀆村中。入室，見己卧于牀上，周殷與禧各就寢，俄而驚悟，日正午時。問其左右，云死殆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即愈，一如常人，亦無小異。又四十餘年乃卒。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二《盛樞密》 樞密使文肅盛公度修《起居注》日，嘗感疾而死。支體猶溫，故家人未敢殮。越宿乃蘇，云：始爲人追攝，若行田間，氣候昏塞，如欲雨狀。良久入一府，見主者被古諸侯服，起而接公，且諗以同姓名而誤追，亟命公還。既而復行田間，遠望有數人，皆若舊識。及追視之，乃故相國沈公義倫也。喜揖盛曰：『審知學士得還，爲我語家人，頗爲汗腳襪所苦。』草草別去。盛神還，疾亦漸愈。遂以冥中所囑語沈孤。其孤泣而不悟汗腳襪之說。及服除，徹相公靈榻，而神座之橫桄有敗襪焉。究其所自，則守靈老卒之物，偶致於此，且起忘之，謂已亡失，故不復索。

又卷八《黃遵》 黃遵者，家興國軍，性疏放，頗知書，而能丹青，善傳人之形神，曲盡其妙。事母篤孝，凡得畫直，未嘗私蓄，供甘旨外，悉歸於母。慶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暖。母不敢斂。是夕遵復甦。家人扶坐，問皆不語，遽索紙筆，圖一人形容。良久乃語：始入一公府，見廊廡肅靜，皆垂簾。閽吏通曰：『興國軍黃遵今追到。』有吏問遵曰：『爾黃遵耶？』遵曰：『唯。』前謂吏曰：『遵未嘗有過，何以見逮？』吏曰：『爾算盡，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號泣拜曰：『母老無兄弟，乞終母壽。』吏曰：『此不敢與聞。』遵拜泣不已。吏哀其誠，乃曰：『俟主者來，若自告之。』移刻，兩廡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軸簾，東北隅有戶洞開，朱吏數人前導，見一人紫衣金帶者升堂坐。諸吏僅百人列階下，致恭畢，分入諸局。始見領數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訊訖駈出。已而呼遵，問里閈姓名。遵號慟叩頭拜曰：『念母老無兄弟，遵若死，母必餓殍，乞終母壽。』遵叩階額血濺地。紫衣顧左右，索籍視之，久乃謂曰：『汝母壽尚有十餘年，念爾至孝，許終母壽。』紫衣以筆注其冊，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出。復呼之，命俯階陛，問曰：『汝在人間與人傳神者，是乎？』遵曰：『愚昧無能，僅成其形耳。』又曰：『爾識我否？』遵曰：『凡目豈識神儀。』曰：『我乃人間所謂崔府君也。爾熟視吾貌，歸人間寫之，然愼勿多傳。若所傳惟肖，恐人間祭祀不常，返昏吾慮，記之勿忘。』自後遵在興國，凡所寫者三本，正一畫於地藏院，二爲好事者所取。厥後十年，母以壽終。既葬，服除，遵一日遍辭親識，因大醉數日而卒。前進士朱光復嘗遊興國軍，熟知其事。

又佚文《李德裕繫幽獄》 學士馮浩有女適呂氏子。頃有女厲嘯其室，言曰：『爾前身某甲之妻，我乃妾也。若妬而害我，我訴於帝，抱冤幾十年，始得伸，遂許復讎。又尋若僅十年，不知再生爲呂氏婦，乃今逢焉。俟若今生命盡，相與歸陰府對辨耳。』自茲日夕語言，與家人雜處。忽爾不聞其聲踰旬，間復至。詢其所適，乃曰：『往陰府看斷李德裕公事。』或問：『李德裕唐朝人，逮今二百餘年事，何以至今方決？』曰：『陰司之獄，以人生死往來之不常，獄繫二三百年而決者不爲久也。』聞其得罪者多與唐史同，亦有史中無者。

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二《李氏子再生說冥間事》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隣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飧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飯，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擎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擘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爲世戒。

宋・劉斧《青瑣高議》佚文《從政延壽》 治平之初，渝州巴縣主簿黃靖國權懷化軍使，有戍卒詈本轄將官。黃語軍校曰：『詈本轄官，罪當

死。若械禁推鞫，煩紊多矣，宜自處之。』故軍中以次箠擊至死。

熙寧五年，黃官儀州，沿臺檄出，抵良原，病疫而死，凡二十二日乃甦。因謂所親曰：始見二黃衣來追，出西門十數里，見宮城儀衛甚盛，乃入見王。黃再拜，王曰：『何敢枉殺人！』俄引一人至，厲聲曰：『可速還我命！』黃視之，乃懷化戍卒也。黃乃陳本末，王曰：『若是豈枉殺耶！』卒默然而退。俄有一吏引黃出門，見門戶鱗次，各有防衛。黃問之，吏指一門曰：『此唐武后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酷吏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姦臣獄也。』黃曰：『何此輩錮之之久耶？』吏曰：『此輩死受無窮之苦，歷劫無有出期。』既而復見王，王曰：『卿官儀州，醫工聶從政，識之乎？』曰：『識。』王曰：『有一事可以警于世。』徐驅一婦人年二十餘，卒以利刀割其腹，刮其腸，流血滿地，叫號之聲，所不忍聞。王曰：『此華亭主簿王某妻李氏也，思與聶亂，聶不肯從，故受此苦。聶延壽一紀，陰司最以此爲重也。陽間網疎而多漏，陰司法密而難逃。避罪圖福，君其勉焉。』乃遣還家。

宋・王鞏《甲申雜記》　內侍劉永達奉命北嶽祈雨，久之，不應，召羣巫訊之，皆不驗。或謂一巫甚驗，劉亟召之，巫甚倨慢，曰：『嘉應侯也。』劉曰：『嘉應侯爵，豈憑女巫自售？』巫叱怒不已。劉曰：『侯之廟在京師何地？』巫妄指他所，劉遂加鞭捶，久之巫乃服曰：『我北京左藏庫庫子也，因盜官錢三十貫，爲同輩告首，乃召告者入庫交錢，遂殺之。既而自刃死，初亦莫知死也，如大昏醉中，莫知身世所在。一日，忽省，入其家，見其妻哭於門，問之，妻曰：「爾死三日矣。」入門，尸卧地上，將投尸中，爲羣鬼所執，詣一大府，主者俾赴獄。每碓磨刀割之際，血肉糜爛如泥，獄卒取泥肉成堆聚之。須臾，大風至，復成人。晝夕無時，其苦不可言。數遇恩赦，忽傳天有赦，衆獄頓止，出門列坐聽赦。其中召一人出，告之曰：「爾家作功德，天赦爾。」其人遂騰空而去。語畢，獄具悉至如前。因其人之有赦，衆囚停息才頃刻耳。如是三年，得出，猶日受鐵杖三千得出，初亦不知杖從何來，杖畢得以恣行。一日，遇千騎萬乘而來，屯於村旁草莽閒。問其左右，曰：「天齊仁聖帝，每歲一詣議事。」我輒告其人曰：「願緣化於此，作一行宮。」其人入白，久之，出曰：「詔可矣。」是日鐵杖遂止，因附此巫，道人吉凶，化錢營廟，今垂成矣。』劉異之，爲作諸功德，薦拔之。後數日，巫詣劉謁告曰：『陰府來追，聽赦。』既而熟睡不省。兩日後復醒，曰：『初至大府，宣赦如常時，既而知赦專爲我也。方忻悅，而主者曰：「殺人爲盜，在法不赦，且令歸，當上請。」』後四日，復謁告曰：『又有赦矣。既至，主者召我詣前，曰：「上帝有命，內侍劉永達非親非舊，特赦之，緣汝罪大，令作女子。」』遂再拜泣涕稱謝。巫因仆於地。翌日巫失所附，經縣論告。劉與錢帛，謝遣之而去。崇寧元年秋，劉至陵下語諸陵使，余時按事永安縣，故得其詳。

又《隨手雜録》　郡君李氏，余嬸也。嘗有貨珠子老媪李氏攜珠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嬸收之。後媪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消瘦，精神恍惚，非昔人也。嬸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子，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感疾，幾不能起。』嬸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媪驚喜涕下，願致金六兩以請。嬸取還之，金不受也。後微疾，夢出門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嬸知其陰府也，遂誦《大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爾歸矣。』一吏持大簿書至案，偉人問曰：『記得還李嫂珠子事否？』嬸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展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愛珠寶，此可尚也。』俾人送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卧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年乃卒。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二《后土詞瀆慢》　金陵邵衍，字仲昌，篤實好學，終老不倦。年八十二，以大觀四年五月十五日，無疾而終。臨終時，一日顧謂其甥黃子文曰：『老子明日與甥訣矣。嘻昔之夜，夢黃衣人召至一官居，侍衛嚴肅，據案而坐者冠服類王者，謂余曰：「世傳《后土詞》瀆慢太甚，汝亦藏本，何也？」即令黃衣人，復引余過數城闕，止一殿庭。余傍視殿廡，金碧奪目，但寂不聞人語聲。須臾，簾間忽有呼邵衍者曰：「帝命汝爲圓眞相，俾汝禁絕世所傳《后土詞》，當何以處之？」余對以傳者應死。呼者曰：「可也，仍即日莅職。」余拜命出門，足蹶而覺。所夢極明，予亦欲吾家與甥知此詞之不可復傳。誌之，誌之。』子文

未之深信。翌日凌晨，往視之。衍謂子文曰：『甥更聽吾一頌。』即舉聲高唱曰：『雖然萬事了絕，何用逢人更說，今朝拂袖便行，要趁一輪明月。』言訖而終。子文余姪壻也，余亦素與仲昌遊云。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孫九鼎》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於竹柵巷，沿汴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於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鎮，久別安樂？』細視之，乃姊夫張虓也。指街北一酒肆曰：『可見邀於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買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姊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卽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尚未見姓名，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下。』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者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卽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宜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既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孫後連蹇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舊與家君同爲通類齋生，至北方屢相見，自說茲事。

又《王天常》 元豐中，京師有富人王天常，高魯王家壻也。一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令閉目露坐，無得竊窺人物。『吾檢會文字畢，當復來。』既行，天常回顧，見門闕甚偉，牓曰『三坤城』。庭下桎梏者頗衆，皆僧道尼，亦有獄吏衛守。復坐移時，急足至，令同行。趨入公府，主者朝服坐，衆吏侍立，問：『何處來？』答曰：『京師。』一吏稟曰：『誤矣。所追王天常，非京師人，當速令此人歸。』天常見他吏乃故友，死已十餘□抱一大冊，降堦相揖道舊曰：『公可亟去，此非世人所處之地。』問：『冊中何事？』曰：『記世間生死者。』天常再三欲視己事，吏辭不獲，遂開一葉，但見『某年月日以一刀死』，急掩卷，令人送出。旣寤，爲親戚言之，恐罹非命，積憂成勞疾而終。後人思之，一刀，蓋勞字也。

又卷四《鄭鄰再生》 紹興十四年三月四日，江東憲司騶卒鄭鄰久疾，夢二使追之，曰『大王召』。行數十里，樓觀巍然。使引之登階，入朱門，庭下列男女僧道、鷄犬牛羊，殿前挂大鏡，照人心腑，歷歷可見。頃之，王出，二使擁鄰聲喏，稱追到鄭鄰。王問：『甚處人，何事到此？』鄰俯首答曰：『本貫信州，被追來，不知何故。』王命將到頭事祖來，以筆點一字，顧吏曰：『又卻是此鄰字，莫誤否？』判官攜簿前白云：『合追處州松陽鄭林。』王曰：『若爾，則不干此人事，敎回。』復命檢勾生死簿，稱鄰壽尙有一紀半，遂呼鄰前曰：『看汝是一善人，在生曾誦經否？』鄰曰：『默念《高王經》，看本念《觀世音經》。』王曰：『汝視此間囚不作善事。』鄰舉首觀殿下鐵柱，繫者甚衆，五木被體，羸瘠裸立，絕無人狀。柱上立粉牌誌其罪，某人呪咀，某人殺生，某人鬬殺。獄戶施金釘，圖大海獸張口銜之。兩廡皆鞫獄官，內有戴牛耳幞頭者，周覽而旋。王曰：『汝已見了，還生時依舊積善。若見戮人，只念阿彌陀觀世音佛名，令渠受生，汝得消災介福。』鄰曰：『領聖旨。』遂退。行數步，回首已無所睹，唯一叟白衣拄杖。鄰問去饒州路，叟以杖指云：『由此而左，得路宜亟行，稍緩有豺虎蟲虺之毒。』鄰憂撓奔迴，遂寤，遍體流汗。乃初六夜矣。

又卷六《俞一郎放生》 俞一郎者，荆南人。雖爲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塑神佛像。紹熙三年五月，被病危困，爲二鬼卒拽出，行荒野間。遂至一河，見來者甚衆，皆涉水以度，獨得從橋到彼岸。別有鬼使，引飛禽走獸萬計，盡來迎接。稍抵前路，又遇千餘僧。及一門樓，使者導入，望殿上十人列坐，著王者之服。問爲何所，曰：『地府十王也。』判官兩人持文簿侍側。俄押往殿下，檢生前所爲，王者問：『有何善業，可以放還？』判官云：『此人天年，尙餘一紀，幷有贖放物命已受生人身者三千餘，合增壽二紀。』王遂判：『俞一本壽只六十三歲，今來旣增二紀，日下差童子押回。』俄兩青衣童引行青草路，至一缺牆，推其背使過，不覺復活。左手掌內有朱字數行，不可認，蓋批判語也。

又卷一二《高俊入冥》 昔東坡先生居儋耳，有處女病死，已而復蘇

云：『追至地獄，其繫者率儋耳人也。』近夔州戍兵高俊事大類此，豈非所謂地獄者，一方各有之，時託人以傳，用爲世戒歟！俊家睢陽，世爲卒，隸雄威軍。紹興二十二年正月辛亥，登夔之高山，逢一人，披髮執杖，出符示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亟歸。彼人隨之不置。俊至家，舉食器擲之，彼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即覺從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書數行，後有『押』字，俊不識也。行久之，路正黑，俄，豁然明，見城郭嚴峻，四隅鐵扉甚高，四顧廛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若大府，兩廡囚繫幾滿，一女子懸足於桁。吏曰：『前生妄費膏油以塗髮，故懸以瀝之。』又一女反縛，以鉗鉗其舌。吏曰：『生前好搖唇鼓舌者。』後所識寧江都將，荷鐵校，曳鐵鎖，獄卒割剔其股文，血肉淋灑，形容枯瘠不類人。左右破腦者、折脛者、折肱者、穴胸者，百十人環守之。吏曰：『生前賊殺無辜者也。』一部將亦同繫，箠掠無全膚。次則市之鬻麵者曰冉二，死已數年矣，前列一大甕，畜腐水敗泔，其七已空。吏曰：『是嘗棄麵與水漿，今積于此，日使盡三杯。』又有鬻餛者黃小二，爲獄卒，勞問俊曰：『汝何時來耶？』與俊同曹追者凡三百餘人，奉節令趙洪先一夕死，亦彷徨庭下。堂上黃綬主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時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歲，六月二十四日辰時生。』主者披籍曰：『吾所追，乃生于巳時者。』使俊止以俟命。其它一一問如前。有即荷校驅而東去者，亦有閉諸廡者。庭中壯士金甲持斧立，俊進揖曰：『主者留俊而未有以命，柰何？』曰：『吾爲汝入白。』頃之，出曰：『可去也。』戒一童曰：『速與偕行，或埋瘞，則無及矣。』童導俊由始來之路，其正黑者既窮，即失此童，惟望西而行。殆數里，登山，下有河流，溺者不可計。官曹坐岸上，使卒徒擁行人入于河。入者爲魚龍所噉食，能涉而得岸者，百不一二也。益大恐，奔及重嶺，乃東行。至平川，二徑交午，不知所適。憩川上，伺過者將問津，有犬來牽俊衣，趨左徑，凡七里許，復失犬，獨進。踰前岡，抵大溪，甫過橋而橋壞。後一騎來，迫壞橋呼曰：『急治橋。』尋有四五人，負大木橫其溪，騎者不克度，俊愈益疾步，踰時達夔之東津。視其體則裸也。或詬之，歐其背，遂驚寤。蓋死二日，家方謀瘞之云。晁公遡作說。

又卷一三《黃十一娘》　福州侯官縣黃秀才女十一娘，立簾下觀人往來。一急足直入曰：『官追汝。』女還房，即苦心痛死。經日復生，曰：『追者與我俱行數十里，忽有恐色，曰：「吾所追乃王十一娘，誤喚汝。今見大王，但稱是王氏，若實言，當捶殺汝。」我強應之。至官府，見三人鼎足而坐。中坐者乃我父也，望我來，即憑軒問曰：「汝何爲來此？」曰：「正在簾內，爲人追至。及中途，則言當追王十一娘而誤追我，戒我不得言。」父還坐，謂東向者曰：「所追王氏，今誤矣。」曰：「公何以知之？」曰：「此吾女也。」東向者即命吏閱簿，顧曰：「果誤矣。」又笑曰：「王法無親，今日却有親。」皆大笑，乃放我還。』鄭彥和知剛說。

又《鄭升之入冥》　衢人鄭升之，宣和間爲樞密院醫官，後居湖州累年。嘗往臨安，於轎中遇急足持文書來，視之，乃追牒也。上列官爵姓名二十餘人，鄭在其末。讀畢，即恍惚如醉。還家而病。前使亦至，呼之，遂隨以行。路半明半暗，如月食夜。到冥府，使者先入。鄭窺窗間，見兩廊皆囚，而以泥泥其首。少頃，呼入。主者問曰：『汝當死，有陰德否？』曰：『無。』『嘗從軍乎？』曰：『然。』曰：『汝昔宣和中隨諸將往燕山，有二卒得罪於將，欲斬之，以汝諫獲免。又汝在京師時，好以藥施人。有之否？』鄭曰：『頗憶有之。』主者曰：『有此二美，當令汝還。』取元牒判云：『特與展年放還。』鄭拜謝。既出門，詢向使者曰：『吾復活幾何年？』應曰：『不知也。』將行，使者曰：『汝平生好飲，餘瀝沾几案間，積已數斗，須飲訖乃可去。』即舉一甕，甚臭，強鄭令飲。飲至斗許，不能進。失手墜甕，乃醒。又病一月方愈。自以陰限不明書年數，常恐死，乃別所知者，自還鄉治冢地。明年，其所知者邢懷正孝肅爲衢簽，見鄭之子，則鄭已死矣。計其復生僅旬月云。邢懷正說。

又卷一四《楊暉入陰府》　紹興二十二年，虔卒齊述叛。未撲滅間，吉州吉水縣民楊暉，夢追入陰府，見數百人身披五木，繫庭下。主者責暉曰：『汝何敢與齊述爲亂！』暉曰：『暉乃吉水村民，與述了無干涉。』主者曰：『然則誤矣。』即遣還。

又卷一六《衛達可再生》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爲館職時，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與它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諭意。吏捧牙盤

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盈庭，一秤橫前，兩首皆有盤。吏舉簿置東盤，盤重壓至地，地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盤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筋大。吏持下置西盤，盤亦壓地，而東盤高舉向空。大風欻起，捲其紙蔽天，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眞犯！然已灰滅無餘矣。』衛謝曰：『是則然矣。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君曾上書諫，此乃奏稿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簿頗多，猶不失八坐，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徐樽說聞之於衛仲子『臧』。

又卷一七《張德昭》 建陽人張德昭，老於進士，以特恩補官。得傷寒疾，爲黃衣人持符逮去。至幽府，抗聲廷下曰：『追到建州張德昭。』主者怒曰：『命爾追某州孔昭德，今誤，何也！』付吏治其罪，命張還。張懇曰：『業儒白首矣，僅得一官。今日獲至此，欲一知壽祿幾何，幸哀許之。』主者曰：『天機理不容泄，壽數難言也。』又拜乞官祿所至，則沉思移時，如閱籍者，曰：『位至作邑。』張遂出。逢一婢于途，問所以來，曰：『到此已數日，家中並無恙。』乃前行，抵深谷邊，足跌而寤。問其家，始知此婢相繼死，纔一日耳。張益愈，訪劉彥沖子翬於崇安山中，以事告曰：『老矣，詎復榮望！今下攝承簿尉，果若所言，得宰一邑，猶須十年間，□自喜也。』是歲，調補汀之清流尉。至官踰歲，會縣令罷去，暫攝其治，遂亡。距入冥時僅三年。劉共甫說。

又卷一八《邵昱水厄》 邵昱，徐州沛人，從其婦翁任信孺居衢州。紹興丁卯，張巨山舍人嶧爲郡，端午日競渡，舟舫甚盛，郡人爭往浮石寺前浮橋上觀。昱先與數友入寺，既而獨還，行至橋半道，鐵纜中斷，船皆漂流，橋板片片分拆，在前者數百人盡溺。昱已墜水，覺有物承其足，故項以上不沉。眼界恍惚，見同溺人乍出乍沒，其形已變，或蟹首人身，或人首魚身，或如江豚龜鱉狀。橋柱下數大神，皆長可三丈，執鉞立。又兩大神，從雲端下，其一亦蟹首，一如鬼。神空中語曰：『三百人逐一點過。』顧昱曰：『汝是姓邵人，不合死。』掖而擲之破船上，僅得達岸。既歸，不敢語人。明年，同任公如明州，過餘姚之象亭待潮，乃東登亭上觀題壁。有從後呼者曰：『君不易過得去年水厄，非素積陰德，何以致此！』昱回顧，乃一道人，甚頎偉，著白苧衫，色漆黑。昱曰：『先生豈非同脫此厄乎？何以知我？』其人不答，乃曰：『歲在癸酉，君當有重災，宜百事謹畏。或再相見，可免也。』昱識其異人，即下拜，纔起，道人已在平地，其行如飛，長髯縹縹，下拂腰股間，遂不見。昱常懼不得免，兢兢自持。至癸酉歲，夢數卒荷轎至，邀入府，如張巨山平生時。行約十數里，天氣陰陰如欲雪。至一大城，有市井，遂舁之入。昱覺非衢州，又憶巨山已謝世，自意其死，甚慘沮。行至廷下，殿上垂簾，聞二人相對語。追者與俱至廊下，一吏持簿書入白，聞主者責怒曰：『何得妄追人！』一人曰：『韓君已得旨了。』吏復下，捧杯水欲噀昱面。傍人止之曰：『不可。如是，將出手不得。』吏無計，遂遣追者送昱回。轎行至深岸，前者足跌。驚寤，已雞唱矣。道人不復再見，昱亦無他。後九年，昱以任公守宣州差，捧表賀登極補官，改名侃。予親扣其詳如此。

又卷一九《誤入陰府》 李成季昭玘少時得熱疾，數日不汗，煩躁不可耐。自念若脫枕席，庶入清涼之境，便覺騰上帳頂。又念此未爲快，若出門，當更軒暢，即隨想躍出。信步游行，歷曠野，意殊自適。俄抵一大城郭，廛市邑屋，如人間州郡。李容與街中，有舊識販繒媼，死已久矣，遇李驚曰：『何爲至此？此陰府也。』李懼，求救。媼曰：『我無能爲也。幸常販繒，出入右判官家，試爲扣之。』乃相隨至其門，止李于外，曰：『勿妄動，捨此一步，則眞死矣。』媼入，移時喜而出曰：『事濟矣，但當更與左判官議乃可。』俄聞索馬之聲，暨出，乃綠衣少年。媼呼李尾其後，至所謂左判官之舍，緋衣人出迎，綠衣曰：『適有陽間人游魂至此，須遣人送還。』緋衣曰：『誰令渠自來？既至矣，又非此間追呼，何必遣！』李側耳傾聽，益恐。綠衣曰：『試爲檢籍，恐或有官祿。』再三言之。緋衣始持不可，不得已，命吏取籍至。吏讀曰：『李昭玘，位至起

居舍人。』綠衣咤曰：『如何，如何？渠合有許大官職，擅留之得否？』緋衣頗慙，乃相與作符，共押之。用印畢，授一小鬼，使送李。李重謝媼，始行。有問者，卽示以符。小鬼瘡瘍滿頭，膿血腥穢，歌呼不絕聲，每數十步，輒稱足痛而坐。哀祈之，乃行。前至曠野，曰：『我只當至此。還汝符。』擲之於地。李俯欲拾，蹶而寤，蓋昏然瞑卧經日矣。自是李氏春秋設媼位祠之，果終於右史。

又卷二〇《曹氏入冥》　靳師益，濟州人。父守中，官至尚書郎。紹興二十九年，靳爲餘杭主簿，妻曹氏以六月病卒，已殮經夕，一足忽屈伸。靳驚視之，面衣沾濕，有泣涕處。靳號慟曰：『得無以後事未辦乎？他何所欲言？』拊其體，漸溫。已而歎曰：『我欲錢用。』靳命焚紙鏹數束。曰：『未也。』又焚之如初。久而稍甦，掖之起坐，流淚滂沱，言曰：『先姑喚耳。憶病昏之際，二婦人來，云：「恭人請。」卽俱出門，肩輿去甚速。至官府，戶內列四曹，只記其一曰「南步軍司」，方裴回無所之，遇阿舅生時所使老兵遮拜曰：「何得至此？」以姑命對。卽引入兩廡間，皆繫囚，呻吟之聲相屬。升自東階，舅金冠絳袍若今王者，與紫衣白衣人鼎足議事，且置酒。聞舅語云：「三官更代，有無未了事件？」頃之，送二客還。吾自屏間趨出拜。舅駭曰：「誰呼汝來？」亦以姑對。舅與俱入。姑帔坐堂上，若神祠夫人。侍兒持雉扇，環立甚衆。舅責曰：「渠家兒女多，何得招致？」姑曰：「以乏錢故也。」吾又趨拜，且問：「需錢何用？」姑曰：「吾長女以妬殺婢縶，久繫幽獄，獄吏邀賄，無所從得，不獲已，從汝求之。」又曰：「汝爲吾轉輪藏已盡用了，更爲誦梁武懺救吾女。」少時，舅促歸，命詢肩輿者食。曰：「已食。」遂遣吾出，相戒曰：「勿泄此事，恐不利於汝。」送至車上。從者十餘人，皆黃衣金甲，其行如飛。既到家，黃衣求金，凡兩焚錢始去。』自此疾愈，然纔旬日復死。人謂其漏言不免云。

又乙志卷一《更生佛》　仙井監蘭池鄉民鮮逑，因病誤服藥，病且亟，恍忽不知人。見三黃衣吏持檄來追，別有二白衣者嘯於梁上。逑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買藥未還，願延須臾。』三人喜，載錢以出。至暮，子歸，三人從以入，逑遂死。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逮者，一曰蜍充，一曰稅中定。行久之，入大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吉，先死數歲矣。問逑來故，逑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事也？』曹賀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邪？』曰：『虞太博，今判更生道，明日爲更生佛矣。宜速往。』少焉，吏引入殿下。王者旒冕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皆釋去。相去頗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既而問逑，平生修何善？對曰：『家貧無力，但嘗遊瓦屋山，瞻辟支佛，瑞色甚勝，及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錄所言。持以上，王書其後曰：『放還。』逑拜於庭，回數步間，有呼之者。王臨階語曰：『爲我報家人，令設更生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畢，白光騰上，室宇赫然。逑又拜而出。至大樓闕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纔出門，卽蘇。妻子正哭泣，具櫬將殮矣，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奔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祥日云。虞名祺，字齊年，平生不讀佛書，嘗爲夔潼漕。方軍興時，諸道以聚斂爲先務，惟虞所部獨晏然不擾。最後在潼川，當紹興十七年，屬微疾，至六月二十七日，憑几不語，忽睨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子允文旁立泣下。又顧曰：『身得爲佛，有何不可！』客異其言，已含笑而逝。及逑事傳，然後虞成佛之證益顯。更生佛名見《大涅槃經》中。新寧丞陳璜作記。

又卷四《張文規》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眞陽縣民張五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周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刦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圭以下十二人送獄，劾以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瘐死。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察囚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但等第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邈計不行，恚忿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京秩。郡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爲剡奏，但用舉者遷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屍感疾，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般取船上行李。』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牀，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卽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證事。」吾告以病篤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矣。」

不得已與俱往，頃刻間至英。視井邑人物歷歷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俟取公案，須臾而回。問何等文書，曰：「吳邈解胡達案也。」吾念邈死已久，何爲追我？方悟已死。稍行前，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衛甚整。同行者十餘人，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來者，切勿飲，飲則不得還。」又前至一門，衛兵愈盛，力士數十，皆執斧鉞。果有持水至者，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易茶以來，復辭之。其人怒曰：「何爲難伏事？」復前行。追者先入門，出，引衆俱進。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皆不敢仰視。潛問殿上爲誰，曰：「王也。」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捽去，最後方及吾。聞簾內所問，果吳邈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詳知，然必須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奏曰：「臣自勘此獄，使十人將死得生，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準賞格，當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二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王彭年者已不可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之的。遂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司。遙見吳邈荷校於簾下，而朱圭、張運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法不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紀三字。吾佯爲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曉其義乎？一紀者，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是報子，此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喜。夫上帝好生而惡殺，經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容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吏愕曰：「何以知之？」吾笑曰：「平生聞濮州大鐘，果有之乎？」吏作色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訖，吏舉手令退。吾又前白曰：「適蒙判增一紀，今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而壽過其父乎？」王曰：「不然。人壽短長，係乎所修，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讒譖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冥和尚也。凡人魂魄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囚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聞官人得歸撫州，煩爲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果救拔我，朝散將來亦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曰：「能爲言之，理無所礙，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又至司，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行至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來報，方提舉已死，追至此。蓋英守方希覺者，見提舉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保奏鞫獄事，走卒妄言悅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往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視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經月，腰胯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爲誦佛書，飯僧薦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逝矣。文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爲不勝任，檄郡守體量，將罷之。許守具事實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果爲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至大觀二年，年七十八，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爲失出，偶事在赦前，又曹氏已死，無所追正，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考其再生及夢，凡增一紀有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首尾爲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爲半紀云。臨川人吳可嘗作傳，文規之孫平傳之。

又卷五《張女對冥事》 妻父張淵道自兵部侍郎奉祠，寓居無錫縣南禪寺。次女已嫁梁元明，來歸寧。紹興己未正月七日，因遊惠山寺，食煎餅差冷，還家心痛。至夜遂劇，正睡落枕。元明扶之起坐，但淚下不語，指其口曰：『說不得。』問何所見，應曰：『張渥在此。』渥者，淵道叔也，死於兵間，後降靈其家，云爲泰山府直符走吏。意其爲祟，呼洞虛觀道士視之。道士取紙焚香作法，請家人共視，皆曰：『髣髴見紙上有影如

人戴幞頭者。』道士曰：『然則正神，非祟也。是必陰府追對事耳。』書符使吞之。天明稍甦，猶心痛，忽忽如癡，晚乃能言。始病時，有持符來牀下，云：『官追汝。』女曰：『我士大夫家女子，何得輒喚？』曰：『陽間如此，陰府不問也。』便覺身隨此人去。至寺後牆門，欲出，一人長丈許，推之入。責追者曰：『張侍郎小娘子，爾何人而得呼之？』追者不答，則身已在牆外。有兜檐甚飾，使登焉。兩人肩舁，約行數百里，又度錢塘江。久之，入一大府，朱門明煥，上施大金釘，殿屋九間皆垂簾，其中三間簾捲。王者紅袍碧玉冠，坐其上。追者前白：『公事到。』王竦身凭案立問曰：『張相公在陝西殺趙哲，汝父爲參議官，預其事否？』女欲言『不知』，恐累父，答云：『初不預謀，亦曾諫，不見聽。』王曰：『諫而不聽，何不去？』答曰：『嘗求一郡，不得請。』王顧左右，令詣司供狀。方對答時，望西廡一人，側聽而笑。東廡亦有一人，皆狀貌堂堂，既詣曹。曹吏指曰：『笑者乃趙哲，其東則曲端也。』吏以下皆長一丈，戴鐵幞頭，著褐布袍，具筆札，令女爲狀。且曰：『當追長子，以其不慧，故免。』蓋淵道長子通，自幼多病，不解事。俄持盤食來，甚豐。或曰：『不可食，食則不得歸矣。』廡下各列門戶，或榜云『鑊湯地獄』，或榜云『剉碓地獄』。其室甚多，皆扃鐍，不見人。遙見故姻家宋氏母，據案相望而笑。傍人云：『見判善部。』須臾，供狀畢，王命放還。無復轎乘，獨隨追者行，及江頭，見貴人公服乘馬，導從甚盛，問人，云呂相公也。是時呂忠穆公已卧病，後一月始薨，蓋其魄兆先逝矣。

又卷九《李孝壽》　政和二年，李孝壽爲開封尹，以嚴猛居官，輦轂之下，無敢議其政者。有游士寓汴河上逆旅中，暴得疾，惛不知人者累日。忽洒然醒，問人曰：『大尹安否？』曰：『無恙。』曰：『是將死矣。』因言：『病中憒憒，見壁間隱約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鋪朱戶，高明伉爽，不覺身在門側，排闥而入，庭廡宏麗，類好官府，而寂無一人。徘徊甚久，聞堂上樂作，其聲漸近。女妓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具，服飾甚都，擁金紫貴人，乘涼輿，徑至廳事，絲管競作，喧轟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爲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爲大鐵床，向來金石絲竹，皆叉矛鑽鑽物也。百鬼爭進，剝其衣碎之，屠割焚炙，備極慘楚。號呼宛轉，不可忍視。如是移時，又悉拊掌，則鬼復爲妓，床復爲輿，叉矛復爲金石絲竹，貴人盛服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爲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逐吾使出，且闔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猶無恙，已而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才一月，果死。方孝壽治京師，尤留意姦盜。有白馬甚駿，將入朝，爲人竊去。散遣邏者，伺諸城門。閱五日，或牓于門曰：『白馬已染成烏馬，今行千里矣。』蓋盜既得馬，黔其皮鬣，乘以出，故不可捕。明年，濮州諸李遣信致餉，發其篚，馬皮在焉，姦猾能玩人如此。

又卷一〇《梁元明》　予友壻梁元明嘗夢入冥府，冥官令詣曹對狀，戒之曰：『還家勿泄於人，雖父母妻子亦不可言。若犯令，當滅族。』梁再拜受命。追者導之還，經地獄門，引入。至鑊湯，見獄卒以長叉叉囚置鑊內，骨肉糜爛，腥臭逆鼻，正如人間瓠羹然。是夜夢覺，以告其妻，妻亦不敢問所供何事。梁自是不食瓠羹，云：『聞其氣輒嘔逆。』後三年，從桂林如衡山，道經零陵，逢他人喪柩，書銘旌曰『漢陽軍簽判梁宣義』。詢其鄉里，曰：『東平人。』元明新調漢陽簽幕，鄉貫、官氏皆同，深惡之，竟不及赴官而卒。時紹興十四年。

又卷一六《雲溪王氏婦》　政和七年秋，婺源縣雲溪王氏婦死，經日復生。邑人朱喬年松方讀書溪上，亟往，問所見。曰：『昨方入室，見二吏伺于戶外，遂率以去，步於沙莽中，天氣昏昏，不能辨早暮。俄頃入大城，廛市井邑甚盛，凡先亡之親戚鄰里皆在焉，相見各驚嗟，問所以來故。追吏引入官府，歷西廂下，拱立舍中，吏檢簿指示曰：『汝是歙州婺源縣俞氏女乎？』答曰：『然。』曰：『父祖名某，鄉里名某乎？』曰：『非也。』摘其耳曰：『誤矣。』叱追者使出。久之，復執一婦人至，身肉淋漓，數嬰兒牽捽衣裾，旋繞左右。吏又問其姓氏、家世、邑里，皆與簿合，命付獄。而顧我曰：『與汝同姓氏，故誤相逮至此。此人凡殺五子，子訴冤甚切，雖壽算未盡，冥司不得已先錄之。汝今還陽間，宜以所見告世人，切勿妄殺子也。』別遣人送出，推墮河中，遂寤。喬年即與其家人往詢所追者家，果以是日死。喬年爲文記之。

又卷一七《沈十九》　崑山民沈十九，能與人裝治書畫，而其家又以

煮蟹自給。縣人錢五八，新繪地藏菩薩象，倩沈標飾之，其傍烹蟹，蓋不輟也。夜夢入冥府，所見獄吏，皆牛頭阿旁，左右列大鑊，舉叉置人煮之。將及沈，忽有僧振錫與錢生皆在側，諭獄吏曰：『但令此人入鑊淨洗足矣。』沈猶畏怖，吏命解衣而入，俄頃卽出。於沸鼎烈焰之中，衆囚冤呼不可聞，己獨無苦趣，清涼自如，正如澡浴，身意甚快。展轉而寤，遂戒前業，賣餚以活云，時紹興十二年也。三事邊維嶽說。

又丙志卷八《黃十翁》 黃十翁者，名大言，浦城人，寓居廣德軍。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因病久心悸，爲黃衣童呼出門。行大衢路，雨旁植垂柳，池水清澈可愛，荷花如盛夏時。經十餘里，更無居民。望樓觀嵯峨，金碧相照，童引入門，罪人萬數立廷下。殿上四人，冠通天冠，衣縷金袍，分席而坐。一吏喚黃大言云：『汝數未盡，誤追汝來。』命青衣童引出東門。回顧餘人，已驅之北去。東門外如陽間市肆，往來闐闐。行未遠，別見宮闕甚麗，內外多牛頭阿旁，王者旒冕秉圭坐，威嚴肅然。紫衣吏問曰：『汝住世作何因果？』對曰：『頃歲兵亂時，曾爲二寇掠財物，徐就擒捕，保伍欲戮之，大言愍焉，以錢二十千贖其死。』及平生戒殺持經造像數十事。俄持巨鏡下照，了無冤業，卽令詣總管司照對。總管司之長稱舍人，其副乃廣德出攝吏王珣，與大言素厚，謂之曰：『汝當再還人世，若見世人，但勸修善，敬畏天地，孝養父母，歸向三寶，行平等心。莫殺生命，莫愛非己財物，莫貪女色，莫懷疾妬，莫謗良善，莫損他人。造惡在身，一朝數盡，墮大地獄，永無出期。受業報竟，方得生於餓鬼畜生道中。佛經百種勸戒，的非虛語。』又囑曰：『爲吾口達信於我家，我在公門，豈能無過？但曾出死罪三十一人，有此陰德，故得爲神。可造衣服一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貫，具疏奏城隍司，以達我要贖餘過。』且言：『世人以功德薦亡，須憑城隍證明，方得獲福。若歲時殺物命祭祀，亦祖先不享。此二事不可不知。後二日，陰府會善男女於無憂閣下，隨其善行，俾證道果。至於地獄囚人，亦驅至彼，如州郡囚聽赦罪，輕者亦脫苦受生，宜往觀之。』至則睹所謂無憂閣者，衆寶所成，高出雲表，祥光徹天，男女皆在其下。其善者衣服盛麗，持香花經卷，徜徉采雲之間，玉砌金階之上。而地獄之衆，皆鎖梏囚執，尪劣憔悴，跪伏門外，喜懼相半。方顧視感歎，忽蕩無所睹。王總管云：『已憑今日佛蔭脫地獄苦，然皆失人身矣。』回至總管司，見對事者亦衆，其相識者，託爲囑子孫，丐功德。所付之語，皆生平閨門隱祕，非外人所得知。事畢，童導之歸，望一鐵山，烈火熾然燒灸，羣囚號叫不絕。又一山，有樹無葉，垂植刀劍，囚扳援而上，受剸割之苦，積屍無數。大言合掌誦觀世音、地藏二菩薩，忽震雷一聲，二山皆不見。前行過一巖洞，臭河不可近。童子云：『世人棄殘飲食酒茗於溝渠，皆爲地神收貯於此，俟其命終，則令食之。』又行數里，再至王所，王敕云：『汝還世五年，傳吾語於人間，作善者卽生人世，受安樂福；作惡者萬劫不回，受無間苦。令聞此者口口相傳。』遂別。命一青衣童引出長春門，有花如初，過橋，失足而寤，已初八日矣。黃翁時年八十五，崇仁縣主簿秦絳爲作記。

又卷九《酆都宮使》 林乂，字材臣，姑蘇人，剛正尚誼，鄉里目爲林無差，以其名近叉字也。晚以貢士特奏名得官，調嘉興主簿。任滿還家，夢吏士來迎，入官府，升堂正坐。掾屬數十輩，或衣金紫銀章，列拜廷下，出文牘，摘紙尾使書。視官階，乃印銜闊徑三寸，不可辨，但識其下文五字，曰『酆都宮使林』。如是凡數紙。乂平生讀道書，頗慕神仙事，顧謂吏曰：『學道之人，皆當爲仙官，此乃冥司主掌，非以罪譴謫者不至。且吾聞居此職者率二百四十年始一遷，非美官也。』不願拜。吏曰：『此上帝命也，安得拒？恐得罪於天，將降充下列，雖此官不復可得矣。』乂不得已，乃書名，遂寤。知其命不得長，以告所善道士呂山友。乂弟又之婦虞氏，尚書策女也，不食豬肉。乂誚之曰：『吾家寒素，非汝家比，安得常有羊肉？盍隨家豐儉勉食之。』婦謝曰：『何敢爾！但新婦自少小時，聞燒豬氣輒頭痛不可忍，今見則畏之，非有所擇也。』乂曰：『我若眞爲酆都官，必使汝食。』婦笑曰：『幸蒙伯力，爲增此食料，新婦大願也。』久之，乂調官京師，還，及泗上，卒於舟中。初，乂父挈家過泗，謁普照王寺，其母生乂於舟中，及其死也亦然。訃未至吳，家人臛豬爲麵，弟婦問曰：『何物盛饌，芬香如此？』家人曰：『豬肉也。』婦曰：『試以與我。』取食之，立盡一器，自是遂能食。時乂卒已半月云。自山友說□宅編作記。

又卷一二《李主簿》 武昌李主簿，夢就逮冥司。主者問：『汝前身爲張氏子時，安得推妻墮水？』李夢中忽憶其事，對曰：『妻自失足墮水

死，非推也。』主者遣追本處山川之神供證，與李言同，遂放還。他日，在旅舍遇婦人，自言爲前生妻，相守不肯捨，綢繆如生，姻黨皆知之。數年乃謝去，李亦不娶。終身雖無它苦，但常病腰痛，以木爲兩椎，刳其中，每日扣擊數百下，痛則少解，蓋鬼氣染漬所致云。

又卷一六《碓夢》　靖康末，有達官守郡於青齊間，以不幸死。後十餘年，其子夢行通逵中，夾道榆柳，寂無行人，聞大聲起於前，若數百鼓，隱隱然漸近，疑爲大兵來，趨避諸路旁土室而密窺於牖間。既至，乃數百鬼，負大磨，旋轉不已。有人頭出磨上，流血滂沱，諦視之，蓋乃翁也。方驚痛，則復有聲如前，近而睨之，又其母夫人。不覺大哭，遂寤。懼冥祥可怖，亟詣嚴州，以錢數百千作黃籙醮，延宗室兵馬監押子舉主醮事。是夕，衆人皆見浴室外一人，衣紫袍金帶，長尺許，眉目宛然可識，立於幡腳，少焉入浴間。醮事訖，子舉爲奏章請命，謂其子曰：『尊公事不忍宣言，當令君昆弟自觀之。』取一大合，布灰其內，周圍泥封，使經日而後發視。及發之，上有畫字如世間，書云：『某人蠹國害民，罪在不赦。』諸子慟哭而去。方達官在位，不聞有大過，既以非命死矣，而陰譴尚如是，豈非三世業乎？張晉彥祁適在彼，偶行壇下，遇男子作婦人泣曰：『我乃公親戚間女也，靖康中，從夫官河北，爲寇所害，旅魄無所歸，賴今夕醮力以得至此。』歷問諸家姻眷甚悉。晉彥亦以諸親不存者詢之，相與酬答，幾至曉，不可脫。迨旦，又升壇，立於法師之後，日光盛乃隱。王嘉叟說，聞之於晉彥。

又丁志卷七《大渾王》　聞人興祖，字餘慶，秀州人。博學有文采，魁伉豪放，不拘小節，居於近郊，自稱『東郊耕民』。爲州學錄，與學諭妻虞友善。紹興丁卯夏，虞以疾卒。秋九月，興祖夢一客來訪其居，緋袍跨馬，導從甚盛，諦視，乃虞也。謂興祖曰：『幸當與君聯事。』呼後騎使升，曰：『此馬頃刻千里。』俛仰間身已據鞍，遂交轡而行。夾道列炬如晝，行數里，火光浸微。至大官府，中有殿，南向垂簾，簾內燈燭明滅。廷下吏卒或坐或卧，見二騎至，不爲起。二人轉而東，復少北，有聽事，對設兩榻，執事者鞠躬聲喏，虞揖就坐，曰：『此君治所也。』俄一小兒自屏間出，挽其衣。虞曰：『令嗣先在此矣。』蓋數年前所失稚子也。虞曰：『君且歸，徐當相迎。』興祖方攬轡，蹶然而寤。明日，徧告常所來往者，疑爲不祥。未幾，因出謁，過婁氏之門，毛骨凜然俱竦，即得疾。扶歸家，信宿而卒。卒後，其表弟陳振夢見之，與語如平生。振曰：『聞兄爲冥吏，信否？』興祖唯唯。振又曰：『人持盃珓來卜者，兄能告以吉凶乎？』曰：『大渾王雅不喜此。』振曰：『然則兄爲大渾王官屬邪？』興祖遽曰：『吾失言，吾失言。』號慟而去。振驚寤，尚依約聞其哭聲云。

又卷一七《閻羅城》　襄陽南漳人張腆，居縣之鴈汊，世工醫。紹興十八年夏夜，夢自所居東行二里許過固城鋪北上，久之，入大城，出北門，登溪上高橋橋上，水中人往來如織。見其妻鄭氏亦涉水登岸，欲前同途，轉眄間已相失。俄別至一城，同行者莫知其數。腆已入門，回問戶者：『此何郡縣？』曰：『閻羅城也。』腆知身已死，甚悲懼，彷徨無計，不覺又前進。至階北，見大門三楹，與衆俱入，過百許步復至一門，五楹，金碧照耀。頃之又過一門，塗飾益華，兩廡下對列司局，正殿極高大，垂黃簾。腆且行且觀，至東廡吏舍門內，顧舍中人悉冠帶，或朱或紫，前揖之，了不相應，獨一緋衣者微作答。腆立移時，緋衣頗相憫，以足撥一甎云：『可坐此。』坐未定，妻忽立於門外，相顧皆漠然。頃之，一人自殿簾出，著黃背子，背拱手，仰視屋椳，移步甚緩，若有所思，久而復入。腆問何官，緋衣搖手低語曰：『此閻羅天子也。』腆曰：『適觀狀貌，與人間所畫不同，却與清元眞君甚相似。』言未既，殿上卷簾，呼押文字，羣吏奔而往。下列囚甚衆，或送獄，或加訊，或即放去，度兩時許，人去且盡。腆在吏舍，遙見其妻亦決杖二十，但驚痛垂涕而已。須臾簾復垂，吏還舍解衣，半坐半卧。緋衣指腆謂同列曰：『此人無過，何不令還？』衆皆默然。又言之，乃曰：『公欲遣去，何必相問？』其中一人云：『渠雖欲去，三重門如何過得？』緋衣戒腆曰：『外面如有人相問，但云司裏令喚獄子。』腆遜謝而出，每及一門必有問者，如其言即免。復尋舊路急行，將近屋東橋下，跌水中而寤。雞既鳴矣，呼其妻，亦矍然驚覺，語所夢，無不同者。妻罵曰：『我方受杖時，君在旁略不顧我，情如路人，豈可復爲夫婦？』遂各寢處。才數日，鄭氏腰下忽微瘧，繼生巨瘡，痛不堪忍，凡十日膿始潰，又十日方瘥。腆慨然棄家，詣均州武當山，從孫先生者訪道，越十七年乃亡。穀城醫者王思明與腆相好，景裴弟

官襄幕，得於思明云。

又支甲卷四《共相公》 南康都昌縣盧衝民劉四秀才，紹興四年十一月暴卒，爲兩吏領至幽冥中，入閻王殿庭下。仰望陛基，可高一丈許，王憑几坐其上，其前立巨牌，碧字標云『共相公至此』。劉默念：『世間安得有此姓。』初未嘗發言，王顧語左右，似有生人氣。吏質劉曰：『汝適所說何事？』劉不敢答，辭曰：『未曾啓此齒。』再三逼之，乃道所念。吏叱曰：『不得洩漏！此是饒州洪右相，今作閻羅王。』少頃，王命吏押回。劉歸，經歷數獄，見罪囚苦楚，驚悸之極。吏舉袖掩其面，遂蒙無所睹，行三十餘里始釋手。別又有一殿巍然，僧合掌升高坐，前有黑光，桌鋪白紙一張，紙上數蟲蠕動。僧下坐，執隨求法環，搖撼作響，問劉曰：『汝在生修何善業？』對曰：『無可紀者，僅能持《高王觀世音經》耳。』對曰：『只此是也，放汝去。汝來已經三日，恐汝妻壞了宅舍，宜亟還。』吏即引行，過澗水兩重，躍而寤。次年二月，劉生鄰人葉百一至憲臺投牒，館於逆旅黃氏，與人說此，予不暇親審也，因記文惠公頃遊廣府，府帥方務德滋，因留攝幕屬，與其弟稚川同官。稚川名洪，胥吏倡優避其名，呼公爲共通判。而洪氏所出本共工氏之後，故《左傳》有晉共華、魯共劉，皆讀曰恭，至漢乃於左方增水云。

又《黃文明》 崇仁士子黃文明、吳如松二人相與友善，皆獲鄉薦。紹熙辛亥，黃居家卧病，與往別業就醫。歷數月，不覺勝常，夢與吳同抵一處，遇黃衣走卒持官文書來追逮。取視之，其上有黃文明、吳如松姓名，相顧愕怒，謂州縣不應無故呼舉人，又斥誨如此。始猶力拒，俄已隨之行。到大第宅，壯麗如官府，闔其戶，寂無一人，走卒亦不見。進至中堂，入一室中，望其間設榻，兩人共被而寢。近而觀之，皆犬首人身，怖汗奔出。轉而之他，遇一道人，與之揖，問此爲何地，曰：『此往生之所也。』未及再語而寤，以告父及告妻子，深訝朕兆之異。已而病甚，遂卒。如松亦繼亡。里中論者以爲黃、吳儒生，操持無顯過，而身後疑墮異類，若云隱慝，則非外間所知也。

又卷五《舒嫩四》 淳熙元年，道州寧遠縣民蕭淳禮與故吏歐陽暄等數人，共率邑里錢，就九疑觀建黃籙醮。仍約以餘貲作鐘樓壇屋，往往虛數乾沒，衆莫得稽考。後五歲間，主事者多死。小民舒嫩四被逮入冥所，見皆本邑人，其親戚先亡者亦或在。到一官府，一囚桎梏繫廊下，傍側積錢甚多。近視之，則淳禮也。問所坐何罪，嚬眉而答曰：『正治九疑醮事。』曰：『是役也，惟君用力最勤，於公家何預，反見拘執？』淳禮曰：『此陰府耳，吾實于斯有欺隱，故獲譴獨重。』舒方悟其已死，亦自悲愴。又遇舊識卜人蕭諄，相與揖語曰：『汝勿恐，當得還。』旋踵而甦，蓋已奄然三日矣。是時同邑黃中立亦會中人，臨病篤，言爲黃衣卒來追，理對九疑醮事，隨語而殂。

又《秀州棋僧》 秀州兜率寺僧師豫，能醫術，而酷嗜弈棋，與人賭賽，品格甚低，然好之，窮日夕不厭。乾道九年染疫疾，死而復生，言：『被追至官府，立庭下，有大井當前，王者曰：「誤追汝。汝既是僧，能誦多功德經否？」對曰：「受性愚懵，不知有此經。」曰：「乃世間所謂《金剛經》者是已。」對曰：「此則固能之。」王者顧左右取經，即於井中汲出以相付。誦至數分，王者及一府人皆稽首作禮。既畢，命一吏送還，過廊下，吏語之云：「此亦有可觀覽處，宜相從一行。」遂到一室，案上列棋局，兩奩貯黑白子，而大小極不等。吏曰：「師能此乎」？應之曰：「甚愛之，正以太低爲苦。」吏曰：「吾爲爾作計，但呑一子，則進乎技矣。」吾欲取白而大者，吏不可，探一黑而小者，使呑焉，隨即驚悟。』明日病愈，常時對弈者來視之，索局較藝，果頓增數等。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四 建炎當三祀，北馬將飲江。於是天子幸明而越，隆祐太后龍輿駐豫章，行臺從焉。時警報益亟，有郎官侯懋、李幾凡三人者，每至城東南隅，得園林僻寂，私相謂曰：『使敵一不可避，得相與匿於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南邁，倉卒之際果不克奔，而敵騎已邃入矣。三人者得如約，共竄於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潛下取食而還伏焉，累十數日矣。幸略無人至者。一旦忽多人物且沓至，三人但伏梁之上計：『此豈皆避敵者耶？胡爲而至哉？』語未已，即有黑衣數十百人繼來，共坐於堂，命左右邏捕男女，無少長悉以挺敲殺之，積尸傍午，向暮盡死始去。當是時，三人者伏據於梁，惴惴然，嚮脫一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謂得免，況已昏夜。俄復望紅紗燭籠數十對引導，有主者數人又至，亦坐於堂，即多羣吏據呼閱人姓名者，三人益懼，於此殆不得脫矣。又細下視之，則但見人物可半，□頭面俱勿辨，乃知非

人也。凡點閱死籍至多，輒悉呼其姓名。中閒偶呼至一名，羣吏乃爭報曰：『不是，不是。』類如是者，凡有四。三人者，咸能記憶也。夜過半矣，事竟皆去。殆曉則四顧，鳥雀不聞聲，知敵已洗城而引遁矣。即於亂尸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名，乃夜來羣吏所謂不是者四人，今悉復活矣。異哉，吾得於宋高州，高州得於侯懋。懋等皆顯官，宜不妄云。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縉雲葉醫》　括之縉雲有葉醫，挾術頗精。一夕，忽夢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蓋有數，若南人恃北勢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者昔在福州日，殺人至多，獲罪於天，今使之得瘖疾而死。或以穀二石、酒二斗、鷄四隻相邀，汝慎毋往。不然，逆天之罪，不可違也。然於次日必有葉氏亦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既覺，惴惴然遂往廟中炷香。甫歸家，而趙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辭以疾，不往。次日，葉府召醫，疾愈，以物酧謝，乃鷄、酒、穀如夢中之數。收功獲謝，而趙則殂矣。葉蓮潛云。

又《齊東野語》卷七《洪端明入冥》　洪燾仲魯，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憂天目山，素有元章愛石之癖，而山中所產亦秀潤，不減太湖、洞庭。

村僕駱老者，專任搜抉之役。會族叔璞假畚臿鋤斧，將爲築室用，駱掌其事，擇刓鈍數事付之。璞怒其輕己，率其子標共毆之，至斃，是歲中元日也。洪公力與維持，泯其事。璞素豪獷，持一邑短長。邑令王衍，婺安人，惡其所爲，廉得之，遂收璞公子及血屬於獄。洪公亦以曾任調停，例追逮，良窘。時，王實齋遂守吳，契家亟往求援，王爲宛轉趙憲崇揮，改送餘杭縣獄，具以主僕名分，因鬬而死，璞止從夏楚，櫝僅編置贖銅而已。

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奏廁，忽覩駱老在廁云：『近山雨後出數石，巉秀可愛，主人幸一觀之。』洪倉卒忘其死，往從其行，纔跬步間，覺此身已在檐楹間。稍至一土神廟，便有四力士自廟中出，挾之空行，其去甚駛。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意非佳境。反顧駱曰：『既若此，何不告我？』駱曰：『勿恐，畧至便可還也。』稍前，一河甚闊，方念無津梁可度，則身已達彼岸。又見數百人掩面趣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忽曛黑中，一山橫前，有竅如月，數百人皆自此入，心方疑異，而身亦度竅矣。到此，足方履地。既前，復有一河，污濁特甚，僧尼道俗汩沒其間，至此，方悟爲入冥，心甚悲恐。

稍前，頗有人居，蕭疎殊甚。又前，有宮室軒敞巍聳，四垂簾幕，庭下列緋綠人獄卒甚衆，儼如人間大官府，初無所謂阿旁牛頭也。右廡絕昏黑，隱隱見荷校箠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與庭等，仰視一燈，悲鳴無度。洪所立左廡，則微明若欲曙時。微聞其傍喃喃若誦經聲。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懼中，亦慢隨其聲誦之。庭中人忽起立怒視，而殿上簾盡捲。有綠衣者出，坐東向，緋衣者坐西向，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綠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財，罪當死。』洪懼甚，不覺身已立庭下。漫答云：『爲叔解紛，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諱詞，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辭。然有三說：璞，叔也，駱，僕也。不忍以僕故置叔於辟，一也；駱無子，妻貧老無以養，使璞資之終其身，二也；且駱妻自謂一經檢驗，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強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云：『爲叔解紛，初非枉法，此說有理，可供狀來。』便有紙筆在前，直書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霽曰：『可與駱氏立後』，且命綠衣導之以回。轉盼間，駱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綠衣所見大蟒爲何物？厲聲答云：『此開邊喜殺之人也。』稍前，見數十百人持騾馬皮而來，又扣之，曰：『此受生回也。』又見獄吏持刀杖，驅百餘人自西而來。其中有洪氏族長爲僧者曰燁間黎，亦在焉。方疑之，燁忽呼曰：『三十哥仲魯第行。安得在此！』爲所驅卒擊其首粉碎，回視之，仍復完矣。因扣綠衣云：『人間何事最善？』綠衣舉手加額曰：『善哉問！忠孝爲先，繼絕次之，戒殺又次之。』又問何罪最重？曰：『開邊好殺罪重，豪奪次之或謂其說尚多。』因問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商公飛卿字翬仲，乾淳間從官。』復扣平生食祿，遂於袖中出大帙示之，己姓名下，其字如蟻，不能盡閱。後註云：『合參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奸室女某人，某日爲某事，降祕閣修撰轉運副使。』洪悚然淚下曰：『奈何？』綠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間人，任知池州司戶，溺死。陰間錄其正直，得職於此。』稍前，至大溪，有橋如魚網，心疑其異，而身已度矣。又前，溪亦大，綠衣推墮之，恍然而寤，則死已三日矣。妻子環立於側，特以心微煖，口尚動，未就斂耳。

後一歲，璞亦入冥，覺身墮鐵網中。見鄰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詰責曰：『汝爲僧，乃專以殺生爲事，何邪？』昭曰：『殺生乃屠者黃四，某不過與之庖饌耳。』亟問黃四，無異辭，乃訊二十而去。方窘懼間，忽傳呼都天判官決獄，視之，則忠文公也。璞號泣求救，公曰：『汝殺人，何所逃罪，然未應爾也。』恍然身已出網外而甦。

後行昭以營橋立積木上敗足，呻吟痛楚者三歲而殂，璞亦未幾死。後洪公於庚申歲首，以祕撰兩浙漕召。憶向所見，心甚恐，後亦無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學士。晚雖齟齬，然竟享上壽而終，豈非力行好事所致乎？

此事洪公常入梓以示人。余向於先子侍旁，親聞伯魯尚書言甚詳。後會其猶子憲使起畏立，復詢顛末書之。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一《張童入冥》　平輿南函頭村張老者，以捕鶉爲業，故人目爲鶉鶉。年已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媼自念老無所倚，號哭悶絕，恨不俱死。明日欲埋之，又復不忍，但累甎作邱，入地一二尺許，云：『吾兒還活。』人笑其癡，而亦有哀之者。三日復墓，慟哭不休，忽聞墓中呻吟聲，翁媼驚曰：『吾兒果還魂矣！』撤棺甎，曳棺木出，舁歸其家。俄索湯粥，良久，說：『初，爲人攝往冥司，兒哀訴主者：「爹娘老可念，乞盡餘年，葬送畢，死無所歸恨。」冥官頗憐之，即云：「今放汝歸，語汝父，能棄打捕之業，汝命可延矣。」』其父聞此語，盡焚網罟之屬，挈兒入寺供佛。寺有一僧呂姓者，年未四十，儀表殊偉，曾上州作綱首。張童即前問僧：『師亦還魂耶？』呂云：『何曾死？』張童言：『我在冥中引問次，見師在殿角銅柱上，鐵繩繫足，獄卒往來以棓撞師腋下，流血淋漓。及放歸時，曾問監卒：「呂師何故受罪？」乃云：「他多脫下齋主經文，故受此報。」』呂聞大駭，蓋其腋下病一漏瘡，已三年矣，兒初不知。呂遂潔居一室，日以誦經爲課，凡三年，瘡乃平。趙長官親見之。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一《齋醮靈驗》　宋提刑疊山謝枋得，嘗謂有淮人林月溪者，誠感上帝，曾爲裕齋馬公之客，至元丁丑以無疾死。爲一卒攝至冥府，到一官舍，榜曰『泰山府君之殿』。卒領林入內，坐殿上者，裕齋馬公也。公引林入內堂，道舊事，極其款密。林曰：『某被追攝至此，有何罪責？』馬曰：『吾爲泰山府君，爲門下二寵枉死事不得明白，故請門下過此，以決曲直。君之壽限儘多，但毋啗此間飲食，少頃即可回去。』古心江先生見充閻羅天子，因引林訪之。林賀曰：『先生生爲宰相，沒爲閻王，可謂盛事。』古心蹙額謂曰：『沒爲鬼官，是豈予心所欲哉？』林曰：『某回去，不知作何功果，可以資助二先生出離鬼官，幸明以教我，庶有以報先生之恩。』二公相顧謂林曰：『既辱厚意，請往隆興府，託西山道院徐道人爲設齋醮，或者可以感動上帝耳。』言畢，相辭而出。林甦，徑到隆興尋訪徐道人，述以前事。徐道人乃一放蕩不羈之人，索一百二十貫錢，爲建道場，乃留三十貫於紙鋪，委造紙錢，餘者悉以爲酒食之資。林俟候月餘，徐道人方且齋戒，就道堂打坐。一日至晚，將紙錢燒化，賀林云：『善功圓滿。』當時，林甚不滿道人所爲。越三日，夢二公來謝云：『已得徐道人齋醮之功，行得替罷，自此出離幽關矣。』感應之速如影響，則徐道人者善及幽明，信非區區學仙之流也。

明・胡侍《真珠船》卷一《陰譴》　臨潼殷富之弟貴，素不弟。嘉靖初，死三日，復生，氣息猶惙惙。輒匍匐向富叩頭曰：『弟自今再不敢慢兄矣。』富訝問故，貴曰：『始貴病革，被二卒縶之，赴城隍廟。及門，見東街某秀才，枷項立門側。執簿唱名以進羣罪人，及貴，乃訝曰：「汝亦至此邪？」咨嗟頓足。久之，頤貴入。已而陞陛，卒捽貴令跪，貴不敢仰視。俄聞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慢汝兄？罪合杖百！」當有數獰鬼，捽貴下陛，蓋將杖之墀中。貴不勝惶悸，捩首，向殿上大呼曰：「貴愚蒙不知禮法，請自今改過，再不敢慢兄。」即聞殿上召貴還曰：「汝果能改，姑免汝杖。」遂縱貴令歸。及墀中，則見北街鄭優一家，皆遭拷掠，備極慘毒，又以鐵鉤鉤其家長脊觔，挂樹枝上，痛楚之聲，所不忍聞。趨至門，則某秀才迎貴喜曰：「汝有何功德，乃得復歸？幸甚幸甚！吾有小事冤汝：吾生時曾以白金三兩，著不借中，埋寢榻下，汝可召吾子令發取，少濟貧乏。吾以盜食丁祭肉，被枷，已將三年，不久限滿，幸無他大過，當轉生。令吾子及妻，勿憂念也。」言訖，啜泣，殷勤揖貴。令亟返，貴方趨走迷途，一跌而寤，不意復得見兄，因召秀才子語之故，果如言得白金，亡何。鄭優闔門皆疫死，而其家長獨以背疽云。殷富及邑人賀郡丞說。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八　邵武朱生莊，乙未秋，夢入冥，見小吏從青衣傳呼來，視之，則故齋夫李某也，歿數歲矣。問其職，曰：『司巡警也。』問所往，曰：『適有公事，能同往乎？』生曰：『可。』遂至一大府前，兵衛甚肅，榜曰『信府』。中一貴人，冠服若王者，據案治事，符檄紛紜。所調發，皆古名將。忽投刺稱謝疊山至，貴人降階迎入，列坐。謝公儀貌甚偉，顧盼有英氣。頃復報進賢傅冠至，貴人辭不見，復請，乃命入。傅公青衣角帶，僂而登堂，執禮甚恭。貴人立與語，良久，命取簷前竹竿授之，曰：『山中鞭牛去！』傅唯唯而出。生隨之，至一山，有二牛，其一頭腹皆牛，而手足猶人也。傅公舉鞭痛擊，牛哀鳴甚劇。生怪問李，李曰：『一爲宋將呂文煥，一手足猶人者某也。』生心動。復過府第，貴人方與疊山張宴高會。俄傳索奸細甚急，李謂生曰：『此無他人，必子也。』生疾馳，一跌而醒，因作《紀夢編》。徐仲光記其事。

又　懷安徐孝廉拱，嘉靖丁酉春，卧病垂絕，被攝至城隍祠。神視其籍曰：『汝平生侮慢神祇，罪當磨。』令曳出加刑，拱力辯不服。神叱出，至門，遇其舅，新除教諭而沒者也。拱告以故，舅攜入爲請。神示以籍曰：『罪本難貸，姑從公言。且此子今秋當魁，聊寬之。』舅謝，攜之出。拱問曰：『舅一教官，乃見信于神若此？』舅曰：『我今爲要官矣，若教官，豈能救汝乎？』遂別。拱墮榻而甦，病尋癒。是秋果魁鄉試。逾三年死。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一《僧孽》　張姓暴卒，隨鬼使去，見冥王。王稽簿，怒鬼使悞捉，責令送歸。張下，私浼鬼使，求觀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一指點。末至一處，有一僧扎股穿繩而倒懸之，號痛欲絕。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爲僧，廣募金錢，悉供淫賭，故罰之。欲脱此厄，須其自懺。』張既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興福寺，因往探之。入門，便聞其號痛聲。入室，見瘡生股間，膿血崩潰，挂足壁上，宛然冥司倒懸狀。駭問其故。曰：『挂之稍可，不則痛徹心腑。』張因告以所見。僧大駭，乃戒葷酒，虔誦經咒。半月尋愈。遂爲戒僧。

又卷二《耿十八》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在旦晚耳。我死後，嫁守由汝，請言所志。』妻默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守固佳，嫁亦恆情。明言之，庸何傷？行與子訣。子守，我心慰；子嫁，我意斷也。』妻乃慘然曰：『家無儋石，君在猶不給，何以能守？』耿聞之，遽握妻臂，作恨聲曰：『忍哉！』言已而沒。手握不可開。妻號。家人至，兩人攀指，力擘之，始開。耿不自知其死，出門，見小車十餘兩，兩各十人，即以方幅書名字，黏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已有九人，並己而十。又視黏單上，己名最後。車行咋咋，響震耳際，亦不自知何往。俄至一處，聞人言曰：『此思鄉地也。』聞其名，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算三人。』耿又駭。及細聽其言，悉陰間事，乃自悟曰：『我豈不作鬼物耶！』頓念家中，無復可懸念，惟老母臘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涕漣。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夥；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人言爲『望鄉臺』。諸人至此，俱踏轅下，紛然競登。御人或撻之，或止之，獨至耿，則促令登。登數十級，始至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閭庭院，宛在目中。但內室隱隱，如籠煙霧。悽惻不自勝。回顧，一短衣人立肩下，即以姓氏問耿。耿具以告。其人亦自言爲東海匠人。見耿零涕，問：『何事不了於心？』耿又告之。匠人謀與越臺而遁。耿懼冥追，匠人固言無妨。耿又慮臺高傾跌，匠人但令從己。遂先躍，耿果從之。及地，竟無恙。喜無覺者。視所乘車，猶在臺下。二人急奔。數武，忽自念名字黏車上，恐不免執名之追；遂反身近車，以手指染唾，塗去己名，始復奔，哆口坌息，不敢少停。少間，入里門，匠人送諸其室。驀睹己尸，醒然而蘇。覺乏疲躁渴，驟呼水。家人大駭，與之水，飲至石餘。乃驟起，作揖拜狀；既而出門拱謝，方歸。歸則僵臥不轉。家人以其行異，疑非眞活；然漸覘之，殊無他異。稍稍近問，始歷歷言其本末。問：『出門何故？』曰：『別匠人也。』『飲水何多？』曰：『初爲我飲，後乃匠人飲也。』投之湯糞，數日而瘥。由此厭薄其妻，不復共枕席云。

又卷三《李伯言》　李生伯言，沂水人。抗直有肝膽。忽暴病，家人進藥，卻之曰：『吾病非藥餌可療。陰司閻羅缺，欲吾暫攝其篆耳。死勿埋我，宜待之。』是日果死。騶從導去，入一宮殿，進冕服；隸胥祗候甚肅。案上簿書叢沓。一宗，江南某，稽生平所私良家女八十二人。鞫之，佐證不誣。按冥律，宜炮烙。堂下有銅柱，高八九尺，圍可一抱；空其中

而熾炭焉，表裏通赤。羣鬼以鐵蒺藜撻驅使登，手移足盤而上。甫至頂，則煙氣飛騰，崩然一響如爆竹，人乃墮；團伏移時，始復蘇。又撻之，爆墮如前。三墮，則匝地如煙而散，不復能成形矣。又一起，爲同邑王某，被婢父訟盜占生女。王卽生姻家。先是一人賣婢，王知其所來非道，而利其直廉，遂購之。至是王暴卒。越日，其友周生遇於途，知爲鬼，奔避齋中。王亦從入。周懼而祝，問所欲爲。王曰：『煩作見證於冥司耳。』驚問：『何事？』曰：『余婢實價購之，今被誤控。此事君親見之，惟借季路一言，無他說也。』周固拒之。王出曰：『恐不由君耳。』未幾，周果死，同赴閻羅質審。李見王，隱存左袒意。忽見殿上火生，燄燒梁棟。李大駭，側足立。吏急進曰：『陰曹不與人世等，一念之私不可容。急消他念，則火自熄。』李斂神寂慮，火頓滅。已而鞫狀，王與婢父反復相苦。問周，周以實對。王以故犯論笞。笞訖，遣人俱送回生。周與王皆三日而甦。李視事畢，輿馬而返。中途見闕頭斷足者數百輩，伏地哀鳴。停車研詰，則異鄉之鬼，思踐故土，恐關隘阻隔，乞求路引。李曰：『余攝任三日，已解任矣，何能爲力？』衆曰：『南村胡生，將建道場，代囑可致。』李諾之。至家，騶從都去，李乃甦。胡生字水心，與李善，聞李再生，便詣探省。李遽問：『清醮何時？』胡訝曰：『兵燹之後，妻孥瓦全，向與室人作此願心，未向一人道也。何知之？』李具以告。胡歎曰：『閨房一語，遂播幽冥，可懼哉！』乃敬諾而去。次日，如王所，王猶憊臥。見李，肅然起敬，申謝佑庇。李曰：『法律不能寬假。今幸無恙乎？』王云：『已無他症，但笞瘡膿潰耳。』又二十餘日始痊；臀肉腐落，瘢痕如杖者。

又《湯公》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彌留。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上：至股則足死；至心，心之死最難。凡自童稚以及瑣屑久忘之事，都隨心血來，一一潮過。如一善，則心中清淨寧帖；一惡，則懊懊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七八歲時，曾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待平生所爲，一一潮盡，乃覺熱氣縷縷然，穿喉入腦，自頂顛出，騰上如炊，踰數十刻期，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渺渺無歸，漂泊郊路間。一巨人來，高幾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肩壓股，其人甚夥，薄惱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惟佛能解厄，因宣佛號，纔三四聲，飄墮袖外。巨人復納之。三納三墮，巨人乃去之。公獨立徬徨，未知何往之善。憶佛在西土，乃遂西。無何，見路側一僧趺坐，趨拜問途。僧曰：『凡士子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銷名，乃可他適。』公問其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得帝君。』因指以路。公又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像。伏祝之。帝君檢名曰：『汝心誠正，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爲力。』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修竹，殿宇華好。入，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垂煙。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難之。公哀禱不已。傍有尊者白言：『菩薩施大法力，撮土可以爲肉，折柳可以爲骨。』菩薩卽如所請，手斷柳枝，傾瓶中水，合淨土爲泥，拍附公體。使童子攜送靈所，推而合之。棺中呻動，家人駭集。扶而出之，霍然病已。計氣絕已斷七矣。

又卷五《伍秋月》 秦郵王鼎，字仙湖。爲人慷慨有力，廣交遊。年十八，未娶，妻殞。每遠遊，恆經歲不返。兄弟，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勿遊，將爲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五，容華端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以爲偶。入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臥，惕然自警。纔交睫，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頗自愧怯。生雖知非人，意亦甚得；無暇問訊，眞與馳騁。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不敢明告也。』生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邃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夭歿，卽攢瘞閣東，令與地平。亦無冢誌，惟立片石於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冢，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夢寐耳。』王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求復生，實不禁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日，復至，坐對笑謔，懽若生平。滅燭登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洩流離，沾染茵褥。一夕，明月瑩澈，小步庭中。問女：『冥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

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爲晝。』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歘至一處，女言：『不遠矣。』王瞻望殊罔所見。女以唾塗其兩眥，啓之，明倍於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雉堞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皂縶三四人過，末一人怪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潸然零涕，言：『自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禮君子，何至縲紲如此！』便請二皂，幸且寬釋。皂不肯，殊大傲睨。生恚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賄良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聲。皂怒，猛掣項索，兄頓顛蹙。生見之，忿火填胸，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決皂首。一皂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及！請即覓舟北發，歸家勿摘提旛，杜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知兄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兄已渺，入室，則亡者已蘇，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備言其故。七日啓關，去喪旛，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問，但僞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下，至舊閣，秉燭久待，女竟不至。矇矓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小娘子致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殺，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婦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嗚泣。二役在側，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挽頸曰：『既爲罪犯，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斬如麻，篡取女郎而出。幸無覺者。裁至旅舍，驀然即醒。方怪幻夢之凶，見秋月含睇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以夢。女曰：『眞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女歎曰：『此有定數。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處，載妾同歸，日頻喚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枿足弱，不能爲君任井臼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後，可佩夫婦。』乃索筆疾書兩符，曰：『一君自佩，一黏妾背。』送之出，志其沒處，掘尺許，即見棺木，亦已敗腐。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化。黏符已，以被褥嚴裹，負至江濱；呼攏泊舟，僞言妹急病，將送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曉，已達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啓衾，長呼秋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溫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爲身有此病，轉更增媚。每勸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壽恐不永也。』生素不佞佛，至此皈依甚虔。後亦無恙。

又卷六《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經日，見一秀才入，伏謁牀下，謙抑盡禮。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剌剌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佇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之。答云：『吾輩悉屬考弊司轄。司主名虛肚鬼王。初見之，例應割髀肉，浼君一緩頰耳。』生驚問：『何罪而至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豐於賄者，可贖也。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稔鬼王，何能效力？』曰：『君前世是伊大父行，宜可聽從。』言次，已入城郭。至一府署，廨宇不甚弘廠，惟一堂高廣，堂下兩碣東西立，綠書大於栲栳，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恥』。階而進，見堂上一扁，大書『考弊司』。楹間，板雕翠字一聯云：『曰校、曰序、曰庠，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官已出，鬈髮鮐背，若數百年人；而鼻孔撩天，脣外傾，不承其齒。從一主簿吏，虎首人身。又十餘人列侍，半獰惡若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卻退。鬼王已睹，降階揖生上，便問興居。生但諾。又問：『何事見臨？』生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變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氣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敢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至門外始返。生不歸，潛入以觀其變。至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徽纆中。一獰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嗥欲嘎。生少年負義，憤不自持，大呼曰：『慘慘如此，成何世界！』鬼王驚起，暫命止割，蹻履逆生。生忿然已出，徧告市人，將控上帝。或笑曰：『迂哉！藍蔚蒼蒼，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冤也？此輩惟與閻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陛威赫，閻羅方坐；伏階號屈。王召訊已，立命諸鬼綰綫提鎚而去。少頃，鬼王及秀才並至。審其情確，大怒曰：『憐

爾夙世攻苦，暫委此任，候生貴家；今乃敢爾！其去若善筋，增若惡骨，罰令生生世世不得發迹也！』鬼乃箠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筋出，亮白如絲。鬼王呼痛，聲類斬豕。手足並抽訖，有二鬼押去。生稽首而出。秀才從其後，感荷殷殷。挽送過市，見一戶，垂朱簾，簾內一女子，露半面，容妝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也。』既過，生低徊不能舍，遂堅止秀才。秀才曰：『君爲僕來，而令踽踽以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遠，急趨入簾內。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自言：『柳氏，小字秋華。』一嫗出，爲具肴酒。酒闌，入帷，懽愛殊濃，切切訂婚嫁。既曙，嫗入曰：『薪水告竭，要耗郎君金貲，奈何！』生頓念腰橐空虛，惶愧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曾攜得一文，宜署券保，歸卽奉酬。』嫗變色曰：『曾聞夜度娘索逋欠耶？』秋華嚬蹙，不作一語。生暫解衣爲質。嫗持笑曰：『此尙不能償酒直耳！』呶呶不滿志，與女俱入。生慙。移時，猶冀女出展別，再訂前約；久久無音，潛入窺之，見嫗與秋華，自肩以上化爲牛鬼，目睒睒相對立。大懼，趨出；欲歸，則百道歧出，莫知所從。問之市人，並無知其村名者。徘徊廛肆之間，歷兩昏曉，悽意含酸，響腸鳴餓，進退無以自決。忽秀才過，望見之，驚曰：『何尙未歸，而簡褻若此？』生靦顏莫對。秀才曰：『有之矣！得勿爲花夜叉所迷耶？』遂盛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遽不少施面目耶！』去少時，卽以衣來付生，曰：『淫婢無禮，已叱罵之矣。』送生至家，乃別而去。生暴絕，三日而甦，言之歷歷。

又卷七《閻羅薨》　巡撫某公父，先爲南服總督，殂謝已久。公一夜夢父來，顏色慘慄，告曰：『我生平無多孽愆，祇有鎭師一旅，不應調而悞調之，途逢海寇，全軍盡覆；今訟於閻君，刑獄酷毒，實可畏凜。閻羅非他，明日有經歷解糧至，魏姓者是也。當代哀之，勿忘！』醒而異之，意未深信。既寐，又夢父讓之曰：『父罹厄難，尙弗鏤心，猶妖夢置之耶？』公大異之。明日，留心審閱，果有魏經歷，轉運初至，卽刻傳入，使兩人捺坐，而後起拜，如朝參禮。拜已，長跽連洏而告以故。魏不自任，公伏地不起。魏乃云：『然，其有之。但陰曹之法，非若陽世懰懰，可以上下其手，卽恐不能爲力。』公哀之益切。魏不得已，諾之。公又求其速理。魏籌迴慮無靜所。公請爲糞除賓廨，許之。公乃起。又求一往窺聽，魏不可。強之再四，囑曰：『去卽勿聲。且冥刑雖慘，與世不同，暫置若死，其實非死。如有所見，無庸駭怪。』至夜，潛伏廨側，見階下囚人，斷頭折臂者，紛雜無數。墀中置火鐺油鑊，數人熾薪其下。俄見魏冠帶出，升座，氣象威猛，迥與曩殊。羣鬼一時都伏，齊鳴冤苦。魏曰：『汝等命戕於寇，冤自有主，何得妄告官長？』衆鬼譁言曰：『例不應調，乃被妄檄前來，遂遭凶害，誰貽之冤？』魏又曲爲解脫，衆鬼嗥冤，其聲譎動。魏乃喚鬼役：『可將某官赴油鼎，略入一熘，於理亦當。』察其意，似欲借此以洩衆忿。卽有牛首阿旁，執公父至，卽以利叉刺入油鼎。公見之，中心慘怛，痛不可忍，不覺失聲一號，庭中寂然，萬形俱滅矣。公歎咤而歸。及明，視魏，則已死於廨中。松江張禹定言之。以非佳名，故諱其人。

又卷一一《王大》　李信，博徒也。晝臥，忽見昔年博友王大、馮九來，邀與敖戲。李亦忘其爲鬼，欣然從之。既出，王大往邀村中周子明，馮乃導李先行，入村東廟中。少頃，周果同王至。馮出葉子，約與撩零。李曰：『倉卒無博貲，辜負盛邀，奈何？』周亦云然。王云：『燕子谷黃八官人放利債，同往貸之，宜必諾允。』於是四人並去。飄忽間，至一大村。村中甲第連垣，王指一門，曰：『此黃公子家。』內一老僕出，王告以意。僕卽入白。旋出，奉公子命，請王、李相會。入見公子，年十八九，笑語謖然。便以大錢一提付李，曰：『知君慤直，無妨假貸。周子明我不能信之也。』王委曲代爲請。公子要李署保，李不肯。王從旁慫恿之，李乃諾。亦授一千而出。便以付周，具述公子之意，以激其必償。出谷，見一婦人來，則村中趙氏妻，素喜爭善罵。馮曰：『此處無人，悍婦宜小崇之。』遂與王捉返入谷。婦大號。馮掬土塞其口。周贊曰：『此等婦，只宜椓杙陰中！』馮乃捋襟，以長石強納之。婦若死。衆乃散去，復入廟，相與博賭。自午至夜分，李大勝，馮、周貲皆空。李因以厚貲增息悉付王，使代償黃公子；王又分給周、馮，局復合。居無何，聞人聲紛拏，一人奔入，曰：『城隍老爺親捉博者，今至矣！』衆失色。李捨錢踰垣而逃。衆顧貲，皆被縛。既出，果見一神人坐馬上，馬後縶博徒二十餘人。天未明，已至邑城，門啓而入。至衙署，城隍南面坐，喚人犯上，執籍呼

名。呼已，並令以利斧斫去將指，乃以墨朱各塗兩目，遊市三周訖。押者索賄而後去其墨朱，衆皆賂之。獨周不肯，辭以囊空；押者約送至家而後酬之，亦不許。押者指之曰：『汝眞鐵豆，炒之不能爆也！』遂拱手去。周出城，以唾濕袖，且行且拭。及河自照，墨朱未去；掬水盥之，堅不可下，悔恨而歸。先是，趙氏婦以故至母家，日暮不歸。夫往迎之。至谷口，見婦臥道周。睹狀，知其遇鬼，去其泥塞，負之而歸。漸醒能言，始知陰中有物，宛轉抽拔而出。乃述其遭。趙怒，遽赴邑宰，訟李及周。牒下，李初醒；周尚沉睡，狀類死。宰以其誣控，笞趙械婦，夫妻皆無理以自申。越日，周醒，目眶忽變一赤一黑，大呼指痛。視之，筋骨已斷，惟皮連之，數日尋墮。目上墨朱，深入肌理。見者無不掩笑。一日，見王大來索負。周厲聲但言無錢，王忿而去。家人問之，始知其故。共以神鬼無情，勸償之。周齦齦不可，且曰：『今日官宰皆左袒賴債者，陰陽應無二理，況賭債耶！』次日，有二鬼來，謂黃公子具呈在邑，拘赴質審；李信亦見隸來，取作間證：二人一時並死。至村外相見，王、馮俱在。李謂周曰：『君尚帶赤墨眼，敢見官耶？』周仍以前言告。李知其吝，乃曰：『汝既昧心，我請見黃八官人，爲汝還之。』遂共詣公子所。李入而告以故，公子不可，曰：『負欠者誰，而取償於子？』出以告周，因謀出貲，假周進之。周益忿，語侵公子。鬼乃拘與俱行。無何，至邑，入見城隍。城隍呵曰：『無賴賊！塗眼猶在，又賴債耶！』周曰：『黃公子出利債，誘某博賭，遂被懲創。』城隍喚黃家僕上，怒曰：『汝主人開場誘賭，尚討債耶？』僕曰：『取貲時，公子不知其賭。公子家燕子谷，捉獲博徒在觀音廟，相去十餘里。公子從無設局場之事。』城隍顧周曰：『取貲悍不還，反被揑造！人之無良，至汝而極！』欲笞之。周又訴其息重。城隍曰：『償幾分矣？』答云：『實尚未有所償。』城隍怒曰：『本貲尚欠，而論息耶？』笞三十，立押償主。二鬼押至家，索賄，不令卽活，縛諸廁內，令示夢家人。家人焚楮錠二十提，火旣滅，化爲金二兩、錢二千。周乃以金酬債，以錢賂押者，遂釋令歸。旣蘇，臀創墳起，膿血崩潰，數月始痊。後趙氏婦不敢復罵；而周以四指帶赤墨眼，賭如故。此以知博徒之非人矣！

又《王十》　高苑民王十，負鹽於博興。夜爲二人所獲。意爲土商之邏卒也，舍鹽欲遁；足苦不前，遂被縛。哀之。二人曰：『我非鹽肆中人，乃鬼卒也。』十懼，乞一至家，別妻子。不許，曰：『此去亦未便卽死，不過暫役耳。』十問：『何事？』曰：『冥中新閻王到任，見奈河淤平，十八獄坑廁俱滿，故捉三種人淘河：小偷、私鑄、私鹽；又一等人使滌廁：樂戶也。』十從去，入城郭，至一官署，見閻羅在上，方稽名籍。鬼稟曰：『捉一私販王十至。』閻羅視之，怒曰：『私鹽者，上漏國稅，下蠹民生者也。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爲私鹽者，皆天下之良民。貧人揭鎔銖之本，求升斗之息，何爲私哉！』罰二鬼市鹽四斗，並十所負，代運至家。留十，授以蒺藜骨朶，令隨諸鬼督河工。鬼引十去，至奈河邊，見河內人夫，繼續如蟻。又視河水渾赤，臭不可聞。淘河者皆赤體持畚鍤，出沒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負舁而出；深處則滅頂求之。惰者輒以骨朶擊背股。同監者以香綿丸如巨菽，使含口中，乃近岸。見高苑肆商，亦在其中。十獨苛遇之：入河楚背，上岸敲股。商懼，常沒身水中，十乃已。經三晝夜，河夫半死，河工亦竣。前二鬼仍送至家，豁然而蘇。先是，十負鹽未歸，天明，妻啓戶，則鹽兩囊置庭中，而十久不至。使人徧覓之，則死途中。舁之而歸，奄有微息，不解其故。及醒，始言之。肆商亦於前日死，至是始蘇。骨朶擊處，皆成巨疽，渾身腐潰，臭不可近。十故詣之。望見十，猶縮首衾中，如在奈河狀。一年，始愈，不復爲商矣。

又卷一二《元少先生》　韓元少先生爲諸生時，有吏突至，白主人欲延作師，而殊無名刺。問其家閥，含糊對之。束帛緘贄，儀禮優渥。先生許之，約期而去。至日，果以輿來。迤邐而往，道路皆所未經。忽睹殿閣，下車入，氣象類藩邸。既就館，酒炙紛羅，勸客自進，並無主人。筵既撤，則公子出拜；年十五六，姿表秀異。展禮罷，趨就他舍，請業始至師所。公子甚慧，聞義輒通。先生以不知家世，頗懷疑悶。館有二僮給役，私詰之，皆不對。問：『主人何在？』答以事忙。先生求導窺之，僮不可。屢求之，乃導至一處，聞拷楚聲。自門隙目注之，見一王者坐殿上，階下劍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方將卻步，內已知之，因罷政，叱退諸鬼，疾呼僮。僮變色曰：『我爲先生，禍及身矣！』戰惕奔入。王者怒曰：『何敢引人私窺！』卽以巨鞭重笞訖。乃召先生入，曰：『所以不見者，以幽明異路。今已知之，勢難再聚。』因贈束金使行。曰：『君天

下第一人，但坎壈未盡耳。』使青衣捉騎送之。先生疑身已死。青衣曰：『何得便爾！先生食御一切，置自俗間，非冥中物也。』既歸，坎坷數年，中會、狀，其言皆驗。

清・鈕琇《觚賸》卷五《判官薦才》　項城王爾固允貞，好學能詩，以副車貢入太學，與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遘疾幾殆。至明年上元日午，僵卧榻上，忽見一隸戴白宣帽，衣藍布半臂，露肘及足，乘小赤馬，於草堂西北隅，冉冉自壁間下，揖王而前曰：『請若官裏去。』王笑應之曰：『世豈有秀才仕宦者乎？』隸曰：『第去則官可立至。』當時室中之人，不聞其應對何語，即王亦不知隸爲鬼也。適其母夫人以茶來，呼之乃悟，因話其事。闔室悲啼請命。王復見隸，似憫之者，曰：『若辭以母老子幼，多焚楮帛，可免此行。薄暮盍少飯我湖邊。幸勿於家、於井、於路，恐爲他神所攫。』因索紙商定辭職之狀，揚鞭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隸見於燈下，津津有喜色曰：『得所請矣。』手探夾袋中，取稟帖一幅示王，並無人名，其詞則曰：『稟爲薦才事。役自掌文案以來，已經九十餘載，未蒙更換，情實可矜。今有項城縣生員王允貞，年少老成，堪掌文案。懇乞俯準更換，庶寒儒不致淹滯，而下役得以超升矣。』帖尾作行草大字批曰：『據稟王允貞近方立志從善，前此之心，豈可問乎？文案之掌，夫豈細故？所稟不準。』王始自信無恙。因問：『稟我者爲誰？』隸初不答，三問之，乃曰：『蓮池東岳廟東廊第一殿判官衣青者是。』又問：『汝爲誰？』曰：『我則土地祠隸也。』遂去。蓮池集在沈、項之交，廟中果有青衣殿判，如隸所言。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卷三《雷部判官》　《白醉瑣言》：休寧儒士程學聖，師事洪某，立心正直。中年游神冥府，職雷部判官。言人死期不爽，不肯與他人言，惟與師言之。一日謂師曰：『冥府重先生，將以先生爲閻君。』洪大笑曰：『果爾，吾便爲之。』是夕，洪忽病，僕者見庭下如官吏立者數員，良久卻去，洪乃安。達旦學聖至，謂洪曰：『冥府聞先生便爲之言，遂遣使迎先生。予謂先生笑言耳，期尚遠也，乃召還。』洪問：『潘雪松士藻、祝石林世祿二孝廉中否？』學聖云：『此非吾職，然可查也。但天榜未定，春榜定於先年之十月，秋榜定於當年之正月。』後告洪曰：『潘公中癸未榜矣，祝尚未也。』雪松果第。乙酉十月，洪又命查石林。學聖曰：『丙戌榜無祝名，己丑榜有之。然兩榜正在挪移。蓋平生爲善，忽有一念之惡。神即惡其穢。平生無惡，能猛省痛改，神即鑒其馨。故有已上榜而忽除名者，新念不吉也。有本無分而忽登第者，新念遷善也。天家伺察，曾無一刻之停。吾能知祝公之必第，而不能知戊丑之所定也。』石林至己丑。乃成進士。

又卷六《冥王延師》　張恭錫嘗於病中夢兩青衣使者，持紅帖邀至一大府第，云是冥王府。遙望堂上，冥王端冕執圭坐，其身大如世間所塑金剛，侍衛森嚴，不能仰視。使者令張且閉目，俄而開看，則王已縮小如常人，服常服。侍衛俱退，右左止數人。揖張升堂，敍主賓禮，曰：『欲暫屈先生爲館師，訓吾二子，作制舉義，以便異日取科第耳。』張曰：『王子當自有世爵，安用科第？』王笑曰：『即吾亦不免輪迴人世作公侯，況吾子耶？』引張入館室，呼二子出拜師。子年可十三四，甚俊雅。王命以項仲昭煜刻稿與讀，謂其文尖穎，長人神智也。張爲講解，二子殊聰敏，恍惚間，覺坐館之日已甚久。一旦，王開筵謝別，酒肴極豐，而張不思飲食。王亦不相強，謂張曰：『先生自是科第中人，但艱於得子。吾今贈先生以兩子。』顧左右捧一金盤來，盤中坐二小兒，長不及尺，宛如粉孩。王曰：『以此酬師足矣。』即命前青衣使送歸。張頃刻至家，遂醒，身已僵卧兩日矣。自是病愈，後果得二子。

又《堅瓠餘集》卷四《閻王》　韓擒虎之將逝也，人有疾走至某家者，稱欲謁王。因問何王，曰：『閻羅王。』擒虎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足矣。』又蔡襄病革，遵化守李遘夢神人紫綬金章，自云欲迓代者。遘詢之，神曰：『余閻羅王，蔡襄當代我。』明日蔡襄薨，遘挽之曰：『不向人間作冢宰，卻歸地下作閻王。』本擒虎語。

清・龔煒《巢林筆談》卷六《瘟疫》　有市牙趙某者，病疫，爲鬼卒攝至冥司。一緋衣者坐堂皇上，先有二人參差伏階下，視之，則素熟諸生諸某，後則其子也。緋衣者拍案大怒，數其刀筆構訟，喝卒以戈舂之，腸出於腹，其子爲乞哀，曰：『爾助惡，亦無生理，差幾日耳。』次及趙，卒亦捽而毆之，傷其目及臂。趙惶，眚一目，不覺臂忽短。即俚諸消息，日前已腹痛死，越數日其子亦斃。

又　諸生吳師聖，病七日不惺，一綠衣吏導之去，殿廡如城隍廟，俾

寫冊籍。寫幾日，手腕欲脫，詢其旁，曰：『他日當來蒞事，今且聽歸。』吳惶，一一可記憶，語予曰：『冥中定罪，莫嚴於刀筆，而骨肉相殘者即次之。吾後當爲冥官，大約判官錄事類耳。』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鍾孝廉》　余同年邵又房，幼從鍾孝廉某，常熟人也。先生性方正，不苟言笑，與又房同卧起。忽夜半醒，哭曰：『吾死矣！』又房問故，曰：『吾夢見二隸人從地下聳身起，至榻前，拉吾同行。路泱泱然，黄沙白草，了不見人。行數里，引入一官衙。有神，烏紗冠，南向坐。隸掖我跪堂下。神曰：「汝知罪乎？」曰：「不知。」神曰：「試思之。」我思良久，曰：「某知矣，某不孝。某父母死，停棺二十年，無力卜葬，罪當萬死。」神曰：「罪小。」曰：「某少時曾淫一婢，又狎二妓。」神曰：「罪小。」曰：「某有口過，好譏彈人文章。」神曰：「此更小矣。」曰：「然則某無他罪。」神顧左右曰：「令渠照來。」左右取水一盤，沃其面，恍然悟前生姓楊，名啟，曾偕友貿易湖南，利其財物，推入水中死。不覺戰慄，匐伏神前曰：「知罪。」神厲聲曰：「還不變麼？」舉手拍案，霹靂一聲，天崩地坼，城郭、衙署、神鬼、器械之類，了無所睹，但見汪洋大水，無邊無岸，一身渺然，飄浮於菜葉之上。自念葉輕身重，何得不墜？回視己身，已化蛆蟲，耳目口鼻，悉如芥子，不覺大哭而醒。吾夢若是，其能久乎？』又房爲寬解曰：『先生毋苦，夢不足憑也。』先生命速具棺殮之物。越三日，嘔暴血亡。

又《地窮宮》　保定督標守備李昌明暴卒，三日尸不寒，家人未敢棺殮。忽尸腹脹大如鼓，一溺而蘇，握送殮者手曰：『我將死時，苦楚異甚，自腳趾至于肩領，氣散出不可收。既死，覺身體輕倩，頗佳于生時。所到處，天色深黄，無日色，飛沙茫茫，足不履地，一切屋舍、人物，都無所見。我神魂飄忽，隨風東南行。許久，天色漸明，沙少止。俯視東北角，有長河一條，河内牧羊者三人，羊白色，肥大如馬。我問家安在，牧羊人不答。又走約數十里，見遠處隱隱宮殿，瓦皆黄琉璃，如帝王居。近前，有二人靴帽袍帶立殿外，如世上所演高力士、童貫形狀。殿前有黄金扁額，書「地窮宮」三字。我玩視良久，袍帶者怒來逐我，曰：「此何地，容爾立耶！」我素剛，不肯去，與之爭。殿内傳呼曰：「外何喧嚷？」袍帶者入，良久出曰：「汝毋去，聽候諭旨。」二人環而守之。天漸暮，陰風四起，霜片如瓦。我凍久戰慄，兩守者亦瑟縮流涕，指我怨曰：「微汝來作鬧，我輩豈受此冷夜之苦哉！」天稍明，殿内鐘動，風霜亦霽。又一人出曰：「昨所留人，着送歸本處。」袍帶者拉以行，仍過原處，見牧羊人尚在。袍帶者以我授之曰：「奉旨交此人與汝，送他還家，我去矣。」牧羊人毆我以拳，懼而墜河，飲水腹脹，一溺遂蘇。』言畢後，盥手沐面，飲食如常。後十日餘仍卒。

先是，李之鄰張姓者，睡至三更，床側聞人呼聲，驚起，見黑衣四人，各長丈餘，曰：『爲我引路至李守備家。』張不肯，黑衣人欲毆之，懼而同行。至李門，先有二人蹲于門上，貌更獰惡，四人不敢仰視，偕張穿籬笆側路以入，俄而哭聲内作。

此事傅卓園提督所言。李，其友也。

又卷三《兩神相毆》　孝廉鍾悟，常州人，一生行善，晚年無子，且衣食不周，意鬱鬱不樂。病臨危，謂其妻曰：『我死，愼毋置我棺中。我有不平事，將訴冥王，或有靈應，亦未可知。』隨即氣絕，而中心尚温。妻如其言，橫尸以待。死三日後果蘇，曰：『我死後到陰間，所見人民來往，與陽世一般。聞有李大王者，司賞善罰惡之事。我求人指引到他衙門，思量具訴。果到一處，宮殿巍峨，中坐尊官。我進見，自陳姓名，將生平修善不報之事，一一訴知，且責神無靈。神笑曰：「汝行善行惡，我所知也。汝窮困無子，非我所知，亦非我所司。」問何神所司，曰：「素大王。」我心知李者，理也；素者，數也。因求神送至素王處一問，神曰：「素王尊嚴，非如我處無人攔門者。我正有事要與素王商辦，汝可隨行。」少頃，聞呼騶聲。所從吏役，皆整齊嚴肅。行至半途，見相隨：有瀝血者，曰受冤未報；有嚼齒者，曰逆黨未除；有美婦人而拉醜男者，曰夫婦錯配。最後有一人，衮冕玉帶，狀若帝王，貌偉然，而衣履盡濕，曰：「我周昭王也。我家祖宗自后稷、公劉，積德累仁；我祖父文、武、成、康，聖賢相繼，何以一傳至我，而依例南征，無故爲楚人溺死？幸有勇士辛游靡，長臂多力，曳我尸起，歸葬成周，否則徒爲江魚所吞矣。後雖有齊侯小白借端一問，亦不過虚應故事，草草完結。如此奇冤，二千年來絕無報應，望神替一查。」李王唯唯。餘鬼聞之，紛紛然俱有怒色。鍾方悟世事不平者，尚有許大冤抑，如我貧困，固是小事，氣爲之平。行

少頃，聞途中喝道而至曰：「素王來。」李王迎上，各在輿中交談。始而絮語，繼而忿爭，嘵嘵不可辨。再後兩神下車，揮拳相毆。李漸不勝，群鬼從而助之，我亦奮身相救，終不能勝。李神怒云：「汝等從我上奏玉皇，聽候處分！」隨即騰雲而起，二神俱不見。少頃俱下，雲中有霞帔而宮裝者二仙女相隨來，手持金尊玉杯，傳詔曰：「玉帝管三十六天事，無暇聽些些小訟。今賜二神天酒一尊，共十杯，有能多飲者，便值其事。」李神大喜，自稱我量素佳，踴躍持飲，至三杯便捧腹欲吐。素神飲畢七杯，尚無醉色。仙女曰：「汝等勿行，且俟我復命後再行。」須臾又下，頒玉帝詔云：「理不勝數，自古皆然。觀此酒量，汝等便該明曉，要知世上凡一切神鬼、聖賢、英雄、才子、時花、美女、珠玉、錦綉、名畫、法書，或得寵逢時，或遭凶受劫，素王掌管七分，李王掌管三分。素王因量大，故往往飲醉，顛倒亂行。我三十六天日食、星隕，尚被素王抱持擅權，我不能作主，而況李王乎？然畢竟李王能飲三杯，則人心天理、美惡、是非，終有三分公道，直到萬古千秋，綿綿不斷。鍾某陽數雖絕，而此中消息非到世間曉諭一番，則以後告狀者愈多。故且開恩，增壽一紀，放他還陽，此後永不爲例。」』

鍾聽畢還魂，又十二年乃死。常語人云：『李王貌清雅，如世所塑文昌神。素王貌陋，團團渾渾，望去耳目口鼻不甚分明。從者諸人，大概相似。千百人中亦頗有美秀可愛者，其黨亦不甚推尊也。』鍾本名護，自此乃改名悟。

又卷五《波兒象》　江蘇布政司書吏王文賓晝寢，聞書室有布衣綷縩聲。視之，一隸卒也；見便昏迷，身隨之行。

至一處，殿宇清嚴，中坐兩官：一白鬚年老者上坐，一壯年面麻而黑鬚者旁坐。階下以金絲熏籠罩一獸，狀如豬，尖嘴綠毛，見王來，張嘴奮躍，欲前相嚙。王懼，跪身向左。左，一人藍縷枯瘠，狀如乞丐，怒目睨王。白鬚官手招王跪近前，問曰：『五十三兩之項，汝曾記得乎？』王愕然不解。壯年者笑曰：『長船變價案也，汝前生事耳。』王恍然悟是前明海運一案。前明海運既停，海船數百隻追價充公。王前世亦爲江蘇書吏，專司此案。運丁追比無出，湊銀賄王，圖準充銷，爲居間者中飽，案仍不結。此藍縷者，乃追比縊死之運丁也。王悟前世事由，即侃侃實對。兩官點頭曰：『冤既有主，當別拘中飽者治罪。汝可回陽。』命隸卒引出，黃埃蔽天，王知爲泉下，問獄卒曰：『彼乞丐睨我者，吾知爲冤鬼矣。彼似豬非豬欲嚙我者，是何物耶？』隸卒曰：『此名波兒象，非豬也。陰間畜養此獸，凡遇案件訊明罪重之人，即付彼吞噬，如陽間投畀豺虎故事。』王悚然。行至大河側，被隸卒推入水，驚醒。妻子環榻而泣，昏沉者已三日矣。

又《洗紫河車》　四川酆都縣皂隸丁愷，持文書往夔州投遞。過鬼門關，見前有石碑，上書『陰陽界』三字。丁走至碑下，摩觀良久，不覺已出界外。欲返，迷路。不得已，任足而行。至一古廟，神像剝落，其旁牛頭鬼蒙灰絲蛛網而立。丁憐廟中之無僧也，以袖拂去其塵網。

又行二里許，聞水聲潺潺，中隔長河。一婦人臨水洗菜，菜色甚紫，枝葉環結如芙蓉。諦視漸近，乃其亡妻。妻見丁，大驚曰：『君何至此！此非人間。』丁告之故，問妻所居何處，所洗何菜，妻曰：『妾亡後爲閻羅王隸卒牛頭鬼所娶，家住河西槐樹下。所洗者即世上胞胎，俗名「紫河車」是也。洗十次者，兒生清秀而貴；洗兩三次者，中常之人；不洗者，昏愚穢濁之人。閻王以此事分派諸牛頭管領，故我代夫洗之。』丁問妻：『可能使我還陽否？』妻曰：『待吾夫歸商之。但妾既爲君婦，又爲鬼妻，新夫舊夫，殊覺啓齒爲羞。』語畢，邀至其家，談家常，訊親故近狀。

少頃，外有敲門者，丁懼，埋牀下。妻開門，牛頭鬼入，取牛頭擲於几上，一假面具也。既去面具，眉目言笑，宛若平人，謂其妻曰：『憊甚！今日侍閻王審大案數十，腳跟立久酸痛，須斟酒飲我。』徐驚曰：『有生人氣！』且嗅且尋。妻度不可隱，拉丁出叩頭，告之故，代爲哀求。牛頭曰：『是人非獨爲妻故將救之，是實於我有德。我在廟中蒙灰滿面，此人爲我拭淨，是一長者；但未知陽數何如。我明日往判官處，偷查其簿，便當了然。』命丁坐，三人共飲。有肴饌至，丁將舉箸，牛頭與妻急奪之，曰：『鬼酒無妨，鬼肉不可食，食則常留此間矣。』

次日，牛頭出，及暮歸，欣欣然賀曰：『昨查陰司簿冊，汝陽數未終；且喜我有出關之差，正可送汝出界。』手持肉一塊，紅色臭腐，曰：『以贈汝，可發大財。』丁問故，曰：『此河南富人張某之背上肉也。張有惡行，閻王擒而鉤其背於鐵錐山，半夜肉潰，脫逃去。現在陽間，患發背

瘡，千醫不愈。汝往，以此肉研碎敷之即愈，彼必重酬汝。』丁拜謝，以紙裹而藏之。遂與同出關，牛頭即不見。丁至河南，果有張姓患背瘡，醫之痊，獲五百金。

又卷七《石崇老奴才》　康熙間，任雨林進士有詩名，宰河南鞏縣。晝卧書室，見簪花女郎持名紙，稱石大夫招飲。輿夫盈門，俱來迎接，任不覺身隨之行。良久，至一府，閈閎巍然。主人戴晉巾，錦襜褕，叉手出迎，談論風發。坐定，席設水陸奇珍，皆目所未睹。女樂二人，舞傸傸然。酒酣，主人起握任手，行至後園，極亭臺花木之勝。園後有井，水綠色，主人手黄金勺，呼左右酌水，爲任公解醒。任初沾唇，覺有辛惡之味，唇爲之焦，因辭謝，不舉其勺。主人強之，衆美人伏地勸請，任不得已，爲盡之。俄而腹痛欲裂，呼號求歸，主人拱手曰：『客果醉矣！且暫別再會。』

任倉皇登車，痛愈甚。從原路歸，過城隍廟，城隍神趨出迎，嗤曰：『石季倫老奴才又壽人乎？昨作主飲君者，晉石崇也。崇生時，取精多，用物宏；誅死時，受孫秀屠割，血肉狼藉。強魂不散，爲羅剎尊神，誓殺名士三千，以泄生平好名之忿。吾第十九人，君第二十九人也。吾以生平正直，訴冤上帝，帝不能救，封爲城隍神，賜藥二丸，曰：「有眞名士被害者，以此救之。」君有文行，故在此相救。』言畢，取藥塞任口中。任痛遽止，頃刻汗出而寤。其原卧之處，家人環泣，已迷懵二日矣。

後修鞏縣故城，掘地得碑，鐫『金谷』兩大字，類索幼安筆法，始知石氏金谷不在今洛陽也。

又卷八《鬼請吃烟》　談竹蒼，名震，德清人。乾隆乙巳夏，寓蘇覓館。偶染傷寒，發熱數日，其形委頓。昏瞀中夢有青衣人手持一卷至前曰：『喚汝去。』談曰：『何人喚我？』曰：『閻王喚汝。』談聞言心悸，不肯同往。青衣人遂將手卷打開，中係黑紙白字，如今之法帖狀，談不覺隨行。

至一處，見有官坐案上，旁立書吏一人，似論公事互相爭執者。談至案前，吏曰：『汝是談師爺麼？』曰：『然。』曰：『所言者即係汝事。』談心懼，回身走避。復至一處，見一月洞門，遠望門內有堂屋甚軒敞，排列几案十餘張，俱有冠帶人上坐，若會審案件者。中坐一官金面，形狀可怕。談不敢進，青衣人從背後推之，已至案前。金面官問曰：『有嚴姓在我衙門告爾。』談曰：『告我何事？』曰：『告爾奸夫淫婦。』談曰：『并無此事。』金面官即令鬼卒將犯證帶來，遂有囚車十餘輛，推至階下。先喚男犯一名見談，曰：『不是此人。』後有女犯遙認曰：『人雖不是，面貌倒有些像。』金面官又問談曰：『汝認得倉米巷佛婆麼？』談曰：『并不認識。』金面官即令青衣人送回陽世。車中女犯尚招手謂談曰：『何不到我處吃茶去？』談不應而出。

至途中，青衣人于襪桶中取出烟管一根，長僅五寸，請談吃烟。談心知是鬼，不肯取吃。夢醒後，汗透重衾，其疾遂愈。

又《蔣厨》　常州蔣用庵御史家厨李貴，取水竈下，忽中惡仆地，召巫視之，曰：『此人夜行，衝犯城隍儀仗，故被鬼卒擒去。須用三牲紙錢，禱求城隍廟中西廊之黑面皂隸，便可釋放。』如其言，李果蘇。家人問之，曰：『我方汲水，忽被兩個武進縣黑面皂頭來拿去，說我衝犯他老爺儀仗，縛我衙門外樹上，聽候發落，我實不知原委。今日聽他二人私地說：「李某業已盡孝敬之禮，可以放他回去，不必稟官。」將我解去索子，推入水中，我便驚醒。』御史公聞之，笑曰：『看此光景，拿時城隍不知，放時城隍不知，都是黑面皂隸詐錢作祟耳！誰謂陰間官清於陽間官乎？』

又《徐巨源》　南昌徐巨源，字世溥，崇禎進士，以善書名。其戚鄒某，延之入館。途遇怪風，攝入雲中，見袍笏官吏迎曰：『冥府造宮殿，請君題榜書聯。』徐隨至一所，如王者居，其扁對皆有成句，但未書耳。扁云：『一切惟心造。』對云：『作事未經成死案，入門猶可望生還。』徐書畢，冥王籌所以謝者。世溥請爲母延壽一紀，王許之。徐見判官執簿，因求查己算。判官曰：『此正命簿也，汝非正命死者，不在此簿。』乃別檢一『火』字簿，上書云：『某月某日，徐巨源被燒死。』徐大懼，白冥王祈改。冥王曰：『此天定也，姑徇子請。但須記明時日，毋近火可耳。』徐辭謝而還。急至鄒家，主人驚曰：『先生期年何往？輿丁以失脫先生故，被控于官，久以疑案繫縣獄矣。』世溥具言其故，并爲白于官，事得釋。

時同郡熊文紀號雪堂，以少宰家居，招徐飲酒。未闌，熊忽辭入，曰：『某以痞發，故不獲陪侍。』徐戲曰：『古有太宰嚭，今又有少宰痞

耶？』熊不懌。徐臨去書唐人絕句『千山飛鳥絕』一首于壁，將四句逆書之，乃『雪、翁、滅、絕』四字也。熊懷恨于心。徐憶冥府言，懼火，故不近木器，作石室于西山，裹糧避災。時劫盜橫行，熊遣人流言徐進士窟重金于西山，群盜往劫，竟不得金，乃烙鐵遍燒其體而死。

又卷九《夢乞兒煮狗》 陳秀才清波，處館紹興。夜間夢游土地廟，廟後有數乞兒，狀貌獰惡，擁土爐剝黃狗而烹之。狗似新受棍傷者，血猶淋漓。陳心惡之。忽門外有衣冠人來，罵曰：『我家狗被汝偷食，我將告官！』語未畢，群丐起而毆之，衣冠者倒地死。陳驚醒。越三日，夢青衣皂隸持城隍牌票示之，曰：『狗主人被惡丐打死，其鬼已控城隍，牒內寫君作證，故來相招。』陳視票，果有己名，且有聽審日期，覺而惡之。然自念此事與己無干，不過暫往陰司作證，因辭館歸。以二夢語其親徐某，且托曰：『我死當復生，誠恐陰陽隔路，一時靈魂迷失，乞君購白雄雞，書我姓名，臨期到城隍廟招呼，免我迷路。』徐以爲夢幻難憑，笑允之，恰終不信也。至某月日，陳果無疾而逝。家人泣報于徐，徐急買白雞，書陳姓名而往。適城隍廟搭臺演戲，衆人蜂擁，至日仄方能到神座下，大呼招魂。及歸家，六月盛暑，尸已腐矣。

又《陰陽山》 川東新寧縣之南鄉，地名火石嶺。有唐姓者，茹素誦佛經，年五十餘，忽無病卒。越四日，胸仍溫。家人不忍遽殮，漸復蘇。進以湯粥，遂更生。語家人曰：『我前日偶出門外，見一道人，布袍跣足，呼與同行。覺此身不能自主。行數里，聞水聲奔騰，須臾至一河，寬廣莫測，巨橋凌空。橋上人見道人笑呼曰：「通靈來矣。」問何地，笑曰：「黃河。」又數里，高山峻起，問何山，答曰：「陰陽山。」匍匐而升，危崖盤駁，驚奇怪異，氣色昏黯。中間一徑，僅容人行，兩旁皆荊棘。見多人往來叢脞中，如覓路狀，皮膚皆爲棘刺所傷，流血號泣。予懼而詢之，道人曰：「人居心坦白，公正無私者，則見此大道可行。巧詐欺僞者，則自投荊棘，徒受折磨，生平不由正道之故耳。」』

『山既盡，天日清朗，城郭在望，道人曰：「此太平城。行人雜踏，皆候發落者。」忽見一隸卒執牌來呼曰：「且帶三十六人去。」道人亟招予入城。城中衙署甚多，皆寂然。頃至一署，額曰「業鏡司」。拉予由東角門進，立大堂檐下，見右廂椅上坐一人，補服頂帽，前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拽之泣冤。睨視其人，卽同鄉吳縣尹也。詢之，道人曰：「吳作令時，有陳氏女，夫亡守志。父欲改嫁，女不允。後訟于吳，吳見皆美少年，意其必合，判歸之，女竟自縊死，今亦來候發放者。」』

『少間，聞呵殿聲。一人升堂高坐，方巾大服，類道教裝，兩房吏役祗候，威儀甚肅。潛問何官，曰：「此冥府總政也。」道人叩見，互相問答，莫辨所云。既而帶余跪謁，座上官曰：「汝在世曾誦經否？」應曰：「曾誦。」又曰：「汝誦何經？」應曰：「誦《金剛經》。」曰：「汝自是好人，但『孛摩訶』如何念成『沙摩訶』？因錯了一字，罰去一歲。今叫汝來快改過，還汝十年陽壽去罷。」遂叩頭起立，適前女子來叩，見所訴果如道人語。座上官曰：「汝該是這樣死。」從案上擲下一物如方斗，曰：「汝自看來。」女遂默然。又曰：「矢志守貞，今奉岳主之命，燕地投胎，皇莊受祿。去罷！」旋退堂，而雲板鼉鼓，宛若陽官儀注。回視右廂，則吳亦不見矣。』

『出平陽，見有三十六人，蹲踞相向。一隸至來，持巨扇煽之，火焰騰起，高數丈。須臾火息，三十六人仍在。隸又于懷出一珠，大如卵，置地上，復以扇煽之，狂風驟起，而三十六人已不知所往。驚問道人，曰：「冥府不比陽世刑法，只此陰陽火剿除惡類，繼以罡風揚其渣滓，落于山則爲蟲介，入于水則爲魚蝦。行善之人，別有善路去也。」仍由前徑而還。遇舅氏某，負豬皮在背，泣曰：「吾不幸死于利川，今且變豬矣。」及家中門，道人竟去。今乃醒，不自知爲已死也。』

遣家人往候吳，果患病危篤，兩手厥逆者數日，今得霍然矣。詢以女子事，則果宰藍田時之案也。未幾，其舅氏之子來，云渠父果于某日卒于利川縣。事在乾隆二十二年四月間，唐姓今尚存，言之如繪。

吳乃康熙庚子孝廉，仕于秦，世居新寧縣後鄉。予曾至其家。子名霖，邑庠生，能詩文，精岐黃，亦曾備言其事。

又《地藏王接客》 裘南湖者，吾鄉滄曉先生之從子也。性狂傲，三中副車不第，發怒，焚黃于伍相國祠，自訴不平。越三日病，病三日死。

魂出杭州清波門，行水草上，沙沙有聲。天淡黃色，不見日光。前有短紅牆，宛然廬舍，就之，乃老嫗數人擁大鍋烹物。啓之，皆小兒頭足，曰：『此皆人間墜落僧也，功行未滿，偷得人身，故煮之，使在陽世不得

長成卽夭亡耳。』裘驚曰：『然則嫗是鬼耶？』嫗笑曰：『汝自視以爲尙是人耶？若人也，何能到此？』裘大哭。嫗笑曰：『汝焚黃求死，何哭之爲？須知伍相國吳之忠臣，血食吳越，不管人間祿命事。今來喚汝者，伍公將汝狀轉牒地藏王，故王來喚汝。』裘曰：『地藏王可得見乎？』曰：『汝可自書名紙，往西角佛殿投遞，見不見未可定。』指前街曰：『此賣紙帖所也。』裘往買帖，見街上喧嚷擾擾，如人間唱臺戲初散光景。有冠履者，有科頭者，有老者，幼者，男者，女者，亦有生時相識者，招之絕不相顧，約略皆亡過之人，心愈悲。向前，果有紙店，坐一翁，白衫葛巾，以紙付裘。裘乞筆硯，翁與之，裘書『儒士裘某拜』，翁笑曰：『儒字難居，汝當書某科副榜，轉不惹地藏王呵責。』裘不以爲然，睨壁上有詩箋，題『鄭鴻撰書』，兼挂紙錢甚多。裘素輕鄭，乃謂翁曰：『鄭君素無詩名，胡爲挂彼詩箋？且此地已在冥間矣，要紙錢何用？』翁曰：『鄭雖舉人，將來名位必顯。陰司最勢利，故吾挂之，以爲光榮。紙錢正是陰間所需，汝當多備，賄地藏王侍衛之人，才肯通報。』裘又不以爲然。徑至西角佛殿，果有牛頭夜叉輩約數百人，胸前綉『勇』字補服，向裘猙獰呵詈。裘正窘急間，有撫其肩者，葛巾翁也，曰：『此刻可信我言否？陽間有門包，陰間獨無門包乎？我已爲汝帶來。』卽代裘將數千貫納之，『勇』字軍人方持帖進，聞東角門闖然開矣。

喚裘入，跪階下。高堂峨峨，望不見王。紗窗內有人聲曰：『狂生裘某，汝焚牒伍公廟，自稱能文，不過作爛八股時文，看高頭講章，全不知古往今來多少事業學問，而自以爲能文，何無耻之甚也！帖上自稱儒士，汝現有祖母年八十餘，受凍忍飢，致盲其目，不孝已甚，儒當若是耶？』裘曰：『時文之外，別有學問，某實不知；若祖母受苦，實某妻不賢，非某之罪。』王曰：『夫爲妻綱，人間一切婦人罪過，陰司判者總先坐夫男，然後再罪婦人。汝既爲儒士，如何卸責于妻？汝三中副車，以汝祖父陰德蔭庇，幷非仗汝之文才也。』言未畢，忽聞殿外有鳴鑼呵殿聲，甚遠，內亦撞鐘伐鼓應之。一『勇』字軍人虎皮冠者報『朱大人到，』王下閣出迎。裘踉蹌下殿，伏東廁竊視，乃刑部郎中朱履忠，亦裘戚也。裘愈不平，罵曰：『果然陰間勢利，我雖讀爛時文，畢竟是副榜；朱乃入粟得官，亦不過郎中，何至地藏王親出迎接哉？』

『勇』字軍人大怒，以杖擊其口，一痛而蘇。見妻女環哭于前，方知死已二日，因胸中餘氣未絕，故不入殮，此後南湖自知命薄，不復下場，又三年卒。

又卷一五《唐配滄》　武昌司馬唐配滄，杭人也，素有孝行，卒于官。後五年，其長子在亭，遠館四川。長媳郭氏，在杭病劇，忽作司馬公語云：『冥司念我居官清正，敕爲武昌府城隍。念爾等新作人家，我既無遺物與汝輩，斯婦頗勤儉，特來救護。但須至獅子橋覓劉老娘來，托他禳解。』伊次子字開武者往覓得，邀至家中，卽杭俗所稱活無常也。問：『此病汝能救否？』答云：『我奉冥司勾捉，何敢私縱？今爾家太爺去向閻羅王說情，或得生，亦未可定。』因問：『你見太爺何在？』答云：『此刻現在向竈神說話。』少頃曰：『太爺出門，想至冥府去了。』病者靜卧不言，逾時曰：『太爺來。』病者卽大聲曰：『汝已得生，無慮也。』是時視病者有親友在座，郭氏作司馬語，各道款洽，宛如生前。其次子因跪請云：『父既爲神，應預知休咎，兒輩將來究作何結局？』司馬厲聲曰：『做好人，行好事，自有好日，何得預問！』又云：『我今日爲自家私事勤勞廟中夫役，速焚紙錢幷給酒飯酬之。』語畢，病者仍復原音，病亦自愈。此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事，至今郭氏尙存。

又卷一六《閻王升殿先吞鐵丸》　杭州閔玉蒼先生，一生清正，任刑部郎中時，每夜署理陰間閻王之職。至二更時，有儀從轎馬相迎。其殿有五，先生所莅，第五殿也。每升殿，判官先進鐵彈一丸，狀如雀卵，重兩許，教吞入腹中，然後理事，曰：『此上帝所鑄，慮閻羅王陽官署事，有所瞻徇，故命吞鐵丸以鎭其心，此數千年老例也。』先生照例吞丸。審案畢，便吐出之，三滌三視，交與判官收管。所辦事晨起輒忘，卽記得者亦不肯向人說，但勸人勿食牛肉，多誦大悲咒而已。

到任三月，忽一日晨起，召諸親友而告曰：『吾今而知小善之不足爲也。昨晚吾表弟李某死。生魂解到，判官將其生平作官惡迹，請寄地獄審定擬罪，再詳解東岳。余心惻然，將獄牌安放几上，再三目李，李自訴平生不食牛肉，作官時禁私宰尤嚴，似可以此功德抵銷他罪。余未作聲，判官駁云：「此之謂『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也。子不食牛肉，何以獨食人肉？」李云：「某幷未食人肉。」判官曰：「民脂民膏，卽人

肉也。汝作貪官，食千萬人之膏血，而不食一牛之肉，細想小善可抵得大罪否？」李不能答。余知李素誦大悲咒，爲陰司所最重，因手書「大悲咒」三字在掌上以示之，李竟茫然不能誦一字。余爲代誦數句，滿堂判官胥役一齊跪聽，西方赫然似有紅雲飛至者。然而鐵丸已涌起于胸中，左衝右撞，腸痛欲裂矣。余不得已，急取獄牌加硃，放李獄中，腸內鐵丸始定，方理別案而歸。」

諸親友因問：『到底牛肉可食乎？』先生曰：『在可食不可食之間。』人問故，曰：『此事與敬惜字紙相同，聖所未戒，然不過推重農重文之心，充類至義之盡。故禁食之者，慈也。然「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語久被老子說破。試想春蠶作絲，衣被天子以至于庶人，其功比牛更大，其性命比牛更多，而何以烹之煮之，抽其腹腸而炙食之，竟無一人爲之鳴冤立禁者，何耶？蓋天地之性，人爲貴，貴人賤畜，理所當然。故食牛肉者，達也。』

又卷一八《錫錁一錠陰間準三分用》 杭州龔薇垣生員，原任甘泉令龔明水之從子也。病中夢游陰府，街巷店鋪與陽間無異，惟黃沙迷漫，不見日月。見店鋪中有司櫃者，故所識也，趨往問路。司櫃者笑曰：『此間無路，汝至此尚欲何往？』再問不答。薇垣不得已，徬徨道中。有乘四轎呵殿而來者，近視之，己之岳翁某也。趨而問焉，翁慘然曰：『此非人間，汝何至此？』薇垣方知其身已死，因自述病中原委，并問其父母壽算。岳翁曰：『此事非我所司，汝叔父明水先生，現在王府教書，汝可往問。但王府尊嚴，侍衛甚衆，非重用門包，不能通報。』薇垣問門包何物，曰：『亦不過陽世通用之錫錁耳。凡陽世燒錫錁一錠，陰間準作三分用。或有破損濕爛者，僅準一二分用。』薇垣聞言，急走往王府，忘其身未帶錫錁。至一宮門，侍衛者如麻，見薇垣，果伸手索賄，而薇垣無以應也。但口稱：『家叔明水在此教書，煩爲通報。』侍衛者怒罵曰：『一老腐頭巾在府，已甚可厭，怎禁得又添一小腐頭巾來！』揮杖擊之，一驚而醒，家人已環泣于旁。後數月，薇垣忽無故縊死。

又卷二〇《鬼門關》 朱梁江名衣，太倉州諸生也。戊子科赴江寧鄉試，寓中患熱症甚危，親友買舟送歸。行次丹徒閘，卧艙中，忽爾暈絕。見二青衣人導之登岸，其路直而窄，黑暗無光，兩足甚輕飄。行約十數里，忽有一物來，緊傍身左。走十數里，又一物來，緊傍身右。再走數十里，到一城，巍巍然，雙門謹閉，城額橫書『鬼門關』三字。二青衣叩門，不應；再叩之，旁邊突出一鬼，貌甚猙獰，與二青衣互相爭鬥。遙見紅燈一對，四轎中坐一官長，傳呼而來。近視之，似太倉州城隍神。神問：『你是何姓名？』對：『係下場太倉州學生員。』神曰：『你來尚早，此處不可久停。』命撤所導之燈送歸。見城門洞啓，轎甫入，而門仍閉矣。持燈者云：『速隨我向東走！』覺非前來之路。行二三里，至大江邊，白浪滾滾。持燈者將渠推入江心，大呼救命而蘇。時舟已抵太倉城外，蓋死去已三日矣。因心窩尚溫，故從者促舟子日夜趲行，至家病愈。

此事蕭松浦所言。蕭客珠崖時，曾過儋耳，四面疊嶂峯崖，中通一道，壁上鐫『鬼門關』三字，旁刻唐李德裕詩，貶崖州司戶經此所題。詩云：『一去一萬里，十來九不還。家鄉在何處，生渡鬼門關。』字徑五尺大，筆力遒勁。過此則毒霧惡草，異鳥怪蛇，冷日愁雲，如入鬼域，眞非人境矣。

又卷二二《吳生兩入陰間》 吳某，丹徒舊家子也。其祖、父俱在黌序，祖爲人端直，鄉閭推重，歿十數年，某始娶婦，琴瑟甚篤。乾隆丙子，其婦暴卒。吳追思不已。有朱長班者，合城皆知其走陰差，因吳治喪，彼朝夕來供役。吳因私問陰司事，朱言陰司與人世無異，無罪者安閑自適，有罪者始入各獄。吳遂懇其攜往陰司，一與妻見。朱云：『陰陽道隔，生人尤不宜濫入。老相公待我甚好，我豈肯作此狡獪？』吳嬲之不已。朱云：『此事我不爲，相公果堅意欲往，可往城裏太平橋側尋丹陽常媽，許以重資，或可同往。』吳欣然。次日，尋得常媽，初亦不允，許錢數千，始允之，且曰：『相公某日可擇一靜屋獨宿，我即來相約，但衣履一切不可使人稍爲移動，稍移動即不能還陽矣。』諄囑再四而歸。

吳自妻歿後即獨宿于一廂屋內，至某日，吳私囑其嬸母曰：『侄今病甚，須早卧，望嬸母爲我鎖房，切不可令人擅入動我衣履，此侄生死關頭也。』嬸母甚駭，問其故，不告，乃陰爲檢點之。吳既入房，燃一燈于牀前，心有此事，展轉不寐，私念曰：『彼原未囑我熟睡，但彼從何來招我耶？抑妄言耶？』二鼓後，見有黑烟一綫，自窗隙間入，裊裊然如蛇之吐舌也。吳心甚懼。少頃，其烟變成一黑團，大如斗，直撲吳面，遂昏

暈。有人在耳邊悄言曰：『吳相公同去。』聲卽常嫗也。以手扶起，同由門隙而出，所過窗戶皆無礙。見其嬸母房門有火光數叢，蓋與諸弟同宿于內。甫出大門，則另一天地，黃沙漫漫，不辨南北。途中所見街市衙署與人世仿佛。行至一處，見一大池，水紅色，婦女在內哀號。常指曰：『此卽佛家所謂血污池也，娘子想住其內。』吳左右顧，見其妻在東角。吳痛哭相呼，妻亦近至岸邊，垂淚與語，幷以手來拉吳入池。吳欲奔赴，常嫗大驚，力挽吳，告之曰：『池水涓滴着人卽不能返，入此池者，皆由生平毒虐婢妾之故。凡毆婢妾見血不止者，卽入此池，以婢妾身上流血之多寡爲入池之淺深。』吳曰：『我娘子幷未毆婢妾，何由至此？』嫗曰：『此前生事也。』吳又問：『娘子幷未生產，何入此池？』嫗言：『我前已言明此池非爲生產故也。生產是人間常事，有何罪過？』言畢，牽吳從原路歸。吳昏睡過午始起，面色黃白，若久病者，數日方復。

月餘，吳思妻轉甚，走至常嫗家，告以欲再往看之意。常甚難之，許以數倍之資，始爲首肯。如前囑嬸母鎖門，常嫗復來相約，出門行里許，常嫗忽撇吳奔去。吳不解其故，錯愕間，目前有一老翁肩輿而至，覩面，乃其祖也。吳惶遽欲避，祖喝曰：『汝何爲至此？』吳無奈何，告以故。其祖大怒曰：『各人生死有命，汝乃不達若此！』手批其頰，罵曰：『汝若再來，我必告知陰官，立斬常嫗！』遣輿夫送至河畔，輿夫從後推吳入河，大叫而醒。左頰青腫，痛不可忍。托病卧房中十數日始愈。

時吳有姻戚某翁病篤，吳謂其嬸母曰：『某翁某日方死。』嬸驚問之。吳告以兩次所見，幷言於一衙署前見所挂牌上姓名月日，故知之也。自後吳神氣委靡，兩目藍色，下午後卽常見鬼，至今猶存。吳嬸母，法嘉蓀中表，法故悉其顚末，而爲予言。

又卷二四《漢江冤獄》　曹震亭知漢江縣，晚衙夜坐，見無頭人，手提一頭，啾啾有聲，語不甚了。曹大駭，遂病。病三日，死矣。家人欲殮，胸前尚溫。過夜而蘇，曰：『被隸人引至陰府，見峨冠南面者，衣本朝服色。轅外人傳呼漢江縣知縣曹學詩進，曹行陽間屬吏禮，向上三揖。神賜坐，問：「有人訴公，公知否？」曰：「不知」。神取几上牒詞示曹。曹閱之，本縣案卷也，起立曰：「此案本屬有冤，爲前令所定，已經達部。我申詳三次，請再加審訊，爲院司所駁，駁牌現存。」神曰：「然則公固無罪也。」傳呼冤鬼某進，陰風颯然，不見面目手足，但見血塊一團，叫跳呼號，滾風而至。神告以曹爲申救之故，且曰：「汝冤終當超雪，須另覓仇人。」鬼伏地不肯去，神拱手向曹作送狀，手揮隸人云：「速送，速送！」」曹猛然夢醒，不覺汗之沾衣也。自此辭官歸家，長齋奉佛終其身。

又《黑雲劫》　王師征緬甸，有昆明縣皂隸葉某，死三日復蘇，言被鬼卒勾赴冥司，有大殿朱門，如王者居。門外坐官吏甚多，皆手一簿，判記甚忙。判畢則黑氣一團覆于簿上，有椎腰蹙額自稱勞苦者。葉陽壽未盡，以不在應死之數，故仍放還。路間私問鬼卒：『彼官吏所執何簿？』曰：『人簿三，獸簿五。』問：『何爲有簿？』曰：『從古人間征戰之事皆天上劫數先定，無可挽回。一切應死者皆先寫入「黑雲劫」簿中，雖一騾一馬，皆無錯誤。終竟獸多人少，故其簿有人三獸五之說。』問：『應此劫者，省城中可有某官乎？』曰：『第一名卽你家總督也。』其時督滇南者劉公藻，丙辰鴻詞翰林，後自刎。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一　北村鄭蘇仙一日夢至冥府。見閻羅王方錄囚，有隣村一媼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賜以杯茗，命冥吏速送生善處。鄭私叩冥吏曰：此農家老婦，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媼一生無利己損人心，夫利己之心，雖賢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損人，種種機械，因是而生，種種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貽臭萬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爲害也。此一村婦而能自制其私心，讀書講學之儒，對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禮乎？鄭素有心計，聞之惕然而寤。鄭又言此媼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今無愧鬼神。王哂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閘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卽爲好官，植木偶於堂，併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卽有罪矣。官大踧踖，鋒棱頓減；王徐顧笑曰：怪公盛氣耳！平心而論，要是三四等好官，來生尚不失冠帶，促命卽送轉輪王。觀此二事，知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窺，雖賢者一念之私，亦不免於責備，相在爾室，其信然乎？

又卷二　老僕魏哲聞其父言：順治初，有某生者，距余家八九十里，

忘其姓名，與妻先後卒，越三四年其妾亦卒。適其家傭工人夜行避雨，宿東嶽祠廊下，若夢非夢，見某生荷校立庭前，妻妾隨焉，有神衣冠類城隍，磬折對嶽神語曰：某生污二人有罪，活二人亦有功，合省抵。嶽神咈然曰：二人畏死忍恥尚可貸，某生活二人，正爲欲污二人，但宜科罪，何云功罪相抵乎？揮之出，某生及妻妾亦隨出，悸不敢語。天曙歸告家人，皆莫能解；有舊僕泣曰：異哉竟以此事被錄乎！此事惟吾父子知之，緣受恩深重，誓不敢言，今已隔兩朝，始敢追述。兩主母者寶非婦人也，前明天啓中魏忠賢殺裕妃，其位下宮女內監。皆密捕送東廠，死甚慘！有二內監，一曰福來，一曰雙桂，亡命逃匿，緣與主人曾相識，主人方商於京師，夜投焉。主人引入密室，吾穴隙私窺，主人語二人曰：君等聲音狀貌，在男女之間，與常人稍異，一出必見獲，若改女裝，則物色不及，然兩無夫之婦，寄宿人家，形迹可疑，亦必不免；今則二君身已淨，本無異婦人，肯屈意爲我妻妾，則萬無一失矣。二人進退無計，沈思良久，並曲從；遂爲辦女飾，鉗其耳漸可受珥，併市軟骨藥，陰爲纏足，趕數月，居然兩好婦矣。乃車載還家，詭言在京所娶，二人久在宮禁，並白皙溫雅，無一毫男子狀，又其事迥出意想外，竟無覺者，但訝其不事女紅，爲恃寵驕惰耳。二人感主人再生恩，故事定後，亦甘心偕老，然實巧言誘脅，非哀其窮，宜司命之見譴也，信乎人可欺，鬼神不可欺哉？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二《許昌》　嘉定有老儒名朱綱，爲人方正不苟，頗信佛老之說。一日，忽夢二冥使來召，便隨之行，至冥府，心甚怖之。少頃，閻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到。』綱聽稱其知府，遂不甚驚。綱上階，閻君下座，相揖分賓主禮。閻君問曰：『公在任時判許昌弒母一案，得無過當耶？』綱一聞此言，前世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弒母，毒殺其母者，乃惡妻也。昌從外歸，一知消息，即當黜妻首官正罪，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席，尚得爲人子乎？綱擬以春秋許世子不嘗藥、趙盾不討賊之例斷之，曰弒母，誰曰不宜？』閻君點頭曰：『公言是。』乃長揖送下階，仍命二冥使導之歸。遂醒，朱綱自此益信鬼神之事，長齋繡佛，杜絕世故，以終其身焉。此康熙初年事。

清・樂鈞《耳食録》卷三《東嶽府掌簿》　明末，成都有仕宦至卿貳者。其子年十九，忽暴病死。逾數月，其父夢之云：『兒生簪纓之家，長紈袴之窟，席豐履厚，固已久矣。近爲東嶽府君皂役，既賤且勞，備諸苦況。而某吏部之子，亦與兒共事。前數月，有新任判官，生時與吏部有舊，即轉其子爲內班，今復轉爲錄事矣。吾父姻黨，多在當路，獨不能囑託，使爲兒免此役乎？』父覺而傷之，百計圖營。然明冥異路，無可爲也。於是作書千餘言，焚於東嶽廟，大約求東嶽君照拂其子也。復夢子來告曰：『吾父書爲門者所格，幸未達於東嶽君，不然且獲罪。東嶽君豈可干以私者乎？兒今探知寅伯父張公，當爲東嶽府掌簿，於某日受事，宜速往，賂以錢二萬，求其轉幹，則兒獲免此役矣。』父覺而憶之，因思：『張，吾至交也，些須之求，庸必賄乎！且事屬虛渺，恐徒費無益。』第造張言之，而不復以賂往。張愕然曰：『吾其死乎？果有是，不煩叮囑矣！』父再拜而退。至期而張果死。十餘日後，子復於夢中告父曰：『吾父吝費，不惟無益，且受其虐矣。兒屢謁張公，求以猶子之禮見，俱爲閽者所叱。最後見之，張公怒言：「吾與爾父偶爾同官，聲勢依倚，初無天倫骨肉之愛，復少金珠幣帛之交。即使陽世請託，亦不能貶無賄之令名而爲之委曲，況幽冥之間，時異勢殊。吾既與爾父無情，則爾亦與我無涉？與衆役等爾！而冥法不可輕干，公門不可私謁。爾屢犯焉，法不可貸。不然，府君聞之，且謂我門如市也。」杖兒三十而逐之。兒前者之言，蓋逆知有今日也。倘賂之，何以至此？即吏部子之於判官，亦非託諸空言也。』遂掩泣而去。父爲之大恚而覺，以至鬱結成疾，數月亦死。

又卷五《華廣》　華廣病，夢徐生來謂曰：『頃遇趙君某，言近爲魚梁之遊。魚梁，海內勝蹟也。趙君招我，屬我更致君。君盍行乎？』華素爽邁，欣然往。至深谷之間，溪水黝黑，鑑人無影。漸行漸廣，有飛橋跨空，袤延夭矯，莫知所屆。橋上行人如蠅，累累不絕。乃見趙俟於橋側，相揖數語，徐、趙乃登橋，華亦繼之，甫舉踵，旁一卒叱曰：『勿過！』即橫棒攔之。華怒，奮臂與爭，卒終不聽其前，而徐、趙已去遠矣。不得已，拂袖而返，意甚怏怏。道遇偉丈夫籠羣鳥，鳥鳴聲甚哀。華惻然，止而說之曰：『羽族志在霄漢，何故籠之？』丈夫曰：『不籠則飛去。』華笑曰：『天傅之翼，固當飛也。』丈夫曰：『公不知，此非鳥也。皆罹罪罟之人耳。然公意甚仁，今爲公縱之。』乃次第開其籠。獨留一大鳥不放。

華曰：『何故？』丈夫笑不答，攜之而去。鳥既出，皆化爲人。其一，華故族兄也，泣謝曰：『幸弟援我。然弟亦宜亟歸，此不可留也。見我家人，乞爲我寄聲。』華諾之，別而行。過高臺之下，梯而登焉。俯見城郭室廬。櫛比鱗次，村墟煙火相續，樹木叢萃，不知是何處。惘然下臺，過一市，覺渴，就酒肆，呼酒獨飲。興發哦詩曰。酒魄詩魂落半天。肘生楊柳舌生蓮。長松瘦殺千年鶴。飛入春城萬竈煙。忽見族兄至，驚曰：『汝尚飲酒吟詩耶？宜亟亟歸，緩則無及矣！』華笑而起。傭保索酒錢，無以應，則持華袂不得行。族兄呵曰：『安得爾！』亟爲償之，送華歸。至門推之入，霍然而甦。已死踰日，將斂矣。病尋愈，惟胸間悶然者數日，乃以酒故也。徐、趙皆華舊識，時趙死月餘，數日徐訃亦至。

又《石孝廉》　石孝廉某，嘗晝卧，覺鼻中奇癢，以小指捺之，因而大噦，有物衝孔出。墮地作聲。視之，一小人長寸許，游行地上。駭極欲呼，而胸間如厭，不能起。有頃，門外演盤鈴傀儡，羣呶在耳。小人皇遽出門去，石亦遽去，恍如夢覺。自是得奇疾，聞香物輒掩鼻，遇矢溺腥羶之穢，嗅之以爲香，心好之。履鮑魚之肆，如入芝蘭之室，流連不能去。後舉進士，官秦中。有道士來謁，自言能療奇疾。異而見之，獻一丸，如李大，金光爛然。取大碗貯之，出囊中藥一刀圭糝其上，使熬之。須臾鎔爲液，五色陸離，然不堪其臭，左右皆欲嘔噦。以進石，石乃覺芬馨逾常，立飲之，味殊甘醲。少頃，胸中熱如蒸，移時如刀箭環簇心腑。急命縛道士，則已杳矣。昏痛之際，見道士在前，亟呼左右追執，乃悄無應者。道士笑曰：『此陰府也。何處復覓左右耶？』石大號，道士曰：『無苦，此中不少佳境，盍往觀之。』曳以同行，乃至狴犴間，見縲紲縱橫，刀斧林簇，刑戮慘異，心甚恐怖。念世傳地獄變相，竟有之也。未至一處，人皆殘體。有無耳目口鼻者，或僅有口耳，餘體不具者，或有五官倒置者。虎豹狗馬羊豕諸物，雜處不相避。石問其故，道士笑不答，亟攜之返曰：『公欲生乎？』石因哀祈，謂妻妾子女猶在室相候，胡遽不欲？生道士笑曰：『亦良易。』即袖中出一小人，長三四寸，曰：『此即公之故物也。公曩縱之，不知幾何尋丈矣。賴吾收而制之。僅止於此，尚可納也。』即以小人首，向石鼻塞之。石大苦而嘶，倏然已活，伏而泱，嘔出青紫痰液數斗，病遂失。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七　孫某，歸安諸生。病且死，恍惚間見有冥隸持牌至，牌上大書『提歸安學生員孫某』。孫曰：『可不到乎？』隸曰：『陰司公事與陽世異，不能倖免也。』許以重賄，亦不可。促之行，至一大官府，引孫入，跪案前。神問：『汝是孫某乎？』曰：『然。』孫因叩頭詭稱有母年七十餘，願增壽一紀養老母。神怒曰：『汝生平無善行，但知放債取重利，不減算幸矣，望增壽乎？』取案頭一冊，以硃筆點之，投筆砰然，悸而覺。與家人言之，其夜遂死。孫母實前死，神不以此斥其妄求，蓋未檢冊，雖神亦不知也。孫有桑田數十畝，鬻時以葉貸於人，及新絲出，乃收葉錢，必數倍於市價。神所云重利，其即此歟？

又卷一二　杭州清泰門外有士人徐彭宣者，夜飲醉歸。過社廟之前，見廟中燈火輝煌，人語諠闐，異之，入而覘焉。見神坐堂上，吏役環侍，有按籍而呼名者，階下鵠立之人聞呼則應，各受一卷，魚貫而入。視其人多相識者，欲窮其異，因亦闌入其內，見諸人列坐東西。俄有人荷一牌自堂而下，牌上大書『自寫履歷』四字。諸人見之，皆蹙頞相顧，曰：『難，難！』有頓足搖頭口張而不能嗡者。徐意此最易事，何足爲難。遙望堂西偏有一人，乃其兄也，執筆而手戰，欲書又止者屢矣，嗟曰：『豈吾兄善忘至此歟？』欲往語之，而邏者將至，懼爲所見，乃循牆行。至一處，署曰『受卷所』。中一人據案坐，則其亡友曹某也。曹見徐，驚曰：『子何來此？爲邏者所見奈何？速匿此！』徐入，因問其故。曹曰：『所謂自寫履歷者，使其人將生平行事，爲善爲惡，一一自書。若無所諱飾，是尚自知其過，猶可姑容，冀其悛改。小有不實不盡，則轉送冥司科罪，不能生還矣。』已而繳卷者紛集，略一展卷，率多惡而少善。徐思其兄素號端人，必無遺行。及視其卷，則曾姦一處女，又嘗乾沒人千金之貲，皆平素所未知者。未幾門啓，諸人皆出，曹急麾徐出，曰：『及此不出，即不能出矣。』徐趨出，履閾而仆，則身卧廟廡，東方白矣。歸省其兄，則夜間寒熱大作，昏不知人，黎明汗出始愈。因詢以冥中事，兄茫然不知也。微以所見隱事叩之，兄大駭曰：『此十許年來未嘗告人者，弟何處得之？』乃以社廟所見告，因同至廟中，立誓懺悔。今其兄年五十餘尚在，或神許其改過歟！

又卷一六　石門吳又樂大令康壽，於咸豐三年，夢有吏持官文書來

召，卽隨之往。至一處，似大官牙署，入之。見一官南面坐，侍者甚衆，吏引又樂至案下而跪，竊窺堂上，懸『威靈公』三字額。威靈公者，其邑城隍神之封號也。又樂自知死矣，卽亦不懼，而神反若甚惶遽者，命吏引之出。又樂抗聲曰：『敢問以何罪見拘？』神曰：『無他，吏行文書偶誤耳。』又樂曰：『旣誤攝至此，竊願有所問。自今以往，尙有年齡如干，能示我乎？』神伸五指示之，又樂遂寤。自念五指必五年也，是歲年二十有七。至三十二歲，私計當死，凡身後之事悉爲料量，飾巾待終。及改歲，竟無恙，於是知其事者，咸謂又樂曰：『五指者，五十年也，君之壽必可至耄耋矣。』光緒辛巳歲，又樂過余春在堂，與余言如此。又樂六世祖諱之振，字孟舉，號黃葉老人，乃國初詩人也。又樂刻其詩集十卷，又補刻漁洋、鈍翁諸公倡和詩附於末。冠蓋中有此風雅好事者，亦不可多覯矣。

冥吏分部

晉・干寶《搜神記》卷五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愼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累爲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至三日日中時，果見來取，便死。

又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旣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爲別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三千，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欷歔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爲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爲。』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否？』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爲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簪之。出入辟惡災，舉事皆無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乃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

又卷一〇　嘉興徐泰，幼喪父母，叔父隗養之，甚於所生。隗病，泰營侍甚勤。是夜三更中，夢二人乘船持箱，上泰牀頭，發箱，出簿書示曰：『汝叔應死。』泰卽於夢中叩頭祈請。良久，二人曰：『汝縣有同姓名人否？』泰思得，語二人云：『張隗。不姓徐。』二人云：『亦可強逼。念汝能事叔父，當爲汝活之。』遂不復見。泰覺，叔病乃差。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四　襄陽李除，中時氣死。其婦守尸。至於三更，崛然起坐，搏婦臂上金釧甚遽。婦因助脫，旣手執之，還死。婦伺察之，至曉，心中更煖，漸漸得蘇。旣活，云：『爲吏將去，比伴甚多，見有行貨得免者，乃許吏金釧。吏令還，故歸取以與吏。吏得釧，便放令還。見吏取釧去。』後數日，不知猶在婦衣內。婦不敢復著，依事咒埋。

又卷六　晉元熙中，上黨馮述爲相府吏，將假歸虎牢。忽逢四人，各

持繩及杖，來赴述。述策馬避，馬不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倏然便到河上。問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既無舟楫，如何得渡？君正欲見殺爾。』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遂復捉馬腳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覺水。垂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去。』時述有弟喪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乃鞭馬作勢，徑得登岸。述辭謝曰：『既蒙恩德，何敢復煩勞。』

唐・牛僧孺《玄怪録》卷二《崔環》　安平崔環者，司戎郎宣之子。元和五年夏五月，遇疾於滎陽別業。忽見黃衫吏二人，執帖來追，遂行數百步，入城。城中街兩畔，官林相對，絕無人家，直北數里到門，題曰『判官院』。見二吏迤邐向北，亦有林木，袴靴袜頭，佩刀頭，執弓矢者，散立者，各數百人。同到之人數千，或杻，或繫，或縛，或囊盛耳頭，或連其項，或衣服儼然，或簪裙濟濟，各有懼色，或泣或歎。其黃衫人一留伴環，一入告。俄聞決人四下聲，既而告者出曰：『判官傳語：何故不撫幼小，不務成家，廣破莊園，但恣酒色！又慮爾小累無掌，且爲寬恕，輕杖放歸，宜即洗心，勿復貳過。若踵前非，固無容捨。』乃敕伴者令送歸。環曰：『判官謂誰？』曰：『司戎郎也。』環泣曰：『棄背多年，號天莫及。幸蒙追到，慈顏不遙，乞一拜見，死且無恨。』二吏曰：『明晦各殊，去留有隔，不合見也。』環曰：『向者傳語云已見責。此身不入，何以受刑？』吏曰：『入則不得歸矣。凡人有三魂，一魂在家，二魂受杖耳。不信，看郎脛合有杖痕。』遂褰衣自視，其兩脛各有杖痕四，痛苦不濟，匍匐而行，舉足甚艱。同到之人，歎羨之聲，喧於歧路。南行百餘步，街東有大林。二吏前曰：『某等日夜事判官，爲日雖久，幽冥小吏，例不免貧。各有許惠資財，竟無暇取，不因送郎陰路，無因得往求之。請即暫止林下，某等偕去，俄頃即來。諸處皆是惡鬼曹司，不合往，乞郎不移足相待。』言訖各去，久而不來。環悶，試詣街西行，一署門題曰『人礦院』，門亦甚淨。環素有膽，且恃其父爲判官，身又蒙放，遂入其中。過屏障，見一大石，周迴數里。有一軍將坐於石北聽上，據案而坐，鋪人各遶石及石上，有數十大鬼，形貌不同，以大鐵椎椎人爲礦石。東有杻械枷鎖者數千人，悲啼恐懼，不可名狀。點名拽來，投來石上，遂椎之，既碎，唱其名。軍將判之，一吏於案後讀之云：『付某獄訖。』鬼亦捧云。其中有付磑獄者，付火獄者，付湯獄者。環直逼石前看之，軍將指之云：『曹司法嚴，不合妄入，彼是何人，敢來閑看！』人吏競來傳問，環恃不對。軍將怒曰：『看既無端，問又不對，傍觀豈如身試之審乎！』敕一吏拽來鍛之。環一魂尚立，見其石上別有一身，被拽撲卧石上，大鎚鎚之，痛苦之極，實不可忍。須臾，骨肉皆碎，僅欲成泥。二吏者走來，槌胸曰：『郎君，再三乞不閑行，何故來此？』遽告軍將曰：『此是判官郎君，陽祿未終，追來却放，暫來入者，遂道如斯。何計得令復舊？』無間地獄，入不須臾。』軍將者亦懼曰：『初問不言，忿而處置，如何？』因問諸鬼曰：『何計得令復舊？』皆曰：『唯濮陽霞一人耳。』曰：『遠近？』曰：『去此萬里。昨者北海王與化形出遊，爲海人所愼。其王請出，今亦未迴。』乃令一鬼召之。有頃而到，乃一髯眇目翁也，應急而來，喘猶未定。軍將指環曰：『何計？』霞曰：『易耳。』遂解衣纏腰，取懷中藥末，糝於礦上團撲，一翻一糝，扁槎其礦爲頭項及身手足，剜刻五臟，通爲腸胃，彫爲九竅，遂巡成形，以手承其項曰：『起！』遂起來，與立合爲一，遂能行。大爲二吏所貴。相與復南行。將去，濮陽霞撫肩曰：『措大，人礦中搜得活，然而去不許一錢。』環許錢三十萬。霞笑曰：『老吏身忙，當使小鬼梟兒往取，見即分付。』遂行，欲及城門，見一吏從北向南者。二吏以私行有礦環之過，恐宣之怒環而召也，謂環曰：『彼見若問，但言欲觀地獄之法，以爲儆戒，故在此耳。』吏見果問，環答之如言。遂別去復行。須臾，至滎陽，二吏曰：『還生必矣。某將有所取，能一觀乎？』環曰：『固所願也。』共入縣郭，到一人家中堂，一吏以懷中繩繫牀上女人頭，盡力拽之，一吏以豹皮囊徐收其氣，氣盡乃拽下，皆縛之，同送環家，入門，二吏大呼曰：『崔環！』誤築門扇，遂寤。其家泣候之，已七日矣。後數日，有梟鳴於庭，環曰：『濮陽翁之子來矣。』遂令家人刻紙錢焚之，乃去。疾平，潛尋所見婦人家，乃縣糾郭需妻也。其時尚未有分河之議，後數日，河中節度使司徒薛公平議奏分河一枝，冀減衝城之勢。初奏三丁取一，既慮不足，復奏二丁役一，竟如環陰司所見也。

又《董慎》　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以下，用法有不直，必起犯顏而諫之。雖加削責，亦不懼，必俟刑正而後

退。嘗因事暇偶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太山府君呼君爲錄事，知之乎？』因出懷中牒示愼。牒曰：『董愼名稱茂實，案牘精練，將分疑獄，必俟良能，權差知右曹錄事者。』印處分明，及後署曰倨。愼謂使者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君名謂何？』使者曰：『錄事勿言，到府卽知矣。』因持大布囊，內愼於中，負之趨出兗州郭，致囊於路左，汲水爲泥，封愼兩目，愼目旣無所覩，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范愼追董愼到。』使者曰：『諾。』趨入。府君曰：『所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祕，恐或漏洩，向請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使一范愼追一董愼，取左曹布囊盛一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愼矣。』便令寫出，抉去目泥，便賜青縑衣、魚須笏、豹皮靴，文甚斑駮，邀登副階，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請。今有閩州司馬令狐寔等六人，置無間獄。承天曹符，以寔是太元夫人三等親，准令式遞減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訟紛紜，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爲罰疑唯輕，亦令量減二等，余恐後人引例多矣，君謂宜如何？』愼曰：『夫水照妍蚩而人不怒者，以其至清無情，況於天地刑法，豈宜恩貸姦慝。然愼一胥吏爾，素無文字，雖知不可，終語無條貫。常州府秀才張審通，辭彩雋拔，足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俄頃審通至，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爲辭。』卽補充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愼，各給一玄狐，每出卽乘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貸，是恣姦行。令狐寔前命減刑，已同私請；程翥後申簿訴，且異罪疑。倘開遞減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付無間獄，仍錄狀申天曹者。』卽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申文狀，多起異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議親，又元化置中釋冲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可。豈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親。仍敢愆違，須有懲謫。府君可罰不紫衣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者。』府君大怒審通曰：『君爲情辭，使我受譴。』卽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却一耳，遂無聞。審通訴曰：『乞更爲判申，不允，則甘罪再罰。』府君曰：『君爲我去罪，卽更與君一耳。』審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以無親；若使奉主，何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僞喪眞。太古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各親。豈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觀蠟之歎。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逆耳之辜，敢薦沃心之藥。庶其閱實，用得平均。令狐寔等並請依正法。仍錄狀申天曹者。』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又有天符來曰：『再省所申，甚爲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翥等並正法處置者。』府君悅，卽謂審通曰：『非君不可以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擘之爲一耳，安於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如？』又謂愼曰：『甚賴君薦賢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當壽一周年相報耳。君兼本壽，得二十一年矣。』卽促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欻如寫出，而顧問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餘日矣。』愼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審通數日額角癢，遂踴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雞冠秀才者。愼初見府君稱鄰，後方知倨乃鄰家也。

又卷四《岑曦》　進士鄭知古，睿宗朝客於相國岑公門下有日矣。一夕，寢於內廳。夜分，遠聞衆鬧祈哀之聲。傾耳聽之，聲聲漸近。旣而分明聞其所救人曰：『岑氏寒微，未達於天下，幸而生之。曦謬掌朝政，其心畏懼，未嘗敢危人。設使婦人而持權者，其心亦猛於曦矣。卽曦□□御物，生無怨人，死無怨鬼，何所觸犯，而當此戮？唯使者恕之。某等當使曦以陰錢百萬奉謝。』泣告之聲盈路。俄見大鬼丈餘，蓬頭朱衣，執長劍踰牆而入，有丈夫、婦女、老者、少者亦隨之入，或自投於牆下遮拜，其辭懇切。大鬼不顧，又踰中門，衆已紛紜而入。食頃，聞闔門大哭之聲，驚起聽之，大鬼者執曦頭仍出，門內哭聲極哀，若有大禍。衙鼓將動，稍稍似息。知古徬徨不知所爲，行於廊下，以及鳴鼓。鼓發，中門大開，廄吏乃驚焉。導從之士，儼立於門下矣。知古微覘之，聞曦起而靦冠矣。有頃，朝天時至，執炬者告之。曦簪笏而出，撫馬欲上，忽捫其頸曰：『吾夜半項痛，及此愈甚，如何！』急命書吏爲簡，請展前假小憩之。遂復入，行數步，迴曰：『今晨有事，須自對斁。』強投簡而登馬。知古所見中夜之事小驗，益憂。有頃，一騎奔歸曰：『相國伏法□，家當籍沒！』知古踰垣而出，免焉。法司所詰。前拜泣而求恕者，蓋岑氏之先也。僕常聞人之榮辱，皆稟自陰靈。惟此鬼吏，其何神速矣。乃知幽晦之內，其可忽之乎！

唐・谷神子《博異志・李全質》　隴西李全質，少在沂州。嘗一日欲大蹴踘，昧爽之交，假寐于沂州城横門東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圓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質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別有人來奉追也。』須臾，一綠衣人來，曰：『奉追。』其言忽遽，勢不可遏。全質曰：『公莫有所須否？』綠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須！』紫衣人謂綠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横門。紫衣人承間謂全質曰：『適蒙問所須，豈不能終諾乎？』全質曰：『所須何物？』答曰：『犀佩帶一條耳。』全質曰：『唯。』言畢失所在。主者報蹴踘，遂令畫犀帶。日晚，具酒脯，並紙錢佩帶，于横門外焚之。是夜，全質纔寐，即見圓笠紫衣人來拜謝曰：『蒙賜佩帶，慚愧之至，無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處，某則必至焉。』洎太和歲初大水，全質已爲天平軍裨將兼監察，有切務，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橋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諳委，程命峻速，片時不可駐，行從等面如死灰，信轡委命而行。纔三數十步，有一人後來，大呼之曰：『勿過彼而來此。吾知其徑，安而且捷。』全質荷之，反轡而從焉。纔不三里，止泥濘，而曾無寸尺之阻。得達本土，以財物酬其人，人固讓不取，固與之，答曰：『若仗我而來，則或不讓；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終不肯受。全質意其鮮焉，乃益之。須臾復來，已失所在。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圓笠，豈非横門之人歟！開成初，衙命入關，迴宿壽安縣。夜未央而情迫，時復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數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須臾，馬旁見一人，全質詰之：『誰歟？』對曰：『郵牒者。』更於馬前行，寸步不可覩，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導之，或曰樹，或曰椿，或曰險，或曰培塿，或曰窮，全質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驛，憩焉。纔下馬，訪郵牒者欲酬之，已不見矣。問從者，形狀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復非横門之人歟？會昌壬戌歲，濟陰大水，谷神子與全質同舟，訝全質何懼水之甚，詢其由，全質乃語此。又云：『本性無懼水，紫衣屢有應，故兢慄之轉切也。』

唐・薛用弱《集異記》佚文《陳導》　唐陳導者，豫章人也，以商賈爲業。龍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見一舟泝流而來，亦宿于此。導乃移舟近之，見一人龐眉大鼻，如吏，在舟檢勘文書，從者三五人。導以同旅相值，因問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龐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導乃邀過船中，龐眉亦隨之。導備酒饌，飲經數巡，導乃問以姓氏。龐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已來充使。』導又問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見問。君子此行，愼勿以楚爲意，願適他土耳。』導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導驚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災，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報耳。然君須以錢物計會，方免斯難。』導懇苦求之，弁曰：『但俟吾從楚回，君可備緡錢一二萬相貺，當免君家。』導許諾，告謝而別。是歲果荆楚大火，延燒數萬家，蕩無孑遺。導自別弁後，以憂慮繫懷，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導以慳鄙爲性，託以他事，未辦所許錢。使者怒，乃令從者持書一緘與導。導開讀未終，而宅內掀然火起，凡所財物悉盡。是夕無損他室，惟燒導家。弁亦不見。蓋以導慳嗇負前約而致之也。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一《支諾皐》上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貓食之，爲坊市之患。嘗臂鷂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卽遽祗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卽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紿言。』又曰：『我卽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爲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鷂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爲我暫留，當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鼆鑼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盌，自飲三盌，六盌虛設于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值，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酹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蓋人間三日也。

又《支諾皐》中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百姓行車數輛，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纔入坊內，有哭聲起，受寄者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綆，內有一物，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百姓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至，復曰：『我足痛，欲憩

君車中數里可乎？』百姓知其異，許之。其人登車，覽其囊，不悅，顧曰：『何無信？』百姓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陝、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即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者，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瘡，少有死者。

唐・張讀《宣室志》佚文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民行車數兩，將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纔入，有哭聲。受寄者因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綆，內有一物，其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民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復，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行數里，可乎？』民知其異，乃許之。其人登車，覽囊不悅，顧謂民曰：『君何無信！』民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陝、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即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諸州人多患赤瘡，亦有死者。

宋・徐鉉《稽神錄》卷二　壽州刺史朱延壽末年浴於室中，窺見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髮青衣，手執文書。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壽因呼侍者，二人即滅。侍者至，問外有何人，皆云無人。俄而被殺。

又　建康有樂人，日晚如市，見二僕夫云：『陸判官召。』隨之而去。至一大宅，陳設甚嚴，賓客十餘人，皆善酒，惟飲酒而不設食，酒亦不及樂人。向曙而散。樂人困甚，因卧門外牀上。及寤，乃在草間，旁有大塚。問其里人，云：『相傳陸判官之塚，不知何時人也。』

又　辛亥歲，江南僞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直宿庫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夢二吏，手把文書，自門而入，問：『此陳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庫中。』吏將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庫官陳德遇者，家近在東西曲。』二吏相視而嘻曰：『幾誤。』遂去。爾日，德遇晨起如廁，乃自云有疾，還卧良久，遂卒。二人並居冶城之西。

又卷六　戊寅歲，吳帥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卧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宣乃得歸。宣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後瘡愈，肉不復生，臀竟小偏。十餘年而卒。

《太平廣記》卷二九四引《法苑珠林・王文度》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間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三《刁左藏》　刁左藏允升，嘗提舉大名府左廂馬監，在職歲餘卒。其家先寓於大名朝城縣。熙寧二年秋，刁捐館半歲，次子總忽見父坐於城門之側，行李從者無異平昔，惟從人悉衣白。方驚懼，其父以手招之，即詣前拜且哭。刁遽止之。總問曰：『大人今主何事？』刁曰：『吾嘗事范希文，渠今主陰府，俾我提舉行疫者。今欲往許州以南巡按，道出此，故暫來視汝。』因曰：『汝母明年八月當死，但預爲備，勿告之，恐渠憂撓。孫某來年五月亦當卒。此皆冥籍先定，汝宜自寬。』孫乃總之愛子也。又曰：『市中仇某不半歲必刑死。』因懷中取鴉青紙一幅，有金書七十餘字，授總曰：『善保持，勿失墜。』遂上馬，呵道出南門而去。閭巷悉見。行數里，逢市人張五者避立路左，刁謂之曰：『我欲倩君，可乎？』張曰：『諾。』乃謂曰：『若暫到我家，語吾兒：後月南市當災，且愼之。我已留從者五人防視，必免焚如。』張亦不知是鬼也，遂詣刁宅，欲達其語。聞宅中大哭。少選，總出詢，方知刁久已棄世，其妻洎孫如期而死。邑中官吏知有火災，日夕戒居人儲水謹火。禁月餘，火自空屋發，與刁居密邇。四鄰悉焚，惟刁宅獨完。仇某者聞當刑死，杜門不出。一日與客弈碁於所居之門下，有誦佛書而丐者，仇屢謝之不去，語頗不遜。仇忘刁之言，毆之，即死。竟斃於枯木。金書，人皆不識之，字書亦無。事聞之借職刁綽言。

宋・何遠《春渚紀聞》卷五《陳涂共爲冥吏》　晉江陳彥柔言，文林郎知縣事孫復爲政廉明，郡以其才力有餘，俾參幕事。一日與幕僚會茶，

獨見一黃衣人授以天符，且云：『當與州之舉子涂楷者同領職。』迨還家，越夕而卒。時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已。而楷聞孫死之異，復夢衣黃紫人羅立庭參，云：『天命召汝職領甚要。』既覺，忻然命筆書壁間云：『拜伏庭前又一番，天書雖捧未容看，南陽久作蟠龍卧，應爲蒼生起謝安。』明年孫死之日，楷無疾而終。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一八《貢院小胥》　紹興二十四年正月，沈太虛虛中以吏部郎中爲省試參詳官。丁夜如廁，既還，書吏篝火先行，至直舍，忽驚仆地，燈即滅。沈大恐，疾聲叫呼。院中人皆已寢，悉起相視，則守舍小胥已縊于梁間，足去地五六尺，蓋非人力可至。有儀鸞老兵曰：『此鬼所爲也，幸無遽。』取數卓疊起，徐徐解縛，抉其口，以湯灌之。久而能言曰：『郎中讀程文，夜過半，某與書吏假寐，有自外入青巾布袍如道人狀者，語某曰：「何爲在此？」以首門兩旁而去。已而此吏從郎中出戶，某獨坐，其人復來曰：「外間大有好處，無用兀坐也。」攜手偕行，見門外燈燭晶熒，車馬雜沓，與闤市不異。試探首隙中窺之，但覺門漸窄，眼漸暗，遂冥無所知耳。』明日，默默如癡。沈遣出，經月始復常。劉共甫親見。

又乙志卷七《孫尚書僕》　孫仲益尚書居毗陵，遣兩僕往平江。一人暴卒于道，一人買葦席覆其尸，而歸報其家。經宿至，則死者復活矣，云：『方同行，下路左遺溲，遇黃衣卒持藤棒來驅曰：「官喚汝牽船。」果有船相銜，行運河中，獨押我挽之。舟行如飛，不知爲何處。心以謂無縣文引在手，何得擅呼我？伺其小怠，擠諸河，急從故道歸。至則見身在葦席下，無計可入，彷徨不忍去，乃坐于上。天將曉，行人過，見而叱曰：「何爲獨坐此？非鬼乎？」竦然如失，不覺入身中，乃寤。方知爲死也。』李耆俊說。

又卷二〇《徐三爲冥卒》　湖州烏程縣潯溪村民徐三者，紹興十五年七月中暴死，四日而蘇，言：『追至冥府，主者據案，皂吏滿前，引問平生，既畢，授以鐵筆，使爲獄卒，立殿下。凡呼他囚姓名，即與同列驅而進，吏前數其過惡，令持筆笞擊，應手爲血，以水噀之，乃復爲人，如是者非一。良久，事稍閒，縱步廡下，過一室，牓曰「判官院」，陳列幃帳几格，細視其人，蓋故主翁王蘊監稅也。詢所以來，備言始末，且力丐歸，蘊許諾，與俱過他府，令坐門外。須臾，出呼曰：「汝未當來此，今可復生。」手書牒見付，使亟還，且云：「我在此極不惡，但乏錢及紙筆爲用。汝歸語吾家，速焚錢百萬，紙二百張，筆二十枝寄我。陽間焚錢不謹，多碎亂，此中無人能串治，當用時殊費力，宜以帕子包而焚之，勿忘也。」又取首掠繫左臂，曰：「恐吾家人不汝信，此吾終時物，可持以爲驗。」即泣謝，踴躍而出。中路頻有鬼神呵阻，示以牒，乃免。益疾走，登高山，跌而寤。』未暇詣王氏，既而復死。明日，王氏遣信來責曰：『昨夜夢監稅言向來事，何不早告我？』自是三日，始再蘇，言某神遮留，令作競渡戲。視左臂所繫首掠猶存，封識宛然。徐後七年至秀州魏塘，爲方氏傭耕。又七年，以負租穀不能償，泛舟遁歸其鄉，過太湖，全家溺死。予弟景裴說，方氏壻也。

又丁志卷五《句容人》　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知建康府王伸道晌遣駛卒往茅山元符宮，限回程甚速。還次中塗，值夜寒甚，望山腳下園屋內爇火，亟就之。至則村民七八輩圍守一尸，云：『是人自縊於此室，吾曹乃里正及鄰保，懼爲蟲鼠所壞，故共守以須句容尉之來。』衆或坐或睡，駛卒不敢久留，獨出行。月色朦朧，方前趨，而屋內人有相踵者，與之語，亦相應答。可二里許，正逢一缺溝，駛躍而過。後者不能越，墜於溝中，其聲董然。駛回步扶掖，則死矣。奔詣道旁舍，扣戶告主人曰：『我欲還府，有山下守尸者相從，失足溝中，似不可救。幸爲語諸人，使視之。』舍翁燭火以往，正見數輩驚遽馳走，言失卻死尸。聞其報，隨以前，果得之。復舁還室，舉置繩縗中。明日，尉熊若訥始至。蓋強魂附尸欲爲厲，駛卒亦危哉。

又支甲卷三《張魴魚》　鄱陽陶器店駔張廿二，醜面闊口，廛市呼爲魴魚。乾道癸巳，因逋負稅直多不能償，與妻相繼自經死。有子幼，贅壻陳昉主其家。淳熙庚子，昉偕同里朱生往都昌魚池索漁戶債，正飲酒于肆，是張從一黃衣急足來。方怪愕，已至前，厲聲叱昉曰：『知汝在此，故來需汝性命。』昉再拜拱手，邀入坐，不許，曰：『我更喚丈母來共汝理會。』少頃，果同妻抱嬰兒復來，揮鐵尺擊昉，朱奪其尺，告之曰：『爾女兒分付丈夫隨我，今若殺之，如何出手？』張曰『吾死七八年，囚繫陰司，受無量苦，堉全不救拔，此嬰兒亦因渠一拳而夭喪，安得素

休！』適尉曹兩弓兵過，睹其紛爭，不知爲鬼也，亦語之曰：『汝無故白晝打殺，定當累我。』張乃顧黃衣曰：『爲我追此人去。』黃衣曰：『須是先於泰山府君處下狀，得文牒方可追人，豈得專擅。』擾擾薄暮，張夫婦及黃衣就買酒處傲宿，昉與朱幷弓兵鄰室而處，略無人鬼之辨。張終夕詬昉，又使黃衣返其家取錢。良久，負二千至。弓兵問所自，對曰：『在張家桌下取來，初時左門神見拒，而右尉爲我通報，故得之。』明旦，與朱、陳復同塗到鄱城西北蠙洲，忽不見。昉抵所居，猶歷歷聆張聲音。旋卧病，踰旬獲安，幸不死耳。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華岳爲閻王》 廬陵有歐陽生者，平生喜作謔詞，見糶米之家米粗且溼，作詩云：『世間若有雷公賣，買個雷公打殺他。』一日病，被追至冥府，見陰司放解榜，有黃牛石、歐陽德遇、義歷、歐陽三英名字。看畢，至一殿宇，問左右曰：『閻王爲誰？』曰：『即世間華岳子西也。』忽見一人紫袍金帶坐殿上，問云：『汝在生有口過，嘗有「買箇雷公打殺他」之句，雷乃奉行天之威令，豈汝能買乎？』歐答云：『大王《翠微南征集》亦有「雷霆不劈欺君賊」之句，即此意也。』華笑曰：『放還！放還！』歐遂蘇，密書二歐名字告之鄉人云：『吾鄉今秋定有好事。』對衆封記片紙，俟揭榜日開。後二人果領薦。

又《鬼仙翫月》 醴泉尉崔汾中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際疏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睹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豐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綃桂翹翠，豔冶絕世。有從者具香茶，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閣警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此粗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無？』歘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俯身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所止，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先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告曰：『幽冥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中惡，五六日方瘥。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帛拂脣，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忽忽就斂，誤傷下脣，旁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年，猶負此苦。

又《鍾馗傳》 廬陵沈梅如宋國作《鍾馗傳》曰：鍾馗，終南山人，唐武德中以進士試武功，不得，觸殿階而死。上命有司以七品服葬之。唐《逸史》說，開元二十三年帝病蠱卧禁中，晝夢一綠衣，鞾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囊，蓬髮無鬢，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三指刳其目作掐食貌。上問爲誰，對曰：『臣先朝進士鍾馗也。受國厚恩，生未有以爲報，願爲厲以自見。今此宮中有蠱氣，臣徐伺其旁，仍有二豎子壞大門及寢門而入，臣得請于帝，將殺之。』然自是罷朝輒不樂，高力士揣知上意，一日言於上曰：『陛下得無以前夢爲意耶？昔李淳風言唐三百年當再造，將見獨眼龍以昭天瑞者，陛下所夢眇目者，殆此也。』上大喜曰：『微此家老，朕幾惑矣！』馗自是不復見云。郡達尊歐陽巽齋安道批曰：『此傳寓言有味。以文爲戲，前賢多有之，此則與人家國，足助規戒也。』《荆楚歲時雜記》曰：『世除夜晝之以惡鬼。』相傳授久，亦何從而訂其正耶！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卷二〇《三耳秀才》 隋董愼爲冥府追爲右曹錄事，仍辟常州張審通爲管記，愼令作判中天府。後有天符來云：『申甚允當。』愼乃取方寸肉擘爲耳，安審通額上，曰：『與君三耳，可乎？』審通復活，後數日，覺額癢，湧出一耳，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雞冠秀才』。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八 酆都走無常者，生人也，而役于冥，爲勾攝。有江西尤和，以進士令酆都。下車，左右請謁酆都觀，觀在邑外山中，草木蔚密，觀奠其陽，山陰有殿，所謂北陰也。下有獄，凡令至，必虔謁焉。和初聞請，怫然曰：『烏有是？吾當往視而除之。』即命駕往，遍視之，將擇日撤去。明日方治事，一門子仆于地，令左右舁去，左右曰：『此走無常耳，移之則死。』尤愈怒。其父母聞之來，涕泣以請，尤姑聽之。越二日起，問故，曰：『冥官命往江西攝尤睦秀才耳。』因問其狀貌，則和弟也，且言其家室廬甚悉。和不覺慘然曰：『攝後若何？』曰：『既至，則徑歸酆都，無與我事。聞其罪重，不可生矣。』和聞之，

大慟。數日後，家信至，睦果以是日亡。乃入觀懺謝，且加修飾，立石觀中，以示後人云。宣德中事。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三《閻羅》　世傳趙定宇、馮具區皆爲閻羅王。近聞比部張屏公四維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夢至一官署，堂廡宏壯，見有官府衣冠坐於堂上，披覽文書，視之，乃先兄西樵也。張與先兄昔同官，交甚厚，因前問：『此何地？君所覽是何文書？』先兄笑曰：『此非人間。我已死爲神，主此文書，察世人善惡耳。』張云：『然則我何爲至此？豈非死耶！』先兄答：『君不應死，但此地不宜久留，當即送歸。』倏而夢覺。張時未聞先兄之訃，特至京師問之，王太史曰：『西樵以今年七月死矣。』先兄歿時，徧體作種種香，當已證菩薩果位，然平生忠厚正直，死作閻羅王理亦有之。釋典謂閻羅是嗔相報身，先兄以悲憤歿，豈其徵乎！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一《考城隍》　予姊丈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臥，見吏人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馬從去。路甚生疎。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廨，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都不知何人，惟關壯繆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爲善，雖善不賞；無心爲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王像者，即命稽母壽籍。有長鬚吏，捧冊翻閱一過，白：『有陽算九年。』共躊躇間，關帝曰：『不妨令張生攝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首並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無燭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歿。其岳家居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鏤膺朱幩，輿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爲神。奔訊鄉中，則已歿矣。公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略耳。

又卷四《酆都御史》　酆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相傳閻羅天子署。其中一切獄具，皆借人工。桎梏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即以新者易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支，載之經制。明有御史行臺華公，按及酆都，聞其說，不以爲信，欲入洞以決其惑。人輒言不可，公弗聽。秉燭而入，以二役從。深抵里許，燭暴滅。視之，階道闊朗，有廣殿十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儼然；惟東首虛一坐。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矣乎？別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虛坐曰：『此爲君坐，那可復還！』公益懼，固請寬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檢一卷示公，上注云：『某月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慄如濯冰水。念母老子幼，泫然涕流。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羣拜舞啓讀已，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機矣。』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爲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數武之外，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曾習之，遂乃合掌而誦，頓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忽有遺忘之句，則目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從人，則不可問矣。

又卷五《布客》　長清某，販布爲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懼，囊貲北下。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隸胥。漸漬與語，遂相知悅。屢市餐飲，呼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幹營，答言：『將適長清，有所勾致。』問爲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一即己姓名。駭曰：『何事見勾？』短衣人曰：『我非生人，乃蒿里山東四司隸役。想子壽數盡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然牒上名多，拘集尚需時日。子速歸，處置後事，我最後相招，此即所以報交好耳。』無何，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不去。請即建橋，利行人；雖頗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某然之。歸，告妻子作周身具。尅日鳩工建橋。久之，鬼竟不至。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冥司矣，謂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敬以報命。』某喜感謝。後再

至泰山，不忘鬼德，敬齎楮錠，呼名酹奠。既出，見短衣人匆遽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君方蒞事，幸不聞知；不然，奈何！』送之數武，曰：『後勿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迂道過訪。』遂別而去。

又卷一一《鬼隸》 歷城縣二隸，奉邑令韓承宣命，營幹他郡，歲暮方歸。途遇二人，裝飾亦類公役，同行話言。二人自稱郡役。隸曰：『濟城快皂，相識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實相告：我城隍鬼隸也。今將以公文投東岳。』隸問：『公文何事？』答云：『濟南大劫，所報者，殺人之名數也。』驚問其數。曰：『亦不甚悉，約近百萬。』隸問其期，答以『正朔』。二隸驚顧，計到郡正值歲除，恐罹於難；遲留恐貽譴責。鬼曰：『違悞限期罪小，入遭劫數禍大。宜他避，姑勿歸。』隸從之。未幾，北兵大至，屠濟南，扛戶百萬。二人亡匿得免。

清・鈕琇《觚賸》卷四《李旂六》 嘉善李旂六，寓京師臙脂巷，有微疾。鄰之兄弟二人居肆者也，傍晚闔戶，織月流照窗間，其弟方寢，見窗外有人歘然而過，驚以爲賊，呼兄出，共攫之。無所獲，因攜燈扃室。其弟忽仆地爲鬼語曰：『吾欲至某家攝人，誤入汝室，汝何閉我而不出耶？速出我，毋失我期。』遂洞開其門，仆者寤而死。是夕，李旂六卒。

清・褚人穫《堅瓠秘集》卷二《活閻羅》 《見聞錄》：順治庚寅春，武進諸生龔廷楫，困病夢判幽冥事，後無病而夢亦然。每月初一日，赴昭昭堂聽斷。善簿用朱書，率多忠孝節義。惡簿墨書，多不忠不孝事。總三百餘案，歷歷不忘，隨筆錄之。同郡潘靜菴刊《活閻羅斷案》，鄒之麟爲序行世。

又《掠刷使》 《幽怪錄》：韋元方外兄裴璞卒。長慶初，元方見一武吏躍馬而來，乃璞也，謂元方曰：『吾爲隴右三州掠刷使，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實陰司所藉，其獲有限，過數則陰吏來掠之。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觔，過此則當掠，故不敢厚也。』

又卷三《泰山錄事》 《聞見巵言》：杭士汪周望，自言身爲泰山錄事，能代人查示禍福。又鹽言鄉民左姓者，自言爲地府總司諸役。言科名之事，如來年八月放榜，今年八月先從地府起送，曰地榜。各府城隍查其當與薦者，上之總司，以達天曹。至來年正月天榜列示，然半載之內，不無去取，必待入榜，然後定也。但入榜可以賄囑而得，豈地天兩榜，亦可以關節倖中與？

又《東岳祭酒》 《湖海搜奇》：長洲市民符其，皈心道門，受玄壇延生二籙。萬曆丙申六月，夢群隸入曰：『我東岳使者，屈公爲某司祭酒。命且下，先遣某爲通。』符不知所答，但驚顫而已。數日，符生又見一吏卒告，舊任官來，請出迎。一白髮貴人坐肩輿而來，相見，揖入坐定，言：『某久爲東岳祭酒，秩滿遷主天曹，知公心平才贍，舉以自代。幸即赴任，無負天朝之寵錫也。』符曰：『某目不識一字，何以作官治事？幸公哀之，別選能者。』貴人曰：『毋妨，吾昔爲前官舉用，亦不識字，治事久之，豁然通靈。曹司吏典甚多，無用勞擾，藉公坐鎮雅俗耳。本司文部，及一鷹一犬，皆以交付。』符問：『鷹犬何用？』曰：『鷹犬以察人善惡，日行千里，不可少也。』符曰：『吾子幼，奈何？』貴人曰：『無妨。公欲挈妻子，則請尊夫人同行，不則冥中亦多佳配，何必戀戀爲兒女之態？』語畢，命吏卒上參拜謁，家人悉不見。良久，貴人告去，符送至門，揖遜而別。乃泣語其妻：『吾不久矣。』居數日，沐浴更衣，無疾而逝。

又《走無常》 《稽山語怪錄》宣德間，江西尤和爲酆都令，左右請謁酆都神殿，尤岸然曰：『吾正欲除之以息愚惑，豈反謁禱耶？』率左右入廟，略無瞻揖之儀，傲睨而返，言當毀除。明晨方治事，門子忽跌僕坐下。尤和顧左右：『彼卒死矣，舁之去。』左右曰：『非卒死，此走無常也，爲冥府勾攝人耳。』尤和怒以爲誑語，左右曰：『姑俟其起，問之可驗。』尤諾之。越二日，童欠伸起，尤問之，童言：『向從公歸，忽爲冥官召去，遣往江西攝尤睦。文牒悉具，持之行。至彼竟尤家，守門外二日，始得入。尤聞之，睦即其弟也，因扣其室廬何似。童細述之，即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入？』曰：『其家有瘈犬，不能遽前，後乘間得入耳。』尤思之，果有瘈犬。曰：『其人何業？』曰：『一秀才也，其貌爾爾。』語至是，尤不覺慘沮，知其爲弟，因曰：『今則何如？』曰：『隨已攝歸酆都，聞當得重辟，不可生矣。』尤和大慟，急命人詢於家。得報睦以是日亡矣，和乃入觀懺謝，建功表門，著文紀事，鑱之於石，以表異云。

又《酆都》 酆都縣有酆都山，土人云：『此陰府決判罪人之所。』其山幽冥不可入，惟餘一洞，視之陰黑，不知底極。定昏之際，側耳而

聽，隱隱聞苔撲之聲，凜然可畏。每半月，土人輪番納荊條一大束，以供苔撲之用。前所納者用畢，擲置洞口。視之，必零星破碎矣。冥官云如陽世之刑部，惟四方有罪之人來此聽勘，爲善者不入也。今人薦親，動云閻羅地獄，不論父母平日所爲善惡，此司馬溫公所言，以不肖待其親，豈得謂孝乎？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張少懌觀察爲桂林城隍神》　長洲顧某，以父久病，禱于神，願以身代。一日，夢城隍神遣隸攝至署前，不得即入。見有肩輿遠來，顧側立以待，乃其師也。自輿中出，執手慰勞，且曰：『余已爲某方土地，生何事至此？』顧具以告，曰：『此大孝，吾當爲汝白之。』良久，出曰：『今日神有事，當改期。』遂蘇。

越日，隸攝如前。至則神召入，問其父病狀，對曰：『骨瘦如柴。』神大怒，趣隸杖之。顧不解，呼冤。未幾，內送一紙條出，神見之，色始霽，曰：『汝父設藥肆，某年大疫，不索藥值，功德甚大。且憐汝孝，可以延壽一紀。』顧謝而出，問旁人神何以怒，曰：『獸中惟豺最瘦，世人多訛作「柴」，神始聞之，以爲比父于獸，故怒。』賴幕客辨明乃免。』署前所見諸人，皆其鄉先輩以刑辟死者，一人被縲紲，一人將遞解遠行。顧不識，問之，曰：『此原任知府某，爲其部民所訴。張公爲桂林府城隍，神移牒取之耳。』問：『張公何人？』曰：『余亦忘其名，嘗任雲南糧儲道，今河南巡撫畢公舅氏也。』

張名鳳孫，字少儀，長洲人，與余同舉鴻詞科，少時有『張三子』之目。『三子』者，孝子、君子、才子也。生平多厚德，宜其爲神。然冥中不知其名，但以戚黨官位相炫耀，毋怪人之好談顯者矣。

又卷四《鬼多變蒼蠅》　徽州狀元戴有祺，與友夜醉玩月，出城步回龍橋上。有藍衣人持傘，從西鄉來，見戴公，欲前不前，疑爲竊賊，直前擒問，曰：『我差役也，奉本官拘人。』戴曰：『汝太說謊，世上只有城裏差人向城外拘人者，斷無城外差人向城裏拘人之理。』藍衣者不得已，跪曰：『我非人，乃鬼也。奉陰官命，就城裏拘人是實。』問：『有牌票乎？』曰：『有。』取而視之，其第三名即戴之表兄某也。戴欲救表兄，心疑所言不實，乃放之行，而堅坐橋上待之。四鼓，藍衣者果至。戴問：『人可拘齊乎？』曰：『齊矣。』問何在，曰：『在我所持傘上。』戴視之，有綫縛五蒼蠅在焉，嘶嘶有聲。戴大笑，取而放之，其人惶急，踉蹌走去。天色漸明，戴入城至表兄處探問，其家人云：『家主病久，三更已死，四更復活，天明則又死矣。』

江寧劉某，年七歲，腎囊紅腫。醫藥罔效。鄰有饒氏婦，當陰司差役之事，到期便與夫異床而寢，不飲不食，若癡迷者。劉母托往陰司一查。去三日，來報曰：『無妨也。二郎前世好食田雞，剝殺太多，故今世群雞來嚙，相與報仇。然天生田雞，原係供人食者。蟲魚皆八蠟神所管，只須向劉猛將軍處燒香求禱，便可無恙。』如其言，子疾果痊。一日者，饒氏睡兩日夜方醒，醒後滿身流汗，口呿喘不已。其嫂問故，曰：『鄰婦某氏，凶惡難捉，冥王差我拘拿。不料他臨死尚強有力，與我格鬥多時，幸虧我解下纏足布，捆縛其手，裁得牽來。』嫂曰：『現在何處？』曰：『在窗外梧桐樹上。』嫂往視之，見無別物，只頭髮拴一蒼蠅。嫂戲取蠅，夾入針綫箱中。未幾，聞饒氏在床上有呼號聲，良久乃蘇，曰：『嫂爲戲大虐！陰司因我拿某婦不到，重責三十板，勒限再拿，嫂速還我蒼蠅，以免再責。』嫂視其臀，果有杖痕，始大悔，取蒼蠅付之。饒氏取含口中睡去，遂亦平靜。自此不肯替人間查陰司事矣。

又《長鬼被縛》　竹墩沈翰林厚餘，少與友張姓同學讀書。數日張不至，問之，張患傷寒甚劇，因往問候。入門悄然，將升堂，見堂上先有一長人端坐，仰面視堂上題額。沈疑非人，戲解腰帶潛縛其兩腿。長人驚，轉面相視。沈叩以何處來，長人云：『張某當死，余爲勾差，當先來與其家堂神說明，再動手勾捉。』沈以張寡母在堂，未娶無子，胡可以死，懇畫計緩之。長人亦有憐色，而謝以無術。沈代懇再三，長人曰：『只一法耳。張明日午時當死，先朝有冥使五人偕予自其門外柳樹下入。冥中鬼饑渴久，得飲食即忘事。君可預設二席，置六人座，君候於門外柳樹邊，有旋風自上而下，即拱揖入門，延之入座，勤爲勸酬，視日影逾午，則起散，張可以免。』沈允諾，即入語張家人，屆期一一如所教。張至巳刻，已昏暈；當午，惟存一息；外席散而神氣漸復。沈大喜歸。

月餘，夜夢前長人作痛楚狀，攢眉告曰：『前爲君畫策，張君得延一紀，入學且當中某科副車，舉二子。而余以泄冥事，爲同輩所告，責四十板，革役矣。余本非鬼，乃峽石鎮挑腳夫劉先，今遭冥責，不復能行起；

尙有三年陽數未終，須君語張君，給日用費，終我餘年。』沈語張，張卽持數十金，偕沈買舟訪之，果得其人；方以癱疾卧床，乃拜謝床下，以所攜金贈之而返。張後一如夢中所語。

又卷五《城隍替人訓妻》 杭州望仙橋周生，業儒。婦凶悍，數忤其姑。每歲逢佳節，着麻衣拜姑於堂，詛其死也。周孝而懦，不能制妻，惟日具疏禱城隍神，願殛婦以安母。章凡九焚，不應，乃更爲忿語，責神無靈。

是夕，夢一卒來曰：『城隍召汝。』周隨往，入跪廟中。城隍曰：『爾婦忤逆狀，吾豈不知？但查汝命只一妻，無繼妻，恰有子二人。爾孝子，胡可無後？故暫寬汝婦，汝何嘵嘵！』周曰：『婦惡如是，奈堂上何？且某與婦恩義既絕，又安得有嗣？』城隍曰：『爾昔何媒？』曰：『范、陳二姓。』乃命拘二人至，責曰：『某女不良，而汝爲媒，嫁於孝子，害皆由汝。』呼杖之。二人不服，曰：『某無罪。女處閨中，其賢否某等無由知。』周亦代爲祈免，曰：『二人不過要好作媒，非貪媒錢作誑語者，與伊何罪？據某愚見，婦人雖悍，未有不畏鬼神念經拜佛者，但求城隍神呼婦至，示之懲警，或得改逆爲孝，事未可定。』

城隍曰：『甚是。但爾輩皆善類，故以好面目相向；婦凶悍，非吾變相，不足示威，爾輩無恐。』命藍面鬼持大鎖往擒其妻，而以袍袖拂面，頃刻變成青靛色，朱髮睜眼；召兩旁兵卒執刀鋸者，皆猙獰凶猛，油鐺肉磨，置列庭下。須臾，鬼牽婦至，觳觫跪階前。城隍厲聲數其罪狀，取登注冊示之，命夜叉拉下剝皮放油鍋中。婦哀號伏罪，請後不敢。周及兩媒代爲之請。城隍曰：『念汝夫孝，姑宥汝，再犯者有如此刑！』乃各放歸。次日，夫婦證此夢皆同。婦自此善視其姑，後果生二子。

又卷九《城隍神酗酒》 杭州沈豐玉，就幕武康。適上憲有公文飭捕江洋大盜，盜名沈玉豐。幕中同事袁某與沈戲，以硃筆倒標『沈豐玉』三字，曰：『現在各處拿你。』沈怒，奪而焚之。

是夜，沈方就枕，夢鬼役突入，鎖至城隍廟中。城隍神高坐，喝曰：『汝殺人大盜，可惡！』呼左右行刑。沈急辨是杭州秀才，非盜也。神大怒曰：『陰司大例，凡陽間公文到來，所拿之人，我陰司協同緝拿。今武康縣文書現在，指汝姓名爲盜，而汝妄想強賴耶？』沈具道同事袁某惡謔之故。神不聽，命加大杖。沈號痛呼冤，左右鬼卒私謂沈曰：『城隍神與夫人飲酒醉矣，汝只好到別衙門申冤。』沈望見城隍神面紅眼眯，知已沉醉，不得已忍痛受杖。杖畢，令鬼差押往某處收獄。

路經關聖廟，沈高聲叫屈，帝君喚入，面訊原委。帝君取黃紙硃筆判曰：『看爾吐屬，實系秀才。城隍神何得酗酒妄刑？應提參治罪。袁某久在幕中，以人命爲兒戲，宜奪其壽。某知縣失察，亦有應得之罪，念其因公他出，罰俸三月。沈秀才受陰杖，五臟已傷，勢不能復活，可送往山西某家爲子，年二十登進士，以償今世之冤。』判畢，鬼役惶恐，叩頭而散。

沈夢醒，覺腹內痛不可忍，呼同事告以故，三日後卒。袁聞之，急辭館歸，不久吐血而亡。城隍廟塑像無故自仆。知縣因濫應驛馬事，罰俸三月。

又《判官答問》 謝鵬飛以仁和廩生爲陰間判官，晝如平人，夜則赴冥司勾當公事。友朋多托查壽數，不肯。人疑其懼泄天機，曰：『非也。陽間有司衙門，惟犯罪涉訟者，才有文簿可查，否則百姓林林總總，誰有工夫爲造保甲冊？官府聽其自來自去耳，陰間亦然。君輩不涉訟，不犯冥拘，氣數來則生，氣數盡則死，我實無冊可查。』問：『瘟疫死者可查乎？』曰：『此陽九百六、陰陽小劫應死者，如府縣考試，有點名簿，恰可以查。然皆庸庸小民方入此冊，若有來歷之人，便不在小劫數中來去，猶之陽間有官蔭者，不考童生也。』問：『疫外尙有大劫數乎？』曰：『水、火、刀、兵是大劫數，此則貴顯者難逃矣。』問：『冥司神孰尊？』曰：『既曰冥司，何尊之有？尊者，上界仙官耳。若城隍、土地之職，如人間府縣俗吏，風塵奔走甚勞苦，賢者不屑爲。昔白石仙人終朝煮白石，不肯上天，人問故，曰：「玉宇淸嚴，符籙麻起，仙官司事者甚勞苦，故願逍遙于山巔水涯，永爲散仙。」亦此意也。』

又卷一一《大小綠人》 乾隆辛卯，香亭與同年邵一聯入都。四月二十一日至欒城東關，各店車馬填集，惟一新開店無客，遂投宿焉。邵宿外間，香亭宿內間。

漏初下，各就榻燃燈，隔壁遙相語。忽見長丈許人，綠面綠鬚，袍靴盡綠，自門入。其冠擦頂褊紙，捽捽有聲。後又一小人，高不滿三尺，頭

甚大，亦綠面綠衣冠，共至楊前，舉袖上下作舞狀。香亭欲呼而口噤，耳中聞邵語言，竟不能答。正惶惑間，見楊旁几上又倚一人，麻面長髯，頭戴紗帽，腰束大帶，指長人曰：『此非鬼也。』指大頭者曰：『此鬼也。』又向二人揮手作語。二人點頭，各向香亭拱手。每一拱手，則倒退一步，三拱三退，出。紗帽者亦拱手而沒。香亭遽起，方欲出戶，邵亦狂呼突起，奔而入，口稱怪事不絕。香亭謂邵：『亦見大小綠人耶？』邵搖手曰：『否，否，方就枕時，覺床側小屋內陰風習習，冷侵毛髮，不能成寐，因與公相語。繼呼公不答，見屋內有大小人面若盂若盎者數十，來去無定。初疑眼花，不之怪。忽大小人面層疊堆門限中，上下皆滿。又一巨面，大如磨盤，加于衆面之上，皆視我而笑。乃投枕起，不知所謂綠人也。』香亭亦告以所見，遂彼此不秣馬而行。

及明，聞二僕夫嘖嘖私語云：『昨宵所宿，鬼店也。投宿者多死，否則病瘋佯狂。縣官疲于相驗，禁閉已十餘年。昨一宿無恙，豈怪絕耶？抑二客當貴耶？』

又卷一二《鬼幕賓》 毗陵王生，年四十餘，游幕關中。時虛莽莊公知屋豔縣事，延至幕中。是年秋，與署中友暨莊逵吉諸人同至城隍廟看菊，苦無佳者。王生偶拾一枝，遣僕送歸。逵吉阻之，以爲神前之物不可輕動。王戲曰：『某一生直道，神明必不見怪。如欲加譴責，我爲之代辦公事一二件，何如？』

明年三月三日，王生無疾而終，各以爲駭。更餘，忽醒曰：『予獨坐，見一使者持一名柬至，邀余，即同步出門外登輿。行里許，至城隍廟，神降階迎，行賓主禮，曰：「先生折我菊花，許我辦案。茲有某縣積案，遲延日久，尚未審結，奉邀先生一商。」少頃，吏捧積年案卷至，主人退出。余閱諸情節，皆屬易辦，惟有誤勾某罪人一案，余批云：「骨肉未寒，猶可還陽；否則東岳行查檄至，城隍將受處分矣。」神出視，大喜云：「先生所見，甚合我意。」茶罷仍送至丹墀，曰：「尚有一事奉托，如晤包少府，渠承辦工程木料，日內可到矣。」余唯唯，別出登輿而歸，取床頭青蚨三百，犒其從者而醒。』

越三日，仙游大水，木料皆出黑口鎮矣。包少府者，醴泉同知包某也。至今人呼王生爲『鬼幕賓』。

又卷一四《楊四佐領》 楊四佐領者，性直而和，年四十餘，忽謂家人曰：『昨夜夢金甲人呼我姓名云：「第七殿閻羅王缺，無人補，南岳神已將汝奏上帝，不日隨班引見，汝速作朝衣朝冠候召。」予再三辭，金甲神曰：「已經保奏，無可挽回，但喜所保者連汝共四人，或引見時上帝不用，則陽壽尚未絕。」言畢去。夢兆如此，決非偶然。家中可速製朝衣冠以待。』家人聞之，在疑信之間，猶未喚縫人爲製衣也。是夕，金甲神又來嗤曰：『命汝製新衣而緩懈，何耶？昨玉旨已降，點汝作閻羅，不必引見矣。』楊驚醒，急語家人畢，昏暈而逝。

俗例有接煞之說，至期，家人從俗行事。有百戶胡姓者，晚來臨奠，過楊所居巷口，見高燈旗纛中，有蟒袍而盛服者，疑爲巡城察院侍立路側。方諦視間，楊在車中大呼曰：『胡某毋恐，我陰間到任，少一判官，將仗君助我。』胡驚懼，自道親老不可即死。楊曰：『我已奏上帝，事無可商。汝親老，吾亦知之，當令我妹夫張某代汝養母。』言畢不見。胡奔至家，深悔臨奠之行，與其母相對悒悒。有叩門者，持銀一封，曰：『我楊四佐領之妹夫張某也。昨夢閻羅王召去，命以五十金助汝家養膳之費。閻羅所命，不敢有違，故來奉贈，且速駕也。』胡自知將死，出外辭親友，越三日卒。

又卷一五《佟觭角》 京師傅九者，出正陽門，過一巷，路狹人衆，挨肩而行。一人劈面來，急走如飛，勢甚猛。傅不及避，兩胸相撞，竟與己身合而爲一，頓覺身如水淋，寒噤不止。急投一緞店坐定，忽大言曰：『你攔我去路，可惡已極！』于是自批其頰，自捋其鬚。家人迎歸，徹夜吵鬧。或言有活無常佟觭角者能治之。正將延請，而傅九已知之，罵曰：『我不怕銅觭角、鐵觭角也。』未幾佟至，瞋目視曰：『汝何處鬼，來此害人！速供來，不實供，叉汝下油鍋。』傅瞪目不言，但切齒咋咋有聲。其時男女觀者如堵。佟傾油一鍋，燒柴煎之，手持一銅叉，向傅臉上旋繞，作欲刺狀。傅果戰懼，自供：『我李四也，鳳陽人，迫于飢寒，盜發人墳，被人捉着，一時倉猝，用鐵鍬拒捕，連傷二人，坐法當斬。今日綁赴菜市，我極力掙脫逃來，不料爲此人攔住，心實忿忿，故與較論。』佟曰：『然則速去勿遲！』乃倚叉而坐。傅大哭曰：『小人在獄中，兩腳凍爛，不能行走，求賜草鞋一雙，且求秘密，不教官府知道，再來捉拿。』

傅家人即燒草鞋與之，乃伏地叩頭，伸腳作穿狀，觀者皆笑。佟問何往，曰：『逃禍須遠，將奔雲南。』佟曰：『雲南萬里，豈旦夕可至？半路必爲差役所拿，不如跟我服役，可得一吃飯處也。』傅叩頭情願。佟出囊中黃紙小符焚之，傅仆地不動，良久蘇醒，問之茫然。是日刑部秋審，訪之，果有發墓之犯，已梟示矣。蓋惡鬼猶不自知其已死也。

佟年五十餘，寡言愛睡，往往睡三四日不起。至其家者，重門以內無寸芥纖埃，云其平日所服役者，皆鬼也。

又卷一六《杭大宗爲寄靈童子》 萬近蓬奉斗甚嚴，每秋七月，爲盂蘭之會，與施柳南刺史同設道場。施能見鬼，凡來受祭者，俱能指爲何人，且與言語。方立壇時，先書列死者姓名，向壇焚化。萬故杭大宗先生弟子，忘書先生名。施見是夕諸公俱集，有人短白鬚，披夾紗袍，不冠而至，罵曰：『近蓬我弟子，今日設會，獨不請我，何也？』施素不識杭，不覺目瞪。旁一人曰：『此杭大宗先生也。』施向前揖問：『先生何來？』曰：『我前生是法華會上點香者，名寄靈童子。因侍香時，見燒香女美，偶動一念，謫生人間。在人間心直口快，有善無惡，原可仍歸原位；惟以我好譏貶人，黨同伐異，又貪財，爲觀音所薄，不許即歸原位。』因自指其手與口曰：『此二物累我。』問：『先生在陰間樂乎？』曰：『我在此無甚苦樂，頗散蕩，游行自如。』問：『先生何不仍投人身？』杭以手作拍勢，笑曰：『我七十七年人身，倏忽過去，回頭想來，有何趣味？』曰：『先生何不仍求觀音收留？』曰：『我墜落亦因小過，容易超度，可告知近蓬，替我念穢迹金剛咒二萬遍，便可歸原位。』問：『陳星齋先生何以不來？』曰：『我不及彼，彼已仍歸桂宮矣。』語畢上座大啖，笑曰：『施柳南一日不出仕，我輩田允兄大有吃處。』田允兄者，俗言『鬼』字也。

又卷二三《胡鵬南》 胡公鵬南，巡視中城。一日，聞姊病，往視之。姊已昏迷，聞胡至，謖然而起曰：『弟來視我甚善，然弟宜速歸。』胡不肯，姊起，用手推之，家人子弟不解其故。胡既去，姊語家人曰：『我方死去，押差將送我至城隍府，路遇旌旗，皂役曰：「舊城隍升去，新城隍到任。汝且將女犯押回。」問：「新城隍何人？」曰：「吏科給事中胡鵬南也。」我驚醒，不意鵬南即坐我床上，故我勸令還家。汝等可速往視之。』如其言，胡已沐浴朝服，無疾而逝矣。胡乃春圃座師。

又《續子不語》卷三《照心袍》 錢塘錢蔭庭云：曾從天津買舟回杭，同舟楊姓者，無錫秀才，日坐舟中，默默罕言。錢因其木訥，亦不與共談。一日，偶言因果，錢甚不信。楊因極言其有，且云：一月內有數夜往陰間公差，專司鉤取人命之事，皆以一紙票注其人名。若有一命之榮及侯王將相，必加一硃印，如人間官府牌票；其印文仿佛官印篆法，但不識其爲何字。閻王訊問陽間善惡，先用一袍罩人身上，如人間一口鐘之樣。人着此衣，在生曖昧虧心之事，不覺自吐。陰間待人極寬，人在陽間有一惡念，若復有一善念，即將前惡念銷去。司此印者前明于忠肅公，掌之至今，尚未遷去。

又卷四《含元殿判官》 甘肅中衛令胡紀謨，直隸通州人，戊子孝廉。自言未仕時，館于京師，忽一夜夢儀從甚都，身跨銀角花鹿御風而行。至一處，殿宇甚敞，額曰『含元殿』。旁設公座，案上燃紅燭，有泥果三盤。階下書吏多人，捧冊侍立。未登座時，先至側房，將所着衣履脫卻，盡易紙者，頗覺寒入肌骨。步出，即扃閉側門。如有時門縫略開，即覺風吹衣履，有穢氣冲入。所辦公事，唯按簿點名而已。方點名時，或見故人將受苦楚，稍存回護之心；或見絕色女子，不無動念，即時殿上火起，身上紙衣盡焚，驚心鎮定，其火自熄。但所點男女，俱有黃氣一團，云是道門中轉劫者。一日，見一童子，年七八歲，閱簿知前身係仁和邵昌皋，亦舉戊子北闈，榜發後即歿，計此童子又轉輪矣。

如此者數年，每夜必去，幾與受戒僧相似，心甚苦之。時尚無子，幸其父爲杭州龍王書吏，以乏嗣，例爲子求免。龍王爲之申懇得准，除免此差。據在含元殿見天府所頒秘書甚多，無如夢中舉筆，千鈞之重，僅默記得《心經注解》一本，《元君下品戒格》一冊，係殺盜淫狂四則。其律甚細，大抵與禪門戒律相仿。惜當差數年之久，而含元殿主從未得一見，不知何許人也。杭州屠澗南時在陳望之方伯署中，親見其人，自言如此，幷親錄二書，《戒格》一本帶歸。

又卷七《鬼請上任》 侍御沈立人，名孫漣。京邸卧病十餘日，謂所親曰：『有朱衣人從空下中庭，謂直隸保定城隍神缺，當命予攝。予以老父在南，妻子無托，孑然單身，客死可憫，乞朱衣人善爲我辭而另選焉。

朱衣人去而復來云，謂：「爾父以庶民受侍從封誥，已榮甚。有弟在，不至失養。子已游庠，復何慮？苟召人而皆辭，將無可召之人矣。」朱衣人語如此。予殆不望生，若爲我治後事。』所親多勸慰，謂是病譫語耳。然沈自是不復作聲，藥飲皆屏。凡三日，更定後，車夫宿門下，聞叩門聲甚喧。問之，則曰：『請老爺上任。』車夫嫌其錯打門也，令別尋門戶去。叩門者云：『的是汝家。』車夫云：『我家老爺是京官，十年不出城。現在卧病，那得上任？』叩門者曰：『非外官也。吾曹是直隸省城隍衙役，明日新官上任，長接在此。你家無人管事，幷不打點一些行裝犒賞，所以告與汝知。』車夫大恐，縮頸被底，睡不成夢。四更後，但聞沈從内呼從而出，肩輿扛梢，觸門有聲，聲咳宛沈也。聲漸遠，始聞侍沈疾者哭聲。明日，車夫以告沈所親，始知前日語非譫。

又卷八《韓六三事》 錢鋪葉姓，十九歲。病廿餘日，忽起跪數日，自言曰：『我山陰活無常韓六也，今爲冥役，生前與汝叔好。汝壽未盡，以幼時背後罵小寡母受冥譴，然尚可挽回，須爾叔一行。可俟我本官後日外出拜客時，至岳廟前東首第一位判神前焚錫虔叩，當爲爾囑托内幕挽回。但入廟不可聲張何事，只多焚楮錠可也。』翌日，韓復至，曰：『爾叔可集客作保狀，立時焚之，我當賞去爲爾關說。爾叔明日午時來，毋俟我主歸焉。』

至期，葉叔往廟拜禱，韓已先至家通信，令葉起跪，曰：『狀已入，大費周章，内幕已批定矣。但需費八百，爾叔自有知驗，試問麻雀何自來乎？』葉叔歸，果云拜時有雀拂帽過，甚奇。葉病遂愈。

清涼橋賣炙糕媽媽之子某，爲縣役。庚戌夏，攜所服青衣歸。有同役徐，失其青衣，見某，問：『其衣是否？』某忿其誣己竊也，罵之。翌日，同其母所謂炙糕媽媽者，詣府城隍廟置香爐而詛之，且罵神不靈。時有他役葉、李、孫三人，見而勸止之。事已寢矣。

九月間，有同役程姓者死。辛亥年正月十四夕，某看燈歸，忽仆。及曉，面青，云被冥官掌責。歷述被逮至冥時，冥王判斷程姓爲竊衣，已奪算，今補枷矣。徐某偶一問及，原無罪。葉、李、孫三人，以非己事，肯踴躍爭先排難解紛，戒人勿瀆神明，各增口福三年。某以微嫌褻瀆神祇，既掌責，仍發陽官責四十板。又云，皆是韓六與他料理釋回。及開篆後，某果以公事官責如數。葉老矣，李、孫中年人，今皆無恙。

戴七亦山陰役，好嫖賭，輒月餘不歸。其妻某氏，托其鄰王三寄口信，云要錢米度日。王三尋見戴七狎邪，則戲云：『爾在此貪花，爾婦有信，爾無錢寄歸，爾婦亦要養漢矣。』戴七信以爲眞，曰：『伊婦人，乃與王三作此言，伊必有故。』

是夜二更歸，急叩門。婦披衣起開門，怒其久出，故作色不語，而入室卧。戴以爲有所私在室也，提燈遍燭之不得，坐而疑之。適有吳某者，亦同役，過其巷，偶磕烟灰于其壁者三聲。其夫方疑，謂是必有所約而至也，開門逐之。吳怪之，急走。戴逐里餘，及吳，各相視而散。戴歸，謂婦與吳私，毆之。婦方妊月餘，斃。

是年冬，王三病死。辛亥正月初旬，吳晚飯罷，口噤遂絕，昏昏睡去。詰朝起，則曰：『我當往謝韓六，我當往告戴七。』蓋噤時見兩冥差，其一爲韓六也。攝至冥司，見主者暖帽如顯官服，讞王某以口舌戲嘲釀人命，壽既盡，當杖四十，枷三年，另案再結。吳以非法飲食之灰，不應夜深磕人門壁。戴既開門出，尤不應急走。戴既逐里餘相見，亦當說明其故以釋疑。吳當奪算半紀，掌責百二十。戴游蕩不歸，以疑殺妻，當得絞嗣窮餓。檢冥籍，戴已有子七歲，命五鬼攝取其魂。且云韓六讀讞詞與伊聽，需費八百，乃詣韓家焚楮謝。戴聞之駭，挈子叩禱于神。第三日，子無病猝死。吳面上掌痕，四閱月而青褪。

又《鬼買缺》 山陰戶書徐某病，見其故兄來曰：『吾已爲爾買缺于冥府矣，死可仍爲冥判書吏，無苦也。』既而有縣役已死祝姓者亦來謂之曰：『爾可不死，但以重資付我，我能爲爾彌縫。』某許之。既去，其兄復來謂之曰：『曩祝姓蓋欲謀買爾缺耳，且賺爾錢。爾壽數有定，求不死無益，徒白棄此缺耳。』徐某曰：『吾已許祝姓矣，奈何？』其兄曰：『冥司事如人間，此缺尚隔年月，此時不過預定期約耳。祝姓尚可回覆，未晚也。』徐曰：『然則何處覓祝而覆之？』其兄曰：『余能往。』翌日，則其兄與祝同來，聚而議之。祝果爲買缺謀也，與徐之兄爭先。復有故鬼某某者同至，爲之平其爭議，令五年後，此缺出，讓徐某先補；候徐某五年吏滿，再令祝頂補。祝允諾。既而祝又來曰：『吾不及待也，當改圖他缺去。』徐某病亦漸瘳。

此乾隆辛亥年事。今徐某無恙。此事山陰書吏皆能言之，甚確實也。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一《鍾馗捉小鬼》 鍾馗赴試，小鬼夜塗其面，看驗時黜之。馗怒，死，捉小鬼勘之。鬼曰：『公極美秀，自得貴人提攜，何投不利。但天下後世，以公爲美貌得功名，貽玷清名非細，故塗公面，所以全公者，不亦多乎？』馗曰：『汝言誠是。但目見高車駟馬，後擁前呼，不下數輩，汝何不一一塗之？』鬼曰：『公氣節中人也。故不恤冒死，浪肆筆花。若一一塗之，又恐太濫耳。』

清・俞樾《右台仙館筆記》卷七 有汪某者，翌申、韓家言，其人固長者也。夜爲冥官，治冥中事。三人共之，皆服本朝衣冠。其中坐者帽頂以珊瑚，汪則坐其左。一夕，有女鬼披髮號哭，持狀呈於中坐者。中坐者命持至汪前，汪閱之，所訟卽汪也。先是，汪在某縣幕，有女子爲人調戲而自盡者。調戲之人例得死罪，汪改易其爰書中一字，而罪人減一等免死，故女鬼訟之。汪以其事涉己，仍使呈中坐者，中坐者與鬼語良久，鬼大笑而去，汪不知爲何語也。及明日，某縣以重修縣志，請汪秉筆，汪乃悟鬼笑之故，因爲此女立傳，備言其本末，載入縣志。

清・丁柔克《柳弧》卷四《陰陽官》 姚廉訪名錫華，面黑如漆，目大如鈴，相貌威嚴如戲上閻羅然，而姚亦陰陽官也。爲雲南臬司時，過曲靖府，因前路不通，暫駐幰帷。予時年十八，朝夕親炙，見廉訪早飯後，必假寐匼上，至昃方起，皆斷陰曹事，不肯告人，恐洩也。一日，正睡去，齁聲如雷。時欽差亦在曲靖，忽相召數次，呼之撼之皆不醒。欽差不得已，姑俟之。及起，日已西矣，見欽差。欽差初到，不知姚爲陰陽官之事，怒形於色，曰：『何（宴）（晏）也？』姚以實對。欽差大驚，復問：『今日所斷何案？』對曰：『今日未問案，乃代賈道查前生也。』問：『賈道前生爲何？』對曰：『黑虎。』

鬼託分部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六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愴然，卽寤，語諸左右，曰：『夢爲虛耳，亦何足怪。』穎乃還眠。向寐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卽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喏。』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半沒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

又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旁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幷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卽持刀刺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旣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于明使君。』敞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又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比見一大宅，有青衣女子

在門。度詣門下求飧。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于西榻而坐。度稱姓名，敍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即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即命取床後盒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爲信。乃分袂泣別，即遣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冢。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于市貨之。恰遇秦妃東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詰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尚疑耳。乃遣人發冢，啓柩視之，原葬悉在，唯不見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眞女壻也。』遂封度爲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壻爲『駙馬』。今之國壻，亦爲駙馬矣。

又卷一七　吳人費季，久客於楚。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出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矣。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乃以著戶楣上。臨發，失與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其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行時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乃歸還。

晉・王嘉《拾遺記》卷八　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竺性能賑生卹死，家內馬殿屋仄有古塚，中有伏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剝，今袒在地，羞晝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幷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之爲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曲，忽見前婦人，所着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棺槨衣服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爲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瓶，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却此火，當使財物不盡；自今以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燧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能聚水於巢上也。』家人乃收鵂鶹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竺嘆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罽積如丘壠，駿馬萬疋。及蜀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三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燃火夜作，兒忽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爾，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邪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顚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比雞鳴，已至所在。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與主人相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

又卷六　荆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時，在丹徒，忽夢見一人，自說己是上虞人，死亡，浮喪飄流江中，明日當至。『君有濟物之仁，豈能見移？著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殷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果見一棺，逐水流下，飄飄至殷坐處。令人牽取，題如所夢。即移著岡上，酹以酒飯。是夕，又夢此人來謝恩。

又　夏侯綜爲安西參軍，常見鬼騎馬滿道，與人無異。嘗與人載行，忽牽人語，指道上一小兒云：『此兒正須大病。』須臾，此兒果病，殆死。其母聞之，詰綜。綜云：『無他，此兒向於道中擲塗，誤中一鬼腳。鬼怒，故病汝兒爾。得以酒飯遺鬼，即差。』母如言而愈。

晉・戴祚《甄異記・夏侯》　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桃樹邊過，曰：『此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不畏耶？』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也。』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七　商仲堪在丹徒，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豈能移我在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流下，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酹以酒食。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一云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

唐・薛用弱《集異記》佚文《趙叔牙》　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徐州散將趙叔牙移入新宅。夜中，有物窗外動搖窗紙聲，問之，其物自稱：『是鬼，吳時劉得言，窟宅在公牀下，往來稍難。公爲我移出，城南臺雨山下有雙大樹，是我妻墓，墓東埋之，後必相報。』叔牙明旦出城，視之信。即日掘牀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其夜鬼來言謝曰：『今時旱，不出三日有雨。公且告長史。』叔牙至明，通狀請祈雨，期三日雨足。節度使司空張建封許之，給其所須。叔牙於石佛山設壇，至三日，且無雨，當截耳。城中觀者數千人。時與寇鄰，建封以爲詐妄有謀，晚衙杖殺之。昏時大雨，即令致祭，補男爲散騎。時人以爲事君當誠實，今趙叔牙隱鬼所報雨至之期，故自當死耳。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三《支諾皐》下　荆州百姓郝惟諒，性粗率，勇於私鬬。武宗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踘角力，因醉於墦間。迨宵分方始寤，將歸，歷道左里餘，值一人家，室絕卑陋，雖張燈而頗昏闇，遂詣乞漿。覩一婦人姿容慘悴，服裝羸弊，方向燈紉縫，延郝，以漿授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陳情。妾本秦人，姓張氏，嫁於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自太和中戍邊不返，妾遘疾而歿，別無親戚，爲鄰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復於土，魂神不爲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或留念幽魂，亦是陰德，使妾遺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謂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家傭作，凡數歲矣。所聚十三萬，備掩藏固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與偕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培櫬，緡之數如其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與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於鹿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

唐・張讀《宣室志》卷六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度宏麗，相傳其中爲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即暴死，鑰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官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豈能爲祟哉？』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曰：『汝盡居他室，而吾寢於堂。』夜已半，惕然而寤，衣盡霑濕，即起，見己之卧榻在庭中。却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者，今則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各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現於人，而人自驚悸以死，固非神靈害人也。吾今遇汝，汝無畏。若眞有所訴，當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構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使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語其冤。儻君以仁心爲我棺斂，葬於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本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見我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子乎？既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之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地獲安矣。

宋・徐鉉《稽神録》卷一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就曰：『可於里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洩其事，於是失劍。曾慥《類説》亦引。

又卷二　周元樞者，睢陽人，爲平盧掌書記。居臨淄官舍，一夕將寢，忽有車馬輜重甚衆，扣門。吏報曰：『李司空候謁。』元樞念親知輩皆無此人，因自思：『必鄉曲之舊，吾不及知矣。』因出見之。延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新移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君此宅可矣。』元樞驚曰：『何至是？』對曰：『此吾之舊宅也。』元樞曰：『吾從官至此，相

傳云書記之公署也，君何時居此？』曰：『隋開皇中嘗居之。』樞曰：『若爾，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許我立廟於此，故請君移去爾！』元樞不可，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豈吾將死，故君得臨吾耶？雖然，理不當以此宅授君，吾雖死，必與君訟。』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君對訟。』即具酒與之飲，相酬數百盃，詞色愈厲。客將去，復留之。良久，一蒼頭來云：『司空！周書記木石□人也，安可與之論難，自取困哉？』客於是辭謝而去。送之出門，倏忽不見。元樞竟無恙。

宋・鄭文寶《南唐近事》卷一　沈彬長者，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閒居於江西之高安，三吳侯伯多餉粟帛。嘗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之間，召諸子戒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非人子也。』居數年，彬終，諸子將起墳於植樹之所，尋有術士語以吉凶事，近樹北數尺之地卜葬，家人諾之。是夕諸子咸夢家君訶責擅移葬地：『復違吾言，禍其至矣。』詰朝乃依遺命，伐樹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工用精妙，光潔可鑒，蓋上刊八篆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乃舉棺就椁而葬之，廣狹之間皆中其度。彬第二子道者，亦能爲詩，以色絲繫銅佛像，長寸餘，懸於襟上，衣道士服，辟穀，隆冬盛夏，惟單褐布裙，跣足日馳數百里。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往來玉笥、浮雲二山，林棲野宿，不常厥居。至今尚在，南中人多識之。

宋・張師正《括異志》卷四《王待制》　天章閣待制平晉王公質之謫守海陵也，郡之監兵治宇之西偏有射堂，堂之前藝蔬爲圃。一日晨興，治圃卒起灌畦，見一老媼立射堂中，氣貌甚暇。卒驚詢之。媼曰：『我乃監兵之母也，汝亟白我在此。』卒曰：『監軍不聞有母，媼何妄也！』媼曰：『第告，無多詰。』卒入白，監軍遽出視之，姿狀音息眞母也，而言語哀惻。監軍號慟，家人已下皆往拜侍。母急曰：『以幕幂射堂之軒，使不外矚。』既而詢其所從來，母曰：『冥中有一事，應未受生，與見伏牢者皆給假五日，我獨汝念，是以來耳。』監軍遽謁告，且白平晉公。平晉公朝服往拜，而以常所疑鬼神事質之，皆不對，曰：『幽冥事泄，其罰甚重，無以應公命。』平晉又問：『世傳有閻羅王者，果有否？復誰尸之？』曰：『固有，然爲之者亦近世之大臣也。』請其名氏，則曰：『不敢宣於口。』公乃遍索家藏自建隆以來宰輔畫像以示之，其間獨指寇萊公曰：『斯人是也。』復問冥間所尚與所惡事，答曰：『人有不戕害物性者，冥間崇之；而陰謀殺人，其責最重。』如是留五日，遂去。或云，平晉由此不復肉食。平晉嘗爲之記。其子復以示魏泰云。

又《冀秘丞》　冀秘丞膺，皇祐中知河南府緱氏縣，代人將至，預徙家於洛城，獨止於縣之正寢。一夕，夢二女子再拜於榻前，問其所以，云：『妾等是前邑尹家女奴也。以過被鞭死，瘞於明府寢榻之下。向來宅眷居此，不敢妄出，恐致驚怛。今夕方敢誠告，乞遷於野，乃幸之大也。』冀可之。明日發其地，果得二枯骨，紅梳綉履尚在。命裹以衣絮，祭以酒飯，加之楮錢，埋於近郊。數夕後，夢中前謝而去。樂長官浩言之。

宋・蘇軾《東坡志林》卷二《辨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己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有聲，眞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爲鬼也。

宋・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一《葬骨記》　熙寧四年，皮郎中赴任，道出北都，館於憲車行府。時公卧疾，侍者方供湯劑。火爐倏爾起去，藥鼎墮地。時公卧而見之，頗驚。俄有女奴，叫呼呻吟，仆於廊砌。自言曰：『吾，公之妻族中某人也。』少選，公子持劍叱之，曰：『爾何鬼？而敢憑人也！』女奴自道曰：『我非公子之妻族也，託此爲先容耳。我即謝紅蓮者也。向爲人側室，不幸主婦見即殺之，埋骨於此，不得往生。遇公過此，請謀遷此沉骨故耳。』語訖不復聞，女奴乃無恙，良已。翌日見衛公，具道其事。公曰：『伏尸往往能爲怪。』乃命官吏往求之。數日，了不見骨。一夕，役夫夢一婦人曰：『我骨在廚浴之間。』役夫遂告主者，果得骨，但無腦耳。公念其死時必非命，卒遽埋掩，乃以溫絮裹之，綵衣覆之。因思無首骨，亦未爲全。會恩州兵官出巡，過府見公，乃命宿於其地，以候其怪。中夜後，月甚明，兵官見一婦人，無首而舞於庭。翌日，兵官以此聞。公復命求之，又獲腦骨。公遣擇日如法葬於高原。一夕，公門下吏李生忘其名，夢一婦人，貌甚美，鮮衣麗服，歛躬謂

李生曰：『我乃向沉骨，蒙衛公遷之爽塏，俾得安宅，則往生亦有日矣。夫遷神之德，何可議報？子爲我多謝衛公。』李生曰：『汝何不往謝焉，而託人，得無不恭乎？』婦人曰：『我非敢懈。蓋衛公，時之正人，又方貴顯，所居有衛吏兵擁護，是以我不敢見。幸煩子致誠懇也。』李生翌日，以此事陳於衛公。

又卷三《越娘記》 楊舜俞，字才叔，西洛人也。少苦學，頗有才。家貧，久客都下，多依倚顯宦門。念鄉人有客蔡其姓者，將往省焉。舜俞性尤嗜酒，中道於野店，乃行。居人曰：『前去乃鳳樓坡也，其間六十里，今日已西矣，其中亦多怪，不若宿於此。』舜俞方乘醉曰：『何怪之有？』鞭馭而去。行未二十里，則日已西沉，四顧昏黑，陰風或作，愈行愈昏暗，不辨道路。舜俞酒初醒，意甚悔恨，亦不知所在焉，但信馬而已。忽遠遠有火光，舜俞與其僕望火而去。又若行十數里，皆荊棘間，狐兔呼鳴，陰風愈惡。方至一家，惟茅屋一間，四壁闃無鄰里。叩戶久，方有一婦人出。曰：『某獨此居，又屋室隘小，無待客之所。』舜俞曰：『暮夜昏暗，迷失道路，別無干涉。但憩馬休僕，坐而待旦。』婦人曰：『居至貧，但恐君子見，亦不堪其憂也。』乃邀舜俞入。室了無他物，惟土榻而已，無烟爨迹。視婦人衣裾襤褸，燈青而不光，若無一意。婦人又面壁坐不語。舜俞意徘徊不樂，乃遣僕在外求薪，搆火環而坐。乃召婦人共火，推託久，方就坐。熟視，乃出世色也。臉無鉛華，首無珠翠，色澤淡薄，宛然天眞。舜俞驚喜，問曰：『子何故居此？』婦人云：『妾之始末，皆可具道。長者留問，不敢自匿。妾本越州人，于氏。家初豐足，良人作使越地，妾見而私慕之，從伊歸中國，妾乃流落此地。』舜俞曰：『子之夫何人也，而使子流落如此？』婦人容色悽愴，若不自勝，曰：『妾非今世人，乃後唐少主時人也。妾之夫奉命入越取弓矢，將妾回。良人爲偏將，死於兵。時天下喪亂，妾爲武人奪而有之。武人又兵死，妾乃髡髮，以泥塗面，自壞其形，欲竄回故鄉。晝伏夜行，至此又爲羣盜脅入古林中，執爨補衣。數日，妾不忍羣盜見欺，乃自縊於古木，羣盜乃哀而埋之於此。不知今日何代也？烟水茫茫，信耗莫問，引領鄉原，目斷平野，幽沉久埋之骨，何日可回故原？』舜俞曰：『當時子試言之。』曰：『所言之事，皆妾耳目聞見；他不知者，亦可概見。當時自郎官以下，廩米皆自負，雖公卿亦有菜色。聞宮中悉衣補完之服，所賜士卒之袍袴，皆宮人爲之。民間之有妻者，十之二三耳。兵火饑饉，不能自救，故不暇畜妻子也。穀米未熟則刈，且慮爲兵掠焉。金革之聲，日暮盈耳。當是時，父不保子，夫不保妻，兄不保弟，朝不保暮。市里索寞，郊坰寂然，目斷平野，千里無烟。加之疾疫相仍，水旱繼至，易子而屠有之矣，兄弟夫婦又可知也。當時人詩云：「火內燒成羅綺灰，九衢踏盡公卿骨。」』

古語云：『寧作治世犬，莫作亂離人。』復流涕曰：『今不知是何代也？』舜俞曰：『今乃大宋也。數聖相承，治平日久，封疆萬里，天下一家。四民各有業，百官各有職，聲教所同，莫知紀極。南踰交趾，北過黑水，西越洮川，東止海外，烟火萬里，太平百餘年。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遊商坐賈，草行露宿，悉無所慮。百姓但饑而食，渴而飲，倦而寢，飲酒食肉，歌詠聖時耳。』婦人曰：『今之窮民，勝當時之卿相也。子知幸乎？』

舜俞愛其敏慧，固有意焉。命僕囊中取箋管，作詩爲贈，意挑之也。詩云：『子是西施國裏人，精神婉麗好腰身。撥開幽壤牡丹種，交見陽和一點春。』

婦人曰：『知雅意不可克當，其餘款曲，卽俟他日。今夕之言，願不及亂。』復曰：『妾本儒家，稍知書藝，至今吟詠，亦嘗究懷。君子此過，室若懸磬，旣無酒醴，又無殽饌，主禮空踈，令人愧腆。君子有義，不責小禮，敢作詩攄幽懷忿恨，君子無誚焉。』口占詩曰：『欲說當時事，君應不喜聞。軍兵交戰地，骨血踐成塵。兵革常盈耳，高低孰保身？變形歸越國，中道值兇人。執役無辭苦，遭欺願喪身。沉魂驚曉月，寒骨怯新春。狐兔爲朋友，荊榛卽四鄰。君能挈我去，異日得相親。』

舜俞見詩，尤愛其才。復曰：『妾之骨，幽埋莫知幾月，君他日復回，如法安葬，羈魂永當依附。』相對終夕，不可以非語犯。將曉，乃送舜俞出門。微笑曰：『楊郎勿負懇託。』舜俞行數步，回顧人與屋俱不見。舜俞神昏恍惚，乃復下馬，結草聚土，記其地而去。

遊蔡復回，乃掘其地，深三尺，乃得骨一具。舜俞以衣裹之，致於篋中，於都西買高地葬焉。其死甚草草，作棺、衣衾、器物、車輿之類如法葬。

後三日，舜兪宿於邸中，一更後有人款扉而入，舜兪起而視，乃越娘也。再拜曰：『妾之朽骨，久埋塵土，無有告訴，積有歲時。不意君子遷之爽塏，孤魂有依，莫知爲報。』視衣服鮮明，梳掠豔麗，愈於疇昔。舜兪尤喜動於顏色，乃自取酒市果殽對飲。是夕宿舜兪處，相得懽意，終身未已。將曉，別舜兪曰：『後夜再約焉。』

舜兪備酒果待之，如期而來。酒數行，越娘斂躬曰：『郎之大恩，踵頂何報？妾有至懇，□瀆於郎。妾既有安宅，住身亦非晚也。苦再有罪戾，又延歲月。妾此來，欲別郎也。』舜兪驚云：『方與子意如膠漆，情若夫妻，何遽言別？』越娘曰：『妾之初遇郎，不敢以朽敗塵土迹交君子下體之懽者，無他，誠恐君子思而惡之也。以君之私我，我之愛君，何時而竭焉？妾乃幽陰之極，君子至盛之陽，在妾無損，於君有傷，此非厚報之德意也。願止濃懽，請從此別。』舜兪作色云：『吾方睠此，安可議別？人之賦情，不宜若此。』越娘見舜兪不諾，又宿邸中，舜兪申約，自是每夕至矣。

數月曰，舜兪卧病，越娘晝隱去，夜則來侍湯劑。且曰：『君不相悉，至有此苦。』越娘多泣涕。後舜兪稍安。一夕，越娘曰：『我本陰物，固有管轄，事苟發露，永墮幽獄，君反欲累之也，向之德不爲德矣。妾不再至，君復取其骨擲之，亦無所避。』乃去。自此杳不再來。

舜兪日夕望之，既久，一日至越娘墓下大慟曰：『吾不敢他望，但得一見，卽亡恨矣。』又火冥財酹酒拜祝。是夕，舜兪宿於墓側，欲遇之，終不可得。舜兪留園中三夕，復作詩禱於墓前。其詩曰：『香魂妖魄日相從，倚玉憐花意正濃。夢覺曲幃天又曉，雨消雲歇陡無踪。』舜兪神思都喪，寢食不舉，惟日飲少酒。形體骨立，容顏憔悴。雖舜兪思念至深，而越娘不復再見。

舜兪恃有德于彼，忿恨至切，乃顧彼伐其墓。適會有道士過而見之，揖舜兪而詢其故。舜兪不獲已，且道焉。道士止其事，俾不伐。且謂舜兪曰：『子憾此鬼乎？吾爲君辱之。』乃削木爲符，丹書其上，長數尺，釘墓錚鏗有聲。道士復長嘯，甚清遠，聞者肅然。又命舜兪以碧紗覆面向墓，頃之，俄見越娘五木披身，數卒守而箠撻之，越娘號叫，少選，道士會卒吏少止。越娘詬舜兪曰：『古之義士葬骨遷神者多矣，不聞亂之使反受殃禍者焉。今子因其事反圖淫欲，我懼罪藏匿不出，子則伐吾墓，今又困於道者，使我荷枷，痛被鞭撻，血流至足，子安忍乎？我如知子小人，我骨雖在污泥下，不願至此地，自貽今日之困。』涕泣之下，舜兪乃再拜道士，求改其過，而方令去。乃不見。

道士曰：『幽冥異道，人鬼殊途，相遇兩不利，尤損於子。凡人之生，初歲則陽多而陰少，壯年則陰陽相半，及老也，陽少而陰多。陽盡而陰存則死。子自壯，氣血方剛，自甘逐陰純異物，耗其氣，子之死可立而待。儒者不適於理，徒讀其書，將安用也？』舜兪再拜曰：『茲僕之過也。越娘乃僕遷骨於此地，今受重禍，敢祈赦之。』道士笑曰：『子尚有□情，亦須薄譴。』舜兪又拜哀求。道士曰：『與子憫之，罪非彼造。』隨卽乃引手出墓上符□去。舜兪欲邀留，不顧而行。

後舜兪反覆至念，一夕夢中見越娘云：『子幾陷我，蒙君曲換，重有故情，幽冥之間，寧不感戀？千萬珍重！』舜兪亦昌言於人，故人多知之。迄今人呼爲越娘墓。有情者多作詩嘲之曰：『越娘墓下秋風起，脫葉紛紛逐流水。只如明月葬高原，不奈霜威損桃李。妖魂受賜欲報郎，夜夜飛入重城裏。幽訴千端郎不聽，傾心吐肝猶不止。仙都道士不知名，能用丹書鎮幽鬼。楊郎自此方醒然，孤鸞獨宿重泉底。』

又佚文《吳大換名》　吳大者，賣鞋於虹飛橋。鄰人王二叔以掌鞋爲業，二人甚相得。王謂吳曰：『我有女，願作親家。』吳曰：『諾。』既成親而王死。越明年，吳晚歸，百餘步，見王自東而來，相見，屈吳店飲。吳曰：『親家翁已死，何故相見？』王曰：『然。某之女蒙君好看，某在陰府，頗甚感激，今特來相見。某今職此橋，來日橋下死五十三人，親家翁是一人之數，特爲換其姓名矣。來日愼勿上此橋，記之。』出門不見。吳來日于橋側俟至午後，橋壞，打殺者果五十三人，豈不異哉！

宋・何薳《春渚紀聞》卷五《撞鐘畫像作追薦》　余仲兄馬氏嫂之母，符離高氏女，年二十以產乳歿，其父朝議君念之深切，夜夢女告之曰：『無它作冥助，第呼畫人狀我，幷令像與我身等。召鄰僧使糊鐘間，祝撞鐘人及多許之金，令晨昏聲鐘時，呼我名氏，而懺祝之。俟此像忽自脫落了無損動，卽我超生之兆也。』朝議君曉起語家人，爲呼畫

人及召寺僧，如其言委之。不數月，忽夢女鉢衣寶冠，稱乘功德，今當生樂處，泣謝而去。夢覺未及語，而寺僧扣門，以脫像爲示，果無少損處云。

宋・洪邁《夷堅志》甲志卷三《李尚仁》 王承可鈇，紹興辛酉歲提舉浙東茶鹽，公廨在會稽子城東，蓋古龍興寺。承可第三子洵，嘗夢一丈夫，衣紫袍，來言曰：『我朽骨埋桃樹下，幽魂無所歸，君幸哀我，使得徙葬。』洵覺，白其父。視舍旁有巨桃一本，因下穿求骨，弗獲。明年八月晦，又夢有通謁者曰：『朝請大夫李尚仁。』既進，乃向所夢者，頫首慘戹，以舊懇申言，袖詩一紙以贈洵曰：『桃林隱伏厭清芬，去歲幽魂得見君。八十壽齡人未有，一堂風采世無聞。濟時革弊忠爲主，救物哀亡德作恩。白骨可憐埋近地，願公舉手報無垠。』洵覺，急燭火筆于簡。會承可將代還，以李君精爽不可負，亟集吏卒盡西廡之桃下，大索數日，無所見。承可躬督畚鍤，復穿尺許，乃得之。有小象牀二，已朽，烏巾財餘方寸，骨旁存大釘四，乃遷葬于禹廟後三喬松下，具酒食祭之。吳興莫壽朋儻、洛陽朱希眞敦儒皆記其事，意以夢中詩爲吉祥。後十四年，洵以事謫廣東，而廣東自有寓客曰『李尚仁』云。

又卷四《方客遇盜》 方客者，婺源人。爲鹽商，至蕪湖遇盜。先縛其僕，以刀剚腹投江中。次至方，方拜泣乞命。盜曰：『既殺君僕，不可相捨。』方曰：『願一言而死。』問其故，曰：『某自幼好焚香，今篋中猶有水沉數兩，容發篋取之，焚謝天地神祇，就死未晚。』許之。移時，香盡。盜曰：『以爾可愍，奉免一刀。』只縛手足，繫以大石，投諸水。時方出行已數月，其家訝不聞耗。一日，忽歸。妻責之曰：『爾既歸，何不先遣信？』曰：『汝勿恐。我某日至蕪湖，爲賊所殺，尸見在某處。賊乃某人，今在某處，可急以告官。』妻失聲號泣，遂不見。具以事訴于太平州，如其言擒盜。二事皆縣人李鏞說。

又卷五《黃平國》 黃衡，字平國，建州浦城人。紹興十年，自祕書省正字出通判邵武軍，未赴任而卒。卒之三年，里人有爲商而死於宣城者，其家未知，魂歸附語家人曰：『我某月某日以疾終於宣州，從行某僕實殯我，殮時倉卒，遂遺一履。既入幽府，遇黃省元憐我跣足行，以鞋一緉與我，仍令一介引我歸，是以至此。』家人曰：『黃公今何在？』曰：『見判陰間一司，極雄緊。』家人方持泣，遽捨去。其子卽日往宣州取喪，欲火之，啓棺驗視，果跣一足。

又卷一五《毛氏父祖》 衢州江山縣士人毛璹，當舍法時，在學校，以不能治生，家事墮替，議鬻居屋，未及售。晨起，見亡祖父母、父母四人列坐廳上，衣冠容貌，不殊生人。璹驚拜問曰：『去世已久，安得至此？』皆不答。惟父曰：『見汝無好情況。』因仰視屋太息曰：『汝前程尚遠，可寬心。』璹問：『地獄如何？』父曰：『有罪始入耳。吾無罪，當受生，但資次未到。』曰：『既未有所歸，還只在墳墓否？』曰：『不然。日間東來西去閑遊，惟夜間不可說。近日汝預葉氏墦間祭，我亦在彼。』指門外五通神曰：『神力甚大，閑野之鬼不可入。』又指所事眞武曰：『謹事之，死後不入獄，便詣北斗下爲弟子。』璹曰：『大人且在是，當呼大兄來。』父止之曰：『我腳頭緊，便去矣。』令璹入門，數人皆下庭中，向空飛去，如鳥鵲然，直上不見。璹方悵望，而一僕自外至。蓋不欲與生人接，所以亟去也。

又卷一七《解三娘》 興州後軍統領趙豐，紹興二十七年春，以帥檄按兵諸郡，次果州，館于南充驛，命吏置榻中堂。驛人前白曰：『是堂有怪，夜必聞哭聲。常時賓客至此，多避不敢就，但舍于廳之西閣。』豐笑曰：『吾豈畏鬼者耶！』竟寢堂上。至夜，聞哭聲從外來，若有物直赴寢所。豐曰：『汝豈有冤欲言者乎？言之，吾爲汝直。否則亟去。』果去。頃之又來，羣從者皆聞履聲趾趾然。明日，以語太守王中孚弗，王以爲妄也。是夕，赴郡宴，夜歸方酒酣，未得寐，倚胡牀以憩。一女子散髮在前立曰：『妾乃解通判女三娘者也，名蓮奴。本中原人，遭亂入蜀，失身於秦司茶馬李忞戶部家，實居此館。李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紹京，以妾爲媵，不幸以姿貌見私於馬君。李氏告其父，杖妾至死，氣猶未絕，卽命掘大窖倒下妾屍瘞之。今三十年矣。幸將軍哀我，使得受生。』豐曰：『汝死許久，士大夫日日過此，何不早自直？』曰：『遺骸思葬，未嘗須臾忘。是間有神司守，不許數出。十年前，妾夜哭出訴，地神告曰：「後有趙將軍來此，是汝冤獲伸之時。」日夜望將軍至，故敢以請。』豐曰：『果如是，吾當念之。』女謝去。遣人隨視之，至堂外牆下，沒不見。明日，召僧爲誦佛書，作薦事，遂行。晚至潼川之東關縣，止縣驛。女子復在

前，已束髮爲高髻。豐曰：『吾既爲汝作佛事，何爲相逐？』曰：『將軍之賜固已大矣，但白骨尚在堂外牆下，非將軍誰爲出之？』豐曰：『吾爲客，又已去彼，豈能爲汝出力，胡不訴于郡守王郎中？』曰：『非不知也，戟門有神明，詎容輒入！然妾之冤，非王郎中不能理，非將軍爲地，何以達於王郎中乎？妾骨不出，則妾不得生，使妾骨獲出而得生，在將軍一言宛轉間耳。』豐又許之，再具其事，走介白王守。王乃訪昔時李戶部所使從卒，獨有譚詠一人在，委詠訪其骨。詠率十數兵來牆下，發土求之，凡兩日，迷不得所在。詠致一巫母問之。巫自稱聖婆，口作鬼語，呼詠責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眞忘所在耶？今發土處卽是，但尙淺耳。當□倒下我，蓋以木床，木今尙在，若得木，骨卽隨之。頂骨最在下，千萬爲我必取。我不得頂骨不可生。』詠驚怖伏狀。又明日，果得屍。郡爲徙葬于高原。時紹京爲渠州鄰水尉，未幾，就調普州推官，見解氏來說當日事，紹京繼踵亦卒。關壽卿耆孫初赴教官，適館于此，嘗爲作記。虞幷甫爲渠州守，紹京正作尉云。

又乙志卷一《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爲郎官。其鄰士甚貧，以教授爲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爲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之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凋零如此。今田故在，但爲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餬口矣。」既覺，未敢遽往。昨夕復夢，頗見譴責。某謝曰：「自少孤苦，不省先壠所在，與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能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嘗有碑具載，今爲守者瘞于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再夢之驗，故以今日往，得大墓園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拜掃，故至此。」問田所在，謾云無之。令取碑爲證，曰：「不知所在矣。」命鍬鍤鬬地，果於近門草間尺許得之。守者驚懼慙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爲豪右吞幷者。今當訟于開封，乞正之。』希亮大異其事，爲贊於府官，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亮曰：『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爲相者，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相，首乞甄錄創業勳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王嘉叟說，忘士人姓名。

又卷六《蔡侍郎》　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倩所親王生作青詞，少日而蔡卒。未幾，王生暴亡，三日復蘇，連呼曰：『請侍郎夫人來。』夫人至，王乃云：『初如夢中，有人相追逮，拒不肯往，其人就牀見執。回顧，身元在牀卧，自意已死，遂俱行。天色如濃陰大霧中，足常離地三尺許，約十數里，至公庭。主者問：「何以詭作青詞誣上蒼？」某方知所謂，拱對曰：「皆是蔡侍郎命意，某行文而已。」主者怒稍霽，押令退立。俄西邊小門開，獄卒護一囚，杻械聯貫立庭下。別有二人舁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頓掣苦痛，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主者退。復押入小門，回望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秖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今日及此，痛哉！』乃招路時中作黃籙醮，爲謝罪請命。

又卷一四《洪粹中》　樂平士人洪旂，字粹中，爲人俊爽秀發，然好以語言立譏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綴緝，凡里巷短長，無不備紀，曲盡一鄉之事。獨與族兄樸友善。政和八年登第，未得祿而卒。無子，凡喪葬之費，皆出於樸。後數年，樸與醫者葉君禮夜坐，葉先寢，樸忽起與人相揖，便延坐交語。家人竊聽之，粹中聲也。愀然曰：『思君如昨，願一見道舊，謝送死之恩，而屢至門，皆爲閽者所阻。今隨令兄七承事自周原來，故得入。念臨終時非吾兄高義，朽骨委溝壑矣。始死，了不自覺，但見吏卒來，云迎赴官，卽隨以往。今在冥中判一局，絕優游無事，特苦境界黑暗，冥漠愁人，雖爲官百年，不若居人間一日也。冥吏與我言，生當爲大官，正坐口業，妄說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之無及矣。生時所爲文一編，在十二郎處，煩兄明旦乘其未起往取之，秖在渠箱中替子上。』樸恍忽間不憶其已死，喚人點茶，遂不見。時燈火雖設，無復光焰。葉醫驚問之，始悟。明日往十二郎家，得其書。粹中夙與妻不睦，後再適葉氏，亦時時來附語，葉生詰之曰：『平生聞洪粹中博學，若果是，可誦《周禮》。』卽應聲高讀，首尾不差一字。十二郎，其姪也。

又卷一六《劉姑女》　方城縣境有花山，近麥陂市，市人率錢築道堂以處道女。村民劉姑者，棄家入道，處堂中。其女既嫁矣，一夕，夢見

之，泣曰：『我昨與夫堉忿爭，相歐擊，誤仆戶限上，蹙損兩乳，已死矣。』姑驚怛而寤，即下山詣女家詢之，果以昨日死，扣其曲折良是。欲執堉送縣，里人勸止之曰：『姑名爲出家，而以一女自累，不可也。』乃止。里胥亦幸無事，祕不言，女冤竟不獲伸。

又卷二〇《祖寺丞》 趙公時霈侍郎，政和八年冬爲無爲軍教授。通判祖翺者，濟南人，本法家，嘗歷大理丞，處身廉謹，以法律爲己任。趙嘗夢游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踰尋丈，四周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中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惡之。方欲越欄出，舉足極艱，屍忽起逐人，趙蹴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蹴之。至于三，其行稍緩，其容戚戚然若有所訴，詢之，云：『昔日罪不至死，爲通判祖寺丞枉殺，抱冤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事尤詳敬，決不妄殺人。』答曰：『此事固非祖公意，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冤有所歸，渠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即躍入水。趙睨重欄愈高，唯四角差低，甚易之，然卒不可踰越。屍自水中指云：『從高處過甚易。』遂如其言，踉蹡一舉，已出平地。復賀曰：『既過此欄，前程無留礙矣。』覺而驚異之。時翺適出外邑，迨其歸，纔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至不能瞻視，乃丐宮祠。又月餘，目頓愈，忽中風淫，手足遂廢。及得請而歸，過梁山濼口，舟壞水入，篙師急救拯，僅能登岸。翺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囹圄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所坐何事，爲可惜也。趙公自記此事。

又丙志卷一〇《茶肆民子》 乾道五年六月，平江茶肆民家失其十歲兒，父母連日出求訪，但留幼女守舍。一黃衣卒來啜茶，告云：『爾家幾郎使我寄語，早晚當附木柹還家。』女喜，祈客少駐，以俟父母歸，堅不可，臨去又云：『明日幾郎自別寄信來。』遂去。迨暮，父母歸，女具道其故，莫測所以然，而憂其非吉語也。明旦，外傳有浮屍在升平橋河岸木柹側，奔往視之，乃所失子。傍人言，頃年一急足溺於此，則民女所見，殆其鬼乎！

又丁志卷七《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謫爲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直三十八錢許，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於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即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騾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雨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役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爲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元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扣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廷，復謂之曰：『能舉前兩足搭子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官爲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氏子來歸，居贛州，爲人話其事如此。

又支甲卷六《張尚書》 張彥文尚書大經，長者也。布衣時與建昌景德寺僧紹光厚善，後爲諫議大夫，紹光死於鄉，張公蓋未知也，夢其荷械立庭下，泣訴曰：『紹光以某月某日死，緣生前罪業深重，沉淪地獄，無從脫免，願公不忘平生，時爲救釋，倩作佛事，以濟冥塗。憶有金一兩，在弟子姚和尚處，幷有錢二十千，在市上某家，儻索而用之，庶可獲助。』張許之。他日，遣僕歸，詢其事皆合。乃命其子元晉取金與錢，爲誦經轉輪，仍塑觀音像一軀于太平興國寺，燃長明燈以供，且刻石紀以示人。當淳熙初，張提舉湖南常平，巡歷屬城至道州北境三十里，宿於杏園寺，夜夢婦人求葬己，言甚懇切。且以告主僧，得其柩，以屬營道宰瘞諸原。蓋其惻隱之心類如是也。

宋・王明清《投轄録・祝舜俞》 祝師龍舜俞，紹興初，隨孟傳文爲宣撫司屬官。自閩中還朝，道出永嘉，偶與二三同官登郡樓避暑。有雪髯褐衣之士先已在焉。因與之語，問其姓氏。云：『唐，姓潘，郡人也。嘗爲舒州教授，掛冠已久。』自言：『善知人休咎。』時舜俞將結局奏功，謂必膺異賞，因以己之生月叩之。答曰：『子凡事皆緩，此去十年，當上殿，始脫選調，冠豸爲卿。自是又須閑十餘年作帥，此外不須問也。改官後始有子。』舜俞見其辭夷色莊，議論過人，心甚喜之。翌日，訪其居，

投刺焉。久之不出，意頗忿其無禮。忽一年少出曰：『公何從而識伯氏？自舒州考滿休官後，未嘗與人接，今死又十年矣。』舜兪因告以所遇狀。其人飲泣，徐曰：『伯氏頃寔留心于李虛中之學，某兄弟悉能之。』再求舜兪甲庚占之，與前所言頗合。舜兪是行過剡中，與先太史自言如此。已而賞下，循資而已。其後賜對，更秩入臺，遷太府少卿，踰年以論列，奉祠者十載，得郡房陵，遷帥襄陽，以疾復請崇道而歸，廢于家，其言始驗八九矣。潘唐者，寔先祖之門生也。

又舜兪之姪協，娶曾氏，僕之從姨也，叔外祖諫坡，元忠之婿。當調官京師，遊相藍，遇官人，騎從甚都，前揖祝，自稱：『前澶淵司錄錢諱也。亦娶曾氏，子室人之故親。』意其殷勤。約它日過其居。時諫坡爲郎，祝歸，因以告之。坡驚曰：『錢郎死已數年，君何從而見之耶？』二事姻舊間多聞之。仙耶？鬼耶？不可致詰。

又《何丞相》　何丞相伯通布衣時，與里中一舉子俱下第南歸，舉子至泗州得暴疾不救，權厝于道旁僧舍，丞相每經由，必奠酹之，有年矣。一日，丞相自郎官謁告，焚黃于括蒼，假道泗州，暝晦未久，艤舟初定，舉子忽通謁于舟次，偶丞相忘之，俾呼來前，勞苦若平生驩，久之始悟其死，乃語之曰：『吾往來于此久矣，今夕忽見訪，豈吾祿命將衰殆，不利于吾耶？』舉子曰：『不然，前此荷公每來必祭我，我亦屢欲一見公，適多白晝，或夜則燭光燦我，不容進。公今日所用燭乃牛脂爲之，我不復懼，故使我能入公船。公自此當亨通矣，位至相府，壽考康寧，舉子無與比，幸自愛無它疑。異日使我歸骨鄉里足矣，此外無所求也。』言畢洒涕嗚咽，不自勝情。丞相亦惻然傷之，酌酒以別。遣人迹其後，登岸數步而沒。丞相既貴，厚撫其家，俾歸葬于里中。何氏子弟，至今每戒人不可以脂燭照夜。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馬相漂棺》　饒州樂平縣中有某人者，元執役於馬相府。後以病死，入冥見中坐者乃馬相公也，其人舉首叩頭以求救。既而以悞追放還，方出，馬卽呼語之，曰：『汝回人間，可與吾兒言，我屋已漏損一角，宜亟修之。可憐兒子讀書，將來有用處。』既甦，遂往馬府告之。然所居之第初無損漏之事。越明年，山中發洪水，馬相之墓適當其衝，遂爲大水漂其棺，隨流而去，莫知所之。至四十里之外，爲枯槎挽定，適渡子見之，訝其棺華大，疑非常人者，卽舉渡船中，載之以歸。既而馬府物色得之，給賞取回，改葬焉。此事陳無逸在婺源爲山長時，見張伯大家言之甚詳，伯大，丞相之妹壻也。

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二《閻大憑婦語》　穰縣孫莊農民閻大，正大中，與相里劉進往商洛買牛，而閻病死，劉以書報其家。閻母與婦望祭於所居之前，有回風吹紙灰往西南莊，此莊是閻小婦所居，相去五六里。少之，有人來報，閻大憑婦語，欲與母妻相見。母妻奔往，相持而哭，問：『汝何死？』曰：『我死天命，但爲劉進所欺，先此相告：某牛價幾何，用絹若干，某牛價幾何，用銀若干。彼乘我死無證，欲相欺昧耳。』布金價直，皆令以筆記之。又云：『此人情理不可耐，我已死，渠有布絹，乃以行纏蔽我面。』傍一屠者云：『汝欠我肉錢若干，汝家以汝死，遂不見還，今令我取還。』閻俯首久之，仰視屠云：『我已死，更理會甚。』觀者大笑。他日，劉進反家，人說向云閻大有靈，先以價直告其家矣。進見其母，一錢不敢欺焉。致遠與閻一村落，爲言如此。此與正大中黔卒石貴事同。貴死後，憑一男子，就舞陽縣吏徵債訴於司農卿張公。異其事，命部掾王仲寬爲理，貴有文券可憑，立命還之。

元・佚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後集卷二《殯柩受役》　江陵府有沈察推者，到任一年，感時氣而死。遺孤始十歲，未克扶柩歸葬，因權厝城外水陸寺。凡十餘年，其子與親戚始能取柩歸鄉。是夜見夢於其子曰：『我自旅殯此寺，卽爲伽藍神驅役，至今未得生路。幸得歸掩眞宅，神魂始得自如，而轉生有期矣。』

又臨安府有宋朝時相夫人，終於相府，未獲歸葬，權厝城外普濟寺。忽見夢於其門人云：『爲我語家人，日夕苦於伽藍神之役，得速歸葬，則免此矣。』門人曰：『以夫人而見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爲不貴，而死亦鬼耳。況以遺骸滓穢淨界，得不獲罪，而姑役使之，亦幸矣。』二事相去數千里，符合如一，不可不以爲戒也。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三《鬼爺爺》　元統間，杭州鹽倉宋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至窮窘，然頗慎行止，不敢非爲，遂出齊化門求一死所。望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聲云：『宋某陽壽未終，不可死也。』四顧，一無所有，於是默默而回。中途，拾得一

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史下某典吏處習學書寫。』翌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再得一帖云：『汝可求託某人謀請俸祿。』因依所言，一舉而成。凡歷俸數十月，至於受勑命，獲財寶，取妻買妾，生子育女，爲富家翁，一皆陰冥所佑。平昔却未嘗覩其形狀，祇見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見，即便祭獻，稱名爺爺。忽一日，有一帖云：『我要葉子金一百八十兩。』索之甚急，未免數數祭獻求免。因問云：『爺爺要此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寺妝佛也。』又一夕，其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急告之。一帖云：『在汝第幾隻箱內，權且付還。』又一日，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用了，明日當還。』次日，一大綿羊自外走入。如此等類甚多，不可枚舉。及宋受前職，鬼亦隨到。恐被竊其所有，乃令人詣龍虎山求天師符命，懸於所寓室內。晨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之，莫可辨其眞僞。及禮請功行法師驅治，而壇內牌位顚倒錯亂，弗能措手而止。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在汝第四十幾隻箱內第幾箇緞子下。』開尋果有。時與張大使同寅，將印寄於伊家。一帖飛告云：『印信當長官收掌，若不送還，一棒打碎汝頭也。』大使驚恐，急送還之。後有一過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道人曰：『我當爲汝遣之。』乃於桃樹上砟取朝向東南大枝，作一搥一椹，便以椹釘東南隅地上。囑云：『每月逢五，則擊五下，當自絕也。』後果寂無影響，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陰陳範季模與宋交代，所以極知其詳。季模，蓋余友也。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卷二八《見鬼投井》 張輝，平南人，廣西解元。景泰元年，爲香山教諭，忽見官舍井中有紅衣人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之走，上蓮花峯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縣丞爭位交毆，歸而投井死。馮定，蘇州人，進士。成化中，以副使赴京聽選。朝罷，逕至宗人府。府中有一井甚大，定忽下馬趨至井旁，顧其中拱揖者三四。從者見之，方驚駭，定忽解帶置地，涌身而入，急救之，死矣。

明・馮夢龍《情史》卷二〇《林知縣女》 浙江陳生，隨父官泉州。出行，見一女子哭於麓，問：『何人？』曰：『我姓白，隨父之官，爲盜掠殺一家，吾僅免。無歸，是以傷痛。』生艷其美，遂置之密室。父母使人窺之，乃見一白鵰，至門化爲女子而入。父母語生：『早加斥絕。』生謂女曰：『卿是白鵰精，何爲誤我？』謝曰：『我非妖精，乃前任林知縣之女。無罪，爲父逼死。藁葬城外，故托白鵰以現。君他日前程遠大，位至御史。能念舊者，爲葬朽屍，且恤吾母。則終天之感，永切泉壤矣。』生許之。女因謝去。後生果貴，任至御史，巡按廣東道。至泉州，求女屍葬之吉壤，以千金贈其母。

清・張怡《玉光劍氣集》卷二八 饒州芝山驛旁晏公廟神忽顯靈，降箕言事如響。郡人劉二守袖楓葉以問，即書曰：『袖中紅葉好題詩。』訊他事，皆驗。劉焚牒，令吐實，不爾當遣除。是夜夢一人告曰：『某新安商也，溺死廟下，淹滯不能歸，附廟神求食耳。』明日，劉具其事，投牒城隍。夜夢來謝曰：『荷公厚德，今城隍給牒，得歸矣。』自是不復靈異。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一〇《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自他醉歸，途中遇故表兄季生。醉後昏眊，忘其死，問：『向在何所？』季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而醉亦不懼。問：『冥間何作？』答云：『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戴曰：『人世禍福，當必知之？』季曰：『此僕職也，烏得不知。但過煩，非甚關切，不能盡記耳。三日前偶稽冊，尙睹君名。』戴急問其何詞。季曰：『不敢相欺，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懼，酒亦醒，苦求拯拔。季曰：『此非所能效力，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悒悒而歸。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知而不肯發，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爲恨。一日，遇於田間，陽與語，紿窺窘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而戴中夜甦，坐井中大號，殊無知者。鄰人恐其復生，過宿往聽之；聞其聲，急投石。戴移閉洞中，不敢復作聲。鄰人知其不死，劚土填井，幾滿之。洞中冥黑，眞與地獄無少異者。洞無所得食，計無生理。蒲伏漸入，則三步外皆水，無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餒，久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既見燐火浮游，熒熒滿洞，因而祝之：『聞青燐悉爲冤鬼；我雖暫生，固亦難返，如可共話，亦慰寂寞。』但見諸燐漸浮水來；燐中皆有一

人，高約人身之半。詰所自來。答云：『此古煤井。主人攻煤，震動古墓，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等皆其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文學士，今爲城隍幕客。彼亦憐我等無辜，三五日輒一施水粥。要我輩冷水浸骨，超拔無日。君倘再履人世，祈撈殘骨葬一義冢，則惠及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分一，此卽何難。但深在九地，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諸鬼使念佛，捻塊代珠，記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籠燈，衆喜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戴同往。戴慮水沮，衆強扶曳以行，飄若履虛。曲折半里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益上，如升數仞之階。階盡，睹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枝，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喜極趨上。上坐一叟，儒服儒巾。戴輟步不敢前。叟已睹之，訝問：『生人何來？』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耳孫也。』因令起，賜之坐。自言：『戴潛，字龍飛。曩因不肖孫堂，連結匪類，近墓作井，使老夫不安於夜室，故以海水沒之。今其後續如何矣？』蓋戴近宗凡五支，堂居長。初，邑中大姓賂堂，攻煤於其祖塋之側。諸弟畏其強，莫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採煤人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羣興大訟，堂及大姓皆以此貧，堂子孫至無立錐。戴乃堂弟裔也。曾聞先人傳其事，因告翁。翁曰：『此等不肖，其後烏得昌！汝既來此，當毋廢讀。』因餉以酒饌，遂置卷案頭，皆成、洪制藝，迫使研讀。又命題課文，如師授徒。堂上燭常明，不翦亦不滅。倦時輒眠，莫辨晨夕。翁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時覺有數年之久，然幸無苦。但無別書可讀，惟制藝百首，首四千餘遍矣。翁一日謂曰：『子孽報已滿，合還人世。余冢鄰煤洞，陰風刺骨，得志後，當遷我於東原。』戴敬諾。翁乃喚集羣鬼，仍送至舊坐處。羣鬼羅拜再囑。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是，家中失戴，搜訪既窮，母告官，係縲多人，並少蹤緒。積三四年，官離任，緝察亦弛。戴妻不安於室，遣嫁去。會里中人復治舊井，入洞見戴，撫之未死。大駭，報諸其家。舁歸經日，始能言其底裏。自戴入井，鄰人毆殺其婦，爲婦翁所訟，駁審年餘，僅存皮骨而歸。聞戴復生，大懼，亡去。宗人議究治之，戴不許；且謂曩時實所自取，此冥中之譴，於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逡巡而歸。井水旣涸，戴買人入洞拾骨，俾各爲具，市棺設地，葬叢冢焉。又稽宗譜名潛，字龍飛，先設品物，祭諸其冢。學使聞其異，又賞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捷於鄉。旣歸，營兆東原，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歲不衰。

清・袁枚《子不語》卷一《南昌士人》　江西南昌縣有士人某，讀書北蘭寺，一長一少，甚相友善。長者歸家暴卒，少者不知也，在寺讀書如故。天晚睡矣，見長者披闥入，登床撫其背曰：『吾別兄不十日，竟以暴疾亡，今我鬼也。朋友之情，不能自割，特來訣別。』少者畏懾，不能言，死者慰之曰：『吾欲害兄，豈肯直告？兄愼弗怖。吾之所以來此者，欲以身後相托也。』少者心稍定，問托何事。曰：『吾有老母，年七十餘，妻年未三十，得數斛米足以養生，願兄周恤之，此其一也；吾有文稿未梓，願兄爲鐫刻，俾微名不泯，此其二也；吾欠賣筆者錢數千，未經償還，願兄償之，此其三也。』少者唯唯。死者起立曰：『旣承兄擔承，吾亦去矣。』言畢欲走。少者見其言近人情，貌如平昔，漸無怖意，乃泣留之曰：『與君長訣，何不稍緩須臾去耶？』死者亦泣，回坐其床，更叙平生數語，復起曰：『吾去矣。』立而不行，兩眼瞠視，貌漸醜敗。少者懼，促之曰：『君言旣畢，可去矣。』尸竟不去。少者拍床大呼，亦不去，屹立如故。少者愈駭，起而奔，尸隨之奔；少者奔愈急，尸奔亦急。追逐數里，少者逾牆仆地；尸不能逾牆而垂首牆外，口中涎沫與少者之面相滴涔涔也。天明，路人過之，飲以姜汁，少者蘇。尸主家方覓尸不得，聞信，舁歸成殯。

又《山西王二》　熊翰林滌齋先生爲余言：康熙年間游京師，與陳參政儀、計副憲某，飲報國寺。三人俱早貴，喜繁華，以席間不得聲妓爲悵，遣人召女巫某唱秧歌勸酒。女巫唱終半席，腹脹將溲焉。出至牆下，少頃返，則兩目瞪視，跪三人前呼曰：『我山西王二也。某年月日，爲店主趙三謀財殺死，埋骨於此寺之牆下，求三長官代爲伸冤。』三人相顧大駭，莫敢發聲。熊曉之曰：『此司坊官事，非我輩所能主張。』女巫曰：『現任司坊官俞公，與熊爺有交，但求熊爺轉請俞公到此掘驗足矣。』熊曰：『此事重大，空言無信，如何可行？』巫曰：『論理某當自陳，但某形質朽爛，須附生人而言，諸位老爺替我籌之。』言畢，女巫仆地。良久醒，問之，茫然無知。三公謀曰：『我輩何能替鬼訴冤？訴亦不信，明日盍請俞司坊官共飲此處，召女巫質之，則冤白矣。』次日，招俞司坊至

寺飲，告之故。召女巫，巫大懼，不肯復來。司坊官遣役拘之，巫始至，未入寺門，言狀悉如昨日。司坊官啓巡城御史，發掘牆下，得白骨一具，頸下有傷。詢之土人，云：『從前此牆係山東濟南府趙三安歇客寓之所，某年捲店逃歸山東。』乃移文專差關提至濟南，果有其人。文到之日，趙三一叫而絕。

又《觀音堂》 余同官趙公諱天爵者，自言爲句容令時，下鄉驗尸。薄暮宿古廟，夢老嫗，面有積塵，髮脫左鬢，立而請曰：『萬藍扼我咽喉，公爲有司，須速救我。』趙驚醒張目，燈前隱隱猶有所見；急起逐之，了無所得。次早閑步，見廟側有觀音堂，旁塑一老婦，宛如夢中人。堂前溝巷狹甚，爲民房出入之所。呼廟僧問曰：『汝里中得毋有萬藍乎？』僧曰：『在觀音堂前出入者，卽萬藍家也。』喚藍至，問：『爾屋祖遺乎？』曰：『非也。此屋本從前觀音堂大門出入之地。今年正月，寺僧盜售于我，價二十金。』趙亦不告以夢，卽捐二十金，爲贖還基址，加修葺焉。是時趙年四十餘，尚無嗣，數月後，夫人有身。將產之夕，夢老嫗復來，抱一兒與之。夫人覺，夢亦如公，遂產一兒。

又《常格訴冤》 乾隆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閱邸抄，見景山遺失陳設古玩數件，內務府官疑挑土工人所竊，召執役者數十人立而訊之。一人忽跪訴曰：『我常格也，係正黃旗人，年十二歲，赴市買物，爲工人趙二圖奸不遂，將刀殺死，埋我于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我家父母某，尚未知也。求大人掘驗伸冤。』言畢仆地，少頃復躍而起曰：『我卽趙二。殺常格者，我也。』內務府大人見其狀，知有冤，移交刑部。掘驗，尸傷宛然。訪其父母，曰：『我家兒遺失已一月，尚未知其死也。』隨拘詢趙二，盡吐情實。刑部奏：『趙二自吐凶情，迹似自首，例宜減等；但爲冤鬼所憑，不便援引此例，擬斬立決。』奉旨依議。

又卷二《山東林秀才》 山東林秀才長康，四十不第。一日，有改業之想，聞旁有呼者曰：『莫灰心！』林驚問：『何人？』曰：『我鬼也，守公而行，幷爲公護駕者數年矣。』林欲見其形，鬼不可。再四言，鬼曰：『公必欲見我，無怖而後可。』林許之，遂跪于前，喪面流血，曰：『某藍城縣市布者也，爲捥縣張某謀害，以尸壓東城門石磨盤之下。公異日當宰捥縣，故常侍公，求爲申冤。』且言：公某年舉鄉試，某年成進士。言畢不復見。至期，果舉孝廉，惟進士之期爽焉。林嘆曰：『世間功名之事，鬼亦有不知者乎？』言未畢，空中又呼曰：『公自行有虧耳，非我誤報也。公于某月日私通孀婦某，幸不成胎，無人知覺，陰司記其惡而寬其罪，罰遲二科。』林悚然，謹身修善。逾二科而成進士，授官捥縣。抵任進城，見一石磨，啓之，果得尸。立拘張某訊之，盡吐殺人情實，置之于法。

又《顧堯年》 乾隆十五年，余寓蘇州江雨峰家。其子寶臣，赴金陵鄉試，歸家病劇。雨峰遍召名醫，均有難色。知余與薛徵君一瓢交好，強余作札邀之。未至，余與雨峰候于門，病者在室呼曰：『顧堯年來矣！』連稱：『顧叟請坐。』顧堯年者，蘇市布衣，先以請平米價，倡衆毆官，爲蘇撫安公所誅者也。坐定，語江曰：『江相公，你已中鄉試三十八名矣。病亦無恙，可自寬解。賜我酒肉，我便去。』雨峰聞之，急入房相慰曰：『顧叟速去，當卽祭叟。』病者曰：『外有錢塘袁某官，喧聒于門，我怖之，不能去。』又嗟曰：『薛先生到門矣。其人良醫也，我當避之。』雨峰急出，拉余讓路，而一瓢果自外入。卽告以故，一瓢大笑曰：『鬼既避我二人，請與公同入逐之。』遂入房。薛按脉，余帚掃床前，一藥而愈。其年寶臣登第，果如所報之名次。

又《尸行訴冤》 常州西鄉有顧姓者，日暮郊行，借宿古廟。廟僧曰：『今晚爲某家送殮，生徒盡行，廟中無人，君爲我看廟。』顧允之，爲閉廟門，吹燈卧。至三鼓，有人撞門，聲甚厲，顧喝問：『何人？』外應曰：『沈定蘭也。』沈定蘭者，顧之舊交，已死十年之人也。顧大怖，不肯開門。外大呼曰：『爾無怖，我有事托君。若遲遲不開，我旣爲鬼，獨不能衝門而進乎？所以喚爾開門者，正以照常行事，存故人之情耳。』顧不得已，爲啓其鑰，砉然有聲，如人墜地。顧手忙眼顫，意欲舉燭。忽地上又大呼曰：『我非沈定蘭也。我乃東家新死李某，被奸婦毒死，故托名沈定蘭，求汝申冤。』顧曰：『我非官府，冤何能申？』鬼曰：『尸傷可驗。』問尸在何處，曰：『燈至卽見。但見燈，我便不能言矣。』正匆遽間，外叩門者人聲甚衆。顧迎出，則群僧歸廟，各有駭色，曰：『正誦經送尸，尸隱不見，故各自罷歸。』顧告以故，同舉火照尸，有七竅流血者奄然在地。次日同報有司，爲理其冤。

又卷七《王將軍妾》 蘇州慕崇士，宰河南汲縣。未遇時，館京師任姓家，寓半截胡同。晚間獨宿，燈下見物，黑而毛，攫其書篦。慕手劍逐之，無所得。次晚，月下如廁，有女子冉冉來，慕疑主人婢妾，蹲不敢起，女竟不去，而冷風凄然。慕始驚懼，投以瓦，了不復見。慕踉蹌歸至書齋，則女子在床矣。軍妝持刀，容貌甚麗。呼之不應，驅之不去，召他人觀之，皆不能見。慕遂病，囈語曰：『我明朝王將軍妾也，久不得祭。故遣兒輩取食，汝以劍傷之；我親來謝過，汝又蹲廁辱我，我故來索命。』同寓賓客俱爲哀祈，女曰：『能以衣服車馬送我歸故鄉，姑貸汝。』衆如其言，慕蘇醒。食粥未半晌，女又復來曰：『吾爲汝輩所紿。衣服領袖幷未裁縫，吾何以爲衣耶？可速選縫人善治之。』衆客愈駭，視所陳之衣，果未開摺也。整治再拜，慕竟病除。三年，慕登進士，選河南汲縣知縣，路過開封，宿客店。店之西偏，扃室甚固。慕疑之，窺窗隙，見朱棺一口橫于中堂，凝塵數寸，棺之前和題曰『王將軍亡妾張氏』。慕大驚且悔，心鬱鬱不樂。薄暮，女果至，妝束如前，曰：『昔妾逼君，妾之罪也；今君窺妾，妾之緣也。妾在此數十年，非取人見代，不能自拔于幽冥，故今夜來伴君。』慕大懼，連夜呼騶入城，告開封同寅，將求道士驅之。開封守令留飲達旦。翌早與共至店中，一書僮自縊于床。守令怒，剖其棺，尸裝束鮮濃，僵而不腐。焚之，竟無他怪。

又卷八《梁武帝第四子》 杭州汪愼儀家，園亭極佳，園在小粉牆北街。主人將有掘池之舉，夜夢美少年，玉冠珠履，儀貌詳華，自領以下悉翠絲環襺，袍衫上綉萬枝梅花，自稱：『我梁武皇帝第四子南康王蕭績也，都督江州，病薨，葬此千餘年。聞主人將有池塘之掘，幸勿傷我窀穸。』言畢而逝。主人次日命鍬鍤試之，未丈許，得梁天監八年所造方磚數十塊，遂止掘。今磚藏嚴侍讀冬友家。

又《朱十二》 杭州望仙橋許姓住樓，相傳有縊死鬼。屠戶朱十二者，恃其勇，取殺豬刀登樓秉燭卧。三鼓後，燭光青色，果一老嫗被髮持繩而上。朱斫以刀，嫗套以繩。刀斫繩，繩斷復續；繩繞刀，刀亦如烟。格鬥良久，老嫗力漸衰，罵曰：『朱十二，我非怕你，你福分內尚有十五千銅錢未得，故我且饒你；待你得後，試我金老親娘手段！』言畢，拖繩走。朱下樓告知衆人，視其刀有紫血，且臭。年餘，朱賣屋，得價錢十五千，是夕果卒。

又卷一〇《謝經歷》 廣州經歷謝坤，紹興人。甥陸某，選廣東巡檢，攜母、妻及子至粵，甥舅相聚甚歡。赴任後作書與舅氏，挽其轉求上官，調一美缺。謝爲轉請于大府，得調澳門。其地雖所入勝昔，而逼近海隅，不無烟瘴。甥又作書與舅，復請再調。謝憎其貪妄，不答。不兩月，又接札云：『甥病矣，乞舅速救之，遲則性命不保。』謝雖惡甥之瀆，而念姊已年邁，或有不測，勢將如何；又憚長官見惡，難以進言。正躊躇間，當午假寐，見甥忽至前曰：『舅誤我，我囑舅至再，舅不一報。今甥受瘴死矣，母、妻及子已在城外水次，舅速迎之。』言畢而號。謝驚寤，卽見人跟蹌入門，云：『陸甥于數日前已死，家眷扶柩至矣。』謝始悟夢見者卽甥魂也。迎其眷至署，厝甥柩于僧寺，爲作佛事。僧人宣疏，請齋主拈香。忽見朝衣冠者，自屏後走出行禮，僧不知何人。其子拜佛，見其父在上，乃奔前相呼，隨卽杳然滅去。僧衆皆驚。謝書室中素心蘭開，外孫戲折一支，謝撻之。忽見甥來，怒曰：『舅奈何以一花責我兒，我當盡壞之！』片刻間將蘭葉均分爲二。居月餘，謝歸其喪，解纜時，同里人附一柩于船尾，謝家人不知也。出粵界後，舟子欺其孤孀，與家人爭毆。忽見陸甥跳艙中出，後隨一少年助陸，將舟子五六人痛打，舟子哀求方已。家人驚疑，問舟子：云『吾主人素所識，其少者不知何來。』舟子惶愧曰：『船頭內附裝一小柩，前恐府上人不許，是以匿之。今助毆者，想卽此鬼耶？』從此一路舟人倍小心矣。舟抵家，家人爲開喪設主，從此寂然。

又卷一五《麻林》 長隨麻林與李二交好。李以貧死，而林家資頗厚。一夕，夢李登其床，責之曰：『我與汝平日兩弟兄頗莫逆，今我死無子孫，汝不以一豚蹄見祭我墳，何忍心也！』林唯唯許諾。李起身出戶，而林猶覺胸腹上有物相壓者，疑李魂未散，忽起視之，乃一小豬壓被上，尿矢淋灑，方知李魂附豬而來也。心大省悟，卽縛小豬賣之，得二千文，爲備酒肉，親至其墳祭之。

又卷二三《蕪湖朱生》 蕪湖監生朱某，家富而嗇，待奴僕尤苛。捐州牧入都，路出茌平，以一二文之微，痛笞其奴。奴懷恨，夜伺其睡，持所用錫溺壺擊其頂門，腦裂而死。店主告官，置奴于法。後十

年，蕪湖趙孝廉會試，誤投此店，燈下見赤身披血而立者曰：『我朱某也，欲有所求。』趙曰：『汝奴凌遲，汝冤已雪，汝復何求？』曰：『窮極求救。』曰：『汝身雖亡，汝家大富，汝雖爲鬼，不合苦窮。』曰：『我死後，方知生前所有銀錢，一絲不能帶到陰間。奈陰間需用更甚於陽間。我客死於此，兩手空空，爲群鬼所不齒。公念故人之誼，燒些紙錢與我，以便與群鬼爭雄。』問：『何不歸？』曰：『凡人某處生某處死，天曹都有定簿，非有大福力超度者，不能來往自如。橫死者，陰司設闌干神嚴束之，故不能還故鄉。』問：『紙錢，紙也，陰司何所用之？』曰：『公此問誤矣。陽間眞錢亦銅也，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亦無所用，不過習俗所尚，人鬼自趨之耳。』言畢不見。趙哀之，爲焚紙錏五千而行。

又卷二四《廣東官署鬼》 康熙壬戌，武探花沈崇美爲廣東守備。署後花園有井，擔水者率以爲常。偶一夜，有女子呼水，擔夫如其言與之，乃捽其頭入桶中。擔夫疑署中婢與戲，詈群婢，群婢曰無之。擔夫引婢至取水處，有海棠一枝，白雞成群，入樹下不見。群婢笑曰：『非鬼也，藏神也。掘之必得金銀。』遂令擔夫具畚插開土，未五六尺，得一棺，懼而止。忽一婢發狂，大呼曰：『請主人，請主人！』沈公偕其妻往視，婢呼曰：『我嘉靖十七年巡按某公之第四妾也，遭主婦毒虐，縊死埋此。公家群婢犯我，我應索其命。第土淺地濕，棺中多水，主人肯改葬我，則掘者不爲無功，將免其罰。大堂西偏，我生前埋金鐲一隻，寶珠數顆，可掘取爲改葬費，亦不累主人金也。』言畢，婢子如常無病矣。主人爲啓其棺，水洋洋欲流；發堂之西偏，封鐲宛然。爲改葬高處。鐲重三兩六錢，形如蒜苗。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二《王太守》 江陰王儕嶠名蘇，以翰林出爲衛輝太守者數年，丁艱後，服闋北行，歿于京邸。適有嚴方伯名烺者，與太守舊好，遂遣一介攜其柩送回江南。隔一二年，太守有愛妾某，忽夢其主人來召，且命烹庖，醒後猶能記憶。自此不時夢去，一日儕嶠諭之曰：『今日有嚴大人在此，急作一兩樣好菜。』嗣後每夢嚴大人常在座中，心甚疑之，後詢之他人，曰：『嚴方伯早卒矣。』又聞太守柩南還時，路遇他舟觸其船者，其水夫立暈，暈而復蘇，曰：『王大老爺命跟隨諸鬼笞之，甚痛。』余在京時與儕嶠往來，人甚謙雅，不謂其死後靈爽如此。

又《先伯桂山公索嗣》 先伯父桂山公幼聰穎，十二歲能文，先祖甚愛之，至十六，尚未婚娶，以暴疾卒。卒後七十餘年，先君在夢中屢見一少年，並不識認，謂先君曰：『吾汝長兄也，吾既無子，又無祭享，奈何？』醒而異之，遂以第二孫庭蘭爲公後，且命泳增修其墓，立石存焉。陰陽一理之說，斯可見矣，然隔七十餘年，始爲示夢，何其遲也。

又《枯骨託夢》 吳縣木瀆鎮有一富家，買地作生壙，某孝廉者爲經紀其事。孝廉夜夢古衣冠者數人，長揖而言曰：『公貴人也，將來福祿無涯，惟我輩枯骨，全仗公成全，幸勿拋棄，當有以報大德也。』覺而異之，至期開土，果獲枯骸。孝廉素不信鬼，乃棄擲太湖中。未幾，孝廉竟發狂疾，月餘而死。

離魂分部

晉・陶潛《搜神後記》卷三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氏，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其夫尋亦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自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間來。』於是白馳其夫。夫大愕，便入。與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神魂，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床，遂冉冉入席而滅。夫婦惋怖不已。少時，夫忽得疾，性理乖錯，終身不愈。

明・馮夢龍《情史》卷九《柳氏女》 鄭生者，天寶末應舉之京，至鄭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問其姓，鄭以實對。內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從姑。』須臾，見一老母自堂而下，鄭拜見，坐語久之。問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孫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見任淮陰縣令，與兒門第相埒。今欲配君子，以爲何如？』鄭不敢辭，其夕成禮，極人世之樂。遂居之。數月，姑謂鄭生：『可將婦歸柳家。』鄭如其言，挈其妻至淮陰，先

報柳氏，柳舉家驚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女，怨望形言。俄頃，女家人往視之，乃與家女無異。既入門，下車，冉冉行庭中。內女聞之，笑出視，相值於庭中，兩女忽合，遂爲一體。令即窮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孫女之魂焉。生復尋舊跡，都無所有。

又卷一〇《解七五姐》　房州人解三師，所居與寧秀才書館爲鄰。一女七五姐，自小好書，每日竊聽諸生所讀，皆能暗誦。其父素嗜道教，行持法書。女遇父不在家時，輒亦私習。年二十三，當淳熙十三年九月，招歸州民施華爲贅婿。華留未久，即出外作商，至十五年四月通三師書，因寓密信告妻曰：『我在汝家日，爲丈人丈母凌辱百端，況於經紀不遂，今浪跡遂寧府。汝獨處耐靜，勿萌改適之心，容我稱意時，自歸取汝。』女視畢掩泣，即日不食，奄奄如癆瘵，以八月死。華不知也。後兩月，正在遂寧旅舍，忽見女來，驚起叩之曰：『自房陵抵此，千里尚遙，汝單弱婦人，何以能至？』答曰：『緣接得汝書後，愁思成疾，父母不相憐，反行責罵。已寫一帖子置室中，托言投水，切莫相尋，由是脫身行乞，受盡苦辛，經行霜雪，兩腳皆穿，僅得見爾。』華視其衣履破碎，拊之而哭。攜手入房，飼以肉食，及買衣與之，遂同處。華資囊頗贍。至紹熙元年冬，欲與妻還三師家，堅不可，乃還歸州。

明年冬，解三師鄰人田乙作客抵歸州，遇施華，華延至其居，女出相見，田乙驚，言：『七五姐亡去三載，何由得生？身卻在此！』女曰：『我詐父母云赴水，而潛來訪施郎，非眞死也。』田大疑訝，仍不欲盡言。及房陵，爲三師道所見。三師不信，但舉女柩火化，屍朽腐矣。四年，華遷居荊南。明年，解三師聞之，遣男持書信驗，見華與妹情好甚洽，住數月，相率來房州。解氏喜，置酒召會諸親，諸親共云：『七五姐不幸夭逝，於今七年，且又焚化了，此殆精魅假托，將必爲施郎不利，宜思其策。』三師心爲動，明日，招法師來考治，女怡然自若，法師書符未成，女別書一符破之。法師再書靈官捉鬼符，女作九天玄女符破之。法師不復施他技，撫劍顧之曰：『女的是何精靈耶？』女曰：『我在生時，熟讀父法書，又於夢中，蒙九天玄女傳教我返生還魂之法，遂得再爲人，永住浮世。吾常有濟物之心，亦不曾犯天地禁忌，爾過愆甚多，有何威神而能治我？』法師不能答而退。女見父母親戚如初。慶元元年，解氏盡室遊玩郊野，到女葬處，漫指示之。女大笑走入山，怪遂絕。

明・談遷《棗林雜俎》和集《朱積離魂》　華亭朱積，以庶常逃南。嘗疾甚，魂冉冉自榻出，升屋上。若前列雙燭，身東向，即燭東；身西向，即燭西。竟日魂徐下，入所寢之東南隅。見身隔于榻，幷榻臥者不知爲何人也。如是三日。忽欲溲，借臥者溲焉。時扶掖甚苦，久之魂登榻幷臥，又不相屬。少間同年某移飲榻次，約明年燈夕偕游。答之曰：『我願甚，但未知彼許我否？』同年駭別。魂離二十七日始合體而愈，因歷歷爲包長明述之。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一四　門人徐通判敬儒言：其鄉有富室，暱一婢，寵眷甚至，婢亦傾意向其主，誓不更適，嫡心妒之而無如何。會富室以事他出，嫡密召女僧鬻諸人，待富室歸，則以竊逃報。家人知主歸，事必有變也，僞向女僧買出而匿諸尼菴。婢自到女僧家，即直視不語，提之立則立，扶之行則行，捺之臥則臥，否則如木偶，終日不動，與之食則食，與之飲則飲，不與亦不索也。到尼菴亦然，醫以爲憤恚痰迷，然藥之不效，至尼菴仍不蘇，如是不死不生者月餘。富室歸，果與嫡操刃鬥，屠一羊瀝血告神，誓不與俱生，家人度不可隱，乃以實告，急往尼菴迎歸，癡如故。富室附耳呼其名，乃霍然如夢覺，自言：初到女僧家，念此特主母意，主人當必不見棄，因自奔歸，慮爲主母見，恆藏匿隱處，以待主人之來，今聞主人呼，喜而出也。因言家中某日見某人，某人某日作某事，歷歷不爽，乃知其形去而魂歸也。因是推之，知所謂離魂倩女，其事當不過如斯，特小說家點綴成文，以作佳話。至云魂歸後，衣皆重著，尤爲誕謾，著衣者乃其本形，頃刻之間，襟帶不解，豈能層層攙入，何不云衣如委蛇，尚稍近事理乎？

清・樂鈞《耳食録》卷五《齊福喜》　雍正中，有大興縣民齊福喜者，好儇弄，其嫂性苦畏，齊謀恐之。夜定，以白紙作冠，高如箭，紙錢垂綴兩頰間，面傅粉墨，銜豬舌，表羊裘而披之身，將伏廁間以俟嫂。裝訖覽鏡，忽心動。既如廁，啓門，一鬼迎面出，與齊形絕肖，合於齊身。齊大呼倒地，家人犇視，有鬼死焉。燭之，乃齊也。亟舁之牀，滌其面，飲之薑湯，始漸甦。病月餘卒死。或曰：廁之鬼，齊之魂也。引鏡心動時，蓋離舍而先往矣。然歟？否歟？